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战史资料选编
(附表)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说 明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是在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将收集到的与红四方面军作战有关的敌情资料整理辑成。

本卷选辑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国民党军队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部署、计划、作战方案、电令、指示，军事报告、战斗详报、大事记、讲话、报刊摘录及原国民党军人员的有关回忆录，或根据他们口述编写的专题资料等共 140 余篇，86 万字。这些史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战的伟大业绩，对研究红四方面军战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卷辑收的资料，大体按鄂豫皖、川陕、长征三个时期，分专题以时间为序编排。各篇资料标题，除署名件外，均为编者加拟，标点亦多为编者所加。原件多为竖排，文中提到“如左”、“如右”，现横排后，“如左”实为“如下”，“如右”实为“如上”，文中不一一注明。各件时间，带 者为文中内容涉及时间，其余为成文时间；错别字，将正字改于后，用[]号表示；漏字用 表示；衍字用【】表示；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用×号代替；缺损字用 号代替；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辑、考证方面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九二年十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九年七月)

主任委员：徐向前

副主任委员：

郑位三 王维舟 王树声 傅钟 周纯全

王新亭 倪志亮

常务委员：

王维舟 王宏坤 王树声 王新亭 王政柱

皮定钧 李天焕 李成芳 李中权 吴先恩

周纯全 周希汉 郑位三 郑维山 陈再道

陈锡联 陈昌浩 洪学智 范朝利 胡奇才

徐向前 徐深吉 倪志亮 秦基伟 许世友

曹广化 傅 钟 程世才 詹才芳 魏传统

谭知耕

委员：

王维舟 王宏坤 王新亭 王建安 王树声

王政柱 皮定钧 刘瑞龙 李先念 李天焕

李成芳 李中权 何正文 何柱成 吴先恩

郑位三 郑维山 周纯全 周希汉 范朝利

陈锡联 陈再道 陈昌浩 陈 廉 苏井观

胡奇才 洪学智 徐向前 徐海东 徐立清

徐深吉 徐长勋 倪志亮 袁克福 秦基伟
许世友 曹广化 郭述申 张琴秋 张才千
张贤约 张广才 曾传六 傅 钟 程世才
程启光 杨国夫 雷绍康 詹才芳 漆远渥
鲍先志 谢富治 魏传统 谭知耕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
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要成员

李成芳 魏传统 曹广化 王政柱 漆远渥
李钟玄 邓 聪 洪 达 朱佩暄 南静之
陈景三 杨仕斌 张涛 黄家坊 宋文三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八月)

主任委员：秦基伟

副主任委员：

徐深吉 王政柱 罗应怀

委员：

尤太忠 王诚汉 王政柱 刘华清 李成芳
李德生 许世友 向守志 陈再道 陈锡联
陈明义 杜义德 肖全夫 张才千 周世忠
郑维山 罗应怀 洪学智 秦基伟 高厚良
徐深吉 曹广化 傅崇碧 程世才 詹才芳
漆远渥 魏传统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
修改委员会办公室成员

徐深吉 王政柱 罗应怀 耿学文 宋新民
郭春福 李而炳 朱 玉 张声扬 谢庆山
张光本 唐绍均 王全忠 京新登字 117 号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附卷)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25 开本 35.76 印张 88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065—2222—5/K187

定价： 21.00 元

(内部发行)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战史资料选编附卷

鄂豫皖时期

一九二七——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边驻军
动态及作战报告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黄安麻城
等地驻敌动态
一九二七年

十月：

十月二十日，蒋下令讨唐，十一月十二日唐宣布下野，十五日西征军赶至武汉，桂系军阀取得了武汉。十二月：

桂系军阀完全控制武汉，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兼任武汉卫戍司令。扩充成立十八军，军长陶钧，桂系军阀在武汉解散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大捕共产党人。

黄安、麻城、黄陂驻有魏益三三十军、任应歧十二军、三十军第一师驻宋埠、歧亭间。

（摘自上海《民国日报》）

一九二八年

三月：

十九军奉命剿办任应歧军，战于宋埠，陈营长阵亡。麻地自卫团始借萃英堂款七千五百元，购枪一百五十支，扩充实力。同时十八军第二师严敬部团氏云腾来驻麻城。四月：

陶部十八军担任清乡，胡部十九军坐镇武汉，并有一部分开赴黄冈围剿，向潘塘、夫子河集中之任应歧部闻胡军将至，一面纷纷溃窜，一面托人求和，经陶军在宋埠予以重创，任部死二百余名，便向豫边桃源方面溃退，任部完全离鄂。胡、陶电冈、麻、安、陂四县地方各团体速组自卫团，同时另电严敬师乘胜肃清四县余匪。

（摘自上海《民国日报》）四月：

十九军第三师郑重部团长吕冠驻麻县城和宋埠。

五月：

十九军第二师团长姜公佐来麻，任军北调，县长林会昌潜逃，叶开寅继任县长。改称八区自卫军为第一保卫团，郑渐逵为团童。五月×日：令冈、安、麻三县清乡主任吕冠会剿黄安北乡共匪。

十八军严师长率队剿匪，虽窜出鄂境，然匪巢与鄂境毗连，朝发夕至……匪之实力尚在新集，距安、麻无异咫尺，如边境不驻重兵，一朝突至，势必寻求报复。

（摘自《麻城县志》）

五月九日：黄安县请求加派军队

县驻防军队只有一营，兼顾城乡。善委会所属之警卫团有枪无弹，未经训练，不堪应用。电恳冈、安、麻清乡主任吕团长加派军队二连，会同桑营长节制指挥，以一连驻河口，一连驻八里湾，两连分驻北乡七里、紫云两区，两连驻守县城。限十区保卫团同时成立。再由桑营长调遣军队四乡游击。

八月：

十八军第三师李石樵来驻宋埠。

九月：

湖北警备团团团长范志钦驻麻城。

第十二旅二团第一营驻黄安，第二营驻七里坪，第三营驻高桥区。第八旅第二团一营驻八里。

第九师第八旅二团团部及二营、三营两个连、特务连、暨第一团第三营驻宋埠，第一营驻麻城县城。第二营驻长冲、箭厂河。

十月：

第八旅二团团部及三营驻黄安县城，二营驻八里湾，一营驻桃花。十二旅二团（缺第三营）驻七里坪，一部分驻河汉会，以第三营驻高桥区。

十二旅一团三营及特务连驻宋埠，一营驻麻城，两个连驻西张店，第二营驻长冲，以两个连驻箭厂河。

十一月：

八旅二团驻黄安。警备军第七团驻麻城。第五团团部及一营驻黄陂县城，二营驻河口，三营驻长轩岭。

麻城北乡匪患渐次蔓延，经范团第二营约四区团董郑渐逵往剿，击匪于杨泗寨、乘马冈等处。匪窜光山韩家洼。十二月：

股匪李建邦约四万人，由皖豫窜入松子关，到滕家堡，国军唐团长冠英派第二营随范团长所派一、三两营往剿，与李匪战于两河口，击伤李建邦，生擒其护兵李得功。是役起迄经十四日，李匪除窜走一股外，悉数歼灭，军团及地方亦受重大损失。

（摘自《湖北清乡旬刊》）一九二九年五月——八月黄安、麻城、黄陂驻敌动态

六月十二日：代理麻城县长刘刚呈报剿匪办匪各情形：

呈报汇报属县五月中共匪滋扰及军队剿办情形。仰祈。

鉴核备案令遵事，窃属县四月份匪情前经汇案呈报，奉到指令，五月中临时发生事变，亦经文电呈明各在案。刻下该匪大股盘踞西北乡，余党延及西南，到处迫诱农民，违者即肆行烧杀，以故裹胁日众，凶焰日张，自豫南军队撤防，商光共党蜂起，彼此联络，械弹愈充，数日以来，情势更加紧迫，沈团分途剿办，已破获匪巢数处，捕获匪犯多人。徒以该地农民多为共匪耳目，暗通消息，预为准备，派队多则彼窜避无踪，派队少则彼顽强抵抗、兼以各区团势分力薄，迭请赴援，以故一月之间，驻军实疲于奔命。前蒙钧府电令驻黄安罗旅就近剿办，迭经县长文电商洽，并派代表亲往请示机宜，日前该代表回城，据称安匪亦复猖獗异常，恐罗旅兵力难于兼顾，不得已随时商请沈团量力剿办，以救燃眉。所有详细情形，业经另纸汇呈，无庸赘述，谨将月来考察所及，顾虑所在，为钧府披沥陈之，属县目前急务，自以清匪为先，然非了然于匪党之阴谋与民众之弱点，不足以资应付。查共匪潜伏扰乱，破坏社会安宁，以暴力造成恐怖，由恐怖几成赤化。其手段则煽惑兵士哗变，迫诱无识工农，残酷惨害，毫无顾忌，以虚声淆视听，以小惠结民心，其全副精神，专在下层工作，欲为对证[症]施治之计，自非从唤醒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著手不为功，无如属县民气消沉，难于觉悟。综其隐患，约有三端：民众方面，慑于匪威，不能团结自卫；国防方面，各存地域观念，不能彼此救援；士绅方面，喜事者不洽舆情，自好者意存独善，而责任心之薄，

倚赖性之深，则地无城乡，人无新旧，殆成一致，兴言及此，愤慨良深。加以属县连岁荒欠，近复亢旱为灾，新禾未插，米价日昂，邑北粮食来源又被匪截断，若不急图扑灭，不独灾民受其煽惑附和日多，即邑城能幸保安全终将坐困。县长内察民气，外调匪情，为全邑计安宁，为鄂东全门户，窃谓非请增派大兵合围痛剿，不足以除后患而竟全功。必俟匪势稍平，始能从事于民众之组织及训练。事机日迫，一发千钧，蔓草难除、燎原难灭。远则白狼，近则朱毛，殷鉴匪遥，足为炯戒，此县长庸愚一得不能自己而为民请命者也。至沈团长月来，亲督所部进剿，迭有斩获，备受辛苦，可否俯赐

奖勉之处，并候

钧裁。再月前，沈团由前方俘获及各区解送匪犯多名，除邱保伢等四名已取紧急处分，详情见本月份匪情报告书外，其余余正望等三十八名情节较轻，且各觅有妥实铺保，担任随传随到，业经准予分别保释。此外，何在亭等二十一名，讯无确供，招告既无人举发，招保又无人担保，现仍分别管押，如何处理，应候

示遵。抑更有进者，县长此次依据议案，暂设审共委员会，原系一时权宜之计，职责所在，不敢告劳，惟恐昧于当地情形，故欲借重绅耆，藉资辅助，现各委员纷请辞职，应否结束，并候

训示遵行。所有属县五月中共匪扰害及军队剿办各情形，除分呈外，理合呈请

钧府鉴核备案，指令祇遵。谨呈

湖北省政府主席方

计呈赏五月中匪情报告书一份

代理麻城县长刘刚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五月份剿匪经过及匪情报告书

1. 四月二十九日，十三师补充团沈团长率所部及第十、十一区团队由县城出发，分两路向北搜剿，同时令第十二、十三区团队及与共匪邻近各区，照剿匪实施方案扼要堵剿。是日沈团第一营由骑骡铺、磨家楼进驻王福店，团部及二营机炮连由扒背庙进驻鲍家冲，沿途搜剿，击毙匪十余名，并俘匪魁江开科一名，直认杀人放火不讳，又获嫌疑犯四十余名，均解城寄押。

2. 三十日，沈团第五连搜剿杨家高山之匪，攻至山顶，伏匪四出，幸该连勇敢突出重围。是役毙匪三十余名，我军亦阵亡兵五名伤十二名，失枪二十四支。迨五连出险后，七、八两连复绕道顺河集抄匪后路，又与匪激战三时之久，匪始向奉道山逃窜。是日遂克复杨家高山。

3. 五月一日，第十区自卫团团董彭丙炎报告，共匪约八百余人盘踞黄棣石区之三角寨，声势甚大。是日沈团一营由杨家高山进攻奉道山、三角寨一带，匪凭险抗战，后由七、八两连与十一区团队绕击左侧方，二、三两连绕击右侧方，匪遂向西北逃去。

4. 二日，第十一区自卫团团董沈自谦报告，近日匪势愈凶，自云雾山西张店、王福店、乘马岗以北地方，纵横七十余里，惨被蹂躏。近更与光邑会匪联络，枪支更多，农民附逆愈众。是日沈团驻河头店，探知共匪盘踞林家山，沈团即率猛攻，匪竟顽强抵抗，后经七、八、二、三各连奋勇前进，匪始向光山境界逃窜。是日克服林家山，毙匪最多。

5. 二日下午，第十二区自卫团团董潘松报告，该区团队连日在万字山、

余家河、李家寨、杨泗寨等处与共匪激战，死团丁二名，伤团丁数名。

6. 三日，第二区自卫团团董徐仲宣报告，共匪多人于昨夜猛扑团防枪支，与团队激战约一小时始退。

7. 三日，第六区自卫团团董戴南山，拿获杀人放火扰乱地方之匪魁邱保伢、吴长伢二名，希图大举攻城劫狱，当时谣诼繁兴，全城恐怖，为镇定人心计，取紧急处分，当已处决。8. 四日，第二区自卫团团董徐仲宣报告，共匪数十人袭击该团，被团队击退，分两支溃走，一支由丁家河、闵家集逃窜，一支由陈家河、黄家大塘退却。

9. 四日，守城兵士拿获混迹入城暗图暴动之匪魁喻安伢一名，人心大起恐慌。

10. 五日，第十区自卫团团董彭丙炎报告，林家山之匪被沈团击溃后，现由紫云山向黄安三角山沿洞穴冲一带藏伏，相距最近时向该团袭击，请增兵协防，当拨县团团队二十名，前往协助防堵。

11. 六日下午，第十三区自卫团团董王厚安报告，该区破头山有共匪大股袭击该团后方，当激战五小时之久匪始退走，随在八字门造饭，匪又掩至，四面枪声隆隆，又与激战二小时，因子弹告罄率队归团。是日，沈团七、八两连及第十区团队，向石楼岗、太子山一带搜剿，适光山新来悍匪五、六百人，当激战二时许，第四连奉令击左侧，匪仍未退，后由一、二、三、四、七、八连同时向前猛击，伤匪数十名，匪始北窜，复经第十二区团队堵击，匪又由北折西逃去。

12. 七日，第四区自卫团团董郑渐逵报告，该区境北突来共匪四百余人，将商城水竹园团防枪支夺去十余支，伤团丁七名。探闻该匪确有大举南犯之意。

13. 九日，第四区自卫团团董郑渐逵报告，该区境北之匪，将水竹园团防枪支夺去后，复夺去南流河团防快枪十余支，势渐南犯，匪众现踞平头山约五百余名。

14. 十日，第十三区自卫团团董王厚安报告，张店之共匪被沈团攻退后，即盘踞围棋畈一带，正开大会，农民数千尽被迫胁入伙，到处杀人放火。同日，西路共匪复绕道至县城附近一带，乘夜四出烧杀，扰乱后方，沈团长遂率机炮连由前方驰归剿办，并留一、二两营分驻旧店、张店，以防共匪反攻。

15. 十日下午，第十一区自卫团团董沈自谦报告，县属云雾山以北地方农民均被共匪麻醉，甘心附逆，每值官军剿匪，匪挟民众顽强抵抗，似此匪势蔓延，县城岌岌可危。

16. 十一日，县长亲率县团团队，沈团长亲率所部两连，二更后分途向城区附近地方搜剿，俘获甚多，寄押待判。

17. 十二日，第十一区自卫团团董沈自谦报告，近数夜来，共匪累次袭击，该团兵力太薄，实难支持，赤祸横流，全县将有倾复沉沦之祸。

18. 十二日晚，第一区自卫团团董严森报告，真夜突有共匪五十余人，手持快枪盒子炮，在巨城近二里之袁家窑，捉去袁耀亭、袁祖喜二人，又捉去小孩二人，又在郑家湾拉去三人。

19. 十三日，旧店西北十余里突来共匪二百余人，希图反攻，当经沈团第二营及第十一区团队迎头痛击，匪退鲤鱼山坚守，是夜循去。同日，第十区自卫团团董彭丙炎报告，该区石板冲等处发现多数共匪，时向该团攻击。又称，安麻交界处之紫云山、李思文一带，藏有共匪千余人，距该团最近，情

势万分紧迫。

20.十三日晚，第一区第九保士绅陶甄报告，现有共匪化装潜伏在县城附郭之地，虽军队游击，然匪出没无定，昼伏夜动，烧杀劫掠，惨酷异常。

21.十四日，匪大股窜光山，沈团二营各连由旧店出发，绕东路上马河，陈家河搜索回城，获匪十一名，寄押县狱。

22.十六日，第四区自卫团团董郑渐逵报告，商南地方与该区接壤等处，发现红军三十二军军长贺虎，现有枪三百余支，谣传尚有大批匪枪随运到，再犯鄂乐。其商城乐区自卫团已被该匪勾变，业已渐向南犯，该区团队正在日夜防堵中，仍乞派队声援。

23.十七日，第十区自卫团团董彭丙炎报告，十六日夜，有共匪多人在彭家楼杀彭世典一名，又烧高庆元等房屋数十家，沿村勒令居民人伙，有不从者即以彭世典为例。是日沈团第二营遂由县出发，进驻乘马岗（距张店十五里），换第一营回防，次日一营搜剿回县。

24.十七日下午，第十一区自卫团团董沈自谦报告，本日共匪在磨家楼腰截避难良民数百人，当场杀毙男女五人，伤三人，同时审理共匪委员会据探报，共匪在距城数里之五脑山集合大股，图谋攻城，全城大起恐慌，寄押之匪魁同时在狱哄动，希图越狱内应，当将匪首喻安伢、江开科二名处决，以安人心，一面由沈团抽调部队出城游击。

25.十九日，共匪联合十九军溃卒约千余人，深夜三时许猛攻第十区团云雾山一带地方，又复失守，此役失枪十二支、死伤数名，失踪者十三名。同日，第三区自卫团团董何朗斋报告，商南共匪大举南下，三河口防务空虚，匪党不时出没，请速派队防堵。

26.十九日下午，第十二区自卫团团董潘松报告，共匪邱江圃、江导岷、胡志端、胡廷佐、凌柱中等，率带多匪将甲董陶绪淮亲属全家杀绝，房屋全焚，情形过于惨酷。

27.十九日晚，第四区自卫团团董郑渐逵代电报告，界北共匪三百余人，快枪二百余支，业于巧（十八日）夜攻入该区落梅河之甘家冲、丰山湾、晏家湾一带，形势危急。

28.二十日，沈团复派第一营及县团团队驰剿第十区窜匪，当将云雾山夺回，遂分两部驻守，一部驻彭家寨，一部驻叶家墩。

29.二十一日，县长以共匪此剿彼窜，防不胜防，益以西南各区纷纷告急，应付为艰，遂商沈团长复将一、二两营调回，分途游击，西南地方遂稍平静。然而西北之匪又复猖獗如初。

30.二十六日，第七区自卫团团董林秉彝报告，该区匪警时惊，闻者惊心落魄，昨晚突有共匪多人，两次猛攻镇城，居民万分恐慌。

31.二十七日，沈团二营五连游击至骑骡铺，半夜突有共匪八百余人掩至，猛向该连攻击，该连长当派排长王福祿率所部一排，绕击敌侧误蹈重围，虽经力战脱险已带重伤，是役我军阵亡兵士二名、伤二名，被匪捉去数名，失去快枪十余支，天明时匪始向北窜去。

32.二十八日，第十区自卫团团董彭丙炎报告，共匪徐其虚等率匪千余人，将该团攻破后，即将甲董谢继尚、寺僧僧月波杀死，并捉去副团董陈昌汉之子一人，房屋完全焚毁，又在白果树地方杀居民二十余人，计该匪近在陈家河、白果树、谢家寨、芭棚岗、顺河集、谢家河、毛家田铺各村焚烧之屋在七千间以上。

33.二十九日第十区自卫团团董彭丙炎报告，自该团攻陷后，共匪益形猖獗，连日在石板冲、伍家塘杀人无数，该两村房屋尽行烧毁，又在细屋岗杀汪世霖等四人，所贴反动标语遍地皆是。

六月五日：特派员刘峙给独四旅罗霖电：

黄安上年驻军一团，加城区各保卫团三、四百人，尚不能敢匪凶焰，今年三月驻军忽撤，匪等乘机骚扰，北乡七里坪六、七百户人家，涂家湾二、三百户人家被焚烧，气焰益张。原有赤卫队二十四组，每组三、四十人。北乡三区完全赤化。近更均分田亩。第四、第八两区保卫团枪支早被缴去，近更蔓延至麻城黄陂边境，饥民被其裹胁。

六月五日：刘峙给罗霖电：

四月匪扰乱后方，乘虚窜扰。二十一日夜三时，麻城顺河集云务山团防被攻破，团丁伤亡数十名，失踪十三人，失枪十二支。匪踞安麻交界之李思文一带。又据四区团董郑渐这报告：商城南窜之匪三百人枪已侵入我落梅河、半山湾、晏家湾一带。……自桂逆叛乱，军事肇兴，现虽告结束，而各县匪共乘机蜂起，迄无宁日。

六月六日：刘峙电十三师补充团沈团长：

麻城县共匪蔓延，罗旅被牵制。仰迅即就近剿办。

六月十日：刘峙电荆门夏斗寅：

麻城驻沈团及工兵营，兵力单薄，防不胜防……黄安罗旅又不能兼顾，亟应设法调拨大队兼程驰往，会同驻军将麻、黄两县股匪一举歼灭。仰迅飭沈团协同罗旅认真剿办。

六月二十五、二十七日：十三师由荆（门）、当（阳）地区移驻鄂东。

六月二十八日：刘峙电罗旅传谕嘉奖：

罗旅第三团（罗良玉团）暨王营长等奉令剿办，在风岭、双河、熊家河等处与大股共匪激战，……特传谕嘉奖。

七月十六日：刘峙电黄冈夏斗寅：

近两月来，十三师沈团四出搜剿，诚以地域大广，兵力太单，不敷支配。近虽罗霖由黄安东击，沈团由麻城西攻，而邑北方未有驻军，……匪消息灵通，派队稍多则彼窜匿无踪，派队略少则彼顽强抵抗，甚至甲村之烽烟未熄，乙村之惊耗频传。……

七月十六日：罗霖致刘峙电：

商城南邑周维炯、徐其虚、漆德伟、王风池等勾结黄安土匪……设造枪局，每日自造长短枪十余支。东南半壁全为匪据，城内危殆，县长无计可施，请求不分珍域派兵往援。职以奉令开拔，不便越境剿办。……恳请夏师及豫境部队共同负责。

七月十五日：驻黄陂塔儿冈之独立旅王营开拔后，共匪乘机蜂起。驻河口部队亦奉令开拔。

七月十七日：湖北省划分六绥靖区

第一区：夏斗寅十三师负责，驻宋埠、辖黄梅、广济、圻春、黄冈、罗田、麻城、黄安、应山、安陆、应城、云梦、孝感、黄陂等十四县。

第二区：彭启彪十四旅负责，驻咸宁。

第三区：戴岳五十二旅负责驻沙市。

第四区：罗霖独四旅负责，驻老河口。

第五区：张发奎第四师负责，驻宜昌。

第六区：万倚吾独十一旅负责驻恩施。

七月二十五日：刘峙电四十八师拨兵一旅由夏指挥。

七月二十七日：花园四十八师复电：

派一四二旅归夏指挥。该旅旅长张冠五驻花园。八月一日起可随时调遣。

八月五日：刘峙定于是日在湖北全省同时开始剿办。电六安刘师长，信阳第一师张副师长，光山李旅长于鄂豫交界各县派兵堵截。

（摘自《湖北各部队编遣特派员办事处公报》）

第十二师进攻商南的计划和战报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二月)

进攻计划

搜剿部队：

1. 补充团由现住地进至观音岩、南溪与主力会合，进占商城后，设法与光州李旅长联络，扼要堵剿新蔡南窜之匪。

2. 麻城木子店郑团董，由现住地进至观音岩与补充团会合，受补充团指挥。

3. 七十八团第三营由现住地出界岭，经水竹园、白沙河至梓树坪附近停止，搜剿关王庙之匪，并与三十八旅进剿至长竹园及商城顾团董之部队取联络，第一营出铜锣关、徐家坳搜剿钵鱼碧、茶棚、瓦屋基、曾棚老、麻河冲、东葛山一带，团部及直属部队并第二营（欠一连）由松子关、观音寨、吴家店进至李家集。第二营到松子关后即须搜剿香炉山、平顶山、斑竹园一带，并留一连在滕家堡。

4. 郑团董酌留一部驻水竹园，滕家堡保卫团移驻松子关，罗田游击队移驻铜锣关。

各部均于本月十日按规定部署开始行动。七十八团团部于是日进至吴家店附近，以后向李家集续进。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

战况报告

八月十一日：三十九旅七十八团团团长张亚一于观音堂报告：

补充团协同民团搜索麻王冲一带，与赤卫队数百人战于该冲南岳山。

匪众三千人围攻黄泥塘，经补充团会同民团郑团将其击退，匪向板厂、沙堰一带溃窜。

长岭关外之匪多集中望灯山、正阳寨一带，已令七十八团刘营率郑民团向该地大举进攻搜剿。平顶山、佛堂坳之匪已被击退，除由补充团跟踪追击外，并令黄营向钵鱼寨、斑竹园一带搜剿，王营则搜剿漆家湾、沈家冲一带。

八月十三日：七十八团报告：

团部及一营十一日占吴家店，十二日搜剿三仙巷、平顶山，进占斑竹园。十三日向小河口进剿。战两小时，匪向界马冲、胭脂山逃窜。

第一营十二日进至漆家店，搜剿望灯山、花阳山，进占水竹尾。

第三营及郑团总十二日经白沙河进占关帝庙，郑团总经米堰厂联络商城民团协同补充团进占商城。

补充团于十二日占李家寨、花石岩、燕子宕进至夹河东岸。

八月十九日：

第一营进至水竹园，第二营进占关帝庙，第三营搜剿斑竹园附近之金甲山，补充团向商城进搜。

八月二十三日：综合报告：

七十八团及补充团由罗田北乡向商城县境清剿。补充团在佛堂坳、吴家店、汤家汇一带与共匪激战甚烈。八月十四日进占商城。七十八团分别由铜锣关、长岭关、松子关进至水竹园、关王庙、斑竹园等处。十六日皖境五十六师驻南溪之虞团查营已与我军通报。商城南段之匪虽未全部肃清，大股已

星散。沿途民众之匪化，村落之火化较之前由六安至滕家堡之段为李老未所焚掠者尤甚。新蔡之匪已东窜地里城、方家集一带。固始驻有李旅一团，金寨驻有皖军虞团。商南共匪除被我击散避匿山林者外，余均向光黄麻逃窜。

九月十日：

商城匪大股已击散，各地民团亦已督率成立，颇能自卫。民团编练队掠取民物，肆行骚扰，民众逃徙一空。七十八团拟于一、二日内遵令向商邑南天门一带西移，协助三十八旅清剿鄂豫交界之匪。补充团拟待陈旅到商后始能向光山移动。

七十八团奉令西移时，召集民团、编练队筹商防剿方法，十一日可结束，十二日西移，黄营留驻水竹园，刘营移驻李家寨，团部及王营移驻双门关，联络三十八旅会剿。

十月二日：补充团报告：

匪师长周维炯率匪千余，枪数百骚扰关王庙、斑竹园一带。已令第一营会同七十八团王营分途进剿。

十二月十六日：三十二师与皖匪千余向罗田牌形地柯寿恒游击队进攻，在凉亭岗柯突围，损兵十余，长短枪五支。第九区团防往援，方团长阵亡。

（摘自《湖北警备旬刊》）

第十三师进攻黄、麻的计划和战报

(一九二九年八月——九月)

进攻计划

三十七旅清剿黄安计划：

一、清剿西北区：

七十三团留兵一营驻八里湾、中和司、桃花维持交通及堵截，主力分两路一经河口、新集分水岭、铁匠岗、桥店，一经杨二港、棚子店、高桥河、王家学、陈刘家进驻河口，以敏捷手段将四姑墩、夏店、罗家边、余家河附近之匪扑灭，进驻四姑墩。连络七十四团进袭观音砦、仙居山，进驻黄陂站。

七十四团驻七里坪之部队留一营，黄安县城留一连。其余经凉水、林店、十里铺进至黄家河、吕王城与七十三团协同动作，堵截观音砦、仙居山。

二、清剿北境各区：

七十四团由华家河出发，向打雁山、金中山、阳台山一带进剿，经福德桥进驻七里坪，七里坪原驻部队就地堵击。

七十三团连络七十四团由黄陂站出发，向天台山、仰天窝、莲花堰一带山地进剿，进驻郭家河。

三、清剿东北各区：

本旅全部到达七里坪、郭家河之线后，即约同三十八旅进剿七里、柴山各区。七十四团留一营于七里坪，其余协同三十八旅将龙王山一带匪肃清后，即进驻箭厂河附近。如股匪窜入鄂豫边境柴山一带时，即连络三十八旅及七十三团协同进剿，务必肃清。

三十八旅清剿麻城计划：

一、搜剿部署：

七十五团附郑团队在何家畈、红石咀、铁匠岗、料棚、顺河集、来复湾以东地区（线上属七十六团），逐次将麻城县西及西北境之匪肃清后，主力停止于乘马岗，以一部控制朱家河、董家畈，一面辅助清理户口，一面侦察安麻一带，预期会剿，左翼与七十六团衔接，右翼与滕家堡七十八团连络。第四、十二、十三区自卫团以一部扼守福田河堵击。

七十六团担任何家畈、红石咀、铁匠岗、顺河集、来复湾之线及线以西倒河以东地区，将料棚、李华、尹家河、谢店、叶方河、沈家湾之匪扑灭后，暂在料棚、叶方河等处停止，约黄安保卫团以有力之一部进至百罗邱堵截，一面辅助清查户口，一面侦察安、麻交界匪情，预期会剿。待七十五团达四口塘、王复店附近时，即以主力进至顺河集，与七十五团不失连络，并以有力之一部进至骆家畈，左翼与三十七旅及黄安扼守百罗邱团防连络。

两团到达朱家河、乘马岗、董家畈、顺河集、骆家畈、狮家口一带停止后，互相联络，与三十七旅协剿七里、紫云、林家山、王合礼、李斯文等处。工兵除维持县城附近交通外，清剿城北及东北之阎家河、竹林河、河铺、七里桥等处。

二、搜剿方法：

嫌疑地区一面搜索，一面编查户口，扶植自卫能力，如遇匪巢，应以一部佯击，余在要地堵截，待其逃窜时歼之。但如包围时间稍久堵截部队宜不

时变换阵地。

(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

战况报告

八月十八日：

三十七旅七十三团定十九日由河口向吕王城、黄陂站进剿，七十四团一营由十里铺协剿。

三十八旅七十五团团部驻中馆铎，各营进驻胡家墩、骑龙铺、摩角楼、郑家铺、兵新铺等处。十四日晨该团六连于白塔河、张家湾与邱江浦部激战两小时。七十六团团部驻谢店，各营进至料棚、袁李家等处，向袁冲、叶家岗、熊家畈、贺家店、叶方河搜剿，旅部驻中馆铎。

八月二十三日：第二师（师长顾祝同）第六旅旅长柏天民电：

该旅十一团二十日向长堰、柿子店迤东之红砦、马口砦，天宝砦一带活动。十二团于姚家集、夏店、河口一带协同七十三团向八里湾四姑墩清剿。

八月二十四日：

七十三团留第三营驻八里、桃花、中和铺。团部及二营十四日经河口至四姑墩。

七十四团第一营驻七里坪，第二营（缺两连）留黄安，第三营全部及第二营之两连七日到上下李太、戴家林等处，进至十字沟韩家庄。所到之处，人民携粮远避，即有少数柴米，亦彼此监督，不准售予。军队行动共匪无有不知，而共匪踪迹军队无从侦查，故搜捕部队疲于奔命。

八月二十五日：

七十三团进至豫边，因给养无着，暂驻吕王城。二十二日晨进攻仙居岭，匪向黄陂站溃退，比即猛追，又向光山方向溃窜。

七十四团二十一日抵熊家河。二十二日向据余家河、唐家山之江子英及倪某各一团及赤卫队千余人进攻，红军大股向豫境逃窜。进至箭厂河、姚家边。二十四日拂晓在新店与红三十一师接触，彼集合红军赤卫队数千人向我围攻，激战四小时，占领光山之郭家河、麻布街。

七十五团二十五日抵乘马岗，七十六团二十六日抵顺河集。

八月二十九日：

七十四团二十五日由郭家河出发向白沙关进攻。匪千余凭山俯击，经迂回围攻，始向西北高山越岭逃窜，占领白沙关、槐树店、白布街。第3营至郭家河一带时，匪徒混合农民数百人据高地呐喊示威，开枪猛射。白沙关附近均无人烟，惟见高山上插有多数红旗，持土枪、盒子炮匪徒在山上啸聚，标语沿途皆是。

八月二十九日：黄安县长石英报告：

大军倾注全力清剿北乡，以至黄安东、西、南各乡匪共又乘机活动，如三角山之赵次吾部，分水岭之江竹溪部，高桥区之王德恩部，二程区之田开寿部各有长短枪百余支。如再稽延，又清剿不易。

九月三日：

七十四团第三营由郭家河向白沙关游击，遇大股红军，匪众二千，枪约五百，向我四面包围，我奋勇冲锋十余次，激战五小时，战至黄昏，阵亡排长一人，士兵十五人，负伤九名。

九月五日：

七十六团第一营八月三十日搜鸡公山附近，遇红军两连，赤卫队无数，向我包围，苦战二小时，势仍未杀，令机枪连扫射，始向界林、石山、竹叶尖等处冲窜，计阵亡士兵二名，负伤七名，失踪三名。

土门坳之民众常于白昼据阶袭击，且常暗投毒药于水中。

九月十一日：三十七旅电称：

由黄安窜往光山境内之共匪，须联合豫军会剿方能生效。陈耀汉旅已抵潢川。惟徐师接防光山部队尚未到达。

麻城匪共愈抚愈多，前只乘马岗上下，刻已遍县城左右，南达白果一带，西抵宋埠，甚至拦劫军队给养，砍毁沿途电杆，肆行无忌，蔓延甚速。

九月十三日：

七十四团第一营五日游击至周八家，匪众在四山向我射击，红旗红枪弥山皆是，激战两小时，仍顽抗不退，经用机枪、迫击炮交射，始向白沙关、柴山堡方向逃窜。

九月十八日：

七十五团第二营六连驻于摩角楼一个排突于三日拂晓被匪众包围，该连闻警赴援，匪复四伏出击。激战多时始退。第三营进至大河铺时，山头满布匪共向我射击，该部挺至杨泗寨附近，仍顽抗不退，经第十连迂回击匪后方，始向北退。

九月三十日：

七十五团第一营九月十五日与匪战于太平寨，第二营与匪战于屈背尖。据称系鄂东红军廖荣坤部及豫南红军徐思庶部。十二日晚赤卫队、农民约万余人向七十六团反攻，激战终夜始退。

九月三十日：三十七旅报告：

黄安共匪大部集结光山、柴山堡、白沙关、老君山一带。其余县东之分水岭，红茅寨，县西之余家河、四姑墩，黄陂县之柿子店、塔耳岗、夏店等处均有小股出没。光山之大股俟友军到达后再行会剿，先肃清小股，组织人民自卫，以便清乡。

仙居区自铲共会成立后，共党大肆破坏，七里区被光山大股共匪攻入，铲共会不敌，被杀数千（？）人，愚民动摇，匪势复炽。七十三团驻于该地，兵力不敷。

（摘自《湖北警备旬刊》）

徐夏“会剿”计划和战报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会剿计划

会剿方略：

驻罗山、光山、商城、麻城、黄安境内各部队于十月八日前进至宣化店、陡沙河、二道河、刘家河、旧店、箭厂河、界河、黄陂站等处，形成大包围形势。于各扼要地点及要道配置必要兵力，断绝匪区交通。

兵力及现在位置：

四十八师：

韩团长率全团及补充团第一营并山炮二门驻光山。董团长率步兵一营及迫炮一连驻罗山。师部在信阳。

十三师：

三十七旅：附山炮两门。部队在黄陂站、郭家河以南及黄陂北乡分区清剿。

三十八旅：附山炮两门。部队在麻城北乡旧店、王家楼、张店、乘马岗及黄安东北乡张一店、余家边、张家湾、七里畈一带搜剿。

七十八团现驻商城南乡新店、长竹垣及麻城北乡双门关一带向鄂豫边境堵击。

补充团（欠一营）现驻商城南乡沙窝、郭家店一带，向西堵击。

七十七团（欠一营）于二十七、二十八两日陆续由圻水向宋埠开拔。工兵营现驻麻城及阎家河，一连驻仓子埠。

师部及直属队并补充团第三营驻宋埠。

布署：

四十八师：

韩团及补充团循光黄大道以一部肃清陡沙河以北共匪后，即向南堵击，与三十七旅向郭家河进剿部队夹击白沙关共匪。另一部进至新集附近向南堵截，左与13师补充团联络，并与三十八旅由旧店、箭厂河向北进剿之部队围剿新集以南之匪。

董团步兵一营、迫炮一连，进至周党畈向宣化店搜剿，与三十七旅向宣化店进剿部队取联络后，转向东白沙关方面进剿。

十三师：

三十七旅以一部由黄陂站向宣化店进剿，与由宣化店向南之四十八师董团取联络后，转向白沙关方面，以一部由界河向郭家河以北、白沙关、槐树店、叶家湾一带追剿，与四十八师追至陡沙河部队夹击陡沙河以南之匪。

三十八旅（附工兵营）以一部联络七十八团向旧店、箭厂河以北地区进剿，并与四十八师进至新集附近部队回击新集以南之匪。另一部由毛畈向耿家店以北地区进剿，左与三十七旅联络。

七十八团并指挥补充团由现驻地进至毛家铺，下西河、刘家河、柳树棚附近，右与四十八师韩团取联络，左与三十八旅联络，向秦家河、古墓冲、韩家老屋、新湾、河口一带围剿。七十七团一部分驻桃花、中和司，八里湾，一部分驻宋埠，维持后方交通。

会剿战报

十月三日：徐源泉致夏斗寅电：

四日赴光山督剿，五日韩团经泼皮河向新集，董团由罗山向宣化店，商城、固始之陈耀汉部奉命赴六安，望驻黄麻十三师于五日向北兜剿。

十月七日：三十七旅电：

该旅刘团七日进剿大台山、老君山股匪。第一营在老君山遇红军三十一师第二团，枪二、三百支，匪民遍山，当经击溃后，退据铁丝寨，凭险抵抗，匪众增加，经第二营由山后抄击，占领该寨，得步枪十余支，我阵亡排长一，伤亡士兵十余。叶团于七、八两日进至白沙关、柴山堡、陡沙河一带，数十里无人烟。县内铲共团完全成立。十月八日：三十七旅电：

匪窜光山后，因彼方无军队堵截，故此剿彼窜，不能损其实力，不得已乃令部队驻吕王城、河口办理铲共会，组织民众。

七十四团主力由十里铺、吕王城、七里坪、朱家河、郭家河至白沙关、槐树店与红军迭战，虽毙匪甚伙，但山深林密，不得将其消灭。为待友军会剿，暂令驻光山边境，迟迟既久，竟无南堵部队，而由他方窜入陂、安交界之一般，骚扰两县，团防均为所败。乃将七十三团第三营调赴剿办，以七十四团驻光山边境之部队调驻桃花等处。

各团最初出发之际，所过地方民众尽皆逃避，只吕王城一带稍与军队接近。光山大股匪徒来攻黄陂站，七十三团第二营往剿，将其击退至卡房。

十月十三日：徐源泉致夏斗寅电：

董继陶团十月由宣化店向丁家巴、刘家冲进剿，匪两千余占据刘家冲抵抗，经李营与宣化店民团猛攻，溃向胡家河、黄陂站方向。昨日夏师余营亦在卡房与匪激战。十一日董面令宣化店民团进剿胡家河，一面率李营同潘迫炮连进剿黄陂站附近，双方合围包剿。现罗山境内无匪踪矣。董已饬民团赶紧搜捕，该团调回信阳，听候输送。

十月十日：

顷奉总座九日电，着十三师速派在麻城部队之有力一部，往隘门关向丁家埠围剿。朱怀冰于十日集中部队，率夏团逞向丁家埠截击。

十月十一日：三十七旅电：

所率部队十一日抵滕家堡，一部开驻松子关。商城共匪窜扰，侦察不易通行，由六安来之挑贩云，匪九日方到麻埠、流波铺等处，似有窜叶集、固始之势。

十月二十四日：宋埠商会电：

十三师三十七、三十八旅调防，黄麻民众惧匪复起，今幸三十九旅接防，人心稍安。

十一月七日：三十九旅电：

七十八团第一营进剿料棚附近，三日搜索云雾山一带，在胡家墩等处与敌激战数小时。

十一月二十五日：七十八团电：

十八日晨料棚北突来共匪八百余人，赤队千人，猛向第三连哨兵射击。飞令一、二、五连赴料棚接应，匪始向林店退走。是役战约八小时，阵亡三名，重伤四名。

十一月：黄安县报告：

匪党分南北两部，南部江竹溪踞高桥、八里两区，实行共产；北部吴光

浩盘踞紫云、仙居，前经叶团长驰剿数十次，而势未稍减。近复有零星小股数十人或百余人一队，星罗棋布，无区无人。黄安只两营国军，警团力薄，不足恃，望加派兵一营。

十一月：黄陂县长报告

十六日自黄安来黄陂木兰山军队一连叛变，戕害连长向黄安境去，与江竹溪集合，谋攻姚家集。

第十三师 × 团团长叶蓬报告

七、紫两区及光山观音堡、柴山堡、天台山方圆二百余里，民众完全赤化。小部军队到着境内，则红军、赤卫队与匪民群起而攻，四面受敌；大部军队到着境内，或略事抵抗，数十里内逃窜一空，粮食牲畜衣物一并带走。军队到一地，宿营无地，采买莫由，问路无人；驻屯则所守之境土为空地，保护谁来；宣传则所发之文告为虚纸，警劝谁去；清乡则无户口可查；自卫则无人民可组；若云自首，冀其来归者绝无一人。……如红军之警戒与通信不若是之周密灵通，或肯在一地据险顽抗，则将其扑灭亦固容易，而红军数十百里外，任何僻路山口，任何时间均布满匪民站岗，先以枪炮代报告，信炮遽传，一、二小时传达数十里乃至百里，白昼兼用旗号，军队来则一旗倒，数十里内之旗遽倒。……夜自来家河出发至姚家边迂战，拂晓至周七家、界河即小战，随进随剧，至郭家河白沙关、摩云山一带，尤形剧烈，红军、赤卫队、红学、匪民数千人四出包围，战两日，迫炮弹尽，彼据山险，节节顽抗，见不敌，借山林、乘大雾匿避，及我团搜剿天台后沟一带，则逃窜一空。其武器保持尤力，此次所获土枪土炮不下百余，步枪则未得一杆。……军队纵若何努力，疲于奔命，亦不能奏歼灭之功。

（摘自《湖北警备旬刊》）

商城县报告及报载商南起义 及红三十二师活动情况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九三一年一月)

(一)

河南商城县公民代表张铎报告

南京国民政府钧鉴：

商城共匪势焰日凶，开会地点或假一高、或假女校、或假教育局初级中学，其根据地也，胡攻非室其秘书室也开会，时间或在纪念日或在星期日，紧急秘密会议即在夜半。散布传单是其工作，煽惑民众是其手段，武装暴动是其党威。现在党员不知有多少人，仿照国民党之组织党部，有区党部、区分部，城内为第一区党部，部设初级中学；乐区为第二区党部，部设笔架山农桑学校；康区为第三区党部，部设双河庙学校。查其组织似有系统，考其经费似很充足，执行委员每月并有津贴，各股干事均有薪水，究不知此宗矩款从何处发来。第二、第三两区分部组织农民协会及各种工会，实行罢税罢租，均稻均产。第一区分部实行文字宣传，鼓动劳工暴动，一面着强健份子数十人，跨入国民党侦探消息。把持党务若张心赤、阮步韩、漆树人、吴靖宇等，皆是若胡攻非、江革非、钟启泰、雷际唐、阮畏欲、袁汉民、黄秉跃、黄伯骏、李式之、胡佩儒、陈朗轩、林汉翔等皆是共党中之干员，时局愈紧急工作愈努力，地方愈糜乱鼓动愈加紧。近乘匪信吃紧之时机，乐、康两区共产分子纷来城中蛰居，各校日夜秘密会议，不久定有动作，一旦乘机蠢动，大患即在眼前。现省政府派委钟渔柯业已到县，着手办法必须审慎，机密泄露非惟误事误公，恐有杀身之祸。共匪怀有手枪尽人皆知，今年六月，十二军驻商警备司令李琢甫拿获共匪胡丙衡身怀手枪一支，并供党中尚有手枪十余支，有案可查。请钧府令知河南省政府迅速拿办，一面飭令商城县李知事会同省委调阅共匪吴靖宇、钟启泰两卷后，即率队往共匪之根据地即初级中学，至彼之秘书室即胡攻非所住之室内，仔细搜查自见证据，并将张心赤、胡攻非、吴靖宇、阮步韩等按名拿获，解省质讯。代表今午由潢赴省，听候对质。近有漆材入假整委会名义于漾（二十三）日开欢迎省委员大会，该委员秉公办理并未莅场，

人民诵感，理合电达。钧府速飭令商城知事李鹤鸣切勿再为袒护，反背民意，违抗上令，致贻后患，并转知省委依法严办，至为公便。

商城县公民代表张铎暨五十万民众宥（二十六）叩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

河南商城县指委会电陈

县城危殆恳速令部队前往痛剿

万急

国民政府蒋主席钧鉴

吾商不幸，迭被匪灾，自去岁经白云龙、李老未蹂躏后，十室九空，居民嗷嗷待毙，已无生计。不料，今春本邑南乡地痞周维炯、徐劲森、漆德伟、漆德舆、詹象贤，王风池等，勾结湖北黄安共匪，啸集三千余众，自称红军第二十军总司令，并组织劳农政府，有枪二千余支，在本邑东南一带架票火

屋，惨杀情形不忍罄述。现乡间逃居城内皆以万计，散而之四方者不计其数，其余无业游民以为其势可靠，甘心服从者半，无力逃避被匪胁从者半。是以匪势日盛一日，现正招军买马，并设造枪局自造枪械，每日可成长短枪十余支。东南半壁全为该匪所据，城内危殆，势难终日，县长无计可施，难民束手待毙。我

主席功高民国，胞与为怀，定不以区区一隅不足介意，是以迫恳速令就近部队来商痛剿，扑此燎然之势，免致滋蔓难图。民国幸甚、商城幸甚，临电涕泣，不胜待命之至。

中国国民党河南商城县党务指导委员
会暨全县民众同叩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三)

该匪已在笔架山组织劳动政府，自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现已蔓延至固始县西南一带，所有方家集、青峰岭、窑沟、段家集、熊家河、石关各市乡任意出入，莫或敢抗，范围愈扩愈大。近又招收前驻演十二军任部修械匠二百余人，均系河南巩县兵工厂工人，技术精良。现在笔架山设炉造枪，日成十余支，实力愈集愈厚。……查国军刘和鼎师桂旅第一营现驻皖属叶家集，距固始仅一河之隔，距该匪扰固部队仅四五十里，其第三营现驻皖属金家寨，距该匪驻商境老巢仅二三十里，如分道进攻，不难一鼓擒灭。(一九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摘自《国民政府档案资料》)

(四)

具呈难民代表余建中——河南商城县乐区溪上保上四甲

为呈报事：窃我商城，连岁以来，叠遭兵匪，遍地疮痍。虽十二军开拔于前，李老未歼灭于后，而闾阎雕敝，村落丘墟，一二子遗。方谓革命成功。庶得永享白日青天之幸福。不料本区民团第二队长杨汉声。一介书生，滥竽队长，未谙军政，妄揽兵权，刻饷则兵士离心，苛派而邻侧目，更复营私集赌，违禁抽烟，卒至同室操戈变生肘腋。今[旧]历三月二十七日夜，该[队]兵士周维炯等联络三十余人，乘杨队长民家聚赌，一致暴动，全体倒戈。党以黑杀为名，行其弑逆之事，昼藏夜出，杀父屠兄，对家族则老幼同诛礼祀多绝；遇仇讎而全家俱戮，坟墓且抄，残酷情形，开辟未见。其肇乱之初，势犹单薄，派兵推剿，立可销亡。迨李县长鹤鸣与王队长济亚等，始而密不发兵，养痍成患，继因人民再三声请，济亚不得已带队往剿，该党已闻风逃串，不敢抗御。孰该队兵士毫无纪律，行至溪中保南溪一带，肆行抢掠，所过一空。该党闻之，复集合回头攻击，该队兵士正在抢掠，一闻匪至，各自奔北，被匪追逐十余里，狼狈回城。其余各民团虽均以众击寡，然一遇辄败如虎驱羊，最足异者。五月初间李鹤鸣撤任自为全县剿匪指挥，统各区民团二百余人，驻黄旗山防堵，匪亦占据对面山岭，与我军隔一大河，两山离河均四五里，匪只八十余人，而土枪棍棒尚居多数。实力如此悬殊，当然有胜无败。初九夜大雨，农民燃炬看水，鹤鸣遂认为匪，各队开枪乱击，及子弹放尽，连夜奔逃走二十余里，始敢稍息，殊不思两军相隔一河，口险峻谁能飞渡，更未有各执火炬敢来偷营之理，乃竟不战而溃，耗尽军实，坐使该党

愈无畏忌，势更猖獗，人数愈众，枪械益多，胆敢谓伊巢穴斑竹园为红军政府，又名新兴县，其布告竟称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师司令部到处张贴，并广贴“打倒国民党政府新军阀”之标语，宣传演讲，势焰熏灼。商南一带。自溪上保上四甲以南，东抵固境，西

南抵鄂皖，纵横数百里间，几至无人不党，随时成立支队，各处遍设分局，四出枪架，任意烧杀，杀死数百人，烧屋万余间，而全县民团畏之如虎，避居城内，缩首不闻。其始也，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今者非绅亦劣，无土亦豪，逃无可逃，御无能罢，各保难民，屡与徐县长开会公恳，代表通请兵剿灭，乃徐县长临事敷衍，不肯负责。现在该党业已拥众万人，枪千余支，风声鹤唳，全县惶危。窃思革命宗旨，为国为民，值此训政时期，该党居然倡乱，殃民祸国，莫此为尤。李鹤鸣养患于前，今徐县长油手于后，哀哀民众，延颈待戮，民等无处呼吁，惶恐上告，如蒙矜惜、早饬援军，扫除口口，重睹天日，则民等不胜涕泗，待命之至，是以民建中、开英等除在县府呈报损失，暨省政府报告外，肃此公呈。

国民政府蒋主席勋鉴施行

谨呈

民国十八年七月 日 具

(五)

光山公民曾炼百等电陈

共匪围攻新集六昼夜恳立驰援

急

南京蒋主席钧鉴

河南光山新集为豫鄂咽喉，共匪围攻六昼夜，危在旦夕。恳立饬驻黄陂夏师长驰援，以救水火，并恳饬夏师长允驻该集，以清祸源。

光山公民 曾炼百 曾文渊

曾益斋 刘建甫

刘书甫 黄文叩

魏文东 泣叩东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六)

河南旅京同乡会及

商城灾民请愿团代表吴沆等呈及

呈为赤祸滔天，迫切万状，泣请剿贼兼施，以维党国而救民命事。窃以吾党主义不能离弃民众，而党治政府，尤不能对赤匪而姑息。乃豫鄂皖三省毗连之地，广约十余县之区，中国共产党惯于利用三省政府鞭长莫及之弱点，组织三省特区委员会，推选匪首周维炯等于去夏四月称兵倡乱，对小康之家肆行敲索，对国民党员摧残无忌。曾经旅京河南党员余中揖等联名详陈，蒙令豫鄂皖三省驻军会剿在案。惟当时奉令之鄂军夏师虽尽力痛剿。而皖军桂旅抵知劫夺耕牛，抢夺民财伪称战利品，以报大捷并有兵士若干携械从匪，遂致万恶之匪口口而逃，及会剿之师奉令派调，而匪人卷土重来。据名确报，当时之匪不过二百余人，以商城民团迎头痛击，绰有余裕。乃商城县长宋慎，畏惧不前，亦不利民团进剿，因循数月不谋治匪，全副精神专在物色女生强谋逼婚，致酿成罢课罢市风潮，养成如虎如狼之共匪。及匪势蔓延抵城十里，

危在旦夕，宋县长忽率城内民团远赴潢川，引匪入城，烧杀无忌，国民党员尤少幸免：而四乡良民多先避匪来城，不下数万，为时数月，衣食早窘，匪又入城，其凄凉惨状不堪设想。其他逃避四方者，皆老携幼，冒寒于冰天雪地之中。至于匪势所及之地，屋宇成坑，白骨横积。民有何辜，罹此浩劫，世亦多劫，孰甚于此。此而坐视不问，何以为国民政府。此而养之使大，何以为反共之中国国民党。且豫皖鄂毗连之地，实江淮险要之区，在三省虽为偏僻，在全国实处心腹，稍有疏忽，将来一方可以摇动武汉，一方可以扰乱安庆，更一方可以出信阳，纵横中原。彼去匪虽罪大恶极。而自视实为主义有组织之匪类，其手段又最容易迷惑多数青年，无知之农工，为祸之烈，不敢推测。为党为国易可忽视。吴沆等皆为国民党员，或服务首都，或避匪来此，皆为匪所欲得而甘心，而亦无家可归，并有父母兄弟妻子姊妹离故不能相见之恨。为国家为主义为道德为性命，皆有迫切不能一刻自妥之痛。谨联名泣血详陈惨状公怨，迟令节制之师，忠实之员，实行挞伐，彻底澄清。并恳请速拨国币账济久困饥寒、奄奄待毙之子遗。生死存亡，党国民命，均赖我。

国民政府恻隐之一动，沆等不胜环立泣恳之立。谨呈
国民政府主席蒋

河南旅京同乡会及商城灾民请愿团代表

吴 沆 余中楫
张达生 廖建国
陈—— ——等

一九三 年一月二十日

(七)

豫属之商城，于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后，时有黄安麻城易名之共党秘密往来，匿迹乐区之平顶山一带。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悍匪李老未遗枪数十支，为其所得，遂用力肇祸利器。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夏季，复劫夺商城和、乐两区民团枪械三十余支，毙团兵十余人，时县长李鹤漫不察，派人招抚，匿不上报。共因得以徐徐组织，扩枪至三百余支。是年初秋，商城县政府呈准十三师派第七十八团、补充团一团及麻、罗保卫团进剿，共军即西撤光山黄安间，该师北调后，共军随即返回，恢复地盘。商城共军返回后，适中原多事，豫当局不暇顾及共祸，县府亦以共军在南乡，不加重视，共军遂充容分布各区，进展至光山、固始、六安、霍山、英山等县。时新编独立旅旅长李永安驻军潢川，正拟到商剿共，而县长宋慎忽动升官发财之异想，迳率民团赴潢，欲缴李之枪支，冀得旅长头衔，不期被共侦知，翌日即乘机袭占县城，劫去民团枪械二百余支，损失财物无算，共军从此扩大，不可收拾矣，延至十九年（一九三 年），二月，李旅克复商城后，当局复改令新编二十五师接替。该师到商后，京沪各报迭载商城共军肃清，实则未入共区一步，缴得共枪一支也。迨该师调往鄂北，尚有七十五旅留守，而共首吴传颂之子，在该旅独立营部下为下级军官，与共密相往来，时而黄安，时而商城，送款运弹，不绝于途，旅长固不知焉。七月间大举南犯罗田之腾家堡，麻城之任家寨一带、经麻、罗、霍团防协同新二十军部队五连迎头痛击，随即西进，会合黄安共军，进至广水花园。

（摘自“铲共半月刊”十七，十八合期）

霍山报告西镇起义及红三十三师 解放霍山城情况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九三一年一月)

(一)

霍山西南六十余保，于上年十一月十九日曾被县党指委兼初中党义教员伍淑和暨共派分子徐育三、汪维裕、卫衍邠、刘仁辅、王胜策、周远大、胡昌槐、王胜楷、潘少岳、李光华、戚大怀、王祥锡、程葆贞等联络屡拿未获之帮匪黄本心、高大栋，勾引豫商丁家埠股匪号称共产红军突入西镇，围劫自卫团枪支，乘机集合，设苏维埃政府于燕子河学校，以刘仁辅为总司令，徐育三为总指挥，旋于各保成立赤卫队。军部据情已分电石、韩两主席及驻六陈旅长会剿，詎时值石部溃变，陈旅防范六东，专克西剿，韩师迄无兵到，……近复结连商境丁家埠匪众进窥霍城，而驻霍陈旅姚营忽于本月十七日悉数调六，人心更为慌乱，城防益见孤危。

(二)

十二日上午六时有红匪数千，快枪约六七百，围攻县城，激战约五小时，职于十二时率士兵三十七名由北门冲出，激战二十分钟，将北门匪众击退，即向西门方面进攻，不料城内预藏匪共即起暴动，先将西门守兵击毙数名，接应西门外土匪入城，双方巷战约十分钟。我由东门退出，只得暂退守六安。

(以上摘自南京历史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

(三)

霍山西镇绅董呈国民政府恳转令霍山县政府厉行清乡、清共文

呈：为内外勾结，匪势猖獗，沥陈惨痛，恳令安徽省政府，迅调六霍驻军暨邻县民团同往剿办，并恳转令霍山县政府，厉行清乡清共、招抚流离，限期呈报，以救民命由

呈：为内外勾结，匪势猖獗，沥陈惨痛，恳令安徽省政府，迅调六霍驻军暨邻县民团同往剿办，并恳转令霍山县政府，厉行清乡清共、招

抚流离，限期呈报，以救民命。缘豫边积匪与皖地匪徒结合，占据六安、霍山两县西南一带，迤延数百里，运用流痞，裹胁农工，好焚杀，惨无人道，组设苏维埃政府，延山沿淮，分途滋扰霍之西南受害独甚，业经霍山县政府暨工民吴乐观等，电请省府并由旅省工民代表何治湘等快邮电呈。钧府调军剿办，各在案迄无兵剿，亦无办法，嗣仅驻霍之独立旅一营开入西镇一次，未办一匪旋围困霍城，惟据省府谓县府快邮电复：匪已肃清，听之余不胜诧异。

兹将霍山西南乡里造成匪患之原因并人民受匪灾之惨状泣向：

钧府一缕阵之，窃查霍山山多田少，民情勤善耐劳，民风向称淳原，所谓富户除房产不动产外，未闻拥召现金累万者四，民国以来，膺县缺者不过数人，所谓打倒军阀官僚、土豪劣绅诸口号，均不适用于霍山，更无提倡阶级斗争之必要，概自去岁，霍山县党部之党员整理农协之各委多系清党时代漏网之鱼，自营充党委以后即以党部为护符，借农协为团体，专做下层共产工作，对于地方行政秩序安宁无往而不施以捣乱破坏之手腕，政府不能督察土绅噤寒蝉遂至共祸隐伏，暗长汗滋，酿成今日之大恐怖，此其原因也。反动分子既向有组合则利用时局变化起而发难，对外则以共产为唯一目的，对

内则焚杀以泄仇，劫掠以炮欲，刻下虽经第卅四次代表大会宣布无效，而彼辈野心未死，变本加厉，勾结豫南红军突入六霍，以求贯彻共产之主张，砍其旗帜，则曰红军。曰报仇泄恨、曰铲富救贫，其标准则曰拥护镇阳关的大暴动，曰铲尽小资产阶级，曰打倒不彻底的派党，曰穷人没有饭吃的都求加入本会，种种名词。显然共产突于十一月十九日由内地失学青年，亲带赤色分子之领导，假外匪红军名义，指挥内地流痞，并结合清洪诸会匪，将十区民团包围劫械，陈队长先觉被擒，并分途包围余刘王郑陈吴诸家。念二日八区团械被劫数枝枪，纪队长大蔚住宅被焚，并掳去王多惠等母子妻室多人。念二日九区民团失守，张刘两丁遇害，夏前团总槐清住宅被焚，长子被掳，由是长驱直入，沿门开册，节至节添，愈演愈剧，西镇南乡数十保竟陷于共匪势力范围之中，举凡稍有信用稍著资产者，无不惨遭浩劫，挖地窖、烧稻堆，瓜分财物，牵宰猪、牛，其生命房屋之焚，害于匪者尤指不胜屈惨莫忍言，此难民等于本月初旬抵省以前耳闻目见经受匪灾惨痛之情形也，后此灾情传闻益甚，难民踉跄奔避分窜英、罗、潜、太、武汉各地者，不一而足，约计连日来皖避者先后不下百余人，猷复接踵而求不绝于道，可知西南匪患确未肃清，而县府轻以粉饰太平之快邮代电呈报上峰致无营救是诚何心，难民等为党国前途计，为霍山前途计，为人民生命财产计，实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窃驻霍独旅到镇，豫商外匪已早出西镇范围，遁扫巢穴，未与交锋，本地内匪兵至则散伏而为民，兵去则啸聚而为匪，闻有未匪者怒不敢言，其从而为匪者放肯自首，民匪莫辨良莠奚分，长此因循伊于胡底，以故陷于匪者如鸟在樊无望解脱，予逃避者则死生无托，餐宿无门，此又难民等所受之惨痛日，惟痛心疾首，引领望救者也。然值此大局严重之秋，国军不能剧到，予商外匪尚待包抄。以局部言，霍山西南方面之内匪绝不可视为癣疥，非清不克，苟能迅调少数军队暨邻县民团分赴剿办，严令县府厉行清乡，庶匪无漏网，民得安居，否则国无营救之兵，民无抵抗之力，一经省县边防重地听匪纵横，十数万生灵遭匪荼毒，星火燎原，养痛必溃，即不为人民生命计，能不为党国计乎？情迫如焚，除由难民等直接呈恳安徽省政府设法救济外，理合缕以上匪患实情并清匪安民各缘由仰祈钧鉴：恳令省府迅调六霍驻军数连暨邻县民团同时分赴霍山西镇，南乡各地，堵防外匪，内窥镇慑内匪爆发，并令转给霍山县政府，恢复民团，整理牌甲，厉行清乡清共，招集流离，限期呈报，俾难民得以早归，秩序得以恢复，霍山幸甚，难民幸甚。伏乞

指示只遂谨呈

中央国民政府主席 蒋

安徽省霍山县西镇

南乡难民代表

孙树东 倪鉴盘 储成忠 程仁坦

何 适 黄守愚 何云净 郑芝成

熊文佩 郑世济 黎原镐 倪显德

何东明 何云济 熊定祥 孙业周

吴良楷 杜振华 余运睦 刘棣夫（押）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四）

安徽霍山何治明报告关于刘仁辅等在霍西组织苏维埃政府情形代电
快邮代电：

国民政府蒋主席勋鉴，霍山西南六十余保惨于上年十一月皓日被县党指委兼初中党义教员伍淑和既共派分子徐育三、汪维裕、卫行邠、刘仁辅、王胜策、周远大、胡昌槐、王胜楷、潘少岳、李光华、戚大怀、王样锡、程保祯等联络，拿未获之邦匪黄本心、高天陈，勾引豫商丁家埠股匪，号称共产红军突入西镇，围劫自卫枪枝乘机集合，设苏维埃政府于燕子河学校，以刘仁辅为总司令，徐育三为总指挥，旋于各保成立赤卫队，沿乡逼入，该党掳焚杀无恶不为，西南两区竟成陆海丰之惨状，江无两电迫叩钧座，迅派重兵驰剿，各在案嗣奉军部代电内开据情已分电石韩两主席及驻六陈旅长会剿矣，詎时值石部溃变、陈旅防范六东未克西剿，韩师迄无兵到，共匪肆毒日深，人民死亡枕芝，地方尽成焦土，遗黎请命若大旱之望云霓，该匪近复结连商境丁家埠匪众进窥霍城，而驻霍陈旅，姚营忽于本月寒日，悉数调六，人心更为慌乱，城防益见孤危，区长负一区之责，目击情形，镇民既受重灾，县民又危在旦夕，苟敢退避不言，遂奔省府位请设法救济，迄无指示，惶惊莫名，刻见霍民扶老携幼赴省避难者络绎不绝，皆云匪势浩大，霍城难保，且潜山享堂河、汤池一带之恶化分子受其联合，日贴标语，夜行抢劫、舒桐一路非得商团保护不克通行，现霍民已避无避处，逃无逃路也，查共匪荼毒六西及霍西南等区已阅两月，惨不忍言，县府、省府均束手无策，坐视全霍沦亡，区长职小权轻，何敢多渎，惟念吾霍数十万生灵，陷于水火，原属定数，但小丑蔓延贻党国之羞，是以不揣冒昧再行泣叩钧座，迅赐电令皖、豫、鄂三省驻兵督各县民团，克日会剿，以靖匪患至根本铲除，拟恳转咨中央党部会行省党部即将霍山党员从新登记，使共产党徒无所隐庇，庶可彻底肃清，并请迅令中央账务会随军散放急账，以救流指令只遵霍山县第四区区长何治明谨叩

中华民国十九年一月三十日由安庆同庆楼发

(五)

霍山县区域划分

自咸丰初，全县计十二团，分统九十四保，今因其制。

一、东乡为团一，凡七保，县治四隅附焉：东隅、西隅、南隅、北隅；三里岗保、马厂岗保、东石门保、罗厂畈保、梅子关保、花园畈保、山望河保。

二、南乡为团四，凡二十七保：

第二团，凡七保：柳林河、大冲口、草厂河、大兴湾、大化坪、上八块地、下八块地。

第三团，凡八保：管驾渡、扫帚河、留驾园、佛寺岭、宋家河、铁佛寺、堆谷山、东流河。

第四团，凡四保：黄叶坪、太阳保、杨家河、包家河。

第五团，凡八保：黄尾河、石盆保、白果树、头陀河、黄杨店、虎形地、河口寺、上清保。

三、西乡为团六，凡五十三保：

第六团，凡十一保：俞家畈、项家桥、戴家河、黄家畈、黑石渡、李家畈、梁家滩、新店、黄溪涧、三道河、田家山。

第七团，凡十二保：诸佛庵、西石门、仙人冲、小干涧、桃源河、何思

店、瓦背冲，沿河涧、双树冲、黄石冲、水磨滩、第三冲。

第八团，凡八保：太子庙、良善铺、新铺沟、千笠寺、黄鹂畈、歇马台、顺田涧、漫水河。

第九团，凡七保：回头岭、上土市、大化坪、黄栗杪、太平畈、何家坊、深沟铺。

第十团，凡十保：永佛寺、闻家店河东、闻家店河西、十八道、匡家畈、彩霞岭、长山冲、界岭畈、马家畈、响山寺。

第十一团，凡五保：渔父潭、桐桃源、黄氏河、千罗前畈、千罗后畈。

第十二团，凡七保：高桥湾、康济桥，宜杨湾、小七畈、下符桥、舒家庙、匡黄冲。

（抄自清光绪三十一年《霍山县志》卷一）

新编第五旅作战报告

（一九三一年五月）

一、新编第五旅潘善斋部第三团自霍山报告云：共匪于五月二十日晚，由六安退至土地岭以备固守。因正面仰攻不易，即令第三营绕道良善铺攻匪后面，但该山四围男女均属匪化，处处游击，经我军第三营赵营长猛力进攻，于二十一日占领土地岭。该匪即向歇马台溃窜，后据磨磬岭恃险而守。我第三团复向霍山南路拟抄击匪后，以期一鼓荡平。忽接报告，谓流波磬失陷，麻埠吃紧，该团兵力不敷分配，即另调部队以备增防。而前到新兵两营、经派剿六安东乡股匪，据报六月一日晨在恩古潭一带，与匪激战，匪窜向春合境内。唯东路匪情日急，势甚猖獗，即派潘团副、丁营长率领第三团第三营及第四团第二营，携迫炮一门，会同六安朱县长，率带民团分途出发，向东兜剿，行抵上行地方，得报民团一部，在桩树岗被匪包围，即令所部，于六月一日拂晓向该匪进攻，匪约千余，据险固守，经我军奋力猛攻，始溃至太平集，仍复顽抗，并拟抄我军后路，幸经丁首长率兵两连，绕道至匪之后方，猛力堵击，匪始向三觉寺逃窜，总计剿击东西股匪，血战数日毙匪甚多，俘匪数十人，我军亦阵亡排长孙泽臣一员，士兵八名，负伤士兵十三名云。

五月二十八日拂晓，共匪乘我军计划西剿，权匪”之际，忽向流波磬反攻甚急，该地民团团团长杨松山与匪激战，因寡不敌众，对于后方联络等，被匪共抄断焉。

第二十军“清剿”计划（摘要）

（一九三 年六月）

第一、总纲

（一）（略）

（二）本军遵照政府命令……拟用七团（除派遣襄河方面之一团）兵力，分布属区各要，尽力兜剿……并督饬地方行政官吏协助绥靖……

（三）……特将区属各县分为左列各分区，分头清剿。

第一分区：广济、黄梅、圻春

第二分区：罗田、麻城、黄安及黄陂西北部一带。

第三分区：黄冈、圻水、鄂城、大冶一带。

特别区：仙桃镇、汉川一带。兼管应城、京山、天门一带。

（四）（五）（略）

（六）用兵计划

1. 军队区分：

甲、第一分区所配之部队：

指挥官第一混成旅长王靖澄。

步兵第一团（附谍查队一）

步兵第二团（附谍查队一）

机关枪一排、无线电信队一、电话队一、宣传队一、输送队一、卫生队

一。

乙、第二分区所配之部队：

指挥官第三混成旅长肖毅肃。

步兵第四团（附谍查队一）

步兵第五团（附谍查队一）

独立旅之第一团（附谍查队一）

机关枪一排、电话队一、宣传队一、输送队一、卫生队一。

丙、第三分区所配之部队：

指挥官军长自兼。

第二混成旅（欠第四团）（团附谍查队一）

独立旅（欠第一团）（附谍查队一）

工兵营、特务连、机关枪连（欠六挺，原系四排制）、电话队一、无线电信队一、宣传队一、输送队一、军医院一。

丁、特别区所配之部队：（略）

2. 给予各分区部队之任务：

甲、第一分区分三步肃清匪共。第一步黄梅、广济、圻春各县城以南一带之地境；第二步推进以北之地境；第三步协同皖赣两省剿匪部队肃清皖赣鄂边境一带之匪共。

乙、第二分区分三步肃清匪共，第一步麻城西北境，黄安县南境，罗田全境，黄陂之西北部；第二步各县全境肃清；第三步联合豫南剿匪军肃清鄂豫边境之匪徒。

丙、第三分区分两步肃清匪共，第一步澄清黄冈、圻水、鄂城一带之境

地，第二步肃清大冶全境。

丁、特别区（略）

3.各分区现在兵力配备：

甲、第一分区：第二团团部同一团二营及所属之二营七、八两连住武穴，余分配大金铺、龙坪、胡世柏、田家镇一带。

乙、第二分区：第四团以一小部镇麻城，主力向县之西北谢店、料棚、顺河集一带推进。第五团以小部住黄安城，主力分住七里坪、桃花区一带，独立旅之一团分驻宋埠、八里湾一带。

丙、第三分区；第三团一营住仓子埠、李家集一带，二营在圻水、圻春一带，第三营、工兵营、机枪排留黄冈。独立旅之第二团在鄂城、大冶一带。

丁、特别区（略）

第二十五师与红一军在四姑墩 作战经过报告 (一九三 年八月)

共匪自小河溪受挫后，纷向夏店一带溃窜，当令二十五师戴民权部留守小河溪，以便指挥周吴两团，戴师长即令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各团向夏店追击，并以戴团长鸣福为临时前敌总指挥。

二十一日拂晓到达后，据探报，该匪啸聚各地红军赤卫队不下两万余人，正在夏店东北十余里之四姑墩集合。

二十二日拂晓驰往四姑墩猛力进攻，自午前八时接触，激战至下午二时，毙匪五六百，俘二百余人，获枪二百余支，该匪相率溃退，经我军追击十余里，突有阎子兰率豫南红军万余人，蜂向我后路包抄，而四姑墩之匪复乘势反攻，致将我军困入核心，凶顽异常，幸我官兵临难不惧，奋勇冲锋，该匪伤亡枕籍，稍解重围。我一四八团脱险后，退入四姑墩附近之岳寨间，该匪卷地重来，围攻益坚，四顾十里以内，尽城妖氛，我一四八团拼死力争，迄未得脱，当经一四七团戴团长督同吴、郭、阎三营长，率队六连之众，飞速往援，冲锋三次，吴、郭两营长身负重伤，戴团长气不稍馁，复率同阎营长破围深入，不幸戴团长饮弹身亡，阎营长亦身受重伤，援救之意，遂终未得达。同时，一四六团团长沙谭青云率部自右翼冲入，袒衣肉搏，白刃相接，往返十余次，激战六小时，是时夜深，匪势稍衰，加以该匪伤亡遍野，纷纷救护，我一四六团趁机冲进，协同一四八团合力猛攻，该匪力竭不支，溃逃十余里，我军未及穷追，暂回夏店集合。是役我军稍有损失，该匪前后伤亡不下五六百人，夺获长短枪数百支，俘匪就地枪决，而匪胆以寒。

信阳县志载红一军袭击 信阳城关车站的情况 (一九三 年九月)

民国十九年夏秋间，共产党蟠踞鄂北广水、花园各车站左近。赖有戴民权师驻武胜关以南防堵，从未越豫境一步。九月十九日，共匪大部由九里关入豫境。以当谷山、新街为根据地。该地冈峦重叠，形势险峻，夙有共党潜伏，宣传共产主义。居民强半同化，易于勾结，屡欲乘机响应，以肖县长认真缉办，及地方民团监视，故暂未发动。此次共匪大股夺关深入，内外联合，无法抵御。

二十日，由当谷山分三股各五百余人，西至柳林、李家寨、南张店三车站，掘毁铁道各里许，砍断电杆各十余根，捣毁电话机、票房器具。经夜折回当谷老巢。

二十一日，由当谷全队出发，经杜家畷，左家店，马蹄店，两河口各集。整日滋扰不进。至夜半，分四路向北飞驰。拂晓直扑信阳县城关车站，袭入票房、站台，进攻大马路区各街巷。时信阳住防四十八师补充团。团长依介卿，先日已有准备。闭城应战，数次皆被官兵击却。战至将午，铁甲车由北开到轰击。匪不支、遂退去。

当匪未至前数日，城关内外及各集市皆有共匪密探，扮作僧道工贩各色人等，到处游行侦查军民情形。而平时潜伏及临时混入之党徒计已数百人，分播共党标语、传单，充满街巷，战时将群起内应。依团于城内外，立布戒严，断绝交通。令居民皆闭门勿许出，违禁者枪毙无论。因此，匪徒不能集合，逆谋遂止。

该匪败退后，迟据中山铺，辛嘉店一带。其别股于是日脯后，袭陷五里店……。二十四日，与辛嘉店匪合股北犯黄家院，攻破洋河寨。窜胡褚店、陡沟、东破光山、罗山、商城，益猖獗不可制矣。

(摘自《信阳县志》)

蒋冯阎军阀混战时第十三师调防情况

(一九三一年十月)

壹战斗前一般之形势

甲 阎冯叛变

阎逆锡山于四月发出十、十一日各通电，阳假礼让之名，阴行破坏之实，暗使冯逆玉祥密回甘陕，共图背叛党国，反抗中央，一面各令其所部，并勾结孙殿英、樊钟秀、任应岐等匪军，分由津浦陇海平汉各路及荆紫关、白河等处大举南犯，企图进窥济南徐蚌以及襄苑、武汉，一面利用改组派桂系及一切反动分子、北洋余孽，组织伪党部伪政府于北平，以反抗中央，颠覆国民政府。

乙师当时之位置

中央为巩固党国基础，维持和平统一起见，即下令动员以第一军团总指挥韩复榘担任津浦路指挥，集结兵力于济泰；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担任陇海路指挥，集结兵力于徐蚌；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濬担任平汉路指挥，集结兵力于漯河、武汉，准备大举讨伐。

师奉令归第三军团何总指挥指挥，当时位置如下：

1. 三十七旅驻武汉警备，以一团在监利，以一团在麻城，分任剿匪。
2. 三十八旅在宋埠、武穴剿匪，以一团任汉阳警备。
3. 补充第一团在黄安剿匪，补充第二团在黄州训练。
4. 师部及直属部队在武汉

贰集中及护路

甲集中情形

奉行营何主任三月十七日电调二十军郭部集中鄂东接替十三师防务，郭部到后，集中广水武胜关等因。遵即转令所部密为准备。旋又奉行营命令着十三师派一旅兵力集中信阳待命等因，遵即令三十七旅（欠七十八团）附工兵营骑兵一排通讯队一部于四月十四日集中信阳完毕。

（一）师遵照十七日令于四月二十二日在汉口给各部队集中命令之要旨于下：

- 一、第三十七旅（欠七十八团）及工兵营已集中信阳
第七十五团担任汉阳、七十七团担任汉口警备勤务
- 二、鄂东各部队应俟二十军接防部队到达将黄、麻防务妥善交替后，即按如下之规定开动
 1. 第三十八旅（欠七十五、七十七团）由驻地出发经仓子埠至阳逻乘轮集中汉口
 2. 第七十八团由现地经黄肢至横店转车开赴信阳归还三十七旅建制
 3. 第一补充团由现地出发经河口镇、毛家集、郎庙畈集中广水
 4. 第二补充团由黄州乘轮转车集中孝感

（二）是时第二十军郭部尚未到达鄂东，我各部队不能即时开拔，惟七十七团将武穴防务交由郭部接替后，于四月二十一日接替汉口警备勤务，第二补充团于二十七日集中孝感完毕。

(中略)

拾陆会师郑州

甲 逆军总退却时全般形势(略)

乙 再向白沙郑州方面挺进(一至四略)

(五) 当日接得各方情报

我陇海路军于三日占领开封，第八师本日占领中牟向白沙追击，七纵队已经黄湾向中牟白沙前进，在当面张庄街升吉里之吉鸿昌部、假家之张印相部均服从中央，通电就任新职，逆敌在陇海、平汉大部悉已狼狈渡河北窜，其在新郑郑州之一部已被我军包围，正迫令缴械中。

拾柒复员

六日奉总司令五未电：逆军北窜，军事行将结束，兹预定十月八日开始运十三师由许昌旋汉口休养整顿。除电平汉路输送司令部备车，特电知照等因

师遵照下达行复员令，规定各部队待车及驻地如次

一、三十七旅即由现驻地出发经长葛至许昌车站附近待车，赴汉开驻武昌整顿补充

二、三十八旅即由现驻地出发，在三十七旅后，至许昌北门外袁庄附近待车，赴汉开驻汉阳整顿补充

三、师部、党部、特务营、通信队、无线电工兵营、补充团、兵站部(行军序列同)于明(七)日上午七时由现驻地出发经长葛至许昌城待车，进驻汉口整顿补充

四、野炮营在工兵营后行进到达许昌归还建制

附属各旅之骑炮兵到达许昌后即归还建制

五、各部列车输送次序表另发

六、师部现在石桥马

(略)

· 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第一次“围剿” ·

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围剿”计划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

总部于十一月五日决定肃清豫皖鄂边区匪共之计划如下：

一、第三十师吉鸿昌部由淮阳经项城至潢川，一部至商城，新二十五师戴民权部由潢川经孙铁铺至罗山，各限十一月九日到达集中地，十五日开始协剿光、罗匪共。

二、第三十一师张印相部，由周口径息县、光山至黄安宋埠，限十一月十二日到达集中地，接二十六师防务，十五日开始包剿麻、黄匪共。

三、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在黄、麻之一部，遗防由三十一师接替后，限十一月十四日到达薪水蕲春附近，接十三师之防，十八日开始进剿黄梅、广济匪共。

四、四十六师一部、由阜阳、六安、太湖，限十一月十日前到达宿松，即在皖边防堵黄梅窜匪。

五、新五旅潘善斋部，在英山原地，十一月十五日进至罗田与黄、麻张师、广济郭师协同扼要防堵各匪东窜。

七日总指挥陈调元电称，豫鄂皖剿匪计划，皖省四十六师一部，经阜阳、六安、太湖在皖边防堵黄梅窜匪，遵令改派五十七师飭驻防潜、太之王旅担任等语。

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围剿”步骤

(一九三一年四月)

(前略)

卯、绥靖匪患

(二) 豫鄂皖边区之绥靖：豫之光、潢、商、固，鄂之黄，麻、两圻，皖之六、霍、英、太、宿素为多匪之区，而许继慎蔡晨熙等部盘踞于七里坪、金家寨、新集、四姑墩等处，上年十一月间特任李鸣钟为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以二十二路吉鸿昌部及夏斗寅范熙绩、葛龙云各部令归该督办指挥，负责清剿，十二月间各部均向其指定地区集中完毕，分别按照计划进剿，其计划大旨：第二十二路等部第一期肃清商南及三河间以西地区，第二期肃清金家寨及隘门关等处以西地区，第三期则以匪巢为目的，跟踪穷追，不使有休避之暇，以上均为追剿计划。一面复于罗山、固始、郭陆滩、南岳庙、霍山、大固店、漫水河、腾家堡、檀树店等处配置相当队伍，分别堵剿。自是剿办月余，斩获甚多，惟匪区辽阔，地势山陵险恶，加之大雪连绵，我军不易进逼，本年三月匪之一军及十五军联合就地土匪欲犯信阳，其堵剿部队除原有者外，更增派数师，亦归李督办指挥，限四月底肃清，一面派蒋坚忍为该边区宣传处长，实地宣传本党党义，唤醒民众，务期根本肃清，使人民早获安枕之庆。

关于红一军进攻姚家集、黄安的综合战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日)

豫南匪共经吉、戴、袁各部压迫，多股均已窜入鄂境，每股啸聚匪徒动辄数万人，枪支亦各约四万支，七八千支不等，乘军队调防未毕之际，初则围攻黄陂北乡之姚家集，经夏斗寅部七十五团激战一昼夜，伤亡匪众千六百余人，匪始退据河口镇、蔡店附近山林中，思图再逞。匪复围攻黄安城，二十六师林、袁两团告急，该师在宋埠附近之部队，前往增援，亦遭不利，退至永佳河。第十三师部之芦旅，十三日驰赴宋埠，闻报星夜抽调麻城之一团，及广水之七十六团赴永佳河增援。

汉口警备司令夏斗寅电称；遵武汉行营命令，第七十五团将黄陂北乡防务交由四十八师补充团接替，亦调永佳河合力向黄安进剿，唯匪共每集合大股或乘机包围或突击一点，各兵力不厚，或分防较远，即被乘机，至所部补二团分防麻城，七十七团担任武汉警备，三十七旅自将广济、黄梅股匪击溃后，仍在各该县驰剿残匪，兵力分散，指挥策应均感不便，而黄、麻、罗一带之大股匪共，非两师兵力堵击，不易扑灭，且麻城兵力仅一团，罗田空虚，尤恐匪共乘隙审扰，拟请另派教三师两团接替武穴、黄梅、广济一带防务，将三十七旅调至黄、麻，并请加派一师兵力以便合力痛剿等语。

总部二十六日电云，已令李督办、饬张印相师速开鄂边协剿矣。

第二十六师混成二旅在新洲被歼经过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十一月三十日第二十六师郭部，第二混成旅副旅长王莱山，遵武汉行营令，将宋埠防务交替后，由宋埠率部开回黄州，是晚袁团宿营距新洲十五里之三店街，旅部同林团及朱团之廖营特务营宿营新洲城内，时至半夜，突来红军，人枪四千余，向新洲猛攻，同时城厢内外各处，亦发现便衣手枪匪队四处冲击，是夜适降大雪，官兵不知匪从何来，彻夜混战，延至天明，因众寡悬殊，我军伤亡甚大，子弹亦消耗殆尽，乃退守团风，而宿营三店街之袁团亦令绕道退回，事后详查，始悉该匪由黄安属王家岗，铁匠岗经潘家塘以半日工夫奔驰八、九十里，由我麻城属之中馆驿与宋埠夏军防线中之间隙而来，该匪计划原欲由新洲袭击宋埠后背，不期而与该旅回防部队相遇，因围剿黄安时，该匪曾被林袁两团痛击，受创甚巨，故乘机袭击以图一逞。

武汉行营即令徐军五团，由团风、阳逻、宋埠与二十六师由黄岗派出一部，分道会剿，袭击新洲之匪，十二月三日闻风窜至马鞍山、杨义坳一带。

第四十四、四十八师“进剿” 黄安、黄陂地区经过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

十二月七日拂晓，肖之楚师王××团及陈旅于兆龙团由金山店、杜家凉亭向大金山进剿，是日王旅张池团，沿倒河东岸搜剿，沿途赤卫队均经驱逐，进至栗林店附近，登湍河之西岸搜剿，在小金山附近，突遇红军约两千余人，激战数小时，该匪退至大金山东南地区，与巩团激战，于团亦进至杜家凉亭附近，协同巩团夹击该匪，并集中迫击炮轰击大金山之匪共，战约两小时，毙匪甚众，该匪即经杨二港、陈家河向东北溃窜，我军即乘势追击，相继进占鹰爪山、羊货山等处；同时张团追击栗林店沿河东岸，予以堵击。

八日于团仍向高桥河搜剿前进，是日二八七团占领邮店，二八四团克渡永佳河与师部取得联络，协同痛剿，匪共狼狈北窜，肖师先头部队进入桃花集。

九日徐源泉率队继续向黄安进剿，韩昌峻旅正与叶方河、彭家湾一带之匪激战，而四十四师肖之楚部王旅正逼黄安县城，城内之匪约三千余人，激战三小时，适肖师陈旅之巩团亦赶到城西，予以侧击，匪势不支，弃城向西北窜去，该师遂于是日午刻完全占领黄安县城，当场击毙匪军指挥官王昌、伪大队长金国外及匪徒数百人，夺获杂枪大刀无算，并救出肉票五百余人，又四十四师亦将柿子店、大成潭、姚家集一带之匪次第肃清，以一部进剿河口一带，会剿高桥之匪，因该处为共匪老巢，以王旅之巩团向高桥协剿。

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边区“会剿”经过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九三一年三月)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鄂豫边发现红军约万余人，山炮数门，迫炮六挺，机枪十余架，于十六日西刻，陷皖边麻埠，并分窜皖境独山叶集一带，我驻皖防军陈旅长在苏家埠防堵之，并亲率精锐前往驰击，城防改由周团长固守。盖叶集距六安、霍邱不过百余里，独山镇距六安、霍山仅数十里，安徽主席陈调元当饬第四十六师全部向六安、霍山之敌进攻，霍邱阜阳方向防务，则电请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派附近友军协助，总司令部接电后，即分饬河南督办李鸣钟及驻蚌埠第四十五师师长卫立煌速派队增援焉。

十八日第四十六师李代师长据陈旅长报称，连日窜来红军，确有两万以上，步枪万余枝，机枪迫炮各十余门，手提式尤多，实力雄厚，纪律整肃，不似在皖西时之散漫薄弱，且于十八日晨以大部围攻苏家埠韩摆渡等处，企图据六安、霍山间之青山镇，以断六、霍交通，故战争甚为激烈，我周围伤亡极众，柏团被击两营，致六安防兵，异常单薄，虽令周围撤至樊通桥附近，合力固守六安，陈团固守霍山，惟彼众我寡，加之我军防地辽阔，备多力分，故电卫师长立煌速以全部向寿县正阳急进，掩护第四十六师右翼，施中诚旅全部由防地经舒城向合肥、六安急进增援，至阜阳霍邱一带防务，亦关重要，希派韩师驰往填防，庶可互相应援也。

十八日十一时，红军窜至六安城东，将电线破坏，有东窜之势，合肥城周围四十里，驻军有五连，如敌果东窜，不惟无兵往剿，即守城亦不敷分配，万一合肥有失，则皖中全局动摇矣，故皖主席陈调元饬驻芜湖部队乘轮往巢县，并用汽车输送至合肥以便进剿。

红军自十八日将六安城三面包围后，十九日亥刻即行攻城，用绳梯等由西南两面扒城，经我军猛烈击退，毙敌甚众，拂晓我军选奋勇队数百名由南门冲出，向该军猛攻，毙彼数百名，彼师长徐百川亦经受伤而去，其势不支，纷向后退，我军当即占领南门外高地，嗣因红军援兵骤至，将我奋勇队三面包围，遂令该队撤退城内，是役官兵伤亡三十余员名，至十九、二十两日夜，彼仍攻城，均经我军击退，该敌因伤亡过众，于二十一日晨向西南撤退，柏团两营出南门跟追，敌一部退至戚家桥及莲花庵一带，大部则向苏家埠青山镇一带窜去，我军即进占樊通桥。

朱团于是日午刻到达霍山附近时，正值红军第一师约四千余人围攻霍城，该团即以全力进剿，合同守霍山之陈团出城袭击，激战四小时，毙敌二百余人，遂向城南之南阴山、土地堂、月魂塔一带窜去，是役我军亦死伤连排长各一员，士兵数十名。

十二月二十一日午，赤共自攻陷金家寨后，所有该寨民团枪约千余枝，盒子三百余枝，全数毙虏，又前六安县长收编土匪之民团金广义部两千余人，因而摇动，在六安东北三觉寺、桥头集、三十里铺等处盘据加入红军，人数约有三万，枪万余枝，声势益形浩大，我四十六师李代师长除督率各部力求集结，努力剿办外，并请卫师长由正阳向六安前进会剿焉。

十二月三十日陈旅柏团在西香火岭东与敌接触，敌约六七千人向该团猛烈射击，由两翼包抄，如涌潮而来，同时后方各村枪声亦起。风声鹤唳，遍地皆敌，该团肉搏其间，死伤殆尽，当是时柏团长持枪督队，不令后退，杨营长新山旋亦阵亡，胡营长恩承被俘，柏团长宁营长不明下落，余士兵逃回

不满二百余名，枪弹约半数被劫，官长回者殊甚寥寥，惟据杨团长在六安之报告，魏杨两营长则破围冲出。缘此次失败。因六安霍邱一带，旧为共产党巢穴，人民久被赤化，其便衣红军又复匿居各村，致外间不易辨识，我军在前方与接触，后方赤共即突然以起，防剿两难，遂使敌势坐大，此为一大原因也；原定计划，由吉鸿昌部派一旅进驻金家寨，戴民权师派一旅向叶家集，卫立煌师派一旅向霍邱，现除只卫立煌师派一团到霍邱外，余均未遵令前来，此又一原因也；有此二因，以成今日之失败。

二十年一月一日，宋司令世科令第一团彭团长率部向叶家集进剿，至孙家岗时，遇红军步哨之一小部，当被我第一团包围、击毙数十名，夺获快枪十二枝，杂枪十七枝，据叶家集之红军遂闻风逃往金家寨，我一团即进驻叶家集，宋司令率第二团一部驻卢李庙防剿，霍邱境内赤共，始告肃清。

第四十六师师长兼总指挥官范熙绩，于一月一日由安徽省垣赴六霍，督饬所部进剿，并考查实情，旋以敌众猖獗，四十六师兵单力薄，致迭受挫败，即电总司令部转令新编二十五师师长戴民权全部移六霍会剿。

又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亦电总司令部，谓范师之进剿麻埠，因友军未至而受挫折，故退守霍山、六安从事整理，且所有友军如四十五师之丁旅，则实力极薄，新二十五师赴叶家集者则仅一旅。分散驻防，一时又难开到，故请增援，以增实力，总司令部据报后，即分电各将领改定计划如左。

汉口行营何主任，信阳豫鄂皖边区绥靖李督办，安庆预备军团陈总指挥，六安第四十六师范师长，潢川第三十师吉师长，英山新五旅潘旅长，固始第二十五师戴师长，蚌埠第四十五师卫师长勋鉴：兹改定会剿六安、霍山红军计划如下，仰各遵照办理。

一、红军大部在麻埠，一部在六安、霍山间之东西香火岭，有窜叶家集及切断六、霍交通之势。

二、为剿灭红军，统一指挥计，所有担任剿办部队在实施会剿期间，改归李督办鸣钟指挥。

三、剿共部队之部署及连络。

（一）第四十六师范熙绩部之陈旅两旅，在六安、霍山准备出击，刘旅向流波碾击溃红军后，即转向麻埠左与潘善斋旅连络。

（二）第三十师吉鸿昌部之彭旅速占领金家寨，即协同范师向六、霍红军围剿，右与潘善斋旅连络。

（三）新五旅潘善斋部经滕家堡多云司前进。右与范师之刘旅连络，向麻埠进剿。

（四）新二十五师戴民权全部以一部左与宋世科支队连络，肃清叶家集附近红军，一部经洪集向六霍红军会剿，右与吉师连络。

（五）第四十五师之第三支队宋世科部以一团会同戴师肃清叶集红军后，即合孙家岗之第二团速向六安红军攻击前进。

四、剿办实施时所有担任攻剿部队务须互相确实连络，相机合围。

五、统限于一月十五日以前，到达会剿位置为要。

驻蚌埠第四十五师师长卫立煌自奉总司令部命令及会剿六安红军计划书后，即派第三支队宋司令世科前往与戴民权师连络，戴师即向项城沈邱开动，同时并接宋司令电告，此次六、霍赤共猖獗情形，完全由六安驻军计划不周，防剿不力，以致两次失利，约全损失三团之众，所有步炮机枪，完全为敌夺去，被缴械遣回士兵三千余人，沿途窜扰，秩序大乱，六安自卫团杨松山等

亦损失殆尽云。今六安极危险，合肥城内又空虚，寿县上殿寺瓦城一带，亦发现赤共，千百成群，公然开会，倘六安不保，合、寿两邑，亦恐同受影响，六、霍又向为赤共渊藪，地则毗连鄂豫境界，自经两次失利，深恐蔓延贻祸，为剿灭计，惟有严饬陈部加派兵力，负责督剿，一面再由宋司令按照计划协剿，总司令部得报后，仍电饬四十五师卫师长迅伤宋部向叶家集方面夹击云。

据三十师师长吉鸿昌报告，黄安附近有敌出没，宋埠尚被敌盘踞，袁英河一带亦有赤共盘踞，一月七日，我张师李旅前往剿办，激战约三小时，彼势不支，分窜长与店游仙各地，是役计毙敌百余名，我兵亦伤数十名，白石岸于八日晨又窜来红军约三千余，由张师徐旅前往剿办，惟距商城六十里之叶家湾地方窜来赤共，则电饬邢副旅长就近防堵焉。

一月十四日，红军三万余人，由麻埠进犯商城，由吉总指挥部彭国桢旅在四顾墩与彼激战，该旅任团损失甚巨，遂退回商城，红军分两股进犯，一攻商城，一向和风桥前进，并希图扰潢川。我李督办鸣钟即令吉总指挥官先将潢、罗等处部队集合星夜应援，并令葛云龙抽编一混成支队进至罗山，以资策应焉。总司令部闻讯后，亦电开封刘主任峙，汉口何主任成濬知照葛云龙部归李督办指挥，并协助吉指挥官担任后方堵截焉。

豫鄂皖边区督办李鸣钟因吉鸿昌部彭旅占领金家寨后，该部已深入皖境，而张印相部又远驻黄安宋埠各处，罗山、固始、潢川、商城一带防务空虚，赤共则到处窜扰，出没无常，遂电请蒋总司令将葛云龙师调驻罗山五里店一带，俾便腾出吉鸿昌师一部进剿皖边赤共，蒋总司令接电后即转饬照办。

红军两万余人，由麻埠西犯，在商境四顾墩、有司集一带，与我彭旅激战，该敌一部向固始新砦前进，由戴师迎击，一部有窜图固始模样，由戴师负全责堵剿，并另派一部袭击敌之侧面，以免窜据固境，当派七十四旅开赴郭陆滩、瓦庙集一带防堵焉。

一月二十日，彭国桢旅由金家寨突围后，甫抵商城，敌以两万之众，跟踪进犯，彭旅长即率领所部反攻，在四顾墩与彼相遇，血战两昼夜，毙敌无算，我军亦伤亡士兵三百余名，营长受伤二员，失踪一员，正在对峙中，适彭振衰旅赶至，即与彭国桢旅会剿，红军被我生力军痛击，有南窜之势，经李督办电蒋总司令令六安第二十六军范军长熙绩转饬刘旅速将流波、麻埠之匪肃清后，即连合潘旅向金家寨、丁家埠、南溪集之线严密警戒，以备夹击，至该军驻六霍部队向金家寨方面警戒，务使红军不能东窜焉。

红军第四军，约三万余人，械弹充足，枪炮齐全，由商城南窜麻城，于一月二十六日午围攻麻城北麻角楼之驻军，我新第十二师副师长朱怀冰陆续调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六及补充第一各团前往增援，在骑龙铺以北地区激战，自二十六日达二十八日，战斗达三昼夜，我军死亡官兵约在五百余名，敌虽死亡枕籍，而顽强抗拒，势不少减，竟被占龙潭山豹子山一带，又占下租功山、胡家墩、郑铺滨一带，并希图截断我各部连络，及麻城、宋埠间之交通，朱副师长则激励士兵，与敌作殊死战，幸能相持其间。

二月一日拂晓，我补充第一团由骑龙铺向严家大湾潜江会剿，第七十四团由杨坳北端向螺壳山猛攻，第七十六团撤至长岭岗向螺壳山之东侧进攻，毙敌甚多，第七十四团并获步枪五枝，敌向龙潭山、豹子山、大周凹一带溃退，第七十四团于二十七日卯刻到磨角楼与段营连络，段营苦力支持，与敌战一昼夜，段营长及营副江楚清、第一连长黄介超均受重伤，其余官兵死伤三十余名，损失枪枝无算，第七十四团死伤官兵三十九名，第十一连连长右

肩折断，顿成残废，龙潭山壳子山以北均为彼所盘踞，数共两万以上，并于是日晨间在汤宰河亦发现红军千余，禁功山同时亦发现敌踪，并有东窜模样，我朱副师长怀冰遂令段营集结七里桥，又令补充一团一营集结普安堂西十里凉亭，令第七十五团之一营集中馆驿之参湾河为堵截工作，以七十三团集骑龙铺，补充一团之两营集扒背店，与长岭岗之七十六团、磨角楼之七十四团为追击工作，以万旅卢旅任前方指挥侦查工作，复请令潘善斋旅开罗田协剿，令葛云龙师开拨应援焉。

商城南枫香树一带红军，经彭国桢旅击退，二月十日寅刻即占领枫香树，彼向打船店方向窜逃，我第二团将外家湾余家集红军击退后，即向杨家凹方向前进，光山徐华荣旅将泼皮河毕家店赤共击退后，即跟迹追剿至八里畈，彼向新集方向逃窜，潢川彭振山旅抵高大营绕营坊预备策应，不料吉鸿昌师因奉令由光山新集开至指定地点时，敌即乘虚猛攻新集，即陷敌手。敌势由是猖獗，吉师又均已开动，若再撤回光山，势所不能，故绥靖主任李鸣钟电请蒋总司令转饬张印相师立派大部集中泼皮河晏家河一带，以便截击云。

红军两万有余，于三月一日窜至距湖北属广水三十里之二郎畈，二日窜至平汉路信阳县之李家寨，我新十二师因势不支，由柳林退信阳属二十里之东双河，该师侯旅长因以失踪，信阳驻军仅有第六师十八团一团，三十二师约一团之众，总司令部据报后，即令汉口行营主任何成濬转饬信阳广水附近驻军速予扑灭。

三月五日清晨，红军约万余人，分两路同时再袭柳林、李家寨，袁师因众寡不敌，遂向西溃散，第十二师在连河口之三十四团即与红军接触，战斗甚烈，并将三十六团开往增援，柳林以东龙凤堆、李家口、涩港店、兴隆店、潘新店、呼堂畈一带亦发现红军甚多，我袁师经二次损失，可使用之兵力不足一团，遂退落于明港，张印相之一团封信阳，惟与袁师已失联络。盖此次红军于四日所以撤退柳林之故，全系诱我军深入之计。绥靖主任刘峙对于此次再犯之红军，作防剿之命令如左。

一、第六师迅集中主力于信阳附近，选择阵地，构筑坚固工事，相机进剿。

二、骑兵第一师迅速向南推进，与第六师切取联络。

三、新十二师应指令地点集结顿整，或负信阳以北一部分护路任务。

四、张钫部抽调精锐一旅兼程开赴信阳附近，为第三区剿匪预备队，受赵主任之指挥。

五、张印相之一团暂归赵主任指挥。

六、刘主任另电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濬、河南李督办鸣钟、吉总指挥鸿昌迅派部队夹击。

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自奉令进剿，即于三月四日率特务连、炮营由孝感出发，五日由小河溪督同张旅长万信，王旅长俊杰，率三、四、六各团进剿，并通知附近各友军协助，六、七两日，连克阳平口、马孔岭、汪洋店、二郎畈等处，八日，进至双桥镇。是晚，红军来袭二次，均被击退，九日拂晓，敌三万余人，四面围攻我军，势甚凶猛，官兵奋勇激战，至正午十二时，我军势孤弹尽，即飞调小河溪部队，惟敌势愈聚愈众，援军又不即至，遂至张旅长万信失血晕倒，王旅长俊杰、李团长朗生、王团长兆端、郑团长军均相继负伤，营长党海宗在火线阵亡，营长张芳、南景哲、陈九烈、王继文等均负重伤，其他官兵伤亡者达千余人，岳师长率特务连督饬各部奋勇抵御，

酣战至下午四时，因众寡不敌，亦均溃退，特务连官兵死伤者过半，敌势因以愈炽，岳师长仍督队肉搏，死亡殆尽，遂为所俘。何师长于十二日到达花园时，即会同肖师长并行营高级参谋恩熙商定小河溪防务由肖师长接替，松林防务由何师长令第一团担任，花园防务由十二师第一旅周副旅长廷辅督率第二第五两团担任，策应肖师，其余三、四、六各团及炮营特连开赴孝感整顿云。

三月十二日，商城北和枫桥被红军占据，潢川商城间交通顿行断绝，和枫桥北之王家集亦被占据，势甚凶顽；又光山东南之砖桥、虞家畈、大福寨、高家寨、崩河岸、方家畈、毕家围等处亦相继被陷，一时颇极猖獗，我蒋总司令即令吉鸿昌师开赴光山以西向西向宣化店之敌进击，又令张印相师兼程集结光、罗等处，以防万一，并又李督办鸣钟计划抽编得力部队向九里关、宣化店一带追剿。

总司令部参谋长电汉口行营何主任成溶云：对于豫鄂边区攻剿计划，以最近敌情变动而论，应先行消灭信阳东南地区红军主力，以维主要交通，令赵师担任武信间护路，并相机派队协同罗山五里店之张师部队向九里关、三里城进剿，肖师主力及广水附近张师之一部，克日向二郎店、大新店进剿，郭师除留守宋埠黄安部队外，余向七里坪进剿，二十二路主力集中光山、罗山，分向宣化店、新集进剿，并确实占领之，如此则赤共之后路断绝，四面围剿，不难一鼓而消灭净尽也。

三月十八日，窜至江家寨、双桩铺、蔡店之红军约五千余名，图进攻和枫桥，并犯商城，我驻商第八十九旅部队在和枫桥与之对战，吉总指挥鸿昌则抽调八十八旅返潢川堵击，该敌遂由晏家河渡河转攻文殊寺，我防守文殊寺之九十旅张思贤团堵之，因众寡悬殊，势甚危急，又令徐华荣将九十旅全部集中文殊寺，将当面之敌击退后，固守光山，再转向砖桥、毕家店、泼皮河之敌进剿，并令八十八旅、九十旅将江家寨、双桩铺、蔡店子红军肃清，恢复商、潢间交通，而免顾此失彼之虞。

三月二十日，潢川江家集一带红军异常猖獗，该军西进时，又将杜傅店占领，我八十八旅抵传流店进剿文殊寺红军，由九十三旅经罗山向宣化店进剿，彼自行撤至晏家河、泼皮河一带，我吉总指挥鸿昌又令九十旅由光山经潢川向傅流店前进，借厚兵力，免被敌乘虚而入，又令九十一旅进驻光山，接九十旅之防务，并剿砖桥、泼皮河、晏家河一带之红军，又令九十二旅进驻潢川，以资策应。

麻埠仍由肖方红军二千余人占据，我李代旅长超英于三月十八日分饬部属及保卫团分两路向该敌进剿，第一营向白塔畈警戒，李超英旅长亲率第三营居中策应，午后三时第二营李营长报告麻埠之敌经我两路夹击，纷向回龙寺流波^石溃窜，十九日辰刻占领麻埠，并毙敌数十名，除留保卫团防守麻埠，李营则驻观音祠以资策应，李旅长率一、三两营进驻独山镇，饬曲团跟进策应，王旅长率陈团进驻苏家埠，促刘旅迅速进展，又电宋世科旅开顺街、白塔畈、齐家岭向空龙山、沙家湾、香火岭进剿。

六安、霍山附近一带红军，以毛正初、肖方为大股，在白塔畈、沙家湾、麻埠、罗家峒、流波^石、诸佛庵一带者为毛正初之一部及肖方之一股，约四千余人；在洛儿岭、鹿吐铺、蓝泥坳、道士冲、舞旗河、大化坪、辉阳河、土地岭一带者为肖方部约五千余人；两股合土匪及零星各股约一万以上。李代旅长超英所部攻克麻埠后，肖方各股有联合鄂省窜股反攻麻埠，并分袭霍

山之企图，我岳总指挥官为慎重起见，用逐渐肃清，逐渐前进，防剿兼施之办法，并于六、霍组织剿共团以资剿办。

（摘自国防部编《剿匪战史》第十二章）

国民党报刊关于“围剿”动向的报导

(一九三一年十月——一九三一年二月)

一九三一年十月

十一日汉口专电：

何成濬奉令为汉行营主任。何语记者，蒋已调六师一旅返汉，分任湘鄂赣剿匪。二十日汉口专电：

何成濬决以十师兵力，三月内肃清湘鄂赣匪共，军费定五十万元。二十三日汉口专电：

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到何成濬、何健、鲁涤平、徐源泉等，何、鲁陈述匪情，并提出意见，所有部队配备、经费筹措及联络方法，大致决定。二十八日汉口专电：

何成濬二十七日电令旋鄂各部队，务自十一月一日起，三个月内将该区匪共肃清，并按照国军剿匪奖惩条例办理。三十日南昌专电：

三省定十一月二十日总攻，许克祥师即由省出发赴前线，张辉瓒亦将赴前线指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六日南京专电：

湘鄂赣三省剿匪军因各部队配备及他种计划略有变更，再缓两、三日开始总攻。七日南京专电：

何成濬以赣省为匪共巢穴，派张辉瓒、谭道源、熊式辉、蔡廷楷、蒋光鼐、邓英、许克祥、公秉藩、罗霖、彭启彪等十师兵力，先肃清赣匪，然后循序扑灭湘、鄂匪共。

三十日汉口专电：

行营令徐源泉、夏斗寅两部负责肃清黄、麻匪共。夏部两团驻尹家河、桃花镇；徐部韩旅驻宋埠，向黄安进剿，暂由夏部旅长卢本棠驻宋埠指挥。黄梅、广济残匪亦由夏师三十七旅进剿中。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六日汉口专电：

肖之楚部分三路攻黄安匪共，陈永旅由团风经新洲、宋埠，王、辛两旅由黄陂及八里湾前进。行营六日发该师剿匪经费六万元，子弹二十万发。又航一队六日派飞机一架赴黄安，掷百二十磅炸弹两枚。

八日南京专电：

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李鸣钟，现将吉鸿昌、张印相、夏斗寅、范熙绩等部编为四个区，任吉为第一区指挥官，驻潢川、固始等五县；张为第二区指挥官，驻信阳、罗山等县；夏为第三区指挥官，驻麻城、黄陂、广水、孝感等处；范为第四区指挥官，驻六安、英山、霍邱等县，着手清剿三省匪共。

(摘自上海《申报》)

二十九日汉口通信：

鄂省匪共，自贺龙、邝继勋两股窜往湘境后，其最为猖獗者即为鄂东之黄安与鄂北之黄孝一带。武汉行营为早日肃清该处匪共，特责成第十六路总

指挥徐源泉及新编第一师师长岳维峻负责剿办，徐氏担任鄂东，已率四十八师、四十四师、十三师、二十六师及飞机队，迭破匪军，直逼黄安城下。岳氏担任鄂北，亦将久为匪跨之小河溪收复，两外残匪大有一鼓歼灭之势。兹将最近进剿情形，分志如次：

鄂东方面鄂东之黄安县，久为匪共占据，行营主任何成濬特派第十军前往剿办，该军长徐源泉奉令后，即率领所部四十八师及肖之楚之四十四师，由汉向黄安进发，四、五两日完全到达目的地，六日开始进攻黄安，时十三师卢本棠旅移驻麻城，防匪远窜，一面仍与徐、肖两师切取联络，至七日，徐氏下令总攻，肖师王金镛旅即进驻大小金山，张团进驻桃花、南栗林店，徐师韩昌峻旅亦进至谢店，张振汉旅进至尹家河，同向黄安县城进剿，余部留驻宋埠、岐亭、新洲一带警戒，徐氏本人则往来宋埠、仓子埠一带，指挥策应。匪经痛剿后，大部窜至黄、麻交界之团陂，驻县城者为数甚少，徐氏以匪之主力已破，拟于日内即偕肖之楚氏返汉。昨电十军办事处，报告进剿情形，电云：顷据肖师庚己代电称，今拂晓以来，大金山之匪军，经我王旅巩团及陈旅于团由金山店杜家凉亭，同时兜剿，并以集中之迫炮火力轰击两小时，毙匪甚众，其势不支，乃由杨二港陈家河渡河，向东北窜去，我巩团乃乘势猛追。相继进占鹰爪山、羊货山，同时王旅张团仍向高桥河搜剿前进中等语。又据张旅长电话报称：本日王振昆旅，已占领谢店，黄新团已占领尹家河，并与肖师取得联络，匪共并无抵抗，纷纷北窜。

（原载上海《申报》）

一九三一年一、二月

本年（一九三一年）一月，各军奉令进剿，范熙绩师驻霍山之刘旅向流波^磳进攻，驻六安之施旅向麻埠进攻，其某旅一团，雇用民夫多人，不意均系共军乔装，行至土地岭地方，变而为共，该团以事出意外，损失甚巨。吉军人商城，但未悉共情，当进攻金家寨时，共以一部应战，一部绕攻商城后方，该军当命任团折回，中途亦几为共所乘。共旋集合各路，南犯驻麻之十三师，激战两昼夜，进入光山，再向西挺进。军嗣新五旅由英山西界岭攻至流波^磳附近之烂石河，被共军绕攻后方燕子河，该旅折回，腹背受敌，因以受损。二月间由霍、商来之共军经罗田之僧塔寺，入英属之土门坛，新五旅第三团失利而退，共军跟踪追入英山县城，该团损枪约千支，团长殉焉。共军驻城一夜，复退回英、霍交界处。

（摘自《铲共半月刊》十七、十八合期）

新五旅被红四军击溃的战报

三月九日，匪约六千人，枪约三千枝，机关枪多，进犯英山县，潘善斋旅与匪战于英山北端军师岭，亘两昼夜，左翼第三团为匪所围，数次突围，损失逾半，十一日撤至大小岭、长岭冈固守，第五十七师宋润田旅之机关枪排随潘善斋旅长退至圻水，第二团迟至太湖者颇众，英山县城突为匪陷。第五十七师之刘坤营居潘旅右翼，潘旅既退，晚亦撤至玉珠畈。第五十七师旅长宋润田闻警，妈令张汉全团星夜进至龙湾，刘槐青营刘坤营于其夜至龙湾归还建制，协力防堵。十三日，总指挥陈调元令岳师之间团自安庆至太湖归旅长宋润田指挥，协力布防。旅长潘善斋报告英山失利之事迹于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云：英山之失利，实潜匪过众，虚实匪尽了然；第一团第三营及特务营由团附董绍周率之剿匪于圻春县城，未能集结兵力；又以第三团团潘守三阵亡，士气为馁。及第一团第三营既击溃白水畈刘公河之匪，十二日午调至圻水东境布防于大小岭堵隘，由英山撤回之部队则集中蔡家河以资整顿，圻水渐宁，圻春之匪复张，将先进剿圻春免为牵制。武汉主任何成濬遂令武穴李友兰旅抽调一团增剿，旅长潘善斋速整顿所部，相机进剿。

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第二次“围剿”

国民党军武汉行营“绥靖”会议 及“剿匪”策略

十八日，湖北省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以鄂东、鄂西剿匪可略告一段落，特召集湖北省境内各军高级长官暨党政机关代表，在武汉行营开湖北全省绥靖会议，谋第二步清剿之方。

出席者，主任何成濬，督办李鸣钟，军长陈诚、范熙绩，师长张印湘、萧之楚、岳维峻、葛云龙，代师长罗卓英，副师长朱怀冰，旅长潘善斋，民政厅厅长吴醒亚，财政厅厅长张贯时，省党部委员汪世鏊，总参议陈光祖，参谋长朱传经，处长周绍金、赵大濬、梅莹，高级参谋林湘，遣代表者，督办徐源泉，总指挥吉鸿昌，军长夏斗寅，师长郭汝栋、谢彬，旅长李定五，未至者，师长范石生。

何成濬开会宗旨，词略云：

文电往来报告匪情，所得有限，因此各方情况便觉隔膜，指挥和计划自然有许多困难的地方，今天请各位把所得经验和见解，一一发表，庶几全般情况，可以明了，定一通盘计划，剿匪工作方可收实效。

剿匪和作战不同，因匪狡诈，兵来则去，兵去又来，忽东忽西，行踪无定。作战时，敌人有一定的目标，只须照着这目标去攻击，匪的目标常常变动，军队一味穷追，往往顾此失彼。而李鸣钟等所报告者，为剿匪、宣传、善后、统一命令、军饷、军用品、抚恤、剿匪经费诸问题。

剿匪问题

李鸣钟云：

匪的作战方法，见我军到时，极力避战，以保全实力，见我住防稍疏或军队单薄，又乘机来袭，每次作战：行动异常敏捷，一见敌人，便四面包围，无论胜负，只在最短期间，从速解决，不象我军作战，必照战术原则，以前卫发现敌人，再行侦察地形而定。

前在信阳时，曾上条陈，说围剿匪共，必须堵追兼施，所以总司令有上次的电令，说剿匪部队，应有追剿部队防堵部队的区分。范熙绩云：

共匪的惯技，是在行踪飘忽、一、二百里路，往往一天可到，我军见他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在那里，抓不着他的头脑，没有机会可以和他接触，匪见我部队很少，便窜来偷袭。匪区的百姓，不被匪杀却，便逃走了，剩下的全已赤化，到处助匪，随时和我们为难，因之，匪的消息灵通，行动便利，到处可以吃百姓的粮食，军队来时，便坚壁清野，匪每至一地。必把地方上所有的粮食物品完全搬去，民众也迫令同走，故匪军行动或战时，必带有许多搬运粮食物品的人，他们叫做搬家队。

军队素质的不同，作战力便因之发生欠缺，北方军队在平原作战，方向辨别很清，到了深山密林里，便两眼茫然，应多练爬山，增长山地作战的能力。

剿匪，不能求速效，应先将城镇、山口各要点派队严密防堵，不使外窜，用封锁政策，断绝给养和用品的输入匪区，要分别追剿部队和堵击部队及预备队，分任工作，因我军到一地区，地方民众早被赤化，如一味穷追，他们便在后方扰乱，那时军队既要打匪又要防民，实在顾应不及，应以一部渐渐前进，一部维持后方。张印湘云：

每至一地，要做好工事，使匪没有反攻我们的机会，要维护前后的交通。朱怀冰云：

把全民众彻底的编组起来，所有的民众，只分是匪非匪两种，是匪便杀，非匪便要加入铲共团来打匪，依违两可，不能与匪立于反对地位的，概作匪论。这样的组织，才可使匪没有藏留的地步，这是消灭零匪的办法，至于消灭股匪，必要用军队的力量，总司令×月二十七日的命令，把军队分为进剿堵剿两部分，各负责任进行，这是剿流寇绝好的办法，此外就是一种软困的方法，将队伍四面扼堵，渐渐缩紧包围，断绝一切交通，封锁接济，但四面包围的方法，如被匪冲破了一点，便会全盘解体，顶好是匪主力窜东时，西面部队推进，匪主力窜南时，北面部队推进，推进的时候，尤须步步做工事，可攻可守，随时占得阵地，象曾国藩所谓稳扎稳打，最为有利。

堵剿部队，应该加厚，用纵深配备，以制匪之突击，万一所担任的区域，兵力无法增厚时，便要做好稳固的工事，把配备的部队，在工事内随时调动，使匪不能明了我军的虚实。萧之楚云：

现在第一要施行包剿的方法，第二要设法安置一般贫民，以杜绝其凭借。包剿计划，可分为大范围和小范围，大范围系本着最高长官的计划，与友军联合行之，但命令有达不到之处，事实上有不许可之处，而友军之连络，亦有时感受困难，因之，各局部就不得不以其力量所能及者，施行小范围的包剿。

何成濬云：

现在对于鄂东北这股匪，就可用豫鄂皖部队四面包围，断绝匪的交通，使匪没有接济，渐渐把范围缩小，不求速效，打算就把这办法，呈请总司令，至于鄂西鄂北的匪，再看情势而定。

宣传问题

李鸣钟云：

匪每到一个地方，便尽量做训练民众工作，所以匪经过的地方，民众总是助匪，我们剿匪军队到时，耳目非常闭塞，往往受民众欺骗，匪每在两军阵前，向我士兵说，穷人不打穷人，又说，你们发了饷么，你们怎么没有衣服穿呢，我们才月月发饷啦，看我们的服装却很整齐啊，都是搔着我们的痒处来说，士兵意志稍为薄弱的，便不免和匪表同情了，对被俘的士兵，更是优待，且使党员来陪，过了几天，把我们的内容完全探得了，便按被俘士兵的队号送归来，利用他们在军队里宣传，但捉到我军官佐，便非杀不可。

对于民众，要认真把本党的主义来宣传，使个个人民知三民主义为现在救国救民良法，再不受共匪的煽惑。

范熙绩云：

共匪最大的力量是宣传，我们也要以宣传的力量来抵制，尤其要对症下药，如专用一派空虚的言语去宣传，也是不行的。

军队内部的防止，一、要将被俘的官兵另行设法安置，不可让他归队；二、要切实检查官兵来往信件；三、要随时教以党义。朱怀冰云：

人民从匪，他们认为军队是不能常靠的，一旦打仗就要开走，倒不如从匪，反可得生命的保全，非不知共匪之坏，从匪之不正当，不过国家不能保护他们，无法出此下策。此后应该使人民知道，国家是已经统一了，现在是专力铲共了，匪不肃清，军队决不开走。何成濬云：

必须有根健全的宣传机关，作有力的宣传，从前各军队的政治部多半不得力，拟呈请总司令组织一种很好的宣传机关，或另想好的办法。湖北省由民政厅在省务会议上，提出一个办法，通飭各县切实施行。

善后问题

李鸣钟云：

要改良政治，把民众组织起来，使之精神团结，和我们水乳交融，才可以把共产党打倒。

范熙绩云：

组织民众，应该要有好县长，认真去做，不怕死、不要钱，和党部合作，才有效验，组织民众，军队是不行的，党政人材去办，方能持久。

朱怀冰云：

共匪作乱，完全是民变，民变要用民力来制，组织民众，是以人民为主体，要用政治党务的力量来促成，要军队去帮助，尤要好县长、党政军合作，才可发生效力。岳维峻云：

（一）宜推举地方上智识完备、宗旨纯正，兼负众望之正绅，组织人民团体，与县政府及军队通力合作，除莠安良，宣传正义。

（二）宜从肃正士习人手，学校青年，志性不定，被惑者最多，此时宜使各学校从改正人心人手。

此乃治本办法，至军队不过治标而已。

萧之楚云：

我国闹匪，迄今数十年，尚不能肃清，前为土匪，今为共产党，均为贫民之变相，如将各部所俘之匪共全杀，实不胜其杀，若释放回家，他的生活问题，仍不能解决，就不得不挺而走险，再入匪途，将各部所俘的匪共及地方无业游民，协同县长，考查清楚，次第送边境开垦，庶可免其在内地作乱。

陈诚云：

我们要剿灭匪共，凡军事上政治上等等设施，均须取信于大多数民众，万不可扰民，近来匪区民众，有一种口号，宁给匪杀，不要兵来，民众都感到兵不如匪，我们以兵剿匪，如何而不感困难呢，我们因为不体察这“不怕有枪炮的匪军，只怕无枪炮的民众”的原则，恐怕还要每况愈下了。

何成濬云：

用人很难，如今一班县长真是又怕死又要钱。

国民党军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
“围剿”部署及作战详报
(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月)

一、匪情(略)

二、国军部署

第三十师师长吉鸿昌为追剿总指挥。

第三十师(欠一混成旅)

第三十一师(欠一混成旅) } 为追剿部队。
第三十三师(全部) }

甲、追剿任务

为追剿部队

第三十师(欠一混成旅)吉鸿昌部集结光山附近,以打通光山黄安交通,与第三十三师会合之目的,即向新集进剿,占领后,相机会剿七里坪之共。

第三十一师(欠一混成旅)张印湘部,集结龙升镇附近,即向宣化店进剿,占领后,相机会剿七里坪之共。

第三十三师葛云龙部,俟第四十四师肖之楚部接防后,即速集中黄安附近,向七里坪会剿。

乙、堵剿任务

第五十七师师长岳盛宣部,附宋世科旅,在霍邱县南叶家集至六安、霍山、英山之线,构筑坚固工事,扼要固守,防敌东窜,左与第十八军驻鄂东圻水县东蔡家河一带部队设法联络。

第十三师夏斗寅师,在罗田县北腾家堡、麻城至李华之线扼要堵剿,左与第四十四师联络。

第四十四师肖之楚师,迅速开驻黄安、河口镇、宋埠,黄陂,接替第三十三师防务,在李华以西黄安河口镇之线扼要堵剿,左与第十八军驻孝感县北小河溪部队设法联络。

第六师赵观涛师,除担任武胜关、信阳间护路外,速派一旅,分防五里店、罗山,并维护罗山、信阳间交通。

第五十三师李韞珩师,速集中罗山以东竹竿铺、寨河集一带,俟第三十师前进后,即以主力进驻光山,左与商城之部队设法联络。

新编第二十五师戴民权师,任商城以东方家集、黎家集至霍邱县属叶家集之线扼要堵剿,左与岳盛宣部设法联络。

丙、其他任务

第三十一师之一混成旅任潢川附近防务。

第三十师之一混成旅任商城之防务,左与新编第二十五师设法联络。

追剿部队到达某防地时,某防区之部队得受追剿总指挥之指挥。

潢川商城各部队归绥靖李督办直接指挥。

各部队须于四月十日以前准备妥协,候令会剿。

督办公署俟接防部队开动后,即移驻潢川。

丁、注意事项

- 一、各堵剿部队须于防地构筑强固工事，肃清附近散股，逐渐缩小赤区。
 - 二、各堵剿部队，无论何时，必须保留有活动部队，以备进剿。
 - 三、各堵剿部队长官应竭力肃清防区附近零股，并督饬县长民团办理清乡及民众组织各项事务。
 - 四、各部队须特别注意赤共混入宣传，被红军俘虏放回之官兵，须与队伍隔离，或资遣回籍。
 - 五、合围线内所有赤域人民须断其往来，其一切食料及应用物品概禁输入。
 - 六、各堵剿部队，须于紧要地点集中兵力防守其他地点常派队游击。
 - 七、赤共行为诡诈，善用逆袭突击及欺骗方法，各部宜审慎沉着。
 - 八、无论行军驻军，须严密警戒搜索。
 - 九、各部须准备充足粮秣，进占某地后，须将各占领地所有粮食运至后方，不能运输时，赶速焚烧，免供敌用。
 - 十、毋许民众向敌赎票，免漏军情。
- （据另一资料载此计划于二月二十一日制定，三月中旬上报，三月二十三日经敌总司令部批准——编者）

三、攻剿经过

四月二日夜，敌教导第二师，约四千人，枪二千枝，由皖省霍邱县 65 南河口集、长兴集向豫南固始县属黎家集进犯，三日晨三时，增加千余人，枪八百余枝，向我驻军第二十五师杨团三面围攻，自晨至暮，激战甚烈，杨团长虑弹药将罄，挑选精锐，突围冲击，终未获胜，乃扼守于江家集之要隘待援，于是戴师长民权即令第七十三旅李旅长玉山，率第一四五团往援，夜九时，赶至黎家集附近，即与江家集之部队向敌夹击，战三小时，敌不支，向长兴集溃退，稍追即返。

四日午，李旅长玉山，复率第一四五团，进至长兴集附近，择隘布置，下午四时，与敌接触，敌即退窜霍邱西南叶家集附近一带，当将长兴集占领，日没，虑与后方失联络，未予穷追，是日商城县属上石桥、武家桥窜来红军千余人，民团不敌，队长被执，同时又有敌千余人，围攻商城之方家集，将合上石桥武家桥之敌，会攻固始县南郭陆滩驻军第二十五师之一部，师长戴民权以兵力过于分散，右翼友军又未到达指定地点，防广兵单，遂饬部退守固始城。

同日，红军第四军人枪万余，屯集于光山、黄安连界之七里区，征集长梯甚多，有进犯麻城之势，于罗田县属长岭、栗子、铜锣等关，发现红军肖大椿师数千人，且有大举进犯罗田北境滕家堡之迹，经我第十二师夏师长斗寅令该师第七十八团一部连合当地团队迎击，并经总部催促夏师应于滕家堡、麻城间严密卖施堵剿，与以迎头痛击为要。

六日，红军第四军之第十、第十一两师约七八千人，枪四千余枝，机枪迫炮俱全，由豫边分三路窜扰麻城县属黄土冈，似有袭犯麻城县城模样，当经夏斗寅师长以一部固守阵地，令万旅长耀煌率所属主力，于七日晨自骑龙铺分途进剿，上午九时与敌接触，激战终日，经我两翼部队，猛烈攻击，直至黄昏，彼势不支，争相溃退，遂将黄土冈完全收复，除一部跟追外，余

遵李督办部署命令，仍在麻城以北地区扼要固守，待机会剿。

九日，豫皖边境红军向霍邱以南叶家集乌龙庙龙潭寺移动者达数千，霍邱之三刘河亦有敌千余人，将犯寿县正阳关及霍邱县城，我暂编第二旅宋旅长世科，以为六安虽有岳盛宣师驻守，惟均在淝河河东，若仅以本旅兵力，驻防六安县城，实有孤军突出之虞，只得暂取守势，饬部退守霍邱县城，且霍邱之榆林店、张家集潜敌实繁，民多受诱，一与彼战，伏莽四起，交通为之隔绝，运输自多不便，不得已，请于总部速令卫立煌师增援，霍邱县县长、财政局暨全县十一区代表亦向总部呈请。

金家寨之敌有一股北向移动，与霍邱境之敌相合，殆逾万人，蚁集龙潭寺，其介于六安、霍邱之徐集洪集及接壤于寿县之地，咸有大股赤共暴动，历恳卫师来县镇剿，久未见到，乃再乞速令卫师兼程进援，并恳令各军进剿，俾免安徽北境糜烂云云。

吉部第三十师，进击商城县属江家集双椿铺之敌，敌窜南司渠，再追击之，大股窜苏仙石，又与激战，亘三昼夜，敌经商城窜七里坪，于是吉师长鸿昌令徐华宗旅继续肃清商城以东苏仙石、四顾墩、邓家集。彭国桢旅肃清商城以南观风店、郑家河、草门楼，彭振山旅调商城以西，经双椿铺、江店村、杜傅店进抵宋官店，防敌绕袭。

十日，敌教导第二师，约四千人，突攻商城县城，战六小时，毙敌二百余人，俘百余人，获手提机关枪四挺，步枪四十枝，敌向金刚台溃退，同时王云川营亦与敌战于商城北境和风桥，吉师长即令徐旅长派队往援。

十二日，岳盛宣所部王旅、刘旅进驻六安县属南岳庙，十三日晨，岳师分向六安南境独山镇搜剿。王旅遇敌千余人于查八店，彼稍抗拒，即向独山镇窜，追至独山镇附近，彼复西遁，遂占领独山镇。

十四日晨，王旅长令陈、范两团分向六安南麻埠搜剿，陈团至观音洞东端，发现各山赤共甚多，遂击走之，范团至钱家店西北山中，有赤共八百人，凭险而抗，猛击之，乃西窜，施旅长派副旅长李琰率第一团，分三路击走诸佛庵之敌，午，完全占领诸佛庵。

十五日晨，岳师刘旅经六安之西香火岭，王旅附保卫团第一第二大队，经六安之东香火岭，进剿麻埠，已时，刘旅击溃黄家河之红军约八百余人，退往倒桥附近，复纠合二千余人，自西香火岭来击，时我王旅击退同兴寺之敌七百余人，进抵碱碛店，得报，令周团协击，而东香火岭梁山寨，亦发现敌千余人，当以保卫团进攻梁寨，掩护我军左侧，以陈团周团向敌进击，战斗三小时，彼向麻埠以南流波碛杨家店窜去，申时，完全占领麻埠，即于梁山寨马家岭各处构筑工事，严密防范，该敌反攻两次，均被击退，斯时岳师李代旅长，率第一团到达麻埠附近石婆店，适由霍六边境白塔权方向，窜来红军千余人，与战两小时，并令第一营，向彼右翼包抄，敌向西逃，李代旅长，即率部移驻独山镇，保持交通。

十七日晨八时，葛云龙师之鹿文彬旅，进剿黄安以西冯秀驿，于午时前十一时，到达冯受二附近，发现红军第三师千余，枪约千余枝，当派华世宗营猛击，以炮火协攻，亘二小时，敌向西南溃窜，下午一时，冯受二西南山颠，复发现红军八百余人，包围鹿旅左侧，派郭玉璜旅进击，毙敌百余人，余向西南窜去，时黄昏，未予穷追。

二十二日午前十时，鹿旅攻克黄安县属郑家边李子岭等处，毙敌二十余

名，敌向积家冈窜逃，乃将黄安城至郑家边汽车路电话线修葺，当经总部电慰嘉奖。

同日，霍邱南境赤共，连合本地赤卫队数千人，滋扰洪集一带，经我宋世科旅会同县保卫团孙培基奋勇向霍属曾家冈、曹庙店、洪集等处进剿，激战五小时，毙敌数百人，夺获枪械红旗甚多，敌势不支，纷向南窜，由是洪集一带之敌遂告肃清。

二十五日，红军第三、第四、第七、第十三各军及教导团、手枪团、干部学校等，共四军三师，由豫南来袭六安独山镇，及围攻麻埠，势甚危急，师长岳盛宣请援于预备军陈总指挥调元，虽经调霍山施旅前往增援，彼众我寡仍然无法击溃，及至二十七日，经我蒋总司令中正令李督办鸣钟由商城派队星夜驰剿，并派飞机轰炸，而麻埠之围遂解。

二十七日晨，总指挥吉鸿昌令第三十师第八十九旅，进击黄安之八坡，战半日，敌势动摇，复令第八十八旅绕击双山关，断敌归路，遂克复其地，乃进击七里坪。

二十八日上午十时，第三十三师冯旅长兴贤率部进击黄安大古岭，毙敌甚夥，至下午一时，完全占领大古岭。

二十九日，葛云龙师克复七里坪，打通光黄交通，即与吉总指挥会师，向礼山县属宣化店进剿，时驻龙升镇赵观涛师王旅，亦奉令向宣化店夹击，其余各部集结于新集七里坪附近，防敌回窜，断我后路。

三十日晨，吉总指挥鸿昌亲率各部由七里坪向宣化店进击，抵华家河，遇敌，我第九十一第九十二两旅与战数小时，第八十八旅急进，占八角岭，击彼侧面，彼始向北溃退；第八十九旅，与赤卫队数千战于道人冲，被围，第八十八旅抽兵两营往援，围乃解；吉总指挥复令集结兵力，前后连络向宣化店推进，第九十一旅速于宣化店附近占领阵地，第九十二旅严密援助，准备次晨进攻，吉总指挥亲率其余各部于黄陂站宿营，并警戒后方；翌日晚，吉师第九十、第九十二两旅进抵宣化店以南，占领阵地，不意该敌慍悍异常，乘间反攻，战至夜十一时，我第九十二旅分部迎击，复派一部绕渡宣化店以北之河，击敌侧面，彼始东窜，至五月二日上午八时，完全占领宣化店。但葛云龙师因两翼多山，沿途多被敌扰，且战且进，于二日午始抵宣化店。是役毙敌遍野，救出男女肉票六百余人，夺获枪枝刀矛无数，我亦阵亡排长一员，伤营附连排长六员，士兵四十余名，斯时，吉、郭两部苦战经旬，迭克要地，拟返潢川补充，以备追剿，由是李督办鸣钟，遂以第四十四师肖之楚师张团，接替七里坪防务，第六师越观涛师王云山旅，进驻宣化店。

五月二日，固始县属草庙集附近突由商城上石桥一带窜来赤共二千余人，分作两股，一向新吾集进犯，一向曾家圩围攻，经我第二十五师戴师长民权令各民团，扼要防守，选派便衣队二百余名，各持短枪，杂于匪内，乘其不备，内外夹攻，该敌仓皇无措，伤亡甚众，纷向张家园子一带溃退，我军追击，激战二小时，敌仍向商城上石桥窜逃，三日晨，曾家圩之围乃解。是役毙敌百七十余人，俘十余人，获枪三十余枝，刀矛旗帜多件。而新吾集之敌。亦为戴师第一四六团谭团与驻杨关铺张营围剿，战三小时，毙敌七十余人，俘十余人，敌向胡家集窜退，构筑工事，凭险顽抗，谭团追至其地，与敌相持两昼夜，因大雨滂沱，未克猛击，及至雨雾，谭团长即率各营围剿，战二小时，击毙三十余人，彼向黑塔湾溃退。六日上午七时，占领胡家集，旋分三路追至黑塔湾南，与敌遇，彼反攻，势颇激烈，乃由两翼向彼侧击，

战至上午十时，复毙敌四十余人，彼向商城苏仙石逃窜，嗣因河水泛滥，阻不能进，谭团遂撤回固始县，以巩城防。

七日，红军肖方、周维炯等股约数万人，袭商城，断潢川交通，驻军吉师第九十旅告急，经吉师长鸿昌派第九十三旅由沈家集及教导团由潢川向商城应援，敌不得逞。

九日，李督办鸣钟汇报吉总指挥鸿昌所部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等师追剿赤共战斗经过，分别于下。

一、盘踞豫鄂边区泼皮河、新集、七里坪、宣化店一带之敌，系红军第一、第十四、第十五各军及独立第三师与警卫旅一部，约四五万人，当地农民尽成赤化。

二、吉部自四月二十二日迄今，与敌鏖战经旬，先后克复泼皮河、浒湾、新集、双山关、箭厂河、七里坪、宣化店等处，计收复失地，约六百里，残敌大部均向皖西溃窜。

三、各战役设计毙敌约六七百名，毙敌司令敌队长各一人，生擒七百九十七名，内有着红色军服妇女多名，获迫击炮四门，山炮一尊，无线电一架，步枪二百余枝，刀矛无算，炮弹六十三个，枪弹一万三千余粒。

四、我军阵亡营长营附各一员，连排长四员，士兵一百七十二名，伤营长三员营附五员，连长排长二十一员，士兵四百三十六名，民团之阵亡者四十余名，负轻重伤者五十九名，并令吉部开回潢川，稍事补充，即向皖边追剿云。当经总部复电嘉奖，所有伤亡官兵，飭照章具报，以凭核覆。

十三日红军大股（窜据商城东北风仙砧、二道河、上石桥、南司渠、黄山头及商城以南古井、四顾墩一带，构筑坚固工事，我吉鸿昌师之第九十三旅及教导团，击之于黄山头、南司渠，第九十旅以一部留守商城县，余部击之于古井、四顾墩、枫香树、卜家河一带，斯时吉师长虑以第九十旅困守孤城，第九十三旅隔河对战，恐难进展，至十五日复令副师长刘翼峰率第八十九旅往援，绕击和风桥之侧面，俾第九十三旅得以乘势进攻，敌不支，向观音山溃窜，并经刘副师长率部进剿黄山头、观音山之敌，而商城之围始解，潢川商城之交通亦恢复。

二十八日晨，红军大股进犯黄安县属桃花店，驻军第四十四师王旅陈旭团徐世敬营与战一昼夜，不退，固守待援，敌乃以一股围桃花店，遮断黄安、黄陂间交通，以主力趋黄安城东南各山，构筑工事，希图牵制我军，得以双方进犯，当时王旅长以第二六三团巩团之两营、第二六四团张团之一营进犯黄安南十里铺附近，遭遇伏兵四起，与战竟日，终以寡不敌众，乃退守黄安县城，我巩团长香与张团王营长汉民负伤，营长王鹤山，连长张云山，宣传队分队长李雄超，队员李阳初阵亡，连长孙子晓临难殉义，团附郭天佑、营长谢绍武失踪，损失约两连之众，情势益急。二十九日，令驻宋埠陈旭团石营附机关枪两连，冒雨往援，据俘虏供，犯桃花店之敌为邝继勋股，凡九团，枪械完全，以二团犯桃花店，其七团将以袭黄安城，石营长鉴于敌势浩大，率队仍返防次。时黄安城桃花店均甚危。三十日，萧师长之楚即以陈永、辛明利两旅各出一团及补充团两团，以三团由八里湾沿中和司，补充第一团由宋埠沿尹家河之线进援，归华副师长指挥，先解桃花店之围，再援黄安城。三十一日，华副师长亲率傅、李、陈、于等团进援桃花店。午遇敌于中和司以北地区，战数小时，彼退小峰山、徐门寨顽抗，当分兵肉搏，敌伤亡众多，溃向东北正西各山窜逃。申时，桃花店之围遂解，徐营阵亡连长二员，官兵

三十余员名。日暮，未予穷追，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亦令第四师星夜进驻黄陂横店，以资策应。翌日晨，华副师长以我军分路北进，黄安桃花店间山路巉岩，恐为敌乘，责令各部严密搜剿，进至十里铺附近，果遇伏兵四出，幸事先有备，奋勇迎击，卒将该敌击溃，敌向黄安东北紫云山、高桥河等处逃窜，进援部队，遂于是晚到达黄安城，后何主任成濬呈请总部嘉奖，此次红军邝继勋乘我吉、张、葛三师潢川整理之际，突以万余人，窜犯黄安，苟非第四十四师应付得宜，则鄂东赤患，实不堪设想，而营长徐世敬，团附张文蔚竟能以一营之众，力战四昼夜，毙敌数百人，保持士气不馁，尤堪为攻剿各部之表率，当经总部电慰，并准优予奖恤，以励来兹。

六月三日、红军数千人，窜至霍邱县属汉湾店岔路一带，与暂编第二旅程王两团激战竟日，旅长宋世科，即调驻正阳之万团回蚌埠，并连合地方民团扼要固守，与敌激战两昼夜，力薄不支，撤退距霍邱城十余里之榆林店，后经总部加派梁冠英部骑兵第二师张厉生师由亳县阜阳及独立第五旅郑廷珍旅由六安前往协剿，敌势为之稍杀。

同日，光山县南砖桥镇为红军围攻甚急，第三十三师葛师长云龙，以其情告急于绥署，经李督办鸣钟加派驻潢川第三十一师王康德旅归葛师长指挥，于六日拂晓，由光山城向砖桥镇进剿，并谕葛师先行肃清泼皮河、砖桥镇，再向皖西进剿。时砖桥镇被围历七昼夜，嗣第三十三师葛师及第三十一师王康德旅驰至，彼已闻风向西南山中逃窜，尾追数十里，予以重创，砖桥镇未遭蹂躏，亦云幸矣。

六日晨，红军第十二师及赤卫队，突犯黄安冯秀驿萧师李团阵地，战数小时，敌向北退，午后二时，彼复以两团之众冒萧师旗帜臂章，自河口镇来袭李团侧背，围于上徐家峡山寨，彻夜猛攻，意图遮断黄安峡山寨交通。团长李印臣伤胸，经辛旅长明利令补充第二团驰赴下徐家策应。七日晚，复经萧师长之楚令陈永旅及第二六二团，由黄陂之长堰塔耳冈兼程驰援，敌举全力猛攻，适陈永旅到达高桥河附近，予以夹击，敌不支，向峡山寨西北地区渐退，李团之围遂解。八日，进援部队毕集，敌不敢犯，纷向黄安、礼山交界之河口镇窜逃。我陈、辛两旅长各率所部分途向河口镇追击，追至上下徐家附近，敌约一师之众，恃险顽抗，激战三小时，击毙甚众，即向西北山中窜去，遂将河口镇完全收复，敌反攻数次，均被我击退。战后调查，犯河口镇之敌，为红军第四军第十师全部，约四千人，枪二千余枝，机关枪十余挺云。

八日，固始方面新编第二十五师，奉绥署电令游击，当经戴师长民权即令驻黎集杨团抽派精锐一营向叶集一带游击，并令驻城侦探队暨驻郭陆滩赵团抽派部队，分途搜剿，旋据杨团张营报称，由黎集出发，经长兴集、茶棚店至叶集一带，探闻红军大股现在六安，叶集尚称安温，率队仍回原防，赵团部队行至竹庙集附近，遇敌三四百人，激战一小时，彼不支，溃退，伤亡甚众，夺获土枪刀矛及军用品多件。天晚，未予穷追，亦率队返防。唯侦探队高队长，九日，率便衣队三队由迎河集渡河向胡家集、叶家瓦房一带进攻，与敌激战，约二小时，该敌纷纷窜逃，追至胡家集南二里许，敌复反攻，经我左右痛击，旋复败退，詎红军狡黠，乘我办理炊事时突又反攻，取包围势，高队长密令赵队副率第一队埋伏叶家瓦房，自卒二、三两队向黑塔湾退却，彼见我退，接踵追来，至黑塔湾附近，高队长即率部出寨猛攻，第一队由叶家瓦房突出截击，毙敌三十余人，敌虽溃败，仍与高队相持，据俘虏供，此

股人约二、三千，枪约半数，新自迴龙集窜来，连日陆续增加，戴师长为顾虑安全计，复令第七十三旅，派第一四五团岳团前往援助高队兜剿，敌在宋集受创，全向瓦庙集溃逃。

十三日早四时，岳团长亲率各队由宋集分两路出发，一路经草庙集、唐树堆，改为本队，一路经赵家湾、丁家老阪之线掩护本队右翼，至唐树堆改为前卫，经严堆向瓦庙集攻击前进。早七时，本队进至草庙集，与敌接触，战约一小时，敌向南退，正尾追间，忽据高队长报告，初遇敌于唐树堆，人约二千余，追击至瓦庙集附近，敌势骤增，岳团长当令各营分向该集左右翼增援，三路夹击，毙敌百余名，生擒三十余名，获长短枪十余枝，至上午十一时，完全占领瓦庙集，敌向武家桥溃退，下午二时，复分三路向北搜剿，所有广度店、白塔集、马冈集、胡集等处零股肃清。是晚，仍宿营于宋集。十四日早，岳团复向武家桥进剿，捣彼老巢，午前七时半，进至该桥北里许，敌即出而抵抗，凶顽异常，经我官兵迎头痛击，直捣巢穴，午前十时，遂将武家桥占领，敌向商城苏仙石、二道河方面溃窜，追击十余里，困子弹告罄，回驻曾家围孜，是役毙获甚众，固始西南各地完全肃清。翌日，戴师长即令岳团开回固始县城，以固城防。

综上四、五、六等月豫南鄂东皖西剿赤战况，虽未将敌彻底消灭，而收复新集、七里坪、宣化店重要老巢，以及固守三省边境数十县城防安然无虞，非国军筹划有方，追剿堵剿，兼施并进，使彼无喘息余地，曷克臻此。

第五十三师在光山泼皮河战斗记载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一日)

甲、匪情(略)

乙、友军

我中央军队之一部驻防平汉路之驻马店、郾城、临颖之线，就地维护铁道交通。

丙、任务

本军第五十三师于二十年三月间奉令由道口集中信阳，进剿罗山、光山附近之匪，并维护信阳至广水平汉铁道交通。

丁、部署

本军第五十三师以维护信广铁道之交通，先行肃清该段以东地区之散匪，并恢复信阳至罗山公路交通，再行进驻光山，觅得邝匪主力而扑灭之。其部署如下：

(一) 本军第五十三师第一五九旅布置于信阳至广水之间，一面维护该段铁道交通，一面派队搜剿鸡公山至宣化店一带之散匪。

(二) 本军第五十三师第一五七旅布置于信阳迤东至罗山、光山之间，一面恢复信阳至罗山竹竿铺之公路交通，一面派队搜剿龙升镇、竹竿铺以东之散匪。

(三) 师部率直属部队暂在信阳指挥。

以上部署完毕，我第一五七、一五九两旅分别努力搜剿，乃于最短期间即将信、广以东罗山以南之散匪肃清，其信广铁道及信罗公路亦已恢复，于是开赴光山进剿。

戊、经过

本军第五十三师各部队到达光山，即行分驻其附近，一面恢复当地秩序，抚绥流亡，一面组织民众，保持后方交通，另组干探班四出侦察，觅匪主力进剿。是时，邝匪继勋统率全部窜踞光山以南之泼皮河附近，企图进犯光罗，其先头部队到达光山以南之文殊寺一带，本部以迅速决战扑灭该匪之目的，于四月十日派第一五九旅周旅长启铎率领第三一七团第三一八团扼守光山附近。第一五七旅张旅长敬分率领三一三团三一四团三一五团三一六团四团前往泼皮河痛剿。该旅部队行抵文殊寺，即将匪之先头部队击溃，严密搜索，向泼皮河攻击前进。其邝匪主力集中泼皮河附近之符湾，我第一五七旅各部队到达泼皮河，即以两团由左右两翼抄袭，以一团担任正面攻击，一团控制为预备队，协力攻剿，盖以诱敌出击，以收合围聚歼之效。该匪果然顽悍，向我正面猛冲，我第三一三团及第三一六团鼓其全力与之搏战，至为激烈，该匪反复突击，卒被击退，匪之死伤枕籍，精锐消失，我左右两翼部队不失时机同时协力攻击，毙匪甚伙，匪因腹背受敌，死伤过大，其势不支，纷纷向新集李家山溃窜。是役激战终日，当场毙匪八百余名，负伤更伙，我军扫除战场，掩埋匪尸数百具。其浒湾附近有竹林一处，均被该匪砍伐，充作担架，足以证明其死伤之多也。我第一五七旅各部队亦因作战奋勇，战斗激烈，阵亡营长华定国、李敬等以下官兵二百余名。至邝匪继勋所部素称慄悍，踞扰豫皖边区，经我此次痛剿，损失甚大，因此不敢西犯，光罗亦告救平，乃弃老巢而他窜矣。

第三十三师作战详报（摘录）

（一九三一年五月）

绪言（略）

第一章 进剿邝继勋股匪战斗

第一节 进剿前匪我之一般

甲、邝匪之起源及其滋蔓（略）

乙、邝匪之实力（略）

第二节 进剿前本师之概况

甲、部队之动员暨部署

本师于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命参加讨赤，归豫鄂皖边区督办李鸣钟指挥。由豫省许昌、信阳一带调驻鄂东北之黄安、麻城一带。本师遵令动员，于二月十日输送完毕，到达指定地点，当以集结兵力之目的，配置如左：

师司令部驻宋埠

工兵营配置于歧亭、中和司之线

第九十七旅配置于永佳河闵家集之线

第九十九旅配置于河口镇、冯秀驿之线

乙、进剿时之兵力

进剿邝匪时之兵力，除有二十一师在麻城附近，及三十师在豫南，共同联络协剿外，本师进剿之兵力如左表（略）

第三节 战斗事实

甲、邝匪向我两度之袭击

邝匪盘踞豫鄂边区，根深蒂固，诡计百出，每值驻军交接防务之时，乘我不备，施行猛袭，我九十九旅于一月二十日到达河口镇时，该匪突以大部围攻，经我官兵沉着应战，激战竟日，匪未得呈而退。

九十七旅于一月二十六日宿营于栗子园时，该匪以三百之众夜半向我袭击，大声呐喊，以壮声势，幸我有备，战约二小时，匪始溃窜。

乙、本师应合邝匪所采取之对策

1. 严警远探，无论驻止与行军休息均须选择地势，构筑工事。

2. 夜间及风雨雪雾之时，警戒益须严密，时时刻刻防匪袭击。

3. 进剿部队步步为营，稳扎猛打，注重纵深配备。

4. 利用便衣队游击侦察地形。

5. 制印各种宣传品散发匪区，使民众群起反共。

6. 联络当地人员及团队协助进剿。

丙、本师与匪之格斗

当本师之甫至黄麻也，要隘之区均为匪据，经本师两月之痛剿，与匪血战数十次，其最为激烈者为河口镇、大峰山、桃花、冯秀驿、王家冲。宋光贩七里拗等役，毙匪合约四、五百名，救出肉票百余，获枪二百余支，生掳

匪徒百二十余名，获炸弹子弹六千余粒，至是黄安迄西迤南始尤匪踪，前匪盘踞之区，均次第为我收复焉。

丁、部队推进及七里坪匪巢之克复

邝匪经我两月之痛剿，受创颇巨，遂渐次北窜，当令各旅乘胜追剿，师司令部于四月七日进驻黄安，嗣复奉到督办李命令，着本师为追剿部队，向七里坪匪之老巢进剿等因。当督令部队北进，沿途山岭，均有匪之工事，见我到达，顽强抵抗，本师于四月二十日占领刘世科，二十三日占领龙潭店，二十七日占领古枫岭，本师官兵抱定牺牲之志，节节进逼，卒于四月三十日将七里坪匪多年之老巢完全克复，捣破伪省苏府一所，生擒匪犯十余名，本师乘胜直追，沿途复将黄陂站、宣化店克复，于五月五日到达光山县矣。

第四十四师关于桃花战斗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月)

甲、匪情严重

五月二十四日 奉主任何养未电令。据报大部赤匪约两万余人。枪支齐全。于寒(十四)日由商城向西南窜去。等因。旋据宋埠陈团长旭报告。近日大股赤匪。由麻城以北向西连。李化以北。已发现匪踪。二十七日,据王旅长报告。下角山一带。新到赤匪两三千人。枪枝齐全。企图莫明。各等语。依情判断。匪之主力。确已西窜。或图犯黄安。或图犯宋埠。以遮断黄麻交通。当即通知宋黄驻军。严密防范。乃时仅隔宿。而桃花被围之讯。果已传来。当王旅接防黄安之初。所有后方接济,均取道宋埠。因令巩固徐世敬营驻守桃花。维护黄宋交通本月二十八日拂时突有三团以上枪枝齐全之匪。猛犯桃花。势极严重。幸我徐营预有准备。以两连控置于桃花镇。以两连分布附近山头。据壕扼守。互成犄角,匪受瞰制。莫能接近。瞬息之间,匪尸枕籍我徐营长世敬。乃更激动士气。誓死抵抗。赤匪倾其全力。更番冲杀。亦未得逞。我徐营虽处四面合围之中。誓与匪拚。激战四昼夜。仅阵亡连长二员。伤亡排长各一员。士兵三十余人。亦云幸矣。

乙、援剿经过

五月二十八日据王旅长俭辰电报称。赤匪万余。今晨围攻桃花。我徐营现正固守待援中。等语。当令王旅以一部固守黄安。以主力迅解桃花之围。并调驻冯秀驿杨鑫团之两营。即日移至黄安。归王旅长指挥。以厚兵力。旋据王旅长俭申电称。本早八时令巩团长率所部两营及张团王营。由黄安驰援桃花。行至十里铺附近。山道崎岖。地势险凹。林木丛杂。百步外莫能通视。适遇伏匪四起,巩团腹背受敌,进退失据。官兵奋勇激战终日。卒以众寡不敌,突围退守黄安,除巩团第九连经团附张文蔚率领乘势冲入桃花助守外。计巩团长长香王营长汉民均负重伤团附郭天祐连长张云山宣传队长李雄超队员李阳初均阵亡。王营长鹤山谢营长绍武被俘其余官兵伤亡甚众损失亦钜此时二六四团第三连连长孙子晓尚率所部困踞山头抗战竟日。卒以弹尽援绝。连长自戕。全连殉难。查该匪为红军第四军。计有仍第十、十一、十二等师警卫两团,约两万余人。枪支齐全。伪总指挥旷继勋亲在军中指挥。现以一部围攻桃花。以主力逼近黄安东南两面。企图围攻城。我杨团驻冯秀驿之两营,已调至黄安协防。请速调大兵增援等情。据报告。当以匪势严重。未可轻视。乃一面集中兵力。即赴援剿。一面电呈行营主任何请兵增援并飭十三师速接宋埠——李化之防。以便抽出陈团赴援。另电飭王旅长率部坚守黄安,并利用飞机何桃花徐世敬营。投掷坚守待援之命令。二十九日决定援剿部署并下达命令要旨如下。

1. 赤匪约有两万之众于二十八日拂晓。向我桃花之徐世敬营围攻。我徐营现仍固守待援中。

我巩团长是日率兵三营。由黄安向机花增援。行至十里铺附近。遇匪伏兵,激战终日,巩团稍有损失。现已撤回黄安整理。

2.王旅酌以一部固守黄安，以主力于卅一日相机夹击。迅解桃花之围。辛旅杨团（欠边营）着即调至黄安协守城防归王旅长指挥之。

3.辛旅长即率李团及杨团之边营。务于卅日以前在八里湾集中完毕。待命进剿。

该旅李团驻李家集之刘光营。着即归还建制。

4.陈旅长率张虎臣团固守河口镇。其驻姚家集王瑞治营。着即调至黄陂附近。巩固城防。

该旅于团（欠王营）着于卅日以前至八里湾集中。归辛旅长指挥之。

5.补一、二两团各在宋埠一八里湾原防集结待命。

6.师部各处必要人员及工兵营通讯班无线电六九分队。均于卅日随华副师长进驻八里湾。

7.各增援部队统归华副师长文选指挥之。

援剿部署由华副师长与辛旅长妥筹办理。

8.援剿情况。随时具报为要。

9.余在黄陂。

注意事项。

1.行营已派飞机逐日赴黄安——桃花一带侦炸。各援剿部队应携带陆空联络符号随时铺设。

2.前方给养困难。各援剿部队均应携带十日以上之食粮。连口大雨山洪暴涨。各处河流。水深丈余。我援剿部队。冒雨强行泅水渡河。均于卅日赶赴至八里湾集中。同时十三师七五团亦赶赴至宋埠接替补一团之防。五月二十日据华副师长于八里湾报告决定援剿部署并下达命令要旨如下。（参看附图第十二）

1.围攻桃花之匪。尚未撤退。徐营仍在死守待援中。

本（卅）日午后。八里湾西北大小金山发现赤卫队。谅系牵制我增援桃花。

2.补二团全部。务于今（卅）日晚渡河进至中和司以北地区。明（卅一）午前五时。右翼沿黑漆岗——李家湾——甘店。左翼沿长山——寒山头之线。向栗林店——徐门砦之匪进攻。占领后。速与桃花徐营联络。并构筑坚固工事。严守待命。该团进攻时右与李团联络。左对大小金山须严如戒备。

3.辛旅李团全部。放今（卅）晚渡河进至卓望山以东地区。明（卅一）日午前五时。右翼沿马埠头春水店——董店——李家边。左翼沿黑漆岗——徐家铺——杨子石——土砖头之线。向小山碧——小峰山之匪进攻。占领后。速与桃花徐营联络。并构筑坚固工事。严守待命。该团进攻时。右与补一团。左与补二团。切取联络。

4.补一团将宋埠防务交十三师七五团接替后即於明（卅一）午前五时。沿鄢家河——大屋店——胡氏柯之线。向尹家河——大峰山——龙头桥——三里桥之匪进攻。占领后。速与桃花徐营联络，并构筑工事。严守待命，该团进攻时，左与李团联络，右对谢店—李化方面。须严加戒备。

5.于团（欠王营）今晚渡河。进至社山附近。为总预备队。明（卅一）日进攻时。在李团后推进。

6.边泽深营着固守八里湾。维持后方交通。

7.师部行营本晚在八里湾。明早在于团先头推进。是日以匪情严重。三团兵力。恐难奏效。而陈旅张团孤守河口镇。倘有缓急。不便策应。乃电呈

行营准将该团调集长。以增厚我预备队之兵力。并令驻八里之边营。移至李家集固守。

三十一日我援剿部队开始进攻。午前李傅两团。先将柿林铺以北各山赤卫队驱逐。继向小峰山——门砦之伪第十、十一两师猛击。该匪踞山顽抗。恶战三小时。我军奋勇仰攻。前仆后继。下午四时。始将该匪击溃。匪向东北窜逃。又被我陈团在龙头桥附近侧击。匪死伤特多。桃花之围。至是乃解。计先后击毙伪团营连长十余人。匪兵千余。获枪百余枝。我徐营阵亡，连长二员。以下伤亡官兵卅余名。我援剿部队伤亡官兵百余名。本晚我各部队在桃花附近宿营当据探报。匪退去不远其一部刻在黄安东北佯作攻城之势。其主力预伏於黄桃途中。构筑工事似有阻我进援黄安之企图。据华副师长自桃花报告。拟定进援黄安部署并给与各部队命令要旨如下。

1. 围攻桃花之匪。虽被击退，但其主力仍在桃花以北周家塍——十里铺及黄安东北一带。

2. 我王旅及杨团之两营。刻仍在黄安城附近。匪对战中。

3. 补二团传全部。明（六月一日）晨由桃花出发。在沙河以东。汽车道以西地区沿山林向黄安西南进攻右与我中路陈团及徐营连络。左对沙河两岸特别戒备。

4. 李团全部明（六月一日）晨由现驻地出发。在汽车道以东五里外。沿山林向黄安东南方面进攻。右对五云山——归元山——争梵山特别戒备。左与我中路陈团及徐营连络进展。

5. 于团（欠王营）随李团后跟进策应。

6. 补一团陈团全部及巩团徐营。明（六月一日）晨由桃花出发。沿汽车道直向黄安进攻。右与李于两团。左与傅团切取连络。

7. 王旅酌以一部固守黄安。以主力向十里铺南进夹击。期收速效。

8. 师部行营及辛旅旅部明晨在陈团后推进。

9. 所有负伤官兵均随军连至黄安。由徐营负责掩护之。

10. 各部进攻时。应互取连络。保持齐头并进。六月一日我援剿部队续向黄安进攻。崇山绵亘。林木丛杂。各部队慎密搜剿。至十里铺附近。遇匪骑兵突出袭击我军分途应战。至午适王旅由黄安抽队夹击。匪势不支。大部向黄安东北紫云区窜去。一部向高桥河溃窜我进援部队於本日午后四时完全到达黄安。是日毙匪数百名。获枪八十余枝。我官兵伤亡六十余名。

杨团 营之防。

6. 所有负伤官兵。着即护送至黄陂。转送汉口医治。

7. 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积极搜剿附近之匪。

8. 余在黄陂。

四日于团（欠王营）护送负伤官兵至长堰。王旅张鹤龄营。亦随于团至长堰。接护该旅给养。五日。华副师长率陈团及师部各处必要人员至长堰。预定翌（六）晨回黄陂。杨团（欠边营）亦随陈团至长堰。接护该旅给养及弹。

本日电令辛旅长转饬李团放明（六）日移驻高桥河。维持交通藉便就近补充。

丙、李团于峡山砦遇匪激战

六月六日 辛旅李印臣团正准备由冯秀驿向高桥河移防时。适有赤匪八九百人。由龙王山窜来。突袭该团高营阵地地势极凶恶。高营长挥兵应战。李团长亦率刘营增援。激战至午。匪受重创。向西北退去。李团仍遵令向高桥河移动午后二时行至峡山砦南三四里山林丛杂。道路狭隘正行进间。突有赤匪六七千人由西北山林内蓦地冲出该团仓卒遇战。李团长一面督兵迎击。一面占领峡山砦。依为据点。与匪死拼。往返冲杀激战极烈。李团长胸部受伤。犹裹创督战。时将入暮。该匪左右延伸。将我李团形成包围。我辛旅长在黄安闻讯。即率傅团驰援。在下徐家附近。与围攻李团之匪。激战至晚。该匪复由河口镇陆续增加。枪声浓密，澈夜不绝。此时确知匪情严重。非增调厚兵援剿。难解李团之围。乃决定部署。下达命令要旨如下。

1. 赤匪约六七千人。现将我李印臣团围困於峡山砦。该匪后续部队。由河口镇逐渐增加。李团尚在固守待援中。

2. 王旅仍在黄安驻守。并搜剿附近潜匪。

3. 辛旅长即率傅团於七日晨。由下徐家向峡山砦方向进攻。并设法与陈旅援助剿部队连络夹击。迅解本团之围。

4. 陈旅长即率张虎臣团及张鹤龄边泽深两营。於七日晨。由塔耳岗经高桥河向峡山砦兼程进援。并与傅团设法连络。迅解李团之围。

5. 杨团长鑫即率所部。（欠边营）掩护给养弹。於七日由长堰出发。随陈旅后推进策应。6. 于兆龙团於七日由八里湾开至长堰。以厚兵力。并负责连给养之责。

7. 陈团仍分驻黄陂一李家集。但须酌派一营。於七日进至长堰。协助于团护送给养。俟任务完毕，即开回黄陂。归还建制。

8. 各部援剿情形随时具报，为要。

9. 余在黄陂。各援剿部队。於七日晨开始动作兹据先后报告如下：

1. 据陈旅长报告，职率队本（七）日晨由塔耳岗出发。至翁集。遇匪数百。由我侧卫随时驱逐。继进至高桥河附近。遇匪千余。占据山头顽抗经我猛攻。激战二小时。毙匪无算。匪向北窜。乃於申刻占领高桥河。当留张边两营扼守，职率张团续向峡山砦进攻。将该砦以南各山头之匪击溃遂与我李团打通匪现退踞峡山砦西北各山头。与我对峙。职俟杨团到达。再相机进剿。

2. 据辛旅长报告职率傅团本（七）晨由下徐家向中徐家之匪进攻。该匪据险顽抗我仰攻不易。激战一小时未能得手职当令傅团抽兵一营，由左绕袭。出其不意。攻占铁山。同时我陈旅到峡山砦以南施行夹击。李团亦乘势向外冲杀。匪受重创。乃向西退。现仍与我相持中。职於酉刻至峡山砦。与陈旅长李团长会商尔后追剿部署。是役毙匪五百余。获枪六七十枝。我官兵伤亡共计百余名。又据俘匪供称。该匪为伪十三师及警卫师游击队等。共约万余。枪六七千枝。系由桃花及王山窜来暂以河口镇为根据地。

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被粉碎后的动态

(一九三一年六月——九月)

豫 边

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红军数千由南司集绕和风桥及以西达店、双椿铺至豆腐店附近，将民团击溃，旋经八十八旅及九十旅一部开往夹击，遂将和风桥、黑山头、观音洞恢复，正将各部集中时，赤共忽然化装，截断潢商交通，破坏电线十里路，蔓延至傅流店附近，我驻傅流店之营被彼击破，敌势猖獗，当即飞调驻潢之八十九旅会同八十八旅并潢川民团前往夹击。二十八日晚，始将该股击溃。是役毙敌百余名，夺获马枪上枪十余枝，我军先后阵亡士兵四名，受伤十余名。同日据探：泗店东北十余里黄围子一带赤共约千余名，首领夏老七、葛四红等，设立伪政府，派党徒四出宣传，即飞令潢川民团及八十八旅第二团于二十八日晚乘夜袭击，夜半到达该寨时，已敌去寨空，我军遂分兵四乡搜剿，彼突来包围，幸官兵沉着应战，据寨抵御，黎明敌图他窜时，该团第二营以机枪掩护出击，彼势不支，即行窜逃，遂于李围子救出肉票二百余名，首领夏老七亦被我军当场击毙。

商城赤共最盛，近数年来破城劫寨，烧杀虏掠，殆无宁日，商城常备民团第四大队第二中队队长江海清，在去春因办理民团，触共仇恨，去秋赤共即召集二千余人，先后将该队队长之第五子及子侄等四人绑架而去，并烧去房屋十余处，今春彼势越炽，商、固路线为之梗塞不通，团勇进退维艰，踞寨死守，以便乘隙进攻，迫至（二十年）六月六日，探知赤生底蕴，遂率团勇出其不意，撞入巢穴，获红军第一军第五师伪师兼商固两县游击大队总指挥张泽民一名。七日，复抄毁上石桥敌队部办公处，又进攻至狮子山，毁红军所设之商固潢特区总指挥部及苏维埃政府各一处，是役擒获彼少年队长及政治委员、主席等七名，一并解二十二路八十九旅惩办。

宋旅长世科于七日二十九日渡河，三十日到达龙潭寺，三十一日将龙潭寺附近赤区肃清，旋据探报扈胡集有红军第四军邝继勋教导师一部，并赤卫军司令王梓堂部四大队，约二千余人，枪千余枝，意图顽抗，宋旅长除通报河东郑旅外，于八月一日下午二时送至扈胡集东，与

敌鏖战三小时，彼势不支，纷向杨家店、刘家溃退，我军跟踪追击至刘家圩，用迫击炮压迫，敌即逾圩溃逃，当场击毙淹毙者约二百余名，生擒十四名，我军亦伤亡兵数名，旋又闻郑旅与敌接触枪炮声，即整队向河口集夹击，行至五里拐附近，知敌连夜逃窜一空，八月二日黎明，在该村搜获敌苏维埃政府文件甚多，五日，开还河东原防。

吉总指挥鸿昌八月十四日电称，双柳树红军第十一师全部枪约千余枝，机枪山炮均全，我驻江集第八十八旅及潢川之第八十九补充旅，于八月十二日分途进剿，第八十九旅即于是日九时占领汪集、二郎庙一带，向敌猛烈攻击，敌顽强抵抗，激战约三小时，我八十八旅及补充旅分途由朱土庙、上亚港奋勇协击，敌不支，向白雀园溃窜，下午二时即占领双柳树，是役设计毙敌百余名，敌营长二名，俘敌五十余名，夺获杂枪二十余枝，刀矛无算，我军亦伤官兵十一名，围攻江集之敌系红军第四军，并有赤卫队若干，均经彭旅分头进剿，并以火炮援助，向和风桥以北追击。八月十七日晚，彭国桢旅已抵双柳树，正值围攻徐股时，我彭旅长协助痛击，敌不支向双桩河以击退去，

俘百余名。

红军师长赵某，团长王基贞等率部约两千余人，枪约千余枝，连日在马冈集、李家集、周寨一带烧杀绑掠，我五十八师陈子杰师由江家集、双杨铺分途出发，于九月二十二日在马冈集吴楼附近与匪接触，激战三小时，该敌纷向周寨、双竹园溃退，我军跟踪追击，是日十时进占周寨、双竹园，敌向东急窜，我徐团沿河猛击，救出男女肉票五百余人。

葛云龙师冯兴贤旅，于八月二十九日率队向砖桥方向进剿红军，行抵李家岗时，忽由苏家岗方向窜来红军二千余名，向我进攻，冯旅长当令阎心元团布置左右高地，华健安团迎头痛击，复调山迫炮向该敌轰击，敌势凶顽，分西南正南两方向我猛冲，旋经阎、华两团官兵沉着应战，约两小时之久，敌不支，狼狈溃窜，冯旅遂于上午九时完全占领苏家岗。

吉鸿昌部第八十八旅、第八十九旅正围攻沙存岗、古城岗、林家寨一带之地，不意赤共之一部溃窜潢川东北，勾结当地赤共，进逼桃林铺一带，希断商潢、商固交通，且知我潢川空虚，有直逼该地之模样。我八十九旅遂由林家集调回潢川进击，八十八旅则先由江家集出击至桃林铺，该敌向东北分退据寨顽抗，八月二十九日晚，又接九十旅告急，因郑家河一带聚集赤卫队及红军，第三十四军部约数万之众，猛袭商城，在半个店以北与该旅一部于观风店、黄山头一带激战，九十旅之第七团且被困观音洞，吉总指挥接电后，遂派八十八旅抽队往援。

红军大股麇集叶集，连日动作，似有进窥固始，袭取商城模样，旋据我一三五旅赵团长永中飞报，红军果率众三千余人，枪约两千余枝，猛扑固南之郭陆滩，与我部队激战。查固始为皖豫门户，长淮上游，红军屡次来犯，均未得逞，而固东南之黎家集，固南之郭陆滩，实为通叶集暨商城扼要地区，即飞飭驻黎集杨团暂取守势，免分兵力，戴师长民权则亲率部队驰郭陆滩，指挥赵团夹击，并电驻商、光、潢川部队严防。

自前次商城被围后，我第九十旅第七团向南召一带进剿，不意观音洞被敌困围，且以一部由郑家河袭取商城，并派其别动队绕劫郭潢交通，分段扼守，我八十八旅星夜往剿，始得解围，敌众遂集潢川以南之双柳树一带，及光南泼皮河砖桥一带，其数逾万，总指挥吉鸿昌除令三十三师相机堵剿外，并令 88 旅会同潢川民团向双柳树进剿。

鄂 边

我第十三师夏斗寅师驻麻城。以第三十七旅第七十三团驻骑龙铺，于七月一、二两日，该团派队分向宝珠寨、严家大湾、颜家河等处游击。三日，派第九连在高庙附近伏堵。四日，派第一营第二、三两连于麻城八大圩、河湾、梅花岭、仙人打坐等地区协同保卫团搜剿零股。五日，王复店附近叶家河、豹子山、石鞍山、李文等处有红军之独立团及四十团，枪约千六百余枝，子弹缺乏，队伍分散无定，当即派第三营附步兵炮两门前往围剿，在王复店以南接触，激战甚久，我士兵沉着猛攻，并以步兵炮向敌主力轰击，该敌伤亡枕籍，分向西北地区逃窜。第七十四团驻黄土冈，一日，派第一连游击黄家堰头、大路边、杨安凹等处，第五连在黄栗岩西搜剿赤共。二日，福田河电报称：詹家冲一带有土共滋扰，当派第五连及第七连之一部驰剿，并令于陶家冲、曹家畈一带伏堵。三日，傅家坝发现赤共数十名，即命三、七两

连驰剿，经我射击，彼纷向深山中逃窜，四、五两日，派第四连协同保卫团游击天古山，使第五连在黄家堰、毛家寨伏堵，以策应七十三团向王复店游击之部队。

第七十八团驻木子店，于一、二两日该团六、七两连至李家湾附近伏堵，三、四两日派第二营五连游击三角尖、双庙、王家冲、土地岭一带。五日，派第八连前往伏堵。

第三十八旅旅部驻宋埠，所部第七十五团驻阎家河，令第一营第一连于一日在夏家河伏堵，二、三两日派第三连及第三营七连于头铺、夏家湾等处游击。五日，仍命该两连在原地严密搜剿零股，并扶助民众，组织自卫团体。

武汉警备旅旅部设麻城。以第一团驻邓家竹园，于七月一日，派第一营第三连至彭家畈、虎背脑一带游击，该连行抵彭家畈，适北山上发现赤共约百余人，向我射击，我官兵奋勇前进，战约一小时，彼势不支，向北溃窜，三、四、四日又派第二营第六连、第三营第八连至虎背脑、彭家畈一带围剿零股：

第二团驻滕家堡，于七月一、二两日据探报松子关外古佛堂一带有赤共五百余人，当即派第一营第一、二两连至松子关严密防堵。三、四两日，派第二营第五、六两连加修关内工事，并搜剿狮子坳、猪鬃岭、徐家铺等处零股。

夏师长斗寅据万旅长及刘团长报称：七月五日所派第二营附步兵炮两门，经宝珠寨、襄角楼向王复店进击，拂晓到达王复店，见敌众挟居民北逃，形似诱我深入之势，我军当即占领南端高地，并向各村庄严密搜查，未几，敌果向我正面反攻，大部同时向我后方袭击，激战甚烈，旋以步兵炮痛击，彼不支，纷向王复店西北逃窜，时因大雨，未予穷追。此设计毙敌三十余人，生擒萧名海一人。据供，反攻正面之敌系彼独立团，袭击我后方者，为彼四十团云。我军亦伤士兵五名，阵亡一名。

第十三师所辖第三十七旅第七十三团，于七月十一、十二两日，因磨角楼以北一带山地发现敌众数百人，向围棋畈之民团进攻，该团即派第二营第五、六两连之各一排，并附机关枪两挺，步兵炮两门，经琴棋庵、宝珠寨至围棋畈附近占领阵地，敌众退至龙山寺寨内，恃险顽抗，激战二小时，继因我军火力猛烈，彼势不支，即向王复店方向退窜。十三日，派第一营第三连经傅家楼、毛家凹、竹林至高庙等处游击，十四、十五两日据报高庙西约七八里之郑铺，见有零股随时出没其间，即派第三营第九连驰往该地逐日游击。

第七十四团于七月十一日，派第三营第七连游击汤家湾、火炮寨一带。十二日，派第三连至黄家堰、傅家坝一带地区伏堵。十三日，命一、七两连至黄家堰、头箕凹、夏家山、戴家湾等处搜剿零股。熊家坳西北窜来土共二百余人，向东南行进，意图扰乱余家湾，并虏掠食物，当派第五连，第七连之一排驰往堵剿，于三角田前之高山占领阵地，向彼猛击，未几，该股即向白马寨后逃退。十五日，复派第二连赴夏家畈、喻家湾一带协助第5连搜剿零股，获彼宣传品甚多。

第七十八团于十一日派第三营第七连至长岭附近伏堵。十二日，据报盘踞商城新店、黑河之赤共，近日四出游动，当派第二营第五连至界岭西猫儿冲伏堵。十三、十四两日派第二营第六连经巴铺八屋湾至长岭关刘家屋一带游击。十五日，派第三营第七连至界岭附近伏堵，并令该连负责将该地区业经成立之铲共团团丁召集讲话及点验。

第七十五团十二日据报：土赤约千余人，枪五百余枝，由尹家河分两路进扰张岳、郑家新屋、七家庙、傅桥、陈家大屋、徐家岗一带，当派第四、七两连附步兵炮机关枪各一班驰往堵剿，行抵七家庙，与敌接触，敌恃险抵抗，激战约四小时，始向尹家河方面溃窜，即令跟踪追剿。是日，毙敌六十余名，十四、十五日则派第三营第八连至水口寺附近游击。

第七十六团前往阎家河，于七月十三日调赴宋埠附近，在十一、十二两日派第二营第五连至尹家畷、研盘店一带游击，并派第六连由丁家河经阮家坳至石观音堂等处伏堵，旋因桃花附近到有土共由尹家河分两路向东窜扰，七十五团分驻歧亭、宋埠，因兵力单薄，遂于十三日调该团赴宋埠附近协剿，十四日到达，当派第一营至程家大湾一带游击。

第三十七旅第七十三团十六日派第二营第五连第六连附机关枪迫击炮经磨角楼、陶家嘴向王复店游击，行至草庙附近，发现赤共五百余人。当即向彼猛击，激战二小时，彼势不支，向北溃窜，是役毙敌十余名，十七、十八两日，加派一连兵力驰往该地，与五、六连协同围剿零股。十九日，派第二营第八连至高庙附近伏堵。二十日，据报有少数赤共在江树开会，并有一小股占领围棋畷山向团队袭击，当派第一营第二、三两连驰剿，敌闻讯即逃窜，旋命该两连赴宝珠寨游击。

第七十四团十六日派第六连前往福田河接替防务，原驻该处之第四连调回黄土岗。十七日，据保卫团报告，赤共二千余人在余集、沙窝集、冯庙子一带集合，又朱家河、蔡家河等处之赤共独立团约二三百人，不时向天古山、香阴寨抢劫，当令各部队严加防范，并令团防侦察，详情报告，以便派队驰剿。十八、十九两日，命第四连游击金牛潭、何家湾，第七连至黄家堰头、四道河伏和，至二十日，仍令该两连继续堵击。

第七十八团派第二营第六连至界岭、猫儿冲、王家畷等处游击，第四连至张家湾、八屋湾附近伏堵。十八日，将驻祠堂铺之第三营第八连与木子店之第三营第七连对调。十九日探报平头山、道马河一带到有红军二千余人，枪约二千枝，企图不明，即令二、五两连至长岭关附近伏堵，并令前哨各部严密防范，至二十日仍令加紧防堵。第三十八旅所部七十五团于水口寺附近击溃土共后，据报民报告，桃花、尹家河间大股红军有向谢店以北运动之样，当令李华部队特别戒严。十六日，据报八里湾到有红军千余人，枪约九百余枝，并分五百余人向李家集方向窜扰，企图破坏李家集西北长岭之民团，当令驻歧亭游营长严为防范。十七、十八两日，赤共百余人在西张源附近，时向尹家河方面运动，又柳子港对面杨岔河附近居民均被迫而入党，遂逐日派队驰往堵击。

第六团代理团长孟耀武于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时奉命率兵两营进剿下查埠一带赤共，及抵柳家集，即据土人云：赤共约二百余人，枪七八十枝，在下查埠盘踞，墩厚岸另有红军约千余名，枪七百余枝，横行滋扰，请速剿办。孟团长即令第二营营长刘×远率一、二两连向下查埠进剿，敌出而抵抗，经迎头痛击，约半小时，彼势不支，纷纷向墩厚岸退窜。在午前十一时即将下查埠之敌完全肃清。又令第三营营长徐仁军率该营跟踪追击，至距墩厚岸二里许，即与敌接触，并令第一营第三连由正面猛力攻击，该敌顽强抵抗，回向猛扑，孟团长复令刘营长亲率二、三两连从右翼包剿，激战数小时，我官兵奋发用命，肉搏冲杀，孟团长亲率第二营协力助剿，至下午八时许，敌势不支，向莲子湖溃窜，该团长率队追击，至选×湖沿，敌众浮水乘舟逸去，

是设计击毙敌首领张松林一名，徒众二百余名，溺毙二三十名，生擒三名，夺获刀矛梭标无算，及宣传品多件。我军亦伤排长二员，兵士三十四名。

第十三师第三十七旅第七十三团于二十六、二十七两日，派队至高庙方家边游击，二十八日派第三营第八连向凉亭地区游击，二十九日派第三连附机枪一连经珠宝寨向王复店搜剿，三十日，仍续派队至珠宝寨等地区搜剿，均无大股，仅少数土共，见我军至，即分向深山逃窜。第七十四团二十六日派一营二连及二营六连三营八连围剿火把寨、三河湾、陶家畈、王复店、磨角楼、许家河等处土共。二十八日，赤共三百余人，枪二百余枝，进占天古山，当派第四连及保卫团十八、十九两中队进剿，彼恃山险固守，相持激战约三小时，彼始纷纷溃退。第七十八团二十六日派第三营第六连前往洗马河游击，发现西河桥白沙河一带盘踞赤共二千余，二十七日派第三营第八连至长岭关附近伏堵。二十八日另派兵二连于双庙、客人店一带伏堵，三十日，在各该地昼夜游堵。

第三十八旅第七十五团于二十七日派第八连及机关枪第三连之一排赴王家冲尹家河、黄土坡一带游击，该部到达尹家河时，即布置围剿。二十八、二十九两日由宋埠派第3连，歧亭派第五连、李华派第八连分三路向鄢家河、陈家大屋、马埠头、尹家河等处游击，并令逐日由宋埠向陈家大屋游击，或伏堵，歧亭以西因无驻军，故时有赤共至附近扰乱。

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麻城属之香山寺、武胜岭等处红军二千余人，裹胁亦达数万，经夏师芦旅派队击溃，敌向西窜。黄陂属之塔耳岗、贻家寨等处亦有赤共千余，经梁冠英师击退，英山前到有赤共数千，将县城攻陷后，旋复进窜鄂边。汉口行营主任何成濬密令王光宗旅开圻水堵截，因当时王旅来曾到达，该敌于八月二日窜陷圻水县城，何主任即令第四十八师派兵一团赴圻水与王旅会同剿办，并限期收复县城，一面电安徽省主席陈调元派队向英山夹击，时洪湖方面，则因大水泛滥，堤岸溃决，红军万余人均乘小划由新堤一带顺江东下。三日，已达武昌属之金口，汉阳属之沌口一带，何主任遂派队并派军舰协同水上公安局及团队前往进剿堵截。至围攻府场之敌，经三十四师张旅驰剿，敌向存家湾、戴家场一带溃窜。鄂南阳新、大冶方面孔部则窜踞富河一带，我郭汝栋师在追剿，并命谢彬师吴旅向三溪口、刘仁八等处夹击，我容景芳旅则开至大冶构筑工事，严为布防。鄂北方面，贺龙股仍盘踞房县、保康一带，我张连三部由大水厂向房县进击，刘正增部则由南漳向保康剿办，沿途均有斩获，李柱中旅长亦率各团速为督剿。

由英山及金家寨方面西窜之红军，八月上旬犯陷圻水，我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奉令前往截剿，当即合驻武汉之四十八师徐继武旅运赴团风登岸，并调驻蒲圻之四十一师丁治磐旅，转经岳州退至下巴河登岸，分经团风、下巴河及下巴河、水驿等道路向圻水进剿，同时汉口行营又命新8旅王光宗部由武穴附近经广济蔡家河等处向圻水协剿。八月十九日，第四十八师徐继武旅之先头，行抵皂刺岭以东地区，与上下麻桥及李家湾一带之敌哨接触，此即驱逐前进，而盘踞圻水之红军主力，因受我压迫，未敢抵抗，向东窜去，我徐旅遂于二十日将圻水克复。初入县城时，因红军主力未经接触，即行潜退，故不明其窜逃之方向，又以丁旅尚未到达，致未跟踪追剿，遂一面协助地方办理善后，一面则侦查匪踪，二十一日，徐军长亲至圻水视察，见敌所张贴标语，有截断长江，震压南京，袭取武汉等狂言，并查得该部队系红军第四军十至十三等四个师，及一教导团属之，敌军长则为兼师长徐向前，及彼师

长为许继慎、肖方等，此次犯圻水者则为第十、十一、十三等师，其十二师及教导团尚在英山，当以彼之兵力及企图，而判其主力，似有向广济、武穴方向窜扰，图据长江之势，嗣得王光宗部在漕河镇失利，又广济被陷之消息传来，红军行动始明，继复奉到恢复广济，阻敌渡江命令，我徐军长即令徐、丁两旅以一部守圻水，主力向广济挺进，二十四日晚，丁旅长治磐部到达圻城，唯该旅经数日之船舶运输，及数日之强行军，加之时值酷暑，患病士兵，达十分之三，健者亦深感疲劳，途中竟有不胜其苦而自行戕杀及投水者。同时并令圻春容景芳旅以主力进驻武穴，防守江岸。二十八日，圻水附近阵地构成，遂令徐旅长继武率牛团守圻水，防英山之敌来犯，以丁旅长治磐部附以徐旅之张、魏两团，由赤土坡、城角桥及蔡家河、长岭岗分两路至洗马畈转向广济方面进剿，因地形复杂，匪情狡诈，又令各团务步步为营，互相联络，以便策应。三十一日晚，丁旅旅部及李团，在洗马畈南端沙河之西岸，依团在河之东岸达成庙附近，张团在洗马畈东侧之叶家湾，魏团在圻阳坪南端等处宿营，并各构筑工事，以防敌袭，是夜捕获敌探，又搜得红军政治部主任曾中生致徐向前函，我丁旅长治磐得此敌情机密后，遂决心勉求达到任务，以李、依两团戒备前进，以张、魏两团守原阵地，更番推进，以便后方留有据点，纵遇敌袭，亦可应付。詎知九月一日午前，李团正值整队出发之时，金谷山东端及万家典、陈家咀北端一带，枪声齐作，敌以密集队形向前冲击，形成三面包围，斯时我军任前卫之李团第五连潘连长鹤青率部占据南端路口，与敌激战，丁旅长治磐偕李团长德惠指挥余部抵御西北两面之敌，战斗极烈，我潘连长毙敌尤多，并获步枪五十余支，冲锋机枪数挺，旋以潘连长及该连连副相继全数阵亡，敌遂由洗马畈南端冲入，于是李团腹背受敌，彼我相持，混战于村落内，丁旅长偕李团长指挥该团，短枪白刃兼而用之，与敌肉搏，终以众寡悬殊，我部伤亡极大，未得冲出，且由鸡鸣河南来之敌，亦在圻阳坪附近将我魏团包围，并达成庙之依团，亦受围袭，幸张团长习崇亲率一部由洗马畈东侧闯入重围，将丁旅长李团长及李团之一部援至叶家湾阵地内，是日我李团在洗马畈之战，伤亡士兵五百余名，损失枪械四百余支。查红军此次系倾巢来袭，志在必得，是以有如此之激战，非丁旅长及各团长坚忍沉着，激励士气，始终固守，岂仅该旅及张、魏两团难于幸免，影响所及，诚有不堪设想者，据土民称述，此役红军死亡亦在四千以上云。

五日，侦查红军向鸡鸣河方向潜退，我张师长振汉率孟团并由韩旅抽调之赵团，已先后集结圻水，遂令张师长率领各部，于六日拂晓向洗马畈速进，会合丁旅相继追剿，我肖师抽调之陈旅一部亦于六日晚到达圻春，又敌由广济北撤袭我时，我容景芳旅已趁机进驻广济县城，故敌未得逞，是役统计我丁旅及张魏各团共伤亡官兵一千二百余员名，损失枪械七百余支，夺获敌枪亦千有余支。

皖 边

红军万余人，分股进窥固始县城，二十五师先后檄派杨副师长国荣、工兵营长赵清标、侦探队长高振汉，于七月九日拂晓分头督队迎头痛剿，向曾家围、草庙集等处搜索前进，探得曾家围有敌千余，枪四五百支，遂于该地西北里许之尚壶园与敌接触，该敌猛烈冲锋数次，我军沉着应战，历三小时之久，敌不支，纷向西南商城境上石桥、南司渠一带逃窜。

红军以一部包围我驻黎家集杨团，又分三路犯固城，我二十五师戴师长派畅副师长国荣率部兜剿，只以连日大雨水涨，致未能与敌激战，至十日五时，遂率士卒冲击，激战四小时，敌分两路溃退，一向叶集，因我方追逼势迫，敌从抢渡史河，至淹毙二百余名；一向武庙集退走，因稍缓，被我生擒三十余名，我军受伤排长一员，特务营长一员，士兵十余名，敌大部则退距黎集二十里外之茶棚店、长岗店、墙里各处。

南召集迄东八里王节流一带，突由霍邱窜来红军涂彩臣率部二百余名，快枪二百余支，手枪手提枪各二十余支，盘踞河船攻掠沿河村寨，并劫来往船只，断绝交通。

红军二百余，枪约八十支，于七月二十六日进扰栗树，经民团击退至西界岭。又红军二千余，有枪千余支，窜扰马厂仓，距张家咀二十余里，又据旅旅长中诚报称：三十日，诸佛庵有红军千余人，系易鲁刚部叛军，欲施企图不轨，均在严饬防剿云。

红军六千余人，系其三十三、三十四两师，于七月三十一日，突窜英山城北，与我防军激战彻夜，八月一日拂晓，敌又以千余包袭县城，当即被我军击溃，敌旋又以主力绕攻，我军奋抗一昼夜，张团长以敌众我寡，弹粮两缺，不得已遂率部撤回，岳师长盛宣即令准备集中宿潜部队增援，并使张团长略俟整顿，再行进袭英山云。

据英山张团长报告，中东两路红军约千名，于七月二十五日到达杨柳明、芭茅街，西路红军数千名于七月三十一日窜达金家铺、孔家圩，与我军接触激战，据土人云，红军中有一俄人任指挥，拟窜鄂边，我军已派大湖及店前河之各一营进驻麻滩河，袭击敌之侧背，于必要时出上口圩、过路滩、雷家店一带截击云：

盘踞河口集之赤共，不时向固霍间龙潭寺、郑塔畈一带抢掠，居民之恐慌异常，该地党徒，且组织有苏维埃政府及军政机关，我梁冠英部于七月三十一日由霍出发，经长岗店，向河口集进攻，宋旅长率所属及地方民团亦是日由许家集出发，经西牛集向该地协击。

据电：八月二日突有由霍山老巢窜来大批红军约二万余众，英山驻军张团，因众寡不敌，与战不利，遂致全团缴械，团长被俘，县城失陷，黄县长、公安局长暨李汪两党委均遭惨杀，人民被害者不可胜计。现红军盘距英山，威胁壮了充兵，挑选小妇宣传，稍有违抗即遭杀戳，号哭之声，惨不忍闻，以英邑弹丸之地，既被洪水为灾，人民滇沛流离，生命已绝，再加赤祸，焉有子遗，请速电陈调元主席派大军进剿，并电请湖北省何主席派兵协剿，以期一鼓荡平。

红军陷英山后，其第十一师于八月八日陷圻水，第十师犯太湖，后因犯太湖之敌被我军击溃，仍返英山，后另有红军约四千人赴英山增加，及陷圻水之敌互相连合，在鄂边蔡家河，骆驼坳、石桥铺、凤凰关一带出没，我夏师长斗寅饬滕家堡、木子店驻军严为防范焉。

红军屠大憨部四五百名，枪约二三百支，小火轮一只，及民船百余只，盘踞周集屠家圩一带，不时在河西湖驶行，冀杜绝霍邱正阳关交通，我郑旅长廷珍于八月十四日着高团率大轮两只，准备水陆会剿云。

前盘踞霍西汪赵二集、润河集之屠部，郑旅长同宋旅长于八月十五日分水陆两路会剿，高团乘轮沿淮河向该集方向进剿，十七日午至关州屯，据报该股已于十六日夜向三河逃窜，郑旅长命曹团长率队沿湖西岸往周集一带堵

剿，至周集西义集遇敌百余，据险顽抗，经曹团长猛攻数次，始行解决，是役获枪二十余支，生擒四十余名，救出肉票二十余人，十九日返霍邱。

六霍附近敌之主力，系红军第四军邝继勋所部第十一、十二及教导师部队，枪约七千余支，即攻陷英山鄂边者也，此股计划原拟攻陷英山后，第一步攻潜太等县，第二步攻舒、桐、霍山等县，第三步攻六安、合肥等县。其回攻霍山之企图，诸佛庵有彼教导师一团，郝集、两河口等处有波沈懋初部约八百余人，并有飞机三架在傅家寨、麻埠、流波碛等处飞行，且架置电线电话。

施旅长元八月十七日晨，闻由千竿寺窜来赤共千余名，枪五六百支，将舞旗河包围，除迎击外，并飭管驾渡、正家滩保卫团左右夹攻，毙敌四五十名，敌不支，向千竿寺窜去。

陷我英山之红军，确有两万余，陷城后，竭力搜罗米粮，陆续运回金家寨，其大股窜往圻水，在英山之敌，分驻县城、杨柳湾、金家铺等处、我吉总指挥冯昌除飭岳、夏各部相机堵剿外，并电请汉口行营何主任派兵防剿。

据四十六师马参谋长荧电称：邝继勋攻陷英山后，连陷广济、圻水，势极猖獗，徐源泉、夏斗寅各师正施围剿，六安、霍邱境内之红军大部均调赴太湖、广济等处，该师王旅长率二团于八月二十日由码头集渡河西进剿，并电宋郑两旅协同进剿云。

郑旅长廷珍八月二十四日电：三刘集南之枣林岗一带，有赤共百余名，大部向金家寨、英山一带运动，第四师王旅于八月二十日由码头集渡河向单家埠、丁家集进剿，廷珍旅会同宋旅由霍邱出发，抵权河后，宋旅分向河口集，郑旅向三刘河一带维护民众收获，宋旅长遂进剿北乡零股。

八月二十六日，郑旅长廷珍与宋旅长晨分向周店、长塘稍进剿，斩获甚多，二十七日午，赤匪数百向岔路口猛攻，霍邱杨县长指挥铲共团与敌抵抗约二小时，以寡不敌众，退守榆林店，县长失踪，敌在莲花寺周店之线与我顽抗，我郑旅与宋旅在长塘稍、钱家店之线与敌第四军千余人激战，红军暗夜反攻，数次不利，二十八日，我全部出击，敌不支，向夏店溃退。郑旅宋旅因后方空虚，河西又有大股进犯，即退防岔路店。当即撤退时，红军第十军约千余人，即呼称为钢枪队者，由长塘稍东南方追击，郑旅李团为防卫计，俟敌追近时，即向之猛力攻击，当击毙数十名，彼不支，向南窜，午刻得退岔路店。是时因霍邱县长失踪，谣言四起，人心不安，遂退霍邱原防，以示镇慑，宋旅则退榆林店原防地。

九月二十三日晨，宋旅长率全部向夹铺、柳林河分路进剿，至黄昏时，完全占领柳林河一带，敌向百防岭及西河方向逃窜，二十四日晨，我宋旅长复率队向百防岭之敌分路猛攻，激战甚烈，至中午，彼不支，向英城溃散，我陈、杨两团跟踪尾追，先后进城，即将英山克复。敌一部北窜孔璃坊一带，另一部出南门窜去。我宋旅长除飭各部继续跟踪外，并电夏师部迅开英山接防。

连日被进击之敌，联合红军第四军十二师肖方之三十七团及毛正初部在小刘集、尚家庙、徐家集一带据险抵抗，我岳盛宣师王旅于八月二十七日令高团位置吴家大巷附近，居中策应，复令周团经吴家大巷、王家店向徐家攻击前进，又令杨团由尚家庙、小刘集向徐家集右翼进剿，该团在尚家庙西方遇敌二千余，枪千余支，与之正面接触，同时周围在高店西方遇敌七八百人，枪三四百支，与我第2营激战，又令杨团由尚家庙右翼绕击彼之侧背，

并令周团派兵一部协同杨团左翼包剿，该敌迭次猛扑，势如潮涌，我官兵奋勇前进，战约三小时，将彼击退，即占领尚家庙等处。我军又向徐集进剿，该敌复据小刘集一带高地顽抗，我军乘势追击，至徐家集附近，彼大股乃分向左翼窜去，并伏窜各山中。

王旅长藩庆奉令渡河游击，于八月二十二日，由码头集开始渡河，七时到达单家铺，当派杨、周两团分剿郭家店、刘武集、梅家集等处散股，杨团在郭家店遇敌千余名，周团在安群寺遇敌四五百名，纷向西南逃窜。

岳指挥官于八月二十四日晨，率部由单家铺向新安集进剿，高团在梅家集、梅家长岗遇敌数千名，杨团在查家墩、杨柳店遇敌五百余名，该股被我火力压迫，逐渐向西南方向退去，我军复跟踪追击，该敌复占领新安集、高岗寺一带高地顽抗，当令周团佯攻正面，高、杨两团由两翼包抄，彼势不支，纷向南方逃窜，我军于午后占领新安集。

二十五日晨，岳指挥官率部由新安集出发，令六安保卫团杨总团长莲池所部由右翼大道，高、周两团由左翼大道向清风岭、西桥头、兴隆集、沙滩店方向搜索前进，于上午八时行抵田家湾附近、发现红军千余名，占据斗岗北端高地及二天门、兴隆集以北之线凭险抵抗，经我各路包剿，约半小时，当场毙敌百余名，生擒十余名，并获旗帜多件，焚毁伪政府及其粮仓数所，敌不支，向西南两方逃窜。二十七日，岳总指挥又率部跟踪追剿，经吴家大巷、王家店向徐家集前进，七时行抵王家店西端，据杨总团长报告：尚家庙西方高地发现红军约二千余名，枪千余支，与我正面接触，其一部向我左翼运动，又据周团长报告，高店西方发现红军七、八百人，枪三、四百支，当即分饬各部对彼猛攻，敌凶猛异常，连次向我冲击，前仆后继，势如潮涌，幸我官兵从容应战，奋勇前进，激战三小时，始将该敌击退，十时二十分占领尚家店、高店、新店等处，晚间折回原防。是役毙敌二百余名，获枪支刀矛旗帜臂章甚多，我军亦略有伤亡。曲团长报称：二十五日派官长三员各带兵十余名，分赴各渡口，同时渡河，以威力侦察敌方沿河步哨，敌稍事抵抗，即行窜去，当毙敌十余名。二十九日，又有红军二百余名，在韩摆渡迤北对岸构筑工事，窥其用意，似系预备渡河，当饬机枪步炮各一部猛力射击，并派步兵一排渡河冲击，彼不支向西溃逃，周团长葆华于三十一日上午八时在吴家大巷发现红军八九百人，向我第二营阵地猛力袭击，经该营沉着射击，战约一小时，彼始不支，向西北溃退，同时第一营阵地前方小沙河一带，发现红旗五白旗一，赤共约二百余人，向我进攻，当由我第三连之前进哨迎头痛击，彼向小河以北退去，同时我第一连发现前方赤共百余名，即经第一连及机关枪猛烈射击，彼向西溃去。

（摘自敌国防部编《剿匪战史》第十四章）

第四十一师鄂东“剿赤”战斗详报（节录）

（一九三一年八月—九月）

第二篇鄂东剿赤战役

第一章收复圻水县战役

第一节 匪情

本军于二十年春在鄂中、鄂西各区清剿赤匪，长江北岸由岳口、潜江、沔阳、监利、沙洋、郝穴、沙市、江陵迤至江南岸公安石首调务华容、塔市驿等各重地区，先后将匪患肃清，举办清乡，地方粗告安谧。适时局影响，本军奉令移驻湘省。是年秋鄂省大水，鄂东空虚，而豫鄂皖边区之赤匪旷继勋、徐向前两股匪众，约两万余人，甚形猖獗，由金家寨、英山一带老巢向鄂东滋扰，连陷重要城镇，人心惶惶，本军奉令回鄂剿赤。本师由长沙、岳州、咸宁、云溪一带正向武昌、汉阳输送间，而旷、徐匪逆凶焰日炽，于八月中旬陷圻水县，凡圻水、罗田、广济以迄英山，悉沦赤化。本军为积极清剿该匪计，遂令本师丁治磐旅，于输送途中，不得在武汉停留，星夜兼程开赴团风，会同第四十八师之徐继武旅，收复圻水县城。该旅会同徐继武旅即将圻水之匪击退而克复之。

圻水之匪被我击迟，乃分向罗田、广济各县之区域内盘踞滋扰，一股窜至蔡家河、长岭岗、鸡鸣河一带，一股窜至广济县城、株林河、漕河镇一带，连络地痞流氓，组织乡农会宣传赤化，强割民谷，向英山老巢运送。本军为剿除该匪计，遂令丁旅会同徐旅向该匪进剿。

（一）陆军第四十一师第一百二十一旅进剿徐向前股匪联合纵队区分：

联合纵队指挥官陆军少将第一二一旅旅长丁治磐

第二百四十一团李德惠团

步兵第一营

步兵第二营

步兵第三营

机关枪连步兵炮连

第二百四十二团

依介乡团

步兵第一营

步兵第二营

步兵第三营

机关枪连

步兵炮连

第四十八师第二百八十四团魏秀山团

步兵第一营

步兵第二营

步兵第三营

机关枪连

步兵炮连
第四十八师第二百八十五团张习崇团
步兵第一营
步兵第二营
步兵第三营
机关机连
步兵炮连
无线电第五分队

(二) 坤援队洗马畷剿匪军队区分：

总指挥官陆军中将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
左纵队长步兵上校第二八八团团团长赵景武
左纵队赵景武团全部编成之

步兵第一营
步兵第二营
步兵第三营
机关枪连
步兵炮连

右纵队长步兵上校第二八三团团团长牛乐亭
右纵队第二八三团两营、第二四五团一营、师属机关枪一连编成
之二八三团步兵第一营
二八三团步兵第二营
二四五团步兵第一营

师属机关枪连(系二四五团之机枪连,暂调师用,俟剿匪毕,归还建制。)

中央纵队长陆军少将第一二三旅旅长黄新
中央前卫司令官步兵上校第二四六团团团长孟棠宣
中央纵队第二四六团全部及师属特务连编成之
步兵第一营
步兵第二营
步兵第三营
机关枪连
步兵炮连
师特务连

第二节 剿匪前之准备

本师于七月五日由湖南长沙移驻岳州、咸宁、云溪一带地区(师部驻岳州),十八日奉令移驻武汉,本师第一二一旅(丁治磐旅)于输送途中奉到军长巧日电令要旨如左:

旷徐逆匪陷圻水县城,着丁旅长治磐率该旅逢开赴团风会同四八师徐继武旅向圻水之匪进剿而收复之为要。

第三节 剿匪纵队之编组

剿匪联合纵队之编组如军队区分

第四节收复圻水县城经过

遵奉巧电，即令丁治磐旅长率领该旅全部不在武汉下船，兼程开赴团风，到达后即会同四八师徐旅长继武商定进剿部署。

八月二十一日据丁旅长治磐由团风报告如左：

报告 八月二十日午后八时
于团风一二一旅旅部呈

一、职旅奉令会同四八师第一四二旅即向圻水之匪进剿。

二、职旅及第一四二旅定于明（二十一）日上午二时由团风启碇，仍用原船输送至兰溪下船，尔后之攻击，部署另行报告。

八月二十三日据丁旅长治磐养戍电报告如下

职旅遵奉巧日电令，到达团风即商同徐旅长继武妥定部署于养申到达兰溪宿营。顷据确报，盘踞圻水之匪已于马（二十一）日向罗田、广济方向窜去，职等拟明（二十三）日进驻圻水，谨禀、职丁治磐、徐继武叩，养戍印。

又据丁旅长治磐敬（二十四）日电报称

职旅及第一四二旅全部漾日进驻圻水县城，即招抚流亡，整理地方秩序，肃清地方散匪，以期地方秩序早日恢复，谨电禀陈，职丁治磐叩敬印。

第二章洗马畈剿匪之经过

第一节匪情

我军到圻水后，匪向罗田、广济方面窜去，我军为歼除该匪计，奉军长徐电令，以四八师徐继武旅长率该旅之牛乐亭团守圻水县城，第一二一旅丁旅长治磐率该旅全部及徐旅长之张魏两团，经圻水之关口韩家河向窜匪进剿，于是圻水克服，附近已告肃清，而洗马畈战役于以起马。

第二节进剿之准备

八月二十四日据丁旅长治磐报称顷奉

军长徐八月二十四日命令要旨如左：

一、由圻水东窜之匪，经蔡家河、株林河一带，向广济方面窜扰，据报该匪有向圻春、武穴等处滋扰之企图，但匪逆究系沿江岸窜扰，或逃回英山、太湖一带老巢尚待侦察。

我新八旅王光宗部，前于漕河受挫后，向广济以东移动，现地点未明。

警备旅容景芳部驻武穴，刻有一部直达圻春。

二、本军以肃清鄂东匪患之宗旨，拟分两路向英山、广济方向跟踪追剿，寻匪主力而剿灭之。

三、徐旅着留一部于圻水，协助地方办理善后，以主力集结于蔡家河、长岭岗一带，相机向英山进剿，并掩护丁旅之侧后背。

四、丁旅着由圻水出发，经赤土坡、城角桥、洗马畈、株林河、新铺，向漕河镇前进，到达后相机向广济进剿而占领之。

五、两旅着于二十八日早同时由圻水出发，并由该县着各派保卫团一部，

随同该旅前进，以便与地方沿途接洽。

六、原附属徐旅之无线电，着拨归丁旅服务，俟本军无线电第三队到圻即配属徐旅。

七、两旅开始运动后，务以通信确实联络，并丁旅相机与容景方部联络之。

注意

1. 每日行军路程须缩短，俾当宿营后，有筑工事之余裕。
2. 无论行军或宿营时，对于前后及侧方均须注意，勿稍疏忽为要。

附圻东赤匪指导要领

1. 匪情及追剿部署业详于本月二十四日下午一时之命令在案，兹为规定各部之细部动作，特订指导要领如左：

2. 徐丁各旅须充分准备，并对于交通及匪情应详细调查，着于二十八日晨由圻水县城开始运动。

3. 为两旅联络确实，并能即时应援起见，丁旅向漕河镇进剿时，徐旅须逐次跟进兹规定如左：

甲、丁旅到洗马畷时，徐旅须以两团到蔡家河及长岭岗。

乙、丁旅由洗马畷前进时，徐旅须以一团至长岭岗，一团进至洗马畷。

丙、丁旅由株林河前进时，徐旅须将两团分别推进至洗马畷。

丁、待丁旅到漕河镇后，如无应援之必要时，徐旅进至洗马畷及株林河之两团，可相机由城角桥、赤土坡、新铺及刘家铺、毛张院之道路向圻水集结。

4. 逐次推进之地点及时日，由该两旅自行规定通报总期联络确实为要。

5. 丁旅到达漕河镇后，如情况许可，务相机进占广济，俾巩固鄂东要点。

6. 对于王光宗部，可随时调查，相机予以收容，但务须审慎考察，恐该部受挫后，赤匪冒用其符号旗帜以行欺骗主义为要。

7. 如遇匪袭扰时，无论何团均应互相策应为要。

第一二一旅旅长丁治磐，率领该旅全部会同徐旅之张魏两团，定经圻水之关口韩家河向匪进剿等情。

八月二十七日据丁旅长治磐报称顷奉

军长徐八月二十七日电令略开。

丁徐两旅追剿赤匪之一切部署由丁旅长指挥之等情

第三节剿匪纵队之编组

据丁旅长治磐报称，职奉军长命令后，即与徐旅长继武商酌两旅合组进剿纵队其组织，如军队区分，又因各团之给养代金尚未领到，改定二十九日出发，并将职所下之命令特抄一份呈阅（附二十八日下午一时一二一旅命令一件）。

命令 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
于圻水县四一师一二一旅旅部

一、由圻水东窜之匪其主力（约六团），现在广济附近及广济西南大金铺、界牌岭并江边之扎营港一带，据土谷民报告，该匪于前向黄梅窜扰，因被黄梅保卫团扼阻于黄梅，匪未得逞。

罗田少数之匪现已退走。

英山系匪之十二师及教导团并有伤病匪甚多，长岭岗、株林河一带尚有少数之匪，监督乡农会收获民间谷稻。

我容景芳旅，现以一部驻防圻春，主力集结于武穴附近。

二、本联合纵队以肃清长岭岗、株林河一带残匪，尔后攻广济之目的，应即经长岭岗、株林河、新铺、西河驿一带追剿前进。

三、各团行动之基准，详于计划表，于明日（二十九）日开始施行。

四、予现在圻水县城明（二十九）日随李团前进，宿营时在旅部位置。

附记

一、本表系按十万分之一图计划，与实地或有不合，各团长到达宿营地后，应即预为侦察次日之行军路，如有阻碍，应酌量情形改道。

二、每日行程至多不过四十里，须在黎明以后出发，正午以前到达，到达后对于宿营附近须赶筑工事，以防匪袭：

附前进计划表

| 第一百二十一、四十二旅剿匪联络纵队由圻水向西河驿附近前进计划表 | | | | | |
|---------------------------------|------------------|------------------|---------------|-----------------|------------|
| 部别 日期 | 李团 241 | 依团 242 | 张团 285 | 魏团 284 | 旅部 |
| 第一日 八月二十九 | 经新铺至桃树 窝余家堰一带 | 经新铺至赤土 坡药王庙一带 | 经关口至快活 岭附近 | 至关口附近 | 赤土坡 |
| 第二日 八月三十日 | 经城角桥至洗 马畈 | 经城角桥至羊 角桥 | 经蔡家河至长 岭岗 | 经眼牛山脚至蔡 家河 | 洗马畈 |
| 第三日 八月三十一日 | 经蔡家河 至株林河 | 经万家英至 长塘角 | 经艾家坳至 洗马畈 | 经长岭岗艾家 坳至羊角桥 | 株林河 |
| 第四日 九月一日 | 经王家铺至 高家新铺 | 经乌石桥至西 河驿 | 经蔡家河至株 林河 | 经洗马畈万家英 至长塘角 | 新铺或西 河驿 |

三、无论行进或停止，与接近之团须确取联络，遇有情况须互相策应。

四、每日宿营，各团应自为警戒，即用团展开之方式，凡主要道路及两侧比较重要之村落及可为据点之地物，均须酌量占据，严密警戒，但警备圈之径不得过六里，以免兵力分散。

五、每日宿营地之配置，应绘图报告旅部，并互相通报邻近之团。

六、本表如旅部认为有变更之必要时，当于一日以命令变更之。

八月三十日据丁旅长报告如左

报告 八月三十日午后三时
于洗马畈一二一旅旅部呈

一、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旅部及各团，均已于午前到达原计划各地点。

二、据张团长报告，职团于本日午前十时到达岭岗；原踞该地赤匪之教导团已向鸡鸣河退去。

三、据李团长报告，职团本日午前十一时到达洗马畈，原踞该地之匪，已向株林河退去。

四、据土人云，株林河有匪之游击队，约有手枪匪二、三百人。

五、职据以上情况，是我军已与赤匪接近，为策应便利起见，拟改定此后之行程，改定命令谨呈一份请鉴察（附呈一二一旅命令一件）

命令 二十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三时
于洗马畷四一师一二一旅旅部

一、赤匪大部情形同前。

洗马畷赤匪百余人，枪数十支，于昨（二十九日）日向达城庙退去，闻株林河地方尚有少数赤匪肆扰。

二、本旅为接近赤匪、策应便利起见，兹改定各部行进路径如左：

1. 八月三十一日

李团仍按原定行进路进至株林河。

依团随李团后五里，经洗马畷、华家河进至株林河以北各村落。

2. 九月一日

李团仍按原定行进路进至新铺。

依团随李团后五里，经株林河、王家咀沿河两岸进至西河驿。

张团按原定行进路进至株林河。

魏团随张团后五里、经洗马畷、华家河进至株林河以北各村落。

三、各团由宿营地出发仍于早六时开始。

四、旅部仍按原定表逐日行进宿营。

第四节 丁旅长在洗马畷应战之经过

（一）匪情之变化

因沿途观察地形并防匪情之变化，特须定剿匪指导要领。

剿匪指导要领

一、我军以大部进剿，匪尚盘踞广济未见逃窜，其企图如何尚不可知。

二、查匪之惯技不外三端：1. 闻我大军到来，不待接近即行逃窜，以保其实力。2. 乘我宿营初定举全力猛冲。3. 于我将到时让开其占据之地点，以懈我军心，而匪则于一日内乘我之懈大举反攻。

三、基于前两条之顾虑，我剿匪各团无论如何疲劳，无论匪情缓急，凡到达一地点，应立刻构筑工事，将阵地构成并要集结兵力为要。

四、阵地选定及工事构筑之注意

1. 我军所到之处山地为多，山上又多树木，妨碍射击，如我占山头打不倒匪，匪如占山头也打不倒我，故各团应选定村落为本阵地，而以山头为警戒哨地点。

2. 本阵地之构筑，即利用村缘或河坎墙壁构成，村落道路要口均须闭塞。

3. 如村落过大，兵力不敷守备时，应将村落区分为若干段，各点闭锁堡构筑法，在必要时得放弃村落之一段或数段，以与匪对峙，待我外援到来，匪不能与我持久也。

4. 凡构筑工事之重要部分，均应采用里翻土法，如河南筑寨，然以前之向外积土法，不定以障阻敌人，勿采用。

5. 里翻土工程较大，兹为掘土迅速起见，可征发民间牛犁若干张，一层一层的耕掘，并可征发民夫帮同积土。

6. 湾子内村落往往背靠小山，山上不易做工，可在屋墙穿掘枪眼或在两侧筑一高墙，以侧防消灭死角，使匪虽至屋后亦站不住为要。

7. 此后接近匪区，对于民田民房为我工地上必须耕掘时，亦不必顾惜。

五、对阵地人民之处置。1. 必要时禁闭于一处，禁止其出入。2. 平时时

每日黄昏后，断绝各村之交通。

六、各团每到一村落应立即详为搜查，以防匪人设伏，乘我危急时施行扰害，此条万勿疏忽为要。

七、夜间如匪袭时，各村落自行固守，切勿自乱，至天明再相机互为策应，因夜间队伍活动甚易自相混乱也。

八月三十日午后八时据李团长报告，在达成庙路上截获赤匪一名，于其身畔搜出重要信件，此信件系鸡鸣河匪之最高机关军政委员曾中圣致其政治委员，送向株林河者，其要点如左：

1. 匪之教导团已集合于鸡鸣河。
2. 匪之第十二师，正由英山向鸡鸣河集结中。
3. 嘱株林河之匪，俟徐匪向前到来即会合北进。
4. 已另函在广济之匪伪军长徐向前，速率第十第十一两师向北夹击。

又据捕获之匪探供称如左：

1. 株林河、唐河镇等处有匪之伪十一师少数残匪。
 2. 匪之编制系以三连成营，三营成团、三团成师，师之内另有特务大队。
- 综合以上各情况，即决定先集结兵力暂缓前进，遂下命令如左：

八月三十日午后十时
命令于洗马畷四一师一二一旅部

一、顷据我李团之便衣队俘获赤匪送信人供认情节，并搜得所携文件之内容，综合匪情如左：

1. 原在蔡家河，长岭岗一带之匪约千余人（似即匪军第四军教导团）现退至鸡鸣河。

2. 原驻英山之匪军第十二师，现向鸡鸣河集中，有会合教导团夹击我张魏两团之逆图。

3. 广济方面之匪有集结大部出莲花庵、刘公河、分路街、株林河、达成庙之线夹击我李张两团之逆图。

4. 现在广济、英山两方面之匪，系以刘公河、分路街、达成庙、蒋家桥、查儿山、鸡鸣河之线为连络。

二、本旅为集结兵力，应付两方面之匪扰起见，拟先遮断匪之连系，然后向广济方面之匪进击，兹定部署如左：

1. 李团明日在洗马畷停止，并将洗马畷附近阵地加紧构筑。

2. 依团明日俟魏团到羊角桥后，即经洗马畷进驻达成庙附近，以遮断匪之连系，一面构筑工事，一面多派便衣侦探远出于南北两路口，以查拿匪探及送信人。

3. 张团到达洗马畷东西各村庄停止待命。

4. 魏团到达羊角桥接替依团之警戒，并加张工事，对长岭岗、鸡鸣河之匪情特加注意。

三、俟我四个团集结完毕再定前进计划。

四、旅部现在洗马畷西门。

注意

1. 由鸡鸣河派出之匪探，系装卖油条者，望饬属切实查拿。

2. 如遇赤匪来扰时，总以少放枪节省子弹为要，在夜间放枪尤易混乱，赤匪夜袭时，可以大刀刺刀击杀之。

报告 八月三十日午后十时
于洗马畷一二一旅旅部

一、本（三十）日午后八时据李团长德惠报告，在达成庙路上截获赤匪一名，搜出鸡鸣河匪之最高机关军政委员曾中圣送向株林河匪政治委员之要函一件，综其要点如左：

1. 原在蔡家河、长岭岗一带之匪约千余人（似即匪军第四军教导团）现退至鸡鸣河。

2. 原驻英山之匪军第十二师，现向鸡鸣河集中，有会合教导团夹击我张魏两团之企图。

3. 广济方面之匪有集结大部，出莲花庵、刘公河、分路街、株林河、达成庙之线夹击我李张两团之逆图。4. 现时广济、英山两方面之匪，系以刘公河、分路街、达成庙、蒋家桥、查儿山、鸡鸣河之线为连络。

二、职旅为集结兵力，应付两方面之赤匪计，拟先遮断匪之连系，然后向广济方面之匪进击，所定部署如下：

1. 李团明日在洗马畷停止，并将洗马畷附近阵地加紧构筑。

2. 依团明日俟魏团到羊角桥后，即经洗马畷进驻达成庙附近，以遮断匪之连系，一面构筑工事，一面多派便衣侦探远出于南北两路口，以查拿匪探及匪送信人。

3. 张团到达洗马畷，在洗马畷东北各村庄停止待命。

4. 魏团到达羊角桥，接替依团之警戒，并加强工事，对长岭岗、鸡鸣河之匪情特加注意。

三、职拟俟我四个团集结完毕，再定前进部署。

右报告

军长徐

职

丁治磐谨呈

（二）洗马畷之激战

八月三十一日 自昨晚至今晨匪情均无变化，早九时余张团已到洗马畷河东之叶家湾，魏团因响导错误导至圪阳坪，即令在圪阳坪宿营，依团已由羊角桥进至达成庙，李团及旅部仍在洗马畷，其分驶地点如集结位置要图。本日午前九时四十分，召集各团长团付会议，进剿方略决对英山之匪，以一团殿后支撑，而阻止之株林河一带之匪，先行驱逐，以追击广济方面匪之侧背，借可完成进占广济之任务，即下如左之命令。

命令 八月三十一日午后四时
于洗马畷一二一旅旅部

一. 匪情如前命令所记，无大变化。

株林河、陈家坝一带有少数之匪，并在该地构筑工事。

二. 本旅以收复广济之目的，明日（九月一日）拟先驱逐株林河、陈家河一带之匪而占领之。

三. 各团行动之基准如左：

1、李团明早六时由洗马畷出发，沿河西岸进至株林河，驱逐散匪，构筑工事。

2、依团明早五时由达成庙出发，沿河东岸进至旭祖附近，沿途驱逐散匪，并在旭祖附近构筑工事，对分路街、刘公河方向侦察匪情，并要严密警戒。

3、张团明日五时由洗马畷东街出发，随依团后五里行进，进至陈家坝附近构筑工事，并相机策应依团。

4、魏团明早五时由圪阳坪出发，至洗马畷即刻进入阵地，对英山方面之匪特别警戒，如匪果来袭，应固守洗马畷，以掩护南进各团之安全。如无匪情，该团于明日午后四时出发，沿河西岸进至华家河、许家河一带构筑工事，严密警戒。

行进间后卫务要周密。

四、各团到达宿营地务要立刻构筑工事，严密警戒。

五、旅部明（1）日早六时随李团行进，拟进至株林河。

九月一日午前五时，依介团于达城庙、窝铺塘一带正准备出发，其派出于百树铺（图上百担铺）之停止侦探一排，忽与匪接触，同时洗马畷方面之李德惠团派出于周家湾之停止侦探亦与匪接触，并侦知洗马河以西及西北方向发现大部匪队，有围攻洗马畷之样，是时李依两团即就原阵地准备迎击。

五时三十分，匪行拂晓攻击，我停止侦探，逐渐撤回李依两团，形成被包围之势，战斗甚为激烈。

六时天色微明，洗马畷南侧之匪，受我火力之压迫微形动摇。我李团第五连潘连长乘势出击，匪即向南溃退，附近山沟遗匪尸数百具，并夺获步枪五十余支，机关枪一架，是时洗马畷西北方向战斗转为激烈，南退之匪复增加千余人，向我猛烈反攻，斯时我张习崇团已在叶家湾附近停止，魏秀山团已由圪阳坪进至李大河附近。发给魏张两团长命令如左：

命令 九月一日午前六时十分

于洗马畷天主堂

一、今早五时以来，匪以大部分向我李团之洗马畷、依团之达城庙猛攻，现我李依两团仍在原阵地与匪激战中。

二、为兼顾鸡鸣河方面之匪向我夹击起见，该两团速以左之要旨部署之。

1、张团即在叶家湾附近停止，并占领要点对鸡鸣河之匪备战。

2、魏团留置一营放李大河附近占领要点，协助张团对鸡鸣河方面之匪备战，其余进至洗马畷西街待命。

三、予在洗马畷西街

九月一日午前六时三十分许，匪以密集队从洗马畷南西两侧猛冲，并用冲锋手提机枪前导，第五连官长全数伤亡，士兵亦伤亡大半，机关枪李连长同时阵亡，洗马畷南端逐被突破，直扑旅司令部。李团二三两营受匪压迫与第一营已失连系，当给李团长命令要旨如下（口述）

一、该团长速集结兵力，振作士气，固守洗马畷东街候令反攻。

二、予赴叶家湾张团部部署一切。

至午前八时许，张团长习崇因闻洗马畷街市内枪声甚激。魏团在李大河方向亦已接触，乃亲率其第二营及第九连向洗马畷东侧小庄策应，职旅遂受其掩护移至叶家湾，接得依团长报告大意如下：

1、今早五时以来，匪以大队向我阵地猛攻，已形成包围之势。

2、匪向我冲锋三次均被击退，刻下职团仍在原阵地与匪激战中。

3、窝铺塘至叶家湾间空隙甚大，拟请令张团与职团确取连络，以免为匪隔断。同时接得魏团长秀山报告大意如下：

1、李团以众寡不敌已放弃洗马畷，现撤至李大河之滩内整理。

2、职团现在李大河及以西高地与匪激战中。又接张团长习崇报告如下：

1、洗马畷追击我李团之匪队，已经职部击退，毙匪甚多，并夺获机关枪两架，迫击炮两门。

2、我李团现撤至李大河附近集合。因给李团长命令如下：

1、该团长即率所有之部队，经叶家湾至许家大山占领要点固守之，任依张两团之连络。

2、予决心在叶家湾与匪坚持，以取得最后胜利。

3、各阵地被匪隔断时，应各自努力坚持，勿自惊扰。又给依团长命令如下：

命令 九月一日午前九时

于叶家湾旅部

一. 李团现已放弃洗马畷。

兹令李团长亲率其第一营移驻许家大山，占领要点，任该团与张团间之连络。

二. 魏张两团在李大河洗马畷东侧一带村落迎击匪队，颇予匪以重创，现仍在对战中。

三. 为兼顾鸡鸣河方面之匪向我夹击起见，已令魏张两团之主力，对蒋家桥道路及要点确实占领。

四. 该团如被匪隔断时，应各自坚持勿自惊扰。

五. 予在叶家湾决心与匪坚持乘其变而出击之。

九月一日 午前九时李团长率所部到达叶家湾口述报告如下：

1、职团第二三营受匪压迫似已撤退，闻旅部杨参谋长亦随行。

2、职率第一营三个连，即赴许家大山布防。

九月一日 午前十时许，匪继以大部向我猛攻，同时蒋家湾方向土堂湾以北东湾以东均发现匪队甚众，分路向我土堂湾及迤西高地之魏团刘营阵地、东湾之张团孙营、叶小庄张团宋营各阵地猛烈冲击，我叶小庄宋营土堂湾刘营均以地形失利，伤亡过甚，宋营撤至叶家下湾，刘营撤至许家大山东湾，孙营之两连与匪互相冲击至十数次，匪尸满山，卒以匪众我寡，撤至叶家湾，匪跟踪追蹶，战况极为混乱，是时已陷於重重包围，许家大山之李团亦退至窝铺高地，於是叶家湾达城庙之依团连络亦断，旅长乃对官兵表示坚决之心，誓以叶家湾为主要之支撑点，以待战局之变化。十一时许，匪从土堂东湾许家大山洗马畷各方面并力向叶家湾合攻，迫至围墙，并有三四十人跃进西院，被我官兵沉着奋勇冲击并由张团长习崇亲率兵一排出庄抄袭，又第九连唐连长见匪纷乱，该连从叶家下湾出击，毙匪百余人，叶家湾东侧之匪亦被我机关枪宋连施行扫射，毙匪二百余人，时忽大雨，匪之活动困难，至午后一时匪乃停止进攻，是时达城庙方面枪炮声仍甚激烈。至午后三时接得刘营长庆海由李大河送来报告，大意如下：

1. 本（一）日午前十一时，匪约千余人从蒋家湾方向来攻，又沙河西岸匪数百人向我李大河猛攻，幸我工事坚固匪未得逞，卒被击退，毙匪百有余人，获步枪三十余支。

2. 职营仍在李大河与匪对峙中当令刘营长在原阵地加强工事，防匪夜间来攻，并令张魏两团长严督各阵地加强工事，严密警戒。本（一）日午后十时，匪果忽然四面围攻叶家湾及各阵地，我各官兵以工事坚固士气振发，待匪进至百米达内外，施行齐放，并投掷炸弹，毙匪甚多，匪受巨创乃不敢进，惟达城庙方面枪炮声彻夜未息。

九月二日 午前七时派兵一连，向许家大山附近威力侦探，并对李团长依团长如下之命令

命令 九月二日午前七时
于叶家湾旅部

一.昨(一)日午前十时以来，此间战斗甚烈，但匪均被我击退，我张魏两团现在李大河叶家湾南叶庄叶下湾一带与匪对峙中。二.本旅决在现阵地固守，待匪情变化而出击之。

三.各团长应严督加强工事，节省子弹并征集粮秣，以便与匪坚持。

四.各团之被围原在计划之中，应鼓励士气，勿以被围而气馁为要。

五.予在叶家湾，本欲赴该团视察，因巩固此间士气起见，暂不移动。

六.昨日以来战况如何，望详报交传令带回。九月二日午前十一时，侦察连归回叶家湾，据报许家大山之匪昨晚似撤退，与达成庙之交通刻已恢复，并携回李团长依团长之报告如下：

1、昨夜匪数次向我阵地猛冲，幸我官兵沉着射击均被击退，匪伤亡甚巨，至本(二)日上午三时匪之枪声沉寂。

2、我阵地东侧之匪完全退尽，已派队将山林村庄搜索一遍，我南侧西侧之匪尚未退去。

3、叶家湾附近阵地如兵力不敷分配时，可调项团(三团)前来协力。又据各团报告，围我之匪似有撤退模样。乃命李团暂在窝铺塘待命，并令各团派出征发队向附近各村征发粮秣，本(二)日匪未攻我，夜间亦甚沉寂，讯问俘掳及就夺获匪旗知匪情如下：

1.攻我李团者系匪伪第四军第十师，攻我依团者系匪第十一师，此两师均由广济调来，攻我魏张两团者系匪第十二师及第四军教导团，从鸡鸣河调来者。

2.匪军长徐向前，现在洗马畷三里许之小庄，洗马畷现驻一师及军政治委员曾中圣。

3.匪第四军共四个师，第十三师系新编尚在英山，每师三团，每团三营，每营三连又机枪一连，每连八九十人枪弹全。

4.最近赤匪奉伪中央(江西)命令，扩充第四军为第四集团军，师为路，团为师，营为团，连以下仍就。

5.第十师现已撤去，闻将进圻水。

6.匪连日来伤亡约两千以上。

7.匪从广济出发，伪军长讲话谓洗马畷有某师之一团，冒充四十八师，因卒我等往缴其械云云。

8.广圻一带匪，定九月二日一律开会从事民众组织，因一日即开火，故政治上尚未着手进行。昨(一)日以旅部受匪猛烈攻扑，无线电队未及撤退，与军长遂失联络，乃以重赏觅得土人混出匪围，送呈报告大要如下：

1.昨(一)日以来，匪以三个师又一个团，从株林河鸡鸣河两方面向我各团夹击，我李团以伤亡过甚不得已於昨午前八时放弃洗马畷，现我团占领之阵地如附图。

2.今早以来我阵地东侧之匪已撤去，匪对我各团有以一部监视之样，其大部转攻圻水之企图，请饬徐旅长严防。

3.此间以伤兵过多，担架缺乏，活动力为之减少。

4.现在工事已加强，士气甚巩固，拟相机出击以自求出路，将来出发拟

取道广济方面。

5. 现在征集粮秣，准备与敌持久战。

6. 取决心固守现阵地，不将匪击退决不移动。

九月三日 是日四团枪声甚稀薄，夜来惟依团方面有三小时之激烈枪声，午前八时接得依团长之报告如下：

1. 围我阵地之匪，於昨（二）日下午十时许向我阵地猛攻数次，被我击退，尔后区分为若干小部开始撤退，一向正西方向，一向株林河方向，至本日拂晓前匪已撤尽。

2. 已令各营派探四出搜索，西至洗马畷，南至五里以外各村庄，据归报均无匪踪。

3. 据土民报称达城庙以南之匪。均向株林河窜去。

4. 在达城庙南端夺获匪旗一面，系匪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番号。但洗马附近各村仍有匪机关枪数架、迫击炮数门，不断向我叶家湾射击。午后三时匪伪军长徐向前及其军政治委员曾中圣，遣回我受伤被俘之兵，送来一函，大要说明：援军之不易至与剿匪军不能协同动作，谓我各团凭藉村落之非久计，并述彼匪优待俘虏之种种，意在威协，我官兵均深明国家治乱之本，均为愤怒，士气益增。

九月四日 午前八时送报之士人归还，带回军长之手令要旨如下：

一. 应固守现阵地，相机出击以予匪以重创。

二. 已调黄旅韩旅来圻水，将来由张师长指挥，分三路，一由关口蔡家河、一由赤土坡、一由赤土坡山向东，夹击匪队，并令容旅进驻广济策应。

三. 尔后行动依张师长命令施行。

四. 伤兵已由圻水筹备担架，俟交通恢复即往迎运。

五. 李团之二三两营，已由杨参谋长树藩率回圻水。是日匪情无变化，惟洗马畷附近村落匪队逐渐增加，依此判断匪队似有撤退之样，或因侦知我援队将到达，有集结匪众以行抵抗之逆图，然以未向我阵地攻击，拟即乘势予以夹击，以期一鼓而灭之，因给各团命令大要如下：

命令 九月四日午后一时
于叶家湾旅部

一、匪似有全部撤退或集结抵抗之模样，洗马畷为匪退必经之路。

二、本纵队拟乘我援队到着或匪退之时予以要击。

三、各团务须固守各阵地，以待我援队到达时施行反攻，予匪以重创，一鼓而剿灭之，并须严密防匪乘机攻我。

四、予在叶家湾本日匪未向我阵地攻击。

九月五日 我援队仍未到着，至夜间十二时匪向叶家湾及达城庙各阵地以机枪迫炮不断攻击，卒以我官兵沉着固守，匪未得逞均被我击退。

九月七日 午后一时即闻洗马畷西方枪炮声不绝，当判断是我援队到达与匪接触，也顷刻即见洗马畷附近之匪队动摇，枪声愈浓，并匪队有紊乱之模样，此际我达城庙之依团及职率张团均行出击，适牛团亦由达城庙方向向匪猛击，魏团亦由李大河出击，是时匪腹背受创，无力抵抗，乃沿山麓溃窜。是日匪退后即奉令在原阵地宿营。

以上系丁旅长治磐所报在洗马畷战门之经过。

第三章 增援队於洗马畷战役之经过

(略)

第四十五师与红四军在草庙集作战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月)

由商窜来之赤匪肖方大部，突于昨日下午三时将草庙集三面包围，势甚猖厥。当经我侦探队分头迎战，突破东北方之围，我选组之手枪队得由该面人集增援，匪仍顽悍未少退，我四十五师师长戴民权率直属工、炮各营，特务、卫士、机枪各连，于十月一日夜十二时星夜出发，历三小时，到达草庙附近，二日拂晓，内外同时攻击，匪因夜战疲乏，一经接触，即行瓦解，当时被我军击溃者极众，余匪分三路溃退，一由上石桥，一由武家桥，余一小股迷失方向，窜往西北隅胡族铺，我驻关铺阎营闻讯赶至，将其包围缴械，匪徒皆被俘虏，肉票十余人，尽行救出。是役计毙匪一百余人，伤则倍之，枪械旗帜极多，据俘匪供，此次来犯赤匪系伪第十二师肖方部第三团及便衣队两团云。

第七师关于红四军进击仁和集、上亚港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月)

赤匪大部，号称三师，约万余人，分向仁和集、上亚港驻扎之第七十暨七十二两团进犯，两团联络遂被截断，十月三日，唐副师长率六十九团及工兵营驰援，始将交通恢复，七十二团得冲出重围，惟损失特巨。是日午刻，伪军长刘英又率新由麻窝窜来之两师；又将白树店以南至上亚港间交通截断，复使我军不能联络，曾师长万锺遂急电接济子弹，并电商城陈光山师焦旅统筹协剿，又率六十九团拼死痛击，将上亚港，仁和集间交通得以恢复，但匪有三师之众，人约万余，旋又向我左翼延伸，有北犯潢川之势，我曾师复移至金店附近堵截，遏其北窜，并相机压迫，使回老巢，再行进剿，盖匪势过众，不能不与之对峙也。

驻商城第五十八师乞援电

赤匪自十月一、二两日大举来犯，虽经派队堵击及与曾师长协剿，惟自四日起，潢商交通完全被匪阻断，当即由陈耀汉师长电请曾师派兵进驻传流店，以便互相联络，乃曾师因邝匪进犯潢川之势，电复难以办到，盖曾师不能派兵，则联络已失，交通断绝，陈师在商城为孤立无援，又以四面皆匪，剿防为难，加之弹药棉衣由信运潢者均无法到商，支持堪虞，陈师长遂于五日电呈国民政府参军处长贺耀祖转海陆空军总司令乞援。

陈师长于十月十二日电蒋总司令云：赤匪数万，全力围攻商城，官兵肉战，计阵亡营长一员，连长二员，排长十五员，士兵无算，和风桥张旅连络已失，彼此不克应援，查潢、固匪踪已无，曾、戴两师长星夜驰援，张旅可以反攻，商城之围，即可立解，务恳垂念危险万状，分饬各该部克日救援，迫切待命。

第四十五师援商电

戴民权电告蒋总司令云：司代表分呈总司令蒋，参谋总长朱钧鉴：本午职部下总攻击令，分途出击，并由无线电通知驻城部队堵截，适我飞机三架亦到，抛掷炸弹，毙匪甚多，我军奋勇异常，四面冲锋，拼战两小时，匪不支，其先头队纷向西南武家桥一带分五路溃退。伪四军十一、十二两师主力退草庙集七八里，初探匪众不过万人，及观退窜情形，几逾二万。是役毙匪无算，我军伤亡亦众。我汪棚子驻军亦将围匪击退，除激励士卒努力痛剿外，谨电飞呈，余续报。

又电云：司代表分呈总司令蒋，参谋总长朱钧鉴：密二十四日申电谅蒙钧察。围商赤匪以全力于二十二日包围我唐堆子、江棚子、草庙集，援商部队困恐我驻郭陆滩赵团来援，另派一股前往包围，本日下午六时据报该处之匪业经该团于本日下午四时击退，均向正南武家桥窜去等情，理合报请鉴核。

第三十三旅援商、固电

第三十三旅旅长唐云山电蒋总司令云：总司令蒋钧鉴：职旅自二十四日继由潢川协同楼师援解商、固陈戴两师之围，二十五日到达江家集、双桩树之线，即向商城进击，陈师之围得解，二十六日职旅复绕道向马岗集、桩树店之线兜剿，即将草庙集戴师之围突破，共匪大部均被击溃逃窜，并与陈、戴两师部队已彼此确取联络，俟统筹计划，再觅进剿。职旅主力，现集结王集附近。谨闻。

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十三师为第六十九师 解围黄安的战斗报告

第一节 解围前之一瞥

甲、解围前本师之驻剿

本师於民国二十年八月，由豫南光潢一带，再度入鄂，驻剿麻陂两县境之匪，师司令部驻扎黄陂县城，各部划分区域，努力清剿，未及一月已将黄陂县境残匪扑灭，遂饬各部队进至永佳河圣人山歧亭之线，师司令部为指挥便利计，遂於九月二十七日进驻麻城属之歧亭焉。

乙、六十九师之被围当本师正在清剿麻境残匪也，驻黄安城之六十九师，突被匪围困，孤军无援，水泄不通，复有匪众分据於桃花，周家坳等处，防我应援，当时该师情形极稍恶险！

第二节 奉命解围及部署

本师闻赵师被围后，即令各部队准备前往解围，正遵办间，奉汉口总司令行营主任何电令；饬即驰往黄安解围，并以三十师九十旅，归本师指挥，师长奉命急部署如左。

1. 鹿旅长文彬，率九十七旅全部，为右翼支队，即经永佳河向黄安挺进，早解赵师之围。

2. 徐旅长华荣，率九十旅全部，为左翼支队，克日由歧亭出发，经桃花镇，与九十九旅连合，向黄安解围。

3. 冯旅长兴贤，率九十九旅为总预备队，但须先以有力之一部，进攻大小峰山之匪，务将该山占领。

第三节 解围任务之达成

本师各部队均依照部署指示，于十一月十二日向黄安挺进，综合各旅长之报告，匪军见我解围调动匪部向我迎击，我军与匪在桃花徐十二西张园大小峰山周家坳等，均有激烈之战斗，幸经士兵血战肉搏，奋勇猛冲，毙匪无算，复经死守黄安之六十九师，突出出击，双方夹击，匪势崩溃。卒将赵师之围完全解除，本师与赵师相会于黄安城下各情。

第四节 解围后之遗憾

围困黄安六十九师之匪，经我痛击，状颇狼狈，正拟会同六十九师，将该匪澈底剿灭，以绝根株。乃奉主任何命令，即本师克日开赴鄂东接圻水圻春之防务，当即遵照东开，孰意本师离黄之后。匪复纠聚股众，卷土重来，未几日竟将六十九师解决，英烈勇为之赵冠英师长，卒以身殉，回忆前事，可胜慨欤？！

第六十九师副师长报告该师在黄安被歼情况

职师到城接防及阅月，无日不战，无战不烈，迨至十月中旬，于桃花天险三十三师被阻不来，河口骑兵暂编三旅空防自去，瓜代愆期，交通封锁，危城绝地，孤军挣扎，坚持三月之久，地冻天寒，人尽夏衣，困处重围，粮弹俱绝，最后，一月之内二十余战，死亡枕藉，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援军失利，匪更全力猛扑，天明城破，赵师长重伤，生死不明，突围生还者仅千余人。职在黄陂城北五里敦一面收容，一面设法整理。

（摘自南京历史研究所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

豫南战役中刘峙、陈耀汉、张钫等致

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及军政部电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三月十五日）

一、陈耀汉密电

（十万火急限即刻到南京分送）国府主席林军政部长何参谋总长朱钧鉴；（密）据赵旅报称：今晨匪又大举来犯，众约三四千，刻在鹰嘴山附近正与激战中，匪势浩大，恳速增援等语。当经电话和风桥第二师长称：已奉令接防，定明晨开拔云云，查潢、商路线商城军民倚为命脉，惟两侧皆匪，近驻兵一师，尚多抢劫，即或放弃一段，商城亦断不能守，本师又无力兼顾，早经迭电禀明，兹准前情，究竟本师系奉何项命令，本师处此困难地位，应如何办理？乞速示遵。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

二、陈耀汉密电

（特急）南京国府主席林钧鉴：（密）顷据赵旅电报：鹰嘴山北之匪连日相持，今晨乘雾来犯，势极凶猛，正据险痛击，探报苏仙石方面又窜来千余，意图袭我后路，当经电调张旅之李团在古镇山迎击，两处激战至午，匪始退走，共毙匪五十余名，我兵阵亡二名，伤七名，民团伤四名等语。谨闻。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三、陈耀汉密电

光州

（特急）南京国府主席林钧鉴：十九日酉电计达（密）顷民团报称：十九日晨，余家集南突来红军二千余，装械齐备，将职团十六、十七两队包围，血战三时，幸得冲出，被掳去官兵四员，伤十五名，暂退汤家庙待援。闻此股系由黄安窜来，有进攻商城企图，尚有大部在后等语。查窜来匪势与前有异，其扰我城防备股，亦均凶悍非常，据报前情，匪之主力确有大举北扰情势，城内食粮缺乏已达极点，连日雨雪交加，多有断炊者，除尽力严防外，谨闻。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四、陈耀汉密电

（万急限即刻到）南京国府主席林钧鉴：二十一日戌电谅达（密）接汤师长电话，匪以四万余众，分布杜甫店、江家集周围，仅相距四五里，接触在即，决与拚战等语。查匪势浩大，职等两师防线过长，又值饥疲之余，倘被各个击破，豫南全局愈难收拾，万恳迅派大军星夜来援，所派何部何日可到，乞速电示为禱。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五、陈耀汉密电

（特急限即到）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钧鉴：（密）接温师长二十三日申电：匪以全力包围敝师，现有截断演、商交通企图，今我两师速准备连合作战，免为所乘。又接戴师长二十二日未电：匪约四五千众有分三路犯固模样，正分别防剿中。又据各方探报，匪令五区各村连夜各造铁锥三百把，大木炮若干尊，限五日缴齐等语。查匪以数倍之众断我交通，绝我粮路，四方长围，猛攻软困，曾、戴两师羁于城防，未能大举出援，李、苑两旅即日全到，仍恐众寡不敌，万恳加派大军兼程前来，以期一鼓歼绝此匪，至为企禱。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六、刘峙电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参谋本部朱总长益公，军政部何部长敬公：据潢川汤师长恩伯十八日午电称：据郑旅长洞国转据朱团长炳南报称：职奉命率兵三营于十六日午前七时向南司渠、上石桥游击，抵黄山头附近，匪即向我猛烈射击，经我迂回夹击，匪势不支向南司渠逃窜，跟追至南司渠，赤匪五百余名又凭寨顽抗，经我猛击，复向上石桥窜去，职以孤军深入，恐中匪计，未加穷追。是役毙匪五十余名，抄获宣传品甚多。又据王旅长仲廉报称：于十六日派第九团前往双柳树游击，赤匪三、四百名顽强抵抗，经我猛烈攻击，匪势不支，纷向仁和集溃窜。当场毙匪十余名，仍获赤匪宣传员桂德成等四名，打落肉票十余名，又抄获伪苏维埃政府匾额二面，及印刷品甚多等语。又据桐柏丁旅长德隆十八日戌电称：（1）职部于本日拂晓向回龙观寨之匪进剿，忽因天降大雪，士兵衣服透湿，且匪山之中田野荒芜，无民房可避，即令各部在七里井、曹庄、王宽店、刘湾一带停止。除警戒外，大部可集结休养，以免疲劳。（2）本日拂晓进剿时，匪之大部数次来袭，均经击退，其伤亡之数约在二百余名。我方暂一团伤少尉排长一员，士兵四名，第一旅第二团阵亡士兵一名，伤士兵四名。（3）匪之旗帜均系红色，其来袭时，多取包围之势，惟因我方加以痛击，受创退避等语。除电令迅速进剿，务期扑灭外，谨闻。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

七、刘峙电

（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参谋本部朱总长益公，军政部何部长敬公：二十日未代电谅呈钧察。顷据江家集汤师长恩伯二十一日辰、二十一日戌各电略称：（一）赤匪约五六千人，于十九日午后四时抵下亚港南端之周寨、朱寨、茶店、朱陂店、上亚港、双柳树一带，其大部集于仁和集，似有进犯

潢川之企图，拟明二十日命第四旅集结杜付店，第六旅集结江家集，独立旅集结双椿铺，准备迎击。（二）赤匪三四千人，于十九日晚由朱寨、茶店一带破坏下亚港潢川间交通。二十日晨职派第四旅两团会同曾师熊团将该匪驱逐，修复电线。当晚匪又复来，并以二千余人占据十里头，围攻下亚港我曾师熊团，其上亚港、双柳树、仁和集，到有大部红军。职现与曾师约定二十一日辰合力先围攻下亚港之匪，肃清后，再向仁和集进剿。（三）二十一日晨双方向下亚港夹击，职师第四旅及曾师驻下亚港熊团本晨在朱寨、周寨一带与匪血战终日，毙匪甚多，我军伤亡亦达四百余名，并阵亡连长五员，失踪二员。目下本师第八团及曾师熊团固守下亚港，第七、九两团集结傅流店附近，拟二十二日辰以全力再向朱寨附近痛剿。双柳树、仁和集亦有大部赤匪出动，想匪已倾巢来犯，恳迅电各友军同时兜剿等语。除电复并分电外，谨闻。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八、刘峙电

（特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军政部何部长，参谋部朱总长：（密）顷据潢川曾师长万钟晨电称：此次北犯赤匪系四制共四师，我第二师及职师连日进剿，毙匪甚多，二十二日卒以众寡悬殊，致二师胡团及职师熊团竟被围于下亚港，拟劫枪枝，现已派兵三团援救出险，均有损失，惟近日雨雪甚多，进剿困难，除将十二师集结潢川附近，二师集结江家集附近外，俟天候较好，日内二十路到达，即行进剿等语。除令二十路速驰援外，谨闻。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九、刘峙密电

（特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军政部何部长敬公，参谋本部朱总长益公（政密）豫南赤匪大举进犯演商情形，迭经电陈，顷据第十二师长曾万钟由潢川二十三日午电称：据确报，此次来犯赤匪二万余人，枪约数千支，已将潢川以南之下亚港、傅流店隔断，胡、熊两团突围时，各损失机枪一二挺，步枪百余支，匪欲利用损失旗帜符号图我江家集之第二师，除电汤师长注意集结兵力乘机出剿外，查赤匪实力较前倍增，第二师又因更换官长，士兵逃入赤匪者不少，并有回队引诱者，深为可虑，而职师剿办已久，颇有损失，亦不易与第二师联络，此外各师亦无力应援，请严饬第二十路星夜驰援等语。职已飞令第二十路火速驰援第二师，并令各师切实联络，合力痛剿，以期解第二师之危。惟查豫鄂皖边区赤匪实力较前倍增，我军因防剿已久，以种种困难，非惟无功，每多失利，官兵志气衰惫，又不愿剿办，似此情形，极为焦灼，深恐一旦溃决，不可收拾，拟请迅增精锐部队，充分接济，迅速扑灭，否则后患将不堪设想矣。如何乞示。

十、陈耀汉电

（万急，限即到）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钧鉴：（密）据职部赵旅报称：今早六点余家集方面之匪突来数千，分向我和风桥，龚头桥防线猛扑，凶悍异常，正分头抵御间。三里坪方面复来大股攻我侧背，我军伤亡甚众，恳速派大军来援等语。经即加派兆旅附炮营驰援，惟匪势浩大，通报汤师乃已弃

防而去，除悉力拼战外，谨闻。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十一、张钫电

（万急）洛阳主席林、院长汪钧鉴：（密）商城被赤匪包围历时已久，粮源断绝，军民交困，饿毙者日有所闻。援兵困于雨雪中途，搜剿不克驰往。刘主任轸念民瘼，不得已令五十八师放弃商城。据报该师保护难民完全出城，现到湖北麻城之枣间，商城城防交由保卫团顾团长敬之暂为维持，诚恐远道传闻失事，谨此电陈。再本路七十五师正在开拔，一俟到达，即督令各部与商城之保卫团合力猛攻，以收夹击之效。并以附闻。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

十二、河南省政府电

开封

洛阳行政院钧鉴：（政密）据商城县长郝宇新十三、十四日两电称：一月二十三日忽由鄂边窜来赤匪十万余众，屯驻潢商交界地之江家集一带，截断商城之咽喉，复以主力大举攻商，将县城重重包围，日夜猛扑，县长督飭民困帮同驻军防守，惟时经两旬，粮草断绝，驻军五十八师以援军未至，于十日午刻全师向南开拔，挽留不获，当仍拼命死守，惟人民纷纷逃散，赤匪猛攻益烈，血战五时，民团弹尽不支，城遂被陷，乃即督飭民团掩护十万灾民退至城南亲区。十三日集合所部民团反攻，吾图恢复，奈匪势浩大，我军仰攻猝难得手，又以子弹缺乏，不敢久驻坚城之下，不得已仍退守亲区待援。请加派劲放进攻等语。除已由驻豫特派绥靖主任公署飭第二十路张总指挥督飭所部克日恢复外，谨电鉴核。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十三、刘峙电

洛阳国民政府主席林，军委会南京军委会委员长蒋，朱参谋总长，何军政部长钧鉴：查赤匪围攻固始，并乘虚攻占三河尖，及我驻军防剿各节，曾于五日西代电呈报在案，兹将我军克复三河尖，并固始潢川方面各驻军与民团防剿赤匪、及航空一、七两队飞往潢川、固始侦炸各情形，汇呈如次：（一）据戴师长民权五日申、七日午、八日辰、九日午、九日戌各电节称：1.盘据三河尖之赤匪，经四十五师陈凤鸣营由午阳、中村岗南进协同由固派去之军青山营及民团围剿，于四日向南溃退，沿曲河向商城溃窜，现固始城北已无匪踪；2.草庙集驻军被匪围困月余，七日戌，赤匪又总攻，毁我营房，给养断绝，不得已突围而出，经厂度店、胡族铺，万家沟，现迟至西北祖家围，炮弹枪枝完全无损；3.汪家棚驻军被赤匪于八日戌总攻，职当晚不得已由固城抽选大刀队、手枪队共四百人驰援，于大皮店附近与匪接战彻夜，天明遂率队返城，拟于十二日就城防兵力抽选两队，分路向汪家棚援剿；4.郭陆滩驻军自五日被赤匪围攻三昼夜，幸七日午飞机到来，乘势出击，追击六七里，不料大部赤匪增援，遂退原防，八日又进围郭陆滩及杨楼，待援甚急。（二）据退至麻城之商城民团总团长顾莹六日电称：职部自上月×日退守五里山后，匪仍连日进攻未逞，职于三日反攻，并分兵煤河袭其后，匪始向盛店溃退，当占领打船店，新建阵地，再图进展。（三）据张总指挥钫七日申参

电及宋师长天才十日西参电节称：1.援固部队于十日早已过春和集，向进河集、官渡方面进攻中；2.第七十五师韩文英旅于十日早进占徐寨；3.史克勤旅自进占白庙后，于十日早即向下亚港进攻中。（四）据晏队长玉琮报称：七、八两日派机赴汪家棚、储河镇一带轰炸，效力甚大。又据张队长有谷八日电称：于八日早派机至毛家庙、泗洲庙、高庙集、万家等处轰炸，甚为有效，各等情。除电张总指挥迅饬援固部队急进，援助戴师各部相继夹击，并饬晏、张二队长逐日派机前往轰炸助剿外，谨闻。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日

《河南民国日报》摘录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二月二十三日）

（一）

（一月八日，绥署主任刘峙令二十路）开往豫南，担任商、固、潢、罗、信、息等九县特别区剿匪事宜，而现驻该区域之各部队均归张总指挥指挥。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

（二）

（无奈信阳）连日大雨雪，路途泥泞，交通阻滞。抚绥会来申人员，目前未闻分派。二十路部队，刻下亦尚未接防潢川。大概须俟天气放晴，道路可走，方能从事进行。该会前已电呈开封刘主任，并于目前得复电，请其酌量实际情形，拟定计划，放手办理。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三日）

（三）

（张钊）乃令光潢各部队，统由曾师长万钟指挥，进援商城。并分电湖北何主任，安徽陈主席，饬令鄂豫边区部队，乘机北进，以资牵制。我援商部队遂于本月七日向南进剿……。不意进至杜甫店刘寨时，赤匪大部拼死抵抗；我军亦以大雪没胫，运动困难，进展甚迟。

第五十八师困守商城，已有二十余日。给养、弹药，已感不继。闻援军将到，乃激励官兵，由商城向东北方向出击。无如匪势凶厚，未能击破。而援军亦被匪阻隔，解围无望。不得已……，向南冲出，退到鄂境，商城遂于本月十日不守。（二月十二日刘峙在绥靖公署及河南省政府全体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六安县志载苏家埠战役情况

陈众罕挫败后，淝河以西全行陷没。二十年岳师长盛宣驻六，谨慎城守，划河为防，派刘玉琳、王蕃庆两旅长分兵驻防青山镇、苏家埠、韩摆渡，为犄角势，六城一年无恙，赖有此耳。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赤匪自两河口闯入青山，防军抵御失利，退至八里滩、罗氏祠一带，激战一昼夜，双方伤亡颇众，刘旅全部退却，苏埠市民逃避一空，六城内人民不胜惶恐，时郝参议因事在六，迅调杨旅长名芳由省方进，王旅长蕃庆由六安进，两路夹攻，官兵大捷，匪惧渡河西去，苏埠、青山遂以收复。

郝参议战捷后，王旅长春庆驻苏埠，高团长凤楼驻青山，曲团长驻韩摆渡，刘旅长玉琳驻马家庵，钲鼓相闻，屹然为六城西南之屏障。三月二十一日夜，赤匪巨股，倏自两河口东犯，蕃庆闻警，派兵迎击，被挫于枣林冈，退守苏埠，匪乘胜追击，苏埠与青山、韩摆渡同时被围，岳师长愤甚，三十一日亲至西十里桥督战，陈培根为前驱，杨名芳援后路，战于平冈头、荒滩店，众寡不敌，陈培根阵亡，杨名芳军势遂孤，盛宣不得已、回城自守，我退彼进，距城四五里亦陷为赤区，人民纷纷作逃避计焉。

四月四日，岳师长盛宣奉令退后方，任梅团长凤书为城防司令，时公私告匮，凤书以一团饥疲之兵屡却强寇，固守危堞至两月余，六城之不为霍邱续者，凤书力也。

五月二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一部分援六。军长王均遣第七师之一部先发，与赤寇主力战于陡拔河，会大风雨，山水暴涨，国军迷道失利，赤寇乘势分为两股一窜东南，折回与围苏埠之寇合，共陷苏埠及韩摆渡，一窜西北，进木厂埠，掠马头集，破正阳关，渡河陷霍邱。

（摘自《六安县志》）

第二警备旅团副刘耀民谈 苏家埠战役有关情况

于浦口北上车中，得识安徽第二警备旅团副刘耀民，彼新自六安红军中被释逃回，记者向其叩问皖北一带红军活动情形，承刘氏见告纂详。……四十六师原驻防六安一带，于本月初被共军包围，四周环筑宽达八尺之深壕，隔绝内外交通。时第七师奉令驰援，复败绩，代理师长励氏且被俘。该四十六师被缴去山炮十一门，机关枪千余架，快枪万余支，士兵投降者极众，军官无一脱漏者。惟共军对国军并不杀戮，宣传其赤化共产主义。该团自被围达二十余日，外绝援军，内乏粮秣，马匹食尽，皮装之马鞍与皮鞋等，亦都视为珍品。共军则白饭大肉，隔壕举碗相呼，军心沮丧，……军官被俘后，均羁留于后方特设机关，除正师长、团长、营长等，不允立即释放，其副字号之位置，均任凭去留。

（摘自《铲共半月刊》）

独立第四十旅自霍邱撤走情况

驻霍独立四十旅旅长宋世科赴京，副旅长严武及程团长烈，王团长绍九，闻本月十二日共军占正阳，十三日下午一时，声称援正，勒索现金三千余元，赈麦一千四百袋，城关各商店居民被抢者百余家，并掳掠少妇幼女五十余人，十四日上午八时，拉夫三千余名，向颖上退去。该县长、团总等竟锁闭东、西、南三门，由北门弃城向汪集遁走，并将地方民团枪枝七百余支、迫击炮两门带走。十五日下午五时，县南赤卫队三百余人攻占县城。

（摘自《铲共半月刊》）

红军克正阳关、霍邱后王均等部动态

(一)

皖西匪共二千余，前陷正阳，继下霍邱，窜聚津浦路南段三界、张八岭、管庄西数里之高峰中，志图东犯。王均令驻防该线之十二师曾万钟部掘壕防范，并令铁甲车队及兵车一列自二十二日起先后压道，保护平浦车往来安全。……王均调铁甲车第四队开宿县截击皖省溃匪。

(摘自《国闻周报》二十一期)

(二)

皖边共军攻陷正阳后，大肆活动，地方驻军及团警被缴去枪械多支，……军事委员会已令第一师胡宗南、第四师徐庭瑶、独立第三十三旅唐云山各部驰往剿共。第四师前站员兵业已到蚌，大部队日内可由浦口续到，将沿淮西上；第一师则开赴安庆，由桐城、舒城转向六安，会同陈调元、王均等部剿共，三十三旅已由豫开动，兼程入皖。独立四十旅七一八团先头部队已与正阳附近红军在激战中。

(摘自《铲共半月刊》)

红军回师豫南后陈耀汉等部动态

(一)

匪首邝继勋、徐向前，以中央军大举痛剿，率众向豫南潢川、固始及湖北麻城逃窜。窜豫南后，猛攻光山。现赤匪以三万余人猛扑潢川南之璞珞集、仁和集、潘店、江家集，势甚凶涌，固始、罗山亦告急。张钫特电请刘峙飞派援军，并速发饷弹。蒋令五十八师陈耀汉部开往痛剿外，刘峙并调二十五路马鸿逵部集平汉线协击，连日战事颇烈。

(摘自《国闻周报》)

(二)

赤匪由皖窜豫后，先以全力攻光山，次潢川，经驻军痛剿稍退，拟仍反攻。前我军克复地区为双柳树、仁和集等，又沦于匪。八十师、八十五师已开抵特区潢川、罗山待命剿赤，三师陈继承、四师徐庭瑶及三十二军商震部均在准备出发中。又豫南空军连日在槐树店等地投弹轰炸。蒋令驻海州五十八师陈耀汉部调许昌，任平汉线新郑至确山护路。并协剿由皖窜豫匪共。

(摘自《国闻周报》)

(三)

鄂北赤匪鉴于国军之大举搜剿，确已改变战略，力避主力之接触，而以野战与夜袭为基本原则，不坚守某一阵地，而以流动侧击为主，……近日邝继勋一股围攻潢川，浃旬未克，即向光、罗散开，遮断信、潢交通。

邝继勋部自皖窜豫，由光、潢北犯，占据潘新店、涩港店、李堂店后，向西进展，至武胜关、新店等处，意图破坏铁路，以断南北交通，攻取信阳作根据地。二十五路军马鸿逵部早有准备，布防扼守，奋勇抗御，上月二十五日拂晓，匪军袭击鸡公山、柳林、东双河、李家寨等处，马军进攻，激战三昼夜，以马鸣池团为主力，旅长马英才乘钢甲车冲锋助战。

皖西赤匪经王均率部追击，节节溃退，已将六安属苏家埠、青山镇、韩摆渡各要镇克复。军部已进驻六安城，匪退淮河以西。驻海州之梁冠英奉蒋令，全部移皖，江北该军防地由陈调元接防，蒋鼎文之第九师驻徐州。

（摘自《国闻周报》）

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第四次“围剿”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 第四次“围剿”部署

（一）

今年一月二十八日沪战发生，血战经月，于三月四日停战，于五月五日举行上海停战协定签字。政府忍辱含痛，签字于这种实际丧权辱国的协定，下了决心，厉行剿赤。任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湘赣闽粤五省剿匪总司令，以陈济棠副之。此时江西共军依然加入无人之境，赣州又被围困。鄂豫皖交界地方，共党势力也异常滋蔓。五月二十四日，行政院又任军事委员长蒋介石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以李济琛副之。蒋氏于六月七日离京，九日抵庐山，十二日通令召集会议，及五省民政厅长会议，磋商剿匪策略。现在的形势，鄂豫皖三省进剿，鄂东方面由鄂东前进，有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张印相的三十一军等；豫南有河南清乡督办张钫及第二十五路军马鸿逵，五十八师陈耀汉等的队伍；皖西为陈继承第三师，徐庭瑶第四师，蒋鼎文的第九师等，综计各种杂军，也不下二十万大军。三省剿匪总部设汉口，副部设蚌埠。鄂西北由湖北清乡督办徐源泉，豫鄂陕边剿匪总司令刘镇华及四川军队合剿，估计军队也有十万以上。

（二）

平汉线匪为数有二万余，分三路向广水、李家集、信阳骚扰，现鄂豫两省已派四师会剿。平汉路花园附近之陆家山站，二十六日晨六时，铁轨被拆断，空车一列出轨，交通中断，南下车仅通信阳为止。豫绥靖署派大军进剿，第三师陈继承部开明港，会剿陆家山匪，匪部已退出车站，各军正围剿。但平汉车至三十日尚未通。豫南以潢、光、固、息、商一带为红军之根据地，刘峙已命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为豫剿匪委员会委员长，率部进驻潢川，专任剿赤工作。第三师、第五十八师、七十五师、八十师及马鸿逵之第二十五路军均奉刘峙命开抵潢川、固始一带，相机兜剿。到达皖北之剿匪军已达五师以上，由王均任总指挥，王已督部推进至合肥二三十里之金桥，第四师徐庭瑶部已出正阳关，向匪区进击。军委会接六安驻军电，谓我军主力已于二十四日午进驻六安，在河东之赤匪，经我军围剿后，溃退渡河，……我军左翼已进至霍山以西地区。

（三）

三省剿匪方略已大体决定，分三路指挥。蒋上月三十日委三路军司令官，以便分别指挥。蒋自兼中路，刘峙副；左路何成濬司令，徐源泉副；右路李济琛，王均副。各路之下设纵队司令，人选未定。

（摘自《国闻周报》）

(四)

我中央以匪为日寇张目，肆虐人民，违反人性，颠覆祖国，危及国本，决定彻底进剿，我军事委员会因於五月二十一日通电，派蒋公中正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琛为副司令，其原电概要如下：

查赤匪盘踞豫鄂皖边区，流窜靡常，近更进犯皖西，企图扩大赤祸，兹决定调集大军彻底进剿，以靖地方，为求统一指挥，特派蒋公中正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统率各路，克期进剿，除训令该总司令遵照，并函清军政部转呈国府特任外，特达。

此际我豫鄂皖三省国军分驻各地，其位置概要如下：

一、安徽方面：

第七师王均部，於六安、合肥地区。

第十二师曾万钟部，於津浦路南段护路，一部於铁路以西地区。

第四十旅宋世科部，於蚌埠附近地区。

第二十五路军梁英部，於津浦路以东地区。

预备军团陈调元部，於合肥、安庆一带。

二、豫鄂皖边区方面：

第十五路军马鸿逵部，驻信阳、柳林、武胜关一带地区。

第八十师李思愬部，驻罗山附近。

第二十路军张钫部；驻潢川一带。

第四十五师戴民权部，驻固始一带。

第二师黄杰部，分驻开封、郑州，担任陇海路洛阳、兰封间之护路。

第五十八师陈耀汉部，任郑州、信阳间之护路。

三、鄂省方面：

第十军徐源泉部（欠第四十四师）附独立第三十七旅刘建绪部，正向鄂中方面天应公路进剿。

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正向鄂中京应公路进剿。

第三十四师张万信部，分防汉川、皂市、沔阳一带。

第十三师万耀煌部，於武胜关南维护交通。

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放鄂南方面之阳新、大冶一带。

五月二十四日，国民政府特任 蒋公中正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责成根本清剿，扫清赤氛，并整理各该省善后事宜，时淞沪停战，日军已分次撤退完毕，我集结苏浙抗战部队，亦分别撤防，以第十八师俞济时部开驻汉口，原集结常州、无锡一带之第一师胡宗南部及龙潭之第四师徐庭瑶部，分别调集安庆、浦口、嘉兴、乍浦、金山一带之第十四军卫立煌部及常熟、太仓之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分别调往湖北武穴、汉口、安庆集结，沪杭之嘉兴一带第二军调往徐、宿一带集结，统归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指挥，编入各路剿匪军序列，其余第八军等亦调江西等地担任剿匪。

六月初，我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在汉口编组，内设党政军各会处，分掌一切业务，准备成立，开始办公，三省剿匪蒋总司令放七日九时，自南京乘逸仙号军舰由永绥，楚同两舰护送西上，途经安庆，九日晨抵浔，六时赴庐山，当为集中兵力统一剿匪步聚，特放庐山召集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攘

外必先安内”国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剿匪方针，及实行“穷追硬堵”方略，时何应钦、何成濬、熊式辉、陈诚、陈调元、夏斗寅等日由京来牯岭之各高级将领，及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高级幕僚高凌百等数十人，均分别参加会议，积极部署准备进剿。

六月二十六日，豫鄂皖方面匪军，即以其第二十五军之第七十三、第七十五等师，及独立团窜至信阳东南之朱堂店，其先头部队到队到达马蹄店，另匪军一部先於二十五日向李家集新店进犯，似为牵制我军，再犯五里店，信阳、柳林一带，以截断平汉路南段，掠我武汉之企图。

二十七日，我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蒋总司令，於是日六时，三十分，乘应瑞舰离浔，二十八日七时抵黄州检阅部队，并游赤壁，即继续西驶，三时三十分抵汉口，由永绥舰护卫停泊江汉关，我何成俊、夏斗寅、徐源泉等百余军政官员，分乘三艇赴舰迎接至三省总司令部，当即谕令恢复平汉线交通。

二十九日复训勉萧之楚、俞济时等师长概要如下：

- 一、整饬军纪。
- 二、各部切实连络。
- 三、不准就地筹饷。
- 四、勿泄军事秘密。

但此际平汉路匪军，经鄂豫军夹击，已向东南退，晚已通车。

……

迄至六月上旬，我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准备澈底清剿，我河南、湖北、安徽各地国军位置概要如下：一、安徽方面：

第七师王均部，放六安、合肥间区与匪放金桥对峙。独立第四十旅宋世科部，於正阳关、迎河集之线与匪溜子店之先头部队放淝河对峙。

预备军团陈调元部，於安庆、合肥间之舒城、桐城一带。

第十二师曾万钟部。放津浦铁路南段护路，一部於铁路以西地区。

第二十五路军梁冠英部，於津浦路以东地区。

第一师胡宗南部，於安庆准备向舒城集结。

第四师胡宗南部，放安庆准备向蚌埠集结。二、豫南、鄂东方面：

第四十五师戴民权部驻固始一带。

第二十路军张钫部驻潢川一带。

第八十师李思懋罗山一带。

新编第二十师郜子举部驻光山附近。

第十五路军马鸿逵部，驻信阳、柳林、武胜关一带。第五十八师陈耀汉担任郑州、洛阳间护路。

第十四军卫立煌部，已进驻平汉路南路段花园车站附近，维护广水、横店间之铁路安全。

第三十军张印湘部，驻麻城、宋埠、歧亭、黄陂等地。

第二师黄杰部，分驻开封、郑州一带，担任陇海路洛阳、开封间护路。

三、鄂中鄂南方面：

第十三师万耀煌部，由京应公路向京山行动，与匪於京山以西地区对战。

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与匪於京山巨皂市以西之线与匪对战。

第十军徐源泉部之第四十一、第四十八师（欠）、独立第三十七、第

三十八旅，於皂市、天门以西之线与匪对战。

第三十四师张万信部，於仙桃镇、沔阳一带剿匪。

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放鄂南之阳新、大冶一带地区。四、海军舰队：分布放长江中游监利、郝穴、汉口、武穴间，计辖各舰概要如下：

长江、山峪、嗟峨三舰分布放长江之郝穴、监利间。

勇胜舰游弋放武穴、安庆间。楚同、永绥、应瑞三舰游戈於汉口上下。五、空军航空队：

航空第一队驻合肥。

航空第七队驻蚌埠。

航空第四队驻汉口。

豫鄂皖三省匪我兵力：匪军计五个军，共约十四万余人，计二十四师，其地方赤卫队，警卫团营游击队等，遍布各地，为数尤多，我军计二十五个师，又七个旅（含骑兵旅），及川军王陵基地，於纯军事上似为势，但地方组织散漫，团警为少数土劣把持。

四、我军作战指导（参照附第一一九附表第四十六）

我军事委员会以共匪盘踞豫鄂皖三省，流靡常，企图扩大匪祸，危及国本，因於二十一年五月特派蒋中正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军，彻底进剿，复责令根本清剿，扫除匪氛，并整顿三省善后事宜。

六月初，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即开始编组策划，同时我蒋司令亦於七日自首都西上督师，并於庐山召开五省剿匪会议，预期澈底剿灭三省共匪，当分电各部指示大要如下：

一、匪情判断

共匪图於鄂南皖西等方面，分别窜扰，牵制我军兵力，而窜扰其主力於平汉路南段东西地区，切断我公路铁路交通，威胁武汉，冀达其以乡村包围城市之目的，夺取政权。

二、方针

国军为击破匪军之目的，特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方针，扫除三省匪氛，整顿三省，巩固国本，其方略要旨如下：

一. 政治方面：由各省极力革除政治上阳奉阴违，苟且偷安之积弊、换社会胆怯畏匪之心里，造成严正清明知耻尚勇之风气，作政治上标本兼治之计。

二. 军事方面：用相当兵力，分中左右三路，依堵剿、进剿、清剿、追剿次序，按期奋进，自立於主动地位，不受匪军之牵制，并以飞机传单，劝导被压迫之民众来归，协从罔治，浩诫匪共，反共投诚，以免不教而诛。

三、军队区分

右路军

司令官李济琛（兼）

副司令官 王均

第一纵队指挥官 徐庭瑶

第四师 徐庭瑶

独立第四十旅 宋世科

第二纵队指挥官 曾万锺

第七师 王钧

第十二师 曾万锺

第三纵队指挥官 梁冠英

第二十五路 梁冠英
预备队指挥官 阮肇昌
第四十五师 范照绩（兼）
第五十六师 阮肇昌
中路军司令官 蒋中正（兼）
副司令 官刘峙
第一纵队指挥官 张钫
第四十五师 戴民权
第七十五师 宋天才
第七十六师 张钫新编
第二十师 郜子举
第二纵队指挥官 陈继承
第二师 黄杰
第三师 李玉堂
第八十师 李思愬
第五十八师 陈耀汉
骑兵第十三旅
骑兵第十五旅第三纵队指挥官 马鸿逵
第十五路军 马鸿逵
骑兵第三旅
第四纵队指挥官 张印湘
第三十一师 张印湘
第二十二路军之特务旅
第五纵队指挥官 上官云相
第四十六师 上官云相
第六纵队指挥 官卫立煌
第十师 李默庵
第八十三师 蒋伏生预队指挥官 钱大钧
第八十八师 俞济时
第八十九师 汤恩伯
左路军
司令官 何成濬（兼）
副司令官 徐源泉
第一纵队司令 万耀煌
第十三师
第二纵司令 萧之楚
第四十四师
第三纵队司令 张振汉
第四十一师
第四纵队司令 刘建绪
独立第三十七旅
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 王陵基
鄂西剿匪司令 袁彬
第一路司令 郭勋

第二路司令 张邦本
剿匪第五旅 刘光瑜
剿匪第一支队 吴锦堂
施鹤七属第二路司令 张杰
第一团 杨勤安
第二团 佟毅
第三团 赵元吉
新编第七旅 李宗
预备队
第十军特务团
第四十一师之孟团
第八十二师一部
第三十四师一部
鄂北保安第一团
四部署概要

为实施堵剿、进剿、围剿、追剿，以达彻底肃清匪军之目的，策定各路军第一期之部署，其大要如下：一、中路军方面

第一纵队张钊部，应分於固始、潢川、光山一带为堵剿部队，防匪北窜，相机进剿，一部南协剿，掩护第二纵队左侧背安全。

第二纵队陈继承部，为进剿部队，於信阳、罗山一带结后，向宣化店、七里坪攻击，协同第六纵队将匪压迫於新集、金家寨地区，包 127 围歼灭之。

①第三纵队马鸿逵部，分於信阳以南武胜山沿平汉路一带堵剿，以一部推进以东地区，随同第二纵队推进，掩护进剿部队右侧背之安全。

②第四纵队张印湘部，巩固黄陂一带，相堵。

③第五纵队上官云相部，为堵剿部队，相机恢复英山、罗田，阻截匪军南窜。

④第六纵队卫立煌部，向河口，黄安攻击，协同第二纵队作战，将匪压迫至新集、金家寨一带，包围歼灭之。

二、左路军方面：

①第一纵队万耀煌部，由应城向京山攻。

②第二纵队萧之楚部，由皂市向永兴镇、龙泉镇攻击。

③第三纵队张振汉部，主力由蕲口、沙洋方面，沿襄河东岸相机堵截。

④第四纵队刘建绪部及第四十八师之徐继武旅，分由天门、岳口方面向渔新河、灰埠头、张截港等处邀。

⑤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王陵基部，於襄河西岸一带堵剿。

三、右路军方面：

①第一纵队徐庭瑶部，集结正阳、向霍邱攻击。

②第二纵队曾万锺部，集结合肥、金桥地区，向六安附近淝河东岸一带攻。

③第三纵队胡宗南部，集结舒城，向霍山方面攻，肃清淝河东岸一带匪军。

……

十日，我蒋总司令放九时以蒸申电令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第四师师长徐

庭瑶，第三军军长王钧，第十一师师长曾万锺等，概要如下：

现决定第一、第四、第七、第十二各师，同时向霍邱、正阳、六安、霍山之线前进，限本月卅（二十）日以前，确实占领淠河西岸地区，所有前线部队，暂归第三军军长王钧负责指挥。

（摘自中华大典编印会《剿匪战史》）

第三十师援麻作战经过

驰援麻城

民国二十一年夏，徐匪向前率其主力自袭击柳林、鸡公山等处失败后，于六月二十八日，分由九里关、宣化店窜入鄂东，七月二日，以一部约万余人集中河口，伺隙南犯，大部约二万五千人潜窜麻城北境。时分驻麻城及其附近地区系我张印湘部第三十一师。六日未刻，徐匪大部突占张岭冈、四道河、毛家寨各地，将黄土冈、骑龙铺、武家河、红石堰，夏家大湾等处包围，另以一部绕攻麻城东南门，我第三十一师章旅向红石堰出击，以众寡不敌，亦陷重围，沙河、三里桥等处相继被占，城围益急，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据报，知非增加援军决难解围，除令第八十九师集中祁家湾附近以资策应外，乃令驻黄陂第三十师彭振山部驰援麻城，并以汤恩怕师接替黄陂及其附近防务，防匪南窜。彭师奉到蒋总司令七日申电令后，即将师直属部队（欠辎重营一连）暨第九十旅（欠智团）归张旅长恩贤率领向岐亭集结，第八十八旅在八里湾、尤田一带集结待命，原驻岐亭第八十九旅之两连着在岐亭原阵地严防匪窜，并掩护各部队集结与开进，第八十八旅刘副旅长率迫击炮机关枪各一连固守李家集，第九十旅智团侯友军将长轩岭防务接替后，即向岐亭跟进，归还建制，第八十九旅任团由该团长率领九日集结宋埠待命，岐亭九螺山防务交由第八十九旅蔡团及工兵营辎重营（欠一连）接替。七月九日彭师长率师部全体官兵抵宋埠，同日任团长亦到达宋埠，由第九十旅旅长张思贤率领该旅（欠一团）及师直属部队冒雨夜行，已抵岐亭、午后五时进至宋埠，在东门外何家铺附近宿营。时麻城徐匪大部围攻益急，驻中驿之第三十一师之第九十二旅李旅亦被匪围攻，正激战中，散匪则到处掠杀，宋埠附近时间闻枪声，该师奉令先派一部向中驿进击，以解我第九十二旅之围，以第九十旅（欠一团）附第八十九旅任团于十一日上午三时由宋埠沿汽车路向中驿急进，彭师长在宋埠，俟后方各部队到达，向中驿续进。午后前六时，第九十旅（欠一团）及第八十九旅任团进至东狱庙附近，即接前卫之报告，有枪匪四五千名占领左前之九时许，距中驿四里许之长岗岭，赤匪约六七百名向我猛攻，嗣经我李团及信团（欠一营）迎头痛击，并以任团向中驿东北地区进击，匪犹恃众顽抗，时李旅除在城内集中炮火射击外，并以有力之一部由东门出击，已与任团取得联络接触。后匪因我军节节进逼，即分向东北地区逃窜，时匪之主力除围麻城外，余则占领霸王山，麻姑洞，并以一部约一师分踞红石嘴，又白果以东地区之匪约三千余人，草鞋店、白堂铺、麻溪河等处亦约有匪千余人，构筑工事。十三日拂晓，第八十八旅附第三十一师张团进至毕家岗、二圣寺一带，向盘踞白果之匪猛击，匪不支，纷向杨家铺东北方向逃窜，上午七时，占领白果。九时，吴明林团将麻溪河之匪驱逐而占领之。白堂铺之匪于上午六时经第一七七团任团击退。草鞋店，午后二时复经第八十八旅张旅长率李、张两团与退踞该店之匪激战二小时，将匪击溃，毙匪甚众，俘获伪小学校长一名，据供系任煽惑军队之下层宣传工作，我军以伪校长赤化甚深，将其就地处决，午后六时许，与第三十一师已取得联络。七时许，任团已进至宋埠，十四日向白果归还建制，于白堂铺附近，徐匪约一师由魏家嘴红石嘴方向向该团进犯，嗣经白果智团向匪左侧出击，任团整队突击，战三小时，毙匪甚众，智团亦伤排长一员、士兵四名。十五日拂晓，除以任团在

白堂铺维护后方联络外，第八十八及第九十九两旅并附第三十一师张团，由草鞋店、魏家嘴之线向盘踞阎家河、沈庄、七里岗一带约五千余之匪攻击前进，激战五小时，上午九时。卒将匪击溃，麻城之围遂解。唯我第三十一师之第九十三旅于匪围麻时，以众寡不敌，北退七里桥，复被围，全旅复没。至霸王山、麻姑洞、五脑山、梅花脑、张家院子、闵家集、邹家嘴、普兴集等处之匪约两师，十六日上午三时，经第三十一师王副师长会合城内张部率所部由麻城北经三里桥向霸王山、麻姑洞，第三十师八十八旅张旅长附李、信两团由麻城南经十里铺向张家院子、闵家集、邹家嘴、普兴集攻击前进，第九十旅张旅长率所部（欠李信两团）为总预备队在右翼跟进，上午五时各部队开始与匪接触，激战至下午四时，匪以伤亡甚巨经梅家脑夏大湾纷向西北逃窜。是役俘获匪兵二十五名，获枪一十五枝，俘毙甚众。我军第八十八旅消耗各种枪炮弹二千七百零四发，第八十九旅九千八百余发，第九十旅三千三百余发，各旅官兵略有伤亡。

靠山店、甘棠铺、仓子埠之激战

徐匪大部自围麻城，虽经我彭师驰援，并会合城内张部突击，被俘三百余名，经梅花脑向西北窜去，第麻城至歧亭间附近各地区，仍有残匪潜伏滋扰，于是彭师长即将该师师部移驻宋埠，所属各部队则分防宋埠歧亭，并组织民众，增进其自卫能力。时潜匿河口幸老岔等处之赤匪约数千人，乘我黄陂歧亭间兵力薄弱，十七日向李家集东北十余里之姚八斗、古井及八里湾以南进犯，由中馆驿窜来之赤匪千余人，亦向削木岗、太平桥一带窜扰，致李家集民众惊恐异常，是日夜，第八区保卫团被匪冲散，并进犯李家集，彭师以解李家集围之任务，除先令留守李家集之第八十八旅副旅长刘景辉督率留守之官兵固守待援外，十九日并将所部分两纵队以第九十旅张旅长率所部附山炮兵一营为主力纵队，二十日上午五时，由现在地经渝家大湾、林家集、望仙桥向靠山店方向推进，第一七七团任团附骑兵连并山炮两门为左纵队沿汽车道向李家集，第八十九旅由彭旅长率领所部（欠任团）附工兵辎重两营（欠辎重一连）任歧亭宋埠城防，并接替大圣山、九螺山、了头山之防务。彭师长率师部特务营第八十八旅山炮连（欠二门）由歧亭随主力纵队跟进。是日下午四时，各部由歧亭进至仙桥附近，接我航空第四队投下通报，云赤匪大部进犯仓子埠，我第五十四师正在该处附近上岸进剿该匪等语，七时我左纵队进占至李家集河北约三里许，汽车路两侧一带村落散匪十余名，见我军开始射击，仓惶逃窜。先是匪犯李家集时，与我刘副旅长所率之留守官兵激战竟日，匪不得逞，十九日午后七时撤围窜去，我以众寡悬殊，且值天晚未便穷追，然该匪于九日约百余名在靠山店东之小村内向我任团阵地猛烈射击，寻以大部来犯，经该团出击，将匪冲断，伤毙甚伙，一股撞入第八十八旅阵地，经该旅猛击，纷纷退窜，一股绕李家集南向北逃去。二十三日，据望仙桥逃出难民报称，在李家集被我击退之匪系伪四方面军，已由望仙桥窜兴隆集之西南地区，续经甘棠铺西窜，并已将汽车路桥梁破坏等语，我第九十旅及特务旅之韩团，二十四日拂晓向甘棠铺前进，适该匪全部由三角井向仓子埠突窜，复经第九十旅及韩团将匪冲为两段，以匪众旋被匪包围，继经第八十八旅由望仙桥向匪夹击，匪腹背受敌，不支，纷纷向西北溃窜，匪伤亡千余名，韩团伤亡约三分之一，第八十八旅第一五七团中校团附李启瑞中弹阵亡。

再援麻城

徐匪之伪第四方面军自靠山店、甘棠铺等处受创后，复以我八里湾南面兵力厚增，不能遂其袭取武汉之企图，乃改变策略，再犯麻城。二十八日以一部约三千人潜行进占新洲，扰乱我军后路，其大部乘夜由凤凰寨东窜，其伪独立第一师则回窜河口镇附近，以防我军东进。三十日窜扰新洲之匪，经我彭师张旅痛剿，歼灭大半，余匪经柳子港向东北窜去。三十一日，东窜之匪以一部留据料棚、尹家河、中和司等处，牵制我岐宋驻军，以大部分途进扑麻城大陡坡山等处，我张师猛力堵击，激战两昼夜，匪死亡枕籍，仍不得逞，八月二日，匪陆续增加，将麻城包围，以便衣队千余人绕麻城南窜，进据白杲镇。以扰我军后路。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据报，乃令新到团风之郝梦龄师汪、刘各旅向新洲堵击，并令岐亭之第三十师彭振山部以有力之一部进援麻城，该师奉令后，拟以第八十八旅附第九十旅之一团经岐亭、宋埠应援麻城，五日集结岐亭附近，惟该部经靠山店之役，未及整顿，即分赴八里湾、柳子岗、新洲等处搜剿残匪，兵力较疲，六日乃改令第八十九旅援麻，时麻城王团及大陡坡山牛团均在被匪包围中，七日上午七时，第八十九旅彭振旅进至中驿附近及桃元、东岳庙一带，八日晚七时大陡坡山被匪攻陷，牛团长被俘，围城之匪准备竹梯多架，企图猛攻，第三十一师王副师长以守城士兵士气不振，如以两旅应援，稍嫌单薄，电请加派以厚兵力。时第八十八旅之防务已由总司令部令郝师派队接替，宋埠亦由第九十旅接防，彭师系将第八十八旅全部于九日夜十二时由现驻地沿汽车路向中驿急进，十日上午八时到达中驿。并在第三十一师司令部召集各旅长会议，商分两路进援麻城，其命令如左：

一、匪围麻城甚急，大小陡坡山已被匪占据，闵家集、迎河集等处均有徐匪之伪第四方面军大部，白杲潘家堂亦发现匪警。

二、本师及第三十一师之一部以应援麻城之目的，决先驱逐当面之匪后，分两路向围城之匪攻击前进。

三、各部队之任务及部署如次：

1. 第三十一师王副师长率所部（欠一团）为第一纵队，于十一日上午四时由现在地沿汽车路击溃大小陡坡山之匪后，即向麻城推进。2. 第八十九旅彭旅长率所部附吴第八十八旅第一七五团吴团为第二纵队，十一日上午六时，由现地经长林岗、渝家畈协同第一纵队歼灭大小陡坡山之匪后，再沿五脑山岭径向麻城推进，今晚须进至长林岗附近。

3. 第八十八旅（欠吴团）为总预备队，十一日随第一纵队跟进。

4. 第三十一师之一团固守中驿。

四、第三十一师医院即在中驿城内开设。

五、前进部队各携二日粮秣。

部署决定后，十日午后七时三十一分，据彭旅长报称：赤匪千余名仍在大小陡坡山一带，盘踞长林岗有匪百余名，午后五时三十分，我军（附吴团）即由东岳庙进至长林岗，当将该匪击溃而占领之，毙匪十一名，伤匪二名，获卜郎林手枪一枝等语。十一日上午七时三十分彭旅长报告：十日夜半，率第二纵队由长林岗向大小陡坡山（约千余名匪）攻击前进，该匪稍行抵抗，即向东北逃窜，当向麻城挺进，今晨四时进至城西约十余里，沿途零匪均经击溃，并与城内王团取得联络。匪侦知援麻大军已至，知难幸免，除留一部于十日夜在大小陡坡山一带掩护外，大部向黄安移窜，我军以麻围已解，乃以第三十一师驻麻城中馆驿，第三十师即日回防宋埠、岐亭，协同北路军各

纵队围剿黄安赤匪。

(摘自敌国防部编《剿匪战史》第二章)

中路军第二纵队作战经过

匪情概况及我军进剿之策定

甲、匪情(略)

乙、进剿方案之策定

一、进剿目的：先肃清平汉路以东，潢川、麻城之线以西各地区。

二、兵力之使用：以中路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为主攻，右路军、左路军第四、第五、第六纵队为助攻。

三、前进目标：以黄安七里坪、新集为进剿目标。

四、兵团部署：第三师、第八十师为第一线，第二师、第五十八师为第二线，骑兵第十三旅及第十五旅为第三线，合为进剿部队，以第二十路为左侧掩护部队，会攻新集，以第十五路在后方清剿，兼预备队。

丙、中路军第二纵队防剿及进剿之部署：陆军第三师、第八十师及骑兵第十三旅之大部为中央军，任光山以西及罗山潘新店以东地区之防务，由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指挥之，第二师及第五十八师之一部集结明港、长台关附近，为总预备队，由刘主任峙指挥之。

赤匪西犯及我军各部队之推进

六月二十六日，伪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第七十五两师及独立团等西窜朱堂店，其先头已窜至马蹄店，一部正向李家寨、新店进犯，似有牵制我军再犯信阳五里店之企图，我军以缩紧匪区，便于进剿之目的，拟先驱逐该匪于涩港店、潘新店、龙升镇以南地区，并占领涩港店、潘新店、龙升店镇、马家贩、文殊寺等处，相机进剿，以第八十师大部经槐店莽张向龙升镇、潘新店进剿，一部经子路河、兴隆店以东地区前进，堵击朱堂店、涩港店赤匪之退路。第二师即向五里店附近集结，六月二十九日，第二纵队部及第三师由洛阳出发，集中罗山，七月一日，到达信阳，当即推进至五里店以东金刚铺、栏杆铺之间，对朱堂店、涩港店、曾家店方向，严密警戒；第八十师集结于罗山附近之杨老湾、罗桥、槐店。三日，第二纵队部由信阳进驻罗山，于五里店途中，奉三省剿匪总司令电，以骑兵第十五旅在郑州漯河间、第十三旅在漯河信阳间护路，第五十八师将护路任务交替后，即集结明港、长台关待命。六日，我第二师以一部集结罗山，一部进至槐店；第三师即向涩港店、潘新店、岳城店等处推进；第八十师即向龙升镇推进；第五十八师推进至罗山以西之栏杆铺、子路河、酆家店等处待命。七日，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再给各部队推进地点命令如左：

1. 第三师七月九日推进至青山店、兴隆店，十二日推进至涩港店、曾家店、岳城店之线。

2. 第八十师七月九日，推进至槐店、魏家店，十一日推进至莽张、龙升镇、潘新店。

3. 第二师七月九日推进罗山双店、胡乡一带。

4. 第五十八师七月九日推进至栏杆铺、子路河、酆家店。

各部队开始进剿后，第二次推进及各地之进剿

(略)

五、黄陂站郭家凹之进剿及七里坪之激战

八月六日，第二纵队部及第二师之第七团，由易家店进驻定远店，匪区民众，均被匪裹胁远逃；十室十空、我军收复宣化店，仍以七里坪，黄安县为目标，向匪猛剿。八日据报，新集方面约有赤匪两师，陡沙河附近，亦有大股赤匪盘踞，伪独立团现在黄陂站附近，酆家店、王家店至宣化店之东南地区，亦有匪之游击队。第二纵队即以一部击溃陡沙河之匪，再以主力进击黄陂站，会攻七里坪、黄安。九日拂晓，以第八十师由现在地向陡沙河攻击前进，以一部位于莲花庵附近担任游击，其主力仍由宣黄大道经黄陂站前进，第三师由现在地向黄家冲、朱家店、田土门、新店及其以东之高地推进，第二师派第六旅经宣化店向东南之王家店附近推进，占领史必冲、博得安及其以东高地，第二师主力同时向杨树、大胜关、宣化店及杨家桥、三里店、家族湾、杨家湾一带推进，第二纵队部同日由定远店进驻宣化店。十日，我第一纵队已进占晏家河，第三纵队已由双桥镇向酆家店、姚家畈之线前进，第二纵即向夏店、蔡店及其东南地区前进，特令第三师向黄陂站及其东南之刘家河、熊家畈一带进剿，第二师主力由界牌冈、坞子铺及其以南地区推进，第八十师仍在原地集结待命。时河口镇之匪约六、七千人，已被我第三纵队击溃，正向黄安进剿中。第二纵队以协同第六纵队进剿七里坪黄安匪巢之目的，以第三师到达熊家畈、刘家河后，续向刘家河及其东 145 北贺家河之线推进，第二师欠第七团到达界牌冈后，速经熊家畈向刘家河及其西南老屋罗家之线推进，第八十师留一旅于王家冈附近，对东南游击及搜剿，主力向黄陂站，界牌冈一带推进。第二纵队部及第二师之第七团，是日上午九时，由宣化店向黄陂站前进，于途中据第三师午后一时报告：黄陂站之匪，稍事抵抗，即向该站东南及西南一带高山分窜，本师午正十二时已将黄陂站收复等语。第二纵队以匪保存实力，向七里坪巢穴退窜，十二日上午七时，以第二、第三两师同向老屋秦家之线，各就准备攻击位置，向七里坪进剿，第八十师为总预备队，上午八时，以到达七里冈之第二三九旅于攻击前进时，随第三师左后方跟进，第二三九旅到达黄陂站后，留兵一团掩护后方，余即进至吕王城、伍家冈附近集结。第二师第八旅是日拂晓，进占贺家河、平顶岭之线，午后二时，伪独立团以全力来犯，战一小时，即向七里坪溃退。第九旅同日上午十时，进至郭家凹附近，与匪之一部相持，约四小时，午后二时，匪虽以伪国际团来援，匪因伤亡过众，分向七里坪退去。十三日拂晓，我第二、第三两师仍由现在位置向七里坪猛攻，第八十师之第二三九旅即经华家河、十里铺、观音堂协助第六纵队向黄安县西北地区进剿，第二二八旅暂归第三师师长李玉堂指挥，余随纵队部前进，第八十师主力由吕王城进驻邹家桥。先后据各部队报告：第三师本日上午向七里坪进剿，午后五时，进占回门河，在旗山之线，匪向七里坪西北高地退去，第二师进占笔架山一带，第八十师之第二三九旅午后在华家河东南之车店与匪接触后，并向观音堂以北地区之匪进剿。十四日，第三师第九旅午后四时将当面之匪击溃后，遂乘机占领七里坪，同时该师第八旅亦将七里坪北之香炉山完全占领，匪向酒醉山及悟仙山之线退窜，我军因悟仙山倾斜甚急，攀登不易，仅将山麓占领，是役我军伤亡士兵二十六名，毙匪甚众，俘匪四十余名。第二师进

占白马斯河市张家湾之线，续向张明府、雷家店进剿，午后六时，退白马斯河市东南一带高地之伪第十二师向我第二师阵地左右两翼包围，旋被击退。十五日，纵队部及第八十师主力由邹家桥进驻院墙，晨刻，第二师第五旅续向周田渡过柳河东岸，向张明府、悟仙山进，第六旅由小明家、双河口协助第六纵队向古风岭进剿。当面之匪系第四军及第七十三师、国际团、独立团等，伪第十师在悟仙山，伪第七十三师在悟仙山南端，伪第十一、第十二两师在酒醉山一带。午后一时，我第二师第五旅进至悟仙山附近，匪以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等师之全力向该旅右翼围冲，我第九团团团长刘启雄负伤，第二师师长黄杰即以第四旅第八团向刘团增援，并令第六旅由周田向该匪侧击，午后五时，第四旅第八团正面被匪突破，混战约二小时，第六旅第十一团团团长周良阵亡；午后二时，协同第五旅进攻悟仙山之第九旅，其当面之匪不支，以伪第十师向该旅之第十七团猛扑，余匪向我第三十九旅两翼迂回，嗣经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以第八十师第二三九旅向白马斯河市增援，第二师占领阵地，竭力拒止，第三师向右翼延伸，并以猛烈火力向当面之匪进剿，以巩固我七里坪正面，并亲临第二师阵地督剿，是夜我第二、第三两师与匪肉搏十余次，始将匪击溃，将原有阵地恢复。是役，伤匪伪师长王宏坤、伪二十九团团团长各一名，伤毙匪兵三千余名，我第二师伤亡官兵千余员名，第三师官兵伤亡五十余员名。十六日，第二纵队部移驻回门河，并令第二师在白马斯河市附近集结整理。十七日，伪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及国际团、独立团等约三万人，仍盘踞古风岭、悟仙山、酒醉山一带，凭险固守，拒止我军东进，我第六纵队晨刻拟以第八十九师汤恩伯部经夏家湾向虎山古枫岭进剿，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拂晓进至游仙山下，与第八十九师连系，向游仙山、凉亭进剿，进占古风岭后，续向悟仙山进击，第二纵队为进出便利计，决连系第六纵队续向当面之匪攻击，将古风岭、悟仙山、酒醉山之匪围剿而歼灭之，其部署如左：

1. 第八十师之一部于十七日到达白马斯河市，就准备攻击位置，相机经周田、柳林河连系第八十九师，向悟仙山攻击，奏效后，续向酒醉山南麓压迫，协同第三师围攻酒醉山。

2. 第三师于第八十师进攻前，先向悟仙山佯攻，协助第八十师。悟仙山攻击奏效后，由马家畝东进，同时向酒醉山西麓攻击。

3. 第二师仍以一部在原阵地担任守备，暂归第八十师李师长指挥，以主力转移到院墙、佛德桥、席家冈一带，对东北西南严密警戒。

4. 攻击奏效后，第八十师即占领悟仙山，第三师即占领酒醉山。

八月十八日晨，我第三、第八十两师先后将悟仙山、酒醉山完全占领，匪向麻城、檀树岗、泼皮河南北分窜。十九日第三师推进至香炉山、七里棚、酒醉山、牛车畝之线；第八十师推进至牛车畝、悟仙山、柳林河、周田、白马斯河市之线；第二师即向左翼延伸，至在旗山与我第三师左翼衔接。时豫鄂皖三省边区赤匪，经军击溃后，一部窜回麻城，一部窜新集，余仍扼守檀树岗、龙王山、大佛山一带。八月二十一日，奉总司令部电，以七里坪当面之匪既经退至麻城、泼皮河，应即派第三、第八十、第八十三等师编为一纵队，由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指挥，进攻新集，先以八团兵力，即行出动，限二十五日以前进占新集，不必经过陡沙河。进攻新集等因，嗣以檀树岗一带有赤匪一部，据险固守，且该处之南北西三面之匪，均筑有工事，处处受匪侧击，难于进剿，拟由陡沙河径攻新集，遂于二十二日以第三师主力于上

午七时，一部于上午九时，经黄陂站向宣化店以东通墨斗关大道吴家店地区集结，第八十师（欠第四七六团）午后一时由佛德桥经黄陂站向宣化店以东潘家湾附近集结，第三师之第十六团、补充团，第八十师之第四七六团各就原阵地掩护本纵队转进，由第八十师陈副师长指挥，二十三日拂晓以前撤退到达宣化店后，分别归还建制，第二师以一部在七里坪以西及周田附近占领阵地，掩护本纵队后尾部队转进之安全，其主力进集结于高店。连日大雨滂沱，泥泞盈尺，道路崎岖，各官兵匍匐而行，士兵马骡摔死甚伙。二十七日，纵队队部即由宣化店进驻黄家围子，二十八日午正十二时始到达目的地，第八十师于是日上午方进至钱家河棚，第三师到达黄家围子，第八十三师到达文昌宫，第八十师冒雨进攻陡沙河，防匪乘虚侧击。二十九日上午七时收复陡沙河，匪千余名，向东南逃窜，该师将陡沙河交由黄时中义勇军接防后，即经龙盘寨，其主力由抱树岗经大山寨推进至陈家河、吴家河、黄家湾之线，对新集陡沙河严密警戒，第二师由钱家河至沙树湾、张家店、唐家寨，右翼与第八十师衔接，对浒湾、新集方面警戒，第八十三师由现在地推进至黄家围子后，推进沙树湾，对陡沙河及其四周严密警戒。

六、进剿胡山、四面山，会剿新集

八月三十日，我军以新集仍为匪踞，乃向新集进剿，其各部队之推进位置及任务如下。

1. 第八十师以右翼为轴，向左旋转，左翼至刚义楼，与第三师联络，对陡沙河、新集方面严密警戒。

2. 第三师推进至刚义楼东北地区，对东南方面严密警戒，右翼与第八十师，左翼与第一纵队设法联络。

3. 第八十三师为预备队，集结于潘家畈、南景家一带，策应各方，并对陡沙河方面警戒。4. 第二纵队部及预备队即进驻潘家畈。

八月三十一日，第八十师大部推进土门、邱家店之线，一部进陡沙河以南地区，联合民团，扼要构筑工事固守；第三师推进至金龙冲、邱家店之线，向胡山、四面山攻击前进；第八十三师为总预备队，主力推进至唐家寨、黄家湾，并派一部在钱树崇附近；对东南旗盘山方面严密警戒；第五十八师推进至管家畈、毛家崇之线，向胡山攻击前进；第二纵队部于上午八时与第八十三师向唐家寨、黄家湾前进。九月一日午正十二时，第八十师先后渡河完毕，即攻击前进，当面之匪约三团，节节抵抗，第三师即进占胡山、四面山麓，并乘夜向四面山、胡山一带猛力进击。二日，纵队部由黄家湾进至刚义楼，胡山、四面山、金兰山一带之匪，拒止我军前进，我第三、第八十两师已逼近山麓，但赤匪约两师之众，凭险顽抗，至五日拂晓，第三师以一团进攻胡山西北及西南麓之小高地，匪凭预筑之坚固工事死守，我虽以极猛烈之火力压迫，屡退屡进，我军伤营长二员，连长七员，排长十余员，士兵二百余名，仍未奏效，嗣经第三师全力猛攻，即将四面山、小秃山及横亘山完全占领，伪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向东南退窜，该师之先头部队，追至浒湾，与匪对峙。同时第五十八师向胡山山腹猛攻，至黄昏时，逼近山麓，以手榴弹冲击，匪遂向东南退去，该师遂完全将胡山占领，并续向浒湾追剿，与我第三师在浒湾对峙之光山伪独立师，七日上午二时，被该师击溃，向东南方向逃窜，据俘匪供认，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已向安徽六安窜去。八日，盘踞新集之匪，经第三师补充团击退，是日午后戌刻，收复新集。

七、沙窝、余家集、飞蚁山、李家集、汤家汇等处之追剿

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以被各部队痛击之匪向东逃窜，九日，奉令继续跟追，除以一部肃清新集附近残匪，俟第六纵队接防外，即以主力向沙窝、新店一带追击前进，十一日，以第三师向马家冈、传家凹之线，第八十师向吕家庄、黄家畈、韩家湾之线追剿，第八十师主力在第三师右翼后，经高家庄、稽山庙、大河边推进至刘畈、土门关，第五十八师欠第三四八团。在第八十三师左翼后推进至汪家崇附近策应，第二纵队及第八十三师由范家河向破楼房前进。午后三时，第三师进占沙窝，匪向余家集逃窜。据俘匪供，被我击溃之匪，系伪独立师，人约千余，枪约七百余枝，其伪第四、第二十五两军九日向商城退去等语。同日晨刻，第八十三师向盘踞南李崇、小李家一带高地之匪约二千余名进剿，午后四时攻占该高地，匪向东窜，指挥官陈继承，以余家集位于沙窝之东北，为人商城及金家寨必由要道，决先进占余家集，十三日，遂令李、蒋两师协同攻击前进，午后一时，李、蒋两师进占余家集，十四日，续令第三师经余家集、冯店、尤河镇、新店、三河口向李家集挺进，第八十师随第三师前进。十五日，据自首之伪团长江波报告，东窜之匪有枪者经枫香树窜汤家汇、金家寨一带，其主力现在汤家汇附近，其阵地在飞蚁山（灰旗山）等语，第二纵队即决以全力向飞蚁山进攻，奏效后，即向汤家汇挺进。十八日，以第二师向鲍家冲、南冲、常堂庄之线进剿，以一部协同第三师向飞蚁山，主力向七里山前进，第三师推进至藤子岭、鲍家冲后，即向飞蚁山进攻，第五十八师随前线之进展，与指挥部推进至古井、斗岗一带策应。我第二师进占郑家河、南冲、滴水庵之线，当面之匪约两团，在里罗城、余子店一带盘踞，午后，匪阵地后有匪三千余人向东北金刚台方向退去，第三师遂进占鲍家冲、枫香树一带，各该处附近之匪，系独立第四师。及第十师之一部暨游击队等。十九日，第三师以一部由余子庙向飞蚁山，主力由枫香树向飞蚁山、瓦屋集追剿，第二师以主力由长岭岗经里罗城、七里山，向麦子河，一部经郑家河、余子店、七里山向麦子河、高家冲追击前进，第五十八师，以一旅为后卫，主力经古井，余子店随指挥部前进。二十日，各部队仍继续向匪跟追，午后五时，据第三师报告：该师十九日申刻攻占瓦屋集，并将该处散匪击溃，截获匪之兵工厂机器多种，待修枪百余枝，在汤家汇搜获步枪二百余枝，余匪向金家寨方向逃窜，据俘匪供，伪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已向安徽六安退去等语。二十一日，第二纵队以有力之一部搜剿汤家汇附近散匪，以主力向南溪、李家集、斑竹园、吴家店进剿。二十二日，指挥部向汤家汇出发，午后七时，到达蔡氏祠，第二师申刻占领李家集、马鞍山之线，第三师到达南溪蔡氏祠一带，匪向苏家畈、南庄畈方向退窜，第五十八师主力，到达汤家汇，一部分驻枣林，担任搜索任务。二十三日，第二纵队部由蔡氏祠推进，午后三时到达李家集，据报，击溃之匪向英山、六安方向退去。二十四日，各部队在原阵地搜索附近潜匪。

八、李家集、黄安间之追剿

九月二十四日，据报：赤匪大部尚盘踞东西莲花山、苏家畈、寨基山、紫云寨一带，伪政府亦移驻该处。第二纵队各部队，二十五日上午六时继续向该匪追剿，以第二师进占老石桥以西高地，巨周家湾之线，第三师以一部经茶棚、王道湾、三道河，集结于七家湾、大河口一带，第五十八师主力移驻李家集。二十六日，各师在原地构筑工事，并肃清附近山中散匪。二十七日，被击溃之匪约二万余人，枪约万余枝，窜踞燕子河东西界岭。二十八日，以第二师进占叶子关，第三师之一部进占蔡子河，第五十八师主力移驻吴家

店，一部移驻李家集，第二纵队部及第三师进驻徐家坳。二十九日，以主力占领罗家畈西南高地巨东北之线，第二师向叶子关、周家河之线推进，主力位置于周家河，第五十八师向吴家店、斑竹园，李家集一带推进，第二师进至僧塔寺，当面之匪约数百名，经我击溃，向瓮门关、青台关方向窜去，青台关、瓮门关附近之匪约二千余人，其主力仍在西界附近，我友军第三十一师二十八日拟进占九资河，第五十四师同日移白庙河附近，三十日经兰草沟向西沟岭进剿，第二纵队以策应友军之目的，以一部向瓮门关、青台关进剿，其部署如下：

1. 第二师于三十日上午七时，开始向余家湾、极乐庵、周家湾之线推进，并准备向瓮门关、青台关攻击。

2. 第三师同日上午八时以主力集结于罗家畈及其以北地区，以一部集结于罗家畈西南，对多艺祠、九资河、果子关方向警戒。

3. 第五十八师以一部推进徐家坳附近。

4. 第二纵队部上午九时三十分向罗家畈前进。

十月一日，据报：匪之主力在金家寨以南大道南窜，其先头已过步兵河，进犯团陂，一部在十里岗附近，另一部约五百余名在腰畈附近。二日，第二纵队第二师向白庙河方向前进，第三师向跨马墩附近推进，纵队部及第三师向跨马墩前进，击溃之匪，是日由团陂窜渡巴河，其先头已窜至麻城黄坳，我第五十四师已进至团陂，跟踪追剿。三日，第二师进占大河岸及其附近地区，第三师欠补充团随第二纵队部在该师先头行进。旋奉总司令部电节开，赤匪主力，潜由石桥铺西窜，一部约千余人，正向圻水方向前进，大部已窜到大骆驼坳、虎寨、大迎山一带，着第二纵队主力，速向罗田、白果之线进击等因。第二纵队部及第三师补充团，原拟进驻凉水井，嗣以欲求速与匪接触故，乃兼程进驻大河岸。第二师进驻罗田附近，第三师进驻凉水井、许家湾一带，时匪之先头，已窜至新洲，大部在但店、新洲间，一股分向圻水、黄岗溃窜。十月四日，我第二纵队以第二师绕经罗田县城、土门坳、桃树坳、史家凉亭，进占李婆墩，对但店方向警戒，第三师欠补充团在第二师后跟进，第三师之补充团随纵队部前进，准第二师前进路线，进驻史家凉亭，以截击窜新洲之匪。五日，第二纵队各部队，除第五十八师奉令归刘主任峙指挥外，第二、第三两师推进至望花街、陶家铺、沙河铺、董凉亭之线。六日，经六合集、迎河集、中馆驿向西汤镇、料棚前进。七日，据各师先后报告：第二师第五旅集结乌贯嘴、大风树岗，第六旅进占黄安东北一带高地，第三师第八旅之前卫在蔡家冲附近，与伪第一独立团及童子团遭遇，匪向北方逃窜，该旅及第九旅即进占洗手盆、黄安县南三里店。

九、黄安、孝感间之追剿

十月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第二纵队部据第二师师长黄杰报告，伪第二十五军蔡申熙部约三师，经冯秀驿向北逃窜，我第十三师之潘旅已向华家河前进，第一师已到达河口镇等语。旋奉总司令部电节开，残匪尚在黄安县城之东南西地区潜伏，特派陈继承为总指挥，各军师长在黄安南北各部队，皆归其指挥等因，当即电商我第一、第八十三两师将匪向东南压迫，第十三师在十里铺之三十七旅向冯秀驿及其以南协同推进，第二、第三两师由拷山店、胡家店、半边店、中徐冲、东狱庙之线，以左翼为轴，逐渐向西南推进，由高桥北窜之匪，经我第二、第三两师在汉津庙、东狱庙一带堵击，匪分向西南方向乱窜，时因河口第八十八师之一部失利，恐匪乘夜向河口附近北窜，

遂变更部署，令第二、第三两师于九日拂晓向河口及其以北地区堵击，并令第十三师潘旅向华家河、老贯嘴堵匪东窜。十月九日，据第三师师长报告如下：

1. 赤匪大部经小河渡河，一部向华家河方向溃窜，另一部在北岸与职部激战中。

2. 伪第四、第九、第二十五等军，窜踞双河口附近高地，巨邹家集以南高地至马家坳之线，我第五旅第十团自雪成坳渡河，向仙人洞攻击前进，第六旅第十一团经小河北端渡河，向王家庙进击，午后五时进至仙人洞南端高地，因该处系匪主力所在，踞山死守，经我军数次猛冲，伤亡甚众，迄未奏效，六时三十分，匪复以大部向我第十、第十一两团中央阵地雪成坳猛烈反攻，当派第七团出击，血战数小时，始将匪击退，现我军仍在双台庵、雪成坳巨小河附近高地与匪对峙中等语。

陈指挥官继承据报，遂飞令该师速向该匪猛攻，并由第一师师长胡宗南指挥第一、第三两师，由河口镇向孙家河、苏家田、仙人洞、马家坳向匪突击；第十三师潘旅星夜进占华家河、银山嘴寨堵击，并于十日以到达黄安附近之第八十师，于十一日上午五时经十里铺、高家山向老屋罗家、雨河口、雷家畈，向该匪攻击，上午七时，陈指挥官继承率两补充团向河口推进，据报，赤匪大部及多数伤匪，业经四姑墩、夏店，向西北窜去。十二日，我第一、第二、第三、第八十等师以主力向四姑墩、夏店追剿，一人寨附近及四姑墩各有匪千余人，均经第八十师及第三师击溃。十三日，各部队续向杨树冲、老山冲、新寨、七里关、王家冲、熊家大湾、熊家冲、严湾之线，向西北跟踪追剿。十四日，经漆家沟、哈家河、陈家冲、二郎畈、乐成镇向广水市前进。十五日晨，向平汉路以西地区前进。即奉总司令部电令，以第二师即调开封整顿，着第1师归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指挥，向西进剿，第三师在广水花园间，任铁路两侧残匪之搜剿，俟第八十八师开武昌整理后，即由该师任护路任务，及铁路东侧残匪之清剿等因。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遵照上项电令，遂下达各师之命令如下：

1. 第三师担任武胜关以南至汉口之护路，并铁路以东地区之清剿。

2. 第八十师调黄陂站、河口镇、黄陂城之线，任西北地区之清剿。

3. 第一期先清剿老成寨、广水花园以东，黄陂站、吕王城、河口镇以西、酆家店、双桥镇以北地区内之散匪；第二期清剿花园以南、孝感黄陂城以北地区内之散匪。

4. 纵队部在广水，十八日移驻孝感，各部队之进剿任务至是遂告一段落。

(摘自敌国防部编《剿匪战史》第一章)

中路军第二纵队战斗详报

第一章 战斗前赤匪及我军情势之概要

一、赤匪之起因及进剿时之概况(略)

二、国军进剿之策定

一、进剿目的

先肃清平汉路以东，潢川麻城之线以西地区。

二、兵力使用

以中路第一、二、三纵队为主攻；右路军及左路军第四、五、六纵队为

助攻。

三、前进目标

以黄安七里坪、新集为进剿目标。

四、兵团部署

以第三师、第八十师为第一线，以第二师、第五十八师为第二线，以骑兵第十三旅、骑兵第十五旅为第三线，合为进剿部队，以第二十路为左侧掩护队，会攻新集，以第十五路为后方清剿队，兼作预备队。

五、友军动作

俟进剿部队将与赤匪接触时，第十四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应一齐向黄安七里坪一带匪巢进攻，使其腹背受敌；如被大股赤匪攻击时，应坚守防地，牵制赤匪，以便进剿部队痛击其背。

六、给养方法

大部队进剿，给养最感困难，进剿部队，均令轻装，酌量携带子弹、粮食、咸菜、食盐，第二线兵团设法补充第一线兵团，第三线骑兵，设法补充第二线，查由罗山至黄安最多不过三日行程。

七、成功以后

进剿部队达到目的后，暂在潢川、麻城、罗田之线集结整理，以两师兵力，由水路移至安庆上陆，大举东西夹击，将赤匪压迫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

本纵队防剿及进剿之部署

六月二十五日奉

总座二十五日午电开，豫南赤匪窜扰靡常，为求统一指挥起见，兹将豫南剿赤部队，重新区分如左：

一、以第四十五师、第二十路为左翼军，担任固、光、潢三县之防务，归总指挥张钊指挥。

二、第三师、第八十师、骑兵第十三旅之大部为中央军，担任光山以西及罗山潘新店以东地区之防务，归陈军长继承指挥。

三、第十五路为右翼军，担任光山潘新店以西及武胜关信阳间地区之防务，以马总指挥鸿逵指挥。

四、第二师及五十八师之一部集结明港，长台关附近，为总预备队，以上各部，均归刘主任峙指挥。六月二十六日奉

主任刘二十六日未电节开

一、赤匪伪二十五军第七十三、第七十五两师，又独立一团，现窜到朱堂店，其先头部队已到马蹄店，一部于本日正向李家寨新店进犯，似有牵引我军，再图进犯信阳五里店之企图。

二、我军以缩居赤区，便于进剿之目的，拟先驱逐该匪于涩港店、潘新店、龙升镇以南地区，并占领涩港店、潘新店，龙升镇、马家畈、文殊寺等处，相机进剿。

三、中央军第八十师应以大部经槐店、莽张向龙升镇、潘新店进剿，一部经子路河、升隆店以东地区前进，夹击朱堂店、涩港店赤匪之退路，第三师应速向五里店附近集结。

本纵队之组成及集中

六月二十九日

职部及第三师由洛阳出发，并令该师集中罗山，七月一日，到达信阳，

旋奉总座艳申电开，最近策定计划之军队，区分属于中路军者，列示如下：
(见另表)

七月二日

本纵队为集结待命进剿，拟先肃清匪化未深之区，逐渐推进，然后迫近巢穴，一鼓歼灭起见，下达各部队命令要旨如下：

一、赤匪由西转锋豫南，拟掠取潢川，截断平汉路南段，以扩大其毒焰，近虽由第十五路、第二十路迭经痛击，而其巢穴安然，主力尚无 155 损失。

二、第 3 师即速推进至五里店以东，金铜铺栏杆铺之间，对朱堂店、涩港店、曾家店方面之赤匪严密警戒，右翼与十五路，左翼与八十师切取连络。

三、第八十师集结于罗山及其附近西南之杨老湾、罗桥、槐店一带，对于潘新店、龙升镇方面之赤匪严密警戒，右翼与第三师，左翼与第二十师切取连络。

四、骑兵第十二旅到达罗山之一部，在本指挥官未到罗山以前，归八十师李师长指挥，对于潘新店、龙升镇应时常派遣骑兵绵密搜索，以防窜扰。

五、骑兵第十五旅驻郑州。

六、警戒区域

第十五路，第二师，间双桥镇、涩港店之线，线上属第三师，但对于双桥镇须特别注意。

第三师、第八十师，间子路河、仙桥镇、潘新店之线，线上属第八十师，但对于老猪店须特别注意。

本纵队之任务及行动

七月三日

本部由信阳出发，进驻罗山，在五里店途中，奉总座三十日己电开

一、骑兵第十五旅全旅担任郑州（不含）至漯河（含）护路任务。

二、骑兵第十三旅担任漯河以南至信阳（不含）护路任务。

三、第五十八师护路任务交替后，即集结明港、长台关待命。七月四日职率指挥部人员由信阳到达罗山为使严密警戒下达各部队命令要旨如下：

一、第三师主力集结于金钢铺、栏杆铺之间，以双桥镇至豪利头为第一警戒线，子路河镇（含）为第二警戒线。

二、第八十师主力集结于罗山附近，师部驻罗山，以兴隆店至殷家相为第一警戒线，子路河（含）至十里墩为第二警戒线。

三、在第一警戒线区域内，应常派有力部队，时出游击，搜索匪情，在第二警戒线区域内，构筑工事，配置一旅兵力，严密监视。七月六日奉

副司令刘四日己电节开，我军未开始进剿以前，各部队应即分别推进于适当地点集结，并迅速肃清各该集结地附近之散匪，俾为后进剿便利，兹将第一、二、三纵队所属各部队之集结地点及清剿散匪区域，分别规定如次：
(其他纵队从略)

一、第二纵队除骑兵第十三、第十五旅另有护路任务外，第二师应即以一部集结罗山，以一部推进至槐店，第三师应向涩港店、潘新店、岳城店等处推进，迅即肃清各该地附近散匪，第八十师应向龙升镇推进，迅速肃清该处散匪，并协助民团易本应部固守马家畝，第五十八师应即推进至罗山以西

之栏杆铺、子路河、邦家店等处集结待命。

七月七日

遵照上项命令要旨，令各部队推进地点如下：

一、第三师七月九日应推进至青山店、兴隆店，七月十一日应推进至涩港店、曾家店、岳城店一带。

二、第八十师七月九日应推进至槐店、魏家店，七月十一日应推进至莽张、龙升镇、潘新店。

三、第二师七月九日应推进至罗山双店、胡乡一带。

四、第五十八师七月九日应推进至栏杆铺、子路河、酆家店一带。

五、作战地境

第三师、第八十师，间兴隆店、方湾、罗家凹、段家冲之线，线上属第三师。七月九日奉

总座齐戎电开，该纵队应将泼皮河、杨家店、三里城以北地区之匪逐渐肃清等因，查泼皮河相距本纵队甚远，应请划归第一纵队肃清，当分呈

总副司令九日电概意如下：

查泼皮河在文殊寺之东南，与职部前进区域相距约八十里以上，如划归职部，则第二线部队势须向东移转，且文殊寺方面已派第一纵队担任肃清，应否仍请划归第一纵队，乞电示遵。

第二章 战斗经过概要

罗山至七里坪之经过

（甲）攻击前之部署

七月十一日

据第三师报告：曾家店、潘新店一带之匪闻我军前进，似有东窜之模样，宣化店以北地区有红军二万余，盘踞于杨家店、万家店、彭新店一带，并筑有工事，将附近劫掠之粮食向南搬运。

红军六七千于八日进犯潢川，经我第一纵队击退，文殊寺已由新二十师派队协同易本应民团固守，本纵队为向龙兴镇，涩港店之线推进后，拟即肃清南向店、仪家店、张堆附近地区之散匪，其部署如下：

一、第三师于确实占领曾家店、涩港店之线后，对于杨家店、张堆附近地区，不时派队搜剿。

二、第八十师于确实占领龙升镇、潘新店之线后，对于仪家店及其以西地区，不时派队搜剿，南向店方面，亦应酌派部队协同民团肃清。

第三师第八十师，以罗家凹、段家冲、万家店之线为搜剿地境，线上属第三师。

三、第二师应以一旅之一部进驻子路河、双店，一旅驻胡乡，一旅驻罗山，派一小部至十里墩任警戒。

四、第五十八师，应以主力集结于酆家店，一部集结于兴隆店，策应第三师，另派一营驻扎栏杆铺，担任护路。七月十二日

据土人报告，曾家店南七八里之倒座湾尚被赤匪包围，即令第三师到达曾家店，即派队前往解围，下午五时，接第三师李师长电告，第8旅于本日正午十二时在曾家店北约十三四里处与赤匪千余名接触，现仍在激战中，第

十五团团团长李华植负伤等语，当令第八十师与该旅连络策应，当将散匪驱逐，是日该师即在原阵地固守，第八十师将潘新店附近另匪驱逐占领。

七月十五日

本纵队以肃清南向店、易家店（即仪家店）、杨家店之线以北散匪之目的，拟以第一线（第三师第八十师）部队由龙升镇涩港店之线，逐渐推进，南向店方面应派出民团担任肃清，第二线部队（第二师、第五十八师）随同进展，以资策应，拟定第二期推进计划如下：

一、第一步：第一线部队应将现已占领各地区完成坚固之工事，一面协助地方领袖组织自卫团体，训导内部民众一体就范，然后及于占领地以南易家店、杨家店以北地区而为绥抚清剿之工作。

二、第二步：第一线部队之各师应酌量一部固守原有阵地，以主力推进至周党畷、彭新店（即新新店）之线，肃清易家店、杨家店、张堆以北地区之散匪，并乘机占领之。

三、南向店方面，由位于左翼之第八十师派遣一部协同散居油盐罐（周党畷东约十里）、马家畷、茶千岗（文殊寺、马家畷之间）一带民团担任肃清。

四、第二线部队，视第一线推进时之情况，再行切实规定而策应之。

五、对于第一纵队派往泼皮河之部队及第三纵队派往三里城之部队，互相连络，协力清剿（第一、二纵队以孙铁铺、北向店、文殊寺、晏家河为清剿境界线，线上属第一纵队，二、三纵队以朱堂店、九里关、三里城为清剿境界线，线上属第三纵队）同时奉

总座十二日未电令开，该纵队应将南向店、易家店（即仪家店）、杨家店之线以北散匪肃清等因，即令各部队向南推进。

一、第三师应先向姚家湾、彭新店、陈家坟之线推进，并确实占领杨家店张堆之线，左与第八十师取连络。

二、第八十师应以一部协同第三师先向曾家凹、周党畷之线推进，并确实占领仪家店、七里凸之线，主力应位置于龙升镇东南地区，并派一部协同民团肃清南向店以北之散匪，潘新店、龙升镇酌留一小部留守。

三、第五十八师应以一部向涩港店及其以北之大塘阁，其主力向曾家店、岳城店一带推进，肃清后方散匪，策应第三师，并对西南方严密警戒。

四、第二师主力应集结罗山城、胡乡等处，其一部由槐店推进至莽张，对南方严密警戒，并与八十师切实连络。

第三师、第八十师以陈寨、崔家楼、唐家冲、何家店之线为清剿地境线，线上属八十师。

本纵队与第一纵队间，以孙铁铺、北向店、文殊寺、晏家河为清剿地境线，线上属第一纵队。

本纵队与第三纵队以朱堂店、九里关、三里城为清剿地境线，线上属第三纵队。七月十九日奉

副司令刘十六日西电要旨如下兹遵照

总座所颁进剿方案及十六日西二十三电意旨，规定第一、二、三纵队进展日程及作战地境。

一、二十三日以前，第一纵队须占领杨树店、杨藩桥之线，第二纵队须占领南向店、易家店之线，第三纵队须占领九里关附近，完成该线以北地区之清剿任务。

二、二十三日，第一纵队应向草庙集、杜付店、双轮河、泼皮河之线进剿。

第二纵队应向新张湾、宣化店、姚家畈之线进剿。

第三纵队应向大新店进剿，均限二十五日以前，占领该线。

三、二十六日起，第一纵队在草庙集、杜付店、双轮河一带部署，应相机进逼商城，并以一部占领白雀园，其主力向新集进剿。

第二纵队应向麻布街、黄陂站、王家店之线进剿。

第三纵队应协同十四军，向汪洋店进剿，均限二十八日以前占领该线。

四、二十九日起，第一纵队主力应向七里坪、黄安及其以东附近匪区猛攻。第二纵队除以一部会攻七里坪，主力应向黄安河口镇一带匪区猛攻。

第三纵队努力肃清占领地附近残匪，兼为总预备队。

五、各纵队间之作战地，第一、二纵队间为文殊寺、晏家河、新集、七里坪、黄安东门之连结线，线上属第一纵队。第二、三纵队间为朱堂店、九里关、三里城、大新店、汪洋店、毛家集之连结线，线上属第三纵队。

职遵照

副司令刘十八日酉电，决定以八十师为左翼队，第二师为中央队，第五十八师为右翼队，第三师并为预备队，规定各部队进展程序如下：

一、七月二十三日，第八十、第二、第五十八师，应进展至殷家棚、七里、万家店、王家湾之线，二十四日应进展至界牌崇、墨斗关、白缸、×××××之线，二十五日应进展至新张湾、张家湾、宣化店、姚家畈之线，二十六日应进展至陡沙河、王家岗、刘家湾、柳庄店之线，二十七日应进展至槐树店、杨家口、靠山店、大树桥之线，二十八日应进展至麻布街、河家田、黄陂站、丰家店、王家店之线，第三师主力一部于易店、崔家楼一带，余另令定之。

二、各师间之作战地境

第一纵队、第八十师，间文殊寺、晏家河、新集、七里坪东端、黄安东门之联络线，线上属第一纵队。

第八十师，第二师，间殷家棚、墨斗关、张家湾、王家岗、郑家冲、河家田、老君山西麓之线，线上属第八十师。

第二师、第五十八师，间崔家楼、唐家冲、胡家湾、杨家湾、查家湾、唐家湾、吕王城之线，线上属第二师。

第五十八师、第三纵队，间朱堂店、九里关、三里城、大新店、汪洋店、毛家集之线，线上属第三纵队。七月二十日奉

总座二十日申电开，据张总指挥转据郟师长十六日申电称：文殊寺方面赤匪增加四五千，并筑有坚固工事，防御甚严等语，希慎重出击，以免疏虞等因，当转令各师仍在原位置特命，第二、第八十师对文殊寺方面特别戒备，并将部署情形电呈

总座如下：如第一纵队未将泼皮河以北地区赤匪肃清以前，职部第一线仍拟在易家店、杨家店、张堆之线，第二线仍在罗山、龙升镇间及岳城店附近集结，以作出击之准备。七月二十三日

本部因感第一纵队进展甚缓，即派夏参谋曰长至满川张指挥官处联络，据回报称，二十二日丑有赤匪一部，攻击潢川南之白树店甚猛，至今晨尚在对峙中，泼皮河方面并未派队进剿，七十五师缺乏子弹，病兵过多。不易行动等语，据此本纵队左翼顾虑甚大，当令左右翼队，对于东西方面严密注意，

第五十八师除留一部驻涩港店外，速将主力集结于岳城店、曾家店、仙树镇一带，以便尔后之进出，第二、第八十师须首尾相顾，预为准备。七月二十七日奉

副司令刘二十五日午电节开

一、文殊寺尚有赤匪数千盘据，阻碍我军进展，奉

总司令二十四日申电，催促迅速核办等因。

二、第一纵队应以有力之部队，由光山向文殊寺进剿，并由第二纵队派兵一部约两团，由龙升镇附近东进，均限二十七日到达文殊寺附近夹击，将该匪剿除后，即以易本应民团固守之。

三、第三纵队应极力巩固大新店、三里城一带。协同广水友军，防匪西窜，俟我第二纵队占领宣化店时，仍按前令向双桥镇、汪洋店一带搜剿，骑兵旅迅即移驻栏杆铺待命。

四、第二纵队除一部协攻文殊寺外，主力应相机规复宣化店，右翼与第三纵队切取连络。

五、第一纵队主力应迅速攻占泼皮河，俟文殊寺解决后，继续进剿。

本部遵令当转令第二师派兵一团，向文殊寺方面游击，旋据报称盘据文殊寺之匪，当于是晚向南退窜，该地现由易本应部民团驻守，又据报，第三纵队马英才旅，已到达九里关、三里城一带，当令本纵队各师继续向南进展。

一、第三师应以主力向杨树园、彭家湾，派小部进占万家店，一部向棠家庙进展，对西南一带大山须严密搜剿，左翼与第八十师切取连络。

二、第八十师应向草塘角、罗家凹一带进展，对东南大山，须严密搜剿，右翼与第三师切取连络，但竹竿河到处可徒涉，应注意。

三、第二师应以主力向龙升镇、南楼上、太平镇，一部向周党畈以北地区推进，对东南特别注意，在接替罗山城防部队未到达以前，暂留一团继续担任之。

四、第五十八师主力向杨家店、陈家畈，一部向宋家湾推进，对西南大山须严密搜剿，并于彭新店方面酌派警戒部队。

第一纵队、第八十师，间文殊寺、晏家河、新集、七里坪之连络线，线上属第一纵队。

第八十师、第三师，间童家墩、麻天河、石河之线，线上属第八十师。

第三师、第三纵队，间朱堂店、九里关、大新店、汪洋店之连结线，线上属第三纵队。七月二十八日奉

总座二十七日申电节开

一、深虑赤匪避强击弱，向第一纵队进攻，希酌量，万一第一纵队不能与第二纵队齐头并进，可令其扼要固守，但为掩护第二纵队前进安稳，宜择其有力之一师，在后方跟进，如何盼酌行。

二、第一线部队仍以二师为宜，正面不宜过大等因，职当呈复。

总座意见如下

一、第一纵队由潢、光分道南下，迄今多日，因少数赤匪阻止，尚停滞于文殊寺、花山集、草鞋店之线，潢川南白树店亚港店一带，仍与匪对峙中，现大部赤匪似集结新集、七里坪以东地区，职纵队如进至宣化店以南地区，万一赤匪避强击弱，由新集、泼皮河进扰光潢，则本纵队翼侧之空虚，形势交换，恐将牵动全局，职之愚见，第一纵队无论如何，须以主力先将泼皮河、新集占领，俾职纵队得以推进猛攻黄安，如仅以一师兵力在左后方跟进，则

更易受匪所制，于事无补，如能另派有力部队协助第一纵队推进，则达成任务，必较易也。七月二十九日奉

副司令刘转奉

总司令二十八日电要旨如下

第二纵队应不俟第一纵队占领泼皮河，即占领宣化店、新张湾之线，并将控制龙升镇大道以西之第二线兵力，酌移大道以东跟进等因，同时又奉

总座二十七日戌电节开，据部师长子举报告，已占领殊寺、花山集、陈家棚，现向杨幡桥进攻等语，职遵照二十八日电，为补救本纵队左侧顾虑起见，决将杨家店以北之第五十八师，移至仪家店东南约十余里地区，即位于第一线部队之左后方，担任东南方面之戒备，同时令第一线向定远店以南地区推进搜剿，并乘机进占宣化店，集结龙升镇、周党畷之第二师，在第一纵队未确实占泼皮河以前，仍控制该处，以应缓急。

七月三十日

一、据第三师报告：在张家楼、罗湾一带与匪数百人激战三小时，匪不支，向万家店退窜，夺获土枪十余支，毙匪数十名，并将万家店以西至棠家庙之线确实占领。

二、第八十师之四七七团在麻天河西北地区与匪五六百激战两小时，匪向宣化店方面溃窜，午后即将毕家店七里及其东之罗家凹之线占领。

三、第五十八师已到达杨家店以北地区。

四、第二师已到达周党畷、龙升镇、太平镇一带。

奉

副司令刘转奉

总司令二十八日申电节开，兹将一、二、三纵队进剿任务重行规定如下：

一、第一纵队迅速进攻泼皮河。占领后，即在泼皮河及光、潢以南各要点构筑工事，担任警戒，协同第二纵队之左后方进展。

二、第二纵队应同时进占宣化店、新张湾一带，即以泼皮河为轴心，将兵力逐渐左旋，向黄安、七里坪、新集之线攻击前进。

三、第三纵队应按照前进计划，随第二纵队之进展，占领双桥镇、汪洋店，搜剿残匪。七月三十一日

总座三十己电节开，查商城赤匪有猛攻第一纵队之势，曾电刘副司令转饬第一纵队于攻占泼皮河后，筑工扼守，以掩护第二纵队，左翼可不必与之齐头并进，倘令再向新集，不唯过于突出，且兵力分散，易为匪乘，致有疏虞，牵动全局，且豫南主攻，在第二纵队如能与第六纵队互相呼应，则成功不难，希勉之等因，当电复

副司令刘意见如下，现第一纵队尚未将泼皮河攻下，旋回轴心尚未坚定，将来攻取新集，又仅能分兵四团，自应由职纵队派出一师兵力协助进展，但同时不得不顾虑职纵队对七里坪，黄安方面之主力作战，拟将现在杨家店以北之第五十八师令经周党畷至文殊寺，暂归张总指挥钤指挥，俾可协攻泼皮河之敌后，继向新集进展，使职纵队之左翼可以安全，职当督率其余各师，进出宣化店，前进猛攻。八月二日

职率指挥部人员进驻龙升镇，当下达各部队继续向南进展命令如下：

一、 奉

副司令刘三十一日西电节开，令五十八师经周党畷至文殊寺，暂归张总指挥钤指挥，协攻泼皮河后，续向新集进展等因。

赤匪大部仍在七里坪、新集一带，小部在宣化店、泼皮河以北地区与我对峙中。

第一纵队之一部正围攻泼皮河，约明（三）日即可占领，新二十师在杨幡桥向晏家河进攻中。

二、第五十八师应于八月四日经周党畈、马家畈、茶耳岗向南向店转进，务于六日到达，到达指定地点后，即听张总指挥官指挥，左翼与杨幡桥向晏家河前进之新二十师及易本应民团取联络，右翼与本纵队联络。

三、本纵队应于上午六时继续推进，规定进展地点如下：

1. 第八十师向墨斗关、白缸之线进展，右翼与第三师取联络，对东南特别注意。

2. 第三师向何家店、陶家关、方家湾之线进展，左翼与第八十师取联络，并对西南大山严密警戒，第八十、第三师各以半数以下之兵力，配置于第一线，以竹竿河为作战地境，河属第八十师。

3. 第二师仍在原地集结待命，但对龙升镇之戒备务须周密，对东南西南各方应严密警戒。

八月四日奉

总座二日未二十一电节开，剿赤战术不能与正式作战同视，剿赤行动惟有秘密与迅速方能完成，此时赤匪化整为零之狡计已显明，我军应分区划线，依次进剿，压迫其至最后巢内，以一网打尽之计，如此则宣化店、河口镇及七里坪、黄安县与其以西各区，应大胆快进，出赤匪不意而扫除之，先就此线占领后，乃可一面运粮整顿，只数小部队搜索此线以西地区之残匪，逐次清乡，一面再以主力与伯英部兜剿新集与泼皮河之赤匪，如此第一期清剿计划，方能完成也，又接罗山副司令部刘参谋长电话，泼皮河业已攻下，第五十八师应向界牌崇前进，归张总指挥伯英节制等因，当令各师以迅速占领宣化店，捣匪巢穴之目的，其部署如下：

一、第八十师于五日上午六时应向宣化店南方高地及张家湾之线进展，右翼与第三师取联络。

二、第三师应向吴家湾、杨家湾之线进展，以一部协助第八十师攻取宣化店，并对西南严密搜剿。

三、第二师应以一旅进至辉星店、陈家凹附近，向西南方警戒，以一旅进至周党畈，并派一部进驻仪家店。

四、第五十八师应进至界牌崇、新张湾一带，对新集严密警戒，掩护本纵队左侧翼。

五、第八十师第三师沿竹竿河经宣化店至张家冲为作战地境线，线上属第八十师。（乙）战斗经过

1. 宣化店之役

八月五日

职率指挥部人员及第二师之第七团由龙升镇进驻易家店，令各部队肃清附近散匪后，即向七里坪、黄安攻击前进，其部署如下：

一、第三师即在现在位置，肃清姚家畈及大道附近与查家湾一带散匪。

二、第八十师即在现在位置肃清张家湾、胡家河及本道上之刘家湾一带附近散匪。

三、第二师于明（六）日上午六时，应以一旅向定远店及西南窑缸、葛家湾一带推进，担任西南之警戒。

余在辉星店集结。

本日下午十时据各师报告于下：

1. 第八十师与赤匪五千余人（枪支齐全，并附有机枪）在宣化店及其以北大胜关、杨树一带激战，该匪顽强抵抗，经我二三九旅猛攻，于本日未刻，将宣化店占领，匪向东南溃退。

2. 第三师午刻在张家河（南缸西约十里）与匪独立团（千余人，枪七八百支，机枪数挺）接触，经派队向南侧击，始向南溃窜，宣化店肖家河附近，有匪约百余人，亦经击溃，并以一部协攻宣化店，申刻进占杨家湾、吴家湾之线，是役伤亡士兵十余名，匪死伤数十名。八月六日

职率指挥部人员及第二师之第七团，由易家店进驻定远店，惟进占匪区，所有人民均被匪裹胁而逃，十室十空，各部队给养最感困难，特电请副司令刘（一）在三日内拟集结七日粮秣，以供进剿之需，请饬钧部所有汽车在信阳龙升镇间补助运输，（二）前方伤病兵日多，请饬罗山医院进至龙升镇，信阳医院进至罗山。

八月七日奉

总座三日戌七十电节开

一、查豫南、鄂东一带赤匪，为避免牺牲，已成化整为零之势，我军应乘时进剿，用迅疾秘密之手段，深入匪区，逼迫散匪于一隅，直捣其巢穴而歼灭之。

二、兹规定中路军任务如下

1. 第一纵队应就现在位置增筑工事，巩固光、潢、固一带防线，掩护第二纵队之左侧，对商城县白雀园一带之匪严行监视。

2. 第二纵队为主攻部队，努力占领宣化店后，应不避艰险，详搜奋进，以七里坪黄安县为目标，直趋猛攻。

3. 第三纵队，应先占领双桥镇东新店之线，相机向王家店、何家店前进。

4. 第六纵队及汤恩伯师，以河口镇、吕王城为目标，努力向前搜剿，切实占领之，惟十四军仍应酌留相当兵力防护铁路。

5. 第五纵队负责抗拒侵犯麻宋、八里湾、河口、新集一带之匪，切实保持黄麻交通，而以五十四师策应之。

6. 第四纵队应与五、六纵队相呼应，巩固广、圻一带，监视英罗之匪。

7. 第二、第三、第六各纵队向前搜剿时，须利用夜袭及轻装行军，尤应动作迅速，多派便衣侦探，前后左右不失联络。八月八日

据报赤匪在新集方面约有两师之众，徒沙河附近亦有大部赤匪，独立第五团现在黄陂站附近，丰家店、王家店、及宣化店东南地区尚有赤匪游击队。

本纵队拟先以一部击溃徒沙河之匪，再以主力进击黄陂站，会攻七里坪、黄安，其部署如下：

一、第八十师应于明（九）日拂晓由现在地出发，向徒沙河攻击前进，务于十一日以前将该处之匪肃清，则以一部位置于莲花岸（即莲花石）附近，担任游击，掩护其主力由宣黄大道经黄陂站前进。

二、第三师于明（九）日拂晓由现在地出发，向黄家冲、朱家田、土门新店及其东之高地一带推进，对黄陂站、丰家店方面警戒，与第三纵队切实联络。

三、第二师应于明（九）日拂晓前派第六旅经宣化店向东南之王家岗附近推进，占领史必冲，傅得安及其以东一带高地，担任东南方面之警戒，并

不时派遣游击队，第三师与第二师之第六旅，应互取联络，并以十三河、东家凸、黄金榜之线为境界线，线上属第三师。

第二师主力同时向杨桥、大胜关、宣化店及杨家楼、三里店、家族湾一带推进，对东南及西南严行警戒，如第三纵队已到姚家畈，与之切取联络。

八月九日

职率指挥部人员及第二师之第七团由定远店进驻宣化店，令各部队在原位置附近肃清残匪，然后攻击前进。

2. 黄陂站之役

八月十日

接各友军通报，第一纵队已占领晏家河，第三纵队已于九日由双桥镇向丰家店、姚家畈之线前进，第六纵队现向夏店、蔡店及其东南地区前进中。

本纵队以向黄陂站以南地区搜剿前进，其部署如下

一、第三师应向黄陂站及其东南刘家河、熊家畈一带进剿，对东南严密警戒。

二、第二师主力向界牌冈、邬子铺及其以南地区推进，第七团应在宣化店附近担任警戒。

三、第八十师应在原地集结待命

八月十一日

接第六纵队通报，河口镇之匪，约六七千人，已于昨（十）日将其击溃，正向黄安追击中。

本纵队为便协同第六纵队进攻七里坪、黄安之匪巢，决继续向刘家河（吕王城东南十余里）东北及其西南地区推进，其部署如下：

一、第三师到达熊家畈、刘家河后，应即续向刘家河及其东北贺家河之线推进。

二、第二师（欠第七团）到达界牌冈后，应即速经熊家畈向刘家河及其西南老屋罗家之线推进。

第二、三两师应切取联络，第三师对东北地区须严密警戒，第二师须与第六纵队之第十师互取联络。

三、第八十师留一旅于王家冈附近对东南担任游击搜剿，其主力即向黄陂站、界牌冈一带推进，担任东北及西南之警戒。

3. 吕王城之役

职率指挥部人员及第二师之第七团，于本日上午九时由宣化店向黄陂坡站前进，在途中接第三师午后一时报告，本日正午已将黄陂站占领，匪稍事抵抗，即向黄陂站东南西南一带高山退窜，现正搜剿中等语。本部到达目的地后，视匪节节退窜，保持实力，似向七里坪匪巢集中，本纵队即拟协同第六纵队向七里坪附近进攻，其部署如下：

一、第三师应于明（十二）日上午七时到达刘家河（在吕王城东南约十余里），及其东北贺家河之线，就攻击准备位置，右翼与第二师确取联络，向七里坪北端大道以北地区攻击前进。

二、第二师（欠第七团），应于明（十二）日上午七时前到达刘家河老屋秦家之线，就攻击准备位置，左翼与第三师确取联络，向七里坪（含）及其以南地区攻击前进，右翼须与第六纵队之第十师确实联络。

第二、三两师作战地境为刘家河尖、小王家、席家冈、周家冲、戴士英之线，线上属第三师。

三、第八十师为总预备队，应于明日上午八时前，派二三八旅到达七里冈，攻击前进时，随第三师左后方跟进，但对东北方面，应派左侧卫搜剿，严行警戒，二三九旅于明日到达黄陂站后，暂留一团掩护后方，其余各部应同时进驻吕王城、伍家冈附近集结待命，并对西南地区警戒。

4. 郭家凹之役

八月十二日

接第三师报告：（一）第八旅本日拂晓进占贺家河、平头岭之线，午后二时，伪独立团以全力向该旅冲击，激战一小时，不支，向七里坪溃退，跟踪追击，至佛德桥；（二）第九旅午前十时在郭家凹附近与敌接触，匪占领迎驾山，居高临下，因右翼与第二师尚未连络，该旅遂占领阵地，与敌相持四小时，午后二时，匪之国际团增援，冲击甚烈，连冲三次，均将匪击溃，死伤甚多，遂分向七里坪方向溃窜，第十八团跟踪追至雨台山，小尖山之线等情。同时奉

总座十二日午七时参电开，现第六纵队在黄安县西与匪激战中，令该指挥官率第二纵队限十四日以前占领七里坪，并一面协助黄安县，如有违误，当予以最严厉之处分，此令等因，职即率指挥部人员及第二师之第七团，由黄陂站进驻吕王城，即限令各师于十三日拂晓向七里坪攻击前进，其部署如下：

一、第二师、第三师仍由现在位置，于明（十三）日拂晓同时向七里坪猛攻，互相联系，七里坪改属为第三师攻击目标，第二师攻击目标改为七里坪以南地区，并以一部协助第六纵队会攻黄安。

二、第二师之第七团，已令其于明（十三）辰五时出发，向邓家桥前进，归还建制。

三、第八十师即派二三九旅飞经华家河、十里铺、观音堂，协助第六纵队向黄安县西北地区进攻，占领黄安县后，即速归还建制，二三八旅暂归第三师李师长指挥，其余随指挥部前进。

5. 七里坪之役

八月十三日

职率指挥部人员及第八十师主力，由吕王城进驻邓家桥，先后据各部队报告如下：

一、第三师今晨向七里坪节节进攻，午后五时先后占领回门河、在旗山之线，敌向七里坪西北高地退却，明晨继续进攻。

二、第二师占领笔架山一带。

三、第八十师之二三九旅于今日午后午时在华家河东南之车店与敌接触，现正进占十里铺，向观音堂以北地区之匪进击。八月十四日奉

总座十二日命令开，第六纵队现在黄安附近，与大部赤匪激战中，该纵队着即派一部飞速南下，向华家河方面协攻等因，职部所派协攻黄安之第八十师二三九旅，此时业已到达黄安西北附近，旋据各师先后报告如下。

一、第三师第九旅本（十四）日午前四时三十分将当面之敌击溃后，遂乘机占领七里坪，同时我第八旅亦将香炉山完全占领，匪退酒醉山及悟仙山之线，因悟仙山过于高峻，由正面攀登甚感困难，现已派兵先将悟仙山麓占领，拟明（十五日）晨拂晓，会同第二师由东南两面进攻，计是役伤亡士兵二十六名，俘敌官兵四十余人，死伤甚多，并俘获粮食无算。

二、第二师占领白马斯河市、张家湾之线，向张明府、雷家店进剿中。

本纵队为尔后进出便利，及确实保持安全起见，令各师迅速占领阵地，

肃清散匪，其部署如下：

一、第六纵队于十三日未占领黄安县，现正搜剿中。

二、第二师应即占领古风岭、张明府、悟仙山之线，对檀树岗以南地区严密警戒，左翼与第三师，右翼与第六纵队切实联络。

三、第三师应即占领酒醉山（道路含）、香炉山、在旗山之线，对檀树岗西北地区严密警戒，右翼与第二师切取联络。

四、第八十师另令定之。

五、各部队到达位置后，应即派队搜山游击，以免潜匪窜扰。

本日下午六时，接第二师报告：退守白马斯河市东北、东南一带高地之匪，黄昏时一再向我左右包围，均经击溃，据俘匪供，该匪系麻城开来之红十二师，武器精良，战斗力颇强等语。八月十五日

职率指挥部人员及第八十师主力由邓家桥进驻院墙，据各师先后报告如下：

一、第二师据俘匪供称：现我当面之匪为红四军及七十三师、国际团独立团等，现伪第十师在悟仙山，伪七十三师在悟仙山南端，伪十一、十二两师在酒醉山一带，策应各方悟仙山上一大寨，旁有六洞，伪军师长均在此指挥。

二、今晨以第五旅由周田渡过柳林河东岸，向张明府、悟仙山之匪攻击，以第六旅由小明家、双河口渡河，协助第六纵队进攻古风岭之匪，至下午一时，第五旅攻至悟仙山，匪即以伪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等师，以全力向该旅右翼包围，当时第九团团长负伤，即令第八团向该旅延伸，同时令第六旅由周田侧击，至下午五时许，第八团正面被匪突破，与匪肉搏两小时，第六旅第十一团团长阵亡，现正向匪猛力堵击中。

三、第三师第九旅午后二时，协同第五旅进攻悟仙山，匪以全力向第五旅右翼包围，不支，匪即以伪第十师乘势向我十七团猛攻，其余向我两翼迂回，冲击甚烈，现仍激战中。

职即令第八十师二、三九旅火速向白马斯河市增援堵击，一面令第二师占领第二阵线，死力抵抗，第三师向右翼延伸，并以炽甚火力，向当面之敌进攻，巩固七里坪正面，同时职星夜率参谋人员至第三师阵地督战，是夜二、三两师肉搏十余次，卒将匪全部击溃，恢复原有阵地，是役第二师伤亡官兵千余人，第三师伤亡官兵五十余人，匪伤伪师长王宏坤一员，二十九团团团长一员，共计官兵伤亡三千余人，渡河者无一生还。

八月十六日

指挥部移驻回门河，令第二师在白马斯河市附近集结整理。

八月十七日

一、黄安方面溃匪伪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及第七十三师、国际团、独立团等约二、三万人，仍盘踞古风岭、悟仙山、酒醉山一带附近凭险固守，拒止我军东进，第六纵队于十七日晨以第八十九师经夏家湾向虎山、古风岭进攻，第八十三师拂晓到达游仙山下与汤师连系，向游仙山、凉亭进攻，将古风岭攻下后，续向悟仙山进攻。

二、本纵队为进出便利，决连系第六纵队续向该匪攻击，将古风岭、悟仙山、酒醉山之敌围剿而歼灭之，其部署如下：

1. 第八十师之一部应于今（十七）日到达白马斯河市，就准备攻击位置，相机经周田、柳林河连系汤师即向悟仙山攻击，奏效后，续向酒醉山南麓压

迫，协同第三师围攻酒醉山，右翼务与汤师取联络。

2. 第三师应于第八十师进攻前，先向悟仙山佯攻，协助第八十师，如悟仙山攻击奏效后，由马家畈东进，同时向酒醉山西麓攻击，但须留一部守备原阵地。

3. 第二师仍以一部在原阵地担任守备，暂归第八十师李师长指挥，以主力转移至院墙、佛德桥、席家岗一带，对东北西南严密警戒。

4. 攻击奏效后，第八十师应即占领悟仙山，第三师应即占领酒醉山，以周家冲、戴士英之东西道为第三、第八十师之作战境地，道路属第八十师，第二师在白马斯河市之一部，应即推进至柳林河张明府，在佛德桥之主力，应推进至席家岗、香炉山一带地区，对檀树岗方向严密警戒。

八月十八日

据第三、第八十师先后报称，今晨已将悟仙山、酒醉山完全占领，匪稍事抵抗，即向麻城、檀树岗、泼皮河分窜等语。

本纵队为巩固防线，肃清附近散匪，待命追剿便利起见，决推进至香炉山、酒醉山、悟仙山、柳林河之线而占领之，其部署如下：

一、第三师应于明（十八）日拂晓推进至香炉山、七里棚、酒醉山、牛车畈（含）之线，对东北檀树岗方向，及其以北匪区，严密警戒，左翼与第二师，右翼与第八十师切取联络。

二、第八十师应即推进至牛车畈（不含）、悟仙山、柳林河、周田、白马斯河市之线，左翼与第三师，右翼与第二师之一部切取联络，对东南麻城方向严密警戒。

三、第二师应即向左翼延伸，至在旗山与第三师左翼衔接，对以北之徒沙河方向严密警戒。

各师作战地境如另图所示

本纵队因与第六纵队始终未得同一意旨，第六纵队尚环城布防，彼此联络，尚未确实，不得不将右翼成一弧形，以免为匪所乘，并分电总副司令请令第六纵队会攻新集，以完成第一步计划。

八月二十日奉

副司令刘十九日未电转奉总座十九日行电令节开，弟速率第三纵队主力进驻黄陂站，直接指挥第二、第六两纵队，在弟未到以前，该两纵队暂归陈指挥官指挥等因，弟将后方交通通信及党政事项处理后，即向黄陂站推进等因，旋奉

总座十九日戌四一电：第二、六两纵队联络后，仍毫无进步，应速整顿后，照原定计划向匪左侧进攻，我军剿匪战术往往陷于被动地位，其弊在单位太大，以后各部队动作有时应以排班为单位，轻装或便装远出搜索袭击，时时不忘秘密行动，轻装急进，小部夜袭，便装远探诸要诀，要以猫捕鼠之法迅剿，不要以牛捕鼠之法反被鼠来咬破牛背也等因。当令各部队进入阵地后，应即酌量地区、匪情，组织兵力大小不同之游击队，迅速秘密或远出搜剿，或夜间抄袭，出没无常，如猫捕鼠，以清散匪。

查此次豫鄂皖赤匪主力在十八日以前完全集结在七里坪以东地区，与我顽抗，经击溃后，一部窜回麻城，一部援助新集，余仍扼守檀树岗龙王山、大佛山一带。

中路军第二纵队第二师战斗详报

其一、本师自集中至与匪接触前之经过

六月二十八日奉驻豫绥靖主任刘二十七日辰电开，顷奉总司令蒋二十五日午汉参电开，豫南赤匪窜据靡常，为求统一指挥起见，兹将豫南剿匪部队重新区分如下：（一）以第四十五师、第二十路军、新二十师为左翼军，担任固、光、潢之防剿，归张总指挥钊指挥；（二）第三、第八十师骑十三旅之一部为中央军，担任光山以西及罗山潘新店以东地区之防剿，归陈军长继承指挥；（三）第十五路为右翼军，担任罗山、潘新店以西及武胜关信阳间地区之防剿，归马总指挥鸿逵指挥；（四）第二师、第五十八师之一部集结信阳明港、长台关附近，为总预备队。以上各部均归刘主任峙指挥等因。至七月二日复奉绥靖主任刘一日辰电开，奉总司令蒋二十九日申汉参电开，兹将最近策定之军队区分，属于中路军者列示于后：中路军司令官总司令兼副司令官刘主任峙，第一纵队指挥官张锁，第四十五、第七十五、第七十六、新二十师属之；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第二、第三、第八十、第五十八师及骑兵第十、第三十五两旅属之；第三纵队指挥官马鸿逵，第十五路、骑兵第二旅属之；第四纵队指挥官张印相，第三十一师、二十二路、特务旅属之；第五纵队指挥官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属之；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第十、第八十三师属之；预备队指挥官钱大钧，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属之。仰即飭属知照等因。特闻等因，当即密飭各部知照，至七月九日奉纵队指挥官陈七月七日于罗山之命令要旨如下：

一、据探报：龙升镇、潘新店、曾家店、涩港店一带现有小部赤匪盘踞，并在附近劫掠粮食，时出骚扰。

第一纵队仍在潢川、光山一带固守原防。

第三纵队除巩固武信间之铁道线外，其一部即向朱堂店推进

二、本纵队于未开始进剿前，拟先向龙升镇、涩港店之线推进，并肃清附近散匪

三、第二师应于七月九日到达罗山双店、胡乡，担任双店以东及通潢川大道之警戒，并接替罗山第八十师之城防

师遵照古令，至七月十日各部队已先后到达罗山，当令第六旅进驻胡乡，第五旅进驻双店，师部、师直属部队及第4旅进驻罗山，担任肃清散匪，并接替八十师罗山之城防。此时，我第三师已由青山店、兴隆店向涩港店、岳城店、曾家店一带逐渐向南压迫，第八十师亦由槐店、魏家店向莽张、龙升镇、潘新店一带南进，匪共二十五军盘据杨家店、万家店、彭新店一带，筑有工事，因受我军节节压迫，连日将粮食南运。至七月十三日占据龙升镇，潘新店、曾家店、万家店之匪已被我第三、第八十各师击溃，我军乘胜跟追，匪众节节败退，本师为策应各方便利计，乃逐渐向龙升镇、周党畝、仪家店、大胜关、宣化店一带推进，至八月十日我第三师、第八十师已过宣化店，正向黄陂站及刘家河、熊家畝一带追剿中。斯时本师已进至郭子铺、熊家畝附近。

其二、邓家桥、佛德桥各役

八月十一日奉纵队指挥官陈命令如下八月十一日午后七时

命令

于黄陂站

一、匪情无变化

河口镇方面之匪约六七千人，已于昨（十）日被我第六纵队击溃，现正向黄安追击中

二、本纵队拟即协同第六纵队向七里坪附近进攻（攻击开始时间另令定之）

三、第三师应于明（十二）日上午七时到达刘家河及其东北贺家河之线，就攻击准备位置，右翼与第二师确取联络，向七里坪北端大道以北地区攻击前进。

四、第二师（欠第七团）应于明（十二）日上午七时前到达刘家河、老屋罗家之线，就攻击准备位置，左翼与第三师确取联络，向七里坪（含）及其以南地区攻击前进，右翼须与第六纵队之第十师确取联络为要，第二、第三师之作战地境为刘家河、小尖王家、席家冈、周家冲、戴士英之线，线上属第三师

五、第八十师为总预备队，应于明（十二）日上午八时前派二三八旅到达七里冈，对东北警戒，攻击前进时，随第三师左后方跟进，但对东北方向应派左侧卫搜剿，严行警戒，二三九旅于明（十二）日到达黄陂站后，暂留一团掩护后方，其余各部应同时进至吕王城、伍家岗附近集结待命，并对西南地区警戒。

六、余明（十二）日上午六时带同第七团进驻吕王城。

师基于右令当即下达各部命令如下八月十一日午后十时

命令

于熊家畈师部

一、匪情及友军情况如军命令所示

二、师于明（十二）日向刘家河、华家河、老屋罗家之线搜剿前进

第五旅于明（十二）日午前五时由原地出发，经祝家河、三里棚向华家河搜索前进，到达后，派出一部于李家权及老屋罗家之线对东南严密警戒，左与第三师刘家河部队切取联络，右与第六纵队设法联络

第六旅于明（十二）日午前五时由原地出发，经伍家冈、吕王城、黄家楼、向钱家楼、银山砦之线搜索前进，到达后，即派出一部于银山砦西南之祝家河，对西南及河口方向严密警戒，并与第五旅切取联络

第四旅（欠第七团）于明（十二）日午前六时由原地出发，在师部后跟进，进驻黄家楼

师部及师直属部队明（十二）日午前五时由原地出发，沿第六旅经路进驻钱家畈。

三、各部队前进时应派出侧卫严密警戒

四、余现在熊家畈，明日进驻钱家畈。

上令

至十二日午前四时复奉纵队指挥官陈命令要旨如下：

一、本纵队即向七里坪攻击前进

二、本日午前七时三十分第二、三两师应即遵照指定目标及区域互相连系，开始攻击前进。

三、第二师于攻击奏效后，即向七里坪以东周家冲、大佛山、河店、袁

英河南方高地之线追击前进，并确实占领之，对檀树岗以南地区严密警戒，左与第三师右与第六纵队确取连络为要

四、第三师于攻击奏效后即占领七里坪北之酒醉山、七里棚、香炉山、在旗山之线，对檀树岗西北地区严行警戒，右与第二师切取连络

又接第六纵队卫指挥官十一日已电称：本日已向黄安西之铁山东岳庙、汉津庙之线进击，十二日拂晓继续向黄安城进攻，师基于上令，当下达诸队命令要旨如左：

一、师于本（十二）日午前四时即向七里坪攻击前进

二、第五旅（附第八团）到达华家河后，即转向七里坪攻击前进，奏效后，即占领大佛山、河店、袁英河南方高地之线，对檀树岗以南地区严密警戒，左与第三师右与第六纵队确取连络

第八团到达黄家楼后，即转向华家河前进，归第五旅郑旅长直接指挥

第四旅旅部随师部跟进

第六旅暂在钱家楼、银山砦停止，俟师部通过后，即随师部向华家河前进

师部及师直属部队俟第五旅前进后即进驻华家河

三、师卫生队俟师攻击开始时，即在华家河开设绷带所

至午后三时接第五旅郑旅长洞国报告节称：赤匪约二千余人占领狗头山、老君山一带高地，恃险顽抗，经我第十团猛攻后，匪势不支，纷向佛德桥方向逃窜，至午后五时我第十团已占领佛德桥南方高地，第九团已占领大尖山迤左一带高地，与第十团相接，与匪对峙中。斯时，第五旅旅部及第八团已进至佛德桥西北约二里之大道附近，第六旅亦到达七宝山、牌楼附近高地停止，当以天色已晚，遂令各部即在原阵地对匪严密警戒，是日毙匪四五十人，我师亦伤亡十余人。

十三日午前二时奉纵队指挥官陈八月十二日午后九时于吕王城命令要旨如下：一、奉总司令蒋电谕，第六纵队现与匪激战中，限本纵队于明（十三）日以前迅速占领七里坪，如有迟误，当予以最严厉之处分等因，本纵队限明（十三）日拂晓向七里坪攻击前进

二、第二、第三师仍由现在位置于明（十三）日拂晓同时向七里坪猛烈进攻，互相连系，七里坪改属为第三师攻击目标，第二师攻击目标改为七里坪以南地区，再以一部协助第六纵队会攻黄安

三、第二师之第七团已令其于明晨五时出发向邓家桥前进，归还建制

四、第八十师之二三八旅暂归第三师李师长指挥，其主力随本纵队部前进

师基于右令，当下达各部命令要旨如下

一、第五旅（附第八团）于明拂晓以主力由佛德桥向白马斯河市张明府一带攻击前进，以一部由白马斯河市向雷家店搜索前进

二、第六旅随师部于明日向吴家湾前进

第七团到达后即第六旅后跟进，并归还第四旅建制

三、师卫生队于攻击开始时，即以下屋秦家开设绷带所

四、余现在邓家桥，攻击前进时即进至吴家湾指挥

至十三日十一时三十分接邓旅长报告节称：有匪约七八千人，占领笔架山、灯龙山一带高山，拒止我军，经我第八、九两团攻击后，匪势不支，纷向白马斯河市方向逃窜等语。至午后三时，我第九团先头已通过河东湾正向

白马斯河市攻击前进，第八团亦正向张家湾攻击前进，至午后五时我第五旅已攻占白马斯河迄张家湾一带，匪退据柏木湾、鲁王家一带高地与我对峙中。是日，我第三师亦占领席家冈、在旗山、回门河一带，统计连日我军伤亡六七百名，当场毙匪百余名。

其三、白马斯河市、悟仙山之役

十四日午前二时综合各方情报如下

一、赤匪约二三万人与我第六纵队在观音堂、罗家砦、东岳庙一带激战甚烈

二、我第八十师二三九旅已由华家河向十里铺前进，进攻观音堂北方之匪

三、斯时我第三师仍在在旗山、门河一带与匪对峙中

我第五旅亦在白马斯河市、张家湾一带与匪对峙中，并接得第三师李师长通报节开奉指挥官陈电话转奉总司令蒋电令限我第二、第三两师于十四日以前攻下七里坪后，第二、第八十师会攻黄安，第三师巩固七里坪各等因，特达等因。

四、又航四队飞机投下通报节称：匪主力已由河口向东北方向逃窜等语，同时并据俘匪供称：我当面之匪系红二十五军及第四军之一部约有三师之众等语

师基于上项情报，于十四日午前六时下达各部命令如下

八月十四日午前六时
命令 于吴家湾

一、匪情无变化

二、本师决以一部协助第三师攻击七里坪，一部协助第六纵队会攻黄安

三、第五旅于午前七时向王家凹、周田、芦湾之线进攻而确实占领之，并协助第三师相机进攻七里坪以南之匪

四、第六旅（附第八团）于本（十四）日午前七时进占土库店，相机占领雷家店、永安寺、高庙岗之线，协助第六纵队会攻黄安

五、第四旅（欠第八团）于本（十四）日午前七时随师部进驻白马斯河市

各部遵照前令行动至午前十一时我第五旅已攻占王家凹、周田之线，第六旅亦攻占小明家、柏木湾之线、匪退据河东柳林河、张明府一带，与我对峙中，至午后一时接第三师李师长通报节开一，七里坪已于午前四时被我占领，匪退据酒醉山、悟仙山，刻正进剿中；二、我第六纵队已于昨（十三）日午后三时攻克黄安溃匪，窜据古风岭、游仙山、悟仙山一带；三、贵师部队请稍向左移，以便连系等语，师为协同友军夹歼悟仙山及黄安溃匪，以巩固七里坪安全之目的，当令第五旅即向张明府、柳林河进攻，协助第三师夹击悟仙山之匪，第六旅向双河口、张成之线推进，策应第五旅，并以一部占领永安寺附近，对东南严密警戒，是时师部率第四旅（欠第八团）及直属部队已由邓家桥进驻白马斯河市，旋奉指挥官陈命令要旨如下

一、第二师应即占领古风岭、张明府、悟仙山之线、左与第三师右与第六纵队切取连络

二、第三师应即占领酒醉山、香炉山、在旗山之线，左与第二师切取连络。

三、贵师与第六纵队联络后，应即速转向东方，与第三师切取联络，因依情况判断，东北方甚堪注意也

至十四日午后六时综合各方情况如左：

黄安之匪经我第六纵队击溃后，已窜至虎山、古风岭、悟仙山之线，持险顽抗

我第三师仍在七里坪、香炉山之线

斯时我第五旅已占领周田以东柳林河以西一带高地，与占踞悟仙山迄以南地区之匪对峙中，我第六旅已占领祝家田、亘双河口西北一带高地迄张成之线。

师基于上项情况，至十五日午前八时下达各部命令如下

命令 八月十五日午前八时

于白马斯河市

- 一、匪情及友军位置如贵军所知
- 二、第五旅着即向张明府、悟仙山攻击前进
第六旅即向虎山、古风岭之敌攻击前进
- 三、作战地境如下

第五旅第六旅以柳林河为界，河属第五旅

四、炮兵连即推进至周田，归第五旅郑旅长指挥

五、余在白斯河市

旋奉指挥官陈十四日酉参电，准卫立煌十四日未电开：一、已令蒋师即派队与由车店南下黄杰师联络；二、弟决亲率蒋师二四七旅、汤师二六七旅十五日晨向黄安北古风岭前进，协助贵师夹击该匪等由特达，希与蒋师联络，以免疏虞，当令第六旅派兵一部与蒋师切取联络。

战斗经过

至十五日午后一时第五旅第十团及第九团之一部攻至悟仙山、大砦附近，正当爬砦肉搏之际，匪以伪七十三师全部向我第五旅右翼包围，当由第六旅第十一团在柳林河西岸占领阵地，并派一部渡河策应，午后四时，匪复以其十一、十二两师倾全力由悟仙山南麓向我第五旅两翼包围，斯时我第五旅与匪血战四五小时，伤亡甚大，我第九团团团长刘启雄负伤，当令第四旅之第八团增加第五旅之右翼，但此时左右翼友军均未出动，致使匪共得倾全力向我猛冲，卒以匪众我寡，虽赖我官兵用命，英勇苦战，然因伤亡过大，至午后五时第八团正面被匪突破，斯时我第六旅十一团占领周田南端高地，向匪侧击，血战至剧，虽匪尸狼借，横陈阵前，然匪势浩众，仍继续猛扑，我第十一团至是已伤亡甚重，团长周良阵亡，此时我第十二团即在柏木湾迄小明家东端高地一带占领阵地，以猛火拒止匪军，并由师长亲率第七团及特务连工兵营占领白马斯河市东北高地第二线阵地，拒止匪军，斯时匪共已冲至我第二线阵地前，幸赖我官兵英勇接战，前仆后继，血战彻底，肉搏十余次，卒将匪众击退，当令各部固守原地，坚筑工事。是役本师伤亡官兵一千五百余名，但匪共伪第四军及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全部伤亡过我数倍，精锐殆尽，业已溃不成军矣。

其四、席家冈警备并肃清散匪之经过

八月十六日本师各部队仍在原阵地与匪对峙中

十七日午后二时奉指挥官陈午前十一时于回门河命令要旨如下

- 一、黄安溃匪现仍占据古风岭、悟仙山、酒醉山一带，凭险固守，拒止

我军东进。

第六纵队于十七日晨以汤师经夏家湾向古风岭、虎山进攻，蒋师拂晓到达游仙山后，与汤师连系，向游仙、凉亭进剿，如古风岭下后，续向悟仙山进攻；

二、第八十师之一部应于本（十七）日到达白马斯河市，准备攻击位置，相机经周田、柳林河连系汤恩伯师向悟仙山攻击，奏效后，续向酒醉山南麓压迫，协同第三师围攻酒醉山；

三、第三师应于八十师进攻前，先向悟仙山佯攻，协助第八十师，如悟仙山攻击奏效后，由马家贩东进，同时向酒醉山西麓攻击，但须留一部守备原阵地；

四、第二师应以一部在原阵地担任守备，暂归八十师指挥，以主力转移院墙、席家冈、佛德桥一带对东北——西南警戒。

师基于上令，当令第六旅（欠第十一团）及第七团即在原阵地固守，俟第八十师部队于明（十八）日接替阵地后，即由罗旅长率领开驻席家冈；第五旅即移驻佛德桥，师部及师直属师队及第十一团即移驻席家冈，并令各部到达指定地后，即派队肃清附近散匪（附席家冈各部队警戒配备要图）。

十九日，占踞古风岭、悟仙山、酒醉山一带之匪，经我各友军继续猛攻后，已分向麻城、泼皮河、新集逃窜。

二十日奉指挥官陈八月二十日命令要旨如下

一、赤匪大部尚盘踞七里坪东，又东北山中附近散匪亦不时出没

二、本纵队为肃清附近散匪，待命追剿便利起见，兹特规定各师搜剿区域如另图所示（图略）

师基于上令当即下达各部队命令要旨及规定各部队搜剿警戒区域如下

一、第五旅应由第九团派兵四连并配以适当之机枪专任该团区域之游击，逐日搜剿，其区域北至龙王河，西至吕王城，西南至华家河；

二、其余各部应就警戒线以外十五里以内之地区组织兵力不同之游击队，随时搜剿，以清散匪；

三、各游击部队须行踪诡秘，出没无常，并须于先头多派便衣队，以防不虞。

其五、由席家冈移驻黄安至驰援八十三师之概要

八月二十三日奉指挥官陈命令要旨如下：

一、溃匪主力已窜集新集一带

二、本纵队为连合第一纵队将新集附近之匪击破而歼灭之，第三第八十、第八十三各师应即由华家河向黄陂站前进，绕道宣化店，会攻新集；

三、第二师应以一部在七里坪以西及周田附近占领阵地，掩护本纵队转进之安全，其主力集结高店与第六纵队切取联络，以后即归卫指挥官指挥。

当令第六旅占领山凹小明家之线，俟第三、第八十师最后部队通过后，即回驻高店；第五旅以第十团占领大山，在旗山一带原阵地，至午后三时移驻高店；其余部队应即随师部移驻高店；第四旅第七团应即占领雷家店、永安寺一带，俟第六旅撤退后，即归还高店该旅建制。

八月廿三日午后三时奉第六纵队指挥官卫作命第十一号命令如下

第六 命令 八月廿三日十二时

纵队 命令 于黄安城指挥部

一、匪情如贵军所知

我第二纵队于昨（二十）日绕道宣化店，拟经徒沙河间地区向新集进攻；
二、本纵队（附第二师欠第八十三师）有固守黄安附近现有阵地，待机策应第二纵队攻占新集之目的；

三、第八十三师着于明（廿四）日经华家河、黄陂站向宣化店前进，归第二纵队陈指挥官指挥；

四、第二师着于明（廿四）拂晓移接八十三师原阵地之守备，并将工事坚固之（第八十三师位置大风术冈、乌贯嘴附近，右与第十师连系，一部占领五里桥、烟墩山亘凉亭岗之线）；

五、第十师及第八十九师着将现阵地益加坚固，并交互侧防之；

六、余在黄安城指挥部。

上令

第二师师长黄杰

纵队指挥官卫立煌

至二十四日拂晓，各部队已遵令将八十三师警戒接替完毕

二十五日午前三时奉指挥官卫电话谕：第八十三师在华家河被匪截击，本纵队拟即出击，援助八十三师夹击该匪，遂即下达各部命令要旨如下：

一、赤匪大部现在老贯砦一带，我八十二师现在银山砦与该匪激战中，第六纵队拟即兼程向华家河前进夹击该匪。

二、第六旅占领风山店、望城岗、凉水、林店各要点，构筑强固工事，对东北严密警戒。

第四、第五两旅及师直属部队于午前六时出发，到达汉津庙停止待命，至午前十时各部遵令行动，先后到达指定地，旋奉指挥官卫令贵师着在指定地点严密警戒，至午后一时奉指挥官卫命令节开：

一、据蒋师长伏生二十五日已电称刻匪未向我攻击。职师拟乘机与八十师联络向黄陂站前进，祈钧座勿来援等语。

二、第二、第八十九师着即开回黄安原防，但第二师移动须于八十九师开回后行之。

至午后五时本师各部队已遵令先后回驻乌贯嘴、风山店一带原防。

其六、高庙冈附近之役

八月二十七日综合各方情报如下：

一、据报柳林河、七里坪、檀树岗一带似为匪复占，古风岭附近亦有散匪出没；

二、我第二纵队于二十七日晨由宣化店开始东进，与第一纵队会攻新集。

同日午后四时奉指挥官卫命令要旨如下

一、纵队拟以一部固守黄安，以主力先灭七里坪附近之匪，准备尔后之进剿；

二、第二师着于二十八日六时三十分先头由风山店出发，十时占领小明家、土库店之线后，即向白马斯河市东南地区亘山凹附近迄天二三一一带高地之线攻击前进，左与八十九师连系；

三、第八十九师着先派一旅于二十八日六时三十分先头由望城岗出发与第二师连系，经梅朝小道，十时占领雨台山后，即向灯龙山攻击前进，与第二师天二三部队联络；

其余主力于二十八日九时在第二师后跟进，先集结土库店、雷家店附近停止待命；

四、第二师第八十九师之作战地境为席家岗、天二三，吴家湾、张家湾、高庙冈、王家伯、张家堰之线，线上属第二师；

五、第十师着派一旅（附通信队卫生队各一大部）归纵队部直辖，于二十八日十二时左右由黄安城出发，在纵队部后跟进。

师基于上令及各方情报，遂下达各部队命令要旨如下

本师拟于二十八日午前六时三十分出发，向白马斯河市东南地区亘山凹迄天二二一带高地之线攻击前进。

第五旅于二十八日拂晓由现地经风山店出发，于午前十时占领小明家、土库店之线后，即向白马斯河市东南地区亘山凹迄天二二一带高地之线攻击前进，到达白马斯河市后，应即占领东北——正北——西北一带高地对悟仙山、七里坪、席家岗、院墙各方严密警戒。

师部直属部队、第六旅及第七团在第五旅后跟进，但第六旅到达土库店、鲁王家一带，如无特别情况，即进驻柏木湾附近，对东北东南占领阵地，严密警戒，左与第五旅切取连络。

战斗经过：

二十八日各部队遵照上令行动，我先头第五旅到达风山店北端，即与匪接触，匪踞高店一带高地顽强抵抗，经我第九团攻击后，匪势不支，纷向高庙岗逃窜，至九时三十分我第九团乘胜追击，已到达高庙岗南方高地，与匪激战中，当令第十一团派兵一营进驻高店西北端高地，相机策应第五旅，并据第五旅郑旅长据称：匪之大部刻向我右后方移动等语，当令第六旅严密注意。是时得知第八十九师之主力已到竹林附近，第二六五旅已到梅朝附近一带高地，与匪对峙中。至午后一时，占据高庙岗之匪已被我击退，现我第九团已占领陈庄、高庙岗之线，与匪对峙中，但匪约一师之众，乘我第九团甫占高庙岗一带立足未定时，倾全力向我反攻，猛扑甚烈，幸我官兵沉着应战，肉搏数次，再予以猛火之压迫，始将匪众击溃。是时我八十九师先遣旅已攻占梅朝北端小高地，与我取得连络。计此役击毙匪众四百余人，我第五旅亦阵亡五十余名。至午后六时，奉指挥官卫谕：现在天色已晚，如尚在上下陈升、高庙岗附近，应即确实占领阵地，先行整齐战线，待明二十九日再行进剿，左翼须与八十九师之二六五旅切取连络等因，当天色已晚，即令第五旅在上下陈升、高庙岗之线确实占领阵地；第六旅集结黄魏家附近待命；第四旅集结大马畈附近；师部及师直属部队驻毛屋下家及其附近。至三十一日，据报与我对抗之匪已于昨夜向新集逃窜。

其七、白马斯河、檀树岗至董店进剿之概要

自匪共乘夜窜向新集后，我第六纵队为使第二纵队攻击新集容易之目的，本师奉令进占白马斯河市东北高地，并以主力集结土库店、鲁王家附近地区，至九月四日，我第三纵队已与匪在新集附近激战，我纵队为夹击围歼该匪之目的，拟即进攻檀树岗。本师奉令进占悟仙山、酒醉山一带，遂令我第六旅于五日拂晓前派兵一营向悟仙山之匪袭击，至六时，被我袭击部队完全占领。是时，我第十师已攻占龙王山大佛山一带，本日奉命即在附近搜剿散匪。九月六日，据报新集之匪被我第二纵队压迫后，似已向东南逃窜，我

纵队为截歼该匪之目的，拟即向鲤鱼山、箭厂河搜剿前进。本师奉令向白雅山、鲤鱼山前进，我第六旅于七日拂晓向指定地搜剿前进，至十时许，第六旅先头进至戴土英附近，发现匪约五六百人踞守马鞍山，当令我第十三团猛烈攻击，激战一小时，匪势不支，退踞马鞍山以东高地，节节抵抗，当令第五旅向高家冲、柳林、河店前威胁匪之侧背，并向卢凤山攻击前进，至午后三时许我先头进占至长冲附近。发现鸡冠山、光裕山一带均有匪之大部据守，并有一部向西南移动，当令各部占领莲花背西端高地巨长冲、郑家唐、马鞍山之线，对匪严密警戒。计本日毙匪百余，我师亦伤亡廿余人。至八日午前八时，光裕山、白雅山、鸡冠山一带高地已被我占领，残匪向东南逃窜，本师奉令经箭厂河、中途店向新集搜剿前进，至午后二时进至箭厂河，时得知新集已于今晨被我第二纵队占领，匪共似向商城、安徽六安逃窜，本师遂奉令进驻董店、柳树棚迄中途店一带。是时我八十九师已进驻新集西北——西南一带高地；第十师已进驻花房集、下家畈、艾家畈、公家湾、于家其湾一带。

十日七时奉指挥官卫九月十日二十时于新集之命令要旨如下

一、据报新集附近迤北一带散匪已向沙窝逃窜，但新集周围尚有散匪藏匿及残余机关甚多；

二、着各师于明（十一）日七时起各派一部严密搜剿各该师警戒线当面付里左右地区，及山林之散匪，并捣毁其残余机关；

三、各师搜剿区域境界如下第二师董家湾—何家龙—南崇—上畈—刘家畈—公家湾相连之线，线上属第十师第十师 新集通晏补岗大道之线，线上属第八十九师第八十九师箭厂河—一意成卡—阮家凹通新集大道相连之线，线上属第二师

第二师

师基于上令，当令第五旅派兵一部至箭厂河一带搜剿，第六旅派兵一部至警戒线外东方约十五里左右附近搜剿，第七团派兵一部向南十五里路以内搜剿，至午后四时先后据各游击部队报称：箭厂河及其东南附近均无匪踪，惟东南一带高山有少数农匪见我军到达，即行远窜。十一、十二连日仍驻董店，并搜剿附近散匪。

其八、由董店复归第二纵队至郑家河南冲战役之概要

十三日午后一时奉指挥官卫命令如下

命令 九月十三日十一时
于新集纵队部

一、奉总司令蒋十一日申十五参电节开，第六纵队拨第二师归第二纵队指挥，一俟新店占领后归还建制等因。

二、着贵师于明（十四）日由新集经八里畈附近向白雀园急进，暂归第二纵队陈指挥官指挥之，俟新店攻下后，归还本纵队建制。

上令

第二师师长黄杰

指挥官卫立煌

奉今后当即电第二纵队指挥官陈请示一切，其原电如下（衔略）本师奉命于十四日晨由新集经八里畈向白雀园急进，钧部现在位置及情况

如何乞电示，职黄杰叩，十三日酉印

同时并下达各部队命令要旨如下：

一、本师奉令暂归第二纵队指挥，俟新店攻下后，即归还第六纵队建制；
二、各部于明（十四）日即经新集、八里畷向白雀园急进。

各部遵照前令，于十四日午前五时由董店出发，因天雨路滑，行动困难，至午后五时始到达八里畷，至十五日续向余家集前进，于途中奉指挥官陈手令如下：

一、奉总座十五日丑二参电节开，第二纵队率三师由汤家汇向金家寨挺进等因；

二、已令第三、第八十师即时出发，该师为总预备队，立即向余家集前进为要；

三、余在余家集。

至午后二时，各部队先后到达余家集、夏家湾、史家湾、董家湾一带宿营，至十六日午前一时三十分奉指挥官陈命令如下

命令 九月十五日午后十二时三十分
于余家集

一、据探报溃匪主力窜集汤家汇、南溪、金家寨一带，飞蚁山（即灰旗山）似筑有工事，苏仙石亦有匪盘踞。第六纵队经李家集、丁家埠沿顺根河向金家寨挺进；

第一纵队任搜剿商城附近东南地区一带残匪，其有力之一部位于苏仙石、樟柏岭，四十五师推进至郭陆滩、周家冲之线，左与楼子湾徐庭瑶师联络；

二、本纵队应由汤家汇、斑竹园向金家寨兜剿，荡平其老巢。

三、本纵队明（十六）日上午六时继续推进，其各部队应到达之位置如下：

1. 第三师待第二师齐头后，应即向黄河——唐家湾——徐家堰（不含）之线推进，左翼与第二师右翼与第六纵队切取联络，对飞蚁山及东南严密警戒。

2. 第二师由第三师之左翼王家湾连接至斗岗之线后续向徐家堰（含）古井之线推进，右翼与第三师切取联络，对飞蚁山及苏仙石方向警戒。

3. 第五十八师为预备队，应以一团随指挥部前进，其主力即向吴家祠、邱山推进，对东及东南警戒，随前线之进展，继续推进至田大庙、汪家岗，柏松树一带策应第一线部队，对东及东北方向警戒。

4. 第八十师归右纵队（即第六纵队）指挥，向畷溪以南集结待命。

四、余现在余家集，明（十六）日向葛庙、畷溪，并随第一线之进展逐渐向亮家山前进。

师基于上令当即下达如下之命令

命令 九月十六日午前一时
于余家集

一、我第三师现已进占长冲口、盛家店之线，刻正与匪对峙中。

二、本师拟于十六日向田大庙、王家湾之线搜剿前进。

三、第六旅应于十六日午前六时由原地出发，经葛庙、吴家河向斗岗、田大庙、王家湾之线搜剿前进。

四、师部、师直属部队、第七团及第五旅于十六日上午七时出发，在第六旅后向砖桥前进。

五、余现在余家集，前进时在师部先头。

上令

各旅团

旋又奉指挥官卫十四日戌电如下：

（衔略）顷奉总座十四日巳午电令，贵师仍归还本纵队，经新店轻装急进，袭取金家寨等因，贵师十五日晨应即转进至沙窝待命，余率第十师十五日赶到沙窝，并闻等因。

同时复奉指挥官卫手令如下：

一、本日令二十八旅送上电报计达

二、关于贵师行动弟拟于明（十六）晨九时到达余家集与武鸣兄面商决定，但请兄对于由余家集经盛家店、打船店至新店大道须预为调查，俾决定后得以迅速出动也。

奉上令后，当即将本师到达余家集经过及奉令情形转报卫指挥官，因刻奉陈指挥官命令，饬于十六日晨向田大庙、王家湾之线前进，拟即遵令推进，十六日，各部遵照本日午前一命令，向王家湾、田大庙之线攻击前进，沿途稍有散匪，至午后三时到达目的地，十七日进驻汪家岗、罗家湾、马家畈之线。

十八日奉令向鲍家冲、南冲、常堂庄之线攻击前进，至午前六时我第六旅到达凉水亭、斗岗、古井之线，与匪激战约二小时，经我第六旅猛攻后，匪势不支，纷向东南逃窜，至九时三十分，我第六旅已攻占杨家大尖、郑家河之线，匪踞孙店（实地余子店）迄成因石山、里罗城一带高地，坚筑工事，顽强抵抗，并由我第十一团派兵一营向成因石山西端匪之堡垒猛攻，但因山势险峻，工事坚固，攻击约三小时，迄未得手，当令该团停止攻击，兼以右翼与第三师尚未取得连络，故饬第六旅即在南冲以东迄郑家河之线占领阵地，俟与第三师确取连络后，即续向七里山进攻。斯时，我第五旅集结长岭冈附近，是役我第十一团阵亡排长一员士兵伤亡二十余名，当击毙匪四十余名。

十九日据报，匪共已于昨夜乘夜逸去，本师奉令即向里罗城、七里山、煤子河、高家冲、罗星河追击前进，沿途稍有接触，至二十日到达岗山、笔架山、斗莲寺一带。同时奉卫指挥官二十日未电节，闻本纵队已于二十日克复金家寨，沿途伪第十、第十二师各一部屡图抵抗，均经击溃，向东逃窜，沿途遗弃伤病之匪及裹胁民众、肉票、军械、军装遍野，狼狈不堪等因。是日奉令即在附近地区搜剿散匪。

二十二日综合各方匪情及友军情况如下：

一、溃匪由金家寨、南溪向南逃窜，其一部已向铜罗关一带移动，企图西窜麻城，南窜英山、罗田；

二、右纵队卫指挥官部驻金家寨，八十师驻南溪。

第一纵队已攻占苏仙石向狗脊岭前进。

张军长印相部之三十师现在宋埠、中馆驿、顺河集、张家口等处，其三十一师已于十八日午占领藤家堡、木樨河之线。本师奉命协同友军继续向溃匪追击，于二十二日经南溪大道向李家集、斑竹园、吴家店、松子关进剿，至二十二日到达斑竹园、燕子岩、王家湾、刘家河一带，奉命即在原驻地派队搜剿附近散匪，至二十五日本师已进至吴家店附近，并于二十六日派队至东葛山、长岭关一带游击。

同日，据我第六旅派往藤家堡、松子关一带连络部队报称：一、藤家堡有我三十一师之九十三旅；二、松子关西南张家湾有商城保卫团驻扎等语。

其九、罗家畷、僧塔寺、青苔关之役

二十七日综合各方情报如下：

一、金家寨南窜之匪伪第四、第九、第二十五军残部人约二万，枪约万支，现分别南窜至看花墩、马家畷、燕子河、七里冲一带，其一部约二千人到西界岭附近，另一部人约千余，现由马家畷至青苔关，似有南犯模样；

二、我右纵队卫指挥官部预定二十七日到达当家畷、燕子河之线，二十八日到西界岭迤北之线；

我三十一师仍在藤家堡、木子店一带。

本师奉令，续向叶子关、僧塔寺一带搜剿前进，至二十八日奉命以主力占领罗家畷西南高地巨东北高地之线，掩护军主力之展开，当令我第六旅于午前八时进占上述地带，至午前八时我第六旅先头部队到达罗家畷北端时，即遇匪约四五百人，占领罗家畷东北一带高地，拒止我军南进，当令该旅速将当面之匪驱逐而占领之，激战二小时，经我各面围攻，匪势不支，纷向青苔关方向逃窜。同时，并由第六旅派兵一部驱逐僧塔寺之匪而确实占领。至三十日午后一时奉指挥官陈命令节开，贵师着派有力队伍，一部向瓮门关，一部向青苔关之线行威力搜索，相机驱逐该处附近零匪而占领之等因。当令第五旅派兵一营向青苔关，第六旅派兵一营向瓮门关搜剿前进，相机占领之。至午后四时先后接第五、六两旅报称：瓮、青两关均已被我攻占，匪众经我击溃，现已东窜。

十月一日二时奉指挥官陈命令要旨如下：

一、据报溃匪在张坂咀、磨凤咀一带经我卫纵队痛击，全部由英山大道南窜；

二、第二师即推进石柱山、黄石河一带，占领石柱山巨罗田大道、圣人卦北麓、柳术湾至狮子岩之南麓，对金家铺、英山方向严密警戒，与由张坂咀南进之卫纵队及白庙河、龚家铺方面之郝、张两师取连络。

当令各部遵照前令要旨于午后一时已先后到达黄石河、柳术湾、狮子岩之线。

同日，奉指挥部通报，接上官指挥官一日丑电开，伪第四军、第二十五军之一部已沿英、霍大道向我四十七师竭力压迫，其大部则沿大部岗、张家山、鹰咀岩、吴家山南窜，并有一部经濛濛山已至大罗岩，观音山、小河市一带，除由四十七师抽调李旅星夜赴石桥铺、小河市防堵外，我三十一师、五十四师仍在雷家山、肖家坳、五里墩、龚家铺之线严阵以待，请贵部火速南进，以收夹击之效等由，特达。

本师以协同友军迅歼窜匪之目的，于二日奉令向白马坳推进，至九时许，师部到达跨马墩附近，接五十四师，一六一旅旅长郭子权十月一日于邓家山通报开：一、匪之大部已到虎母寨，骆驼坳一带，其先头约二千已窜到团陂附近；二、敝师奉令追击该匪，汪旅已在大迎山与匪对峙中；三、敝旅于明（二）早开大河岸等语。

师基于上项情况，当即转报指挥官陈，同时并决心即令先头第五旅转向肖家坳前进，至十月五日匪共大部已经团陂，新洲窜至但店，其先头已过八里湾，似有乘间回窜七里坪老巢之模样。斯时，本师为协同友军围歼北窜溃匪之目的，已经罗田向李婆墩、黄麻坳到达望花街南冈附近，至六日，本师

以截击溃匪北窜之目的，仍续向中馆驿、料棚前进，至午后五时，前卫第五旅到达晏家寨附近，有匪约五六百人占领四方岩迄以西笔架山一带高地，拒止我军西进，当以天色已晚，兼以匪情不明，遂令各部队即在晏家寨迄以东一带占领阵地，严密警戒。至七日，本师奉令肃清当面散匪，续向黄安前进，当于午前六时出发，我前卫第五旅续向邓家竹园、西洋镇、四方寨一带之匪进攻，经我猛攻后，纷向彭家湾逃窜，我军跟踪追击，并另派一部经桥脚、高庙高地李家畈向百罗邱搜索前进，至午后三时三十分我第五旅到达杨二河附近，有匪约四五百人占据周户、白马过岗一带，迟滞我军西进，经我第九团及第十一团各一部协攻后，午后五时许始将该匪驱逐，计当伤毙匪数十人，当以天色已晚，遂令各部即在黄安东北一带高地宿营，并令第五旅进驻乌贯嘴，此时黄安驻有我第十三师部队，业已确取连络。

本（七）日晚，接第一师胡师长宗南七日亥参电节开，窜据新洲之匪五日向河口北窜，弟率步兵四团及八十八师冯旅二团向匪追击，六日夜经长堰、塔儿冈续进等语。

其十、仙人洞、小河之役

十月八日上午六时，接十三师万师长电话，赤匪大股已由高桥河正向冯秀驹北窜中，华家河方面已令敝师潘旅前往该处堵截布置等由。

师为协同友军截击该匪之目的，乃决心即时向十里铺前进，当下达如下之命令：

命令 十月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
于黄安城师部

- 一、据报匪之大部现正经冯秀驹北窜中；
我第十三师之潘旅已向华家河前进中；
我第一师已到达河口镇；
- 二、师以堵截该匪之目的于本（八）日即向十里铺前进；
- 三、第五旅力前卫，即时出发，经凉水、林店、汉津庙向十里铺前进截击该匪；
- 四、第六旅即时由现地出发，向望城岗、戴家林之线前进，到达后，即占领阵地；
- 五、师部即由黄安向戴家林前进。

各部遵照前令，即出发向十里铺前进，至十二时，前卫第五旅已占领汉津庙一带高地，并令第九团之一营向十里铺前进，至于后三时除第十团第三营曾在高庙田遇匪二百余人，被我击溃，复向西南逃窜外，匪情无所得。

旋奉指挥官陈命令要旨如下：

- 一、综合各方报告，匪主力尚未北窜；
我第二师第七团现在冯秀驹东北高地，第三师补充团在东岳庙各占领阵地堵截中；

二、贵师应相机将当面之匪向南压迫。

至午后五时三十分，师乃决心即在王贵贤亘汉津庙一带高地宿营，对西北西南严密警戒。

九时午前四时奉指挥官陈命令要旨如下：

- 一、综合各方情报，北窜之匪被我各军堵击，向南窜回；
我第一、第八十八师已商请其于明日协同将匪向东南压迫；
我第十三师十里铺之一旅已商请其向冯秀驹及其以南推进；

二、第三师（欠补充团）于明晨八时到达拷山店、胡家河之线，逐渐向高桥河及其以南地区推进，将匪压迫而包围之，须控置有力之预备队于左翼后；三、第二师（欠第七团）于明晨八时以前位置于流通寨、半边店、下徐家之线，连络第三师努力向夹寨、门七湾之线推进，重点置于左翼；

四、王仲廉部（即第三师补充团及第二师第七团）归黄师长指挥，协同向南追剿。师基于上令，当即规定各部队之任务如下：

1.王仲廉部于上午七时展开于冯秀驹、半边店、流通寨之线，至八时协同第六旅向王家店、门七里湾、高桥河之线搜剿前进；2.第六旅于上午六时出发，经冯秀驹以西周海驿、大王家田一带地区向高桥河搜剿前进，但八时以前须到达冯秀驹之线。各部遵照前令，于午前六时先后出发，至九时三十分于徐家畷途中复奉指挥官陈命令如下：

命令 十月九日午前九时
于黄店

一、匪已经河口北窜，其先头已到四姑墩一带。

二、贵师速即经河口以北地区向吕王城方向跟踪追击，阻其东窜，今晚即在吕王城宿营。

三、余俟八十师今晚到达黄安后，明日向河口推进。

上令

注意第三师经河口跟踪追击指挥官陈继承。

师基于上令，遂即下达各部命令如下：

命令 十月九日午前九时三十分
于徐家畷途中

一、师奉令向观音堂、冯秀驹之线推进，到达该线后，即向河口方向攻击前进，视匪之主力方向跟踪追击之；

二、第六旅为前卫，经冯秀驹向好汉坡（即龙王山西南）及其以南高地搜索前进；

三、第五旅派兵一团为右侧卫，经观音堂向好汉坡以北地区搜索前进；

四、第七团即归还建制，暂在冯秀驹待命；

五、余即向冯秀驹前进。

各部遵照前令，至十时，发现龙王山、观音堂一带，土民牵牛挑担者络绎不绝，向西北逃窜，并发现散匪向我射击，当令第五旅即向观音堂搜索前进，旋即与匪接触，经我猛烈攻击，匪势不支，纷向西北逃窜。至四时，我第五旅已占领龙王山巨大成寨西北高地，其第十团已占领雪成坳北端高地；斯时，我第六旅第十一团亦占领小河、大屋畷之线，匪共大部退踞仙人洞、马家坳，邹家集、两河口之线顽强抵抗；至五时，我第十团已由雪成坳渡河向仙人洞攻击前进，第十一团亦经小河南端渡河向王家田攻击前进，至五时二十分，第十团已攻至仙人洞南端高地，迫近匪阵地，第十一团已攻占王家田西南高地，与匪对战中，惟第十团因匪据山死守，我将士虽前仆后继猛冲肉搏七八次，卒被匪之手榴弹击回，迄未得手，至是我第十、第十一两团伤亡颇众，六时三十分匪突以大部向我第十、第十一两团中央雪成坳及左翼猛烈反攻，虽经我猛火压迫，死亡枕籍，但匪共仍涌如潮水，前仆后继，当令第七团出击，并丰我第七团及第十二团将士沉着应战，奋勇杀敌，与匪肉搏数次，血战数小时，始将匪众击退。是晚本师即在双台庵、雪成坳巨小河附近高地与匪彻夜对峙中。计此役我副师长柏天民、师附王仲廉负伤，其余官

兵伤亡约四百余员名，匪共因受我猛火之扫射，伤亡过我数倍。

此次本师以急进截敌，阻其回窜七里坪老巢，致未待左军齐头，即行拦腰横击，致使匪众无法脱离我之紧追，不能不向我作困兽之恶斗，兼以匪之主力伪第四、第九、第二十五各军均集于此，匪势浩大，幸赖我将士用命，卒将匪众击退，固守原地。

十月十日

据报匪之大部已向西北逃窜，其一部正在双河口、邹家集、马家坳、平心寨之线构筑工事。与我对峙中；

我第三师第十六团已渡河占领王家田及其东北高地，与匪对峙中。

师基于上项情况，当即令各部仍在原阵地加坚工事，俟友军到达后，再行协同出击。

是日，我第一师第四团已占领韭菜园亘三里桥西北高地之线，其第二团主力集结北冈；第三师集结上新集、姚凹；第十三师之三十七旅已占领高家山、佛塔山、龙王山一带高地。

至十一日午前五时，据各方报告：匪共全部已于昨日向西北逃窜矣，当即转报指挥官陈。午后十一时奉

指挥官陈命令要旨如下

一、匪大部已经四姑墩、夏店向西北窜去，附近仅有零匪独立团、游击队等出没；

二、本纵队及第一师以向窜匪追击之目的，拟于明（十二）日以主力向四姑墩、夏店之线搜索前进，以一部经吕王城向黄陂站前进；

三、第二师为总预备队，于明日经河口镇、苏家田向刘家河之线在本部后前进，并派有力之一部向王家畈、溜山坡、廖家坂一带搜索，明晚一部在沙河店、邓家祠，主力在刘家集一带宿营。

十二日本师遵照前令，于八时在原地出发，三时到达刘家集、廖家权、高庙附近宿营。

至十五日，据报匪之大部已经夏店向汪洋店、二郎畈窜过铁路西向应山方向逃窜。

师为协同友军跟追之目的，已于日前经夏店、新街、徐家店、汪洋店、二郎畈向金家桥前进，十五日午后三时到达绿珠嘴、泉水湾、周家湾、驼子冈、龙陈家湾一带宿营。

同日午后五时三十分奉指挥官陈十五日申代电开，顷奉总座十四日申五电开，黄杰师应速调开封整理，勿得延误为要等因，特达。

本师遵照上令，于十六日由广水开始输送，至十八日先后到达开封，剿匪任务至此告一段落。

战后之所见[略]

第六纵队八十三师作战概况

乙、八十三师进剿概要

陆军第八十三师属第六纵队，八月七日奉令自花园出发，经蔡甸、河口向黄安攻击前进。八月十一日与红军第十一师、十二、七十三、独立第一各师相遇于黄安两二十余里之冯寿二、冯秀驿等处。八月十三日将该军击溃，即与我十师同时入黄安城，并肃清黄安北之游仙山残共。旋改属第二纵队、

经华家河、宣化店，会攻新集，将银山岩附近之共军及新集附近胡山之共军先后击溃后，再会同第一纵队向商城迤西及南之白雀园，余家集残共进攻，沿途肃清郑店、方家畷散共，九月二十日，与我第十师并头，爬涉丛峦，兼程向金家寨共军之中心根据地追摄前进，占领金家寨、南向店，并向东西界岭山谷中之红军攻击前进，惟将前后畷及西界岭之共击溃后，乃兼程尾追红军，方期与我各路友军会剿于英、圻、罗田，霹雳一声，被我两月击残之共军，忽渡巴河而出现于新洲矣。现已向平汉路迤西退，现我师仍继续追剿中，兹将本师在鄂豫皖边两月内可堪记述之战役，分记于后：

一、黄安附近会战

八月十日本师与第四(?)师会同将河口共军独立第一师驱逐后，次(十一)日即令第十师向黄安城前进，午刻我第十师先头在冯秀驿附近，与共第十一师及独立第一师相遇，战事颇烈，本师于午后二时左右赶到冯寿二、刘光次附近，二十四旅之九四七团及补充团第二营、师特务连，紧接第十师左翼，随即加入战斗，彼此冲击，因我阵地比第十师较好，利用我新式武器将红军当场击毙数百名，缴得步枪十余支，剧战至晚，共军第十二师全部由麻城赶至，向我第十一师方面大道大举反攻，当时我师遂分兵一团(二四九旅四九八团)向冯秀驿之敌猛击，肉搏数次，红军不支，伤亡盈野，乃退出冯秀驿据守。迨至次(十三日)晨拂晓，红七十三师亦由麻城赶到，向我左翼迂回攻击，我师结集主力，并以二四九旅先行，沿我第十师左翼向敌军右翼以火炮掩护攻击，当以共军死伤过大，同时我八十九师先头亦抄其左翼，至铁山岩附近，本日上午九时，红军即开始退却矣。于是我纵队三师并列，向黄安追击前进，本师以二四七旅为本军预备队，二四九旅即沿大道以北向黄安追击，午后三时许，红军十二师及七十三师到烟墩山及其迤北附近，因退却不及，与我二四九旅剧战，幸我官兵骁勇，利用武器，互相肉搏，彼此混战时，我四九七团营长杨超凡，忠勇性成，当时不顾一切，亲率机枪，向敌猛追，迨至烟墩山麓乘敌大部不及退下，乃亲放机枪，毙共军六七百人，卒以逼共军苦战，杨营长超凡登时阵亡，该团大部赶到，乃将共军全行击溃。同时四九八团营长黄盛翰，以一营在烟墩山迤北与红军七十三师抗战，毙敌四五百人，四时三十分余，敌始狼狈沿白马斯河市向新集方向退却，本师一部与我第十师，于是日午后三时四十分入黄安城。是役也，本师伤亡官兵计百余员名，红军连在我第十师方面伤亡数达二千以上。

二、游仙山之战

八月十五日，我第二纵队陈军长之第二、第三、第八十师由宣化店先后到达七里坪、檀树岗、白马斯河市后，徐、邝两共主力仍往返应战于泼皮河、七里坪之间，此时最堪注意者厥为游仙山之残共(系黄安游击队独立团)，以该敌不时向七里坪及黄安附近进行扰乱，既碍纵队联络，复防北剿进路。八月十八日，本师奉命以二四七旅全部由师长亲率剿办。是日拂晓，二四七旅左联八十九师之一部，即向游仙山之敌攻击前进，复因该处地形复杂，山势急峻，二四七旅之四九七团，受四九四团及师炮兵之掩护，迨至是日未刻，始将该敌驱逐而占领之，当场击毙敌百余名，黄安、七里坪间之敌散兵始告肃清。

三、华家河、白银山附近之战

我师以第二纵队计划变更，于八月二十二日奉命拨归第二纵队指挥，沿华家河大道北上，至宣化店会合，取捷道直攻新集，是日午刻，大部甫过华

家河，二四七旅前卫即与由七里坪方面而来之敌接触，同时本队（师部）到银山岩山脚谷道，即受约千余人之红军截击，登时我师部即全部上银山岩一带山麓占领阵地，向东迎击，而已由前卫西窜之共约千余人，尤复合农民游击队在银山岩迤西虚张声势，我师以迅速北上会攻新集之目的，是晚即在该处宿营，次日即以部队轻装，沿山麓掩护北进，是日风雨大作，道途泥潭，当晚十二时左右，辎重行李始到黄陂店附近，从此淫雨连绵，山路崎岖，大队行军，日行数里，洵出征以来之奇闻也。

四、新集附近胡山会战

九月三日我师经十余日之长峦峻岭，始到罗山属之刚义楼，知我第三师已与占领胡山四方山一带阵地之红军第十一师、第十二师抗战，于是我师二四九旅加入我第三师右翼作战，四日，将敌击溃，我师即刻奉命由胡山直截郑店，断敌泼皮河、新集大道，我第三师进攻新集，五日午刻我师二四七旅四九三团，将盘据郑店附近天山寨、蟠龙寨之红军约二千人击溃，同时新集、泼皮河之共受我师及第三师之威胁，当时即分经神仙桥、方家畈而向白雀园、余家集方向撤退，于是泼皮河、新集、七里坪等处次第归复。尔后我师随第二纵队及第一纵队并列，向商城方向追击前进。

五、方家畈之战

黄安新集共军之根据地相继陷落后，乃以其主力红军集结商城迤西之余家集，以游击队、独立团、彭杨学校等杂色部队，分据方家畈及浒湾等处，就山构筑碉楼，施以伪装，企图顽抗，九月八日未刻，本师前队二四九旅四九四团行抵方家畈附近，与红军独立团及彭杨学校学生军相遇，激战二小时，我四九四团第四、五两连奋力仰攻，肉搏至再，突破要隘，我大队继续猛攻，迄于申时，始将方家畈占领，我方伤亡官兵三十余员名，红军尸横遍野。我右翼之第三师及我左翼之第一纵队之七十五师，并力向东压迫，共残退余家集。同时余家集迤南之顾敬之民团约三万人，扼要与红军主力抗战，因而放弃余家集，间道星夜向汤家汇、金家寨溃退。八月十一日本师到余家集，即归还第六纵队编制，与我第十师并力向金家寨穷追，胁迫金家寨。

六、金家寨附近会战

红军主力退结金家寨后，正从事整理编配，企图凭借数年老巢，清野坚壁，与我对抗。殊知我由通城店——汤家山道，兼程星夜出击，沿途收缴其后方小部，于九月二十日乘大雨密茫，红军仓惶之际，猛向金家寨老巢攻击，激战一小时，于午后三时，本师与我第十师分占金家寨东西两岸，乘胜追击，敌阵大乱，加以大雨之后，山水暴发，红军被我机枪及自动步枪击毙者甚多，因渡河沉水者不可数计。本师二四七、二四九两旅各以一部追至南向店附近，缴获各种机枪六十九挺，步枪四百余支，军用品、粮秣及印刷物无数，俘虏红军兵官五百余人，当因负伤甚多，询问一过，即在金家寨附近全行坑杀，残敌向东南莲花山逃窜。

七、西界岭附近会战

红军老巢金家寨被我克复后，即乘我休息之际，仍集所部于东西界岭，再行从事整理；并以新编之第九军（两师）分驻前畈附近。九月二十八日，我前卫二四七旅行抵距前畈二十里山谷，即遇红军第九军二十六师，彼我就山峡老林中对战，共以我出其不意，卒被我二四七旅击溃。是日毙敌四百余名，夺获皖西北道区指挥旗帜及红二十六师团营旗帜数杆。次日本师沿大山出前畈，会攻西界岭，二十九日十一时，甫抵前畈，该红军第九军仍图顽抗，

被我二四九旅以两团兵力并力攻击，敌遂狼狈向西界岭大山败退。时我第十师亦与西界岭之红二十五军激战，敌恐我方包围，乃于人马共民混杂践踏之下，顺风偃草向英、圪西向撤退，我军当日午后六时占领西界岭。次日，仍继续跟踪追击前进，期于英、圪附近予以根本歼灭。

第三军作战简况

六月二十五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王均率全军莅六（安）。

时六城久闭，民困不堪，王军长至，城门四启，出示安民，人心大定，旋分兵征剿，收复苏家埠、青山镇、韩摆渡、淅东各要地，赤寇败退河西为负隅计，避乱难民、次第归里。

八月十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王均督师渡河，连战皆捷。

初东匪西共，纷扰历四五年，驻防备军迭次进剿，然匪至则分讨赤之兵以征匪，赤至则撤围匪之兵以御赤，军队疲于奔命，是以匪未扑灭而赤祸蔓延也。王军长先靖匪氛，胜算已握，及其渡河而西也，督师长曾万钟、唐淮源筹各率所部，转战钱家集、花果园、郭家店、独山、麻埠之间，屡挫敌锐，尤以郭家店一战为剧烈，时我军驻郭家店者仅两团兵力也，敌挥十倍之兵，压垒而阵，我军奋勇冲锋，肉搏终日，团长高起鲲，因伤残废，团附桂华峰力竭阵亡，然士气激昂，再接再厉，旅长李世龙挥刃大呼、驰驱策战，至血殷襟袖，遂摧劲敌，而破竹之势成矣。九月五日，旅长李文彬克独山。十日，我军全部克麻埠。匪乃退守莲花山及金家寨，莲花山者六霍间天险也，东西对峙，壁立千寻，不可猝拔，王军长躬率一路进剿，相持三日夜，卒出其不意，缘木登巅而克之。时金家寨为卫军氏立煌所拔，赤祸平。

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事经过报告书

(前略)

第三节详审匪情调集部队

查豫鄂皖赤匪在豫南、鄂东、皖西三省交界地区者，有伪第四方面军徐向前、邝继勋等部的七万余人，四万余枪。在鄂中洪湖及襄河南北岸一带地区者，有伪第二军团贺龙、段德昌等部约四万余人，二万余枪。在鄂南龙港堰下暨通崇边境者，有伪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孔荷宠部约二万余人、一万余枪。此其大股也。或恃丛山峻岭，或据大湖巨泽肆意宣传赤化，蛊惑愚民，并利用内线作战之便利，飘忽无定，使我剿匪军队处处受其牵制，立于被动，疲于奔命。自去年黄安失守，商城继陷，洪湖龙堰各为巢穴以来，益无忌惮。其伪军事政治中心乃由金家寨西移新集，工厂、学校、飞机、汽艇肆意扩大，更逞其凶顽。在皖西陷落霍邱，进扰六安、霍山、正阳各属。在豫鄂交界一方，进扰潢、光、罗、信及武胜关南北一带，一方进扰京、应、天、皂，企图打通平汉线，连成一片，阻绝我南北交通，并在鄂南同时进扰武长路扩大其赤祸势力。中正拨度情形拟定作战方略，区分为中、左、右三路，遂於六月初旬起，限期调集部队，分途并进，指示要诀步步为营，先分堵剿，进剿，继以追剿，清剿，按期奋进，自立于主动地位，不受匪之牵制，并以飞机遍散传单，劝导被迫民众来归，胁从罔治，诘诫匪兵反正投诚受编，以免不数而诛，惟事先最形困难而堪顾虑者约有数端：（一）匪区地形险恶（二）匪区人民赤化甚深（三）我军补给与运输极感困难（四）天气酷热，官兵疾病，必多，仰赖总理威灵，党国景运，官兵用命，卒将上述一切困难努力排除，逐步攻剿节节胜利，曷胜幸甚。

第二章堵剿进扰各匪之经过

第一节豫南及平汉线迤东各地区

查三省交界匪首徐向前，以我于皖西方面大举堵剿不能遂其东进，企图以邝匪所部伪二十五军留援皖西各境，自率伪四军伪九军等大部转而西向，於五月下旬起肆意进攻豫南、固始潢川、光山、罗山、信阳各属，并於六月下旬，突向平汉线转进，陷落鸡公山、李家砦、新店、柳林等处，断绝我南北交通，希图与鄂中豫西之匪打成一片，情形极其猖獗。我以大军正在集中期间，决先严令原防各部队相机堵剿，於是马鸿逵、张钫、戴民权、郃子举、李思愬等，各以所部一面勉力固守原防，一面俟机堵剿，各部经兼旬之力拒若门，至六月十八日张钫部始将寨河集、五美子店、奶奶庙等处之匪次第击溃，向南追剿。二十一日又进克冷家砦、吴家砦、范大陆等处，与李思愬部在孙铁铺方面已取得联络，郃子举部亦进至查山店，於是匪大部退北向店、文殊寺、龙升镇之线，一部退双榔树、仁和集等处。二十三日又经我张李两部分向北向店、文殊寺、龙升镇方面猛进堵剿，匪乃於二十四日一部南退，一部转向涩港店、朱棠店西进，图犯平汉路线。二十六日西进赤匪约七八千，突然分陷鸡公山、李家砦、柳林、新店等处，幸经我马鸿逵部猛力堵剿，匪不得逞，纷向九里关、三里城退窜，先头达二郎店，有向南窜扰模样。尔后进剿及收复该方面匪区经过分详第三第四章。

第二节鄂东圻广陂麻各方面

鄂东英山、罗田、黄安各方面踞匪，乘我驻军单薄无力进剿之际，突形活跃，於六月中旬以数千人众攻陷广济，图捣武穴，并在圻广间架设电话，威胁民众，大肆屠杀。又于七月初旬，以二万之众进扰麻城，宋埠中馆驿一带，并以数小股分窜新洲、八里湾、仓子埠、长岭岗、研子岗等处，恣意骚扰查进扰圻广之匪、追我上官云相部於六月下旬到达武穴，分头前进堵剿，匪受重创，始向英罗巢穴退去，而进攻麻、宋、仓、埠之匪，系徐匪所部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师至为顽强，我麻城部队颇受危困，知非增加援军决难将其击退，乃於七月中旬命汤恩伯师由黄陂、郝梦龄师由黄冈及第十军直属部队之一部，分路进堵在新洲、仓埠、八里湾长岭岗、研子岗及麻宋中馆等处往复进剿，激战经月，至八月中旬始将各该处进扰之匪陆续击退。尔后进剿及收复该方面各匪区经过另详第三章。

第三节皖西正阳六安霍山各方面

匪首徐向前抱其图占皖北，东窥津浦路线，南扰安庆截断水陆交通之诡谋，於今年四五两月之内，乘我皖防空虚，竭其全力蹂躏皖西各属六安、霍山两县城及韩摆渡、苏家埠等各大镇，同时被其围困。我第三军等进援稍迟，匪势益炽，苏韩两处守军失利，匪遂北犯。驻霍邱独立四十旅转进颖寿，而霍邱正阳乃於五月初旬先后失陷，幸颖上县长余超颇有智勇，亲率团队恢复正阳，匪势未再东渐。斯时我第一师与独立三十三旅，由胡宗南统率自怀宁经舒城向霍山，徐庭瑶统率独立四十旅与第四师由蚌埠经正阳向霍邱，第三军军长王均整饬所部，统率第七第十二各师，由合肥、金家桥、官亭、小蜀山等处向六安分路前进，堵剿，我第一师与唐旅自六月二十五日在青龙咀、卧龙岗、团墩一带开始与匪接触，节节胜利，至二十七日解霍山及苏家埠之围，毙匪千余，虏获甚多。我第三军於二十八日亦将六安、戚家桥、韩摆渡、青山镇、三店铺、陶家河一带次第恢复。我第四师亦已到达正阳，集中向霍邱进剿，匪知形势不利，乃退守霍邱、独山、诸佛庵一带，变更其原来计划，希图恃险坚守。尔后进剿匪及收复该方面各匪区经过分详第三第四章。

第四节鄂中京应天沔荆沙监石各方面（略）

第五节鄂南两通崇咸阳大各方面（略）

第三章第一期开始进剿及攻克各重要匪巢之经过

第一节收复霍邱及附近各匪区

七月初旬，伪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因感受我军堵剿得力，无可进展，乃亲率所部约两师之众，以大部踞守霍邱城，以一部仍据新店埠附近及裴田、两遮子等处，另以一部扼守三刘集，又檄调伪七三、七五两师，由麻埠、独山镇方面经榆林店增援，大有依赖霍城险要作顽强抵抗之企图。我皖西右路军徐庭瑶纵队，於是以前第四师之主力及独立四十旅全部，由新店埠方面攻击前进，另以第四师之一部，由清家集方面向三刘集同时进剿，沿途屡经激战，盘踞新店埠附近及裴田、两遮子等处之匪，纷纷向霍邱城溃退。而由榆林店方面增援之匪，亦被我军在五里拐尽力堵击，连战皆溃。我军四师主力遂将

霍邱城东西北三面包围，城内匪众震动，我军於七月十三日乘势攻入城垣，溃匪狼狈由南门突围，渡河窜逃，被我追截杀伤过半，并俘匪四千余，获枪三千余，残匪从榆林店方面向南溃走，我徐纵队即完全收复霍邱城及新店埠、五里拐、榆店各附近匪区。

第二节（略）

第三节（略）

第四节收复宣化店黄陂站陡沙河三里城 大新店小河溪长轩岭各匪区

平汉县以东地区之伪九军等股匪，经我陈继承、马鸿逵、卫立煌所属各纵队迭加堵剿，伪匪为避免牺牲，渐向三里城、大新店、宣化店、黄陂站、陡沙河、小河溪、长轩岭各处引退。我陈继承中央第二纵队，以李玉堂、黄杰各师向宣化店、黄陂站陡沙河等处挺进，我马鸿逵第四纵队即以马英才等旅，向三里城、大新店方面跟追，我卫立煌第六纵队即以李默庵第十师之一部向小河溪，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向长轩岭一带搜剿，计自七月二十四日起，各纵队分头猛进觅匪主力即予痛击，至八月十日止，各经十数次之激战，乃将三里城、大新店、宣化店、黄陂站陡沙河、小河溪、长轩岭各匪区次第克复。

第五节收复河口镇黄安七里坪砖桥泼皮河各匪区

自罗山至黄陂之线经我军逐渐打通，匪即改变方针，对豫南仍以泼皮河、砖桥等处为前进据点，掩护新集总巢，对平汉路则以黄安、七里坪为根本重地，河口镇为前进据点，进窥梅店、蔡店夏店之线，希图乘机再逞其扩大祸野心。於是豫南方面我第一纵队张钫部，乃以所部宋天才师与史王两旅进攻泼皮河，韩旅进攻砖桥，激战多次，泼皮河踞匪伤亡甚众，於八月四日退据附近高山，史王两旅即完全占领泼皮河。而砖桥之匪仍与我韩旅顽抗，延至八月十八日纷向白雀园方面撤退，我韩旅即占领砖桥。又平汉线方面，我第六纵队卫立煌，由花园以所部李默庵师取道蔡店，蒋伏生师取道夏店，汤恩怕师取道平港，三路向河口镇、黄安城分进合击，同时我第二纵队陈继承，由宣化店、黄陂站严饬所部黄杰、李玉堂、李思愬各师，向七里坪进攻。查守河口镇、黄安之匪系伪十一、伪十二、伪十三及伪独立等师，均系红军中之精锐，并附农匪近四万人，在蔡店、夏店、平港、河口镇、凉亭冈、东岳庙、黄安城附近节节抵抗。经我卫部迭加痛击鏖战数日，匪众伤亡万余，匪势不支，遂於八月十四日放弃黄安匪巢，窜伏迤东各大山中。踞守七里坪之匪，经我陈部李玉堂、李思愬黄杰各师由佛德桥、白马斯河市迭向猛攻，匪受巨创，亦於同日放弃七里坪，向团树冈方面溃窜，由是黄安城、河口镇、七里坪及附近各匪区完全为我卫陈两纵队次第收复。

第六节会攻新集

按新集为赤匪总巢穴，所有伪党部、伪政府、伪学校、伪工厂、机场及兵房仓库等一切俱备。自黄安、七里坪、泼皮河、砖桥等处门户被我军次第攻克后，匪众震动，竭尽全力固守胡山、四美山、团树冈、箭厂河等各要隘，为抗拒我进剿军之南北据点。我军乘匪新败气沮之余，即以张钫、陈

继承两纵队，分由泼皮河、陡沙河两方面，向胡山、四美山进取，卫立煌纵队由黄安七里坪方面，向团树岗箭厂河进取，会攻新集。自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前后约三个星期，各纵队猛力进袭鏖战至数十余次，卒将其南北据点胡山、四美山、团树岗、箭厂河等各要隘同时攻占，并以飞机集中猛轰其新集总巢，匪方伪四军、伪九军、伪二十五军及独立师团等伤亡大半，乃於九月八九两日，分由二道河、八里畷等处偷渡，纷向新集以东及东北沙窝、余家集一带溃窜。我陈部第三师、卫部第十师、八十九师等，即於是日先后到达新集而占领之，俘获其列宁、马克斯号飞机两架，并军用品无算。

第七节 收复罗田英山及附近各匪区

罗田英山两县久沦匪区，焚杀蹂躏厥状甚惨。八月初旬赤匪为负固计，又增加伪七五师约三千余人至英山方面，伪独立十三团等约二千人至罗由方面，并於八月中旬分头进扰团陂、张家塆，希图重创窥伺广济、圻水。我即命第五纵队上官云相，光以五十四师全部限期恢复罗田，然后以四十七师全部、五十四师之一部会同恢复英山，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部乃於八月下旬开始向罗田进攻，至二十四日，该师刘汪两旅已进展至土门坳、上石源河一带高地，逼近罗城，郭旅以主力向城东断匪英、罗联络。二十五日，刘旅及王团自罗城北端攻进城内，踞匪死伤千余，向濛濛山方向窜逃，郝师遂克罗田，即以汪旅向匪尾追，并会同上官云相师进攻英山。至九月八日，上官师李旅占株林河、朱阳河等处，杜旅占长岭岗，郝师汪旅占鸡鸣河。匪不支，一部向英山城，大部向英城迤北军师岭鸡鸣尖一带退守。十三日，李、杜、汪三旅协同前进围攻，残匪顽抗失败，相率向东西两界岭方向窜去。我军乃将英山城及军师岭，鸡鸣尖筹各匪区完全收复。

第四章 第二期开始进剿及攻克重要匪巢之经过

第一节 收复独山镇麻埠诸佛庵流坂疃各匪区

皖西之匪自在霍邱失败，即竭力收拾余烬，重图顽抗，连合七十二个少年先锋团等盘踞独山、麻埠、诸佛庵、流坂疃、河口集、洪家集、叶家集、开顺河及其附近各地区，颇形猖獗。八月中旬我皖西第一纵队徐庭瑶、第二纵队王均，第三纵队梁冠英，乃奉命各以所部开始向该匪进攻，至八月杪徐部由霍邱向河口集、叶家集、开顺街进攻，次第克复。王部十九旅由康家铺、牛王庙，二十一旅由查八店、横大路向独山镇会剿，三十五旅由大水湾向石婆店进剿，三日分别占领，俘获甚众，残匪向麻埠退窜。梁部刘旅、时旅是日由两河口向诸佛庵进剿，至五日即行收复，匪向何路集流坂疃退去。六日王部十九旅由钱家店、三十五旅由石婆店会攻麻埠，激战三昼夜，杀伤匪众甚多，俘获匪众及枪械物品无算，九日遂克复麻埠，残匪退窜大小马店。十日前后徐部克小马店，梁部郑旅时旅分向九公案、诸佛庵向何路集、流坂疃进展，十二日郑旅克何路集，十三日时旅占流坂疃，溃匪向金家寨方面逃去。由是独山镇、麻埠、诸佛庵、流坂疃及其附近各匪区完全次第收复。

第二节 收复白雀园商城及沙窝余家集各匪区

商城自遭陷落，匪方更名赤城，组设一切伪机关，麇集多数匪众，屯积大宗粮食，策应并接济附近各匪区，实为豫南重要巢穴。溯从泼皮河、胡山、砖桥、新集等处相继被我攻克后，各处溃匪颇多窜匿此城及其以南白雀园、沙窝、余家集一带，希图凭险作最后挣扎。我第一纵队张钊部宋天才等师，乘战胜之余，於九月中旬先以一部攻复白雀园，十三日以所部韩旅由钟铺，史范两旅由双轮河向商城围攻，该城踞匪万余顽强抵抗，鏖战五六小时，死伤枕籍，匪势崩溃，纷向东南地区苏仙石、皂靴河、狮子头一带逃窜。韩旅等遂於寒晨完全收复商城，俘获匪众粮秣暨一切军用物品不可胜算。我第二纵队陈继承部亦同时收复沙窝、余家集等处。

第三节 收复汤家汇灰旗山金家寨及东四莲花山各匪区

金家寨系赤匪最初老巢，位处三省险要，附近民众匪化极深，东西莲花山为其东部之门户，皖西各股匪自在霍邱、独山、麻埠、开顺街、诸佛庵、流坂疃等处迭遭溃败之后，一部窜回金家寨老巢，大部则麇集东西莲花山一带，与我皖西各军恃险顽抗。又鄂东、豫南各股残匪，自在罗田、英山、新集、白雀园、商城、沙窝、余家集等地区失败之后，麇集灰旗山、汤家汇等处抗拒我豫南各军，以掩护其金家寨老巢。我陈继承纵队乃向灰旗山猛攻，卫立煌纵队则向汤家汇轻袭，鏖战多日，匪势不支，且战且退，其大部向金家寨，一部向班竹园方面溃窜，即命卫立煌纵队以十师八十三师为先头挺进部队，八十师为后继跟进部队，於九月十九日由汤家汇经钓鱼台大道以昼行夜袭手段，直趋金家寨，奋勇猛攻，踞匪当屡败之余，喘息未定，异常震动，一面勉强抵抗，一面渡河分向东南窜逃，落水饮弹死亡三千人以上，我十师八十三师遂於二十日完全收复金家寨，搜获匪枪五千余杆及军用品粮食甚多。至二十二日侦明溃匪伪四军伪九军伪二十五军等各残部，均窜集东西莲花山附近。我卫纵队乃留一部守金家寨，余悉东进会同皖西王均、徐庭瑶各纵队，双方夹击，於是匪益不支，纷向南窜，我军遂於二十四日收复东西莲花山。

第四节 （略）

第五章 清剿散匪及追剿溃匪之经过

赤匪徐向前残部伪四伪九伪二十五各军及独立第四第五等师，自在豫南皖西各地迭遭失败，所余两万余人，大部由金家寨东西莲花山南窜，一部由李家集吴家店南窜。我军即以卫立煌纵队由金家寨一带，陈继承纵队由李家集分途南追，并令梁冠英、唐云山、杨宗鼎各部，在霍 209 山、潜山、大湖各县西北境严阵堵剿。上官云相、郝梦龄、张印湘各师在英山、罗田北部分别堵截。十月一日，徐匪残部由英山北之金家铺、雷鼓山陆续窜至罗田南之骆驼坳一带，经我上官云相、郝梦龄两部截击，比即东西分窜，东窜之匪系由刘士奇率领之伪九军残部及独立师并政治人员等，约八千人，枪三四千枝，旋改编为伪东路军第二十七军。自十月三日以来在英山太湖潜山附近地区乱窜，经我梁冠英、上官云相、郝梦龄、唐云山各部痛剿，

除俘获四千余名并击毙逃散外，仅余二千余人，枪千余枝，窜至潜山以北地区。十一月下旬，复经黄栗抄青苔关向吴家店班竹园南溪一带逃窜，我军郝梦龄、曾万锺、梁冠英、宋天才各部仍继续围剿。其西窜之匪，系伪四军伪二十五军及伪九军之一师，约两万人。由徐匪向前率领，由骆驼坳经团陂、新洲、张长岭折向黄安之河口镇北窜，旋於十一日由广水、杨家寨间地区越平汉路西窜，经我郝梦龄、张印湘、万耀煌、陈继承、卫立煌各军师沿途截击，俘获击毙数千人。至十九日徐匪率领残匪约一万五千人，由应山、随县以南之骆家店、长岭岗、洛阳店、贯壮店、均川店、窜至枣阳南之新集、宋家集、吴家集一带。贺匪龙及王匪炳南亦率残匪约一千余人，由京山以北地区窜至，希图与徐匪合股，旋我卫立煌纵队及罗启疆、萧之楚各部亦先后追及，激战三昼夜，毙匪五六千人，至二十一日匪乘夜向枣阳西之土桥铺、张楼北窜，复经我刘镇华部截击，死伤尤多，乃由邓县以西经构林关、厚坡、马蹬铺、渡丹江经晰川南分向豫鄂陕交界地区窜逃。恐其流入陕南潜滋暗长，致贻将来大患，于是令何成濬统率刘茂恩、胡宗南、萧之楚、范石生各师为鄂陕追剿军，分途探踪追击，并令杨虎成饬派部队于荆紫关、漫川关各要隘严密防堵。计自十月二十四日以后，徐匪率领残部万余，由马蹬铺、滔河、黄桥、鲍鱼岭化山坪、太山庙南化塘、赵家台、赵家川街、白磴磴罩川街、漫川关、竹林关、商县、任岭山脉、牛王寨、小河口、蔡玉窑、曹家坪、汤峪街、大峪口、小峪口各处辗转流窜，以图狡避我刘茂恩、胡宗南、萧之楚三师长途追击，超越丛山峻岭，因道路崎岖，运输补给非常困难，官兵日食不得一饱，御寒犹服单衣，值此冬季，风雪惨厉，真是饥寒交迫。然犹抱定有匪无我之决心，继续猛追跟剿。陕军杨渠统王志远、武庭麟等三旅亦各据险要堵击，时历匝月，路逾千数百里，彼此激战数十次，匪因迭受重创，死伤过半，枪炮骡马损失遗失殆尽。我军各部亦伤亡损失颇大。最近至十一月望后匪由山地出大小峪口窜入平原，利於追击，而不利於逃窜，形势为之一变。自入下旬以来，复经我追堵各军在长安鄠县以南之子午镇、炉丹村附近，更予以重大打击，又击毙匪众四千余，缴获枪枝三千余，所余不过二千人，由新口子西骆峪口逃入山中。为防其南窜汉中、西窜甘省，死灰复燃起见，决以陕军杨、王两旅紧急尾追汉中，赵旅等全数驰向佛坪堵截，我第一师经鄠县大散关问凤县留坝兜剿，六十五师向佛坪华阳，四十四师向宁陕石泉急进，分道合围，一举歼此残匪，以免功亏一篑也。

（下略）

《中央日报》刊载皖西地区 国民党军作战情况 (一九三二年六月——九月)

六月四日载：

皖西赤匪卞继勋部前因防军剿办不力，得盘踞六安之金家寨、麻埠一带，势焰扩大，围攻六安，两月于兹。国军第七师及四十六师往剿，因天时地利种种关系，曾一度失利。该匪复乘机攻陷霍邱、正阳，希图大举。中央特调第一师胡宗南部由皖南安庆取道舒城，第四师徐庭瑶部及独立第三十三旅唐云山部由蚌埠取道合肥，会同驻合肥第三军王均部认真清剿，复令鄂豫两省各出兵包剿。近第一师已抵舒，徐部集蚌埠待命，鄂豫两省出兵将金家寨克复，进迫麻埠。第三军之七师、十二师准备由合肥会剿。该匪见大军云集，只得沿淝河西退英山、霍山及向鄂境回窜，刻六安附近已无匪踪。七月十三日载：

皖西“剿赤”，军第七师等军官函述六霍一带剿赤军进展情况：二十八日，第一师占领青山寨、苏家埠，第七师占领戚家桥，第十二师曾万钟占领韩摆渡。现六、霍大道已打通，河东岸赤匪将肃清。

八十师李思愬部于上月二十八日在罗山潘新店以南围缴赤卫队枪五百余支，该县青山店、朱堂店、涩港店、潘新店一带尚有赤匪数千，刻正派队往剿。

七月十五日载：

第四师徐庭瑶十二日电驻豫绥署：久踞霍邱城内之赤匪二十五军、独立第三师附教导团，联合赤卫队共千余人，拟死守待援。职部于七日将城包围，携同宋旅在八里棚、龙船寺附近与援霍之赤匪二十五军七十五师相遇，经我攻击，激战五小时，毙匪千余，匪向榆树店溃退。职于本日拂晓，率两团开始攻城，激战终日，入城后，复行巷战，于午后六时将城完全占领。是役毙匪两千余，俘三千余。

八月五日载：

皖西剿匪军事自开始进攻，今已数月。现匪势稍杀，因气候炎热，暂停进攻，与匪成对峙……。蒋对皖西剿匪指示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步肃清淮河东岸；第二步歼灭淮河西岸匪军主干；第三步剿灭豫皖边境大别山区之赤匪老巢……。所有赤军、赤卫军因受国军之压迫，未得前进，乃退集淝河西岸，嗣又经各军分别包剿，尤以徐庭瑶、胡宗南两支生力军锐进，七师、十二师协同，将赤匪三个师团个个击破。匪退守皖边山区，有退入黄、麻一带之势，……。俟天气秋凉，再举行第三步计划。刻徐庭瑶部住霍邱以西地区，胡宗南部仍集左翼；曾万钟之十二师，王均之第七师分集六安、马头集一带。

八月十日载：

张钫电：据史克勤、王凌云五日电称：自占泼皮河后，匪不时反攻，数次抄袭，今晨仍在激战。又新集陆续增加赤匪大部。……雷团三营昨占泼皮河，巷战数小时，始全占领。

九月十三日载：

皖剿匪军七、十二两师先占独山镇、石婆子店后，于九月九日占麻埠，匪溃窜杨家店，七师迂回，十一日占杨家寨，金家寨已陷我包围中。

九月十六日载：

击溃新集之匪后，匪退向白雀园附近，于十一、十二两日复被击溃，退向金家寨方向。我军十三日未击溃余集一带之匪，越过余家寨，占领商城西军店、七里冈、三树店之线，十四日上午八时克商城。

九月二十七日载：

卫立煌部于十八日午后克金家寨西边之汤家汇。二十日午占金家寨。

《中央日报》刊载红四方面军西征情况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月)

十月二十一日载：

徐向前窜随县以西，原拟与贺龙会合，詎料贺经肖之楚、范石生部击溃，而徐向前部连日经卫立煌跟踪进剿，迭受重创。李默庵十二在草店接触，二十日晚起，各师复在吴家集迤东地区将敌包围，激战至二十日晚未止，现仍在包围中。

十月二十四日载：

肖师张团，二十一日晚占刀峰山，于团将关门山敌击退，敌向西窜去。

十一月一日载：

徐、邝部有窜紫荆关模样，现杨虎城部正在堵截，范石生部、刘茂恩部正在追击中。

十一月四日载：

中央三日电：徐、邝部已进至郧县厚坡一带，此间正由胡宗南、肖之楚、刘茂恩等四师追剿。

十一月十四日载：

十三日电：徐、邝窜陕，刘师与驻陕四十二师会剿，匪现在陕境白~~石~~楚、石佛寺，企图窜漫川关或竹林关，尚未查明，匪二团已在罩川街被击溃云。

十三日匪经十里坪、罩川街向漫川关窜，我肖、刘、胡、范等师追击，在南化塘、竹林关等处激战三次。

十一月二十日载：

二十日电：徐匪窜竹林关。十一月二十五日载：

二十三日电：徐匪南窜金井口，被胡师截击，至曹家坪一带。

二十四日电：徐匪由商县西窜葛牌镇、折向南，大部在江寓子、布家坪一带。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二十五日电：徐匪窜兰田附近。十二日二日载：

十一月二十六日电：十一月二十六日攻下子午镇、北斗角后，连下鸭子、向营、院内、头桥村，敌主力在新村附近。二十七日窜庞光镇，被一师丁旅击溃。二十八日至马召镇附近。

二十九日电：本日上午五时，匪先头部队经上柏、官村、史务西窜。十二月十日载：

九日电：十二月二日匪沿新口子窜佛坪，据赵寿山九日电，八日午窜升仙村，激战一日夜。当时王志远旅已至褒城。

十二月十七日载：

十四日电：赵旅张团（一 一团）十四日向白土岭之匪攻击，激战三小时，匪向私渡河溃窜。

十二月十九日载：

十八日电：军悉徐匪因北窜佛坪、鄂县受阻，十三日起南窜，已在汉中、城固间分两路南渡汉水，谣传窜入川境。

第四十四师记载各部对西征途中的 红军追围堵截情况

第一节 匪西窜之情势

鄂豫皖边区赤匪，自经我国军于二十一年秋大举痛剿后，匪势穷蹙。金家寨、七里坪、新集等重要巢穴，均被我次第克复；匪区民众逐渐觉悟，相率组织反共团体；匪之内部顿呈崩溃，匪兵携械纷纷来归。斯时我进剿各军、乘匪惨败之余，跟踪猛追，使无喘息；而堵剿各军，又复扼要截击。该匪迭受重创，奔窜无路、且深知鄂豫皖边区难有立足之余地，乃纠集伪第十、第九、第二十五各军残余之众，计约两万余人，自英山突窜罗田、新洲、转趋木兰山以北地区，越平汉路西窜，企图与贺龙合股，以求苟延，或远窜陕甘、新疆、以通苏俄，另建立国际新赤区。

第二节 奉命在铁道西侧地区堵截十月七日

据本师驻汉办事处报称：闻绥署军息，徐匪约两万余，由英山突窜罗田、团陂、新洲、李家集一带，我五十四师，于歌（五）日追至李家集、该匪现经八里湾，向木兰山以北窜去，等语。

十月十二日

1. 奉总司令蒋文（十二）日申二十参电令：以平汉路王家店附近，有散匪滋扰，已令十四军及二十五师夹击，希派一部，在平汉路西侧地区，沿铁路附近警戒，严防贺匪东窜、仰即查照核力。

2. 奉总司令蒋文（十二）西八一参电令：广水以南有匪六、七千，企图西窜、正与我军在杨家寨附近激战中，除令第十、第八十二、第八十八各师从速进剿外，希派有力部队在铁道西侧地区扼要堵截，防其西窜与贺匪合股，为要，各等因。

3. 接八十八师俞师长济时文（十二）西电通报：鄂东残匪已窜至平汉线之杨家寨附近，火车不能通过，匪之主力仍在铁道东侧，已有一部越过铁道西至草店附近，现我十四军李、蒋两师正由王家店东西地区北上堵击。

4. 接卫军长文（十二）亥电通报：敝军奉命由新洲赶赴广水、花园以防残匪西窜、第十师先头刘旅、文（十二）丑到杨家寨时，伪第四、第九、第二十五各军约两万人，已于蒸（十）夜、真（十一）午后悉由广水以南向西急窜。据俘匪供称：系向京山逃窜，企与贺匪合股。敝军刻向骆家店追击中。

5. 接独立三十四旅罗旅长启疆文（十二）西电：转据应山熊县长报告：由铁道东窜来赤匪千余名，于真（十一）已占领县属之张杨店，有向应家店、骆家店及县城进攻之势，请立派队往援等语。

6. 据德安焦参谋长其凤文（十二）未电：转据傅团长佩亮报称：赤匪约两千人，现窜至应山属之陈家巷、魏家店一带，有继续西窜之样。

师基于上述情况，乃决定部署要旨如左。

1. 陈旅长永即率所部及郝奇团，在京山、官桥、孙桥一带集中，协同五十一师王甲本旅继续追剿贺匪，勿任喘息；

2. 于兆龙旅限以两日行程、迅向杨家河、桑树店一带集中待命；

- 3.王金镛旅限以两日行程，迅向德安、大兴店间集中待命；
- 4.陈旭团哲在应城待命；
- 5.傅佩亮团即向平林市集中待命；
- 6.师行营定十四日由京山移回德安；
- 7.独立第三十四旅速以主力集结马坪附近待命；
- 8.罗于王三旅及傅团到达目的地后，应各扼要堵截徐匪西窜，无使与贺匪合股。

十月十三日

1.奉总司令蒋阮（十三）辰二参电令：据李师长默庵文（十二）西电报告：赤匪主力自昨（十一）晚十一时起，由杨平口经杨家寨北，越过铁路，向西逃窜等语。希速派最有力部队，至桐柏及其以南地区堵截、勿使远窜，为要。

2.奉驻鄂绥靖主任何元（十三）戌电令：据卫军长立煌报告：西窜之匪向京山方面急进中等语，希注意安陆、杨家河、京山一带，严密堵截，为要。

3.据罗旅长启疆元（十三）未电称：徐匪七、八千，现已窜至云台观、魏家店、长岭岗一带，以云台观住匪为最多，并将长岭岗之汽车路截断，其势凶恶，职现到马坪集结所部，相机堵剿。

4.据焦参谋长其凤元（十二）卯电称：越铁道西窜之匪，其先头约二千人，今（十三）晨已至应山南之陈家巷，刻正向该寨内民团围攻中。

师基于上述各情况。当以德安城防空虚，乃一面严令于、王两旅星夜兼程赶进，一面令师部行营于十三日夜赶回德安，指挥堵击。

第三节奉命集结京山北进兜剿

十月十四日

1.奉总司令蒋元（十三）亥卅七参电令：据报赤匪四、五千人，在随县南光化铺、桃水洞附近，似向西续窜。除令卫立煌纵队跟踪追击外，该师应即向京山以北地区压迫，并与卫部联络，兄即在京山指挥可也。

2.奉总司令蒋寒（十四）戌九一参电令：据卫立煌寒（十四）申电报告：残匪窜抵洛阳店，该纵队今晚可追抵马坪、易家河之线等语。除飭该纵队明日由杨树河、新筑城之线向洛阳店进剿外，仰即督飭所部星夜向洛阳店围剿，歼灭净尽，稍纵即逃，万勿延误，为要。

3.接卫军长寒（十四）申电通报：敝军元（十三）日追至骆家店、王家新庙之线，闻匪已经魏家店向马坪急窜。本（十四）日追至马坪迤南巨易家街以东之地区，匪已向洛阳店溃窜，刻正跟追中。

4.据王旅长金镛寒（十四）戌电称：徐匪万余人，于寒（十四）丑由马坪、长岭岗方向，窜至洛阳店，刻仍在洛阳店、蔡家防一带。

师基于上述各情况。乃改定部署如左：

- 1.于兆龙旅应即中途折回，转向宋河集结待命；
- 2.王金镛旅着改在雷公店集中，明（十五）日即向洛阳店进击，如匪西窜，即转向王义贞店、平霸方向前进，防匪南窜；
- 3.傅佩亮团着即星夜移至雷公店，归王旅长指挥之；
- 4.陈永旅及郝奇团仍在孙桥、官桥、京山之线，协同王甲本旅继续追剿贺匪，勿任逃逸；
- 5.陈旭团仍在应城、杨家河之线防守；

6. 师部行营仍回驻京山。十月十五日：

王旅长金镛率所部及傅团，由雷公店，向洛阳店急进，午刻至三里店，闻匪已向柳林西窜，该部即经王义贞店，当晚进至坪坝堵匪南窜，于旅于本（十五）午转回宋河，师行营同日转回京山。

1. 奉总司令蒋删（十五）申二二参电令：（一）西窜之匪大部已到随南之洛阳店及其西南一带，卫立煌已率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向匪追剿，第一师亦在赶进中；（二）第四十四师及独立第三十六旅、新三旅之各一部，并丰乐镇、胡家集经锺祥、京山、应城之线各部队，概归萧师长之楚指挥，向东北地区兜剿，以期与卫纵队相策应，夹击该残匪而歼灭之；（三）该部应负责之地境，北为胡家集丰乐河——长寿店——汪家店各南端相连之线，（线上属刘镇华负责）东为六房咀——三阳店——宋河镇——马店——应城北端相连之线，东北归卫立煌部负责。仰即遵照勿误。并将进剿情形逐日具报，为要。

2. 奉总司令蒋删（十五）西三三参电令。（一）此次徐向前股匪西窜。各军师围剿区域业经通令饬遵在案，如匪在该管部队区域之界线以内窜出者，该管部队长官概以纵匪论；（二）各部堵截部队必须派三分之一兵力游击，并应自行规定游击兵力及游击路线、界限与时间，其任堵截者，应择地扼要固筑工事，用以少拼众之法；（三）应切实注意本部前颁剿匪要诀，轻装急进，昼深夜袭，仰即遵照，并转饬所属各部队一体遵照为要。

3. 接卫军长删（十五）申电通报：李默庵师午刻进至洛阳店，匪大部经永兴店，一部经贯庄店，悉向均川——柳林店窜去，敝军刻仍跟追中。

4. 据罗旅长启疆删（十五）未电称：徐匪今已窜至王家店——阎家河——尚家店一带、似有向新集——朱家集——三里岗——大洪山窜逃之势。

师基于上述各情况，乃决定部署下达命令要旨如左：

一、徐匪向前率部继续向西急窜，期与贺匪残部会合，其尔后逆图未能臆断。

二、本师为防堵该匪南窜，特暂定部署如次。1. 王旅务于明（十六）日由平坝西进至三阳店附近停止待命。

2. 于旅务于明（十六）日由宋河经丑谷台进至杨家庙附近停止待命。

3. 陈旅及郝团暂仍在东桥——孙桥——京山之线集结待命。

4. 傅团着即移驻宋河镇。

5. 以上各部到达新防地后，对于附近残匪，应不失时机，随时清剿。

6. 余在京山。

十月十六日

奉总司令蒋叶（十六）戌五三参电令，匪情瞬息万变，前方部队应有统一指挥，始克收指臂相助之效，兹着萧师长之楚所部及刘旅长培绪所部，均暂归卫军长立煌指挥，负责追剿，仰即遵照，等因，遵即电呈卫军长请求机宜。

十月十七日

1. 奉总司令蒋筱（十七）午一另参电令：该部应将主力星夜移置于京山——锺祥间地区，与卫纵队连系压迫，务将残匪歼于襄河东岸地区为要。

2. 奉军长卫筱（十七）子电令：（一）据报徐匪本日已全向茅茨畈逃窜，有续向西北或西渡襄河模样，如洪山——土门——扶叶岭一带无匪踪，贺匪亦有与徐匪合股之说；（二）旋奉总座电令：必须于襄河东岸求匪主力而歼

灭之，勿使渡河西逃；（三）弟已令蒋伏生、李默庵两师，筱（十七）日向环潭镇——汤儿畈前进，截匪北窜；罗启疆旅筱（十七）日至王家台子尾查匪踪；（四）弟意先将匪主力击灭后，再事清剿、拟请景湘兄将东桥——孙桥一带部队于筱（十七）日赶至张家集附近，京应城防除留少数部队维持外，所有宋河镇——三阳店一带部队，以一部沿三里岗——长岗店速推进至王家店，主力经六房嘴悉到张家集附近与蒋李两师夹歼该匪；（五）如京山——天门一带尚有散匪，弟意京天一带防号即请冀述兄担任，如无甚匪情，除留最少数任城防外，主力仍向京山集结，统请景湘兄斟酌规定，立即示复为盼。

3. 接王旅长甲本铄（十六）亥电称：顷奉敝师长转来总座蒋寒已电令：王甲本旅可迅至宜城——丰乐河一带，沿襄河西岸防堵，等因，职旅今晚在长寿店——洋梓宿营，明日向流水沟开进。

师基于上述情况，乃决定部署下达命令要旨如左：

1. 陈旅十八日由现地出发，当日宿营黄家集，翌（十九）日进至张家集待命；

2. 于旅十八日由现地出发，经王家岭当日至客店坡宿营，翌日（十九）经曹家集至张家集附近待命；

3. 王旅及傅团十八日由现地出发，经骑龙集当日至三里岗宿营，翌（十九）日经长岗店至王家店待命；

傅团务于筱（十七）夜，由宋河赶至三阳店，归王旅长指挥之；

4. 师部行营及特务营（欠一、二连）随陈旅前进；

5. 以上各部队均须轻装出发，如沿途遇有零匪，勿受牵制，务依限赶到目的地；

6. 陈、郝两团均在原防待命。

十月十八日

天雨濛濛，泥泞没胫，山道崎岖，行走极难，各部队冒雨急进。至晚，师部及陈旅到达东桥，于旅进至客店坡，王旅赶至三里岗。本晚接受各方情报如左：

1. 奉总司令蒋巧（十八）亥五一参电：务望飭属星夜前进，冀与卫军收夹击之效，否则狡匪乘间逸走，徒苦我军之追逐矣。

2. 奉军长卫巧（十八）丑电：（一）据报徐匪筱（十七）晚尚在茅茨畈——鲍家集一带，有稍为喘息续窜模样；（二）本纵队此后拟遵照总座意旨，阻匪北窜，期于襄河北岸地区歼灭之；（三）李、蒋两师及罗旅，巧（十八）日到环潭镇迤西巨东南之线，先防匪北窜，伺机截击，俟贵部到达张家集——三里岗之线，即行夹击，盼飭属兼程北进，免匪先期窜逸。

3. 奉军长卫巧（十八）戌电：（一）据报朱家集——茅茨畈一带之匪巧（十八）申开始向双河仓惶西窜，长岗店——大洪山方面无匪；（二）请贵部于皓（十九）日速向长岗店——张家集西北地区兼程前进，夹击该匪，如匪向西或西北逃窜，务希兄相机立断，尾其主力而穷追之，如匪由双河向南或西南逃窜，应即向该匪夹击，断其南窜企图，但刘培绪旅，可令即向锤祥以北地区集结防堵，务须于皓（十九）日到达；（三）皓（十九）子第十师分经黄家湾——刘儿畈，限皓（十九）已赶到茅茨畈，努力击灭该处之匪。第八十三师经环潭向双河——新集以西追剿，如匪续窜，仍星夜穷追；（四）纵队部及罗旅至刘儿畈后，相机向茅茨畈——双河推进。

4. 据王旅长金镛巧西电称：（一）职率所部及傅团今午进至曲山店附近，

突遇伪七、九两师残部约两千人，当经饬张团迎头猛击，匪转向刘店东窜，复饬徐团绕袭，毙匪二百余名，生擒四十余，徐、张两团计获步枪八十五枝。残匪散窜山林中。我亦伤士兵五名。（二）职督部追至刘店稍事整理，旋于西刻赶至三里岗，拟明日续向王家店探进。

5. 据于旅长兆龙巧（十八）申电称：职旅寅刻由杨家集出发，当晚抵客店坡，拟明日向张家集续进。

十月十九日

各部队继续急进，因山岭崎岖，道路窄狭，仅容一列纵队行进，师部及陈旅自寅迄亥，始赶到张家集，计程百里；陈旅后续部队须至天晓方能齐集；王旅本申到达王家店；于旅因途中遇战，亦于深夜方到张家集。本晚接受各方情报如左：

1. 奉军长卫皓（十九）戌电：（一）徐匪刻窜至新集以西，于皓（十九）午适我蒋伏生师追至该处，刻仍在激战中，弟即率李默庵师及罗启疆旅，向吴家集前进，夹击该匪；（二）请贵部主力星夜经马家集向田家集前进，如匪西窜，即跟追于襄河东岸歼灭，如匪北窜，即续向黄龙埇方向尾匪穷追，但王家店部队，务饬于号（二十）午前先赶至双河，经板凳岗向田家集前进。

2. 据于旅长兆龙报称：本（十九）午行经袁家台附近，与伪警卫师王炳南残部千余人遇战，经我迎头痛击，历二小时，匪向东北溃散，职旅续进，亥时赶到张家集。

3. 据刘旅长培绪皓（十九）午电称：（一）奉卫军长转来总座电令：刘培绪旅应向锤祥以北地区集结，截击徐匪渡河西窜，等因；（二）职旅吕团长率两营已于今（十九）辰赴京山，刘耀团正续进中，约明晚均可到京山；（三）刘祥麟团追剿王炳南股匪，计本（十九）日向长滩埠进剿，闻该匪已北窜，刘团可否调官桥或瓦庙集一带，协同防堵，乞示遵。

师基于右述各情况，遂电复刘旅长，告以王炳南残匪本日本在袁家台被我于旅击溃，该旅应遵照总座意旨，速向官桥集结，相机推进至洋梓附近，以防匪由锤北渡河西窜，同时并下达各部命令要旨如左：

1. 王旅长率徐张傅三团，明（二十）日由现地经双河，限当晚赶至板凳岗附近，相机夹击该匪；

2. 于旅明（二十）日由现地经马家集推进至杨家棚，与我旅并力夹击；

3. 师部及陈旅明（二十）日进驻马家集。

第四节合围吴家集

甲、敌我一般之情况

徐匪主力于十月十八日窜至吴家集——宋家集一带，我蒋伏生师十九日午追至新集以西地区，与匪接触，匪之主力乃被击留。我李默庵师及罗启疆旅旋即星夜赶到，加入作战。二十日匪倾其全力反扑罗旅阵地，企图突围，罗旅兵力单薄，以寡御众，情势危迫，同时李师亦正与匪酣战之际，卫军长闻我王金镛旅进至双河附近，即飞骑令调该旅赶向大竹园一带急进增援，我军士气为之一振，而匪之逆图卒未得逞。是

（二十）日我于旅进至板凳岗，师部及陈旅进驻马家集，接受各方情报如左：

1. 奉总司令蒋皓（十九）西四四参电令：希既饬属星夜驰赴目的地，与卫军夹击，早歼徐匪为盼。

2. 奉军长卫号（二十）辰电令：我十师已将周家畷——大竹园——乌头观一带之匪击退，匪全部刻仍在宋家集——吴家集顽强抵抗，刻正以蒋师及罗旅全力向宋家集，李师主力出刀峰岭，以期围歼该匪，弟即赴乌头观，贵部何时可经板橙岗——马家集至田家集，盼即电复。

3. 奉军长卫号（二十）申电令：我李师现在乌头观——张家榜子迤北一带高地，蒋师在新集西侧巨迤南一带高地，罗旅在中央，与匪全部激战终日，肉搏多次。王金镞旅刻已陆续到达大竹园南张家湾，以一部占领阵地，其余集结。

4. 奉军长卫号（二十）戌电令：（一）徐匪全部今晨图攻蒋师及罗旅阵地，经李师乘夜攻占周家畷，拂晓夺取乌头观后，匪复以主力来冲，全线激战终日，肉搏多次，现我蒋师仍占新集西北巨药山——黎树垱之线，罗旅在包家湾——黄家湾之线，贵部王旅申刻加入一部在凤凰嘴——颜家巷子之线，主力集结本阵地后方，李师在颜家大庙——大竹园——乌头观之线，与刀峰岭——吴家集——刘家岗——三里旁——大黎树——当健坡之匪对峙中。刀峰山有匪一小部，鸭儿坡——乔死山——山寨均有李师一小部占领；（二）现该匪仍在构筑工事，贵师马（二十一）日拂晓请即经板凳岗向刀峰山——关门山之匪进攻，占领后，派一小部监视分水岭道路，已令李师于贵师到达乔死山迤西高地后，即派一部由乌头观向刀峰山东侧协攻；（三）王旅本日到双河，正值前方战事激烈，故令该旅加入，极为得力，拟俟贵师马（二十一）日到达刀峰山一带后，即令归还，并闻。

5. 接五十一师王旅长甲本号（二十）戌电通报：敝旅本（二十）日由流水沟推进至耗子岗，敝师长率陈旅亦由襄阳经宜城进至板桥店。

6. 接独立三十七旅刘旅长培绪号（二十）已电称：吕、刘两团今（二十）晚可赶至京山，职今午由天门驰赶京山。

7. 据于旅长兆龙号（二十）戌电称：

职旅申刻抵板橙岗，闻正北枪声甚密，想系我十四军与匪接触，顷由步哨擒获伪二十五军侦探陈修华一名，据供称系派来板橙岗侦察有无军队，另有二名分赴长寿店及田家集侦察等语，请饬属注意。

8. 据王旅长金镞号（二十）西电称：（一）职旅本（二十）午进抵双河，即奉卫军长命令，以前方战事紧急，令职旅急进至周家畷待命；（二）职旅未刻到达周家畷，又奉卫军长渝，着以一部占领周家畷南端高地，策应李师，等因，当令徐师布防，张、傅两团集结于两翼，徐团阵地正面约有三四里；（三）李师在我左前，罗旅接我右翼，蒋师接罗旅右翼；（四）本日匪曾一度猛扑罗旅阵地，罗旅兵单，情势危急，适职旅赶到，匪始后退，现仍激战中。

师基于右述各情况，判断该匪侦察板凳岗——长寿店去路，恐有向西南窜逸之企图，除令于旅长即以李团星夜赶至杨家棚扼堵，并飞电刘培绪旅火速向锤北地区推进外，乃决定攻击部署，于二十日午后下达命令要旨如左：

1. 陈旅长永率所部明（二十一）日经板凳岗——松林寺——界山迳通向刀峰岭——关门山之匪进攻，右翼与我李师乌头观之部队设法连络；

2. 于旅长兆龙率杨团在陈旅后跟进策应。该旅在杨家棚之李团，如至明（二十一）午无有匪情，即经板凳岗赶进至松林寺待命；

3. 师部随于旅后推进；
4. 王旅仍在周家畷协攻，暂受卫军长之指挥。

乙、激战经过十月二十一日

我陈、于两旅经板凳岗——松林寺向刀峰岭——关门山之匪攻击前进，陈旅先头张虎臣团本（二十一）午后三时进至界山垭，遥见当面各山头红旗林立，满布匪兵，张团第二营当即开始攻击，该匪居高顽抗，肉搏多次，仰攻尤难，张团长虎臣乃率后续部队亲赴前线督战，顿时士气倍增、毙匪无算，一鼓攻占刀峰岭。不幸张团长虎臣胸部中弹，当时殒命，以次官兵亦伤亡五十员余名。同时我于显文团亦将关门山东侧各山头先后攻占，残匪退踞关门山西侧各高山与我抗战。时已入暮，且因地形不明，乃命陈旅暂对当面之匪，予以系留，并飞电卫军长请示总攻计划，迅歼该匪。本晚师部及李团进驻松林寺，接受各方情报如左：

1. 奉总司令蒋马（二十一）亥九五参电令：昨日残匪主力在宋家集——吴家集之线与我军激战甚烈，望兄速率所部星夜由杨家棚向宋家集进袭，必可得最后之胜利。

2. 奉绥靖主任何马（二十一）戌行参电令：（一）西窜之匪被我三面包围，惟枣南方面尚留空隙。已电卫军长迅令第1师进至小板桥——平林店之线，并电刘督办迅令刘茂恩部向前推进，以有力部队至耿家集——熊家集之线，分途堵匪北窜；（二）贵部连日追剿，官兵劳苦，早已深知，即总座亦深以为念，但匪军疲惫当十倍于我，今成弩末，歼灭可期，尚望不顾一切激励官兵，努力进剿，再接再厉，借收一劳永逸之效，至盼；（三）徐督办准明日亲率四十一、四十八两师之各一旅进驻钟祥一带堵剿，策应贵师，并闻。

3. 奉军长卫马（二十一）西电令：（一）匪昨夜今晨全线均增筑工事；（二）胡师李旅本日已到卢家河，其余明晚赶到李家楼；（三）王甲本、陈泰运两旅本日已到田家集——板桥店；（四）刘茂恩部号（二十）日已推进至璩家湾——黄龙垱——峪山之线；（五）贵师对分水岭西侧通杨家棚大道，特须严密监视，防匪南窜，至盼。

师基于右述各情况，当令于旅抽派一部星夜赶至分水岭，监视通杨家棚之大道，并令陈旅于明（二十二）晨先将关门山西侧之匪歼灭后，再向吴家集进击。

是（二十一）日匪以刀峰岭——关门山先后被我攻占后，其右侧大受威胁，势难久恃，极呈恐慌状态，而我大军又纷纷赶至，四面压迫，形成合围之局，惟西北一隅，较为空虚，故该匪乃于深夜仓惶向西北乘 225 隙潜窜。其伪十二师之掩护队约三、四百人，被我陈放系留，未能脱逸，二十二日拂晓，在王婆岭附近予以悉数解决，计缴得步枪百二十余枝。

午刻奉军长卫命令：匪已北窜，我胡、蒋、李各师刻正分道追击中，该师本日暂在吴家集附近集结，等因。本师是晚即在吴家集宿营。

接奉总司令蒋妈（二十二）西四一参电令如左：

箇（二十一）西电悉，张团长虎臣陈亡，无任抚悼，除明令抚恤外，并令发安家费洋五千元，以慰忠魂。至兄部给养，已饬运输处赶运粮秣至随县矣。兄努力督剿，倍用怀念，特复。

丙、追击

徐匪率部于二十一夜半由吴家集一带开始潜向西北逃窜。翌（二十二）午已达土桥铺——璩家湾，被我刘茂恩部截击，受创颇钜。该匪即经隆兴寺

东西地区，向程家河急窜，二十三日经新甸铺，二十四日午已到邓县之枸林关。我胡宗南、刘茂恩两部已跟踪尾追，本师二十三日追至小板桥，二十四日追至土桥铺——赵家集。十四军亦同日到达枣阳附近。

第五节奉命追剿

甲、由土桥铺追进至双沟附近

十月二十五

1. 奉总司令蒋有（二十五）申二十二参电令：以第一师第四十四师、第五十一师、第六十五师编为鄂陕追剿军，归何主任成濬指挥追剿。匪如西窜，应跟踪穷追，务求歼灭。

2. 奉主任何有（二十五）亥行参电令：（一）徐匪既窜豫边，逼近襄樊，请率所部向襄樊转进，援助范师进击，并与刘雪亚部连络，范师现向双沟前进；（二）弟定即日回汉，转赴襄樊，就近指挥；（三）奉令追剿，兵力宜厚，该师原驻京、皂、应城一带部队，可扫数开赴前方，所遗京、皂等处防地，暂由刘培绪旅派队接替。

3. 接刘督办有（二十五）电通报：徐匪今早由枸林关西窜，刘军长茂恩率邢、姚、刘三旅跟追，在萧坡附近业与该匪后卫接触。刘军长本晚已抵王良店一带，该匪现在厚坡西南地区。胡宗南师本晚可到枸林关附近。

师基于右述各情况，乃下述命令要旨如左：

1. 陈、王两旅即日由现地出发，本（二十五）晚进至程家河附近，明（二十六）日向双沟续进。陈旅在周家岗附近宿营，王旅在吴家河附近宿营。

2. 于旅及傅团即日由现地出发，本晚进至老街，明（二十六）日向双沟续进，于旅在西袁家附近宿营，傅团在双沟宿营。

3. 师部及直属部队本日进至老街，明日进驻双沟寨内。

同时电令陈团长旭、郝团长奇：（一）陈团交防后，即经德安——随县——枣阳进至樊城待命；（二）郝团交防后，即由京山经钟祥——宜城进至襄阳待命。我追剿部队均于二十六日到达双沟及其附近，接受各方情报如左：

1. 奉主任何宥（二十六）已行参电令：（一）接刘督办电告，徐匪现至邓县西南地区，刘军先头部队已追至茅庐庄附近；（二）范师主力速由老河口经孟家楼向北追剿，并以一部对李官桥方向警戒，胡师速经新野向邓县追剿，萧师在胡师后续进；（三）濬今日乘机飞汉，明日由汉飞襄樊；（四）由萧师派兵一营以上至襄阳担任行署警卫。

2. 接刘督办有（二十六）亥电：今日午后匪在厚坡附近，与我姚、邢、刘各旅激战甚烈，现仍在对峙中。据报匪有由下瓦亭经马蹬铺——浙川——荆紫关窜入陕南之企图。

师基于右述各情况，乃决定部署如左：

1. 陈、王两旅明（二十七）日由现地出发，没法渡过白河，当晚进至吕鄢驿附近，待命追进；

2. 傅团即由现地开驻襄阳，暂受绥靖行署之指挥，担任护卫。该团长应严约所属，恪守纪律；

3. 师部及于旅暂在双沟就近补充。

各移动部队均于本午后先后到达目的地。

乙、由双沟追进至浙川附近

一、匪情概况：

徐匪于二十五日窜至萧坡附近，被我刘茂恩部截击，该匪即连夜急窜。二十六日至厚坡。二十七日至下瓦亭。二十八日至马蹬铺，围攻该寨，经民团力御，匪未得逞。二十九日匪窜至淅川县南之马湾——周湾。三十日渡过丹江，至黄桥——泊河。三十一日至梅家铺，仓惶未 227 停，向西飞窜。

二、友军追进位置

1. 刘茂恩军：自在枣阳以西土桥铺——隆兴寺附近与匪激战后，即尾匪跟追、沿途数次追及队尾，略有斩护。三十一日该部已到淅川县及其以西地区。

2. 范石生师：沿襄花路在刘军左翼追进，三十日进至李官桥，三十一日渡过丹江右岸，寻匪追击。

3. 胡宗南师：二十六日由枸林关转趋均县，防匪南窜。

三、本师追击经过

本师于二十八日分由双沟——吕郾驿同时出发，沿黑龙集——薛家集——林镇——马家巷——九重院——厚坡——下瓦亭——马蹬铺之线向淅川县急追。二十八日至薛家集附近。二十九日至林镇西北地区，三十日至厚坡，三十一日至温家沿，十一月一日到达淅川县附近，计程五百余里。其间以吕郾驿以西厚坡——九重院以东一带地区，纵横数百里，荆棘漫野，满目荒凉，人烟绝迹，庐舍尽成丘墟，粒米未见，勺饮难得，军行所至，尽皆露营，盖斯地苦于豫匪频年滋扰，人民悉数迁徙，田野荒芜已有五六年之久，凄凉景象，俨同塞外。

连日接到各方情报如左：

1. 刘督办转来西安杨主任感（二十七）电开：赤匪西窜，敝部已沿荆紫关——竹林关——漫川关——白河——平利之线，分安康、商雒两区扼要配备。计商雒方面，除原有部队外，并增加四十二师一二四旅之三团及特务第一团，均归武旅长勉之指挥，并以武旅长为商雒绥靖总指挥，严行堵剿。安康方面，除原有之安康绥靖司令张鸿远部扼守外，并增加警备第一旅之两团及十七师五十一旅之一团，集中安康，归张司令鸿远指挥，准备迎击。安康、商雒两区，均有无无线电，已电前方径与贵各部连络。

2. 奉主任何东（一）辰行参电：查徐匪大部已渡丹江向西逃窜，弟为督剿利便起见，已于本日午前十时进驻老河口。

3. 奉主任何东（一）已行参电令：匪情瞬息万变，若事事禀承后方，往返电商，每致失机，望景湘、书霖两兄随时晤商，若匪情稍有变化，准其相机处置，随时电闻，总以能迅速追及该匪而歼灭之为宜。

4. 据补二团傅团长佩亮世（三十一）戌电称：（一）奉主任何命令：职团有暂任襄北一带清剿豫匪之任务，遵于感（二十七）日派第三营驻黄龙垱，俭（二十八）日派第一营驻张家湾分别清剿；（二）旋又奉令职团第二营于东（一）日先随行署开赴老河口担任卫护，其余俟四十一师之丁旅到达，将襄樊防务交替后，即全部移驻老河口，等因。丁旅约江（三）日可到达，职率二、三两营预定支（四）日开赴老河口。

5. 据补三团郝团长奇东（一）戌电称：职团由京山出发，于东（一）日到达樊城，奉绥署杨高级参谋命，着职率两营进驻老河口，以一营分驻太平店，等因。职率队遵于冬（二）日向老河口前进。我补一团本日进至随县，

预计虞（七）日可到老河口。补二团预定支（四）日出发。

查徐匪向西飞窜，无间昼夜，我追剿部队跟踪穷追，日驰百里，不遑宁息，而我补充一、二、三各团预计须至虞（七）日方能集中老河口，随后追进，势莫能及，且顾虑沿途给养之奇缺，部队愈多，愈感困难，乃电请主任何准将补充一、二、三各团暂驻光化—老河口一带清剿鄂北之匪，并令各该团尔后均归陈团长旭指挥。

第六节南化街鲍鱼岭之役

甲、一般情况

1. 奉主任何东（1）西行参电命令：（一）据报徐匪先头已到淅川西之梅家铺，续向郟阳方面逃窜，其一小部似已达白桑关，其后尾尚在泊河——王河一带；（二）为迅速追及该匪歼灭起见，改定部署如次：（三）刘茂恩部应由泊河——牛磨湾之线兼程追击，务与该匪始终保持接触，勿使脱我追击；（四）萧之楚师速向马蹬铺前进，连络刘茂恩军，尾追该匪；（五）范石生师到刁家店附近，探明匪情后，即向西北白桑关方面截击匪之侧背；（六）胡宗南师应一面向郟阳方面西进，一面侦察匪情，若匪果向西南方向逃窜，应即联络范师北进夹击；（七）马旅须坚守郟阳，勿稍疏虞，并收集襄河船只于南岸，切实监视，使不被匪所利用；（八）请虎城兄派遣荆紫关有力部队扼守南化街，堵匪西窜；（九）濬于东（一）未抵鄆，带有无线电第四分队，可直接通报。

2. 接刘军长东（一）午电通报：徐匪于世（三十一）夜由马湾——周湾西窜，东（一）午其先头已抵财神庙，其队尾尚在梅家铺，与我追击部队对抗中。

3. 接刘军长东（一）亥电通报：顷据刘旅长报告，该旅已将梅家铺占领，徐匪由财神庙分两股急窜，一往南至郑家垾——李家河一带，一往西至狐狸垾，一部尚在财神庙。

4. 接范师长东（一）西电报：敝部本日进至石鼓关，明日续向西进。

5. 接胡师长东（一）亥电通报：敝师奉命驰赴郟阳迎头堵截，已令前线各旅向郟阳以北地区急进，弟预定冬（二）晨由均县西进，江（三）日可全部到达郟阳。

十一月一日

师基于右述各情况，判断我范、胡两师，既已向白桑关及郟阳以北地区急进截堵，则该匪决不敢南窜，刻我刘军尾匪跟追，该匪更无向东北回窜之可能，如此则西之南化街，北之荆紫关，皆为该匪逃窜必经之要路，且该两处陕军兵力薄弱，事实亦难堵截，兹为合围该匪计，除电约范、胡两师急进夹击，并请西安杨主任迅饬商雒部队星夜驰堵外，乃决定部署如左：

1. 徐匪大部现过梅家铺、经财神庙分向西南飞窜，我刘茂恩军正在尾追中。

我胡宗南师刻向郟阳以北地区堵截，范石生师正向白桑关方面急进拦截中。

2. 本师以合围该匪之目的，拟由淅川向荆紫关急进，如匪北窜，即迎头拦击，如匪西窜，即跟踪尾追。

3. 兹规定追进部署如次：

部 队 现驻地 第一日目的地 第二日目的地
陈 旅 浙川城东唐峪湾 荆紫关以南丹江右岸郭沟、砦沟、刘台一带
于 旅 浙川城北大石桥荆紫关以东田沟、大寺沟、水磨沟一带
王 旅 浙川城东北 姚湾马坑荆紫关街内
师部及，浙川城内 大石桥 荆紫关街内直属部队
本师各部队均于三日午后先后到达荆紫关及其附近

乙、激战经过

十一月三日

1. 奉主任何江（三）戌电令：据飞机本日侦察报告，匪大部仍向南化街急窜中，等语。其分窜郑家坐——狐狸歪者，料系匪之掩护队，除已电杨主席迅由荆紫关派队南下拦击外，希即探明匪情，不失时机，连络刘军，速歼巨寇为盼。

2. 接刘军长冬（二）未电通报：徐匪昨晚在戚家大山——江家川——财神庙一带，其后尾在周湾附近，郑家歪有匪部。我刘旅今晨攻占周湾，该处及郑家歪之匪已向黄石坪——狐狸平方向逃窜，其大部尚在江家川及羊皮滩一带，除令刘、姚二旅占领戚家大山向匪主力进攻外，其余部队集结梅家铺附近，准备续进。

3. 刘军长江（三）西电通报：羊皮滩之匪昨夜经柳山头向南化退窜，已饬姚旅向狐狸歪——黄山坪一带猛进追击。顷据姚旅长报告，匪之后尾仍在三道梁一带，王团已至马塘关跟追。又据土人传言，匪之一部已到赵川，确否尚待侦察。弟今晚在江家川西之八亩保宿营，明日续进。

4. 范师长江（三）戌电通报：敝师本日进至龙门塘，明日续向白桑关推进。

5. 胡师长江（三）西电通报：敝先头部队本日已到梅子关——魏家街一带，明日续向南化急进。

6. 四十二师二四九团通报：敝团现驻梳洗楼，以一营进驻阮家湾，以一营分驻荆紫关西北之李营一带。

7. 据侦察报告：徐匪先头本日到达南化，其后续部队仍在狐狸歪——财神庙一带。

师基于右述各情况，乃决定追击部署，并下达命令要旨如左：

1. 陈副师长永率所部一三 旅为先遣队，于明（四）日早六时由现地出发，经白浪街——天神庙——阮家湾——大叶树（俗名大桑树）蜡塔关——黄土包向南化挺进，痛剿该匪；

2. 王金镛、于兆龙两旅于明（四）日由现地出发，随陈旅后跟进，但王旅暂归陈副师长指挥之。

3. 各部之行军警戒部队，应以团为单位，各自酌派相当兵力，但先头陈旅、左右侧卫之兵力以较大为宜。

4. 先头陈旅须随时探明匪情，准备开进，并选定攻击准备阵地，确实占领后，再相机攻击前进。如到达南化时，匪已远窜，该旅即暂在南化停止待命，如匪窜不远，应即相机跟追，与匪保持接触，为要。

5. 师部及直属部队明日在王旅后跟进。

6. 余现在荆紫关。十一月四日本师各部队由荆紫关向南化攻击前进，山道崎岖，军行迟滞。午刻先头陈旅进至锅厂附近，发现匪兵扼守隘口，向我射击，阻我前进，我陈副师长以各道狭隘，高山夹峙，乃令宁贵春团迅占竹

扒沟以南大山，抑留当面之匪，并令于显文团经潘家沟——竹扒沟急向鲍鱼岭迂回侧袭，又令王旅张池团占领竹扒沟右侧一带高山，准备与宁、于两团同时猛攻，旋据探报，当面之匪为伪十二师约两千余人，散布鲍鱼岭各山头，尚有继续增兵之样，惟以匪军所占山头较我为高，故激战至暮，攀登仰攻，不易得手，我陈旅于团，乃于黄昏后向匪右侧背迂回突袭，遂将鲍鱼岭以东之马鞍山一带山头先后夺占，此时匪阵似呈动摇，我乃乘势全线猛攻，该匪大部当夜潜向南化引退，其一部死守鲍鱼岭，以任掩护大部之逃窜。我王旅于翌（五）日拂晓攻占鲍鱼岭，并将匪掩护部队二百余人悉数歼灭。当即跟踪急追，午刻进抵南化，据报该匪全部退至南化，未敢稍停，已于本拂晓经秦家垠向赵家川街方向西窜。本午后，我刘军及胡师之独立旅，亦相继到达南化与本师会合。是役本师毙匪特多，计夺获马步杂枪百余枝，我陈、王两旅亦伤亡官兵四十余员名。十一月五日接受各方情报如左：

1. 刘军长支（四）申电通报：敝部先头姚旅，今早七时进至三道岭，与匪遇战，该匪且战且退，午后一时，匪以伪十一师全部回抗，占踞化山寨及大山庙一带，以大部向我右翼包抄，经我姚旅分兵击退，乘胜猛攻、激战五小时，毙匪数百名，获枪多少正在清查中，我受伤连长二、连附五，士兵伤亡数十名，刻仍在激战中。

2. 范师长支（四）戌电通报：本日敝部到达白桑关，明日续向南化前进。

3. 胡师长微（五）辰电通报：敝部先头丁旅于微（五）卯由店子坪经七柯树向南化塘急进中。

4. 刘军长微（五）寅电通报：昨与敝部激战之匪系伪十一师。并闻伪十二师与贵部在南化以北激战，该匪现经南化向西溃窜，敝部正跟追中。

5. 范师长歌（五）酉电通报：敝部本日拟在南化宿营，因书霖兄部亦在前进中，道路拥挤，乃止于黄石坪。明日仍向南化前进。

第七节 由南化追抵罩川大坪

甲、匪情概况

徐匪窜至南化后，以我追剿各军分由东北南三面进逼，行将合围。詎该匪于十一月五日拂晓，由南化经秦家漫向西急窜；六日至赵家川街；七日至十里坪街——铁佛寺；八日至大竹园——白鲁础；被我陕军景团截击；九日向罩川街南窜；十日至罩川西之板巷沟——石佛寺，被我漫川关陕军截击；乃转向南，图窜上律；十一日至雷音寺——任岭山脉一带，被我胡师截击，又向东回窜至板庙河，经我刘军堵击，复折向东北逃窜；十二日至张家庄附近，又被本师拦头痛击，转向西北，往洛峪街方面窜去。该匪旬日以来，东奔西撞，无暇喘息，且屡遭截击，死伤颇众，匪兵有数日不得一食者，以故病疲逃散，不可胜数，徐匪自鄂经豫窜陕以至现在，其实力盖已无形减少三分之一矣。

乙、友军追进位置

十一月五日，我各追剿部队在南化会合，当经会商决定今后追击路线：

1. 刘军尾匪紧追，历经赵家川街——金家坪——铁佛寺——徐家河——南水河——白鲁础——川心洞——罩川街等处，几经辗转，于十二日追抵板巷沟——板庙河之线。

2. 范师本拟在刘军后或左侧追进，嗣因奉调鄢西防堵赤匪与土匪合股，

乃中途折回郧阳。

3. 胡师在刘军左翼推进，沿财神庙——三官庙——五股泉——佛洞湾——胡家沟——七里沟之线，屡经转折，于十一日始抵任岭山脉——雷音寺——古庙沟一带。

丙、本师追剿经过

徐匪由南化西窜，本师为避免一路追击行军拥挤计，乃自赵家台改向西北在刘军右翼绕道推进，如匪北窜，则拦头痛击，如匪西窜，则寻踪直追，如匪南窜，则转向南追，不惟避免拥挤，且使匪无隙可逃。十一月六日由南化沿滔河出发，当晚进至秦家堰——孙家台——柴家店之线，七日续进至石堰河——黄家垱——老凤沟一带，八日进至马蹄沟——十里台——黑沟之线，九日进至梁家坟——太子坪一带，十日进至核桃坪——庙台子——石人沟一带，十一日进至南坪——岳家庄一带，十二日进至张家庄——苦炉潭一带。连日星夜兼程，日行百里，所过之处，皆崇山深谷，悬崖削壁，或超越层峦，攀登竟日，或沿溪盘绕，回环徒涉，或百里人烟绝迹，所止尽皆露营，或数日不得一饱，竟夕勺饮难求，人山日深，荒僻更甚，即寂豆杂粮，亦无从搜购，官兵饥疲交迫，艰苦特甚，然为国家永除后患，不能不力忍一时之痛也。

连日接受各方情报如左

1. 奉主任何齐（八）未行参电：据称匪窜十里坪，该师拟由赵家台绕道新开店北进追剿，处置甚善，除令书霖部应取中路直进跟追，宗南部沿滔河南向漫川关追击，并派一部占领郧西阻匪南窜，范师由秦家堰跟进外，尔后匪情仍希续告，为盼。

2. 奉主任何佳（九）午行参电令：顷奉总司令庚（八）申五三参电开：据报徐匪于阳（七）日午前即达玉皇店——吴家畈——铁佛寺一带，刻已过赵家川街西窜，希速派有力部队驰赴漫川关——上津——天门——洵阳之线扼堵，并严令其他部队猛力追击，务将徐匪歼灭于漫郧之间一带地区，等因。兹拟定部署如下：（一）第一师到达漫川关后，占领漫川关——上津之线；至天门——洵阳之线，应由虎城兄以有力部队占领之，并互相联络，以堵截徐匪向南逃窜。（二）第四十四师仍由新开店向竹林关，第十一路仍由赵家川街经十里坪，探明匪情，跟踪追剿。（三）武司令勉之应将所部集结于竹林关——山阳县一带，堵截匪之西窜。（四）第五十一师速由夏洒附近取捷路向郧西转进，驱逐郧西附近之匪而占领之，以断匪共勾结之路，防其南北交窜为要。除电复外、特电查照。

3. 胡师长阳（七）子电通报：匪既有向西急窜之势，则赵家川街附近可无用多兵，本（七）日已令敝师丁旅由金家坪取捷径西行，可到五股泉——佛洞湾附近；李旅由杜家营西行，可到胡家沟——七里沟附近

4. 刘军长齐（八）申电通报：弟已抵铁佛寺。据姚旅长由十里坪报告，匪之先头已到竹林关附近，其队尾在徐家河一带，弟部明日拟向竹林关——徐家河攻击前进。

5. 范师长阳（七）戌电通报，敝师为避免拥挤计，故由刘军左侧前进，本晚宿营杨河湾一带，明日续进。

6. 武司令勉之虞（七）西电通报，敝部现在山阳县——高坝店——竹林关一带防堵，惟王团仍在商南——三角池一带。

7. 范师长佳（九）西电通报，敝师本日到达瓦房沟，灰（十）日续向西

北推进，如匪北窜，则当转道与贵部协力兜剿。

8. 刘军长佳（九）西电通报，弟部先头现至大竹园及其以西地区，徐匪后尾刻在白鲁础，我姚旅正在进攻中。弟今夜至徐家河，明日仍向该匪攻击前进。

9. 西安杨主席佳（九）辰电通报，我景团刻在白鲁础与徐匪接触，请兄饬部速进夹击。

10. 胡师长佳（九）亥电通报，弟本日到郟西，明日向漫川关急进。

11. 刘军长灰（十）西电通报，我姚旅昨晚到白鲁础后，匪向覃川退窜。据报，自庚（八）晚起，徐匪先头已由白鲁础向覃川移动，闻已窜至覃川以西之板巷沟——石佛寺等处，现我邢、姚两旅已至南水河以南，各据山头与匪对峙中。弟本晚到川心洞，明日即向该匪进攻。

12. 胡师长蒸（十一）电通报，弟本未到黄云铺，先头袁旅已到漫川关南侧，明日续向漫川关——吉河口前进。

13. 刘军长真（十一）西电通报，我先头姚旅本午抵覃川街。徐匪约两团之众，据险顽抗，激战至下午三时，匪向石佛寺方向溃退，当以天晚路艰，未便穷追，本晚在板巷沟一带露营，明日续追。

14. 胡师长真（十一）午电通报：（一）徐匪到覃川后，即窜至西南饮马沟——古庙沟一带，我袁旅刻在任岭——雷音寺一带与匪激战中；李旅已由黄云铺向古庙沟急进夹击。（二）该匪经我袁旅迎击，似有向东回窜之样，请即择要夹击。

15. 胡师长真（十一）西电通报：（一）徐匪主力在任岭山脉一带，经我袁、李两旅迎击，激战竟日，匪受重创。敝师官兵亦伤亡百余名。现仍在三家店西任岭——雷音寺——七里峡——古庙沟之线与匪对峙。袁旅左翼已与漫川关陕军取得连络。（二）徐匪企图由板庙沟——

雷音寺——小河口分向上津逃窜，经敝师迎头痛击，其主力有向东北回窜之样，请书霖兄部向板庙、景湘兄部向马家湾——土地岭急进夹击，以期歼灭。

16. 武司令真（十一）申电通报，匪现在漫川关以东地区，已令山阳之杨团速派一营进驻高坝店——黄土凹一带，并另派第二团之第二营于今晚进驻分水岭，堵匪北窜。

第八节 张家庄之役

甲、匪情

徐匪自覃川街西窜后，被我漫川关陕军扼阻，不能西进，乃由漫川关以东转向上津南窜，至任岭附近，复经我胡师迎头痛击，又折向东窜，被我刘军截击，改向东北逃窜，十三日晨至张家庄附近，适遇我于、王两旅拦头痛击，匪以东突西撞，无路可趋，窥得西北方面，陕军防堵兵力较为单薄，乃于十三夜乘此空隙，仓惶窜去，行将合围之匪，至此又复脱逸矣。

乙、激战经过

本师接刘军长及胡师长通报，得知徐匪残部被阻于漫川关以东地区，与我胡刘各军激战中。本师以围歼该匪之目的，乃命于、王两旅经张家庄向马家湾挺进，拦匪北窜。同时并令陈旅由南坪向张家庄以西地区推进。十三日晨我先头王旅行至张家庄西北之狮子山附近，突遇徐匪先头部队，企向东北

逃窜，当予迎头痛击。该匪退踞狮子山西北各高山，顽强抵抗，激战至午，因我各团阵地均较低下，受匪瞰射，故经向匪数次猛攻，均未得手。匪后续部队相继增加，以伪十二师全部迭向我阵地猛扑多次，异常凶恶，激战至暮，毙匪无算，我亦伤亡甚众，入夜仍在激战中。

是日我陈旅由南坪经甘沟——苦炉潭向张家庄以西地区推进，因道路艰险，攀登极难，延至酉刻，我先头于团进至乔家坪（在张家庄东北约十里），即与匪接触，当经猛攻，匪仓猝不备，向西溃退。戌刻始与我于、王两旅设法取得联络。且我王旅左翼，亦与刘军紧接，该匪知我大军齐集，形成合围，乃留伪十二师在原阵地与我抗战，其大部于夜半开始潜向西北山阳方面渐次移动，经我于、王两旅察觉匪之行动，遂乘势猛攻。该匪因有掩护其大部撤退之任务，故抵死顽抗，激战至翌（十四）午，始逐渐引退。我王旅跟追至张家庄西北约二十里之龙山附近，又经激战多时，适我刘军姚旅亦已追至，并力痛击，匪即四散奔窜，状至狼狈。是役毙匪甚众，计获枪百余枝，我官兵亦伤亡一百二十余名。

连日接受各方情报如左：

1. 奉督办徐真（十一）辰电令：贺龙残股北窜桐柏附近，总部已令卫立煌军担任清剿。至大洪山附近残匪约千人，弟已令焕然、冀述协同罗旅兜剿，最短期间，可望肃清。

2. 奉总司令蒋文（十二）西五六参电：胡师已于真（十一）日占领漫川关附近七里峡——任岭一带，与匪激战。徐匪西窜之路既断，恐将北窜，望即飭属星夜向山阳县飞进，须不失时机予以堵截，聚歼之期即在目前矣。

3. 刘军长文（十二）申电通报：徐匪主力刻在碾子坪——康家坪一带，并占据焦沟——黑龙庙——当山各要隘，恃险顽抗，本晨我姚旅将石佛寺之匪击溃，已刻复将当山占领，续向碾子坪猛攻，我右翼邢旅亦正由大沟口——麻庄河向焦沟进击中。

4. 刘军长元（十二）未电通报：（一）邢旅现已攻占焦沟，姚旅亦占领两岔沟——郭家沟，刻正向碾子坪——康家坪进攻中。（二）据邢旅长报告，贵师于、王两旅今晨进至张家庄附近，遇匪激战甚烈，该两旅现在张家庄以西地区等语，弟已令邢旅速与贵部联络矣。

5. 范师长元（十三）戌电通报，敝师王旅今晚进至龙王庙，弟率曹团至下厂，明日沿沉溪河向当山——叶山间地区进击。

6. 胡师长文（十二）西电通报，匪昨夜在任岭各要点构筑工事，凭险顽抗，午刻转以大部向我古沟高地阵线反攻，被我击退。现在三家店——雷音寺——七里峡——天蓬——叶山阵线竭力遏留中，并于灰（十）夜派一小部袭取上津城而守之，以免为匪所踞。

7. 奉总司令蒋震（十二）未十六参电令：徐匪西窜之路已被我胡宗南师截堵，除令该师极力堵剿，并飭刘军奋勇追击外，希杨主任速飭竹林关附近部队兼程南下，萧师长速督所属向山阳前进堵截，范师长速以有力一部进至郧西之土门镇下香口镇，与胡师刘军协同夹击堵截为要。

8. 奉总司令蒋文（十二）己二参电令，蒸戌电悉，逾越艰险山岭，将士勇苦，殊为惦念，尚望激励所属，勉力速歼此股狡匪，勿使远窜，以免再受僻地穷追之苦。

9. 武司令元（十三）己电通报，漫川关——土地岭一带，有敝部特务团及张自强部防堵，高坝店——黄柏楼一带，有敝部景团防堵，请转告胡刘各

师知照。

10. 刘军长寒（十四）寅电通报，本拂晓，匪全向康家坪溃退，敝部现正追击中。

11. 胡师长寒（十四）申电通报，敝师当面之匪，经我于元（十三）夜袭击，今晨向北溃退。敝师跟踪追击，现追至仙姑河——霸王沟——板庙一带。

12. 范师长元（十三）已电通报，弟灰（十）日抵郟西，文（十二）日派兵三团进至黄云铺，策应胡师堵匪南窜。

13. 刘督办元（十三）申电，顷接张司令鸿远真（十一）电略称，该部第三团韩子芳部在上津——大坝，第四团鲁秦侠部在白河——蜀河，第五团裨益三部在东双河口——磨沟口，游击队潘五齐部在东毛坪——西沟口，该司令部在蜀河。王恒心旅在镇安县之凤凰嘴扼要防堵，等语。希与连络为禱。

14. 杨主任元（十三）申电通报，准刘督办无（十三）午电，贺龙率残匪约三千余人，突由随境经桐柏及方城之赵河窜至南召西南白土岗以西地区，等语。万一该匪窜入商南——雒南，则与围剿徐匪不无影响，查敝部防地辽阔，无兵可派，除已令武司令暂驻竹林关，并着商雒部队仍扼守商南——富水关外，此间正在抽兵赴雒南堵截，特闻。

第九节由张家庄乔家坪续追至商县附近

甲、匪情

徐匪残部在漫川关以东地区，被我追剿部队星夜紧追，三面兜去，受创颇巨，亟欲脱遁，稍事喘息，乃于十四日该匪留一部在原地与我死抗，以掩护其大部向西北乘隙飞窜，十五日至包家沟——小川子——蒿平河一带，十六日至谷山材——洛峪街，突破陕军阵地，向北急逃，十七日至夜村转向西窜，十八日至商县城南刘峪口一带，十九日至鳖盖子——杨家斜——卅里铺一带，二十日至小秦岭——石灰窑一带，有直趋西安或南窜汉中之企图。

乙、友军追进位置

一、刘茂恩军于十五日由张家庄以西尾匪跟追，十七日至洛峪街，转经竹林关——龙驹寨，沿商雒大道西进，二十一日至商县附近与本师会合。

二、胡宗南师于十五日由漫川关经松树坪——清凉寺——山阳县——崔家庄——十里铺之线向西北追进，二十日至龙潭——流岭街之线。

三、范石生师十五日进至碾子坪，十六日转赴郟西，进剿豫匪李长友股。

四、陕军武勉之部十九日由龙驹寨沿商蓝大道向蓝田县急进，堵匪北窜，其张自强部即由山阳向西推进，防匪南窜。

丙、本师追击经过

本师为避免与各友军拥挤一处，军行阻滞计，乃决由乔家坪绕经南坪——大坪转向洛峪街——山阳县急进拦截。十五日进至天桥——大坪——南坪之线，十六日进至童王扁——龙王庙河沟一带，十七日进至洛峪街——银花街之线。据报徐匪已于删（15）午经洛峪街北窜。十八日转向北追，当晚进至火神庙及洛峪街以北地区，十九日进至夜村——王家庄——钓楼子一带，二十日转向西追，当晚到达刘峪口——拉林子——白杨店之线，二十一日进至商县城东南附近，连日昼夜兼程赶进，未遑片息，崇山横亘，悬崖绝壁，盘旋绕越，倍形险阻，骡马倾跌，伤毙无算，且因长途穷追，人山日深，人烟绝迹，盖藏毫无，官兵恒数日不得一饱，时届隆冬，而犹单衣赤足，露宿山坡，凉风凜冽，砭入肌骨，饥寒疲惫，亦云极矣。

连日接受各方情报如左。

1. 奉总司令蒋合（十五）戌六四参电令：寒（十四）西电悉，官兵备尝饥寒，与匪朝夕鏖战，至为惦念。想匪方困难，必更甚于我，仍望激励将士，忍最后五分钟之苦痛，即可博全局之光荣胜利也。

2. 接杨主任寒（十四）申电通报，据武旅长寒（十四）午电报称，本日我军位置如下：漫川关仍以两团兵力扼守，特务一团协同张自强部仍在土地岭——马家湾之线，二四七团及警师杨团仍在黄柏楼——松树坪之线，职率二四八团及二四九团并山炮连由高坝店之线策应等语。

3. 刘军长删（十五）西电通报，匪经包家沟——小川子——蒿平河向银花街——洛峪街方向逃窜，其队尾尚在蒿平河以北地区，弟本晚至张家庄，先头部队已到蒿平河附近。

4. 范师长删（十五）戌电通报，敝部今日进至碾子坪，闻匪已向北窜。

5. 奉主任何咸（十五）午行参电令：（一）徐匪主力似已向北窜逃，其与我肃、刘两部对峙之匪，当系其掩护部队；（二）我军应各驱逐当面之匪，迅速分路追击；（三）第一师由漫川关经松树坪向山阳县，第十一路军经娘娘庙——土地岭——狮子山向高坝店，第四十四师取捷路经东河口——寨子沟向高坝店以东地区，互相联络，份途追击，五十一师在罩川街以西，连络漫川关附近之陕军，搜剿各该地区之残匪，并协力堵截匪之回窜；（四）除分电并电请杨主任转饬山阳县——竹林关一带部队迎头痛剿并呈报总座外，特电查照。

6. 武司令删（十五）未电通报，匪先头已抵于家坪，弟除在分水岭——寨子沟派队防堵外，并令景团驰赴银花街扼要防堵。

7. 胡师长铤（十六）丑电通报，敝师本日可到达长沟——山坡——松树坪——清凉寺——莲花池一带。

8. 奉主任何铤（十六）酉电，顷奉总司令灰（十）戌五八参电开，佳申电悉，虽追一千里，于匪无损，再追千里恐仍于我无益，望于尾追之外，速设堵截之方，协力围剿，聚而歼之等因，特达。

9. 接杨主任铤（十六）亥电通报，据报徐匪一股已窜入峪山，其一股刻到洛峪街，与敝部激战中。查敝部重兵均移往山阳以南地区，请兄派队迅速北进，以便抽队夹击。

10. 接杨主任筱（十七）子电通报，据报商县东南六十里之夜村已发现赤匪六七百人，似此我洛峪街连络线既不能打通，匪大部势将北窜，商雒空虚，不能不急谋补救，现已令武司令勉之着将漫川关张自强部移守山阳，其右翼之孙杨各团着星夜向龙驹寨——商县之线堵击，其左翼各部由武司令率领随兄部尾追。

11. 刘军长铤（十六）酉电通报，徐匪昨日经龙山——岔沟口——西河北窜，其后尾昨晚在岔沟口，我刘旅本晚到达西河，弟率直属部队宿营岔沟口，明日续进。

12. 据陈旅长永筱（十七）酉电称，据土民云：徐匪先头于删（十五）午经洛峪街——高原子——马鹿坪——火神庙北窜，其队尾铤（十六）未始过完，抬床百余，多系病伤官长，妇女亦赤足奔走，狼狈不堪等语。

13. 奉总司令蒋筱（十七）行电令，中正本日到襄阳，明日到老河口，前方情形如何？甚念，希详告为要。

14. 接杨主任巧（十八）辰参电通报，赤匪约千余人，于筱（十七）未窜

至商县城附近之侯家垣——刘峪口之线盘踞，并不时向城内射击，今早由该处窜至鳖盖子，似有向杨家斜窜逃之企图。

15. 武司令筱（十七）西电通报，匪已窜至商县附近，弟明早率卫、景两团由中村经土地庙之线问匪尾追。

16. 刘军长巧（十八）丑电通报，兄部既跟迹追击，弟遵主任何电令，经竹林关向龙驹寨西南地区堵截。

17. 胡师长铤（十六）西电通报，本日敝师李旅到山坡，袁旅到松树坪，丁旅在漫川关，弟在莲花寺。

18. 胡师长筱（十八）申电通报，本日弟到长沟口，李、袁两旅到十里铺——长沟口、崔家庄一带。

19. 范师长巧（十八）辰电通报，弟奉命肃清后防，铤（十六）日调集郿西，向李长友股匪进剿。

20. 刘督办筱（十七）电通报，贺匪窜至南召，经当地民团击溃，伪九师长段德昌确被击毙，并由俘匪认明将其首级割取，解宛示众。

21. 杨主任皓（十九）电通报，徐匪大部刻已窜至杨家斜，其后尾于本午后始由商县城南过完，已令集中西安之部队准备进击。

22. 胡师长巧（十八）西电通报，敝师李旅今晚到达龙潭——流岭街附近，其余在十里铺一带，徐匪主力，已到商县城南，其先头到卅里铺，有向西南窜逃之样。

23. 奉主任何皓（十九）已行参电令，查贺龙残匪经我六十四师及马英才旅痛剿，击毙甚众，获枪六七百枝，残匪尚有枪千余，现窜至卢氏东境。据俘匪供称，该匪有入陕企图，已电杨主任转饬驻雕南四十二师之柳旅兼程前进，迎头痛击矣。

24. 奉主任何号（二十）日申行参电令：（一）据报徐匪经杨家斜向西北逃窜，其先头皓（十九）午已抵葛牌镇，似有续向北窜企图；（二）总座昨由樊城电令开封第二师即开潼关；（三）陕军在山阳——商县——蓝田一带约有六团，已令兼程向蓝田集结，探明匪情，迎头痛剿，其在镇安——安康一带部队，除酌留少数镇慑地面外，主力集结于镇安附近，如匪转向西南逃窜，即严行截击；（四）各师追剿部署如次：第四十四师速经商县——黑龙口向蓝田挺进，连合陕军，寻匪主力而歼灭之；第六十五师速经商县——四坪村——南城子——杨家斜跟匪踪尾追。第一师即照该师现取之道路西进至凤凰咀后，集结兵力，视匪情如何，或西进，或北进，以击匪之侧背。

25. 刘军长皓（十九）西电通报，敝部先头刘旅本晚到达龙驹寨，弟率邢、姚两旅到四桑——北多沟宿营，明日向夜村前进。

26. 杨主任号（二十）西参电通报，顷接胡师长号（二十）西电称，徐匪于本午南窜至张家坪——牛王寨，与该师接触，其一部向小河口逃窜，同时据探报赤匪大部尚在曹家坪各等情。已令驻镇安王志远旅全部集结蔡玉窑，寻踪进击，张司令鸿远之一部进驻罗家庄，以资策应。

27. 刘军长号（二十）电通报，敝部本日进至白杨店附近，明日续向商县——麻涧街前进。

28. 胡师长号（二十）戌电通报：（一）匪之主力经红寨子南窜，本日十时经我袁、丁两旅在牛王寨附近拦头痛击，刻正在交战中，其一部东窜小河口附近。弟率李旅于向包河铺——牛耳川急进拦堵。（二）希望贵师由商县——黑山街——碾子河街——小河口之道西进夹击。（三）陕军已由小秦岭

南下，向红寨子夹击，特闻。

29.胡师长马(二十一)子电通报，如贵师已由商蓝大道行进，请查照号(二十)酉电，折向黑山街——小河口南行，如已至杨家斜附近，请由麻池河经碾子河南下，或经秦岭口向红岩子追击，如何，请即裁复。

30.胡师长马(二十一)申电通报，弟偕李旅马(二十一)申到九里坪。据报南窜牛王寨之匪经我袁、丁两旅迎头痛击，匪乘暗夜退逃金井河——交叉点，马(二十一)辰经我追击队猛攻，匪向北溃，刻在追击中。

31.胡师长马(二十一)戌电通报，号(二十)夜退据金井河——交叉点之匪，依恃天险，顽强抗战，经我追击部队冒死猛攻，丁旅复以夏团由光头山迂回侧击，匪始不支，向北溃退，正在追击中。据俘匪供称，匪之主力于号(二十)晚向大沙河以北退去，有转向曹家坪——丰家河或蔡玉窑逃窜之企图。匪之实力，以迭次消耗，不过五六千人，沿途遗弃武器及逃亡甚多等语。如我丰家河——蔡玉窑友军防堵得力，追击各部迅速西追，歼灭之期当不远也。

第十节由商县追至鄂县附近

甲、匪情

徐匪残部于十一月十七日经商县城南西窜，十八日至鳖盖子——三十里铺一带；十九日至杨家斜——葛牌镇——东岳庙一带，以蓝田——小秦岭方面预有陕军防堵，乃转向南窜，企图经凤凰嘴直趋汉中；二十日在牛王寨——金井河一交叉点一带，被我胡宗南师拦头痛击，匪受重创；二十一日复转向西北，窜至曹家坪附近；二十二日分两股北逃，一股经沙坪——高桥出汤峪口，一股经蔡玉窑——丰家河出库峪口；二十四日窜至库峪口——大峪口之匪被我陕军杨渠统、王志远各旅拦头痛击，该匪且战且沿山向西逃窜；二十五日窜至子午镇——王曲镇；二十六日至石佛寺；二十七日至庞光镇——灵丹附近，又被我胡宗南师截击；二十八日窜至马召镇，二十九日至南神寨，沿山西窜，望风飞奔，死伤逃散，沿途皆是，徐匪实力此时仅四五千入耳。

乙、友军追进位置

一、胡宗南师自山阳北进续追，初沿匪窜路线左侧推进。十一月二十日在牛王寨附近遇匪激战后，即尾匪跟追；二十三日至曹家坪；二十四日至丰家河；二十五日出库峪；二十七日至秦渡镇——灵山寺——炉丹一带；二十八日续向西追；三十日进至祖庵镇附近停止补充。

二、刘茂恩军由商县沿商蓝大道追进。二十四日至汤峪街——焦岱镇一带，遇匪激战；二十五日至引驾回尾匪西追，卅日进至整屋县附近停止补充。

丙、本师追击经过

本师于十一月二十日追至商县附近时，遵奉主任何号申电令，原定由商县经黑龙口向蓝田挺进，嗣接胡师长通报，以匪主力南窜，已与该师在牛王寨附近激战，希望本师由商县经黑山街——碾子河街之线西进夹击。本师为适应匪情变化，即改道转进。二十一日先头陈、于两旅进至黑山街，后续部队到达商县。又接胡师长通报，匪已向西北逃窜，本师复转向西北追击。二十二日进至杨家斜——南城子一带；二十三日至雪花街——东岳庙一带；二十四日至丰家河——高桥——曹家坪一带。以胡师既经丰家河——出库峪口，本师乃绕道向西追进，以期由大峪出山拦击。二十五日进至营盘——北

河——南河一带；二十六日进至板厂。接杨主任通报，恐匪再向山内回窜，盼本师进至沙沟街一带扼堵。本师乃中途转向西急进。二十七日至沙沟街——小峪河口——红庙河一带；二十八日进至沙岭子——八里坪——黄道坪一带；二十九日进至富村——沙窝子——燕花坪一带；三十日进至曲抱村——蒋村及鄂县西南一带地区。本师溯自鄂北奉命追剿以来，时逾两月，昼夜追逐，从未宁息，所携一切军需物品，早经告罄，因山道险阻，军行无定，后方接济，无法追送，迨淅川——商县两处虽少有补充，亦属斗米束薪，无济大事，若云随地采买，无如所经皆荒僻穷谷，人少村稀，竭农民终岁积储之粮，不敷我全军一餐之用，念兹民艰，宁饿不求，且时已严冬，冰雪载途，人马滑跌，伤毙甚众，官兵单衣赤足，感受饥寒，因病致死者，日必多人，殊堪悯虑。及至鄂县附近，当经电呈主任何准予暂在鄂县停止，迅速补充整理，俟棉衣弹药由鄂运陕，仍即遵令继续追剿，以竟全功。

连日接受各方情报如左。

1. 奉总司令蒋简（二十一）申四五参电令，简（二十一）子电悉。该师因匪情变化，转进追击，应变协作精神，至堪嘉许，尚希查明胡宗南径致之电，飭部经黑山街——碾子河——小河口猛进，向匪夹击，早收聚歼之效。

2. 奉总司令蒋养（二十二）申二三参电令，匪由金井河——交叉点向北溃窜。已令陕军向丰家河——蔡玉窑一带堵剿，希该师速进截击为要。

3. 杨主任马（二十一）西参电通报，据报徐匪大部现窜红岩子——曹家坪一带地区，刻拟派三纵队分途进剿，即以四十二师武旅长士敏为第一纵队，率集中牧护关之全部，经葛牌镇向红岩子迎头猛击；以十七师杨旅长渠统为第二纵队，率集中引驾回之全部，入大峪寻匪进剿；以警备师王旅长志远为第三纵队。率集中蔡玉窑之全部，向曹家坪猛攻。

4. 胡师长养（二十二）酉电通报：（一）据丁旅送来俘匪及投诚者四十五名供称，匪主力号（20）夜向曹家坪逃窜，我丁旅刻正跟追中；（二）据探报，匪大部养（二十二）日到蔡玉窑附近；（三）陕军一团，刻由罗家庄向赤脚坪前进中；（四）弟养（二十二）申到凤凰咀，袁旅一部留牛王寨，其余各部已到李家砭——老树坪一带。

5. 奉总司令蒋养（二十二）申二一参电令，据胡宗南马（二十一）戌电称，匪大部窜曹家坪——蔡玉窑——丰家河一带等语。除复令以主力速向蔡玉窑方面挺进，连络附近陕军，拦头痛击，并分电外，希刘军长、萧师长赶速督率所部猛进为要。

6. 刘军长养（二十二）酉电通报，弟本日至麻涧街——张家斜一带，明日续向蓝田赶进。

7. 奉主任何梗（二十三）午行参电令，匪由曹家坪北窜，除电知杨主任、刘军长外，仍希探明匪情，排除万难，兼程猛进，以期合围聚歼，而免将来跟追之苦，为盼。

8. 奉主任何漾（二十三）戌行参电令，据胡宗南电称，匪似有窜汉中之决心，职师拟经石嘴子——两河街向东江口急进截击等语。除电复准予照办，并电杨主任令第二第三两纵队速向营盘截击外，望景湘兄部速经曹家坪——丰家河跟匪尾追，书霖兄部在景湘之中，经汤峪街兼程挺进，侧击该匪，为要。

9. 杨主任养（二十三）亥参电通报，徐匪大部，刻仍在曹家坪——蔡玉窑——关帝庙一带。敝部武勉之旅经达葛牌镇，向曹家坪前进中；杨子恒旅

向大峪前进，其先头已入大峪口；王恒心旅本晚到达圪塔寺，其先头一团，已到赤脚坪以北山上，与庙沟口山上之匪接触中。

10. 刘督办漾（二十三）西电通报，据报贺匪现窜卢氏西南地区，有人陕之企图，查我军正在商县以西追剿徐匪，如贺匪窜至商雒，对于我追剿各军侧翼后方不无顾虑，除飭武庭麟，马英才两旅穷追猛烈进剿外，特电知照。

11. 据陈旅长永报告，徐匪溃退时，沿途落伍死伤甚多，其剩余枪枝，用火焚毁。据俘匪供称，匪军确已溃散，携枪潜逃者甚多，俱被土民夺去等语。

12. 奉总司令蒋梗（二十三）申四四参电令，现徐匪已由曹家坪北窜，一部尚在孤山掩护，势极穷蹙，各部如能激励将士，尽最后之努力，必可获得至大之成功，希各注意力行为盼。

13. 奉总司令蒋径（二十五）申十三参电令；（一）据报匪已向汤峪街——库峪口一带逃窜；（二）着杨主任立调四十二师全部，至长安西南地区，扼要堵截；（三）刘总指挥率六十五师迅向蓝田——鸣犊镇疾进堵截；萧师长率四十四师迅取捷径向汤峪街——刘秀村急进，击匪侧背；胡师长以第一师主力向子午镇——秦渡镇飞进。断匪西去之路；（四）除另令第二师速接四十二师防务外，仰各遵照为要。

14. 奉主任何敬（二十四）午行参电令，据胡师长电称，徐匪已分向汤峪口——库峪口急窜，职师丁旅已由丰家河跟追，职率各部即向丰家河推进等语。除复令跟踪紧追，并电陕军及刘师协同兼程迎剿，勿任窜出山口外，望贵师速取捷路，向西北转进，侧击该匪为要。

15. 刘军长敬（二十四）西电通报，弟本未抵鱼林，接杨主任电话，徐匪昨夜已窜至汤峪口——库峪口一带等语。弟当飭刘、姚两旅，急向汤峪方向攻击前进。

16. 杨主任敬（二十四）戊参电通报：（一）据杨旅长渠统敬（二十四）卯电称，昨夜库峪口窜出赤匪数千人，正向西窜中，一部尚在大峪口盘踞，闻系伪十二师。我陈团于今早向龙渠——夜碾进攻，晁团向引驾回增援，王团进至甘村——五台——刘村一带堵截，职及张团在杜曲，拟率全部赴引驾回猛攻；（二）又据杨旅长敬（二十四）申电称，匪之主力确已西移，并以一部占据大峪口东西高山，其余则沿山经大峪口西窜，我张、陈两团正由龙渠向大峪口猛攻，杨、晁两团由五台——刘村——四皓村向匪截击，前方战事极烈，匪军集中自动步枪向我四皓村杨团阵地猛扑，我位于卫家寨之预备队，因前方战事激烈，已加入助战，刻正在全线激战中。

17. 胡师长有（二十五）戊电通报，本日丁旅到库峪口，李旅到东沟口，袁旅到丰家河以北，弟到丰家河。

18. 范师长梗（二十三）电通报，敝师王旅已奉命推进至漫川关西之南宽坪堵剿。

19. 奉总司令蒋宥（二十六）申卅一参电令，据杨主任电称，职部杨旅敬（二十四）有（二十五）两日与匪激战极烈，计毙匪众二千余名，我军亦伤亡官兵约千余等语。除复令淬砺该旅官兵努力堵剿外，仰各迅率所部急进攻击，勿任再逃为要。

20. 杨主任及陈总参议光组联衔宥（二十六）午参电通报，徐匪自经我军连日痛击后，凶锋大挫。现被我军围困于子午峪口。第一师拟扼其西，六十五师拟扼其东，弟部当其正面。诚恐该匪势穷，回窜山中。请景湘兄部即在沙沟街驻营，防其回窜。

21. 刘督办有(二十五)已电通报,贺匪由兰草经铁锁关入陕,并由雒南地区西窜,企图与徐匪合股。我进剿大军侧背诸多顾虑,已饬武庭麟旅协同马英才旅兼程追击,俾该匪不能从容窜扰,特电奉达,希随时注意为盼。

22. 刘军长有(二十五)西电通报,我刘、姚两旅本日将汤峪街之匪击溃后,即向萧家坡——高山庙——子午寨猛攻,当晚进至稻地姜村,弟率邢旅到引驾回,明日续向西攻,惟西路陕军兵力薄弱,不易防堵,请兄率部兼程前进,迎头截击。

23. 奉总司令蒋宥(二十六)亥六七参电令,据杨主任转据杨旅长渠统报称,该旅有(二十五)日在黄良镇以南与匪激战终日,毙匪甚多,现尚在猛攻中等语。急望该师迅往夹击,勿失良机,火速进击,共歼残匪,以竟全功。

24. 杨主任看(二十六)戌参电通报:(一)昨日我杨渠统旅与匪激战终日,匪受重创,有西窜之样。本日续攻,激战至午,晁团攻克子午镇,张团攻占北豆角,刻在花园头——内院头激战中;(二)王志远旅本午后到达黄良镇,当令增加于石佛寺以西地区协攻;(三)六十五师本午由铺店村西进中。

25. 刘军长有(二十六)未电通报,本晨我先头刘旅将甘村之匪伪十二师一部击溃,俘获五十余名,获步枪一百五十余枝,机枪两挺,余匪西窜。我刘旅跟追,午刻到达铺店村,连合陕军杨旅,正向子午镇进攻中。

26. 刘军长宥(二十六)西电通报,本午我刘邢两旅协同陕军将盘锯子午镇之匪伪十二师及十一师之一部击溃后,余匪西逃,我刘旅跟踪紧追,匪且战且退,至内院头附近,依据森林顽强抵抗,并向我右翼进扰,经我邢旅击退。时我十七路杨王两旅亦同时加入助战,极为激烈,至晚,匪以受创过巨,始向西逃去。

27. 胡师长感(二十七)子电通报,敝师丁旅宥(二十六)日由大峪——库峪进至石佛寺——王村——白杨寨一带,李旅宥(二十六)申到高山庙附近。师部及袁旅到高保子,明(二十七)日拟以主力进至秦渡镇及其西南地区,防匪西窜;以袁旅进至沟放街——黄道坪山口,防匪南窜。

28. 奉总司令蒋感(二十七)戌四十参电令,据杨主任电称,杨渠统、王志远两旅,在内院头——石佛寺一带正与匪主力恶战等情。除复令饬杨、王两旅继续猛击外,望各该师火速追击,务将徐匪残部歼灭于整屋以东地区。但已达整屋附近后,应候令再前进为要。

29. 奉总司令蒋勘(二十八)戌四三参电令,据报残匪已窜至整屋南区何家寨附近,除令陕军杨、王两旅速至整屋城巨马召镇之线,扼要堵截,断其西窜之路外,望各该师火速跟踪飞进,务期将匪歼灭于整屋以东地区为要。

30. 杨主任俭(二十八)西电通报,徐匪刻已窜至马召镇及其以东附近地区。除饬杨渠统旅即晚占领雷神寨——南城寨——何家堡,明日拂晓,即向该匪迎击外,请兄饬部西进夹击。

31. 胡师长俭(二十八)已电通报,感(二十七)午我先头丁旅两团赶至灵山寺——保峪坊——寺园之线时,匪伪七十三师、十一师及伪总指挥部业已窜过,其伪十及十二两师尚在庞光镇——沪丹村一带继续西窜,经丁旅迎头痛击,接战甚烈,伪七十三师、十一师回头援救,丁旅东西应战,情况壮烈,李团长阵亡、唐营长受伤,迄至俭(二十八)晨,丁旅一部仍在寺园南侧高地,匪虽猛扑数十次,均被击退,匪受重创。丁旅主力仍在旧泉坊——保峪坊——灵山寺一带阻匪西窜,我李旅于俭(二十八)晨赶到,增加于旧

泉坊以东地区，向庞光镇——沪丹村猛攻中。

32. 奉总司令蒋艳（二十九）申十九参电令、据杨主任俭（二十八）西电称，徐匪刻已窜至马召镇及以东地区，除已饬杨、王两旅即时进至雷神寨——何家堡一带，以便明日迎头痛击外，请以第一师六十五师协同该两旅合力猛攻，以四十四师星夜兼程进至五丈原——郿县，扼断残匪西窜之路，以期将该匪不歼灭于整屋以南地区，即歼灭于郿县以南地区等语。除复令照办外，望各遵照火速飞进，努力追堵，务期歼诸郿县以东地区，万不可再令西窜、致遗无穷之患也。

33. 奉主任何世（三十一）寅行参电令、顷接杨主任艳（二十九）辰电称，该部杨、王两旅，于俭（二十八）夜赶进至整屋西南之小留村——马家店——陈家村一带，匪之先头艳（二十九）辰经雷神寨西窜，现至上柏官村——史务之线激战中，等情。贵师出山后，望转向西北兼程速进为要。

第十二节奉命由县向安康追击

甲、匪情

徐匪残部自汤峪——库峪窜出山后，在西安以南地区迭经我追剿部队及陕军堵剿各部分头痛击，该匪受创极巨，乃沿山向西狼狈溃窜。十一月二十九日由整屋以南新口子西——骆峪口入山南窜，十二月四日至厚畛子，五日至佛坪、七日窜至华阳镇——小河口一带，被我赵寿山旅截击，九日窜至文川，十日至沙河营渡汉江南窜，十二日经上元观至天明寺，十五日至私渡河——沙河坎。二十日至峡口——井均坝——大巴关一带，二十三日至龙池场——林口子——天池寺一带，其先头已入四川之通江县境，二十六日该匪攻陷通江，其大部则盘踞于川陕边境五郎坝——两河口——屈家洞——天池子一带，我陕军及川军田颂尧部分别追堵中。

乙、友军追进路线

一、陕军杨渠统、王志远两旅自西安以南与匪激战后，即尾匪西追。及匪入山南窜，该部亦由西骆峪入山，跟追至南郑附近，加入严沛霖、王三春两部，仍向西乡西南地区跟匪尾追至川陕边境。

二、胡宗南师由郿县以西，经整屋——槐芽镇——齐家寨从斜峪入山，取道英哥嘴——嘴头镇——江口镇——江西营——褒城之线，于十二月十七日追至南郑附近，再以主力经牟家坝——青石关——天池子向川境继续追剿，预定以四川之通江为目标。

三、刘茂恩军，自整屋南境以西经槐芽镇——齐家寨由斜峪入山，取道英哥嘴——嘴头镇——江口镇——江西营——马道驿——褒城——十八里铺——新铺——城固——五堵门——沙河坎之线，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追至西乡附近，再以主力经镇巴——鱼渡坝、续向川境追剿，预定以四川之万源为目标。

丙、本师追剿经过

十一月三十日，本师由西涝峪出山，进至郿县西南地区，即奉主任何世（三十一）戌行参电开，奉总司令蒋感（二十七）申十九参电开。若匪窜逃至长安以西，则令陕西部队以全力追剿，由豫入陕各师，应在西安附近停止待命等因。除分电外，特电转达，望先在现到地附近择地停止待命，该师已至何处，即希电告，应补充之物品，速即设法由潼关追送为盼，至防务分配，

俟商定再达等因。当令各部队暂在现地停止整理，并飞电德安本师后方师部，速将棉衣鞋袜星夜运来，以便补充。

十二月二日，奉总司令蒋先（一）戌二九参电令，匪既南窜，我军为一劳永逸计，应除恶务尽，以免死灰复燃，兹规定处置如下：（一）杨渠统、王志远两旅紧急尾匪跟追，汉中部队全部驰向佛坪堵截；（二）第一师经郿县——大散关向凤县——留坝兜剿，以汉中为目标；（三）第六十五师由现地向佛坪——华阳急进，以洋县——西乡为目标；（四）第四十四师由现地经宁陕急进，以石泉——镇巴为目标；（五）驻陇南各部集结于徽县——两当堵剿；（六）段象武旅由天水向略阳堵剿；（七）务希各师长激励将士，以最迅速行动，急进歼灭此残匪，以免功亏一篑也。

奉令后，自应遵即出动，惟以近日严寒，冰雪载途，我官兵尚着单衣，赤足露体，日有病死，若不乘时补充棉衣鞋袜，强忍入山远追、则道路险阻，后方追送，杳无时日，官兵冻毙，更不可计，且本师之棉衣等，均已由鄠起运在途，计程旬日可以到防，当将以上情形电呈总司令蒋恳请稍宽时日，以待补充，旋奉总座江（三）亥五六参电令开，冬（二）午电悉，该师不辞劳瘁，追逐月余，忍饥耐寒，艰苦备致，系念之余，希代慰勉，惟残匪急图远窜，恐稍纵即逝，望尘莫及，尚希饬属一面火速追送棉衣，一面淬砺将士，鼓勇跟追，以免功亏一篑，遗祸无穷，为要。

师遵奉右令，乃在郿县附近停止，一面电催后方速将棉衣鞋袜弹药等，星夜飞运来防，一面积积极整理，一俟棉衣到防，即克日进剿，连日接受各方情报如左。

1. 杨主任卅未电通报，据杨旅长渠统卅辰电（一）赤匪昨经我部在南留村迎头击溃，即折回向桑园西——骆峪口——雷神寨——马召镇——新口子一带溃窜，职恐该匪由西骆峪口乘夜南窜，当令骑兵昨晚占领西骆峪口，截断该匪南窜之路，并令晁团及王志远旅今早向雷神寨——桑园猛攻。毙匪甚众；（二）职部在雷神寨——西骆峪口方面，将匪西窜之路截断后，匪既不能北逃，又不能东逃，遂乘夜由马召镇南之新口子入山逃窜等情，除令各军分途入峪兜剿，期早歼灭外，特闻。

2. 奉总司令蒋先（一）申二五参电开，卅亥电悉、该师餐风宿雨，辗转深山、官兵疲困，骡马倒毙，至为系念，尚希淬砺将士，勉力探踪跟追，万勿使匪从容逃扬，至贻无穷后患，为要。

3. 奉总司令蒋先（二）申二四参电令，我追剿军第一师、第四十四师、第六十五师刻下均已接近西安，为指挥敏捷，适应机宜起见，在何主任未到西安以前，各该师着暂归杨主任就近统一指挥，仰即遵照，为要。

4. 奉主任杨歌（五）亥电，据张司令鸿远报称，贺龙残匪支（四）日经该部在乾溪河一带击溃后，该匪突于夜间由神滩河渡过汉江，向高白杨逃窜等语。

5. 奉主任何阳（七）午行参电令，本署准予庚（八）日自鄠移回汉口，自今晚起，关于前方军事电报，即希迳拍汉口为盼。

6. 奉主任何阳（七）酉行参电令，鱼（六）戌电悉，该师棉衣既已输送在途，俟运到后，望即联络胡、刘各部，按新得匪情，迅速分途追剿，并将经过路线及会商详情随时电知汉口本署为要。

7. 杨旅长渠统佳（九）酉电通报，匪大部于齐（八）日窜至汉中东北地区，我驻升仙村之一二团与匪激战六小时，以众寡不敌，退守城固。匪仍

向南郑方面窜逃。敝部于虞（七）午由留坝向褒城急进堵击。

8. 奉主任杨佳（九）亥电，据赵旅长寿山报称，赤匪经我一二团在升仙村截击，该匪一部越山向丈川迂回，因我王志远旅赶到褒城，匪复折回斗山——吕家村东窜。是役我阵亡连长二，伤连、排长十五，士兵百余名等语。除飭王志远、赵寿山两旅向匪截击，勿令逃逸外，并令杨渠统旅兼程经江口前进夹击矣。

9. 赵旅长寿山灰（十）亥电通报：（一）我王志远旅本日由褒城经三交院向斗山——吕家村之匪进攻中；（二）据报赤匪一股于灰（十）子窜至沙河营，正由该处渡越汉江中，我一二团由桃花店急进截击。

10. 胡师长文（十二）酉电通报，徐匪大部蒸（十）夜由沙河营渡江南窜上元观一带，王志远旅已至南郑，弟于真（十一）申到王家店，先头李旅已到江口镇——西营一带。

11. 奉总司令蒋锡（十二）酉四一参电令，顷据报徐匪已南窜沙河营，似有入川之企图，希即率部尽力向城固及其以南地区猛力追击为要。

12. 赵旅长寿山文（十二）辰电通报，真（十一）午我王志远旅及一一、一二两团在斗山——黄家营——柳林铺一带，与匪激战甚烈，匪乘夜急窜沙河营，徒涉汉水，向上元观逃去，王志远旅真（十一）晚进至沙河营——柳林铺一带，准备渡江追击。是役毙匪甚夥，所获枪枝正清查中。江北刻已无匪踪。

十二月十二日本师棉衣鞋袜弹药等均由鄂陆续起运到防，分给各部队补充就绪，乃决定继续追剿部署，并下达命令要旨如左：

一、综合各方情报

赤匪一部窜至城固县西北之斗山附近，一部经沙河营渡河南窜，我陕军赵寿山、王志远各旅分途进剿截击中。

我第一师先头部队计今（十二）日已抵江口镇，续向南郑前进中。

我十一路军定于十三日由整屋南境开动，经湄县——华阳向洋县前进。

二、本师遵奉总司令蒋先（一）戌电令要旨，应即向宁陕——石泉急进，兹预定明（十三）日由现地出发，经子午口——沙沟街——东江口南进，先集结于宁陕附近，侦寻匪踪，相机夹击。

三、陈副师长永率所部及于兆龙旅于明（十三）日午刻由现地先行开动，赶进半日行程，翌（十四）日续进，限八日行程，赶至石泉附近集结待命。

四、师部各处队、补一团、陈团及王金镛旅，于十四日由现地出发，按八日行程，进至宁陕——关口附近。

五、各部推进序列及逐日宿营地区，如另表之规定。

注意事项

1. 陈、于两旅明日须待补充各事赶办妥毕，及落伍兵归还建制后，再行出发，当日推进行程不限制。

2. 各部队携带之四日给养。非至必要时，不可动用，沿途可随地设法筹办，陆续补充。

3. 先头部队前进时，所经村落应随时于墙壁标明此处为某某村字样，并于山路之分歧点树立标识，以便后续部队之跟进。4. 每日行军务赶早出发期于黄昏以前可设营完毕。

本师各部队于十三日由湄县开始出动，十四日入子午峪南进。时届隆冬，

积雪载道，山路峻险，冰滑难行，人马倾跌，伤毙无算。且沿途人少村稀，所止仍多露营，官兵不堪受极度之寒冷，耳鼻手足因冻伤残者有之，其身体较弱，竟至冻死者亦有之。

陆军第四十四师由鄂县附近向宁陕石泉一带推进日程预定表
廿一年十二月

| 逐宿营地 月/日 | 第一三 旅 | 第一三一旅 | 第一三二旅 | 师部及补一团 |
|-------------|-------|-------|-------|--------|
| 12/13 | 张良寨 | 子午峪口 | | |
| 12/14 | 关什 | 渭子坪 | 子午镇 | 灃峪口 |
| 12/15 | 铁锁桥 | 沙沟街 | 上下鸡窝 | 黑沟子 |
| 12/16 | 东江口 | 核桃沟 | 铁锁桥 | 沙沟街 |
| 12/17 | 洵阳坝 | 五里坪 | 东江口 | 铁锁桥 |
| 12/18 | 梁家庄 | 火地塘 | 洵阳坝 | 核桃坪 |
| 12/19 | 关口镇 | 宁陕县 | 火地塘 | 洵阳坝 |
| 12/20 | 银杏坝 | 铜锻峡 | 宁陕县 | 火地塘 |
| 12/21 | 石泉县 | 石泉县 | | 关口镇 |

十二月二十日我先头陈、于两旅进至银杏坝——铜锻峡；王旅进至宁陕县；师部及陈团进至火地塘一带。是日奉总司令蒋号（二十）未电令开，该师不必向洋县前进，师部暂驻石泉，主力速向紫阳——镇巴急进，防匪东窜，并派二团兵力到西乡策应为要。等因。当遵令先头陈、于两旅即向紫阳急进，其余各部续向石泉推进。

二十一日，陈、于两旅推至石泉附近，王旅进至银杏坝，师部及陈团进至关口镇。

本日，奉主任何号（二十）午参电令，顷奉总司令蒋皓（十九）未电开，兹以消灭徐匪残部于川陕边境西乡县西南地区之目的，所有追击各部队应取如下之行动：（一）十七路军工志远、赵寿山、杨渠统、严沛霖各旅为追剿部队，继续向峡口镇——贯子山急进紧追。如匪窜入川境，即派两旅以上兵力入川追剿，勿失时机，必使歼灭而后止；（二）

第一师连络十七路军速向牟家坝——大盘坝一带前进，堵匪西窜，并准备向川省南江方面堵剿；（三）第十一路军刘茂恩部各旅，即取捷径速向洋县——西乡急进，连络十七路军，猛力跟追；（四）第四十四师速向石泉前进，候令追剿；（五）刘存厚军速派有力部队集结璩湫附近堵截，并与我追击部队连络，探明匪踪夹击之；（六）田颂尧军速派有力部队集结南江——广元附近堵截，并与宁羌驻军连络，探明匪踪夹击之。以上规定部署，除分电及另知川军外，希即遵照分别督饬遵行，并复为要。等因。除电复外，特此电达，即希遵照办理。并将进展情形，随时电告为要。

· 其 他 ·

鄂豫皖边国民党军番号、 主官姓名、派系、沿革纪要

一、鄂豫皖边区创建时期

十二军——任应歧（四十九师）原为直属军靳云鹗部下，驻麻城。北伐时被国民党收编为十二军，任任军长。一九二八年缩编为第四十九师，任任师长。因曾举兵附唐、阎、冯等反蒋，蒋介石为肃清后方，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先解决任部于睢宁、灵璧附近，改委任旧部安永昌为整编第七师师长。后任与吉鸿昌同走上革命的道路，旋被蒋特杀害于天津。

三十军——魏益三初为奉军郭松岭部，曾任炮兵团团长，驻山海关。后投冯，隶属于直系西北军。大革命时在豫西，被收编为国民党第三十军，魏任军长。由于魏长期投靠蒋介石，其部已成为蒋之准嫡系。

十八军——陶钧原为湘军唐生智部。一九二八年扩编为第四集团军第十八军，陶任军长，驻黄、麻一带。唐失败后，部队于一九二九年三月撤离该地。

十九军——李纪才（胡宗铎其人恐为李之部下）一九二七年，鄂北李纪才拥兵数千，被国民党收编为第二集团军第十九军。一九二八年四月李受第四集团军总部委充鄂北清乡司令。属桂系。

独四旅——罗霖（新编二十二师、第七十七师）

原为湘军唐生智部第四师之第三十团。北伐战争后，编为第八军教导师第二团。一九二七年改为第三十六军（刘兴军）第一师第二团，旋扩编为独立第四旅。一九二八年四月扩编为第四集团军十七军（即陶钧军）第二师。十一月缩编为第十五师（即前第四集团军夏威师）第二十九旅。一九二九年四月，复改编为独立第四旅。十二月扩编为新编第二十二师。一九三一年九月改称七十七师。

四十八师——徐源泉（十军）

原为直系，北伐战争后；以张宗昌、褚玉璞直鲁军残部编为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六军团，徐为军团总指挥，辖十一、十三两军。是年冬全部缩编为第四十八师，徐任师长。一九三一年六月，扩编为四十一、四十八两师，徐为十军军长，以旅长张振汉升为四十一师师长，徐仍兼四十八师师长。以徐继武、黄新分任旅长。

十三师——夏斗寅（十三军）

原为直系吴佩孚之鄂军，率兵三千驻测阳、平江。湘鄂之战，夏投湘军唐生智部。时为混成旅旅长。一九二七年倒戈投蒋，编为第二十七军。一九二八年国民党缩编，改为十三师，夏任师长，旅长朱怀冰，万耀煌、卢本棠。一九三一年升任十三军军长，其部队后来已成为蒋之嫡系。

二十军——郭汝栋（二十六师）

川军，不属何派系。原为杨森之副司令兼第五师师长，后和杨意见不合，率一师投蒋。编为第二十军，郭任军长，下辖三个混成旅。一九三一年六月

蒋、冯。阎军阀混战爆发，鄂东北敌军夏斗寅师北调，遂由郭部接防。是年冬军阀混战结束，夏部重返鄂东，郭被调至鄂中一带驻防。改编为二十六师，郭任师长。

四十五师——戴民权（新编第二十五师）

初为驻粤建国豫军（樊钟秀部）之一部，尔后逐渐扩充，一九二七年改编为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军长任应歧），戴为三旅旅长。一九二八年冬，缩编为第四十九师（师长任应歧），戴改编为补充团。一九三一年一月扩编为第二十五师。一九三一年四月改称第四十五师，为二旅六团制。

独立第三十八旅——潘善斋（新五旅）

为皖西土著武装。一九二九年，潘办理皖西民团，为总团长。一九三一年国民党以红军在皖西大发展，乃改编潘部为新五旅，潘为旅长。一九三二年改称独立第三十八旅。

独立四十旅——宋世科（第三支队、暂编第二旅）

为皖西土著武装。一九二九年，宋任皖北寿县县长兼寿、凤、怀定四县民团总团长。一九三一年夏，宋任“讨逆军第三支队司令”。一九三一年七月改为暂编第二旅，宋任旅长。一九三二年改称独立第四十旅。

二、第一次“围剿”时期

三十师——吉鸿昌（二十二路）

原属冯玉祥部之宋哲元旅。宋任热河都统，遗缺由三十一旅旅长佟麟阁充任。一九二九年一月改编为第三十师。同年十月，该师扩编为第九路军，辖两师。一九三一年二月改称为四路军，三月，复改编为三个混成旅。以彭振山等分任旅长。旋合编为十一师，以第二十二路总指挥吉鸿昌兼任师长，十月恢复第三十师番号。一九三一年八月，吉宣告下野，遗缺由李鸣钟接充，陈琉辉付之。陈去职，以彭振山升任。

三十一师——张印相（四十二军）

原为西北军刘郁芬部。刘后主甘，率部开赴甘肃。一九二六年九月该部移驻潼关，并出师东进。一九二七年扩充为十八、十九两师，师长程心明、吉鸿昌。一九二八年北伐战争结束，缩编为第二十二师。一九二九年五月改为二路第二师，师长张印相。一九三一年九月改为三十一师，师长张印相。一九三二年调麻城，七月，张升任四十二军军长，以旅长李敬明升任师长。

四十六师——范熙绩（二十六军）

原为直系皖军陈调元部。因陈与孙传芳有矛盾，当北伐军北上时，陈即率部投蒋。一九二九年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军团，辖三个师，两个警备旅；一个补充旅。范为二十六军军长兼四十六师师长。

四十八师——徐源泉（见上）

十三师——夏斗寅（见上）

二十六师——郭汝栋（见上）

四十五师——戴民权（见上）

新八十二师——袁英

土著武装，为国民党改编。一九三一年，担任信阳以南至武胜段平汉线防务，后因事革职。

三十四师——岳维峻

初为陕军，后追随冯玉祥。河南督办胡景翼病卒，由岳维峻继任。一九

二七年，号称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有众三旅。一九二八年，全部缩编为新编第一师，岳任师长。一九三一年中原军阀混战爆发，岳任陕西招抚使，旋改编为三十四师，岳任师长。一九三一年，岳师赴豫东“进剿”被俘，由参谋长何松藩代理师长，旋为旅长王俊杰所害，乃以旅长张万信升任师长兼旅长。

三、第二次“围剿”时期

六师——赵观涛（第八军）

蒋之嫡系。初为湘军，后被蒋改编为二十六军，陈仪任军长。一九二八年二月，该军缩编为第六师，陈焯为师长，方策付。一九二九年赵代理师长。一九三一年六月赵兼第八军军长。

三十三师——葛云龙。

原为西北军。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将第二集团军程希贤之第六十八师、葛云龙之第六十六师、沈克之第八十九师及二十三军全部缩编为暂编第四师由鹿钟麟兼任师长。九月，改称第二十三师，魏凤楼为师长。一九三一年，该部由陕移驻豫边，改称三十三师，葛任师长。一九三一年葛去职，由副师长冯兴贤代理。

四十四师——肖之楚

原为镇嵩军之第五路，一九二七年改编为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肖之楚。一九二八年北伐时，编入第一集团第四军团，为九十三师。旋编入四十四师，为该师一三二旅，肖任旅长。一九三一年，肖升师长。

新三旅——李定五

原属岳维峻部，长驻豫境。一九二八年改编为新编第一师（即曹万顺部）第四团。一九二九年秋，该部大部逃跑，改属新编第三师为第二旅，李升任旅长。一九三一年改称暂编第三旅。

五十三师——李韞珩

初为驻鄂之湘军。一九二七年改编为第十三军（军长陈嘉佑）第三十八师。一九二八年，以军之番号重复，改为十四军第四十五师。一九二九年缩编为独立第九旅，李任旅长。是年冬，改编为新编第二十师。一九三一年春改称第五十三师。

五十七师——岳盛宣

原系皖军陈调元、郑俊彦部。一九二九年合编为第五十七师。岳盛宣任副师长。一九三一年十月，岳调升第五十七师师长。后因“剿赤”失败撤职，以副师长李振山任师长。

四十一师——张振汉

（缺）

新八旅——王光宗

系土著武装。驻圻水、黄梅、广济一带，红军南下时，将其全部歼灭，旅长王光宗被活捉。战后，其残部编入四十四师肖之楚部。

独三十三旅——唐云山

原为岳维峻部，一九二九年，岳调任他职，其部大部跑散（是年冬经岳收编，即三十四师），所余一部改编为独立第十五旅，以唐云山为旅长。一九三一年改称独三十三旅。

四、第三次“围剿”时期

六十九师——赵冠英

原为西北军万选才部。一九三一年阎、冯倒蒋失败后，被编为第二十路（总指挥张钫）之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一九三一年底该师由豫西移驻黄安，不久被我歼灭。师长赵冠英被活捉。

二师——汤恩怕

为蒋之嫡系。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实行缩编，顾祝同任师长。一九三一年，顾调走，由楼景樾接任。后由汤恩伯接任。一九三一年一月合编，汤他调，由黄杰升任师长。

七师——曾万钟

（见下）

十二师——唐淮源

初本滇军。一九二八年十月缩编为第十二师，金汉鼎任师长。一九三一年四月金他调，第七师副师长曾万钟升师长。一九三二年四月调驻皖北，十二月曾调长七师，以副师长唐淮源升师长。该部属蒋之准嫡系。

七十五师——宋天才

为河南镇嵩军之一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改编为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第一师第一旅，旋编为暂编第十九师第二旅。一九二八年四月改称暂编第三师第八旅。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扩为六十五师，宋升师长。一九三一年九月扩编为三十二军。是年冬，缩编为七十五师。

二十六师——张钫（二十路）

初为豫军，后曾随于右任入陕主持靖国军。一九三一年中原军阀大混战，蒋以张奔走有功，委为第二十路总指挥，下辖三个军又两个师。是年十二月，缩编为六十八、七十五两师，张长六十八师，宋长七十五师。后六十八师又改称为七十六师，张兼师长。

五十八师——陈耀汉

一九二七年三月，王金韬、陈耀汉在滁州截击直鲁败军，俘获甚伙，被国民党收编为先遣军，王为司令，陈任参谋长。是年六月改编为独立第三师，王任师长，陈仍任参谋长。十二月，北伐军攻徐州，王死，陈继任师长。一九二九年，缩编为独立第一旅。一九三一年三月扩编为新编二十六师。一九三一年四月改称五十八师。

五十七师——李松山

系陈调元、郑俊彦旧部。一九三一年，合编为第五十七师，初本三旅，调第五十五师副师长岳盛宣任师长。一九三一年四月岳调长四十六师，即以梁鸿恩兼代师长。八月，调第五十五师副师长李松山为该师师长，以梁升任副师长。仍兼旅长。

五十五师——阮肇昌

原系陈调元、郑俊彦旧部。一九二九年合编为第五十五师，以阮肇昌为师长，岳盛宣为副师长。一九三一年十月，岳调升第五十七师师长，李松山继任副师长。

五、第四次反“围剿”时期

一军——陈继承

蒋之嫡系。一九二八年，陈为三师副师长（师长毛炳文），一九三一年，毛他调，陈升为师长。一九三二年四月陈升任一军军长。六月，鄂豫皖四次“围剿”开始，陈任中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官。

十四军——卫立煌

蒋之嫡系。初为国民党第四十五师副师长，不久，升任师长。一九三一年十月，卫任十四军军长，驻蚌埠。一九三二年六月，鄂豫皖四次“围剿”开始，卫被委为中路军第六纵队司令官。

十三军——钱大钧

蒋之嫡系。原为湘军唐生智部，后倒唐投蒋。初为三师师长。旋调第八师，继任十三军军长。鄂豫皖四次“围剿”时，被委为总预备队司令官。

三十二师——梁冠英（二十五路军）

初为北洋军阀第十一师之一部（师长冯玉祥），逐渐扩充为国民党第二方面军第一军（即冯玉祥军，又称西北军），一九二八年缩编为第二十一师。一九三一年改称为三十二师，计三旅六团。

四十七师——上官云相

原为直系孙传芳部。一九二八年，将孙部九个师缩编为第四十九师，以陈调元兼师长，王金钰副之。一九二九年王金钰为师长。一九三一年上官云相升师长。

五十四师——郝梦龄

原为东北军郭松岭部。一九二九年改编为三十军（魏益三任军长），郝任二师师长。一九二八年冬缩编，改称为五十四师，魏去职，以王泽民为师长，郝任旅长。一九二九年三月，王任他职，郝升任师长。

二师——黄杰

（见上）

一师——胡宗南

（缺）

三师——李玉堂

蒋之嫡系。一九二八年以钱大钧任三师师长，旋钱调第八师，副师长毛炳文任师长，陈继承副之。一九二九年，毛调长八师，遗缺由陈继承充任。一九三二年四月陈升任一军军长，以副师长李玉堂递升为师长。杨挺亚副之。

八十九师——汤恩伯

（见上）

八十八师——俞济时

蒋之嫡系。为国民党警卫部队合编而成。一九二八年为一团。一九三一年扩编为两旅。一九三一年一月，与教导第一师合编为警卫师。六月，复扩编为警卫军，辖二师，冯轶裴为军长兼一师师长，俞济时长第二师。一九三二年一月，改警卫第一师为八十七师，警卫第二师为八十八师，仍以俞为师长。

十师——李默庵

蒋之嫡系。一九二九年十月，国民党十师师长方策，收抚方振武之四十五师鲍刚部，改编为四十五师。方辞职后，以副师长卫立煌任师长，一九三一年十月，卫任十四军军长，以二十八旅旅长李默庵升任师长，遗缺以刘勘

继之，后刘又调升为八十三师师长。

十三师——万耀煌

原为鄂军，后变为蒋之嫡系。一九二八年秋，国民党军缩编，由原二十七军改编为十三师，师长夏斗寅。一九二九年十月旅长朱怀冰升任副师长，万耀煌、卢本棠任旅长。一九三一年，万升任副师长兼旅长。一九三二年万升师长，卢任副师长。

八十三师——蒋伏生

蒋之嫡系。由原十五师之独立旅及五十二师之一旅合编为八十三师，任蒋伏生为师长。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蒋去职，调十师旅长刘戡升任。

八十师——李思愬

蒋之嫡系。一九三一年改编孙殿英部一旅为新编三十五师。是年十一月，改称为八十师，调第一师（胡宗南师）副师长李思愬为师长。

骑十三旅——刘凤岐

为西北军冯玉祥旧部。一九二七年六月扩编为第二集团军骑兵第二师，刘任师长。一九二八年缩编为旅，刘任旅长。一九二九年冬归蒋，改称骑一师。一九三二年缩编为骑十三旅。

三十五师——马鸿逵

原为驻甘、宁军。一九二六年，冯玉祥率联军入甘，将甘、宁军与补充团合编第一军二十二师，马洪宾升师长。一九三一年改称新编第七师。一九三三年马洪宾与三十五师师长马鸿逵对调。

四师——徐庭瑶

为蒋之嫡系。初名教导二师，师长张治中。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改称为第四师，徐任师长。

三军——王均（七师）

滇军，王初为第七师师长。一九三二年四月升为第三军军长。

新编二十师——胡子举

（缺）

六、西征时期

六十五师——刘茂恩

初为刘镇华镇嵩军一部。（刘任陕西督军，所部逐渐扩充）。一九二七年刘为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刘为第4军军长。一九三一年缩编为第六十四、六十五师，刘镇华任六十四师师长，刘茂恩任六十五师师长。

十七师——孙蔚如

初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第三路司令杨虎城部，一九二七年编属第二集团军，称十军，杨任军长。冯钦哉、孙蔚如任师长。一九二八年缩编为暂编第二十一师。一九三一年扩编为七军，杨任军长兼主陕政，辖三师，冯为七十一师师长（后改称为四十二师），马青苑为陕西警备师师长，孙升第七师师长，杨渠统、赵寿山分任旅长。

六十九师——杨澄源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山西成立保安第二队，杨澄源为队长。一九三一年四月，改编为山西陆军第十六师。一九三一年改编为第六师，七月改称为六十九师。

四十二师——马钦哉

初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第一支队（支队长杨虎城，冯钦哉任营长）。一九二七年由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改编为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杨虎城）之第一师，冯任师长。一九二九年五月改为第二编遣区新编第十四师第一旅。一九三一年一月，改为陆军第十七师（师长杨虎城、后孙蔚如）之第四十九旅，是年秋，扩编为七十一师，冯任师长。一九三一年改编为四十二师。一九三二年冯升第七军军长仍兼四十二师师长。

独三十四旅——罗启疆

原为国民党军第十五师（由十军一部缩编而成）之旅长，于一九二八年去职。一九三一年春任三十二军（即四川赖心辉军，调防鄂西时统辖五师）第四师师长，调鄂西施、鹤一带“剿赤”，是年冬，赖解职，改组四师为暂编十九旅，一九三一年改称独三十四旅。

光山县志载红军解放该县各围寨情况

新集——新集在光山之极南，处万山之中，自一九二九年八月起，至一九三一年二月，被共匪围攻者达七次，围攻时间在三、五日或半月不等，俱未被攻破，至一九三一年二月底，乃被攻陷。

白云山寨——地接麻城。赤匪东党以金家寨为根据地，西党以黄安七里坪为根据地。东奔西窜，必经光麻。而白云、大福、洪福、新集四大寨横梗其间，于匪最为不利，欲在光山发展更难为力。及新集、大福两寨先后失守，匪以大兵压白云山，勒令散寨。洪福寨深陷匪中，无形自溃。

陈德祖寨——在新集西二十余里，山势险峻，人民强毅，颇能守御。惟匪西路由七里坪北上。占据白沙关、陡沙河以北，而东据新集，陈德祖寨正陷其中，无形自溃。

白沙关寨——本昔之雄关。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愚民被赤匪煽惑，不知自卫。一九三一年春始觉共害，成立北寨。五月，被赤匪击溃。

陡沙河寨——一九三一年七月，胡茂轩、范建伯重修，八月十三日光山县城失守，十八日赤匪围攻陡山河寨，寨民力守。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大股共匪复围攻陡山河。二月寨破。

团山寨——一九三一年五月被赤匪攻破，死亡数百。

大山寨——在陡沙河之西南，山势雄壮，人民强悍。一九三一年春，赤匪攻大山寨，寨中壮士据寨搏战，昼夜拒守，历百余日匪始退。同年八月底，赤匪复围攻大山寨，邱俊犹战死。十一月二日，大山寨粮绝，内溃。赤匪闻变，一拥而入。寨主邱及山、关锦白，民团队长吴子香、吴月恒等俱被杀，邱辉煦被俘。自大山寨破后，附近如天兴寨、天保寨、打良尖、黄鹰尖一带，相连之十余寨，相继崩溃。

扶山寨——山势高耸，光邑南面，以此地为最险，自赤匪占有新集后，扶山与团山、雾山等寨，皆足为赤匪西北之障碍，虽团山寨、阳家土店、邱家店先后攻破，扶山犹固守，至五十三师失败，扶山寨始散。

阳家土店寨——巨县城南六十里，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赤匪围攻，后添大股红军，用大炮轰击，城遂陷。

徐家畝寨——城南五十里，虽据平地，而其寨甚坚。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数十里寨堡均被匪占，徐家畝犹婴城固守。是年秋九月寨破。

王家围子寨——在泼皮河北二里许。一九三一年春，赤匪势炽，各小寨

人民多闻风而走，该寨独死守，后寨破。

砖桥寨——赤匪来攻，屡却之。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东南寨堡尽毁，砖桥遂屡次被围。事急，求救于城内之驻防军，援至匪退。防军谓匪势浩大，砖桥不能再守，限三点钟解散，各自逃生，人民不敢违命。自砖桥寨散，赤匪往来光、潢无阻矣。

光山、商城两县反动地方武装概况

光山县

第一剿赤游击队司令易本应，枪三千余支；第六剿赤游击队司令黄时中（以戴修已部为中坚），枪千余支；光山保卫团第一支队文嗣同部，枪五、六百支；又有县保安队九个中队，一个骑兵队，枪支多少不等。

商城县

第二剿赤游击队司令兼商城县长顾敬之，枪约四千余支；第三剿赤游击队司令杨振西，枪约千余支；第四剿赤游击队司令梅治潮，枪约二千余支。此外，各区团队各三、五百不等。总计全县一万数千人，各不相属。

民间团队，均由驻豫绥署所委。

（摘自河南民报）

川陕时期

· 红四方面军入川和川军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

第四十四师记载红四方面军入川情况

二十五日，陈、于两旅先后到达紫阳县。此时徐匪已窜入川境，我刘茂恩军已到达西乡，其先头刘惠心旅续向镇巴推进中。依情判断，本师无再赴镇巴之必要，因令陈、于两旅暂在紫阳县及其附近待命，师部及王旅并陈团均暂驻石泉县。连日途中接受各方情报如左：

1. 奉总司令蒋删（十五）申二四参电令，匪已由汉中——城固间南窜，势将入川，希即飭属力排万难，径取捷径，迅向洋县西南地区兼程疾进，为要。

2. 赵旅长寿山删（十五）戌电通报，赤匪大部现窜至私渡河一带。我王志远旅已进占盐井霸，敝旅在天明寺与匪激战，王三春部于寒（十四）卯在五间房堵截赤匪先头，毙匪甚多，获枪三百余枝。

3. 奉主任何铣（十六）未参电令，查徐匪于寒（十四）日经陕军赵、王两旅分途追剿，已由天明寺——白土岭窜至孙家坪——私渡河一带，察其趋势，似有向西乡东窜之逆图。望贵师迅速前进，与六十五师协剿堵击。

4. 胡师长筱（十七）戌电通报，敝师本日到达南郑附近准备渡江追击中。赵寿山旅到天明寺，王志远旅到盐井霸，王三春部在杨四庙——下巴关堵截。城固——洋县——西乡均有陕军驻守。

5. 奉总司令蒋啸（十八）申二十参电令，南窜之匪防其折而向东，希即率部迅向石泉西南之青溪——五里霸方向疾进堵截，为要。

6. 赵旅长寿山皓（十九）戌电通报：（一）敝旅张、郭两团于筱（十七）午进攻松树庵之匪，击毙六十余名，获步枪百余枝，迫击炮一门，俘虏三十四名。匪窜私渡河——钟家沟一带。（二）敝旅现到松树庵，王志远旅到孙家坪。

7. 赵旅长寿山马（二十一）亥电通报，徐匪现向川边通江方面逃窜，先头已至两河口，后尾尚在钟家沟。我王志远旅已至私渡河，王三春部至贯子山，刘茂恩部至城固，杨渠统旅至南郑。

8. 刘军长马（二十一）电通报，本日敝部进至柳林铺——十八里铺一带，明日续向西乡赶进。

9. 赵旅长寿山养（二十三）西电通报，徐匪大部刻至龙池场——林口子一带，先头已入川境，钟家沟——并均霸已无匪踪。

10. 刘军长有（二十五）西电通报，弟本日到达西乡县，各旅亦先后到达。据报徐匪先头已于五日前至通江境内，漾（二十二）日全过龙池场。

11. 奉主任何感（二十七）西行参电令，濬于本晓到达潼关，明午可抵西安。贵师补充2、3两团，除刘芳营及特务排随往西安借充护卫外，其余部队为运输给养便利计，已令开往临潼——华县暂行停止待命，并由郝团长指挥分配驻地，特此电达。

12. 刘军长勘（二十八）西电通报，敝部决经镇巴——鱼渡霸寻匪踪迹进击，刘、邢两旅本日已由西乡出发，弟准明早续进。

13. 赵旅长寿山俭（二十八）戌电通报（一）据报徐匪大部现在通江境内，其先头已到绥定地界，后尾在凡石铺一带，企图由绥定东窜；（二）据由通

江来汉中商民云，贺匪现由川鄂边境西窜，企与徐匪合股等语。

14. 胡师长陷（三十）辰电通报，敝师李旅取道牟家霸——青石关——天池子入川追击。其余在南郑，候飞机送地图款项。据报徐匪先头宥（二十六）日已到通江东北五十里之瓦石关。

十二月三十一日

1. 奉主任何卅已行参电令，查徐匪既窜川边，田、刘两军已派兵分途追剿，该师可暂停追击，待命再进，惟须多派干探，侦明匪情，随时具情为要。

2. 奉主任何卅未行参电令，据王代总指挥陵基俭（二十八）未电称，徐匪向前已窜至川省与两竹——房县交界之下斗坪等语，综合近日情报，该匪踪迹虽未十分明了，然依情判断，匪向通江东南窜去，似无疑意。兹为适应情况，继续追剿计，拟定部署如下：（一）本军拟以主力先推进至川陕边境，堵其回窜入陕，并遮断窜扰甘肃之路；（二）第十一路军仍取道镇巴向城口方面推进，先在陕境内对城口至万源（不含）之线扼要布防，并准备入川追剿；（三）第一师自择便捷道路向万源方面推进，先在陕境内对万源至川陕交界之两河口（不含）之线扼要布防，并准备入川进剿；（四）第十七路军在西乡至川陕交界之两河口之线迤西地区，沿陕省西南边境亘于甘肃东南边境扼要布防，堵截匪之回窜，但兵力不可分散，并将重点保持于该军左翼为要；（五）第四十四师即向安康转进，准备向鄂境追剿；（六）濬暂在长安。以上各项，除分电外，望即遵照办理，并将推进及布置情形，随时电告为要。

师基奉右电令，乃决定部署并下达命令要旨如左：

1. 陈副师长永即率所部及于兆龙旅，着于二十二年一月一日由现地出发，经蒿坪河——恒口镇向安康急进，限三日行程，到达安康。集结待命。

2. 师部及陈旭团于一月二日由现地出发，经汉阴——恒口镇进驻安康县，预定第一日宿营汉阴县，第二日宿营恒口镇，第三日到达安康。

3. 王金镛旅着一月二日由现地出发，沿师部行进路线进驻安康县附近。预定该旅第一日宿营汉阴，第二日停止补充给养，第三日宿营恒口镇，第四日到达安康。

本师各部队均于一月五日先后到达安康县附近集结。当经派员侦明道路匪情，准备转经紫阳——茅霸关入川追剿，以防徐匪东窜与贺匪合股，预定以川省之城口县为目标。

连日接受各方情报如左：

1. 刘军长卅酉电通报，顷准刘积之感（二十七）亥电云，据巴中万旅长宥（二十六）电称，徐匪先头到通江城，约三千余人，有枪千余枝。职旅现扼守距通六十里之声枝河待援。李旅明日可到巴中，刘汉雄日内可到南江。又据万源廖司令感（二十七）辰电称，徐匪除先头到通城外，现到通属两口——铁溪——瓦市铺——罗家河一带，共匪约有六千，妇女数百、骡马百余，其一部已到铁溪，有窜朱希庙——万源之样。除派陈、胡两团驰赴关霸，向铁溪方面堵截外，并派陈、彭两团向通江方面防剿等情。弟部先头刘、邢两旅本晚已到镇巴，弟率姚旅已到杨家河。除飭各部向万源兼程急进外，特闻。

2. 奉主任何东（一）未行参电令：（一）我刘茂恩部先头刘旅，世（三十一）日到达鱼渡霸，邢旅到达小浅河，姚旅到达镇巴，胡宗南师李旅到通江属之西河口——碑霸一带，一团在牟家霸，主力在南郑；（二）据胡师长世（31）电称，徐匪感（二十七）日占通江，主力似仍在泥溪——瓦铁铺一带，其一部西进至周家霸（在碑霸南七十里），对碑霸警戒，续进与否，尚

无报告等语。（三）除令刘、胡两部进入川边，协力痛剿，并电田颂尧、刘存厚两部分途进剿，克期歼灭该匪外，特电知照。

3. 奉总司令蒋江（三）申四十参电令，冬（二）戌电悉，徐匪入川，一部已窜南江之大河口，大股仍在通江及通北瓦市铺一带。该师到安康后，希即请示何主任再定行止为要。

4. 赵旅长寿山支（四）电通报，胡师先头至西河口，刘师先头至鱼渡霸，匪情尚无确报。

5. 胡师长支（四）午电通报，周家霸附近之匪，昨日向南撤退，见水霸以南至通江，沿途村落皆有赤匪盘踞，南江东北九十里之大河口亦被匪占。弟部主力仍在南郑，李旅仍在西河口——碑霸附近，俟与川军取得联络，拟向通江夹击。

6. 奉总司令蒋豪（四）日未七参电令，顷接张委员汉卿冬（二）亥电告，据榆关石团长电称，日军三千人，大炮二十余门，飞机八架、铁甲车三列，突于冬（二）日到南门车站，向城内射击，同时以飞机轰炸，民众伤亡甚多，日军百余，企图爬城，我守兵忍无可忍，以大刀手榴弹与敌格斗，敌未得逞，现仍在激战中等语。希各将士饬属知照，并严防奸人启衅为要。

7. 刘军长支（四）申电通报，敝部先头刘旅本日到达万源，邢旅到官渡湾，弟准明日率姚旅向鱼渡霸推进。匪情如何，俟到前方探明后，再闻。

川东北“剿赤”印象记（摘录）

循 实

赤匪从二十一年十二月到二十二年二月接连把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三县陷了以后，万源是在二十一年十月中旬就陷了的，经过田颂尧的二十九军的刘汉雄、李伟如、曾南夫、罗乃琼、董长安、王铭章几部多次的苦战，才在去年（二十二年）四月底先后把这三县克复。那时中央军的肖之楚、刘茂恩两师从鄂西追匪追到陕边，在那里扼守着，如其田颂尧肯把他们请进川境来夹击，是不难把赤匪一鼓歼灭了的。但田颂尧深怕“请客容易送客难”，自然不肯这样办。他的部队虽是得了胜利，收复了已失的防地，但已经弄得精疲力尽了。恰巧在那时第七百三十六次（？）的川战又在川西爆发，为争夺成都的整个地盘而决裂的刘文辉、邓锡侯两军在沿着岷河一带的灌县、郫县火并起来。以为不堪一击的邓军，竟使得刘文辉用全力去猛扑了好几次都不能得手，战事因之延长了下来。

这迁延不决的战局自然就引出了其他的问题。

田颂尧独力把赤匪打走后，多少有些轻视赤匪，以为他必然已经溃不成军，未必还有反攻的力量。另一方面，因抗赤而受重创的他，心里着实有些愤慨。他想四川不是他一个人的四川，抗赤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在他孤军奋战的当儿，别的部队完全塌着眼皮作壁上观——田将军在这样愤慨的时候必然是忘记了通、南、巴原是他的防区，因而把防区制的真精神也忘却了！——象这样因抗外祸而独受牺牲，何如从事内战反有油水可得，所以他在刚刚把赤匪赶出了他的防地以后，便改变方针，立即回兵杀向川西正在火并得热闹的圈于中去，只留下一部分的兵守通、南、巴。

他这一抽兵，果然给那不过是退到离通江城不远的九子坡、鸡子岭、鹰

龙山、小通江河东岸一线的赤匪以再渡扰川的机会。匪先把进占竹峪关（在通江东北，接近万源）威胁他的后路的刘存厚的八团人击破，追进六十里。接着把田军王铭章、刘汉雄、何瞻如三部约共十三团的兵力，全部包围在通北陕边的余家场，缴了很多的械。听说有一次被赤匪利用某处两山夹成的十几里路长的槽子式的地形，和抛掷了很多的银元谷口的诱兵之计，打得个落花流水，损失了不少的枪支。这一个惨败招致了通江得胜山方面李伟如、罗乃琼两部的溃败和退却。于是田军全线动摇，不战而退。前后给赤匪夺去的枪支，至少怕有五千支。

田军一退几百里地，由通江直退到阆中（保宁）；好不容易才克复了的通、南、巴轻易地又落入赤匪手中。恼羞成怒的田颂尧，这时更公开的向他的部属宣言：“共匪如果再追来，我连保宁都放弃，让大家都过不成清静日子！”

田军这一败挫，防区在毗连着通、南、巴的营山、渠县、广安、岳池几县而部队又没有多大战斗力的杨森。自然手忙脚乱起来。事后从广安、保宁、巴中各处逃难人的口中传出关于那时情况的轶闻很多。有人说：当时赤匪给杨森写过一封信，大意是说，在四川的军阀中只有他一个人比较有革命性，所以他们决不来侵犯他，望他不要卷入反赤漩涡中。有的说：赤匪派过重要的代表去和他接洽，他也很客气的接待那位赤色代表暗地里成立了“互不侵犯”的默契。有的又说：他也曾派过重要的部将夏某，以视察防线为名，渡过巴河到对岸的江口（巴中属，当时杨军和赤匪是隔河相持的）和赤匪的重要人物见过面。这些传说的真实性是可怀疑的；不过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张澜在给杨森的电里公然加以“通匪”的攻击，我们又不能不认为那种风说不尽无因了。

不管是“妥协”也好，是“互不侵犯”也好，这类的把戏正和国际间的盟约一样，只是赤匪一时缓兵之计，他在打败了田军之后，便老实不客气地来打杨军。营山、仪陇相继失陷，广安也在放弃之列。赤匪从杨军得着的枪支也有几千支。

在刘湘这方面哩，前年那度对刘文辉的“绥靖之役”，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胜利——解决刘文辉——正在寻找适当的机会来完成他的目的。好了，机会来了；文辉对邓、田的战争久久相持不下，邓、田两人不得不卑躬屈节地求援于他。他自然乐得借此取得反刘文辉的这个集团的领导权。于是他第二度来树起极其堂皇的“安川”的大旗。

可是那时赤匪不仅占了通、南、巴，而且乘势向川西北横扫过去，川北，川西都在震动。匪的势焰正在蓬蓬勃勃地生长。所以发生了“还是先剿赤或是先安川？”集中了全川人的目光的急切问题。在二十一军这个旗帜下的将领以及参与机密的政客们，和一般的舆论，都表示剿赤应该先于安川。理由是如果先安川而后剿赤，怕蹈中央从前因急于讨伐冯、阎而使朱、毛得以在江西坐大的复辙。但是刘湘的见地与此相反，他以为赤匪尽管猖獗，究竟是经不起二十一军的铁拳一击的，和久已虎视鹰瞬地盘踞在川西，一天一天在长大的刘文辉相比，赤匪到底只算得癣疥之疾，文辉才算得心腹之患，既有了可以解决他的机会来，又岂肯错过？再说那没有被打倒的刘文辉窥伺在后边，他若是出兵去剿赤，岂能免却后顾之忧？他终于独排众议，毅然决然地先求安川。

四个多月以后，刘文辉果然被打得狼狈地败进西康去。不过他还是没有

被彻底解决——凡事留点余地，这正是四川将领们历年的贯技，也正是一般军阀们不得不用妙法。——而赤匪却把赤区扩大到囊括通、南、巴、营山、蓬安、仪陇、南部、阆中、广元、昭化等县的地区，而且绥定和宣汉也在告急。于是刘湘的安川大计算是成功，才转而拜受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大命，开始大规模的剿赤军事。

（摘自一九三五年三月《国闻周报》第九、十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行营参谋团大事记（摘录）

徐匪原盘踞豫南、鄂东、皖西三省交界地区，势颇猖獗，以经扶、黄安、立煌三县为其巢穴，光山、商城、札山、麻城、罗田、英山、广济、霍邱、六安、霍山等十县地方，尽沦为匪区。二十一年六月委员长驻节武汉督剿，以政治与军事并行策进，转移当时胆怯畏匪之心理；造成严正、清明、知耻、尚勇之风气；党、政、军、民一致动员，阅时四月始平。

是年九月下旬，徐匪率残部两万余人，由立煌南窜。十月初，经英山以北，窜至罗田以南，转向西窜，经团枝、新州等镇，又北窜礼山。旋由广水、杨家寨两站间，越平汉铁路而西，经应山、随县、枣阳入豫；复经邓县、浙川入鄂；再经均、郧以北，荆紫关以南，西窜入陕。十月二十日以后，窜于鄂、陕边区；十一月中旬，在长安、鄂县以南，由山地出大、小坝口，窜至平原，利于追剿而不利逃窜。该匪逆于十一月下旬，在整屋以南，复由新口子、西骆口窜入山中；展转于十二月，乘四川之内乱，越大巴山入南江。沿途迭经追堵各军予以痛击，受创极重，残余之众，确已不过四千矣。

川北各县，为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之防区，徐匪在南江时，适其与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战于成都，防务空虚，在二十二年一月以前，通江、巴中、广元三县，相继均为匪陷。是年二月初，田颂尧奉中央命，就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分两路进剿，一由其本人指挥出阆中，一由孙震指挥出剑阁，四月以前，将以上四县先后收复，并驱匪于通江上游苦草坝北之深山老林中；是时匪之实力尚未见增也。此时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又与刘文辉战于成都，邓军势弱，田回师助之，六月十三日在柳林溪遇匪伏兵，其第四师几尽复没。由是匪焰屯张，前克四县再陷；而苍溪、仪陇、巴中、南部、蓬安、渠县、营山、万源、城口、宣汉、达县等十一县，仅阆、南、蓬三县城未陷；而其县城以东地方，及其余八县，均于十二月以前，相继为匪所陷矣。

报刊摘录

（一）

南江十六日电，十四、十五两夜，共匪向太平山、小尖子山一带冲击，短兵相击，激战近九小时，赖二十九军刘汉雄部杨旅官兵，异常奋勇，卒将匪众击溃，太平山方面之匪，伤亡数百人……。

（摘自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国民公报》）

（二）

南江附近血战补志

（广元通信）二十九军二路司令刘汉雄，率部到南剿匪已近一月，只因剿匪各军，尚未定期会攻，该部在通南交界之太平山、官路口等地，与共匪大小十余战，均将匪队击溃，现共匪调集巴中通江大部约四五千入，连合任（炜章）覃（锡珍）两匪，约一千余人，从旧历元旦日起，猛扑南江，血战三四日，卒赖官兵奋勇冲锋，转危为安，兹得其电呈田军长及孙副军长捷电一件，表之如次。

（衔略钧鉴）两日来南江附城激战，三方应敌，俭（一月二十八日）电陈明，谅邀洞察，任逆得共匪之枪弹，来占南江，经我王旅击溃后，在太平山、分水岭、通江之匪，会同任部于俭晨协以攻我，午前七八时，共匪七十三师全部，攻我崇石寨，老君庙失守，官兵死之，任匪则由鹿角垭间道，绕道马尿溪，将我张清云团及钟营截断，且以一部直到大黑滩，意图抢我枪款断我全军之归路。巴州方面，又来共匪数百人，进逼新店子，抄袭右队，当时危急，处处枪声，大敌包围，如张密网，而我城中未用之兵，尚有三营，遂以刘敬斋一营扼守城寨，以决最后之胜负，继以杨修律营由马尿溪前进，午前九时，恰于共匪之迂回部队遭遇，杨营长身先士卒，击退敌人，将我临崖难退之部队，全数救出，猛攻之后，复将敌人逼入绝地，堕崖毙亡，围缴枪支，当场击毙者共二百余人。又我胡营由甄子垭增援，该营长以一点钟之久，行三十余里之峻坡，既到横山，过去仰攻老君庙克之，复同杨营长夹攻崇石寨，又克之，该处敌人，多半坠崖身死。当胡杨会兵之际，甄子垭之陈营，滴水崖之李营，或凭白刃，或掷手榴弹，均将正面之敌，先后击退，乘其破竹之势，驱逐共匪于四十里以外，黄昏之后，险象稍夷，新店子之敌，为南江联团大队长张熙击退，而三十五团之杨际昌，近由关门场回南。当时唯有马尿溪、大黑滩之任匪，尚未退走，职又令杨际昌营于艳晨出发，绕道长梁于，会同张团进攻，又将任匪击退，大黑滩之敌则被我送弹龙连痛击，亦复逃溃。此次故役，王旅长亲身督战，转危为安，胡杨两营，冒险冲锋，夺回阵地，激战终日，夺获各种枪支三百余支，击毙营长一员，负伤最大。职路负伤连长一员，阵亡排长三员，伤亡士兵一百余名，三日共消耗子弹十余万发。职路到南，两旬激战，足害敌胆，维兹获胜，实关系南江之存亡，幸仰德威，得以转危为安矣。职刘汉雄叩艳（一月二十九日）于南江印。

（摘自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重庆新蜀报》）

《民国川事纪要》（摘录）

民国二十一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共匪[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率领由陕窜川，本日陷通江县城。

此股匪军，原据鄂豫皖边区被扫荡后，向西逃窜，十一月十六日入陕西商县，二十四日窜西安南五十里之子午镇，十二月五日入佛坪，过汉中，为陕军杨虎臣所截击，乃南窜，至二十五日，陷川境通江县城，人枪约万余。

民国二十二年

一月

一月二十八日田颂尧率部进驻川北阆中，督剿赤匪徐向前部。

徐匪窜川，田颂尧奉命派兵进剿，率部进驻阆中，除派该军政治部主任刘大无兼任川西北十余县清共保安司令外，军事部署：以第四师师长王铭章任进剿军左纵队司令，指挥第四、第五、独立各师，由广元向南江进攻，以第三师师长罗迺琼任右纵队司令，指挥第一、第二、第三各师，由阆中向巴中徐匪猛攻。

一月二十九日窜川共匪陷巴中县城。

一月三十一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派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国民政府於二月三日发布任命）。

二月

二月一日窜川共匪陷南江。

二月十三日田颂尧、孙震本日赴阆中视察，并抚慰通南巴逃出难民。田部已到达前线，十二日起开始总攻，正与徐向前匪部相持中。

二月十六日田颂尧部向巴中、南江方面共匪进攻，刘存厚部亦向通江方面进击。

二月二十七日田颂尧部罗伯常师剿匪，至巴中南门外遭伏匪夹击，损失三分之二。

三月

三月一日张群由赣谒蒋委员长后返沪，据谈本人入川，须俟中央会议决定整理川政具体办法后，始能定期。279

三月二日徐匪向前改通江县为赤江县。

三月三日通巴共匪主力，集中南江县属之长池。该地四面峻险，纵横三四十里。田颂尧派二十团兵力仰攻，血战五昼夜始克，双方伤亡均重。田军防线由广元普子岭至巴中曾口，长凡三百余里。

三月十日田颂尧电告剿匪情形，谓本日中央纵队罗师与右翼纵队曾师会师，与匪激战后，已克复巴中。匪死伤甚众，正追击中。

三月十八日田颂尧部，收复南江。

五月

五月二日田颂尧电告克复通江。

电云：我剿匪军中右两纵队，东日自鹦哥嘴，得胜山继续攻击前进，匪已不支，纷纷退却，遗弃伤匪官兵，到处皆是。东晚全纵队之先头部队直逼通江城下，本日拂晓，我罗迺琼师谢副师长庶常指挥六十三团朱麟，十七团宋培根，率部首先占领通江城，李炜如部继至，并向母沈镇方面追击。又元山场附近之匪，由李派队肃清，正在围剿中。匪自二月中旬至今伤亡过半，此乃总崩溃，特连，颂尧冬印。

五月八日国民政府特派刘存厚为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二十三军原为刘成勋番号，刘成勋於民国十六年被刘文辉攻击下野，其部队亦为文辉所并编，此番号遂虚悬至今。）

五月二十六日川共匪徐向前部乘四川内战再起，再占南江，并败刘存厚部於竹溪，刘部退宣汉。

五月二十九日共匪再占通江。

六月

六月一日共匪再陷巴中（自是通南巴成为匪红四方面军根据地）。

六月十五日田颂尧发出通电，报告剿匪经过，及匪势再炽之原因。

电云：急。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林、行政院长汪，各院长各会

长各部长、南昌军事委员长蒋钧鉴：名绥靖主任、各剿匪总司令、各督办、各总指挥、各军长、各师长、各省政府、各法团、各机关、各报馆钧鉴：尧前奉中央命令，督剿川陕边区赤匪。材轻任重，自知难胜。祇以该徐匪等为党国根本大患，尧承命中央，不敢不前，欲以奋斗精神，使各袍泽闻风兴起，故倾全军之力，与该匪周旋。查该匪盘据通南巴三县，扩充匪队，裹胁日众，有险可凭，屡次难克。尧淬历所部。勉以忠贞，幸仗中央德威，士卒用命，以次收复通南巴三县，因匪於苦草坝一隅。我左翼正猛进锐袭柳林溪一带，击匪之背，以期一鼓歼灭。不意此时，川中发生刘邓战事，尧之戎区，大受影响。该匪利此纷扰，全力反攻，遂使垂成之功，亏於一篑。我左翼失利，匪遂披猖，从前复地，相继再陷。尧部苦战半截，官兵伤亡，已愈万数，其余战士，风餐露宿，手足胼胝。今者匪焰益炽，我力渐衰，而内战方殷，莫肯应援，饷拙弹缺，难事补充。匪得因利乘便，已由长池木门，进犯川省腹地，鄂赣之祸，殆将重演於天府。尧奉职无状，固深内疚。惟匪为全国公敌，而专力猛攻者，谨尧之一军，剿匪军费浩繁，而负担者，谨尧部戎区之民。今兹之失，固在意中，从前之胜，转为意外。岂特尧一人之罪，川中各军与有责焉。现匪扩充红军，数达三万以上，实现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恐非尧部所能遏制。除电呈蒋委员长，请予解除川陕边区剿匪职务，另简贤能接替，以期督率川陕各军认真兜剿外，尧仍率所部任一方进剿之责。即使余一兵一弹，仍愿为剿匪牺牲。望我枢府诸公，迅筹具体方略，各方明达，一致催促协剿，用赴事机而弭匪患。迫切陈词，尚祈赐察为幸。田颂尧叩删印。

七月

七月七日行政院国务会议议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节制川中军队，协田剿川北共匪。

国民政府七日令：特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此令。

又令：现在川匪猖獗，通南告陷；亟应剿灭，以靖地方，兹特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并饬川中各军，悉归节制，着即辑和诸将，同心协力，以尽除暴安良之天职。从前一切睚眦小嫌，悉宜蠲弃，勿得逞私忿而启内争，致使匪势坐大。务须申明纪律，师行所至，注意解除闾阎疾苦。庶匪患早平，民政财政，咸臻正轨，有厚望焉。此令！

七月二十日刘湘本日入成都，将召集成都会议，会商剿赤及安川事宜，刘氏本日并电呈中央，谓已会同各部，正式出兵剿赤。

八月

八月三日成都会议开幕，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罗泽州、李其相等均亲自参加，刘存厚派代表刘肇乾师长出席。会议由刘湘主持，以加强安川剿匪为中心，会期定为三日。

八月十八日川北赤匪进攻仪陇，驻军李炜如败退，城即失守。

九月

九月十日蒋委员长对四川赤氛披猖，极为注意，特电刘湘大举进剿，并限命三个月务将赤匪肃清。所需弹药，已令军政部拨发步枪弹二百万粒，交由刘湘运川分配剿匪各军运用。

九月十二日刘湘在成都召集川中各将领会议，筹商剿匪规划。

刘湘在会议席上表示：剿赤部队，决以二十一军为主干，不专恃其他各军，剿赤匪经费，决由督署统为五百万元。筹集方法，或募捐或发行公债，尚未定。杨森表示：剿赤大计，应由刘湘主持，如有决定，无不乐从。田颂

尧发言，详陈该军担负剿赤之经过。转战十月，兵力疲困，而戎区财力已穷，亟盼刘湘统筹全局，速发大军。邓锡侯主张剿赤宜军事政治同时兼顾。各部饷需之供给，粮秣之运输，伤亡之抚恤，匪区之善后，均须细密统筹。刘湘当——归纳，先由各部指派专员，切实商讨剿赤大纲。田颂尧即指派高冠五，常震川；杨森指派喻孟群、叶济时；邓锡侯指派刘景叔、刘仁杰，李家钰指派李致刚、李敬敷；罗泽洲指派罗公孟；刘邦俊指派傅见吾；刘湘指派袁彬、解英、张必果、杨吉^降、周见三、李御良；由袁彬负召集责任。十三日开第一次会议。

十四日开第二次会议，十五日开第三次会议。

因保守秘密，故会议内容，全不公布。

九月十二日刘湘电告刘文辉表示原驻雅安，努力康边团防。原电称：川局已易危为安。自乾最近表示愿赞助统一与剿匪，并要求嗣后常驻雅安，努力康边国防。湘对此绝无成见，悉取联军同意，予以相当容纳，以俟中央裁决。

九月二十三日川北共匪徐向前部自仪陇南进，杨森部受挫。

九月二十四日赤匪变更战略，转攻南部，目的在抢夺食盐，并可抄袭阆中后方。南部之中兴场，碑院乡，城隍丫，赛马场，楠木寺等处，悉被赤匪占领，并已直抵嘉陵江北岸。

九月二十八日川北共匪窜占营山，杨森部自广安退南充。

十月

十月一日渠县属之三汇镇本日陷匪，杨汉忠旅阵亡团长两员。营山李旅与匪接触，伤亡士兵三百余，军官四十余。刘湘拨范绍增师李家钰部两旅增援，杨森定日内返防指挥军事。

十月五日刘湘派王陵基师许、张、李三旅，由大竹援渠、广，范绍增师周、廖两旅，由顺庆援营、蓬，动员在即。

十月七日刘湘电告营、渠失守后，已增调重兵增援，限期肃清赤匪。

电云：二十军杨森部为赤匪所乘，营山渠县失守，情势颇严重，本军已增调大兵，集中大竹、邻水为该军声援。一面督饬各部，星夜堵剿。并依剿匪会议决议案，分令各部限期肃清。赤匪内部至为紊乱，民众衔之刺骨。现我军各部均抱有匪无我之决心，定可一举歼灭，以靖地方等语。

十月十一日刘湘电告匪情，谓赤匪日前进犯营山，守军仓猝应战，稍受挫折。现经本军许、周、张三旅，星夜增援，先头部队已到达渠城，并在渠河南岸一带布防。其他剿匪各军，亦已陆续出动，匪势穷促，无力突出，短期内决可并力包剿，不难澈底肃清之也等语。

十月十二日蒋委员长电令川中剿赤各军，如有轻弃防地，自行后退者，不但撤销该军防区，且必撤职查办。又他军遇匪，而邻近部队观望不援者，或剿匪不力，不服约束者；一经查出，亦严惩不贷等语。

十月二十一日，赤匪因二十一军大部进驻渠河，不能进展，乃转向达县、宣汉进攻，达县於本日沦陷匪手。刘存厚冒险逃出县城，损失极重，其部队被分为三段，联络颇感困难，宣达难民向大竹、开江方面逃避者，流漓在道约数万人。

刘存厚为川中夙将，但年来暮气已深，每日只与幕客吴莲炬、张仲达等谈诗论文，围棋赌胜，藉以消遣。对于防匪一层，从不注意。及至巴江沿岸警耗频传，始调兵抵抗。赤匪乘势进攻，并以便衣队袭扰其后防。刘军全不

沉着，弃城而走，宣汉防军，因达县失守，主帅逃亡，亦弃城而去。匪军一举而轻获达宣两县，被掳获刘氏多年来聚敛之现金近一百万元，枪枝四五千枝，子弹百万余发。匪军实力，固以大增。

十月二十一日国民政府命派刘邦俊兼陆军第二十三军副军长。（军长为刘存厚）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国民党二十九军 进攻红军在柳林溪的溃败情况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史料编写组

红四方面军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境内，仅一个月时间，解放了通、南、巴，一九三三年二月建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着四川大小军阀，特别是田颂尧的防区首当其冲。红四方面军进入田颂尧防区之初，红军指挥员旷继勋曾写信由前线辗转送与田颂尧，信的大意是：此次红军进入四川，不会久留，不过暂时假道，即将他去等语。田认为此信不足为凭。同时据探报，入川红军不过几千人。田颂尧自视二十九军兵员械弹均比红军优越，想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压迫，似不难将其一举赶出川境，使通、南、巴董归二十九军统治。加之，一九三三年初，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拨发军费、弹药为田撑腰。田奉命后曾说：“自己的官可谓高矣，应该乘时好好地干一下才对。”于是便决定以二十九军主力，分兵三路，向红四方面军发动进攻。

形势概述

一九三二年前后，四川处于军阀割据，拥兵称霸，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作为当时军阀之一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拥兵六万（所属部队番号、兵力、编制详见附表），据有川西北二十六县的广大地盘，对劳动人民横征暴敛，田赋一年数征，在当时就已预征到一九七一年了。当地人民完全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田颂尧把主力调集成都，伙同刘湘攻打刘文辉，经过数日激烈巷战，双方伤亡均众。后经邓锡侯出面调停，达成休战协议。当田颂尧正在把部队分置于成都、新都、德阳各县进行调整待机再图时，忽传原在豫鄂皖边区的红四方面军，已转移到川陕边区。而二十九军原来留置后防的部队，仅有罗乃琼师万选青旅之一个团在通、南、巴驻防，每县兵力不过一个营，他们既慑于红军威势，又见到三县

劳动人民纷起响应红军。在此情况下，田颂尧的驻防部队。只见红军一来，便望风而逃，于是通江、南江被红军解放，对此，田颂尧大感震惊。他硬着头皮说：“既然红军到了通、南、巴，威胁到我军的生存，那就不管怎样，只好非干不可了。”他立即电令留守仪陇、南部的第一路司令李炜如率部驰赴通江，相机收复县城；同时调集成都附近的主力部队，迅速回师援应。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李炜如率所部及罗师万旅之一部。驰赴距通江约二十里的鹦哥嘴一带布防，并令该路十七旅长兼三十二团团团长刘鼎基率部立自成都赶赴前方。历三、四日，探知红军有向南江、巴中迂回切断后路之势，为避免遭受歼灭，李部立向巴中撤退。行至距曾口约三里的道上，突遭红军

由龙成寨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部队当即溃散。退过巴河，始将沿途所收容的部队带到巴中县属万安乡休整待命。一月二十三日，巴中县城即被红军解放。

田颂尧鉴于李炜如路一出动便被红军击溃，认为情势更趋严重，存亡攸关，遂再加紧调兵遣将，重新部署，以期恢复其原有的通、南、巴地盘。

（一）兵力部署

前敌总指挥、副军长孙震。

右翼纵队司令官、第三师师长罗乃琼。以第三师及第一路组成。

中央纵队司令官、第二师师长曾宪栋。以第二师及第五师各一个旅组成。

左翼纵队司令官、第四师师长王铭章。以第一师、第四师、第五师、第二路、第三路、独立旅等部的部分部队组成。

（二）各纵队作战行动

1. 右翼纵队先由南部、仪陇地区开进，肃清巴河沿岸，联系中央纵队，以收复巴中县城为目的。

2. 中央纵队由阆中、苍溪地区向巴中前进，第一步先行扫清巴河沿岸，然后以一部威胁红军侧翼，协助右翼纵队收复南江。

3. 左翼纵队由广元、旺苍开进，第一步以收复南江县城为目的。

4. 以巴中、南江县城完全收复、为作战第一阶段；经过略事休息整补，再将前线兵力分路并进，以收复通江县城，压迫红军撤离川境，将防区全部恢复，作为战役最后结束。

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旬，二十九军各纵队共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即向指定地区分别集结完毕。田颂尧、孙震于十二日亲赴阆中视察，孙震并将其前敌总指挥部设置于阆中；军指挥所决定先在南部，俟战况进展，再推进至阆中。

二月中旬，各纵队按上述计划开始行动。先头分别由仪陇、恩阳河、阆中、苍溪龙山、南江木门各地分路前进。

右翼纵队罗乃琼师之薛廉身朱麟两团及田泽罕旅之宋培根团于望王山、枣林一带推进，先后进至梁家河、三江口之线。李炜如路由巴中所属之万安乡推进，从曾口渡河，进迫龙成寨，与扼守该寨之红军激战。红军自行撤退后，田军继续前进，沿途不断与阻击之红军发生战斗。

中央纵队沿阆、巴大道向巴中前进，曾师、廖旅进至恩阳河对岸之杏儿埡，因被红军阻击，当即联系右纵队罗师之一团，合力向红军猛攻，但被红军反击退下。第二天，红军主动放弃巴中城，退过清江渡。田军三月八日进占巴中，并继续向清江渡前进，遂在该地左侧与红军相持了一段时间。继后，田军行至龙成寨时，因该寨有红军扼守，曾师之马团与右纵队李炜如路的部队联合向龙成寨攻击，经过一天的激战，因未奏效，仍退守原阵地。第二天红军自动撤离，中央纵队联系右纵队的部队继续冒进。当到达杀（沙）牛坪时，遇到红军的有力阻击，于是曾师廖旅与右纵队罗师、李路合力向红军攻击，自上午九时开始激战至夜，廖旅官兵伤亡在三百人左右，武器亦有损失。继因红军主动后撤，田军得以进到巴、通边境。

左翼纵队，大部由成都、一部由绵阳陆续出发，二月中旬于广元、元坝、旺苍等地集结完毕后，即以刘汉雄路的王耀祖、杨选福两旅沿普子岭、三江坝、孙家埡、癞巴石向罗家坝、侯家梁等地进攻；第五师之覃世科旅则由木门向周家坝进攻，企图逐步前进，达到收复南江之目的。

在左翼纵队各部向前推进时，沿途均被红军阻击，曾发生大小不同规模

的战斗，因而进展较为迟缓。红军每于达到迟滞敌军前进的目的之后即主动撤退。当该纵队进至木门之马桑寨时，遂遇到红军的有力抗击。初由覃世科旅及十五旅之谢安华团、叶济时旅之袁国驯团担任主攻马桑寨，在谢团行将攻到山顶时，红军突以八杆红旗形成纵队出击，立将进攻部队击溃，伤亡官兵二百余名，于是田部被迫退守木门待援。是晚，李鳌陶旅开抵木门，第三天，李、覃两旅及叶旅袁团又再度向马桑寨红军攻击，从午后至人暮，反复进退数次，形成拉锯。战况颇为激烈。最后虽将马桑寨占领，但伤亡甚众。

与此同时，红军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命广元桃园地区游击队长侯某派人持函到广元同王铭章接洽。来信的大意说：我们不愿同你们作战，希望同你们成立一个关于双方互不侵犯的协定。王铭章接信后，当即召集随军幕僚商讨应付办法，最后他认为：一、听说张国素杀人厉害，成立协定后，难免不遭受他的突然袭击，那不仅部队要受损失，而且个人有生命危险；二、既要收复通、南、巴，田军长决不容许成立协定。因此对这封信既不答复，也不转送军部。作战行动仍继续进行。田军将木门、马桑寨占领后，复前进至牌坊垭之线与红军作战，王师余大经团集中迫击炮向中奎寨轰击，据守该地的红军即行撤离（此次红军系白天撤离，为从前所没有的。）左纵队其余各部遂将牌坊垭一带据点完全占领，并乘势向长池前进。

长池是到南江必经之地，是一个军事据点，红四方面军于此凭险固守。田军左翼纵队至此，即以覃旅担任攻击，伤亡甚大。曾起戎旅赶来增援，又经半日战斗，仍未奏效；再以吕康旅从右侧向红军进行袭击，激战一日，红军始向南江方向及八庙垭转移。三月二十五日田军将长池占领。

在长池占领之后，田颂尧命令右、中两纵队迅向巴河左岸地区全面展开攻势，以期有利于左翼纵队的收复南江县城，并命令左翼纵队立向南江前进。

左翼纵队在其向南江的前进路上，首先必须通过与长池隔河对峙的八庙垭。八庙垭山高路险，绝壁临河，俯视长池，不能作正面进攻。在其山麓有大小两条道路，可盘旋而上。由侦察得知：红军并未在道路上设工事。于是决定第一师吕旅利用黑夜渡河，攀藤附葛进至山腹。到拂晓时，向扼守小道的红军猛扑，将工事突破，直趋八庙垭。红军当即放弃八庙垭向后转移约十华里。吕旅在占据八庙垭后，立即布置防守，以待纵队后续部队的到来。吕旅当时所选择的第一线阵地，虽低于红军所占的对山，但正面狭小；并在第一线阵地后方约五十公尺的高地，布置了第二线阵地。第一师之曾起戎旅渡河后即进至八庙垭之右约十华里处。第三路之叶济时旅则于渡河后进至八庙垭之左约十华里处。各部队即准备向当面红军作有计划的攻击。

到第三日拂晓时，吕旅（当时有十七连人）突然受到红军约三团兵力的攻击，第一线阵地立被突破，经吕旅反扑，又将阵地恢复。两军由晨至午，三次肉搏，战斗至为激烈，双方伤亡均大。吕旅的独立团团长何济民被击毙，由其团附何柱代理团长，又被击毙。田军当此危急关头，旅长吕康亲到第一线督战，始将八庙垭攻占。红军则转移到大明垭持续阻击田军第一师。

田军第一师部队于进占八庙垭后，继续向南江前进，当进至沙河子（八庙垭前方约三十华里）时，得知南江县城已为该纵队的另部占领。而田军第一师仍被红军沿途阻击，经过逐次战斗，始逐段向大明垭前进。到大明垭时，首由曾旅正面仰攻据守该地的红军，伤亡甚众，屡攻不下。团长邱芳如负伤，所属连队在一日之间伤亡达十七人之多。最后电吕旅从曾旅左侧，利用地形隐蔽向红军侧背攻击，虽仍仰攻，但因绕至红军右后，遂迫使红军稍事后移，

唯大明垭的红军仍坚守如故，遂形成相持状态。在第二天红军大举反攻，经过一天的激战，双方伤亡甚众，红军始将大明垭放弃，同时放弃了大明垭后五华里的乌龙垭。

田军左纵队其他部队从长池出发后，即向两河口、观光山之线挺进。在观光山受到红军的有力阻击，争夺十分激烈，后红军向柳林溪方面撤退，并于四月上旬，将南江县城放弃。

田军右翼纵队各部，原在驷马乡方面与得胜山之红军相对峙，接到向通江攻击前进的命令后，即以李炜如路的汪、黄两团为第一线，以刘鼎基团为第二线，向得胜山展开攻势，受到了红军有力反击，第一线的两团部队遂被击溃。汪团之程绍颐营长负伤，全部仍退回驷马乡整顿。罗师之谢庶常旅则攻至八家坪。

田军中央纵队在接到进攻通江的电令后，即经鹦哥嘴向通江前进，以协助右翼纵队攻取通江。

田军左翼纵队之第一师经乌龙垭向通江城北之涪阳坝、新场方面推进，以期切断通江后路，俾有利右、中两纵队进攻通江县城。曾起戎旅经乌龙垭（柳林溪以西）向通江城北约七十华里的新场推进；吕康旅则经乌龙垭从曾旅之右向通江城西北方面前进。其时，田军判断红军可能在右后受到威胁时，会将通江、巴中之间的部队向后转移，并将通江县城放弃。吕旅在渡过通江河进至距通江城北约四十华里的涪阳坝，即向后山红军猛攻，占领了该地。据知此地距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仅约二十华里。他们以为再事推进，红军便非撤离川境不可。

田军左翼纵队其余部队于四月中旬自南江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向通江方面推进，沿途未遭到红军之有力抵抗，竟得深入通江境内。四月下旬，王铭章师各部分头进攻白院寺、程家坝，五月初将各该地占领。

原来因进攻得胜山红军而受挫退回驷马乡整顿的右翼纵队李炜如路，见中、左两纵队进展迅速，再由驷马乡向得胜山、杨家店，大下山等处进攻。其黄团利用夜袭，占了毡帽山、双凤场。

得胜山为通江右翼门户，素称天险，而双凤场又为得胜山门户，虽有红军扼守，但当四月下旬田军各部队进迫各该地时，并未受到有力抵抗。据探报，红军所留置之少数兵力亦逐渐撤退，李炜如为贪首先占领通江县城之功，乃令汪、刘两团沿得胜山山脉急进，当行抵猫儿寨（距通江县城约五里，直下是笔架山，可以俯瞰通江城）前方时，突然发现少数红军警戒，乃不敢大胆前进，遂于猫儿寨附近布置警戒以观动静。是晚，发现红军有灯火自鹦哥嘴方面向通江移动，该路前线指挥官断定系红军主动撤离，李炜如即令刘鼎基旅长转令汪团以小心谨慎的态度向通江县城摸索前进。五月一日，以一个连在通江县城附近侦察，确知县城内已完全无红军，始于五月二日进入了通江县城。

至此，二十九军攻取通、南、巴之目的已达到，但他们却妄图乘势将红军完全迫离川境。

二十九军进攻柳林溪被红四方面军击溃概况

当红军撤离通江县城以后，二十九军前线指挥人员一时不知红军主力究竟转向何处，继而逐渐侦知红军系向毛浴镇、苦草坝平溪坝方向退走。

田军右翼纵队及中央纵队于占领通江后，逐步向苦草坝地区搜索前进，沿途均无红军踪迹，直到川陕交界的巴山山脉始发现右方某山寨有少数红军出没，于是该两纵队的前进部队，即沿着山脉布置警戒，停滞不前，一直到五月中旬。

田军左翼纵队何德隅路的叶（济时）、杨（特生）两旅于五月中旬已进占三骡山；第五师之谢安华、舒仕林两团已进占贯口山；第四师之李鳌陶旅及第二路之杨选福旅已将大口子占领，并进到五台山。纵队司令部已进驻陈家坝。此时准备将左翼纵队的攻击目标指向于柳林溪、梓潼庙两地。

在上述情况下，当时二十九军各部的 frontline 指挥官，都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重兵压迫，撤离川境已属必然之势，因而对红军可能采取的其他措施则毫无准备，满以为不待旬日之间，即可“奏凯回师”，一般都踌躇满志，得意忘形。而此种骄矜之气，尤以左翼纵队为甚。

田军左翼纵队在进至前述之线后，即由第二路司令刘汉雄指挥李鳌陶、杨选福、杨特生、覃世科诸旅及余大经团等约九团以上的兵力，沿滴水岩、猫儿山、椿树坪等地，以追击的态势前进。部队在前进途中曾拾得文件箱一口，内有拟向汉中撤退的计划略图一份，关于路线里程及各地有无工作人员与各地区可能征得粮秣多少，记载颇为详尽，并有攻略汉中的作战指示。此时该纵队各部指挥官咸认红军确已无力再战，齐向柳林溪挺进，沿途仅有小接触，并有红军战士在第一线喊话说：“老乡们！我们不同你们打仗了，我们要到汉中去了，以后在陕西再会。”左纵队司令王铭章此时曾召集各部队高级指挥人员商讨进攻计划，一致认为占领柳林溪不过指顾间事，应即电催右、中两纵队迅速前进，乘势横扫苦草坝，早竟全功，藉以显示左纵队的战斗力。可是当时，右、中两纵队因连日阴雨山洪爆发，无法前进。

田军左纵队各部队指挥人员，虽对红军主力真正所在及真正意图未能掌握，但贪功心切，急躁万分，单独向柳林溪冒进。当进至柳林溪、小骡马山、大骡马山之线，才发现红军的有力部队在此布防。根据前线指挥的错误判断，认为这是红军从各方面集中兵力因撤退不及而在此布防的，它只不过是掩护其主力撤退的后卫阵地，如经有力部队加以压迫，不难一举将红军迫离川境。于是，刘汉雄即令杨远福、杨特生两旅攻击大骡马山；李鳌陶旅攻击小骡马山及柳林溪以威胁红军侧背；覃世科旅则在古楼子为二线部队；余大经团则位于高集子为总预备队，决定于五月二十日全线同时进攻。当刘汉雄路进攻大骡马山，李鳌陶旅尚徘徊未前之际，红军即以主力部队先行击退刘汉雄部，再将兵力转用于小骡马山方面。李旅在刘师攻势顿挫以后，乃仰攻小骡马山，此时红军已集结优势兵力从小骡马山居高临下，一举出击。正值李旅被击无法立足之际，红军的另一部兵力又由柳林溪左后之空山坝、余家湾等地绕出李旅侧背，抄至其后方约二十里之水磨场，将后方交通线完全切断，并分兵抄袭二线部队及余大经团。于是前后部队纷纷溃乱，人自逃生，委弃军械、辎重甚多。刘汉雄路受左翼李旅崩溃影响亦分道突围，在退却路上互相践踏，溃不成军，第四师团附曾慎修被踩死。加上当时大雨倾盆，山洪暴涨，交通更为之阻塞。李鳌陶当时曾悬赏五千元，令所部占领高集子作收容阵地，但官兵已不听命，只顾夺路奔逃。余大经团在突围时，整团被红军包围缴械，余本人仅以身免。刘、李各部退至官路口收容残部不过千余人，所有武器、辎重及全部九团兵力，损失被歼殆尽。叶济时旅退至观光山附近赵光岭时亦受到红军袭击。当时纵队司令王铭章严饬各部队固守观光山之线以挽颓势。

惟因官兵皆无斗志，各部队指挥人员认为勉力再战，心将全军覆没，于是决定全线取道元潭、阴灵山向广元退却。途经麻石寨时又遭红军截击，并被跟踪追至木门附近，左纵队的残兵败将不得不作垂死挣扎，始免于被全歼。此后陆续退到广元，扼守嘉陵江之线。

其时，前进到涪阳关、新场附近之田军左纵队第一师部队，当得知纵队主力在柳林溪被包围聚歼的败耗，立即回经乌龙垭，向苍溪退却，沿途均被红军追击，由吕旅殿后逐次抵抗，节节后退，该师到苍溪后，随被调回中坝休整。

原来停滞于苦草坝地区的中、右两纵队，在知道左翼纵队在柳林溪惨败的消息后，遂立向巴河右岸逃走，退至巴中附近。

五月二十六日红军收复南江，五月二十九日收复通江。

在柳林溪一役中，二十九军损失了约十三个团的兵力，官兵意志消沉，逃亡甚众，高级头目也完全丧失作战信心，一蹶不振。

自二十九军部队在柳林溪溃败，直到六月下旬退到沿仪陇、三江口、黄连垭、恩阳河、高坡、喻家嘴、旺苍坝、广元之线，始稳住脚步，从事收容整顿。在此战况急转直下的当儿，田颂尧除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和吁求川中邓锡侯、刘文辉等军阀停止火并，一致对付红军外，他自己就设法在阆中、苍溪、昭化、广元等城及沿嘉陵江右岸重新部署，以图苟延自保。

附：国民党川军第二十九军

军 长：田颂尧

副军长：孙震

第一师师长：董宋珩副师长：税梯青

第一旅旅长，吕康

第一团团长，杨光明

第二团团长：马锡光

第二旅旅长：杨哲远

第三团团长：李庶康

第四团团长：樊同炯

第三旅旅长：曾起戎

第五团团长：邱芳如

第六团团长：熊孔修

师属独立团团长，何济民

第二师师长：曾宪栋

第四旅旅长：胡开莹

第七团团长：肖俊

第八团团长：叶绍良

第五旅旅长：廖刚

第九团团长：黄昭忠

第十团团长：马泽

第六旅旅长：古鸣皋

第十一团团长：戴煜焜

第十二团团长：曾亚伟

独立旅旅长：李景骅

第一团团长：张植

第二团团长：王龙文
师属独立团团长：胡临聪
第三师师长：罗乃琼
第七旅旅长：万选青
第十三团团长：蔡聚五
第十四团团长：汤洪楷
第八旅旅长：谢庶常
第十五团团长：薛廉身（副旅长兼）
第十六团团长：朱麟第九旅旅长：田泽孚（卫戍三台）
第十七团团长：宋培根
第十八团团长：黄勋
第四师师长：王铭章
第十旅旅长：杨俊清
第十九团团长：余大经
第二十团团长：伍维舟
第十一旅旅长：钟光辅
第二十一团团长：李鋈陶（兼）
第二十二团团长：童澄
第十二旅旅长：李鋈陶
第二十三团团长：李安邦
第二十四团团长：李拔萃
独立旅旅长：张熙民
第一团团长：陈书丹
第二团团长：刘靖炎
第五师师长：黄正贵
第十三旅旅长：覃世科
第二十五团团长：张青云
第二十六团团长：卢安澜
第十四旅旅长：罗绍琳
第二十七团团长：孙为武
第二十八团团长：张绍轩
第十五旅旅长：袁如骧
第二十九团团长：谢安华
第三十团团长：黄瑞
第一路司令：李炜如
第十六旅旅长：陈宗进
第三十一团团长：黄志洵
第三十二团团长：汪朝瀛
第十七旅旅长：刘鼎基
第三十三团团长：刘鼎基（兼）
第三十四团团长：唐宣耀
第二路司令：刘汉雄
第十八旅旅长：王耀祖
第三十五团团长：张克纯

第三十六团团团长：杨修隶
第十九旅旅长：杨选福
第三十七团团团长：杨选福（兼）
第三十八团团团长：张汉忠
第三路司令：何德隅
第二十旅旅长：叶济时
第三十九团团团长：吴畅
第四十团团团长：陈维善
第二十一旅旅长：杨特生
第四十一团团团长：杨特生（兼）
第四十二团团团长：袁国驹
军直属独立旅旅长：王志远
第一团团团长：魏书琴
第二团团团长：张宣武

说明：

1、第二十九军利用其所占川西北二十六个县防区的田赋税收，自由扩军到六十个步兵团的兵力。其所属师的编制，为三旅六团；路的编制为二旅四团。团以十二个连编成，每四个连为一营，其中一个为重机关枪连（实际多缺乏重机枪）。连以九个步枪班编成（每班十四人），轻机关枪或其他自动轻武器绝少，全连战斗兵员约为一百二十六名（实际各连大都有缺员，不足此数）。

2、各部队的武器除由以往川军所遗留下来汉阳造的步枪及少数重机枪而外，大多系成都的四川兵工厂所造的枪械，而且有一部分系各师、路的修械所仿造的。至于各师炮兵仅有旧的山炮数门而已，且以炮弹、炮鞍及马匹缺乏，几成废物。

执笔人：胡临聪

资料来源：根据当事人田颂尧、张熙民、田泽孚、卿俊等十余人提供。

国民党二十九军参加“六路围攻”及其在嘉陵江与红军作战经过（摘录）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史料编写组

.....

（二）二十九军参加“六路围攻”前，沿嘉陵江防守经过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军在柳林溪被红军击溃，其时该军一部分人曾打算以中、右两纵队向南江红军侧翼进攻，希图再作挣扎挽回败局。当时田颂尧给左、中、右各纵队退守之目标，在一个命令中指有两条线，一是退守南江至巴中（即沿巴河）之线；一是不得已时，左纵队退长池、木门、旺苍坝。中央纵队退恩阳河、柳林驿、魏家梁之线。右纵队退仪陇前方兴隆场、日新场之线。在红军的英勇奋击下，田部溃不成军，左、中、右各纵队奔逃争先恐后，一直败退到嘉陵江沿线，始得勉强停止。于是一面电请支援，一面收集散亡，在沿嘉陵江的一些重点城镇布防，以暂图自保。其防线布置如下：

1. 以原左纵队副司令刘汉雄所部第十八、十九两个旅四个团，及第三路何德隅所部第二十、二十一叶绍尧、杨特生两个旅三个团，合计七团兵力，担任广元、苍溪一线的防守；刘部守广元，何部守苍溪。

2. 以右纵队司令第三师罗乃琼所部第七旅万选清之十三团（蔡聚五）、十四团（汤洪楷），第八旅谢庶常之十五团（薛廉身），十六团（朱麟），第九旅田泽孚之十七团（宋培根），以及第二游击司令于国柱部（约一营），共约五团另一营兵力担任苍溪自烟峰楼起至南部前方滥泥沟（双山垭）之线的防守。

3. 以第一路司令李炜如指挥所部第十六旅（陈宗进）三十一团（黄志洵）、三十二团（汪朝濂），及第十七旅刘鼎基自兼之三十三团，同三十四团（唐宣耀）共四个团兵力担任仪陇前方之兴隆场、日新场之线的防守。

同时，田颂尧将其残破不堪的一些部队，调移后方整顿补充，其处置如下：

1. 将受损失最重的原左纵队王铭章所部第十旅十九团（余大经），第十二旅李鳌陶指挥之第十一、十二两旅各团，独立旅张熙民所部，及第五师第十三旅覃世科所属两个团调绵阳、樟潼、剑阁、德阳等地整补。并准备以其中一部必要时作右翼广元方面的预备队。

2. 将第一师董宋瑜所部吕康、杨哲远、曾起戎三个旅调绵阳中坝整顿。

3. 将原中央纵队曾宪栋部第五旅廖刚所属第九团（黄昭忠）、第十团（马泽——马泽以副旅长代廖刚职）调至南部，另又将该师原驻中江之第六旅古鸣皋所属第十一团（张煜焜），第十二团（曾亚伟）调驻南部，一面整训，一面作阆中、仪陇间应援预备部队。

4. 田部在防守嘉陵江期间，曾经两次阻击红军解放广元：第一次阻击红军解放广元是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六月十五日田部左翼守广元之刘汉雄部正当新败之余，红军以一部兵力袭击，一触即溃，红军直抵广元城下。田颂尧

以广元当川陕两省要冲，形势重要，不能放弃，乃严厉责令刘汉雄饬其固守，并令新自陕西南郑来附该军之王志远旅协力作战，六月三十日红军追去。田颂尧为增强该方面的防务，又调第二师胡开莹旅（傅贵梁代）进控于广元附近。田颂尧为使来附他的刘、王两部尔后更能为其卖命，藉此机会大加升赏，改刘汉雄路的番号为该军独立师，以刘任师长。改王志远旅的番号为该军之第五路，以王任司令。

田部第二次阻击红军解放广元，是在八月中旬。当时红军以有力部队分两路奇袭，刘汉雄、王志远两部工事坚固，刘部严团，王志远部李清涵团死力撑拒，战况甚烈。王部团长李清涵负伤，团附刘鸿秀、营长周心胜被击毙。广元前之柳林子至千佛山阵地，田部官兵伤亡数百；乌龙附近战斗尤烈。是为争夺广元战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红军于重创田部之后，随即撤退。

红军于八月底解放仪陇，担任防守仪陇的部队系田部李炜如第一路。时适李请假离防，旅长刘鼎基也离防赴上海，部队的指挥交由团长汪朝濂代行，由于他指挥无方，以致军心涣散，二十三日红军突然猛击三堆石，阵地突破，守兵即全部崩溃，仪陇遂告解放。李炜如部初退嘉陵江左岸之碑院寺、新镇坝之线，不久又退过嘉陵江右岸。李部一撤，南部形势随之而变。田颂尧此时判断红军的意图是控制嘉陵江左岸，为尔后进一步扩展苏区作准备，乃令左翼独立师刘汉雄部、第三路何德隅部坚守广元至苍溪之线；另以南部曾宪栋师之古鸣皋旅扼守阆中双龙场至南部老鸦岩沿县城至盘龙驿之线；以李炜如路扼守盘龙驿至新镇坝之线；以曾师廖刚旅驻南部为预备队。又令第一游击司令马祖援、第二游击司令干国柱、第三游击司令马光，各率数百人分驻南部县各区，不时至前方游击。

九月下旬，红军又调动一部兵力围攻南部，似有强渡嘉陵江之势，与驻该城之曾宪栋部作战后，旋又他去。

四川“剿匪”第四路军（杨森部） 进攻万源及其溃败经过（摘录）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史科编写组

（一）战前双方态势

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由豫鄂皖边区革命根据地转移到川陕边区，在很短时间中，就把国民党二十九军田颂尧部队盘据多年的通江、南江、巴中各县解放了。其时，国民党二十军军长杨森正率所部在资中一带参加刘湘与刘文辉互相争雄的军阀混战。杨森得知红军入川和解放通、南、巴的消息后，深恐浪潮波及到他所盘据的渠县、营山等地，乃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急电该军团务精练司令向廷瑞（时驻渠县）立即赴三汇布置防务，并令该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夏炯指挥该旅及精练司令部部队前往巴中协助二十九军阻击红军。夏炯随即率部推进到巴、渠交界的佛楼寺。经夏炯与二十九军第三师师长罗乃琼会商后，又率部队推进到巴中附近的巴河南岸，由精练司令的部队防守江口至肖溪口之线；第一混成旅防守肖溪口至兰草渡之线，左与二十九军第三师部队衔接。当时巴河北岸虽有红军游击队活动，但未与二十九军部队发生战斗。到了五月上旬，因红军转移兵力前往通江围歼二十九军进攻部队，主动缩短战线，退守得胜山等地。二十军防区之营山、渠县方面情况已

趋缓和，杨森始命第一混成旅及精练司令部部队退回渠县原防。

一九三三年八月，当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与刘文辉在岷江附近地区混战之际，红四方面军以“后退包围”的战术在通江境内的柳林溪痛歼了二十九军进攻部队，声威大震。随即再度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乘破竹之势，向二十军盘据的营山、渠县进军。二十军第一、第五两混成旅（第一混成旅夏炯、第五混成旅杨汉忠）的部队在巴中、渠县交界的凤凰寺、佛楼寺、三汇场防堵，先后被红军击溃，一混成旅的团长雍受康被俘；五混成旅的团长程栋梁被击毙，官兵伤亡惨重，部队溃不成军，仓惶退至广安、渠县交界的花桥一线，始行收容整顿，建筑工事防守。二十军第二、第三两混成旅部队（二混成旅李朝信、三混成

旅杨汉域）在营山以北的大庙铺、通天场当地防守，亦于几日之内先后被红军击溃。二混成旅部队先在鼎山、玉山地区遭红军截击伤亡惨重，退守通天场，与守大面铺的三混成旅联防阻击红军，又被红军痛击，狼狈向营山节节败退，随即弃城向左后方逃跑。其时杨森正在成都，闻该军两路败退，营山吃紧，深恐老巢有失，乃急电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域指挥一、三两混成旅驰援营山。红军英勇无前，先声夺人；杨部两旅官兵新败之余，闻风丧胆，甫与红军接触，即纷纷溃败，红军追歼溃兵，随于十月三日解放了营山县城。其时二十军的部队，一部防守渠县、花桥之线，主力则退守蓬安、周口、南充，沿嘉陵江右岸设防；精练司令部部队亦自营山、蓬安交界之高场市退到蓬安县城，守王家场一段嘉陵江后岸河防。花桥距广安九十里，红军曾有便衣部队到花桥附近活动，广安县城一夕数惊。杨森随即由成都赴回广安，企图守住自己的老家。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军部队编制表：

军长：杨森

参谋长：刘镛、鲜光俊

第一混成旅旅长：夏炯

副旅长：杨干才

一团：杨干才

二团：朱亮（原雍受康）

三团：赵嘉谋

第二混成旅旅长：李朝信

四团：吴建中

五团：朱泰安

六团：李介立

第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域

副旅长：叶济

七团：周翰熙

八团：陈亲民

九团：唐武城

第四混成旅旅长：高德周

十团：徐相录

十一团：林伯符

十二团：周炳文

第五混成旅旅长：杨汉忠

副旅长：税古
十三团：向文彬
十四团：李邻照（原程栋梁）
十五团：熊耀（原侯烈光）

第六混成旅旅长：罗润德

十六团：林相侠
十七团：刘席涵
十八团：张宴

团务精练司令：向廷瑞

一团：曾彦臣
二团：陈亮
手枪团团长：杨汉印
宪兵团团长：蔡慎猷

该部在川北对四平方面军作战，最初是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混成旅和精练司令部部队参加。六路进攻时是三、四、五、六等四个混成旅参加。该部除宪兵团外都已先后参加对川北红军作战。该部每团约一千五百人，参加作战共二十一团约三万二千人。

执笔人：奉伯常

资料来源：根据当事人杨汉域、向廷瑞、向文彬、唐代才等提供。

川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六路围攻 川军刘湘之“剿赤”大纲

（这是刘存厚第五团团长江明秋被红军俘获后写的供词（曾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发表于《干部必读》第六十四期）

红军初到川时各军虽甚注意，但皆以为红军总共不过万二千人，单以田军之力即可驱除。防区积习未破，各军以为未攻我防，无协力攻击之必要。刘、杨两军虽各出兵数旅，然主旨是在防堵，并无进攻企图。田军将领亦以为本军力量足可应付。对于川陕边防军之要求通江之占有权，杨军之要求巴中或仪陇占有权，田皆不应，通电只求友军防堵，允干事平后，将杨军势力分之，顺庆让杨，顺庆自二十四军退走后，为田、杨、李、罗共有。后李、罗、杨得遂、安、资，罗分得资中，李分得遂宁、安岳，杨分得顺庆，田军在遂部队，为李部所排斥，田不甘，拟以武力夺回，适因通、南、巴失陷，又经杨之参谋长喻孟群调停，田乃隐忍。杨以与邓、田醉谱，私交为厚，又以己之势力不足，恨甫之夺其下东地盘，不欲得罪田军，敌顺庆杨驻兵两旅，田驻营余，每月款项杨得四分之三，田得四分之一，知事由杨委任，田仅委一护商局长，田对杨终无确切表示，因此刘、杨两军，以为牺牲无代价不愿进攻。田虽一再请求协助，均未达目的。刘湘对于田军并无接济，仅允中央接济田军之枪炮弹与炸弹过道而已，田军要求补助款项，则一文不应。田军反攻失败，其将领雄心顿挫，始求各军援助，主张打破防区，拥护刘湘统一，刘湘故作镇静与缄默。嗣见各军表示诚恳，始允相助，乘此要挟伪中央，以为予以统一四川之权，则彼以全力先平川乱，扫除障碍，然后移师“讨赤”，证以鄂西“剿赤”经验，三月为期，确有把握。中央见其势成尾大，且疑其统一四川后，必经营西南，然余无法设，只好发表为四川总司令。彼要求暂

不设置省政府，于总部设军民政各处以统治之，事平后再为论功行赏，依法成立。一面要求接济款弹，伪中央均一一照准。刘遂于成都召集会议，各军首长均到，会议数次，一事未决。所以各军以刘既为总节，当以彼之军队为主力，款弹均须由伊负责接济。刘初允以一师协攻，一旅殿后，款弹无甚表示，各军均不满。于是有五部合作，保定系团结，另谋出路之酝酿，刘见事不佳，乃允命王方舟率兵九旅“会剿”，并允负责筹军费四百万，子弹全由伪中央接济。经迭派代表请求伪中央给军费二百万元，子弹五百万。后以嘉陵江告急，知事不可缓，经一度会议，军事初步计划乃定。其兵力分布如下：邓出兵五旅集中昭、广为第一路；田出兵六旅集中苍、阆、南为第二路；杨出兵四旅集中营、蓬为第三路；李、罗共出兵三旅为第四路，集中顺庆策应各方；王方舟率该师之许、张两旅及范师之廖、周、范、王旅暨警卫两路为第五路，集中宣、渠一带；刘存厚出兵四旅集中万源为第六路。以上各路统限本月二十号以前到达指定地点，将到达情形暨部署迅即呈报，候命总攻。

军事计划实施第一期；第一路以木门为目标，第二路以恩阳河为目标。第三路以曾口为目标。第五路以江口为目标。第六路专任防堵。各路奉命总攻后，务须奋勇追剿，不得稍为观望，如违以军法从事。

第二期：第一路由木门进攻南江，第二路由恩阳河进攻巴中，第三路由曾口过河向清江渡截击，第四路进驻鼎山策应各方，第五路由江口进攻通江，第六路仍取守势。

第三期：各路由现地会攻苦草坝、得汉城，同时电请中央命令陕南各军会攻务达歼灭目的。

军事平定，组织省府统一军民财三政，讨赤损失尽量补充，官兵自动员起一律十成发饷，伤残阵亡者从优抚恤，勇敢者一律超升师长以上，建立特勋者得为省政府委员，以后如四川财力不足养多兵时，再为比例裁减。

上之计划方一发表，红军进占营山，渠、广震动。杨以刘湘延不出兵，且在万扣留之军械无意发还，遂决心放弃渠、广、岳，集中顺、蓬，刘始着慌，立允发还扣械，命潘、唐、王之一部，兼程到武胜、合川，范师之周、廖、范各旅兼程到大竹，许、张两旅早已到达渠县三汇，拟协同杨军相机于短期内恢复失地后，再照第一期计划施行。特属潘、唐等部尚未准备齐全，而绥防告急，援助杨军恢复失地之计又行停顿了，乃星夜调兵于梁、开临区布防。除请求蒋介石下一严令，申斥杨军一再后退，以后如再有失陷防区者，除严惩不出兵力之处罚外，并撤消其防区，刘湘亦以总司令名义下一严令，命田、杨、刘三军务须固守防线，勿得再退，以待彼之驰援。

贵军东攻时，刘存厚召集会议，佯以红军主力来攻，定难支持，不如退保实力，殊刘湘、王方舟一日数电，谓坚守一、二日大兵即至。殊渴候数日，未见援兵，只来飞机两架，旋绕空中三匝而去，翌日绥定失定，后情不明，

此乃前后经过大概情形也。川东北“剿赤”印象记（摘录）

循 实

六路会剿的发动

正在成都举行第一次剿匪会议，二十一军的部队才开始动员的时候，绥定、宣汉两个重镇意外迅速地失陷了。这两个屏障二十一军防区的地方的失

陷，给刘湘很大的刺激，不得不赶紧把他的部队向下东输送。

关于刘存厚之失陷绥、宣，是有许多传奇式的轶闻可以告诉读者的。

大家知道四川抵得一个群雄并峙的欧洲的缩影，刘存厚治下的绥、宣两县的氛围气，在这小欧洲的四川国中却又显得格外异样。这位老将军在名义上虽是早接受了国民政府委给他的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是在脑海中依然憧憬着“吴玉帅”统治时代的他，所用的国徽依然是“五色”的，不是“青天白日”的。他在题赠绥属联合中学的匾额上煌煌然题着“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光嘉禾章，崇威上将军”的荣衔。不但在形式上，就是在精神上他也完全继承北洋军阀时代的典章文物的。

从通江第一度失陷后，他的一部分部队便沿着长滩河（通江属）、牛盘寨、土地堡（巴中属）一线守着。这方面倒也平安无事地过了半年多，因为匪不曾渡河来攻击他。并且据说匪也有过提议互不侵犯的信给他。等到把田、杨两军打败后，匪的各个击破的战略便应用到刘老将军的头上来。

他的兵力完全配备成一线式的——这和剿匪的必要战术恰恰相反——匪把他长滩河、邱家堡（巴中属）两点防线突破后，全线就生动摇，纷纷退却。赤匪便从那里分两路长驱直入地攻取绥城。守绥城的兵还有一团，团长是蒋某。他得了报告说赤匪向绥城杀来了，便令他的一个姓朱的营长带一营兵去扼守绥城背后的凤凰山的福音堂，赤匪来时还可以在那里抵抗一下，至少也可以掩护着让城里的辎重来得及运走。不知道是怎样的，那位糊里糊涂的营长竟把福音堂错认作复兴场（在绥城西北六七十里，不当大道）这一错真错得可以，赤匪一路毫没有抵抗便抵拢绥城。来得那样飘忽，以至于七个赤匪的先锋队四面一打枪便把还在城中饮酒赋诗而且扶乱的刘老将军吓跑了。——宣汉是先绥定失陷的，刘存厚的兵不战自退，十一个赤匪在试探的态度中进去占了城。宣、绥之失，真算是无独有偶。老将军带着他的宝眷细软慌忙地逃出城的时候，随身的马弁们提着手提式的机枪和连枪很威风地把住南门外的浮桥，不许任何一个老百姓走——可怜的老百姓们是连逃难的权利都被限制了的啊！有些不晓事的，被逃命的意识驱遣着勉强去挤，虽不曾死在枪下，也被推下河去淹死在河里。

还不必说他撑持个三天五天，只要他能撑持一天半天，二十一军第三师张邦本旅的援兵就可到达，绥城也不至委诸赤匪了。然而盘据绥、宣十年，剥削人民几千万脂膏的刘存厚，就这样轻轻地溜了，就这样厚报他的老实的“阿斗”们！

赤匪的大队接着就到了，把姓蒋的团长活捉了去还是小事，刘存厚积存下来的五、六千支枪，百多万发子弹，百多万的现洋、兵工厂、造币厂的全副机器和材料，也轻轻巧巧地送给赤匪了！

在绥定危急的那几天，刘存厚向刘湘求援的电也不亚于雪片——他在电中，一面告急，一面却也毫不示弱地表示他要“誓死坚守”。刘湘一面赶派他在梁山的三师部队去应援，一面也明白老将军只是在虚张声势，未必坚守得住绥定，所以坦白地向他说，如守得住固然很好，万一守不住，而所有的武器机器也来不及运走的话，至少也得把它们毁了再走。然而我们老朽昏庸的老将军，在那军书旁午的紧要关头，偏偏还那样好整以暇地饮酒扶乱，连搬运要紧东西的大事都想不到，表演了那末一幕仓皇逃走，又厚赠了赤匪一笔礼物的丑剧！

他的宝眷细软总算平安地经过万县运到重庆去。一百多只满装着贵重物

品的箱笼到达重庆码头之先，绥、宣侨寓在渝以及逃难到那里的人民们，闻风跑去堵截的有几百人；他们要把从他们身上刮去的脂膏取回来分润难民。但这那里是可能的事，在现存的状况之下？果然，当地的军警默加保护，赤手空拳的难民们到底无奈他何。不久，刘老将军也安然无恙地通过重庆到成都去享清福，尽管一般把他恨入骨髓的绥、宣民众在向各方呼吁，请求把这个“瘟牛”（这是绥宣人民送给他的绰号）明正典刑，并且没收他的财产，以谢绥宣人民，但结果还不是照例的“褫职查办”了事？他落得在锦官城中，优游岁月，饮酒赋诗。也唯其林下生活太闲散了，才引起他在二十二年十二月底巴巴地派了两个专员从成都回绥定，函请首先克复绥城的范旅长楠煊设法为他寻找他遗落在督办署里的一套陆军大礼服和勋位勋章。当时我们听了这件事，真觉得这位“厚险犹存”（他在成都当督办时有人作过一副对联，下联就是说“刘存厚厚脸犹存”）的老将军的非常举动令人啼笑不得——也必然是想把那些“捞什子”带到棺材里去殉葬。但是，不幸他失望了，因为这些宝贝玩意早已不知下落了。

轶话扯得太长了，再回转笔头来说军事吧。

当赤匪第二度侥幸占了通南巴之初，他们的主要宣传纲领这样写道：“各同志勿以红军缺乏弹药武器为虑。绥刘与我储有充分弹械；二十一军军解有新式武器前来，均可一举而得；现田部已无作战能力；杨部一打即溃；邓在观望。只要将二十一军击破，全川赤化目的可达……”原来子弹缺乏到只好有时用木弹头的赤匪，占了绥定后便如虎生翼似的恢复了战斗力。要不是得着这一大笔的补充，他是不堪和二十一军战的；加以大力的压迫，不难很快的消灭了他，何致有六路大举的会剿，而且剿了将近一年还没有把他解决？所以绥定之陷落，确是四川赤匪问题的一个大关键。

赤匪陷了绥宣，跟着便以几千精锐的红军去攻两开（开江、开县），以一部沿州河（经过宣绥的那条河）下流扰乱，以大部向开县的杨柳关，开江的迴龙场，达县的大石桥进逼，准备得手后直扑下东，前锋竟达到离开江县城七、八里路的地方。来势的猛烈和迅速，使得负有捍卫下东责任的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差不多招架不住。那时重庆、万县一带都有些震动；人心惶惶，一天有几次的谣言；人们见着面时都有些紧张地首先互相问讯一下：“下东的消息怎样？”一些资产阶级已经在暗暗把动产向沪汉输送。——记得那时川省旅居京沪汉的人们发个快邮代电，说在那短短的一段时期中，从川省汇出去的钱就有一千五百万元，请中央和川省当局把那些钱没收来补助剿赤军费。这是很动听的调儿，但也只是说说而已。第五路的部队迅速地从川东、川南，甚至于川西（有些部队才从安川战役的战线上退下来休息不多时又奉到剿赤的命令）集中到两开、梁山、万县、大竹一带来。若不是在开江县属的要隘七里峡给匪一个迎头的痛击，挫了他的锋焰，那末，两开不保，夔万恐怕也守不住。下东一失，全川的咽喉被锁，情势便要严重到若干倍。

在下东紧张的时候，一、二、三、四各路还在昭、广、营、渠道上和匪相持着未动。经过千呼万唤，他们才姗姗地各向指定的地点推进。

在四川剿匪总司令指挥之下的是全川的军队，只有才被打败的刘文辉是除外的。邓锡侯的第二十八军编为第一路军；田頌尧的第二十九军为第二路军；李家钰和罗泽洲的为第三路军；杨森的二十军为第四路军；刘湘本人的二十一军为第五路军；刘存厚的二十三军为第六路军。（刘存厚倒台后，刘湘的第三师师长兼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陵基把刘存厚的兄弟二十三军副军长刘邦俊

逼走，收编了他们的部队，自己积极经营，想升任这个军长。等到刘湘把王解决后，这个军长仍然落到刘邦俊头上。）且让我们来检讨一个这浩浩荡荡的阵容。

第一路的邓军参加剿赤的，是由陈书农、陈静珊两师中抽调来的五个旅，第二路的田军所出的兵有曾南夫、王铭章、李伟如、刘汉雄四部，共约八个旅。第三路的李、罗两部是李宗防、陈绍堂等四个旅参战。第四路的杨军派出来的是杨汉忠、杨汉城、夏炯等四个混成旅。第六路的刘军是廖震、周建臣、刘育英等约五个旅。作为剿匪军骨干的第五路的二十一军，在最初征调的是王陵基的第三师和范绍增的第四师的全部，独立第一旅范楠煊部，独立第二旅杨国桢部，属于第三师的郝耀廷、王学聚、崔金山、马云屏、冷白云、陈国框、金仲瑜各部，以及属于四师的徐载明部，共约十四个旅。后来陆续增加了唐式遵的第一师全部，王缙绪的第二师两个旅，边防司令陈兰亭副司令吴锦堂的五个团，杨勤安独立团，王三春一纵队，汪杰一支队，杨后土一个团，杨守玄一个团，潘文华又带来教导师郭勋旅的一个团，暂编二师彭诚孚的三个旅，何绳武的一个旅，全部共约八十七个团，外附机关枪队十一个连，炮兵十个连。飞行队两队——一队驻梁山受第五路军指挥；一队驻顺庆，受第一、二、三、四路军指挥，连侦察机，轰炸机共计十八架。

统计六路军的兵力有一百五十几团，人数在十五万左右。全川各军兵额的总数，在前年统计，大约是三十六万。除去刘文辉的八万（他的兵在前年那度战役后，被刘湘遣散的有二万多人，他本人带进西康去的大约有六万多。）还有二十八万左右，这十五万人中，二十一军便占一半——刘湘所有的部队算是用了五分之四。

如果再把顿在陕、鄂两省边境防堵的中央军一并算起来，怕有二十一万人以上。这还能不算作浩浩荡荡的大军吗？

民众方面哩：因为剿赤，加增了一笔在粮税上附征的剿赤捐负担。重庆、万县、成都这些都市，房捐也增加了，增加额也是用来补助剿赤军费的。这是四川民众对于剿赤的贡献的一方面。

在他方面，作剿赤策源地的重庆设有“四川民众剿匪后援会”，各县设有分会。这是集中军、政、商、学各界民众的力量来宣传，募捐以及慰劳前敌将士的机关。从这会里输送到前线去慰劳官兵的物品，有毛巾、纸烟、草鞋等等。各地方机关、法团，如大竹、万县、绥定等处，也有给我们送来罐头、防疫药品、纸烟的。高级指挥官也赐过罐头、纸烟、现款的奖赏。以刘湘为会长的武德砺进会也派过专员到前线去慰劳，中级官赠手表，初级官赠头帐（只可以遮头的蚊帐）。此外匪区或者接近匪区的地方民众，拿猪、羊、鸡鸭、鸡蛋、蔬菜来送我们的也随时有。全国民众在精神和物质上援助抗日的十九路军的热烈情况，重见于这次川省的剿赤战役中，这在四川民众们自然算得是破天荒的举动，尤其是一般年年只替军阀们当炮灰的士兵们，对这些慰劳更不能不视为“异数殊荣”。我听得一些老兵这样感奋他说过：“我们这回打赤匪，得到这些东西吃，真算是‘开洋荤’，不过这一下可把人‘方倒’了！吃人家一支纸烟，穿人家一双草鞋，也不好意思不努力呀！”（“方倒”川谚，是被情面拘住的意思。）自然，这话不能代表一般剿匪士兵的心里，但也合我们得以看出这次在士兵的脑筋中灌注进去的新精神。

四川的剿赤军事便是在这两股伟大的力量——军队与民众——汇合成的洪流中运行着。

十个月的战果及十日间的大挫败

川省的剿赤军事已有了一年的过程，这过程中的详细战况，不是我现在所要琐碎地叙述的，也不是读者们所企望的，因为一些报纸早就陆续登过了。这军事是分期进行的，我现在为供给读者们一个简明的报告起见，也按期加以概括而综合的叙述。

在成都第一次剿匪会议闭幕，军事计划确定后，刘湘公开的宣称：“三个月内肃清赤匪”。这和蒋委员长剿江西的赤匪，一次二次的宣言“准三个月肃清”，“准半年内肃清”，“准……内肃清”，是同一样的态度。一般人从这种“誓师词”中认取他的勇气和自信，却不敢相信这是如期一定可以兑现的誓词：固然也未尝不希望“幸而言中”。

果然，白攻击开始后，“因人事推迁，时期延绥，以致匪情骤变，不能如限肃清”（总部剿赤军事计划中语）。不但不能肃清，这整整三个月功夫的努力——从前年十月底五路军集中时起到去年一月底止——仅仅算是完成了第一期计划。

这一期的战果是第一路军进展到望苍坝（广元属）：二、三、四、五、六路军克复仪陇、营山、蓬安、宣汉、绥定等处，并占领阆中之凉水井以左，绥、宣、马渡关以石之线。

赤匪最初便是把主力集中在第五路军当面的，因为，在前面已经说过，他的判断是“田部已无作战能力，杨部一打即溃，邓在观望……”只用少数的兵力对付一、二、三、四路。所以五路军从保护两开时起到收复绥、宣，和匪激战过五次。匪的精锐部队有名的二六八团（伪三十军九十师）的团营长政治指导员等在距绥城八里路的杨柳埡阵亡。四路军收复营山时，很吃了点力。收复营山县城的第二大，伪红九军在军长何畏的指挥下，反攻到城的附近，几进几出地激战了一个整天，双方的伤亡都非常之大。若不是杨森本人在前线督战，营山几乎又失去。何畏有在这一役中重伤而死之说。杨军总算没有象赤匪所判断的那样脆弱。

从去年一月至三月底为第二期。这期的军事方针在“先把匪压迫到通江、巴中、本门以北地区，再行包围歼灭”；同时“相机威胁南江，设法牵制赤匪的大部于该方面，使各路军之奏功容易”；更占领万源推进至石盘关至竹峪关（两处都属通江，接近陕边）以右之线，封锁川陕边界至镇巴门户，截堵赤匪向陕西溃退，勿使漏网。”

到三月底止，各路军节节胜利。一路军到达木门；二、三路军克复巴中；四路军的范部占据巴江河岸附近；五路军一部和六路军推进到宣汉的固军坝、官渡、厂溪之线。原来规定的任务将近完成。

在这一期中，五路军出当面的匪坚守着城隍庙（宣汉属），马渡关（绥定属），金华寨、泥龙庙、红云台（巴中属）一线，所以没有什么进展。右翼的路司令郝耀廷部在万源的罗大湾，因警戒疏忽，被匪乘夜袭进，把排哨缴了械，检得了口令、军装，改装成军队一直闯到司令部去，郝耀廷和全部官兵夫都被活捉，逃跑的只有一个夫子。郝耀廷本人便牺牲在这次事变中——也是四川剿匪军高级军官中第一个死难者！

据说这次事变又是起因于郝的部下某营长和匪有勾结。他作内应把匪引了进来，占了司令部，杀了郝耀廷之后，逼着所有的官兵去投匪，结果只由他拖走了两营，其余的杀了杀了，缴械的被缴械了，溃散的溃散了。匪的大部赶来时——据谍报说是陈昌浩带了六团精干的匪兵去——郝部固然是全部

崩溃，连附近的崔金山、马云屏、王学聚、冷白云等部也受了不少的打击。各部损失的步枪有千多支，机枪十几架，迫击炮几门。

这是川省剿赤战役中一桩非常的事件。

第三期军事开始于四月初，止于六月二十日左右。这期的军事计划：（一）在规复南江，并肃清南江以上及南江右前方到川陕边界的匪；（二）在规复通江，并扫清巴江左右岸的匪；（三）在规复万源，并推进到石盘关到川陕边界通镇巴大道之线，肃清当面的匪。

一路军在四月初，便收复了南江。到这期終了时，更收复了南江县境三分之二，万源军略有进展，三路军进展到中兴场、青江渡（巴中属）；四路军到达驷马门（巴中属）一带；五路军范部推进到通江属的渐滩河，长滩河一线；唐部（原为王陵基指挥，王免职后，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继任）推进到麻石口、城隍庙（巴中属）、老鹰嘴、老虎顶、罗大湾、楼口门、罗文坝、固军坝一线（皆万源属）。

就中城隍庙、老虎顶两役最为激烈。两处都是著名的天险，攻击了多次都攻不下。老虎顶是深得一个忠勇的士人以全家作担保带领着三师七旅的兵从山上僻静的捷径去抄袭才占领的。城隍庙也是施行奇袭才得手，匪在两处的伤亡很重。城隍庙的阵势失去后，匪的右侧背受到很大的威胁，土地堡、马渡关才不得不放弃，范部才得进抵通江的长滩河边。

延到六月初，四川剿匪总司令部以我军围剿的势已成、匪势渐就穷蹙，需要各路协向动作，适应机宜，于是成立总部前方军事委员会，处理前方一切作战事宜，以各总副指挥为委员，公请总部高等顾问刘老师从云为委员长。刘从云率潘文华的一支生力军（潘为总预备军总指挥，率郭勋一旅，彭诚孚一师，何绳武一旅），于六月十二日到顺庆就职。他所规划的第四期第一步的总攻在二十二日开始。总攻的方略在攻克通江、万源，并亘通江北部沿川陕边界向万源方面横扫，肃清通、万之匪。

二十四日夜，匪放弃了陷了两年多的通江城，范部周旅首先入城。但范部和李、罗、杨部以及彭师所占领的只是通江城东北西北的地区和小小的通江城。匪退而集结在通江城东北一带的高山上，就是城北的后山上也还有匪据着重重工事不退，不时下山来袭扰，有一夜居然有奸细把城内驻军的营旗扯去了一面，把标语也撕去哩。

这一步计划完成于七月十日以前。第一路军到达贵民关（南江属，通南交界地）。二路军到达青浴口，新场坝（通江属）。三路军李部在通江城北王坪寨、鹰龙山之间与匪相持；罗部到达涪阳坝（通江属）。四路军到达通江城。五路军到达通江城巨麻石场到镇龙观之线；唐部克复城口，（城口自去年秋经王三春部克复后即由该部驻守，六月中旬，匪乘我右侧没有攻击，以大部进陷该处，王部受重创。）并进出于城口迤西的庙坝。

从十一日起，全线又总攻，开始第二步计划，目的在完成第一步未完成的任务。

匪自放弃通江城后，辎重粮食集中于汉城（并非之城，乃是一个石堡，地形非常险峻，在通江城之东百余里。）据着城口、万源、通江城迤北这一带愈加险峻的阵地，互为犄角，全部的兵力都集结在一起。阵地右自南江边境起，左迄城口止，绵亘几百里地方，都是依山凭险，筑有重层的工事据守着。他所采用的战术也改成“内线作战”。主阵地常通于山地后端，使我军去攻击他的部队，每到登峰造极，火器失效，将士气衰的当儿，施行逆袭，

这就是以守为攻，使攻的容易遭受挫折。

这次攻击，虽是各路军都指定得有任务，（一路军向川陕边界的两河口进剿，二、三路军都以攻克得汉城为目的；四路军总预备军的目的是竹峪关。）但决战正面在五路的唐部和六路方面，五路方面，五路的范部只是佯攻。唐部用了八旅之众的兵力去攻取万源城和城迤西的一带山地，但没有多大进展。总预备军的彭师和三、四路李、罗、杨各部会攻通江城北的三花顶、鹰龙山也没有攻上去。一、二两路同样没有进展，因为他们也只佯攻一下就算了。

二十三日又总攻。右翼仍然用同样多的兵力去攻万源，这是主攻；左翼攻三花顶、鹰龙山、乌烧背，是佯攻。结果双方又都没有得手。

于是刘湘严厉的命令下来了。他命唐式遵无论如何非把万源攻下不可，并且特别颁布了奖惩的条例：攻下万源的奖洋一万元，另外还有两万元作为攻下万源城附近的几个重要阵地——花萼山、孔家山等处——的奖金；有擅自放弃阵地的以军法从事；遇有两团人以上的兵在作战时如果旅长不上前线督战的也要枪决，旅以上同样办理。

八月六日右翼第三次猛攻万源，唐式遵本人亲自去督战：其初还有相当的进展，先后占领老鹰寨、大面山几个阵地；后为地形所阻，匪更以大部逆袭，肉搏冲锋。二师的四、五两旅和三师的七、九两旅受到很大打击，最后只好撤回本阵。匪见我方到了“再而衰，三而竭”的时候，更以主力猛烈反攻，我军不但把先占领的阵地放弃，而且还被匪把比较脆弱的汪铸龙部（二十三军的周、刘两旅）冲破。汪部于十日失青龙关。

关于汪部怎样失却阵地，有一种令人不愿信它是真实的风说：九日夜，匪象用火牛阵似的驱遣了许许多多背上绑着电筒的狗到汪部的警戒线来。前哨的兵在黑夜中看见有很多放光的电筒，认为是匪兵来了，便开排枪射击。狗一听着枪声，满山遍野地狂奔。士兵见到到处是电筒的光芒，以为到处是匪，于是不敢抵抗，纷纷溃退。匪方见他那近于开玩笑的狡计竟成了功，明白汪部真是脆弱得可怜，于是乘虚追击过来。五路军几百里长的阵线就从这一点决了一个口子，这口子谁想竟至堵塞不起，越决越大，成为引起全线总崩溃的导源哩！

十一日匪以第九军全部向杨国桢旅猛扑；以第四军全部横击刘光瑜旅。这两军都是匪军中的骠悍之师是不肯轻于使用的。刘不支，十三、十四日接续放弃青花溪、玄祖庙、毛坪等要点，退守长坝。十五日，杨旅见势不佳，后退到龙池山、赵塘坝、大安坪之右翼，勉强和刘旅底何承聪联络，但刘、杨两部都因抽兵填补汪部所留下的四五十里宽的空隙，预备队使用尽了处处还嫌兵力稀薄。十六日拂晓，匪九军及四军备一部，向杨旅阵地冲入。因无预备队，该旅官兵伤亡过众，被匪包围成几段，同时旅部也被困。旅长杨国桢几乎作了俘虏。该旅溃退到距战线后方四十里的老林口，打算商请在那里休息整顿的汪部扼要收容，那晓得到时汪部早已逃扬干净，匪又跟踪追击，立脚不稳，乃退向长坝。到长坝时，刘部正纷纷渡河，杨旅便又退到王家坝收容。一路且战且走，各团皆失联络，损失官兵在三分之一以上。

右翼的防线既因汪、杨、刘三部之败冲成一个缺口，左翼的范师才赶紧令陈兰亭部务必确实占领河口场（在巴水上流一条支河的南岸），才好扼制住匪不让他再追过河。谁料陈部未到达那里匪便先渡河来占了。于是陈部又急急后退。范师从通江方面抽调前去协助陈部占领河口场的孟浩然旅便和越

过河口场向前追击的匪部遭遇，混战了大半天，损伤六七百人，狼狈地退到陈部所在的鹰嘴岩去收容。

这时我方的阵脚大乱，匪看破这个弱点，大胆地用深入穷追的策略。分兵两路，一路向三师追击，一路便向四师。向三师追击的在二十那天已攻到离宣汉城不过百里的罗文坝、佛耳岩一带，向四师冲来的这路，打过了陈师和孟旅之后，便横冲到土地堡来打廖开孝旅。廖旅不敢恋战，赶急向绥定的第一道要隘马渡关退去。孟旅也退到了那里。还守着通江的麻石场、铜冠山、喜神滩一线的周绍轩和范楠煊两旅便处于腹背受敌的形势。当面的匪，又天天在攻，军心有些动摇起来。加之，四师所指挥的部队，那时已被匪从中间截成了两段，呼应不灵。当时高级指挥官手忙脚乱的情形真是一言难尽。局势之险恶，军心之紧张，也就可想而知了。

周、范两旅勉强在原线撑持了四天，才转奉到刘湘的固守绥、宣的命令，二十一日晚开始退过长滩河。以五日五夜脚力，退到距原阵地足足有四百里远的三汇场（渠县属，是州河，通江河，巴河合流的地方）。古语说的：“其进锐者其退速”，然而左翼退却的这四百里路和右翼退却的三百多里路乃是在抛掷了很大的血肉的代价，和熬过了十个月的长时间才夺回来的，竟在短短的十天中轻轻断送了！

因了四师的退却，在左的彭诚孚也不能不退；更左的守通江城的杨森部，以及守通江县西北一带的李、罗、田、邓部更不肯再守。于是全线总退却，而且是都不大肯抵抗地退却。截至九月二十六日止，巴中、南江、仪陇、营山都相继放弃了！阆中，广安、苍溪在危险中，他们虽不想抵抗，其如赤匪毫不留情何！所以李、罗、杨三部遭匪各个击破，伤亡损失得很惨。象这样节节后退，不知道究竟要退到什么地方才不退了。咳！以前骂刘存厚是“瘟牛”（谐刘）骂他的部队是“瘟军”的，如今对于这些到底也经不得挫折的各路军，又该叫什么呢？他们这些将领，自顾又比刘存厚如何？！

可怜通江及巴河一带的老百姓们，牵成一线，仓皇地昼夜跟着我们退却下来的军队作第二次的逃难，据我在途中亲自看见的至少也在一万以上。（连绥、宣、南、巴、营、仪以及附近各县的难民来算，岂止二三十万！）从他们面孔上惊惶惨痛的表情和老幼妇女悲愁苦怨的呻吟中，我们看出了他们对于统治阶级的失望和愤怒。

（摘自一九三五年三月《国闻周报》第九、十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行营参谋团大事记（摘录）

是年十月十日，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奉中央命就任四川剿匪军总司令职于成都；即分六路进剿，以邓锡侯兼任第一路总指挥；田颂尧兼任第二路总指挥；新编第六师师长李家钰兼任第三路总指挥；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兼任第四路总指挥；所部师长王陵基兼任第五路总指挥，次年三月王去，又任所部师长唐式遵继之；第六路总指挥先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因达县为其军部所在，达县陷后，以刘邦俊代之，造二十三年八月中旬，其前敌指挥汪铸龙不战而失青龙观，所有兵力不足以当一路，乃附于第五路焉。

刘湘就任总司令后，在二十三年一月以前，先后收复阆中、南部、蓬安三县城外地方，乃渠、达、宣、汉、营山、仪陇、苍溪、广元等七县。三月中旬克巴中、万源，四月上旬克南江，五月上旬万源复陷。下旬以所部师长潘文华为剿匪总预备军总指挥。六月下旬克通江，七月上旬克城口。至是，匪陷川北十五县已平十四，所未下者，仅万源一县耳。然匪实全师退集万源，故在八月中旬以前，迭以全力反攻第五路。及第六路失守青龙观，牵动全线；致通江、南江、巴中三次失陷，匪焰再张。刘湘乃于八月二十三日，电中央及委员长呈请辞职，其词如左：

“奉命剿赤，十余月矣；仰托中央德威，北道失陷诸邑，以次收复；匪徒穷处万源，已到最后挣扎时期，徒以军实缺乏，各路步调不齐，致令九仞之功，亏此一篲。我五路派军奋进，迭次冒死强袭，损折殊巨；目前择险扼制，谅无他虞，但今后如何维击，则有难乎为继者：盖川省民力已尽，罗掘俱穷，原筹四百万剿赤军费，早已用罄，额外挪垫之项，已达一千五百余万，无法弥补。而战事尚须延长，地方既搜括尽净，中央则挹注无由；腹枵械窳，唯有坐待崩溃而已。湘素愚戆，不尚浮器、倘有回翔余地，冈不委曲求全。一年以来，绞脑呕血，心力交瘁，匪特无补时艰，而局外浮言，反以不肖之心相度；一隅如此，全局可知，窃料钧座主持大计，其困难必有百倍于湘者，此湘之所以欲言辄止，而不敢冒昧直陈者也。然情势至此，何可终默？川虽辟远，关系全局基重；棉力既尽，来日大难、应请中央解除湘本兼各职，迅简广员接替，以策成功。从本日起，所有剿匪总司令，善后督办，二十一军军长各项职务，分别交由参谋长代行；立候处理，迫切陈词，伏维鉴察！”

当时，刘湘去留，与四川剿匪关系甚大；经各方恳切慰留，暂居重庆，在野之身，支持危局。于九月十日赴万县转开江，视察第五路前线，至二十六日始返。时委员长驻节芦山，于九月十六日电语刘湘及川军各路总指挥曰：“近日川中情况，自五、六路挫败后，一、二、三、四各路，又复节节后退。南江、巴中相继沦陷；巴河险要，亦竟放弃。三路既遭失败，二路又受创伤，遂使苍溪、阆中、仪陇、营山、蓬安等处，均觉岌岌可危；此实各路互相猜疑，彼此坐视不救之必然结果。各个击破，前言悉验，惟有痛心！盖兄等虽各矢言开诚协力，然从未声明某路被攻，某路赴援策应，或弃间实行夹击者；各不相谋，事实昭然；故虽为六路会师，实则皆各自为战。加以各路自身贪存，勉强周旋；有相提自保之意，绝无背水背城，硬札硬打之决心；往往稍一交绥，即图引退。基上两因，致匪深知进无苦战，后无顾虑，尽可肆意突击，放手穷追；故各路不败则已，败则损失奇重。匪势披猖至此，兄等痛定

思痛，宁不幡然自生悔乎！？

今一、二、三、四各路阵线，已逼近嘉陵江岸，则全川存亡，及诸军生死最后之关键，实已临头，再不死拼，唯有坐待灭亡。兹规定一路扼守长池，二、三两路扼守恩阳河南岸之线，以保仪陇；杨军固守佛楼寺三溪口，左连鼎山之线，以固营渠；借以稳固阵地，速图整理；务盼兄等格切遵行。如电到时，对于上列规定各要点之阵线，已有转移逾越者，应即赶紧力图恢复，嗣后拼命死守。倘仍不努力夺回规定阵线，或再任意放弃，或不相策应援救者，不问原因如何？中央定予严惩。甫澄兄尤应克日复职，主持一切；要知今日，不特责无可避，尤已退无可退。更须知匪如狂犬，畏之而走，则狰狞追噬，终为所伤；若返身直挺，迎头击之，则虽凶猛，亦必骇窜。今匪区愈广，阵线愈长，空隙愈多；非各种上下官兵用心力撑，视人犹己，痛痒相救，则更难防范。生死存亡，争于呼吸，惟兄等惩前警后，深自猛省焉！”

惟各路阵阵后退，关于委员长规定之阵线，已不及扼守；而苍溪、仪陇旋亦再陷。刘湘遂遵今于十月二十二日复职，并于十一月二十日躬抵南京，请中央及委员长指示机宜。而各路亦与匪对峙于由广元经昭化沿嘉陵江西岸，至南部新政坝达县宣汉至城口之线矣。

《四川晨报》刊载川军“六路围攻”

情况（摘录）

（一九三三年十月）

七日：

——新闻社成都五日电：刘总司令湘，四日就职，除何王任成瀋代表蒋委员长监誓外，邓锡侯、杨森、田颂尧，李其相、罗泽州及各军将领均参加。

——又电：刘湘于九月二十九日派侦察机两架，飞往南部前方，侦察匪情，致剿匪先头部队，亦于是日（即二十四日）出动。

——又万源三日电：赤匪冬（二）日晨，向已河岸石梯坎、桥湾河抢渡……是役毙匪团长纪神三及匪兵百余，夺获枪械百余，毙刘军伤亡数十名。九日：

——新闻社成都七日电：刘湘总司令，已下总动员令，共调兵力八十团剿匪，并派邓锡侯第一路总指挥，田颂尧为第二路总指挥，李家钰为第三路总指挥，罗泽州付之，杨森为第四路总指挥，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范绍增付之，刘存厚为第六路总指挥，分别统率劲旅，取大包围形势大举进剿。

——营渠两县先后收复（新闻社成都八日电）：图窜营山、渠县之赤匪，被王（陵基）范（绍增）两师痛击纷纷溃退，该两路地境，讫无匪踪。

十二日：

——营山失陷后，此间自十月四日得到赤匪窜入营山城消息后，纷纷迁移……。

十五日：

——……总计六路总指挥动员部队，在一百团以上……赤匪虽欲作挣扎，恐亦如磷光燭火，不能持久。

十八日：

——各路剿赤部队正积极进堵中，但因各部尚未到达指定地区，故未有大规模进攻。渠广一带为日内战斗焦点，第五路王陵基，连日作防守战，曾与匪略有接触。杨森担任固守顺庆等处。第三路李其相军内容组织日内可发表。第二路田颂尧已于十日起程达潼川。第一路邓晋康已下令，务于本月二

十日前到达昭、广等地。

……陵基奉令，任第五路总指挥，于十月十五日在万县防次就职。

二十二日：

——盛传宣汉有失守说。赤匪主力，巧（十八）日起向绥定方向移动，绥刘部在石堡、江陵溪，蒲家场一带布防。（本市消息）据其君传出消息，川北共军因各军进迫甚急，大部向绥定方向窜走，昨传宣汉失守。确否待证。

二十三日：

宣汉失后绥定危急。（本市特讯）赤匪攻陷宣汉后，即向绥定进逼，刘存厚电洽告急，谓决死守绥城待援，第五路军星夜向绥开拔，即将接触。

二十五日：

——刘存厚放弃绥定证实。川陕边军马（二十一）日放弃绥城，刘存厚现正收集散部，一面电刘湘告急，第五路军大部向北前进，即将接触云。

——十八日绥定电话：宣汉属之马渡关（距城九十里）十七日被土赤王维舟二六四部二千余人乘雾袭入，即日午后刘（积之）军三旅克复。

二十七日：

开江一带大军云集。宣城已于昨日（十九日）午后四点钟陷落，绥刘军及该县汪县长、团区长眷属、团防难民均退集宣、开交界之七里峡（按开宣距一百廿里，七里峡距开城五十里）、迴龙场。驻任市乡之三师八旅二十三团刘云雄部抵开，闻明日李圭如旅长随带一团来城。

二十八日：

刘存厚放弃绥定详情。事前以三旅张华封旅驰授，殊宣汉于十九日失守。张旅便于二十日集中，向绥开拔，行至开江所属大石桥，而刘（存厚）已于二十一日放弃绥定，率所部狼狈逃来，恰与张旅相遇。

三十日：

“赤区[匪]夜袭保宁被击溃”：阆中方面，昨有赤匪大批部队乘风雨大作，天变俄倾之际，在王又子地方偷渡夜袭，当经田颂尧部第三师薛团之警戒发觉，立即通知全线猛烈射击，约二、三小时之久，始被击溃。

——杨子惠军长于本月十六日由广来岳……并将刘总司令分调大军剿匪之川军各所担负之阵地简单报告：计王、范两师会合出师绥定，田颂尧出师南部，邓锡侯出师昭、广剑阁及保宁一带，王师一部出师渠县，李、罗出师蓬安、二十军独任营山一带，一俟完毕，即一致动员进攻。

十一月

三日：

——赤匪进犯开江迴龙场。（梁山一日电）自五路军王芳舟部奉令向梁（山）、大（竹）集中后，突闻宣汉告急，王总指挥乃急令李旅长圭如，全部驰援，行程未平，而宣城已失。王（芳舟）后以一部固守两开（开县、开江），余仍集中梁大。并派张旅四团驰援绥定，殊张甫抵亭子铺（距绥城四十五里），刘部即已放弃绥城，所部四散。张旅所部复进至大石桥扼堵。六路军廖雨辰（刘存厚所部）部五团兵力，同时退守通江、宣汉、开江之间之杨柳关、三汇口一带。三十日开江前方之迴龙湾、天师观方面，匪突以伪九军主力来犯，经五路军李旅迎头痛击，毙匪六百余人，许尧卿旅亦从左翼赶至，并包围匪百余人，全部缴械。

——成都通讯：赤匪在渠河西岸三汇河边构船廿余支偷渡，方至半渡经我李团李营用枪击沉数支，又自退回……。四日：——梁山二日午后四时电：本日晨刻匪部号称四师约六七千人，向永兴场方面猛攻，双方战至午后。迴龙铺之八旅李树藩部及天师观崔金声部亦同时出击，五路军官兵奋勇，全线猛进。七旅许绍宗部之赵团复由虾蟆口向匪侧击。战斗至为激烈，该匪顽强抵抗，直至申刻卒被击溃。是役毙匪千余，据俘虏称，此次伪红军第九军主力确受大损失云。

——范绍增陷（三十）日抵大竹，所部三旅由申永滩、全垭场联络张华封旅，由亭子铺压迫；李圭如旅出七里峡、天星桥……现正步步逼进……。

“民团收复营山县城”：自赤匪大部窜宣绥后，营渠方面匪兵力异常薄弱，营山城内匪军仅留小部，经营山团队及精选队约万余人，四面围攻，匪不支向后逃窜，团队即于二十六日收复营山城。

五日：

——梁山三日电：三十日拂晓匪由迴龙场猛攻崔金声部，激战五小时始退；三十一日拂晓我猛攻当面之匪，李圭如部占领迴龙场，追至七里坡停止前进；一日我许旅占领仁和场之国太寨、虎峡寺、虾蟆口等地；二日八时匪大股约六、七千猛攻永兴场，由辰至申始将匪击溃。

七日：

——四日辰范绍增部推进至石板店（距绥五十里）即与匪先头部队遭遇，当经过迎头痛击，匪不支向木瓜铺溃退，七里峡于四日匪大股猛攻被退。

八日：

——支（四日）午以正式红军第七团约两千人猛攻开江前方之永兴场。五路军范、包两团增援，廖雨辰部当克复三汇口要隘、匪退八庙场。

九日：

——五路军范师十一旅，今晨（五日）奉令由木瓜铺向绥定正面出击，激战五小时，将三清寺、宝鼎寨占领，正面之匪退至杨柳埡死力抵抗。是役匪死伤二千余名。

十一日

——万县九日晚特约专电：许尧卿、李圭如、张华封各旅庚（八日）晚确实占领雷阴铺、观音山、柏树场，范部已入绥，匪向罗江口逃窜。

十四日：

——“绥定残匪退渠河左岸”十三日电：天生桥、雷音铺、木瓜铺以北沿河一带残匪业已肃清，匪部已退过渠河，大部集结于蒲家场、凤凰山附近，并于沿河一带构筑工事。

十七日：

——十五日电：匪军自宣绥溃退后，连日在杨柏镇、花溪一带搜集粮食，似有他窜之势。

十九日：

——据南充十二日电，营山共匪于今日拂晓以大部兵力向蓬属周口猛扑，随带木筏甚多，拟冲出重围，横渡嘉陵江，当被二十军杨罗李各旅回剿，已纷纷退回营山城。

二十一日：

——巧（十八）日范绍增向三汇强渡成功，并确实占领附近各寨。

二十五日：

——杨森漾（二十三）日通电略谓二十军此次进攻营山二十日占周口，二十一日占兰溪桥、清明寺，二十二日直抵城下，二十三日晨确实占领营山，毙匪甚多积尸盈地，我复罗两旅伤亡几半，为二十军空前剧战云。……凤凰山一带之匪八十八师现已移至七里坪、三清庙、大风山、尖子山（通江南）一带扼守。

二十六日：

——据捕获匪探供称：匪主力仍在绥（定）、通（江）道上之罗江口、蒲家场一带扼守，并谓在蒲家场开苏维埃工农大会云。

补摘十月二十七日：

“放弃宣汉，刘存厚早具决心，直到共匪已临城下，刘尚派兵沿门索款”（民国社特讯）当赤匪尚未到达之前，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形势岌岌可危，刘（积之）犹努力搜刮，将现金集中于其办公室坐守，对于防务则漠不关心，宣汉所派各项捐款，刘更虑其未搜刮干净，令其爪牙，派兵于城乡挨门催收，并每家派兵一名，催逼坐索……欲饱食而后扬……吾宣遂告陷落矣。

十二月

十二日：

——（顺庆八日电）仪陇匪部主力近多调往宣绥方面，企图死守。五路军李、许两旅由天生桥、芭蕉场两线起行推进后，即与伪四、九两军接触，战斗异常激烈，匪不支已连夜退过宣汉河，现对峙两岸。刻杨森部仍在营山城以北，李其相部在回龙场前方，田军一部在羊头场、鲜店子（营山西北五十里），罗部已推进茶亭场、二道河（营山北百里地），六路军克南坝，现达宣汉河沿。

——王三春部叛变，城口复陷。宣、达、万相继沦陷后，城口驻军邓占云部以孤军难撑，支持五十余日，乃有王三春部因扰乱地方秩序，被人民控告军部，经团队驱逐，由镇巴退往大竹河边，邓氏以赤焰鸱张，帮助粮弹，冀其珍赤气，殊狼子野心，无端开夯，迫我邓军让出城口，引匪入城，并且轰击民众，已于九日率民众退出城口矣云云……。

十二日：

——（开江九日电）范绍增部已进展过绥定城，正围剿凤凰山（绥定城北）。

二十日：

——（万县十八日午后二时电）范绍增师巧（十八）日晨克复绥城。又电：许尧卿放筏（十七）日晚克复宣城，残匪向通江方向溃逃。

——（开江十八日电）王方舟通电：徐匪向前尚在双河场之香炉山督战，闻全军老干部队均在宣绥之间。

——（开江十八日电）匪九、二十、三十等军主力与我五路军王方舟部激战于东林河两昼夜，往来肉搏，计官军伤亡千五百人，匪则倍之，已总崩溃，十七日夜放弃宣汉县城。

——三路军李其相昨移驻回龙场，下令所部，即日向仪陇县城总攻；二路军今晨由新坝镇出发，向东观、楠木，直逼仪城；四路军杨汉忠旅进驻涌兴场。

一九三四年一月

五日：

——第二路军田颂尧艳（二十九）日电：李炜如所部汪、陈旅于本日午刻克复仪陇，匪向永兴场方面退却。

——宣汉十二月三十日电：五路军郝司令以张景汉、郝团林营向拱桥河、石牛坪进攻，二十七日占领尖峰观、大地坪。匪方为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及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四七、二四五团，匪师长徐士奎负伤，二四五团长李世茂阵亡。老君场为伪十师一个团。

——三路军三十一日电：现在石福场向双龙场进攻。六日：

——四日电：五路军许、李两旅，自皓（十九）日占领双河场、土主场后，刻正分部向老君场、普光寺猛击，即将直逼马渡关。

——三日电：仪陇之匪刻尚扼守二、三坡及金字山西北之线，我李、罗两部定本日拂晓分向连山、金子山各地总攻。九日：

——营山五日电：夏旅杨干才部四日占义和场，五日晨向佛楼阁进攻。

——五日电：一路军龚（渭清）、卢（季卿）两旅分袭梓潼关之匪，入夜完全占领，现追击。

——二日电：二路军罗师已将河溪关收复。

十二日：

——八日电：三路军我罗师亦于昨晚将支塔山全境占领。

二路军曾（宪栋）师自盘龙镇强渡后，即联络李炜如由土门铺之线节节进攻，今日已直袭兴龙场右翼，匪纷纷向巴中、通江退却。

探报阆南间之伪三十一军余天云及王树声部均于昨日抽调匪军三团，连夜向巴中、南江移动，似有集中主力，希图一逞之势。

三路军李家钰八日电：迭向董家梁之匪进攻，本日至午后将马鞍场占领，匪向悦来场溃退。

四路军杨总指挥阳（七）日电：杨于才部协同罗君彤，鱼（六）日夜向匪猛攻，已将土地垭攻克，阳晨又会同三旅占龙冈寺，匪向山家寺、福申场一带溃退。

一路军五日发出通电：（一）我卢旅于本日已将鱼洞河方面之匪击溃，江（三）日晨占白草山，匪二千人猛扑未逞；（二）陶旅江（三）日将中山观占领，支（四）日晨占领王家坝；（三）龚旅本日进至李家寺。连日进展，昭、剑匪区已完全克复。

十三日：

——十二日电：四路军罗于十一日攻下鼓楼岩，是日夜入仪陇城，匪向巴中溃退。

——二十三军第二师长廖雨辰，一日由三合场出发，三日克南坝。二十二、三日相继占领峰城（王维舟巢穴）、桃花坪等处，三十日该师第三旅陈海如进占老君场，共匪乃向宣汉所属黄金口、厂溪一带溃退，意在缩短战线。而廖雨辰，乃于日前率第四旅长陶璞进驻老君场，并向普光寺前进，普光寺距万源所属罗文坝十余里。

十五日：

——十二日电：仪匪自灰（十）日退却后，罗师长泽州已于昨日进城，

派兵追剿中。

——探报，真（十一）日晚由鼎山、巴中来援匪军八百余人，为八十八师二六三团。

——五路军各部十二日开始向马渡关总攻。

十六日：

——十四日电：黑马山前方双希场之线，昨晨已被杨干才旅克复，伪九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一个营溃。

——十三日电：此次罗师攻克仪陇时，匪之九军长何畏当阵毙等语。

——罗泽州电告入仪城经过，十一日自凤仪场通电：泽州部自进仪境，苦战十余日，连克各要隘，伤官兵达七、八百人，昨日攻占高家山、王家楼，即追入城，巷战半日，仪城完全占领。田军汪旅本日到达城外。顷阅田军长真（十一）日晨电谓，曾李刘王各部克仪城，罗师有一团同入等语。为士气之盛衰所系，剿匪之成绩所关，有不能已于言者。先是泽部肃清达境，奉令会同田军一致进攻，殊竟一败于金子山，赖我李团掩护，再败于双盘庙，均我梁团撑持，三战三败，于今未进，曾师倒退中兴场，刘、王尚在大泥屯外，三十里内无田军，艳（二十九）日电之告捷何据？用其惯技，以彼之贪，乱我之贞，贪天之功，何颜之厚。人民倒悬已久，拯救叹我来迟；仪境靡靡已深，诸公犹常省悟。谨此陈词，伏侯明教。副总指挥罗泽州叩真（十一）印。

十七日：

——宣汉境内军匪大激战，五路军元（十三）日全线总攻，自拂晓激战至暮。范师占金山场、龙汉河；李旅占双河场、复兴岩；许旅占大山坡信佛寺、狗爬岩；郝部占大尖山、罗家坪。当前之匪为四、九及三十军，其伪三十三军在厂溪方面，匪首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均在胡家场督战。

——十五日电：五路军廖（雨辰）部，昨午攻克虾蟆口，即向黄金口追剿，匪向架锅山溃逃。又王师先头部队本晨到达池溪，刻正在要隘口一带向匪挺进、马渡关要隘尽克。

——二路军十五日，曾、李两部仍追击七里峡之匪；三路军李仲曦旅占说来场，罗副总指挥占领兴隆场。

——营山十五日电：杨干才旅自克复佛楼寺后，次日会同各军又将土地坪、新岗寺、岳家寺各地占领。现已到达福申场。

十八日：

——营山十四日电：杨森部十三日占立山。十九日：

——三路军十七日由凤仪场来电，昨李旅当即占领该地。

二十三日：

——绥定二十日电：六路军廖师已占毛坝场，郝部已进至灯龙坪，张旅已突破大尤山，范师已确实占碑牌河。陕王三春部现已进驻大竹河，其先头部队已进距万源二十里之白沙河。

二十五日：

——万县十四日电：五路军范师经庆云场绕至马渡关后之北子山，匪于二十二日总溃退，二十三日克马渡关，王陵基令各部星夜猛追，务将匪主力在土地堡附近歼灭云。

二十七日：

——二十五日电：本日申刻三师八旅已占马渡关，七旅占花池山，九旅占大罗坪，匪退洗马场、岩口场一线，王总指挥移驻胡家场。

三十一日：

——四路军前敌总指挥喻孟群。

罗泽州为二十三师师长。

二月

一日：

——二路军李炜如部自占领万安场、金凤场后，现（三十日）已与三、四两路军杨、周、罗各部联合攻击立山附近鼎山匪之后方，以成包围之势。

——三路军杨旅自占龙岗、岳家场后，本晨又向福新场进攻。

——三十日电：五路军于有（二十五）日令七、八、九各旅向当面之匪跟追，以范师向泥龙场压迫，以郝耀廷部攻楼门口、罗平坝。

二十七日电：五路军工师所属陈厚崑司令已进驻万源之固军坝，其先头部已抵旧院坝前面。计陈辖王三春全部为第一纵队、徐勳光统率金、冷、熊各部为第二纵队，刻均向万源方面推进，距城仅二、三十里。

——四师廖开孝旅与匪激战何家山。盘据何家山、于树、梓桐、石龙场之匪约五、六团另游击队数千于本日（三十日）拂晓向我阵地（高关子）猛扑，激战至十二时匪退原地。

——四路军杨旅长汉域、夏旅长炯、杨副旅长干才攻克佛楼寺，占据天险，蒋电奖。三日：

——四路军进攻岳家寺。匪被抄向合计寨溃退，兴隆场匪部退茶坝场、喜雀场（三十一日）。四日：

——三路军李青廷旅二日克复天顺寨。五日：

——一路军克复旺苍坝。（一）前居仪陇之匪现退居花丛场、尹家铺、张家场、龙山等处。据土人云，伪军长何畏于前日确负重伤（弹穿鼻梁）迄今尚未痊愈，故近有潜回巴中说。（二）我陶、龚、杨三旅昨拂晓由汉水坝、岳武庙进攻，匪不支，昨（二日）晚确将旺苍坝占领。据俘匪称，败后集中柳池、木门固守。

八日：

——六日电：闻匪师长以上之领袖，已由张国焘、陈昌浩等，于支

（四）日晨通知齐集巴中县城，举行会议。

十二日：

——有五路军攻下万源之说。自第五路总指挥王方舟将马渡关、岩严石、土地堡等天险要隘占领后，万源方面之匪，被王师陈厚崑部由白陟坝前进，六路军廖雨辰部由长筹沿后河前进，中央军胡宗南由大竹河白沙前进，三面夹攻十余日，匪势不支。最近又调许尧卿旅加入前线，由三官场、黄中堡挺进，并有飞机掩护，城中之匪，因弹尽粮绝，早经准备，向通江引退，传有被五路军攻下说。

一十日：

三、四路军克复江口。十九日电：三、四路军九日起进攻江口，多次激战现已占领，毙匪团长以下二百余，刻尚有匪四、五百在鼎山寨被围。

二十四日：

——昨（十七日）剿匪会议闭幕。各将领纷赴前线督师。唐之陈兰亭部奉令增加第五路。

二十六日：

——据三路军李宗昉旅前在龙背附近之文家山，击毙伪七十七团团长江东山，在其身上缴获文件甚多。

二十七日：

——城口王三春部已进住白沙河，二、三团进住白洋庙、锦鸡坝一线，与官渡廖师所部切取联络。

三月

一日：

——三路军进展到万安场。

二路军李炜如部住兴隆场后八里之台子山（三十三团）、仪陇（三十二团）、双盘庙（三十四团），曾南夫师住黄其庙（龚旅九团、特务二团）、桃巴寨（古旅十一团）、大仙寨（古旅十二团）、白索坝（特务一团）、三教寺（独立一、二团）。武汉雄师住玉德场（三十五团）、二郎山（三十六团）。王志远所部三团住凉水井。五日：

——马鞍场二日电：鼎山、玉山之匪，连日向三路军全线总攻，并以大部袭三路之右翼，因三路沉着应战，匪终未逞，感（二十七）俭（二十八）两日尤为激烈。匪部于二十八日增兵，猛摸龙背场前端之苏家庙，几被突破；李宗昉旅在龙头寨战斗亦激，查龙头寨为鼎山据点，李得之不放，因鼎山为巴中门户，匪所必争。一日李旅连克石柱寨、瓦狮子、玉山寨各要地。东（一）日午冲入玉山场，将该场占领，匪乃死守毛贯子、金华寨一带，匪复又大部来援，鏖战至午后三时，匪即向鼎山溃退。其实李宗昉旅进攻鼎山，战斗正酣之际李青廷乃抽调大部侧击匪之左翼，即将宝龙山占领。匪之二十六师长督战，集全川溃匪，反攻激烈，仅离玉山一里许。如鼎山不下，玉山即危。李团与李宗昉旅选精兵二百多向鼎山寨及王山之匪施行夜袭。匪师长许世友负伤，团长赵英阵亡，匪兵伤亡约四百余人，匪向双凤场方面溃退。二日卯刻已将鼎山完全确实占领。现刻匪由恩阳河调来匪兵千余，反攻我玉山。

六日：

——第二期进剿计划业经前次将领会议决定，一路军总指挥邓锡侯已到昭化，闻由旺苍坝攻晋子岭。

二路军总指挥田颂尧已到盐亭，攻恩阳河。

三路军总指挥李家钰已到马鞍场，由鼎山向巴州逼进；副指挥罗泽州已到仪陇。

五路军副总指挥范绍增已到绥定前北山场，惟总指挥王陵基因未参加会议应湘召面授机宜。

六路副总指挥刘肇乾已驰进前线。

闻四路军由江口向兰草渡进攻；五路军由岩口向土地堡进逼通江。范师向门岩场直向巴城进逼。五路之一部协同六路军，由长坝向后河一带攻方源，大致最近一两日内有激战云。

——开江二十五日电：五路军前方，自腊月底前方军事紧张后，将独立团佟毅部自云阳调赴前方。又第一师饶国华旅、第二师刘光瑜旅均已全部加入火线。查匪亦大部集中万源。

又讯：第一师唐式遵率部一旅，于本日进驻开江，第四旅林旋长及独立

二旅长杨国桢，均率部抵此，闻系作第五路之总预备队。

八日：

——马鞍场七日电：三路军当面之匪增兵一团，由梓桐寨向我反扑，经激战，李青廷旅刘、李两团攻其左，击匪数百，占梓桐、玉皇观、马军窝、双凤场。殊我正进入梓桐寨，由兰草渡，双廓场增来之匪赶到，我军左右受敌，阵亡团长刘吉平一员，负伤营长何有臣，及排连长数名。

——二十一军第七师七旅长许绍宗，奉刘湘令代理第三师师长职。

九日：

——据三路军探报：（1）元沱场、福申场、大寨山、黑塔坎、大风垭一带系匪八十八师二六四团，同游击队千余人与四路军相持；（2）通江得胜山调来伪三十军八十八师全部约二千余人，已于二十五日到达兰草渡，准备攻鼎山方面；（3）双庙场之匪系伪七十九团；（4）磨子场、王家铺、张公桥一带前方之匪系二六六、二六七团与我罗师及二路军相持。

十一日：

克复鼎山详情。（略）。玉山共匪系伪二十六师七十九团附独立营一营约千余人固守。

十五日：

——十二日电：我王师李旅及九旅刘团，由马渡关向崖口场匪地佯攻；我杨旅及陈厚崑部由大树扁、石缸坪、毛垭子、土地垭，向官渡、厂溪匪之左翼进攻。伪四军十一、十二师及九军二十五、二十六师顽拒。我孟、周两旅午破匪阵，周占迎风、青龙两场，匪三千人退红灵

十六日：

——范师十三日续向红灵台一带山脉及贯子寨、阴阳山猛攻，惟以山势太险，匪又增强生力援助，仍相持激战中。

廖雨辰部十二日由黄金口向磨凸塘、胡家场攻击，进占回溪之大路梁。杨启文旅及陈司令部午后占领白果园、毛儿坪之线。

十七日：

——十五日电：三路军李、罗两部元（十三）日攻克双庙场，寒（十四）日克周灵场，拟向右翼横扫三星场之三江口匪。罗师一部正联络田军向恩阳河前进。四路高旅在九龙坎。匪以前线巴中为门户，企图死抗。

——十六日电：杨旅长启文称：查我当面之匪为红四军、三十三军，共约三千余人，经三路出击，匪向万家坪、毛坪一带溃退，当收复麻元寨、陈家坪及大小李子垭。

——十五日电：范师元（十三）寒（十四）两日继续向当面之匪猛攻，元（十三）日苦战未展，寒（十四）晨复选敢死队，持梯携手榴弹猛冲，将匪阵冲破，业将红灵台、贯子寨、阴阳山占领，匪伤亡极大，范师亦伤亡四、五百。

——十五日电：城口前线现甚稳固，一纵队王三春部仍扼守三艳山，二、三纵队仍扼守马鞍山、川心垭一线，与廖雨辰部取联系。

——二路军李炜如部六日占盘龙寨。八日拂晓李氏即令汪旅长率所部邓、张两团兵力向马鞍山匪部猛攻该地，战约两小时，我吴营张营已将匪最坚固之第一、第二道工事次第攻破，纷窜出顶，我军即四面包围，激战半日，匪不支，兼以伤亡过重，恐慌异常，遂纷纷向马鞍山后方茨龙观窜去，我邓、张两团遂将马鞍山占领，计毙匪×百余人，并击毙连长三人，排长五人，步

枪百余支。

二十日：

——十九日电：二路军罗酒琼部占土地垭、鸡山梁、老观场。王志远路占银成山、领节梁。曾宪栋部占葫芦垭。李炜如部占花丛垭。刘汉雄部进至狮子坪（距恩阳河六十里）现正续攻指日可下。二十一日：

十日电：三路军罗泽州十四日攻占恩阳河，匪投诚数百，化装逃走者约三千。十五日占顺兴场。十八日抢渡过河，向巴中进攻，左纵队由恩巴大道，右纵队由顺兴、石庙，殊匪加援二千，激战竟日。左队攻克东兴场，匪退西华山，右队攻占石庙场、杏儿垭、大梁山、南坎坡。

固守巴州左翼据点为匪基于七十二团、七十三团。我李青廷旅在三江口、顺兴场之线，李宗昉旅十七日晨在梁家河强渡。

——十七日电：范师自占红灵台前方，鹿鸣山中段后，匪大举反攻，连日鏖战，刻仍固守八庙山、印盒寨，周、孟两旅正面加通江新来之匪已达两万，徐匪等人亲率悍匪反攻，故激战至烈，总计连日我军伤亡已达千人，匪尤倍之。我范南植旅连日攻袁家坪、金华寨，毙匪三百。十七日收复王家岫，我杨启文旅铄（十六）日收复官渡、厂溪之后，在辕顶，红庙儿、转角场毙匪甚众。刻中河左岸已肃清，匪溃右岸，查该匪为王维舟全部及伪四军两团，共约一万人。

二十二日：

——十八日电：三路军李、罗联名通电：我三路攻克恩阳河后，即协攻巴中，洲部巧（十八）日由恩阳河抢渡，向巴中进攻，左队克东兴场，右队克石庙场、大梁山、南坎坡，入夜全线施行夜袭，将平良城围困，该匪纷纷跃岩，跌毙甚多，七时半占领平良城，八时左侧队之梁团及右纵队之李团，将巴中城确实占领。同日钰部李青廷旅由三江口抢渡过河，抄袭巴中之后，入暮占领巴中后之浮桥，将匪归路截断，是役缴获甚众，正清查中。

二十三日：

——二十二日电：二路刘汉雄、王志远部追击匪师长许世友所部及伪 27 师约四、五千人，以一部抄至福星场河岸垭断匪路，被缴械者数百，被人民截杀者三百。

二十五日：

——二十四日电：三路军占巴中后，匪之大部退集通江，李其相部已渡过巴河，正向通江推进，二路即以一部协攻南江，以大部联络三、四两路，直趋通江俾与五路联成包围形势。

——五路二十二日晨总攻，以饶旅及马部附杨团由中路向毛坝主攻，其它各路两翼佯攻。正面因全系狭沟无法进展，两翼有进展，官军皆因仰攻伤亡约八百。

二十六日：

——二十九军南坝行营电：胡开莹杨特生部筱（十七）日晨攻占两河口，乘胜占龙山场、青隧桥、双合场歼匪千余。

二十四日电：五路军二十二日总攻，林旅占毛坝子、匪退杀牛坪。七旅攻至罗家岩，九旅攻至老虎顶，杨团占领公楣。

二十七日：

——一路军邓部杨、龚两旅二十一日申刻占华盖山、三江坝，邓军伤亡三百。皓（十九）日收复木门及和平场。

又讯：复兴场对岸元山子之匪，今晨（二十四日）由马鞍山、坎扒寨、镗冠子数路反攻石笋场、碑垭口我李俊臣旅，其为伪九十一师二一五团三营长吴海清，同时政委、连排长均被三路军擒获。

二十八日：

——四路军攻取江口，旋得旋失，江口为巴中、达县之间要隘，又为通巴两江汇口重镇，不克终为巴城肘腋之患。罗氏刻令王蜀舒旅进攻清江渡，一面派第一旅二、三两团由巴河顺流直下，向树岸沱进逼，协助四路速取江口，以肃清巴中境内残匪云。

四月

一日：

——三十日电：五路军城万游击司令陈国枢部三纵队及一纵队二十七日将万源城收复，先入城者为三纵队。

五路军已进至毛坝、罗文坝一带。

马鞍山与尖山坪仍在激战相持中。

三路军李仲曦旅于二十九日晨向马鞍山及其右翼凉风石之匪进攻，李俊臣旅亦同时向尖子山之匪进攻，激战竟日，无甚进展。

三日：

第五路城万游击司令陈厚崑之一纵队王三春由城口向万源进攻，第二纵队徐文光及第三纵队（由陈自兼）现已进占固军坝，正向白洋庙、石塘坝进展中，匪不支，已将万城退出。

四日：

——二日电：四路军喻孟群已将江口攻下。五日：

——二日电：五路军总攻刻已占镇江寺、弹子石、狮子寨等地，正攻击前进中。二师已占张家坪、赵家坪、王台坪，距城隍庙约一里。三师七旅进展最速，刻已占庞家岩、芝麻地、河猴子岩一带，并将匪二六九团击溃，伪九十师师长汪乃贵阵亡。

——一路军邓锡侯电告：一日总攻长池。

六日：

——四日电：三日许绍宗师长占老虎顶后，跟踪追击，四旅乘势占石观音，四日八旅占落雨山、城隍庙、岩口场一带，正向土地坝方面追击中，截至发电时止前线毙匪二千余名，是役为郝部失利后之唯一大胜利。

七日：

——范绍增部四日克甲子山。

——五日电：本日晨三路军李仲曦旅由曾口店子河、方兴场，向马鞍山之匪分道抄进。逐次占领茨芭店、寿圣寺、大郎庙之线，尾敌追杀，复又占领杜家梁。匪由马鞍山增兵反扑，左右来抄，其时雨雾蒙浓，仍在原阵地相持。

——巴中四日电：昨夜匪约三团之众，分向我香炉山、方保寨三路军李旅阵地袭击，激战半夜，晨明李旅乘势复将王包山突破，现正激战中。

八日：

——五路军战线集中土门场。

——陆军二十三军第二师廖雨辰师部，自本月（三日[月]）二十二日奉

命由黄金口移包谷寨。

——据探报：伪川陕区苏维埃及西北军委及彭杨学校现设通江城内，每日有四、五百运输队向马渡关、厂溪方面运输。

九日：

——一路军杨、龚、陶、黄各旅三日占领长池，续攻占诸葛寨，杨旅攻克罗家坝，卢旅攻克王郎庙；四日卢旅克陈包山、平和场各要隘。

——四路军支（四）日电：匪因万源、巴中已失，弹又缺乏，内部甚形恐慌。

十日：——现一路军总指挥克复大黑山，全线向南江进击；二路军开始向南江总攻，李古各部逾巴河推进；三路军李家钰部李青廷正在南华山一带与匪相持转战中，罗部向镇子坝、黑水滩攻击该师，大部已进至元潭场。

四路军杨森以剿匪紧张要弹……。

五路军连日进展至通江镇南关等地。

六路军刘肇乾所部廖雨辰师已将尖山、良田湾各要隘占领。

十二日：——第九军军长何畏丰宝铺战役确曾受伤。

十七日：——六日电：一、二两路军是日午刻克复南江城。

二十二日：——二十日电：五路军正面前进一路包抄通江左侧，二、三、四路由巴中直抄通江右侧；三路军占中山寺、老君山等地。

二十三日：——二十一军将领题名。共七师四路二十余旅，外有机炮航舰各司令：第1师师长唐式遵（唐子晋）辖：

第一旅长彭焕章

第二旅长饶国华

第三旅长刘兆藜第二师师长王缙绪（王治易）辖：

第四旅长林毅

第五旅长刘光瑜

第六旅长王泽澹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王芳舟）辖：

第七旅长许绍宗（许尧卿）

第八旅长率树藩（李圭如）

第九旅长张邦本（张华封）第四师师长范绍增辖：

第十旅长 周绍轩

第十一旅长廖开孝

第十二旅长孟浩然

第五师师长陈万仞辖：

第十三旅长达凤岗

第十四旅长袁如骥

模范师师长刘湘兼：

第一旅长蒋尚模

第二旅长何纯武

第三旅长廖泽独立团长董芸滨

教导师师长潘文华（潘仲三）

第一旅长潘文华、副旅长章伯州

第二旅长范世杰

第三旅长郭勋

独立旅长潘佐

军部直辖独立旅长杨国桢
 独立第一旅长范楠煊
 独立第二旅长田中毅
 又独立第一旅长林海波
暂编第二师长彭诚孚
警备第一路司令邓和
边防司令陈兰亭
边防二路司令穆肃中
边防三路司令邓国章
边防四路司令魏楷
 独立第一团
 独立第二团杨
 机关枪司令刘佛灯
 炮兵司令兰玉田
 航空司令兼川江公安舰队司令蒋
 独立第一支队长汪杰
 战车大队长张治平
 警卫大队长周成虎
 税警总队长唐华

二十五日：

——二十三日电：六路军廖雨辰师汪部周旅二十三日攻进至牛毛坪、高家坪一线，午后占领南天门、罗鼓岩之线，与匪对峙。五路刘光瑜旅攻占李子垭一线，正向杨国桢旅会攻灯盏窝一带。

二十六日：

——匪以镇龙关为通江之屏障，石窝场为镇龙关之屏障，均系巉崖绝壁，屯兵极多，前日我杨团、饶旅、陶旅，会攻石窝场，激战至烈，今晨（二十四日）复由饶刘各部会攻，现正搏斗中。

五月

一日：

——二十九日电：杨森称我各旅已攻至万城寨与匪对战中，此距得胜山仅二十里。

——五路军占隔通江四十里之竹兴场。

——一路军卢旅刘团占两河口后，皓（十九）日攻克麻柳湾、吊脚楼各要地。刻一路军又过官路口、赶场溪；二路军已到新店子、赤溪、两河口；三路军在清江渡前方；四路军在万城寨、元山场；五、六两路军已距通江不远。匪区纵横不过四五百里，各路正又计划合围云雾山、大小巴山、大小罗马渡。

四日：

——自三期进剿计划颁发，一路军前敌总指挥陈书农现坐镇南江，刻由前敌副总指挥陈静珊督师，该军自将赶场溪、官路口、关门场、玉皇观占领后，现由太平山、马鹿寨向苦草坝进攻。

二路军自攻克仁和场、南垭场后，刘汉雄部进至青狮坟，攻占钢灵山、

汤山、大小灵山。李炜如部进至平桥，攻占柳平岗、平汉场一带。罗乃琼部驻龙山、镇子场一带，各部正由大河口、板桥等处，向涪阳坝进攻。

三路军李部自进至成龙寨后，曾亲赴前方东华山、甘家山、曾口等处视察，现正派李青廷、李宗昉、黄秋侠部由系连场、金子山、朱孔丫、陶家山，向杨柏河进攻。罗泽洲部，该军前方攻克南煌场，现与四路军联攻得胜山，一部仍向杨柏河方面推进。

四路军杨森部，自将万城寨攻克后，随又进占高庙子、大树场及毡帽山各地，现正向得胜山及元山场、巴陵寨等处猛攻。

五路军唐式遵、范绍增两部，自占刘坪、黄中堡后，许绍宗师已至麻石口督率七、八、九旅及二、四、五各旅，猛向镇龙关进攻；饶国华、刘光瑜两旅已占米家山、青成寨、人行山、五龙场等处；七、八两旅已占珠宝寺、天官堂、华头寨、老雅山、老鼠场等；杨国桢旅已将镇龙关左后最高之涌家寺占领；范部廖开孝、孟浩然、周绍轩各旅、刻由三清庙、木人庙等处向中领梁、元山场及镇龙关之侧进攻。六路向三鼓岭、双龙进攻。

匪大部困守通江一隅。若克复镇龙关、得胜山后，匪即无险可守，现佯作镇静，现一部将镇巴攻陷，以作退步。

七日：

——五日电：三路军陈绍堂旅，自接李俊臣旅警戒后，占鸡公梁。殊匪于拂晓，由杀牛坪增援，向我反攻至烈，同时匪以一部趋袭我陶家山，李宗昉旅吴团，三路官兵奋勇应战，陈旅此时更派有力部队由其左翼横扫，匪受侧击，其毛家坪、汪家梁之匪不支，我军占领该地，李旅吴团激战至十二时将凤凰山占领，匪退守杀牛坪、板凳垭之线。

十一日：

——通江赤匪，复乘万源兵力空虚，分部回窜。万源再陷后，剿匪各军正加紧进攻云。

二十日：

——三、四两路正面，为匪九军二十六、二十七师，三十军之八十八、八十九及九十师之二七 团。

二十二日：

——日来前方沉寂，前夜赤匪利用黑暗以悍匪千余人袭击新店子，被击退向太平山边去，前日薄暮有匪游击千人向二路军李炜如部进犯，被击退。

二十五日：

——李炜如夜袭太平山，激战三小时，拂晓匪援兵至仍退回。

二十七日：

——四期剿匪即将开始，二十一军教导师一部已向巴中开拔，会同二、三、四路围攻通江云。

六月

一日：

——陕南镇巴失守消息已志前报，系便衣混进，原镇已有陕军一团，赓即调二团前往增援，是夜二时，即抵此地（匪部为八十七师机枪营之一部，约二连，及游击队四百余人）镇巴当被孙蔚如夺回。

——三十日电：刘总司令潘总指挥率彭诚孚部郭翼之旅两部集中三汇、江口各地，必要时增援。

二日：

——一、二两路仍在关门场、赶溪场、八庙垭、两河口、李子×之线，四、五、六路仍在原线。

三日：

——四路军激战牛颈子。二十八日电：据喻孟群、鲜光俊感（二十七）日电称：本日午后四时我增加部队猛攻，匪三十军二六五、二六六各团死抗，经激战，将松林堡连接之要隘夺回，匪退据万城寨，当击毙匪伪团长一名，营、连、排长七名，士兵二百多名。我军伤亡官兵百余。

四日：

据三路军由毡帽山投诚之匪兵唐定昌（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二团五连匪兵）供称：（一）二七二团于十四日由新庙子调至走马岭（花溪河左后方）住扎。九十师师部现住双包子（得胜山十五里）。（二）二七三团因战士减少，于二十日解散，分编入匪二七一、二七二团。现二七二团一营于二十一日午后开到双庙垭警戒；二营五连住毡帽山，二营四连同二营部住盘龙山，三营同团部住水口坟。前住毡帽山之三十军独立营调得胜山。（三）二七八团住新庙子、凉风石、香炉山一带，团部住香炉山。

——匪二十七师师部于二十一日由马鞍坪移住杀牛坪山顶王文怀家内。

六日：

——三路当面匪七十六团于二十五日由白坝子到高官山、大官梁、照山寺、尖包子一带；七十九团住八字坪、关渡溪；八十团住马家坪、石门子；
——匪二六四团仍住玉皇庙、黄家山一带；二六三团于前已调往得胜山。

九日：

——四川陆军暂编第二师彭诚孚氏，奉令剿赤，所属四、五两旅及特科司令部，均已先后抵顺，午后（六月三日）即行向江口进发。

十日：

——据西安杨主任世（三十一）日参电称：（一）匪在通江得胜山、磨石场、苦草坝、平溪场、金鸡河一带人约三万，枪约二万余，企图乘隙冲破包围；（二）贵民关附近增加赤约一万人，有反攻企图。

十一日：

——四日午匪前后五百余由杨柏河方面进援，被二路军李炜如部张团五营击退。

十三日：

——张国焘在老关庙召集会议，决定侦察我实力，必要时放弃第一、二线阵地，退至适当地点相机反攻，并决定出击办法。

十四日：

——杨虎城主席昨奉敬令，协剿川北赤匪，现已下动员令，与川省各路军同时会攻，赵、刘两旅已开始向匪进击。十五日：——三路军占领高官山。

十九日：

——五路十五日由刘光瑜指挥一、四、五旅及汪部周、刘两旅向万源之匪进攻，并由飞机助战，当日徐、刘两旅进攻鸡子寨、香炉山等地后，匪反攻，我伤亡四百多名，负伤营长、副营长各一，匪则倍之。同时林旅进占柳家坡、大罗山、珠宝寨、金条铺，匪三十军二六五团、二六九团现退守邱家梁、龙盛溪之线。又汪部刘旅及王旅杨团占石×子、八庙垭、牛背梁、八面山，匪退据后坪附近之玄轮殿、瞿家寨。

二十日：

——彭诚孚部担任总预备队，现已由顺庆到达巴中前线。潘文华师长亦来。

二十二日：

——第五路军于十六日十一时三十分克复后坪。二十三日：

——各路军准备就绪实行总攻。

二十一日电：

五路军向通江进逼已逾三月，惟因镇龙关、刘坪、得胜山等处地势险峻无处攀登，尤以镇龙关为通江之天险，绵亘六七十里，只一条独路，颇有一将当关，万夫难人之势。第五路唐部分路进攻镇龙关，由第三师许绍宗督师麻石口，距关不过八九里，相持两月，大小五六十战，双方伤亡不下六七千人。我七、八旅于马（二十一）日夜占领镇龙关、卧龙寨、元顶子、纷壁寨之线。匪向黄泥口、草坝场方向溃逃。特达。许绍宗叩养（二十二）日辰。

——城口于删（十五）日日失守，匪众且急向双河口、碑坝等地进攻，妄想冲破夔万封锁全川。

二十四日：

——二十二日电：五路范师周旅高、刘两团收复得胜山，冒雨猛追，已于马（二十一）日日午后十时占领通江城，匪大部向毛裕镇退却。二十二日晨廖、孟、范各旅已推进至竹兴场、麻石场、过街楼等地。

兹原电于后：钧鉴，顷据范师长电话报称，当面之匪连日被我右翼猛攻，万源大受威胁，于哥（二十）日夜冒雨撤退，我军乘势进攻，我周少轩旅由得胜山前进，本日午后接近通江，适匪三四千人撤退不及，经我痛击，纷纷向毛裕镇、哨口熊、溪口方向溃退，我军遂于午后七时完全占领通江，俘匪数百。同时廖旅占领竹兴场，范旅占麻石场，孟旅占土门场。

又据许师电话，七、八旅于本日傍晚占领镇龙关、成龙寨、元顶山，匪向芝包口、魏家坪方面溃退。

二十五日：

——三路军又占大罗场、官渡溪。

陈旅先将大罗场占领，后收复官渡溪。同时李仲曦旅亦占王土顶。二十七日：

——一路军自这期出击以来，分三路向匪出击，左路王士俊路指挥卢济清旅、黄英旅、康伯民团、黄云团向贵民关方向进攻，二十三日午占领高碑庵、蔡家沟。中路龚、黄两旅攻克降口、马鹿寨。右路周、陈两旅占领太平观。

——匪分数路，每路数百人，来袭方家寨、赶场溪等地；又昨夜（二十三日）二时许，匪兵七百余由双龙场渡河，猛袭陈兰亭部，冉营被击退。

——据降匪称：双龙场附近山腹住有八十三、七十四两团，后方高地有三十军一团，并有炮数门，由郝司令失事时被俘之少数炮兵代匪指挥。

——二十三军廖雨辰师长，日前奉命推进大沙坝朱家湾一线。一月以来改攻为守，建筑坚固工事，严加防范。昨夜（二十三日）匪五、六百人来袭，由大沙坝渡河，被击退。

二十八日：

——三路军养（二十二）日占古南坪、白庙子，梗（二十三）日占八家坪、石门子，本日占涪阳坝。

二路军养（二十二）日占柏杨庙、四晓碑，太平场，正攻真家山。

一路军敬（二十四）日占观音岩、黄白垭，正攻贵民关。

二十九日：

——一路军邓总指挥电：昨（二十四）日我左翼芦旅经高垭子向贵民关猛攻，正午占领贵民关，匪三千余人向柏贵坝、马鹿寨退却。

——二路占领龙凤场、四方牌、老土地。

——三路军罗部占人和寨、草池坝。

——六路刘邦俊代总指挥二十四日云，所部廖师包代旅长向高鼻梁、石窝场进攻，刻已将高鼻梁占领。

三十日：

——二十八日电：一、四、五路军正向芝包口、九子坡、洪口挺进中；二、四、六路熊、廖各部克石窝场，田部已占大明垭、乌龙垭；彭师已到通江；潘文华率部于日内进住江口。

——二十三日电：李家钰部已于本日将杀牛坪、鹦哥咀、杨柏河攻克，该部陈绍棠旅已到达河家场。

——二路军刘汉雄、王志远两部攻占大明垭、乌龙垭后，正向青浴口进攻；李炜如、古鸣皋两部于二十五日攻占陈家坝，现向新坝场挺进。

七月

一日：

——二十九日电：匪昨夜乘河水暴发，交通不便向我三路军陈绍棠旅及五路军范师周绍轩旅各阵地进攻，凶猛异常。我陈、周两旅背水为战，匪受创过甚，始退去。我军伤亡百余，匪两倍于我。

三日：

——各路围攻万匪阵容：大体以一、二、三路攻匪左翼，三路之一部与总预备队之一部攻匪正面（毛裕镇、何家场一带）五路主力右移，联同第六路攻匪右翼。目标仍在万源，正激战中。

五日：

——一路军二十五日分三路猛攻分水岭，并已占领，匪向苦草坝方面溃退，并将向德汉城进攻云。

——宥（二十六）日匪为掩护其由观光山、马鹿寨、黑岩场、王家坪被击退各部归路计，群众四千扼据崎岖险峻之分水岭阵地，向我中路实施猛烈反攻，与我杨卓云、杨永昌两团酣战，我杨、陈两团官兵就固家坟园、陈家坪奋勇冲战，毙匪约千余，我亦伤亡四百余人，匪并将我两团交通割断。前敌指挥立令赵云森团协同杨窗芸团由马鹿寨向分水岭横扫。怕因连日大雨运输不及，现激战中。

六日：

——据俘匪连长供称：现我当面（五路军范师）之匪系三十军军部驻九子坎，并有电台，该匪系陈昌浩指挥，本人现住毛裕镇，该匪决守涪阳坝、大龙山、鹰咀山、银顶寨、秦家岭、杨万山、乌烧背、唱歌郎、芝芭镇之线，惟该匪伤兵甚多，粮食辎重仍在苦草坝。

八日：

——顷李青廷旅探报：（1）匪九十一师二七一团现在通江城北约十余里鹰龙山右之棕垭；二七三团、二十二团在棕垭以右附近地区。（2）通江西十

余里之鹰龙山为三十军九十师防守至王坪岩。(3)草池坝对岸天皇山为二十七师防守，七十团在香炉山，八十团在何家场，八十一团在天皇山。十四日：

——五路军王三友、王三部两部于七日克复城口。

——七日唐刘两总指挥在普光寺会商，决分三路进攻万源，现正前进中。

——邓锡侯九日电：现正面之匪系三十一军全部，辖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师；每师三团，每团八、九百人，枪六百余支，九十二师战斗力最强，由平溪坝经我击溃后，现据柳林溪、空山坝、大小骡马等处。

十五日：

——五路军十五日午十一时开始总攻，事前唐总指挥淬砺将士，并赏万元以攻万源。

十九日：

——通江以西之匪已肃清。十一日电：二十九军李炜如部自攻占草帽山后，即在塔子岭、望乡台、白塘埡一线防守。惟涪阳河至新场坝河水甚浅，处处可以徒涉。八日拂晓，匪约千人由对岸徒涉向白塘埡、草帽山李军阵地袭击，当经谭席珍部击溃，至十一时匪复犯白塘埡，又被击退。

——十日电：五路军王志远司令(田部)由新店子续攻匪之后方，随即占牛郎坪、龙台寺、大高山，大高山匪溃窜渡河，当被五路敢死队追上，砍死百余名，通江河以西之匪已完全肃清。此次五路连夺要隘，田督办特奖洋一千元。

二十一日：

——镇巴西南之降头山，前日为匪袭击，经二十八军工耀宸团，派队往剿，旋即收复。孙军长、杨主任均传嘉奖，军委会及三省会剿总部亦有复电到省，仍希飭部多筑碉堡严加防范。

二十四日：

——五路军饶旅占老寨子、岔溪河，许师克龙角山(十六日)，一路又占梓潼庵、五台坝。

二路克草帽山、破门堽。二十五日：

——二路军占五郎坪(十八日)。

八月一日：

——五、六两路奉军委会严令，限期收复万源，计许师七、八、九旅担任中路由白沙河、狗坝等处向茶子埡进攻；刘、彭、饶旅正向玄祖殿、孔家山、大山坡猛进。三王各路由朝阳坝向庙坡皮、高铺等处进攻，杨、廖、陈各部正向黄中堡猛进。范师廖、周、孟各旅及陈部亦正向芝苞场、魏家坪、草坝场、新店子一带挺进。

其阵线自小通江河，东至万源朝阳坝绵延五百余里。

——匪乘月色夜袭通江城。二十七日夜匪以四路军高旅疲惫，向我祝团在通城东之第一道防线大举夜袭，来势甚猛，激战至黎明，匪向三花顶退去。

三日：

——二十九日电：据二路军二十人日讯，连日与匪激战匪不支，汪朝廉、黄围于二十八日正午克牛背梁，匪死亡百余，我亦伤亡四十余人。

南江匪军二十六日午、二十六日夜均有三、四百人反击。

四日：

——五路军定于本日(三日)开始总攻，分左右两翼及正面。范、陈、杨及六路廖、汪各部任左翼向黄中堡、大地坪、魏家坪等处猛进。彭、刘、

饶及王、陈各部任右翼由大山坟及高铺、玄祖庙、孔家山等处前进。许绍宗师七、八、九旅由白沙河、狗坝、茶垭子、董家坝、清范湾等处准备强渡，向万城猛进。准定一、二日内即将万城攻克云。

五日：

——三日电：五路军李旅于昨夜选派敢死队由张家滩偷渡，潜入匪警后方，直达天华山山顶森林内隐匿，复另派队向天华山袭击，我军进至山腹，内外夹击，我军几连山巅。匪由玉皇庙左右来援，腰击我军，天华山之匪亦倾巢拒战，一时弹如雨下，战至拂晓，匪亦麇集，我乃从容退过对岸。

七日：

——五路军定于五日开始向万源进攻，唐许誓于日内将万源城攻下。

十日：

——匪弃万源向陕南退去。五路军进攻万源日久，匪部凭借工事坚守，以致未能得手，前方各军事首领，近会商总攻大计，原订三日开始，改为六日开始，殊五路军各部以一当十，激战三日，双方死亡山积，匪势大挫，五路军人城，残匪向陕南逃去。

十一日：

——二路军李炜如旅已苦战两载，将士疲劳，闻田军长已调曾起戎旅赴前线换防。现曾旅全部已到达陈家坝。炜如部即将退休整编云。

十二日：

——五、六路歌（五）日总攻，廖师陈旅杨勤安团已占领袁家山，七日晚已进至大面山腹，并将老鹰寨匪部完全包围。

一路邓部卢旅已占贯子山，正向松坪攻。黄石子旅已占小峰垭，正向蓑衣梁进攻，黄锡煊旅已占四皮湾一带。

三路军副总指挥罗表示自愿攻取鹰龙山，请总部拨四万元奖金，如攻不下，请在该部应领饷中扣除四万元。

十三日：

——范绍增于七日拂晓总攻，已占石板店、土门场、鸡公梁等要隘。

十四日：

——二路军自五日开始总攻后，王志远路已进至老鹰咀、牛郎坪一带。

刘汉雄师已进至大高山之关帝庙。马泽旅已进至鸡公梁。李炜如路已进至草帽山。

十七日：

——剿匪前线入休止状态。日来有小接触，总部正筹划最后总攻。

——蒋委员长特电剿匪总部：据通江前线某部自通城赤匪退后迟迟不进，并遇匪即走，至匪顽抗如故，而奋勇力战之部分，徒增损失等语。希转饬各路努力进剿，即因地形关系进剿困难，亦应筑碉自固，防其进援，如有再自行后退牵动全局者，当以各路主官是问云。

二十三日：

——匪偷渡磨拐滩夜袭三路军，我昨夜（二十一日）李宗昉旅唐团派队伏兵岸边至夜半，匪数百人来袭，当被我击退。

——一路军刻正与猫儿寨、钉铜山、土包寨、梓潼庙、橙子山之匪相持中。

二路军李炜如部十一日陈、赵两团协同别动。谭锡珍部占三王坪、元家湾，正向羊角垭进攻，刘汉雄部现在关帝庙一带。王志远部在牛郎坪。

三路军自七、八两日激战，现在大庙场原地。

四路军彭师周旅在筒家山，李旅及五路范师刻在石板子、后土寨子与匪相持。

五路军大部仍在袁家山、大面山、老鹰寨。

六路军廖师于十二日奉令接防寨子坪一带。

二十四日：

——二路军血战羊角垭。李炜如部程、谭两团于昨日（十七日）由元家渡向羊角垭、三王坪进攻，激战数小时将匪完全封锁，至午后三时，突由大垭增来悍匪千余人，经激战半日，次日确将三王坪、元家渡占领。

——第三路军消息：昨陈绍堂旅、李宗昉旅将庙子垭之匪包围，我军正得手之际，突接友军通报，约于午后二时撤退，我以匪势已靡，不甘放弃，矧在白昼危害更大。殊在午刻，我陈旅右翼匪兵增多，至被包围，我军增入袭，节节抗击，撤守原线，伤亡营长一员，连长数名。

二十六日：

——匪攻陕南镇巴、叶阳又失利，伤亡约数十，现大部退回双河口一带。上月中旬匪西北军区委员会曾派有参谋多人到各方侦察道路地形，似有出击之企图。

——前晚匪约十余人，在三路军李宗昉旅唐团警戒对岸向我宣传，并有女匪在旁歌唱十二把扇小曲。

二十九日：

——剿匪经费有着，中央允拨助一千万元。

——“刘湘电南昌委员长蒋、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行政院长汪，呈请辞职”。漾（二十三）日电。

——刘从云通电引退，二十四日刘从云通电。

——日来剿匪军事略形沉寂，一般民众莫明真相，不免为蜚言流语所摇动。据潘文华电：各路阵线均已渐臻巩固，自昨日来前方情形有好转。

五路大部刻集中防守七里沟、固军坝至普光寺之线。并已派杨王江三团守板橙垭以巩宣汉；许尧卿旅率七八两旅向胡家场，以图接通左翼，范陈两部，略感阻隔，现已联络一致，固守马渡关、邱家堡、斯滩河、巴陵寨、元山场之线。

四路军各部守乌木坎、得胜山之线。

三路军李部守鹰歌咀、草池坝之线。

邓、田、罗部如旧。

全线已稳定

（又讯）一路军现坚守碑坝、朱家坝、平溪坝、板桥口之线，与匪对峙，匪迭欲袭击均未逞。

三十日：

——二十九日电：“三路军固守通河阵线”：三路军自扼守通江沿岸鸣盛场、湾柏树阵线后，布防稳固，匪队迭犯，均经击退。右翼杨军现向巴陶寨、元山场开发，李、罗特派重兵固守得胜山、木石坎阵线。三十一日：

——蒋介石二十七日电刘湘挽留。刘打消辞意。

九月

六日：

——五日讯：“三路军与匪激战”：匪以数团之众，乘间窜入，深至我后方之太平场，并向我驻濫坝子之部队攻击，当命我李俊臣旅刘吉军团全部及特务两连驰援，自晨激战至午，击破匪铁厂梁阵地，将太平场恢复，正与匪于高观山激战中。是役毙匪无数，我李副团长负伤，连长伤亡六名、排长五名、士兵四百余名。

——第五路第三师许代师长绍宗所部，自受六路影响，固守中河后，在固军坝、普光寺一带严密布防。

邓国华部亦到宣两团；三师八旅在马家场一带，七旅在登龙坪、普光寺、杨柳场一带。

俭（二十八）晨伪九军大部猛攻八旅，激战黄金口，至东（一）日夜，伪四军大部又猛攻我灯笼坪阵地。

宣汉方面杨勤安团同某旅固守板桥垭，由饶旅长国华负责指挥，饶本人坐镇宣城。

《时事周报》刊载川军“六路围攻” 军事简报（摘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五卷第十二号）

一路军：

一路军自元（十三）日起，于风雪交加中全部向雍家河、快活岭之线猛攻，连日以来，已将漩涡塘、猫儿洞、安家山、马蹄寨、高顶寨、龙珠寨占领。匪方赤匪共约十团，游击队数千人，此为匪之主力，战斗异常激烈，我军全连只剩十余人者，我伤亡官兵五、六百人，毙匪无算。一路军总指挥邓锡侯通电云：（衔略）侯部文（十二）日占领伏溪至磨滩子之线后，即令各部于元（十三）日向快活岭、雍家河进攻，适值大雪纷霏，坚冰塞途，所经路道，皆系山寨，匪于数月前在各寨筑有重层坚固工事，又兼我部连日进击，匪麇集其七十三师、九十二师、九十三师、八十九师之一部，暨游击队五六千人，凭险顽强抵抗。匪军长王树声，副军长马某，均亲临指挥，激战三日两夜，各部冲锋肉搏，屡仆屡进，删（十五）日未刻，始将匪第一道防线突破。我陶旅占领神仇梁、三家垭，向黄毛岭进攻，并以龚、张两团与赤匪两团战于漩涡塘。龚旅占领猫儿洞、安家山，并攻克重层工事之马蹄寨，向高顶寨进攻。杨旅占领极险要之龙珠岩、箭杆梁、向白水寺进攻。铄（十六）日继续战斗，陶旅午刻攻黄毛岭，惟漩涡塘为左通东山，右通南山，宛延至庙儿湾之高地，匪以生死关头，迭次冲锋，我曾、张两团伤亡虽众，士气益厉，申刻将匪击溃，尸横遍地，并生擒三百余名，占领漩涡塘。龚旅赵、杨两团，仰攻地形天险之高顶寨，激战至未始攻克该寨。杨旅于白水寺猛冲五六次，将匪击溃，乘势跟击，薄暮占领快活岭。此役为进剿以来未有之激战，且为匪之主力战，我军阵亡连排长十余员，负伤官兵五百余员名，毙匪千余人，夺获俘虏甚众，消耗各连子弹极巨，除令向当面之敌，赓续进攻外，谨电奉闻，邓锡侯叩筱（十七）印。

二路军：

二路军克仪城后，继续向前进展，田总指挥有电报告战况，节录如下：

（衔略）尧部前方战况如下：一、李炜如司令真（十一）日亥电称，占领仪陇后，自己追匪至三教寺一带，正分兵续行追击，及肃清与隆场之匪，与右后方友军设法联络中；二、曾宪栋师长文（十二）午电称，古鸣皋旅真（十一）日攻下凤凰山后，今晨由回龙场向观紫场进攻，匪二千余凭险顽抗，激战五小时，匪不支纷向老木口、张公桥方面溃退，我军确实占领观紫场；三、刘汉雄师长文（十二）亥电称，职师同王志远司令率所部，攻破大泥山、秋垭阳华之匪后，本晨继续猛进，午后四小时占领复兴场，匪溃凉水井、观音场，我军节节进逼，激战入夜，已占领观音场、凉水井，匪向千佛徕退；四、杨晷远旅长文（十二）酉称，本日拂晓匪约七、八百人，向我新场阵地袭击，当予迎头痛击，激战至午后，我占领妙高楼，另以一部肃清魏家梁之匪；五、罗迺琼师长文（十二）电称，真（十一）日午前十时，杯河对岸之匪五、六百人，红旗十余面，由张滩徒涉逼进步哨，当经薛团迎头痛击，将匪击退；胡开云旅长灰（十）电称，连日川寺、龙王坊一带之匪，及游击队约九百人，时时向我永宁铺、五里子阵地袭击，经我张团分头痛击，激战四、五小时，匪始溃退，我军跟踪追击至灯罩寺、卧龙山一带，因左岸友军尚未

将白林沟之匪肃清，故未穷追，各等语。田颂尧叩。

五路军：

五路军日前因宣，绥大雪，与匪相持，惟前线时有接触，殊匪突于前（十七）晨全线溃退，五路跟踪追击中。总指挥王陵基十七日午后电刘报告，并请飭各路乘势猛追，原电录后：军急总司令刘钧鉴，密，赤匪势穷力竭，子弹告罄，势将窜走，五路正面之匪，已于本晨全县溃退，当飭各部跟踪尾追，刻七旅已占领杏树坪、傅家山之线，向胡家场追击中，八、九两旅已占领香炉山、三溪口之线，向隘口追击中；廖师已渡中河领，大尖山向毛坝场推进中，请转飭各路猛进穷追，勿亦划界固守，使该匪无整顿补充余暇，不能再谋抵抗，则战期可望缩短，民困亦可减少也，王陵基叩（十七）日申。

二月二十五日（第五卷十六号）

一路军

现仍据守河东左岸

据邓指挥电，前方战情如次：（急）成都张委员长勋鉴：据陈指挥铣筱（十六、十七）日电称：（一）据卢旅报称，富家山之匪，约七、八百人，在伏芦沟、深溪沟一带，与我步哨接触，栏坝子大田角，匪约千余人，与我鹰嘴岩对峙；大河坝、磨坝有赤匪数百人，随时出没。（二）据游路司令铣（十六）午电称，我两会寺当面之李子梁、木竹日、垆池埡、维家坪及右翼深溪沟、炽溪滩、濫寨子一线，匪近日逐渐增加，其警戒已推至河边，该匪约有二千余众，有由绿豆坪向我抄袭之样。（三）据川陕交界商人云，前马养等处，陕军在黄坝岭与匪接触，继退喜神坝，现仍在该地与匪相持；又云汉中增兵颇多，有向川边前进，防堵赤匪之说。（四）匪由姚家滩、小滩子、壕子口等处，渡河来袭，均被我击退，现仍据河东左岸一带，我各旅位置无变等语。邓锡侯叩，巧（十八）日申印。

二路军

益民通信社盐亭专电：二路军何（德隅）、叶（济时）、杨（特生）各路，于筱（十七）日派队约三、四百人，由陈团率领向太阳山之匪进攻，激战三小时，毙匪三十余人，匪势不支，向太阳山后方溃窜，我方官兵，现已进展至运山梅子岭等地。

又电：二路军李炜如部，自攻克徐家河等地后，李氏即令张营率兵两连，担任游击。铣（十六）日张营游击至踞徐家河五里之碧溪、杏花坪等地，时当遇匪，约五百余人，向我抵抗，我军一鼓作气，奋勇进击，不及半小时，匪已不支，纷向柳林场后方窜去。计是役毙匪约二十余人，夺获步枪六枝，并在杏花坪附近民房内破获伪乡苏维埃机关一处，暨匪文件一箱，伪乡苏主席陈德新亦被生擒，现徐家河附近已无匪踪。

三、四路

剿匪通信社消息：三、四两路军，近仍继续向前进展。据前方捷报，鼎山收复之役，大获胜利，匪胆已寒，鼎山，直指顾问事。盖自共匪退扼巴属南坝后，该处为抵抗三、四路军之惟一支撑点。伪十一师师长王传学，率部在该地筑有坚固工事，负隅死守，以屏蔽鼎山；日前称，乘官军停顿之际，企图反攻。三、四路为先发制人计，为进攻江口部队易于得手计，则有将该股匪扫清之必要，乃协力进攻，向大石坎、凉风埡搜索前进，旋即将匪三十

四团、独立团击溃。伪指挥李捷子，及伪师长王传学，亲率鼎山之七十七及八十团前来增援，在南池附近之魏家坪、龙须寨剧烈反攻，经官兵数次肉搏，及便衣队各大队左右袭击夹击，血战六小时，匪众不支始向鼎山溃退。官军跟迹追击至白筒河地方，击毙匪军官兵二百余名，夺获枪支百余支，旗帜文件多种，并俘获真红军五十八名，刻正在鼎山之傅家山及馥山警戒中。是役击毙伪指挥李捷子、伪师长王传学、伪七十七团团团长邢星孔、伪独立团二营营长黎剑，附机关枪连长曾崇彩。因官兵追击甚猝，李、邢、黎、曾等匪首，均经截获，并在李匪尸身，搜出重要文件多种，刻正派员前往拍照中，惟土匪尸身运走。

五路军

匪夜袭马渡关未逞

（本报万县十九日电）赤匪自废[旧]历正月初二日起，密令各路分头反攻，并集中主力于宣、绥马渡关以南，我五路军郝（骑富）路司令迭接谍报告知匪倾巢来犯，早将阵地工事筑成，及碉堡碉楼配备完善，前（十一）日晚，匪果率四、五百人夜袭，我郝路司令防御在前，身先士卒，沉着应付，激战一小时，当将该匪迎头击溃，擒获俘虏百余人，缴械投诚者四十余人，并令跟踪追击肃清，本市各界闻此捷讯，异常鼓跃，并致电前方慰劳。

三月十一日（第五卷十八号）

自剿匪会议闭幕后，各路总指挥随即兼程专赴前方，布署一切，静待总攻令下，以便进攻，以是军事方面，稍觉沉寂，因而谣言兴起，莫衷一是，刻总攻令已下，各路已分别推进，兹特将各路军事近况辑录于次，以明真详。

一路军深夜进击——凉醒梦中匪

顷得前线消息，黄锡焯旅黄部欧营长，于敬（二十四）晚派别动队同保卫团李子兴队，攻击七里坡、欢喜坡之匪，杀匪哨兵七名，一面纵火，欢喜坡之匪百余人，尚在睡梦中，火光与枪弹爆炸之声震十余里，及黄营渡河归来，赤匪二百余人闻声赶至，纯系大小快枪，相持于蚕丝庙间，黄营复令机关枪速往援，激战二小时，匪始向圃姑溪溃退，毙匪数十名，除匪背去多数外，尚余尸十五具。黄营余排长刘司务长负重伤，伤亡士兵九名，消耗子弹七千余发。又俘虏赤匪高润宗供称，该匪现充九十四团三营九连军士，每班有枪二十支，子弹十二、三板，该团分驻东溪三星庙一带，此次该营两部，同游击队，拟到尖山子袭击官军，殊行至蚕丝庙，即被我手榴弹打死数十人，当即退去等语云。

准备已妥——全部出击

刻闻一路军已奉到总攻击命令，并已分令前线各部如期全部出击，其战斗情形，大略如次：（一）黄时英旅别动队长李岳嵩，于日前率手枪刘、孙营至离江，据探称对岸匪人系邓崇义所部，约三、四百人，李即令刘连于二日化装渡河袭击，时值拂晓，匪正早操高呼口号，经我突击，始知受骗，抵抗不及，呼啸而溃，并遗弃匪尸四具，重伤匪徒二名，斩首悬示离江民众莫不称快。（二）童团柳营二十八日进驻新观，一日派邹连游击士鲤场河边，发现对岸匪军二百余人，当令一排散开射击，匪知难逞，即向戴笠坪方向窜去，该匪一日晚复乘夜来袭，幸戒备严密，立即击退，次晨见河岸血迹甚多，足见匪受创不小。

二路军李炜如部——围攻茨龙观

盘龙寨匪部俭（二十八）日自被二路军李炜如部重围施行仰攻后，与匪为犄角之茨龙观方面匪部，已与盘龙寨匪部失去联络，匪首正拟增派援队到来，图保守茨龙观时，殊已被李氏侦悉，当以先举制敌方法，分调张（维祯）团率部两营，乘敌不备，飞队往击，殊茨龙观匪大部主力，因往援盘龙寨，已被李部重围仰攻，该地匪部薄弱，其第一二两道工事，不经一击，即行溃退，现我部已进至茨龙观山下，匪部纷退至山上各要隘扼险死抗，张团长当令所部一面严堵险要，施行仰攻，一面飞报李路司令迅增派部队前来，乘势围攻。

（又电）盘龙寨、茨龙观两地，互为犄角，天险异常，进攻不易，现两地已被二路军李（炜如）部包围仰攻，不日即可攻下。

太阳山旁——战败赤匪

二路军叶（济时）、何（德隅）、杨（特生）各部自攻克各要隘，向太阳山当面之匪进攻后，东（一日）日拂晓晨雾迷漫时，有太阳山匪约五六十人，由一女匪首率领渡河，向我第一道防线袭击，我部于濛濛雾影中，业已查觉，静不出声，俟匪近时，由工事内以机枪迫击炮密击快射，匪骤不及防，霎时即被击毙三十余人，余匪见猛遭痛创，并知我已有防备，纷向太阳山逃窜，我以晨雾犹降，恐中诡计，未予追击，及雾散日出时，始见枪旗零乱，匪尸遍地。

三月十八日（第五卷十九号）

一路军

正进攻木门等地：

十日巳时由广元真武宫前方来电：游宴如司令，乘昨夜大雨倾盆之际，令所部杨、芦两旅，率康、万两团，向匪猛烈袭击。顷芦旅已攻到东山坪、木门坪、杨旅之任团，攻克云顶山一带，正向旺苍坝侧击中；康民山团，向旺苍坝乘势猛扑，顷已攻入旺苍坝，正与匪队巷战中；龚旅已至旺苍坝附近之张口石、何家寨。

广元十日午时专电：顷接一路军前线电讯，本道龚、杨两旅于本晨午前一小时，乘夜抢渡东河，匪抵抗甚力，但官军奋勇冲击，于拂晓全部渡过东河，占领旺苍坝左右之高山，继续战斗，刻已将旺苍坝完全占领，仍正在激战中云。

广元十日午前六时电，一路军今午确实占领旺苍坝要地，已于午电奉告，顷复得前线各部激战情形如次：

（一）杨旅任团、于本日夜半由立起岩上游渡河，与匪激战两小时，匪退据后山，抗战甚烈，经我猛冲，匪不支退据云顶山，任团即占领任家沟，正向云顶山进攻中。康团由正面乘势一齐冲出，当面之匪伤亡甚大，增援不及，我即奋勇占领旺苍坝，俘获匪营长一名，匪兵数十人，救出难民千余人，匪迟据场后千余米之张家拐、张家梁高地，刻正激战中；

（二）龚旅张团由庙儿湾过河进攻焦家湾、赵家漆。匪凭工事增援顽抗，激战甚久，我以一部由侧翼抄击，匪始向青林山退去，当将花庙确实占领；又杨团由庙儿湾下游渡河，向何家寨猛攻，申刻将该地占领；

（三）陶旅孙团由喻家嘴渡河，当将该地附近之匪击溃，已占领加注梁、烧香岭；邓团从龙干山左侧前进，已攻出萧家梁，均向龙干山进攻；

广元十一日专电，一路军蒸（十）日晨全部渡过东河，陶、黄两旅攻龙干山，杨旅攻云顶山，激战竟日，直至薄暮，始先后将两山山顶占领，康团及杨旅之一部，由正道向匪猛扑，蒸（十）日午刻占领旺苍坝，匪退据场后张家拐、张家梁、冷水坪，凭坚固工事八道死守抵抗，官军前仆后继，节节仰攻，我某连伤亡甚大，仅剩二十余人，激战至午后六时，始将匪工事冲破，确实占领冷水坪一带高地，龚旅暨杨团渡过庙儿湾后，向何家寨、八庙、粟米寨进攻，我奋勇冲杀，除占领粟米寨××等地外，已进至距东河左岸十余里之高地。刻各路均在激战中，此次战斗异常激烈，斩获匪徒甚众，我伤亡亦大，正在清查中。

广元真武宫十二日特约专电，庐济清旅傅团文（十二）日晓，攻击观音洞之匪，激战半日，匪不支向大两最后垒地溃退，遂于本日午正，将观间洞占领，当场击毙匪百余名，夺获三八式及七九枪百余支、生擒匪营长一名，排长三人，匪兵七十余人云。

广元庙儿湾十四日专电，芦济清旅顷电告战情云，一、自我傅团攻克普子岭左侧方，约五十里之观音洞后，普子岭之赤匪，惊慌万状；二、我傅团现以一部在观音洞择要筑工，向大两会之匪严密监视，以大部并附机炮正向普子岭前进侧击中；三、我粟、万两团，于文[十二]日占金巴梁、濫坝子后，匪人退踞龚家山、谭家沟、红省寨等地据险固守，现我正督队进攻中。

又讯：一路军总指挥邓锡侯，所部杨、龚、陶、芦各旅，连日迭克老鹰岩、龙于山等要隘十余处，刻正集中各部陆续向普子岭、高坡子、木门等地攻击，战事激烈。邓锡侯总指挥今午电刘湘总司令及刘从云顾问称，所部官兵，士气甚旺，收复木门等地，极有把握。

二路军

乘晴向恩阳河挺进

盘龙寨、茨龙观等匪部，自经李炜如部包围仰攻后，因该两地险峻异常，赤匪居高临下，扼险筑工事，以致我军进攻较为困难。兹据该部某某传出消息，谓李氏于五日拂晓，即选敢死队四、五百人，由汪旅率领，以大炮及机枪掩护，向盘龙寨匪部猛烈攻击，激战两小时许，匪势不支，向后方溃去，并传李部现已攻克盘龙寨。

六日潼川通信社消息，二十九军李路总司令（炜如）所部，邓、张两团于二月俭（二十八）日寅刻分向马鞍山、盘龙寨攻击，与匪激战半日，匪不支溃退，邓团即进占马鞍山，张团亦占盘尤寨，毙匪四五百人，现正扼守阵线，准备继续进攻云。

南部专电，二路军黄歧庙线之古鸣皋部，自将当面来袭之匪击溃后，古氏现已奉到二期剿匪总攻令，鱼（六）日晨古氏令所部张公酉亲率全营兵力。与叶部曾营、杨部芦营相互联络向龙山右侧之黑虎坪匪部猛烈攻击，该地匪徒约二百余，抵死抗拒，我三营兵力，当同时动作，一致猛攻，激战约二小时，匪伤亡已达四十五人，势渐崩溃，时适我部将匪最前线指挥之匪游击长击毙，余匪遂纷向后方高地窜去，凭险抗拒，我部遂占领黑虎坪。现太阳山匪左翼已失，兼以匪心动摇，渐向后移该地。

益民通信社特访李炜如氏，昨电省称该部于鱼（六）日晨，向盘龙寨匪部进攻，激战四小时，毙匪三百余人，正午十二时，我已将盘龙寨确实占领。

盐亭特电，二路军李炜如部自将盘龙寨匪部击溃后，齐（八）日拂晓，李氏及汪旅长率所部邓、张两团兵力，配以机枪六挺，向马鞍山匪部猛烈攻

击，该地匪大约五六百人，全力来抗，我军由机枪迫击炮掩护之下，士兵奋勇猛攻，前仆后继，战约二小时许，我吴营张营已将匪最坚固第一第二工事次第炮击，匪见失去屏障，纷窜山顶，我军即四面包围猛攻，弹密如雨，激战约半日，匪势不支，兼以伤亡过重，恐慌异常，遂纷纷向马鞍山后方茨龙观方面窜去，我邓张两团遂确实将马鞍山占领。计是役毙匪四百余人，并击毙连长三人，排长五人，夺获手步枪百余支，机枪一挺，及刀矛辎重无算。

南部二十日电，剿匪第二路军：自占领铺山垭、石滩口等地后，仍继续节节前进，昨日刘汉雄占领八角垭，罗迺琼师占领狐狸山，李炜如及古鸣皋旅仍在张公桥与匪激战，匪徒伤亡颇重，田总指挥于佳（九）日进驻南部后，当即督率前线各部队，加紧进剿，努力杀贼，近两日大有进展云。

南部八日电，二路军各路，于支（四）日同时向前推动，李炜如部及曾师古鸣皋旅进攻张公桥，与匪激战中，刘汉雄师及王志远路，于昨（七）日占领石滩口，匪势不支，节节后退。该两部正继续进攻，罗迺琼师及胡开莹旅攻占铺山垭，现时各路均分头猛进，务于最短期间，完成二期剿匪任务。田总指挥已进驻南部，督师努力进剿，总指挥部即移设南部，所有人员已陆续前往矣。

南部电，二路军李炜如部，将盘龙寨、马鞍山等地占领后，佳（九）日时复命所部邓、张两团，由汪旅长率领，向前方茨龙观匪奋勇猛扑。该地匪大部约四百余人当抵死抗拒，我军以机枪掩护拚死冲杀，前仆后继，邓、张两团长，复亲到前线指挥，激战半日匪始不支，狼狈向后方恩阳河窜去，我当即将最险要之茨龙观确实占领，夺获枪械百余支，伪文件暨粮食甚多，现我部已跟踪追击向恩阳河挺进。

又电，二路军曾师古鸣皋旅，文（十二）日拂晓，古氏选敢死队千余人，亲躬率领，以机枪迫击炮前驱，向四寨蛮奋勇猛扑，该地匪约四五百人，抵死顽抗，我军拚命进攻，前仆后继，半小时许已攻至山顶，距寨门仅百余米突，时匪犹死抗，我士兵一声呼啸，弹密如雨，遍山血染，匪尸满地，余匪纷向后方窜去，我当将匪之最险要老巢，确实占领，现我已跟踪追击向恩阳河方面挺进矣。

南部专电，二路军进攻太阳山之叶济时部，昨文（十二）夜选敢死队一团，与何德隅、杨特生所部相互联络，向太阳山匪部奋勇猛攻，激战通宵，拂晓时匪势渐形不支，纷向木门后方溃退，我已将太阳山确实占领，现叶氏正联络右翼之古鸣皋部，向张公柳方面赤匪齐头猛进矣。

三路军

连克要隘多处

营山六日电，四日晨拂晓，李青廷旅进攻狮子山、憾扑×、鱼全寺之匪战三小时，刘团绕攻同乐场，已刻占领之。我李团亦突破其正面，连克桑树垭、玉泉寺，乘势突进，复将双凤场占领，匪退三星场抗我，正尾追中，并派一部赴三生口截其归路；又李宗昉旅攻广连垭、铜鼓山过街楼之匪，晨初攻克过街楼，跟袭三星寨，匪退守单凤场，又为我抄兵进击亦克之，匪纷窜梁永河、兰草渡，正分追中。二役总共毙匪三四百，擒湘籍刘家洪一员，士兵三十余，步枪二十余支我伤亡官长五、士兵三十余。

营山七日电，三路军当面之匪，被我击溃后，左据同乐场、三星场附近平元山、梓桐寨，右守联双凤场，北端铜鼓山、脾垭河之线，合兵再战，顽强抵抗，四日午后，由曾口方面增兵一团，由梓桐寨向我反攻，激战竟日，

今晨李宗昉旅唐团等击其右，李青廷旅刘团进攻其左，匪军依山以阵，工事数层，梓桐寨为匪主力所在，山势陡绝，我军前登后继，自晨至午战不少衰，刘团长身先士卒，进退数次，午刻当将梓桐寨线击破，夺获团旗一面，俘匪三十余人；同时唐团占领玉皇观，李团占领马踏窝，殊我进入梓桐寨与匪肉搏之际，由兰草渡双廓场增来之匪赶到，我军左右翼受敌，负伤首长何有臣，连排长数员，现由李青廷指挥，仍力战中。

成都新闻编译社特讯，三路军李总指挥电省报告占领梓潼寨及紫鱼寺，刘总司令电令李氏仍努力进攻，兹将各电录后。

（电一）省总司令刘钧鉴，钰部李青廷旅昨午攻克梓潼寺，匪军增兵侧袭，致我腹背受敌，伤亡颇大，遂乃返扼玉山北端金华寨、毛贯子之线，匪军猛扑数次，皆予击退，计共夺获团旗一面，步枪百余支，擒匪连长二员，匪兵七十人，其伤亡在七八百人以上，我伤亡四五百人，失枪三百余枝，迫击炮一门。今晨李青廷旅由正道反攻，并由李宗昉旅一部，由蒲案场横扫，战斗二小时，仍将紫鱼寺恢复，现犹持战中。谨闻。职李家钰叩鱼（六）日印。

（营山九日专电）本晨，我李青廷旅李团，乘浓雾进袭三星场附近之匪，战三小时，已将天全寨、双山子攻下，毙匪甚众，同时杨团由偏官场前方黎家岩、新庙子出击，已将罗斗山占领，乘胜追击，又将马鞍山、古木寨占领，匪向兴隆场溃退，计我伤亡官兵数十名，匪则倍之。

十二日电，昨晚匪约三百余人，来袭我李青廷旅李团天全寨阵地，当予追击，移时拂晓又复来攻，迄未得退，该旅杨团当由偏官场出击，战三小时，已将狮子山阳斗山之匪，约七八百人击退，并占领之，同时李宗昉旅唐团由骨坪山进攻尖奠山之匪，未克，仍对战中，本日匪伤亡百余人，我亦伤亡士兵数名。

马鞍场十一日电，昨晨四时匪五十三团由刘家寨来袭我李青廷旅天全寨尖山子阵地，经我使其接近瞄准，齐射投弹迫袭，毙匪三十余人，遗尸阵前，狼狈溃退，我军乘势进剿，生擒匪排长一名，匪兵十余人，夺获汉阳造十二枝，同时我李宗昉旅并由右翼断桥河派兵截匪，亦伤亡甚多，擒获匪连长一员，少先队兵三名，红旗两面，正督兵搜进中。

第三路总指挥李其相昨电督署军事高等顾问刘从云，谓该部李青廷旅李团已占领百庙子左前之天池，该路副指挥罗泽洲亦电刘从云顾问，谓所部左纵队已占柳林铺，右纵队已占万安场。

四、五路军

均有相当进展

军息，五路军总指挥唐式遵连日在宣汉前方督师，匪数度向我猛扑，均被击退，情形紧张，现仍激战中。

又讯，四路军总指挥杨森电督署高等军事顾问刘从云，所部克复兰草渡后，盼友军努力齐进，不难一鼓荡平。

四路总指挥杨森部之高（德周）旅，自进驻兰草渡后；连日与匪部激战甚烈，杨本人现准备亲赴该地就近指挥，五路军之杨国桢旅，日昨已占领麻园寨，陈家坪及大小李子垭一带，刻仍激战中。

三月二十五日（第五卷第廿号）

自第二期围剿动员以来，各路官兵，莫不奋勇当先，一路迈进，旬日之间，克旺苍，占木门，渡恩阳，下巴中，或则孤军深入，或则裹粮血战，全川民众，无不磨拳擦掌，翘脚而望更进一步之胜利。报载，匪首聚议，甚或相对涕泣，以吾辈过去数月，日夜惶恐求死无所之心情，闻此惊奇之消息，自应雀跃三百，不复畏匪如虎矣。虽然，犹有不能不为我当局告者。

未以民众迫切之希望，加诸进退应命之军队，自宜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今剿匪军之得以一战而冲入赤匪之腹心，固理所当然。惟据吾人所知者，赤匪巨魁，月前集议，徐向前以受五路军之重惩，已主退走陕南，保全实力，继以陈昌浩辈之反对，乃有事成则巩固匪区，扩大匪区，败则退走鄂边，再图反攻之决议。征诸今日之事实，或非无稽之谈。我一、二、三路之能突飞猛进，短期达到二期指定地点，形成包围之势者，匪之主力移向五路，另有企图故也。据昨日电讯，匪分数路连夜向五路阵地李家山、卧牛山、富正寨、八庙山一带尽力扰乱。且有六团匪众，增援红灵台，阻我进攻，增援板庙场，抄我左翼，集其全力，图突重围。徐匪向前，且近在石埡场指挥工作，日夜不辍。此皆足以使全川民众不能安枕而高卧也。惟今之计，一、二、三路新得之地，应迅速深沟高垒，反攻作守，札硬寨、收民心、务使壁垒森严，军民和协，减免苛捐，大施赈贷，使赤匪无反攻回挫之可能。同时五路将士，素以英勇之风，冠盖全川。当此主力相对，正我大好男儿，为七千万同胞效命疆场之时机，今日当兹最后胜败之俄顷，惟祷祝我五路将士，奋勇杀敌，一战而摧毁赤匪主力，斩擒匪首！倘一战而败，则未来匪祸，尚不可必，倘一战而胜，则匪胆丧落，内部携贰，歼灭之功，旬日间事耳。

回念吾川自赤匪窜扰以来，已逾一年，全川人士，无不奔走啼号，寝馈夫常，有愿举家逃亡者矣，有立遗嘱遣嫁子女者矣，有预定死法先诀亲友者矣，及今思之，犹有余痛。今苟得五路军将士不顾一切以争此最后胜利，吾人于虎口重生之余，必将建丰碑，立生祠，以颂扬之！尤有进者，今日之胜败，不决诸帅之智谋，而决于军心之亢奋，两军相遇，哀者必败，彼赤匪杀人数十万，毁地千余里，民情军心，可谓哀之至矣，浅者或切切以将帅之更迭为虑，夫将帅固一军之首脑，特今日之战乃全川存亡之战，其重心在军队本身，不仅在首脑之贤否也。要之，誉论所趋，民心所向，虽柔必强，虽败必存，而况五路军器械精良，将士英勇耶？然穷鸟必啄，困兽犹斗，赤匪必以全力反攻，求得一逞，已成当前之事实。吾人惟有厚望五路指挥将士余愤，乘匪势西挫，一往直前，捣通江，树奇勋而已。总之，今日之事，匪我不并存！根株不除，匪首不死，川人永无安居之望！与其放开大路，让匪鼠窜，何若拼敌一向，围剿净尽，以绝未来大患也。

二期剿匪军事将结束

一路军

正围攻长池：

一路军龚、杨两旅，于十四夜向普子岭进攻，匪凭工事据险死守，战斗异常激烈，激战至本日午刻，历九小时，当将普子岭确实占领，匪向三江口、木门退却，我赓即乘胜前进。昨日邓锡侯有电来省，谓该部傅团已占领塘家坪，任团已占领合兴场，陈团已占领分水岭，张团已占领尖山子，杨团已占领小中山、白物庙、小东山，黄旅已占领高枢山，现已攻至木门附近，突破

匪部工事数道，已将木门包围，于巧（十八）日午分三路围攻木门，激战至烈，当晚就地彻夜，拂晓续攻，士气甚旺，前仆后继，激战至午，当将木门确实占领，匪向长池溃退，刻正围攻中，长池指日可克。

二路军本期任务已完：

二路军刘汉雄师，于真（十一）日攻克护山梁、马山坪；王志远路并将石滩口、八角寨占领，十二日继续进攻，将附近高山占领，斩获甚众，匪向鹤峰寺溃窜；曾南夫师古旅文（十二）日晨由观紫场向老木口附近旋子山进攻，匪退至盖寺场前方山三方顽抗，古旅令解团抄袭，匪向葫芦垭退，我军于正午占领盖寺场；李炜如路已将大门寨、麻石垭、张公场、尹家铺、天宝寨攻占，谭席珍部将茨龙观占领，匪向深渡河溃退，至罗迺琼已将土地垭、鸡山梁匪击溃，进占老观场；王志远路将银成山匪击溃，已占领九节梁；曾宪栋部已攻占葫芦垭；叶济时路陈袁两团，昨日进攻歧坪前方之天王桥，自午前一时，与匪接触，匪即顽强抵抗，至午后二时，袁团已摧破其第一线，两面夹攻，卒将匪人击溃，纷向玩山运山高地盖寺一带退去，陈、袁两团遂于昨日傍晚确实占领大生桥云；李炜如自占领花丛后并协助三路军罗泽洲师，占领恩阳河；左纵队罗迺琼师杨特生旅、胡开莹旅，攻克铺山垭、龙山坝等重镇，并于（十八）日占领新场，继续猛攻占领镇子坝；中央纵队刘汉雄师王志远路，攻克千佛寺、石滩口、鱼溪寺、福新场等重镇，并于（十八）日占领断垭场，按断垭场在巴中前方二十里，匪受威胁，放弃巴中，二路军二期剿匪任务现已完成。

三路军

攻克巴中城：

三路军总指挥李家钰部，于十五日全线出击。一部由兴隆场进攻三星场之左，一部仍扼守羊凤场，以为右翼之掩护。现李宗肪已将太晴山、幻连垭、梁水河、向会口占领，李青廷旅已将盾庙子、马鞍山、梓潼寨、大元山、三星场一带占领，匪向三江口溃退，正分道追击中。至该路副指挥罗泽洲部于十四日仍继续进攻。左纵队以主力由柳林铺经玉经场、明杨场进攻恩阳河，并派一部经猫儿铺为左侧卫；右纵队以主力由万安场经二郎庙、明杨场进取恩阳河，复派部经兴隆场为右侧卫，于午前十二时将猫儿铺、玉金场、二郎庙、兴隆场克复，午后二时将明杨场占领；左右纵队在该场会兵，齐向恩阳河攻击前进。该匪团聚各方部队、死力抗拒，并由巴中增来大部，作最后一拚，我以全力猛攻，官兵直往向前，于午后六时我全线冲锋将匪击溃，确实占领恩阳河，所有桥梁及浮桥均被我占领。十八日复由恩阳抢渡过河，向巴中进攻，左纵队攻克东兴场，右纵队攻克石庙场、杏儿垭、大梁山、南坟坡等地，入夜后我全线施行夜袭，左纵队协同将平良城之匪围困，于七时三十分将平良城确实占领，八时占领炮台垭，九时我左纵队之梁团与右纵队之李团，确实占领巴中，夺获甚多，正清查中。

五、六路军

也有相当进展：

五路元（十三）日继续进攻，范师自（十二）日与匪激战，占领青龙、迎风两场及八庙山、印盒寨诸险要后，（十三）日晨继续向红灵台一带山脉，及贯子寨阴阳山猛攻，惟以山势太险，匪又增加生力援助，双方苦战经日，未有进展，寒（十四）日晨复选敢死队持梯子携榴弹猛冲，卒将匪队冲破，业将红灵台、贯子寨、阴阳山占领，匪死伤极大，范师亦伤亡四、五百。至

于六路军方面廖雨辰，本（十三）晨由余金口向磨凸塘、胡家场攻击，进占回溪之大路梁。杨启文旅及陈司令部，午后占领白果园、炮台山、毛儿坪之线，匪据柏生塔、降仙庙一带顽抗，正猛攻中，嗣经杨旅突破五家坪、吴并沟后，匪复环集断头山、回龙寨、帽盒山、毛坪一带，据险抗堵，我杨旅奋勇死斗，遂占领转顶一、庙儿转，角楼诸地，毙匪无算，夺获杂枪数十枝，我亦伤亡甚众，铣（十六）日午攻克厂溪官渡，匪向中河右岸溃退。

四月一日（第五卷第廿一号）

一、二路军

合力围攻长池：

一路军陈指挥奉令攻占华盖山、三江坝，以固本道阵地，特即飭令杨、龚两旅于本（二十二）晨进攻。杨旅于团，龚旅赵团，会攻华盖山，因该山情势高峻，筑工甚多，战至午刻，攻至山腰，匪犹顽强抗拒，官兵奋勇猛冲，并以手榴弹纷投，迭破工事，激战至申刻，将华盖山占领。×××××，向三江坝进攻，午刻九时与匪激战于树坝、新庙、梁孙家之线，匪以二千余众顽强抵抗，我康团夹击至匪之右侧，始将其击溃，向老君山退去，薄暮确实占领三江坝，正由老君山、天子坟等地节节进逼，向长池右侧逐步包围。二路军杨特生旅自将铺山垭、镇子坝等地攻克后，马（二十一）晨杨令所部向前方朱公场匪部挺进，与匪激战四小时，经我奋勇猛扑，始将匪击溃，于午前十一时，确实将朱公场占领；又于二十二日午前九时协同胡旅将两河口占领，两部合力跟踪追击，匪节节抵抗，我官兵锐意进攻，鏖战至午后三时，即将九龙场占领，匪向九龙场、扫唐河方面溃退。

刘（汉雄）师、王（志远）路自集中兵力连日向灵山匪部猛烈攻击，因该地为人攻长池道，匪伪九军十二、十六两团驻此扼险顽抗，漾（二十三）晨刘、王两氏，亲率所部向灵山匪部猛扑，我士兵复奋勇冲锋前仆后继，匪亦倾全力来抗，我复以机枪手榴弹扫射进扑，激战约三小时，当已击毙匪排长三人，匪势始渐不支，纷向长池后方溃去，我遂将灵山确实占领。刘、王现正督率所部，乘胜前进，协同一路李炜如部，自克朱公场、断垭场、枣林铺等地，联同胡开莹、王志远等部向南江匪部挺进后，（二十七）日晨李氏亲率所部程团及张团刘营向长池右侧之两河铺赤匪进攻，与匪激战三小时，午前九时许，遂将两河铺确实占领，当乘胜向匪跟踪追击，黄昏时，我遂追到溃匪据守之新马坎地方，与匪接触。该地旧驻匪约一团，此次又由两河口溃来残部，约百余人，遂倾全力来抗，激战通宵，我士兵数度冲锋、肉搏，前仆后继，近拂晓时匪势不支，始渐向长池溃去，我遂将新马坎确实占领。沿巴河向长池匪部包围进攻后，二十七日午后二时，李氏亲率所部，联同本军向长池匪部奋勇猛攻，激战约半小时许，李部遂将长池左侧险要之铁箭坪占领，李氏遂乘胜向前猛攻，同时一路军亦分头向天子坡、老君山猛烈进击，现双方与匪战激中。杨特生旅自克复灵山要隘，分向南江匪部推进后，二十七日午当达到距长池约五里之会龙铺遂与该地赤匪接触，激战至午后 2 钟许，匪势不支，纷向长池溃去，我部遂将会龙铺确实占领，现正协同一路军向长池方面实行围攻，该地已陷重围，旦夕可下。

三路军

占领舒家坪：

三路军李家钰部前方之匪为伪八十团、七十二团、七十三团、七十四团、八十一团、独立第一团、七十七团及特务团等部。二月十四日曾由马鞍场、

铜冠寨等处，向李宗昉旅反攻，当被该部击退，同时李青廷旅亦在东华山方面与匪部接触，匪部亦不支而退，前日该部乘胜前进，又将铜冠山突破。三路副指挥罗泽洲部，于二十六日进攻插旗山，同时李部之李青廷旅，亦由尖山坪进攻，自晨至午，攻陷匪部工事五层，毙匪约三百余人。罗泽洲于昨电省，谓所部第七团占领峰头山后，复将尖峰寨、插旗山攻下，并将附近一带要隘完全克复；第九团亦将舒家坪一带一并占领，匪向中背山溃退。至于四路军方面日前曾一度渡河，占领江口，旋经匪部增援反攻，又退回原阵地。高德周旅于二十二日由兰草渡强渡过河，适与匪部援队相遇，激战数小时，当即引退。杨森于二十五日已由响滩场驰赴兰草渡，指挥军事，刻该部仍与匪相峙于巴河沿岸。

五路军

向吊索岩进攻：

五路军原定于二十二日协同六路军举行全线总攻，因一时布置不及，至二十三日始开始总攻。昨日唐式遵电省，谓许（绍宗）旅占领龙家岩；林（毅）旅占领石观音；李（圭如）旅占领夏家场；杨（勤安）团占领鸡公岩，越过佛耳岩后方；刘（光瑜）旅占领锣鼓山、石盆寨；廖（雨辰）师占领玉斗坪、五质寨、活水关，已肃清后河左岸；范师已进至石埡场、石龙场之间；唐、许两师已进展至雷家寺、百丈岩、毛坪、夏家扁、胡家岩、红岩、云蒙山一线附近；廖师已将白合寨以左各处之匪肃清；杨旅已进展至陈家坪、马家坪等地，继续向匪部猛烈攻击，于前日占领鹅项颈、城隍庙、红岩各地。二十六日匪部复向我范绍增部反扑数次，均被击退。我杨国桢旅刻正向高家寨、吊索岩攻击中。刘邦俊前（二十六）日午后已到达宣汉与唐式遵磋商军事，刘氏昨午电省，至多在宣汉驻二日，即转赴城口、万源方面督师进剿。

四月八日（第五卷第廿二号）

剿匪军事简报

南江城指日可下：

一路军东（一）日开始向长池进攻，邓晋康总指挥特亲到旺苍坝前线督战，芦济清旅占领五郎庙，杨晒轩旅占领罗文坝并攻占长池高原后，龚渭清、陶宗白两旅先后攻天池寨、周家坡，战事颇烈，匪顽强抗拒，经一路军分头包抄，激战至二晨拂晓，匪势不支，纷向沙河子南江溃退。一路军即于是日上午九时已正式占领长池后，仍继续奋勇进攻。顷得前线电讯，左翼芦旅傅团江（三）日晨，攻克大坪×窖后，复协同刘团进攻天险之大旗山，战至午刻将该山占领，匪向五郎庙溃退，乘势进攻，匪猝不及防，薄暮占领五郎庙，并跟向对又埡、陈包山进击，任团由溜流右攻击前进，正与匪激烈战斗中；适陈团沿南山左移攻匪侧翼战至未刻，将罗家坝占领，毙匪数十人，夺获匪步枪廿余枝，马数匹，文件多种。龚旅由长池进攻，正午占领诸葛寨，陶旅未刻攻克×山庙，乘势进占焦家梁，刻正向南江挺进。

至于五路军方面，万源游击司令陈国枢所部，于二十七日完全占领万源城。其他各部亦均有进展，范师占领官家寨、芝金山、石埡场；八旅占领岩口场，进至城隍庙附近；七旅占领石龙场；四旅占领石观音、杀牛坪；九旅及杨独立团占领夏家扁及佛耳岩、红崖附近；五旅占领赵家坪、五台坪；二旅占领镇江寺、弹子石、狮子山及云蒙山山半；饶旅一部及马部已渡后河，

占领毛坝场，攻击铁顶寺；廖师及杨旅围攻百合寨；吴部扼守官渡厂溪之线；陈国枢部扼守万源固军坝之线，向清花溪推进中。我当面之匪为陈昌浩、徐向前、王维舟等亲赴督战，计是役夺获匪枪一百余支，我伤亡不小云。

六路军廖雨辰部自进攻白合寨、罗文坝之匪，已占领苟皮垭、尖山、苟家寨、仰天窝、烟堆寨、良田湾之线。

四路军日前进攻江口、雷山等地，旋得旋失，难于进展，因一、五两路迭克要隘，该军连日由渐岸沱方面之浮浪滩进攻，于东（一）日由该军三混成旅完全克复江口，刻正联络三路军向得胜山猛进中。

四月十五日（第五卷第廿三号）

（一）二路军攻克仪陇

在“川省统一战后剿匪纪实”文内，记者已述至宣、绥，营、蓬之克复矣，继此而克复者为仪陇。在二十二年十二月末旬，二路军李炜如部，节节进展，以占领南坪关（距仪四五百米）凌云寨逼近仪城之消息闻。在十二月二十日，果然，李炜如部攻克仪城的消息传至。但李以儿营部队，勇猛迈进，力亦有限，因此匪就乘势夜中反攻，李以虚实不明，恐牺牲过大。不得已退出仪城，四面围击，经几次血战，于一月十日再度占领仪城。田总指挥拍电告捷，原电如次：“限立刻到成都刘总司令甫公钧鉴（密）尧路李炜如部，于上月二十九日攻入仪陇县城，因形势突出，遭匪大股反扑，退扼附城险要，当由曾师古旅增援，转取攻势，复命刘汉雄、王志远两部向仪陇以左地区牵制敌匪，在玉台场前方与匪激战甚烈。我李炜如全部乘势反攻，于蒸（十）日确实占领仪城，友军罗泽洲师一团，亦同入城，现仍令刘、王各部猛进，望各友军乘时会攻，以收协同之效，为禱。田颂尧叩真（十一）晨。”

但是在田总指挥电中，可见攻克仪城，入城的不止一部，是有“友军罗泽洲一团，亦同入城。”因此曾经起了个小小纠纷，三路军副指挥罗泽洲电告仪城由罗部攻克，最先入城，而李炜如亦电辩真相。仪城究竟谁先入城，自然难以明白，不过因此争功，实觉为剿匪史上之污玷也。李炜如电，有谓：吾侪军人，食民之食，衣民之衣，作战乃军人应尽天职，本不足奇，胜亦不武，且剿匪内战，何足以言功……。记者亦认为剿匪将领应抱此态度以从事！

但是，此事发生，安抚会即电请李、罗廉简交欢、电谓：仪城克复，遐迩腾欢，凡与斯行，皆所钦慕。顷先后接到两兄关于奉捷真相申辩之电，不禁为之怅然。夫两兄在川，战绩久已驰誉行间，此役致力偶殊，时论初无轩轻，若因文报小有参差，遽启乖睽之隙，狂贼复炽，忧虑弥滋，古训谓师克和在，先典以至察为戒，设不速法廉简交欢而遗陈张凶终之憾，充其弊害，至败不相救，危不相抚，终且两败俱伤，前功尽弃，是适与共匪以可乘之机，当非两兄敬事尽忠之道也。谨布悃忱，即希鉴纳。而李其相氏，又从中调解，现在，两部嫌疑，可说已经完全冰释了。

（二）第一期剿匪计划结束时之形势

一路军

一路军自元（十二）日起，于风雪交加中全部向雍家河、快活岭之线猛攻，已占领漩涡塘、猫儿洞、安家山、马蹄寨、高顶寨、龙珠寨等地。

兹将邓锡侯电文（十二）日二通录后，用见当时形势。

“……侯部文（十二）日占领伏溪至磨滩子之线后，即令各部于元（十

三)日向快活岭、雍家河进攻;适值大雪纷零,坚冰塞途,所经路道,皆系山寨;匪于数月前在各寨筑有重层坚固工事;又兼我部连日进击,匪麇集其七十三师,九十二、三两师,八十九师之一部,暨游击队五六千人、凭险顽强抵抗;匪军长王树声,副军长马某,均亲临指挥。激战三日两夜,各部冲锋肉搏,屡仆屡进,删(十五)日未刻,始将匪第一道防线突破。我陶旅占领神仙梁、三家垭,向黄毛岭进攻,并以龚、张两团与赤匪两团战于漩涡塘。龚旅占领猫儿洞、安家山,并攻克重层工事之马蹄寨,向高顶寨进攻。杨旅占领极险要之龙珠岩、箭杆梁,向白水寺进攻,铣(十六)日继续战斗,陶旅午刻攻黄毛岭。惟漩涡塘为左通东山,右通南山,宛延至庙儿湾之高地,匪以生死关头,迭次冲锋,我曾、张两团伤亡虽众,士气益厉,申刻将匪击溃,尸横遍地,并生擒三百余名,占领漩涡塘。龚旅赵、杨两团,仰攻地形天险之高顶寨,激战至未始攻克该寨。杨旅于白水寺,猛冲五六次将匪击溃,乘势跟击,薄暮占领快活岭。此役为进剿以来未有之激战,且为匪之主力战,我军阵亡连排长十余员,负伤官兵五百余名,毙匪千余人,夺获俘虏甚众,消耗各连子弹极巨,……”

“(衔略)均鉴,据前敌迭电称,芦旅马(二十一)日续攻钓渔寨,匪以千众据险固守,我分道抄击,激战至申,占领金公寨。匪向两会寺溃退,当即跟追,至张家梁王家沟场上,深夜警戒,养(二十二)日拂晓,复分道进攻,在距两会寺八里壕高地,与匪七十三师二一八、九两团激战,养(二十二)日即将匪击溃,确占领两会寺。龚、杨两旅占领猫儿湾后,即分兵进占唐家河、梁家山、石龙沟、三角塘各要地,并将我岸之匪扫清,现正征集渡河材料,强渡进攻百丈关、旺苍坝中…

盖一路军此时,正与匪相持旺苍坝,一面征集渡河材料,一俟二期总攻令下,即行强渡进攻也。

二路军

二路军克仪后,仍继续进展,先后占领三磊石、玄坛庙、解元场等地。三磊石为由巴入仪孔道,形势险要。而仪城方面,自经李(炜如)、罗两部会师收复后,城乡人民,逐渐复业,现两部官兵继续推进。田部古旅占领巴、仪界上之向销背要隘。罗师王旅(蜀铮)四团,李(炜如)路汪旅一团,增守茶坝场、范凤场、三蚊寺一带,两部约五团之众,与左翼驻崇水井之王志远部,水观音之刘汉雄部切取联络。右翼李家钰部,已进至永安乡北境,旅长李宗防亦有亲临前线视察防务之说。阆仪一线兵力雄厚,防线巩固异常,共匪势穷力薄,退守恩阳河一线,仪城形势巩固。

五路军

此时宣绥方面,在一月中连日大雪,彼此相持。盖五路军为剿匪主力,而匪亦以主力相待,自宣绥收复,匪即集中部力,在马渡关企图死守,故一般视线,均视马渡关之战况,以决定赤匪挣扎之力量。五路军此时冒雪进攻,竟于一月二十三日攻克马渡关。其详情如下:

王陵基部自十二日总攻,将李三溪大山、坡保佛山岩、双河场、永安场、龙滩堤之线占领后,因大雪前进困难,与匪相持二日。匪由大城岩向张邦本旅袭击,该旅冒雪占领大城岩、苏头山。李、许两旅及郝耀廷部,亦冒雪占领罗家坪、傅家山、江华山、默炉山、三溪口、罗家湾一带。我李旅当乘胜跟追,将大寨山之小寨山占领,匪已退至盒山隘口七杭山与我对峙。时范师亦进至石观音之三溪口之线,廖师亦占领毛崆山之大尖山、仙人寨之线,全

线继续总攻。马渡关方面，七日已将马渡关前之隘口花池山大门寨等要隘占领，范（绍增）师由庆云场绕至马渡关后之北子山，匪于养（二十二）晚夤夜总溃退，漾（二十三）日克马渡关，王（陵基）正令各部星夜猛追中。

（三）二期剿匪会议

剿匪第一期军事方案，自日前马渡关占领，已告完成，刘总司令因召各路军首长来省谘询各路情况，商定二期计划。各路军首长奉令，均将前方军事配备十分妥当，兼程到省。一路邓锡侯、二路田颂尧、三路李家钰、罗泽洲、四路杨森、五路范绍增均先后到省。此次会议计划，事关军事，自然不能尽知，但刘总司令于第一期的总报告，分门别类，井然不紊，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经费：

剿赤经费，原定四百万，其筹措经过，预算收支情形，实际收支情形，及不敷情形：

预算案，二十一军戍区筹一百万元，各军戍军筹一百万元，各县税捐附加五十万元，变卖皇城地抵借五十万元，合计四百万。

各军按兵力及三个月计应支数目：

总司令部六万元。

第一路总指挥部（一指挥部五旅十五团）四十六万五千元。

第二路总指挥部（一指挥部六旅十八团）五十五万二千元。

第三路总指挥部（一指挥部三旅九团）二十九万一千元。

第四路总指挥部（一指挥部三旅九团）二十九万一千元。

第五路总指挥部（一指挥部七旅二十一团）六十三万九千元。

第六路总指挥部（一指挥部四旅十二团）三十七万八千元。

合计二百六十七万六千元，（按总司令部月支二万，指挥部月支一万，旅部月支五千，团部月支八千）

又预定按抚费，五十万元；军实补助费五十万元；筹款手续费，提款旅杂费借款子金合计三十余万元，共计一百三十余万元，连同各部三月经费，适如预定四百万之数。此预算收支情形也。实际上四百万并未收齐。不但未收齐，而且不敷甚巨。各军戍区预定所筹之百万元，除已入匪区，或半入匪区者，全未分派外，其余接近匪区，相继陷入匪区者，或无法收集，或纷纷请缓，计有五十五万余元无着。皇城变卖及抵借，未成事实。二十一军因宣、绥相继失陷，开江、开县、大竹等地，接近匪区，供应甚繁，不可收得者，约二十五万元。如是预算四百万内已有一百二十万元无着；实际可望收入者只有二百八十万元也。

此预定四百万，既不足数，不得不求所以弥补，因有发行剿匪奖券，及抽收剿匪临时房捐之举。查奖券每月发行一次，共五万元，每张售洋五元，每张六条，计售总额为十五万元以六成配奖，去洋九万元，其余六万元，以二万元作开支，即使全数售尽，每两月可获利四万元。又查临时房捐，重庆月收二万余无，省会月收一万元，其他等处更当较少，合计至少不过月收八万元，规定只收四个月，约可得三十万元，仍与原定相差九十万元左右。此筹措经费所生变异，收支不敷之情形也。

然其实各军开拔，需款迫切，所预定各款，均属缓不济急。不得已，乃以各项税捐，向绅商抵借。计在渝以二十一军烟盐及百货税捐，向绅商分陆续抵借一百五十万元，在省会以成华税捐附加，向商会及银钱帮抵借二十万

元。实际上收入之部：

二十一军税捐抵借，一百五十万元；二十一军富绅垫款，四百三十八万元、成华税捐附加抵借，二十万元，各军区富绅派垫。六十一万二千九百元，合计二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元。

支出之部：

总司令部六万元，第一路四十九万三千五百元，第二路三十五万元，第三路二十三万元，第四路十六万元，第五路六十三万九百元，第六路二十七万八千元，军费补充费三十万元，借款子金，十万元，剿匪宣传书籍费，二万二千五百元，等款手续费，提款杂旅费，五十六万九百元，安抚委员会十五万元，合计二百八十四万三千九百元。

由上可知收入二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元，支出二百八十四万三千九百元，品迭不敷洋约九万元之谱。此是预定各款缓不济急，借款维持，收入不敷之情形也。

不特此也，第五路方面，为匪主力方面，除原有七旅外，临时增加饶、刘、崔、马、王各部及机炮营连，又约七旅之众，此项增加部队，在此四月内，又用去六十五万四千四百元，全由二十一军自行借垫，并未在剿匪经费内开支，此收支不敷二十一军垫付各款之情形也。

现尚待支出各款数目如下：

各部应补各款四十九万四千元，安抚会三十五万元，合计八十四万四千元。

弹药：

收入：中央发给七九步弹二百万发；又七九步弹百万发，尚未运到。

支出：计第一路总指挥邓锡佷，七九步弹三十万粒，（七九）机枪弹六万粒，手榴弹二千粒。

第二路总指挥田颂尧，七九步弹二十万粒。

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七九步二十一万粒。副指挥罗泽洲，七九步弹二十三万粒，七九机枪五万粒，手榴弹五百粒，“路易士”机枪弹三万二千粒，（八二五）迫击炮弹五百四十粒。

第四路总指挥杨森，七九步弹四十五万粒，（七生五）管退炮弹一百粒，（八二五）迫击炮弹三百六十粒，“路易士”机枪弹三万二千粒。

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七九步弹六十三万粒，手榴弹二十万零二千八百九十五粒，（八二五）迫击炮弹九千零九十粒，（三十节式）机枪弹二万四千粒，“路易士”机枪弹，十八万零二百粒，（八二五）破坏弹二百七十粒，（四生七）小迫击炮弹一万八千九百七十四粒，机枪弹九百三十粒，手榴弹二万九千粒，冲锋枪弹九万九千粒，（二十五磅）飞机弹五百二十粒，（六十磅）飞机弹三百二十粒，（一百二十磅）飞机弹二十粒。副指挥范绍增，七九步弹五十一万粒，手提式弹一十四万四千粒、枪榴弹一万九千一百粒，手榴弹一万三千粒，“路易士”机枪弹四万五千粒，（八二五）迫击炮弹二千七百二十粒，（四生七）小迫击炮弹三百六十粒，七九机枪弹四万粒。

第六路总指挥刘邦俊，七九步弹一十二万粒。

第五师师长陈万仞，七九步弹一十万粒，七九机枪弹二万粒，手榴弹二千粒。

第二师五旅旅长刘光瑜，七九步弹五万粒，（三十节式）机枪弹一万四千四百粒，“路易士”机关弹三千粒，（八二五）迫击炮弹六百粒，七九机

枪弹一万零八百粒。

独立二旅旅长杨国桢，七九步弹七万粒，“路易式”机枪弹七千二百粒，（三十节式）机枪弹一万五千粒，（八二五）迫击炮弹六百粒。

独立第一团团团长杨勤安，“路易士”机枪弹一万六千粒，冲锋枪弹七千二百粒，（八二五）迫击炮弹一百二十粒，手提式弹一千二百粒，（四生七）小迫击炮弹，一千六百粒。

独立第四团团团长佟毅，七九步弹四万粒，冲锋枪弹九千四百二十七粒，“路易士”机枪弹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三粒。

机枪营营长唐家珍，七九步弹一万一千一百六十粒，手榴弹二百粒。

以后补充子弹，关于一、二两路的在成都发给，三、四、五、六及二十一军黔江方面的在重庆发给。

特种弹五路消耗比较多，其原因有二：一、因该方面部队太多，二、用特种弹在战斗上较为容易得手。

现在特种弹药甚感缺乏，在沪新购者，中央迄今尚未发给护照，希望特派员及各专员，转请中央发给护照，准予放行。

剿匪军事进展

一路军

三期任务已完：

一路军二十日薄暮克复长池，该路各部于三日全线出击，芦旅占领大坪石窖、大旗山、八郎庙；杨旅占罗家坝；龚旅由长池进攻，占领诸葛寨；陶旅占领庙山场、焦家山。

游晏如部占领子河场。至六日晚，杨晒轩、芦济清、龚谓清、陶宗伯各旅抽调精锐向匪夜袭，战至拂晓将桥坝、殷家寨、谷仓观、筒车坝各要隘攻克，复乘势猛追，本（七）日直扑南江城下，我以机炮猛击，冲锋肉搏，匪伤亡甚众，于午刻将南江城确实占领，乘胜仍以大部跟踪追击，闻已于昨日将鹿角寨、大小寨占领。一路军三期剿匪任务业已完毕，现正赶办南江善后云。

二路军

奋勇进占观光山：

二路军各部，依照第三期剿匪计划，向匪区进攻。后刘汉雄师胡、杨两团，于江（三）日占领黑水潭及元顶子前方高地后，当即继续进攻，匪据中山寨顽强抵抗，激战四五小时，卒因我官兵奋勇猛攻将匪击溃，我军于微（五）日占领中山寨，追击自午后二时占领马掌铺后，七日复督防各部猛攻八庙垭，午后二时将玉皇观、五台寨等外之匪击破，乘胜进击，将八庙垭确实占领。李炜如部自克复磁器铺渡河向南江匪部进攻后，微（五）日晨李氏当令所部汪（志远）旅长，率全旅兵力，向当面华灵关匪部猛攻，该地匪部约二团，拚死来抗，激战二小时许，匪势不支，纷向贵民关方面溃去，我遂确实占领华灵关。于六日夜李氏亲率敢死队二团，向贵民关匪奋勇挺进，激战通夜，至天明时我遂将贵民关攻克，匪纷向官路口方面引退，现李氏正率部跟踪追击中。王志远部，自向曹滩口匪数度进攻后，虞（七）日晨王氏令陈团向该地猛扑，激战三小时，匪势不支，向后方高地引退，我遂确实占领曹滩口。及至九日晨刘汉雄又分令王、杨两部，向亲先山之匪猛攻，并令左翼李部协同进击。该地匪军为伪九军之二十四、二十七两团，外又有新由南江城、八庙垭及贵民关等地溃来之匪，约团余之众。王部向当前之匪进攻，

李部左侧，杨旅攻右侧，与匪激战二小时，匪三面被我包围，官兵复以机枪手榴弹掩护，奋勇冲锋，鏖战三小时，匪势渐感不支，山顶之匪及其辎重，已开始溃退，我士兵一声呼啸，扑上山顶，并借匪工事以机枪扫射溃匪，匪部即靡，当将观光山完全占领。

三路军

现与匪激战中

三路军李宗防旅于五日派队由曾口向店子河及祁臻场、马鞍山分道推进，我节节胜利，遂即占领茨芭店、寿圣山、大郎庙线，尾敌追剿，复又占领杜家梁。李青廷旅进攻金寺梁、通木垭，次第占领，于庚（八）日晨一时自将宝丰寨、皂角寨、全是山一带占领后，九日拂晓时忽行追击前进，匪徒据守石笋场、破寨子、凭险抵抗，激战至午，经我分道抄攻，终将破寨子占领，乘势猛击，又将石笋场攻下。至于罗泽洲部，则于七日开始进攻方山岩之匪，因山势甚高，地极陡峻，匪复凭据寨堡，顽强抵抗，苦战至午前十时，始将该地攻下，即令九团同三团向匪跟追，共匪节节抵抗，激战至午后三时，确实占领范家寨、两角垭、白庙场、雪山岩，现在激战中。

五、六路军

迭克要隘多处：

五路军方面，连日继续进攻，我范师已占领渐滩河左岸，匪徒节节顽抗，复因山高雾重，苦斗两日，始向刘坪、长滩河分道溃退，正追击中，我八旅本日已达麻石口附近，匪犹据险死抗。我七旅昨日占领鹰咀场，匪徒因我部队急进，放火焚烧该场及沿途民家房屋。我四、五两旅昨日占领庙垭场，匪徒几经反攻，卒被击溃窜逃，今更进展至高明观、杨家沟之线。我二旅由楼口门、马鞍山与匪激战，昨日收复×大湾，匪仍据公子寨顽抗，迭经猛攻，今午始占领后河茶杨坪，匪退至马归槽。廖师进攻桐河坪，匪犹据险苦斗并反攻，激战两昼夜，至本日黄昏方行突破，刻已跟踪追击至鸡公寨、天坪寨诸处，匪溃曾家场方向。马、范西部，同时进占梅林沟、石家寨，杨旅亦已占领罗家坪，进逼桅杆坝，刻仍在前线积极猛攻。

至于六路军，三日以吴团由左翼向李少池，徐团由相家垭向白合寨进攻，该匪凭险抵抗，我以火力掩护，步兵猛攻，该匪不支，向白合寨退去，乘胜追击，先后占领李少池、梧桐寨、地堡寨为隘，至四日拂晓，遂将白合寨确实占领；乘胜前进；于鱼（六）晨陈旅由盐店湾渡河，向文峰山侧面进攻，梁团由五龙山向毛坪寨抄（袭），幸官兵奋烈，当即占领峡口、文峰山、毛坪寨、貌儿梁，匪退踞桐油坡、鸡公寨、大绊山一带抵抗。

四月二十二日（第五卷第二十四号）

一、二路军

合力向通江推进：

一路军自攻克南江后，跟接前进，傅团虞（七）日进攻南江对山之梨子坪、丁家山，复于庚（八）日午攻克最高之滥泥沟，刘万团同时攻克鹿角垭，匪人分退营路口、赶场坝方面。

九日午杨（晒轩）旅占领大毛坡、大小寨，匪退大河口、官路口。庐（晓川）旅占领鹿角垭，匪退据赶场溪。

二路军李炜如部，连日攻克马棠铺新店子等要隘，并协助右翼王志远、

杨特生两部，攻克观光山后，真（十）日拂晓，李氏率所部邓、张两团，向观光山右侧要隘之玉龙寨匪部猛烈进攻，与匪激战至午，毙匪二百余人，并将手执红旗指挥来抗之匪连长击毙，余匪见伤亡过重，知不可久守，遂纷向涪阳坝后方溃退，午后一时许，我路将玉龙观确实占领。十二日李氏令所部汪旅邓、张两团向仁和场匪部绕道进攻，该地匪约团余，及少先队百余人，筑有坚固工事一道，当以全力来抗，我部士兵奋勇冲锋，努力进扑，激战约二小时许，我胡营已将在最前线指挥之匪连长击毙，同时陈营亦将匪最坚固之一、二两道工事冲破，余匪见匪首阵亡，屏障已失，当即纷纷逃窜，我军遂由场头水巷子，及场左之尹家巷分别攻入，正午时遂将该场确实占领。计是役毙匪二百余人，生擒匪三十余人，夺获枪械四十余支，现李氏正率部向通城赤匪节节进逼中，x旅黄团于七日夜令张营渡河暗攻铁甲山，并于齐（八）日拂晓，乘匪不备，即令该营向山后攻击，匪复恃险顽抗，相持约时许，我各部尚未得手，复以何营增援，合力猛攻，鏖战约二小时，匪势不支，向神潭溪方面溃退，所部于午前八时，即将该山完全占领。是役匪方伤亡甚巨，我军亦伤亡数人云。又解团齐（八）日已将神潭溪占领，刻解、黄两团各以一部向匪尾追击中云。

三路军

占领清江渡：

三路军李青廷自攻克石笋塘后，匪又企图反攻，经我分路趋袭，复将双庙子、贺登观占领，匪向兴文场方面中山寺及龙成寨溃退，并将中山寺、老君山、兴文场、米家坝一带之匪肃清，复于昨日午后四时进据清江渡，匪退杀牛坪。李宗昉旅自南华山得手后，马鞍山方面亦乘势占领磨盘寨，匪主力刻全集龙城寨云。至于四路军方面，连日以小部分道渡河后夜袭以扰敌阵，昨闻五路军方面激战甚烈，乃于昨夜以我高旅由渐岸沱进攻，杨汉域旅由兰草渡猛攻，并以探照灯照探敌人阵地，我攻击部队，全在照射线下。攻达山顶，匪部不敢出击，我敢死队以手榴弹毙敌甚多，我攻击部队乘势猛攻，今（十七）日黎明时将玉皇梁、螺丝顶确实占领。我杨，高旅长指挥所部正向雷山，驷马门一带攻击前进中，已于夜占领雷山，匪向得胜山溃退。

五路军

进逼通江城：

五路军刘光瑜部六日即达庙垭场、三合场，因左翼友军进展过缓，匪遂乘间进犯郭家山，抄袭三、四、五旅侧背，该部早有准备，当以控制界牌偏岩子之王、赵两团前往驱逐，业于九日进占秦河，现正陆续进展中，至其余各部，七、八两旅，自十五日占领罗顶寨、牛盘寨、于秋垭、毡帽山、鹰背梁、鹰背岩、大垭口、新根梁、麻石后，随攻前进，复将复兴场、贯子岭占领。四、五两旅，已肃清小河左岸，进展至三合场，史家山、袁家河、秦家河之线。我二旅由茶坪场后河、马归槽数日苦斗推进至大梁城、望乡台、河口场、石盆口，鞍子坪等处。廖师佳（九日）占领曾家场。杨旅占领烟霞山、瞿家岩，匪三团反攻未逞，仍向大沙河落口场一带溃退。又四路军参谋处，昨电二十军驻省办事处云：钟处长贯三兄鉴，顷接缓电称，五路军两日总攻，范师廖旅，已占长生河，前线已进至隘河口，唐师已进占正龙关，现正跟踪追击中，决明日进逼道江城。至六路军方面廖师长雨辰电称，职部陈旅，昨占领钟老坟后，于阳日向桐油坡、鸡公寨之匪进攻，幸仰仗德威，官兵用命，次第克复桐油坡、鸡公寨各要隘。

又据刘邦俊电省云：廖师陈、陶两旅已攻占团包梁、丁家坪、余家坪一带要隘，并协同王团进占母欠子山，周、刘两旅已进至清溪渡。

五月六日（第六卷第一号）

一、二路军

一路军刘团率同谭、朱两司令于十六日将于沟里一带之匪扫清后，十七日即向下两河口进剿，匪团集兵力千余人，凭工拒守，经我迭次冲击，并分兵抄围，激战自晨至未，始将上两河口确实占领，毙匪百余人，匪分向关坝、贵民关溃退，我军分道追击已达吊脚楼、麻湾附近，刻正在关坝，贵民关、赶场溪、关路口、关门场一带激战中。

二路军各路剿匪连战皆捷，士气大振，乘赤匪败北，纷纷后退之际，各路跟踪进展，李炜如部谭席珍团长，于（十七）日令樊、谢两营，分两路向李子垭推进，至空山庙，与匪接触，匪徒恃险顽抗我官兵誓死猛冲，鏖战二小时，匪因受创甚巨，匪势不支，纷纷向南庙子方面溃窜，于午后二时确实将太平寨李子垭等地占领。二十日李氏令所部张团全团，暨手枪营一营，向乌龙垭匪部猛扫，并绕道将匪四面包围后，养（二十二）日拂晓，李氏令张团长亲率士兵向匪猛烈攻击，同时我手枪营奋勇冲锋，李营黄营复逼至山脚，拚死猛扑，匪初犹顽强抵抗，激战三小时许，渐形不支，纷向后方草池坝、陈家坝一带溃窜，正午时，我遂将乌龙平完全克复。计是役毙匪三百余人，夺获枪械四十余支，旗两面，并在伪团长处搜获文件一束。刘汉雄师率各部向巴河左岸攻击前进，当次第将八庙垭、新场、仁和场等地占领，现正率部由大河口向涪阳坝猛烈攻击，并已发生两度激战，匪势不支，有纷向后方苦草坝移动势，杨、叶两旅由河场向赤溪场匪部进攻后，巧（十八）晨已将赤溪场确实占领，毙匪甚众，匪向官路口溃退。

三、四路军

三路军总指挥李家钰氏，于删（十五）日赴前线东华山，飭令两李氏，向龙成寨之匪进攻，李青廷围向陈家山进攻，刘团向郑家梁进攻，并指挥李宗昉旅罗团，由太阳庙，即二龙场进攻，以杨团及独立高营为预备队，李宗昉以唐团由南华山，向二龙场进攻，并以庸团，由复兴场侧击马鞍山，以陈绍堂旅为总预备队，位于三江口、梁永河附近，该两旅出击后，匪即负险顽抗，以机枪自动步枪手榴弹，向众瞰射，我亦以机炮掩护猛攻，连攻匪工事数层，战斗异常激烈，竟因仰攻，终未得手，迄至薄暮，我即占领龙成山麓之陈家山，我伤亡约二、三百人，匪更伤亡无算。李总指挥于铣（十六）日到甘泉山，严令全线猛攻，是夜激战更烈，在龙成山复肉搏数次，因天雨路滑，仍未攻下，是晚更令全线夜袭，卒于筱（十七）日晨六时，确实占领大小龙城，现正追击中。至罗泽洲部则于十八日晨进攻当面之匪，我第三团特务队于午前十时，确实占领老君山、中兴场等地，我五十七团、别动队，于午前十一时占领南奥场，匪之大部纷向官度溪、抑刚坪等地溃退。

四路军自占领雷山后，随即克复孤山坪，十九日我杨汉忠旅攻克小鹿山，我杨汉域旅攻克高庙子，并分向大鹿山、元山场攻击前进中。我杨汉域旅距元山场只四五里，适周绍宣旅进攻巴陵寨，部队撤回原岸，我亦因天雨时晚，仍扼小鹿山高庙子与匪对抗中。查得胜山方面匪力雄厚，且经征集各地石工，建筑工事，垂七、八日之久，以为固守通江之计，除飭前线继续进攻外，拟

俟友军到达相当地带，即以全力猛攻，克复该地，通江即在掌握中矣。

五、六路军

五路军自第三期总攻后，连日进展颇速。许绍宗师自麻石口、鹰背梁等要隘攻克后，随即跟踪追击，围攻镇龙关，血战数日，昨据马渡关许行营与此间二十一军三师驻渝办事处电称，本师现已进驻镇龙关，向通江进逼，杨国桢旅石团于十九日晨进攻岚垭场，周团进攻石人坝，业于本午先后占领，继后即分别挺进，已于昨晨克黄中堡，正向三官场、石盘关方面推进。范绍增部，十七日廖旅以一部攻击李家山之匪，于午后一时突破，匪向刘坪方面溃退。至沿途江河对岸之匪已动摇，当令架设浮梁，构筑工事，占稳后，即肃清左右何家山、赵家山之匪，再向刘坪攻击。周旅以高团之一部渡河，已占领天花山；谏团之一部，已占领王家山，徐在明之一部，已占领妙盎山，刻正猛攻刘坪，并有已于昨（二十二）晚攻下之说。

至于六路军，据六路总指挥刘肇乾二十三日电刘从云氏云，成都刘云公钧鉴，顷据汪指挥铸龙电称，职部周旅当前之匪，本日被该旅猛力攻击至牛毛坪一线，该旅跟即占领南天门、锣鼓岩之线与匪对峙，明日仍饬继续攻击。又刘旅当面本日来匪数百被该旅击退，向黄中堡方面退去，该旅跟即占领罐坝场前方之李垭云云。（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剿匪军事简报

一路军攻克南江后，因该地附近一带，匪化甚深，邓军当令到线各部，加紧清除余匪，并继续向匪进攻，先后占领地区甚广。但匪于赶场溪、关门场各要地凭险筑工事，集结主力与我顽抗，若此一线不破，则匪后方可以掩护通江，左方可以兼防二、三、四路军向通江之敌进击，邓因令前线各部，合力向该三地进攻。芦、杨两旅，于梗（二十三）日分道攻击赶场溪，芦旅由鹿角垭攻击罗家垭，杨旅由滴水崖攻克大井坝，乘势猛攻，匪据赶场溪附近工事死守，经我往返冲击，战至薄暮，占领赶场溪，敬（二十四）日晨大雾弥漫，我陶旅乘雾由石岭寺、捺耳岩向关门场进攻，出其不意，当将匪之工事冲破，毙匪甚多，已刻肃清捺耳岩附近之匪，黄锡煊亦于午刻，攻克玉皇觉，侧击匪之右翼。陶旅进攻益烈，匪狼狈向太平山溃退，申刻占领关门场。有（二十五）晨杨旅以一部由糖房坝向官路口进攻，驻在张家林之龚旅，由大道挺进，并以陶旅一部，由关场侧击官路口，赖我官兵奋勇，三面围击，匪死伤甚巨，并在官路口捣毁南江迁去之总政治部、革命法庭、保卫局各重要机关，搜获匪之秘密文件旗帜多种，骡马数匹。三日激战之结果，毙匪共四百余人，我亦伤亡二百余人，此线既被一路军攻破，通江之感受威胁当更重矣。

二路军自将三期任务完毕后，各部仍奋勇前进。李炜如部，汪（朝濂）旅有（二十五）日自将南垭场攻克，匪向三清界杨柏河等地溃退后。宥（二十六）日晨李路司令分令所部谭席珍旅率全旅兵力向三清界匪部猛烈推进，午后九时许，我遂与匪接触，匪大约四五百人，向我拚死迎战，谭部士兵奋勇冲锋，数度肉搏，激战至日中，匪以伤亡过重，知该地不可久守，遂纷向杨柏河苦草坝一带溃窜，李部遂于午后一时许将三清界确实占领。王志远部，自将南垭场、金锁垭攻克后，东（一）日王氏令所部向清渠铺匪部进攻，匪约四百余人，抵死抗拒，我士兵奋勇冲锋，前仆后继，激战三小时，匪不支，始向涪阳坝窜，正午我遂将清渠铺占领，毙匪连长一人，匪二百余人，夺获枪械甚夥。

三路军李青廷旅同李宗昉旅罗团合黄旅傅营于二十八日午后向金子山、龙吼山之匪前线进攻。我李宗昉旅吴团并由丝连场至新庙场方面威胁匪之侧背。该旅唐团仍在复兴场粉壁场与四路军联络，我陈绍堂旅为总预备队。我军节节进展，攻入半山，突破匪工事数层，山险路滑，时值入暮，遂就斯地撤夜，本晨午前一时，我李青廷旅刘团同傅营，于×夜袭，肉搏冲击，战至拂晓，辗转十余次，始将金字山完全占领。匪部退集龙吼山，集中自动枪向我反攻，激战至烈，钰于今晨驰赴前线督师，我李青廷旅同李宗昉旅罗团包围攻击，奋勇先登，激战至午后二时，匪始不支，向杀牛坪、罗坪、香炉山溃退，我当将龙吼山占领。我军跟踪尾击，在朱孔垭战斗一小时，复将该地攻下。其时匪由杀牛坪增兵一团，抄我右翼，被我李宗昉旅黄团堵截，当已击溃，复将陶家山占领。此役匪受创甚巨，我军伤亡官兵百余名。钰现驻石垭口，已饬前线赶筑工事严备，侍左右翼友军齐头续进再攻云。

五路连日进攻，范师周旅激战两日，进占三清庙、木人庙之线，并进攻巴陵寨、元山场，已突破两层工事，因值骤雨停进。廖、孟两旅，昨攻至刘坪，惟以上城寨形势险峻，匪复乘雨反攻，激战至暮，仍守原阵，范旅强渡后，迭经激战，破匪二三层，达中岭梁，惟山顶仅一小道，被匪破坏，即据断岩相持激战中。七、八旅日强渡占领宝珠寺、天官堂、金子山、华头寨，昨猛攻铁饭凳、老鸦城，已破数层工事，将达山顶，匪由侧冲，经苦斗迭攻，仍原阵相持。饶、刘两旅附杨勤安团，会同廖师协攻朱家湾，匪连日反攻，肉搏甚烈，昨始确占朱家湾，土龙场，匪据高壁寨顽抗，周、刘两独立旅已占罐坝场、李子垭、龙王薄、龚家沟，王会文司令已占翠屏寺、灯×窝，陈厚崑部已占牛毛坪，玄增×、及邱坡梁，查连日战斗，我方进展虽微，而一日之伤亡，即在二千以上，匪方伤亡当更倍之，诚以匪部势同负隅，最后挣扎，故战事愈趋激烈。

五月十三日（第六卷第二号）

二路军确实占领龙凤场石板滩两地：

（益民社电），二路军古鸣皋部，自冬（二）日向龙凤场匪部分三面绕攻后，江（三）支（四）两日已继续进展至附近五、六里许之金子桥、山王庙等地，微（五）晨，古氏分所部向匪部全力猛扑，匪亦倾巢来迎，激战三小时许，我前线刘连已将伪营长赵匪击毙，匪阵即行紊乱，纷向涪阳坝后方窜去，我遂确实将龙凤场占领。计是役毙匪三百余人，击死匪营连长各一人，夺获枪械四十余支，山炮一尊，红旗二面，现古部正向余匪跟踪追击。

又电，蒋委员长四日电川中剿匪各军事首长云：成都刘总司令，广元邓总指挥，三江口李总指挥、阆中田总指挥，香檀场杨总指挥，宣汉唐总指挥，刘总指挥：（密）综合川中最近情报，匪我已到决战时期，故旬日以来，我军死伤颇大，如五路军镇龙关之役，一日伤亡几在二千以上。若不铲除私意，齐力共趋，则为匪所乘，恐有影响全局之虞。希各将领化除畛域，推诚相与，务以竟戚共同之心，求动作一致之实，则焮陈残匪，自不难一鼓聚歼，迅奏半功矣，幸共勉之，至所企盼。中正支（四）日申印。

五路唐总指挥四日电省云：职自奉钧座分配任务及促速进攻各电，当即分令各部，积极准备，遵照规划，克日攻击，正调动部队策划补充，适接子惠电约庚（八）日与三路一致会攻又润泉日内可到，拟俟面告后，立嘱驰赴前线，以壮士气，并即决定齐（八）日全线猛攻，期易奏效，除激励官兵及

稳慎部署外，谨先电陈。再匪连日集部向我右翼猛扑，意图牵制，现拟暂取攻势防御，俟正面得手，即行推进，刻已令汪指挥严密联络，迅速进攻矣云云。

又四路杨总指挥四日电省云：（密）顷接子晋兄×西电，文曰：承示鱼（六）日同时进攻，以收夹击之效，得公领导，并约三路一致出击，必能歼灭此匪，早苏吾民，至为快慰，惟因现值春耕之际，募夫极感困难，拟请仍约三路改为庚（八）日同攻，各路准备较为稍裕等语，除复电照办并通知三路军外，恳公电令一、二两路，亦于庚（八）日同时进攻云云。

《民国川事纪要》（摘录）

民国二十二年

十月

十月四日，刘湘本日就四川剿匪总司令职，除何成俊代表蒋总司令莅临监誓外，邓锡侯、杨森、田颂亮、李其相、罗泽洲及各军将领之在省者，均一律参加。各商号悬旗，学校放假，极形热闹。刘对人表示，已抱有匪无我之决心，并望诸将领共存此心，以便彻底肃清。又何成俊乘各将领在蓉之便，召开剿匪会议，今已举行，结果甚圆满，剿匪军队，前定六万，现决增至十万。邓、田、杨等表示，愿与刘共抱有匪无我之决心。何并电呈蒋总司令请将所须各项剿匪条例检寄甫澄（刘湘），以资参考。

同日，刘湘发出就职通电如次：

电云：（衔略）均文：案奉国民政府令开：特派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所有川中各军悉归节制，等因奉此，遵于十月四日在成都四川善后督办署敬谨就职，窃赤匪犯川，时逾半截，每以内争未息，征对久稽，致令凶焰重张，通南再陷，流亡载道，怵目惊心。湘上承中枢付托之重，下受川民责望之殷，夙夜忧惶，罔敢暇逸。月来芟夷内乱，实已竭尽心力。今幸内争救平，各军咸归，一致剿赤，筹备亦已略备端倪，谨拜新命，克日前驱，誓扫赤氛，用奠邦国。所冀海内贤豪，时颁策训，全川袍泽，共赴事功。今众志成城，期一努而永逸，庶免陨越，早奏清夷，障洪水之横流，纾中央之廛系。此湘个人所企望，当亦薄海所同情。膺兹艰巨，切凛冰洲，谨电驰陈，尚祈明教。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叩支印。

十月六日刘湘在成都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总司令部设成都。川中各军，则编为六路，分负进剿共匪之责。

六路剿匪军部署，系以二十八军为第一路，总指挥邓锡侯，驰赴广元，昭化、剑阁，负进剿通、南、巴，及截阻共匪西窜之责。以二十九军为第二路，总指挥田颂亮，由苍溪、阆中进剿通、南、巴，并负截阻徐匪南窜之责。以李家钰、罗泽洲两师为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副罗泽洲，负责蓬安、南充方面；以二十军为第四路，总指挥杨森，负责广安、岳池方面；均负有进剿通、南、巴，及阻匪南犯之责。以二十一军主力为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在开江、开县集结，负责支援各方。以驻达县之二十三军为第六路，总指挥刘存厚，负责达县，渠县方面，阻匪东窜。

十一月

十一月六日国民政府令：陆空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御匪无方，轻弃防地，着即褫职听候查办。

十一月六日国民政府指令军事委员会，呈为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弃城违令，请革职查办，所余部队，拟即以该军副军长刘邦俊负责整理由，应准照办，刘存厚已有明令褫职，即由该委员会查办具报。

十一月六日刘存厚带卫队十余人，于本日抵渝，刘表示决心解职，回简阳原籍。前达县县长张仲孝亦秘密来渝，被重庆达属难民侦悉，迫令交出亏空之公款。

十一月十六日刘湘下令各路剿匪军总攻，并颁布赏罚令及对封锁匪区条例，共资遵守。

赏罚令如次：各路总指挥均文：此次讨赤，关系全局安危，凡我袍泽，均应戮力同心，杀敌致果，务于最短期间，肃清匪类，用奠乡邦，而安黎庶。本总司令督率有责，赏罚宜明，兹特申约三事，愿共遵守：（一）凡参加剿赤部队，敢有不奉命令，临阵退缩，或放弃汛地，遗失辎重者，决予从严处罚，连坐其直属长官。其情节重大者，并呈请中央核办。（二）剿赤部队如有不守军纪，骚扰地方，加害民众者，一经查实，定予严惩不贷。（三）参加剿匪部队，如确因努力杀敌，彻底奋斗而受损失者，本总司令绝对负责，尽量补充。同时昭告全蜀，呈报中央，用表勋勤，而垂不朽。对于伤亡官兵，亦决从优抚恤。以上三端，必信必行，为功为罪，问不容发。其各督饬所部，一体凛遵勿违，切切此令！总司令刘湘印。

十一月十六日，二十三军尚有兵力十六团，刘存厚离部后，由副军长刘邦俊率领，集中达县麻柳场及开县高陆场一带。刘邦俊向刘湘辞职未准，刘湘令其负剿匪第六路军全责。

十一月十六日总攻令下后，一路军拟攻夺南江、二路军在仪陇，三路军在营山，四路军在江口，五路军在达县，惟前线战报尚沉寂。十二月二十三日营山赤匪被五路军截断，恐巴中不守，于本日晨退出营山，有退守巴河江口模样。

十二月

十二月十八日川剿匪军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于本月一日计划总攻，激战旬日，十日迫近达县城，肃清宣河南岸。十二日又在开江普安场召开会议，封锁匪区，及计划第二次总攻。十六全军渡河，实行第二次攻击，本日达县宣汉两城同时收复，匪众退入宣北境丛山。

十二月三十一日川剿匪一、二、三、四路各军，会攻仪陇，李炜如部与匪激战，旋将匪击退，进驻仪龙县城，匪向兴隆场溃退。

民国二十三年

一月

一月十日刘湘电平称：昭化、剑阁匪区，现已完全收复，广元亦收复一半。范绍增部已由佛楼寺进攻绥北牧羊溪，杨森部业占佛楼寺北龙岗，现正准备会攻老君场、马渡关，以便直捣巴、通。

一月十三日，田颂亮电告：该军李炜如部，上月二十九日曾攻克仪陇城，旋以突出过甚，遭匪反扑，仍退扼附近险要。一面令刘汉雄、王志远两部，自仪陇以左阵地猛攻，十日李部乘势反攻，当日克复仪陇城。罗泽洲师亦有一团兵力，随我入城云。

一月二十四日王陵基部本日进驻马渡，总指挥部移胡家场，徐匪向前退

入巴中境。

二月

二月二日二十一军部参谋长郭昌明电告刘湘正召集川将领，会商第二期剿匪计划。

（第二期剿匪军事会议，在成都刘湘官邸举行，除王陵基外，各路总指挥邓锡侯、田颂尧、李其相、杨森均出席。三日起开会，六日闭会。会中对饷弹问题，商讨最久，仍请刘湘负责筹划。）

二月十七日刘湘颁发川军剿匪第二期作战计划。

二月二十二日川剿匪军二十一日六路同时总攻，王陵基亲赴前线督战。徐匪十八日晚在达巴交界企图阻挠国军，被击退，邓、田、李、罗、杨均已兼程赴前方，照第二期计划，限三月肃清。

三月

三月五日王陵基由前线飞返成都。据谈：本人因积劳休养，前方军事，暂交唐式遵师长全权负责。三师部队，交许绍宗旅长负责。总攻期约在六日或七日。（王与刘湘之高等顾问刘从云意见冲突，王以刘从云妄于剿匪军事，愤而请辞。王于前线电呈刘湘，有‘钧座之命，绝对服从；刘妖之言，誓死反对’等语，以一般人呼刘从云为刘神仙，王则以刘妖目之也。）

三月十七日刘湘电告川省剿匪情形，谓我五路部队自文日总攻后，即占领迎凤场，八面山等阵地，匪因要隘失却，后以大部主力反攻，我范师长绍增亲赴前线督战。肉搏数日，当面之匪俱受重创，并被捕获甚众。匪之阵势业已动摇，现正继续追击，以期一鼓残灭。三路李、罗两部克复恩阳河后，即会同二路田军向巴中挺进。其他一、四两路亦均迭克要隘，各有进展，余情续闻。刘湘筱辰。

三月二十二日刘湘电告：三路军克巴中；一路军克木门；五路军左翼占杨柳坪，谢家坪，右翼克官渡、厂溪；四路军尚在强渡巴河。匪主力在通江、宣达间，与五路军激战。我包围势成，会师通南，为期不远。

三月二十六日川剿匪三期计划已颁发，由一、二两路取南江，三、四两路取通江。连日达宣方面战事激烈，据官电称：十余日来，官兵伤亡已达一千三百余人。

三月三十一日刘湘电告：五路军前敌游击司令陈国枢，于二十七日克复万源城，匪退距城三十里之箐墩及官渡湾。是役我军伤亡二百余员名，匪死五六百人，被我生擒百余人，获枪四百余枝。

四月

四月三日川剿匪军本日下午三次总攻令，限期会师通南，完成三期计划。刘湘并在南充设四川剿匪总部前线军事委员会，派其高等顾问刘从云为委员长，负前线军事指挥之责。刘从云即世所称之刘神仙，一片神话，毫不知兵。识者预测剿匪前途，将遭受意外之挫折。

五月

五月六日川各路军三面围攻通江，徐匪督主力固守，战事激烈。匪分兵攻陷镇巴，作退陕南准备。刘湘已电杨虎臣，迅派重兵堵截。

五月十五日刘湘召开川军第四次剿匪会议，于本日午闭幕。各路进攻计划已定，各路总指挥即分别返防，开始第四期总攻。

六月

六月二十二日川剿匪军事第四度总攻本日始。范绍增师周绍轩旅二十

一日晚攻克通江，匪集中兵力粮食于万源一点。五路军刘、彭、林三旅本路由左翼进攻，陈、汪、邓各旅由右翼进攻，双方在八台山、大竹一线，往返冲锋，激战至烈。

六月二十七日川剿匪军三、四、五各路云集通江，正向万源猛攻，通城仅余二十户，妇女被掠殆尽。

七月

七月二日窜川赤匪大部集中万源，约六万人。川军唐式遵、刘邦俊两总指挥商决：分三路进攻万源。

七月八日川剿匪军七日午前克复城口县城，匪从城万大道退却。

七月十二日川剿匪各路军十一日总攻，一、四两路攻德汉城，苦草坝，五路军攻万源，六路军调后方整理为预备队。限两周内解决。

七月二十二日川五路军唐式遵亲赴前线视察，十九日返石塘坝，即调廖两辰师，由清化溪出击香炉山。刘光瑜、汪铸龙两部由右翼封锁，七、八两旅由孔家山。灯盏窝会师万源、全线定二十二日总攻。

八月

八月十日匪军猛攻川剿匪第五、第六两路军阵地，两路全线崩溃，宣汉不守，损失奇重。

在川剿匪军六路中，以最右翼之六路为最弱，八月十日，匪猛攻六路阵地，不数小时，全线动摇，汪铸龙旅放弃青龙观阵地，大败而逃。伪九军全部乘势直入，已抄至第五路后方，时五路尚不知。伪四军则从中横击，杨国桢、刘继勋两旅首当其冲，夹击之下，全军覆没。匪又乘势向左抄袭，正面之匪亦前来攻击，于是五路全线崩溃，节节败退，宣汉不守，达县附近亦沦为匪区。五路损失人枪一万四五千，团长阵亡者七八人。

八月二十三日刘湘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通电辞职，各职分别交参谋长暂代。

八月二十八日匪向通江、巴中突击，两县相继失陷，第三（李其相、罗泽洲）第四（杨森）两路军退保营山、渠县，损失甚重。

匪部自攻袭第五路军获逞后，于本日向通江、巴中突击第三、第四两路军，李、杨集中兵力，以谋应付，因之防地空隙甚多，为匪所乘，阵势大乱，乃退保营山、渠县，损失人枪共约四五千。时罗泽洲有四团之众在巴中，因李（其相）军右移，遂为匪所抄围。罗本人在巴中后方，率五连残卒，仓皇逃走，其被围之四团，冒死突出重围，损失过半。

九月

九月六日刘湘向成渝绅者表示：复职事在考虑中，惟日内决赴前方布置军事，准备与匪一战。又五路军张邦本、杨国桢、李树藩三旅均撤职，调部另用。

九月十二日川北匪部击溃川剿匪军第三、第四路后，本月九日起袭击第二路军后方，预备队李炜如部闻风后撤，前线十团之众遂陷重围。本日突围西走，沿途被匪截击，损失人枪七八千，旅长曾起戎阵亡，并阵亡团长四五人，部队退守嘉陵江。

九月十三日刘湘于本日抵达开江后，即轮番召集五路前线各将领到开训话，连长以上军官皆参加。并将基本干部分编为三个纵队，以王缙绪为第一纵队司令、兼第五路副指挥。许绍宗为第二纵队司令，范绍增为第三纵队司令，仍兼第五路副指挥。

九月三十日蒋委员长电川中备军，务须遵令推进剿匪，毋得再有局部之撤退。

电云：近日川中匪情，依然猖獗有加，各路部队，亦复涣散如故。除已另电刘总司令，即将捏报战情望风奔逃之新编二十三师长罗泽洲革职查办，以资儆惩，并转令知照外；目前第一切要者，即甫澄兄应即日遵命复职，重行区分，提挚进剿，以资振作，并遵照巧电之命令推进，毋得再有局部之撤退，致影响全线之战局。其在五路方面，应即督励反攻，以牵制匪之西犯。务希兄等分别切实遵照。关于陕西方面，业已命杨主任迅饬陕南各军袭击匪后，以资呼应等语。

十月 十月十二日中央接济川剿匪子弹二百万发，令刘湘复职，再定剿匪计划。

四川“剿匪”第五、六路军进攻红军 ，在万源地区全线总崩溃的经过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史料编写组

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五月，四川“剿匪”第五、六路军向解放绥定（即达县，以下同）、宣汉之红军进犯，先后历时八月，损兵折将，进展极微。一九三四年六月，该第五、六路军伙同总预备军又进犯万源红军。到八月中旬，红军大举出击，势如破竹，该第五、六路军节节溃败，乃至全线总崩溃，损失极为惨重，伤亡散失逾二万人。红军之英勇坚强，反动军队之虚弱无力，这次作战中在在可以见之，现将经过概况分述于次。

（一）王陵基就四川“剿匪”第五路 总指挥后亟图收复绥、宣

刘湘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在成都宣布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后。随即发表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存厚为四川“剿匪”军第一至第六路总指挥。红军解放绥、宣，第六路刘存厚部被击溃。王陵基始则按兵不动，至此才率兵十三个旅（包括路司令）共三十余团，外加第六路残破的两师一旅，以及机、炮、飞机（五架），总兵力约九万人，向红四方面军进行反扑。

王陵基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就任第五路总指挥（范绍增任副总指挥），除率领所属正规军外，还在梁山、开江、开县、万县、绥定、宣汉、城口、邻水、大竹、渠县等县组织反动地主武装，并拟定第一步计划——收复绥、宣。

一、组成两个兵团发动第一次进攻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二月）

王陵基以二十一军第三师为基干，附第六路刘邦俊（刘存厚在绥、宣溃败后已被撤职）就残部整补编成的二十三军廖震、汪铸龙两师和范华聪独立旅计五个旅，及战地所辖之各县团队为右方兵团；以二十一军第四师为基干，附第一独立旅与收编之游击司令徐载明部及战地所辖之各县团队为左方兵团。

右方兵团将开江附近红军击退后，即向宣汉城进攻；占领县城后，进出于普光寺、楼门口、罗文坝一带，企图将红军压迫于后河地带而歼灭之。

左方兵团将绥定南岸亭子垭、杨柳垭附近之红军击退后，即向绥定城进攻；占领县城后，进出于土地堡、邱家堡之线，企图将红军压迫于巴河江陵溪地带而歼灭之。

两个兵团之作战地境线为亭子铺、罗江口、卜家场、马渡关之线，线上属于右方兵团。

全线开始进攻日期为十一月一日拂晓。

左方兵团编为右、中央、左三个纵队：以二十三军廖震、汪铸龙所属五个旅并指挥开江、开县、城口团队为右纵队；以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之七、八两旅（旅长许绍宗、李树藩）附机炮各一营为中央纵队，由许

绍宗指挥；以二十一军第三师之九旅（旅长张邦本）暨独立团附机枪二连、炮兵一连为右纵队，由张邦本指挥；以各路警备司令所部为总预备队，集结于开江、普安场地区，准备随时加入战斗。

右方兵团编为右、左两个纵队：以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范绍增）之十一旅（旅长廖开孝）、独立第一旅（旅长范捕焯）为右纵队，附机、炮各一连，由师部直接指挥；以第四师之第十旅（旅长周绍轩）暨游击司令徐载明附机、炮各一连为左纵队，由周绍轩指挥；以第四师十二旅（旅长孟浩然）暨师直属部队及配属之机、炮兵营为总预备队，集结于石板店附近地区，准备随时加入战斗。

二、第一次进攻战斗概况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右方兵团：

右纵队廖震、汪铸龙部由南雅场向三汇口红军阵地进犯，在中和场、大兴寨、大罗山之线经过两天激战，廖震部伤亡近千人，形成对峙状态。一周后，红军自动放弃杨柳关、廖、汪两部即进至该地。

中央纵队七旅许绍宗部由永安场、灯草坝之线向仁相场进犯，经过激战，红军撤走，许旅进占国太寨、虚岩寺、虾扒口之线。许、李两旅正面较广，王陵基又调警备三路马云平部四个营增加于双河口、高板桥之线。旋红军集中大部兵力向永兴场附近之沙罐坪、吴家垭口等地猛攻，马部被击毙副营长一人，伤营长一人，官兵伤亡二百余人。入暮红军撤去。红军另由回龙场方面向警备第二路崔二旦部进击，毙营长二人，使之伤亡三百余人，被迫退守后方数里之狮子寨。入暮红军后撤，该部才进据宝盒寨、高板桥、红灯坡之线。次日拂晓，李旅李子猷团由右翼迂回金山寺红军之右侧背，各部又向当面红军阵地进犯，嗣即进占回龙场，前线推进至天师观、泉水铺之线。

左纵队九旅张邦本部由檀木场、大石桥之线向盘石铺、亭子铺进犯，在柏树场、太平寨之线经过较为激烈的战斗，将该两地占领。该旅即在太平寨、大石桥之线构筑工事与红军对峙。

左方兵团：

右纵队第十一旅廖开孝部由木瓜铺本道向红军进犯，以三十三团叶成龙部为主攻部队，叶团逼近杨柳坝与红军发生激战，红军旋向左翼之横梁子撤退，叶团占领杨柳坝，即向绥定河边急进，推进到河边。杨柳坝左撤之红军与横梁子之主力汇合后，向宝盒寨之饶团猛烈攻击，激战至午后二时，饶、叶两团伤亡过大，遂令饶团向卧牛石本道撤退，叶团向木瓜铺原来阵地撤退，并以预备队的廖团在卧牛石北端占领阵地收容。红军当即收复杨柳坝、横梁子、宝盒寨之原阵地带（是役饶团被击毙连长二人，官兵伤亡六百余人，营长张孟斋被俘，事后乘隙逃回）。经过休整，又以范旅由木瓜铺本道进犯杨柳坝、上三清庙，同时以一部向右翼雷音铺方面佯攻，牵制红军增援；以廖旅由木瓜铺经卧牛石南进，向下三清庙、宝盒寨、横梁子进犯，另以一部向左翼高地天宝寨佯攻，隔断红军与横梁子的联络线。各军乘浓雾先接近红军阵地，然后猝然猛攻，自晨至午，受到红军还击，使之伤亡枕藉，而杨柳坝、宝盒寨的红军阵地屹然未动。绕向雷音铺方面的范旅部队，也被红军截击，不能进展。其后范绍增即令范旅就原地暂取守势，另令廖旅增兵向宝盒寨猛攻，范旅并以机、炮侧击支援，激战至日暮，宝盒寨红军向横梁子撤退，廖旅即在横梁子与红军相持成对峙状态。

左纵队十旅周绍轩部由木子场、双唐场向大滩河、申家滩、木头石前进，沿途只与红军少数游击队接触，得以迅速推进到绥定河南岸，由二十九团谌克纯部担任木头石河防。十一月三日上午，红军约两个团抢渡，该团凭河据守，激战三小时后，红军停止攻击。

范绍增以全线无任何进展，乃决定渡过渠河，进攻三汇，夺取由巴河进窥绥定侧背的滩头阵地。十一月十七日晨攻击开始，先利用团队偷渡，将渠河东岸之三角寨占领，拂晓以三十团刘克用部全力抢渡，午前占领三汇。红军于十一月二十日分四路反攻：一由土溪逼近肖家寨；一由水口逼近园寨子；一由涌兴场逼近宿汇寨；一由三角寨逼近白坝楼。各约千余人，攻势甚猛。激战至夜，水口、土溪两路的红军撤退。次日，涌兴场、白坝楼方面的红军亦撤走，周旅二十八团高鹏部进占涌兴场，即就地筑工事防守。

三、各军经过整补再作第二次进攻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九三四年一月)

第五路军自十一月一日开始向红军进犯以来，由于受到红军的反击，伤亡较大，至十一月二十日后，全线遂成对峙状态。此后王陵基积极从事整补。同时侦悉当面红军为四、九、十、二十三、二十九共五个军，总兵力约四万人，再加上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当在五万人左右，作战过程中可能消耗兵力一万人左右。又据空军侦察，红军部队连日调动频繁，大批辎重纷向通江后方移动。又探知在川、湘、鄂边境的红二、六军团，已转移湘南，似无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迹象。王陵基据此判断，目前红四方面军不可能向下川东进取，可能是陈兵绥定河南岸；巩固绥定、宣汉新解放区，尔后再谋发展。

刘湘为了减轻对自己防区的威胁，企图先将红军压入大巴山脉，严密封锁，使红军补给困难，然后再进图消灭之。但鉴于第五、六两路军自十一月一日开始向红军进犯以来，损失甚大，元气已伤，虽经补充，力量终不如前，因此又调派独立第一团杨勤安、独立第四团佟毅两个特别加强团到前方增援，并令第一师唐式遵所属各旅及第二师师长工缙绪之四、五旅及独立第二旅等部，由川中腹地移驻川东之大竹、梁山、开江、万县等地，控制为第二线部队，以备随时加入第五、六路作战。刘湘部署既定，随即下令第五、六路军再度向绥、宣两县红军进攻，目的在进占两县县城并夺取外围要点；一面令第四路军杨森部同时会攻渠县，期收协同之效。

这次作战兵力部署，与第一次进攻时基本相同，仅右方兵团小有调整，即中央纵队许、李两旅之间永兴场方面，增加了警备第三路司令马云平部及其副司令郝耀廷部；李旅止前方回龙场增加了警备第二路司令崔二旦部；总预备队增加了杨、佟两个特别加强团。

四、第二次进攻战斗概况

王陵基遵奉刘湘之命下令于十二月一日开始第二次进攻。其作战过程，可按十五日前后划分为两期。前期战斗大略如下：

右方兵团：

右纵队二十三军人廖震、汪铸龙部，十二月一日由杨柳关出发，向南坝场攻击前进，在南坝场附近之圣灯寺与红军数度激战后，即进占南堤、南坝

场，跟即渡宣汉河向桃花坪、帽盒山进犯。二十三军之另一部进攻石鼓寨，死伤枕藉。薄暮红军撤去，该部始进占帽盒山；继又遭到红军有力反攻，即逐次撤过宣汉河南岸之南坝场、独树梁之线，沿河防守，红军未再追击。十二月三日，该军复重新组织进犯，因守备上八庙、桃花坪之红军后撤，川军即进据南坝场至峰城场之线；红军继向虾扒口、老君场方面撤退。次日，红军分三路（一由东升场，一由虾扒口，一由双河口）向峰城场猛烈进攻，尤以清平寨方面的争夺战最为激烈，自晨至暮肉搏十余次，该军凭山险工坚，利用机、炮火力压制，幸免溃退。红军撤走后，周绍武旅即进展至虾扒口、黄金口之线。

中央纵队三师许绍宗旅，同日由永兴场向芭蕉场、纱帽尖方面进犯，自晨至午，经过激战，赵团午后占领岩门子、凉风垭之线，红军向纱帽尖方面撤去。官焱森团攻至纱帽尖主峰前方三、四百公尺处，面临断岩，不能再进，即就地与红军对峙。十二月四日，该军再次进犯纱帽尖，集中迫击炮二十余门，并派有飞机助战，经过激烈战斗，午后占领该山之一部，红军仍坚守北端高地掩护向碗厂沟撤退。入暮前，该军继续推进至北端高地，至此始完全占领纱帽尖。警备三路副司令郝耀廷部则由俞家坪推进至高笋塘。八旅李树藩部附清乡三路之朱载明团则由回龙场、长田坝进犯七里峡和三登坡，自晨起激战至午后五时，占领天生桥北端之西山坡及三登坡之线。此处为红军第四军、第九军之第四师、第二十五师、三十三军之第十六师等主力所在，兵力约七、八千人，李树藩旅二十三团、二十四团进占西山坡后，红军又增加四千余人，以多路密集部队猛烈反攻，全线极为紧张，李旅倾尽预备队增援，往返拉锯肉搏多次，并有飞机四架四次往返轰炸扫射，激战竟日。王陵基亦亲到三登坡督战。李旅两团伤亡在一千人左右。入暮后，红军向张家观、桐树坪方面退去，李旅占领西山坡亘三登坡、香炉山之线，警备二、三两路亦随之推进。

左纵队九旅张邦本部之包衡、刘国佐两团，亦同日开始由大石桥向亭子铺进犯，午后三时占领甘草铺，旋推进至土地垭、雷音铺之线，红军迟至罗江口方面。

左方兵团：

右纵队十二月一日范楠煊旅以郑清泉团从正面杨柳垭进犯，以曹正鯤团并附周执经团之一营从右翼雷音铺方面绕袭红军后方，经过两天激战，仍被阻于杨柳垭不得前进。右翼迂回部队亦被阻于周鸡公梁。廖旅以饶正钧、叶成龙两团占领曹家寨、三清庙后，即向宝盒寨攻击。二日晚，红军自绥定、罗江口两地调来生力军一千余人，连同原有部队共约四、五千人，分向杨柳垭当面的郑团阵地及曹家寨方面饶团阵地同时反攻，经过彻夜战斗，范、廖两旅共伤亡二百余人，至三日拂晓，仍在原阵地相持。三日范绍增以总预备队孟浩然旅投入战斗。其后范旅郑团夺占了杨柳垭。廖旅之饶、叶两团嗣亦冲至火烽山、天宝寨之间，但遭到红军交叉火网射击，死伤颇大，全线势将动摇，范绍增见势不佳，曾以大竹云雾山的反动松杉教头子吴和尚率领神兵（徒子徒孙）五、六十人，左手挽诀，右手持刀棍，头顶黄钱纸，狂呼乱叫直向火烽山、天宝寨冲扑，廖旅挑选的敢死队随“神兵”之后跟进。将冲到棱线时，吴和尚即被打死，其徒子徒孙及敢死队伤亡殆尽。红军乘势反击，猛烈围攻宝盒寨，范廖各军势已不支，适范绍增飞调之孟旅曾、徐两团赶到，同时飞机亦临空助战，始得稳住阵脚。红军随即退走。次日，廖旅方面增加

了孟旅之徐团为进攻部队，拂晓发起攻击，红军阵地上寂然无声，始知红军已连夜撤退过河扼守达县城、凤凰山亘城南之铁山一线。范、廖各军度即推进至绥定河南岸右起小河嘴亘滥井坝至大滩河之线，与红军隔河对峙（至十二月十五日渡河进攻为止）。此役廖、范两旅共约伤亡一千五、六百人。

左纵队周绍轩旅同日以高团推进至涌兴场、孙家场、石底坎之线，与红军小有接触后，进占了以上三场镇。

左方兵团在作战过程中侦悉当面红军为八十八师全部、九十师之两团、三十一军之一部、义勇军一团、游击队一千余人。

1. 红军放弃绥、宜县城

川军各部自十二月一日起至五日止虽先后到达绥定河沿岸，但伤亡重大，弹药消耗亦多，王陵基乃利用隔河对峙期间，快速进行战地整补。此时侦知红军以宣汉、绥定两城郊为中心，围绕普光寺、土主场、卜家场、双龙场、凤凰山、金窝场一带星夜赶筑工事，大多数工事筑有掩盖，极为坚强，兵力重层配备，有待敌军渡河背水而消灭之的企图。又得确息，红军总指挥部设于卜家场、徐向前总指挥即亲在此处指挥。

刘湘此时估计红军伤亡亦大，且根据地尚未稳固，应速渡河进犯，收复绥、宣。王陵基奉命，决定于十二月十五日始全线渡河进攻。这是第二次进攻的后期作战，兵力部署如前，攻击重点仍在右方兵团。战斗概况如下：

右方兵团：

右纵队因红军集结主力与绥定、宣汉方面之敌军作战，第六路之廖震、汪铸龙部仅与当面红军少数游击队小有接触。更因王陵基想整编其部队，该部粮响亦常无着落，反动派内部矛盾加剧，故仍在虾扒口、黄金口原线与红军游击队保持原来对峙状态。

中央纵队掩护渡河部队之独立第一团于十二月十五日拂晓即对宣汉河北岸之插旗山、曾家山、新郎坡、张家寨、石骨寨一带红军阵地进行猛烈射击，同时开始抢渡；正午前后，飞机临空助战，炮兵亦不断轰击红军工事。独立一团一部首先过河，沿河激战二小时启，即行占领曾家山，掩护七、八两旅强行渡过宣汉河北岸，向插旗山红军阵地猛犯。插旗山制高点约高一千公尺，雄踞江边，由东林河渡过的七旅全部向山上仰攻；红军凭地形险要与既设的坚固工事，以逸待劳，英勇反击，次晨更以一部扼守阵地，以主力向疲惫之来敌反攻。许旅、杨团背水为战，亦知只有前进才能幸免覆灭，故在该地与红军反复肉搏，虽死亡垒垒亦未敢稍退。从拂晓至薄暮，许旅伤亡一千四、五百人，杨团伤亡二、三百人，机枪营长胡泽江负重伤。最后只好坚守在斜面上与红军对抗。

由羊烈子渡河之李树藩旅刘团占领新郎坡，即依傍于曾家山杨团占领阵地之后，以待游团渡河。该旅于十七日晨续向大山坡、插旗山进犯，自晨至暮，战于大山坡、插旗山，周家桥、景家垭口一带，七、八旅及独立一团所有兵力都先后全部投入了战斗。红军亦迭次增援向来敌进击，双方兵力约达二万余人，反复冲锋，血战空前。战况紧急时，飞机多次飞临助战。红军继见敌军已全部渡河站稳阵地，十七日晚遂自行后撤。李树藩旅付出伤亡一千多人的代价，始得推进至鹅颈坝、插旗山、西二面坡高地。许绍宗旅占领新场、尖山子之线。官团于十七日晚占领宣汉城。

左纵队九旅十五日由羊烈子下游先李旅渡河，在沿河与红军激战竟日。十六日进攻石骨寨，自晨至暮，往复冲击，红军坚守不动，待来敌进至寨墙

下或冲到盖沟上，乃以有力部队冲杀出来，就这样打退了敌军多次进攻。旋张邦本旅集中迫击炮一、二十门，机关枪多挺，对红军进行疯狂射击，入暮，张旅遭受到一千余人的伤亡后，始将石骨寨占领，并同时进占张家寨、红岩寺之线。次日，继向明月场、王家场、双庙场等地攻击前进。

左方兵团：

范绍增估计红军在达县既无坚固阵地，城后凤凰山一带高地应是主阵地带，用以瞰制进攻部队，为了避免渡河部队损失以及完成夺占绥定城目的，决定采用在绥定正面佯攻，以主力由下游三十里之老君庙、夹溪桥方面抢渡过河，再由铁山、双龙场方面向右迂回进攻绥定城郊及凤凰山之红军。另从三汇方面进攻佛楼寺、石桥河之线，藉以牵制红军向绥定城增援。左方兵团仍分右、左两纵队进行作战。

右纵队十二月十五日开始渡河攻击，利用浓雾凌晨偷渡，拂晓被红军发觉时，该部即以炽盛机、炮火力制压，当时该部兵力占绝对优势，至天明，廖旅饶团已渡过两营，红军利用近河之罗顶寨据点英勇抵抗，饶团往复冲犯，飞机亦飞临助战，午后三时，该部占领罗顶寨。叶团续渡过河，占领了夹溪桥街市及其附近地区，廖旅率其预备队廖团向复兴场、双龙场纵深楔入。范旅在正面亦已先后渡河占领文家梁与廖旅会攻县城。廖旅由双龙场方面迂回凤凰山，从侧面之崇实寨经过一日的激烈战斗攻上叶家坪。至此，甚为险峻的凤凰山，双方各据一半，红军已无固守县城必要，十六日晚撤离县城，向东北方面退去。廖、范两旅即于十七日晨占领达县县城及凤凰山巨东岳庙地区。红军退守金华寺、北山场、江陵溪之线。次日孟旅经凤凰山、双龙场进据李家坝、碑牌河地带与红军对峙。

左纵队周旅已进占石桥河，并在佛楼寺与第四路之杨汉忠旅会合。

此役范绍增师及游击司令徐载明部，共计伤亡一千余人。

2. 绥、宣两县外围的争夺

十二月十七日第五路军先后进占绥、宣两县城郊后，王陵基为了巩固两县县城并企图达到将红军压迫至大巴山脉加以围困的目的，十二月下旬又对当面红军要点继续进犯。这次战斗经过概略如下：

右方兵团：

右纵队第六路廖震、汪铸龙部在虾扒口、黄金口之线，以主力一部掩护右侧背之安全，向红军左翼攻击，至一月中旬，逐次转进至罗文坝、毛坝之线。

中央纵队七旅许绍宗并指挥王泰、马云平两部经尖子山推进至板庙垭附近；复经双河场、池溪场、胡家场之线，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至十八日进至夏家场、梨儿坪、老鹰寨、花池山等地，与红军激战五日，伤亡约千人。一月二十三日该军占领鸣鼓场，双凤场之线，因前途地形险阻，无法再进，即就地与红军成对峙状态。警备第三路副司令郝耀庭，率原清乡第二路司令部及手枪一排和张禄堂团暨郝自兼团长的张开齐、文少林两个营，进至胡家场前方约三十华里的马鞍山附近占领阵地，掩护总部的安全，八旅由王家场出发，将双庙场、三溪口之红军击退后，经隘口向马渡关前进，一月十八日将罗鼓寨、大罗坪等要地占领；一月二十四日，继续以主力两个团向马渡关进犯。

王陵基急欲抢夺马渡关，因为这里地当冲要，且为山区交通枢纽，可以作为困扼红军发展的主要据点。红军亦以马渡关形势险要，为绥、宣、城、

万的交通要道，早已布置精锐部队严加守备。因即展开了一场激战。八旅先集中机、炮兵各一营向红军阵地猛烈射击，然后以步兵多组攻至棱线，在马渡关沿山边工事前与红军展开肉搏。红军凭有利地形，以疾风骤雨之势向来敌反击；敌军后有督战队威逼，虽积尸枕藉亦未敢稍退。双方在棱线上悬崖边连续二日不断强攻、反击，红军终将敌军完全赶杀下来。八旅伤亡约一千人，红军阵地仍屹然未动。王陵基闻讯狂叫：“我不信共军是三头六臂，马渡关就打不下来！”第四天，王陵基亲率两个手枪大队及独立团杨勤安部到隘口前方督战，并把八旅代理旅长刘若弼叫来对他说：“你如把马渡关拿下来，当旅长我负责不成问题，不然就以军法从事。”其时八旅已占领烟灯山、烟堆山、落雨山，马渡关东、北、南三面高地皆落入该军手中，对红军形成三面火力包围。八旅再次组织进攻，先以飞机轰炸，继又临空助战，红军工事附近副防御物木城、丛草皆着火燃烧，烟雾腾腾，顿成一片火海。刘若弼既想升官、又惧军法从事，乃编成多组加强连，亲自率同进攻。王陵基并在阵前许下重赏：先攻占马渡关的奖洋三千元。各军在威胁利诱之下，有如一群疯犬，舍死亡命地只顾向前冲爬，不少敢死队员接到银元刚入衣袋，瞬即被红军击毙。此役红军伤亡虽亦较大，但已达到阻滞反动军队前进的目的，至二十八日入暮后，遂放弃马渡关退守大垭口、鹰背场之线。八旅先后伤亡共约二千人，甫经整补的部队又已残破不堪了。

左纵队九旅张邦本部由双庙场、王家场前进，仅与红军掩护部队小有接触，即进至得胜场、鲁班河。百丈岩之线，以固马渡关八旅之左侧背。

在城口、万源方面，城万警备司令陈国枢部游动于万源地区，已进驻万源县属的固军坝，先头已抵旧院坝前面。陈并统辖王三春部为第一纵队，徐勳光（率金仲禹、冷伯云、熊小篁各部）为第三纵队，向万源县城推进，距城仅三十里。一部于一月中旬已进抵石塘坝、龚家坝、前方之栅栏子一带高地，向清花溪、白沙河接近，逼进万源。

在方兵团：

范绍增部十二月十七日占领达县城及其近郊各点后，即就地进行整补。十二月下旬奉令再次进攻，范即对所部进行部署：以十二旅（旅长孟浩然）由李家坝向碑牌河前进占领嵌口岩、王家岭地区；以廖旅由凤凰山经石观音推进至周家坪、何家岩；以范旅由复兴场、大兴场经双河口推进至来龙场、新庙子。同时令周旅立将三汇至佛楼寺之线交与第四路杨森部防守，赓即由石桥河渡过巴河，进据普于岭、大梁山。

攻击开始，孟旅之曾团山李家坝向庙子岗、大龙山红军阵地攻击，激战一日，进至石庙坝；次日在鹤项颈、大寨梁与红军战斗五小时，红军撤至嵌口岩。翌日拂晓该军进占嵌口岩，红军向王家岭方面撤去。廖旅饶、叶两团向北山场仰攻，自晓至午始达山坝，随即逐步向红军主阵地逼近；红军以逸待劳，待敌军行将接近时，一面从两翼包抄，一面在正面以主力冲击，该军立被击溃，伤亡约五、六百人，仍退回原阵地。于是该军又变更攻击计划，先以周旅从左乘夜攻占北山场左翼之王家场，吸引红军反攻，胶着战斗，分散红军在北山场的兵力，然后范旅居中、廖旅自右齐头向北山场红军主阵地进犯。及至周旅攻占王家场后，北山场红军果增援反攻，该军竭力死守拉住红军；廖、范两旅按预定计划行动，再度攻至三冠石、韩婆岭、林家寨、点兵山前方时，又遭到红军有力反击，激战竟日，入暮红军退回原阵地，该军即就红军阵地前方一、二百公尺处赶筑临时阵地。次日，范绍增令廖、范两

旅各以一团兵力固守既设阵地，其余四团各组两个进攻部队，各选进路，一齐进攻。攻势上午七时开始，红军坚强抵抗，并不时反冲锋，该军虽已逼近红军阵前，但为红军火力及所敷设的副防御物所阻，欲进不能。范绍增见状，就进而使用“神兵”；“神兵”在前，敢死队在后，其余部队紧紧跟随向前冲扑，只准前进，不准后退。范与副师长罗君彤分头指挥，对北山场形成钳形攻势，廖旅首先从右翼楔入纵深阵地，遂将北山场、高冠子、龙台寺一带占领，伤亡达一千余人。红军退守土地址、石龙场一带。周旅亦由江陵溪沿巴河进出于三溪口、青龙场之间。

次日，孟旅向王家岭，金华寺进犯，到达王家岭时，孟浩然认为北山场红军的主力已被击退，由王家岭、金华寺进袭土地堡切断红军后方，当属轻而易举。如果左与廖旅联络，协同对土地堡、邱家堡的红军形成包围并进而将红军击破后，可以直抵通江邀功请赏。因即令所部徐团由右翼吴圣寨方面向金华寺东面攻击，夺取马鞍山制高点；潘团由左翼梭草岭、林家祠、兰家坪向金华寺西南面进攻；曾团为总预备队位置于王家岭街市附近。拂晓攻击开始，激战至午，虽分别进至金华寺山腹，但前面悬崖陡立，红军防御极为坚强，且居高临下，瞰制有利，孟旅攻击至此，既已伤亡重大，更是精疲力竭，正进退两难之际，孟浩然亲来督战，催逼继续仰攻。不意红军突分多路冲杀而下，锐不可当，孟军仓皇失措，顿形混乱。原先退入林家祠、兰家坪左翼深谷内隐蔽的红军，亦于此时冲出，漫天遍地，红旗招展；红军大呼“缴枪不杀”之声，震撼山谷。两团败军东奔西窜，只顾逃命，孟浩然亦慌忙逃跑，红军赶杀数里，一直追到王家岭街市。入暮范旅郑团飞跑来援，占领嵌口岩北端两鼓山阵地，收容孟旅残部，始与红军暂成对峙状态。孟旅在此役中，伤亡失踪逃散共达二千六百余人。

廖旅在占领北山场、高冠子、印盒寨、龙台寺一带后，便在新线构筑阵地。红军在金华寺将孟旅击溃后，即乘战胜余威，转向高冠子、印盒寨廖旅阵地进攻。午夜三点钟，当面红军对廖旅饶团发动猛烈攻击，一部从正面楔入，一部从右后方迂回包围，与敌军展开肉搏。此时范绍增在北山场，见势不佳，乃一面令廖旅严守主阵地带不得后退，一面急派总预备队包括师部直属特科手枪一营、冲锋枪一连及范旅之周执经团快跑增援。黎明时，红军一部已于饶团阵地茂林猛攻其背，廖旅预备队廖团亦已全力投入战斗。从午前三时开始轮番争夺，形成拉锯，战至次日午后一时，红军以打击敌军之目的已达，乃节节掩护，逐渐退去。廖旅伤亡共达一千余人。

截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底，五路军右方兵团夺占山区要冲的马渡关；左方兵团亦推进至达县以北的山区边缘地带；由于伤亡重大，亟待整补，全线基本上扼险构筑工事，形成短暂的相持状态，但个别地点仍有继续的小战。

（二）王陵基垮台，唐式遵继任五路军 总指挥后续向红军发动三次进攻 （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月）

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旬，接近农历春节，许绍宗侦知红军高级将领徐向前总指挥等在泥龙堡召开军事会议，并发现当面红军调动频繁。许当令第七旅严加防备，并派专人通知驻在胡家场的郝耀庭副司令，叫郝注意。二月十二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红军突然夜袭，将其远离司令部三十里外的罗大

湾前线部队击溃，随即直捣郝的司令部，并将郝本人击毙。是役，击毙副司令一人，团长一人，营长二人以及参、副两长和全体参、副人员，共伤亡官兵约九百人。

红军随即推进占领毛坝、胡家场，对鸣鼓场方面的许绍宗旅形成三面包围。王陵基闻耗，立令总预备队杨勤安独立团驰援，沿途与红军发生战斗，历时三日，始得进至红岩、佛耳岩之线占领阵地，以固许旅右翼。此时六路廖震、汪铸龙部已将主力转移退守灯笼坪附近；五路一师饶国华旅、二师刘光瑜旅亦奉命推进至村家山、江华山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一面策应许旅，一面掩护五路总指挥部。红军旋即转攻为守，并于二月十四日以大部兵力围困防守鸣鼓场、老木口的许绍宗旅，企图进而消灭之。许旅被红军围困的时间达二十七天之久。

王陵基于春节前夕飞回万县，春节次日奉刘湘电召飞成都开会。刘湘对王早已不满，再加此次郝跃庭的败亡，历年积压矛盾一时迸发，王陵基一到成都即被软禁，并撤销其本兼各职，另任命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继王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许绍宗继王为第三师师长，赵鹤继许为第七旅旅长。

唐式遵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赴双河场就职。鉴于许旅仍在鸣鼓场一带陷于红军三面包围中，解围是当务之急，乃调新由后方增援前来的第二师四旅王泽浚率部前往解围。三月十日前后，王旅由池溪场进至毛坪前方大门寨山脚与红军激战一日。次日再以两团兵力分路进犯，并有飞机助战，红军凭险英勇抵抗，且不时乘隙反击，激战又一日，红军阵地仍屹然未动。至此，王旅已伤亡一千余人，许旅则仍龟缩在狭小地区内凭工事死守。入夜，红军自动撤至沿山场之线。许旅解围后，立即加强当面阵地，以防红军再度进攻。王旅因伤亡过大，调到开江集结整仆。至此，五、六两路全线与红军暂呈对峙状态。

一、刘湘、庸式遵对形势的估计及其兵力部署

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刘湘认为：红军伤亡甚大，子弹缺乏，红军的核心理部队（指原来豫、鄂、皖的老红军）业已分散配备到各部，其向陕南发展的企图，已被杨虎城部阻回；又侦知徐向前总指挥与政治部主任陈昌浩等开会决定，拟集中主力突破下川东，与贺龙总指挥所部联络封锁长江，进袭川、鄂边境，另图发展。同时证之第一、二、三、四各路当面红军逐渐减少，而五、六路当面红军则不断增加，常有激战，从而误断红军将以主力突破第五、六路以进图下川东（见刘湘致蒋介石皓电）。因此刘湘特令唐式遵密切注意，并以独立第二旅杨国桢部、第一师二旅饶国华部、第二师四旅王泽浚部（后王升任二师师长，林毅继任四旅旅长）、第五旅刘光瑜部、独立第四团佟毅部，二十一军边防第一路司令陈兰亭部等加入第五路，用以增强反动军事力量；并令从速准备全面出击，完成第二期作战计划（刘湘指示五、六路作战计划分三期：第一期攻占绥定；第二期攻占罗文坝、兴隆场、复兴场之线，第三期是攻占通江，压迫围困红军于大巴山区而聚歼之）。

唐式遵估计由李、杨两路方面移来当面红军主力共有五、六万人，万源方面解放区的红军并无有力部队。“剿匪”军除五、六路原有兵力外，现又新增兵力约二十个团，当已足够应付。随即开始进行部署，以原有各部暂取守势，以新增加的兵力出犯。五、六路仍分右方、左方两个兵团：右方兵团

以独立二旅杨国桢（附城、万警备司令陈国枢所辖两个纵队）为最右翼指挥，作战地区在虾扒口、白马庙一带；以一师二旅饶国华部、二师五旅刘光瑜部、独立第一团杨勤安部分别增加于右纵队与中央纵队之间的胡家场地区；以二师四旅林毅部位置于池溪场附近；原左纵队九旅张邦本部位于隘口场，独立第四团位于东升场，二十一军边防第一路副司令吴锦堂率四、五两团位于峰城场附近为总预备队。左方兵团则增调二十一军边防第一路司令陈兰亭率两个团到北山场任左翼副指挥。

二、三次进攻毫无进展

从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直到五月末，五、六路军共向红军发动三次攻势。

第一次进攻自三月十五日至三月底，各部均无进展。唐式遵、范绍增等联名电请刘湘饬令一、二、三、四路由南江、巴中东进，夺取通江，向右横扫侧击，使红军腹背受敌，俾易收功。刘湘同意分令各路与五、六路同时推进。于是唐式遵重新组织二次进攻（自四月三日至四月底）。右方兵团逼近秦家河、镇龙关之线；左方兵团与红军对峙于寨口河、刘坪、巴陵寨之线。红军则集中全力于通江外围。刘湘鉴于红军地区日益紧缩，兵力日益集中，惟恐红军突破一点不可收拾，特又严令各路严密封锁。自四月尾至五月初，各条战线转趋沉寂。

五月初旬，据报红军一面增兵镇龙关、得胜山、苦草坝等地与“剿匪”军对峙，一面出兵向陕南发展。业已占领镇巴。刘湘认为红军两面作战，正是向红军进攻的大好时机，当即饬令各路军于五月八日全面总攻（即第三次进攻），结果仍无所获。

此时刘湘在成都召集各路总、副指挥开会，研讨所谓第四期“剿匪”计划，亦即各路围攻通江、万源的作战计划。唐式遵应召赴会，在去成都前，再次调整部署：

1. 独立二旅旅长杨国桢仍为最右翼指挥，陈国枢、汪铸龙为副指挥，统率各该部及周、刘两旅担任邱坡梁、龙王沟、黄中堡、大面山地区之攻防。

2. 六路二十三军一师师长廖震为右翼指挥，统率该师及刘光瑜、饶国华两旅担任土龙场至双龙场、大沙坝地区之攻防。

3. 第二师代师长王泽浚为中央队指挥，率林毅旅、警备三路司令马云平部、独立一团杨勤安部担任河口场至望水河地区之攻防。

4. 第三师师长许绍宗为左翼指挥，担任望水河至寨口河地区之攻防。

5. 第四师师长范绍增为最左翼指挥，罗君彤、陈兰亭为副指挥，统率第四师、独立一旅、边防一路之两团及巴中团队担任寨口河至长滩河、刘坪、巴陵寨、元山场之攻防。

三、唐式遵组织的三次进攻经过概略

上面所述唐式遵继王陵基后向红军发动的第三次进攻，经过概略如下：

右方兵团：

最右翼三月十五日起，城、万警备司令陈国枢部经马鞍山进犯土地垭、毛垭子、白果园；杨国桢旅之石、王两团由白马庙经凉水井、大树埡进犯大、小炮台山至吴井沟之线。此线红军随即转移到柏生塔、降仙庙一带。陈部于

当日将土地垭、毛垭子，白果园占领。红军旋又分向固军坝、官渡退去，次日该部再进据固军坝。杨旅之石、王两团（继又加入周团）将庙顶、红庙儿、转角楼等地占领后，继向官渡、厂溪推进，并将两地占领；但两地均在河边滩头，地势低下，无险可守，官渡之军次日遂移守山腹。红军乘敌军后移，十七日晚曾分两路向石、周两团进袭，天明自动退走。次日红军续向桅杆坝、曾家场、考文坝撤退。杨旅王团将刘家坪、马家坪之线占领，周团推进至官渡对岸石垭子、小垭口附近高地，向铁矿坝、桅杆坝方面警戒。

二十五日杨国桢到达王家坪，认为白合寨形势险要，实通江、万源的重要屏障，得之足以瞰制罗文坝，威胁红军左侧背。于是以周团经柳树榜、吊水岩、庞家山攻击前进；以王团由黑石岩会攻庞家山、吊水岩间之高地，占领后即向左翼横击，期将白合寨争夺到手，周团攻击五日，至三十一日始到达吊水岩下。这时红军向周、王两团进行反击，四月一日红军克复小垭口。周团地位突出，二日拂晓前，庞家山、柳树榜、毛坪三方面红军约三千余人向其包围猛攻，激战半日，红军虽亦有伤亡，但不断增援并向两翼扩展，敌军残部所余无几，只得向后狼狈溃退。这次作战杨国桢部伤亡共达二千人以上。

不几日红军自动撤离白合寨，“剿匪”军于四月十一日推进至罗家坪，逼近桅杆坝。红军续向后撤，杨部又推进至葱坪、龙行坝、烟雾山之线，十八日再进达长坝场。十九日周团进犯石人坝，石团进犯岚垭场，红军续向黄中堡撤退。王团推进至赵扩坝、龙池山之线。其余各部分别集结于长坝场附近，以待右翼汪铸龙指挥之周、刘两旅到达双龙场后，再行齐头并进。

另一方面，早在三月二十七日城、万警备司令陈国枢部之第一、第三两纵队，即由白沙河袭犯万源。守城红军仅少数留守部队，众寡悬殊，自动离城退向距城三十里之相墩、官渡湾等处。陈部第三纵队之苟、杜两大队首先入城。

四月十九日，陈部由万源进犯灯盏窝、翠屏寺、邱坡梁等地，遭到红军痛击，仍退回附城阵地。五月下旬，陈国枢部之一大部在万源附近受到红军的严重打击，部队逃散，其中一部由山地窜到万源东北面之大竹河地区被红军完全歼灭。刘湘闻讯大惊，给陈国枢革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

四月中旬，唐式遵为了加强最右翼力量，以陈国枢部及二十三军汪铸龙指挥之周绍武、刘育英两旅，拨归第六路代总指挥刘邦俊指挥，相机由万源石盘关推进。周、刘两旅于四月十七日从王家嘴推进至官家溪；周旅于次日占领清花溪，并由清花溪向右官厂坝方向旋回，当面红军向左撤去，该军进据青龙观。

五月初旬，红军以有力之一部对清花溪、青龙观地区之汪铸龙部予以痛击，经两日激战，汪部向凉垭子溃退，红军克复清花溪。

右翼第六路廖震部于三月十五日攻击开始前，受到红军夜袭，该军拚命抵抗，红军退走，该军乘势由虾扒口进占大树埡、石柱坪，红军向厂溪方面撤去。十六日红军继续撤过中河。自是，黄金口以右、中河左岸的红军已全部撤退。

三月十六日起，廖震部自黄金口方面进犯白合寨，迭经战斗，直到最右翼杨国桢旅占领柳树榜、吊水岩后，始于四月十一日占领白合寨。红军退守大尖山东南之文峰山、五龙山。该军先后伤亡近二千人。四月十八日，廖部推进至曾家场地区，旋即进驻三教寺、大沙坝之线。此时红军守备阵地在朱

家坪、双龙场、五龙台、石窝场、镇龙关之线，这一线是万源的屏障。廖部探知红军早有严密准备，未敢轻进。

四月二十七日，唐式遵派饶国华、刘光瑜两旅协同廖部攻占朱家坪，该军伤亡一千余人。红军退守高鼻寨。迄至五月底。此一地区即进入相持状态中，仅前线时有小接触。

中央纵队 此一地区为五路军主力所在，这时拥有三十团左右的兵力。三月十五日攻击开始后，各部均无进展。唐式遵旋令五、六路于三月二十二日全线同时进攻（攻击重点在中央地区即饶旅进攻地区）。饶国华旅于是日由傅家山、江华山、池溪场之线向毛坝场地区红军阵地进犯，其余各部两翼佯攻，从拂晓至中午，虽已逼近毛坝场，但仅杨勤安团占领鸡公岭，先头一小部进抵佛耳岩山麓而已。由于主攻方面吸引住红军主力，其余各部刘光瑜旅占领了罗鼓山、斯罗溪；饶旅右翼协同右纵队之廖震部占领了玉斗坪、五宝寨、清水观、苟必垭，并推进至后河左岸；林旅由毛坪进占石观音之一部。三月二十三日林旅以姚，王两团为攻击部队，再由毛垭出击，将毛垭子占领。三月二十四日刘光瑜旅及杨勤安团攻至佛耳岩、红岩之下二岩。即在该地相持。同日饶旅及马云平部攻至猴坝（大水函对岸），与红军隔岸对峙。

四月三日，唐式遵又下令右方兵团之中央纵队及左方兵团各部向当面红军阵地进攻。攻击开始，刘旅之赵从周团进占红军阵地赵家坪、尖锋寨；何成聪团进攻云蒙山之五台坪，占领了石连寨。九旅张邦本部及杨勤安团将红岩、佛耳岩、夏家编之线占领。七旅赵鹤部先占领石龙场，继向沿山场进犯并将该地占领。八旅刘若弼部先占领岩口场，即向城隍庙、鸡公寨之线推进，在鸡公梁、白垭子之线，与红军激占终日。由于赵鹤部已占沿山场并向红军横击，最后始将兴隆场（鹰背场）占领，其先头部队进出于高桥河、圣经寨前方一带。

二旅饶国华部先向镇江寺进犯，马云平部向毛家坪进犯，旋占领两地，续犯铁顶寺，推进至后坪，于四月六日再度占领楼门口，即由右翼进犯白马归槽、河口场等地，续将鞍子坪、石盆口、望乡台之线占领。是时四旅林毅部、五旅刘光瑜部已进占秦家河、袁家坝、史家山、三合场之线。

四月中旬，右方兵团进至雷家场、三合场、鹰背场之线、唐式遵探悉红军第九、第三十两军集中镇龙关一带，红四军扼守大垭口、金龙台、麻石口、毡帽山、千秋垭、牛盘寨一线，似有决战之势。乃调马云平部扼守后河沿岸；令饶旅由谭家沟、河口场向石窝场进犯，以威胁镇龙关红军主阵地之侧背；其余各部相机推进。四月十五日，饶旅开始由河口场攻击前进，经两日激战，占领朱家山、五龙台。

五月初，中央纵队各部，仅饶国华、刘光瑜两旅略有进展，但一到五龙台、朱家山前方，即被石窝场方面的红军击回，仍退守原阵地。

左翼第三师长许绍宗以七、八两旅于四月十五日晚向长岩堰、金龙台、麻石口一带红军阵地袭击；红军猝不及防，一部分阵地被攻占。天明后红军大举反攻，激战竟日，嗣后刘光瑜旅从右袭犯占领新根梁，七旅进占大垭口，八旅亦进占长岩堰、金龙台、麻石口。红军则据守白岩洞。此时红军受到三面交叉射击，伤亡较大，鏖战至午夜，始行撤走。四月十六日凌晨三时，许师乘势向苦竹滩推进。迄至四月底，整个右方兵团推进至望水河、苦竹滩、寨口河沿河之线与红军成对峙状态。五月初，七、八两旅推进到宝珠寺、老鸦城附近后，无法再进，乃留置一部保持接触，主力仍沿河扼守。

当时红军主阵地在石窝场、镇龙关、老鸦城之线。镇龙关近处全系断岩绝壁，只关门一条独路，两翼之石窝场、老鸦城为其屏障，此乃万源、通江、绥定、宣汉之交通枢纽，红军集中主力扼守。许师进攻多次，皆被击退，红军阵地一直屹然未动。五月中旬以后，唐式遵赴成都参加“剿匪”会议，前线就转趋沉寂了。

左方兵团：

三月十五日开始攻击，范绍增令范楠煊旅进占王家岭后，又续向袁家坪、金华寺进攻。廖开孝旅由高冠子、印盒寨出击，被阻于土地垭。孟浩然旅进占八庙山后，遭到冠子山、阴阳寨红军的英勇抗击，迄无进展。

周绍轩统率不同旅的四个团为主攻部队，先将青龙场攻占，当晚即在青龙场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将四个团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当右纵队刘团攻占盘云庙附近之石城寨后，遭到板橙垭方面红军的阻击，无法再进；左纵队潘团先占领王家坪，又前进将牟家坪土寨内的红军击退，再前进约一千公尺即为望京山红军主阵地带。潘团随即向望京山进攻，红军第一线部队火力甚猛，潘部仅前进三、四百公尺续占两个小高地后，即为望京山石卡所阻。时约正午，红军突然发动反攻，潘部不支，遂退回小高地下与红军肉搏，稍后红军又撤回原来阵地。潘部认为红军反击是以进为退，若再次进攻或可拿下望京山，于是又分三路直向望京山及其左侧翼猛烈攻击。右翼出击部队仅前进至二百公尺处，即为红军炽盛火力阻住，无法再进。但“剿匪”军仍以为红军注意力已被右翼吸引，急由正、左两面直向红军进犯，初时红军阵前寂然无声，将达山顶，突然冲锋号声大起，霎时红军的机枪、自动步枪、手榴弹一齐发射抛掷，从两翼抄出的红军，直扑敌军先前占领的小高地，并冲到小高地前方土坎上插立十几面红旗，红军指战员则沿旗竿跃入敌军阵地内进行肉搏，激战三小时，红军不断增加，潘团亦全部投入，在纵横不到一千公尺的高地前后，双方集中兵力达三、四千人。直至日暮，“剿匪”军死力抗拒不敢后退，红军亦即在敌军阵地前不远的反斜面上构筑工事扼守。是役，“剿匪”军营长一人负伤，连长二人被击毙，官兵伤亡共五百余人。

三月十九日范绍增复令全线进攻。范、廖、孟各旅同时向当面红军阵地进犯，自子至酉，连战二十小时，范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伤亡，但仍无所进展。惟左翼周旅刘团抄到板庙场、红灵台后面，谌团亦突破白嘴子向红灵台进犯。红军旋由下老关庙增来约三、四千人，从两翼反攻，激战至午，迫使敌军退去，红军乘势尾追，稍后红军又主动退走。这次范军伤亡逾五百人，被红军夺去枪枝二百余支，入夜由红灵台山麓撤回原阵地。就在当晚，红军分四路向周、孟两旅正面之李家山、卧牛山、护城寨、八庙山阵地终夜袭击，数次突入，范绍增、罗君彤曾分赴前线督战，天明红军始撤回。

三月二十三日拂晓，范绍增令周旅全部及徐载明部由王家坪进犯板庙场、红灵台，激战一日，最后仍退守原来阵地。次日罗君彤复率周旅高、谌两团及机、炮各一连，于午夜二时向卧牛山、甘草垭、白嘴子红军阵地进袭。红军节节抵抗，逐步撤退，该军于上午九时将各该地带占领，即就此赶筑工事，范又令高团向红包梁进犯，红军据险抗击，日暮高团退回。

三月二十五日后，该军拟具进攻计划：以周旅之刘团及徐载明部封锁望京山、石城寨之线；抽调十一旅廖团、十二旅潘团到迎凤铁，由红包梁向红灵台、甲子山进犯；以廖旅一部封锁何家山，并以两个支队向雷家寺，东岳庙同时进犯；以范、孟两旅各派一部同时出动，策应周旅主攻方面之作战。

四月三日，范绍增师大举出犯，并有飞机三架助战，日夜连续攻击，至五日据飞机侦察报告，红军辐重后移，有撤退模样，范绍增立即以十个团的主力部队全线出动，到四月六日，右翼范旅占领泥龙场，续向土地堡推进。廖旅占领石龙场，续向邱家堡推进。孟旅占领石埡场，续向中嘴梁推进。周旅占领红灵台，续向渐滩河推进。先头部队已到达渐滩河左岸。至此，右起土地堡、鹿鸣场至渐滩河之线均为范部占领。红军撤退至复兴场、长滩河、刘坪、曲溪口设纵深阵地拒守。自三月十五日以来，范部伤亡共达二千余人。

范绍增继又再次进犯，四月十四日开始发动：右翼廖旅经烟堆寨、牛盘寨前进。红军稍事抵抗后即放弃土门场向长滩河撤去。廖旅续向长滩河推进。廖旅于当日进至曲溪口，随即渡河向李家山、何家山进犯。孟旅曾团于进攻中嘴梁、财神庙时，受到重大打击，伤亡三百余人，又撤回原阵地扼守。该旅主力即右移邱家堡。范绍增见状，当令廖旅饶团由元山子仰攻罗顶寨，并令孟旅徐团率兵二营轻装急进，由廖旅之饶团阵地左翼间隙楔入复兴场后方。是晚在罗顶寨、复兴场一带混战终夜，最后廖旅饶团占领罗顶寨，孟旅进至复兴场。左翼周旅由渐滩河抢渡后，即经元山场、巴陵寨急进，其先头部队进出对花子、纳溪口地区。

四月十八日，右翼范旅已确实占领寨口河至长滩河之线，孟旅亦已推进到朱家山、箭曲子之线，与红军隔河对峙。廖旅先后占领何家山、李家山、赵家山，不敢深入，亦暂呈对峙之局。周旅于四月十九日在渐滩河、下老关庙全部渡河，即续向巴陵寨、元山场红军阵地进攻，红军据险防守，无懈可击。其时据报张公庙附近的寿南寨红军集有重兵，该军恐再进会受夹击，因即进入相持状态。

五月八日，范绍增部又再次进攻，廖、孟两旅各以一团兵力分由朱家山、深溪子、何家山向刘坪钳形进犯，受到红军有力抵抗，无法取得进展。次日罗君彤到何家山指挥攻击，亦未得逞。后即改用车轮战法，连日多次进攻。在廖旅叶团、孟旅徐团的一次会攻中，徐团从风箱溪方面攻到龙王寨绝壁时，即向左翼迂回进入刘坪市镇隐蔽；叶团由深溪子攻击到刘坪市镇右面，两团已遥遥取得联络。时已近午，官兵早疲累不堪，正准备午餐后再协同进犯，不意无数红军突从龙王寨山上直冲而下，两翼隐蔽的红军也手执红旗、大刀勇猛杀出，双方兵力共约六、七千人，麇集刘坪街市附近，纠缠在一窄小地区，范军自知增援困难，只有拚命死战才有生路，苦战至薄暮，始零零落落相继撤回。此役营长蒋树森被击毙，另被击毙连长二人，伤连、排长十余人，其余伤亡合计五百余人。

次日，又以廖旅饶团、孟旅黄团会同进犯，红军不再拚消耗战，在阵地内不动声色，待敌军进至有效射程时，乃以狙击手射杀先头敌军。因此范部不敢进逼，以后间一、二日轮番攻击一次，迄五月底，刘坪方面时打时停，阵地未有变化。

左翼周旅附徐载明部，五月八日由下老官庙、张公庙方面向巴陵寨、元山场一带进攻，因红军设防严密，昼间无法接近，乃于夜间（十时许）挑选“敢死队”一百多人，由水沟石缝爬上斗嘴子，占领阵地后，跟即突破大燕寨，该军后续部队继进，红军阵地被切成两段，该团即以主力横击，将巴陵寨占领。周旅进占巴陵寨后，张公庙方面的谏团亦向元山场猛犯，与亮埡子方面的四路军杨森部的杨汉域旅取得联络，并协同作战，当日占领了元山场。红军向通江方面撤退。此后该军即与红军就地对峙。

(三) 乞灵“神仙”进犯万源(包括通江) (一九三四年六——八月)

刘湘自一九三三年十月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以来，初以为在进攻绥、宣后，可以直取通江，曾发出狂妄叫嚣，说是三个月内即可将红军肃清。但自作战以来，损兵折将，实力消耗极大。至一九三四年五月中旬以后，万源方面被阻于大面山以左石窝场地区，通江方面在镇龙关至刘坪地区之线又不能越雷池一步。红军方面亦正收缩阵线集结于通江、万源地区，逐步东移，威胁城口。刘湘深恐红军再出绥、宣，进袭下川东，直接胁迫到他的地盘，便妄图倾其全力，将红军击破于通江、万源，进而逼出川境，以延续其反动统治的局面。

一、刘湘图挽败局任命刘从云(神仙)为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潘文华为主预备军总指挥

当刘湘指挥五、六路军在绥、宣、城、万与红军激战时，一、二、
403
——4n飞——三、四
路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部姗姗其行，并借口粮弹筹措困难，阴作壁上观。刘湘对此颇为忧虑，亟欲谋求对策。这时——一九三四年五月中旬，刘正在成都召开所谓第三次“剿匪”会议，会上就把“刘神仙”(从云)抬出来，示意各军阀公推其为四川“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进驻南充指挥各军。原来刘湘利用“刘神仙”为工具，自己先拜他为老师，四川各军阀先后也都拜在他的门下；此刻以老师出来指挥“剿匪”，各军阀当然要唯命是听了。这是刘湘自己打的如意算盘。

就在这次会议上，还制订了所谓“剿匪”第四期作战计划——即进攻万源(包括通江地区)计划。另又任命二十一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兼任四川“剿匪”军总预备军总指挥。二十一军暂编第二师彭韩部、教导师三旅郭勋祺部、模范师二旅何纯五部均拨归潘文华指挥，并立即从原驻防地出发。

刘从云(潘文华、彭韩等随行)于六月初到南充就任所谓四川“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所有一至六路前方作战军队，均受其指挥。此时刘从云发出了要在短期内“消灭”红军的狂言。他说神道鬼，以占卜推算来指挥作战，实际上加速了刘湘进攻万源的总崩溃，这不是刘湘始料所及的。

二、第一次进攻万源(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包括通江)

为了实现刘湘的意图，六月初第五路唐式遵、范绍增在宣汉举行会议，主张各异，或攻或守，举棋不定。六月十五日，红军突以大部兵力解放城口。城口守军为城、万警备司令之第一纵队王三春部，红军将该部驱逐后，乘胜向庙坝、双河口等地进攻。唐式遵得悉城口失守，手忙足乱，惟恐红军急图明通并盐区，从而南下开县、云阳、奉节、万县等地，与川湘鄂边境之红二、六军团贺龙总指挥会师，当即急调饶国华旅、汪杰支队、杨勤安独立团等部右移，以固右侧防线。

1. 唐军仓皇部署提前进攻

刘湘原令各路先事充分准备，于六月二十二日一致向万源、通江总攻，但因城口失守，情况发生变化，唐式遵即下令五、六两路提前于六月十五日全线出击，以图阻止红军的进展。

各军未出动前，唐式遵先作了如下部署：

万源方面：

(1) 二十一军独立一支队汪杰附二十三军独立旅范华聪部之邓团，由双河口向箭杆坪、大尖山、分水垭、甘菽梁、甑子坪、猪院子大梁、曹家坝一带进犯；

(2) 城、万警备司令陈国枢部由八台山向天平山城区进犯；

(3) 二十一军二师五旅刘光瑜并指挥四旅林毅部及一师一旅彭焕章部为主攻部队，由清花溪右翼白沙河方面向万源进犯，以夺取万源为目的；

(4) 六路汪铸龙指挥所属之刘、周两旅，由清花溪本道向万源进犯，以协助主攻部队占领万源为目的；

(5) 六路廖震师并指挥二十一军边防一路副司令吴锦堂部两个团向石窝场、高鼻寨地区进犯；

(6) 二十一军独立第二旅杨国桢部集结于赵塘坝附近为总预备队，并派一部游击、警戒于刘光瑜、汪铸龙部与廖震部之间隙；

(7) 二十一军一师二旅饶国华部及独立团杨勤安部续向右移，饶国华到达双河口后，即指挥最右翼范华聪、汪杰、陈国枢等部作战。

通江方面：

(1) 二十一军三师许绍宗并指挥警备一路司令王泰部、警备三路司令马云平部向镇龙关进犯，进出于龙凤场、芝包场地区；

(2) 二十一军四师范绍增部附边防一路司令陈兰亭部两团向刘坪、得胜山之线进犯，以占领通江、进出于红山堂、毛浴镇之线。

第四师左翼应与总预备军潘文华部及四路军杨森部切取联络。

2. 第一次进攻万源（包括城口、通江）战斗经过

这一次进攻，系城口、万源、通江三方面同时进兵，下面特分别加以叙述。

城口方面：

独立一支队汪杰部于六月十六日拂晓开始攻击，以一个团由正面向分水垭、箭杆坪进犯，以两个营由黄白湾向红军阵地侧击，迄正午将分水垭、箭杆坪、大尖山、甘菽梁四个要点占领。两三日，又续向甑子坪进攻，遭到红军反击，伤亡颇大，遂溃回原阵地（营长死伤各一人，连、排长伤亡十余人，士兵伤亡三、四百人）。六月二十日邓团向前推进，经红军反攻，败回双河口。何团进至黄白湾、青岩子、野猫坪后，亦因陈国枢部已被击溃，退守八台山，后，汪支队以两翼空虚，又退守女儿尖、王家坝之线。六月二十二日独立一团杨勤安部进占新八台山，即就原地对峙。

六月二十八日，二旅饶国华部到达双河口，二十九日即派四、五两团到石槽寨协助汪支队及邓团向前攻击。独立四团佟毅部早于二十五日到达糯口子、里二坝向蒙蒙溪、后坪进犯。边防一路陈兰亭部的李宗煌团亦于二十九日到达明通井，即向三溪山、旗盖山进犯，并将两地占领，随即构筑工事防守。

此时唐式遵下令所有在右翼的范华聪旅、刘若弼旅、陈国枢司令、汪杰支队、佟毅独立四团等部均归饶国华统一指挥。

六月二十九日、饶国华令汪支队及邓占山团于拂晓再向黄白湾、野猫坪、青岩子、分水垭等地进犯，战斗至午，红军向甑子坪、岔溪河方面退去，该线当被占领。

七月四日，范华聪旅之王团进占厚朴梁、联盖山；杨团进占分水垭、大尖山；刘团进占笋嬷厂、茶垭子；王泰部进占三排山等地。嗣王三友团又由旗盖山进占二坝口、尖洞山；王三春纵队由高观寺进占老鸦口，一部由修溪口进占二甲寨，与王三友团联合进逼城口。

七月六日，范旅之唐团攻下廉坝；王三春、王三友两部分向天马山、羊岸河、高家庄前进。自晨至午，在天马山、洗脚坡与红军激战，旋红军退蒋家坪、闹羊山。次日，王三友团进占闹羊山，并掩护王三春部于大渡口抢渡。红军迭向敌军反攻，经多次肉搏后，旋向广线垭、长池垭退去。

七月七日，红军放弃城口，王三春部与王三友团于当日正午进入城口县城。

万源方面：

六月十五日，五旅旅长刘光瑜指挥一、四、五旅及汪铸龙部之刘、周两旅向当面红军阵地进攻，并有飞机助战。一、五两旅进占鹞子寨、马鹿垭、红梓山（孔家山附近）、老鸦寨、麻姑石、耳山及香炉山山腹（以上地点在清花溪右前方地区）。红军入夜后大举反攻，敌一旅叶、周两团伤亡四百余人。四旅进占柳家堡、大罗山、珠宝寨、金条铺（石马河附近）。红军退守邱家梁、笋子梁之线。汪铸龙部周旅及五旅之杨团进占青龙观（在万源西南约七十里罐坝场正南、清花溪正北）、石垭子、八庙垭、牛背梁、大面山。红军退后坪附近之玄祖殿（在万源南六十里清花溪正前方本道上）。

六月二十二日，汪铸龙部刘旅协同五旅杨团向玄祖殿进犯，激战一日，未取得进展。六路廖震师进占高鼻梁，后即协同二十一军九旅张邦本部进犯石窝场。六月二十五日，廖师陈岳旅于晨间推进至连盖坪；陶旅午前占领石窝场。红军向草坝场、朱家坪退去。廖师随即进驻大沙坝。二十七日该师进占坝家坪及摩天岩的一部分，红军退守五龙台，新店子、涌泉寺（在海音寺、黄中堡之间，在万源西南，距城二百二十里）。该师麇即协同九旅张邦本部向五龙台进犯。

二十一军边防一路副司令吴锦堂部在六月二十五日占领宝顶寨后，又进占罗顶寨。二十九日再进占罗家寨、苦竹坪、猫跳岩。红军以一部扼守小寨子，大部退新店子。

六月二十八日，廖震师向五龙台推进，红军向草坝场撤退。其后唐式遵以该师急需整补，即令移驻石窝场、双龙场、大沙坝一带地区作总预备队，五龙台防务则交由边防一路司令陈兰亭部接防。

通江方面：

第三师许绍宗部，六月二十一日占领镇龙关、元顶子，粉壁寨之线，红军向草坝场、朱家坪、兰包场方面撤退。六月二十九日，七旅官团占领距赶场坝三里许的元顶山，九旅占领石帽山。六月底该师奉令右移（向万源方面移动），七旅开赴旧院坝，八旅开赴双河口（受饶国华指挥），九旅开赴石塘坝，师部即进驻白羊庙。

四师范绍增部周旅高、刘两团先于六月十二日向当面红军夜袭，取得佛祖岩、三溪口、云龙寺诸阵地之一部。范绍增一面令周旅续攻三溪口，一面分兵进犯得胜场。六月十六日，廖旅进犯刘坪，范旅进犯中岭梁，均受红军

阻击，仍退回原来阵地。范绍增认为刘坪方面不易进攻，乃令十二旅长孟浩然率黄、郑两团到巴陵寨协同周旅进犯得胜山，以期直达通江，夺取红军根据地。

六月十七日，红军自动放弃刘坪。范旅曹团推进至麻石场。孟旅潘团经过街楼占领麻石场前方的陈子山、瓦尖山、高柳寨诸要隘，阻断红军交通。

六月二十一日，周旅之高、刘两团占领得胜山。红军向毛浴镇、硝口、熊溪口方面撤退。当晚二十二时，川军占领通江县城。红军撤出通江时，在安凤场附近有一千余人被敌军截断，情势危殆，但最后仍奋战突围而归队。

范师周旅进入通江城后，三、四路军之一部相继到达，李家钰说是他的陈绍堂旅熊团王营于二十三日午前七时占领的，杨森又说是他的杨干材旅于二十三日午后二时三十分占领的。各执一词，意在争功邀赏。刘湘亦电向蒋介石报功。其实红军仅因战略变更，退出通江，主力当即布置在通江城后以北之银鼎包、三花顶及乌烧背、关山梁、老鹰咀一带据险以守。

六月二十八日廖、孟两旅攻占印顶寨后，继占帆准寨。红军向高插寨、鸡公梁、乌烧背退去。七月四日，孟旅进攻高插寨，红军旋将该地放弃。

总预备军亦在通江附近参与作战，其经过略如下述：

总预备军总指挥潘文华于六月初到达南充后，其先头部队即已抵达巴中、江口一带。六月下旬范绍增师占领通江后，该部即进至通江附近与范部取得联络。七月四日，彭韩部接替四师周旅防务。七月五日潘与三路李家钰、四路杨森在兰草渡会商，决定于七月十日与李、杨两部及范绍增部协同进攻。当日午前四时，各路军先从左、右两翼开始出击，激战至午，李家钰部突破红军三坪寨阵地工事一、二道，逼近王坪石墙，对红军形成包围。空军亦飞临王坪寨、三花顶助战。彭韩师拂晓向筒家梁、银鼎包一带进犯，随即占领筒家梁，再前进至王坪寨右翼山脚突破红军三道工事后，即为绝岩所阻，无法前进，遂在该地相持。杨森部从正面乘左右两翼逼近王坪寨时，即将三花顶、小寨子占领，其后即在小寨子附近与红军相持。

三、刘湘图逼红军入陕第二次进攻万源 (一九三四年七——八月，包括通江地区)

七月上旬，刘湘获得情报：红军正猛攻陕西之紫阳、镇巴，有向安康扩展模样；徐向前总指挥在东方军万源方面，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在通江以北指挥西方军。刘湘认为红军进兵陕西，势力已分，川军在万源方面的兵力已达十个旅以上，左翼通江方面范绍增师四个旅及陈兰亭部均已全数右移，王三春、王三友部已于七月七日占领域口，判断红军欲图向下川东发展已不可能。于是乃电令唐式遵迅即进兵，以期一鼓攻下万源，即使不能消灭红军于通江、万源以北地区，亦应将其逼入陕境。同时由“神仙”刘从云卜定七月十一日为各路军总攻日期，说这一天是“黄道吉日”。刘从云下达的攻击命令，是用黄缎包裹由飞机分投各路总指挥部驻地的。

唐式遵奉令后，即令所属各部于七月十一日遵令进攻，同时并作如下部署：

万源以东城口双河口方面，由一师二旅旅长饶国华指挥二十三军独立旅范华聪部、二十一军独立第一支队汪杰部、三师八旅刘若弼部以及王泰司令、王三春纵队、一师三旅王三友团、独立四团佟毅等部，担任右翼地区之攻击，

以占领万源以东之花萼山地带，期形成对万源的包围；

白沙河方面，由三师师长许绍宗指挥（时许正生病由九旅旅长张邦本代）所属七、九两旅附独立一团杨勤安部，担任该地区之攻击，以占领万源为目的；

清花溪方面，由二师五旅旅长刘光瑜指挥一师一旅彭焕章部、二师四旅林毅部，担任孔家山、大山坡、大面山万源中路地区之攻击，实行中央突破以夺取万源。六路汪铸龙部之刘育英旅，即协同刘光瑜部作战。刘光瑜所指挥各部之攻击，为五、六两路的攻击重点；

岚垭场方面，由独立二旅旅长杨国桢指挥所部及第六路汪铸龙部之周少武旅、边防一路司令陈兰亭部，向大面山左翼助攻，以牵制红军；第六路二十三军廖震师即移清花溪附近，随时准备加入本道正面之作战；

四师范绍增部将通江地区防务交由总预备军接替后，所属四个旅即逐次右移秦家河、麻包山、镇龙关地区集结，策应万源方面之作战。

1. 第二次进攻万源经历三个阶段

第二次进攻万源，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七月十一日起；第二阶段从七月二十二日起；第三阶段是在八月五日，也就是川军的最后一次进攻。

第一阶段的进攻，川军进展甚微，伤亡很大。刘湘并未接受教训，复据情报：红军已分兵五路向陕南发展，辎重行李正续向陕境移动。遂认为趁机加强进攻，当可使红军首尾不能兼顾，自必可操胜算。于是又调山炮兵一营，并将休整后之二十三军廖震部增加到中路清花溪方面；另派机关枪司令刘佛澄代表他（刘湘）到石塘坝、党家坡战地前方视察，传达作战指示，并与唐式遵磋商进攻计划。

从七月二十二日起，川军又向万源进行第二阶段攻击，唐式遵亲率督战队到第一线督战。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在主力进攻的清花溪方面，在狭小地区内使用兵力达七个步兵旅以上，结果红军阵地屹然未动，唐部则被打得焦头烂额、遗尸触目、狼狈溃退下来。是役川军伤亡逃散约在万人左右。此后则陷入了打打停停的局面。

八月初，唐式遵得到情报，说是红军存粮将尽，秋收未熟，仅日食面糊二餐，仍有不继之势。就认为这是天假良机，只要突破一点全力冲击，万源指日可下。为鼓励官兵卖命，特悬出重赏：攻占万源，奖洋一万元；攻占花萼山、孔家山，各奖洋四千元；攻占大竹河、梨树溪，灯盏窝、大面山，各奖洋二千元；攻占老鹰寨、香炉山，玄祖殿、黄中堡等万源附近要隘，各奖洋一千元。原定八月三日一致进行攻击，但适逢大雨，山洪爆发，延至八月五日始开始行动。这是最后一次的进攻，结果仍是伤亡重大，没有什么进展。紧接着红军即集中兵力从左翼突破，五、六路军便节节溃败，终致不可收拾。

2. 各阶段战役经过概略

第一阶段（七月十一日起）

城口、双河口方面：

城口：七月十一日王三春部及三旅王三友团已将广线垭、老君山占领，红军向长池垭撤去。七月十三日范华聪旅攻占香口石，红军退凉水井、龙王垭。七月十六日王泰、王三春两部占领冉家坝。二旅杨团占领岔溪河。

双河口：汪杰支队七月十一日向甑子坪攻击，十三日占领甘菽梁后再无进展。七月十四日三师八旅向龙角山、帽儿梁、松树梁之线进犯，红军向曹

家沟方面撤退，川军继续尾追，十五日到达小坪寨、桥梁石，即行筑工防守。

白沙河方面：三师九旅七月十五日先后攻占苟坝子、后坪、笋子山，随即占领笋子坝。独立团刘国佐部占领解家垭口后，即续向万源方面进犯。七旅推进至田家坝策应正面。独立团杨勤安部进驻白沙河就攻击万源的准备位置。

清花溪方面：二师五旅旅长刘光瑜指挥一、四、五各旅及汪铸龙部刘旅进攻，由于玄祖殿当面尽是悬崖绝壁，刘旅协同五旅杨团仰攻两日，均告失败，即据白岩子、古丈坪、八庙垭等处与红军对峙。一旅彭焕章部及五旅何团七月十三日午攻至香炉山，被红军大部逆袭，苦力支撑至晚；十四日晨、午红军一再增兵猛勇冲击，彭旅狼狈溃退，傍晚撤至香炉山脚及老鹰岩半山。彭旅周团一、三两营及彭、叶两团伤亡均甚重大，官兵伤亡共约千人左右（营长负伤达三人）。同日四旅赵团及姚团进攻至大山坡半山，红军猛烈反击，川军复以王团增援，但皆先后败回原阵地内。

第二阶段（七月二十二日起）

城口方面：七月二十二日饶国华指挥王三春部由冉家坝向红花寺、木王山红军阵地进犯，占领心子山山腹，红军凭山顶主阵地坚强抵抗，双方即就地相持。王三友团协同王泰部向中停坝、官家垭之线猛犯，午后进至黄草梁及苦草坪附近。范华聪旅进犯甑子坪、猪院子大梁，八旅刘若弼进犯曹家沟，均无进展。七月二十四日拂晓，汪杰支队进至甑子坪红军主阵地附近。饶旅五、六两团进犯帽顶山、孙家祠、斗嘴子（凤凰寨以东），亦被击退，均仍就地相持。七月二十七日饶旅六团再攻斗嘴子及狮子坡、怨家垭，午后一时将各该地占领。同日晨汪杰支队会同二旅四团二、三两营向土寨子、朱家湾进犯，王营被歼灭过半，营长被击毙，仍溃回原阵地。又同日八旅刘若弼部于拂晓侧击猪院子大梁红军阵地，仍未得逞。

白沙河方面：七月二十二日七旅赵鹤部由万源正面进犯，官团攻正面本道，为一石围墙寨子所阻，营长焦仲彭亲率敢死队向守寨红军进攻，遭到很大伤亡，该营长当被击毙。赵旅攻势顿挫，即又进入相持状态。同日九旅之二十六团进占后坪、马鞍山之线，二十七团攻下大千子，并前进封锁龙神溪。七月二十四日，九旅由后坪、马鞍山、大千子，四旅由南池坪、袁家山协同进犯大面山遭到严重打击后，仍退就原地与红军对峙。

清花溪方面：七月二十四日，四旅林毅部与右翼九旅协同进犯南池坪、袁家山，傍晚将该两地占领。此地接近大面山红军主阵地带之最后阵地，当即赶筑工事，以之作为夺取红军最后主阵地的进攻据点。同日六路廖震师向当面红军进攻，自晨至午激战甚烈，午后三时始占领垭坝、瓜坝溪。此外一旅彭焕章、五旅刘光瑜及汪铸龙部之刘育英旅分向

老鹰寨、玄祖殿红军阵地进犯，但均无进展。

至于岚垭场方面，自二十二日起，独立二杨国桢部及六路周绍武旅，各向当面佯攻，均无进展。五龙台方面的陈兰亭部，亦仍在原地与红军相持。

第二阶段的最后会攻

唐式遵以为自七月二十二日开始第二阶段进攻以来，进展虽微，但已接近万源正面红军主阵地带，各部如于此时齐心协力进行一次会攻，当不难达到中央突破、守取万源的目的。于是下令在七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大举会攻，除先已集中大量机、炮外，并派飞机临空助战。攻击开始前，先用平射步兵炮、山炮、迫击炮进行压制射击，然后以一、四、五、九各旅及六路汪铸龙

部之刘育英旅同时一致行动，右起南池坪、袁家山巨老鹰寨、木旺坪、香炉山、玄祖殿、瓜子山、土地垭各地，向大面山、孔家山、大山坡诸处红军阵地进行强力攻击。各部队利用炮兵火力，破坏红军工事数层，曾攻至老鹰寨、香炉山半山的枣子院、胡家山、谢家园等地。在即将攻临大面山顶时，天雨如注，坡陡路滑，攀登困难，川军正是精疲力尽、饥渴不堪之际，红军突以暴风骤雨之势，居高临下，由正面及两翼向敌军猛烈冲击，川军各部立呈溃散状态。其时唐式遵亲在党家坡高地指挥，见此情状即严令各部死力抗拒；川军面临生死关头，在纵横十余里的山坡斜面上、悬岩边与红军展开了剧烈战斗。红军冲入唐军阵线内，短兵相接，枪刺刀劈，手榴弹也不断掷入川军密集部队中，斜坡上只见川军尸体累累。唐式遵见情势危急，即以电话立令彭旅集中机、炮从老鹰寨方面猛烈侧击，阻止红军追击；并令七旅官团占稳袁家山作掩护，令赵团、祝团由园坝子飞速增援。由于唐式遵亲自督促掩护收容部队拚死抵抗，而红军亦以火力包围消灭敌人之目的已达，遂未穷追，最后唐军始得狼狈退回原来阵地。

此一会攻，川军共使用七个旅，兵力逾二十个团，唐式遵且亲来督战，迭次使用密集部队进行波浪式多层冲锋；而红军则以逸待劳，掌握战机，先是英勇顽强的抵抗，继即进行猛烈反击，伤毙敌军一万人左右，成果甚为显赫。这是国民党川军对红军作战以来失败最惨重的一次，也是在一个地区伤亡最多的一次。

八月初，唐式遵正处于进不可能、退又不敢、进退两难的窘境中，适崔二旦部于万源附近乘隙再次钻入万源县城，唐式遵捞到了稻草，便大肆渲染地说：五、六路军与红军血战三昼夜，确实“克服”万源，红军退离万源二十里，狼狈不堪，已令先头部队跟踪追击……。这完全是无耻虚构。实则红军依据地形，环绕万源要隘布防，县城早成空城一座，崔部混入仅一短暂时间，旋即为红军逐出，对整个战局来说，根本没有丝毫影响。

第三阶段（八月五日起）

八月五日拂晓，三师师长许绍宗指挥一旅、七旅由红子山、马鹿垭本阵地分两路向老鹰寨前方高地进犯，先集中炮火制压，然后步兵继进，同时有飞机三架进行轰炸，并散发所谓“招降”传单。正午攻至老鹰寨山腹，前面断岩险峻，难以攀登。午后红军反攻，入暮许军仍退回原阵地。

四、五两旅编组成四队向香炉山、太平寨、玄祖殿进犯，进至半山，即为红军炽盛火力所阻，仍然退回。六路廖震师由白庙子、寨子坪本阵地向大面山进犯，占领蛮子洞、网川梁两处红军阵地，即筑工事相持。

唐式遵见攻势顿挫，立又另作如下部署：

以三师师长许绍宗指挥一、七两旅专攻老鹰寨方面；

以六路二十三军廖震师附独立一团杨勤安部专攻大面山方面，并以杨勤安为右翼队长，廖师旅长陈岳为左翼队长，旅长陶璞率吴团及机、炮特科各连即推进至偏坡子附近为预备队，就地构筑工事；

其余各部即在以上两部进攻时，派出一些小组游击，并加紧战地整补。

八月六日，右翼队长杨勤安及廖师李少度团，左翼队长陈岳率徐、汪各团，均在拂晓前利用浓雾分道接近红军阵地，激战至八时，红军向蛮子梁、大面山主阵地撤去。右翼队杨勤安部当即占领兰地坪、茶园坡之线。是日夜间，左翼队陈岳旅进犯袁家山，激战至天明，将该地占领，就地与红军对峙。

次晨，陈旅由袁家山向大面山进犯，攻至山腹，红军以大部向敌军反攻，并从左侧抄袭，陈旅即行溃败，退至魏家岭得到掩护，始稳住阵脚。红军克复袁家山。

唐式遵以袁家山为进攻大面山的前进据点，地势重要，如果失去，有碍今后进攻，乃严令廖震务将袁家山争夺到手，廖部又付出较大伤亡，仍未达到目的。

第三师师长许绍宗指挥一、七两旅，于八月六日集中了本部所有机、炮及配属之山炮连，向红军阵地猛轰，飞机亦飞来轰炸老鹰寨、白庙儿、大面山等地红军纵深阵地，红军工事多被敌军炮火破坏，为川军步兵开辟了进攻道路。午后二时川军遂开始向前猛犯（此时廖部已攻达大面山主峰附近），以为乘势可以攻下老鹰寨。但是当进攻的密集部队接近寨山顶时，遭到红军猛烈反击，最后仍纷纷败退回至原来阵地。

通江方面：

自七月初旬以来，范绍增师即奉命（向万源方面）右移，但因总预备军潘文华部及四路军杨森部迟未前来接防，故仍逗留在通江地境。七月中旬，四路军杨森部甫行接替通江前方简家山一线防务，即遭到红军进袭，失去简家山。红军乘势向通江挺进。范师正在右移途中，杨森、潘文华都要范支援，范因之派周绍轩旅协同总预备军彭韩师回援通江。经过三部配合作战，又将简家山夺回。此后周旅仍折返万源赶场坝一带，其谏团则与右翼白岩洞之陈兰亭部联络，以徐载明部推进至启山。

七月下旬，范部又奉命以廖开孝旅向喜神滩、新庙场、土门场、唱歌郎进犯；以孟浩然旅经草坝场进犯插旗山、朱家坪。廖、孟两部均被红军击退，仍在原地扼守。徐载明部向启山以北红军阵地进犯，红军向插旗山方面撤去，该部完全占领启山。周旅谏团向解家梁红军阵地进犯，红军向兰包场退去，该部乘势跟进将太平坎占领。

当廖、孟两旅从两翼进攻均遭到红军坚强抵抗，左翼方面又迭接潘文华请援的电报时，范绍增感觉形势不利，一面令前线各部赶筑工事，严防红军进攻；一面与唐式遵、潘文华往复电商，研究今后应是右移或是左靠。范曾电唐请酌调部队协助，时唐部主力在万源方面迭受重创，亦只有嘱范自行努力将事。范绍增本不愿到万源与唐分担责任，遂以潘文华要其援助为借口，观望不动。

七月二十九日，范师廖旅饶团拂晓进袭斗嘴子，红军据大寨抗击，旋红军向插旗山转进。当晚，红军一由斗嘴子分两路向太平仓左侧廖旅廖团阵地进攻，一由大东山分四路向观池堰前方孟旅谏团阵地进攻，天明均撤去。

八月六日，范绍增奉到唐式遵五日全线总攻的命令，即令周、廖两旅及五龙台方面边防一路陈兰亭部严密封锁铜观山、葫芦寨之线，同时令范、孟两旅联合在竹兴场附近之总预备军李御良旅于七月拂晓向当面红军阵地进犯。七日正午，范旅由木廷寨方面攻占土门场，孟旅亦已占领石板店，并续犯鸡公梁、杨万山，进到山腹，即就地构筑工事与红军相持。

总预备军潘文华部作战情况：

潘文华初派暂编二师彭韩部接防通江，继于七月十五日又将通江城及以北之简家山防线交与四路军杨森部接替。红军乘敌军交接之际，一举攻占简家山，并直逼通江城下，经潘、杨、范三部协同作战，始将简家山重行夺回，以上经过，前已略为记述。潘文华认为红军此次反攻，攻击力量不弱，自己

兵力虽不算少，但战斗力实在太差，乃电请刘湘将范师留在通江，协同攻守。但因万源方面战局紧张，唐式遵迭催范部右移，未得如愿。

七月二十二日，潘文华约同三路军李家钰部、四路军杨森部会攻懒板橙、蓑衣梁及筒家山前方红军阵地，曾进占工事数道。后红军大部反攻，川军伤亡数百，仍退至原阵地扼守。二十四日，彭韩师周旅夜间协同李家钰部再攻懒板橙、筒家山前方一带，二十五日拂晓进占红军工事数层后，无再进展。周旅以城内杨团何营出城侧击，与红军相持于城郊。同日彭韩师之彭团向三花顶及筒家山左前方进犯，杜团向蓑衣梁助攻，终因各军中、左两翼友邻部队不能齐头并进，红军遂以主力向彭团迭次反攻，并由毛浴镇增来千余红军以密集部队向敌军猛冲。川军受到沉重打击，伤亡惨重，入暮败归原来阵地。这时潘文华重向刘湘提出要范绍增师支援的请求，得到刘湘的允准。

八月二日，范绍增派副师长罗君彤到通江竹兴场会见潘文华，两人曾同赴团包子、高插寨一带视察，认为当面右起朱家坪巨兰包口、唱歌郎、大龙山至通江河边，红军凭山高地险、工事坚固，进行扼守，右翼万源又久攻不下，红军似有诱使川军深入交通极为不便的大巴山区以消耗川军力量，待秋收成熟，然后大举进行反攻的迹象。前传红军有放弃四川以图陕西之说，以这时情况判断，殊少依据。且当面战线过宽，兵力已嫌薄弱，如直接进攻唱歌郎一带，则纵深九十余里，道路崎岖，障碍重重，困难殊多。潘、罗商议后，决定先巩固阵地，实行封锁，待两翼有了进展，再图攻取。

八月七日，总预备军所辖暂编二师李御良旅由竹兴场方面出击，配合五路军范绍增师之范、孟两旅，向当面红军进犯。范、孟两旅未取得进展，李旅以一部进出于秦家岭、王家湾、石板店、土寨子一带游击，仅与红军游击部队小有接触，旋亦撤回原来阵地。此后总预备军截至五、六路军在万源地区总崩溃时，均无大的战斗。

(四) 各军在万源地区的总崩溃 (一九三四年八月中旬)

第五、六路军唐式遵，刘邦俊所部，对万源地区的红军开始围攻以来，至一九三四年八月，历时四月之久，在以万源为中心周围百余里内，使用兵力逾二十个旅，使用于万源正面的攻击部队先后达二百多团次，有时在一个狭小地区内曾同时使用几个团，在清花溪、白沙河并不宽广的地面上甚至使用到二十多个团同时进犯。但每次攻击，不管是探攻也好，佯攻也好，总攻也好，多半是受到红军的猛烈打击，伤亡惨重，最后以败退告终。因此由春未到秋初，各军在万源攻击战中，不仅毫无进展，而且损失很大，于是在战区附近各县大肆拉兵、拉夫来补充。以民夫来说，川军兵站有一百多个，以每队百人计，即达一万多人；其中病死、拖死及被虐待而死的，则不知有多少！再加以征粮派款，强收苛捐杂税。反动军队更是纪律败坏，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早已弄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而军队内部士气低沉，官兵普遍厌战，最后必然溃败，已经成为定局。刘湘、唐式遵等面对危局，忧心忡忡，但始终束手无策。八月初见红军收缩阵地，集中兵力，已料到这是红军大举反攻的前奏，而川军屡遭挫败，实已无力再事进取，只得一再命令各部坚工严防，筑碉自固，完全改取守势，未敢轻进了。

一、红军大举出击，川军溃不成军

正在刘湘、唐式遵焦灼万状、严令前线各军就地固守之时，红军出击已经准备就绪。八月十日晚，红军以主力向罐坝场正南方约十里许之青龙观敌军。（六路军汪师周旅）两个团的防御阵地接合部，一举突破，敌军全线混战，立时四散奔逃。天明，红军完全占领青龙观阵地，随即扩大攻势，一面向纵深楔入，一面向两翼席卷。

八月十一日晚，红九军主力向青龙观左翼黄中堡方面挺进，防守赵家坝、南天门之独立二旅杨国桢部首当其冲，该旅担任防守的黑钵山、龙池山天险以及左翼大毛坪、亮垭子诸地，遭到红九军二十五师主力猛攻。此时红军约四、五千人，不断强攻杨旅五、六两团接合部的扫风垭阵地，六团一营营长唐尚镜当被击毙，守军两连被歼殆尽。红军将该地占领后，即大部直插纵深。该旅已无兵可援，持续至十六日，全部防线均告瓦解。正当该旅各团快临崩溃时，杨国桢还亲率手枪两连前来督战，并扬言他将与阵地共存亡。但川军已是亡魂丧胆，全不听话，杨国桢立被红军四面包围，“缴枪不杀”，“活捉杨国桢”之声响彻山谷。此时杨慌做一团，吓得发抖，忙令四、六两团残部沿长坝山脉撤走，五团向大沙坝方面撤退。杨本人仓皇逃到老林口，原拟请求先行溃逃的汪铸龙部扼要代其收容残部，不意惊魂未定的汪铸龙部早已闻风远扬。红军跟踪追至，杨国桢无法立脚，又急逃往长坝场。杨逃至长坝场时，防守当地的五旅刘光瑜部已被红四军的主力在清花溪方面将其击溃，玄祖殿、后坪等阵地也相继为红军摧破，所有部队皆被打得四散奔跑，纷纷渡河凫水逃命。杨国桢匆率残部渡过前河逃到官渡，其五团向左翼大沙坝方面撤退途中，遭红军截击，即再向左逃跑，复被围于团保梁，后四师孟旅由秦家河方面驰来救援，才得脱围，遂与陈兰亭部共同退守鹰嘴岩。

在杨国桢旅原守阵地左后方的五龙台、五龙岗一带，边防一路副司令吴锦堂所指挥的廖青云、吴德三两个团，于杨国桢旅被击溃的同时，亦受到红军另一有力部队的猛烈攻击，吴锦堂在无线电机上一再向范绍增求援，希望范饬令来援的孟旅飞速移兵往救。孟旅部队尚未抵达秦家河，汪铸龙、杨国桢、刘光瑜等部的败状先已传来，吴锦堂甚为惊惶，深恐被红军截断后方通路，遭致全军覆没，遂将所守阵地完全放弃，逐次向河口场、秦家河方面撤退。吴锦堂部退抵秦家河时，适与来援的孟旅潘团会合，当由潘团占领阵地抵挡红军，掩护该部沿宣、绥本道后撤。

由于汪、杨、刘、吴等部所守阵地先后完全崩溃，红军突破口愈来愈大。红军以主力跟踪追击，毫不停留，一把尖刀继续直向敌军阵地心脏纵深插入，同时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两翼，至此，五、六路军防守阵地的中央突破口已达百里以上，整个防线就都告瓦解了。

二、唐式遵下令总撤退，匆忙沿中河布防

唐式遵在石塘坝初闻败耗，还打算严令两翼固守，并抽调部队弥缝

突破口，一面电范绍增派出一旅以上兵力星夜驰援，一面又急电刘湘请立即加派援兵。继之汪、杨、刘、吴四部相率溃退，红军愈向后方突入，川军在白沙河以左完全暴露，后方补给线将被截断，全军大有尽被包围歼灭的危险。随着前线各部节节溃退，红军先头追击部队已出现于石盆口一带，孟

浩然旅被迫退到镇子垭、黄城坝之线；而清花溪以右的当面红军，乘中央突破之势亦向川军猛烈进攻，川军各部恐被消灭，率皆望风披靡，不待命令便自行撤退。这时唐式遵手忙足乱，十分沮丧，随即在石塘坝召集附近各师旅长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冀挽危局。许绍宗、赵鹤、李文柱、刘光瑜、林毅等参与会议，多主张迅即后撤，放弃中河，退守前河，将绥、宣委之红军，则红军追击自然停止；并引证第一次欧战兴登堡先脱离敌踪而后取得胜利的战例，目前应以远撤布防为宜。唐式遵犹豫不决，又同其亲信（参谋处长）罗洁莹密商，罗说：他们想苟安一时，避开正面，不顾全局，可以远离敌踪，退守前河，但你却不能这样做；因为绥定，宣汉两县城都在前河右岸，守前河就要放弃绥、宣，今一战而失重镇，即使今后战局好转，人必谓王总指挥（陵基）取绥、宣，唐总指挥失绥、宣，势将得到与刘存厚同样的结果；且前河水浅，到处皆可徒涉，各部已成惊弓之鸟，谁能保其固守无虞？一旦再有疏失，前途就更不堪设想了！唐听信罗言，愤而拍案大叫：“要我放弃绥、宣，万万不能！”于是命令右翼前线各部相互掩护总撤退，沿万源、宣汉间的中河布防；左翼由副总指挥范绍增相机与总预备军潘文华部切取联络，以掩护左侧背之安全。各部在未奉到撤退命令之前，早已自由行动，纷纷后撤，及奉令撤退，则更争先恐后，各不相顾，谁也不愿掩护谁了。山路崎岖，羊肠小道本属难行，但有整个旅、团一昼夜间逃跑达二百余里的。川军半年来猖狂进犯所侵占的地区，仅一日夜间即为红军完全克服。

在各部赛跑溃退时，万源长坝场因地处战场前沿交通枢纽，各部溃军纷至沓来，在此附近一带，各军整团整营及零星小股被红军缴枪俘虏的，约近一万人。中、上级军官逃命时，初还乘马坐轿，红军追到，即冲入川军行列，见乘马坐轿及穿毛呢服的，便一一擒捉，右翼中上级军官后来多半弃轿马，脱华装，杂于乱军之中，才幸得漏网。唐式遵本人亦早逃离石塘坝，如不是跑得快，也会被红军活捉。

唐式遵惊魂未定，又在右翼方面急忙重作防御部署如下：

1. 城口方面，以城、万警备司令陈国枢部之一、三两纵队，独立一支队汪杰部，独立四团佟毅部，一师三旅王三友团，担任漆树沟、窄口子、七里沟等地的防守；

2. 三师许绍宗附独立二旅杨国桢残部，右起响水洞、新场、固军坝、官渡，沿中河左岸厂溪、黄金口、普光场、下渡口，掩护各部后撤，即在中河左岸布防固守。并以该师八旅李子猷团驰赴宣汉，指挥各部留守部队，巩固城郊防御阵地；

3. 一师一旅彭焕章部撤退到南坝场积极进行整补。二旅饶国华部及独立一团杨勤安部撤退到南坝场占领阵地为总预备队，以巩固前河防线为目的；

4. 二师四、五旅林毅、刘光瑜部，撤退到白马庙积极进行整补；

5. 六路二十三军之廖震师及汪铸龙残部，即撤至宣汉、开江地区收容整编；

6. 五路总指挥部转移南坝场。

三师许绍宗部移住普光场时，即派杨玄团固守右岸灯笼坝，注视当面镇江寺、太平坝之红军动态。许绍宗还认为灯笼坝左后方的杨侯山甚为重要，特增派一个加强营占领阵地，以掩护灯笼坝的左侧背，巩固宣汉。这时红军的追击部队，以多路锥形突击方式直指宣汉，前锋已过马家场，守宣汉城的三师八旅李子猷团飞电告急，唐式遵又命刚从右翼抽调下来的独立一团杨勤

安并授以宣汉守备司令之职，令其就近指挥李团及二十三军留守后方的王彬如团，一同固守宣汉。杨勤安到宣汉后，当即加强城防工事，并赴板凳垭一带督饬各部阻击进攻红军，经过三日撑拒，红军自行撤走。至此，右翼全线战况转趋沉寂。红军这时已改变战略，再图陕南并向西进军，唐式遵所率的残兵败将才有了喘息机会，得以进行整补。

三、左翼军退据绥定城区

左翼方面，五路副总指挥范绍增部，先是奉令尽快抽调部队右移，以增加进攻万源的力量，迨至右翼青龙观方面被突破后，右移之孟旅在石窝场、秦家河一带即与追击陈兰亭部的红军先头部队遭遇，乃即转移到镇子垭、黄城坝。红军跟踪追来，留置一部与孟旅在正面周旋，大部分向两翼迂回急进。其时陈兰亭部已纷纷向达县方面溃走，孟旅前后左右更无友邻部队，深恐孤军被歼，便经城隍庙、双凤场撤至马渡关，与十一旅廖开孝部会合。范绍增师当面虽尚未发现红军大部队，但唐式遵所指挥的右翼十万主力，业已全部瓦解，几天以来，范与唐失去联系，右翼情况不明，如红军先事攻占绥定县城，截断后方补给线，自己部队的处境就十分危险，因此范遂决心将全部撤至绥定城郊及附近要隘，集中力量以资固守。

范绍增既决定退守绥定，当即急令十二旅三十六团潘寅九部兼程在十二小时内到达绥定县城，指挥城中原有军、警、团队担任城防，如红军攻城，应死守待援；该团如按时到达，奖洋三千元，如有违误，即以军法论处。潘团遵令出发，先头部队于次晨到达。其余各部，则分别到指定地区担任防务。其部署是：

1. 十二旅孟浩然部以一团担任绥定城防，以主力担任凤凰山主阵地带，筑工防守；
2. 十一旅廖开孝部以主力占领北山场至江陵溪之线，以巩固绥定外围各要点，并掩护周绍轩范楠煊两旅的梯次撤退到巴河西岸江陵溪至三汇之线。廖旅完成任务后，即撤过巴河、接替范楠煊旅所担任的防御任务；
3. 范楠煊旅在到达巴河完成收容任务后，即转移绥定河南岸，整理补充；
4. 十旅周绍轩部先与范旅协同互相掩护撤退到巴河西岸后，即占领三汇附近要点，构筑阵地，以阻止红军进攻，重点应保持于三汇，构成坚强阵地，以利固守；
5. 边防一路陈兰亭部，以一部扼守绥定河上游之罗江口外，主力集结于绥定河南岸，进行战地积极整补。

截至八月下旬，红军已停止追击。红军主力分往陕南及向通、南、巴方面对一、二、三、四各路及总预备军各部进攻，五、六路正面压力减轻，才稍得喘息机会，慢慢稳住阵脚。

四、各军残破不振，损失官兵二万以上，刘湘被迫假辞职

唐式遵在万源的总溃败中，被红军摧破的部队计有：六路二十三军汪铸龙部之周绍武一个旅；二十一军独立二旅杨国桢部与边防一路司令陈兰亭部三个团均残破不堪；二十一军二师五旅刘光瑜部被歼二分之一以上。其余右翼的一师一、二两旅，二师四旅，三师七、八、九旅，廖震师之两个旅暨其

他各部，以及左翼的四师四个旅，均各有轻重不同的损失。当时估计，各部被打死、打伤、逃散、被俘的官兵约在二万人以上，至于械弹粮秣、辎重行李，那就遍地委弃不计其数了。

当五、六路军总崩溃消息传到成都时，刘湘以自己二十年来苦心拚凑起来的反动军队、赖以称霸全川的统治资本，大部毁于一旦，不禁惊愤交集，立即分别严电绥、宣前方各部，不准再行后撤，应与邻接部队切取联络，互相靠拢，以待援军；并令于令到之日，立即组成督战队，由驻在地的最高指挥人员，负责收容残部，不管是否隶属，均须听其指挥，如敢违抗，就地枪决。这样才勉强压住了各军的溃逃。同时刘湘电令潘佐、林梅坡两个独立旅，邓和、邓国璋两个路司令，立即各率所部昼夜兼程驰赴宣汉前方增援。一面又令总预备军总指挥潘文华在通江方面变更方向，与五路范绍增部密切协同占领江陵溪、巴陵寨、元山场之线，构成坚固的侧面阵地，以阻红军西进。

这时，红军先声夺人，四川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都大为震恐，纷将存款汇注上海，申汇暴涨，在四川交二百元，在上海只收一百元。在成都的官僚地主头面人物，在惊惶万状之中，于西御街安抚委员会召集会议，商筹挽救危局办法。会上对四川“剿匪”军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从云大加指责，认为军事失利，皆刘从云指挥谬误所致，决议以安抚会名义致电刘从云，要其自裁，以谢川人。前方各部亦纷纷攻讦刘从云毫不知兵，指挥不当，以致全军溃败；三师八旅代旅长刘若弼，曾电请刘湘杀刘从云以安军心。这类现象，表明了当时反动统治阶级的极度震恐和混乱。

第五、六路军在万源总崩溃的情况传到南昌后，蒋介石亦大为震惊，来电斥责，说什么即因地形关系进剿困难，亦应筑碉自固，防其进扰，……如有再行后退、牵动全局者，当以该主官是问。刘湘受红军沉重打击之余，既慑于蒋介石的压力，又感到各路军希图保存实力，互相观望，步调不齐，难于统一指挥。各路军粮、饷，虽各在其防区内自筹，但战时活动费及械弹补充，则须由“剿匪”总司令部拨给。蒋介石承认补助的饷精械弹，又是口惠而实不至。同时四川人民的抗粮抗捐，则是此伏彼起，搜刮压榨，已渐穷尽。刘湘在上下交迫的情况下，计无可出，乃于八月二十三日通电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及二十一军军长职务，随即自成都出走重庆（途经内江栾木镇时，刘湘曾跑出汽车，演了一幕假投江的滑稽剧）。

刘湘发出辞职通电到了重庆后，表面装作消极，既不到部办公，又避不见客，以示辞意甚坚。其实刘湘是以退为进，已在幕后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活动。他首先派飞机把范绍增接来，对范抚慰备至，并拨给大笔作战活支费，意在鼓励范继续卖力，抗拒红军。另又派其妻弟周成虎、亲族刘树成携带大批慰问品到前线慰劳各将领，并运去大量械弹，充实各部战斗力量。此外，刘湘还严令下川东二十多县的县长集中团队，每县至少须调出反动地主武装一千五百人以上，开赴前线；另还须广募兵员，补充前方作战部队。同时日夜召集亲信幕僚，商讨准备今后作战计划。刘湘还决定在最近期内到前方召开将领会议，并令二师师长王缙绪克速来渝，随同前往绥定、宣汉，视察战地情况，及参与今后五、六路的作战指挥。

刘湘知道他与蒋介石之间矛盾颇多，现又新遭惨败，各方多所责难，恐蒋与川中各军阀合力将其排挤，不好应付，故佯为辞职，以事缓冲。刘湘也知道蒋介石在江西正被红军打得焦头烂额，无力西图四川，而自己的实力，仍较四川各军阀为大，在当前的危急局势下，无人能继其任。因此又于九月

八日电蒋介石表示：“愿以在野之身，权支危局”，又说什么现刻绥、宣吃紧，三、四路复相继告急，决即驰赴前线视察整理，期能暂时稳定，以待“中央”处置，此时四川各军阀也自知谁也无能力取代刘湘，刘湘以退为进，蒋介石终必加以慰留，于是纷发通电，挽刘复职；随着蒋介石亦同意刘湘购置生银及无烟火药，并允即行拨给补助的械弹军饷，又再令四川各军必须严格服从刘湘指挥。刘湘的意图已达，遂于十月二十二日通电复职，宣布即日赴开江前方督师，继续进行其反革命、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战争。

附表（一）

四川“剿匪”第五路总指挥战斗序列：

总指挥唐式遵（一九三四年二月以前为王陵基）

副总指挥范绍增

参谋长刘煦鉴

独立团团团长罗洁莹手枪营营长×××

机关枪（六一式）

第一营营长罗忠信

第三营营长胡泽江

迫击炮（八二五

）第一营营长戴岚青

第二营营长兰廷杰

山炮兵营首长×××

二十一军独立第二旅旅长杨国桢

第四团团团长石照益

第五团团团长王××

第六团团团长周维干

二十一军独立第一团团团长杨勤安二十一军独立第四团团团长佟毅（杨、佟两团为特种编制，一团相当于一旅的战斗力）

二十一军独立第一支队司令汪杰

第一团团团长何瑞

第二团团团长黄安澜二十一军空军一队队长张斐然（飞机五架）

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第一旅旅长彭焕章

第一团团团长彭寿如

第二团团团长周首民

第三团团团长叶青廷

第二旅旅长饶国华

第四团团团长钱鹏程

第五团团团长杨泽生

第六团团团长刘儒斋

第三旅第九团团团长王三友

二十一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林毅

第十团团团长赵壁光

第十一团团团长×××

第十二团团团长王纯一第五旅旅长刘光瑜

第十二团团团长何成聪

第十四团团团长陈良基

第十五团团团长赵从周

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许绍宗（一九三四年二月以前为王陵基）

手枪大队大队长尹仕宦（辖四个队，每队二连，每连手枪一百

支）

机、炮大队（辖重机枪二连，平射炮二连）

幼兵队一营（约八、九百人，是王陵基任师长时将崔、马、王、陈诸匪部在各地拉的“肥猪儿”小孩子组成的）

警备第一路司令王泰（会文）

第一团团团长谢明堂

第二团团团长赵祥志

第三团团团长马良安

第四团团团长李冠印

警备第二路司令崔二旦

副司令郝耀廷

第一团团团长杨守权

独立营营长×××

警备第三路司令马云平

第一团团团长×××

独立营营长张嘉荣

警备第四路司令陈国枢

第一纵队司令王三春（辖三个支队）

第三纵队司令徐积光

第一支队金仲禹

第二支队冷伯云

第三支队熊小皇

第七旅旅长赵鹤

第十九团团团长吴守权

第二十团团团长祝顺鯤

第二十一团团团长官焱森第八旅旅长刘若弼

第二十二团团团长李子猷

第二十三团团团长明继光

第二十四团团团长游树勋

第九旅旅长张邦本

第二十五团团团长张云波

第二十六团团团长包衡

第二十七团团团长郭瀛通

独立团团团长刘国佐以上属右方兵团万源总溃败后，刘湘调来增援的潘佐、林梅坡两个独立旅，邓和、邓国璋两个警卫司令，因未参加作战，故未入列。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范绍增

副师长罗君彤

特科大队长×××（辖手枪一营，自动步枪二连，重机关枪二连，迫击炮二连，平射炮一连）

游击司令徐载明（辖步兵四营）

二十一军配属机关枪“路易式”独立营营长唐家珍
迫击炮独立营营长戈玉春
第十旅旅长周绍轩
第二十八团团团长高明
第二十九团团团长谌克纯
第三十团团团长刘克明
第十一旅旅长廖开孝
第三十一团团团长廖敬安
第三十二团团团长饶正钧
第三十三团团团长叶成龙
第十二旅旅长孟浩然
第三十四团团团长黄行伦
第三十五团团团长徐昭鉴
第三十六团团团长潘寅九二十一军独立第一旅旅长范楠煊
第一团团团长郑清泉
第二团团团长周执经
第三团团团长曹正鯤
二十一军边防第一路司令陈兰亭

第一团团团长廖青云
第二团团团长吴德三
第三团团团长郑煦吾
第四团团团长冉良臣
第五团团团长李宗煌

以上属左方兵团

附表（二）

四川“剿匪”第六路总指挥战斗序列：
代总指挥二十三军副军长刘邦俊（原为刘存厚）
第一师师长廖震
旅长陈岳、陶璞
（团长姓名不详）二十三军前敌总指挥汪铸龙
旅长刘育英、周绍武
独立旅长范华聪
团长李效伯、杨屋、邓占云、王彬如、唐飞明
（其余团长人名不详）

附表（三）

四川“剿匪”总预备军总指挥战斗序列：总指挥潘文华副总指挥彭韩二
十一军暂编第二师师长彭韩第一旅旅长周重生
第一团团团长×××
第二团团团长×××
第三团团团长×××
第二旅旅长李御良
第四团团团长姜仲勇
第五团团团长王金淦
第六团团团长×××

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旅长郭勋祺

第一团团长袁治

第×团团长朱果

第×团团长×××

二十一军模范师第一旅旅长何克修

第一团团长×××

第二团团长×××

第三团团长×××

二十一军空军第二队队长高在田（有飞机五架）

二十一军配属机关枪一营（路易式）迫击炮一营（八二五）

执笔人：陈章文

资料来源：根据当事人许绍宗、彭焕章、韩全朴、周绍轩等十人提供及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成都《国民公报》记载

四川“剿匪”第一路军（邓锡侯部） 在川北溃败经过（节录）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史科编写组

一、一路军邓锡侯部受命时的情况

一九三三年秋，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混战后，刘文辉兵败被迫退入西康，形成刘湘独霸四川的局面。其时，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通江柳林溪击溃国民党二十九军田颂尧部的进攻，重新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各县，迅速向西南方向发展、进入到嘉陵江左岸。蒋介石深恐红军解放全川，影响其反动统治，一面调亲信部队国民党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进驻川、陕、甘边境防止红军北上，并相机插足四川；一面委派刘湘为“四川‘剿匪’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川军各部“进剿”川北红四方面军。刘湘在成都召开“剿匪”军事会议后，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通电就职。随即发表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存厚等为四川“剿匪”一、二、三、四、五、六路总指挥，在“剿总”统一指挥下，各率所部向川北红军进攻，并规定了各路军进攻路线和补给办法。除五路军的补给由“剿总”直接办理外，其余各路军则就原有防区自筹粮饷，自办后勤，“剿总”只负责“进剿”部队临时费用和弹药补充；另由“剿总”分拨少数机、炮部队（每路拨路易式轻机枪和八二五迫击炮一至二连）受各路指挥。限期开赴嘉陵江沿线攻击准备位置，听候“剿总”命令同时向指定目标进攻。

当时川中各军阀，既不满意刘湘独霸四川，扼制了自己的发展，又怕刘湘利用“剿匪”整编自己的部队，固而存在有很大的矛盾，但是由于他们反动统治的利益是一致的，深怕红军解放全川，危及各系的生存和各自的生命财产，所以对停止混战，共同“剿共”，则又有其共同的要求。如当时邓锡侯虽不同意刘湘决定分兵六路；不满意刘湘把他压下来同李家钰、王陵基各任一路指挥，可是他和刘湘反共是一致的，所以邓在会议上表示“未将听命，愿效驱策。”但在会后，对他的参谋长朱瑛说，刘甫澄要把我压来同我的部属（指李家钰）和他的师长（指王陵基）看齐，我有啥说的；我看摆开六路做个挨打样子，中间还夹个神仙（指刘从云），打起来很难说了。邓的意思是想刘湘自将一路，他将一路，既免兵力分散，又可适合他的身份地位。各路总指挥先后就职后，一般有保存实力怕被打垮受裁编，不到危及生存关头不硬拚的打算。邓锡侯当然也是如此。以后在与红军作战全部过程中无论是攻击、防御、追击、退却中，都直接间接地表现出来。

二、从广元、昭化向旺苍、南江、通江进攻经过情况

1. 一路军的编成和部署

国民党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兼任“剿匪”第一路军总指挥后，为了保存实力，留有余地，即把二十八军全部四十一个团，分为前方“进剿”和后方整训两部。每次每师各出兵一部到前方作战，规定交换时间，以均劳逸，各旅也只以一部到前方，意在前方部队即使损失，后方还有部队，不至于要先

挨编。同时抽调军部部分人员组成“一路军总指挥部”，随邓进驻绵阳，指挥前方军事，二十八军军部仍留驻成都，派第七师师长马毓智代行军长与刘湘周旋，筹备饷弹补给。派第三师师长陈鼎勋兼任第一路军前敌指挥，独立师师长陈离兼任副指挥，率二师龚渭清旅（三团）、三师杨晒轩旅（三团）卢济清旅（二团），独立师陶凯旅（二团）共四旅十个步兵团，并指挥“剿总”拨来的路易式轻机枪一连（四排十六挺）、八二五迫击炮二连（每连八门）为第一批“进剿”部队，前往广元、昭化接替二十九军防务，就攻击准备位置。前敌指挥部初设剑阁，后移广元。派警卫司令谢无圻为兵站监，副司令刘耀奎为兵站副监，率所部四团，直接受指挥部指挥，在绵阳、梓潼征调民夫、马匹，担任粮秣、弹药、军饷运输及维持北道后方广元至成都的交通。因川北情况日紧，“剿总”连电催促和成都地方士绅（官僚、地主、资本家）的责难，一路军“进剿”部队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下旬和十一月上旬分别由川西崇庆、灌县、广汉、彭县、金堂等驻地出发，经绵阳、梓潼、剑阁，于十一月中旬先后到达昭化、广元，随即接替二十九军沿嘉陵江由昭化虎跳驿（俗称猫儿跳）和剑阁所属红岩子经广元至朝天驿的防务。陶凯旅担任虎跳驿、红岩子至昭化河防，右与二路军联系；龚渭清旅担任昭化以左至广元，即原二十九军黄正贵师河防；杨晒轩旅接替广元城郊原二十九军王志远旅防务；卢济清旅担任广元以左至朝天驿防务，左与陝西部队遥取联系。各旅接替防务后，一面加固防守工事，一面侦察当面红军，为进攻作好准备。

2. 第一阶段进攻旺苍、南江经过情况

进攻前“剿总”授予一路军作战任务是由广元、昭化经长池、旺苍向南江、通江进攻。第一期收复南江；第二期协助友军会攻通江（包括作战地境线）。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剿总”迭令一路军协同各路军进攻，前敌指挥部即令各旅作好进攻准备，并令每团挑选富有作战经验的官兵和地方团丁组成一个武装侦察队（约一连兵力），前进时在团之进头扫荡障碍，攻击时在团之侧翼活动，掩护侧背安全。杨旅在广元还收集一些地痞流氓和地方团丁，组成便衣队，受旅部指挥，发给少数枪弹，以备在进攻时搜索敌情和作响引导路。各部准备完毕后，于一九三四年元月上旬各就原防线分三路开始向指定目标进攻。规定右翼陶凯旅（二团）由当面红岩子渡江，第一次攻占保宁梁子、王家坝等地，右与二路军遥取联系，左与龚旅联络。中路分两旅进攻，龚渭清旅（二团）由昭化当面渡江，第一次攻占童子观、梅水铺等地，右与陶旅，左与杨旅切取联络。杨晒轩旅（三团）附机、炮各一连，由广元通旺苍大道向东进攻，第一次攻占九花岩、大石板、元坝子等地，右与龚旅，左与卢旅联络。左翼卢旅由朝天驿沿大巴山脚向东进攻，第一次占领凌溪寺之线，右与杨旅联络，左无友军应特别注意。令各旅留置强大预备队机动使用，抽出龚旅之杨宪芸团和“剿总”配属的迫击炮一连为总预备队，随前敌指挥部沿广、旺大道在杨旅后跟进。各旅齐头并进，大举进攻，当面红四方面军王树声将军所部自动缩短战线向后引退。全线未发生激烈战斗，仅各团的侦察队与红军的掩护部队小有接触，全线伤亡不过三、四十人，即上报顺利完成第一次进攻任务。但各旅都是夸大敌情，谎报战果，捏造战斗如何激烈，已击溃当面红军、确实占领某要地、敌人伤亡若干人等等，以图邀功请奖。

第二次继续攻击前进。右翼陶旅由保宁梁子向东攻击，先头部队有小接触，红军即向木门方向引退，陶旅占领了大南山一线。指定中路龚渭清、杨

晒轩两旅各由现地向东进攻，在广旺大道之尖场子会师。龚旅由梅水铺向东进攻，在干担垭附近之马蹄寨和黎家垭与红军掩护部队战斗约十小时（官兵伤亡五十余人），红军向后引退，龚旅随即前进到达尖场子。杨旅由元坝子向东进攻，先头部队进至距尖场子不远之分水岭附近，发现红军部队在分水岭的箭杆梁子一线阵地据险阻击。杨旅当令任建勋团附机枪一连（缺一排），迫击炮一连（缺一排）为主攻部队，由本道正面攻击箭杆梁子之红军；令刘锦文团附轻机枪一排为助攻部队，绕道攻击箭杆梁子左侧高地龙珠寨之红军；姚超伦团附迫击炮一排为预备队，随旅部在任团后跟进。任团利用拂晓浓雾，在迫击炮、轻机枪的火力掩护下，攻击红军阵地，占领箭杆梁子部分山脊，红军预备队突由山后和侧翼反攻，任团伤亡颇大，将团预备队投入战斗，还不能稳定，战况紧急。杨旅即命旅预备队姚团的吴廷镛营迅速增援任团正面，稳住阵脚。同时又派秦质昆营附迫击炮一排，由左侧袭击箭杆梁子红军阵地。原助攻部队刘团已攻占左侧高地龙珠寨，居高临下，俯射箭杆梁子红军阵地。红军三面受敌，激战至午后三、四时始放弃阵地，逐步向旺苍坝子方向撤退。这次战斗，杨旅利用流痞、地主武装组成的便衣队，因系本地人熟悉地形，搜索、收集红军情况，响导部队颇收效果。任团官兵伤亡百余人；姚团伤亡五十余人，共约二百人。杨旅随即进驻尖场子与龚旅会师。左翼卢旅由凌溪寺一线向鱼洞河、曾家河推进，未与红军接触。一路军进攻部队已占领大南山、磨摊子、尖场子、鱼洞河、曾家河一线。

第三次进攻目标是木门、猫儿湾、旺苍坝、盐井河各地。进攻前，前敌指挥部调整部署，令杨团归还龚旅建制。抽出杨旅（缺姚团）为总预备队，随指挥部行动。令右翼陶旅（二团）由大南山向木门攻击前进。中路龚旅（三团）附姚团及机、炮各一连，由尖场经快活岭、真武宫向猫儿湾、旺苍坝攻击前进。左翼卢旅（二团）仍沿大巴山脚经汪家坝、天星坪向盐井河、郭家坝攻击前进。各旅沿途未遇红军阻击，顺利占领木门、猫儿湾，旺苍、盐井河一线。时值旧历春节，奉令沿线停止，休息整顿两星期。

第四次进攻长池、南江等地。一九三四年四月上旬前敌指挥部令右翼陶旅由木门向长池进攻。中路龚旅由旺（苍）南（江）本道经普子岭、分水岭攻击前进，占领分水岭后主力南下会同陶旅进攻长池要地（事前探报长池有红军大部队防守）。预备队杨旅继龚旅后由分水岭向大黑滩、南江县城攻击前进。规定陶、龚、杨三个旅在南江会师。左翼卢

旅仍沿大巴山脚经平河坝向东攻击前进，占领南江县城以北约七十华里之杨家坝左后之线，掩护南江左侧。此次各旅进攻，只有小部队接触，红军逐步收缩阵地，并无激战，遂占领南江县城和城下巴河一线（即南江河）。前敌指挥部即进据县城，一面委派县局官吏，一面夸大战果报功请奖。此时一路军总指挥部又增调独立师黄时英旅（二团，黄本人未来，副旅长李国焕代行）；七师周世英旅（二团）；二师黄绍猷旅（二团）来到前方听候指挥。前线部队沿巴河设防休息整顿约一个多月。当时红军主动后撤，一路军进攻沿途未遇激战，官兵已有轻敌思想。

3. 第二阶段会攻通江情况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一路军奉令会攻通江。前敌指挥部令右翼陶旅渡过巴河经新店子、关门场、兴马坎向通江正面攻击前进。中路龚渭清旅长指挥该旅部队及新调来之黄绍猷旅、黄时英旅渡过巴河占领鹿角坝、土地垭后，经赶场溪、分水岭、铁厂河、黑岩场，向通江以左地区攻击前进。左翼卢旅

仍沿大巴山脚经上两河口、贵民关、溪坝向通江最左地区攻击前进。杨晒轩旅位于南江附近，周世英旅位于大黑滩附近为总预备队。进攻部队陶、黄、龚、黄（时英）四旅先后在新店子、鹿角坝、通木堡和楼子庙等地与红军掩护部队发生过小的战斗，一经接触，红军即向通江河左岸地区引退，各旅伤亡总共不过百余人。卢旅前进未发生战斗。六月上旬，全线分别占领青洛口、沙嘴、穿心店、平溪河、楼子庙、朱家坝、溪坝沿小通江河右岸一线，红军大部自动退却，一部扼守小通江河左岸阵地，阻止进攻部队。此时其他各路军进展情况不明，一路军总指挥部顾虑前线部队过于突出怕被围歼，蹈二十九军在柳林溪被歼覆辙，乃令前线部队暂时停止进攻，就小通江河一线择要筑工事防守，右寻二路军联络，左抵大巴山脚（该地距嘉陵江约七百华里）。当时部队系按进攻部署就地设防。右翼为陶旅，中路为龚渭清旅和由龚指挥的黄绍猷、黄时英共三个旅，最左为卢旅。各部阵线略有调整，在右起青洛口，左至碑坝，沿小通江河右岸筑工事设防，与红军隔河对峙。当时一路军没有进攻，红军亦未反攻，只是白天派人在河边喊话宣传，夜间以小部队徒涉过河袭击，暂时进入休战状态。相峙至七月上旬，前敌指挥部为了平均劳逸，派预备队周、杨两旅由右至左接替陶旅、黄绍猷旅、龚旅防务。陶旅撤至南江县城为总预备队，黄绍猷旅撤下，受周世英旅长指挥，为右地区预备队；龚旅撤下，受杨晒轩旅长指挥，为左地区预备队。卢旅以一团在溪坝、碑坝活动，掩护全线左侧安全；以一团留置贵民关作预备队。前敌指挥部驻南江县城。一路军总指挥部部分人员进驻广元。当时正是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南下万源，与五路军（刘湘主力）决战时期，暂时放弃巴中、通江等县。一路军前方周旅右翼黎时雨营已与王志远部取得联络。

一路军总指挥邓锡侯初以情况不明，怕孤军深入被歼，令前线部队停止进攻，就小通河各岸防守。后悉通、巴、绥、宣各县均已先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刘湘正集中主力围攻万源，红军主力南下与五路军决战。邓认为红军既已南下打刘湘，正可“坐山观虎斗”，避免牺牲，于是按兵不动，前线部队停止在通江河右岸，俟情况变化，再作后图。其时，邓部所属上、中级军官以情况缓和多作到后方轮番休息的打算。如黄时英甫到前方不久，随又借事回成都；龚渭清则到卢山受训；陶凯借病、黄绍猷借事都先后请假离开部队回到成都。团长中亦有一些人到了广元、绵阳，前敌正副指挥亦轮番到后方休息，全线处于休战状态。

三、从小通江河、南江溃回广元经过情况

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在万源击溃五路军进攻后，军威大震（五路军是刘湘直属部队为“剿匪”军的主力，各路进退均以五路为转移），随即回师西向，横扫五路以左各军，四、三、二路军望风溃败，营山、仪陇各县相继解放，红军进逼巴中、通江，川军全军震恐，形势骤变。八月下旬，一路军指挥部明了各方情况后，以通江河一线突出过远，怕长池、木门、大黑滩等后方交通被截断，前线部队有被歼危险，即令一线部队转移阵地。第一步退守巴河一线，巩固南江，视情况变化再向后撤；并与二路军约定九月四日开始行动，本想作有计划的撤退。不料各路军溃败情况，已由对岸红军作了宣传，各方面也不断传播，前方军心早已动摇；加以部分旅团长不在前方，指挥系统混乱，命令无法贯彻，官兵怕被围歼，都争先逃跑。

因此撤退时多未按照计划进行，先得命令的先走，作掩护部队的不到时间也就溜了。其时左翼卢旅先撤，中路杨、黄、龚旅撤退时相互掩护不够，当面红军乘势反攻，各部遂且战且走；退至鹿角坝附近，沿途“难民”很多（很多官僚、地主、资本家与部队混在一起），突遭红军从左翼袭击，红军居高向退兵俯射；或冲入退兵行列打枪、扔手榴弹、从退兵肩上抢机枪、捉带弃兵的军官；有的大喊缴枪不杀、穷人不打穷人等口号。于是邓部官兵，争先逃避，无人指挥，秩序大乱。邓部官兵伤亡约四、五百人，士兵逃散更多，械弹物资损失更大。黄时英旅的无线电台亦被红军缴获。邓军前线部队退至巴河，指挥部预置的掩护部队陶旅邓团早已撤走。红军在后猛烈追击，各部系统混乱，无法照预定计划在巴河沿岸占领阵地。右翼周旅前面部队撤退时，当面本无红军，退至巴河前面亦自相扰乱。前敌指挥部在无法指挥的情况下，乃令各部自选路线退却，到广元集合。这一下，各旅团各自择路逃命，都想安全退回广元。据事后了解，大概是分四路溃退，右翼周世英旅等未等到该旅部队下来，即率指挥的预备队黄绍猷旅部队取道兴马坎、关门场、新店子、八庙场，经长池、木门向广元撤退，退至离长池不远的金银坎，突遭红军由左侧袭击。黄绍猷本人不在，部队不听指挥，秩序混乱，周世英几被红军生擒；陈永昌团被截在后面，官兵伤亡四、五百，死营长一人，才冲过金银坎垭口跟上部队。前敌指挥部率陶旅孙燮林团、黄时英旅二团、龚旅三团、周旅二团共八个团取道大黑滩、普子岭、旺苍大道向广元撤退。沿途有红军部队和便衣队在后尾追和侧翼袭击扰乱，退至距普子岭不远的分水岭，前敌指挥部和陶、黄两旅部队甫过。后面部队还在坑坑店一带造饭，分水岭的垭口即被红军占领截断退路。当时龚、周两旅长不在，五个团长意见不一，龚旅赵云霖团长判断占领分水岭垭口的红军不多，坚主集中力量，交换掩护冲过去。周旅的钟开泽、唐庶康，龚旅的张南方、杨宪芸四团长则认为分水岭山高地险，仰攻困难，主张避开本道，绕道左翼，超过旺苍，撤回广元，比较安全。结果各行各的主张。赵团利用黑夜摸上分水岭山腹，拂晓突然进攻，红军退据两侧山地，赵团伤亡士兵十余人，冲过了分水岭，沿途只在旺苍河边遭受少数红军截击，即追上陶、黄两旅部队，退回广元。钟开泽以副旅长的身份指挥后面四团，绕道五郎庙、水磨沟、鹰嘴岩、盐井河、汪家坝，向广元撤退，行经离水磨沟不远的袁家山、高肯垭，遭到尾追杨、卢两旅的红军截击，袁家山和高肯垭隘路已被红军先期占领，截断退路。当时别无退路可走，钟开泽只得商请张南方团在前仰攻开路，杨团、唐团跟进，钟自率该团断后。张团仰攻袁家山伤亡不大，但攻高肯垭隘路时遭红军居高临下，据险阻击，张团反复冲击几次，伤亡很大，红军退扼右后山头，才冲开隘路左翼部分阵地掩护部队退柱水磨沟。这次战斗，张团营长王宗海率部仰攻在半山石盒子被红军击毙，全团伤亡官兵三百余人。杨、唐两团继续通过，受右翼山头红军俯射和红军便衣队的袭击，伤亡亦大。钟开泽督率该团部队在后面掩护，遭到右翼山头红军和尾追红军的夹击，以及红军便衣的袭击，损失极重。该团营长钟俊（钟开泽的亲弟）在高肯垭隘路阵地上被击毙、营长罗纪纲在后面掩护被手榴弹炸伤腿部，几被红军生擒，全团官兵伤亡达六百余人。最后才通过高肯垭到达水磨沟，经鹰嘴岩、盐井河、天星坝、汪家坝向广元撤退。红军尾追部队直追至距广元不远的汪家坝才停止前进。杨、卢两旅大部经杨家坝、平河坝、水磨沟、鹰嘴岩退回广元，因时间较早，沿途只有部分红军尾追，未遭截击，官兵伤亡百余人。此外，陶旅的邓雨初团，卢

旅的傅汝州团，杨旅的刘锦文团，均先后离开各该旅系统，单独行动，绕道二千里以上，翻过大巴山经陕南境内，一月以后才先后到达广元归队。部队伤亡虽不大，但士兵逃散的已达二分之一以上。这次邓部溃退，前线各旅官兵伤亡共约二千五百余人，士兵逃散在四千人以上，损失械弹物资更多，比进攻各时期全部的损失约大五倍以上。溃退中，士气异常低落，有的部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各部所遇追击或截击的红军虽然都是小部队（多则三几百人，少到几十人），但作战英勇，猛打穷追；加以难民中杂有红军便衣（可能是赤卫队）袭击溃军，从而迫使邓部整旅整团溃不成军。

一路军溃退后，邓锡侯亲到广元整顿部队，曾向官兵说：“你们进攻几个月，才到小通江河，几天就跑回来了，你们一趟子跑到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哟。我不怪士兵，要问一问这些指挥官究竟在做什么？”这说明当时一路军溃败迅速和混乱的情况。

四川“剿匪”第一路军（二十八军）兵力编制表

军长兼一路军总指挥：邓锡侯 参谋长：朱瑛

一师师长（原三师）：陈鼎勋 副师长：孙贤颂

一旅旅长：杨晒轩 一团团长：任建勋

二团团长：姚超伦

二旅旅长：卢济清

三团团长：陈郁文 四团团长：傅汝洲

三旅旅长：李竞芳

五团团长：邓明先

六团团长：刘锦文

二师师长：黄隐 副师长：牛范九

四旅旅长：龚渭清

七团团长：赵云霖

八团团长：张南方

五旅旅长：黄绍猷

九团团长：杨倬云

十团团长：陈永昌

六旅旅长：黄鳌

十一团团长：王含光

十二团团长：黄光辉

三师师长（原七师）：马毓智 副师长：周世英

七旅旅长：周世英

十三团团长：钟开泽

十四团团长：唐庶康

八旅旅长：刘乃铸

十五团团长：郭鸿典

十六团团长：陈则明

九旅旅长：李树华

十七团团长：胡济民

十八团团长：金晓六

四师师长（原教导师）：杨秀春

副师长：青翰南

十旅旅长：黄时英
十九团团长：陈畴九
二十团团长：陈朝楷
十一旅旅长：孙礼
二十一团团团长：吴宗敏
二十二团团团长：孙福桃
十二旅旅长：林翼如二十三团团团长：张元雅
二十四团团团长：瞿联丞
五师（原独立师）师长：陈离副师长：陶凯
十三旅旅长：陈凯
二十五团团团长：孙燮林
二十六团团团长：邓雨初
十四旅旅长：陈泽（原冯鉴）
二十七团团团长：王澂熙
二十八团团团长：周德仪
十五旅旅长：杨宗礼
二十九团团团长：邹迪僧
三十团团团长：程剑霜
特科司令：游广居副司令：王士俊
一旅旅长：王士俊
一团团长：康伯岷
二团团团长：刘懋绩
二旅旅长：刘万抚
三团团团长：刘家仲
四团团团长：陈建民
警卫司令：谢无圻副司令：刘耀奎
一团团长：李勋伯
二团团团长：周朗清
三团团团长：李硕
四团团团长：牛春浓宪兵司令：刁世杰
一团团长：杨宪芸
二团团团长：陈麟
三团团团长：汪良

1. 上列番号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公布的，原三师改为一师，原二师番号仍旧，原七师改为三师，原教导师改为四师，原独立师改为五师，原五混成旅改为警卫司令，原八混成旅改为宪兵司令，原一路司令改为特科司令。

2. 全军共为四十一团，每团三营，每营步兵三连，重机枪一连，团属警卫通信排一排，全团官兵共约一千五百人，全军共约六万五千人。

3. 武器：步兵连一般是七九步枪一百支，团属机枪连三零节式重机枪六挺，旅属警卫连是手枪或百克门快中快等武器不一致。旅属迫击连 8.25 迫击炮四门。步兵连有的配有 60 迫击炮二门。

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五年四川“剿匪”第一路军（二十八军）

进攻南江、通江和溃败时的战斗序列

军长兼总指挥：邓锡侯

一师师长兼前敌指挥：陈鼎勋
五师师长兼副指挥：陈离
四师师长兼副指挥：杨秀春右纵队：
五师十二旅旅长：陶凯
二十五团团长：孙燮林
二十六团团长：邓雨初
三师七旅旅长：周世英
十三团团长：钟开泽
十四团团长：唐庶康中央纵队：
一师一旅旅长：杨晒轩
一团团长：任建勋
二团团长：姚超伦
六团团长：刘锦文
二师四旅旅长：龚渭清
七团团长：赵云霖
八团团长：张南方
宪兵一团团长：杨宪芸
二师五旅旅长：黄绍猷
九团团长：杨倬云
十团团长：陈永昌四师十旅旅长：黄时英
十九团团长：陈畴九
二十二团团长：童福桃左纵队：

一师二旅旅长：卢济清
四团团长：傅汝洲
三团团长：陈郁文

四川“剿匪”第一路军在进攻南江通江和溃败时使用兵力表

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一次出兵四旅十团

一师一旅旅长：杨晒轩
一团团长：任建勋
二团团长：姚超伦
六团团长：刘锦文
一师二旅旅长：卢济清
三团团长：陈郁文
四团团长：傅汝洲
二师四旅旅长：龚渭清
七团团长：赵云霖
八团团长：张南方
宪兵一团团长：杨宪芸五师
十三旅旅长：陶凯
二十五团团长：孙燮林
二十六团团长：邓雨初一九三四年四月攻占南江时第二次增兵三旅六
团。二师五旅旅长：黄绍猷
九团团长：杨倬云
十团团长：陈永昌

三师七旅旅长：周世英
十三团团团长：钟开泽
十四团团团长：唐庶康
四师十旅旅长：黄时英
（副旅长李国换代）
十九团团团长：陈畴九
二十二团团团长：童福桃

执笔人：奉伯常

资料来源：根据当事人黄隐、杨晒轩、林翼如、周朗清等十余人提供。

国民党二十九军参加“六路围攻”及其 在嘉陵江与红军作战经过（节录）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史料编写组

（三）二十九军参与“六路围攻” 担任第二路军之作战经过

刘湘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在成都召集“剿共”军事会议，提出其所谓“六路围攻”、“五个作战阶段”、“三月完成”的反革命军事计划。田颂尧在会上接受了刘湘授予的第二路军总指挥名义和夺回巴中、仪陇，并以一部兵力协助第一路军（二十八军邓锡侯）夺回南江之任务。妄想会师于通江地区，以歼灭红军。刘湘并令田部限十月十五日以前部署完结，待命总攻。

田颂尧对红军作战的策划和部署

田颂尧接受刘湘给予的任务后，认为“六路围攻”纠集了四川各军的兵力，可以乘机夺回通、南、巴等县防地，但又考虑该军在柳州林溪战役中所受损失太重，不愿再于此次进攻中多折本钱，从而决定了保存实力，把自己当面防线守稳，让其他军去打的主意，在行动上则采取慎重应付的方针。为此，田颂尧将这次进攻任务交给了几个收编而来的非嫡系的部队去担任，而将其嫡系各师控制在自己手中，一方面以之看住原阵地，一方面准备作必要时使用。

田颂尧于十月十二日由成都返回二十九军，军部驻在地潼川（三台）。十月二十一日即召集该军将领开会，对今后作战作了如下策划：

1. 先令扼守前线各部分别派部队进攻嘉陵江左岸红军，置嘉陵江两岸地区于全部控制下，以确保沿江各县城及重要据点。
2. 以一部先行协助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等军增援营山、蓬安，以后相机向巴中、仪陇进攻。
3. 将昭化、广元地区防务移交与第一路军后，原驻当地的部队即协同一路军进攻南江。
4. 在阆中、苍溪、南部各地部署强有力的部队固守，以保障后防的安全。
5. 以潼川——盐亭——南部为主要兵站线路。
6. 军指挥部第一步进驻盐亭，俟战况进展推进至南部。

根据以上策划作如下兵力部署：

1. 将该军之主力部队调到昭化、苍溪、阆中、南部线上集结。

2. 将进攻部队主要区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右纵队由第一路李炜如任司令，指挥所部两个旅及新编警卫第三旅蔡海珊部，应择点抢渡嘉陵江，占领新镇坝、碑院寺各据点，以作相机进攻仪陇之准备。左纵队以独立师师长刘汉雄任司令，何德隅、王志远为副司令，指挥各该部及二师之胡开莹旅，以一部策应一路军外，主力应先行攻占八庙垭构筑工事，然后协同右翼进攻部队攻占恩阳河；以后再合力进攻巴中。

3. 令罗乃琼师（包括谢庶常旅）并配以二师古鸣皋旅在阆中集结待命。该师在未受新任务之前，应扼守阆中、苍溪、剑阁等地。

4. 调后方整补之王铭章师，以一部控制盐亭、南部间地区，作总预备队。

5. 以邢季卿旅长任兵站监，并维护兵站线路。

田部进攻红军的作战经过

（1）进攻的头一阶段

田部右纵队李炜如部在原地集结。左纵队刘汉雄部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将昭化、广元防务移交与第一路军后，王志远、何德隅、刘汉雄所部亦先后于月底前调至昭化、苍溪间之猫儿跳（即虎跳驿）分别集结。此时，田颂尧并先令胡开莹旅集结于当地，受刘汉雄指挥。

当田部集结期间，红军在嘉陵江左岸进行了极为活跃的进攻活动，与前线各要镇川军均有接触。实际此时红军主力已移用于打击第五、第六两路军方面，并已解放了绥定、宣汉、城口、万源等四县。在五、六两路军正大举反扑，战况十分危急时，刘湘见第二路军还未行动，乃急令开始进攻。田颂尧随即分别对两个纵队下达了前进的命令。

1. 令右纵队李炜如抢渡嘉陵江向南部前方之土地垭、高阳寺等地进攻，右与第三路军联络，攻占笔架山等地后，再向八庙垭进攻。十一月底右纵队李炜如之王朝濂旅于占领土地垭等地之后，未经重大战斗，

继续进占大小东山、嘉陵江左岸新镇坝、碑院寺、谢家河等地，田颂尧为了巩固新镇坝以为进攻仪陇之据点，又令王铭章师派出一部兵力增强新镇坝。

2. 令左纵队王志远部自阆中附近渡河进攻。王部经凉水井，未遇大的战斗进至阆中之八庙垭。红军在八庙垭曾予王部以有力之抗击。王部系新归附部队，贪功立信心切，于付出较大伤亡之后，占领了八庙垭，随即在该地构筑工事防守。刘汉雄师与何德隅路亦于李炜如部占领新镇坝的同时将鸳溪口一带占领，在虎跳驿与红军激战。红军退后，刘、何两部即将嘉陵江左岸该段地区掌握，与第一路军取得了联系。其时田的指挥部进驻盐亭。

田部在有了上述进展后，再令右纵队李炜如联系右翼三路军二十三师罗泽洲部向仪陇进攻；令左纵队刘汉雄师、王志远路，胡开莹旅会同罗乃琼师之一部，沿阆中——巴中大道前进，攻取恩阳河，进窥巴中。

川军慑于红军的威力，两个纵队接到田颂尧以上命令后，李炜如则停在新镇坝附近，徘徊不敢前进；左纵队除扼守于八庙垭，派小部队在阆中——巴中大路上之河溪关、二龙场等地进行游击活动外，亦不敢轻率冒进，于是两纵队当面皆呈停滞状态。

刘湘以田军进攻仪陇、巴中是既定的任务，迭次电催田军进攻。田一律以官样文章照转下去，到十二月底，李伟如等仍停滞原地不敢前进。此时，在营山、蓬安之三路军副总指挥罗泽洲（二十三师师长），因新恢复师长职

务不久，亟图邀功固位，窥知红军准备缩短战线放弃仪陇，遂电请刘湘给该师以进攻仪陇的任务。刘湘当即电复允准，并分电二、三路军知照。田颂尧得到此项电令后，感到不能再事观望，乃令李炜如部配合罗部进攻仪陇。

罗、李两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上旬向仪陇县城进攻，因红军先已有计划主动撤走，李炜如部遂于一月十一日进入仪陇城。罗部后到，占领仪陇后山，向城内放枪，威胁李部，李疑是红军反攻，又慌忙撤退，罗部随即入城。此后该两部对谁先入城还发生了很大的纠纷。

川军进入仪陇后，刘湘迭电二十九军向恩阳河、巴中前进。田即转令在阆中——巴中大道上之罗乃琼师及曾宪栋师之一部迅向恩阳河推进。

红军为诱敌深入，亦如对仪陇一样，暂时放弃巴中。罗师自仪陇前进、田军向恩阳河前进，红军即将该两地放弃。罗泽洲部遂进占巴中县城，田军亦得以进占恩阳河。

四月上旬，第一路军邓锡侯部之陈鼎勋、陈离两部，在二十九军刘汉雄师一部兵力之协同下，经过规模不大的战斗后，也进占了南江。在仪陇、巴中、南江相继为川军占领后，二十九军正面前线所有嘉陵江左岸重要据点已完全确实掌握，田遂将其指挥部推进至南部，并认为两路纵队进攻计划已经完成，战斗正面已逐渐缩小，田乃任刘汉雄为该军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田军前线进攻各部。

此时，刘湘因各路军攻击进展迟缓，相互间矛盾甚多，感到指挥不灵，正拟重作总攻部署，一时各路军事转入停顿状态。田军前线亦暂时固守于已达到之线。

（2）进攻的第二阶段

延至五月，刘湘又令各路军于五月初再发动总攻，田颂尧即令刘汉雄师由八庙坪向大河口进攻。五月下旬，刘探得红军为牵制该军之行动，有集结兵力向八庙坪进攻之迹象，刘汉雄、王志远部乃于八庙坪前线构筑一长达四十余里的坚强工事扼守。六月中旬，红军在田部正面上增兵数千，随又向元潭、神潭、仁和场等处李炜如部进袭。在予李部以重创后，红军旋亦退去。

刘湘于六月上、中旬间，又下达了一次发动总攻击的命令。此次进攻给田部的任务是，协助第三路军进攻通江。田颂尧随令前敌指挥部将前线兵力配备为右、左两翼出击；以李炜如指挥右翼之汪朝瀛旅及古鸣皋旅；以刘汉雄指挥左翼王志远等部；并电令在后方整补之王铭章师长率第四师三个团及第一师曾起戎旅三个团开赴阆中、南部间地区为总预备队（曾旅直辖两团，配属有林瑞华之三十团）。另将原驻苍溪之何德隅路调梓潼整补，而以第三师罗乃琼之一部接防苍溪。

六月下旬，各路川军开始总攻。三路军李家钰部之陈绍堂旅于二十三日电报进占通江。实际红军为集中主力对付刘湘之五路军，数日前已从通江撤走，而刘湘之二十一军四师十旅周绍轩所部之高鹏团已于二十一日到达了通江城。

在李家钰部进抵通江附近之后，刘湘电田部速向当面红军展开攻击。二十二日田部开始出击。右翼李炜如部之汪旅及古鸣皋旅进占杨柏庙、四方碑，进迫大明坪；左翼刘汉雄师及王志远部进攻太平场后，续占大河口，并向孙家山前进。七月初，刘、李两部进迫小通江河，在大高山曾遭到红军有力的抗击，田军恃其优势兵力拚死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后，到达了通江河右岸。此为田军这次总攻出击比较激烈的一次战斗。七月下旬，王志远部渡过小通

江河、被红军猛击，仍退返小通江河右岸，据陈家场、大河口、大高山等地防线与红军对峙。

此时，右翼归李炜如指挥之古鸣皋旅，由曾宪栋派该师第五旅旅长马泽率该师独立旅张植之第一团及吴畅之三十九团前来接替。田颂尧亦于此时将控制在阆、南地区之曾起戎旅三个团调到两河口，以增强一线兵力。

在刘湘再次发动对红军的总攻中，二路军田颂尧的进攻即止于此，以后再未越过通江河一步。随着红军的反攻，形势急转，田军即全部溃败。

（3）田军溃败经过

在八月中旬之际，红军已将刘湘进攻主力第五路军全部击溃，随即转移兵力反击第三路军李家钰、罗泽洲两部，重点指向罗泽洲部铁匾山阵地。在该地防守之罗部胡用宾团，一夜之间即被红军击破，罗泽洲曾两次组织反攻未果。罗部溃后，李、罗两部企图转移于通江河北岸之清江渡、丝连场、粉壁场一线固守。因红军跟踪急追，罗部在此一线亦未能稳住。

当罗部铁匾山防线被红军突破后，与铁匾山紧相衔接之右翼田军马泽旅张植团即行暴露。田颂尧为解除此侧背危险，乃与第一路邓锡侯部商定同时将阵线向左移动，并于九月四日开始行动。田部前敌指挥刘汉雄根据田的指示，作了如下的变更部署：刘以自己所属独立师之一团接替大高山马泽旅的任务，令马泽旅移到韩山坪紧接独立师布置一侧面阵地，以掩护右侧安全；令曾起戎旅推进至大河口、草帽山之线，以增强防务。并即着手陆续集结部队，作撤退准备。因右翼罗泽洲部陆续崩溃，未能停止于原先拟定占领之清江渡、丝连场、粉壁场之线，巴中城已岌岌可危。罗既深惧遭到红军围歼，并为将来弃守巴中作推卸责任的准备，于九月六日自巴中致电田颂尧，谓巴中原系二十九军防地，请即派队接替。

刘汉雄得悉巴中危殆，仓惶令全线撤退改守南江河一线，部队分两路于九月六日出发。令马泽率所部张、吴两团作掩护，尔后再经磨盘寨、石峰台退守两河口。马旅经磨盘寨时，遇一部红军包抄而来，当即展开激战，此时行进于深沟内之刘汉雄部，多数陆续上寨，一小部已被红军截断于乌龙垭；任掩护之张植团一个整连被歼灭，经鏖战入夜，该部始得脱离红军，退至两河口。

数日后，刘汉雄又令所部从两河口及其附近地区经黑水潭、和平场、新场、龙山向苍溪退却，马旅张植团为退却行列之前卫。当时张植团在和平场午膳后出场口，即见碑石上已有红军标语，乃加速急行，是日午后五时行抵新场附近，遭遇自恩阳河包抄前来的红军，当即展开激战，张团被红军歼灭的兵力在一营以上。此时后面刘部大队正在和平场至新场之一段山腹隘道上，闻前卫遭到红军截击，各部互相夺路，一时秩序大乱。随经旅、团长临时商定，以一部兵力由原定路线退往苍溪，另一部兵力则分道由黄木垭向苍溪退却，以避免遭到全歼。此时李炜如部已自行选路，先从恩阳河方面向仪陇方向撤退。

原位于草帽山、两河口之线的曾起戎旅，在未接到刘汉雄向苍溪退却令之前，先已得田颂尧令其去巴中接防、阻止红军前进的电令。其时，战场上的变化，田颂尧已失去掌握，得到罗泽洲请派队接防的电报，认为这正是自己回据巴中的好机会，乃径令曾旅赴巴中接防。

田部曾、胡两旅被歼经过

曾起戎接到田颂尧接防巴中电令后，当即收集所部三个团向巴中前进。

九月下旬行抵距巴中约二十里之地，始知罗泽洲师及田军李炜如等部业经撤离巴中及恩阳河等地。曾起戎不敢径进巴中城，乃暂就阴灵山占领阵地，另电田颂尧请示尔后行动。曾旅在阴灵山等待三日后，得田复电，令其自选道路向间中撤退。曾旅得田的撤退令后，决定取道长池、木门向旺苍坝撤退。

曾旅向长池撤退途间，与自和平场向黄木垭辗转绕道撤退之傅贵梁所率的胡开莹旅两个团相遇，在通往长池道上互相争夺退路。部队秩序混乱。由曾起戎与傅贵梁临时商定两旅统一由曾指挥，两旅轮番交互前进；谁的部队在先头谁即担负扫清道路之责。该两旅沿途遭到红军截击，行进极为迟缓，胡旅伤亡逃散更众，在未到黄木垭前，残存部队已经为数不多了。待行抵黄木垭时，此一要隘已为红军所占，扼住曾、胡两旅去路。曾旅当即展开攻击，夺路逃生，红军在黄木垭正面予以有力阻击，并以大部绕抄其后，经激烈战斗一昼夜之后，红军逐步将曾旅据守的几个山头攻下，给以重大打击，最后曾只有不足一营的兵力，还据守一个山头负隅顽抗，随经红军集中兵力围歼，代旅长傅贵梁、团长张陶斋相继被击毙，曾起戎趁黄昏坠岩潜匿，入夜后脱离战场，化装改着便衣绕道陕西南郑经三义口只身逃归成都。曾旅系田部新近得到补充、装备最好的精锐部队，每团三营，均各有重机枪六挺，每连均有轻机枪和冲锋枪等武器。傅贵梁所带胡开莹旅亦系田部装备较好的部队，黄木垭一战悉为红军所歼灭，这是田颂尧始料所不及的。

在黄木垭战役惨败后，田颂尧部退到了嘉陵江边，收集残部，仍企图凭此地障天险，以拒红军，作最后挣扎。

执笔人：张则荪

资料来源：这篇资料多系身经其境的人，包括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本人提供。我们以田泽孚等所提基本材料，再请卿俊（原国民党二十九军师参谋长）多方走访核对所提补充材料辑录而成。唯时间过久，许多当事人已无从查访，尚待继续征集补充。

四川“剿匪”第三路军（李家钰、罗泽洲部）进攻红军及其溃败经过（节录）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史科编写组

一、三路军的兵力、任务和部署

国民党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和新编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原为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旧部，割据川北遂宁、南充等十余县。因军阀互争雄长，李、罗先后失利（罗在南充被部下扣押，李在遂宁被刘文辉进攻），促成溃败，投附刘湘，得到刘湘的扶植补充。一九三三年，刘湘联合其他军阀击败刘文辉时，李家钰的部队已恢复为六个混成旅（十八个步兵团），驻防遂宁、安岳、潼南、资阳、新津等县；罗泽洲已有部队三个旅另两个独立团（共十一个步兵团），驻防资中。两部共有人枪四万余（兵力编制如附表一）。

一九三三年，川中军阀停止混战，共同反共。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发表李家钰、罗泽洲为四川“剿匪”第三路总、副指挥，命其率部由遂宁、资中驻地出发，开赴营山、蓬安前方，配合各路进攻红军。三路军的进攻任务是：第一期，收复仪陇、巴中；第二期，合攻通江。粮饷、兵源、则各就防区筹集。“剿总”负责作战临时费和弹药补充，并拨路易式轻机枪一连（十六挺）和8.25迫击炮一连八门受三路军指挥部指挥。

李家钰、罗泽洲受命后，都感激刘湘对他们的提拔之恩，尤其是李原是邓锡侯的旧部，快垮台时去投刘湘，现经刘湘提来与邓各任一路指挥，意颇自得。李曾对人说：“我们是快死的人，是甫公（是刘湘）用洋参水灌活的。”加以军阀反革命本质对红军的极端仇视（李在遂宁清共时曾说，宁愿错杀一千人，不能放走一个共产党），在反革命战争中，自然都愿出力卖命。但又恐惧红军威力（红军在柳林溪击溃二十九军进攻后，川中各军无不震恐），不敢全部前往，怕被歼后没有翻梢的资本。因此存在有保存实力的打算。李部六个旅，只派一、三、四等三个旅到前方作战，二、五、六等三个旅在后方整训。罗部三个旅虽然都带去了，但抽出了他女婿叶德明、妻弟王凤楼两团在后方作基干，并成立新兵训练处，四处抓兵，准备补充。至于李、罗两人分任三路军正、副指挥，由于相互间的矛盾（李吃过罗泽洲的部队），实际上也是互不相下，各据各的，命令既不统一，行动更难一致。

二、三路军的进攻和溃败

1. 进攻仪陇、巴中和通江的概况

李家钰、罗泽洲奉派为四川“剿匪”军第三路正、副指挥后两部先后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下旬分别由驻地出发。李家钰率四川边防军第一、第三、第四混成旅九个团和指挥部直属护卫大队，以及“剿总”配属之路易式轻机枪一连（缺一排）迫击炮一连（缺一排）约有官兵一万六千四百人，由安岳、遂宁出发，经南充渡嘉陵江向营山前进。到达营山之丰寰场后，停止了一星期。闻营山红军已向仪陇撤退，四路军杨森部已进驻营山县城，乃推进至营山之回龙场，右与四路军联系，左与罗泽洲部联系。同时，李部在福元场、高观山一带构筑工事，防止红军反击，并准备进攻。罗泽洲率新编二十三师一、二、三旅（缺二团叶德明、五团王凤楼）和独立第一、第二两团共九个步兵团及师直属重机枪营、手枪连，加上“剿总”配属之路易式轻机枪迫击

炮各一排，共约官兵一万五千人，由资中出发，经遂宁、南充，前往蓬安徐家场集中，右与李家钰部联系，左与二路军联系，作进攻准备。李、罗两部先后于十一月上旬到达营山、蓬安攻击准备位置后，李部利用蓬溪、南充匪首何志远联络当地袍哥土匪组织“剿匪”游击队，配属给各旅（每旅约一连人），在部队先头和侧翼活动。罗部则利用“红灯教”组织的“神兵队”，在部队的先头和侧翼活动，这两种封建会道门的反动武装，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害，比之反动军队还更甚。

三路军的任务，最初是配合二路军进攻仪陇、巴中和会攻通江。李、罗两部到达前线后，即行筑工事防守。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剿总”连电催促，其它五路均已开始进攻，并闻仪陇红军已向鼎山、玉山方向撤退，李、罗两部才开始向仪陇推进。李部以第一混成旅（旅长李青廷）三个团附机枪一部为右纵队，经三溪口、龙凤场向鼎山推进；以第三混成旅（旅长李宗坊）三个团附机枪一部为左纵队，经六合场、龙背场向玉山推进，右与四路军联系，左与罗部联系；第四混成旅（旅长陈绍岭）三个团和护卫营为预备队，随指挥部在两旅后面跟进。约在一月十二日，右纵队之刘吉平团尾追红军，在鼎山附近高地，突遭红军掩护部队猛烈反击，激战约半日，刘团伤亡官兵三百余人，全团溃退，红军猛追，经左纵队唐焕昭团尽力掩护，才避免被全歼。红军于痛击刘团后，又从容向巴中、通江方面撤退。李部受此惩戒，以后尾追红军，均不敢迫近，总是确知红军走后，才敢前进。随着探知当面确无红军，李部才推进至梁永河、三河口、猫儿垭之线，与红军隔河相持。及红军后撤，又闻左翼罗泽洲部已抵巴中，李部乃又推进至复兴场、曾口、甘泉场一线，与红军相持。此时左纵队罗时英团在甘泉场山地遭红军夜袭，拂晓撤退，损失不大。至四月份，红军撤至龙城寨、石垭口，因地势险峻，李部未敢进逼。随后红军撤退，李部才经清江渡推进至龙吼山、凤凰垭、金字山等地与红军相持。经过月余时间，红军又主动退守通江背后高地一带。约在六月中旬，李部才经沙牛坪、杨柏河、板凳垭推进到恩哥嘴（即鸣盛场）、渡头铺、胡家坪、方山寨至通江河附近，筑工防守。此时已与罗部在猫儿垭的部队取得联系，李部由营山回龙场进至恩哥嘴、通江河。整个进攻过程，除尾追红军在鼎山一度受到打击外，一般都是红军退了才进，沿途偶与红军小部队有接触，并无激战，因之全部不过伤亡官兵四、五百人。到通江河后，即未前进。其时五路军正进攻万源。

罗部与李部同时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开始会同二路军李炜如部向仪陇、巴中进攻，右与李部联系，左与二路军联系。李炜如观望不进，罗泽洲为了邀功和多占防地，乃电请“剿总”总部批准由该部单独进攻仪陇。罗部进攻时，是以二旅（旅长王之槐）为右纵队，经复兴场向仪陇进攻；三旅（旅长王蜀铮）为左纵队，经双河场向仪陇进攻；一旅（旅长马乐南）和独立团为预备队。罗部向仪陇进攻时，仪陇红军早已撤退，罗部熊飞团进占了仪陇城后高山金城寨，只与红军少数掩护部队小有接触。时二路军李炜如部乘虚进占仪陇县城，委派了县、局官吏，熊团不服，乃在城后高山打枪，伪装红军反攻，二路军进城部队以为真是红军反攻，遂携县、局印信弃城逃跑。于是熊飞又进入仪陇县城。因此二、三两路军就演出了所谓收复仪陇县城的争功丑戏。

罗部进占仪陇县城后，三月初又经兴隆场、磨子场、明杨场、猫儿铺、恩阳河向巴中推进，沿途与红军只有小接触，即进占巴中，随向通江推进。

约三月中旬，罗部只在巴中前方白庙场、土林场之间的方头寨和鼓楼山，与红军打了一仗。左纵队三旅九团梁宪培攻方头寨；七团王光铸攻鼓楼山。当面红军是红九军的七十九团和八十一团，激战两三个钟头，红军向后引退，梁、王两团占领方头寨和鼓楼山两处阵地。是役梁团伤亡官兵百余人，王团帅开全连长被击毙；伤亡士兵六十余人。罗部随即继续向通江推进，约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上旬，罗部经新场、中兴场、柳南坪、白庙子等地，推进到通江之马家坪、猫儿垭、穿云洞、铁匾山、柳岗坪之线，即停止前进，筑工防守，右与李部、左与二路军均已取得联系。

2. 由通江、巴中溃回营山、蓬安概况

李、罗两部进至恩哥嘴、小通江河、马家坪、猫儿垭、铁匾山、柳岗坪等地时，正是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在万源击溃五路军的进攻时期。五路军于八月中旬再度被红军击溃，反动统治阶级大为震恐（五路军是刘湘的直属部队，为“剿匪”军主力）。红军回兵西向，横扫各路军。四路军杨森部随即溃退；三路军罗部铁匾山阵地于九月二日被红军攻破，李、罗两部相继总溃退。约九月三日李部沿白杨河、沙牛坪、板凳垭左右道路向龙吼山方向退却；右纵队退至沙牛坪被红军腰击，激战半日，伤亡惨重，戴团张营全部被歼，引起各部混乱，仓皇溃退。李部经龙吼山、新庙场、官山寨、曾口场，渡梁永河、三江口昼夜兼行，红军在后猛追，沿途又遭赤卫队袭击，秩序大乱，损失很大。李部退至郑家梁以北之粉壁场、丝连场、清江渡、碧玉山，马鞍山之线时，曾与罗部取得联系，企图利用预备队尽力掩护，占领阵地，阻止红军。殊不知红军乘夜突击丝连场左翼李部刘吉平团与罗部衔接阵地，迫使罗、李各部向主阵地败退。李部得总预备队尽力掩护，于九月中旬经三江口、梁永河、鼎山、悦来场、观音河直退至仪陇属之二龙场和营山属之天池场，距红军已远，才停止下来收容整顿，直至是年年底。

罗部在通江属之马家坪、猫儿垭、铁匾山、柳岗坪之线，与红军隔河对峙。铁匾山胡团阵地于九月十一日被红军攻占后，全部望风披靡，未经战斗即放弃了巴中，十六日又放弃了仪陇县城。（蒋介石以罗不战而失两城，予以撤职查办，带罪图功的处分）。罗部溃退时，曾在郑家梁以北丝连场、清江渡之线，与李部联防，企图阻止红军追击，被红军夜袭丝连场以北两军接合部阵地突破缺口，席卷两翼，罗部即昼夜奔逃，红军在后尾追，沿途又遭红军便衣袭击，损失人员武器不少。罗部退至蓬安境内后，红军停止追击，约在九月中旬，罗部才扼守天宝寨、凤凰寨、青云寨、云雾寨之线收容整顿部队，直至次年二月。

四川“剿匪”第三路军李家钰、罗泽洲两部兵力编制表

一、四川边防军：

总司令兼三路军总指挥：李家钰 参谋长：李伦

一混成旅旅长：李青廷

一团团长：李克源

二团团长：刘吉平

三团团长：戴松如

二混成旅旅长：敖向荣

四团团长：龚彬

五团团长：杨显名

六团团长：汪仲瑜
三混成旅旅长：李宗坊
七团团长：唐焕昭
八团团长：吴伦青
九团团长：罗时英
四混成旅旅长：陈绍堂
十团团长：张少伯
十一团团长：熊岗陵
十二团团长：邱守痴
五混成旅旅长：李注东
十三团团长：吴长林
十四团团长：张竟成
十五团团长：李克登
六混成旅旅长：黄岗
十六团团长：宋时仙
十七团团长：张克绳
十八团团长：孙介卿
护卫营营长：杨梦侯

每旅有警卫连，团有警卫排，每团三营，每营三步兵连，一机枪连，每团官兵共约一千六百人。二、新编二十三师

师长兼三路军副总指挥：罗泽洲 副师长：李昌权
一旅旅长：马乐南
一团长：李光渊
二团长：叶德明
三团长：胡用贵
二旅旅长：王之槐
四团长：熊飞
五团长：王凤楼
六团长：杨荣武
三旅旅长：王蜀铮
七团长：王光铸
八团长：刘镒
九团长：梁宪培
独立一团长：罗少辉
独立二团长：饶贵华
重机枪营营长：杜××
手枪连连长：张秉文

每旅有警卫连，团有警卫排，每团三营，每营步兵四连，每连一百二十八人，每团官兵约一千六百人。

四川“剿匪”第三路军战斗序列表
四川边防军兼三路军总指挥：李家钰
一混成旅旅长：李青廷

一团团长：李克沅
二团团长：刘吉平
三团团长：戴松如
三混成旅旅长：李宗坊
七团团长：唐焕昭
八团团长：吴伦青

九团团长：罗时英
四混成旅旅长：陈绍堂
十团团长：张少伯
十一团团长：熊岗陵
十二团团长：邱守痴
护卫营营长：杨梦侯

新编二十三师师长兼
三路军副总指挥：罗泽洲
第一旅旅长：马乐南
一团团长：李光渊
三团团长：胡用宾
第二旅旅长：王之槐
四团团长：熊飞
六团团长：杨荣武

第三旅旅长：王蜀铮
七团团长：王光铸
八团团长：刘镒
九团团长：梁宪培
独立第一团团长：罗少辉
独立第二团团长：饶贵华
重机枪营营长：杜××
手枪连连长：张秉文

参加作战部队共为六个旅，十八个团另两营一连，官兵共约为三万一千四百人。

执笔人：奉伯常

资料来源：根据当事人熊玉璋、陈启鸾、罗时英、何蕴白等提供

四川“剿匪”第四路军（杨森部）进攻 万源及其溃败经过（节录）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史料编写组

（二）四路军（二十军）参加“六路进攻”和溃败经过概要

1. 进攻时的概况

一九三三年十月中旬，二十军军长杨森就任四川“剿匪”第四路总指挥后，随即进行进攻准备。杨森首先把部队分为“进剿”、“整训”两部，轮流调赴前方，以免全部被歼。同时在营山、蓬安、渠县境内征集民工、滥伐树木、大修碉堡，以防红军进攻。一面扩大干部训练团，并办政治军事训练班，加强反共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培养反共爪牙，并派这些人在后方作反共宣传，欺骗群众；把城区各县的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集中南充受训，灌输反共思想。此外，还加强保甲组织，“实行连保连坐”，并派该军“将校队”人员不断清查户口，一家有事，九家同坐。一面借“剿匪”需钱为名，增加苛捐杂税，大量搜刮民财。单是田赋一项，一九三三年就征了十二年的粮税，并且把粮款征收标准，由原来的每一斗粮额征收二元六角提高为六元。在杨森的横征暴敛下，使得老百姓更加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杨森除采取以上这些反动措施外，在军事方面，首先是企图复占营山；其次是会攻巴中、通江。在十月下旬，杨森派该部的三、五、六共三个混成旅为第一期“进剿”部队，（一、二、四旅和精练司令所部为整训部队）分别由渠县、营山、蓬安、广安等地出动，联络右翼五路军工陵基指挥的范绍增部，左翼三路军李家钰部，向营山县城进攻。十一月中旬，杨部第六混成旅（旅长罗润德）由周口向营山进攻，进至丰澄铺时，即遇据守该地的红九军部队英勇阻击，罗润德亲率所部猛攻数次，反复冲杀，仍不得逞，只得退下，筑工事对峙。这次激战，双方伤亡均重。是夜红军主动放弃丰澄铺阵地，撤出营山县城，退守新店场。第五、第三混成旅分别由渠县和营山境内花桥向营山县城进攻，在进攻中，均先后遭到红军部队有力打击，伤亡颇大，不敢再进，即在前线筑工事防守。有天晚上野狗从警戒线的草中经过，发生音响，哨兵惊问“是谁”，不答，打了几枪，引起全线慌乱，打了一夜枪，次日才查明究竟。这种自相惊扰的情况，当时传为笑话。所以在红军撤离营山后，二十军部队还是不敢入城。后由杨汉域派他的“弁兵”唐时信等化装入城，探知营山城内红军早已撤走，十一月二十一日，三、五两混成旅部队才先后进入营山县城。杨汉域随派部队向北搜索，试攻新店场红军阵地，仍被红军打退，遂在营山县城及附近地区筑工事防守。杨森在进占营山后，一面谎报战况请奖，一面把军部移回营山，表示固守。当时二十军部队，迭遭红军痛击，各旅多已残破，军心极为涣散。旅长夏炯、杨汉域等目睹该部当时处境，深知士无斗志，如果再与红军作战，不啻以卵击石，自取覆亡；如向后撤退，又怕蒋介石、刘湘借机加罪，受到严惩，兼并部队。因此，杨部既不敢前进，又不敢后退，乃决定就地长期与红军对峙。夏炯随即秘密向杨森献策：为了保存实力，最好派人与红军秘密联系，要求“双方不打”，不仅可以保全实力，暂时苟安，而且可以让红军集中兵力专打刘湘的嫡系部队（王陵基指挥的第五路军）借以削弱刘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势力，还可以借此发泄刘、杨之间争权夺利积累已久的私愤夏炯这个建议，经杨森同意后，于

一九三四年初，由夏炯派其旅部的副官长王一鸮化装潜往通江，会见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张国焘等，达成了“双方都不进攻”的协议。陈昌浩亦派徐秘书（名字记不清了）前来密住夏炯旅部，担任联络。从此四路军方面形势趋于和缓，几个月内双方尽以小部队看守原阵地，只间或打上几枪，并没有发生战斗。到了一九三四年四月，三路军李家钰、罗泽洲的部队已先后占领仪陇，进窥巴中，这时杨森悍然撕毁了“双方都不进攻”的协议，增调其在后方整训的四混成旅（旅长高德周）来到前方参加各路军向巴中、通江的进攻。四月上旬，杨森亲率四、五两混成旅部队向巴中所属之兰草渡进攻，三、六两混成旅在后跟进。第四混成旅先进攻巴河右岸兰草渡前方红军的前进阵地，当被红军英勇阻击，伤亡甚大，当即溃退下来。红军乘势猛烈反攻，第二线的五混成旅部队亦被痛击，该旅十五团团团长侯世光、营长王子才均被当场击毙，营长唐炳卿负伤，官兵伤亡一千余人，溃不成军，得到跟进部队的掩护，才勉强稳住阵脚，进行收客整顿。杨森亲率所部进攻，遭此挫败，只得改取守势，就地设防，筑工事防守。并经多方设法，与红军再次取得联系，重申“互不进攻”的前约。红军才主动撤过巴河左岸，杨部始得进至巴河右岸兰草渡左右之线，与红军隔巴河相接。是时双方除以小部队看守河防亦对峙外，杨森为了换取暂时苟安，达到保存实力的目的，曾命夏炯送给红军一些食盐和交换了一些物资（如用布匹、医药材料换取银耳、党参等土特产和银元）。到六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东下万源，自动缩短战线，逐步向通江方向后撤。其时，五路军范绍增师由三汇、江口向北推进，杨森的二十军部队又于六月中旬配合范师向通江县城进攻。杨部在攻击前进中，沿途受到红军掩护部队的不断阻击，五混成旅十五团的营长戈厚培被击毙，官兵伤亡二百余人，始达通江城外小通河右岸。旋因红军主动放弃通江县城，退守城后银顶包、三花顶等高地。范绍增师的周绍轩旅于六月二十一日先进通江县城，二十军五混成旅部队，随亦渡河入城，三路军李家钰部亦有少数部队渡河入城，曾演占领通江三部争“功”的丑剧。随着五路军彭韩师亦到。几日后范、彭两师部队攻下通江城后银顶包红军阵地，继续进攻三花顶，但几次都被红军击退，即扼守银顶包，与三花顶红军对峙。嗣因范、彭两师奉命东调。增援万源战场，乃将银顶包阵地和通江县城的防务移交二十军接替。当二十军五混成旅部队接防银顶包阵地不久，即遭红军猛烈攻击，官兵伤亡惨重，遂又退守通江县城，银顶包高地又被红军夺回。杨森以县城危急，乃急电范、彭两师派部队回援通江，经过一夜激战，又将银顶包阵地占领，并与四、五两路部队轮番会攻三花顶，企图占此要地，巩固通江县城。但三花顶的红军依江凭险固守，适时对进攻的各路军队进行英勇顽强的反击，使其每次进攻都遭到重大损失，三花顶红军的阵地始终屹然未动。以后范、彭两师部队东移，银顶包阵地和通江县城仍由四路军接防。二十军五混成旅以主力扼守银顶包，建筑工事，与三花顶红军对峙，以其余一部守城。二十军其他混成旅的大部则沿小通河右岸设防，右与五路军部队联系，左与鸮哥嘴三路军联系，与红军相持二月余，并无激战。

2. 由通江溃回营山概况

一九三四年八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万源境内击溃五路军的进攻后（五路军原是刘湘嫡系部队、“剿匪”军的主力），回师西上，各路军望风披靡，防守银顶包阵地和通江县城的二十军部队官兵，原来就怕红军进攻，及闻五路军被红军击溃，伤亡甚大，更为恐惧，人人自危。八月底，红军猛烈进攻

银顶包阵地，二十军防守部队一经接触即放弃阵地，撤出县城，退至小通河右岸沿河防守。九月二日红军有力部队乘夜渡河攻破三路军罗泽洲部的铁匾山阵地，歼灭守军胡用宾团，席卷两翼。防守小通河鹦哥嘴的李家钰部队于九月三日向后撤退。二十军守小通河沿线部队，亦于九月三日晚漏夜经元山场向兰草渡溃退，只在兰草渡稍事收容整顿后，即撤回营山、渠县、蓬安等地区，依山凭险，筑工事防守。这次战役二十军官兵伤亡约二千五百至三千人，连过去伤亡，共在六千人以上。

在溃败后休息整补时期，杨森前与红四方面军秘密协商“互不进攻”和同红军交换物资的情况，已渐为刘湘探悉。刘湘尤因王陵基、唐式遵、范绍增等五路军部队被红军集中兵力痛歼的惨败，更恨杨森，遂以“私通红军”的罪名，密令当时驻南充的四川“剿匪”总预备军总指挥潘文华用武力解决二十军部队。当时在刘湘“剿总”作参谋的姜仲雍（原在杨森部当过团长）将上项消息向杨森密告，杨森甚为恐惧，急电该军驻京代表罗象翥多方设法向蒋介石陈情献忠。是年底，参谋团插足四川，复派其参谋长刘镛（骏鸣）驰往重庆，找贺国光秘密活动，请贺设法将二十军转调到其他战场，以图避免被刘湘搞掉的危险。贺与杨原是清末军官速成校同学，更重要是执行蒋介石分化川军的既定政策，贺当即答应为杨森设法。时值中央红军北上已到贵州境内，贺乃以防堵中央红军入川为理由，于一九三五年春将二十军全部由川北战场调到川南宜宾、雷波、屏山、峨边一带，摆脱了刘湘的控制，杨森也进一步靠拢了蒋介石。

国民党军对红四方面军向川陕甘发展和西渡嘉陵江的堵截

报刊摘录

(一)

中央社西安十三日电，蒋委员长日前由汉经洛于十二日莅陕，以绥署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谘询一切。十三日晨微雨，上午十时十五分，蒋委员长偕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汽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回行辕午餐。下午召见邵力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蒋对各界欢迎会及欢宴一律谢绝。各界拟定十五日晨举行扩大纪念周，请蒋委员长及张学良、杨永泰莅会训话，已推定邵、杨及党委宋志光为主席团。

(摘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中央日报》)

(二)

[成都通讯] 中央军入川，宣传已久，最近蒋委员长飞抵西安，即系布置夹击川匪，前日陕杨曾电其驻川代表傅剑目，谓已派兵四旅，协同胡宗南出击，直攻川匪之背。近据此间二路方面传出消息，杨虎城奉命协同胡宗南师进剿川匪，刻已布置就绪，日内即可出动，计分兵四路出击，以第一路协同川军邓锡侯部进剿广元以西之匪，二路直向南江侧背威胁进剿，第三路进攻万源，第四路牵制城口之匪并威胁左翼。第一路为胡宗南师及十七师独立一旅刘文伯补充二团张汉民两部，二路为十七师补充旅殷象武部，第三路为十七师第一旅赵寿山及警备一旅三团王尧辰部，第四路为警备第二旅韩子芳部。同时，徐源泉、肖之楚等部，则布置于川陕边境严密防堵云云。

(摘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新蜀报》)

川东北“剿赤”印象记(摘录)

川北方面张国焘一股在陕南猛攻汉中不克，沔县、褒城复被国军占领，只余宁羌一城，尚在匪手。徐向前股主力盘据南江，西守旺苍坝北守校场坝。盖校场坝为川陕、甘、青、四省咽喉，除与陕接壤外，并可经碧口以入甘肃，经青川以达青海。而旺苍坝则为南江西南惟一之天险，足为南江保障，故匪以全力踞守。国军阵容亦取包围南江之势。据刘湘二日语入，川军正由巴中、通江稳重前进。川北徐匪实力，计有六万人，枪四万支。据重庆成都等处五、六日消息，谓由陕南回窜之匪大部在巴中附近平梁城一带，五路军分左右两纵队防剿。左翼，由彭诚罕率领向巴南前进；右翼，由范绍增率领向南江正面前进。据此川北现在情势，尚在积极布置围剿中也。陕南方面徐匪已退回川北。据杨虎城二日通电报告击退窜陕南匪情，补志如下，原电略谓：徐海东犯陕之际，徐匪向前率其伪第四军亲临指挥，自二月十一日起至二十七日止，在褒河以西地区，大小血战十三次，毙匪两千余名，俘匪二百余名，获步枪六七百支，自动步枪数十支。匪犹死力抵抗，乃令四十九旅旅长王毅武率奋勇队两团，各持大刀手榴弹，绕匪左侧，深入匪阵，肉搏血战，毙匪千余名，我军也伤亡官兵二百余名，匪先锋司令郝作天，亦经击毙。匪以凶焰顿挫，始纷纷溃退，我军追剿，并派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率兵沿汉江南岸并进。王旅先后占领牛寨、范寨、扭项铺、酆都山、黄沙镇、旧州铺、菜园

渡，于二十七日三时克复沔县。我赵旅也先后占领新集、宁岭、红庙塘、阜川镇、元墩子等处。是役毙匪千余名，我军亦伤亡官兵百余名，残匪纷纷向宁羌方面溃窜，现正协同川甘各友军，合力围剿，务期将数年来为祸党国之悍匪，扑灭于三省边区，云云。又据四日西安电称，陕南剿匪军事，各部正分向宁羌境围剿，并在宁、沔边境筑成碉堡十余座云。

川北徐匪自窜入陕南后，被陕军压迫，一部回窜川北，一部向西溃窜，胡宗南师在石板店、大盘潼、姚家渡等地与匪激战，回窜川北之匪伪三十九军于八日突向三路军阵地之玉皇观、三教寺各线袭击，一、五两路军向巴中、苍溪两地挺进，刘湘以巴、仪方面吃紧，令驻在顺庆之王赞绪师兼程前往仪陇堵剿。蒋委员长于八日电令各军勿擅自进退，蒋拟赴成都。唐式遵十一日午乘军用机飞宣汉前方。自九日以来军报沉寂，前方战事激烈，可以想见。据十二日重庆电，匪部企图由镇庙、金安山各处渡嘉陵江。蒋十二日电令：（一）罗泽洲督饬不严，精神废弛，影响全局，着即听候查办，一面饬令负责戴罪图功；（二）苍溪休战，田颂尧督饬不严，记大过一次；（三）李部左翼固守仪陇，李其相督饬有方，着传令嘉奖，并奖洋五千元；杨森报告欠实，严加申斥，又徐匪窜苍溪后，八日猛攻阆中与田（颂尧）军激战，据此川北方面，形势似甚吃紧也。

（摘自一九三五年三月《国闻周报》第九、十期）

成都行营川中“剿匪”工作报告书（摘录）

川匪最高机关，为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徐向前则任伪西北军区总指挥，辖伪第四、第九、第二十五、第三十、第三十一等六军，共约四万余人，枪约三万支，盘踞川北之通江、南江、巴中、万源、义陇、仓溪等六县，杀烧掳掠，备极惨酷，与我第一师胡宗南之一部，四川剿匪军第一路邓锡侯部，第二路田颂尧部，第三路李家钰部，第四路杨森部，第五路唐式遵部，按上列顺序自广元、昭化、沿嘉陵江西岸，经南部新政坝，巨达县、宣汉、城口等县之线相对峙。此本年一月十二日，行营参谋团，到重庆时之形势也。

一月二日朱、毛残匪窜渡黔云乌江，连陷湄潭、遵义、相梓、凤冈等四县，逼近川南，徐匪函图乘机进犯嘉陵江，异相呼应。是时参谋团已到重庆，于一月十六日先令川军各路固守原防，至二十五日令重新划定阵线，派定各路剿匪督察专员，分路督剿。并于二十六日颁发攻击命令，规定胡宗南部坚守昭化、广无，川军第一路抽集十团兵力于绵阳，第二路抽集十团兵力于二台，由邓锡侯驻绵指挥，第三、四、五路亦各抽编有力部队，三路向义陇，四路向茶坝场，五路沿巴河右岸向巴中同时出击。盖当时伪三十一军已由广元上游突过嘉陵江，与我胡部激战于羊模坝、车家坝，伪四军在昭化对岸强渡，伪三十军占据河湾场，断绝昭、广交通，而围攻之，伪二十五等两军又在阆中、仓溪方面不断袭击也。

一月二十九夜伪军猛扑广元河西之胡部阵地，被我击毙者在二千以上，获枪一千六百余支，迫炮十余门，我川军各路官兵亦均踊跃用命，二月一日邓部克河湾场，二日昭、广围解，三日唐部克万源，四日邓部又克车家坝，五日李部克义陇，六日邓部又克羊模坝，杨部克茶坝场，唐部又于八日克巴中，九日克通江，二十一田部克仓溪，匪区六县，至是已复其五，未复者仅

南江一县而已。

此次徐匪图渡嘉陵江不逞，伤亡损失甚重，遂由广元及南江以北窜扰陕南。二月四日陷宁羌，九日陷酒县，并图攻褒城，进犯南郑。我当时第一师主力在略阳、康县，第十七师孙蔚如部亦在褒、郑，因令分别迎击，又于二月十三日令邓锡侯为川北第一追剿军总指挥，白朝天驿、菜子坝之线向宁羌、阳平关之线进剿，唐式遵为川北第二追剿军总指挥由巴中进规南江，向宁羌以东地区追击，旋褒城、南郑之围解孙部亦于二月十七日克复沔县。

迨三月四日为防匪回窜，先求稳札起见，令川军除第一路仍协同陕、甘部队攻剿外，其余各路军一律停止进攻，增强现到地碉堡工事，巩固新阵线，计各路自一月二十六日奉令出击，至此已激战月余矣。此第一期剿办徐匪之概况也。

匪犯陕南不逞乃于三月初回窜川北，一股由南江进犯义陇、仓溪，一股由宁羌进犯广元。犯义陇之匪罗泽洲首当其冲，苦战失利，幸李家钰，杨森两部固守阵地自三月七日激战至二十七日，卒将匪击退。但三月九日匪再陷仓溪，二十八日大部由仓溪上游渡过嘉陵江，三十一日陷剑阁、阆中，四月二日陷南部，三日邓部放弃昭化。按仓、剑、阆、南均为川军第二路防地。斯时委员长正督师贵阳，得报立将该路总指挥兼军长田颂尧撤职查办，并令副军长孙震代统其众。遂以歼灭该匪于嘉、涪两江间之目的，于四月三日令第一、二两路在北道之部队固守广元以待胡部接防，然后反攻剑阁，并将第一路其余部队集结于绵阳，固守江油、梓潼、绵阳各城。第二路在南道部队集结三台附近，固守三台、盐亭、射洪各城。第三路由义陇向老鹤场挺进。第四路固守西充、南充两城。第五路一面固守原阵地，一部由通江向南江，以主力由巴中向旺仓坝追剿。且先三月三十日令第五路王缙绪部集中南部以南地区，相机进剿。三月二十八日胡宗南部克复宁羌，因令其一面坚守宁羌，接防广元，一面以有力部队进驻平武、青川。部署既定王缙绪部即于四月四日克复南部，七日任王为第六路总指挥，十六日该部又克阆中。第五路于同月八日克南江，二十一日克仓溪，由是嘉陵江东岸已无匪踪，而剿匪重心转移于嘉陵江以西矣。

匪渡嘉陵江以后，自四月十二日起，迭攻江油，又乘虚于四月十四日陷平武，十八日陷梓潼，十九日陷彰明，二十一日陷北川，江油一城乃陷入重围。第一路旅长杨晒轩以十连兵力固守其中，当时江、彰一带为匪主力所在，与我第一、二两路守兵及应援部队激战甚烈，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乃先后令王部集中罗江，出绵阳，沿涪江进击。唐部延接李部防务，由阆中渡嘉陵江，向绵阳转进。李部则先唐部渡江，接王部之防。胡部主力由碧口文县南下。四月二十七日胡部克平武，邓军在北道者四月三十日克昭化，五月三日克剑阁，其在南道者五月六日克梓潼，王部五月十日克彰明。至五月二十一日江油之围始解，而剿匪重心又移于涪江以西矣。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 参谋团大事记（摘录）

甲、徐匪窜渡嘉陵江以前

徐匪于二十二年六月击破田颂尧所部后，自称为伪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

区总指挥，加紧川北匪化，逐渐扩充实力；遂至辖有伪第四、第九、第二十五、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等六军，共五十四团，约四万余人，有枪约三万枝；较其初窜入川时，不满一年，已增至十倍以上。其盘踞川北，在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最后占领仪陇以前，所占地方为通江、南江，巴中、万源、苍溪等五县，合仪陇共为六县；后此未再扩大。

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参谋团到重庆时之我军部署：

子，陕南方面

1. 独立第一旅三团，布防宁羌、沔县一带。
2. 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其第四十九旅及补充旅各三团，驻南郑、褒城一带，并向牟家坝布防，师部驻南郑。
3. 陕西警备第二旅三团，驻防城固、洋县，及上元观一带，旅部驻城固。
4. 第七师第五十一旅三团，附陕西警备第一旅之一团，布防西乡、镇巴一带，并派一部分防石泉、汉阴两县。
5. 陕西警备第一旅两团，附警备第二旅之一团，分防安康、紫阳、平利、洵阳等县，旅部驻安康。

以上共计兵力十九个团。

丑，川北方面

1. 第一路邓锡侯部，共计兵力三十七个团；布防自广元经昭化射箭河至江口之线；及剑阁、梓潼、思衣场一带；总指挥部驻绵阳。
2. 第二路田頌尧部，共计兵力三十五个团；布防江口以下，自虎跳驹经青牛庙、楼门滩、小站河、回水坝、苍溪城附近，及阆中双龙场河溪关南部盘龙驹至新政坝之线，与定水寺、大桥一带；总指挥部驻三
3. 第三路李家钰部，及新编第二十三师师长兼副总指挥罗泽洲部；共计兵力二十个团一特务大队。罗部布防歧山坝、东观场、凤仪场、赛金场、五福寨之线；李部布防新寺、龙凤场、附义寨、天池场之线；总指挥部驻回龙场。
4. 第四路杨森部，共计兵力十二个团；布防天池场、三元场、柏林场、悦来场之线，及消水河、营山、蓬安一带；总指挥部驻营山。
5. 第五路唐式遵部兵力，计第二十一军之七十三三个团，机炮，机关枪、炮兵各两营，飞机三架，及第六路并同作战之六个团；布防自悦来场南之三汇镇起，经罗江口、黄金场、厂溪场、官渡场至城口之线；总指挥部驻南坝场。

以上四川剿匪军各部兵力，总共一百八十三三个团。

此外，第一师师长胡宗南，所部主力原驻甘南及皋兰；一部分驻文县、碧口、姚家渡、三磊坝一带，构筑碉堡，加紧防务。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委员长以刘湘及川中内外士绅，迭请中央派兵入川，乃令胡宗南派队接替广元、昭化之防。由是其独立旅进驻广、昭；第一旅第一团，及西北补充旅之一团，进驻三磊坝、羊模坝一带，以固广元侧背，统归独立旅旅长丁德隆指挥。所有广、昭之防，越年一月十八日，始行接替完竣。

同月十日，朱毛股匪，窜陷桐梓，并占松坎，有进犯綦江模样；徐匪即与其互相呼应，一面乘我第一师初到，进攻广、昭；一面在苍、阆之间，抢渡嘉陵江。除堵剿朱毛部署，述于次章外，关于进剿徐匪者，先于十六日，严令川军各部，赶行增筑坚固工事，严密防守；倘有疏忽或不努力，被匪冲破，定照江西剿匪迭例，按军法从事。又于二十五日，重新规定各路之防界

任务如左：

“一、由昭化城南起，沿嘉陵江至新政坝（含）止，归邓锡侯、田颂尧两部负责防守。对于新政坝方面，特须注意；并扫除当面之匪。

二、新政坝至凤仪场（含）间阵地，归罗泽洲负责防守。自青崖寨经景家院、梅子埡至新政坝空隙，着星夜派队填守；并协助田军，拒止新政坝方面之匪。

三、悦来场（含）至消水河间空隙，着由杨森迅速派队以填守。

四、李家钰应以一旅进驻鲜店子，策应新政坝方面。

五、邓锡侯应饬接防部队，向新政坝急进。

六、唐式遵仍从悦来场起，至城口止，就原有阵地，负责防守。”

是时徐匪主力，业已西移；伪三十一军由朝天驷突过嘉陵江，二十四日已到羊模坝及车家坝，与我胡宗南部激战。是夜，伪三十军突过嘉陵江，占据河湾场，断绝广、昭交通，而围攻之。二十六日，匪先头已到保宁院；伪四军又由元坝子、大石板攻广元城；并在昭化对岸龙滩场一带抢渡。而且连日各匪军，又在苍、阆方面，不断侵袭，企图突渡；遂以拒止该匪西窜，并相机消灭其实力之目的，于二十六日，颁布分别堵截，进剿命令如左：

“一、胡宗南应饬所部坚守广、昭两城，自电到之日起，至少须坚守十日。一面速调阳平关部队，兼程南下应援，期与广、昭方面川军夹击窜匪。在陇南部队，须对川境扼要警戒，防匪北窜。

二、川军第一、二两路，应坚守自昭化以南，至新政坝之原有阵地。第一路由江口方面，抽调两团以上兵力；及在剑阁两团，即日开赴剑门关会同堵截保宁院方面西窜之匪。该路杨师长秀春，率领思农场方面集结之五团，限三十日开到剑门关；指挥原在该处部队，共九团以上兵力，立即协同胡师，向匪攻剿，恢复广、昭江防。

第一路应迅速集结十团兵力于绵阳；第二路应速集结十团于三台。由邓锡侯驻绵阳，指挥一、二两路。

三、川军第三、四、五路，应各抽编一有力纵队，限于本月三十日，开始出击。第三路向仪陇进剿，第四路向茶坝场进剿，第五路向巴中进剿，另以一部向达、宣出击。

以上各路，仍以相当部队连合民团，固守原阵地。其进剿部队，应沿途构筑工事，防匪反噬。

四、第一路在南部之三团，即日移向苍、阆方面策应。

五、陕军宁羌部队，应协同胡师，迅速向南侧击窜匪。”

受命各部，分别攻守，均极奋勇。进犯我广元河西阵地之匪，被胡宗南部于二十九日击毙二千以上，并获枪一千六百余枝，迫炮十余门；是为徐匪窜川以后，未有之惨败。

二月一日，川军第一路克河湾场，广、昭交通因而恢复，其围亦解。三日，第四路克立山场，第五路克万源。四日，第一路克车家坝。五日，第三路克仪陇。六日，第一路克羊模坝，第四路克茶坝场。第五路又于八日克巴中，九日克蓬江。二十一日，第二路克苍溪。至是，匪陷川北六县，收复其五；未复者，仅南江一县耳。

此次，徐匪突渡嘉陵江，在广、昭方面，既为我军所破，在苍、阆方面，又为我军击退。而我军守者，转取攻势；攻者，乘胜猛追；凡收复一县、镇，均经激战，予匪重剑。匪遂由广元及南江，分向北窜，进扰陕南；二月四日，

陷宁羌，并占阳平关；九日，陷沔县，并围攻褒城，犯南郑。于是，一面令胡宗南、孙蔚如分别堵击；一面令川军各路，巩固新阵线，防匪反噬。且以碉堡为剿匪唯一利器，在赣、闽已著成效，先于一月二十八日，通令川军各部，无论前方后方，均须一律构筑。二月三日，又规定进剿、守备各军，应特别注意事项，令刘湘转伤各部遵行！如左：

“甲，关于进剿军者：

一、无论何时何地，均应顾虑本军前后及两侧之警戒，防匪截击或绕击。

二、我军前进，均应于当天提早出发，务于当日午后二时以前到达宿营；以便严密布置，而防意外。

三、无论宿营或停止休息，均应随时构筑野战阵地，妥慎警戒。

四、逐段前进，应随军队进展，同时完成电话、碉堡、公路，以稳脚步，而利交通。

五、收复县城市镇，应对匪特别警戒。为防匪之反噬，尤须控置大部于城镇外适当地点，以备应用；仅以少数部队，进入搜索及护卫；不可将全部兵力均入驻城镇内。

六、前进时，应随带党政人员跟进，对于收复地之民众，妥为抚慰，及安置善后；并注意搜索情况，以资参考。

乙、分段构筑碉堡封锁线；各碉之密度，以两碉间火力目力均能交叉相及为限。可扼要构筑母碉，或连数个碉堡而成一碉堡群；两母碉中间，加筑子碉，连点成线，最忌用一线式之工事，以防冲破一点，全线动摇之弊。

二、节约碉堡守兵，集结有力预备队，控置策应。

三、碉堡守兵，应逐日在封锁线外游击活动。遇小股匪，设法生擒或击灭之；遇大股匪，应避真战，但须设法迟滞其行动；非万不得已，不可驻碉呆守。

四、严禁民众进出封锁线，以封锁消息。

五、防守河川时，尤须注意船只；须集靠我岸，防匪利用。

六、封锁线后方各地，应责成各县党政人员，赶速组织民众，整顿团队，练习守碉、了望、请事；以备军队推进时，接守封锁线之用。”

九日，令刘湘、胡宗南，以陆空协同作战，收效甚巨。前在赣、闽剿匪，多赖空军搜索匪情，掩护陆军推进，轰炸伪工事，扰乱其后方。每当匪我交战，飞机一到，匪即不战而退，我军得以节节胜利。现川北股匪，为我军乘胜聚歼之良机，陆空各军，应加倍努力协同搜剿；其在广元、南江以北，及窜扰宁羌之匪，由胡宗南派机负责侦察。在广元、南江以南，苍、阆以东，通、巴、苦草坝等重要匪区，由刘湘派机负责侦炸。陆空各军，随时随地，切实连络，以免误会。十三日以匪分由广元及南江北窜陕南，命邓锡侯为川北第一追剿军总指挥，率所部由朝天驷、菜子坝之线，向宁羌、阳平关之线追剿，唐式遵为川北第二追剿军总指挥，由第五路军内抽编二十至三十个团之兵力，由巴中进攻南江，向宁羌以东地区追剿；并先派一部，由通江向南江挺进侦察。所有第五路守备部队，由刘湘另行派员指挥。十七日孙蔚如部克服沔县，褒城围解，南郑亦平。

十八日，任朱绍良为剿匪军第三路总司令，杨虎城副之，专剿陕匪及川、陕边区之匪。所部分两纵队，除第一纵队司令官由杨虎城兼任外。以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兼任第二纵队司令官，另辖：第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第六十师——师长陈沛，第六十一师——师长杨步飞，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

武，第二师补充旅——旅长锤松。

三月二日委员长临重庆。四日，为防匪回窜，先求稳扎起见，令川军除第一路追剿军，仍协同陕、甘部队，续攻宁羌外。所有二、三、四、五各路军，一律停止向前攻击，务将现到之新阵线，竭力增筑碉堡工事；并与左右翼友军，实地侦察，确实联防，力求巩固。更规定新防界，于五日以命令下达，如左：

“一、苍溪西北回水坝上游，亘广元过北江防照旧。

二、西起回水坝，经槐树驢、红山庙、鹤山梁（不含）之线，归第二路负责。

三、自鹤山梁（含），经狮子坪、鹤峰寺至镇壤庙（不含）之线，归第三路负责。但千佛岩（含）以东归李部，以西归罗部。

四、自镇壤庙（含）经来龙场、柳林铺至恩阳河（含）之线，归第四路负责。

五、自恩阳河（不含），经石门寺、中兴场、石门子、草池坝、涪阳坝、板桥口、平溪坝，东南梓潼庙、两河口延伸至陕西之西乡街、八步石，至镇巴县城止，归第五路负责；并即日抽调一旅，至镇巴接替陕军防务，但第五路本阵地前方，右翼自沙咀起，经七星山、仁和场，左翼至两河口止，须构筑前进阵地。

六、孙尉如部，原驻镇巴之部队，交替镇巴防务后，应协同西乡驻军，负责于西乡县城至镇巴（不含）之线，连接川军第五路阵地之右翼，构筑碉堡工事，形成坚固阵地带，派兵守备，防匪东窜。

以上新阵线，既经规定后，无论何部，倘被匪突破防线，向后撤退者，即按军法从事，决不稍宽。纵使左右友军后退，亦不得引以为词，仍须死守本部阵地，以待高级司令官之处置。倘能出兵攻击，代友军恢复阵地者，更有殊赏。”

徐匪北窜陕南、据俘匪供其计，为第一步赤化宁、酒；第二步，一面以散匪扰乱汉江沿岸，牵制我军，一面以精锐侵犯褒城，打断凤县与汉中交通；第三步，以主力进取汉中；卒因我军防堵严密不逞。

三月初，徐匪以不逞于陕南，又回窜川北；一股由南江进犯仪陇、苍溪；盖苍溪东北之旺苍坝一带，原有其残部也。一股由宁羌进犯广元。因于七日令胡宗南负责专攻宁羌，由邓锡侯负责巩固阳平关、朝天驢、广无江防，未逞。二十八日，胡部李旅攻克宁羌。至犯仪陇之匪，罗泽洲部首当其冲，五、六两日，苦战失利；七日，匪陷凤仪场；但因李家钰，杨森两部，固守其右翼；李部复死守仪陇城、日兴场等处，自七日至二十七日，迭次激战，卒将匪击退。惟匪一面围攻仪陇，一面于九日攻陷苍溪。守苍溪者，原为田颂尧部，苍溪陷后，复未严防；致由南江来犯之匪，于二十八、九两日，由苍、阆间及苍溪上游，陆续窜过嘉陵江；并即分一股，经福兴场北犯剑阁。虽于三十日令田颂尧督部恢复原有江防，阻止后续窜渡之匪，亦未奏效；且自阆中至昭化以南张王庙之江防，全被击破；由宁羌来犯之匪，亦星夜下移渡江。三十一日，剑阁、阆中均告失陷，我军南北之连络，遂被截断。因令第五路第一纵队司令王赞绪，率所部由赛金场、复兴场转至新政坝对岸，集结待命；

乙，徐匪窜渡嘉陵江以后

四月二日，南部复陷。时委员长驻节贵阳，督剿朱毛股匪；得报后，以嘉陵江向称天险，苍、阆、南一带，原属第二十九军防地，此次该部则防守

不严，继则作战不力，乃下令将田颂尧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暂率第二十九军戴罪图功，纲纪因而一肃。三日，以拒止该匪于涪江以东，期于狭小地区内歼灭之之目的，命令各军分头追剿与堵截，其部署摘要如左：

“一、邓锡侯指挥所部第一路军，及第二路军在北道之部队；先应固守广元、河湾场、昭化、保宁院、白田坝、保宁山、下寺场、沿河之线；及其后方河湾场、走马岭、邓家渡、保宁院第二线。其广元上游原来阵地，并应照旧坚守，以待胡纵队接防，集结兵力，回攻剑阁。其余部队，应将主力集结于绵阳附近，相机出击；并死守江油、梓潼、绵阳各城。

二、第二路在南方部队，应将主力收集于三台附近，死守三台、盐亭、射洪各城。

三、杨森所部第四路军，在南充西充附近之部队，连合民团，死守西充、南充两城。

四、刘湘迅速抽调五旅兵力，集中于合川、遂宁一带；王赞绪所部三旅，即向南部以南地区集中后，相机恢复南部；一面由第五路增调两旅，并在合、遂集中之五个旅，统归该司令指挥。相机进剿。

五、胡宗南以一部坚守宁羌，以主力接守广、昭一带第一第二两路防地。另派有力部队，星夜进驻青川平武固守；并南与江油部队连络。

六、第五路军，应一面固守原阵地，一面以一部由通江向南江；以主力由巴中向旺苍坝方面追剿。

七、第三路军，一面固守原阵地，一面以一部由仪陇试向老鸹场方向搜索挺进。

八、第四路军，一面固守原阵地，一面以一部由磨子场试向龙山场方向，搜索挺进。”

四日，王赞绪部收复南部；七日，任王为四川剿匪军第六路总指挥；十五日，该路以一旅向柳边驷，一旅向大桥，一旅向万年坝，两旅向南洋关、大风铺各处之匪进攻；遂于十六日又收复阆中。他如：第三路于八日克观紫场；第四路于七日克花丛场；第五路于八日克南江、长池，十四日克旺苍坝，十六日克陈于坟、龙山场，十七日克庙儿湾，二十一日克苍溪。至此，嘉陵江东岸平，而剿匪重心，转移于其西矣。

惟窜过嘉陵江之匪一部，于二日绕攻昭化以西之大水树，我第一、二两路北道部队之后路，被其遮断，而抽调之部队，又增援不及；遂于三日放弃昭化，扼守广元，白河之线。由是昭、剑之匪向西急窜，于十日一面进犯梓潼、魏城等处；一面围攻江油，而于其上下游抢渡涪江；防守以上三处者，各有一旅，均属第一路军。十二日，江油后山阵地被匪突破，守城部队只余一团，由旅长杨晒轩督率抗战。当匪由昭、剑西窜时，并有一部北窜，先我胡宗南部于十日占据青川，更乘虚于十四日进陷平武。十六日，邓锡侯指挥第一、二两路军十个团，由中坝附近，分向茶店子、官渡、江油等处攻击前进，十七日午前，进展尚顺；午后，因匪反攻失利；十八日，放弃中坝，梓潼于同日失守。而彰明于十九日，北川于二十一日，又相继为匪所占，江油一城，遂盖被重围矣。

是时，匪企图以江油，彰明为新根据地；因江油、中坝两点，给养便利，既可据川西，又能退据川甘边区，即再向东窜，亦属自如。故伪第四、第九、第三十各军，均云集重华堰、中坝、彰明及江油城附近；占北川者仅其一部；

在青川、平武一带者为伪第三十一军；在嘉陵江西岸及梓潼、剑阁者，为伪第三十二军；伪总指挥部则位于重华堰；因此，江油一城，迭被猛攻。在二十九日以前，以击破匪之主力，及兼解江油之目的，先后命令各部分别攻守；其部署大要如次：

“一、第一、二两路军，在广元一部队，应由广元大道南下，转渡嘉陵江，向两剑进击，其南道部队，为左路纵队；应以一部，由孙震负责指挥，固守自北川我岸，至三台沿清溪河涪江之线，及魏城据点。主力由邓锡侯指挥，出香水、双合两场之线，沿涪江右岸，与右路纵队齐头并进；向中坝、江油之匪进攻。

二、第六路军，经三台或葫芦溪渡河，集中罗江附近，为右路纵队；除留置罗江四个旅，为总预备队外、余部由王缙绪率领，出绵阳、魏城之线，沿涪江左岸，向两河口方面，觅匪主力进击。

三、左右两纵队，均限五月三日前，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并限四日开始进击；应照稳扎稳打之原则，逐步推进。

四、第三路军，应渡嘉陵江，固守自阆中（不含），经左壁庙至店子垭之横线，防匪南窜。并与左右邻接部队确实连防。

五、第五路军延伸接替第三路军防务，并固守自昭化经苍溪至阆中沿嘉陵江左岸之线；右与广元部队切实连络，防匪回窜。另以一部控置盐亭，与店子垭部队确实连防。并酌抽部队控置苍溪附近，于五月四日协同邓、王两路，向剑阁方面佯攻，牵制剑、梓方面之匪。

六、胡宗南纵队，以一部扼守嘉陵江上游两岸，至广元城间纵线；及由江岸至碧口间横线。其宁羌附近，无须控置大兵；白河可以不守；速以主力由碧口、文县南下、向青、平攻击；

以是，二十日，第三路军由新攻坝全渡嘉陵江；三十日，布防于阆中、店子垭之线完毕；并以一旅进驻兴隆场。二十一日，第五路军接替第三路军遗防，并布防昭化以下，沿嘉陵江左岸；三十一日前，其范绍增师，集结于苍溪附近；彭诚孚师亦进至盐亭，并布防至店子垭之线，与第三路军御接。二十二日，胡纵队先头，到文县以南；其右路，于二十七日克平武，三十日克城，其中路，于二十五日向摩天岭进攻，三十日克青川；其左路一部，二十六日在磨子坪，另一部由碧口向中路后推进。二十五日，第六路军集中罗江附近，并以一旅进驻绵竹。三十日，第一路军在北道者，克昭化。

五月一日，第一路军在南道者，克梓潼。四日，第六路军，分四路向匪进击；一路由魏城向两河口；一路由新桥向中坝、江油猛攻；一路由涪江左岸，搜索前进；一路经沉香铺中兴铺前进；遂于六日克两河口，并进迫江油东岸；七日克中坝，九日克重华堰，十日克彰明。同时，第一、二两路军，各向当面之匪猛攻，在茶坪、千佛山、旅坪一带，激战十余日，至二十一日江油之围始解。此次战役，匪我伤亡均重；匪则复受我空军轰炸，溃退时几不成军。而剑门关、剑阁方面之匪，先于四月中旬，向江油、中坝撤退；第一、二两路在北道之部队，至是遂经梓潼开赴绵阳，与其在南道之军合。惟江油被围四十日之久，匪军昼夜轮攻不休，且屡掘隧道，轰炸城垣；杨旅长——晒轩——督部死守，始终不懈。且粮弹两缺，虽经飞机接济，至为有限，城中民众，有饿毙者；有将食粮献给守城官兵，而自隘者；其壮烈洵足念也。

徐匪围北川后，即有一部突过清溪河西窜。除先令邓锡侯于四月二十六日抽派兵力一团赴茂县，两团赴茶坪，两团赴土门扼堵外。五月八日，又令

李家钰部克日取捷径赴灌县、北川、茂县；每县控置一旅，扼要赶筑碉堡；其原有防务，由彭诚孚师接替。

十日，令胡宗南速派六团兵力，先占领松潘固守；二十日，陆续到达。该县地广人稀，而居民多为番夷；北界甘、青两省，西连西康，为川西门户；唐、宋即设重镇，明置指挥使，清设总兵镇守。其城襟山带河，岷江贯城而过。东距平武三百六十里，南距灌县六百四十里，匪据之，可进退自如，且为朱毛西窜之理想根据地。然自胡部到后，积极编练番夷，构筑碉堡，励行坚壁清野；故后此徐匪虽与朱毛合股，而终不能立足于川西也。

同月一日，突过清溪河之匪，窜占马槽；十二日，以四五团之众，夜袭大平山、水车坪之邓军阵地，战至次夜，始将匪击退，双方伤亡均重。同时，匪又猛攻土门，其防守之邓部，因伤亡过大，于十四日退扼茂县；匪复来犯，该部又迎战失利，茂县遂于十五日失陷。乃令王缙绪率罗江四旅、茶坪四旅向土门进击；并令邓锡侯在南苹岭一带，及孙震在伏泉山一带部队，协同一致出击。各部于十八日向土门方面猛攻，战至次日，在曹家坡、大垭口、鱼洞口、观音梁子等处毙匪甚多；我军亦有伤亡，王部并阵亡团长一员。二十二日，匪由茂县、文镇间突过岷江。二十七日，又南犯威州，我李家钰部一团迎战失利，退守板桥。自此，剿匪军事，侧重于阻绝徐匪与朱、毛会合矣。

四川“剿匪”军第一路“剿匪”军事报告书

(一九三五年一月)

一、匪情

朱毛西窜已达川黔边境，徐匪残部企图全力突破嘉陵江，窜扰西北腹地与朱毛呼应作战。据探报其伪三十一军部已进驻元坝子，伪二十五军部已进驻王家坝、宣、绥、仪、蓬三匪亦节节左移，曹家河、大石板、三元坊、黄金口等处之匪均在征集架桥材料，赶造木划竹筏中。

二、友军

宁羌较场坝驻陕军孙蔚如部。

三磊坎、车家坝、石罐子驻胡师丁德隆部。

江口剑梓一带驻二路军刘何两部。

三、我军

本军前奉刘总司令敬申军电已悉昭广防务由

蒋委员长寒战电令饬胡宗南师人川接替中际，此移防地点交待日期均为未明白之时，本军仍有固守原防阻匪西窜之任务，部署兵力如次：

钟代旅长开泽指挥兵力三团，担任左自沙溪子起，右至广元城止一段河防，其预备队一团位置于石堰门。

林旅长翼如指挥兵力三团，担任广元附城一带高地防务，其预备队一团位置于东北门外。

瞿团长联丞所部，担任自下西坝起，右至白河口止一段河防。

杨旅长宗礼。冯旅长鉴指挥兵力五团，担任左自白河口起，右至江口止一段河防，其预备队两团，一团位置于天雄关，一团位置于张王庙附近。

杨指挥秀春指挥兵力三团，以两团位置于广城为总预备队，其一团位置于剑阁。

四、作战命令之要旨

一月十三日奉到刘总司令真未军电节录如次：

朱毛陷桐梓后，似有扰我川南企图，徐匪主力亦自宣绥左移，似有南北呼应向西窜扰模样。

由一路抽组精兵十五团，二路十团交邓总指挥指挥，担任左翼攻守任务。昭广防务立交胡师接收，迅即开始移动，暂以双河场、赛金场为战斗地境，线上属左地区，与二道河罗师切取联络，左翼与胡师联络；并以田军十团担任北段，邓军十五团担任南段攻守。

五、军队调遣

奉到前项电令，迅即电知天水胡师，请其派队接替昭广暨嘉陵江沿右岸一带防务，并电田总指挥请其将所幽各部队派人统率，将现有布署见告，十四日给予前敌指挥杨秀春、兵站监谢无圻等之命令如次：

军奉命转移阵地，所有任务交陆军第一师接替。

沙溪子、大坝口、广元、河湾场一线，准于十六日先行交代。

白河口至江口一线防务，暂由二师一团，四师两团、五师一团、宪兵两团担任。

钟开泽指挥之钟唐两团，交代毕经北道驻原防整顿。

三师三团、五师两团、警卫司令一团分别交代毕，取道剑阁经思衣场，进驻南部待命。

警卫司令一营暂留，受兵站指挥。

前敌指挥部移驻昭化，俟全部交代后向南部跟进。

广昭剑兵站暂留二部并指挥警卫司令之一营，担任剑昭运输，其余即行结束，移往盐亭，南部设置。

总指挥部拟移驻盐亭。

命令发布后，连日对于交替防务及转移阵地事项一再与田胡两部文电往还，结果胡师以力不从心，只能接替昭化城以北地段，昭化城（不含）以南地段仍属本军负责，兹将田胡两部来电分别节录如次：

田总指挥寒电

右地区司令王铭章，副司令陈宗进指挥兵力五团，担任右自王家场、亘新政坝、蟠龙驿、板橙埡、南部、彭城坝、左自双龙场止一段防务。

中央地区司令罗迺琼，副司令王志远指挥兵力八团，担任右自双龙场（含）、亘河溪关、黄连埡、双山埡、大龙盘山，左自百里坝止一段防务。

左地区司令刘汉雄副司令何德隅指挥兵力七团，担任右自百里坝（含）起亘回水坝、鸳溪口、青牛店，左自江口止一段防务。

王铭章率三团，税梯青率四团，马泽率三团共十团拨归指挥。

胡师长删未电

派丁旅并接昭代县城之防，贵军与弟有辅车之势，拟请以昭化县城以南马山、射箭河、则地岩之线为界，线上及其迤南地区为贵军负责。

丁旅长删申电

奉命将昭化以北防务完全接替，广元以北接防部队铣日可到，昭化以北接防部队筱日可到。

胡师长谏电

昭化城防重以我兄之命勉强接替，如再南移则力不从心，弟实未敢担任，还祈贵部照旧驻守，互为援应。

一月十六日，胡师丁旅率兵四团到达昭广地区，以两团接替广元城防务，以一团位置于羊模坝，以一团接替昭化城防，于十七日午后分别接替完竣，适奉刘总司令铣未军电，因彭城孚当面之匪有移往蓬安、新政坝之说，今以预备队南移，先往填补双河场至新政坝地区。此时胡师既不能接替昭化以南防务，本军又不能独留一部以兼顾之，且一二两路南北段之区分点尚未奉明令规定，是以一面于巧未电请刘总司令指示，一切原电如次：

昭化县城南至江口一段防务，胡师既已不能接替，则由昭化城南沿嘉江至新镇坝、富利场延至双河场、赛金场之线应由一二两路担任防堵，南北两段之区分点拟定在双龙场或河溪关，务恳明令规定，自昭化城南至江口一段侯部暂负，防守之部队应即从速调赴南段，恳电今田军增兵四五团接替。

一面综合各方情况，判断匪主力西移，有由嘉陵江之一点突破，进犯川西北与朱毛呼应作战之企图已经证实，然匪情飘忽狡诈，惯声东击西，为伺隙豕突之计，其真面目之攻击点须待侦察，但短期内在嘉陵线上之决战关系川国安危至矩，友军刘何两部防长兵单，胡师现到兵力系先扼扎据点，而其后方交通困难，虽本军在速接新防而于应此未来之事变求其双方兼顾计，不能不决心活用控制交防后之十一团兵力，是以变更前日发布之命令，给予前敌指挥杨秀春之方略如次：

匪主力西移，似有由嘉江之一点突破进犯川西北之企图，而其真面目之攻击点须待侦察证实。

军以迅速南移接替新防之目的兼顾沿江友军之防线，应活用交防后之兵力。

处置

林旅长翼如率兵三团，遵照前令指示路线先往，填补双河场、新政坝地区，其余各团由杨指挥秀春率领向南部跟进，到达时即查酌布署，惟各部在行进中应与嘉江前线友军随时联络，如情况变化各在现位置向左转，以策应沿江全线，作嘉陵江总预备队。

钟代旅长开泽率兵两团，暂缓回防，驻剑门关作昭广剑总预备队。

杨旅长宗礼指挥四团，暂负射箭河至江口一段原防任务。

前敌指挥奉到方案即发布命令，林旅于十八日先期出发，其余各部陆续跟进。当时之行军序列如次：

特科第二团

第十二旅旅部

大小行李

警卫第三团

第十四旅二十八团

第十四旅旅部

特科第四团

第三旅第五团

第十二旅第二十三团

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

前敌指挥部

大小行李

警卫第二团（缺一营）

总指挥部

大小行李

第十四旅二十七团

第七旅第十三团

第七旅旅部

大小行李

第七旅第十四团

在行进中接田总指挥养电，称匪屯兵苍阆对岸，请酌留兵于相当地点，以便策应刘何两部，当令十四旅二十七团王徽熙由汉阳铺折转江口，受杨旅长宗礼指挥，侧重虎跳驿方面，为友军刘汉雄部之声援。适奉刘总司令皓午军电，规定一二两路之作战地境即于漾日遵照指示给予二十八九两军前敌各部命令电文如次：

我二十八九两军以合力剿匪目的，分段担任嘉陵江沿岸防务如次：

二十八军暂以河溪关河防沿南部至新政坝与三路军切联，由杨指挥率兵八团并由省开三团赴前方接替防务，为南段地区。

二十九军暂由河溪关（不含）以上，沿阆中、苍溪至江口左与二十八军部队切联，由罗师长迺琼、王路司令志远、刘师长汉雄、何路司令德隅各率所部约十余团，督率固宁原防，为北段地区。

原二十九军右地区及中央地区河溪关以下各部，应与二十八军交替防务。二十九军各部交防后位置如下：

罗师一部位于阆中，李路及陈司令指挥各部位于富村驿，王师及张旅之一团位于阆中附近。

二十九军总预备队税副师长梯青所部，迅移思农场待命，马旅长泽所部迅移阆中附近待命。

二十四日，据各方确报，苍溪当面之匪已于漾日开始向江口以下苍溪以上之小站河、亭子口、鸳溪口、楼门滩各点猛烈攻击，似此情形匪之企图已将证实，而亭子口一带江面既窄徒涉场亦多，刘何两部守兵甚单，在在堪虞，决心将行进部队在苍溪间暂停，以资策应。布署如次：

林旅率兵三团停止于南部，为二路右地区预备队，并侧重新政坝。

杨指挥率兵五团停止于思衣坊附近，策应二路左地区，为总预备队。

钟代旅长仍驻剑门待命。

回援昭广情形

当亭子口等吃紧之际，正徐匪亲率数十团围攻广元之时，初匪之大部由朝天上游渡过嘉江，先陷羊模坝，胡师丁旅以兵力薄弱，即收紧阵地扼扎广元据点。匪另一部由河湾场渡过嘉江，遂将广元陷入包围形势。廿四日复分道由郭家渡附近渡过白河进犯昭化，我总指挥部正在梓盐道上行进中，未得知悉。二十五日据张玉庙杨旅长宗礼报称，敬日得昭化丁旅甘团电话称广元已陷入包围形势，匪之一部已由郭家渡附近渡过白河达千五六百人，攻我天雄关，凉亭子甚烈，请速增援等语。经职当由电话令钟代旅长由剑门出援，以一团到大木戍与甘团接通，以保持昭剑交通，以一团由两河口，白田坝向主轮院出击，以抄袭匪之侧背，务于本晚将渡过白河之匪驱逐过河，并令王征熙团兼程到剑门以资策应等语。始悉昭广形势较苍阆更为严重，当时判断匪之主力既在昭广地区，则苍阆以下可保无虞，本军之新防亦可暂缓接替，青平江彰方面虽属空虚，但匪在未占昭广以前决不敢冒进，遂决将总指挥部移驻绵阳，以利指挥，一面另调后方兵力十团集结绵阳，以应事变，并商田总指挥调集团扼守青平暨白河南岸，一面飞令杨指挥率兵五团，由思农场兼程回援。二十六日白河我岸残匪经钟旅次第肃清，已沿岸构成据点与甘团连接固守中。二十八日总指挥部到达绵阳，杨指挥亦率队赶到剑阁。曾迭接委座暨刘总司令电令，匀场本军回援昭广为当前急务，复据杨指挥电报，其布署如次：

林旅长翼如率兵三团驻南部附近待命。

杨旅长宗礼指挥兵力四团扼守原防。

钟代旅长指挥所部两团及王征熙团，扼守白河南岸为第一线。

冯旅长监指挥所部一团暨李硕团，位于剑门驿、大木戍为第二线。

其余三团暂驻剑阁附近，顾虑军之左侧，为总预备队。

二十九日奉

委座宥戎行参战电令节录如次：

国军以拒止该匪西窜，并相机消灭其实力之目的，拟分别堵截进剿，第一路由江口方面抽调两团以上兵力，即日开赴剑门关，钟代旅长所部两团即日开赴剑门关，会同江口开到之两团堵截宝轮院西窜之匪，杨师长秀春率领思农场方面集结之五团，限三十日开到剑门关，指挥共九团兵力，立即协同胡师向匪攻剿，恢复昭广江防，并应赶速集结十团于绵阳。

奉到前令当转杨指挥遵照并授以出击要旨如次：

出击时以阳平关之胡师佯攻牵制羊模坝，以三磊坝部队佯攻牵制车家

坝。

以钟旅扼守白河据点，使本军进退自如。

以一小部由牛载坝大部由走马岭协同丁旅猛攻河湾场一点，如此项计划奏功，以大部向羊模坝、车家坝监视，再选攻另一点。

此后专攻一点，此点奏攻再攻第二点。

杨指挥奉到前项命令及要旨，即于三十日率队进驻剑门驿，遵照要旨布署出击其布署如次：

以钟旅扼守白河。

以冯旅指挥兵力三团编组增强别动队，由郭家渡附近强渡白河，经走马岭进攻河湾场。

以王团在三磊坝附近佯攻，掩护军之左侧，若能得手即齐头并进，以牵制车家坝。

布署完竣，即于二月一日拂晓开始攻击，第将走马岭、河、河湾场等地占领，与丁旅接通，广元之围遂解。

六、战斗经过

1. 白田坝、宝轮院之战

廿四日，钟旅接到杨旅电话，知匪渡过白河约千余人，正在天雄关、凉亭子与甘团激战中，即率一团取道大木戍与甘团连络，以保持昭剑交通，唐团取道两河口向宝轮院进剿，午后四时于白田坝附近与匪接触，匪人枪二百余，抵战约一时许即行溃走，时已傍晚未便跟追，即就地构工事扼守。二十五日拂晓，分道向宝轮院进剿，匪在该地南端高地聚众死抗，战至午始将宝轮院占领，匪纷纷退过白河北岸。二十六日，钟旅率队赶到，次第将我岸残匪肃清，连络甘团沿白河构成据点扼守。

2. 走马岭、河湾场之战

二月一日拂晓，我冯旅指挥李周瞿三团，由郭家渡附近以猛烈火力掩护我别动队分段强渡，匪在对岸聚众顽强抵抗，赖我官兵奋勇前扑后继，猛攻数次，左翼别动队始得在彼岸占稳，我后续部队相机继进，匪不支，乘势占领八庙梁、走马岭一带高地，时已入暮，赶筑阵地扼守，是晚匪来夜袭未逞。二月二日，我军仍攻击前进，匪集结大部于河湾场西端高地与我李周两团反复肉搏，激战约四小时相持未下，幸我瞿团增援到达，丁旅亦派一部在曾家桥附近威胁其侧背，匪势渐蹙，大部向车家坝方面溃走，小部退过嘉江左岸，午后三点始得占领河湾场、曾家桥一带与丁旅接通，广元之危遂解。

3. 三磊坝、九龙山之战

二月一日，我王征熙团佯攻三磊坝之匪，初则匪用全力抗战，数次强渡均未得手，午后匪知走马岭方面失败，即撤至九龙山、天台山一带，三团为掩护军之左侧计，于占领三磊坝后仍准备继续进攻。二月二日晨，推进至九龙山与匪相遇，激战至午后三时尚未攻克，只得就地构筑阵地，以为持久计。入夜匪自行向车家坝方面撤退。

七、剿匪宣传

(略)

蒋中正命令川军将领不得擅离职守的电报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查赤匪行动，飘忽异常，我军剿匪作战，处置贵在神速。各带兵长官。必须身临行间。方能应付机宜。近人常谓匪战略。前方反指挥后方。确系洞见症结之论。乃查川中各将领。每每安处后方，前方责任委诸部署。而所属将校。亦相习成风，层层委托。以致平时则废弛军纪。有事则坐失戎机。兴言及此，良堪治叹！嗣后各军事长官，务须恪遵上级命令，常驻指定地点，非经长官核准。不得擅离。倘有仍前玩忽或因之失地丧师者。定按抗命辱职各罪。分别严惩。决不姑宽。希转饬所属。一体遵遵。

蒋中正。宥。行参。

第一师胡宗南部与红四方面军 在四川广元、昭化战斗详报 (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二月初)

(一) 战前之形势

1. 匪情

徐向前残部，自二十一年窜踞川北南、通、巴一带，利用川军各自为政之局势，逐渐扩张地盘与兵力。近因朱毛西窜，中央派参谋团入川，并任刘湘为剿匪总司令后，局势转变。匪首徐向前率匪四军（九、四、三十、三十一军）由绥定、通江西移，准备进攻广、昭，伪总部设旺苍坝，伪九军集大石板、三元场，伪四军在朝天驿一带，伪三十一军向曾家河移动，伪三十军在广元正面准备竹牌，西渡嘉陵江，企图攻取昭、广，进击陇南增援部队，以收各个击破之利。

2. 我军

本师主力分驻陇南及兰州，一部（丁旅）进驻碧口、姚家渡、三磊坝一带，构筑碉堡，加紧防务。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奉委员长蒋南昌寒（十四）日战电令，令本师克日派队接昭化、广元之防，遵即派独立旅丁德隆部三团进驻广、昭，同时并派第一旅之第一团，及西北补充旅之第一团，进驻三磊坝、羊模坝一带，统归丁旅长指挥，以固广元侧背；第二旅之第六团，进驻阳平关，遥为策应，于二十四年一月十八日始行接替完竣。部署如次：

独二团甘竟生部驻昭化；

独旅部及独一团张钟麟部、独三团刘超寰部驻广元；

第一旅第一团李正先部驻三磊坝（主力后开广元）；

补充旅第一团罗克傅部由广平河向羊模坝前进；

第二旅第六团李用章部驻阳平关；

游击第一支队潘名世部驻转斗铺；

游击第二支队张俊耀部驻得胜关。

接防后，粮食最感困难，因广、昭半沦匪区，川军屯驻已久，益以难民数十万，筹办运输，均属不易。

3. 友军

宁羌、沔县大安驿一带，驻陕军刘文伯旅。

剑门关为田军刘汉雄师，及邓锡侯部杨秀春师之一部。

剑阁为邓锡侯部钟鸣旅。

（二）作战经过

1. 转斗铺、黄坝河之役

一月二十二日，匪之一部进攻我转斗铺游击第一支队，复派一部约二百人，于上午十时，经黄坝河附近，迂回转斗铺侧背，我第一支队下支，遂向北转进。我游击第二支队，于午后四时由得胜关往援，行抵黄坝河附近之李家坪，与匪遭遇，接战四小时，因众寡殊悬，乃乘暗夜向得胜关撤退。

2. 羊模坝之役

一月二十三日午后五时半，匪第三十一军约千余，由罗家院东端高地，向羊模坝我罗团主力（两营）进攻，适逢市集将散，混乱异常，该团仓卒应战，彻夜不休。二十四日下午，入于苦战状态。该团第一营，二十三日奉令进驻大坝口，二十四日午刻奉令回羊模坝夹击，途中与匪遭遇，且战且走，入夜到达东山庙。此时罗团主力，已退出羊模坝，匪之后续部队，即由大坝口络绎渡河，向罗团包围攻击，入夜罗团决围而出，向广元引退。十一时许，其一部退到广元，同时丁旅长令甘团集结昭化，准备守城，并派甘团谢团附义锋，率该团唐营增援三磊坝，协助第一团杲营（附无线电一架）固守。

基于以上情况，师部深虑碧口空虚，交通重要，电令驻阳平关之第六团派遣一营，限二十七日到达，并令丁旅以现有兵力，固守广、昭，与城共存。

二十五日，罗团二、三两营续到广元，颇有损失，同日下午一时，谢团附所率之唐营到达三磊坝，此时石罐子被匪占领，白河下游已有匪踪，遂奉令偕杲营退出三磊坝，渡过白河，转向碧口方向撤退（二十七日到碧口），匪即进入三磊坝。

罗团之第一营与主力失却联络，于二十四日夜经由菜子坝绕道向碧口退却（二十八日到达）。

当日因罗团第一营之行踪不明，三磊坝部队之行动，亦无报告，深恐匪部西窜碧口，再令阳平关第六团之主力，于明（二十六）日续向碧口急进，限二十八日到达。阳平关防务，暂由二十五日退阳平之游击第一第二支队扼守（二十九日陕军刘文伯旅派一营接防，两支队回徽县整理）。

3. 昭化之役

二十四日，我羊模坝罗团不守，广元侧背，顿感威胁，是夜十二时丁旅长用电话令昭化甘团，作守城准备，并须派遣一营，驰援三磊坝，以固后方。团长奉令后，即令谢团附义锋，率第一营增援三磊坝，同时并将白河北岸之警戒部队，于二十五日拂晓，撤回河南岸，切断浮桥，布置警戒，并另派一排往邓家渡口警戒。而匪之一部约百余人，已先期由邓家渡口过河，上午八时三十分，与我派遣之排，在鸭红岩遭遇，我排即占领高地，抵抗有顷，退回凉亭子阵地。此时天雄关及昭化城后山阵地，匪已占领。上午十一时，匪之大部，逐步逼近，我阵地前之警戒哨兵，仍逐步抵抗，匪之第五连突至阵前，被我机枪扫射，立毙三十余人，即行溃退，阵地四周，旋归沉静，入夜十时顷，伪三十一军第二师以两团之众，三次攻我天雄关、凉亭子、昭化城后山阵地，十二时为最烈，均经我守兵奋勇抵抗，第8连乘机出击，将匪次第击退，匪伤亡枕籍，陈尸半山。是役毙匪营长一，连长三，排长数名，士兵四百余，十二时以后，即归沉寂。二十六日晨派第七连搜索，匪已退回白河北岸，随后邓军杨师，向保安院、石罐子进击，昭化之围遂解。

4. 广元之役

广元为川陕咽喉，地势重要，又在嘉陵江东岸，可为剿匪之有利据点，匪得之，则可划江而守，遮断川陕连络，窜陕窜甘，或西窜成都，皆可减少顾虑，势在必急。况匪自二十二年以来，聚集主力，专与宣绥方面第五路周旋，利用川军之不能连络一致，用各个击破之计，又以第五路强大有力，最足危害其存在，故恒向第五路攻击。此次本师入川，据有建领形势之昭广，益以二十一年冬季，徐匪西窜，迭受本师重剑，其忧虑危害，比对第五路更甚，故乘本师主力尚未入川之际，倾巢而来，志在一逞，先以精锐之伪四军潜伏朝天驿以北地区，为要击本师由阳平关南下增援部队之惯技，以伪三十一军由大滩附近偷渡嘉陵江，侵扰广昭侧背，阻隔后援，并与在河东之伪三十军，策应夹攻，先取昭化，后取广元。兹纪其经过如左：

一月二十晚，匪在广昭东侧，燃火作工，放枪奏号，吸引守兵之注意，俾其上游渡河部队，容易成功。

二十四日，匪之迂回渡河部队（伪三十一军）已到达羊模坝，与我罗团交战中，广元正面之匪，则并无动静，似在准备，俟其迂回部队奏功，乃开始攻城。

二十五日午，匪攻昭化失败，我羊模坝附近苦战之罗团第二第三两营，先后到达广元，加入河西五龙堡阵地，入夜匪又攻昭化，被我甘团击退、两城通信，仅恃无线电。

二十六日，广元正面之匪，向我数度攻击，并掩护匪部渡河，占据河湾场，是日黎明，接丁旅长宥（二十六日）丑电摘要如下：

广元现已筹得粮，可守半月，若继续筹得，维持三月或半载，亦不困难，职所率部属官兵愿尽力死守保全全城数十万生命，并为中央立信，尚可抑留多数匪部。

当日决定广元之守城部署如下：

广元正面及城内独一团、独二团；

五龙堡阵地第一团（欠第一营）、补一团（欠第一营）。

二十七日，广元正面之匪，用重迫击炮向我阵地及城内射击，掩护匪部架桥渡河，我五龙堡北方之飞机场落入匪手，川军钟旅一团进驻保安院，冯旅二团到剑门，杨师五团到剑阁。同时并接邓、田宥（二十五）日电摘录如下：

徐匪主力，似已西移。连日在阆、苍一带与尧部激战，侯派剑阁钟旅二团驰赴石罐子、邓家渡策应。请彼此切取连络。

当时电复如下：

承派钟旅驰援昭化，至深感谢，刻下悍匪西奔，沿江震动，自当戮力同心，共除祸患，已饬广昭丁旅严密防守，并与贵军切取连络，协力堵截。

入夜，河西之匪，以一部攻击五龙堡阵地，旋被击退，似属威力侦察。

二十八日，匪仍用迫击炮射击，掩护渡河，沙河场、河湾场二处皆架有少数浮桥，丁旅请派飞机轰炸，但因天阴多云，不能飞航而止，是日并知阳平关以南地区，匪骤增多，但番号不明。

二十九日，匪之攻城准备，业已完成，匪首徐向前亲至五龙堡北方之上西坝，伪三十军军长陈昌浩，伪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在河湾场策划指挥，志在必得。入夜八时，伪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围攻五龙堡阵地，同时广元正面约有三团之匪亦猛烈袭攻，东西剧战，彻夜不息，我五龙堡守兵，死力坚守，肉搏奋斗，阵地屡得屡失，进退往复数十次。延至三十日上午八时，卒

将五龙堡围攻之匪完全击退，广元正面之匪，因见势不敌，亦自行撤退。事后清扫战场，计毙匪在一千以上，并击毙伪团长符某一员，我军伤亡如附表。

三十日下午我广元部队，补充弹药，强固阵地，调整人马，侦察匪情，抚慰民众，倍振振愤，是日匪之残部，尚在广元四效，石罐子，三磊坝、车家坝，皆有一部停驻，川军先头仍在保宁院，宁羌附近之匪是夜与陕军一度接触。

三十一日夜九时，匪以一部攻击五龙堡阵地，接战二小时停止，似属退却前之动作，因在暗夜，未行出击。

二月一日正午，广元西岸之匪，已于昨夜今晨由千佛岩、沙河场渡河东窜，一部向北方玄天庙、田家坝，郑家湾退却，本日正午，我昭化甘团之张营渡过白河，占领小庙子一带高地。川军杨师三团进占走马岭、石罐子、三磊坝，而河湾场、千佛岩、沙河场各渡河点，仍有匪作工据守，其在李家咀、毛坝子之浮桥，已自行拆毁。

二日，广元河西之匪，已悉数退回河东，及须家河、车家坝以北地区，我甘团张营协同川军杨师一团，于今晨占领河湾场，昨日到达走马岭、石罐子、三磊坝一带之川军，今晨向曾家河、天台山、九龙山、龙家沟推进，广、昭守城之役，至此告一段落，实亦本师今舌剿匪之序幕耳。

（三）判断匪方尔后之企图

匪此次聚集精锐，攻击五龙堡、广元，志在必得，准备旬日，相持一昼夜，死亡枕籍，弹药销耗殆尽，在最短期内，必无力再攻。其埋伏于阳平以南之精锐伪4军，空无所得，或转其锋，以攻击康县、略阳，但对于本师孤悬之丁旅，既无法摇撼，且招损失，对于主力所在碉堡林立之康、略，竟来攻击，恐无此大胆，或向近旁较易攻击之宁羌入手，亦未可知也。

（四）意见与心得（略）

陆军第一师参谋处

第三十八军孙蔚如部与红四方面军 在陕南战斗详报 (一九三五年二月)

宁、沔、南、褒各战役沿起

查赤匪徐向前股自民国二十一年冬窜据川北城、万、通、南、巴一带，利用川军外线作战协同困难之弱点，除向川中各方面宣传赤化发展势力外，并时派股匪窥犯陕边。本部有堵剿任务，故两年来先后在镇巴及所属之降头山、南郑之喜神坝、天池子、宁羌及所属之黄坝驿等处激战数十次，均将匪驱逐出境，但以本部防线过长未能远追，以致边区辄被滋扰。本军防区计东自镇巴西迄宁羌，绵亘千有余里，山林丛杂，运输极感不便，而又小道四通，布防绝难周至，故辄有兵力单薄之虞。迄今春一月间，因徐海东匪窜扰镇、柞、兰、商一带，又由此间调去步兵三团往剿。川匪乘我兵力分散之际，于二月四日倾巢来犯。宁、沔、南、褒诸战役遂起焉。

(一) 战前之情势

(1) 匪情及友军

1. 一月二十日据确报徐向前匪部放弃通、巴，企图西犯昭、广，北犯陕南等语。

2. 一月二十四日据确探称徐匪主力集中南江木门、旺苍坝等处，并补修川汉山路，有倾巢西犯北窜并诱我军西移，谋直袭我南郑根据地之企图。

同时又据确报徐匪攻昭、广未逞，于黄坝驿、回水河等地集中兵力企图莫明。

3. 二月三日接胡师长冬(二)日未电，据飞机报告，朝天驿附近聚匪甚多等语。

4. 第一师驻略阳、碧口、昭、广等处，其昭、广以南阆、苍之线与川军第一、二路衔接。

(2) 我军情势

初本军以防地辽阔，兵力单薄，为巩固防区计，遂于南、褒、城、洋、西等县择要构筑碉堡分兵驻守。

(二) 作战之经过

(1) 宁羌之役

一月二十五日以后盘踞黄坝驿、回水河、牢固关等处之匪，每于夜间派其伪游击队潜至城郊附近，鸣枪扰乱，均被击退。

二月一日据探报犯昭、广之匪，狡计未逞，向朝天驿方面回窜，陕边之匪骤增至三万余众，其先头已窜至砚盘石附近，而宁、沔顿形吃紧，即电令驻宁羌之独一旅第二团杨竹荪团长固守宁城，另派便衣队相机游击，杨团长奉今后当将城效附近之匪次第驱逐。

二月二日下午奉杨主任转委员长东(一)日电节开，匪之主力转移阳平关、略阳方面，图袭秦陇，着近川边之部队，饬抽四团以上兵力，推进宁羌牢固关一带。策应昭、广。

本部奉命后即下如下之部署命令：

1. 匪攻昭、广未遂，故其主力转移，有向我阳平关、略阳窜扰之企图。我宁羌驻军独立第一旅之杨竹荪团已将城效附近之匪次第肃清。

2. 奉委员长电令着抽调兵力推进宁羌牢固关一带以策应昭、广。

3. 着原驻沔县之独立第一旅刘文伯部（缺第二团）俟第四十九旅接替沔县防务后，即向宁羌推进。

4. 着第四十九旅王毅武部（缺第九十九团）附骑炮工各一连，进驻沔县，准备向宁羌推进。

5. 原驻西乡、石泉、汉阴等县之第五十一旅，除在各该县留驻相当兵力担任防务外，即向城固、洋县集中待命。

三日下午四时许黄坝驿一带之匪倾全力向我贺家梁、七星池阵地猛袭，我二、三两连凭据碉楼及坚固工事沉着应战，匪死亡甚众，终未得逞。激战至黎明，奈该匪愈集愈多有增无已，并用迫击炮轰击碉楼，以其密集队约两团之众，附有自动步枪多架，猛扑贺家梁阵地，我步炮连由城上阵地超越猛射，多中要害，第二连官兵奋勇血战，与匪肉搏十余次，毙匪百余名。卒因连长阵亡士兵伤亡过众，碉楼被毁，不得已乃放弃贺家梁退守城南小高地，是时匪以主力猛攻东山观，城西北两面亦被匪攻，杨团长以东山观关系宁城安危，仅驻一连，兵力薄弱，坚守不易，乃令第一连放弃五里铺退守西门，第三连放弃七里池增援东山观，并亲率五、六两连及特务排前往应援，欲死守东山观以保宁城。詎该匪乘我变换战线之隙，以全力猛扑东山观阵地，第四连遂陷于重围，连长受伤殒命，士兵伤亡过半，我杨团长所率援军方行至山腹，救援不及，东山观阵地遂致失陷。守城部队与杨团长所率官兵亦因众寡悬殊，力不能支，相继陷没。是役仅第一营营长石藻珍臂受重伤率官兵百余名突出重围，脱险者仅三十余人，星夜退至大安驿，其余官兵俱没，杨团长失踪，战斗于此告一结局（此据逃回官长所述特此声明）。

（2）阳平之役

一月二十八日奉委员长巴县行营看（二十六）日戌参战电略开，着第一师速调阳平关部队兼程南下应援昭、广，同时接胡师长来电，请派队接阳平关防务。

当即电令原驻大安驿之独立第一旅第二团第三营赶往阳平接防，其命令如次：

1. 奉委员长电令，着第一师胡宗南部驻阳平关部队即兼程南下应援昭、广，并接胡师长电报请即派兵接替阳平关防务。

2. 着该营由大安驷驻在地即日开赴阳平关接替防务后，须赶筑防御工事，严加戒备。该营长刘志远于二十八日下午一时率兵三连由大安驿出发，当夜即到阳平关布置防务。

二月四日拂晓匪众除窜扰宁羌外，同时并以精锐之一部约千余名分犯阳平关。我营长刘志远督部奋勇迎击，激战甚烈，后知宁羌已陷，且以敌众我寡，并奉该旅长命乘夜安全撤退至大安驿。是役官兵伤亡、弹药消耗由独立旅经报绥署。

（3）沔县新铺湾之役

二月四日晨得匪围宁羌报告后，除令独立旅急进援宁外，当令第四十九旅王旅长毅武在沔县集中后，即经大安驿向宁羌前进，补一团进驻新集黄官岭。旋得确报赤匪约三万人陷宁后向东北急进等语，即令刘旅长文伯率所部第一团（缺第二营）先进驻新铺湾，第二营进驻大安驷，协同由阳平关退来之第二团第三营为前进部队，王旅暂驻沔县待命，晚十时得确报徐匪向前股伪第四军、第三十军及教导师先后占据我宁羌、阳平关，复由川北增调来伪

第九军全部，由匪首徐向前、王树声等率领，势焰甚张，四日晚其先头一部已窜至五丁关、铁锁关一带。

五日早六时得报匪主力约万余正由宁羌、阳平关、铁锁关分三路向东北移动，其主力仍继进中。我为缩短战线计，遂下如次之要旨命令：

1. 匪既攻陷宁羌，主力仍分三路由宁羌、阳平关、铁锁关向我前进中；

2. 本军为缩短战线以聚歼该匪之目的，拟在沔县以西之新铺湾构筑攻势防御地带，准备堵剿，相机出击；

3. 着充任前进部队之独立第一旅第一团第二营与由阳平关撤退甫到之独立第一旅第二团第三营由营长刘志远指挥，一面与匪保持接触，一面掩护第四十九旅构筑防御阵地；

4. 着第四十九旅即在新铺湾相度地势构筑攻势防御阵地，克日完成。

六日拂晓，发现匪向大安驷侵犯，经我独立第一旅第一团之第二营与第二团之第三营一面应战一面即向新铺湾撤退。同时令王旅长毅武率所部两团及独立第一旅第一团（缺第二营）于七日下午三时占领新铺湾阵地。严密堵剿，该旅长奉命后，进抵新铺湾侦察地形构筑阵地。

七日上午接王旅长虞（七）日辰电，报告如次：

新铺湾阵地发现匪四五十名，经派兵迎击即退去等语。

七日下午三时据骑探报称：新铺湾正前方约三千公尺处发现匪四五十名，见我骑兵进逼，即向后引退，但两旁山林内伏匪甚众。王旅长得报后当派特务连一部向前威力搜索，旋据报正西约四千公尺深林内确有匪徒潜伏，晚八时匪在我阵地四山放火，枪声时起时止，同时匪以一小部击我右翼山头，被守兵击退。

八日拂晓，匪以全力向我右前方第九十八团第二营猛扑，同时我左前方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及正前方第九十七团亦与匪接触，激战甚烈。匪以一部向我正面佯攻，其主力向我两侧翼猛扑，散匪强据四山施行扰乱。我官兵沉着应战，相持至黎明，匪竭其主力向我阵地冲锋，激战至七时许，匪仍未逞，后因独一旅第一团第八连所守高地被匪包围，致陷匪手。匪既据山头，即用机枪火力向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猛烈射击，我第九十七团蔡坝附近阵地因地居山麓形势低洼，受匪瞰射，伤亡极众。但守兵死拒，匪卒未逞。同时我右翼被匪猛攻，颇呈动摇现象，王旅长见势紧急，当派第九十八团李团附养锋车兵两连向右翼增援及第九十八团第三营增加该团右翼，于是全线官兵士气大振，奋勇出击，与匪白刃相拼，终将该匪完全击退，占领A山头之线，并派队迫击，斩获无算，我部伤亡数亦奇重。至下午四时匪又猛烈进犯，先以一部向我右翼猛攻，被我第九十八团王宝灵营击退，而正面之匪又倾全力向我猛扑，王旅长亲临督战，并调第九十八团第一营营长雷世聪增援，奋勇出击，俘匪二百余名，连占数山，惟因天晚未便穷追，乃令各部固守原阵地。移时匪又攻我右翼第九十八团，王旅长除命该处守兵竭力抵抗外，并选奋勇队百余名，向匪正面猛攻，犯我右翼之匪始退。

九日拂晓匪势倍增，其后续部队约一师之众，向我全线猛攻。我军除甘预备队外，一律进入阵地，彼我互有进退，反复肉搏，毙匪千数百名，我部伤亡亦众。忽据元墩子骑探报告，匪一部约两千余人，由铁锁关、胡家坝自元墩子方向前进，有迂回沔县之模样，复据牟家坝第一团团长王茂云无线电报告如次：

南江之匪由铁炉寺方面向喜神坝前进，似有直犯汉中之企图。

本军为集中兵力缩短战线计，乃下如下要旨命令：

1. 据报匪之一部约四、五千人，已由南江方面经铁炉坝向喜神坝前进，似有直袭我南郑根据地之模样。
2. 本军为缩短战线计，决心放弃新铺湾。
3. 着第四十九旅及独立第一旅即向沔县撤退，但撤退时须派队掩护务期安全。

该旅长奉令后于十二时左右派独一旅第一团第一营及第二团第三营为掩护队，位置于新铺湾两翼高地，施行掩护，其余部队向东撤退，当晚十二时先后到达沔县。此时匪已分两路由胡家坝及茶店子抄袭我后路，沔县属汉江以南之诸山头已被匪占据，向我沔县城内射击，另一股沿汉江南岸节节东进南郑迤，南已被匪威胁，石、汉、镇巴之兵尚未到达，南郑空虚。为巩固根本计，因令甫到之第一一团即占领沔县西北高地，掩护刘、王两旅后退，在沔略加整顿，即于是夜开回南郑，又命第一一团扼守龙江铺阵地，沿褒何左岸布防，宁、沔战役于是告终。

(4) 喜神坝之役

赤匪徐向前股派其伪九十师全部约千余名企图直扑南郑，曾于去岁十二月窜至喜神坝南之牛脑壳，并不时派伪游击队至喜神坝、红庙塘等处抢粮。据报后当令辎重营王营长云山率所部于元月六日进驻喜神坝严密堵击。其命令要旨如次：

1. 查赤匪伪第九十师一部约千余名，刻下盘踞川边之牛脑壳，时派其匪徒进扰喜神坝、红庙塘等处，抢粮滋扰。
2. 本军守土有责，以歼灭该匪及或驱逐出境为目的。
3. 着辎重营长王云山部即日开赴喜神坝，构筑工事严密堵剿。

该营到达后赶筑坚固工事，并派队向正前方及侧翼搜索游击，此后匪徒不时至喜神坝扰乱，均经该营游击队击退。

一月十九日晚，匪约六百余名分三路向我袭击，以少数由牛脑壳山梁样攻我正面，一路攻我西沟右翼山头，另一路同时由小坝方向攻我左翼山头，我官兵依险沉着应战约五小时，匪不支溃退。

二月六日下午四时许，匪乘我大军西移，后方空虚之际，由南江抽调伪三十三军之一部约千余人来犯，先以密集队前仆后继，向我正面猛扑，我军官兵奋勇迎战，并以预备队增援，与匪肉搏凡数次，我军士气愈振，当场击毙伪团附一名，匪徒百余名，至十时半匪渐不支，狼狈回审牛脑壳。我军因西路战事正在激烈，故固守原阵地并未穷追。

(5) 南褒战役

一、匪我情形

本军按预定计划撤退后，匪仍向南、褒前进。奉贺主任阳（七）日已参战电如次：

匪陷宁羌，由陕窜甘已无疑意，汉江上游顿形严重，似宜侧重陕甘边区，兴安一带部队应移置汉中，以便较易策应等因。除已电调西乡、镇巴、石泉、汉阴一带部队留必要之少数守城外，汉江以南各部队亦令即日向南郑集中，加厚防务，并限各担任守备部队迅速完成一切准备。又奉主任杨宥（二十六）日寅参一电开：

委座电令我军固守南、褒，在我方各友军未开始动作以前，匪之诡诈多端，企图不明，特宜防范。

二、友军方面

1. 甘陕边境及略阳一带驻第一师胡宗南部。
2. 川北昭、广、苍、巴、通之线驻有川军剿匪各路军扼守。
3. 奉命增防陕南之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第三十九师各部正向陕南分途开拔中，因山路崎岖行军运输均感困难，约需一月以后始可到达。

根据上述各方情况，军长决心固守南、褒，遂下如次之防御命令：

1. 赤匪大部占据宁羌、沔县后，时以主力进扰南、褒。
2. 本军以固守南郑、褒城及以东各地区，以待各路援军到达，相机出击歼灭该匪为目的。
3. 着第九十九团驻守褒城。
4. 着第四十九旅（缺第九十九团）及补充旅之第一团分驻南郑四郊，担任警戒勤务。
5. 第五十一旅之第一团、第一一一团及补充旅之一部，并军直属各部队驻南郑城内，为总预备队。
6. 城、洋、西各县防务由警备第二旅及第一二团分别担任之。
7. 各部在所驻地星夜构筑防御阵地，竭力固守。
8. 各驻守部队及各碉楼守兵须预事筹购一月内应需粮秣。

三、作战经过

1. 褒城守城之役

褒城东与南郑接壤、西与沔县连界，均开阔平原，惟城北鸡头关较为险峻，当新铺湾战争正酣之际，军长即拟在沔县附近先予匪以迎头痛击，然后诱匪深入南、褒间、再与之决战，歼灭其主力于汉江两岸，以收根本肃清之效。兹录其经过如次：

二月十日军长根据以上之决心，即予第九十九团团长沙志介如下要旨命令：

一、徐匪向前以优势之兵力进扰陕境，其先头已到沔县城附近，仍有向我前进模样。我第四十九旅王旅长毅武及独立第一旅刘旅长文怕各部以战略关系，正由沔县向南郑转进中。

二、我军以固守南褒之线，待援军到达，俟机出击，歼灭该匪于汉江西岸之目的。

三、着第九十九团团长沙志介率所部（缺第二营）附工兵一排、无线电一架进驻褒城构筑工事严密警戒。

四、关于褒城防御工事，限到达后即时实施，克日完成并电报备核。

五、守城各部队均须预先预备一月给养以备需用。

耿团长志介奉命后，即率所部及工兵排、无线电向褒城出发，于十日下午二时到达，即行部署一切。查褒城山城垣破坏土墙全无且两面受高山之瞰视，守颇不易，惟城西北有小馒头山又名伏虎山一座与城互为犄角，成为军事上最强固之据点。若欲守城，非先守馒头山不可，耿团长志介观此情形，即作如次之部署：

步兵第一营附步兵炮连占领馒头山；

步兵第三营及原驻褒城第六连固守县城；

团部医务所工兵排、无线电均驻城内。

部署已定，遂一面侦察敌情，构筑工事，因城及馒头山均受三面侧射之

不利，故于城上按照散兵坑、山上用野堡式之工事构筑，星夜实施。

十一、十二两日匪军尚未接近，我仍一面搜集材料加强工事，构筑掩蔽部，一面努力派探远出搜索，严密警戒，十二日午后已发现少数便衣匪徒在馒头山以西窜扰。

十三日敌约两团之众，一团由伪团长魏仲率领进占红庙岩、连城山一带，一团由伪团长许某率领进占范寨、周寨、金寨、才寨等处，准备向我攻击。

十四日拂晓敌以数倍于我之兵力先将我褒城以北鸡头关之警戒部队压迫后退，乘势攻我北关及馒头山阵地，我守兵奋勇迎击，死力坚守，激战三小时，匪伤亡极大，不支而退。匪军另一部约四五百名，于本日下午二时许，突至南褒间之宗营镇，将我交通隔断。至是南、褒间之通讯连络仅恃无线电报而已，入夜约十一时，匪以主力约三团由伪第一师师长王宏坤指挥，分三股来袭县城及馒头山阵地，一股约千余人由老道寺方向来攻，一股约三四百名由正西沿沔县北山而来，一股约八九百名由正北迂回经鸡头关向北关猛攻。

十五日拂晓各股均一面用迫击炮向城内及馒头山阵地集中射击，掩护匪兵前进，一面用密集队向我猛扑，我守备各部分头奋勇迎击，沉着应战，迄至正午十二时，匪不但不退，且增加生力军部队约一团，由西北凹道潜伏而来，战争至此，更形激烈，匪反复肉搏十余次，正激战中，我战斗机两架由西北方向飞行而来，即加入战斗向匪轰炸，匪见机至，仓惶失措，撤退藏匿于各小村庄中，战稍停顿。但飞机去后，于下午四时匪又向我猛扑，较先更形激烈。我官兵坚苦血战，肉搏格斗，往复进退数十次，仍不退。相持至夜三时，匪又以后方主力乘阴雨夜暗之际，分四路增兵，向我城周围进攻，志在一逞，并用密集队携带云梯多架向我猛扑，经我守军沉着应击，用大刀、手榴弹向匪肉搏格斗，激战至烈，相持一昼夜，炮声杀声未稍间断。十六日早六时，匪因伤亡甚众，始行分途溃退，当溃退中，触发我埋设之地雷五处，轰炸极伙，匪胆愈寒，馒头山与城内守兵乘机反攻。事后清扫战场，查悉毙匪数在千名以上，我官兵亦有伤亡。

连日因褒城战事激烈，恐该处兵单不敷分配，乃令辘重营营长王云山率全营乘夜开往褒城，并护送弹药。该营于夜十时出发，至金家堂与匪相遇，且战且走，至次早四时完全到达褒城。

由十七日起，匪以进攻褒城不利，复受重创，死伤过半，十八日又继续进犯，日必数次，鬼蜮伎俩施展殆尽。但我阵地守兵自增加后，士气益振，沉着应战，严加防范，匪虽凶悍，猛扑数次，卒未能逞。

十九日晚六时许，匪约二千余名分两股来犯，一股约四百余名由城西南方向用迫击炮、机关枪向城内轰击，一股约千六七百名，向城西北之馒头山用密集队猛扑，经守兵沉着射击，约三小时，匪不支，由原路溃退。匪约三千余名，附迫击炮十余门、自动步枪多架，并携带云梯多架，于二十二日早三时分股又来扰犯，一股约八九百名，由城西北之连城山袭击馒头山阵地，一股约二千余名由红庙寨犯城西南端，一股约百余名，由南褒间之范、张、周三寨沿河扰乱，虚张声势。经我官兵凭险抵抗，激战至拂晓，近城匪徒触发地雷六七处，死伤极众，敌胆寒心怯，顿呈溃乱现象，我即乘机选派劲兵一部由南门出击，所向披靡，斩获甚众，匪纷纷向老道寺一带溃窜，我因守土有责，不便穷追，遂回褒城。是役阵地遗弃匪死亡者，除运走不计外，尚留约二百余名，我军伤亡亦数十名。

自经以上战役后，匪受创甚巨，凶锋大挫，自知力不能敌，始行陆续撤退。同时奉到贺主任笈（十七）日申行参战电令如次：

匪既四处煽惑活动，我亦可派小部队游击等因。

我南、褒守军即选派精锐部队四出游击。

褒城守城之役至此始告结局。

2. 南郑守城之役

一、赤匪除以一部进犯褒城，不遗余力，意在分我兵力、断我交通、居心各个击破外，并派其主力伪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及教导师、少年先锋队、游击队等共约三万余人，于犯我褒城之际，同时进攻我南郑策源地。我军因东路部队尚未集结，援军亦未到达，以南、褒两县现有兵力固守待援，幸赖各级官兵奋不顾身，预事构筑强固工事，始能大挫凶锋，保守名城也。

二、南郑为西北重镇，系陕南剿匪军事策源基地，关于军队之集结与剿匪进展，均赖以周转维持也，是以南郑之得失攸关，剿匪前途至巨且大。兹将其守城经过胪述如此：

二月十日沔县各部队调回南郑后，继令一 一团一面与敌保持接触，侦察其企图及兵力，一面向南郑指定阵地转进。军长为固守南、褒之线，重新配备阵地。

十一日迄十三日，南郑附近虽未发现匪踪，但我军仍不分星夜，努力加强工事，巩固阵地，并极力充实战备材料，待其接近，一鼓歼灭。

十四日，南郑城西及西南附近已发现匪少数便衣队炫惑窜扰，是日午据褒城耿团长志介无线电报告如次：

匪已于今早六时接近褒城攻城，现在激战中。

十五日匪约七百余名于午后二时由通沔大道窜至南郑西南五里之杨庄，分两路向城西各碉楼附近扰乱，经我碉楼守兵沉着射击及巡河部队分路截击，激战甚烈，至晚六时许将该匪击退，计毙匪数十名、获红旗六面。

据探报南郑以南红庙塘、协税、周家坪、龙岗寺、石公桥、高台寺一带，发现匪之大部约万人，南郑西沙原子、龙江铺一带有匪约近万人，并携迫击炮两门向我进攻。察其行动，似有先以一部沿汉江南岸向东移动，威胁我军左侧背，另以一股进犯我褒城之模样。

十五日，据褒城耿团长志介无线电报告如次：

褒城城郊仍在激战中。

根据以上各种报告判断，窜扰我南郑附近碉楼者，乃系诱惑佯动牵制我南郑主力，俾其第一步先遂攻褒城之企图。

十六日，南郑城效附近之匪便衣队仍不时活动，向我扰乱，但匪主力情况如旧。又据褒城耿团长报告如次：

攻褒城之匪经守兵苦战，奋勇迎击，相持至今早六时，始行溃退等语。

奉巴县行营贺主任敬（二十四）日西行参战电节开：

南，褒间宗营镇等处之匪，希设法肃清等因。

晚十时即派补充第二团史树勋首长率所部出城向南、褒间之宗营镇一带游击，十七日午前七时回城报告，昨晚十一时半行抵宗营镇南之景家塘与匪遭遇，经我营奋勇冲锋，激战约二小时，匪不支，向西北五郎坝一带溃走等语。

十八日午前一时，匪伪三十军及教导师之一部由南、沔大道分两路来犯，

一股约八九百名向我右翼阵地猛扑，一股约千余名由省立汉中师范南侧之凹道绕至我西城根，其余之匪集结于城西沙原子一带，一时三十分同时向我进攻，经我守兵补充第一团及第九十八团之第二营沉着射击，激战至午前三时二十分匪始不支，遂将其附近民房纵火焚烧，乘黑暗溃窜。汉江南岸之匪，是夜在大河坎附近分两路抢渡汉江，经我南关之第九十七团竭力抵抗，迄未得逞，计是役毙匪约三百余名、俘三十余名（内有负重伤之伪政治员陈毓英一名），获步枪二十三支，我伤亡士兵四十余名。

十九日天甚浓阴，匪伪三十军之大部及伪教导师、少年先锋队。游击队等约万余人于晚七时许分两股犯我南郑西南两关，一股约五六千名由西关正西猛扑而来，一股约三四千名绕我阵地左翼猛扑南关阵地，经我守兵沉着应战，奋勇迎击，守城炮兵用重迫击炮集中火力猛力发射，顷刻枪炮齐举，山岳振撼，匪方顿呈动摇现象。我王旅长毅武乘机选拔精锐部队编为冲锋队，携带短兵器手榴弹出击，包剿匪之左侧背，九时许，与匪白刃格斗肉搏苦战、进退往复十数次、卒将匪截成数段，血肉横飞，激战约三小时之久，匪腹背受击，负创极巨，见势不利，计划难逞，始向西南两方溃去，我山炮乘机向匪溃退方向集中发射，匪胆愈寒，鼠窜奔逃。

二十日午前十一时三十分，军长即派王旅长毅武率第九十八团经八里桥、沙原子等处向龙江铺、小柏乡一带尾追。午后二时许追至龙江铺东，遇匪约二团之众，仓卒抵抗向我猛射，我军一面沉着迎击，一面以主力奋勇前进，向匪肉搏，匪见锐不可当，遂分溃逃争渡褒河，向老道寺、长林镇方向窜去。是役毙匪约近千名，获步枪百余支、自动步一支，我伤亡亦近数十名。五旅长见匪远逸，又案奉主任杨宥（二十六）日戌参一电如次：

嗣后派游击队出动至远不得超过南郑五十里外，并于游击任务完了后，须即日开回至三十里附近，有坚固工事之地点宿营，以昭慎重等因。

时届黄昏，未便穷追，遂率队沿汉江河岸返南郑。

据探报汉江以南新集，黄官岭、周家坪、青树子、红庙塘、牟家坝一带尚盘踞匪徒多名，但行动惊惶，似有退走模样，当经派令补充第二团团团长王尧宸亲率所部进驻协税，每日选派游击队分向周家坪、黄官岭、红庙塘及新集等处游击，并限期肃清各该处残匪，以靖地方。嗣于二十三、四、五等日据报已遵命次第肃清。自此役以后南郑城郊附近已无匪踪，惟我守备部队仍在严行警戒，暇即努力加强未完工事，防匪回窜，以备万一。

犯我南褒之匪，经我军屡次猛击，凶锋大挫，残部狼狈溃窜，我于汉江南北选派多数游击队四出搜捕，并相机向沔、宁推进，追剿击退之匪，南郑守城之役至此遂告终结。

蒋中正令胡宗南向宁羌进攻的电报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

徐匪主力，约尚留于望苍坝附近。其前日攻仪陇附近罗部之匪。乃为其一部非主力。弟部向宁羌进展时，应步步为营。用广正面搜索，逐次渐进，不可疏忽。近情盼复！

中正。

蒋中正撤销田颂尧职务的电令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

查嘉陵江向称险要，苍、阆、南部一带。原属二十九军防地。一年以来，迭次通令构筑碉堡，加强工事，严密布防，以遏残余徐匪之窜扰，不啻三令五申。该军负责守备经年，糜饷实钜。津以救国救乡之大义，应如何激励军心，力图报称。乃连日据报：该军防守不严，徐匪一部，遂于俭晚突破嘉陵江；继复作战不力，苍溪、阆中、南部亦竟相继撤退。弃藩篱而不守，陷人民于涂炭！实属玩忽命令，贻害地方，断难再予宽容。盖川陕边防剿匪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着令孙震督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此次该军失败，负责诸将领，由孙震查明呈报，以免分别惩处；该军现在收容若干，着孙震速即整理改编。重承刘总司令——湘——办理具报。仰即转令，一律遵照。

蒋中正下令构筑成都及涪江流域 碉堡封锁线的电报

(一九三五年四月四日)

密。

一、着康总队长率别动队一中队即日开赴成都及上列各县，会同当地军政长官指导督促军民全体动员，赴筑各该地城防及各城镇间碉堡工事。

二、成都须先完成城墙上垛口及城垣并防[守]设备。次就城外周围要点构筑碉堡，形成外廓。

三、沿射洪、三台、绵阳、梓潼、中坝、江油、平武之线利用涪江河流，先就各县城及重要镇市构筑据点式碉堡，其次即于各据点间增筑多碉，联点成线。其密度以两碉间目力、火力均能交叉相及为要。其在此线前方之梓潼、彰明两城并应完成城垣，构筑碉堡，形成据点，以为涪江屏蔽。

四、南部、盐亭两城及南部、三台之线亦照上述要领构成碉堡封锁线。

五、在上述两线后方之中江、罗江、绵竹、德阳、金堂、广汉新都、什邡、安县、北川、及蓬安、南充、西充等县及其间重要市镇与道路辐辏点，均应照此办法构筑碉堡群，形成据点。

六、各城防及碉堡群完成后，即储备粮弹燃料，以军队或团队坚固防守，阻碍匪之行动。如匪来犯，并将人民及物料移屯于其内，实行坚壁清野。

七、此种办法由各该县长负责立即转饬办理，如当地驻有军队，即由该驻军协助之。

八、各县县长即[及]守军必须与城共存亡，如有放弃城者，以军法从事。

九、遵办情形具报。

陆军第四十五军、四川“剿匪”第一路 “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书（摘录）

邓锡侯给陈鼎勋、杨秀春、陈离
关于稳固嘉陵江防的电令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一、昨夜十二时，匪四、五千人由阆、苍间之百里坝、李杜坝窜过嘉陵江。刘汉雄部兵力四营及王、罗两部三团正前往驰援中。

二、朝天[驿]暂缓攻击，应先稳固河防，并抽出攻朝天[驿]之兵力三团，控置于车家坝策应朝天[驿]、广元。刁司令率兵三团迅速回驻剑阁待命。

三、予亲率粹、绵五团进驻金仙场，期与二路军恢复江防。

蒋中正令邓锡侯恢复嘉陵江防的电报摘要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日戌时)

迅即抽派后方及昭、广部队十团以上分驻金仙场、剑阁，对窜过嘉陵江之匪痛击，并负责肃清该匪。

(卅戎行参战电)

邓锡侯令所部固守梓、剑、昭的电报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日巳时)

一、匪窜过嘉陵江后，向左右延伸，缺口渐扩大。

二、北路扼江口，百图观，剑阁及江口至昭化河防之线，已商得第二路军应协同防守。

三、剑阁至梓潼距离甚大，刁司令所部速兼程驰赴剑阁。余亲率之五团到达梓潼后，直趋剑阁，以资联系，防匪流窜，但须以梓潼、剑阁、昭化为三个据点。

四、广元部队应与胡师联络，并抽调三团由陈指挥，率领在刁部后兼程跟进。

五、所有本军后方各部队应一律出动。限四月冬日集中绵阳。

邓锡侯令陈鼎勋率广元部队回攻剑阁的电报

(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未时)

一、剑阁昨夜失陷，匪一部已窜至西庙场附近。昭、广对岸之匪是夜南移，乘势渡河者不少。

二、军以扫通北道之目的，拟以广元部队及梓潼部队向剑阁夹击。

三、广元部队应以一部扼守广元、白河之线，待胡师接防，大部向剑阁前进，期与梓潼部队共同攻击剑阁之匪，收夹击之效。

剑门关战斗经过报告

徐匪突破嘉陵江后，以主力直趋剑阁。总指挥以剑阁为北道交通要点，关系重大，特令陈前敌指挥再抽调广元部队六团，及先遣之刁司令三团向剑阁急进，期与自率之五团会攻该匪。殊三月卅一日守剑阁之刘汉雄、覃登弟两部被匪击败。剑阁亦于是日失陷。徐匪亲率伪九军、卅军及伪四军分向汉阳铺、剑门前进。此时，我刁司令以陈麟团两营扼大木树，对沙句河方面警戒，并与昭化友军联络，维持昭剑交通。自率杨倬云、汪良两团及陈团一营，以汪良为先遣部队向剑阁急进中。世午，汪团行抵汉阳铺，得知剑阁友军被匪猛攻，有不支之样，即一面占领阵地掩护本队进出剑门隘路，一面向刁司令报告匪情。此时，李旅因转变正面，撤收集结颇费时间，故尚在车家坝至

剑门道上。世申，匪约五千之众向汉阳铺进攻，以一翼包围式向汪团左翼袭击。激战数小时，我汪团数被包围，联络线亦有截断之虞，不得已乘夜向魏家角、天生桥引退。刁司令接得汪团报告，即以杨倬云团紧接天生桥、五里坡、关家沟高地一线占领阵地，并以陈麟团之一营位置于志公寺为预备队。陈指挥接得刁司令报告，即令李旅兼程向两河口方面急进。杨倬云阵地尚未坚固，汪团残部即已退回。匪跟踪以大部来攻，先以火力激战，继以短兵相接，循回肉搏情势极为激烈。我杨团官兵均尽力撑持，以图最后胜利。正激战间，复兴场方面之匪一部，由沙句河经青狮观，袭据剑门关。刁司令以预备队力争无效，杨团与刁司令即先隔绝。同时匪大部袭击大木树，昭、剑交通亦告断绝。杨团右翼之汪团被逼，即向大吊岩方向引退。而剑门为匪攻击重点，此时杨团退路四塞，除少数官兵突围外，几全部复灭于血泊中。当剑门被围之际，同时大木树陈团被匪猛攻，以寡众不敌，遂向天雄关背进。陈指挥迭据失利报告，为挽回战局计，乃令李旅以刘团占领修城坝沙溪坝；陈郁[文]团扼白田坝；陈建[民]团扼保宁院；收容刁部，待刘旅到达再举进攻。殊匪乘胜向我猛攻不已，而各团背水堪虞战局骤难挽回，不得已决心扼守白河左岸。即令李旅徐徐向白水街引退，刁部徐徐向三磊坝撤退。是役杨团长长倬云、江营长孝思，及陈团廖营长均战死于剑门阵地。刘团李营长在沙溪坝附近阵亡，陈团何营长在天雄关收容时阵亡。共计官兵伤亡失踪约一千三百余名。

邓锡侯令黄鳌、李树华防守梓潼、魏城的命令要旨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

- 一、徐匪主力有窜扰川西之企图。其窜过嘉陵江者，为伪四、九州、卅一等军。
- 二、军以扼匪西窜之目的，决固守涪江并以中坝、江油、绵阳为防线据点。
- 三、黄鳌旅应固守梓潼；李树[华]旅应固守魏城，为军防线前进据点。努力加强工事。

陈鼎勋、杨秀春给邓锡侯关于向剑阁出击计划的电报
(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午时)

(一) 军队区分

- 一、刘乃[铸]旅指挥所部及钟代旅长所部，计兵力五团，为左翼队。
- 二、吕康旅指挥所部及冯鉴旅，计兵力六团，为中央队。
- 三、林翼[如]旅指挥所部及李竞[芳]旅所部，计兵力七团为右翼队。
- 四、刁司令所部三团为预备队。

(二) 攻击指导

- 一、第一步进展至剑阁、汉阳铺、剑门关、大木戍、天雄关之线。左翼队由三磊坝、石罐子一带，择地渡河推进至宝轮院，白田坝、下寺之线，俟

中央队占领汉阳铺时，须进至大木戍、天雄关一带。

中央队由三磊坝渡河，经罗家坝、角砥坝、观音岩、柳坝、钟灵山、老君殿向汉阳铺进攻，占领该地后，即以一部转向剑门关，沙坝河进攻，使我左翼队之进展容易。

右翼队由白水街、水磨沟渡河，以大部经骑马场茶坝、金家山；一部经板桥子、黄坪观直攻剑阁城。领有该城后，即一部向后山垭推进，策应中央队。

预备随中央队前进。

二、第二步应进展至江口、百图观之线。

左翼队主力出沙句河、余沿河向张王庙、江口进展，并布署河防。

中央队向高观场、太平场、百图观进展。

右翼队以一部协攻百图观，以大部巩固剑阁。

邓锡侯给游广居、陶凯、龚渭清

下达固守涪江防线的电令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

一、军以扼匪西窜之目的，沿涪江固守，并以中坝、江油、绵阳为防线据点。

二、游路司令晏如指挥杨晒[轩]、卢济[清]及康伯岷 团为左地区司令，以江油、中坝为据点，担任沿涪江右岸下游至青莲场之防务，并指挥团队防守江油以北至南坝地区。

三、陶副师长长凯，指挥孙礼，杨宗[礼] 两旅及李勋伯团为右地区司令，担任青莲场至葫芦溪之防务，。并与田军联络。

四、龚旅长渭清，为绵阳守备司令，以两团任城防，余部集结绵阳附近。

五、此次扼守涪江，以据点守线为原则。纵防线突破，而点非死守不可。

邓锡侯令各县长死守待援的特急电报

（一九三五年四月八日）

特急。

遂宁、射洪、三台、绵阳、彰明、江油、平武、南充、西充、蓬溪、盐亭、梓潼、中江、罗江、德阳、什邡、广汉、彭县、汶川、茂县，松潘、绵竹、安县、北川各县县长均鉴：

密。顷奉刘总司令转贺主任冬亥电开：匪已渡江，到处窜扰。各县城市镇，亟应相度形势，构筑碉堡，并屯积粮食，为死守待援，坚壁清野之计，目前最关重要者，厥为成都、南充、西充等处，希速转饬各该留城负责军政长官，督饬军民，全体动员，纠工集材，昼夜兴工。第一步巩固城防，于城上构筑垛口，城外掘深外壕及设备障碍物；尤宜注重侧防。第二步详查城外周围地形，死守高山隘口，构筑碉堡，免受匪之牵制，而制止匪之活动。守城之法、总取军民固守。须将城区各壮丁编为若干队，各队就城墙各守一段。按垛口编列号数，每壮丁守一垛口。另外加置军队协助之。时机迫切，利害切身，望各努力督工办理见告，希即遵照办理。复奉刘总司令江申电，通令

各县区文武官吏，速筑碉堡，并规划地区及民团整饬调遣事宜。各等因。奉此。

兹特由部依据冬、江两电拟定标准，计划如下：

一、关于碉堡之构筑及使用，即由各县负责军政长官遵照贺主任冬亥电暨刘总司令江申电办理，并发参照剿匪总部所发碉堡图说明书，选择地形，决定碉寨种类，利用附近庙宇、神祠、颓垣砖石，以节糜费，集中民力，以期迅速完成。

二、每区设置临时警备司令一员，各县县长兼任指挥，副团长兼副指挥。

三、各县团队均更名为剿匪义勇队，每队编足人数九十名，设队长一员，分队长三员，略同连之编制，每三队设大队长一员统率之。每县应设若干大队，由该县自定之。若就现有团队编制不足时，得依情况征集民枪补充之。

四、各县编制完结后，其守碉、游击等任务分配，须转呈核定。

五、除临时警备司令部最低额公费得呈请保安司令部核发外，各警备司令以至队长、队丁均无给职。队丁伙食费由每该县地方款内供给，若不足时，得经地方决议后，暂筹食米维持。严禁各县区长团务人员借事敛财，如违以军法从事。

六、各义勇队成立后，除专任务外，须受以相当应用之训练，尤应注重侦察、步哨，传令及碉堡防术战斗诸动作。

七、本部选[派]督察员若干，分区轮流督编，并指示守碉、游击训练各办法，督促进行。

八、临时警备司令人选，一俟拟定，呈转刘总司令核定后，另案发表。

以上八条须火速办理，克日完成。仍将速办情形报部备查。事关重大，慎勿延忽为要。

剿匪军一路总指挥邓锡侯。齐。印。

蒋中正命令各路军防堵红四方面军

向川西北发展的电报

(一九三五年四月八日戌时)

一、徐匪主力麇集两剑、企图窜松、茂，打通国际路线。

二、南、东两方面已派队追剿；西南扼守涪江；北守广元、碧口；西北守青川、平武，决[绝]对扼制匪向西北突窜。

三、胡师应接广元、白河一带防务，限蒸日接替完毕。其派青川、平武方面部队限九日以前务须达到，碧口、姚渡一带。应驻重兵。

四、廿八军交防后，即星夜绕道青川，赴南坝集结。邓锡侯给游广居。

刘铭吾、杨晒轩及江油、平武、松潘、

茂县各县长关于修筑封锁线的电令要旨

(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

一、自江油、观雾山起，经沙窝子、甘溪、桂溪、徐坪垭、陈家坝、邓家渡、曲山、漩坪、北川、杞子坪、开坪镇、小坝底、外白场片口、白草场、大石桥、岷竹寺、镇坪、平夷堡、镇江关、北定关、云登堡、西宁关、石河桥至松潘为第一线。

二、另由北川经青冈铺、蔡家嘴、石泉铺、墩上、土门、乾沟、土地岭、

踏水墩至茂县为第二线。

三、由各县各就指定线上，关于大小道路经过各要点选择高地构筑坚固碉堡。务于短期完成。

四、游路司令，杨旅长，刘参谋长务就近督饬迅赴事功为要。

蒋中正令邓锡侯坚守涪江沿线的电报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一日申时)

一、徐匪自蒸日以来，急攻粹潼、魏城、江油上下游、强渡涪江。另有匪数百蒸占青川。判断匪系以一部攻击梓、魏，牵制国军，其主力似图在江油渡河窜扰北川、平武。

二、国军以歼灭该匪于嘉、涪两江间之目的，除扼守青川、平武及涪江外，拟分北、东、南三路向匪攻击。

三、第一、二两路军应坚固防守涪江沿线及现在防守之各城镇。其绵阳下游之部队应尽量向上游移动，以增厚上游之防御力，并速由绵阳酌派有力部队沿河右岸向江油方面急攻渡河之匪。又在广元一带部队，即日将广元防务交替后，全部速向南坝转进，至迟明日必须到达。即向江油以东、青林口以西地区寻匪攻击。

邓锡侯给游广居、陶凯下达向
过涪江之红军攻击的命令要旨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

一、渡过江油附近之匪约万余人。其一部已占领江油以北夔团山、观雾山。其大部在苦竹林、白塔山、水口庙至官渡之线，正占领阵地中。

我江油杨晒[轩]旅已在匪围攻中。

空军第九队已奉命助战。

二、军以攻击在江油附近窜过涪江匪人之目的，拟抽调中、绵部队大部，连络空军，准四月十六日向该匪进攻。

绵阳防务交二路军接替。

三、游路司令指挥卢济[清]、孙礼两旅及康伯[岷]团为右翼队，由江中本道向苦竹林、白塔山到水口庙之线攻击。

陶副师长指挥龚渭[清]、杨宗[礼]两旅为左翼队，由东岳庙二郎庙山道向水口庙、官渡之线攻击。

四、攻击到达线为接官厅、二郎庙、苦竹沟之线，作战地境线为新场、水口庙西侧江油城之线。

五、二路陈宗静旅并指挥李勋[伯]团为预备队，位置于中坝西北侧地区。

《民国川事纪要》(摘要)

民国二十三年

十一月

十一月二日，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改编：一师陈鼎勋，二师黄隐，三师马毓智，四师杨秀春，五师陈离。卫司令谢无圻，副刘耀奎。特科司令朱锡光，副陈锐。军部憎军医处，处长黄岛晴。

十一月十六日，刘湘十五日乘巴渝军舰离万县，本日上午九时抵沙市，

十一时同徐源泉邱甲等搭邮航机飞汉，何成濬，张群等均往迎。刘下榻中央银行，据语中央社记者：此次东下，仅在万县亭留一日，定十七日由汉东下谒蒋。川省剿匪军事，过去因备军不协调，经济困难，地形险峻，故贻误之处，在所难免。目下川北在防守中。萧克一股，闻经黔军堵截，窜向大庸，今后如加紧痛剿，则川匪消灭，并非难事。时间长短虽不敢定，如能努力，四个月或可有效。本人极愿早日总攻，以清残匪。川省军政需要统一，而后方可谈到整顿政治。进而运用政治力量，安抚地方，从事剿匪善后。至财政一端，以将盐税交还中央，以至发行公债七千万元，为整理四川之用，现已有此拟议，此次东下，除向蒋请示剿匪方略处，对政治财政，亦欲作一度商请，俾能转达中央予以府准云。

十一月三十日，川东北剿匪局势呈相持状态。

川北赤匪本月初以全力趋昭广苍阆一带，驻军积极增防，第一路军并调精锐三十团固守昭广，互峙未决。月半后匪众又改向宣汉达县进攻，因第五路固守阵地，匪众亦无进展。

十二月

十二月十七日，中央决派军入川，防剿赤匪：（一）派山炮一营赴渝，归刘湘节制。（二）令第一师胡宗南部接防昭化、广元（三）令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合为一路，由上官云相指挥。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经竹山、竹溪集中平利、安康、岚皋待命；四十七师、五十四师由旬阳前进，经紫阳联合向万源推进。

十二月十九日，蒋委员长电成都，任命贺国光、杨吉晖为行营驻川参谋团正副主任，已定克日入川。

十二月二十日，二十八军田颂尧部编为三纵队，以罗酒琼、王铭章、刘汉雄分任司令，王志远、李炜如、何德陆副之。孙震、董宗珩、曾宪栋任预备军正副司令，各部限本月内编组完竣。

十二月二十一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省政府。

原令如下：

一、四川省政府委员刘文辉、郭昌明、张铮、向传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稽祖佑、林耀辉，均应免本职。

二、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应免兼职。

三、兼四川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文辉，兼四川省政府财政厅厅长郭昌明，兼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张铮，兼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向传义均应免兼职。

四、任命刘湘、甘绩镛、刘航琛、杨全宇、郭昌明、邓汉祥、谢培药为四川省政府委员。

五、任命刘湘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六、任命甘绩镛兼四川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刘航琛兼四川省政府财政厅厅长、杨全宇兼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厅长、郭昌明兼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厅长。

十二月二十四日，南昌行营为对四川剿匪作战上监督指导计，特组参谋团，委第一厅长贺国光为主任，贺放日前返南昌，办理调任各人员及处理行营事务，一周后赴汉转川。该团副主任杨吉晖第一处长王又庸，副处长李为纶，第二处长刘倚仁，副萧霖，政训处长康泽，总务处长柏良。处长以下人员，由行营调用。又贺对记者谈：川军近觉非彻底服从中央指挥，不能剿灭赤匪，委员长特组参谋团，前往代表发布命令。拟年底启程，在浞会合军委

会一部分人员赴汉入川。

民国二十四年

一月

一月十二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由贺国光率领，本日抵达重庆。

二月

二月一日，第一师胡宗南部自广元电称：匪自一月十五日夜攻击昭化失败后，即集全力於广元四郊，准备攻城。二十九日晚，匪围攻我五龙堡阵地，激战激夜，阵地屡失屡得，卒将匪完全击退，匪死伤在两千以上，缴获枪枝一千六百余，迫击炮十余门，我官兵伤亡二百余人，现正向前进击中。

二月三日，二十八军邓锡侯本日电京，报告剿匪胜利情形。略谓遵命会剿徐匪，派兵星夜驰赴剑门驿，即将，白河左岸之匪肃清。三十一日出击，我杨秀春师指挥冯鉴旅渡过白河，余部继续渡河，向匪攻击，克赵马巔。二日晨我集中兵力，向河湾场进攻，激战至未刻，克河湾场，毙匪极夥。跟追至曾家桥，匪以大部反攻，将匪之大部击溃，残匪俘获甚众。乘胜攻克曾家桥，已与胡宗南之丁德隆旅切取联络，丁旅所部同时出击，将广元附近之匪歼灭无算，徐匪率匪残部向嘉陵江左岸溃退，正会同丁旅协力追剿中。

二月十三日廖震师长本日电呈刘湘：职师推进万源，军行数百余里，沿途市尘被匪焚毁，民骸遍野。万城民房火焚无余，杀人多至三万，乡场民尸各达数千。所存老幼妇孺，大部穴居野处，采食草根树皮，小春豆麦，仅耘千分之一，田园荒芜颗粒未收。行见冻饿流离，目击心伤，恳请钧座速飭该县县长前来，办理善后，设法赈济，用维民命。再职师已进至汉玉关下三溪口等处，正筹备粮秣待命推进中。

二月二十日，田颂尧部本晚攻入苍溪城，匪乘机放火逃走。

二月二十二日，我范旅、孟旅占领汉城苦草坝等地后，复并力向前追击。彭师指挥巴中民团，十九日将巴中之思阳河占领。

三月

三月二日，蒋委员长飞抵重庆，分别接见党政军各高级人员。

三月十二日，蒋委员长以川北匪势，近又披猖，回飞巴、仪，再陷苍溪。剿匪各军，观望越趋，时退时守，因忽视军事，予匪以节节进犯之机，特电令刘湘与各军暨各督察专员，严明赏罚。

电云：（一）此次二、三两路阵地侵入之匪，并非匪方主力，乃罗泽洲部平时不遵令构筑碉堡，加强防御工事。官长督饬不严，精神废弛，临阵则一再撤退，影响全线战局，殊堪痛恨。即派大员听候查办，一面令饬负责戴罪图功，就现地赶速收容整理，立即恢复，并固守东观场、赛全坝、新政坝之线。（二）苍溪失陷，该总指挥田颂尧督饬不严，着记大过一次，并将守城负责长官查明从严议处，呈侯核夺以为战守不力者戒。（三）李部左翼固守仪陇部队，不为罗部退军牵动，仍严阵死守，廖战数日，该总指挥李家钰督饬有方，各部异常奋勇，殊堪嘉尚，着先传令嘉奖，并奖洋五千元，以昭

激勤。（四）杨森部报告多欠确实，除令遵规定迅速督部确实占领思阳河至兴隆场阵线外嗣后报告务须确实，不得再有此类妄报情事，致干未便。（五）以上各条，望将遵办情形具报。

三月二十八日，川北共匪徐向前股，本月在阆中，南部一带西渡嘉陵江，突破我省第二十九军田颂尧部江防阵地，窜扰茂县、理番一带地区，企图待机与北窜川康边境之朱毛残匪合股，以制川局。

四月

四月二日，蒋委员长本日手令川，中各军将领，田颂尧撤职查办。由孙震暂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

电云：查嘉陵江向称险要，阆、苍、南一带，原属二十九军防地，一年以来，迭次通令构筑碉堡，加强工事，严密布队，以遏残余徐匪之窜扰，不啻三令五申。该军负责守御，经年糜饷实钜。复以救乡救国之大义，应如何激动军心，力围报称。乃连日据报，该军防守不严，徐匪一部，遂於二十八日晚（三月）突破嘉陵江。继复作战不力，苍溪、阆中、南部亦竟相继撤退。弃离藩而不守，陷人民於涂炭，实属玩忽命令，贻害地方，断难再事宽容，兼川陕边防剿匪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着令孙震暂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此次该军失败负责诸将领，由孙震查明呈报，以凭分别惩处。该军现在收容若干，着孙震速即整理改编，秉承刘总司令湘办理具报，仰即转令一体知照。中正手令。

四月八日胡宗南师接防昭化广元竣事，邓锡侯部调李、黄两旅增防梓潼，匪西窜大庙山，正与官兵激战。梓潼、绵阳间之魏城驿大军云集，刘汉雄部尚扼守钜华堰。

四月十日，刘湘电京报告：五路军七日克复南江县城。并称三年来为匪盘踞之通江、南江、巴中匪巢，刻已完全收复，将来当更易为力等语。

四月十七日川西军事，连日顺利，中坝、梓潼之匪已击溃，江油亦解围，国军兵力日厚，成都安全已绝无虞，成都居民，自上星期末，迁徙者颇多，赴渝汽车涨价至千元一辆，由航相亦常告客满，但事实上日来前方情势转佳，徒表现富人自相惊扰。

四月十九日，蒋委员长电刘湘：重庆刘总司令，兹升任孙震为二十九军军长，除电军事委员会颁发任状及电令外，特电知照。

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九军军长孙震，电呈贺主任及刘总司令，陈报撤查嘉陵江失事各级长官处办情形。

电云：（衔略）窃查此次嘉陵失险，责有攸归。职前奉委座冬亥电令，饬查失败负责将领员名，呈清惩办。谨将已经遵查情形，暨分别拟处办法，具报如下：职军二十二路指挥何德隅，于军事迫切之时，擅自请假离防到潼后曾称该路防线，已由刘纵队司令汉雄统督分配，派队接任一段河防，较有把握，乃瞬息之间，即为匪突破。平日既不遵命做到坚工高垒，又不能督率官兵勤守严防，一隅之误，遂致溃隄，天堑之防，竟成失险。该路指挥何德隅除干事之初已请撤职外，兹遵电令管押职部，俟其余奉令饬查各事明澈后，再行拟请处分。该路副指挥兼二十旅旅长杨特生，见到工事不坚巡查不密，事前既失於检举，临变又补救无方。虽系暂代指挥，究属责无旁贷，已

由职暂降为团长，用观后效，该路二十一旅旅长陈继善，身负重责，漫不经心，贻误全防失守汛地，前已因伤赴省，现经职拘押成都办事处，敬候惩办。该段防守之陈团宗朴登时身亡，其担任被突破点防守之陈营专宅仁，早因伤重毙命，均请免予追究。第三纵队司令刘汉雄，负有苍阆间地区防守责任，总预备队位置不宜，司令部指挥地点更不适当，以致一遇事变，挽救无从。及至该部转进之际，又不能遵命固守剑城，除已呈请撤职留任处分外，拟再请加记大过两次。第十三旅旅长覃世科，於木、马寺转进剑阁时，飭令受刘师指挥，固守剑阁，因周歪子刘部引退，竟仓惶突围退去，殊失军人奉命精神，该旅长覃世科已由职暂为副旅长兼团长，并记大过两次，该旅团长均予分别降级，第八路指挥李炜如原任扼守南部，虽系因匪队后抄联络断绝，依训令忌旨权宜动作，究未能达到以最后力量固守目的，请予记大过两次。第二路指挥李钧陶於阆中方面撤退时，奉命率部在老土地占领收容阵地，不能完全达到任务，请予记大过两次。所有奉命撤查嘉防失事各级长官处办情由，是否有当谨请求遵等语。

四月二十二日川五路军彭韩师本日收复苍溪县城。

四月二十二日徐向前股匪众，企图率主力由江油、彰明、平武窜据松潘、理番、茂县，日来屡犯北川、安县，已与川南团队接触，且曾数度攻击县城。现国军已自彰明西南之青莲渡，经香水、通口、鄂家渡、曲山、游坪、土门，沿通口河直至茂县，构成一条防线。蒋委员长刻并调大军入川，开往前方协剿。王懋绪部亦陆续到达绵阳、梓潼。刘总司令更令潘文华率该师及陈鸣谦师到成都，转赴前线，协同一、二路军兜剿。杨森所部，四路军，奉蒋委员长命，开往叙南，其川北方面任务，已交五路军彭诚罕师接替。川西各县，现正纷纷建筑碉堡，成都亦赶筑中。

五月

五月一日邓锡侯本午电渝：我白河刘旅三十日占领昭化，正派队向剑阁方面进击。李旅本日已派队进占梓潼。

五月十五日国民政府令派孙震为陆军第四十一军军长。

五月二十日江油本午解围，我军有二十余团渡过涪江，杨晒轩疲劳过甚，日内回成都休养。

五月三十日，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改番号为四十五军，邓就四十五军军长职。

五月三十日，共匪徐向前股窜抵茂县、汶川、理番一带，经我军沿途追击，匪部死伤甚重。

四川“剿匪”第三路军（李家钰、罗泽洲部）进攻红军及其溃败经过（摘录）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史料编写组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仪陇红军后撤，“剿总”指示李、罗两部，谓红军主力北向陕西，饬三路军配合友军相机收复仪陇、巴中。李家钰部行动稍迟；罗泽洲为了争取立功赎罪，奉命后立即行动，亲率所部进攻仪陇以左苍溪以右地区。罗部于二月八日推进至方头寨、玉盘山、凤青山一线，左与鸡山梁之二路军李炜如部取得联系；右翼一旅（旅长马乐南）在九节梁、八角寨之线；左翼三旅（旅长王蜀铮）在方头寨、玉盘山、凤青山之线；旅部和七团驻方头寨，八团驻玉盘山，独一团（团长罗少辉）驻凤青山右侧，九团驻凤青山；二旅（旅长王之槐）为预备队，与师部同住两旅后方的石滩口。罗部原准备次日全线向当面红军进攻，谁知是夜红军猛袭凤青山阵地，九团尽力顽抗，右翼独一团不支向后溃退，阵地右侧出现空隙，红军大部突入缺口，向两翼阵地席卷、包抄。九团正、右，后三面受攻，团长梁宪培率部边打边向左边撤退，企图向左侧鸡山梁二路军阵地靠拢。殊不知二路军李炜如的部队早已撤走，鸡山梁前后高地已被红军占领。山上红军猛烈下压，后面红军包抄上来，梁团全部被包围于鸡山梁的山腹和山脚，激战二小时（约在二月九日午前）全部被歼。团长梁宪培、二营长邱泽维自杀；一营长杨覆宇、三营长骆州伦、团附雷少卿等均被俘。在九团被歼的同时，王蜀铮旅长派八团由玉盘山前往增援，增援部队在中途即被红军围攻，全团亦被击溃。二营营长曹志文率队顽抗，当被击毙，官兵伤亡逃散三分之二。是夜罗部全线撤退，红军在后面猛追，又从侧翼分割包围。一团在九节梁、六团在玉盘山、七团在玉盘山左侧，均被红军包抄，沿途制高点多被红军占领，四面八方都受到红军和赤卫队的攻击。罗部始而交换掩护撤退，且战且走，继而建制打乱，指挥失灵、终于溃不成军，官兵争先恐后的逃命，全部溃败下来。尽管罗泽洲亲自督战枪杀了八团溃败的两个连长，还是把拼命奔逃的官兵约束不住，直溃逃至蓬安的丝家场附近，才停止下来进行收容和整顿。至此，前方任务即由李家钰部接替。罗部之九团全部被歼，八团损失三分之二，一团、七团损失二分之一，六团、独一团损失三分之一，全部伤亡逃散官兵在五千人以上，械弹物资损失很大，已属溃不成军，全师失去了战斗力，以后即已不能担任作战任务。

李家钰部在罗部后两大出发，向仪陇和仪陇以右地区进攻，在董家梁与红军小部队接触，红军撤退；右翼一旅推进至仪陇右前方的兴隆场，左翼三旅和四旅一部未经战斗占领仪陇县城。四旅（缺一团）为预备队同指挥部进驻日兴场。闻罗部进攻失败，各旅停止前进，即就兴隆场、高家河、大石块、仪陇城一线筑工设防，严密戒备。在二月十一日晚间，红军一部向右翼一旅兴隆场阵地进攻，李部守军据险顽抗，激战二小时，红军自动撤退。同时红军大部绕攻后方日兴场、大丰场阵地，李部四旅和护卫大队据工事顽抗，并飞调三旅大部和一旅李克源团回援后方，内外策应，经一昼夜激战，至十三日拂晓前，红军全部撤退，是役双方伤亡均重。红军在猛攻日兴场时，兴隆场、高家河、大石块、仪陇县城附近均受红军攻击，李部依据工事抵抗，未

被突被。红军旋亦撤退。李家钰怕蹈罗泽洲作战不力撤职查办的覆辙，严令各部死守阵地，稳进稳退，战况紧急时，亲到前线督战，虽勉强稳住未垮，但官兵伤亡亦在一千人以上。仪陇附近红军经这次出击后，即全部撤走。李部随即在仪陇集中整顿。直至三月底红军渡过嘉陵江，李部才又西移灌县。

李、罗两部从进攻到溃败，伤亡逃散官兵共约六千五百人，其中罗部占五千人左右。

国民党二十九军参加“六路围攻”及其在嘉陵江与红军作战经过（节录）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史料编写组

（四）二十九军再沿嘉陵江一线防守及其被突破经过

田部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三月在嘉陵江沿线防守中，曾三次调整变更防务部署，企图继续顽抗。红军在进击中，首先解放苍溪，最后一举突破嘉陵江，田军土崩瓦解，在川西北盘据多年的军阀田颂尧，遂被人民革命战争的浪潮所淹没。现分述其历次布置及战斗经过如下：

田部初退嘉陵江时的布置及其与红军的作战经过

田颂尧率部参加所谓“六路围攻”，又一次遭到了红军极其重大的打击，精锐损失殆尽，但其反共之心不死，仍采取凭险顽抗的方针，与人民顽抗到底。十月初，田颂尧收集起自前线溃退到苍溪、阆中附近地区的部队，以防守嘉陵江沿线，并调驻粹潼附近之何德隅路增防苍溪。到十月中旬，布成了一道左与第一路军相联系，左起江口巨南部、阆中，右达新镇坝之防守线：以刘汉雄师扼守江口、虎跳驿、青牛庙、楼门滩、鸳溪口一带；以王铭章师童澄旅之一部及曾宪栋师之马泽旅驻守南部；以罗乃琼师及王志远路驻守阆中（其前线在河溪关与红军保持接触）；以何德隅路驻守苍溪；李炜如路防守新镇坝方面。另急调后方整补之王铭章师蹇国珍团进驻潼川，以原驻潼川田泽孚旅之一部吴孝先营虚张声势，打起两个旅番号的旗帜进驻盐亭南部间地区。

十月初旬，三路军罗泽洲部奉命夺取仪陇，田颂尧当派李炜如路协助该师进攻，在红军的回击下，旋仍退回新镇坝方面，以巩固南部县城及其外围之防守。

继后，田军防守上述诸地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均无大的战斗发生。

田部二次进行调整部署及其与红军作战经过

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一部进迫嘉陵江左岸，一部迫近东河，直接指向苍溪、阆中两县城。田颂尧为适应这一变化，乃将其防守布置重新调整，划分为三个守备地区：以李炜如为右地区司令驻南部；以罗乃琼为中央地区司令，担任苍溪及阆中间地区的防守任务，师部驻阆中；以刘汉雄为左地区司令，师部驻剑阁火烧寺；王铭章师指挥南部、盐亭间部队。军指挥部退驻盐亭。

田颂尧调整部署方毕，红军于二月中下旬间作出了进一步控制嘉陵江左岸之行动，以有力兵力向东河前线罗乃琼、王志远路、何德隅路各部猛烈攻击，守军难支。罗乃琼令何德隅弃苍溪退守嘉陵江右岸，将其所部调至阆中固守右地区前线之火峰山、碑院寺、河溪关等地。田颂尧为了确保阆中，又令旅长马泽率所部两个团进援阆中。此时阆中已成田军在嘉陵江左岸保存的唯一城市了。

红军解放苍溪之后，嘉陵江河防突告紧张。行营参谋长及刘洲均迭次严电田颂尧，伤图收复苍溪，并令全线出击，协助第三路军罗泽洲师收复仪陇。同时刘湘还令第一路军进攻旺苍坝，收复南江。

田颂尧于二月中下旬间令刘汉雄师由虎跳驿、青牛庙联系何德隅路向苍溪进攻；令罗乃琼师、李炜如路、陈宗进旅、王铭章师李鳌陶旅等向河溪关及南部对岸之碑院寺、火峰山等地进攻，以图收复苍溪，并将前线阵地推进。在红军阻击下，田部攻击无显著效果，双方暂呈对峙状态。

三月中下旬，红军迫近嘉陵江左岸各处，行动甚显活跃。南部对岸之火峰山、苍溪左翼之虎跳驿等地，红军常以小部队试行抢渡；红军有力部队则在阆中前端之靶靶寺两则高地，及双山垭、元宝山等地与苍溪阆中间之百里坝、李子坝一带，对李炜如路、覃世科旅、马泽旅、王志远等各部的防地进行攻击。此时红军全线积极进迫嘉陵江左岸之行动已甚显著，田颂尧感到河防紧张，为适应这一新的变化，又重新将嘉陵江河防及其左岸据守之地区，加以重新调整配备，以作最后挣扎。

田部防线第三度调整及其被红军突破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二月，田部副军长孙震自沪返川，一向离开部队之师长董宋珩、曾宪栋等亦回到绵阳、中江。田颂尧乃召集孙、董、曾等举行会议，认为过去指挥系统紊乱，经研究，将该军可以参加作战部队决定重新加以区分，大体以旅或原来之路为单位，编为十二个路，分辖于四个纵队司令，以便于攻或守时指挥系统明确。编成之后，总计约三十五个团的兵力。其他未经编入的部队，即留置于后方。田颂尧在嘉陵江进行第三次调整部署，其指挥系统即按这次重新编定为参战部队以路为单位。确定的十二个路，如下所列：

（一）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罗乃琼、副司令王志远；辖第五、六、七各路；

第二纵队司令王铭章、副司令李炜如，辖第八、九、十各路；

第三纵队司令刘汉雄、副司令何德隅，辖第十一、十二两路；

总预备队司令孙震、副司令董宋珩、曾宪栋，辖第一、二、三、四各路。

（二）各路：第一至十二路指挥、副指挥姓名如下：

第一路指挥税梯青（第一师副师长）、副指挥吕康（第一旅旅长），辖第一团杨光明、第二团马锡光。

第二路指挥杨杰（四师十旅旅长），辖第十九团余大经、第二十团任维舟；

第三路指挥覃世科（第五师十二旅旅长），辖第二十五团舒仕林、第二十六团张青云、第二十七团谢安华；

第四路指挥马泽（第二师五旅旅长），辖第九团刘佑成、第十团杨熙；

第五路指挥王志远（原第五路司令）、副指挥魏书琴，辖魏书琴一个团、张宣武一个团；

第六路指挥万选青（第三师七旅旅长）、副指挥薛廉身，辖第十三团蔡聚五、第十四团汤洪楷；

第七路指挥田泽孚（军直属特务司令兼三师九旅旅长）辖第十七团宋培根、第十八团黄勋；

第八路指挥李伟如（原第一路司令）、副指挥汪朝濂、辖第三十一团黄

志洵、第三十二团陈国政、第三十三团刘鼎基、第三十四团康宣耀；

第九路指挥李璠陶（第四师十二旅长）、副指挥张熙民（独立旅旅长），辖第二十二团吴宗钺、第二十三团蹇国珍、独立旅第一团陈书丹、第二团刘靖炎；

第十路指挥陈宗进（警卫司令）、副指挥蔡海珊（警卫三旅旅长）；

第十一路指挥张汉中（独立师旅长）、副指挥杨修聿；

第十二路指挥何德隅（原第三路司令）、副指挥杨特生（第二十一旅旅长）辖第二十旅陈继善旅之第四十团陈崇扑、第四十一团杨特生、第四十二团袁国驯。

本节记述调整部署情况，仍按原来番号叙述，只在文中夹注其路的番号，以免过于复杂。

甲、调整部署后的防线组织情况

1. 前敌总指挥副军长孙震（总预备队司令）。

2. 第一地区司令王铭章（第二纵队司令）、副司令陈宗进，指挥王铭章师三个团、陈宗进旅全部及李炜如路（即第八、九、十三个路），扼守阆中河溪关以右，凡阆中南部线上之二十九军现扼守各地，均属于该地区。

3. 第二地区司令罗乃琼（第一纵队司令）、副司令王志远，指挥罗师在前线之七个团及王志远路全部（即五、六、七三十路）和二师马泽旅两个团（即第四路，系后调人这个地区的）；其防线右自河溪关起。经双山垭大小盘龙山，河沟子之线至百里坝止。

4. 第三地区司令刘汉雄（第三纵队司令）、副司令何德隅，指挥刘师之五个团及何德隅全部（第十一、十二两个路），其防线自百里坝起经孙家仑、临江寺、杨家坝、回水坝、松李坝、范家湾，小站河、亭子口、石锣锅、沙咀、鸳溪口、香溪口直达青牛庙为止（以上各地全为嘉陵江河岸线）。由百里坝迄大坝口（苍溪境），以何德隅部（第十二路）陈继善旅及苍溪县陶子珍团队扼守之，大坝河至小站河以杨特生旅防守之（属第十二路）。杨旅预备队一个营控制于马桑店。由小站河、上碉楼起至昭化青牛庙止由刘汉雄师所部扼守之（第十一路）。

5. 第四地区司令税梯青（第一师副师长，第一路指挥）副司令覃世科（第三路）、吕康（第一路副指挥），指挥董宋珩师扼守河防之四个团及覃旅两个团；由青牛庙以上巨江口之线属于该地区；左与第一路军相衔接。

6. 总预备队司令孙震、副司令董宋珩、曾宪栋，指挥杨杰及马泽两旅（即第二路、第四路），实际上杨旅在绵阳整补，马泽旅驻中江（后调归第二地区罗乃琼指挥），预备队正副司令等于虚设。

7. 军指挥部在盐亭

田军调整部署之企图，是想在紧紧扼守河防之同时，以重兵确保阆中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在嘉陵江之左岸保有一个为尔后进出之据点。以上防线全长约七八百里，守兵虽多，仍难处处兼顾，多采“守点看线”的方式以作遥控。其间薄弱环节实则处处皆有。

乙、红军突破嘉陵江，田颂尧部防线总崩溃

当一九三五年三月中下旬，中央红军北上再度逼近川康地区时，川陕边区红军缩短东面阵线，逐渐移兵力于嘉陵江方面。此时田军已侦得当面红军有征集竹木准备船筏的行动。同时对岸红军又常于夜间在江内放灯，曾一度引起过田部的警惕，但日久未见红军有何行动，田部前线守兵注意力渐次松

弛。延至二月二十八日晚，红军在苍溪之六博埡乘风雨之夜，先以小部渡河在胡家坝登岸成功。防守这段河防系何德隅路之陈继善旅陈崇朴团的陈择仁营。红军渡过河时，河边守兵正在哨棚内聚赌。红军继续渡河未被发觉。待红军已前进到该段守军营长陈择仁营部时，营部守兵始发觉进行抵抗，陈择仁慌忙惊起走出营部门口，即被红军击毙。田军顿时一片混乱，争相溃逃。红军的其他部队又复自松家场、孙家仑等地相继抢渡过河，对田军进行猛烈攻击和扫荡。旅长陈继善、团长陈崇朴仓卒抽调部队应战，在红军的猛烈打击下，陈继善身负重伤，陈崇朴被击毙，官兵伤亡甚大。经渡河红军继续深入和左右席卷，于是第三地区之刘汉雄防御阵地即全部瓦解。

红军在苍溪渡河时，第二区罗乃琼部仍守在左岸阆中县城，其所指挥之王志远部队在靶靶寺两侧高地，马泽旅（杨熙、刘佑成两团）在王部之右双山埡、元宝山，马旅之右为罗师万选青旅，（万旅右接第一地区张熙民旅）；这些地区的田部进行了拼死抵抗、挣扎。

田颂尧在潼川军指挥部接得苍溪河防被突破的消息，大为震恐，深感无多大的预备兵力以事增援。当时曾有人为他出谋划策，主张以在阆中之第二地区罗乃琼部向苍溪方面渡河的红军左侧背出击，冀使渡河红军撤退左岸。田认为红军系以主力渡河，意在护大苏区，进窥川西平原，绝非二十九军一部力量可能阻止。因决心将嘉陵江前线各部撤退至涪江，以潼川、绵阳为重点，再行布置防守、待援。

田颂尧其时作了如下的处置：

1. 令第一地区各部队由南部沿公路，第二地区各部队由阆中经万年埡再到盐亭沿西河布防；第三，四地区各部队退剑阁、梓潼，先在梓潼河布防。

2. 令税梯青所率第一师之一部及马泽旅即到绵阳，准备沿涪江布防，以待后撤部队到来。

第二地区罗乃琼在阆中接得田令其撤到左岸万年埡布防之指示时，罗因鉴于撤守苍溪已受有处分，不敢这然应命，表现犹豫。田颂尧当告以“一切由我负责”之后，罗部才于二十九日晨向右岸撤退。

各地区部队撤退情况概略如下：

1. 第一地区王铭章指挥的各部，包括王铭章师、李炜如路、张熙民旅，系由南部定水寺、富村驿、盐亭、潼川，而后撤至绵阳附近（据张熙民谈，该旅当时在南部以左之老鸦岩至县城一线派有兵力一团防守。南部以下为李鋈陶旅与李伟如路防守。在苍溪突破时，该正面无异状，二十八日晚得田军部电撤退）。

2. 第二地区罗乃琼师王志远部和马泽旅，系由阆中经万年埡、盐亭、潼川，尔后到绵阳、安县。据马泽谈，该旅得撤退令后，先在阆中城外大坝集结部队，并宣布了红军在苍溪渡河的情况及所奉撤退的新任务。该旅系经万年埡撤到盐亭，此后到潼川又转调绵阳。该旅在撤退时，已有一小部红军在双龙场渡河跟追，部队毫未抵抗，一直退到盐亭。

3. 第三地区刘汉雄部，在红军突破嘉陵江后，向梓潼、剑阁、江油等县乱窜，有部分人拉上山去当了土匪。何德隅路仅收容约一团兵力，经盐亭、潼川，尔后调绵阳。

4. 第四地区税梯青指挥各部，吕康旅因系在最左翼，三地区被突破，红军直趋剑门，将该旅截断于昭化方面，暂同第一路军陈书农师行动，以后绕道归绵阳。覃世科旅因其右边紧接刘汉雄防守地区，同时又因税梯青以母丧

回中坝，暂将该旅归刘汉雄指挥。当时该旅担任防守地段是在张王庙、青中坝以右，约有数里正面，以两个团为第一线，以一个团驻距前线约三十里之木马寺。三月二十八日晚，红军在苍溪渡河，该旅完全不清楚情况，到二十九日上午约十时前后，渡河红军从侧翼进击，已将该旅谢安华团之张全民营全部包围歼灭，乃知红军已渡河。覃仓皇率领预备队向剑阁撤退，欲在城南数里某垭口占领阵地收容部队。约近黄昏，红军已跟踪追至，当时吕康旅黄镇三营曾电话通知其向旅靠拢，覃因受刘汉雄指挥，更因逃跑心切，欲选捷路，所以该旅退到剑阁。到剑阁后又因与刘汉雄失去联系，故在稍事抵抗之后，即经雁门坝附近高峰寺、重华堰等地撤退，到绵阳后调潼川，不数日仍经由中江调转绵阳，该旅因损失较重，孙震把他降作团长。

以上系田军总溃败的经过情况。至于各部溃退所经之地，人民所受的损失和痛苦，那就罄竹难书了。如阆中田部撤退，城关人民遭到了一次洗劫；田颂尧前脚刚离盐亭，溃兵蹙即进行抢劫，并因酗酒将街房也烧了起来。凡溃兵所经之地，无论是路旁茅店还是集镇，顿成篱穿壁漏、有房无人的惨境。人民逃避不及被所糟踏摧残者亦复不少。溃兵将抢得钱财大肆赌博，身上穿的尽是抢来的衣物，花花绿绿，形形色色，真是无奇不有。平时克扣粮饷，战时故意放纵，这就是军阀治军的秘诀。

红军突破嘉陵江之后，势如破竹。田军败退一泻数百里。田颂尧眼见败势已定，挽回无术，为了减轻战败之责，存有一种以退为进的侥幸心理，乃发电蒋介石请给以“削职示惩”，随着将刘汉雄、何德隅、杨特生、陈继善等一千人等拟定处分报蒋。殊蒋介石就藉势以“准予再事姑容”，将田本兼各职撤去。以该军副军长孙震戴一顶“戴罪图功”的帽子为蒋介石在田颂尧手里接过了部队。当田颂尧撤去军长，孙震将上台接替他的时候，刘湘也派出要员王蕴滋携带巨款，潜到潼川来拖这个部队。田颂尧自己也暗中作了许多巩固部队以图再起的工作。在这些勾心斗角的争夺中，结果还是蒋介石把孙震收买了过去，田颂尧也就不不得不交出部队，悄然下台了。

执笔人：张则荪

资料来源：这篇资料多系身经其境的人，包括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本人提供。我们以田泽孚等所提基本材料，再请卿俊（原国民党二十九军师参谋长）多方走访核对所提补充材料辑录而成。唯时间过久，许多当事人已无从查访，尚待继续征集补充。

四川“剿匪”第一路军（邓锡侯部） 在川北溃败经过（节录）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史料编写组

四、一路军退守广元、昭化河防

一路军退回广元，略加整顿即派黄绍猷旅并指挥龚旅部队扼守昭化至广元河防；杨旅仍守广元县城；卢旅仍守广元以北至朝天驿之线，恢复一九三三年接防时与红军相持状态。不久，一路军指挥部将杨晒轩、卢济清、陶凯、龚渭清四个旅调回川西后防整顿补充。另调第四师（即教导师）林翼如旅并指挥王含光团到广元接替防务，原任前敌正副指挥陈鼎勋、陈离调回后方休息，另派第四师师长杨秀春以前敌副指挥名义前来广元，指挥前方部队。杨到职后，对防守阵线略有调整。令黄时英旅接替卢旅防务，退过嘉陵江右岸守广元至朝天驿沿线河防；将左岸防线缩短至广元北门外的将军桥，令林翼如旅三团守广元县城及附城阵地；令周世英旅接守广元至昭化河防；黄绍猷旅控制在乌龙堡和下四坝为预备队。

一九三五年一月，原驻川、陕、甘边境之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师借口巩固陕甘边防，企图插足四川，派独立旅旅长丁德隆、副旅长盲日晖率所部三团来接广无、昭化防务。一路军奉调南移苍溪，接替二路军部分防务。丁旅自特装备优良，改守河防线为守点：以一团另一营及旅直属部队守广元县城及对岸乌龙堡阵地；以一团（缺一营）守昭化天雄关；以一团控于昭化属之三磊坝作机动部队，各点赶筑碉堡工事。丁旅到广元立足未稳，即遭红军奇袭。红军大部由广元下游五里之贯家河乘：夜渡河，以一部攻击昭化天雄关，大部由河湾场经王家营、曾家桥猛攻广元后方乌龙堡阵地。丁旅急调三磊坝之张团驰援乌龙堡，与红军激战三昼夜，乌龙堡山上五个圈堡被红军攻占两个，机步枪可直射广元城内，情势非常紧张，丁德隆亲率敢死队到乌龙堡督战，该部机枪连连长从阵地下来向丁面报情况，登时被丁枪杀。在丁威逼下全线拚死反攻，几度冲锋，又将乌龙堡失去的阵地夺回，双方伤亡甚众，此时丁急电各方乞援。一路军邓锡侯一面令仍驻剑阁等候换防的周、黄各旅回援广元；一面飞调二期交换部队五师（即独立师）冯鉴旅（三团）、二师所属宪兵司令刁世杰三团、三师（原七师）刘乃铸旅二团兼程赶赴广元增援，胡宗南亦派部队从汉中南下增援。红军进攻乌龙堡激战几天，侦悉各方增援部队将到，乃向乌龙堡邓军背后走马岭方向撤走。撤退时在半摸坝夜袭胡宗南来援丁旅的一个团，将其全部歼灭。胡宗南鉴于丁旅入川即受严重打击，乃将丁旅调驻碧口，广元防务仍交给一路军邓锡侯部接替。杨秀春奉邓命率部回防广元，仍接过去部署，扼守嘉陵江右岸河防，以广元县城左岸为进攻据点。当时是以周世英旅和刁世杰所属的陈麟团守昭化至广元河防，陈团在后与昭化二路军吕康旅联络。林旅三团及黄绍猷旅的杨倬云团担任广元县城及乌龙堡防务。冯鉴旅三团担任上西坝至朝天关河防、刘乃铸旅驻三磊坝，刁世杰令二团驻下西坝为预备队。黄时英二团和黄绍猷旅旅部及陈永昌团调回后方整补。警卫司令谢无圻部属的李硕团开来广元担任兵站勤务。一路军前线各部沿嘉陵江后岸防守与红军隔河相持两月余没有战斗，直到三月份，

红军由二路军河防区突破嘉陵江封锁线，形势才又发生改变。

一九三四年十月退守广元时第三次派兵四旅十团接替防务。

宪兵司令：刁世杰

宪二团团长：陈麟

宪三团团长：汪良

二师十一团团长：王含光

三师八旅旅长：刘乃铸

十六团团长：陈则明

十八团团长：金晓六

四师十二旅旅长：林翼如

二十三团团长：张元雅

二十四团团长：瞿联丞

五师十四旅旅长：冯鉴（后为陈泽）

二十七团团长：王澂熙

二十八团团长：周德仪

二十九团团长：邹迪僧

换下的为杨、卢、龚、陶、黄时英等旅和黄绍猷的一团共二十三团。前方只有周、刁、林、刘、冯各旅和黄绍猷的一团加上兵站一团，在广元、昭化部队共为十四个团。

其它

万源县志记载川东游击军的情况（摘录）

李家俊为县属三区固军坝人，初肄业於绥定联中校，以违章被斥革。遁之上海，肄业同济医院。旋弃而赴北平，经鲁省陷匪巢者数月，展转由沪返川。去时为民国七年，归则十三年。家俊时已蓄须，每值亲友庆吊，辄往哺啜而不循俗馈礼物。自奉备极菲贱，晨起持铁杵，奔驰田野间锻炼体力，远行百余里不乘舆马。厚坪旧有文昌宫，家俊改建为初级小学，阴以共义，部勒生徒。日事假攻战，竟有因伤致废疾者。乡之父老遂不令生徒入学，伊校顿无形解散。乃益倡改革社会之论，盖其展转津沪间，早为共党所同化矣。其弟家荣，亦溺邪说，当共同办学，即劈裂神像为柴薪，至是益互为高论人皆目以疯狂。家俊亦竟以疯僧自号。时县教育局长余成贤有烟癖，家俊纠青年多人，获其烟具，捕成贤赴控县署。知事陈仁安不直，家俊处徒刑。年余释后，又任教习於县高小，并充国民党县部组织事务，是年正且，三区举行绅团会，议筹兴学，家俊亦参与。区长杨翟辉以侵渔公款，为乡人纠举，家俊不待核准，迫翟辉交代，辉控放县署，准予申理，传案质讯，家俊藏青花溪某处，比差队往捕，早闻风远扬。从此遁之成渝，要结党徒。是年八月，潜返万，往来陷匿於达宣各乡场，未几而太乱，遽作（是年秋八月，股匪王三春盘踞黄草梁一带，十二月，陕匪韩剥皮驻扎皮窝铺，肆意蹂躏，牲畜米粮为之一空。）

十八年三月十八日晨，邮递差某，由官渡至固军坝，向乡人报警，谓三汪坝有青年二十余人，悉携械，行踪诡秘，时固市门户练新成立，即派遣谍者侦之，并筹抵御。暴徒等伪称系达宣学生，负考察使命，嘱勿惊疑，旋由十字溪过河，上金莲山，经厚坪绕巫家沟、井溪坝向龙潭河而去，时驻县之川陕军已移防绥定，接防者系三路九团刘志超，计辖兵两营，乱党等至龙潭河后，在山左某姓家陈设佛堂，藉神惑众，为响水洞团正刘尊三洞悉，报三区办事处，区长王缀之初不疑为匪，更不识何谓共党，又惧冒昧请兵贻累地方，姑以行踪可疑上闻。三月二十八日，知事公署委员张全五，由白羊庙提款回县，至乾坝子被匪路劫，三区各场同时亦发现打倒帝国主义、团阀、军阀等标语。迨四月初三日，九团二营六连由县城开驻白羊庙，翌日夜午，突有匪众数百，枪械亦夥，图劫场烧掳，驻军先事警备，计不得逞，围战场口，激战数小时始退。此匪与官军接触之第一次，有亲睹匪军者，谓其党众皆身裹红绞，书神号，持小旗，旗署佛门弟子大道会，左手指内藏符，裹以棉，谓能避枪炮，经是役后，始知领率暴徒者为李家俊。家俊自潜返万源后。首以共产主义威诱其族众成立农会。随勾聚吴会治、胡宏疆、徐寿泉即允士等。声势浩大谋乱之心益急。吴曾毕业黄浦军官学校，胡系二十军政治生，并泉勇有小智，独认识不清，致为邪说所误。今川陕军营连长曾亲任剿匪者，尚慨叹吴胡诸人为有用材也。至匪部组织，全以共党编制行之，五家为组，立组长，若干组为甲，甲立农会，选主席及监察管理一甲事务，每约期开会，抗不赴者或火其居宅，或屠其老幼，分轻重议罚，故裹胁日益众。又设经济部、粮食部，区县各农会其军事组织，以习神术之兵为先锋队，持刀矛者为技术队，有手枪及利器者为特务队，殿全军之后，故每抗命拒捕，一般平民牺牲实较多也。匪众自扑攻白羊庙后，“声势日浩大，掳去三区区长土绥之

及其侄成荣随处死。并击败固市门户练，杀吴泽生、杨子文暨良民无数。刘志超团长乃迭电川陕边防督办，请派队增援。督办刘存厚令廖震兼代三路司令，率徐柱、陈岳、汪厚三营星夜来万。廖抵县即令陈营驻城，汪徐两营扼险进剿。更派九团二营汪纪部，移驻白羊庙，烧家俊厚坪房屋，毁其巢穴，家俊遽鼓励匪众誓死抗官军於井溪坝、五爪拗鏖战极剧烈，幸汪营攻守有方，并烧潘家沟、梨合山一带匪宅，匪势始稍衰。八月中旬，汪营奉调移城口，三团三营徐柱接防，初匪乱正炽，司令廖震来防，即召集二三两区绅耆会议，於白沙河力主刑乱用重分别剿抚，惟议未定。故汪营、徐营虽所向有功，然匪踪飘忽，不易珍灭。延至九月中旬，家俊又督匪众千余，猛扑白羊庙，排长陈伟奋死应战，数冲荡於场口，已败匪军，乃追袭过迫，为伏匪所乘，遂殉义焉。时汪厚营长部，亦大败匪众於龙潭河。徐营长在石塘坝木蔺绥、雪水源清乡，亦多斩臧。旋奉调驻城，家俊又挥众崛炽，烧固军坝亘一昼夜，全场悉烬，死良民多人，又烧白羊庙，皆九月下旬事也。十月初，川陕军二师吴建臣团长，奉令由宣汉率全部来万协防，抵官渡后派人招抚家俊，匪众竟抗不应命，吴团始令赵炬光营驻白羊庙，戢营驻官渡，自驻固军坝。每召集良民削切劝诫，并捕获匪首王文德，押赴全区讲演，故裹胁者渐来归。其部陈营亦败匪众於井溪坝。惜二师熊毛两连，在宣汉受诱叛变，加入匪部，所携皆意械，故声势顿盛。吴团又因给养难继，退回宣汉，自吴团回防后，匪势愈炽，并有长沙人文强、梁山王国梁新从俄国归，亦来万人家俊党，文任宣传部长，王任处长职，均惨酷嗜杀人，溯自李匪起事以来，屠戮良民，惟此时独多，而不旋踵即败灭，或亦多杀戮之故欤。

十九年正月，官军正与神匪相持，川陕军独立旅王光宗部突然谋变，欲袭据万源，并占达属作乱。（王光宗系放民国十八年十月，由直隶唐山经河南陕西等处入川，来投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编为第一师独立旅，令驻达县石桥河。未久突勾结颜德基，图据绥属。十二月颜德基率开江团防及杂队约三千亲人，由观音山攻达县，并约王光宗由铁山攻绥，互取夹击，王未如约响应，颜经川陕边防军击败於观音山，退回开江，另绕开宣万边界直扑城口。声势浩大，又唆使李家俊乘机扰乱，图占万源。事详，前司令廖震一面派队将李匪击溃，一面派第一营营长陈岳雪夜进攻从八台山间道进援城口，与原驻之刘耀卿团、汪如皋、汪法三两营协同夹击，匪众惊为天降，致腹背受敌，遂溃败解围，兹役虽不涉县事，然与王光宗叛变具有连锁关系，故附详之。）

由古桥河出发，经达、宣、巴边境人县属鹰背场，绕兴隆、河口而至关坝，声言入陕。廖震与李家俊相持，得王叛信，亲督队由官渡湾截堵，督署亦派刘耀五团随踪尾击。王光宗到关坝后，二十八日骤回队猛扑县城，驻城军系二师谢团，激战数时向白沙河引退，廖震接王陷城报警，立督截击部队改进为退，跑步回城，王光宗等正一面追击谢部，一面安民布防。适廖部已越观音峡由后山坡进逼二层岩，王挥众抵御，廖督队猛攻，击毙王之营连长十余员犹鏖战未退。嗣又击毙其副旅长朱遐龄，朱素枭悍，叛众倚若长城，死讯一传，顿形解体，王始由石冠子取间道潜遁关坝，折入陕西鱼肚坝。是月，神匪总指挥胡宏疆率党千余，扑宣汉官渡场，该地民团抗御得力，遂败退，越日其匪团长庞孟昭（宣汉人）督队到石塘坝，曾可久连正率队出击，闻枪声遽回，击败匪众，途中又被营长江厚截堵，斩获甚夥。同时汪部傅连又败匪放二区旧院坝，三团三营徐柱部奉命实行察剿，由鹿蹄埡经白市、鸟家沟，陈家坝。伊部何连又分搜厚坪、木兰溪、思郎坝、刘家沟一带，其善

良士著皆发给清乡证，令随军立功，为匪者斩戮无赦，将厚坪匪众聚而歼诛，匪势戢。是役董玉书连亦率队协剿，颇能分别老幼，多所全活，嗣颂廖氏德者，每及此事云。匪军经痛剿后，势焰顿衰。四月，悍首胡宏疆被汪厚营傅连围捕於龙潭河，未弹死以手枪自杀，传首城市。廖司令更励行集村制，井溪、钱矿坝、固、白各场，每十家或二十家集居一村，置村长，早晚点名，轮流警戒，行连坐法。又成立清共团，委绅庞济襄、高岗等充民团剿匪指挥、宣慰等职。李匪既迭受重创，而裹胁党徒又见涣散，始同徐寿泉等由七里沟方面挟械潜逃，经汪营刘连截击未获。（闻家俊潜踪重庆，复暗事共党工作，经当轴捕获置之法）吴会治偕熊毛两连俱逃入陕西，万源遂无共匪踪迹，而二三两区强半村落为墟矣。

《新蜀报》载川东游击军攻下城口

重庆秋阳社三月二十一日绥定特约快讯：

李家俊率领农民数千人，进逼城口消息，已详十八日通讯。兹据记者探悉，李家俊是次率领之农民，但受过相当军事训练，并有共产中坚分子从中鼓动领导，其战斗力本强，加以神兵数百人在前线冲锋，其势尤不可挡，竟于昨日什日由神兵先行爬梯进城，农军继之，将城口刘 卿团全部缴械，并将县知事枪毙。各局卡悉被烧光。李家俊入城后，发布告示，宣传没收土地、焚毁契券等共产政策，自称红军总指挥。对于各乡之土豪劣绅，则交由各乡农民协会从权处理，其罪重者则处以死刑。已被处死的豪绅已达十余人。因此，各地农协人数，日益众多，势力日益扩充，乡村政权，已为彼等所掌握。至于驻刘积之方面，刻正调集大兵准备围剿，籍作一劳永逸之计云云。

（摘自一九三 年四月三日《新蜀报》）

长征时期

· 国民党军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及北上的阻截 ·

成都行营川中“剿匪”工作报告书（摘录）

.....

匪围攻江油，阅四月十日之久，经我陆空各军联合痛剿，卒被击溃，狼狈西窜。而朱、毛残匪，当我与徐匪激战于嘉、涪两江地区之际，已于五月六日由元谋以北渡过金沙江，围攻会理。我第二十四军刘之塘部樱城固守得全，遣薛部先头渡江追击，该匪即舍会理北窜，迄至大渡河南岸，勾结刘文辉部赖营之一部叛变，竟于五月二十六日得由安顺坝上游偷渡大渡河，企图以主力追窜汉源、荣经，直取雅安，一部进取泸定。嗣经杨森部痛击，汉源、荣经一带刘文辉部堵击于泸定不逞，乘虚进陷天全、芦山、宝兴等处又被杨森部追剿，先后收复截击其伪干部团，投河死者千余。至六月十二日窜至宝兴以北之大碛碛。附近与徐匪合股盖徐匪已于五月十六日乘虚攻陷茂县，二十一日以一部渡岷江占，理番，六月六日陷抚边，八日已陷懋功也。

当朱、毛残匪窜渡金沙江时，即拟定阻绝该两匪合股。部署令行各军，五月八日至六月一日间先后令川北方面之第一路邓军以一部开懋功，主力西开控制雅安。第二路孙军及六路王军则以主力西进，寻匪追剿。第三路李军由盐亭、三台取捷径开灌县、汶川，协同邓部恢复茂县，一部开理番，第五路唐军则担任涪江以东分区清剿，扼要守备。胡宗南部控制于松潘、平武及江油附近。且严令各部构筑碉堡，严密防堵，盖茂县之失由于邓部只知构筑野战工事，不知构筑碉堡所致也。至川南方面先于四月十二日已令第四路杨军调防屏山、雷波一带，迄匪渡过金沙江，即令其主力转赴大渡河布防，限期完成封锁线，迄匪与刘元璋部激战西昌，又令其取捷径驰赴大渡河赶筑碉线，至匪偷渡又令其派一部先扫清渡河之匪，并协同刘文辉部追堵，其余仍固守大渡河原防。并合二十一军控置于新津、邛崃两点，薛岳部仍跟匪紧追，惟松潘毗连陕甘，当岷江上游俯瞰茂理，为北通陕甘之要道，匪据之可进退自如。故令胡宗南抽集重兵于此，阻匪北窜，并编练番民励行坚壁清野，冀制匪死命也。

茂县、理番相继失陷后，委员长于五月二十二日由贵阳返重庆，二十六日亲赴成都督剿，参谋团亦随同移驻成都，惟金沙江、大渡河沿岸碉堡封锁线函关重要，曾经迭令刘文辉部切实构筑，限期完成，并经电复遵办各在案。嗣经查明，其过听部属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令朱、毛残匪得以肉由窜渡，至甚痛恨，故通令将刘文辉记大过一次，令带罪图功，并令其将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由是军心稍振。此时部署一面巩固川、康、甘、青各阵地碉堡线，封锁朱徐各股匪于荒僻地区，一面分途进击。孙部于七月一日克北川，王部于七月二十一日克茂县，杨部于七月二十六日克懋功，又于八月八日克抚边，范绍宗师会同邓部杨旅于八月二十一日克理番。至是川省已无匪占县城，而残匪均困于岷江以西大金川以东之荒僻地区，进退维谷，饥寒交迫，陷于穷蹙之境矣。

理番克复，残匪以一股窜班佑，另以一股窜阿坝，其窜班佑者八月二十四日被我番骑击毙数百，其窜阿坝者三十一日在索格藏亦被我番兵击溃。班佑之匪于三十日起，猛攻我阿西茸、求吉寺碉堡地带，守者为胡师康庄团，凭坚死守，匪不得逞，迄九月十五日卒被击退，康团乘势追击，截俘千名，

此匪最近之惨败也。然匪一面攻我康团，一面于九月二日另分股向甘肃之岷县北窜，二十一日突过岷县西周间之哈达铺，向礼县以北进窜，二十七日陷通渭。据报匪因内讧，各自奔逃，窜甘者仅为伪一、三两军团，由毛匪泽东、周匪恩来率领，其众不过五千人。朱匪德、徐匪向前则仍徘徊于阿坝、毛儿盖、壤口、芦花、卓克基一带，查朱、毛自与徐匪合股后，所余确不逾万人，徐匪虽拥众较多，数约三万，其精锐亦已损失殆尽矣。

现为肃清川西北边区残匪起见，规定自岷江以西，大金川以东，北以黄河及川甘省界为界，南则东起威州，西迄崇化，于此地区内划分五个清剿区，拟具清剿计划，于九月二十五日颁行指定第一区以阿坝、第二区以壤口、第三区以卓克基、第四区以包座、第五区以毛儿盖为中心，各配置相当兵力，限期清剿。十月二日又颁布四川省划区绥靖办法大纲，将四川曾经匪扰及余匪尚未肃清地方方划分为八个绥靖区，所有各区司令官及区域如下：

第一区司令官李家钰，以西昌、会理、盐边、盐源、昭觉、宁南、冕宁、越嵩、峨眉十县属之，但川北残匪未肃清以前，该部仍驻松、茂、汶、灌原防协剿，候令移动。

第二区司令官邓锡侯，以宝兴、懋功、松潘、茂县、理番、汶川、大邑、邛崃、彭山、浦江、眉山、丹棱、洪雅、夹江、青神、崇庆、新津十七县属之。

第三区司令官杨森，以雷波、马边、屏山、宜宾、庆符、筠连、高县、珙县、长宁、南溪、兴文十一县属之，但川北残匪未肃清以前，该部须留六团以上兵力于懋功、抚边以北地区协剿，其余先在雅安集结候令转动。

第四区司令官刘文辉以芦山、天全、名山、雅安、荥经、汉源六县属之。

第五区司令官孙震，以绵阳、彭明、安县、罗江、绵竹、德阳、金堂、广汉、杂邠、梓潼、剑阁、仓溪、阆中、昭化、广元、平武、江油、北川、十八县属之。

第六区司令官唐式遵以南江、通江、巴中、万源、宣汉、开江、达县、渠县、大竹、梁山、垫江、长寿、邻水、广安十四县属之。

第七区司令官潘文华，以隆昌、富顺、泸县、合江、纳溪、江安、古宋、叙永、古蔺九县属之。

第八区司令官许绍宗，以忠县、酆都、涪陵、南川、石柱、彭水、黔江、酉阳、秀山九县属之。

以上各绥靖区司令官直接秉承四川善后督办之命令，办理各该管区一切绥靖事宜绥靖任务限六个月办竣，区期满呈报行营撤销之。

邓锡侯请求递派大员统率师旅

驰赴松茂防堵致蒋介石电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六日)

自匪袭渡嘉陵，分道西窜，青、平失陷，安、北无兵。复接电告，匪更一部窜向岷江山脉，其欲窜据目的，日见明了。顷得探报，匪部复由平武分道向西向南窜扰，情势如此、不敢讳言。加之各路大军西进，追剿愈速，匪窜之来愈快。松、茂踞岷江（即松潘河）上游，为川西屏障，两地相距三百余里，岷江山脉绵亘极长，小道尤多。以屯直性质之少数兵力，而又强半分驻夷地，虽尽调以防赤，既有夷变堪虞，而阵线过长，亦难棋布，蹊漏已多，

补置不易。盖以当地团力缺乏，征集无由，以故屯军协团布防松、茂，力既不及嘉陵河之众，而薄弱无险之处，复较河防为多。况剿赤以非军师为单位，难期成功。松、茂边区，历称瘠苦，我兵仅备制夷，固未防及赤匪。于此时会，既不能予匪以岷江之险，又无集团师旅力量自卫，防线过长，兵不敷用，虽人事之当尽，实抵御之难周，若不早图，将见赤氛弥漫，川西危险，为势已迫，不敢不言，切恳钧座俯念松、茂山区，人民未经赤燹，宁忍陷落！乞即迅赐统筹，克日遴派大员，统率师旅，驰赴松、茂，负责筹划。固边区即以固腹地，固岷江一线，即以固剿赤全线。急不择言，鹄望立断。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行营参谋团大事记（摘录）

五月初徐匪在川北，大部窜踞清溪河左岸，且有一部西犯土门。朱、毛残匪，在滇东由嵩明向武定、元谋窜走，企图渡过金沙江，与徐匪合股已明。三日，为预防两股匪会合起见，令各部赶办下列各事：

一、雅安由刘文辉负责，赶筑广大之飞机场，限月底完成；其场幅，或六百米见方，或八百米见方，均可。

二、松、理、茂、懋，及雅、宁——西昌——各属地区，应择战略、战术上之各线、各点，如雷波、昭觉至西昌，至会理，与沿大渡河、雅河各线，及各重要城、镇、隘路口，均须赶筑碉堡工事。

三、对上列各地区之土番夷人，应速派员分往宣传其土官土司，使其号召，为我所用；并令其派兵协助防剿，及坚壁清野。

四、松、理、茂、懋地区，归邓锡侯；雅、宁各属归刘文辉负责办理。

五、灌县及水闸，应赶筑碉堡，派兵驻守。

六、着别动队总队长康泽，立即派队分往上列各地区，负责指导组织民众，及筑碉事宜。”

十六日，以朱、毛残匪，窜至西昌，为防其北窜大渡河，及东北窜岷江起见，命令于下：

一、杨森所部，担任大渡河北岸，应以两旅防守马烈（不含）富林至安庆坝之线；一旅扼守马烈至龚咀（含）之线；增筑碉堡，限各部到达指定地后，五天内全线完成。余部，随总指挥部驻汉源，设办事处于雅安。

二、犍为团队，在驻军未到以前，应先行扼要防守麻柳场（含），沿马边河北岸，至慈竹坪（含）之线；赶筑碉堡，限十天内完成。

三、陈万仞部，除驻叙永一旅，限本月内，肃清川、滇边境股匪，及酌留边境部队分驻泸、宜外。最少须以两旅协同各该县团队，布防雷、屏、经聚福场、观音堂、大乘寺、直溪，再沿岷江左岸，至麻柳场（不含）之线；赶筑碉堡，限十天内全线完成。”

十七日，以徐匪连陷土门、茂县，为隔绝其与朱、毛合股，并掩护交通起见，命令各部，赶筑碉堡；摘要如左：

“甲、应筑碉线

1. 灌县经崇庆至新津沿岷江纵线。
2. 新津经邛崃至雅安沿公路横线。
3. 雅安经荥经，汉源至富林纵线。
4. 汉源经庐定桥至康定斜线。

5.其他，如大邑、芦山、天全各县城镇之碉堡。

乙、筑碉部署

1.李家钰派队，负责构筑灌县、新津沿江线。及新津、名山（不含）公路线，大邑城乡碉堡。

2.刘文辉派队，负责构筑名山、荣经（不含）公路线，及汉源、泸定桥、康定线，并芦山、大邑各县城镇碉堡。

3.杨森派队，负责构筑荣经、富林线。

4.以上各线负责部队均须会同当地团队构筑之。

5.康泽派员，分赴上列各地，分段担任督促指导之责。”

二十二日，又以徐匪主力，由北川方面，向茂县西窜。为防其绕理、懋而窜雅安或康定，与朱、毛会合；令北川、土门方面之邓锡侯、孙震、王缙绪各路军，停止进攻，改取守势。并令邓部先调六团，赶赴懋功一带布防。其余全部，仍星夜秘密西移。置主力雅安，分防名、芦、天、宝之线，西与泸定刘文辉相接。所遗清溪河防及绵防由孙部，其伏泉山以西防务由王部，分别接替。至刘文辉部，在雅安、天全、芦山、宝兴部队，则俟邓部到后，西移康境，增厚康防。

十九日，朱、毛残匪，一部围攻西昌，意在牵制我军；大部经礼州北窜。二十二日，刘文辉部，守泸沽、冕宁均告失陷。而生夷又因之出槽劫掠，阻碍交通。是日，委员长复由贵阳飞重庆。二十二日，越嵩南之相公岭，有匪之便衣队，与我守山夷兵接触。时第二十一军三旅，及刘文辉部，已布防大渡河完毕。此河西起泸定以南，东止峨边以北，自上至下，只有海耳沱、安顺场、安庆坝。农场、八排、大冲、大树堡、万江场、临河坝、水打坝、挫贾村、杨村、瓦空坪等十三渡口，其余地方，均阻于山。二十四日，匪过越嵩。次日，河南之农场、大树堡及洗马沽——石达开被擒地——带，发现匪之便衣队甚多。而刘文辉部，担任河防之夷兵赖营，又叛变与匪通；匪之一部，遂得由安顺场窜渡，致其韩营复没，安庆坝为匪所占。

二十六日，委员长由重庆飞成都，参谋团随之迁移。时，西昌之匪，已撤围北窜；大渡河天险既失，匪即沿其上游，于二十七日，突破守猛虎岗之刘文辉部；以小股进犯化林坪，大股经磨西进犯泸定、康定。刘部在冷竹关及雅家埂，又接战失利；三十日，泸定遂陷；其李团退守天全、泸定间之马鞍山。但其在西昌之部队，跟匪追击，于二十六日，收复礼州；次日，收复泸沽；二十九日，收复冕宁。其在大渡河北岸之部队，亦于二十九日，收复安庆坝；三十日，将犯化林坪之匪击退，但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三百余人。匪之伤亡较重。

杨森遵奉迭令，所部夏旅，先于二十三日到达雅安。其余各旅，亦于二十五日以前，到达富林及大渡河北岸；并布防汉源、荣经一带。因于二十七日，令其以两旅兵力，协同刘部，扫清过河之匪，故刘部得以收复安庆坝。二十九日，杨部亦克乾沟、八牌。同日，又令刘文辉抽出大渡河方面部队，驰援康、泸。次日，以大渡河自安庆坝以下，匪情较为和缓，其主力似已由泸定东窜，天、芦关系重要，乃令杨森在邓锡侯部未到以前，将雅安之一旅，开赴天全。第二十一军王旅，开赴芦山后，酌派部队，推进宝兴防守；其遗防由杨森派队接替。

三十一日，薛岳部追剿位置，李纵队礼州；吴纵队西昌；周纵队在西昌南、川兴堡大石板等地区。

六月一日，以徐匪主力，似尚在土地岭、茂县一带；但逐渐由茂县进窜理番，接应朱、毛。而朱、毛主力，沿大渡河上游急窜；并越泸定，似有向丹巴或金汤进窜，在懋功、理番会合之样。我军以阻绝其会合，乃截击其为数段之目的。除先于灌县亘彭县北大石坝、曲山、青渡、双合场、彰明、江油、青川、平武、松潘、南坪，构筑坚固碉堡封锁线，以防徐匪回窜；及在懋功、水磨沟、宝兴、芦山、天全、雅安各点，构筑碉堡群，为进击据点外。更规定部署，命令于下：

一、第二十一军所属部队，除派兵一旅，克日接守灌县，一旅驻大邑，及控置有力纵队于绵竹、新津两点外。其余，守备大石坝经大坝、绵竹、什邡、彭县、至灌县，及灌县、新津、彭山线，彰明至江油（含）线。

二、李家钰部，除派兵两团，开赴理番固守外。应以全力，逐渐恢复威州、茂县。三、孙震所部，守备大石坝（不含）经晓坝、茶坪、南华岭、擂鼓坪、曲山、通口、香水、清莲渡，至双合场之线。

四、胡宗南所部，除控置重兵于平武、松潘，及江油附近三点，准备击外。其余，守备江油（不含）经平武至南坪之线。

五、以上碉线，险由刘湘、胡宗南各派专员督修外。并由别动队派员，分往督促指导；统限六月删（十五）日前完成。其他所规定之碉堡线，仍照前令构筑与守备。

六、王缙绪所部，在现线赶筑碉堡，限十天完成后，交孙军守备；俟交防后，控置绵竹待命。

七、郭勋棋师，克日移驻新津待命。

八、邓锡侯所部，除派六团分赴懋功水磨沟两点，筑碉扼守外，其余，驰赴宝兴、芦山、天全、雅安各点，赶筑碉堡群扼守；均限六月灰（十）日前，完全到达。

九、杨森所部，除控置预备队于汉源外。其余，守备大渡河自龚咀经安顺坝至泸定之线，扼要筑碉。但须注重安顺坝至泸定段，并扫清渡河——大渡河——之匪。其在天全之一旅，俟邓部接防后，控置于汉源。

十、王泽澹旅，俟邓部接防芦山后，即控置于邛崃、名山；并构筑新津、名山段，公路北侧碉堡。

十一、刘文辉所部除参加追击——朱、毛——部队不计外。其余，固守泸定、康定一带；并控置主力于泸定附近，以待追击队赶到夹击；但须兼顾扼守通丹巴、金汤两路之要点。

十二、薛岳所部，李纵队由冕宁经大桥跟匪穷追。吴、周两纵队，由越出汉源，准备寻匪迎击。”

三日，徐匪大部，在茂县附近。其已过岷江之一部，乘虚先李家钰部而占理番；并窜至其西之杂谷脑。六日，占抚边。八日，又乘虚先邓锡侯部而窜占懋功。

二日，化林坪当面之朱、毛残匪，约有四千；且有一部窜至其东之飞越岭，该两处守军，均为刘文辉部袁旅，与匪激战四日，卒因伤亡过巨，退守汉源。同日，另有匪约四千，由凉风垭进犯汉源，经杨森部于三日在富庄、猛虎岗等处，击毙千余，残匪向泸定方面窜走；同日，蒲麦地方面，有匪大部进犯经道上新庙场，杨部先进驻该处之一团，转移小河场固守。四日，令杨森先稳固自天全经莱经、汉源至富林之线，以待薛岳部到达夹击。五日，匪由荣经以西，向天全北窜；六日，到始阳附近；七日，陷天全，并占始阳。

而芦山及其西之老场，亦有匪一部窜到。同日，刘文辉部余旅，收复泸定；残匪千余，向天全窜走。后据俘匪供称：“朱、毛原企图由泸定直窜丹巴，因地险粮缺，及夷人阻拒，遂折向汉源，期于雅安得手后，再与徐匪合股。复因被我杨部破于富庄、猛虎岗等处，故尔北窜天、芦。”八日，宝兴失陷。九日，匪之大部，尚在天全、始阳一带。十日，在宝兴道上，被我空军炸毙无算。但八日匪在荣经方面，只有小部，令杨森酌留少数部队清剿；亲率主力，迅速秘密绕向天、芦、宝方面，择匪一点，集中力量，痛予打击。杨森遂于十一日，亲率所部四旅，邓锡侯部两旅，及第二十一军一旅，由芦山附近，向匪猛攻；十二日，收复天全；十三日，伪干部团为杨部夏炯截断，追至宝兴河岸，投河自殒者千余，被缴械者二百余；伪干部团遂全部消灭。十五日，杨部进攻宝兴，因地险战至十八日，始行收复。邓锡侯部，亦自在太平场绕攻，与杨部同日到达宝兴。

十六日，薛岳所部李纵队到化林坪。吴纵队到雅安。周纵队一部到汉源街，一部在西昌，均向雅安前进。

徐匪既先于八日陷懋功；而宝兴与懋功毗连，朱、毛钱匪在宝兴受创后，即向懋功北窜。十九日，在懋功南，大碛碛以北地区，与徐匪合股。

二十日，规定全川部署总计划，令各部遵办。其计划如下：

“甲、匪情判断

徐匪以一部牵制我岷江东岸部队，主力逐渐经茂县西窜理番；朱匪以一部掩护其主力北窜懋功；是该两匪，即将会合于理番、懋功一带地区。判其企图，稍事整理，势必合力会攻汶、灌，进而袭取成都，以谋赤化全川；如果不逞、再向甘、青北窜，期达接通“国际路线”之阴谋。

乙、方针

我军，以先巩固碉线封锁，再行觅匪进击之目的，除于甘、青边境，趁时宣抚番夷，坚壁清野，筑碉设防外，对川西北地区，应限期巩固各纵横碉堡封锁线、并分集重兵于要点，防匪进犯，及准备尔后之进剿。

丙、纵横碉堡封锁线

- 一、现阵地线。
- 二、河川线。
- 三、主要横线。
- 四、其他支线。

以上各线、地；关于碉堡设计，构筑，守备，及负责督修人员；另行拟定计划书施行。

丁、兵力部署

一、胡宗南部，除守平夷堡经松潘、平武至江油原阵地线；及平武、文县，松潘、南坪，重华堰、江油三支线外。着攻茂部队，提前赶筑松潘至平夷堡段之碉堡；俟完成后，续向茂县进攻。如此时，我第二、第六两路部队，已占北川时，则应先与第六路会筑镇坪经白草场至北川之碉堡线，然后再攻茂县。但白草场（含）归第六路。并将主力逐渐集结松潘附近待命。

二、薛岳部，除李纵队第五十三师全部，分驻康定、泸定外。周、吴两纵队，应即开集雅安，再按情况待命转移。

三、第三十一军，除以一部担任筑碉，及分防后方，并以王缙绪部三旅，集结广汉、新都间，另以三旅，集结绵竹；范绍增部两旅，集结成都附近；郭勋祺部，集结群津；陈万侧部两旅，集结乐山；王泽瀄旅，集结大邑；侍

命调遣外，其余部队，应守江油（含）至绵阳，及大石坝（含）、大坝、汉王场、红庙场、观音堂、宝兴场、弘口、灌县、汶川与漩口之线。并暂分守大石坝至南华岭，及万家坪至双河场（均含之）碉线。

四、邓锡侯部，应以谢无圻部六团，扼守水磨沟至懋功；其余防守漩口、水磨沟、经万家坪、双河场至宝兴之线。但依照现时情况，着先以驻水磨沟程贤民部三团，扼筑漩口、水磨沟、万家坪；及林翼如、周世英两部，同时构筑双河场、大川场、宝兴两段碉堡。并以李竟芳部三团，刘万抚部两团，王含光部两团，分段赶筑新、雅公路碉堡；侯完成后，即以一部防守公路线，其余转移增厚双河场至宝兴段之防务。但刘耀奎部赴懋之三团，照常逐段筑碉前进。

五、孙震部，除集兵九团，控置安县附近外。其余，应守双河场、青莲渡、通口、曲山；伏泉山、擂鼓坪、南华岭、茶坪、横梁子、大石坝（不含）之线。依据现时情况，看暂守南华岭（不含）以东碉线。

六、李家钰部，应以全力向威州、雁门关、茂县如期进攻，更番筑碉推进。

七、杨森部应以全力续向宝兴、懋功一带，跟匪穷追，更番筑碉前进。

八、刘文辉部，除酌调部队，开赴雅安，布防大、芦、宝一带，筑碉防守；及任各地原防；并肃清防区内之散匪外。其大部，应以六团兵力，防守丹巴；并由丹巴部队，抽派有力之一部，进驻崇化、绥靖，屯粮筑碉固守。另酌派驻康部队，在道孚、炉霍、甘孜、邓柯一带，坚壁清野。

九、以上各部，除经电充规定限期部队不计外。其余，按照任务难易，限六月底至七月半，一律达成任务；并由其总指挥，于每星期日。切实详报其进展程度勿误。

十、孙元良师，驻奉节、万县。及其南岸；担任布防。何知重、柏辉章两师，开赴涪陵、南川一带。沈久成师，暂驻叙永。

十一、后方各地，由刘总司令酌派部队，划区守备；并派员负责主持，及彻底清剿区内之散匪。如何划区？详细绘图具报。

戊、指导要领

一、在构筑碉堡线未完成以前，如匪向绵竹、彭县进犯，则以绵竹及广、新部队迎击，新津部队侧击，乐山部队进击。如匪向灌县、大邑、邛崃进犯，则以新津部队迎击，彭、新部队侧击。如各碉线完成后，匪不来犯；则我一面顺岷江纵贯，先肃清岷江东岸残匪；并以松潘部队，进出麦杂，向匪压迫。另以 1. 宝兴附近部队出懋功；2. 新津部队出大邑、水磨沟、3. 绵竹及广、新部队出威州、理番；分向该匪进击。

二、集结使用各部，在未奉命以前，应在驻地一面积极整理，严格训练；一面增强其附近碉堡线之守备。

三、前线守碉部队，除固守阵地线外。应多派侦探，分赴远方侦察。并设法选编多数小部队，三五十人为一组，逐日分向匪区游击或袭击；掩护大部，逐段推进筑碉，逐渐缩小匪区。至其分向匪区游击，与逐段推进筑碉之计划，须注明其地点，与推进之日期，令由各该军总指挥，限期呈报为要。如胡宗南部，应由杨柳坝、大桥、旧堡子、徐塘堡、李家坝、豆口寺之线；许绍宗、彭诚孚部，向陈家坝、北川之线；孙震部，向北川、蔡家咀之线；

王缙绪部，向墩上、土门之线；协同进逼；统限本月感（二十七）日前，达成任务具报。

四、邻近碉线、务须尽量巩固，多筑碉堡，加强副防御；前线完成，继续在其后方，构筑重层碉线，形成碉堡地带；其他各碉线，可先构筑要点，次筑中间连络碉堡，以后逐渐增加强度；其筑碉要领，另定之。

五、后方各地碉堡，由驻军会同团队，合力构筑。其无军队各地，应由团队民工构筑。

六、所有应筑之碉线，除分段派定部队，负责构筑外。并须派员分段负责督修；再由别动队派员分段负责指导与督促；期能适合应用，如限完成。”

同日，又令诰各部，重申碉堡之利益；并颁布川省调堡构筑计划，如左：

“查朱、徐两匪，（自朱、毛与徐匪合股后文电悉简称朱、徐）以穷蹙之余，成合股之势，企图在川、甘、青、康边区，创造新根据地，负固一隅，乘机窃发；且有打通“国际路线”之阴谋。我军今日剿匪，实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责任何等重大，若不乘匪窜踞穷荒、粮、弹缺乏之时，加以碉堡封锁，早竣事功，则后患有不堪设想者。而此剿匪之成功与否？全在碉堡封锁之是否努力为断。征诸前清平夷之成规，与最近赣闽围剿之经验，此等碉堡封锁，实为当务之急。

我川中各路军，对于剿匪作，多本成法，以攻击为能事，以工事为死物。各战地散兵壕掩体，尚不多见，遑论碉堡，足征一般官兵，经验不足；与其高级长官，督率不严也。而各地民众，亦不明利害所在；距匪近者，逃避一空，工料均蹙困难；距匪远者，则以祸不切己，敷衍了事；如此，何以收碉堡封锁之效？瞻念前途，实深忧虑！故不惮费辞，将此碉堡封锁之效用，为我军民人等详告之：

匪所用者小枪，既难击远，又不能攻坚；无论用土用砖筑碉，均可以资掩护，使官兵心意安定，气为之壮，一利也。

匪常乘我不备，暗来袭击；而此等碉堡，就地取材，构筑容易；即行军之日，到达宿营地后，应乎情况，连夜赶筑，亦可确收效果；二利也。

我以碉堡封锁线，纵横参错，罗列成网；并逐段向前挺进，宿小匪区；或在封锁线后方，重层构筑碉堡地带，若匪突破第一道，仍有第二第三道可守，使其进退维谷，自不难一网打尽；三利也。

匪如来犯，利用枪眼依托，以行射击，则效力自大；且可使匪望而生畏，不敢轻率来犯；四利也。

碉内可屯积粮弹，随时补充；持久抗战，不虞困乏；五利也。

各守碉兵，虽止一班，无论匪如何围攻，亦能独立与抗。且匪愈多，则我之火力愈有效；匪愈近，则我之瞄准精确；以少数之守兵，而能制大多数匪之死命；六利也

各碉守兵一班，每里一碉，则七八里只须一连；椎之一团，即可担任百里之防线。以此节约兵力，控置于所希望之地点，以行机动；七利也。

各地民众，协同军队，一致动员构筑碉堡以自卫；并将粮食存贮其中，完成坚壁清野工作，则匪裹胁无从，掠食无所，自易崩溃；八利也。

一般防守地带，多系高山峻岭，人烟稀少；利用碉堡舍营。足蔽风雨，较之散兵壕掩体为适宜；九利也。

惟其中尚有应注意者，即筑碉应将母碉与子碉分布成群，错综配列；每群内之碉，须彼此互相侧射；若能将碉位联成三角点，特为有利。而每碉周

围，须设副防御以护卫之；最忌孤碉独峙，又无副防御，则效用微，而固守难矣。

凡我军队与民众，应本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依照碉堡封锁要义，各就其所在地区，完成其应筑之碉堡。勿苟安，勿畏难，竭尽全力赴之；则所以保全身家者，在此；歼灭残匪者，在此；即所以复兴民族国家者，亦在此；望勿轻忽视之，”附碉堡构筑计划如下：

“甲、各纵横碉堡封锁线

一、现阵地线

1. 主线，由宝兴经大川场、双河场、万家坪，水磨沟、漩口、灌县、宝兴场、大石坝，南华岭、伏泉山、漩坪、曲山、通口、青莲渡、双河场、中坝、江油、平武、松潘、至平夷堡。

2. 支线，一、灌县经巴郎山向懋功推进线。二、宝兴经达维向懋功推进线。三、汶川、松潘分向茂县对进线。四、江油至北川线。五、北川、镇番堡对进线。

二、河川线

1. 岷江线，自松潘沿岷江至宜宾，与长江合流之点止。

2. 沱江线，自灌县沿沱江至泸县，与长江合流之点止。

3. 涪江线，自平武上游之水晶堡沿江至合川，与嘉陵江合流之点止。

4. 嘉陵江线，自文县上游紫门关沿白水河至昭化，再沿嘉陵江至巴县，与长江合流之点止。5. 渠河线，自巴中沿南江水入渠河，与嘉陵江合流之点止。6. 雅河线，自雅安沿雅河至乐山，与岷江合流之点止。

7. 大金川线，大渡河线；自绥靖、崇化、丹巴、沿大金川、大渡河、至乐山，与岷江合流之点止。

三、主要横线

1. 第一横线，由灌县经彭县、什邡、德阳、罗江、绵阳、梓潼、剑阁、昭化、广元、至宁羌止。

2. 第二横线，由康定经泸定、汉源、雅安、名山、邛崃、新津、双流、成都、赵家渡、中江、三台、盐亭、南部、仪陇，巴中、南江至宁羌止。

3. 第三横线，由乐山经仁寿、简阳、乐至、遂宁、蓬溪、南充、蓬安、营山、至渠县止。

四、其他支流

1. 通、南、巴线。

2. 剑阁、重华堰、江油线。

3. 青川、平武线。

4. 松潘、南坪、至文县线。

5. 平武、文县线。

6. 江口、苏码头、至赵家渡线。

7. 雅安、宝兴、芦山、天全线。

8. 双流、温江、郫县、新繁、新都、成都附郭线。

五、以上各线，陈经规定筑碉部队，限期完成不计外。1. 灌县沿岷江至乐山段，2. 乐山、仁寿至遂宁段，3. 赵家渡、盐亭、至巴中段，及南江至宁羌，4. 沿沱、涪、嘉、渠四江与长江合流止之线，统归刘湘派员增筑。又广元至宁羌段，归驻昭、广部队。负责增筑。大金川自绥靖地，经丹巴、大渡河至乐山沿河线；及康定至雅安、天、芦、宝段；归刘文辉派队员增筑。

平武，文县段，归胡宗南派队负责增筑。统限七月十五日以前，一律完成。

乙、各县城镇乡村碉堡概数

六、凡各县县城，除须修缮城垣壕沟外，应在城外，视县之大小，构筑碉堡十二座至二十四座。

七、各县乡场，及政治、经济中心，或有关战略之地点，须构筑碉堡六座至十二座。

八、各县已成、未成之碉堡，限六月底以前，绘图、列表，分呈备查。

丙、构筑要领

九、碉堡封锁线，约隔一里，筑一子碉；三里筑一母碉；但须先筑母碉，后筑子碉。又凡在主要碉堡线，确能封锁无弊时；须再在其后方，继续增筑碉堡地带，俾逐渐扩充至多条封锁线后，匪如进入我封锁线内，既不能后退，又不能前进，可完全歼灭之。至构筑碉堡群地方，应子母碉兼筑。山上有母碉，山下一定要有子碉，以便互相连系与侧防。

十、每线碉堡所经地方，无公路者，须沿县道构筑；有公路者，须沿公路两侧构筑；桥梁须筑桥头堡。

十一、沿河流碉堡，须沿河两岸分筑；其渡河点，徒涉场，及河幅较狭部分，均一律构筑碉堡群。

十二、筑碉原则，在多不在大，重密勿偏重坚固；碉堡容量，以能容兵一排为主，班碉为辅；并一律加筑副防御。

十三、构筑碉堡，民工材料，就地征集；木石泥瓦工匠，由地方公款项下，酌给伙食，不给工资。

十四、防守城池或市镇碉堡，其位置选定主要条件，1.能防止匪之来攻，位置适当冲要；2.射界较广，能施行扫射，3.要互为侧防；4.视界辽阔，指挥官能监视指挥。

十五、封锁市镇及村落；其封锁之围墙，务须加高加厚，外壕务须加深加宽；并作射击之设备——即枪口。又须利用民房之凸出凹进部分，施行侧防；其湾曲之紧要处，须接着封锁墙之外围筑碉。

丁、查碉

十六、凡构筑碉堡线，及村镇地方碉堡，应各别分段或分区，派定专员，负责指导、督促。

十七、指导督促人员，务须切实督察，随时纠正，如期完成；并绘具详图、列表，呈报备查。

戊、守备

十八、封锁线及市镇碉堡完成后，应由军队或民团，分别负责守备。通常，前方归军队守备；后方由民团守备。凡守备碉堡，应择要储存至少十日之粮食、饮、燃料，及必要之弹药。

十九、守备碉堡部队，划分区域时，该各守备部队，须靠据点驻扎；不可将大多数兵力，集结于城内。只可惜城池为防御核心，留少数部队为查街了望之用。

二十、守碉部队，不可专只守碉，应向碉外轮流游击。

二十一、凡守碉之部队各级长官，及民团负责人员；均须平时将全般之地形，及我之工事位置，察看熟悉；以便夜间有警报时，得以从容应付，并得传达迅速，联络容易为要。

二十二、守碉之部队民团，应于平日拟定匪袭之各种想定，随时演习研

究；其不合要领，或违反规定，应分析讲评，以矫正之。至于夜间射击之要诀，及射击距离之测定，尤须于平日各就地形，勤加研究、训练，切实施行；务使各个士兵，均能发扬射击之效能。”

以上川省碉堡构筑计划实施后，各部及各地方，均能认真办理，虽有因工料征集困难，不能依限完成者；但截至八月十五日止，各线及各地碉堡，总共完成一万四千八百余座。比较前此江西全省所筑碉堡，尤为迅速而多至二百余座。

杨森部克复宝兴后，仍跟匪追击，二十日在盐井坪附近，将朱、毛残部击溃，并获伪五军团之伪参谋长。徐匪一部，则于是日陷崇化，并在北川城附郭，赶筑工事，企图顽抗；但我孙震、王缙绪两军之各一部，均由漩坪渡河，向北川攻击前进。

二十一日，令薛岳，着该部除李纵队第五十三师，仍防守康、泸一带外。其吴、周两纵队，应自二十五日起，分由雅安、名山一带，开赴绵阳、江油一带，集结待命。

二十二日后，北川方面之徐匪，陆续西窜茂县；而其大部先在茂县、威州地区者，更西向理番、懋功窜走。二十五日，王缙绪部，进击大堰口、千佛山、观音梁子等处，激战至三十日，因系仰攻未下；但北川负隅之匪，颇受威胁，因以上各处，均在其后侧也。

二十六日，以前此封锁朱、毛，曾迭令刘文辉，督部切实构筑金沙江及大渡河沿岸碉堡，限期完成；并据先后电复遵办。嗣经查明其部属一味敷衍，致使朱、毛自由窜渡，未收聚歼之效；乃通令将刘文辉记大过一次，带罪图功；交令其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自是，各部关于匪情文报，无不确实之弊矣。

二十八日颁布甘肃边区碉堡封锁线构筑计划，摘要如左：

甲、匪情判断

朱、徐两匪，现已会合于理番、懋功一带，穷荒辟壤，环被封锁，一切无所取给；稍事休息，自必另谋出路，判其企图：

- 一、经陇南或青海向西北，打通“国际路线”。
 - 二、东向岷江，西向大金川，磨旋绕窜。
 - 三、以理番、懋功为新根据地，渐图发展。
- 以上三者，以第一项公算为多，最堪注意。

乙、地形考查

一、黄河天然险要，沿岸只有皋兰铁桥，与循化、贵德、两木桥可通；此外，全以牛羊皮筏过渡，既无船只，又难徒涉，防守极易。

二、洮河流域，为甘省最富饶之区；而与匪尤为接近；天水至皋兰，交通称便；此两线均关重要，应特别注意。

三、西宁河在黄河后方，水流较小，然亦不可忽视。

四、临潭、导河、夏河、共和等县，及哈拉库图；均系物产较丰，人烟稠密之所，民族性甚强，应利用之，以坚壁清野。

五、果洛五大族，及玉树二十五族，游牧为生，帐幕随行，迁徙极便。从玉树以西，均属软地，辽阔千里，断绝人烟，可无顾虑。

丙、碉线

以皋兰为中心，分为两线配备，另扼要构筑碉堡群。

一、第一线

1.沿黄河北岸，从皋兰对岸起，经西灵寺、香阿堂、金刚城、沙冲寺、贵德至龙羊峡。

2.沿洮河东岸，从古城起，经曼坪、洮沙、临洮、至岷县；又分两线：西沿包座河至松潘；东经西固、松坪寨、南坪、至松潘。

二、第二线 1.从皋兰起，南下，经金家崖、称钩驷、定西、陇西、武山、伏羌，沿渭水北岸至天水。

2.沿西宁河，从新城对岸起，经黑咀子、享堂、高庙子、碾伯、张七宅、西宁至湟源。

三、碉堡群，甘属之永清、临夏、临潭、夏河；青属之循化、贵德、共和，及哈拉库图等处；均应构筑固守。

丁、负责部队

一、第一线

1.沿黄河线，属甘境者，归朱绍良总司令酌派部队；属青境者，归马步芳师；由西宁推进，分别负责构筑。以后，全线均归马师长督部防守。

2.沿洮河线，从古城、临洮，由朱总司令派第三军之一师担任；第三军军部，进驻临洮。由临洮（不含）经岷县至临洮，归鲁大昌师；岷县（不含）至松潘之两线，均归胡宗南纵队，分别负责构筑防守。必要时，由朱总司令派兵协助。

二、第二线，从皋兰至天水，归第六师派一旅；沿西宁河，归马主任——麟——酌派部队；分别负责构筑，防守。

三、各县城镇应筑之碉堡群，属甘境者，归杨、黄两保安司令；属青境者，归马主席；派员分别负责办理。惟临潭、临夏、夏河一带，能派马鸿宾师，前往增防更善；须由朱总司令酌办具报。其果洛五大族，及玉树二十五族，应由马主席转饬同仁、同德保安司令，酌量情况；或修碉固守，或率领迁徙，仍须将拟办情形，先期呈候核夺！”

七月一日，孙震部收复北川；次日，杨森部占领盐井坪、大碛碛，各有斩获。一日，耿达桥西之匪，被邓锡侯部击溃。时，理、茂方面之匪，渐向松潘北窜。岷江沿线，李家钰部，守板桥以南；胡宗南部，由松潘南进，占领平夷堡。松西，相距二百五十里之毛儿盖，有胡部一营驻守；但自八日起，即被匪围攻，终于二十一日与匪部离，归还松潘。十四日，其李旅与匪战于哈龙冈西，次日占领之；十五日，王缙绪部，攻克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等处；次日，又克墩上、土门；而李家钰部，亦攻克板梁；并于十八日克威州；均毙匪甚多。时，彭诚孚师之一部，进至北川以北之白草场；而王部亦于攻克大垭口等处后，由片口以南，进至乾沟；其当面之匪，均向茂县窜走。但松北之洞，有匪一部窜到，势将进犯松潘。

十八日颁布川甘边区歼匪计划大纲，如左：

“第一、匪情判断

现朱、徐两匪，各派一部，窜至毛儿盖、哈龙冈、羊角塘、班佑一带，企图袭取松潘。原踞北川、墩上各处股匪，已向茂县撤退；威州、茂县间之村庄，全被匪焚毁。依据匪之过去行动，均系避实攻虚；且青海南多属软地，类皆不毛；是可判断该两匪，先告以一部份，向毛儿盖、阿坝探进；其余，必跟续分途北进。并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逞，仍回窜川北。

第二、方针

我军以防止该匪，越鞏黄、洮两河，并在临潭、临夏、夏河、同仁间，将其聚歼之目的，应先巩固陇南最前线之碉堡，及各要点之碉堡群；并施行坚壁清野之准备。一面集结兵力于适当地点，以为待机出击之用；同时，川境抽出部队，分途追击。

第三、指导要领

甲、碉堡封锁线，除在川境，仍照规定各线，筑碉守备外。其在陇西，陇南方面者：如黄、洮两河流域封锁线，应赶速完成；并以岷县经西固至松潘一段，尤为重要。对于临潭、临夏、夏河、同仁各点碉堡群，亦须赶速严密，巩固，防守。

乙、守备部队

一、第三军王均部，守洮河沿线，自古城经临洮至岷县（含）；主力控置于岷县，并派一部守临潭。

二、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守天水、甘谷、武山、陇西之线，主力控置于陇西。

三、胡宗南部，守岷县、西固（不含），经南坪至松潘沿线，主力控置于松潘。

四、青、宁之马部各师，大部守贵德、循化、皋兰、沿黄河线；及临夏、夏河、同仁各要点，主力控置于临夏。其在甘、青、宁境后方各线，由朱绍良递次派队，及会同民团筑碉守备；但对于海原、固原、平凉、泾川，与豫旺、环县、庆阳、宁县、×县二线；更应特别注意。

丙、追击部队

一、第四十五军，以六团编为第一追击队；出懋功，向抚边、阿坝、齐哈玛寺。

二、第二十一军，以九团编为第三追击队，出耿达桥，向理番、毛儿盖、班佑、桑杂。

二、新编第六师李家任部，以九团为第五追击队；出威州、茂县，向镇坪、松潘。

四、暂编第二师彭诚孚部，为第七追击队；出白草场，向镇坪追击。但各路均分两梯队，更番推进。并由彭部负责肃清岷江东岸之残匪。

丁、预备部队

以杨森部推进于懋功后，即控置于该地，郭勋棋师，控置于新津。王缙绪大部，控置于绵竹。薛岳部，控置于平武。”

十九日，有匪六七千，由洞坯沿窗河进犯松潘，将我毛牛沟之新阵地突破，距松城不过十里。次日，李家钰部，由威州进克文镇；上缙绪部，由乾沟攻击前进，于二十三日收复茂县；自此，岷江东岸平。

二十四日，杨森部，占领达维，仍继续前进，于二十六日收复懋功，毙匪千余，俘获亦多；但该部阵亡官兵二百余人，伤八十余人。是日，刘文辉部，收复崇化；并破绥靖、党坝之匪，其残匪向抚边窜走。时，朱、徐残匪，大部窜集理番北之窗河、黑水河一带，及松潘西北两方，松潘情势，极为严重；乃令薛岳部，星夜接江油、平武之防，俾抽出胡部，前往应援；令胡宗南督部乘时痛剿。甘南方面，王均部，已在洮沙、临洮、和政、酋固、定西，筑碉布防；鲁大昌师，已布防岷县、临潭，主力集结岷县。

二十六日，匪又停止进犯松潘，以一部沿窗河、毛儿盖、黑水河筑工，

以牵制我军；大部则由七布七寨、壤口一带，分向班佑（距松潘二百三十里）阿坝（距松潘六百里）北窜。当为接通松、茂，并肃清岷江东岸散匪起见，令：李家钰部，由茂县向松潘逐段筑碉推进，接替胡部在松南沿江之防；但茂县至汶川、灌县沿江碉堡，仍归李部守备。孙震部，加强邓家渡至江油碉线；并构筑江油至武平，沿涪江西岸碉堡。北川至镇坪碉线，及其以东之散匪，归彭诚孚师负责；北川至茂县碉线，及其以北散匪，归王缙绪部负责；分别赶筑与肃清，是日，薛岳部，接守平武、古城、旧州各地，乃令其俟孙震部开到后，向平武、青川、文县一带布防。三十日，马步芳部，已在黄河以南，临夏、夏河、同仁、及黑错，布防完毕。松北毛牛沟、包座（距松潘二百五十里）阿西茸之线，胡部仍固守并加强工事中。匪之大部，似仍徘徊于窗河、七布寨及峨眉十五寨一带；其在理番之一部，经大秋地二道坪，向鹏鸽山北窜；并另有一部踞卓克基。至班佑地方。尚未发现匪踪。后据俘匪供称：“是时，朱、徐各匪，正从事整编中”三十一日，以匪情尚未明了，我军首宜巩固松潘等处防务；乃令：胡宗南部伍、杨、陈三师及王旅，以一部筑碉巩固樟腊、南坪、西固封锁线，主力控置于南坪、郎盖间；其余，第一师及两补充旅，以一部守松潘附近各现阵地，及木瓜墩（不含）至松潘线，主力控置于松潘附近，不必派队至包座。薛岳部吴纵队，以一部接守平武至木瓜墩线，主力控置于平武；周纵队大部控置青道口、青川、碧口间，其第十三师防守宁羌及广、昭、碧线。孙震部，担任平武（不含）经旧州、江油、绵阳、青渡、邓家渡、北川至金川溪一带之防。其他，杨森部，已进至抚边对岸。邓锡侯部第一追击队，已进至盐井坪；并向理番追剿。

八月六日，匪由较场坝袭我松潘之包子寺阵地，经胡部迎击，激战至次日，将匪击退。八日，杨森部收复抚边。十三日，匪犯松潘，又被我击溃。十六日，峨眉十五寨方面之匪千余，向大藏寺进犯，番兵接战，失利；十八日，大藏寺陷。同日，查理寺（距阿坝九十里）亦不守。次日，理番、杂谷脑、大秋地等处之匪，均向西北进窜；番兵放弃阿坝。二十日，镇江关附近零匪，渡岷江西窜；胡部游击队到达镇坪。次日：第三追击队范绍增部，收复理番；而邓部之第一追击队，亦同时到达。自此，川省之县城，无一有匪盘踞。

二十一日，匪陷阿坝。二十三日，茂县以下，岷江西岸肃清。胡部占领较场坝、红杂、及羊角塘等处；并有一团，进驻包座。次日，松北之匪进犯班佑，经番兵击毙甚多。二十五日，松潘两侧之匪，开始退窜。次日，班佑陷；胡部游击队到达窗河西之哈龙冈。二十七日，邓部第一追击队，进克理番西之危关、杂谷脑。次日，胡部追击队，进克毛儿盖，毙匪甚多，俘二百余；其西之麦杂亦无匪踪。二十九日，匪千余，窜至阿西茸（包座北四十里）附近各番寨，并攻我该处及求吉寺阵地；次日，阿坝、班佑之匪，分向若儿盖（距班佑三百七十里）及索克藏（距班佑一百二十里）移动；我第四十九师在包座附近之黑乌龙，与匪遭遇战，失利；颇有损失，撤回樟腊西北之两河口。但若儿盖十二部落，与班佑等处番兵万余，虽器械不全，均为我用；而丹、绥、崇等县之汉夷民众，协剿亦力，其团长尤为奋勇，先后共毙匪数千。加以空军逐日飞往轰炸，毙匪亦多。

三十一日，以朱、徐两匪，自六月合股后，即被我军封锁于岷江以西，大金川以东，懋、灌以北地区；两月以来，虽时向松潘、绥靖、阿坝进抗，均系其一部试进侦察性质，其主力仍踞黑水河一带，伺机行动。但经时既久，

粮食渐罄，终谋出路，势所必然，证以过去匪情飘忽，声东击西之行为，此时又难判其一定之窜向。惟不窜则已，如图突窜，当不外东、西、北三方。为诱导该匪于草地，绝其衣食，聚而歼之起见，乃就匪踞原地，及窜东、北、西三方，规定部署，命令各部，如次：

“甲、对匪踞黑水河一带原地之部署：

一、李家钰部，接通松潘，严密封锁岷江，堵匪东窜。

二、甘、青边区守备部队，一律增强原来碉线工事，严密封锁，堵匪北窜。

三、刘文辉、李韩珩在大金川部队，向绥靖、绰斯甲以北延伸，严密封锁，堵匪西窜。

四、邓锡侯部，抽集后方六团，第一步会同范绍增部，接通关口，速成懋、理封锁线；第二步会同杨森部，接通虹桥，连成两河口、理番封锁线；其追击队出两河口，向卓克基，壤口压迫。

五、范绍增部追击队，会同邓锡侯部，接通关口后，即向大秋地转进；尔后，向黑水河上游压迫。

六、杨森部，第一步会同邓锡侯部追击队，进攻两河口后，即转向虹桥，沿抚边河筑碉封锁。

上列四、五、六等三条，均系逐段推进，连成严密封锁线，堵匪南窜。

七、胡宗南部，以一部巩固守备松潘、南坪、西固原线，主力集结于松潘，随时准备进出于岷县、临潭西北地区，截击北窜之匪；一面仍须多组游击队。向匪游击佯攻。

八、王均部，主力集结于岷县附近；其临洮、临夏一带，归第八师毛秉文部接防。

乙、对匪向松潘以北，东窜之部署：

一、胡宗南部，除以一部固守原线外。主力出松潘，向匪截击。

二、薛岳部，周纵队除以一部守备宁、广、昭原线外，主力集结于平武待命。

三、范绍增部追击队，出大秋地，向匪追击。

四、邓锡侯部追击队，出两河口，向匪追击。

五、王均部，出岷县，向匪夹击。

丙、对匪向甘、青北窜之部署：

一、王均部，出岷县，向匪迎击。

二、胡宗南部，除以一部固守原线外。主力出松潘，向匪追击。

三、范绍增部，出大秋地，经毛儿盖，向班佑追击。

四、邓锡侯部追击队，出两河口，经壤口，向阿坝追击。

五、甘、青部队，严密堵击，并实行坚壁清野。

丁、对匪向绥靖附近西窜之部署：

一、刘文辉李温珩沿大金川部队，增强碉线；封锁，堵击。

二、杨森部，除以一部固守原线，待接跟追外。主力出抚边，经崇化，向绥靖、绰斯甲截击。

三、邓锡侯部追击队，出两河口，经林口，向阿坝前进。

四、范绍增部追击队，出大秋地，向卓克基追击。

五、郭勋棋部，出雅安，移驻泸定，相机使用。

六、王缙绪部为总预备队。

戊、其他：

一、守备部队，逐段推进；地段区分，临时规定之。

二、无需匪窜何方，守备部队，均应时向附近匪区，积极游击，肃清散匪。

三、后方部队，应随军事进展，逐段向前推进，缩小匪区，总以稳进稳扎为主旨。”

九月十五日以前，松潘西南方面：李家钰部，于四日进至平夷堡；邓锡侯部，于八日克梦笔山，十日克大秋地；杨森部，于十四日克虹桥山；刘文辉部，于五日克党坝。所有大秋地之匪，向壤口窜走；梦笔山、虹桥山、及党坝之匪，则向卓克基窜走。而卓克基、松岗方面之匪，自八日起，陆续向大藏寺及阿坝移动。

至于松潘西北方回，求吉寺、阿西茸均当通西固、岷县之冲，由胡部康庄团固守；自上月二十九日起，即被匪围攻，两处交通，亦因而断绝；迭经苦战，卒于十五日，将匪击退，并乘胜追击，俘匪七百余；此朱、徐两匪合股后，在川中最后所受之重创也。时，胡部李、廖两旅，原奉令追击北窜之匪，三日，到达上包座以南，因第四十九师先于八月二十四日奉令由樟腊经柏木椿上下包座向阿西茸前进，三十日到达包座河以东之大戒寺西侧，即在其地背水为阵，面向西北方面警戒；次日午后四时，伪三十军以主力来犯，该师右翼首告失利，致牵动全局，追击部队，乃于六日撤回樟腊以北一带，追击计划，遂暂停顿。阿坝方面，约有匪万余，二、三两日，经箭步塘东移；另一部，窜至表昆帐房附近；七日，在班佑北之阿细、热当坝、纳摩寺一带，又经当地香兵分别堵截，受创颇重。时，匪之大部，集包座、班佑地区，但包座之匪，有于四日，向樟腊及其北进窜之样；八日，即有一部窜至西固以西，白龙江上游之南岸。九日，西固西之银固花园失陷。十日，包座之匪，又大部经阿西茸，跟续向西固、岷县北窜。同日，命令川、甘边区剿匪各军主力集中地点，如左：

“甲、现阿坝之匪，已向东移。包座之匪，一部约有万人，又向岷县东北进窜。判其企图，似欲乘我不备，予以各个击破；并与陕北之匪会合，造成陕、甘新匪区。

乙、我军以聚歼该匪于川、甘边区，并阻止其与陕北之匪会合之目的；此时，在边区仔军，除照原任碉线，加强固守外。主力应赶速分别集中要点，以为主力战之准备；兹将集中地点，规定于下：

一、于学忠部，应严守陇西、武山、天水，徽县、略阳（不含）；徽县、成县（不含）之线；主力控置天水。

二、万耀煌师，任略阳、康县、成县（均含）之线，筑碉防守；主力控置康县。

三、周浑无部，主力控置武都，一部防守文县。

四、胡宗南部，除固守西固、南坪、松潘原线外。主力应先控置于西固，尔后，依情况转进西和。

五、王均部，除第七师固守原防外。第十二师已到岷县部队，应死守岷县；其余，应仍在陇西原防。但派往协同鲁大昌师，防守岷县、西固线之部队，须明定守备地段责任。

六、以上各部主力，统限本月普（二十）日前，到达目的地。

七、毛秉文部，仍暂在固原、平凉、泾川一带，筑碉防守。其泾川（不

含)至邠县之防,已由杨虎城派队筑碉守备。

八、周暑师,仍防守皋兰、临洮(均含)之线,主力控置临洮。

九、刘湘应即抽调二十团以上兵力,逐渐向江油、平武、碧口推进,准备与陇南各军,合围夹击之用。”

惟匪是否全部北窜入甘,或再回窜,未可断定?为求防范周密起见,于十四日令刘湘,凡最前线防守部队,对于指定原防,仍须严密,碉力求巩固;至追击部队,不必急进;注意详侦,稳进。次日,胡部王旅,进占上、下包座;并跟匪尾追,其主力于二十一日到达西固附近;至松潘防务,则由第六十一师接替。二十日,有匪六七千,窜至哈达铺;岷县与西固之交通,因之中断。同日,包座以南及班佑一带之匪,均向毛儿盖回窜。二十四日,窜扰甘边之匪,在岷县以南,与我第十二师对峙。是日,侦知前此朱、徐两匪合股后,曾在毛儿盖开会,自以三四万之众,麇集一隅,给养缺乏,纵无国军追堵,仅受饥寒压迫,亦足消灭,遂决定由毛儿盖分两路北窜。一路由朱匪率伪五、九两军团,及伪九军、三十一军,取道阿坝,北渡黄河,向甘、青边区窜走。一路由毛匪及周匪——恩来——率伪一、三两军团,徐匪率伪四、三十等军,取道班佑、包座,向岷县、夏河方面窜走。各匪之最后目的,则为窜至蒙古,沟通所谓“国际路线”。迨窜至包座,伪师长以上匪官,又举行会议;毛匪更坚决主张突出甘省,直窜蒙古。而徐匪忽感觉前途困难,力持异议:以文县西固一带,已有国军准备堵截;岷、洮、夏一带,国军云集;不易突过。且路远天寒,衣食两缺,不易达到。加以分为两股,实力分散,易为国军各个击破;不若集中力量,转向南窜。由是发生内讧,毛、周两匪,以伪一、三两军团,改编为伪陕甘支队,向岷县审去。而徐匪则仍率伪四、三十两军,回窜毛儿盖,与朱匪合。盖朱匪先未至包座也。

二十五日,制定川西北边区清剿计划,令各部遵行;如左:

“甲、大纲:

为清剿川西边区残匪起见,划分边区为五个清剿区;每区配置兵力六团、负责肃清区内残匪。

乙、分区

一、第一区——阿坝区——:北界,以黄河为界;西界,北自抗甲起,以大金川河流为界;南界,东自大藏寺(不含)起,直西至大金川河岸止;东界,北自齐哈吗起,沿大度坤都仑河、噶曲河,至大藏寺止。

二、第二区——壤口区——:西界,北自噶曲河下游,沿河至大藏寺(不言),再沿热柯河下游,南至虹桥山为止;东界,北自噶曲河下游,沿牙摩河,经独尔嫣、朗堕、峨眉十五寨、横梁子,南至大秋地东南之古耳沟止,与第五区分界;(线上均属第五区)南界,东起古耳沟,经大秋地,西至虹桥山止。

三、第三区——卓克基区——:北界,以第一区之南为界;西界,以大金川为界;南界,西起崇化,经两河口,东至虹桥山为止;东界,北起大藏寺(含),沿热柯河下游,南至虹桥山止。四、第四区——包座区——:北界,以黄河及省界为界;西、南界,北起齐哈吗,沿大度坤都仑河下游东折,经廿四马鞍腰、哈洞、两河口(线上均含)止;东界,北沿祥楚河下游,经香咱、八顿、东拜,南至樟腊(线上均含)止。

第五区——毛儿盖区——:北界,以牙摩河下游,经廿四马鞍腰、哈洞、两河口(线上均含)至樟腊(不含)之线,与第四区分界;西界,以牙摩河

下游，经独尔孛、朗墮、峨眉十五寨、横梁子、古耳沟之线（线上均含），与第二区分界；东界，北自樟腊（不含）起，沿岷江，经松潘、茂县，至威州止；南界，东自威州经理番，西迄古耳沟止。

丙、部队：

一、第一清剿区司令官杨宗礼，指挥部队六团。

二、第二清剿区司令官李树华，指挥部队六团。

三、第三清剿区司令官余松龄，指挥部队六团。

四、第四清剿区司令官彭诚罕，抽调所部三团，并指挥邓国璋部三团，共计六团。

五、第五清剿区司令官范绍增，指挥部队六团。

丁、搜剿路线及期限：

一、第一区，即自大秋地出发，经马塘、壤口、查理寺之路，向阿坝搜剿；限十月六日前，到达上壤口，交防于第二区部队，即继续前进；限十五日前，到达上阿坝。

二、第二区部队，随第一区部队后跟进、限十月六日前，到达上壤口。

三、第三区部队，限本月底以前，集中党坝后，即向卓克基搜剿，限十月六日前，到达卓克基。另由第二十军派兵四旅，经虹桥山，向卓克基出击，占领后，即交防于第三区部队，该军调回改编。

四、第四区部队，以邓国璋部三团，在松潘集中后，即由松潘经两河口、郎家岭之路，向包座搜剿，限十月六日以前，到达包座。彭诚孚率其余三团，随后跟进。

五、第五区部队，限本月底以前，在茂县西北之两河口集中后，即经白溪寨、石碉楼、芦花之路，向毛儿盖搜剿；须视情况稳进，如无大股，即一举占领毛儿盖。

戊、清剿要领：

一、各部攻击前进，应本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之要领；遇优势之匪，则取守势；遇劣势者，则取攻势。

二、各区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应先派队向横的方面搜剿，即由驻在地左右，约引一横线，先清剿后残匪；最好，于此线上，构成必要碉堡工事，然后再向此横线前方搜剿。兹大体规定各区内之横线，如后：1.第一区，左由阿坝起；向右，经麦昆、郎、箭步塘至草区之线。2.第二区，由下壤口左向刷金寺、马塘、棱磨（不含），右向峨眉十五寨（不含）之线。3.第二区，由卓克基左沿棱磨河至大金川；右沿棱磨河至×磨（含）之线。

4.第四区，由下包座左经巴细、阿细、辖幔至索格藏；右向八顿之线。

5.第五区，左沿黑水河下游，及雅尔隆河至峨眉十五寨（含）；右向包子寺至西宁关线。

己、岷江沿线，与威州、崇化间，及大金川沿线守备：

一、松潘（含）以上，仍由胡纵队负责守备。

二、松潘（不含）以下，至灌县（含），均由李家钰部负责守备。

三、威州（不含）迤西，至大秋地（不含），由范绍增部负责守备。

四、自大秋地（含）迤西，至虹桥山（含）由邓锡侯部负责守备。

五、自虹桥山（不含），经崇化、绥靖、沿大金川，由刘文辉部负责守备。”

二十六日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于西安，委员长兼任总司令；以张学良为

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其下，辖三路，三防区，两总预备队，一骑兵军；如左：

第一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副司令王均。

第一纵队司令官王均。

第二纵队司令官胡宗南。

第三纵队司令官毛秉文。

第四纵队司令官马鸿宾。

第五纵队司令官马步芳。

第二路总司令于学忠。

第六纵队司令官王以哲。

第七纵队司令官董英斌。

第八纵队司令官于学忠。

第三路总司令杨虎城。

第九纵队司令官孙蔚如。

第十纵队司令官冯钦哉。

第十一纵队司令官高桂滋。

第一防区司令马鸿逵，宁夏属之。

第二防区司令马麟，青海属之。

第三防区司令孙楚，副司令井岳秀，川、陕边区属之。

第一总预备司令官周浑元。

第二总预备队司令官庞炳勋。

骑兵军军长何桂国。

毛匪于二十日窜至哈达铺一带后，以一部围攻岷县，一部由陇西、武山间北窜。二十七日，北窜之匪陷通渭，有越西、兰大道企图，乃令：朱绍良督部截击，截匪为两段，勿使后续匪部，长驱直入。张学良对陕北之匪，暂取守势；务先将入甘之毛匪，聚而歼之。

十月，朱、徐两匪，既因内讧，未同毛匪窜甘，遂将匪部合而改编为伪四、五、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等七军，约有二万余人，枪约一万四千余枝，朱匪自称伪西北军区总司令，徐匪副之；三日以前，一部由毛儿盖向芦花、茂县南窜；一部仍在阿坝，经青海部队，及当地番兵痛剿，亦转向南窜。而松潘西北之热雾沟、较场坝、毛牛沟等处，仍各有小股。四日，匪万余，窜至卓克基及绰司甲对岸一带，有攻我大金川之势，除令马步芳对阿坝方面注意侦防外，并于八日以前，先后命令各部，如左：

“一、杨森饬部速向卓克基进剿，限（十五）日前占领；并跟匪追至绰司甲待命。

二、邓锡侯部，速占阿坝侯令。

三、刘文辉留兵约两团于雅安附近，维持交通。其余，全部移驻康北丹巴、道孚、炉霍、怀柔、甘孜一带，堵剿；勿使匪南窜。

四、西康宣慰使诺那，动员民兵防剿。

五、李韞珩部，专防泸定、康定与雅江一线。

六、李家钰岷江部队，定期移驻西昌各县；所有松潘至威州遗防，由王缙绪派队接守。

七、刘湘抽调二十一军十五团以上兵力，进驻雅安附近。

八日，邓锡侯部杨旅，由大秋地向阿坝前进，与匪相持于档冈梁子；杨

森部向旅，收复两河口；遂令其确取连络，以固两河口，经虹桥山、大秋地，至理番之封锁线。十一日，匪由绥靖以上，窜过大金川。次日，一股三千余，攻我绥靖以下河防；是夜，绥靖失陷。由是，刘文辉部余旅，被匪截断，一部向甘孜撤退，一部退守崇化。除令其转饬丹巴部队死守外，又令：杨森以有力部队，出万里城山，向匪侧击；李韞珩部主力，控置康定；马步芳部，驻玉树之骑兵，南移康境，向德格、甘孜以东地区活动，相机对大金川西窜之匪截击。十六日，崇化、丹巴均为匪陷；并分三路，向我两河口、抚边等处，施行侧击；杨森部苦战数日，卒为匪乘。十九日，抚边陷；杨部复在懋功以北，崇德沟一带，与匪激战，失利。次日，懋功陷；杨部撤至甲金山一带，与匪对峙。而刘文辉在丹巴方面之部队，撤至金汤北之野牛沟待援。

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以刘部失守绥、靖、崇、丹、巴，杨部失守抚边、情势日急，先后命令各部，如左：

“一、杨森部，固守天全（不含）宝兴，至大跷碛碉线。

二、刘文辉部，固守金汤；及守备天沪，与雅、汉、沪线。

三、邓锡侯部，守宝兴（不含）经大川场、万家坪、水磨沟、耿达桥，至么姑娘塘碉线。其在日隆关部队，应派出游击队，向达维出击。

四、范绍增部，仍守理番、关口至么姑娘塘，及关口至大秋地线。

五、刘湘所部，除郭勋祺部九团集中天全外。应另派十八个团，由绵竹、广汉西开，逐次集中天全、名山、邛崃、雅安，以备策应宝兴、金汤、沪定各处，并相机向匪出击，期在宝、雅、金、康、沪地区，歼灭匪部。

六、刘湘应增厚沿岷江防务，及酌量控量兵力于北川。并严令孙震部，加强与戒备现任北川、江油、平武、松潘一线原防；以防匪回窜江及嘉陵江地区。

七、李家钰部，以一旅守冕、九龙，一旅防守上自沪守（不含），下至大树堡（不含），沿大渡河南岸。其余部，悉暂开西昌。

三十日，以参谋团奉令结束，成立行营，而行营将由成都移驻重庆；乃通令各部，嗣后关于剿匪战略，由行营颁布，至部局作战事项，应仍由刘总司令负责指挥。

朱、徐残匪，虽经回窜；但前此在松潘西北地区，受地势及气候限制，冻饿以死者甚众。加以流窜过久，迭经痛剿，日有伤亡损失，其精锐消灭殆尽；故卒为国军所破。至窜甘之毛匪，自我军于本月三日克复通渭后，由通渭南之碧玉关折而北窜；经静宁之界石铺、青石驢，隆德北之将台堡、张易堡，又东窜平凉；经白杨城及镇原北之马渠镇、三盆河，于二十三日在环县北之洪德城、黑城盆一带，分为两股；一股经庆阳以北，窜入洛川；一股则速窜定边，均与陕北之匪会合。但沿途径国军之追堵截击，死伤奇重，所余

不过三千人矣。**川军第六路军王缙绪部与红军**

在四川彰明一带战斗详报

（一九三五年五月）

甲、徐匪渡过嘉陵江后一部北窜剑阁，一部扰我阆、南，更向涪江两岸极力活跃。四月二十九日综合各方情报，匪之主力伪第四、第九、第三十各军现仍在重华堰、江油、中坝、彰明等处，一部窜至陈家坝、北川附近，其

余伪三十一军在青川、平武一带，伪三军在嘉陵江西岸及剑阁、梓潼等处似有以主力攻占江油并保持涪江左岸地带，期能达进退自如之企图。当时邓军放弃江油、中坝，人心惶惶，安县危急万分。本路负总预备队之责，全部集结罗江附近，就中策应一、二两路军事，旋以涪江左岸之匪猖獗并有乘势南下进犯，且欲威胁邓军翼侧，扩大匪区范围，以达掩护右岸江油、中坝一带，易于进展之目的本路主力复有由罗江右移准备。

乙、四月二十八日奉总司令刘二十八日十三时电令节开：王总指挥部十三旅以四旅位置于罗江附近为总预备队，其余九个旅以魏城为右翼据点，主力位置于魏城、绵阳间沿涪江左岸向彰、江进攻。

四月二十九日奉委员长二十九日十五时川行参战电令要旨，王总指挥部所部为右路纵队，除留置罗江四旅为总预备队外，余出绵阳、魏城沿涪江左侧向两河口方面觅匪主力进击，但许纵应在本路右后推进，掩护该路之侧背。基于上项电令，本路各旅遂从新部署并由罗江右移，当时令各旅分别向指定地点集结，配置如下：

一、邓司令（和）全部驻营花铺，归许纵队司令指挥。

二、许纵队（尧卿）率一旅驻刘家河，其余两旅驻魏城驿。

三、陈基旅驻沉香铺，王纯一旅驻抗香铺，张竭诚驻观音桥，均归陈旅长基指挥。

四、田钟毅、佟毅旅驻桥楼场、会龙场，彭焕章旅驻小涧沟，章安平旅驻水兴场、皂角垭，刘兆黎旅驻河边场，余洲旅驻金山铺。

五、总指挥部驻丰谷井。

本路各旅于五月二日先后到达指定地点集结完竣，准备进攻。当时匪之一部虽窜据江、中，并竭力渐次向东南蔓延，但左岸留置之匪亦甚活跃，其重华堰、窦团山、两河口等处似为匪主力之据点，至新店子、白庙子及彰明附近大堰塘、草坝场一带均有匪之强力游击队出没扰乱，故按当时情况似应迅速猛烈寻匪主力痛击，扫清涪江左岸地区，再沿我岸节次构筑碉堡严密封锁，并一面接通江油，横渡涪江迤西进剿，乘势一鼓歼灭。五月二日后二时当给各旅命令要旨如次：

四川剿匪军第六路总指挥部命令

五月二日午后二时

于绵阳丰谷井

一、匪情及友军情况详抄委员长蒋二十九日十五时川行参战电暨总司令刘二十八日十三时电。

二、本路军决以肃清涪江左岸，寻匪主力迅速猛烈痛击，以摧破其战斗能力，打断南下之企图为目的，节次向两河口、窦团山、重华堰进攻，并接通江油，向西横扫，以期乘势歼灭之。

三、兹规定各部任务如次

1. 许纵队（尧卿）全部并指挥邓和部为第一纵队，经太平楼、白庙子、新店子向两河口进剿，但邓和部随该纵队右后跟进，务确实掩护翼侧为要。

2. 陈基旅并指挥王纯一旅及张竭诚旅为第二纵队，以大部经新桥场、新场、大堰塘向中坝及江油进剿，以小部沿涪江左岸搜剿前进。

3. 两纵队之战斗地境：自沉香铺经忠兴镇、贯山场、新店子、两河口连线属之线上归许纵队。

4. 田钟毅、佟毅两旅为预备队经沉香铺、忠铺场、贯山场，在第一线中

央后方跟进，注意不失时机策应为要。

5. 我攻击进展如遇匪主力顽抗时，应逐段构筑碉堡工事，选择据点节次推进以期稳妥。

6. 彭焕章旅暂时驻小涧沟待命。

7. 刘兆黎、于渊、章安平旅仍驻原地对安绵方面战况随时注意，并具报为要。

8. 余在丰谷井总指挥部。

本路各旅奉命遵即先后驰赴攻击准备位置。据许纵队三日十九时电称：已令杨（勤安）旅明（四）日九时出发经魏城向太平楼前进，并分一部向忠兴场推进，令邓和部分向回龙场、柏林场随第一线跟进并掩护右翼侧后；令赵（鹤）旅、刘（若弼）旅由南部神坝场、店子垭星夜赶到魏城跟进；职准明（四）日九时赶到魏城。又据陈基旅三日二十三日时电称：职同王纯一旅准三日推进至草坝场之线，张旅推进至新桥场；其余各旅遵就指定路线随第一纵队前进。

丙、五月二日奉总司令刘二日十一时电：魏城为我右翼据点，须以有力部队扼守，并多集粮秣以应尔后之进出。余照委座二十九日十五时电办理，匪主力在重华堰方面，望妥慎处理以应事机。

五月四日奉总司令刘四日十一时电：匪向西窜，渐已证明重华堰，江油方面已无多匪，务照命令迅速进攻。同日复奉总司令刘四日十三时电：据情况判断，匪似有由北川南进或西趋茂县之企图，拟将过河之匪驱逐，邓军只要能先将匪之先头截堵、王总所部由后尾猛攻必有相当成功，所陈攻击部署尚属可行。是日各旅报告摘要如次：

（一）许纵队尧卿四日二十一时电报

杨（勤安）旅四日已进占太平场、忠兴场之线，明晨继向白庙子、贯山场、新店子攻击前进；邓和部五日以一部由柏林场前进，将黎雅场之匪压迫驱逐后，进占黄连垭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进展。

（二）陈纵队基四日十九时电报

职旅四日十九时达新场；王纯一旅到草坝场，将匪游击队驱逐后。并向雨台山、高峰寺之线警戒；张竭诚旅到达新桥场附近。五日晨职旅拟推进至大堰塘、郝家么店一线；张竭诚旅推进至新场。

（三）田钟毅旅四日十七时电：四日九时由桥楼场推进至沉香铺宿营。

以最近情况观察，匪之大部似已陆续渡过涪江以西，另有企图。其留滞左岸之匪为欲掩护江油、中坝之安全，故利用地形构筑坚工，以为最后之支撑。亟应趁此时机猛力攻击并连络胡纵南北对进，予以夹击，断匪归路，使涪江左岸之匪能彻底歼灭之，并接通江油向西横扫。当给各旅命令要旨如次：

四川剿匪军第六军总指挥部命令

五月五日午后九时

于绵阳丰谷井

（一）据各部情报及飞机侦察，涪江左岸似无匪之主力，惟重华堰及江油方面之匪仍持抵抗模样，其实力尚难判断。

（二）进攻部署重新决定如下：

1. 许纵队（尧卿）除以邓和部紧接右后进剿，掩护侧翼外，余部向马蹄岗、两河口之匪猛攻，务占领神龙河、萤市坝之小河以南高地，赶筑碉堡工事。

2. 陈纵队（基）应以王纯一旅（一部）担任沿河警戒，余向两河口、向阳寺、开河口之匪攻击前进，并相机占领夔团山以为接通江油之据点，并设法与江油城内邓军联络，使其突围一面准备渡河。

3. 田钟毅、佟毅两旅应战况之推移适时推进新店子、马蹄岗之线，相机策应。

4. 各旅进展情形务随时具报为要。

5. 余在丰谷井总指挥部。

同日各旅报告摘抄如次：

（一）许纵队（尧卿）五日十九时电报

杨（勤安）旅五日进至白庙子，将该处之匪驱逐后并向新店子进击。刘（若弼）赵（鹤）两旅已陆续到达白庙子。邓和部将黎雅场之匪击退，以大部由柏林河于午后二时到黄连垭。已令邓（和）、杨（勤安）两部进占黄连垭、新店子之线并筑工固守。

又五日二十一时电报

杨（勤安）旅晨由太平楼前进抵白庙子与匪接触约一小时，匪退新店子，除跟追击并另派一部由贯山场向新店子兜剿，匪向黄连垭溃窜，刻已占领新店子，毙匪十余名，俘十数名，击毙匪连长一，夺获步枪五支、马四匹。

（二）陈纵队基五日十九时电报

当面之匪经我进击，现向火风山退去，拟明日造桥渡江接通江油。

王纯一旅五日十九时电报

晨向彰明沿河前进，探悉头婆梁子有匪扼守，当令王（世贤）团迅速予以痛击，匪由城内增加约四百余人顽强抵抗，复令吴（济舟）团由郝家么店抄袭，激战二小时许，匪退彰明城。是役毙匪数十名，我阵亡官一员、兵三名，伤八名。是晚就朝天观、郝家么店、头婆梁子、高峰寺之线露营，吴（济舟）一部进至回水寺、高钱山，各就驻地构筑工事扼守。

（三）田钟毅旅五日十九时电报

五日达贯山场，派员与许纵联络，并与陈纵后尾啣接。拟六日经新店子、两河口推进以便策应。

丁、五月六日奉总司令刘六日十一时、十三时电：各部展开部队不宜过多，须作与匪决战之准备，稳札稳打，并注意许纵右侧远派侦探严密警戒。

同日奉委员长蒋六日十七时川行参战电令要旨：

一、据报徐匪大部在重华堰、陈家坝、中坝及江油附近，其一部窜至北川、墩上一带，另一部沿清溪河与我对峙，剑阁已无多匪。

二、着王缙绪、胡宗南两部主力仍由现在地点沿涪江东岸对进夹击，速解江油之围，并沿左岸筑碉防匪回窜，邓锡侯主力应仍从速肃清溪河之匪，并严密布防，堵匪西窜。综合连日情况，匪大部逐渐右移，似有由北川陆续向松、茂西窜之样，其在涪江左岸火风山，新店子、黄连垭一带之匪经我压迫驱逐，纷向后溃退，该匪以我主力东移，即向西避实就虚，故孙、邓方面时时告急，此时我由江、中强渡，匪必以一部凭河拒我，以大部向邓、孙猛袭，势必难支。如再将擂鼓坪、茶坪突破，则清溪河以南至绵阳一带均将混乱，彼时我回救安绵又缓不济急，一面似应预分置兵于安县附近，先固邓、孙之防，再强渡向西横扫。复查彰明、夔团山为匪掩护江、中之据点，基于任务更就当时我军进展状况，似应迅速占领彰明、夔团山，彻底肃清东岸以减顾虑，并沿涪江分段强渡进攻，较易收效。当给各旅命令要旨如次：

四川剿匪军第六路总指挥部命令

五月七日午前七时
于绵阳丰谷井

一、匪情从略。

二、田钟毅旅并指挥王纯一旅克日进占彰明城，所有沿河防守任务并责成王旅液队担任。

三、许、陈两纵队仍继续完成五日二十三时电令任务。

四、佟毅旅即推进新店子策应。

五、各旅并一面侦察渡河点，准备架桥材料具报。

同日各旅报告摘抄如次：

一、许纵队（尧卿）七日十七时电报

杨（勤安）旅晨由两河口搜剿前进，刻已将茧市坝及烟袋山之线占领，筑工扼守；刘若弼旅到神龙场之线；邓和部已进展至金鳌场一带；赵鹤旅推进新兴场。

二、田钟毅旅七日二十一时电报

晨由新店子向彰明推进，七日晚宿营大堰塘；王纯一旅在郝家么店扼守；陈基旅、张竭诚旅在高塔山、火风山一带。

戊、五月八日奉总司令刘八日十七时电飭：速占领窠团山、重华堰，以便决定今后行动。

各旅连日向匪攻击前进迭获胜利，击毙俘匪甚众。许、陈两纵队先后进展至倒石桥、东安镇、茧市坝、烟袋山、火风山之线；田（钟毅）旅及王（纯一）旅及至大堰塘、郝家么店、头婆梁子一带。当时左岸之匪退集窠团山、彰明两点，须分头攻击，使尔后进出自如。然窠团山在江油对岸，一面临河，正面悬岩，地险工坚，为江城屏障，故正面攻击甚难，似应以一部切实封锁，一部由茧市坝、重华堰迂回占白石铺，威胁匪之侧背，同时猛攻彰明，使匪左右不迫应付；一面拟沿涪江选定白石铺接官厅、白鹤嘴三点渡河，分向江油、中坝进剿，以主力占领二郎、庙亘水口庙之线，并打断官渡通路。惟涪江水流渡河材料不易搜集，故仍侧重窠团山、彰明两点，并作渡河准备。五月九日给各旅电令要旨如次：

一、窠团山不速下恐牵动左翼，应速照八日十九时电完成，如九日尚未能占领，所有陈基、张竭诚两旅统归许纵队（尧卿）指挥，迅速进占白石铺，断其归路，并限十日攻下窠团山为要。

二、邓和部即进驻神龙河、重华堰以掩护我右翼。

三、陈纵队基担任自窠团山附近至中坝一带我岸警戒，并赶速准备渡河材料。

四、田钟毅旅并指挥王纯一旅（一团），应趁时猛攻彰明务占领之。

五、王纯一旅（缺一团）担任自中坝以下我岸警戒并相机策应。

六、佟毅旅为预备队，位置大堰塘附近，适时推进。

同日各旅电报摘抄如次：

一、张竭诚旅九日十七时电报

本（九日）午已确将窠团山占领，匪向白石铺附近渡河窜去。

二、田钟毅旅九日报告

彰明城之匪约千余人利用周围河流构筑坚工死守。职令谢（崇文）团由王爷庙渡河，向右横扫，封锁彰明城之匪，并破坏该城附近浮桥；

孟（存文）团扼守原线并警戒彰城支流我岸一带；王纯一旅（一团）由文昌宫渡河，向右横扫，破坏太平场附近浮桥，并遮断中坝之匪，以一部在三合场佯渡，一部在官山梁掩护我进攻部队翼侧。

三、王纯一、田宗毅旅九日午电

本（九日）拂晓向彰明城进攻，午正将城北残匪肃清，彰城附近浮桥破坏。刻正筑工封锁。综计匪人约千余名左右现退守彰城顽抗、同时匪由中坝向下移动，其通过时约在十分钟久，似为增援彰城之样。田旅今（九日）阵亡营长一员，官兵伤亡甚众，刻正督师积极进攻中。

综合详报：各旅努力进展，以期达成任务，遂先后将神龙河、重华堰并将茧市坝前方及窠团山东北附近之匪猛力压迫，该匪不支，纷向后退去，我军乘势齐头勇往迈进，遂将窠团山占领，击毙匪约二十余名，我伤亡十数名。同时田、王两旅攻击彰明。以该城高而坚，河流错杂，匪利用涪江四之道支流编成据点阵地，碉堡工事星罗棋布，并将附近家屋森林毁去，扫清射界，遍设竹木障碍汛滥等。涪江右岸亦筑坚工与城犄角，城北搭设浮桥以利后方交通，一切部署均极周密。田、王两旅于八日夜半即分就攻击准备位置，约定头婆梁子信炮三响即开始攻击前进。九日午前四时田旅谢（崇文）团第一营由王爷庙渡河向白家院猛力攻击，匪退据大碛一带顽强抵抗，我以大刀、手榴弹向匪冲锋肉搏，当毙守碛之伪营长一名、兵数十名，余众纷纷溃退，遂将白家院子附近占领。当时我杨营长时源右腿中弹，虽负伤仍继续前进。王旅余（辛午）团将通中坝浮桥破坏，并以一部向彰城压迫，协助田旅进攻。第二营由大院子攻击进占杨家碛，官兵英勇异常，直向县城猛烈攻击，突破匪第三防线。杨营长腹部中弹阵亡，全线稍为顿挫，复退大碛一线扼守。匪乘势逆袭，复以密集队伍由东门冲出，势颇凶猛。我第三营适时加入，

奋勇决战，匪受重创伤亡遍地，复将第三防线占领，乘势追击直达东北门城下。匪悉退据城中死守，已近黄昏。此时据报匪由中坝增援约一二千人，其一部约五六百人已渡河入城，午后七时匪约五六百人由北门几次冲出，经我击退，田、王两部逼近城脚。十日午前三时城内火光大作，喧声四起，想是退却征候，当各选敢死队百数十名分向东北城楼扒城，其余仍继续猛攻，该匪纷纷溃退过河，我乘势冲入城内，毙匪四十人，并分向河边追击，匪落水淹死甚多，遂于十日拂晓将彰明完成占领。

同日田钟毅、王纯一旅报告摘抄如次：

九日夜涪江对岸之匪向我强渡，城内之匪迭次冲出向我逆袭均被击退。十日三时城内之匪似有动摇模样，我攻城部队即乘机猛攻，于拂晓将彰明占领，匪向涪江西岸退窜。

已、窠团山、重华堰、神龙河之匪经我大部压迫，未至激战纷纷溃退，且我逐段筑工推进，伤亡较少（另列表报）。彰明战役，匪我鏖战一日夜，该地为江、中下游之锁钥，匪复坚工固守，几经猛扑肉搏，复登城楼，冒死占领，匪我伤亡均大。是役计击毙伪团长、营长各一名，匪五六百名；我阵亡营长王时源一员、排长二员，负伤营长王辅一员、排长八员，阵亡兵九十八名，伤兵一百五十九名，至消耗弹药及俘获人数另表详报。

庚、据俘匪供窠团山、重华堰之匪为伪三十一军一部，两河口黄连垭均系游击队，彰明之匪为伪三十四军，中坝来援之匪系伪四军一部。该匪确以窠团山、彰明为掩护江油、中坝之据点，以便主力从容西窜。

川军第六路军王缙绪部与红军在四川 千佛山、大垭口一带战斗详报 (一九三五年五月)

甲、涪江东岸之匪经我大部猛攻占领彰明、窦团山后，该匪纷纷溃退过江，凭河构筑坚工顽强固守。其伪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各军集结于熳铁沟、窦口寺、代防关、陈家坝等处，有固守涪江，阻滞我东岸部队进展，乘隙突破一、二两路军，直袭安绵之企图，一面极力向西窜扰，复欲进占松、理、茂各县为退后根据，期能达新发展之目的。同时朱、毛匪部已窜至滇边，并有渡金沙江侵入川南之势。

当时邓、孙两部阵线正面异常紧急，匪一部渡过北川，我岸大垭口、墩上相继失陷，并力图伸展，我左翼至为空虚，安、绵颇堪顾虑，职路除一部强渡涪江接通江油、中坝外，复有左移巩固安、绵策应一、二两路之任务。

乙、五月十日奉总司令刘蒸西电令要旨：王总指挥部在涪江左岸之六旅迅速转移罗江附近待命，并派出指挥官指挥总预备队四旅由茶坪向大垭口、青钢铺进攻，先肃清清溪河右岸之匪。邓部并抽出三团驰赴土门，巩固茂县防务。五月十日奉委员长灰西川行参战电令要旨：兹拟封锁徐匪于青川、平武、松、茂、北、彰等县间地区，四面包围，筑碉防守，另以有力纵队向匪主力进攻之。着王缙绪出击部队克日务将江油接通，即留许纵队绍宗所部并指挥彭师担任自平驿铺（不含）至绵阳沿涪江左岸赶筑碉堡，北与胡部确取联络。余部克日驰开罗江附近，为预备队。但原驻罗江一带之四旅，应由王缙绪派定人员指挥，限元日前赶到茶坪，即向大垭口、北川协同邓、孙进击。

当时刘兆黎旅驻罗江附近河边场，于渊旅驻金山铺，章安平旅驻永兴场，彭焕章旅驻绵阳附近小涧沟，其余在神龙河、茧市坝、窦团山沿涪江、彰明一线正筑碉封锁，并设法强渡接通江油。基于上项电令，职路各旅遂重新部署。五月十一日午前七时电令各部要旨如下：

一、匪情及全般状况详抄委员长、总司令灰蒸西电。

二、本路总预备队四旅有由茶坪出击之任务。

三、刘旅长兆黎并指挥彭焕章旅、于旅长渊并指挥张安平旅迅速集结茶坪以南待命。

四、许纵队并指挥彭、韩部沿涪江左岸构筑碉堡、严密封锁。

五、张竭诚旅移睢水关，佟毅旅移秀水场，田宗毅、邓和旅移塔水桥，王纯一旅移河边场，陈基旅移永兴场。除陈、王两旅俟交防后再移外，其余克日移往指定地点待命。

职路各旅先后向左移动，涪江东岸防守由许纵队重新分配。由茧市坝以左起巨猫儿梁至烟堆山为杨勤安旅担任，由白石铺我岸邓家垭起巨猪头垭、窦团山至中坝为刘若弼旅担任，由中坝至彰明以下到青莲渡附近为赵鹤旅担任。其余各旅向指定地点集结，并就攻击准备位置待命进展。五月十一日综合各旅报告：刘兆黎、于渊、章安平三旅达晓坝场，彭焕章旅达塔水桥，时匪集北川墩上，利用伏泉山、大垭口天险，有急欲摧破一、二两路，由茶坪、擂鼓坪之间深入之势。故以一部迅速增援茶坪，向大垭口进攻，一部由大石坝、鹦哥嘴向千佛山侧翼攻。当给各旅命令要旨如次：

四川剿匪军第六路总指挥部命令

五月十二日十三时

于绵阳丰谷井

一、匪之一部集北川墩上，并依据伏泉山、大垭口、千佛山一带天险，有由茶坪、擂鼓坪突破我一、二两路军，进扰安、绵之企图。其后续之匪似尚增加中。

二、本路总预备队四个旅限十三日赶到茶坪即向大垭口、千佛山之匪进攻。

三、刘旅长兆黎并指挥彭焕章旅于十四日晨由茶坪向大垭口、石泉铺之匪猛攻与邓部切取连络。

四、于旅长渊并指挥章安平旅同时由鹦哥嘴向千佛山、墩上之匪猛攻，左与邓部陶师切取连络。

五、邓和、田钟毅旅驻塔水桥，王纯一旅驻河边场，陈基旅驻永兴场，张竭诚旅驻睢水关，佟毅旅驻秀水场，待命推进。

六、总指挥部十四日移驻罗江县城。

以连日情况：匪退集涪江西岸，意在凭河筑工固守，从容西窜；另以一部寻求弱点猛力攻击，以期胜能突围侵扰，退可扼险掩护主力向松、茂安全进出。故应乘其举止未定，迅速猛攻，以期节节击破，更向清溪河以北横断封锁，同时我东岸部队乘势强渡，接通江油，并连络胡纵队南下，不难合围聚歼。然以当时茶坪、擂鼓坪一线邓、孙两部颇为脆弱，情势异常迫切，似应由茶坪进攻，以坚一、二两路阵线，因大垭口、千佛山两点极关重要，倘匪利用天险构筑坚工增加部队顽抗，则我攻击当更困难，故应迅速攻占大垭口、千佛山，则墩上、土门皆可收瞰制之利。

是日刘、于两旅报告摘抄如次：

一、刘兆黎旅十二日十五时电报

匪约三千人由横梁子向上河坝、鹦哥嘴绕窜。职旅王团已推进茶坪，黄团进驻肖家桥、草鞋树一带。彭焕章旅暂驻沸水场。已令陆续推进。

二、于渊旅十二日十九时电报

职旅午后五时到达大石坝，当令韩（任民）进驻鹦哥嘴向匪方警戒，余部在大石坝右侧，章安平旅两团达倒溪沟，一团在睢水关保持后方交通。

丙、五月十三日奉委员长十三日十九时电，刘、彭、于、章四旅攻击千佛山、石泉铺任何一处均可，但不可分割使用，应遵守集中力量发挥于一点之原则。又许纵队仍应从速准备渡河材料接通江油。

同日奉总司令刘十三日十七时电要旨，军之计划以田旅由茶坪进攻，仍应集结使用单任一路，于渊宜与刘旅紧接，至鹦哥嘴、土门方面应由邓部担任之。

据邓部十二日十五时电观音梁子发现匪数千并以一部攻土门，似有向右延伸企图惟职路奉令担任大垭口、千佛山方面攻击。由鹦哥嘴至土门系由邓部负责。十三日十一时电令十四日晨全线总攻，因邓部电话：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部署尚未就绪，请改十五日晨出击，当令前线各旅编成小组游击队向当面之匪威力搜索并侦查攻击进路时，邓部以南华岭、水车坪告急，茶坪逐由我刘旅完全接替，于渊十三日十一时电职部正向千佛山前进，韩（任民）团到达鹦哥嘴，适邓军左营告急，于旅当令韩团增援，午后六时攻占鱼洞口、观音梁子，匪纷溃退，仍交邓部陶师扼守。职以鹦哥嘴、土门方面既由邓部负责，复令于、章两旅右与刘、彭两旅紧接，同时并令许纵队准备渡河接通

江油。五月十四日午后三时总指挥部移罗江县城，当令于渊、章安平旅逐渐右靠与刘、彭两旅紧接。于旅迅到茶坪以左之牛奶坪、菜子垭接替彭焕章旅防务，章旅以一部驻鹦哥嘴，其余驻草鞋树待命，对左翼可派出小部游周。是日于旅报告摘抄如次：

一、于渊旅十四日十七时电报

章旅由鹦哥嘴向千佛山之匪猛攻至于漆树，向金川溪右岸延伸展开，准备攻击前进。职旅由鱼洞口、横梁子进攻。据前卫韩（任民）团报称：该地有匪约三百余与我遭遇，激战约一小时匪始溃退。此役我伤亡士兵十余名，官长二员，毙匪指导员一名，兵六名，伤者甚众，夺获米包及草鞋、军毡等物，已派员与刘旅协取联络矣。据邓部十四日十一时电：现扼守大坪山、水车岭、南华岭之线，十五日九时向当面之匪进攻，奏效后，联络孙军向青栏铺、漩坪我岸进攻。当令我刘兆黎旅右与邓部取联络，以一部向白家林攻击前进，俟于渊旅到达菜子垭进攻千佛山时，再与于旅齐头向大垭口之匪猛攻。彭（焕章）、章（安平）旅紧接刘、于两旅后推进。

丁、五月十五日奉贺主任十五日十一时电要旨：查江油被围日久，亟应从速解围；迭经委座电饬遵办在案，望严令许纵队克日准备渡河材料，规定渡河地点及日期，以便派飞机掩护渡河。

同日奉总刘十五日二十一时电：土门昨夜失守，邓部退至茂县十里之处，饬王总亲率四旅由大石坝、鹦哥嘴向观音梁子、土门之匪进攻，同时茶坪正面猛向大垭口攻击以期节节打断匪之西窜。

同日奉委员长十五日二十三时电：速率罗江四个旅以上兵力即向土门进击，并速饬茶坪方面四个旅协同一路出击。当时茂县、土门系由邓部陶宗伯师驻守该地，为进出彭、灌、什、绵之要口，关系至巨，且地势险峻，利于防堵，复由邓部抽调三团当期稳固，殊邓部迟滞，未及调动，土门即已失陷，同时观音梁子亦为匪占据。于是职路复有左移进攻土门之任务。

四川剿匪军第六路总指挥部命令

五月十六日午前六时
于罗江县城

一、匪昨（十五）夜陷土门，一部已达观音梁子。

邓部陶师向茂县方面退去。

二、本路有由观音梁子进攻土门，打断该匪西窜企图，以解茂县之危之任务。

三、兹将各旅任务重新区分如下：

1. 着佟旅长毅并指挥于渊、张竭诚旅由鹦哥嘴、大坝场分向土门攻击。

2. 着刘旅长兆黎并指挥彭焕章、章安平旅自茶坪分向大垭口、千佛山、石泉铺、墩上之匪攻击。

3. 着邓司令和并指挥王纯一旅为预备队，位置倒溪沟、沸水场附近，适时推进。

4. 着陈基、田钟毅旅移驻塔水桥待命。

5. 着许纵队绍宗迅速渡过涪江，接通江油并向匪猛烈攻击，使匪不遑兼顾。

四、进攻部队统限十七日开始攻击前进。

五、余于十七日到睢水关。

据各方情报：徐匪逐渐西窜，确有与朱、毛遥应之势。土门、茂县相继

失陷。陶师退守文镇关附近。大垭口、千佛山之匪正陆续增加中。江油方面匪连日夜向我佯渡佯攻，沿岸遍树红旗，虚张声势，其主力似已移向他方。我刘兆黎旅十七日晨向白家林附近猛攻，已将大垭口附近西二沟之匪击溃并确实占领神龙堂、张家祠前方两侧高地，彭旅以一营肃清三峰山之匪，以一团正由龙洞沟向千佛山推进中，佟旅进展至鹦哥嘴次第就攻击准备位置。

十九日各旅报告摘抄如次：

一、刘兆黎旅十八日晨电报

职十八日晨令王、徐两团向大垭口之匪猛攻，黄、朱两团紧接推进，于十一时进占窝窝店、毛林山并将匪猫儿沟、白家林、新店子一线阵地夺取。各部奋勇异常，于十五时迫近大垭口最后一线阵地。匪据险顽抗，激战数小时，终难突破，适近黄昏，匪以大部逆袭。王三友团长立时弹中腹部阵亡，部队形成混乱，遂撤退茶坪整顿，暂守原线，是役匪我伤亡均大。

彭旅以一团由三峰山向千佛山进攻已占领桩桩王爷附近，一部由横梁子向当面之匪攻击，已确占领三弯水，因逼近岩下无法攀登，兼刘旅攻击顿挫，故亦撤回原阵。章旅彭、周两团仍固守碓窝坪巨菜子垭原阵地。

二、佟毅旅十八日、十九日电报告

职指挥于旅十八日晨由高川坡岩老虎向上河坝攻击，于午前七时进占干漆树前五里之邬家沟，午后已占领鱼洞口，正攻击前进中。

张竭诚旅于十九日拂晓接替于渊旅由鱼口继续攻击前进，虽山险路狭，匪顽强抗战，我官兵奋勇，卒将九倒拐下横梁子一带占领，就地筑工固守。

当时沿涪江右岸之匪似有动摇模样，故已令许纵队务于二十日强渡完成接通江油之任务，至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一带，山形险峻，攀登不易，争尺寸之地，蒙重大伤亡似为不值，拟绕道攻击，或就现阵封锁，另由他方攻击之。山地工坚，空军助战最为有效。刘旅本日攻白家林后即应停止赶筑工事，翌日再继续攻下大垭口，因大垭口高数十里，非整日不能攻上山顶，且须飞机掩护。刘旅未计及此，于午后攻下白家林后复继续攻大垭口，攻至半山日已入暮，遭匪逆袭，既无飞机掩护，又无阵地可守，致遭顿挫。

四川剿匪军第六路总指挥部命令

五月二十日午前六时

于睢水关

一、土门、茂县失陷后，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一带现有匪少数其后续部队正陆续运动，似有利用山险坚工固守，阻我攻击部队北上之目的。

我刘兆黎旅昨（十八日）攻击大垭口稍受挫折，刻正整顿继续进攻。

我张竭诚旅于十九日占领九倒拐、下横梁子。

我许纵队准今日强渡涪江向匪猛烈攻击前进。

二、本路应以猛烈果敢之精神迅速占领土门、千佛山、大垭口以为尔后进攻之据点。

三、佟旅长毅并指挥于渊、张竭诚旅即由下横梁子向观音梁子、土门攻击务迅速占领之。

四、彭旅长焕章并指挥刘兆黎、章安平旅即向大垭口、千佛山、墩上进攻相机占领之。

五、王纯一旅以一部推进肖家桥，俟大垭口得手后全部移驻茶坪。

二十一日各旅报告摘抄如次：

一、许纵队绍宗二十一日电报告

职部二十日晨强渡未奏功，因水过急，浮桥为水冲断，匪顽强抵抗，激战终日，均无进展，我淹毙伤亡百余人。匪受我机炮及飞机轰炸，伤亡颇大。是晚复架浮桥数座，二十一日拂晓猛攻，同时分段强渡过河。匪纷向观雾山、官渡、沙窝子溃退，已将江油县城接通，正搜剿城附近残匪。

二、据空军第六队长王伯岳投报

中坝、江油均为我军收复。我涪江东岸部队正陆续渡河中。青莲渡一带之匪沿河向西退却并在官渡等处架设浮桥。

三、佟毅旅二十日二十一时电报告

职视察匪阵，悬崖绝壁，层层坚工，道路羊肠，攻击进展甚难，正面仅容极少兵力。拟由左翼开辟小道迂回进攻。

综合详报：大垭口方面我刘兆黎旅二十八日拂晓以王三友团长并指挥徐国宣团为右翼队，经神龙堂向大垭口攻击前进，以占茅林山为第一步，占领白家林、望乡台为第二步，占领大垭口两翼高地为第三步。以黄伯光团、朱果团为预备队，紧接右翼队跟进。以彭旅为左翼队，由三峰山向千佛山攻击前进。以章安平旅（缺朱果团）固守碓窝坪、岩壑山、牛奶坪、三峰山、荣子坪一带原有阵地。午前四时我右翼队到达陈家山攻击准备位置后，向毛林山（坪上左前方）猛攻，该匪不支纷向毛头坡、白家林（坪上正前方）一带退却，当将毛林山占领，构筑简单工事，复节次向匪攻击前进。六时王（三友）团李营进至白家林，匪利用山腹要点据工顽抗，我黄、朱两团乘势进占神龙堂（茶坪正前方）并在茅林山高地以迫击炮向白家林匪阵地猛烈射击制压。激战约一小时，李营渐迫匪阵，猛力突击，遂占领白家林，匪向新店子方向溃退。王团罗营正辟道向望乡台（大垭口右侧）进攻，同时我左翼队彭旅之彭寿如团亦由陈家山开路向望乡台攻击。八时徐国宣团推进白家林阵地筑工固守，王三友团向新店子、望乡台一线猛攻。激战至十时许，我空军适来助战，徐团王营复增加左翼协攻望乡台，旅迫击炮急在白家林左侧高地占领阵地，对望乡台以猛烈火力援助黄团推进茅林山、木瓜山占领阵地，相机策应朱团，推进至陈山附近。各部精神奋发，冒死进攻，匪纷溃退。十一时许将新店子、望乡台一线占领，黄、朱两团复推进白家

林、茅林山一带并各就原线赶筑工事，编组敢死队准备夜袭。午后三时我空军复来大垭口掷弹，匪阵有动摇模样，王、徐两团官兵奋不顾身英勇冲锋。激战至六时许，匪以精锐大部分三路逆袭，匪、我冲杀甚烈，相互肉搏、黄团当增加援应时，王三友团长腿部负伤，犹鼓余勇督杀，继弹中腹部阵亡，正面稍形顿挫。黄、徐两团与匪反复厮杀，声振山谷，匪复继续增加，势颇猛烈。时连长高显荣、黄灿、刘明述、邓海云、黄文勋、蹇鑫、晏子云、顾荣武等相继伤亡，我第一线中央复被匪突破，当即以朱团占领茅林山，彭旅一团占领陈家山，确切掩护收容。章旅严守原阵线，于十时向茶坪转进仍扼守原阵。

同日修旅长毅指挥于渊旅占领鱼洞口后，筑工固守，十九日张竭诚旅继续向九倒拐、上横梁子攻击，匪据险坚工顽强抵抗，官兵勇迈锐进，不顾牺牲进攻，卒将九倒拐、上横梁子占领，并编组挺进队到达高棚子。匪由火烧坡猛烈攻击，经我沉着应战，卒将该匪击退，占领高棚子，筑工固守。二十日佟旅继续接替由横梁子攻击，匪阵愈坚，兼之谷道窄狭，悬崖绝壁运动困难，左右大山老林荆棘满地，无路可寻，浓雾四布方位莫辨，指挥极感困难，由大坝深沟至土门之路早经地振崩陷，以左复崇山峻岭均不能通行，匪我皆

进展不易，双方鏖战相峙对阵。

二十一日拂晓江油方面许纵彭师分段强渡，复以迫击炮掩护并由中坝金溪河水绕袭，激战数十分钟，匪纷纷向东岳庙、二郎庙溃退，遂将中坝完全占领，俘匪二十余名，毙匪甚众。一部从下渡口平坝亦强渡成功，将西塔山占领，迫近江油西门，匪退官渡、水口庙、二郎庙一线，正整顿继续进击。

戊、大垭口、千佛山地势险峻，道路羊肠，左右两翼均属崖壁，难期展布，匪踞高地层层坚工固守，激战一日，几次肉搏冲锋。是役我阵亡团长王三友一员，负伤营长一员，连长八员，排长十一员，士兵伤亡五百四十五名，失踪二十二名；匪伤亡约六七百名。土门方面谷道尤属艰难，两面陡壁不易攀登，匪凭险抗战，攻击进展颇难。我利用死角以少数兵接战，是役阵亡连。排长二员，伤十余员，伤亡士兵八百八十五名；匪伤亡约二百余名。江油战役因利用拂晓前强渡复以机炮掩护，伤亡较少，是役伤亡及淹没官兵百余人，匪伤亡甚大。至消耗弹药及伤亡卤获实数另表详报。

据俘匪供大垭口、千佛山之匪为王维舟、何畏两部及伪特务团约五千余人；土门、观音梁子之匪为伪三十军、三十四军一部，该匪利用涪江障碍并以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为掩护墩上、土门之据点以便从容向松、茂窜扰，另辟新路。

川军第六路军王缙绪部与红军在四川 墩上、土门、茂县一带战斗详报 (一九三五年五月——七月)

甲、窜据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一带之匪为王维舟、何畏两部及其特务团暨伪九、伪三十、三十一两军一部，利用山形险峻，道路羊肠，层层构筑坚工，顽强抗御，横断南北，以为坚固屏障而期确保松、茂安全，使主力容易西窜占据松、理、茂、懋、汶各县为新根据地，再乘机扰袭彭、灌与朱、毛两匪接应，以达合股之目的。

五月十五日上门、茂县相机失守，邓军陶师不战溃退。匪从容沿岷江南下，文镇关无险亦被失陷。徐匪主力更陆续向理番、懋功进扰，朱、毛匪部由蒲麦大地急向荣经、天全突窜，南北对进，势颇披猖。当时攻击重点移向川南以期痛击朱、毛歼灭于大渡河附近，同时打断徐匪南下企图。右翼方面则构成坚固防御阵地，严密封锁，相机转移攻势。

乙、五月二十三日奉

委员长蒋二十二日二十三时川行参战电要旨：查徐匪主力已向土、茂间急窜雅安或康定，与朱、毛会合。北川、土门间之邓、王、孙各路停止进攻，改取守势，确实筑碉固守防线。

当时朱、徐两匪对窜合股之企图已明。邓路奉令先调六团赴懋功一带布防，其余部队陆续向西移动，所遗清溪河、绵阳方面防务由孙军担任，自伏泉山以西由六路分别接替构筑防御阵地固守。当给各旅命令要旨如次：

四川剿匪军第六路总指挥部命令

五月二十五日午前十时
于 睢 水 关

一、匪情及友军情况详抄

委员长蒋二十二日二十三时电

二、兹将各旅任务区分如次：

着许纵队并指挥彭师迅占领公子祠、高堂观之线并向北川方向攻击前进。

着陈基并指挥彭焕章、章安平两旅固守由南华岭以左水车坪起经小水沟、大坪山、陈家山、胡家塘至金川溪（含）之线，赶筑碉堡工事，右与南华岭孙军、左与佟旅切取连络。

着佟毅并指挥张竭诚旅固守右自金川溪起亘下横梁子现阵，左至深沟通观音梁子道路之线（即现守地）赶筑碉堡工事，右与陈旅、左与于渊旅切取连络。

着邓和部并指挥于渊旅固守大坝以北通观音梁子道路，右与佟旅联络，面对茂县方面择要设防，赶筑碉堡工事；着刘兆黎旅暂驻茶坪，田钟毅旅驻秀水场，王纯一旅驻睢水关待命。

三、备旅于令到后迅速交替，妥为部署并绘具图报为要。

四、总指挥部准三十日移绵竹县城。

是日据许纵队尧卿报告：江油城附近之匪经我强渡击溃，据城后山公子祠、高塘观一带凭险顽抗。中坝、彰明、秀水、通口之匪亦退集于此。据俘匪称：系伪四、九两军，连日与我赵、杨两旅激战，我将二郎庙占领后，匪

数次逆袭未逞，毙匪甚重，刻正积极进攻中，故令迅速占领观雾山、沙窝子、官渡之线，以期江油稳固，节节推进，筑碉封锁，使匪区逐渐缩小，另于南华岭巨梁子之线重新布置防务阵地，暂取守势。

丙、六月一日奉

总司令刘一日十九时电要旨：朱、毛、徐、张各匪将会合，恐有回窜，饬各部迅速构筑碉堡工事，限二十日完成，实行封锁。六月二日晨给各旅电令要旨如次：

一、匪据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一带凭险顽抗仍无变动。

二、本路就现阵地有筑碉封锁该匪之任务。

三、兹将各旅筑碉暨防守地段区分如次：

王纯一旅担任自拐枣树（不含）至南华岭（含）之线。

陈基并指挥彭焕章、章安平旅应担任自南华岭（不含）经牛奶坪至金川溪（含）之线。

佟毅旅应担任金川溪（不含）巨横梁子之线。

张竭诚旅应担任自金川溪（不含）经鹦哥嘴至王爷庙之线。

于渊旅应担任自王爷庙经大石坝至蜀药山之线。

邓和部应担任自蜀药山至大梁子之线。

四、其余各部应就现驻地择要构筑碉堡。

五、各旅应遵照区分地段克日构筑完成具报。

连日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一带匪乘大风黑夜分头袭扰，均被陈、章、佟各旅击退。右翼伏泉山方面孙军时时告急，故令王纯一旅增防南华岭一线以资策应。

六月五日各旅报告要旨如次：

一、陈基旅五日十九时电报

本日匪约四五百人由千佛山分数路向我猛攻，经我官兵沉着应战，卒将该匪击溃，毙匪数名，拾得标语数张。我章安平旅阵地五日十三时，匪由大垭口、团棚梁子各约二三百人向我青林垭、黑水冲等处扰袭，又匪一部向我花坟垣，彭焕章旅阵地攻击，均经猛力击退。

二、佟毅旅五日二十一时电报

本日五时匪三十七团向我铁篱笆梁夜袭，已上半山，被我王团击退。我伤亡官兵二十余人，夺获匪枪十余支，连旗两面，俘匪连长两员。该匪退据半山，复由乱石窠增来匪约三百余人与我激战，卒未得逞。

丁、六月五日奉

总司令刘五日二十三时电节开：现朱、毛大部由蒲麦向荣经大道进窜，徐匪主力徘徊茂县似有牵制我岷江以东部队，使朱、毛容易夺取雅安之样。我军以分割匪势堵匪会合之目的，应将岷江左岸南匪对向打断进至茂县（除进攻及筑碉部队另有规定外）二十一军灌县、江口及大坝、茶坪各部队应自七日起多编小组挺进队，分向当面之匪佯攻，以分其势。

根据各旅连日构筑碉堡，虽材料缺乏，崖石坚硬，工作器具毫无，仍积极努力工作，务使依限完成。惟因官兵露宿山地、多感湿热，又汲水、运粮备病不堪。匪时扰乱我阵线，我亦编成小组挺进队，卒使匪不得逞。江油方面我许纵队八日十三时电：昨晚乘风雨之际，令各旅夜袭，拂晓接近匪阵，激战二小时，毙匪数十名，我伤亡十余名。经我猛力冲锋，遂将公子祠、高塘观、官渡、沙窝子之线占领，匪向平通、桂溪溃退。

戊、六月八日奉

委员长蒋八日十七时蓉行参战电节开：着第六路部队自本月九日起抽调三旅兵力共九团，位置于广汉、新都之间限十二日集结完毕，又续抽调三旅限十四日集结于绵竹候令调遣，其余暂在原防维持原有阵地并应赶速完成碉堡，交由第二路守备。

六月十日奉

总司令刘十日十九时电节开：德阳、广汉、新都碉堡由王总指挥负责督修。

时匪一部窜宝兴场与我范师周旅激战；莹华山、观音堂均发现匪踪。当今田钟毅旅移土门，其余增调佟毅旅移驻张化镇，邓和旅移驻向阳场，张竭诚旅移驻唐家寺，并令于渊旅接替汉王场防务，刘兆黎旅接替横梁子防务，王纯一旅仍扼守南华岭一线，陈基并指挥彭焕章、章安平旅防守坪上、茶坪、牛奶坪至金川溪之线。各旅先后接替防务完毕，计指定佟毅旅担任德阳，邓和部担任广汉、张竭诚担任新都，其余各旅就前线阵地分头构筑碉堡。六月十日派参谋刘督权、王恺分赴广汉、新都等处指导各旅构筑，同时南华岭、金川溪巨蜀药山、大架子一线亦正严飭加工赶筑。连日伏泉山、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之匪亦增强工事与我对峙，惟因粮食缺乏，颇形恐慌、逃亡甚众，涣散异常。我王纯一旅六月十三日向匪猛袭，激战一小时将五家山、凉风占领。匪由伏泉山纷向蔡家嘴退却。王旅乃通知孙军派队接防，俾便追击，同时陈基并指挥章安平旅占领包罗山、团棚梁子一带，彭焕章旅由金川溪、望乡台向大垭口、千佛山进攻，当就所占领新阵筑工固守，并派队迫击达北川河我岸，因粮食运输困难旋又撤回原阵。六月十五日据报广汉碉堡共计三百八十六座，已次第完成，马路正督修中；新都碉堡计一百七座，现已完成百座，德阳碉堡计一百五十四座，现已完成三分之一；其余碉堡及马路刻正分别赶筑。六月十六日我王纯一旅派兵分向孟子树、青桐铺方面沿河搜剿。北川之匪经杞子坪向开平镇退去，县城内外焚烧殆尽。我陈、章两旅前进至笔架山、猫儿沟，彭旅达毛林山，因山深林密，须开辟道路。匪顽抗与我相峙。六月十九日我许纵彭师奉命收复北川，迭令迅速占领无失时机。据称道路艰险，粮食困难，故进展稍缓。六月二十日许纵及彭指所部奉命仍归五路指挥。当时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之匪日食包谷羹一餐或杀牛杀马充饥，且经我军日夜袭击，已有动摇之象。惟山险工坚，进兵不易，故对碉堡构筑极为认真。一面令飭许纵部队迅速进占北川，职逐日严电前线各部漏夜赶筑并于六月十六日赴茶坪、千佛山附近横梁子、大坝一带查勘督修，于二十四日返部。六月二十九日前线碉堡修筑进度：我王纯一旅右至白庙子经拐枣树、老木园至魏家尖堡（南华岭以右）共筑碉堡二十五座，又自伏泉山以左回龙沟附近伍家山、天马山共筑碉堡十四座；我章安平旅自南华岭以左至大坪前方育林垭共筑碉堡二十四座，我陈基旅自青林垭以左至西二沟（茶坪左前方）并茶坪附近共筑碉堡十三座；彭焕章旅自西二沟经三峰山、菜子垭至金川溪共筑碉堡十七座；我刘兆黎旅右至火焰山经九倒拐（鱼洞口前方）至水花拉梁子（深沟附近）共筑碉堡二十二座，又右自皮家梁子（牛奶坪以左）经二郎庙（鹦哥嘴以南）至厥苗坡（深沟附近）共筑碉堡二十一座；我于渊旅右至王爷庙（五郎庙附近）经只山庙深沟（大坝前端）假哥山、蜀药山至跑马岭共筑碉堡三十九座；全线碉堡共计一百八十五座，现尚分别陆续增添，惟材料缺乏，多系土碉石砌或堡兰所成。七月一日午我许纵彭师协同

孙军确实占领北川县城，匪狼狈溃退正追击。匪因我军竭力压迫且粮食弹械均极缺乏，投诚甚众。又据降夫欧明钦供：匪全部不久有开碧口说。综合各方情况，匪势不支，似有窜走另谋出路之样。迭请孙军遵照。

委座前令接守金川溪以右碉堡，取路便乘势攻击，期于清溪河我岸彻底歼灭之。孙军延不接替，以致攻守兼顾难局，但仍一面攻击，一面守备。连日前线各旅分向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猛攻，匪仍顽强抗战。

七月十三日奉

委员长蒋十三日二十三时电令，取路同孙部各以一部会攻墩上、土门，孙部并应迅速接金川溪以右之防，当令陈基并指挥彭焕章、章安平旅克日进攻。七月十五日据我陈基旅报称：取指挥彭、章两旅分向大垭口、千佛山攻击，与匪激战二小时，官兵奋勇、右翼团棚梁子、左翼望乡台均为我占领，更一部绕袭大垭口背后，复向匪猛烈威胁，匪阵动摇，我军乘势冲入，遂将大垭口、千佛山占领。我刘兆黎旅同日拂晓由右翼向千佛山进攻，迭进展至火焰山、白龙池之线，匪节次后退，并乘势将观音梁子占领，匪分向墩上、土门溃窜，各旅跟踪追剿，官兵奋勇前进。因大垭口、千佛山天险已为我占领，匪顿失凭依。十六日午我陈基、彭焕章两旅追击至墩上，当向该匪痛击，匪仓皇退去，遂将墩上占领。我刘兆黎旅是日由观音梁子节次搜剿，利用地形，以机炮猛烈射击，颇收瞰制之效，亦于十二时占领土门，匪向土地岭、茂县方面溃退，即就墩上、土门一线分段赶筑碉堡工事，并派队沿河搜巢前进。据守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之匪素称精锐，且千佛山背后凹地所构筑营房足能容数师兵力，当时匪主力集结于该处，匪首徐向前驻马槽附近，其余伪军师长多在千佛山庙内督战，迭次向我猛袭以期一鼓突破茶坪之线，复欲乘我陈、章、彭各旅进攻大垭口之际，由千佛山中央突破抄断后方，均被我军识觉，匪未得逞。我更日夜向匪袭扰。

己、七月十八日奉

委员长蒋十八日二十一时电要旨：王缙绪部占领墩上、土门后，李家钰部占领威州后，同向茂县进攻，限本月二十三日占领，各奖洋三万元，以资鼓励。

四川剿匪军第六路总指挥部命令

七月十八日于绵竹

一、墩上、土门之匪已纷向茂县溃窜，土地岭方面有匪一部筑工扼守，似有掩护匪西窜之目的。

二、奉委员长十八日二十一时电令：本路收复茂县，限二十三日达成任务，奖洋三万元。

三、着刘兆黎并指挥彭焕章旅克日向茂县进攻，遵限完成任务。

四、着章安平旅接替土门、观音梁子一带防务并不失时机策应前线战况。

五、着陈基旅仍在墩上一线防御并构筑碉堡工事。

六、攻击进展及布置情形随时具报。

各旅报告摘抄如次：

一、刘兆黎旅二十一日十七时电

茂县匪仍有大部占据神溪沟、土地岭、马枋沟之线，约匪二千余。我先头黄团二十日晨与匪激战，负伤四名，匪伤十余名退去，我乘势攻击至干沟以西约十里并占领老君庙。

二、彭焕章旅二十一日十七时电

本日午后五时全部到达土门，决明晨拂晓协同刘旅向茂县进攻。

职路刘、彭两旅二十一日就攻击准备位置，部署完竣后即于二十一日夜半分向大岭岗、大槐树匪阵地夜袭，激战至晓，匪力不支，纷向土地岭溃退，并将沿途房屋焚烧。彭旅一部经神溪沟抄袭渭门关、正道令，黄团猛攻土地岭，激战四小时，遂将土地岭占领，并将匪主阵突破，匪狼狈溃退，刘旅长兆黎率徐、林两团跟进，并乘势将左翼后方山、右翼老君山梁子占领，复向左横扫。我预备队推进麻线坪附近，更猛勇攻击前进，于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将茂县城确实占领。我彭焕章旅午后亦占领渭门关，逼进茂县城下，并向迭溪方面筑工警戒，匪分向芦花、黑水、松、理各道溃窜，尚约千余与我林团隔河对峙，正分派队搜索城乡，并构筑碉堡防守。

庚、该匪节次被我痛击，复以粮弹缺乏，已失战斗精神，内部涣散，气势颇馁。我军乘胜进攻，势如破竹。是役夜袭计我彭旅负伤士兵十一名，阵亡三名；刘旅伤官二员，阵亡排长一员，负伤士兵七十三名，阵亡五十名，毙匪约一百六七十名，俘虏约五百余名，获步枪十一支，消耗弹药及伤亡卤获人数另表详报。

辛、据俘匪供：匪大部已窜退松潘、理番、杂谷脑等处，茂县之匪为伪三十、三十一军之一部，该匪为固守茂县阻滞我军进展并掩护松、懋内地安全，以期另谋途径，惟土门、茂县一带匪退时民房焚毁殆尽，到处尸横，川北男女难民数千，沿途啼泣，至为凄酸，茂属壮者被匪拉去，所留老幼男女万余人，哀鸿遍野，目不忍睹。

徐匪以主力在大垭口、千佛山一带企图突破我阵线，扰袭安、绵之计划失败后，复因我军重层筑碉异常严密，几次出击均经我官兵沉着击退，万以弹尽粮绝，无力挣扎，乃从新计划挑选精壮向甘青边境发展，老弱伤病多遗弃逃散。现朱匪先头已窜过芦花、黑水，徐匪仍在松、理一带盘踞，有掩护该匪主力待机活动之样。

第四十一军孙震部与红军在川北、川西、川南等地战斗详报（摘录）

.....

安绵之役——伏泉山会战

（1）会战前匪我形势概要

本军主力西移协同邓军挫折匪图据绵阳直窜成都之企图，后匪、我均向我左翼竞争延伸，匪再西窜转攻我北川、安县之邓家渡、曲山、漩坪等处均受重创，乃窜北川。四月二十一日北川失陷，县长率团队及守该县之第一路军一连西退。二十三日匪五六百由北川上游二三十里处渡过河，二十五日被我军曾旅蒋团击退，但匪主力则麇集于北川、伏泉山一带，企图窜过安绵，直袭成都。本军以击破此匪之目的，乃令王铭章师长指挥曾起戎、李鳌陶、张熙民三旅死力支持，自五月一日起连日战斗均烈，五月五日军长亲率吕康、杨杰、李炜如三旅续到安县，十四日又调马泽、王志远、田泽孚各旅分置于草鞋街北山等地。

（2）影响于战斗之大候气象及战斗之状态

五月六日本军开始进攻，连日天雨滂沱，仰攻倍形困难，击破匪阵后又为河流瀑涨所阻，未能穷追。

（3）匪我交战之兵力、交战匪兵之番号及将帅之姓名

交战匪兵之番号系伪三十军（伪军长余天荣）之伪八十八师（伪师长徐士奎）、伪八十九师（伪师长李凡真）、伪九十师（伪师长汪乃贵）及伪独立第一师；我之交战兵力四旅，计旅长吕康、曾起戎、李鳌陶、张熙民等。

（4）阵地占领或攻击部署及其主要之理由并关于所下之命令

安县位置于伏泉山支脉山麓。伏泉山系战略要点，若不确保伏泉山则安县不能固守。安县失陷则绵阳、罗江、德阳则无险可守，匪可直入成都。军为确保安绵，故决心占领伏泉山。其攻击命令要旨如下：

子、当面之匪系伪三十军及伪独立第一师，其主阵地在伏泉山一线，友军第四十四军第四旅昨已到达茶坪附近。

丑、军以确保安、绵地区之目的拟即向漩坪、伏泉山及北川我岸之匪攻击前进。

寅、杨杰、曾起戎两旅主力扼守罗圈岩亘邓家渡、曲山、曹山坡之线，一部由曹山坡及其以左地区向匪佯攻，俟左翼占领伏泉山后即向漩坪攻击而占领之。

卯、吕康、李鳌陶、张熙民三旅各留一部扼守九倒拐、大安山、苏保山之线，大部即向伏泉山猛攻，务占领之。

辰、李炜如旅分置于擂鼓坪、麻柳湾，尔后位置于左翼后。

巳、余在安县，明（六月十日）到擂鼓坪。

（5）各时间战斗之经过及与关联之邻接部队之动作

六月十日拂晓吕、李、张三旅一致猛攻，当日占领杨柳铺、熊家梁、二道坪。当夜匪以千余人向本军与邓军接合部之火烧坡乘隙绕袭，乃以预备队之李旅填防击溃之。十一日匪反攻大安山、九倒拐，为我吕旅迎头痛击，大加惩创，匪军伤亡极多。十二日我军乘势继续猛攻，激战终日，伤亡均大，

黑岩头、白庙子均已入我手中，各旅先后到达伏泉山山麓。当夜曾旅夜袭漩坪奏功。十三日吕、李、张、曾各旅一致向伏泉山会攻，自九时至十三时战斗极烈，我军前仆后继。于午后三时吕、张两旅占领伏泉山，吕旅更占领最高点之伏泉寺，残匪狼狈向北川及蔡家嘴溃去。曾、李两旅继续猛追，当夜曾旅占领半边街、龙山，李旅亦占领斩龙垭，此时左翼之友军若能协助追击，颇有将此匪歼灭于清溪河沿岸之可能。

胡宗南部与长征红军在四川上 包座附近战斗详报

（一）战前一般之势态

自八月上旬，匪之伪一军团、伪三军团及三十军，麇集毛儿盖拈佑沟、热雾沟、卢司岭一带，伪九军盘踞黑水上游，伪四军分布镇坪、镇江关、即盖山、扎于岭一带，与我松潘主力对峙中。八月中旬，我毛牛沟阵地对面之匪，尽易伪四军十一师部队，岷江以东之伪四军，则于十八、十九两日，全数渡过西岸。当是时匪之携械投诚者，日必二三人七八人不等，皆供称匪方已准备十五天于粮，将向草地逃窜。查包座、求吉寺一带，为我军主要粮道，全纵队大部分粮食，皆仰给于是，设有兵站，并派第一师廖旅康团第三营驻守上包座，游击张支队驻守阿西茸，构筑碉堡，准备固守。各附有五瓦特无线电一架，并纠合包座各寨番骑，在郎家岭、噶赖山各口侦察警戒。若儿盖十二部番兵在班佑附近巡逻防守，并于八月十四日，以张支队移到班佑寺，指挥番骑。十二日，黄胜关西南洞亚发现匪部。十五日令康团主力向上、下包座增援，同日哈清龙以西三十里，亦发现匪股二三十人。十八日接阿坝电告：匪约千余，于十七日到达大藏寺。十九日攻占查理寺，二十一日占领中、下阿坝，番兵溃败，毛儿盖哈洞之匪，亦逐渐北移，十八日，其先头一部约千余，驱逐番骑，到达色既坝，携带粮食甚多。至是已判明匪之主力业已分向阿坝、班佑逃窜。除将此情呈报成都行营、兰州总司令部外，即刻策定追击计划，此时我军态势如下：康团主力已于二十二日到达求吉寺，伍诚仁师全部在樟腊附近集结待命，杨步飞师仍在柏木桥、樟腊、黄胜关、虹桥关各碉堡防守，李铁军旅主力在火烧屯、高屯子集结，其第一团在中寨、卢司岭东侧，担任警戒，廖昂旅第三团仍在松潘西侧大包山、窑头山阵地，丁德隆旅仍在中寨以南巨毛中沟左侧阵地，李文旅在归化关、安顺关、云昌司一带驻守，朱支队已开往岷江西岸，向小姓沟下游搜索，钟松旅第三团，担任松潘城防，其主力在小河营、三舍一带。当决定以伍师先向包座出动，巩固康团阵地，防匪北窜，以为追击根据，并可保我粮道，即于十九日电令准备出动，以丁旅附李正先团，向喀龙、拈佑沟、较场坝、毛儿盖追击。

（二）康团之部署

康团第3营（附无线电一架）原驻上包座、大戒寺，筑有坚固碉堡，贮积充分粮食。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康团主力到达上包座，决定以主力移驻求吉寺，以该处可扼西固、岷县之冲，足以防堵匪窜。二十二日午前十时三十分，到达求吉寺（无线电随主力行动），当即侦察地形，分配阵地，着手

经始，并购屯粮食，以作固守之计。二十五日因班佑、阿俄山一带发现匪情，即以第四连向阿俄山、班佑方面前进侦察，以第五连开往阿西茸警戒。二十七日张支队退回阿西茸，即协同第五连作固守该地之必要准备，其第四连迄二十八日，仍在巴西，阿俄山一带与匪保持接触中。三十日午前七时，伪四军十二师之大部七八百人，追随第四连到达求吉寺附近与我守兵接触，嗣后即入于固守苦战中。

（三）班佑方面之绪战

八月二十三日由毛儿盖、哈洞北窜之匪约千余，经严垞坝附近之阿细到达班佑、冬房附近，距张支队所在之班佑寺约五十里，该队以地形不良，于二十四日晨移往班佑寺北方二十里之上藏寺，匪即进占班佑、冬房，其一股窜至班佑寺附近，与番兵相持四小时，退回班佑、冬房，其另一股约百余，盘踞班佑寺西南之阿俄山工事内。二十五日康团由求吉寺派遣第4连前往侦察，与匪接触，阵亡班长一名，退回附近番寨。二十六日得悉伪四军大部由喀龙、洞坯向班佑窜去，革凹附近亦发现匪部。张支队本日由藏寺向班佑、冬房进攻不利，支持至夜分，始行退却。二十七日退回阿西茸，班佑寺、上藏寺、亚龙寨相继失陷。匪继续北窜，似有攻取求吉寺、纳摩寺企图，求吉寺与阿西茸之交通，亦被阻绝。二十八日午前十一时，匪到阿西茸，张支队以一部守卓仓寺，其主力及康团第五连固守寺北高地碉堡，迄今旬日，犹在对峙中。

（四）包座附近主战斗之概述

大戒寺在包座河之东，西阻大河，有桥可通，南接平地，不甚广阔，东连闽阜，通东拜踏藏、南坪各地，北倚山林，荫弱错杂。第一师廖旅第三营，自七月二十六日到达后，即开始筑碉堡屯粮，准备固守八月中旬，复利用包座各寨番骑，远出侦察，凡郎家岭、严垞坝一带各山口，皆有番骑巡逻警戒。二十三日康团主力到达求吉寺（在大戒寺北方九十里）。二十四日徐匪大部窜到班佑附近，纵队司令部即决定追击计划，先以伍师向包座、阿西茸出动，增强该地防堵力量，以为追击根据，即于二十四日二十三时电令如左：

伍诚仁（一）贵师应即日由现地出发，经柏木桥、上下包座向阿西茸前进；（二）行军计划及给养，由贵师自定，逐日宿营时，须与本师无线电联络。胡宗甫二十四日二十三时。

至于连日匪情及我军计划企图，已由电话传达甚详。伍师奉令后，于二十四日由樟腊出发，当晚电告宿营弓杠岭西侧。二十七日起，该师电报不通。事后查悉，大戒寺李营于二十九日午间，被匪攻陷其西北一带碉堡，匪之一部，冲入寺院西侧，李营驻守寺院之一部约百人即于二十九日夜一时许，冲出匪围，向东撤退，于九月一日晚到踏藏，来电报告，其余各连，仍固守碉堡，屹然未动，但彼此通信联络，陷于困难。三十日傍晚，伍师先头到达大戒寺西侧（包座河以东），驱逐匪部，其汤团与李团之一营，及余团主力（欠二连）即在包座河西侧高地，背水为阵，面向西北方警戒。汤团在北，余团在南，作钩形配备。李团主力在包座河东岸大戒寺北侧高

地警戒，师部在河西岸露营，康团之李营，仍在碉堡防守，三十一日上午，师部移入大戒寺。午后四时许，徐匪三十军以主力向我河西汤团阵地右翼进攻，汤团及李团之一营，相继败退，余团亦受牵动。此时包座河各桥梁，已被匪部潜入遮断，两岸不能交通，汤团陷于溃灭之惨境，大戒寺北侧李团，亦被匪部牵制，不能渡河应援，旋因师部北侧高山，亦入匪手，师部即率李团及直属队，向羊洞、东拜撤退，康团之李营在后掩护旋行，至夜十时许，我军全部退出上包座。九月一日晚，伍师主力暨康团李营到东拜，三日晚到踏藏，方接伍师长报告，始悉上情。余程方团于九月一日退出，五日由原路退到柏林桥，始接报告，其全部损失，据伍师长江（三）日未电称：“余团、汤团伤亡三分之二，李团伤亡三分之一”。据余团长九月二日笔记报告，除留温营（欠一连）掩护后方辎重外，营长以下伤亡军官十余员，士兵伤亡过半，行李全失。详细统计，已令该师另案呈报。康团第三营约损失人员武器四分之一，详载附表，至于康团主力，自八月三十日受伤四军包围以来，苦战经旬，仍在求吉寺阵地坚守中，伤亡确数，尚难统计。阿西茸方面，亦同此景况。

（五）追击部署之实施与变更

伍师自八月二十六日由樟腊出发，虽电报不通，但预料八月底以前，必可到达上包座，此时匪之主力，尚在班佑以西。决以康团附属伍师，确实占领包座河之线，掩护我追击部队之运动，并确保包座、铁布一带之丰富资源，免为匪掠，即我方粮食可由拉卜楞、卓尼、铁布、包座、东拜、羊洞各地，源源接济。匪如在此地带与我决战，彼劳我逸，彼须远道馈粮，我则有地取给，（胡师、汤师、伍师皆在此带购办，阿西茸、求吉寺、上下包座皆有屯粮），形势之便，莫善于此，并奉

委员长峨嵋发二十七日十九时手令，切嘱“我军应积极分路进击，俾与各处番兵前后夹击，匪当饥疲之余，如我军能犯难急进，必可以一当十，收效无比，并再明令悬赏，以鼓励之，希勿瞻顾，过惜兵力，失此千载难得之机”。此时丁旅已迫到毛儿盖，因再行北追，补给困难，故决以纵队主力出包座、阿西茸，作并行追击，使匪无喘息之时，即于三十日午后四时，下达命令要旨如左：

一、向班佑北窜之匪，其一部于二十九日晚窜到阿西茸附近，今（三十日）晨七时，向我求吉寺康团阵地窥伺中，班佑以北，情况不明，我伍师约明（三十一）日可到包座。

二、师决以主力向北窜之匪追击，期在洮、岷以南地区猛击而消灭之。

三、李旅附廖旅工兵一排、卫生队一部及原属无线电，应于明（三十一）日由现地出发，经柏木桥、弓杠岭循四十九师经行之道，向包座前进。

四、行军及给养计划，由李旅长妥行规定，每日宿营时，须与师部无线电联络。

受命各部即于八月三十一日由松潘北郊出发，向包座前进，因沿途下雨，于九月三日下午到达上包座南侧二十里之松林北部沟口，当因上包座据点已失，伍师已返抵踏藏，单独进攻，恐难取胜，且包座一带粮食尽落匪手，补给困难，故决计撤回柏木桥，另行部署，即于三日夜电令如左：

李铁军：伍师败回踏藏，朱毛越噶曲河向班佑前进，贵部应即停止前进，相机撤退，胡宗南三日二十三时。李旅奉电后，即于四日开始南退，仍由郎

家岭、香腊山之道，于五日晚到达柏木桥附近，以致追击计划，未能彻底实施。

（六）判定尔后匪军之企图[略]

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与红军在 四川包座战斗详报

甲、战斗前匪我形势概要

一、匪军

1. 徐匪向前自窜踞川边以还，历时四载，攻城掠野，所向无前。而川省军事当局，初则视匪太轻，致噬脐而莫及，继则畏匪太甚，复裹足而不前，坐视匪焰日炽。匪区日阔，如火燎原，不可响迓。政府为拯救川民，根绝匪患起见，于是抽调大军，入川协剿，务期一期肃清，以安闾阎。

2. 四月七日，我第一师补充旅，大破匪于川甘边区之摩天岭；二十六日，复败之于涪江北岸；终则联络各友军，迫匪于松（潘）、茂（州）线以西地区，俾待聚歼。而徐匪向前亦自知其日暮途穷，崩溃在即，遂以全力进犯松潘，企图突出南平，转窜陇右，与陕北毛匪连成一气。其时适我第一师驻守松潘、毛牛沟之线，戒备甚严。匪虽数次猛攻，均遭击退，乃又变更计划，绕道毛耳盖，直趋上、下包座，盖欲攫包座为临时根据地，以扩张其势力于甘肃内地。

二、我军

1. 本师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奉命由南京径开西安待命。三月九日复由西安经整屋、郿县、齐家寨、江西镇而入陕南城固，更由城固经沔县、阳平关、燕子砭、摩天岭，而入川边之青川镇。后则随匪所向，到达平武、古城、老蛇湾、黑水沟、南坝之线，与匪隔江对峙，构筑碉堡，封锁匪区，期待友军到达，相机进剿。

2. 匪在受我筑碉封锁，势渐不支，于七月二十四日经北川、茂州西窜。本师即由平武沿涪江向樟腊前进，于八月四日到达樟腊，奉命以一部占领火烧屯、小寨子之线，防匪隙窜，主力集结于樟腊附近待命。后以徐匪窜向变更，复于八月二十六日奉纵队司令官胡（宗南）电令：限九月二日前，到达阿西茸，联络第一师补充旅之康团，防匪北窜。师长奉命后，于二十七日晨，开始向包座运动。

乙、前进部署

1. 八月二十六日，下达行军命令如下：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
命令 于樟腊师司令部

军队区分

前卫

司令官步兵第 291 团团长沙建威
步兵第二九一团（附工兵一排）

本队（同行军序列）

师侦察队
师司令部
特务营
通讯连
无线电队

工兵连（缺一排）
师卫生队
步兵第二八九团（缺一营）
步兵第二九四团（缺一营）
大小行李

后卫

司令官二九四团第一营营长少校陈嘘云
步兵第二九四团第一营

一、徐匪残部于松潘毛牛沟之线，被我第一师击退后，即向包座方向溃窜。

我第一师补充旅康团已占领上下包座、阿西茸之线构筑工事，防匪北窜。

二、师以防匪北窜之目的，于明（二十七）日经弓杠岭，向包座前进。

三、前卫于明日上午六时沿师行进路向包座前进。

四、本队统归二八九团团长处，于明日上午六时前集合完毕，在前卫后一五〇公尺跟进。

五、大小行李归本部上尉副官卜子胥指挥，在本队后二千公尺处跟进。

六、后卫在大小行后一五〇公尺处跟进。

七、各部队须带干粮五日分。

八、行进时，余在本队先头。

师长 伍诚仁

2. 淫雨连绵，秋寒若剪。由樟腊至包座，计程约四百里，有奇，崇山峻岭，鸟道羊肠。益以给养断绝，无法补充，官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因而患病倒毙者，所在皆是，且日穷百里，夜则露宿蛮烟瘴雨之地，精神至为疲软。

3. 上包座地势高寒，环山带水，面西北诸峰，尤为雄峻，居高临下，足以瞰制全局。其南有木桥一座，为达上包座之交通要隘。三十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师长行抵距包座约三十里许之松林口，接得前卫二九一团报告：“上包座及其西北诸高峰，均为匪所占领，刻与我固守大界寺之第一师补充旅康团第三营残部对峙中”。等语。师长据报后，即命前卫迅速前进，占领无名河左岸高地，掩护本队前进。

丙、攻击部署

师长亲赴前方，侦察地形及情况完毕后，给予各部命令要青如下：

一、徐匪所部之伪三十军，人枪约四千余，刻已占领上、下包座及其西北一带高山，与我固守大界寺之补充旅康团第三营残部对峙中，其后续部队，闻已陆续到达，徐匪主力，似在下包座附近各寨。我补充旅康团第三营残部，仍固守上包座四周碉堡，与匪对峙中。

二、师以攻占上包座及歼灭该匪之目的，部署如次：

A、二九一团应确守现阵地，选择据点，构筑工事，以掩护师主力展开，并确保通上包座之木桥，俾尔后战斗进展容易。

B、二九四团应派出步兵一营，占领D点高地，对当面之匪，严密警戒，该营即归二九一团团长指挥。

该团主力应乘夜袭取上包座及大界寺，奏功后，即就原阵地增筑坚强工事对西北诸峰之匪，严密配置警戒。

C、二八九团（缺第一营）及师直属队为总预备队，位于甲庄附近，归二八九团团长处，但无名河左岸及来路口之警戒，须由二八九团派出，师司令部内部警戒由特务营派出。

三、通讯网限一小时架设完成。

四、师卫生队着在甲庄附近开设临时野战病院。

五、大小行李到达后，仍归还各部建制。

六、余在甲庄师司令部。

丁、战斗经过

1.二九四团（缺第三营）奉命后，于下午七时，开始向上包座之匪，施行夜袭，匪稍事抵抗，即向西北方向溃窜，上包座遂为二九四团占领，当以第一营进占大界寺及寺后之大松山，并饬各部迅速构筑坚强工事，以防残匪逆袭。

2.下午八时四十分，大界寺北端高山之匪，约七八百人，突向我阵地猛扑，我固守大界寺之第一营营长陈云，见时机紧迫，间不容发，乃身先士卒，唤起所部，向前进之匪，奋力迎击，一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双方往返肉搏七八次，幸我官兵素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敌忾心，卒将该匪击溃，不幸陈营长云，于是役阵亡，并伤亡士兵十余名，而匪之死伤，尤倍于我。

3.是时以天候黑暗，地形生疏，未便穷追，仍令固守原阵地，枕戈以待。零时三十分，匪复再举夜袭，并纵火焚烧我大界寺附近民房，企图威胁我之侧翼，欲以单刀直入法，夺取我大界寺阵地，经我各部予以猛烈射击，始节节向北引退，我军遂乘机将大界寺附近之火焰扑灭，至三时十分，战况又渐趋沉寂。

4.翌日拂晓，令二九四团团长的，派该团第一、二营各一部，抢夺大界寺北端大山，九时许，被我占领，师长即率直属队进驻包座，比以匪主力所在，尚未明晰，当率各团长至前方侦察地形，并口授命令要旨如下：

一、徐匪人枪约二万余，刻仍在上、下包座及西北端高山一带。

二、师以击破该匪及占有上包座之目的，即就现在态势，向当面之匪攻击前进。

三、二九四团除以一部固守大界寺外，主力应逐步向北迫进，俟将B点高地占领后，迅速完成坚强工事，尔后视战况进展，连络二九一团相机向下包座之匪攻击前进。

四、二九一团应即占领C、D两高地，连络二九四团，迫匪于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

五、二八九团应占领E点高地，向西北方向严密警戒，以掩护师之侧背。

六、各团作战警戒如现地所示。

七、攻击开始时间为上午八时。

八、余现在上包座师司令部。

5.各团奉命后，开始攻击前进。我右翼二九四团，战况颇占优势，至十一时三十分，C、B两据点，同时为我攻占。惟C点高地，屹然独耸，经我二九一团反复猛冲，终未得手。至下午三时十分，匪乃分数路向我猛扑，另以大部由C点高地抄袭我二九一团侧背，该团前后受敌，死亡甚多，然犹死力支援，希图挽回颓势。至下午四时二十分，终因众寡悬殊，弹尽援绝，遂告

失利，少校团附郑国贤，第一营营长殷继德，第二营营长汤国良，第三营营长李泽仁均相继阵亡，中校团附黄善辉亦负重伤，其他连排长伤亡尤甚，仅团长汤建威，率余部二三百人，突围出险。

6. 徐匪于攻击我二九一团得手后，转而围攻我不八九团（欠一营），匪数既增，攻击益紧，我官兵沉着应战，虽处重围，亦不稍馁。入夜，战斗更形惨烈，余团长往来指挥，不幸左手负伤，然犹忍痛不退，裹伤督战，至九月一日拂晓，卒将当面之匪击退。余团长以我主力已经撤退，联络中断，且敌以数万之众，于十余里外，层次重围本团，遂集中兵力，于九月一日上午十一时，突出重围，向柏木桥节节撤退，而该团第二营营长郑兆琛，于掩护渡河时阵亡，并阵亡连长四员，医官、排长等十余员。

7. 师长见我左翼失利，战局危迫，而上包座地形低洼，到处受匪瞰制，遂决心集中兵力，变换阵地，准备攻击再兴，除令二九四团固守原阵地掩护外，一面收容二九一团残部，一面派员向二八九团联络，令其相机撤回上包座待命。不料此时匪已迫近我上包座木桥附近，将我两翼间联络截断，师长迫不得已，于九月一日上午二时，率余部向洋洞方向背进，包座战役，于以告终。

戊、致败总因

1. 匪情不明：当胡司令官（宗南）电令本师向包座前进，仅云徐匪有向包座、阿西茸北窜企图，至徐匪已否先我到达包座及已否与朱德股在包座会合，均茫然无闻。

2. 联络不确：交通利器，仅赖十五瓦无线电机一架，一旦发生故障，联络即行中断。

3. 不得天时：沿余全属荒草古林，无村落可资舍营，加之淫雨连绵，数日不息，官兵因冻饿致死者日以百计。

4. 给养断绝：给养无法补充，官兵筋疲力竭，举步艰难，故不能与悍匪作殊死战。

5. 行军过劳：行军日穷百余里，官兵过于疲劳。

6. 后援不继：后续部队距离五百余里，不能适时增援。

7. 兵力分散：隔河为阵，两翼不能相互联系，致授匪以各个击破之好机。

已、匪之兵力及队号

与我在包座作战之匪，系徐向前所部之第四方面军之三十、三十二两军，及朱德所部之伪第一方面军一部，人枪总计约六万余人。

国民党川军在江彰、安绵、北茂地区与红军作战概述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史料编写组

（一）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后的形势变化和川军阻击情况

一九三五年三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川军防线，击溃四川“剿匪”第二路军（以下简称“二路军”）总指挥田颂尧所部主力。四川“剿匪”总部（以下简称“剿总”）总司令刘湘，慑于刚到川南的中央红军及川北红四方面军两方的威力，惊惶失措。刘湘当时判断：红四方面军，不会完全放弃川陕根据地，目的仅在于扩大苏区到嘉陵江上游两岸山区，再相机向四川盆地发展。最初根本没有考虑到红军会深入四川西部的松、懋高山地区会师。

刘湘一面要求四川“剿匪”第一路军（以下简称“一路军”）总指挥邓锡侯，以所部川军二十八军（以后改编为四十五军）主力，加强由绵阳、剑阁、昭化、广元沿川陕公路山区要隘，阻击红四方面军向西扩展。一面准备以王缙绪接替刘邦俊充任四川“剿匪”第六路军总指挥，重新由川军二十一军抽调十个旅归入该路战斗序列。把十个旅分隶两个纵队司令，其番号姓名如下：

第一纵队司令王缙绪兼任，辖五个旅：第一师一旅旅长彭焕章、独立第三旅旅长佟毅、第二师第四旅旅长王纯一、第五旅旅长陈基、某旅旅长邓和（原警卫第一路司令，这时的番号未查到），这些旅由川东北的原五路军部队抽调编成。

第二纵队司令郭勋祺担任（郭未到以前王兼代，但郭在川南始终未到职），辖五个旅：独立第一旅旅长张竭诚、独立第二旅旅长田钟毅（后改称独立第五旅），第一师三旅旅长刘兆藜、教导师第一旅旅长章安平、第二旅旅长于渊，这些旅由原南岸军方面抽调编成。

刘湘于四月九日发表了对王缙绪的任命，王同日在南充就四川“剿匪”第六路军（以下简称“六路军”）总指挥职。这是刘湘一向以来部署调动的最后揭晓。四月初刘湘电调川军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许绍宗（即“五路军”第二纵队司令）率该师主力向西充集结待命。

当刘湘调动的“六路军”第二纵队各旅正由长江南岸的宜宾、叙永、合江、綦江等地分向遂宁、南充前进，许绍宗师正向西充行进的行进途中，而行将编成“六路军”第一纵队的彭焕章等五个旅在王缙绪指挥下，正由南充向南部侧击，防止红军向川中盆地发展。但未料到红四方面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于四月二、三两日迅速摧毁“一路军”剑阁县剑门关、昭化一带的阻击阵地，歼灭邓军守兵约计一个旅，把“一路军”北道防线拦腰斩断（详另稿剑门关之战）、继续向彰明、江油以北涪江上游地区挺进，以致刘湘的调度步步落后。此时刘湘、邓锡侯、孙震（田颂尧撤职，孙继任）等对红四方面军的动向，一致判断是：可能放弃通、南、巴老根据地，北出汉沔，沿川陕公路南下川西平原。因此对红军向涪江上游挺进，并不很重视，只认为是红军向来的“转山”行动。而刘湘更怕红军声东击西，不敢把“六路军”向罗江、安县以北转移，于是就近以新受损失和一部被隔离在广元的“一路军”，

及从嘉陵江溃败、尚在收容集结、未经整补的“二路军”沿涪江右岸分据要点设防，阻止红军渡过涪江。另以许绍宗纵队和“六路军”约八万兵力指向剑阁、梓潼。其目的，主要在掩护川西，同时向北送走红军。

邓锡侯、孙震接受守备涪江任务后，该两路防务大体划分是：绵阳以上归“一路军”负责；绵阳以下至三台归“二路军”负责。“二路军”既未整补，更兼番号变更（原二十九军改为四十一军）人事更动，内部极为混乱，只派了覃世科一个旅，在绵阳附近布防。邓锡侯认为绵阳以上涪江的江岸很长，只能扼要守备，以江油、中坝地当冲要，抽调所部二十八军一师一旅（旅长杨晒轩）以江油为据点；该军特科司令游广居率领的四师十一旅（旅长孙礼）、一师二旅（旅长卢济清）以中坝为据点，沿涪江右岸筑工守备。并令江（油）、彰（明）、平（武）、北（川）、昭（化）、广（元）、剑（阁）、梓（潼）八县联团司令蹇幼樵率领的地主武装三个大队（每大队一营）受第一旅旅长杨晒轩指挥，协助守备江油以上防务。实际白石铺以上至南坝江岸，并无川军守备。

红四方面军渡河先头有力部队约在四月七日前后占领中坝对岸的彰明城和江油对岸的窦图山，即以大部渡过涪江。蹇幼樵率领的地主武装闻风逃往安县。四月九日红军在中坝附近开始攻击游广居所部的孙礼和卢济清两旅，激战至十日将该两旅击溃，该两旅退守青莲渡，扼北川河下游，收容整顿。杨晒轩在江油以第二团陈麟昌（缺三个连）守城；以第一团任建勋附三个连在城外观雾山、公子坪、陈塘观、塔子山各高地筑工防守。任团于四月十一日拂晓受到优势红军的攻击，被红军一举击溃，向罗江方向逃走。江油城只有东、南、北三道城门，最初闭上东、南门，留北门与城外的任团联络，至此被迫闭上北门。杨晒轩率旅部、手枪连及步兵九个连在红军包围下，困守城内。邓锡侯用无线电报问杨晒轩能守多久？杨答最多只能守十天，要求援救。

邓锡侯为了解江油杨晒轩之围和妄图去击退涪江右岸红军，亲率川军二十八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龚渭清）、第五师第十三旅（旅长陶凯）、警卫第二团（团长李勋伯）和收容整顿后的任建勋团于四月十六日由绵阳向中坝、江油前进。行抵青莲渡会合游广居指挥的孙礼、卢济清两旅，探明中坝地形平易，城内无红军，仅城外江中道上有少数红军警戒。邓锡侯于当日午后派孙礼旅向中坝城外红军警戒阵地进攻，一经接触，红军即向塔子山方向引退。孙旅即在中坝场外占领掩护阵地，邓锡侯进驻中坝。当晚邓锡侯以任建勋团担任守备，同时作次日（十七）进攻塔子山、鲁家梁山红军阵地的攻击准备，以游广居指挥的孙礼旅[缺二十二团（缺一营）]和卢济清旅为右翼队，展开于中坝北侧之涪江右岸至横跨马路之线，指定孙旅靠江岸，卢旅横跨中江马路，以马路为前进中心线，向塔子山攻击；以龚渭清指挥该旅和陶凯旅为左翼旅，指定龚旅在右、陶旅在左，右接卢旅巨官渡溪流之线展开，经白庙子、官渡向鲁家梁子攻击。警卫二团和二十二团（缺一营，营长童福桃）为预备队，在右翼队后，随战况进展沿马路向嘴头岩推进。两翼队务于十七日拂晓前完成攻击准备，拂晓同时攻击前进，以后进出于观雾山、公子坪之线。电令江油杨晒轩，随攻击部队的进展，相机出击。其第一线各旅的部署如下：孙旅以二十一团曾宗敏为第一线；第二十二团之一营和该旅警卫连为预备队。卢旅以第四团傅汝洲（缺一营）跨马路为右第一线团，特科第一团康伯岷（缺一营）为左第一线团；以两个营和该警卫连为预备队。龚旅以第七团

赵云霖（缺一营）为右第一线团，第八团张南芳（缺一营）为左第一线团；以两个步兵营和该旅手枪营为预备队。陶旅以二十五团孙燮林为第一线；第二十六团邓雨初和该旅警卫连为预备队；左翼沿官渡溪流，特别注意左侧掩护，并力求包围鲁家梁子西侧。

四月十七日六时许，邓军全线开始攻击，最初进展迅速，沿途只有红军少数部队抵抗，一经接触，即行引退。邓军左翼队进展较快，十四时到达白庙子、官渡之线，十六时攻到鲁家梁子山腰以上，红军坚守山岭阵地相持。右翼队占领火风山后，仰攻塔子山，斜面较陡，一直受到红军居高临下的瞰制，伤亡迭增，进展缓慢，几经飞机炮火掩护，交互进攻，但红军据工坚守，十七时攻至山腹，无法再进，形成相持。邓军官兵从早经过十一小时战斗，未进一餐，饥疲交集，士气早馁。塔子山红军乘势以火力由正面猛射，以大部兵力由两翼包抄，一时手榴弹、机枪、步枪声和喊杀声响震河谷，间以白刃相拼，战斗极为激烈，右第一线孙旅投入预备队反复冲杀，激战约一小时伤亡过半，孙旅全线不支，率先向中坝溃退。红军乘势席卷，卢旅三面被攻不支，分两路溃走：傅团和旅部向中坝奔逃；康团向鲁家梁子龚旅后背溃退。红军即向鲁家梁子包抄，龚、陶两旅背后被遮断。鲁家梁子高地红军乘势猛烈反攻，两旅作困兽之斗，战斗激烈到了高峰。龚渭清率二十响快机驳壳枪营扫射，还是阻止不住红军的冲杀，龚本人受重伤，团长赵云霖、张南芳、营长龚应权亦先后负伤，连排长伤亡十余人，士兵死伤过半。陶旅以预备队在右后占领斜面阵地，阻住包围的红军，当面亦作拼死抵抗，才勉强稳住阵线，亦伤亡官兵五、六百人，时已入暮，战斗渐趋缓和，红军就地警戒。龚、陶两旅部得康团引路（康团一周前在此地吃过败仗），乘夜沿官渡河谷向中坝溃退。邓锡侯在嘴头岩目击孙、卢两旅溃下，官兵失掉掌握，红军既在尾追，又复包抄鲁家梁子，战况很不妙，乃以预备队就地占领阵地，掩护溃下部队。同时返回中坝，关闭城门，部署凭城守备和收容，前方溃下的部队都想挤进中坝城，一时埋怨、鼓噪，甚至鸣枪示愤，秩序大乱。

红军追到嘴头岩川军掩护阵地，一经川军抵抗，即未前进。警卫第二团长李勋伯乘机跑回中坝向邓锡侯报告红军的追击已停止下来。邓锡侯考虑：所率各旅被击破，非经收容整顿不能使用，手边乘下不足三个团，一到天明就无法应付当面红军。但打了败仗又不好悄悄溜回绵阳，于是故作姿态，用长途电话向绵阳的黄隐和孙震告急：要他们赶快增兵上来固守中坝。孙震窥知其意说：不行，应乘夜退过香水河（即北川河）收容拒守。并表示派就近部队到蛮坡渡（即青莲场）掩护邓的撤退，要邓快回绵阳再作研究。孙震搭上楼梯，邓锡侯就顺势下楼，决定放弃中坝，命败残各部退绵阳、罗江间沿公路线上整补。命二十二团（缺一营）归还孙旅建制，该旅乘夜转移到北川河右岸，利用河川占领阵地收容各旅残部和溃兵，尔后扼守香水场上下各渡河点，加强工事，警戒和监视当面红军的行动。命任建勋团利用城垣掩护各部渡过北川河后，于拂晓前转移到绵、江公路上的青义场待命。电令杨晒轩继续固守江油城。命警卫第二团护送邓本人到九里坡后，再转到香水场受孙礼指挥，加强河防守备。

邓锡侯作完退却部署，即动身返回绵阳，行经青莲场，夜色朦胧，枪声骤起，邓锡侯以为被红军抄断归路，甚为慌张，后来弄清楚是孙震派到渡口掩护的“二路军”第三旅（旅长陈宗进）的第八团（团长李蜀华）发生误会，才放心通过渡口回到绵阳。是役川军邓锡侯亲自出马遭到惨败，伤亡和逃散

官兵四千人以上。在渡涪的先头红军方面不但完成围点打援的圆满目的，而且在涪江左岸巩固地控制了彭明城和夔图山两据点；右岸巩固地控制了中坝和江油城外的观雾山、公子坪、塔子山、鲁家梁山等高地，进一步把江油城围困得更紧；北川河与涪江汇流的三角地区为红军掌握，从这以北的涪江上游江岸已无川军踪迹，为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涪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四月十五日邓锡侯出兵到中坝的前夕，适王缙绪率一个旅路过绵阳的丰谷井宿营，王本人来到绵阳城，邓锡侯突接重华堰有红军重兵的电报，要求王缙绪进驻绵阳城，王以未奉刘湘命令，加以拒绝，当晚仍返回丰谷井。邓向重庆参谋团联系，要求在十七日派飞机到江油上空助战，一度得到参谋团同意，但在十七日战斗的一天当中，黄隐在绵阳曾发电报十六次，请派飞机轰炸红军阵地，一直到邓军惨败，蒋机始终未临空，及至十八日才有蒋机到公子坪、塔子山红军阵地投弹。邓锡侯埋怨说：王缙绪“看笑神”（袖手旁观之意），参谋团“雨后送伞”。军阀内部的矛盾，从这两件事也可窥见一斑。不仅如此，下面还有进一步发展。

四月十六日邓锡侯在绵阳向中坝出发之前，集合官兵训话打气，曾嚣张的夸下海口，他说：“本帅率兵十团，亲出一阵，你看如何！”邓锡侯在四川军阀中素有“能战”之名，及其一触即溃，不仅影响所部士气，同时影响到整个川军对红军的战斗威力更加惧怕。特别是红军控制了涪江上游。致使成都市的反动各阶层大为震恐：大地主、官僚、资本家有的逃往上海，有的准备逃往香港；中、下层的也有跑到重庆、万县的。成都市的房产占有者和地主阶级，为了携款逃走，相率大卖街房、田土，造成市内房价陡跌；农村地价由每亩三百余元骤降至二、三十元，呈现一片混乱现象。刘湘为了安定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人心”，一面电调“南路‘剿匪’总指挥”潘文华于四月二十三日赶到成都坐镇（其实潘文华的家眷也在准备送上海，所率的兵力只不过教导第三旅一个旅），一面强征劳动力环成都城垣大筑碉堡。刘湘这些作法，目的在表示：即使红军到成都，也要“婴城固守”，借以对反动统治各阶层起一点“镇静”作用。果然立刻就得到当时代表地主、官僚的所谓“五老七贤”的支持和“赞许”。

正当邓锡侯四月十七日在江油中坝吃败仗之前，“六路军”王缙绪的主力尾随红四、九、三十各军之后由阆中、南部向梓潼推进，王的总指挥部移驻盐亭。四月二十日以后，“五路军”第二纵队司令许绍宗率彭韩等师尾随红军之后，由苍溪向剑阁推进。即是按照刘湘意图——主要掩护川西平原，并由东南向北将红四方面军送出川境的具体行动。

邓锡侯在江油战败并不甘心，同时又看到红四方面军主力指向自己防区压境而来，颇感恐慌。回到绵阳后，一面以防区空虚，连电蒋介石、刘湘呼援；一面约集所部师长黄隐（实际是邓的参谋长）及孙震和孙部的师长王铭章、曾宪栋等在绵阳开会，首先判断红四方面军的行动。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甲）红军主力尚在昭化、剑门关、雁门坝地区往返移动，而重华堰亦有大部红军集结，似在调动白河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所部南下，以便乘机北出陇南或汉南，打通国际路线。这一行动是四川军阀共同的愿望，应给红军的便利。（乙）但红军控制了江油、中坝以上的涪江，亦可能由安县、绵竹直趋川西平原，在这一人口集中、物资丰富地区扩军、补给。这一行动与己身和四川各军阀的田产、财富密切攸关，应全力阻击。邓锡侯多年来一直兼任松（潘）理（县）茂（县）懋（功）汶（川）屯殖督办，屯署设

茂县，以该署参谋长刘铭吾代理督办职务。刘铭吾以土门地当屯区门户，连电邓锡侯派兵封锁；也提到会议讨论，都认为：屯区为藏族散处的高山荒寒地区，语言不通、风俗绝殊、少衣缺食、汉藏历代相仇，断定红军不会走此“绝路”，更料不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在懋功会师。但以屯区为邓军防区的一部分，要保护森林、金矿等财富，而土门易守难攻；封锁土门，亦可防止红四方面军由茂县南出彭（县）崇（宁）或汶（川）灌（县）直下平原，应即以一部封锁土门隘路口。基于会议的上述判断和分析，以邓锡侯为首的“一、二路军”处置如下：

1. 由川军二十八军抽调一部兵力封锁土门、干沟，以二十八军主力和四十一军全部沿土门以下、北川河右岸，构筑阵地，阻击红军直下川西平原。

2. 电调隔离在广无受杨荣向指挥之川军二十八军第七旅周世英、第十二旅林翼如、第十四旅冯鉴、第十五之二十九团邹迪僧和四十一军第二旅吕康，绕道南部、三台星夜驰返绵阳。一则撤离广元，开放红四方面军北出陕南通路，同时增强北川河谷兵力，阻击当面红军南下川西平原。

3. 邓锡侯在其割据的一部分平原防区内设置守备司令。发表陈谷生为新都、广汉守备司令，黄时英为金堂守备司令，吴仁轩为灌县守备司令，周烈为崇宁守备司令；并发表各该县县长为副司令，统一指挥境内军团，妄图对红军进行多方面的防堵和牵制。更急切的是利用这一机构搜罗炮灰，补充兵员。

4. 积极整补败残各旅、团。

5. 邓锡侯、孙震除了有意开放广元这一点，说成是为了集中兵力阻击当面的红军外，把他们封锁土门、全力守备北川河的作战方案，正式向刘湘和蒋介石的参谋团呈报。而刘湘和参谋团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表示加以支持。

刘湘此时对红四方面军的判断与邓、孙大体相同。刘湘的反动统治中心，已由重庆搬至成都，更需要屏蔽川西平原。即令许绍宗纵队尾随红军之后，不可逼得太近；向北不得超过剑阁、重华堰、江油以北地区，便利红军离川北去。“六路军”王缙绪所部，逐次向罗江、绵竹转移，部署二线阵地，保存实力，让邓、孙在北川河谷与红军对消，到了邓、孙支持不了的时候，就必须许绍宗部尽全力阻止红军下坝。

蒋介石的参谋团到四月下旬，一样没有意识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在藏族的高山地区会师。但对邓、孙的堵击方案马上作了如下利用：

1. 命邓锡侯特别加强土门、干沟的封锁。邓、孙两部以全力扼守北川河谷，从土门至青莲渡构筑一条坚固阵地，指定由邓锡侯统一指挥。“一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绵竹，“二路军”总指挥部移驻安县。

2. 以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所部，攻击白河以南地区的红军，进出青川古城、平武之线，堵住红军，不让向甘南和陕南北去，务将红军抑留在川境。西则利用横断山脉，妄图作成袋形阵势，消灭红军，乘势征服四川。

3. 迫使刘湘以主力由昭化、梓潼向南坝、中江正面，从袋口越过涪江，替其火中取栗，就是要在涪江、北川河三角地区歼灭红军，至少使刘湘的实力与红军对消，借收渔人之利。

综上所述：老奸巨猾的刘湘当然不会上它的当（见上刘湘的判断和对王、许的指示），而军阀各自打算，从它们的勾心斗角反映了重重矛盾。

邓锡侯、孙震守备北川河封锁土门的方案，也博得当时寄生在成都这一封建堡垒内的地主、官僚、资本家的支持。邓乘机在成都市筹集反革命作战

费二十万元，经其军需处长谢秉钧出面活动，一夕而就。邓本人也说，从来向这些剥削者要钱，都没有这次“爽利”。

四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横渡涪江上游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王缙绪根据刘湘意图，于四月二十三日以新由遂宁到盐亭的一部转向罗江。四月二十七日以后除以一部向彭明前进外，主力逐次向绵竹和安县以南转移，王的总部一度移驻绵阳丰谷井。而许绍宗所部，则尾随红军后，缓慢地由剑阁向重华堰接进。

邓锡侯、孙震提出的作战方案经参谋团和刘湘批准，就成了邓、孙封锁土门和守备北川河谷的任务。首先由孙震派其第十一旅旅长李炜如率该旅为选遣部队，驰赴北川河右岸墩上下游占领阵地，掩护一、二两路军主力进出河岸；一面积极调动主力到这一防线。同时通过广汉袍哥头子侯少煊，拉拢川西袍哥土匪刘先、赖华山、罗金广、唐登域、谢用之、锺正华、薛开泰等恶势力，组成“剿匪”自卫团，委刘先为团长，赖华山为前敌指挥，其余为大、中队长，指定口粮由安县、绵阳两县负担；经费由邓军按月补助二千元，孙军补助一千元，共编人枪千余，在安县花街场集结，借以窥伺红军动向和偷袭红军，并通过这些地头蛇，搜罗炮灰，及时补充缺额。

其次是封锁土门：邓锡侯发表该军第五师副师长兼十三旅旅长陶凯为松、理、茂、懋、汶屯区“剿匪”指挥，第五旅旅长黄绍猷为副指挥，从各处拚凑八个团到茂县土门、干沟封锁隘口路。这八个团的驻地，番号和团长姓名如下：在金堂抽出第十旅的十九团（团长陈畴九），在绵阳抽出第二旅的三团（团长陈郁文）和第十三旅的二十六团（团长邓雨初）、二十五团之第三营（营长古友君）、在新繁整顿第十五旅的三十团（团长钟应五）等四个团又一个营由陶凯率领，以睢水关为通过点，经观音梁子到土门。把江油作战损失最大的第四旅之两个团并编为第七团（团长赵云霖）、在第二师的警卫团抽出五个连（内一个迫击炮连）由营长张光斗率领充实第五旅的十团（原只有两个营，团长陈永昌），在温江整补的第八旅之十五团（团长郭洪典）等三个团，由黄绍猷率领，经灌县、茂县到土门。最后又在广汉抽出担任城防的二十五团（缺第三营），由该团长孙燮林率领，取道灌县、茂县向土门前进，另调藏族奴隶主的马队约六百人到干沟受陶凯指挥。八个步兵团加上马队，共约一万二千余人。邓锡侯满以为有了这些人马，堵塞这样险隘的独路，即使红军攻击这里，也可负隅自固了。另一方面，红军主力却正在指向这一隘路口，与日俱增的接近这一地区，一次较为严重的战斗即将出现。

（二）川军在茶坪、千佛山、大垭口和土门与红军作战经过

战场地形特点和反映在当时军事行动关系简介：涪江、北川河三角地区从江岸向西，一般是山谷交错的山区，山的高程，由东到西逐步增大，至河东山的图根标高已达二千五百公尺，不过还是不连续的山岭，鞍部与河谷可以通行。再西的徐师岭及其以北至龙溪堡、高山堡就形成了横断东西，绵亘不断的高连山脉，而且是荒山老林，呈现不少悬岩绝壁，大军无法通过；只有土门、干沟、土地岭才有一条长隘路通向茂县，进入岷江流域。时当夏初，江流水位增高，涪江自平武以下不能徒涉；北川河自墩上以下，官渡溪自桂溪以下都有相当障碍。北川河的土门、漩坪段之南，与该段平行，矗立着伏泉山、大垭口、千佛山、观音梁子（东）、老君山横断南北，绵亘约四十公

里的山脉，恰好是红四方面军打通土门，侧敌行动的良好屏障。这一山脉，以千佛山为最高，图根标高二千二百五十公尺；其次如伏泉山、大垭口、观音梁子都达二千零几十公尺。山脚至山顶的高程，一般在五百公尺以上，山势陡削，断岩很多。山内南北通路，只有：晓坝场——茶坪——白家林——大垭口——墩上道；白家林——回龙沟——青杠铺小道；大石坝——鹦哥嘴——横梁子——观音梁子——土门道；大坝——观音梁子等四条山路小道才能通行。道路旁一般是金竹丛生，就连展望联络也受到一定限制。伏泉山东侧，由安县——擂鼓坪——曲山——漩坪固然有一条山脉外的南北通路和中坝、江油都有道路可通漩坪，但是，一经控制着伏泉山，则漩坪走廊就成了依山阻水的要隘。后来红军占领这一山脉，为了节约兵力，增造了一些“人工壁”，更突出了局地战的特色。从以后的作战经过反映出：红军占领的伏泉山、大垭口、千佛山阵地和川军占领的土门阵地，构成战场的核心；而观音梁子成了这两阵地枢纽。反映在作战过程中，凡江油、中坝及其以北的涪江和北川河、官渡溪出现的每一行动，都是这一战场不可分割的部分。

红军小部队占领北川城：四月二十一夜半二十三时红军数百人经陈家坝到北川城郊，占领城外塔子山、攻占县城。该县县长李国祥率团队逃到对岸，烧毁大索桥，与红军隔河相持。

陶凯在土门就职和占领阵地：四月底陶凯所部除了孙燮林率领的两个营外，已全部到达土门和土地岭附近，陶凯即着手占领土门封锁阵地。陶本人于五月一日就“屯区‘剿匪’指挥”职。其阵地占领采取纵深配备，大要如下：

右从观音梁子，横跨北川河谷的北茂大道，沿营盘沟西侧高地经赤土坡（可能在冷水坪正北的山腹）至老水洞为主阵地带。这一阵地带使用的兵力是：三、十五、十九、二十六、三十等五个团和第十团的第二营、二十五团的第三营。置重点在观音梁子，跨大道亘道路北约三公里的高地至冷水坪南侧，以五个团占领连续阵地，为右地区队，从山腰至山岭重层构筑工事；这一地区由陶凯在土门亲自指挥。以左至老水洞是金竹丛生的荒山老林，以古友君营在右，张北斗营在左，分据要点，占领不连续的阵地为左地区队，利用地形，把守要隘，凭险筑工，阻击红军抄袭。山右区队分别派出一部到墩上占领前进阵地，和在佛字顶、桃坪及其北侧高地占领警戒阵地，同时构筑工事。

据曾据守赤土坡的川军营长张北斗谈该营当时在赤土坡的部署：该营附有八二迫击炮两门，赤土坡是阵地最左的要点，以何龙章连在右，廖有伟连在左，占领阵地；迫击炮在廖连后占领阵地；营部也在附近，这是比较集结的一个独立据点。其余两连是采取梯次向左后配备，伍元青连在廖连左后，孙怀章连又在伍连左后之老水洞，分别扼住两条极其难走的采药小径。那一带岩势陡削，荒僻无人，连与连相隔十几里，有的排甚至班都分散在一些点上。

由黄绍猷指挥第七团和第十团（缺第二营）占领土地岭水茶店扼本道的两侧高地为第二阵地带，构筑工事。马队控制在于沟附近。两阵地带间沿本道两侧择要构筑工事。

川军李炜如旅遭痛击和红军占领伏泉山阵地，掩护邓、孙两军主力进出北川河谷之先遣旅长李炜如率三个团于四月底赶到北川城对岸，受到红军迎头痛击，伤亡很大，退至漩坪东侧与红军相待。红军旋即（约在五月一日）

占领伏泉山阵地。邓、孙占领北川河谷的企图，一开始就没有达到。

川军“二路军”王铭章纵队进攻伏泉山，川军孙震派其纵队司令王铭章率第九旅（旅长张熙民，两个团）、第八旅（旅长李鏊陶，三个团）、第二旅（旅长吕康，三个团）约在五月二日到达擂鼓坪。王铭章即以第九、第八、第二旅的顺序，展开于曹山坡、碱山、苏包沟之线，向伏泉山红军阵地攻击，连日战斗，至五月五日略推进至漩坪东侧、曹山坡、九倒拐、火烧坡之线相持中。李炜如旅转到曲山以下，联系邓锡侯的孙礼旅担任河防。

红军攻占墩上：五月二日红军不断由马槽向坝地铺以南和老水洞附近活动。三日红军数千由马槽、坝地铺和石泉铺分两路攻击墩上陶凯部的前进阵地，驱逐陶部前进部队，占领墩上。陶凯急电向刘湘和邓锡侯呼援。

邓军林翼如旅在大垭口战败和红军占领千佛山阵地：邓锡侯为了支援陶凯夺回墩上和协助“二路军”王铭章纵队攻击伏泉山红军，达到其进占北川河谷的任务，即派甫由广元绕道返回绵阳的第十二旅旅长林翼如，率该旅二十三团（团长张元雅）、二十四团（团长瞿联承）及第六旅十一团（团长王含光）、警卫司令第三团（团长李硕）等四个团经茶坪、大垭口向墩上前进，邓锡侯面授林翼如的作战要旨是：主要防止红军南下川西平原；其次阻止红军通过土门西进与中央红军会师。林旅于五月六日行抵白家林与红军遭遇。而大垭口要点已先被红军占领，该旅即以第十一团为右翼队，二十三团为左翼队，展开于白家林及其两侧之线；警卫第二团为预备队，随右翼队后跟进。第二十四团在茶坪占领二线阵地。十时双方展开激战，至十四时，林旅伤亡三百余人，退至茶坪二线阵地防守，红军未予追击。同时红军即占领皇官山、大坪山、白家林、大垭口、千佛山阵地，与伏泉山阵地连成一气。王铭章同天进攻伏泉山无进展。林旅战败，邓锡侯急电刘湘呼援。

邓军游广居部到茶坪：邓锡侯派特科司令游广居率三个旅七个团，随林旅之后继进。即：第十四旅（旅长程资民）的二十七团（团长王激熙）、二十八团（团长周德汉）、第十五旅的二十九团（团长邹迪僧）、第二旅（旅长卢济春）的第四团（团长傅汝洲）和指挥的特科第一团（团长康伯岷）、第七旅（旅长周世英未到，钟开泽代）的十三团（团长钟开泽）、十四团（团长唐庶康）约在五月八日到达茶坪，而林旅已败守茶坪阵地。游广居即以十四旅附二十九团为右翼队，右与火烧坡王铭章的吕旅连接，展开于火烧坡、水车坪、北三沟庙宇北侧之线，攻击红军皇官山大坪阵地。第二旅为左翼队，连拉右翼队展开于茶坪北跨本道两侧之线，攻击红军白家林、大垭口阵地。第七旅为预备队在茶坪占领预备阵地。至此邓锡侯已被迫放弃占领北川河谷企图，名说攻击，实际是防止红军南下，等待“六路军”支援。林翼如旅旋即调绵竹整补。

五月上旬红军主力行动概况：红军主力一进入五月初就开始陆续渡江。同时分向小坝底、外白场、龙藏场、白什场、马槽等地活动。至十日前后，先后在中坝、白石铺、煽铁沟、南坝等地广阔正面胜利渡过涪江。北翼还跨涪江两岸之雁门坝、六合沟、南坝等地。以南则到达和集结在右岸之平通、豆蔻寺、甘溪、桂溪、陈家坝、官渡和北川城两岸。据当时传说，红军高级司令部和后勤机关驻在豆蔻寺。

彭明城的战斗：五月七日“六路军”王缵绪之一部进攻彭明城，受到守城红军的反击未逞。王即飞调所部游动于安县、绵阳境上的独立第二旅田钟毅部驰赴彭明，担任进攻。田旅九日午后到达彭明城附近，在该地原有第四

旅王纯一部之王团（未查到名字）受田统一指挥。田旅这时是两个团，第一团团团长孟存仁，第二团团团长谢崇文。红军工事筑在城的外围，以城为中心，西面依托涪江，形成半圆形阵地。田旅侦察地形后，决定攻击部署：第二团为右翼队担任城北和城东的攻击；王团为左翼队担任城东南的攻击，保持重点在右翼队。以第一团为预备队，位置于右翼队后山梁上。

战斗经过：十日拂晓，先由左翼队王团发起攻击，最初进展较快，至城垣附近形成相持。约七时稍过，右翼队谢团进攻，中午攻至城下；此时蒋机先后两架次临空助战，向城内红军投弹（爆炸响声还不比迫击炮声大，威力可能不大）并不发生多大影响。午后红军几次出击互相冲杀，夕阳西下时，战斗转趋激烈，谢团第一营营长杨时源被击毙，打成对峙状态。当夜红军一面出击，一面利用事先准备好的操纲渡，主动渡涪江撤退，拂晓前全部撤完，十一日天明川军才知道。该旅进城在红军留下的布告上发现是一副师长在城内指挥。是役，川军被击毙营长一人，伤亡官兵二百余人。田旅在同日下午即奉王缙绪电调绵竹土门场（非茂县土门，距绵竹城三十华里）集结整补。

红军攻击陶凯的警戒阵地：五月十二日约有红军三千余人向佛字顶、桃坪川军警戒阵地攻击，一度战斗，将陶凯警戒部队驱逐，继续进攻观音梁子主阵地，经过半日激战，最后桃坪的红军仍退回墩上，而控制了佛字顶。随着有大量红军由东向青杠坡、蔡家嘴、石泉铺地区移动。陶凯经两度被攻，更感到当面红军压力很大，叠电呼援。刘湘即电调川北的“三路军”李家钰率部移驻灌县，并要李先派两个旅以上兵力到茂县增援。李家钰即以驻遂宁的第二混成旅（旅长敖向荣）、第五混成旅（旅长李注东）由敖向荣率领，经灌县到茂县增援。

“六路军”参加茶坪、千佛山作战：由于邓锡侯向刘湘求援，约在五月十二日，“六路军”总指挥王缙绪派第三旅刘兆藜、教导师第一旅章安平两部到达茶坪。经过协商，即以刘兆藜旅接替“一路军”卢济清旅正面，卢旅靠右分担十四旅正面之一部分。章旅控制在茶坪、牛奶坪之间。同时“六路军”的独立第一旅张竭诚部到达晓坝场，教导师第二旅于渊部到达秀水场。刘湘一度在名义上拨四个旅给邓锡侯指挥，实际还是王缙绪直接在掌握。

五月十三日“一路军”游广居部的第一线，侦知皇宫山、大坪红军守兵不多，于十四日拂晓向两地攻击，经一度战斗，邓军伤亡二十余人，攻占了皇宫山和大坪，跟即赶筑工事据守。红军连续三天的拂晓都向该两地反攻，邓军凭借工事，利用“剿总”配拨的路易式机关枪密集火力斜射，三次打退红军，双方伤亡都在两百人以上。“二路军”火烧坡方面亦同时发生激战。

红军攻破土门歼灭陶凯所部：五月十五日上午红军约二万余人的优势兵力，攻击川军阵地，重点指向观音梁子，采用两翼包围和间隙突入分割包围的攻击。约在十时前后全线展开激战，特别是观音梁子和本道一开始就炮声、手榴弹声，机、步枪声响震山谷。红军伤亡虽大，但越打越猛。十四时左右红军夺占观音梁子，川军接连反扑俱被击溃，被迫后退。十六时红军由左地区古营正面间隙突入，翻过冷水坪，抄出大沟口；同时观音梁子之红军超过（东）老君山直捣雨淋磴、形成两条铁臂，把包括土门在内的川军右地区队团团包围。川军右地区队一经击破，复被包围，各不相顾，分成小股乱窜奔逃。是日上午红军同时攻击赤土坡，攻势虽猛，但由于仰攻，山形陡削，地面狭窄，川军张北斗营据工射击，形成相持。直到十五时红军攻势更猛，何、廖两连伤亡很大，又无预备队，快要不能支持，突然何连右后被红军包围，

廖连左后也出现红军，远见满山遍野都是红旗，该营长丢下迫击炮，叫剩下的官兵钻荒跳岩向茂县方向逃命。一直跑到威州附近的雁门关停下来收容，全营官兵不到二十人。古营被歼灭，据由深山老林逃出的人说，古友君本人逃入老林，但从此失踪。马队在隘路中伤亡很大，残存的乘夜逃散。红军乘胜于次（十六）日拂晓，攻击川军在土地岭由黄绍猷指挥的二线阵地，川军五个营全部被歼灭，第十团第三营营长黄金瓿被击毙，陶凯、黄绍猷仅以身免。

至此，红四方面军击破了川军土门封锁阵地，粉碎了蒋介石参谋团围歼红军的狂妄企图，并歼灭邓军七个团以上，打通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进路。主力即开始通过隘路，向西进发。当攻破土门川军阵地的同时，红军一面就在佛字顶、观音梁子，（东）老君山、横梁子占领阵地，并以一部向南推进至高川坡、鹦哥嘴、大石坝占领据点阵地。至此，红军千佛山阵地的的发展，已全部完成。

五月十五日晚，川军“六路军”张竭诚旅向月儿门移动，于渊旅向大坝场移动。

在同一晚蒋介石的参谋团严电刘湘饬一、二、六各路军限五月十七日总攻伏泉山、千佛山红军阵地，进出漩坪、土门之线，重新封锁土门，截断红四方面军向岷江流域西进。经邓锡侯、孙震、王缙绪在安县会商，以变化太快，时间太促，决定推迟一日，在十八日拂晓总攻，全线同时开始。“六路军”为主作战方面，攻击重点指向白家林、大垭口。川军的部署是：“二路军”王铭章纵队，以第一线三个旅就原位置攻击漩坪、伏泉山红军阵地。“一路军”游广居原指挥七个团临时增加第二十团（团长陈相楷）就皇宫山、大坪第一线位置，攻击二八七高地和笔架山红军阵地。“六路军”王缙绪以旅长刘兆藜指挥该旅和教导师第一旅，攻击大垭口、千佛山红军阵地，但以千佛山斜面太急，仰攻不易，决定章安平旅为防守部队，于十七日晚占领菜子垭北侧高地构筑工事，阻止红军出击。以第三旅为攻击部队，沿茶坪、白家林、大垭口本道，攻击白家林、大垭口红军阵地。第三旅以第九团团王三友指挥第八（团长黄柏光）、第九两团为第一线，以第七团（团长徐国轩）为预备队，位置于西二沟，攻击前进后随第一线推进。王缙绪又以独立第一旅旅长张竭诚由月儿门攻击大石坝、鹦哥嘴、高川坡、横梁子红军各处据点阵地，教导师第二旅于渊由老鹰岩、玉皇楼西北地区进出于干沟、水茶店问截击红军。“六路军”其余备旅控制在安县和绵阳北境地区。

五月十八日拂晓，川军全线发起总攻。白家林正面之“六路军”第三旅第九团团王三友以正面地狭窄，不能展开两个团，乃以第八团在前，第九团在后，采用纵深配备的轮番攻击，九时攻至白家林，在红军猛烈火力射击下，黄柏光畏缩不前，王三友推进第九团上去，十一时攻下白家林。同时以第二营李遐举占领右前方元宝山，王三友率两营由正面继续攻击大垭口，约在十四时接近大垭口鞍部，红军由侧集中火力射击，同时反攻，王团伤亡惨重，王三友先是腿部受伤，尚坚持其反革命顽固性，督战不退，八团、七团不敢上前增加，十五时王三友腹部中弹殒命，正面两营溃下，跳岩跌死跌伤不少。红军集中火力攻击李营、李营随之垮下。第九团除团长被击毙外，伤亡连长七人，官兵约九百人以上。

“二路军”王铭章正面的攻击并不激烈，也无进展。“一路军”游广居所部以正面红军兵力大，而大坪、皇宫山本已突出，不敢再进，仅对当面红

军阵地放了一些枪，佯作攻击，基本上并未出动。只有卢济清指挥傅汝洲、陈相楷两个团攻击包箩山，当面金竹丛生，无路可行，一面砍竹开路，一面前进，进至山腹，面对悬岩，高不可攀，上面也无红军，落得隔山观战，一直见到刘兆藜的第九团溃败，才退回原阵地。“六路军”张竭诚旅，经过半日战斗，攻下大石坝，推进至鹦哥嘴红军据点阵地前，攻击不下，就地相持，于渊旅钻山谷迂回，至次（十九）日晚一度到干沟，受到红军由水茶店和土门的夹击，伤亡数百，狼狈退回。以后转由高山坡侧击红军据点阵地，张竭诚旅复乘势进攻鹦哥嘴，红军撤向横梁子，张、于两旅逼近横梁子南，筑工对峙。

所谓川军十八日总攻，实际只有“六路军”进攻，而拥有十一个旅的“六路军”（独立第二旅石照益新入该路序列）也只有三个旅进攻，除张竭诚旅略有进展外，刘旅惨败，于旅在干沟被击退告终。从此，擂鼓坪、茶坪、高川坡以南的川军虽多，而红军阵地却进一步得到巩固。

由于川军土门封锁阵地被击破，红四方面军主力长驱西进，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参谋团才发现南北红军会在天、芦以北山区会师。于是命令邓侯所部离开茶坪，转移岷江流域追堵。约在五月二十三日前后，游广居部担任之皇宫山、大坪正面交由“六路军”派队接替，香水河防交由“二路军”派队接替。

“六路军”第一线兵力部署从五月下旬起，在一个时间内，大体是这样的：皇宫山正面，第五旅陈良基部；水车坪、大坪正面，教一旅章安平部；西二沟道路两侧，第一旅彭焕章部；菜子垭、龙洞沟正面，独立第二旅石照益部；横梁子南跨道路两侧，独立第一旅张竭诚和教二旅于渊部；第一线摆了六个旅。刘兆藜旅调绵竹汉旺场整补。“六路军”控置在安县、绵竹境内的二线部队还有田钟毅、佟毅、王纯一、邓和连同刘兆藜五个旅。以后无论“二路军”伏泉山当面、或“六路军”当面，基本上进入相持状态、未发生过全线规模的战斗。

现在补述一下江油方面的情况：川军许绍宗纵队的主力约在五月八日前后到达重华堰，其一部进出茧市坝、两河口、新店子之线，数次攻击窦图山红军据点未逞。约在五月十三日晚窦图山红军主动撤过涪江右岸，许绍宗纵队于次日占领窦图山，推进至阳亭坝作渡河准备。五月二十一日拂晓许绍宗以暂二师彭韩所部和杨晒轩旅之任建勋团，利用江中沙碛作跳板和江油城的掩护下，由阳亭坝强渡。另一部利用三合场溪流作好渡河船筏准备，向中坝强渡。经一度战斗，红军主动撤退。八时左右，两渡河点的川军先后到达右岸。九时许红军主动撤江油之围，川军占领塔子山，困在城内四十一天的杨晒轩才与任建勋团取得联络。江油、中坝的红军掩护主力渡过涪江的任务，早于五月上旬完成，至此，基本上放弃了塔子山以南的小三角洲，但江（油）、中（坝）道上和官渡、沙窝子尚留有小部队活动。更重要是红军仍继续控制观雾山、陈塘观、公子坪、野猫城以北和青莲渡大三角洲。许绍宗在五月底才打通江油、中坝的通路。六月初与红军在公子坪、野猫城先后激战，红军退守桂溪，并以一部控置在陈家山附近，客观上限制了许绍宗纵队的活动。

五月三十日夜，红军一部由千佛山出龙洞沟南，远离阵地夜袭高川坡和大石坝，横梁子的红军同时由正面发起攻击；王缙绪以独立第三旅佟毅驰援，经过激战，红军退去。张竭诚旅后调拱星桥休整，于渊旅退高川坡在佟旅之左筑工防守。佟旅当面对峙的红军为红九军二十五师。六月上旬的一个夜晚，

二 八七高地的红军袭占皇宫山：陈基旅退守火烧坡、水车坪对峙。伏泉山之红军几度出击九倒拐、苏包沟等地王铭章的守备部队。就是这样的对峙和局部小战一直持续下去。

伏泉山、千佛山红军在其掩护和牵制任务完成后，六月中旬末，开始逐次由东到西放弃阵地。六月十七日伏泉山的红军向白庙子二道坪川军王铭章部反击后，主动放弃伏泉山。该部张熙民、吕康两旅进占该山。久滞江油的暂编二师周重生旅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以一部由邓家渡过河占领青竹坪高地。七月七日千佛山红军向三峰山“六路军”第一旅叶菁林团反击，占领三峰山；十二日红军主动撤出千佛山，川军第一旅进占千佛山。同日“六路军”独立第五旅田钟毅部在红军主动撤退后进占横梁子，十四日占领观音梁子。红军阵地至此全部放弃。“二路军”李炜如旅进入北川城。红军在北川河左岸地区的各据点也先后放弃。川军暂编二师彭韩所部随之陆续推进至陈家坝、豆蔻寺、开平镇马槽等地。

红军经茂县向懋功前进。“六路军”王缙绪以第一、第三两旅发起追击，七月十七日经墩上到土门，二十二日上午到茂县，即停止下来，所谓追击，到此为止。

从五月一日红军占领伏泉山起，至七月十三、十四两日主动撤出全阵地止，经过七十余日，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打开土门进路和在侧敌运动中胜利通过长隘路横渡岷江。在阵地当面的川军除开邓锡侯一度派林翼如在大坝口战败的四个团、游广居在皇宫山、大坝的八个团和香水河防三个团不计外，吸引了王缙绪所部十一个旅，三十二个团，约六万人（武器比较新式）；孙震十二个旅三十五个团约五万三千人；江油、中坝方面的许绍宗纵队五个旅十三个团，约二万八千人，总计约在十四万一千人左右。经过这一战役，摆脱了十几万川军的纠缠，对红军懋功会师和党中央毛儿盖会议，起到保安作用。这一战役时间如此之长，制约川军这样大的兵力，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板桥沟战斗：陶凯所部在土门被歼，陶本人逃至雁门关，仅收容到五、六百人，编成一个营，临时指定营长何方壁率领。适孙燮林率二十五团第一营张冠群、第二营赵直到达，即以何营拨交孙团统一指挥。同时接“剿总”电令饬即收集残部在泮、威道上，扼险拒止红军南出汶、灌，以掩护“三路军”敖向荣率两旅到来。红军通过茂县继续前进，陶凯仓皇率孙燮林团到威州南约十二公里泮、威道上之板桥沟南侧，命孙团占领阵地阻止红军。当决定从向阳坪北侧山腹横跨桥南大道，左翼依托岷江，面阻溪流，以何营在右，赵营在中、张营横跨大道，左至江岸，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几天后“三路军”李注东旅的先遣部队耿伯萍营到达，暂归孙团指挥。孙燮林以耿营接替张营正面，抽下张营为预备队，位置在营后的向阳坪高地，构筑预备阵地。陶凯沿途又收容到溃散官兵约一千人左右，在张营后占领二线阵地。

约在五月二十日以后的一个拂晓红军第二十七师以优势兵力向孙团进攻，激战半日双方伤亡很大，至十三时，何营阵地被红军突破，张营派第一连增援，还未加入战斗，何营已斜向赵营右后溃走，而且张营第一连之一部也随之逃跑。孙燮林急命张营进入预备阵地抵抗。由于何营溃退，影响赵营阵地被突破，红军顺势横扫，抄至耿营右后，形成三面夹击，将耿营压迫在江岸全部歼灭，耿伯萍蹈岷江溺毙。约在十四时左右红军猛攻张营阵地，反复冲杀，该营一度出击，夺得红军连旗一面。红军大部兵力转向猛攻，终以伤亡重大，孙燮林亦负重伤，最后剩四十余人向灌县逃走。陶凯新收容占领

二线阵地的一千人，全是惊弓之鸟，在张营最后挣扎时，即已争先恐后向灌县逃跑。

陶凯到灌县二王庙，收集败残官兵仅一千二百余人。当初土门的八个团、一个马队共一万二千余人，经过三次惨败，伤亡、被俘、逃散，损失达一万一千余人，占全数百分之九十以上，外搭上一个耿营，可以说全部几被红军歼灭。

“三路军”敖向荣旅被歼：陶凯所部被歼，“三路军”敖向荣部接了上去。敖向荣率两个混成旅到灌县后，即以第五混成旅李注东所部在前。经汶川向茂县前进。跟着又派第二混成旅第五团（团长杨显铭）增强第五混成旅的战斗力。到汶川时，耿伯平营已被歼，第五混成旅驻汶川和棋盘（七贤）关附近，第五团推进至威州防堵。六月初，敖向荣奉命派第四团（团长龚彬）、第六团（团长汪仲瑜）由汶川城南索桥渡岷江越岭岗山到理番（现在的理县）追击红军。第六团进至獐坪，第四团到达岭岗山上，时值旧历端午，两团就地停止下来过节，红军乘其松懈，利用端午深夜，突将两团分别包围。岭岗山的第四团发觉被围时，红军已插入要害，仓皇应战，混战至晓，第一营营长罗华被击毙，全团官兵伤亡过半，团长龚彬和二、三营营长分率残部，突围逃跑。在獐坪的第六团，混战至拂晓，团长汪仲瑜率少数官兵突围脱逃。两团大分别被歼。在威州的第五团亦在同一时间被红军包围于大尖山全部就歼。公子哥儿的李注东（李家钰之弟）闻风丧胆，率其第五混成旅飞速退驻灌县的机关、兴文坪地区。

“三路军”一向恃敖旅为王牌，殊不知与红军一碰，三个团同时粉碎。李家钰受申斥，恼羞成怒，将敖向荣撤职并枪毙团长龚彬以泄愤，六混成旅也就完蛋。至此，茂、威至理番和懋功道上，在一个短期间内，是没有川军阻碍的。

邓锡侯部对红四方面军主力所谓的追击：陶凯八个团在土门被歼，红四方面军主力长驱渡过岷江，“蒋介石“赫然震怒”，给陶凯撤职留任处分。同时严电申斥邓锡侯，加以“指挥无方，阻剿不力，纵匪养匪，祸国祸川”十六字罪名。饬其速将茶坪攻击任务交王缙绪、孙震接替，以所部主力向理番、懋功追击中央红军和阻止两方面红军的会师，侍罪图功，以观后效。邓锡侯迭遭战败，军心动摇，又被严谴，为了纱帽，不能不凑合应付。当派第三师副师长周世英率八旅刘乃铸、九旅李树华到名山县之百丈关受杨森指挥，参加追击中央红军（详另稿）。派第十二旅旅长林翼如率二十三团张元雅、二十一团吴宗敏、特科司令第三团刘家仲三个团到大川布防，阻击红四方面军南出大邑、名、邛地区与中央红军会师。

邓锡侯对于集中主力继敖向荣之后向理番和懋功追击红四方面军心存恐惧，踌躇三日，乃决定耍一花枪，佯作追击姿态，目的在保存实力，于是宣称：先遣警卫司令谢无圻、第十五旅旅长杨宗礼，分率九个团向理番、懋功追击，其余部队稍加整补，即行跟进。实际上连所谓的先遣队也只派了六个团。而邓锡侯却讨了另外一种便宜，一直领九个团的补给。邓以杨宗礼率二十七团王澂熙、二十八团周德仪、二十九团邹迪僧三个团，约在六月中旬由灌县经汶川向理番追击，此时红军主力已通过，这条道路基本成了真空。王团在先头，沿途无战斗，进至理县之夹壁，约驻月余，又奉命向马塘追击。王团感于给养困难，拍发电报，诡称已到马塘，无红军踪迹，适川军二十一军第四师到理番接防，邓锡侯乘机调该旅回驻灌县。六月中旬杨旅向理番出

发的同时，邓锡侯复以警卫司令谢无圻率部第四团牛春浓、第一团李勋伯、第三团李硕三个团表示由灌县向懋功追击，实际是在水磨沟、牛头山布防。李硕团最后在牛头山附近的卧龙关遭红军袭击溃败，损失三分之二，李硕本人和残部钻老林逃跑出来。一、四两团退守牛头山与红军相持。几个月后，红军撤走，谢部才进至日隆关。这就是当时邓锡侯所谓追击红四方面军的真象。

执笔人：杨续云

资料来源：根据当事人邓锡侯、杨晒轩、田钟毅、张熙民等十余人提供

胡宗南部在毛儿盖被歼记

李日基

一九三五年四月间，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向川甘边的青川、平武、松潘方向发展。蒋介石增调伍诚仁的四十九师、王耀武的第一补充旅归胡宗南指挥，堵截红军，并严格规定，无论如何，不要让红军向西北发展。胡亦将原留在兰州的西北补充旅全部调来，加入战斗序列，总计第一线兵力有十八个团和少数炮兵。四月间，胡师部到达碧口，各部队亦在碧口、文县附近集结。大约五月初，丁德隆旅开始向碧口南的大道岭红军阵地进攻。后以屡攻不下，乃改派康庄的补二团三营营长李荣林率部从文县南边（即三国时邓艾渡阴平的路线）爬山偷袭，占领了平武城北山地，涪江北岸青川，平武的红军撤到涪江南岸，碧口至青川、平武的道路遂得通行。这时胡军部队西进顺序是：丁德隆的独立旅、李铁军的第一旅、袁朴的第二旅、师部、廖昂的西北补充旅（欠补一团团部及二、三两营，第一营随师部行动）、伍诚仁的四十九师、王耀武的第一补充旅。当时我任廖旅补充团第一营（加强营）营长。这些部队，都是沿着涪江上游北岸江边一条小路，经小河营、三舍驿，向松潘前进。

丁德隆为了先红军抢占松潘要地，堵截沿岷江北上的中央红军，他不顾红四方面军在涪江南岸的射击（涪江水面宽只有二十至三十米，水深流速大，不能徒涉），不顾官兵的伤亡，令部队拉大距离成一单行，不分白天黑夜地前进，所以能抢先占领松潘。

胡宗南师部行抵平武东边的古城停止，并在附近山上构筑整个师部及警卫部队的办公和宿舍的草棚，除把附近人民的稻草征发一空外，还向较远的地方勒索。但这些草棚构成后，一天也没住过，在丁德隆到达松潘后，就出发西进。胡部约七月初到松潘，在附近河谷山头都搭上各式各样的棚棚。这一方面是因红军没有炮兵，不怕暴露目标，更主要的是气候太冷，时常忽然倾盆大雨，部队都是单衣，又无雨具，临时运棉衣根本不可能。因为每天吃的，全靠人力由江油县担米去，几百里山路，走着吃着，到目的地所余无几。在经常挨饿情况下，那还顾得运棉衣。

从平武到松潘途中，每天都看到道旁民夫尸体多具，特别是从三舍驿到松潘一段。因为地势高，空气稀薄，尸体更多。计在涪江与岷江的分水岭上约三十公尺的一块比较平的地方，就有尸体十多具，使人触目惊心。而胡宗南在第一营前头，从未见他派人把尸体掩埋过。他真是“视而不见，无动于

衷”。

到松潘的第二天，胡派我率部进驻毛儿盖。他当面亲口交代我的任务是“搜索、警戒、打游击”七个字。他又特别叮咛再三地说：“能打不能打全由你自己作主，不要向我请示。”我觉得这倒好办，便领了两个懂藏语的“通使”，经过两天的行军到达毛儿盖。松潘附近的地形，当时没有现行的军用地图，毛儿盖在胡宗南的脑子里是一小黑点。实际上，毛儿盖这个地方有一条二十至三十公尺宽从北向南流的小河，把南北向的两个大山隔开。沿河两岸平均约一百公尺宽，种有青稞，这时快到黄熟的收割时候。西边的山，除喇嘛寺背面有一片两市亩的树林外，全是草地，间或有不到一人高的小杂柴；由山脚向西爬行到山顶约有十华里的距离，坡度不大。东边山全是密林，靠河这面坡度很陡。喇嘛寺位于西山脚下，寺院除两个有金顶塔形的庙外，还有二百多间瓦房，专供大集会时远来的喇嘛住的。第一营住的就是这些空房。由于地势比松潘更高，气候很冷，虽在盛暑季节，早晚还是要穿棉衣。而且空气稀薄，上山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才能转过气来。因为我营任务是“搜索、警戒、打游击”，所以除了向南边十余里处的十八寨（这是藏族俗人集居处）南派出一个班，西边山顶派出一个排，营部前面山头派一个班担任搜索警戒外，就没有打算守，也没有做工事。

过了几天，胡宗南来电要我固守毛儿盖。我大吃一惊，当复电说固守最少要有一个团的兵力。不几天，补二团副团长带一个营来。恰在这时胡宗南派去联络藏族土司的参谋李蕊，从阿坝回来，经过毛儿盖回松潘。胡宗南问他守住毛儿盖，不使红军通过，需要多少兵。李蕊别有用心地说：“至多一个营就成了。”（这是后来李蕊亲口对我说的，并说当时说这话，是受了补二团副团长委托的，使他终于达到不留在毛儿盖送死的愿望。）于是胡又把补二团副团长带来的那个营调回去了。我只得命令第一、二两连占领寺后面树林西的山头，构筑环形阵地，把营部及第三连机关枪连集中在寺院东南角上一个独立庙里。

阵地正在开始构筑时，有一天早晨，电台发现附近有个大的电台，我判断一定是红军来了。果然第二天南面的班被迫撤退；西山的排被消灭，排长重伤，由士兵背到营部就死了。下午三时，红军又向营部南边的军士哨进攻，我令重机关枪隔沟掩护撤退。晚上一、二连阵地遭到几次猛攻，只要枪声一停，我的心就更加紧张。原因是有枪声表示还在战斗，没有枪声，我就怕两个连是被红军消灭了，只有再听到枪声时，才稍微松一口气。

第二天夜晚，我亲到山上指挥，妄图鼓励士气，守住阵地。这晚战斗仍很激烈。红军弹药少，这与胡部火力相差很远。由于我在山上，副营长吴剑平用他的名字向胡报告情况。胡怀疑我死了，即电问“李日基情况如何”？第三天我回到营部，报告我安全无恙。从此以后，胡对我求援电都置之不理，每日只向我问情况，不告知我别的情况。事后听胡的参谋处长胡长青说：“自接到吴副营长署名的电报后，胡宗南先怀疑你死了，后又怀疑你投降了共军，因此不敢派队增援，恐怕受共军的骗。”

第四天起，红军占领了整个寺院的房子，隔断了营部与山上阵地的交通。这时我部弹药所余不多，因此派人绕道送信令山上两个连于黑夜撤到营部庙里。从此全营被围困在这个庙里。一连几天，除红军喊话外，很少有枪声。我感到这不是好现象，可能红军在挖地洞。第七天派兵一排向靠近的房子进攻，果然发现五个红军战士在挖地洞，并已挖了全长约三分之一的长度。这

时把守大门的第一连连长郭全喜、副营长吴剑平被红军击毙，军心更加动摇。眼看粮尽弹绝，援兵无望，我乃连发几个电报，并大骂胡宗南失信无义来泄忿。到第八天黄昏前，胡令我突围，松潘附近情况一点也不告诉我。红军包围的兵办约有一个团。我乘乌云遮月的瞬间冲出包围圈。突围的部署是第二连、营部、第一连、机关枪连，第三连掩护在后面跟进。这时清点能跟着走的，共有五百多人。重伤的和被红军俘去的共约一百人。我部冲到河谷青稞地里，前面的一个兵跌倒了，我一摸原来是撞着一根电话线。我拿起电线放在胸前，拼命向前一跑，把它弄断了。这时红军已发现了我们的行动，一面打枪，一面追击。在北边的红军也许由于电话线断了，无法接到通知，没有出动拦截。天明后，我部到达哈龙附近，避开大路，向西北逃去。到下午三时许遭到红军的拦截，第二连连长杨伯华受伤。这时，天下大雨，饥寒交迫，子弹也没有了。士兵见红军冲上来都不走了，并嚷着说“缴枪，缴枪”。我在这时从山上一直滚到沟底溜走了，身边只有几个兵。第二天又会合了一些逃散的兵，共不到一百人。我们在森林里又摸了两天，远远看到红军，便赶快隐蔽起来。第四天，我们才摸到松潘北三十华里处的火烧岩补二团的警戒线上，回到松潘。不久红军于主力通过后，放弃对松潘的包围。紧接着，防守在松潘西北二百多华里处上下包座的四十九师，又被红军围攻，求援甚急。胡派补二团去增援，结果均被红军歼灭大部。这时我已到成都去了。

大约在九月末，胡宗南带着残兵败将抛弃五、六千名伤病士兵，离开松潘，经南坪回到陇南。川甘边的堵截战至此告一段落。是役胡部除四十九师、补二团及补一团一营被歼大部外，其他各部损失都在半数以上。这些损失，一半是被红军消灭的，一半是因饥寒交迫生病致死的。红军处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而且装备很差，还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一九六三年三月

第一师在川西北与红军作战纪略

石德安

一九三四年冬，驻天水的伪第一师师长胡宗南，恐川北门户广元为红军占领，派其独立旅丁德隆部进驻广元，以阻止巴中、旺苍的红军西进，红四方面军曾以少数部队数度围攻广元，终以丁部独三团营长姚作均部的顽抗，均不得手。胡宗南曾先后派独三团刘超寰部（欠一营）、补充旅第一团蒋志高部增援，均被红军邀击，败刘团于青木川、石门关；全歼蒋团于羊模坝，蒋团军官无一漏网。围攻广元之红军，于两次打援获胜后，便撤围沿白龙江西进，与北上红军会师。

蒋介石得悉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有在川西北会师的消息后，明令胡宗南率第一师全部入川西北截堵。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胡率其第一旅李铁军部、第二旅李文部、补充旅廖昂部共八个团由天水出发。另外还编组了一个游击指挥部，以刘鸿勋为指挥，下属汪勇刚、张俊耀、朱冕群、谢襄渠四个支队约八百余人，随军行动。同年四月上旬胡部第六团与游击部队在阳平关与驻该地之红军发生战斗后，胡部即由略阳进驻阳平关。胡部在阳平关广布便探，并进行各种诬蔑宣传。我曾亲眼看见第六团一个少校政训员化装乞丐，以企诱骗散留在当地的红军人员。与此同时，胡军又进至戴家坝，该处红军亦撤退未久，居民听见胡部到来，逃避一空，所需给养，都是沿门搜寻，居民被掠如洗。

同年四月四日晚，忽传宁羌、大安驿、朝天驿等地红军有向胡部进袭消息，胡军闻讯，手脚忙乱，惶惧已极，立即布置队伍，终夜警戒，结果是一场虚惊。时丁德隆旅已从广元撤至碧口，胡部亦决定进驻碧口。在戴家坝休息两天后，遂沿白龙江西上，经燕子砭、李子园、姚家渡前进。其游击部队曾在李子园被红军伏击，但损失不大。在沿途行军时，经常发现红军疑兵，尤其在白龙江南岸的山林中和青木川一带的森林里，随处能看到红旗飘扬，有时还听到清晰的进攻号音，当胡军准备迎击时，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了。一路上胡军小心翼翼，十分紧张。四月下旬，胡军师部始到达碧口，部队在碧口休整约一星期后，胡令其第一旅沿摩天岭穿原始森林西进，向平武方向的红军进击；第二旅和独立旅经大刀岭、蒿溪、三锅石之线向青川一带的红军搜索进击；补充旅一团驻碧口担任警戒；补二团、补三团为第二旅和独立旅的接应部队。

当胡宗南未到碧口之先，由通、南、巴等地败退到碧口的地方团队和难民，约近万人，因此当地秩序十分混乱，胡到达后，虽稍见安定，但配属胡部作战的伪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也要经过碧口向川西北前进。碧口为一山区城镇，一时粮荒十分严重，兵荒马乱，人民群众所遭受到的灾难，更是不言而喻了。

李文的伪第二旅于攻克青川县后，继续沿涪江、平武县、格达坝、水晶铺、三舍驿之线越宝雪顶（俗称大雪山）向松潘前进。红军于胡军未到前即将辎重及伤病人员移驻涪江西岸，因此在青川，平武战斗中，红军毫无损失。胡宗南于获悉李文部“胜利西进”的报告后，于同年五月初率师部离开碧口向松潘进发，六月下旬始到达松潘。其所部据樟腊、校场坝、毛牛沟、哈密

寺、求吉寺等处与红军对峙，并时有接触。据同年八月初胡军前方战报：第一旅的第一、二团在安顺关、北定关据守岷江东岸，第三团随旅部驻平武作第二梯队；第二旅第四、五团在镇江关、镇平一带，隔岷江与红军对峙；第六团进攻金家崖沿江一带时，与红军发生激烈战斗，四、五两团同时参加作战，四团团团长李友梅当场被击毙，三个营长中两个阵亡（刘和鼎、邓涤霖）；五、六两团伤亡亦大。据守岷江东岸之二团团团长杨杰亦负伤。独立旅在校场坝、毛牛沟、上下包座与红军激战，双方均有伤亡。胡受谦的补三团先驻雪山麓下的三舍驿、小河营，后亦开到求吉寺参加战斗。及至八月下旬，胡部各线不支，向松潘溃退。曾在松潘南的白塔山发生两日夜的激烈争夺战，胡宗南在危急中，组织了人数约一个营的敢死队，以第四团副团长徐保为队长，才稳住了白塔山战斗。松潘四面皆山，白塔山最为险峻，此山一失，松潘即不能守，因此胡军以死争之。后来胡将指挥所移驻此山，城内只留师部、医院、兵站等。当时的情况极为紧张，尤其校场坝、毛牛沟丁旅失利后，松潘最为危急。接着四十九师全师被歼的消息传来；第二旅全线溃退；派赴毛儿盖的第一团加强营李日基部，也被红军围歼，李日基仅率百余人突围，直到李铁军旅及胡受谦团驰援时，这一线战事始趋缓和。当时不仅战事失利，且因给养困难，部分士兵又吃不惯青稞与牛肉，致发生严重的腹泻症，死亡很大。又兼气候已渐寒冷，而士兵仍着夏服，竟有整排被冻死情况发生。有个别部队连青稞燕麦都接济不到，有时靠掘野菜充饥。以此军心涣散，士气消沉，此种情况，直待伪中央驻四川参谋团调拨粮食运到后，略有好转。同时，陈沛的六十师、杨步飞的六十一师、王耀武的中央补充旅和钟松的第二师补充旅援兵开到后，胡部才免于全军覆没。

伍诚仁的四十九师在求吉寺与红军展开激战，经三日夜，该师即被击溃，人员损失达百分之八十以上，装备损失殆尽，逃散之士兵，无衣无食，有的赤身跣足，仅用两张羊皮束蔽下体，沿途乞讨，后奉令在汉中收容。尤其伪六十师和六十一师，原系十九路军改编的，士兵多为广东籍，对草地生活，更不习惯；中央补充旅和第二师补充旅，又都是新近成立的部队，缺乏战斗经验。胡宗南鉴于四十九师失败的惨状，不愿这些部队担任第一线任务，仅令在樟腊、黄胜关、西宁关、哈密寺、上下包座一带的第二线上活动，后川西北战斗结束，即令开回成都附近，

胡宗南的部队在松潘与红四方面军的一部相持至同年十二月，时已冰天雪地，士兵因饥寒已无力进行战斗。同时红军主力由毛主席率领早于九月间即通过黄胜关草地、突破腊子口进入甘肃；与胡军对峙之红四方面军于十二月亦陆续向四川、西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撤走，蒋介石又令薛岳、周浑元、梁华盛等部截击，仍着胡宗南回甘堵击北上红军。胡部遂经樟腊、哈密寺、弓刚岭一带的原始森林，进入甘肃的黑河流域，攀越西固大山经西固（今舟曲）、西和、马鬃、鸳鸯嘴到达甘谷，此时胡宗南已惊恐成病，遂在甘谷西三十里铺的一座山寺中养病。他的部队即驻扎甘谷城乡一带。此时胡部真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且兵员损失数目很大（每连只剩四、五十人），蒋介石令其暂驻整补。胡遂遣散游击部队，另募兵员补充；并将原留甘的训练单位，一律编并给部队，直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始又率部入陕。

作者原在伪第一师师部担任军需工作，对胡部在川西北阻击红军情况，仅就亲身见闻，简要记述如上。错误和遗漏的地方当然很多，还请知者纠正和补充。

国民党军在无全、芦山、荃经 等地与红军的作战

整编后川军序列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一、剿匪总司令部(善后督办公署)
上将督办兼总司令 刘湘(甫澄)
中将参谋长 傅常(真吾) 李宏锜(剑鸣)
中将行营参谋长 袁承武
军务处少将处长 徐思平(孝匡)
参谋处少将处长 严啸虎
副官处少将副官长 梁泽民
秘书处上将代理处长 刘东父
电务处少将处长 王用宾(亦潜)
经理处少将处长 唐华(棣之)
军法处少将处长 闵永濂(绍岩)
军医处少将处长 赵伯钧
审计室少将参军兼主任 韩麟(祥麟)
军饷点放委员会主任 罗泽甲(春士)
督察室主任 郝墨庄

陆军第二十军

军长 杨森(子惠)
中将参谋长 刘镛(骏鸣)
少将行营参谋长 鲜光俊(真义)
教导团少将团长 杨鉴黎
第一三三师中将师长 杨汉域(继超)
 中将副师长 叶济(余馨)
 上校参谋长 冉裔(继伯)
第一旅少将旅长 高德周
少将副旅长 刘幼甫
第一团上校团长 周炳文
第二团上校团长 曾彦臣
第二旅少将旅长 周翰熙
第三团上校团长 陈亲民
第四团上校团长 唐武城
第三旅少将旅长 刘席涵
第五团上校团长 杨汉印
第六团上校团长 蔡慎猷

第一三四师中将师长 夏炯(斗枢)

少将副师长 李朝信
上校参谋长 王渔磻
第四旅少将旅长 李朝信

第七团上校团长 李介立（树清）
第八团上校团长 吴建中
第五旅少将旅长 杨干才
第九团上校团长 赵嘉模（幻吾）
第十团上校团长 范培基（烈勋）
第一三五师中将师长 杨汉忠
上校参谋长 郭大树
第六旅少将旅长 罗润德（儒之）
第十一团上校团长 张晏（海门）
第十二团上校团长 林相侯
第十三团上校团长 李麟昭（公甫）
第十四团上校团长 向文彬
陆军二十四军
军长 刘文辉（自乾）
副军长，向传义
少将参谋长 王靖宇
直属旅少将旅长 余松琳
独立营上校营长 张易白（义光）
第一团上校团长 张辉堂
第二团上校团长 邱云程
重庆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 李根固（翰丞）
 参谋长 戚文烈（灿如）
 上校团长 王金淦
四川边防军第六混成旅少将旅长 黄冈
 副旅长 唐秋三
 第十四团上校团长 宋时仙
炮兵团团长 兰田玉（义宣）
四川暂编陆军独立第一团上校团长 马用全
四川暂编陆军独立第二团上校团长 周大钧（伯强）
宪兵大队大队长 李根固（翰丞）
手枪大队少校大队长 刘启文
飞机队上校队长 张斐然
巴渝炮舰少校舰长 周崇道
长江炮舰少校舰长 顾锡仪
第一团上校团长 章镇中
第二团上校团长 张行
第三团上校团长 孙仿
特务大队上校大队长 邹善成
第一三六师中将师长 陈光藻
中将副师长 陈能芬
少将参谋长叶大镛第一旅少将旅长 杨学端
少将副旅长 曾言枢
第一团兼团长 曾言枢
第二团上校团长 余味儒第二旅少将旅长 刘元塘

第三团上校团长 刘王椿
第四团上校团长 凌致远
第一三七师中将师长 刘元塘
副师长 徐廷秀
上校参谋长 陈巨川第三旅少将旅长 袁镛
第五团上将团长 杨开诚
第六团上校团长 李全山
第四旅少将旅长 杨生武
第七团上校团长毛国懋
第八团上校团长 张青岩
第一三八师中将师长 唐英
中将副师长 刘莅冰
上校参谋长 廖士勤第五旅少将旅长 张巽中
少将副旅长 陈毓清
第九团上校团长 段绶章
第十团上校团长 陈明阳第六旅少将旅长 刘元琮
少将副旅长 金博九
第十一团上校团长 聂文清
第十二团上校团长 唐福珠
陆军第四十一军军长 孙震（德操）参谋长 袁昌峻（云风）
第一二二师师长 王铭章（之中）
副师长 杨杰（俊卿）
参谋长 赵渭滨（象开）
第一旅旅长 张熙民
副旅长 杨特生
第一团团长 杨特生
第二团团长 刘靖炎
第二旅旅长 童澄（久常）
副旅长 张汉忠
第三团团长 王文振
第四团团长 蹇国琛
第三旅旅长 王志远（恒心）
副旅长 魏书琴（桐轩）
第五团团长 张宣武（崇文）
第六团团长 魏书琴（桐轩）
第一二三师师长 曾宪栋（南夫）
副师长 罗乃琼（伯常）
参谋长 吴畅（贯之）第四旅旅长 马泽（沛霖）
副旅长 田泽孚（蓉轩）
第七团团长 杨熙（叔文）
第八团团长 卿俊（克用）
第九团团长 宋培根（惠心）第五旅旅长 陈宗进（耀东）
副旅长 陈杰（云武）
第十团团长 陈杰（云武）

第十一团团长 杨伟勋
第十二团团长 胡子严第一二四师兼师长 孙震（德操）
副师长 税梯青（伯鲁）
参谋长 陈亮熙
第六旅旅长 吕康（立南）
副旅长 杨光明
第十三团团长 吕波澄
第十四团团长 王麟（志仁）
第七旅旅长 曾甦元
副旅长 邱芳如
第十五团团长 刘公台（雄飞）
第十六团团长 姜裕昆（续裔）
第八旅旅长 李炜如
副旅长 汪朝濂（洁泉）
第十七团团长 程绍颐
第十八团团长 蒋永臣特务团团长 余大经（伯纬）陆军第四十五军军长
邓锡侯（晋康）中将参谋长 牛锡光（范久）
特科司令中将司令 谢无圻（德堪）
少将副司令 刘耀奎
第一团上校团长 张百仑
第二团上校团长 李勋伯
第一二五师中将师长 陈鼎勋（书农）
中将副师长 孙贤颂（幼农）
少将参谋长 戴奎耀（星垣）
第一旅少将旅长 杨晒轩
少将副旅长 李竞芳（镇川）
第一团少将团长 邓明光（绪宗）
第二团上校团长 任建勋
第三团上校团长 陈郁文
第二旅少将旅长 卢济清（晓川）
少将副旅长 刘万抚（润之）
第四团上校团长 刘家仲（巨川）
第五团上校团长 谭尚修（进之）
第一二六师中将师长 黄隐（逸民）
中将副师长 刁世杰（文俊）
少将参谋长 潘大回（壮达）
第一旅少将旅长 龚滑清
少将副旅长 黄锡焯（绍猷）
第一团上校团长 赵云霖
第二团上校团长 黄克明（爵高）
第三团上校团长 彭有朋（远乔）
第二旅少将旅长 黄鳌（润泉）
少将副旅长 王含光
第四团上校团长 陈麟（绂生）

第五团上校团长 黄光辉（制军）
第一二七师中将师长 马毓智（德斋）
中将副师长 周世英（绍芝）
上校参谋长 傅国梁（千之）第一旅少将旅长 刘乃铸（鼎钧）
少将副旅长 郭鸿典（昆甫）
第一团上校团长 唐庶康（尧冲）
第二团上校团长 陈则民（绍虞）第二旅少将旅长 李树华
少将副旅长 钟开泽（沛然）
第三团上校团长 金晓六（彩鳌）
第四团上校团长 王珍（子先）第一二八师中将师长 邓锡侯（晋康）
中将副师长 青翰南
上校参谋长 邱得云（志龙）第一旅少将旅长 林翼如
少将副旅长 孙礼（铸颜）
第一团上校团长 曾忠敏（寿康）
第二团上校团长 张元雅（子言）第二旅少将旅长 黄时英（石子）
少将副旅长 李国焕（蕴山）
第三团上校团长 瞿联丞（绶侯）
第四团上校团长 胡克炯（中荣）第一三一师中将师长 陈离（静珊）
中将副师长 游广居（宴如）
少将参谋长 程资民（蕴余）第一旅少将 旅长陶凯（宗伯）
少将副旅长 肖咸一（纪之）
第一团上校团长 王永棫（文拔）
第二团上校团长 程剑霜第二旅少将旅长 杨宗礼（庶咸）
少将副旅长 陈泽（育生）
第三团上校团长 王鋈熙
第四团上校团长 邹迪僧陆军第二十一军中将军长 唐式遵（子晋）中将
副军长 范绍增少将参谋长 刘熙鉴（作卿）
特务营少校营长 罗象康（兆麟）
第一师中将师长 饶国华（弼臣）
中将副师长 刘光瑜（续新）
上校参谋长 向鹭（鼎铭）
特务营少校营长 江庆云
第一旅少将旅长 彭焕章（光汉）
上校副旅长 高鹏（翔九）
独立营少校营长 蒋震（东鲁）
第一团上校团长 彭寿如（友三）
第三团上校团长 叶清林（佩铭）
第二旅少将旅长 佟毅（希湛）
独立营少校营长 杨廷杰（伯英）
第五团上校团长 戴传薪（叔田）
第六团上校团长 刘儒斋（祖武）
第十旅少将旅长 周绍轩
独立营中校营长 王溶孚
第二十八团上校团长 刘克用

第二十九团上校团长 徐再明暂编第二师中将师长 彭诚孚
少将副师长 李御（御良）
上校参谋长 胡洪泽（用舟）
特务营中校首长 谢克北（洗南）
第四旅少将旅长 王纯一
副旅长 赵输（捷三）
独立营少校营长 李汝白
第十一团上校团长 王世贤（哲夫）
第十二团上校团长 余辛午（洁斋）
第五旅少将旅长 周成虎（啸岚）
副旅长（廖奇蔚）
机炮营少校营长 樊灼然（显荣）
第十三团上校团长 彭斌（泽中）
第十四上校团长 张玉璞第四师中将师长 范绍增
少将副师长 罗君彤
少将参谋长 张六师
特务营中校营长 罗梓仪
第三旅少将旅长 刘兆藜（雨亭）
炮兵连少校连长 王定宇（鼎一）
独立营少校营长 李均顾
第七团上校团长 黄伯光
第八团上校团长 林绍成
第十一旅少将旅长 傅楠（乔生）
独立营少校营长 杨国安
第三十一团上校团长 余待（首民）
第三十二团上校团长 凌谏銜
第十二旅少将旅长 孟浩然
独立营上校营长 郑西成
第三十四团上校团长 黄行伦
第三十六团上校团长 潘寅久陆军
第二十三军军长 潘文华（仲三）少将参谋长 杨炽（伯昌）
特务营少校营长 何鸾
教导师中将师长 杨国桢（启文）
中将副师长 廖泽（海涛）
上校参谋长 胡志潜
特务营少校营长 杨毅
第一旅少将旅长 章安平（伯洲）
独立营中校营长 潘清洲
第一团上校团长 刘星耀（季烜）
第二团上校团长 周瑞麟
第二旅少将旅长 石照益（体仁）
独立营营长 文学槐（立轩）
第四团上校团长 吴守权（与立）
第六团上校团长 周极甫（维干）

第三旅少将旅长 蒋尚朴（尧阶）
独立营中校营长 陈绍庵
第八团上校团长 夏云（奇峰）
第九团上校团长 何承聪（思明）第五师中将师长 陈万仞（鸣谦）
中将副师长 袁如骏（筱如）
少将参谋长 周翰（荃叔）
特务营少校营长 郑介帆
第十三旅少将旅长 达凤岗（梧生）
第三十七团上校团长 黄清黼臣（子裳）
第三十八团上校团长 薛奉先
第三十九团上校团长 白心仁（仲生）
第十四旅少将旅长 潘左（汝必）
第四十团上校团长 张有铭（一斋）
第四十一团上校团长 余宗陈（纯嘏）
第四十二团上校团长 陈烈勋（兆荣）边防
第二路少将司令穆肃中（瀛洲）
第一团上校团长 赵治国（平成）
第二团上校团长 曾懋威（海亭）陆军第四十四军军长 王缙绪（治易）
少将参谋长 韩全朴（守斋）
特务营少校营长 邹克明
第一师中将师长 廖震（雨辰）
少将副师长 张苏（生民）
上校参谋长 古剑（长铗）
特科营少校营长 赵緘（弗言）炮兵连少校连长 刘沛（汉基）第一旅少
将旅长 范华聪（侗生）
独立营上校营长 李少庚（效白）
第一团上校团长 杨廪（伯华）
第二团上校团长 尹仕宦（国卿）第二旅少将旅长 陈岳（崧如）
特务连少校连长 汪立勋
独立营上校首长 徐载材（怀邦）
第四团上校团长 游烈（树勋）
第五团上校团长 汪厚（笃常）第三旅少将旅长 江杰（俊贤）
独立营少校营长 袁竹丰
第七团上校团长 关宦禄（尚卿）
第八团上校团长封骏第二师中将师长 郭昌明
（文钦）代参谋长 青简（直夫）特务营少校营长 殷振宇（唯逸）
第四旅少将旅长 张竭诚（之实）
独立营少校营长 贺庆丰（俊德）
第十团上校团长 何葆恒（本性）
第十二团上校团长 罗廉（忠信）第五旅少将旅长 陈基（徽猷）
副旅长 杨焕（荣江）
独立营少校营长 李成春（鉴青）
第十三团上校团长 艾一心（伦钧）
第十五团上校团长 赵学周（宗先）第六旅少将旅长 王泽濬（润泉）

独立营少校营长 程友民（健吾）
第十六团上校团长 孙黼（文昭）
第十八团上校团长 赵璧光（荆璞）暂编第一师中将师长 陈兰亭
少将副师长 吴锦堂
上校参谋长 韩佑文（右文）
特务营上校营长 谢可澄（光文）
第一旅少将旅长 朱果（庆余）
第一团上校团长 冉良臣
第二团上校团长 郑许无（许吾）
第二旅少将旅长 梁国华（树勋）
独立营少校首长 程鹤田
第三团上校团长 梁玉刚（作宾）
第四团上校团长 罗肃（静安）陆军第一 四师中将师长 李家钰（其相）
少将副师长 敖向荣（集生）少将师附李注东少将参谋长 李伦（敬敷）
补充团上校团长 吴长林（茂斋）
特务大队少将大队长 吴林青（子青）
第一旅少将旅长 李青廷（俊臣）
少将副旅长 吴淡人
第一团上校团长 李克源（文渊）
第二团上校团长 戴松如（清和）
第三团上校团长 率天成
第二旅少将旅长 李宗昉（仲曦）
少将副旅长 杨显名
第四团上校团长 孙介卿
第五团上校团长 罗世英
第六团兼团长 杨显名
第三旅少将旅长 陈绍堂
少将副旅长 张为英（绍伯）
第七团上校团长 罗文全（平之）
第八团上校团长 熊冈陵
第九团上校团长 彭仁复二、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直辖部队四川暂编陆军第
三师中将师长 许绍宗（尧卿）
少将参谋长 王秉章（资军）特务营中校营长 张嘉云（积祥）特务幼兵
大队少校大队长 刘鸿猷（仲贤）第七旅少将旅长 官焱森
少将副旅长 李芳（文翥）
独立营少校营长 周青廷（俊丰）
第十九团上校团长 王维钦（松如）
第二十团上校团长 吴纯嘏（载之）第八旅少将旅长 刘若弼（雪雄）
独立营少校营长 刘鼎（鉴衡）
第二十一团上校团长 李宗煌（中华）
第二十二团上校团长 胡继光（益军）第九旅少将旅长 杨勤安（汉淮）
独立营少校营长 张成彬
第二十四团上校团长 朱再明
第二十五团上校团长 许国璋（宪廷）独立旅少将旅长 马云平（汉甫）

少将副旅长 王学聚（会文）
第一团上校团长 牛青山（书亭）
第二团上校团长 杨守玄四川暂编陆军模范师中将师长 郭勋祺（翼之）
中将副师长 范子英（世杰）
上校参谋长 林华（华钩）特务营中校营长郭文炯第一旅少将旅长 袁治
（海清）
第一团上校团长 李唐（羲垣）
第二团上校团长 唐映华（照普）
第三团上校团长 许元伯第二旅少将旅长 唐明昭（义宣）
第四团上校团长 徐元勋（仲达）
第六团上校团长 刘英（绍斋）
第三旅少将旅长 廖敬安
独立营少校营长 麦聚五
第八团上校团长 叶成龙
第九团上校团长 饶正钧四川暂编陆军第四师中将师长 张邦本（华封）
少将副师长 徐思平（孝匡）
中校参谋长 万儒（学成）
第一旅少将旅长 李鸿勋（子猷）
少将副旅长 郭瀛通（晴岚）
第一团上校团长 魏允执（建中）
第二团上校团长 周彝（德纯）
第三团上校团长 刘杰（世钧）
第二旅少将旅长 杨水清（子云）
第四团上校团长 陈阶平
第五团上校团长 王家兴
第六团上校团长 率敬舆四川暂编陆军独立第三旅少将旅长 范楠煊
少将副旅长 曾徽五
独立营上校营长 周执经
第一团上校团长 郑清泉
第二团上校团长 曹正锜四川暂编陆军独立第五旅少将旅长 田钟毅（冠
五）
教导连少校连长 骆志成（志西）
第十团上校团长 孟存仁（葆初）
第十一团上校团长 谢崇文（质恭）
第十二团上校团长 唐郁伯四川暂编陆军独立第六旅少将 旅长熊玉璋
（裕三）
第十一团上校团长 戴绍甫
第十二团上校团长 熊飞（渭骧）
第十三团上校团长 罗俊树（杰云）四川暂编陆军独立第七旅少将旅长 刘
树成（元钧）
新编第一营少校营长 赵育臣（芝楨）
新编第二营少校营长 唐家珍（伯强）
手枪大队少校大队长 庞家宽（济严）
第一团上校团长 徐正刚（常五）

第二团上校团长 宋永祝（无期）
第三团上校团长 杜昭宗（朗如）警备第一路中将司令 邓国章
少将副司令 陈海滨
上校参谋长 王进修
独立营上校营长 张易白（义光）
第一团上校团长 张辉堂
第二团上校团长 邱云程重庆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 李根固（翰丞）
参谋长 戚文烈（灿如）
上校团长王金淦四川边防军第六混成旅少将旅长 黄冈
副旅长 唐秋三
第十四团上校团长 宋时仙
炮兵团团长 兰田玉（义宣）四川暂编陆军独立第一团上校团长 马用全
四川暂编陆军独立第二团上校团长 周大钧（伯强）
宪兵大队大队长 李根固（翰丞）
手枪大队少校大队长 刘启文
飞机队上校队长 张斐然
巴渝炮舰少校舰长 周崇道
长江炮舰少校舰长 顾锡仪

川军二十四军步四旅转令坚守 名雅并打通名雅交通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杨团长开诚、李团长全山、陈营沃^逯欧、李连长玉廷均鉴：
奉军长铣未参电开：奉刘总司令删酉电开：奉委座寒未电开：
探报天芦失守，名雅告急。我军节节败退，全无抵抗能力，以致士气沮丧，纪律荡然，剿匪前途良堪浩叹！应严饬各高级将领负责坚守名雅，倘再有疏失，决以军法从事。并须设法打通名雅交通。无论如何，邛、名、雅、荣、汉、泸、康之线非固守不可，且非出击不足以振士气而戢匪焰。等因。特达。仰即遵照为要。等因。合行电令遵照。等因。合行转电遵照。
袁镛。筱申。印。

川军与中央军反攻名雅荣天芦宝文电

（一）

在邛崃荣经汉源与红四方面军交战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宜宾冷专员：

灰电奉悉。模密。匪情如下：

- 一、名邛牟之匪仍与我相持于蒙山山脉及镇西山之线。我已将蒙山之观音岩牟子岗占领，右翼并占领大川。
- 二、匪有小部约一二千人由荣经窜汉源，经刘元塘截击，现仍退黄泥镇。
- 三、薛岳所部周吴两纵队，由洪雅向荣经推进，现已达观音铺。

- 四、孙德操全部为薛岳预备队，先抽六团随薛推进蒙经。余屯洪雅待命。
- 五、其相部由峨边金口河经黄木厂前进，扼守大渡河南岸，防匪窜西、会，现大部已到黄木厂。
- 六、子惠全部驻洪雅。
- 七、匪并无沿金口河南窜之说，洪、峨、乐一带甚安靖，宜宾可无顾虑。特复。

明燊叩。元。印。

(二)

川军二十四军旅长袁镛转报蒙经天全红军动态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杨团长、李团长、陈营长、李连长鉴：

奉军长养午参代电开：准薛总指挥马戎电开：

甲、杨步飞咨申电：(1) 删日蒙经新场一带之匪约五千，巧晚向天全方向窜去，现新场、罗家坝、仙峰山、牛路沟一带仅有匪约二千。(2) 伪三十军之一部约二百人现踞老君山(新场东南)。(3) 匪在新场始阳间共搭浮桥七八座，现正搜集当地所有粮食，转运天全、宝兴。

乙、探报：(1) 陈家坝、滥池一带，巧日由新场方向窜来匪甚多。(2) 仙峰山匪工事已增强。(3) 伪第一军人约千余，闻号日回窜宝河场、王家山(小河场北十里)、歪子口(小河场北二十里)一带地区，罗匪炳辉住王家山。(4) 现伪第四军似分踞滥池、仙峰山、峡口坝一带地区。等由。

特闻。文辉。养午。参。印。等因。合亟电仰飭属知照。

旅长袁镛。漾晨。参。印。

(三)

川军二十四军一三七师第三旅转告
红军准备渡河进攻雅安通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顷准总部副官处通报开：迳启者，案据本部情报员报称：

- (一) 迩来匪部游击队及童子团正向清漪桥、檀梓林一带集中。
- (二) 近数日来匪部正急造木筏。
- (三) 现更疏开清漪桥河口之累石，使水引入雅河，企图偷渡。等情据此。

相应通报，希烦查照，并转飭所属严加注意，以防他虑是荷。此致。等由特达。希即转飭所属注意为荷，此致李团长公鉴。

(四)

川军二十四军步四旅转报中央军
在花滩场、弯刀山等地与红军作战概况电
(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

杨团长开诚、李团长全山、陈营长^璩欧、李连长玉廷均鉴：

奉军长刘支午参电开：大密。接薛总江未电开：冬日飞报：

1、花滩场我军已攻占小河场及其北之黄毛岗、尖峰顶，正冒雪向懒板凳、冷水河一带猛攻中。各高山积雪最厚。2、弯刀山之我军一部北攻，已占何家溪，向垭子口进击中，我部西攻，占天风山后绕山前进，已超过垭子口，在高山上筑有简单工事。

等山。特电知照。等因奉此。

合行转电知照

旅长袁镛。鱼。印。

(五)

川军二十四军步四旅转报始阳天全等处红军动态电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

杨团长开诚、李团长全山、陈营长^璩欧、李连长玉廷均鉴：

奉军长刘 未参电开：“大密。准薛总指挥寒西荣参电开：据探报：

一、始阳有匪甚多，番号人数不详；

二、天全最近五六天伪抗日救国总指挥王维舟率残部向灵关宝兴方向去；

三、泗田坝、陈家坝西五里甘河、陈家坝西北一带，为伪九军许世友率全军约三四千人。等情。

特闻”等因。合电知照。

旅长袁镛。铗。印。

(六)

袁镛转告天全、芦山、康定之毛牛等地军情电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杨团长开诚、李团长全山、陈营长^璩欧、李连长玉廷均鉴：

奉军长刘 未参代电开：(衔略)准薛总指挥删西电开：

甲、李韞珩电：(1)伪三十七团二、三两营后会合 第一营反攻毛牛，经我击溃，仍向东谷溃退。是役毙匪百余，及伪连排长、主席、游击队长各一名，俘匪七十余，获轻机枪二挺，手枪两支，马步枪五十余。

乙、杨师探报：下寨子山滥池西北有匪百余，且有重机枪二挺。(2)滥池有匪两千，其一部寒日向陈坝[逃]窜。

(3)罗炳辉残部在月来山仙峰山一带。

丙、余旅长寒删电称：探报——

(1)原驻任家坝、王家坝均在垭子口西北之匪两千现驻磁竹坪店子坪岩青山堰一带，均在垭子口西北附近，其防线在苦竹坪，思经坝。甘河西南三十余里有匪约二千。

等因奉此。合电(下残)

(七)

川军二十四军旅长袁辅转报天全朱德、
徐向前、王维舟、许世友等活动情形电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

杨团长开诚、李团长全山、陈营长^璩欧、李连长玉廷均鉴：

奉军长巧午参电开：大密。准薛总指挥铣酉电开：

甲、周浑元删电，探报称：一、朱德在陈家岗（永兴场附近），徐向前在五家口，王维舟任天全县政府，许世友军部在安乐村（新场北十二里），罗炳辉率其残部在沙坪（天全西五里）。二、元日朱匪在清凉寺（始阳东北）议决，突破名 碉堡线，由蒲江向嘉定攻。三、陈家坝、仙峰山一带共有匪三、四团，永兴场有匪大部，玄空山有匪一营。四、罗家坝、峡口坝南本晨经我五师便衣队占领，梁师另有一部同时攻占仙峰山南二里之沙坪上仙峰山瞪高峰，并俘匪十三名，毙匪二十余，匪向仙峰山顶窜去。

乙、梁师电话，歪子口西北三十余里之岩嘴湖有匪大部，寨子山（歪子口西北十余里）有匪团部。等语。

特达。等因奉此。合转电知照。

旅长袁辅。号晨。印。

(八)

川军二十四军旅长袁辅通报中央军在天全、
始阳、芦山与红军作战情形电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

杨团长开诚、李团长全山、陈营长^璩欧、李连长玉廷鉴：

奉军长巧 电开：接薛总铣戌电，我军攻克始阳、天全，毙匪约千余名，俘匪七百余，并夺获机枪七挺手步枪四百余支，我亦伤亡二百余员名。此役与我对战之匪，系伪三十军八十八及九十两师并伪四军残余之两个团，该匪迭遭惨败，仍向芦山溃退。等由。特闻。等因。特电知照。

旅长袁辅。皓。印。

又奉军长巧已电开，筱日薛路恢复芦山城，匪大部向宝兴、大碛碛、懋功溃退，并在宝兴向南构筑工事中。刻太平场、青龙场均无匪踪，天全友军已由川主官进至曹家营附近。等因。特闻。

旅长袁辅。皓午。印。

(九)

政务视察员李顺筹察视芦山日记（节录）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飞仙关为雅、芦交界地，各辖一半。此关非常险要，为雅安西区之第一重门户，大有一将阻关之势。关口略为寨门形式，上有“东应夔门”四个大字。此次匪人扼守此关，经中央军薛部追袭至此，令人抢渡。水势奔流，事出仓卒，未寻得渡河点，因此淹死士兵二百余人，同时该部邓团长竟自殉身。

匪卒因此而退，可为钦佩！二路军薛岳部与红军在四川 荣经附近战斗详报

第一、战斗前匪我形势之概要

本路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令经洪雅取捷径向荣经、汉源一带兜剿，诸匪南窜，当即令第一、第二两纵队，分由新津，成都出发，向洪雅、母店、丹棱地区集中。十二月四日，先后集中完毕，此时匪我态势，如附图第一。

第二、战斗中之无候气象及战斗地之状态

一、天候，十二月八日晴明。九、十、十一、十二四日阴雨。十三日雨雪，十四日阴晴。

二、气象日出——上午六时四十分；日没——下午五时。
雨雪连绵，高山云雾弥漫，夜色暗淡，运动极感困难。

三、战斗地之状态

重山峻岭，道路崎岖，较高之山，积雪盈尺，且因雨雪之故，遍地泥泞，行动殊为困难，悬崖峭壁，森林丛错，连络尤属不便。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给养采办，弹药补充，更欠圆滑也。

第三、匪之兵力部队番号及匪首姓名

与我对战之匪，人枪约八千，系第四军全部及三十军之大部。伪第四军军长王宏坤，副军长刘世谟，辖第十、十一、十二三师，第十师师长蔡远熙，第十一师师长陈圩道。伪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副军长熊厚发，辖第八十八、八十九两师。

第四、战斗前之部署

进剿方针

十二月五日上午十时，策定进剿方针如次：

本路军以进剿荣经、汉源方面南窜之匪之目的，决于明（六）日分两纵队向荣经前进，其第一步前进目标为孔坪——沙坪——大河边——炳灵祠之线。尔后依情况向观音铺——福星场——马耳山之线前进。预定决战时期为十二月十二日。保持重点于第二纵队方面，将匪压迫于荣经附近地区而歼灭之。

理由

一、本路军之任务，在截击匪之南窜，汉源方面之匪，据报其一部已向富林窜扰。荣经附近之匪，其企图尚不十分明了。前进至羊子岭匪之一部，或系掩护其主力之南窜。本路军为达成任务计，故决保持重点于第二纵队方面，以便将来兵力之转用容易。

二、由洪雅至荣经，计五日行程，然以交通不便，连络困难，当面之匪，究将出于何种行动，亦难判定。故决选孔坪——沙坪——大河边——炳灵祠之线，为第一步前进目标，统制尔后之作战。

同日下午二时三十分，下达如次之训令。

训令 十二月五日下午二时三十分
于洪雅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部

一、徐匪主力在五家口——中里场——蒙顶山之线，与川军相持。门砍山、白子庙、青江堰、章坝场地区，均有匪潜伏。荣经附近有匪约七千。其一部千余，于昨（四）日东窜羊子岭、大河边一带。大河边现有匪百余，平溪有匪一连。草鞋坪方面有匪四千余，与刘部对峙中。

刘湘部约五十团，于五家口——中里场——蒙顶山之线，连日来与当面对之匪激战，颇有进展。陈兰亭部守备丹棱、马鬃岭、车岭镇、张场一带。

二十军主力现控置于洪雅城，其一部守备中山坪——合江场——水口场——竹筴月坝各要点；二十四军七团守雅安，五团守汉源。

李家钰部兵力两旅，现正由峨嵋以南，向大渡河急进中。

一、本路军以进剿荣经、汉源方面南窜之匪之目的，决于明（六）日分两纵队向荣经前进，其第一步前进目标为孔坪——沙坪——大河边——炳灵祠之线。尔后依情况向观音铺——福星场——马耳山之线前进，保持重点于第二纵队方面，将匪压迫于荣经附近地区而歼灭之。

三、各部行动及任务如次：

1. 第一纵队本月六日前进至观音场，七日严桥、李坝。八日孔坪、沙坪各附近地区，并派一部建碉守备孔坪，向大石板、黄滩方面侦察匪情，并与雅安友军确取连络。

前进时须派出先遣队，占领要点，严密搜索。

2. 第二纵队本月七时前进至两河口、晏场，八日大河边，望鱼石各附近地区，并即派出左侧支队，经高庙、张村至炳灵祠，建碉守备关帝庙、炳灵祠附近要点，及派出游击队于沙湾方向。

3. 总部率九十二师，本月七日前进至柳江，八日两河口。

4. 六十一师本月八日到达洪雅，九日前进至柳江待命。

5. 第四十一军到达洪雅后，即以一旅守备止戈街，两旅守备雅河（徐嘴、吴村坝、水津关、大兴场、周公水之线）南岸各要点，两旅守备柳江、高庙、关帝庙、炳灵祠各要点，其余控置于观音场、柳江之线，为总预备队。

各守备队到达目的地后，务即建碉固守，并须以先遣部队任雅河南岸之守备，草坝场发现匪踪，特须注意。

四、第一、二纵队作战地境如次：

老君顶——任岗——一三六——高粮溪——二一八 福星场之线。线工属第二纵队。

五、给养由各部自行采办。

六、第一、第二纵队各师野战病院，着在观音场、柳江开设，四十一军野战病院于洪雅开设。

七、通信以有线电话为主，须利用乡村电话线及电报线。通话务用暗号，以防泄漏秘密。各部队于停止间，须尽可能用无线电切取连络。陆空之连络及口令、信号、识别旗等，均照行营规定实施。

八、余随总指挥部前进。

总指挥薛岳

下达法：印刷，派传令送达。

各部遵令开始行动。至十二月八日，我第一第二两纵队之游击队，将孔

坪——沙坪——大河边之匪驱逐，而确实占领该线。第九十二师本日推进至晏场，第六十一师进至止戈街，第四十一军各旅正向止戈街及雅河南岸各要点与柳江、关帝庙、炳灵祠各地配备防务中。

委座八日十九时行声仁电

总指挥部由花溪进至两河口时，接奉委座八日十九时行声仁电开：匪正续向南窜，决定处置如下：

- 一、刘总司令应速遣主力进出名山、雅安追击。
- 二、薛路速向荣经兜剿。
- 三、孙总指挥所部着迅速集结洪雅，俟匪主力窜向明了，再定使用方向。
- 四、李家钰部着兼程赶赴大渡河，巩固河防。
- 五、刘总指挥在雅安部队，应仿照罗卓英前年赣州被围时之掘洞出击，夜间袭击。
- 六、李韞珩部抽出一部，向东游击。

遵即基于任务及当面情况，下达如次之电令

我军以进击观音铺、福星场线之匪之目的，决先占领禄皇山、马安山、羊子岭、九龙山之线，为后（十）日开始攻击之准备。其部署如次：

十二月八日策定之攻击部署

一、第一纵队明（九）日应占领禄皇山、马安山之线，择要构筑据点，派出先遣队向观音铺施行威力侦察，并酌派一部于孔坪、沙坪协同团队建碉固守。

二、第二纵队明（九）日应占领羊子岭、九龙山之线，择要构筑据点，并向福星场派出先遣队，施行威力侦察。并酌留一部于炳灵祠，协同团队建碉固守。

三、第九十二师（欠五五二团）明（九）日以一部进至大河边，以主力位置于望鱼石建碉，并为预备队。

四、余率五五二团明（九）日进至晏场。

附记：已电飞机队明（九）日正午协攻禄皇山、羊子岭之匪，各部须注意陆空之联络。

第五、战斗经过及决战时之景况

十二月九日战斗经过

第一纵队方面

十二月九日我第一纵队主力在孔坪渡河，当即派第九十师（欠五三七团）占领天台山、鹿子山阵地施行掩护。以五三七团取小径向四居坪前进，该团于下午三时许，进至白果坪附近，即与匪接触，匪据险抗战，迄午后四时半，始将白果坪占领，是日纵队主力集结于沙坪、孔坪、李坝地区，准予明（十）日向四居坪攻击前进。

第二纵队方面

第二纵队本日由望鱼石、大河边出发，经南岗向油屙岩、陡坎子之匪攻击前进。上午八时许，其第五师先遣队到达芭蕉湾附近，发现油屙岩有匪约一营，即向其猛烈攻击，匪凭险顽抗，进展不易，乃加派该师第二十七团经公安抄袭羊子岭之侧背。下午四时，该团至青银岗、尖峰岭一带后，仍因路小坡急，不克前进。该师乃占领原阵地彻夜，并增兵一营，进至公安附近，

策应第二十七团之作战。

我第九十二师（欠五五二团）本日进至望鱼石，六十一师进至柳江。

总指挥部于上午九时进至晏场。

关于翌日作战指导要领之策定

上午十二时策定明（十）日作战之指导要领，当即电令各部如次：

一、明（十）日攻击观音铺、福星扬线之匪之指导要领

1. 第一纵队主力可用在左翼吉子岗方向，与第二纵队右翼切取联络。

2. 第二纵队主力可用在右翼福星场方向，与第一纵队左翼切取联络。

第九十二师及迫击炮营之配属

3. 第九十二师及税警团迫击炮营，均归周司令官指挥。第九十二师应占领马耳山，派一部向大拐上佯攻，并对九龙溪，瓦山方向严密警戒，主力为第二纵队之预备队。

二、攻击部署由吴、周两司令官按当面匪情、地形、精密配置，互相电知，攻击开始时间，以十日上午九时为准。

三、第九十二师五五二团及迫击炮营，明（十）日午前六时向羊子岭推进。

四、余明（十）日向望鱼石前进。

给航空队之通报

下午八时给空军指挥官张有谷之电如次：

一、我军准明（十）日上午九时，向观音铺、福星场之匪攻击前进。因兵力关系，左翼九龙溪、瓦山方向之配备，颇为薄弱，顾虑极大。

二、贵队明（十）日上午九时前派机协攻，并侦察新添站、茱经、大拐上、九龙溪、瓦山一带，对九龙溪、瓦山方面尤须尽力侦炸，为我左翼之掩护。

十二月十日晨，据报观音铺、福星场一带匪之碉堡，又加强增固，并施掩蔽，当即电令各部如次：

一、阵地战宜集中机枪、迫击炮火力，击破一点。

二、山地战宜活用小部队，节省兵力。

三、马鞍山、羊子岭须构筑据点，前进时留一小部守备。

四、占领观音铺、吉子岗、福星场后，须迅速构成碉楼据点。

五、须严督各部振奋攻击精神，切忌行动迟滞，俾匪有充分准备时间。

十二月十日之战斗经过

第一纵队方面

本晨第一纵队，以第五十九师三四九团向禄皇山，第九十师五三七团向四居坪之匪攻击，另派第六十师五四团由炭山直攻马安山，以抄四居坪之背，主力即由李坝、孔坪、沙坪向四居坪前进。我五三七团进至四居坪附近时，匪凭险顽抗，该团攀登崖岸瞰射之，匪不支，即向马安山溃窜，第五四团尾匪追击，乘势占领马安山，我三四九团亦将禄皇山、莱家山一带确实占领。当晚纵队主力，即集结于四居坪附近。

第二纵队方面

第二纵队以第五师附九十六师五七六团，仍向油篓岩之匪继续猛攻。午后三时，在油篓岩抗战之匪，经我第二十七团之猛攻，及第二十七团之一营，攀登左右高山，复由悬崖垂下，抄匪侧背。同时我五七六团，亦由鄢溪沟向平溪附近抄击。匪乃不支，向羊子岭逃窜，当将平溪占领，派队向陡坎子、

羊子岭追击。第九十六师主力，仍集结大河边附近策应。第九十二师仍集结于望鱼石。

总指挥部及第六十一师，本日仍在晏场。

十二月十一日战斗经过

第一纵队方面

第一纵队以五十九师三四九团，展开于九龙岗一带高地，对观音铺之匪准备攻击。第九十师五三五团为前卫，经刘家沟、马安山、周家咀，续向鱼古堰搜剿前进，余为本部跟进。下午一时许，前卫到达樊山岗时，匪踞周家咀、鱼古堰一带碉堡，阻我前进，当即向匪猛击。至下午四时许，匪受重创，纷纷溃退，该团遂确实将樊山岗高地及其附近碉楼占领。

第二纵队方面

第二纵队本晨续向当面之匪攻击前进，以第五师任正面，由平溪向陡坎子、羊子岭攻击前进。第九十六师五七六团由平溪向羊子岭南端攻击前进。并以迫击炮营在平溪附近进入阵地，掩护步兵之前进。

第五七六团于上午九时进至土地垭附近时，遇匪五六百名凭工顽抗，当即猛烈攻击前进，反复肉搏，战至薄暮，卒将该匪击溃，乘势占领土地垭高地。我第五师攻击陡坎子无进展，改在原地停止，待机进攻。

第九十二师进至大河边

总指挥部率第六十一师进至望鱼石。

综合匪情：

一、天、芦之匪约三千，续经始阳向新添站、荣经窜扰。

二、汉源街附近集匪基众。

三、匪约二团，窜抵富林，其一部向马料进窜。

匪情判断：

匪为使其主力南窜之安全，其第四军及第三十军，必固守观音铺、羊子岭一带阵地，以期确实掩护。

本军情势：几日来我第二纵队攻击陡坎子一带阵地，匪坚工固守，凭险顽抗，我官兵虽奋勇猛攻，终难进展。而第一纵队方面，则捷报迭传，节节胜利。即决变更部署，转用主力于右翼。下午十一时电令各部如次：

主力之转用

一、第一纵队除以一部于周家咀、鱼古堰迅速构筑据点，一部任恢复雅安、观音铺交通外，主力即偏向吉子岗南进，与第二纵队协力围攻荣经。

二、第二纵队加强工事、确实固守现阵地，待机攻占羊子岭，对九龙山、瓦山、牛心山、章山一带派队游击。

三、第九十二师及迫击炮营着归吴司令官指挥，限于明（十）日向马安山前进。

四、第六十一师以一团进至关帝庙、炳灵祠，主力仍集结望鱼石建碉待命。

五、孙震部推进至孔坪、沙坪、大河边、关帝庙之线，接替后方各要点之守备。

十二月十二日总指挥部进至沙坪时接奉

委座十二日二十一时电开：

一、据俘匪供称；最近徐匪有以陈昌浩率七个团由名、雅间向东突窜之企图。

二、我军以迅速恢复名、雅、荥、汉间交通，堵匪南窜之目的，部署如下：

1. 薛路附孙部先头之六团，应即摧破当前之匪，迅速占领荥经，截击该匪南窜。

2. 杨森部应迅速抽精锐四个团，集结于中山坪附近。孙震部除先头六团，随薛路进展，仍就近归薛岳指挥外，其余部队归孙总指挥率领，集结洪、雅附近，归刘总司令指挥。并抽出邛名方面主力部队，迅速向名、雅间进展，恢复名、雅交通，并连系薛路，并力截击，堵匪南窜。

3. 杨总指挥部所部，除抽出四团外，其余仍集结洪、雅附近，巩固城防，并速整编。

十二月十二日战斗经过

第一纵队保持重点于右翼，以第五十九师（欠三五四团）对马皇岗之匪攻击；第九十师（欠五三七团）对吉子岗、茅草岗之匪攻击；五三七团为预备队，位置于刘家沟附近。

第二纵队方面，除以一部与匪接触外，主力移至大河边附近，集结建碉待命。

本日战况，无大进展，迄至黄昏仍与匪在原阵地对峙中。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二时下达电令如次：

我军拟占领观音铺后，即以主力向吉子岗攻击，同时迂回羊子岭，俟吉子岗、羊子岭确实占领后，再向福星场、荥经攻击前进，其部署如次：

十二月十三日之攻击部署

一、第一纵队迅速攻占观音铺、鱼古堰，即在该线构成据点，并速以主力偏向吉子岗，相机南进。

二、第二纵队附第六十一师，以一师（欠一团）固守原阵地；另以一师及一团，迅速集结，预行详察路线，候令向吉子岗攻击。

第六十一师主力应控置于大河边，并以一部守备炳灵祠、关帝庙、雷洞沙湾、李湾各要点。

三、总指挥部位置于沙坪。

十二月十三日战斗经过决战时之景况

本晨第一纵队以五十九师（欠三五四团）配属九十二师五五二团向马皇岗、观音铺，以九十师向吉子岗、茅草岗之线继续攻击。以第九十二师（欠五五二团）为预备队，位置于刘家沟附近。上午九时许，开始攻击前进，我官兵冒雪猛进，奋勇异常，匪凭堡恃险，顽强抗战，肉搏数十次。激战至下午四时，我第九十师确实占领三曹坪碉楼及黄瓜坪一带匪阵地，第五十九师亦占领观音铺、马皇岗一带。傍晚匪突增加伪十一师全部，向我五十九师猛烈反攻，我军忠勇奋发，沉着应战，虽血花四溅，尸横遍野，仍不顾一切前仆后继，与匪肉搏，苦战终宵，卒将该匪全部击溃，狼狈向西溃窜。

十二月十四日战斗经过

十二月十四日我第一纵队除以五十九师固守马皇岗、观音铺一带原阵地，并搜剿附近残匪外，第九十师主力即由黄瓜坪向吉子岗匪右翼阵地攻击，以一部沿横地头向吉子岗正面攻击，激战六小时，将匪击溃，确实占领吉子岗，同时命该师即编组追击队向荥经跟追，至下午八时，即将福星场克复。

第九十二师奉令向新站方面追击，以五四七团向观音铺以西之花锹杠高地匪阵地攻击，另以有力之游击队，经普惠寺至飞龙关，击匪侧背，下午四

时确实占领花楸杠、侠口岩、飞龙关一带。

二路军薛岳部与红军在四川 天、芦附近战斗详报 (一九三六年二月)

第一、战斗前匪我形势之概要

甲、川西匪我之态势

一、伪第九、第三十一两军，自去岁十二月中旬以来，即在邛崃、名山、雅安（不含）以西之线与我川军之第四十五、四十四、二十一各军对峙中。

二、伪第三十三军集结宝兴、灵关间地区，伪第五军于金汤、丹巴之线与我第五纵队在瓦斯沟、毛牛之守军相持。

三、伪第四军自去岁十二月中旬于观音铺，吉子岗之线，被我军击溃后，即退踞骆韩山、新场、仙峰山、陈家坝，温池一带地区。伪第三十二军，自一月上旬于小河场、懒板凳之线，被我军击溃后，即退踞思经坝附近地区。伪第三十军一部在新场附近，主力集结天全，始阳间地区。

乙、黔西萧、贺股匪之西窜

萧、贺股匪，自湘西突围后，即窜入黔境，二月三日，其主力（约二万）窜踞毕节城及其附近地区，有继续向西窜扰之势。

第二、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之情况判断

二月三日下午八时，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之情况判断如次：

判决

本路军应在萧、贺股匪未窜入川南以前，先对徐、朱股匪，采取攻势，以收各个击破之效为要。

理由

一、匪情判断：徐、朱股匪，最有利之行动，即在维持现阵地，从事整理补充，待萧、贺入川，而后集中主力，向我薄弱之一部突围南窜，与之会合。至萧、贺股匪之行动，不外下之三种；

1. 由毕节经叙永窜泸州。

2. 由毕节经镇雄、高拱窜宜宾。

3. 由毕节经威宁、昭通、巧家窜宁属，无论其取何种行动，对我剿匪军之侧后，均感受颇大之威胁，可无疑义。

二、任务判断：本路军之任务，在剿灭徐、朱残匪，救民安川，以奠国基。徐、朱股匪，自草地回窜，连破川军。欲与之一致进剿，彼此协同，颇为困难，如坐失时机，必致害川误国，故决不顾成败，上本委座意旨，下则合力同心，誓先灭徐、朱，再图萧、贺，而以收复芦山，天全为第一次作战目标。

三、地形判断：天、芦以南，地形虽属险要，而交通给养，尚称便利，自灵关以北则雪山峻岭，路少人稀，粮食早已搜劫殆尽，故判断徐、朱股匪，必在天、芦以南地区，与我行持久战，不得已时，方退踞懋、抚、崇、绥、丹地区，整顿待机、然至此则其势力必大为减耗。

第三、先遣参谋之地形侦察

二月四日晨派遣本部中校参谋饶少伟自荣经出发，赴两河口、陈家坝一带实地侦察，六日返部，具申攻击之地形判断，如图第二。（略）。

第四、第一纵队之前进计划

第一纵队之前进计划如附图第三。（略）。

第五、作战计划及训令

三月七日上午十时，召开幕僚会议，策定作战计划如次：

第二路军作战计划

其一方针

一、本路军以收复天、芦之目的，决于本月十一日拂晓，向当面之匪攻击前进，以主力向寨子山、李家山、金花庙地区，实行中央突破，压迫土匪于荣经河以西、天全河以南地区而歼灭之，依战果之扩张，确占天、芦各要点。

其二指导要领

二、第一纵队各师之侦察队，协同当地民团，于本月十日攻占老君山，十一日拂晓，向尖峰顶前进，威胁大冈上匪之侧背。

三、攻占寨子山、李家山后，第二纵队之主力，即向八岭寨，谢家坪挺进，截击由仙峰山、老熊岩溃退之匪，第一纵队初控置强大之预备队于廖乙湾附近，相机向大冈上推进，猛追由李家山溃退之匪。

四、击破匪后，如获优胜战果，即编三个兵力各约一团之追剿队，衔尾穷追，以在二月十一日夜，追占飞仙关、始阳、天全各要点，如匪仍续向北溃窜时，则迫剿队应以芦山、灵关为目标，继后穷追。

五、如匪退踞飞仙关、始阳、天全之线与我决战时，则第一步应追至雅河南岸，作详密之侦察，定第二步之攻击部署。

其三部署

六、各部队之任务及行动：

1. 航空队于十一日上午八时，以一机侦察天、芦间地区，以主力协助地上战斗，并轰炸增援及溃退之匪。

2. 第二纵队（配属迫击炮营之一连）于十日须作攻击准备完毕，十一日拂晓，即由牛路沟——月来山——两河口之线，攻击前进，其重点保持于寨子山方面；攻占该山后，主力即分向八岭寨、谢家坪、新场席卷而包围歼灭仙峰山、老熊岩、伏龙桥、丁村坝、骆韩山之匪，攻击奏功后，应以飞仙关为追击目标，向溃退之匪，猛烈追击。

3. 第一纵队（配属迫击炮营（欠一连））于十日须作攻击准备完毕，以第四军于十一日拂晓，即由两河口——苦竹坪——金花庙——陈家坝之线，攻击前进，保持重点于李家山方面，俟攻占该山后，应以其一师，即向大冈上挺进，策应第二纵队方面之作战，攻击奏功后，以始阳为追击目标，向溃退之匪猛烈追击，以九十二师除各以一部守备原碉线及由陈家坝至垭子口之警

戒并派一左侧支队向苦蒿沟方面游击外，其主力集结于和平头附近，随我军战斗之进步，相机向天全方向挺进。

4. 第二十四军第一旅及第四十一军第三旅，十一日拂晓，即向当面之匪佯攻，随我军战斗之进步，相机攻击前进，搜剿骆韩山一带残匪。

5. 第六十一师以其一团任荣经之守备，主力于十日午后三时，集结新添站附近，为总预备队。

七、第一、二两纵队之作战地境如次：

望头岩——两河口——横路头——大生溪——庙子岗之线，线上属第一纵队。

八、本路军战斗指挥所，攻击开始后于望头岩。

其四通信

九、与各师之通信，以有线通信为主，无线通信及信号通信为辅。

十、有线通信，以望头岩为基点，由新添站至望头岩，归第二纵队架设，由垭子口至陈家坝，归第九十二师架设，由陈家坝至望头岩，九十师架设，余由各部相互构成通信网。

其五补给及卫生

十一、给养仓库设荣经，各师须携行五日份粮秣。

十二、荣经设立临时野战病院、各师野战病院，在碉线内之适当地点开设。

第二路军作命第一号

训令二月八日午前十二时于荣经总指挥部

一、匪情及友军情况，如贵官所知。

二、本路军以攻占新场，老君山线之目的，拟于二月十一日午前九时，向仙峰、老君山线之匪，攻击前进，期在彼线击破伪第四、第三十两军后，一举而追占飞仙关、始阳、天全，而领有之，以利尔后进迫土匪退守宝兴以北地区，而封锁之，其部署如左：

甲、第二纵队附迫击炮一连

二月十日，以两团配置于牛路沟、月来山之线，作攻击仙峰、老熊岩之准备，主力集结于望头岩附近。作攻击寨子山之准备，应于二月十一日午前九时开始攻击前进，期于十七时前击破新场、谢家坪以南地区之匪，而占领新场、谢家坪之线，并即时派队扫荡骆韩山一带之残匪。

乙、第一纵队附迫击炮两连

第五十九师于二月十日进击廖叶湾附近，作进击关口上、大冈上之准备，俟二月十一日十三时，第九十师攻占李家山时，适应时机而进击关口上、大冈上之匪，期于十七时前而占领之。

第九十师于二月九日进击滥池、施家湾之线；二月十日驱逐黄泥冈、陈家坝、花秋坪之匪，而作攻击李家山、尖峰顶线之准备；二月十一日午前九时，开始攻击前进，期于十三时击破李家山尖峰顶线之匪，协助第五十九师作战。

以上欧、韩两师之侦探队，应于二月十日前，夺取老君山为左侧掩护据点，及威胁尖峰顶之侧背。

第九十二师除以一团守备主要碉线，及派出游击支队，逐日向苦蒿沟方面佯攻外，主力于二月十日进出宋家沟、和平头线驱逐大坪顶、白岩线之匪后，以一团配备建碉警戒，掩护左侧，其余为该纵队之预备队。

丙、第六十一师除以一团守备荃经主要碉线外，主力于二月十一日午前九时集结新添站附近为总预备队。

丁、空军于二月十一日午前九时，开始活动，以两机侦炸飞仙关、天全河南北岸溃退及增援之匪，以三机协助战斗，轮回轰炸，不断上空之掩护。

三、两纵队作战地境，以望头岩——两河口——大生溪——瓦子坪之线，线上属第一纵队。

四、通信网之构成，新添站、苦房沟、望头岩、苦竹坪之电话线，归周纵队于二月十日前架设完成，并在望头岩设置总机；苦竹坪、陈家坝之电话线归欧师于二月十日架设完成，并在陈家坝设置总机；陈家坝、垭子口之电话线，归梁师于二月十日架设完成。

其他陆空联络符号，及口令、信号、识别旗带等，悉照行营规定者使用。

五、各师战病院，应在碉线内之适当地点开设，总部在荃经设立临时野战病院。

六、各部须携带四日份粮秣。

七、余在荃经，战斗开始时，在望头岩。

注意：一、须集中机炮火力，猛烈射击，两翼须迂回，猛烈迈进，以突破匪阵，减轻伤亡。

二、击破匪后，如获优胜战果，即编三个兵各力约一团之追剿队，衔尾穷追，以在二月十一夜追占飞仙关始阳、天全为第一目的。如匪继续向北溃窜时，则追剿队亦继续穷追，以追占芦山、灵关为第二目的。如获战果不大，则编三个兵力各约一营之追剿队，追至天全河南岸，监视匪之行动。

三、占领新场、老君山之线后，新场、关口上线属周军，关口上、老君山线属吴军，老君山白岩线属梁师，均限黄昏前完成野战工事，次日即行建碉。

四、攻击部队占领一处，即烧三堆烟火为号，每堆约距五十米突，每到一处，即取雪或石灰书明地名，以利空军识认。五、召战场追击队归还原阵地时，吹上讲堂号，如遇匪反攻时，吹出操号，如遇匪增援时，吹收操号。

总指挥薛岳

下达法，油印分送

第二路军作命令第二号

训令二月十一日午后八时卅分于苦房沟

一、匪情如贵官所知。

二、本路军以继续攻剿飞仙关——始阳——天全线之匪之目的，明十二日应派出追击队对上级之线施行追剿，主力在窗子坝——新场——谢家坪——炒米寨——杨旋坪——老君山——老熊祠——铜鼓山之线、择要点建筑碉楼，并完成攻击诸准备。

三、第二纵队于明（十二）日晨，派出两追剿队分向飞仙关——高桥方向追剿，主力在窗子坝（不含）——新场——谢家坪——关口上（不含）之线，择要建筑警备。

四、第一纵队于明（十二）日晨派出两追剿队分向始阳——龙隐方向追剿、主力在关口上（含）——杨旋坪——老君山（含）之线，择要建筑警备。第九十二师派出一个追剿队于明（十二）日晨，向思经坝方向追剿，以一团在老君山（不含）——老熊祠——铜鼓山——山岩之线，择要建碉警备，两团位置于陈家坝、四田坝地区，但守备垭子口之林团，须俟刘元塘之凌团到

达接防后，方可移动。

五、第六十一师除守备荥经之一团外，于明（十二）日晨，以位置于窗子坝之三六一团，搜剿玄空山东北，骆韩山西南一带地区残留之匪，三六六团除以一连守备新添站附近碉楼外，余推进至窗子坝。

六、追剿队之兵力，约以一营为准，追至雅河南岸，须对北岸施行威力侦察。

七、各部弹药、粮秣之补充，限于十四日以前完成。

八、余在苦房沟。

总指挥薛岳

下达法：译成密码，用电话传达。

第二路军作命令第三号

训令二月十三日午后六时于峡口坝

一、匪情如贵官所知。

二、本路军以继续攻击踞守雅河北岸之匪之目的，拟于明（十四）日，推进至雅河南岸，十五日拂晓，渡过雅河，向飞仙关——始阳——天全之匪攻击前进，保持重点于中央，将匪压迫于芦山，灵关间地区而歼灭之。

三、第二纵队（配属第六十一师）于明（十四）日推进至雅河南岸，作渡河之侦察与准备。十五日拂晓，向飞仙关——何家坝——始阳一带之匪，攻击前进，而进出于芦山——大坪山之线。

四、第六十一师着归第二纵队司令官之指挥，明（十四）日进至安乐村——双溪口——牛路宕之线，严密侦察警备，其驻荥经之三六三团，限于十六日归还建制。

五、第一纵队于明（十四）日推进雅河南岸，作渡河之侦察与准备，十五日拂晓，向始阳——猫儿岗——梅子岭——天全一带之匪攻击前进，而进出于大坪山——灵关之线。

六、两纵队之作战地境如次：

新场——始阳东端——眉织场——大坪山——牙子口线，线上属第二纵队。

七、第四十一军第三旅（欠第六团）于十五日进至新场，为总预备队，其第六团即调任荥经附近碉楼之守备。

八、通信网之构成，如别纸要图（附图第四）

九、兵站末地，推进伏龙桥、陈家坝。各军师之输送队，担任由荥经仓库至兵站末地之转运，其运输力，以运一日足供二日之食量。

十、临时野战病院，推进至新添站。

十一、余明（十四）日在峡口坝，十六日进驻始阳。

总指挥薛岳

传达法：油印分送

第六、战斗经过及决战时之景况

甲、战斗第一期（二月十日至十一日）

第二纵队方面

第三十六军第五师

第五师十一日拂晓，以第二十五团之第二营，第三十团（欠一营），展

开于月来山——余家冈——两河口之线，九时开始向寨子山之匪攻击前进。匪坚工顽抗，并以迫炮向我望头岩射击。九时许，我第二十五团以第一营由两河口迂回寨子山匪之右侧背，该匪三面受击，稍形顿挫，我第二十五团乘此时机，一鼓攻占寨子山高地，该匪除大部被我二十五团歼灭外，残部向高家山、野猪池溃退。十时三十分我余家冈之三十团，亦将野猪池占领，并继续攻占老熊岩。十一时四十分，二十七团归还建制之一营，接替寨子山阵地后，即以二十五团附二十七团第三营，迅向八岭寨猛攻，激战约半小时，除少数匪向伏龙桥溃逃外，余皆被我军击毙。我二十五团遂于正午十二时二十分，占领八岭寨，并截获由仙峰山败溃之匪数十名。午后二时，我第二十五团及二十七团第三营，追抵伏龙桥附近，匪复凭据伏龙桥东岸坚固堡垒，顽强抵抗，激战约一小时至午后四时，我第二十七团第三营，挑选奋勇，在火力掩护下，由伏龙桥左侧强行渡河，匪不支，纷纷溃散，我二十五团及九十六师之五七六团，当即渡河，将伏龙桥丁村坝附近之匪包围，除一部向飞仙关、始阳逃逸外，余均被我击毙，同时以二十五团之第一营，及二十七团第三营，分别跟踪追击，至新场前方，时近黄昏，遂在附近筑工警备。

第三十六军第九十六师

第九十六师（欠五七一团（欠一营））十一日午前九时，集结望头岩东南端。十时我第五师占领寨子山，即派五七三团紧随该师后尾，由寨子山北端经冷窝坝向赵家咀、谢家坪、瓦子坪攻击前进，午前十一时，攻占大生溪，师部率五七六团进至冷窝坝时，得知我第五师已占领老熊岩，第一纵队已攻占尖峰顶，当令五七三团向谢家坪急进，五七六团经关帝头向伏龙桥、丁村坝攻击。午后二时，我五七三团已攻占谢家坪、瓦子坪一带高地，五七六团亦进至伏龙桥南端高地，与匪隔河对峙，火战甚烈，乃以五七三团再向新场攻击，五七六团之一部，绕至伏龙桥北端之石家庄附近强行徒涉。午后三时，我五七六团一部进至丁村坝北端，据守伏龙桥之匪，除一部向玄空山逃窜，以五七六团及五七一团之一营跟踪追击外，余均被我军歼灭。午后五时三十分，进至新场，并派一部分向骆韩山、飞仙关方向追击，以主力即在新场、谢家坪之线筑工警备。

五七一团（欠一营）午前五时十分，开始向仙峰山、老熊岩之匪佯攻，以一部向狗爬岩前进。十时三十分，老熊岩之匪动摇，即由仙峰山东侧向匪猛攻。十一时，匪不支，向峡口坝溃退，同时二十分，确实占领仙峰山，复以主力向峡口坝跟踪猛进。午后二时，追抵峡口坝，协同第五师及五七六团，向丁村坝攻击。午后三时，占领丁村坝，乃与师主力会合，归还建制。

第一纵队方面游击支队

游击支队（由第五十九、九十两师侦探连及各团侦探队、民团第六大队编成）于二月十日经四田坝、星宿岩向老君山之匪攻击，十一日拂晓，确实占领之，即向尖峰顶威胁匪之侧背。

第四军第九十师

第九十师于十月进至廖叶湾、洗澡池、关地头一带地区，午前十二时，向四田坝、刘家山之匪攻击而占领之，十一日午前七时，第五四团向黄泥岗、岩口上、孙家山之匪攻击前进，我官兵在迫炮、机枪火力掩护下，勇往迈进，八进五十分，遂确实占领黄泥岗、花秋坪之线，即以一营向三块田攻击，协助第五三七团之作战，并以一部向令牌山扫荡残匪，团主力集结黄泥岗附近，整備续进，时五三七团以第三营，向金花庙、廖湾头、李家山之匪

攻击前进。九时我空军活跃天空，陆空协同，连破匪五层强固之工事。九时三十分，我五四团第一营攻占三块田，侧击廖湾头、李家山之匪，我五三七团第三营亦勇往直前。匪纷向大冈上溃退，该团第一营续向尖峰顶、杨旋坪攻击前进，盘踞山顶之匪，密投手榴弹，我即迂回尖峰顶侧击该匪，午前十一时三十分，遂确实占领尖峰顶，匪纷向杨旋坪溃退。下午零时三十分第五三五团第三营，向大冈山之匪攻击，而占领之，该师除以一部向始阳、天全追击外，主力即集结杨旋坪、尖峰顶、老君山、李家山一带地区，筑工警备。

第四军第五十九师

第五十九师于十一日十二时以前，均集结廖叶湾附近，为第一纵队之预备队，下午一时许向大冈上挺进，二时占领大生溪，三时半占领炒米寨、关口上之阵地，即各派一部向群山上、始阳方向追击。

第九十二师

第九十二师（欠五四九团）于十一日占领白岩、老熊祠线，五四九团随师部于午后六时，推进至陈家坝。

第六十一师

第六十一师（欠三六三团）集结新添站附近为总预备队。

决战时之景况

连日阴雨绵绵，惟我总攻之二月十一日，则天气晴朗，阳光微照，陆空炮之协同，甚称圆满，土匪虽高沟深垒，占地形之绝对优势，然以我军攻击精神之旺盛，兼得空、炮之有力协助，其活动即大受压制，由午前九时至十二时，我第五师及第九十师，连破老熊岩、寨子山、八岭寨、李家山、金竹林、香樟树、尖峰顶一带匪之数层强固工事。十一时我第五师克复老熊岩、八岭寨时，双方激战约一小时，连续肉搏数次，匪伤亡枕籍，纷纷溃窜，我第九十师克复三块田、金竹林、香樟树时，空军不断轰击，步兵得在其掩护下，勇往直进，接近匪阵地或山脚，彼此则密掷手榴弹，白刃冲锋，当此时也，烟火弥天，血肉横飞，我官兵一往直前，如风扫残叶，连破匪之五层坚固工事，土匪除一部逃窜外，尸遗遍野，亦云壮烈矣。

同日午后六时，总指挥率同幕僚进驻苦房沟，将本日经过战况及匪情地形，详加研究，关于翌日之行动，下如次之决心。

决心

本路军以继续攻剿飞仙关——始阳——天全线之匪之目的，决于明（十二）日派出追剿队对上级之线，施行追剿，主力在窗子坝——新场——谢家坪——炒米寨——杨旋坪——老君山——老熊祠——铜鼓山之线，择要建筑碉楼，并完成攻击诸准备。

理由

一、匪情，十一日后二时，得航空队之报告云“芦山，始阳道上，有匪五六千，向始阳增援，始阳、天全道上，有匪二三千，军容甚整”，且天、芦为匪盘踞数月，必不轻易放弃；我川军方面，目下亦无积极行动，故判断匪必移主力企图在雅河北岸，与我一决雌雄，此为其至当之行动也。

二、地形，雅河水枯，徒涉点虽多，然对我军之进攻，亦成极大障碍，且飞仙关、始阳、天全以北，地势险要，为自古用兵必争之地，匪必前凭地障，后依大山，在该线取间接配备，乘我军分离之际，转取攻势。依上之判断，则我军进攻该线之匪，不得不预作详密之侦察与准备，乃根据以上之决

心，于午后八时半，下达第二号训令。

十三日正午十二时，总指挥率两纵队司令官及少数幕僚，赴新场前方侦察匪情地形，当即决定于明（十四）日推进至雅河南岸，十五日续向飞仙关——如阳——天全之匪攻击前进，午后六时，下达第三号训

乙、战斗第二期（二月十五日至十八日）

第二纵队方面

第六十一师

第六十一师于十四日肃清雅河南岸之匪，而占领牛路岩、罗布地、安乐村一带地区，十五日午前十一时，以三六一团由罗布地，三六六团由河水坝强行渡河，惟因水深流速，徒涉困难，北岸之匪，凭碉猛烈向我射击，第三六六团官兵奋不顾身，团长身先士卒，不料于渡河中中弹殒命。下午二时，攻占多功村、圈子冈一带高地，残匪节节败退，我三六一团一部在芦山东岸（多功村附近）与匪对峙，主力尾匪向罗代坝追击。十六日拂晓，第三六六团第二营，于牛路岩附近，用木排偷渡飞仙关，激战约一小时，遂确实占领之。午后三时，第三六三团进抵横山岗，匪凭碉顽抗，经我迂回抄袭，匪始退去。是晚我三六三团追至百家店，三六一团追至三江口与匪相峙。十七日拂晓，第三六三团续向芦山追击，匪以左右受迫，乃向双合场方向溃退。

第九十六师

第九十六师（附第五师第二十七团）于十四日进占庙子冈一带高地。十五日午前八时三十分，乘烟雾未散，以五七三团由庙子冈附近渡河，五七一团午前九时，由凤凰咀继续过渡，凭踞工事之匪，略事抵抗，即向始阳西北溃窜。五七三团即于九时二十分，占领始阳街，师主力亦均渡河完毕，除以第五师第二十七团向至天方向协助第九十师之追剿外，师则分两纵队，向眉纤场、十八道水之线追剿，十六日师主力进至落霞坝、眉纤场之线，十七日午前七时，以一部续向芦山之匪攻击，而占领其东北高地，我川军之一部乃乘机入城。

第一纵队方面

第九十师

第九十师于十五日拂晓，以五三五团第一营由三个庄附近渡河，午前七时三十分击溃盘踞始阳之匪而占领之。第五四团第三营午后三时三十分，由龙隐附近渡河，而占领天全，残匪纷向灵关方向溃窜。该师之主力，是夜即集结始阳附近。

第九十二师

第九十二师于十四日午后三时，驱逐沿途散匪，而到达张村，五时进抵思经坝附近，发现匪约一团，占领其北方高地，其先遣队由翼侧向匪包围攻击，六时三十分攻占之，与当面之匪，彻夜相持。十五日拂晓，驱逐雅河南岸之匪，于午后二时，以一部渡河迂回大冈山以西，主力三时许，进占天全城，残匪纷向灵关溃窜，是夜该师之一部；占领大冈山——龙冈山之线。

第五十九师

第五十九师于十五日午后五时三十分，全部渡河完毕，集结于始阳及其附近地区。十六日晨，以挺进队（由师侦探连、各团侦察队、三五一团之第二营编成）向永兴场、老场之线追击，以三五四团经任家湾、马路岩向露春庙搜剿。是夜挺进队到达六口田西方高地，三五四团到达露春庙附近，与残匪相峙，十七日继续向灵关追击，沿途清剿。下午六时，三五四团到达大全

寺，挺进队到达大庙附近，十八日继续穷追，击破匪之后卫，午后六时，确实占领灵关及其东西高地，残匪纷向宝兴方向溃窜。

吴奇伟部与红军在四川天全附近战斗详报

(一九三六年二月)

第一、战斗前匪我形势之概要

一、朱余股匪经我军在荥雅属之观音铺、吉子岗、垭子口、望头岩、月来山各地区先后击溃后，其主力乃退据天、芦一带，积极补充整理其第4军全部在老君山仙峰山、飞仙关一带构筑极坚强工事，凭险固守，以待萧，贺股匪北来之会合，赤化川、康而与陕、甘诸匪相策应。此时老君山、仙峰山一带匪之工事及兵力配备并我方之概况如附图第一（图略）。

二、我路军拟以本纵队突破老君山、李家山、炒米寨、大生鸡一带之匪阵地，将其压迫至天全河以北地区，以便我第二纵队包围仙峰山、老熊岩之匪，而歼灭之。再进占天、芦、宝兴，以摧毁其残余而使黔、陕、甘诸匪势孤力薄，日促于灭亡。其训令之要旨如左：

1. 第二纵队二月十日配置于牛路沟月来山之线作攻击仙峰山、老熊岩之准备，主力集结于望头岩附近，作攻击寨子山之准备。二月十一日开始攻击前进。

2. 第一纵队附迫炮（周营）两连二月九日以主力进出于滥池、廖叶湾、陈家坝附近，十日先攻略老君庙、新受岩、刘家山、黄泥岗、花秋坪、任家湾一带匪之警戒阵地，十一日午前九时向李家山、金竹林、赵家岗一带之匪攻击。

3. 第六十一师除以一团守备荥经主要碉线外，主力于二月十一日午前九时集结于新添站。

4. 空军于二月十一日午前九时开始活动。

第二、战斗地之状态

1. 老君山高耸云端，羊肠小道，攀登不易，惟一经领，有则对天全已成建瓴之势。

2. 李家山、赵家岗、黄泥岗等处均筑有强固工事，李家山重层配备，共有七层，赵家岗、黄泥岗亦四、五层不等。

3. 白岩、老熊寺为我左侧之支撑点。

4. 新添站、小河场以北地区到处崎岖，泞泥不堪，运动颇感困难。

5. 由大垭口、刘家山顺河下油洞口至伏龙桥之河流，到处可以徒涉。

第三、战斗中之天候

二月九日晴夜雨，十日阴晴，十一日阴晴甚冷。十三、十四、十五等日均阴晴。

第四、战斗前部署

匪之阵地正面既形坚固，拟先派兵攻占四田坝，刘家山、海螺寺、任家湾、花秋坪一带之匪阵地，准备由其右侧攻击，横断其阵地。同时以一部占领老君山，相机进逼其右后方之尖峰顶，令牌山、孙家山一带，使我正面攻击容易，并截断天全、始阳方面之匪求援，故下如左之命令。

一、伪第四军占领老君山、新受岩、黄泥岗、花秋坪、任家湾、金竹林、赵家岗、李家山、大岗上、关口上、炒米寨、谢家坪、寨子上、老熊岩、仙峰山一带阵地，其主阵地带在金竹林、赵家岗、李家山之线。

我第二纵队于二月十一日攻击寨子上之匪，尔后向谢家坪、八陵寨之匪攻击前进。

空军于二月十一日午前九时开始活动，协助我军作战。

曹游击支队（五十九、九十两师侦探队编成）于二月九日由汤家沟向老君山前进，攻占后即按情况向尖峰顶或令牌山方向前进，并截断天全、始阳方面匪之来路。

二、本纵队以进占始阳、天全面利尔后进，迫土匪退守宝兴，而封锁之目的。拟于二月十日起开始攻击当面之匪，重点指向香樟树、金竹林、大岗上。

三、兹规定部署如左

甲、第五十九师于二月十日进出廖叶湾、曾家院子、赵家院子附近，作进击大岗上，关口上、炒米寨之准备。俟二月十一日第九十师攻占李家山、走马岗，第二纵队攻占寨子上时即由西河口及其以西地区渡河进击大岗上、关口上、炒米寨一带之匪。

乙、第九十师于二月九日进出滥池、施家湾之线二月十日驱逐刘家山、新受岩、海螺寺、黄泥岗、任家湾、花秋坪一带之匪并作攻击香樟树，金竹林、赵家岗、李家山、三块田、走马岗一带之准备，二月十一日午前九时开始攻击前进，将该匪击破后，除协助五十九师作战外，其攻击到达线务至杨线坪。

丙、第九十二师除以一团守备主要碉线及派出游击支队逐日向苦蒿沟方面佯攻外，主力于二月十日进出宋家沟、和平头线，驱逐大坪顶、白岩线之匪后，以一团配置建碉，警戒掩护左侧，其余位置于四季坪附近，为本纵队预备队。

丁、周迫炮营（欠一连）归欧师长指挥，二月十日应进入刘家坪、山坪上附近阵地，待命射击，尔后五十九师进攻大岗上时，该营既归韩师长指挥。

戊、作战地境

| | | |
|------|---|-------------------------|
| 三十六军 | } | 望头岩、两河口、大生鸡、瓦子坪、连成之线。 |
| 五十九师 | | 滥池、金花庙、走马岗南端金福寺之东方小沟、大岗 |
| 九十师 | | 上西端连成之线。 |

线上属左方部队

四、余现在若房沟，战斗开始时在望头岩

余略

下达法笔记传达

第五、战斗经过（附图第二）（图略）

一、第九十师于九日下午到达廖叶湾、洗澡池、关地头之线十日以第五三五团及五三七团集结于曾家院子、廖叶湾附近为预备队。令第五四团向四田坝、新受岩、令牌山、海林寺、孙家山、黄泥岗一带之匪阵地攻击，正午十二时开始战斗，第二营由四田坝西端凹地向四田坝、新受岩、刘家山之匪碉堡攻击，以受该团位置于滥池之机关枪连（欠一排）迫击炮集中之火力掩护，奋勇猛进，逐于午后一时占领新受岩，刘家山阵地，继向海林寺、孙家山攻击前进，该匪虽恃有坚固工事及重轻机关枪之火力，幸该营官兵不顾死生，直扑匪阵，午后二时卅分卒占领海林寺至孙家山匪阵地，居高临下，攀登困难，加以重层配备之工事，经反复猛攻，而又受岩口上之侧射，时既傍晚，我军伤亡亦重，乃令停止攻击，并集中海林寺附近。是夜见有火把千余由仙峰山、伏龙桥向李家山移动，当令严密戒备，十一日该师令第五四团于午前九时限时攻占孙家山、岩口上、黄泥岗、任家湾、花秋坪之匪阵地，并以一部协助第五三七团，攻击李家山，尖峰顶，午前七时该团以第二营向孙家山，第一营向岩口上、黄泥岗，第三营向黄泥岗，开始攻击前进，激战数次，匪不支向李家山、三块田溃退，午前八时五十分遂占领花秋坪，黄泥岗之线。至该团第一营续向三块田攻击后，即协同第五三七团攻击李家山、尖峰顶之匪第三营之一部，亦续向令牌山追击，余则集结黄泥岗附近。第五三七团于是（十一）日拂晓前推进至沙坪上西端凹地，候第五四团攻占黄泥岗、花秋坪之线，即向李家山、金竹林、走马岗之匪攻击前进。午前八时五十分，当第五四团占领黄泥岗时，该团已推进至河边，即以第三营向金花庙、廖叶湾、李家山之匪攻击前进，惟李家山之七层坚固工事及侧防均极巩固，凡经血战及空军之掩护与第五四团（由三块田侧击廖叶湾李家山之匪）协攻，遂于午前十时卅分确实占领李家山、金竹林等阵地，匪分各杨线坪、大岗上溃窜矣。尖峰顶正面攻击亦颇困难，该团乃令第一营绕出背后，进击该匪。午前十一时卅分即占领尖峰顶。第三营亦继至，除第一营之一部沿香樟树向大岗上追击前进，于午后零时卅分确实占领外，余与第三营在尖峰顶构筑工事，对天全、老君山方向施行警戒，该团团长率预备队则推进至杨线坪策应矣。师长率第五三五团为预备队，先位置于刘家坪附近，尔后随第五三七团后尾跟进，午后零时卅分与第五四团之第三营及第五十九师第三五四团之第三营攻占大岗上，匪分向始阳、大全方向溃窜，该师除以第五三五团向始阳方向追击，以第五四团第三营及第五三七团之一营归第五四团谢团附指挥向天全方向追击外余均集结于老君山、尖峰顶、杨线坪、李家山一带地区建碉警戒。周迫炮营（欠一连）在刘家坪东端高地占领阵地，当战斗时先协助第五四团制压孙家山、黄泥岗之匪，后协助第五三七团攻击李家山匪阵地，以后即归韩师长指挥。

十四日匪大部仍在雅河北岸凭垒固守，乃令该师经白马庙由四个字强迫渡河，攻占天重山及猫儿岗后，主力则集结于猫儿岗，以一部相机进占天全或始阳，而与第五十九师相联络。十五日拂晓第五三五团第一营强迫渡河，击溃始阳之伪三十军八十八师之一部，午前七时卅分遂占领始阳。

第五四团第三营亦于是日正午由龙隐渡河，下午三时卅分进攻天全而占领之。匪遂分向老场、灵关、宝兴方向逃窜矣。

二、第五十九师于九日下午到达铜厂沟、后聚坝。十日下午到达刘家坪、廖叶湾附近，十一日以周迫炮营（欠一连）先于神龙山附近阵地射击，大岗

上之匪次于横路头北端附近阵地射击，炒米寨之匪掩护第三五四团及第三五一团之攻击。

第三五四团俟第九十师攻占李家山时即展开于神龙山以北地区向大岗山之匪攻击前进，下午一时迭次向大岗上各高地猛攻，遂确实占领之。第三五一团俟第九十师攻占李家山，三大军攻占寨子上，特即在李家坡以东展开向关口上、炒米寨之匪攻击前进，下午二时占领大生溪后，并续向炒米寨攻击，下午三时卅分遂又占领炒米寨及关口上。其第三营附侦探连嗣向天王庙、关帝头继续追击，于下午五时占领之。至另派之两追击队，约一连以上，一向始阳，一向王家河、河口上，群山上方向追击，至木桥岗附近，因天色已晚，地形不明，乃归还建制，至关口上，炒米寨警戒。

师长率领第三四九团及师直属队推进至横路头时，除令第三五四团及第三五一团在大岗上、关口上巩固原阵地外，即以第三四九团向始阳追击。该团之第一营追至侯家坝、五羊寨之线，匪约五、六百与之抗拒，激战数次，匪不支，向熊公桥、群山上及始阳镇方向退窜。

十二日除派部队进至始阳河南岸游击外，余均在大岗上、关口上、炒米寨及雷家沟、严家沟、月儿台、天王庙、关帝头一带构筑碉楼。

十四日令该师于明晨经白马庙由三个庄强迫渡河进占猫儿岗，与薛家岗之三十六军相联络，主力则集结于猫儿岗，以一部相机进占始阳。

十五日该师全部于午前十时由三个庄进至始阳。

三、游击支队（五十九、九十两师侦探队编成）于九日由汤家沟向老君山攻击前进，该匪约四、五百，持有轻重机关枪凭险顽抗，鏖战至黄昏以后，未得进展。至十一日拂晓，该游击支队另以一部由右侧绕攻，匪不支向天全方向溃窜矣。

四、第九十二师十日以第五四七团由和平头，埡子口攻占白岩，陡坡坪及太平顶巨铜鼓山之线，午后三时该团到达和平头，以第一营由水子地向占据白岩寨子山之匪攻击，该匪稍行抵抗后，即向天平顶巨老熊寺退窜，午后六时十分白岩、老熊寺之线遂为该营占领。

第五五二团守备二道坪、芦房上、王家山一带阵地。

第五四九团为预备队，位置于懒板凳附近，该师师长战斗指挥所则进至水子地矣。

十一日午前七时第五四七团之二、三两营均到达滥池、甘子坪、水子地附近，第三营由寨子山续向大平顶，第二营由白岩向老熊寺之匪攻击前进，因沿途泞泥，倾斜急峻，及匪之凭险顽抗，中经数次之激战，及我空军炮火之掩护，至下午一时卅分方将匪之全线击溃。

第五五二团亦于是日派出游击支队由林口向苦蒿沟前进，午前八时驱逐大桥匪之便衣队，十时进击茨竹坪之匪，以路险地狭，展开不易，除留一部待攻外，主力由两侧迂回前进至铜鼓山、窄地岩附近，适由大竹坪、青杨宫约来一营之匪增援，当与激战二小时，至午后三时遂占茨竹坪等阵地，该师师长率第五四九团于是晚到达陈家坝，为本纵队预备队。

十二、三两日该师除第五四七团之一部守备老熊寺、大成顶外，其余均集结于陈家坝、滥池、四田坝一带地区，建碉警戒待命。

十四日午前六时以第五四七团第一营及各团侦探队组成先遣队，由王团附介岩指挥，向思经坝方向追击前进，下午五时到达思经坝附近，即向恩经河北岸之伪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攻击，此时该先遣队之左侧支队至思经坝西端

密林附近，发现该匪企图抄袭之埋伏部队，乃转向该匪包围而击溃之，下午六时卅分该先遣队遂占领思经坝矣。

该师除先遣队在思经坝一带与匪相持彻夜外，余各部均在原地待命。

十五日拂晓，令先遣队继续向匪攻击前进，强渡雅河，另以一部迂回大岗山以西攻击，遂于下午三时占领天全城。该匪遂向灵关方向狼狈溃窜。该师全部亦是时到达天全城矣。

（原标题为“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四川天全属之李家山老君山思经坝始阳天全附近各战役战斗详报”。）

重庆行营关于反共军事报告书（节录）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朱、毛与徐向前股合于宝兴一带后，各匪意见分歧，旋起内讧。至九月初，毛匪泽东率伪一、三两军团窜甘入陕，朱匪德率其一部仍留川西草地，与徐匪合编为伪4A、5A、9A、30A、31A、32A、33A等七军，人约二万余，枪约一万四千余支，朱匪任伪西北军区总司令，徐匪副之，于十月初由抚边以北地区南犯，企图向东南发展。我20A杨森部及24A刘文辉部适当其冲，因交通补给应援困难，以致堵剿失利。截至十月底止，抚边、绥靖、崇化、懋功、丹巴五县相继失陷，当时我16A李韞珩部守康定、泸定，诺那宣慰使在康北各县组训民兵，60D陈沛部守松潘，其南沿岷江经理番至定兴之线及芦山、天全、雅安、荥经、汉源各点，则由104D李家钰部、45A邓锡侯部及刘文辉部分别防守。为增厚兵力，挽回战局起见，遂令刘总司令湘调二十七团，白绵竹、广汉西开，分集邛崃、名山、天全、雅安等处策应，并相机出击，此行营设立以前，匪我之形势也。

迨十一月一日至二十三日，宝兴、芦山、天全、荥经四县，又被匪陷，当时情况，异常严重。为防匪东窜或南窜，并追其复反天、芦以北地区之目的，于一日规定部署如次：

（一）刘总司令督饬21A唐式遵、23A潘文华、44A王缙绪，各以一部固守名山以北阵地，抽出主力进出名雅，寻匪进攻。

（二）41A孙震部只留三个团于绵阳、江油、安县，其余十六个团悉开新津转进洪雅，沿雅河布防，主力控置于观音场。

（三）20A杨森部守洪雅，并布防于名山、草坝场之线。

（四）24A刘文辉部死守雅安、汉源两点。

（五）104D李家钰部开大渡河布防。

（六）4A吴奇伟部、36A周浑元部，及61D杨步飞部，归入第二路序列，归薛岳率领，由川北经新都、新津、蒲江、洪雅，取捷径向荥经、汉源一带堵截。

（七）派别动队两中队赴西昌会理等八县，办理组训民众，构筑碉堡及坚壁清野事宜。

由是我21A、23A、44A各一部与伪4A、9A、30A、31A主力，于十一月十九日在名山、百丈、鹤林场一带，决战竟日，我伤亡营长以下官长一百余员，十兵二千余名，匪之伤亡尤多，其东窜企图，因此打消。至十二月八日，我第二路在雅安以南孔坪、望鱼石之线，又与伪4A接战获胜，于十三日占领观音铺要点，十五日克复荥经，复将匪之南窜企图打消。是役计掩埋匪尸一千三百余具，收集伤匪七百余名，夺获枪械亦多，而伪4A在徐匪

部中为战斗力最强者，受此重创，遂残破不整，几至完全消灭矣。

荣经克复，至本年二月初，雅河以北，伪 9A、31A 在大川场、高兴场、五家口、蒙顶山、白芷庙之线，与我 45A、44A、21A、27A、41A 各一部，依上列顺序，在水口场、夹门关、名山、清江堰之线对峙。雅河以南，我 24A 及第二路在雅安、紫石里、窗子坝、牛路沟之线，与伪 4A、30A、32A 在飞仙关、新场、仙峰山之线对峙。其伪 5A 已向东边进窜。在此时期，为谋整顿各军，一鼓歼匪计，乃令我军一面坚固阵地，一面积极整训。俟准备完妥后，即由刘总司令抽出有力部队，自名山进占蒙顶山，直取芦山；薛总指挥岳预派一部，控置观音铺以北地区，与刘部同时进攻，直取天全，以期达成迫匪复返天、芦以北地区之目的。惟薛部侦悉匪情，时机已熟，乃于二月十一日先期试攻，当将新场、仙峰山一带占领，遂牵引孙震、刘文辉、潘文华各部，齐向当面之匪进击，亦均获胜。薛部更于十五日占领始阳、飞仙关，并克复天全，十七日协同唐部克复芦山。此次各役，薛部俘匪一千余名，获枪八百余支，其他各军俘获亦伙，匪军因而完全动摇，向宝兴方面节节溃退，因狼狈不堪，将枪械抛入灵关河中，经当地民众捞获者计千有余支，而宝兴及东西两河团队，复沿途截获千余支，由此匪更日趋穷蹙矣。

当匪向宝兴溃退时，除将岷江、涪江、嘉陵江及川陕公路等重要碉线，分段责成驻军及地方政府培修，并派员分途督察指导，以防万一外，又规定部署如次：

（一）邓锡侯抽派一部，由大川场出盐井坪截击。

（二）唐式遵抽派一部，尾匪追击。

（三）刘文辉抽兵四团推进金汤，余部防守雅安，维护雅、蒙、汉间交通。

（四）孙震部以四团分驻江油、平武，两团分驻安县、北川，一团驻绵阳，其余以六团驻松潘，六团担在松潘、迭溪间沿岷江布防，迭溪（不含）至灌县防务由刘总司令分段派队负责。

（五）其他各部均在原地停止待命。

由是唐式遵派饶国华师，邓锡侯旅杨宗礼旅，担任追剿。二月二十三日。饶师克复宝兴，旋又占领盐井坪，至三月中旬，又先后占领硃碓、达维，旋于二十六日克复懋功。杨旅亦于三月中旬占领巴郎山、日隆关两要点，而地方民团更乘机收复抚边。至是匪之大部，均向康边逃窜，其在川境者除绥靖、崇化留有一部外，抚边、懋功及康属金汤之线以东，渐无匪踪矣。

康属丹巴于二月初已被伪 5A 窜踞，迨其大部窜来，于二月二十八日乘虚进陷道孚，三月七日陷炉霍，三十日陷甘孜，四月四日陷瞻化。诺那宣慰使以身殉焉。缘诺那在康北组训民兵，办理坚壁清野工作，颇收成效，匪初入康境，不独野无所掠，且到处受民兵攻击，损失甚大。惟时间短促，既未达到确实掌握，又属众寡悬殊，故无法阻止匪部，加以民兵一部内变络至，不免身殉，诚堪痛惜。

第四十一军孙震部与红军在川北、川西、川南等地战斗详报（摘录）

(1) 战斗前匪我形势之概要

匪军主力南窜攻雅州一带。本军奉命南进攻金鸡关一线，恢复名山至雅州间之交通，到达南路名雅境内后，乃以两旅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接扼白庙子（不含）至草坝场间第二十军防务，计张熙民旅扼守水津关对岸巨晒花顶至沙滩崖之线；马泽旅扼守沙滩岩巨骑山庙至青竹垭之线。当面之匪据名、雅公路以南之梯子岩、土地垭子线约一团，与张旅对峙；老鸡山、薄刀岭之线约一团与我马旅对峙；其仙官顶一带约有一团预备队。我各旅于十日完成坚固阵地后即逐渐作工，于二十日推进至梯子岩、小垭子、尖峰山之线。二十二日以吕康旅接替梯子岩、小垭子一线张旅防务。二十三日以张旅接替白子庙、马卢顶、槐子树一线第二十军杨师之防务。匪以我逐渐推进，乃逐渐退入两月来预筑之坚固工事之大垭山、清泉山、仙官顶一带。

(2) 影响于战斗之天候气象及战斗之状态

军长鉴于非驱逐战所能肃清名、雅马路南侧之匪，乃于二十七日到草坝场，二十九日亲至梯子岩、老鸡山、尖峰山视察，决心攻击当面之匪。二月一日开始攻击，是日天气晴朗，部队之运动指挥均感便利，夜间气象均值月夜，监视容易，并甚利于漏夜构筑工事，是日能迅速结战局，夜间匪之逆袭亦未逞，固由官兵用命，但天候气象亦有以致之。

(3) 匪我之兵力，交战敌兵之番号及将帅姓名

是日交战之兵力匪我均系三团。我军为吕旅吕波澄团、马旅卿俊团、张旅刘靖炎团；匪军为伪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一——二七三等三团，其伪三十一军长系孙玉清，伪九十一师长系王有治，伪二七一团长系王大麻子，其余未详。

(4) 阵地之占领或攻击部署及关于战斗所下之命令

查名雅公路上之罗家山、姚桥一线为匪之警戒阵地，仙官顶为其防御时之前进阵地、攻击时之攻击据点，既可屏障其主地，又可以掩护金鸡关。军基于恢复名雅交通之任务并除去匪之攻击凭据计，故决心占领清泉山、仙官顶、金鸡关一带匪之阵地。其攻击部署之合同命令如左：

子、当面之匪为伪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其二七一团盘据大垭山一带，二七二团盘据清泉山一带，二七三团在仙官顶，其伪三十一军（缺九十一师）之主力阵地在蒙山顶、鞍子山之样。

丑、军以恢复名雅交通之目的，拟于一日攻击占领仙官顶、清泉山、金鸡关各点。

寅、吕康、马泽各以一团扼守梯子岩、土地垭，大小尖峰山主阵地，其余各一团向仙官顶、金鸡关攻击，务占领之。

卯、张熙民旅以一团扼守马卢顶、贾家岗主阵地；一团进攻清泉山，务阻匪经清泉山增援仙官顶。

辰、陈宗进旅以一团推进风密垭，注意匪由我右翼后之大迂回；一团位置白子庙为总预备队。

巳、余在草坝场。攻击前进时余到白子庙。

(5) 各时间战斗之经过及与此关联之邻接部队之动作

本军原来决定二月一日攻击前进，因一月三十日夜半接雅安第二十四军通报：匪大部在雅安城之彼岸向本军正面移动。本军为在匪增加部队未到以前各个击破仙官顶一带之匪，乃临时改令各部提前于三十一日开始攻击。九时吕团由土地垭，卿团由尖峰山，刘团由马卢顶向大垭山、清泉山及仙官顶、

金鸡关逐次进攻，官兵用命，十一时即攻达大垭山、南坪之线。各攻击部队团各旅后续部队到达，继续猛击，突破匪坚固工事三层，十三时遂将清泉山、仙官顶确实占领，乘势追击，即占领金鸡关，克名、雅交通之全公路线，达恢复名、雅交通任务。迨匪大部到来后，公路及公路南侧已均入本军手中，匪军乃于夜半分由公路北之蒙顶山、金凤寺以一两千入向我大垭山、清泉寺一线作大规模之夜袭，经我官兵沉着应战，格斗至次日五时，匪不支，向老道观、狗扒岩等地溃去，本军乘势追击，遂占领公路北之蒙顶山、金凤寺一线。匪军北窜天全、芦山、名山后经薛军攻占天全、芦山，匪遂回窜松潘。

(6) 战斗之成绩并决胜时之景况(略)

(7) 本军占领仙官顶、金鸡关、清泉山后，当以吕旅吕团扼守金鸡关、仙官顶，马旅卿团扼守锅漩顶、清泉山，张旅刘团即转向张家山将匪驱逐后即扼守该山一线。当日下午各旅酌留一部于原阵地外，大部均推进至占领地带之梯子岩、土地垭、仙官顶、金鸡关、清泉山、张家山、贾家岗一线，但右翼友军第二十三军尚在本军右翼后为十余里，为顾虑匪之迂回并以预备队陈旅之胡子年团配备于太阳岗、马脑顶一线。匪退老道观。狗扒岩后，更增来伪三十军九十师于鞍子山、虎耳岩之线，联合与我对峙。国民党川军

在天全、芦山、名山、邛崃 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经过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史料编写组

第一、作战前后反动统治集团内部重重矛盾

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开过毛儿盖会议向草地前进时，在四川地区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暂时下降，而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特别是与刘湘的矛盾急剧上升，及至八月红四方面军回师南下，这一矛盾仍继续在发展。蒋介石一面以国民党“中央”部队控制渝、万及川东南腹地和康北重镇的康定；一面开办峨眉军官训练团，对四川各军干部进行分化收买。八月底随峨训第一期毕业，藉口加强对红军的政治斗争，在四川各军设置“监军”式的政工机构。

七月，蒋介石发布命令，将川军一律缩减三分之一，由三百三十六团，缩减为二百七十团，每年军费由五千五百八十八万元压缩为四千万，限九月底整编完竣。十月，蒋介石发表李家钰、邓锡侯、杨森、刘文辉、孙震、唐式遵、潘文华、许绍宗为第一至第八绥靖区司令，迫使川军各部腾空腹地，就防边缘地区，特别是把刘湘的主力分别隔离在川东、南、北(附件一)。刘湘在川拥有的武装较大，约十六万左右，更为蒋介石嫉视，蒋就其内部发表三个军长，企图挖垮刘湘墙脚。同时筹备西康建省委员会，形式上表示讨好刘文辉，实际则缩小刘文辉戍区，暗中内定李抱冰为未来的西康省主席，达到分而治之，统治整个川康的目的。

蒋介石咄咄逼人，于十一月一日在重庆设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直接对四川各军发号施令。同时以戴笠为首的特务组织在该行营设立“渝三课”，辖蓉组何龙庆，康组徐昭骏，收集各军情报，找寻口实，以便分化消灭。

刘湘为了本身的生存，也有一套反分化的对策，其首要表现在：改组加强以团、营长中层干部为核心的武德会，趁整编机会进行全军有计划的营或团为单位的大对调，抗击蒋介石对范绍增、王缙绪、唐式遵等高级将领的收买。

在川军整编中，刘湘利用省府保安处为尾间，编余部队，改作保安团队，在保安经费项下开支，实际武装并没有减少。其他各军则须实行整编，毫无躲闪余地。这一来不仅加深了蒋介石的嫉恨，同时也引起四川各军阀对刘湘的不满。

以上就是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间，刘湘与各军间以武力消长为中心的重重矛盾。因此对红军作战各有打算：蒋介石则利用最高权力，妄图驱使川军与红军对消，坐收渔人之利；四川各军阀被迫不得不与红军作战时，不肯硬拼，重在保存实力。但刘湘则视情况而定，有时保存实力；有时又出之于硬拼。刘湘除了对付红军外，还要挟其既有力量，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天、芦、名、邛作战前后和过程中，抗击红军是军阀们共同的目标，而又是这些各不相同打算的集中表现。

第二、红四方面军回师南下和国民党川军的动态

（一）筑碉防堵，企图把红军封锁在山区

红军回师南下之初，国民党“四川‘剿匪’总司令”（以下简称“剿总”）刘湘，经上城战役后，逐步形成一条对待红军的基本方针：凡是直接威胁到他的利益时就“拼”；与他利益无直接冲突时就自保实力，这种方针他是一直不变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红四方面军突然由阿坝回师南下，进逼懋功时，刘湘认为红军是欲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因此，他的处置和部署重在防堵；再看“剿总”防堵部队的位置，可以得出部署计划的轮廓。这些部队的番号位置是：川军二十一军第四师第十二旅在杂谷脑河谷的理番，该师独立旅在茂县，第十一旅在威州、汶川，第十旅和“四川‘剿匪’第一路总指挥”（以下简称一路）邓锡侯所部之谢无圻旅在灌县一直沿岷江筑碉防堵。一路前敌指挥杨秀春所率的林翼如、卢济川、黄鳌、陶宗伯、刘乃铸，以后又加上杨晒轩共六个旅在双河场、横山岗，大川、太平场各据点筑碉防堵。二十一军佟毅第二旅在大邑筑碉防堵。“四川‘剿匪’第四路总指挥”（以下简称四路）杨森主力六个旅在两河口、抚边、懋功，一直沿达维、宝兴、芦山筑碉防堵。“川康边防总指挥”（以下简称“边总”）刘文辉所部余如海副师长率领（包括刘元琮旅在内）的五个团，在丹巴、金汤筑碉防堵。“边总”之一百三十六师袁国瑞第四旅在天全和紫石关筑碉设防。很显然是搬用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的“碉堡战术”，企图把红军封锁在山岳地区。

（二）潘文华设防天、芦进驻名山拒阻南下红军

红军击破杨森主力和刘文辉丹巴部队后“剿总”的情况判断和处置。

以“剿总”采取的上述长围方法看来，红军究竟趋理县、汶川，还是趋懋功、丹巴，当初是估计不定的。至此，事实表明红四方面军是一直南进，

指向懋、丹，前后数日间，经过激战，击破了杨森主力，约在十月十日晚占领两河口，旋下抚边，十月十七日占领懋功；另一路击走余如海部，占领丹巴，向金汤前进，继续南下天、芦。眼见天、芦一失，就直接威胁刘湘利害攸关的川西平原。于是刘湘立即派遣驻地较近的二十一军教导师（缺第三旅）独立第一、第二两个旅，驰赴芦山防堵；模范师赴天全防堵。

同时命新发表的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仍以“四川南路‘剿匪’总指挥”（以下简称“南总”）头街进驻名山，统一指挥天、芦前线两师为基干的七个旅。

刘湘在防堵部队开拔的同时，召见模范师长郭勋祺、教导师长杨国桢及二十三军参谋长王蕴滋，先后密授大体相同的作战指导方针：天全、芦山防御的目的，在拒止南下红军于天、芦、宝西北山岳地带，保卫川西平原，胜利不要远追，失败可适当转移阵地，保存实力，但必须尽一切努力，迟滞红军于名山以西地区，以待增援，更应随时注意红军由锄把河方向进扰。

“剿总”此时对有关各路军的指导。

要求邓锡侯加强灌县，特别是大邑之锄把河、双河场、横山岗、芦山之大川、太平场各据点的防堵。右与灌县的范绍增师联系，左与宝兴的四路路和“南总”在芦山的杨国桢师联系，阻止抚边方向继续南下的红军。

要求杨森迅速收容整理部队，在陇东宝兴地区阻止红军，右与太平场一路的前敌指挥杨秀春所部联系。并通知已派“南总”在天全、芦山设防。刘湘同时考虑到，杨森是残破之余，已失战斗力，叫他在必要时到飞仙关尧桥占领二线阵地。

要求“边总”刘文辉固守雅安，并告之“南总”已在天全、芦山设防。

第三、芦山、天全的“防御战”

（一）“南总”的防御部署，是根据刘湘的意图在天、芦设防

前线备师的防御部署

1. 教导师在芦山城附近的防御配备。芦山至双河大道，在绵亘不断的芦山岗和曹山岗西麓，大道以西迄宝兴河为起伏的丘陵地，形成一长凹隘路，形状像一喇叭口。

该师据以上地形编成侧面袋形阵地。据说这是杨国桢采用第一旅参谋长李承魁所提方案编成的，并吹嘘阵地有如“常山之蛇”。

杨国桢当时是以教导师第一旅（缺独立营）占领芦山岗西斜面，跨城北大道巨小溪流之线为右地区队，以第一团为右第一线团，团由右以第二、第一营的顺序为第一线，第三营为预备队，位置于右第一线后，独立第一旅第二团占领小溪流右岸巨宝兴河左岸之线为左地区队，以第二团为左第一线团，因其横跨本道，派出胡文俊连位置于双河场南约三公里的隘口为前进部队，意在引诱红军陷入所谓“袋形火网阵地”；教导师第二旅为师预备队，位置于芦山城南郊，以一部控制铁索桥，保护师后方交通。二旅位置在阵地的右前方。师部驻在芦山城内。

2. 模范师在天全城防御部署。天全分新、旧两城，新城在西，旧城在东，城南架有浮桥，大岗山位于城西北，三方悬岩绝壁，地形险阻，为入康要隘，经十八道水可通灵关、宝兴。

郭勋祺以天全地险兵多，顾虑较小，主要注意宝兴方向。兼之郭勋祺因反革命“有功”，由旅长升任师长，滋生骄傲情绪。既轻视红军，更瞧不起友军。因此他在天全的防御部署是：以他战斗力较强的袁治第一旅（三个团约五千八百人）派在远离天全二十公里的灵关附近，向宝兴机动防御；以第二旅在天全之大岗山占领防御阵地。以第三旅为预备队，位置于可以策应一、二两旅的分水附近。该师的直属部队驻新城，师部驻旧城。一开始就形成兵力分散。

唐明昭第二旅（两个团）在大岗山的防御配备，是以徐元勋第四团占领大岗山附城一段为主阵地，派一部在左侧走廊小山上跨本道编成在大岗山侧射火网掩护下的后退阻塞据点。以刘绍斋第六团为预备队，位置于通天、芦、宝、雅三岔路的十八道水。唐的旅部驻大岗山东斜面山腹。

“边总”二十四军一三六师第四旅袁国瑞所部在紫石关防堵，宛然成了唐旅大岗山阵地的前进阵地。

该师在师长郭勋祺和旅长唐明督督率下，对大岗山阵地和走廊地带的阻塞据点，在其两、南、北筑有坚固的工事。并以师直属部队在两城要点构筑工事。郭勋祺曾夸口说：“纵有红军数万，也难飞越天全。”

（二）防御战斗

1. 芦山方面四路杨森所部，经达维、盐井坪向南溃退，红军跟踪追击。十一月初，当杨森发出电报，诡称坚守宝兴的同时，即经芦山飞仙关向蒲江方向逃走。红军占领宝兴乘胜向芦山前进，十一月四日上午以主力登上芦山岗对教导师阵地进行侧翼包围，同时以一小部向双河场南侧胡文俊连的前进阵地攻击，胡连一度接战，即由凹道向芦山主阵地撤退，企图吸引红军主力由正面进入袋形阵地；红军亦以小部兵力佯追。此时第一线各部队，正全神贯注准备应付当面之敌，殊不知红军主力已突然出现在芦山岗高地，好像飞将军从天而降，集中一点向教导师一旅一团陈康营猛烈攻击，川军遭此意外，全线震惊！特别是陈营受到直接打击，阵线动摇。团长朱果即以预备队任吉辉第三营从右翼增援，求得暂时稳定。但红军兵力续有增加，近迫激战，机枪声、步枪声，迫击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震山谷。双方伤亡很大。激战至午后，往复冲杀，陈、任两营及迫击炮连终被红军击溃，崩下火线，官兵各自逃命，有的经过城南铁索桥，有的凫水，纷纷向飞仙关后方逃跑。

朱果的两个营既被击破，阵地伸出的右臂经红军砍掉，章安平利用夜黑、战斗暂缓的机会，改换（原向西、改向北）部署：以第二团代理团长李长烈指挥第一团残存的胡克俊第一营和第二团第三营为第一线，以第二团第二营为团预备队，第二团第一营为旅预备队，分别位置于第一线中央后和左右，与红军在芦山岗高地对峙彻夜。

次（五）日晨芦山岗的红军向李团正面攻击，重点指向一、三营接合部，实行中央突破，在晨光熹微中，展开了猛烈的攻守战。红军攻势很锐，李团也顽强抗拒，因第一线伤亡过重，几经动摇，先后得到团、旅预备队的加入和机炮火力的支援，又复稳定下来。战斗至中午，刘营渐次不支，红军迭有进展，一部迫近城垣。此时杨国桢同张竭诚到城楼观战，杨要张亲率第一团出击，张口头说：“老子与他拚了！”同时把军帽一甩，却倒在行军床上不动，杨国桢也只好任其表演。

刘营被压迫，左翼接近城垣，自然依托城墙形成守势钩形；而红军的进展却暴露了右侧背，受到左地区队罗忠信团的炮火、机关枪的侧射，刘营得此火力支援，又一度稳定。加以国民党空军到阵地上空低飞向红军投弹和扫射，同时又受到地面侧射火力的威胁，第三营正面略有恢复，战况渐趋缓和。甫入夜，红军不断以小部队进行侦察性的活动，一接触即退去。章旅伤亡过大，经过两天激战和一宵彻夜，饥疲交集，士气大馁，特别是五日夜间，城中突然大火（综合各种旁证，是反革命成性的杨国桢不甘把完好的芦山城委之红军而放的火），更引起全线官兵惶恐不安。只因红军在这夜起就没有进逼，从而转入对峙状态，章旅才得一度喘息。夹着尾巴准备逃跑的杨国桢也暂时呆下来，迨拂晓才派人参加人民群众的救火，但城中心的四条精华街道已化灰烬。

六日晚，章旅奉命将对峙的战斗正面交梁国华旅接替后，率残部到城南铁索桥右岸为师预备队，并准备占领收容阵地，掩护师部和梁、张两旅的撤退，章旅乘夜交待任务，脱离战线，率残部转到右岸，完成掩护阵地的占领。七日芦山岗阵地仍继续对峙。

2. 天全方面红军之另一部在金汤击溃“边总”余如海所部之刘元琮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出十一月五日击破紫石关“边总”之袁国瑞旅后，红军跟踪追击，在同日十五时其先头部队到达大岗山阵地前，即向徐元勋阵地进攻。郭勋祺亲赴该山南端官道上的大桥督战。

其时被红军击破之袁国瑞旅纷纷溃下，郭勋祺为要稳定阵地，督其回夺前面小高地，曾一度开枪阻止，不准该旅退回大桥，袁国瑞本人亦面受郭勋祺训斥。徐团与红军战斗约两小时后，天渐入暮，战斗暂停。

郭勋祺命令手枪营派队阻止袁国瑞旅溃兵后退，以防夜间与红军混杂不清。郭回城后，一面叫唐明昭加强注意大岗山阵地；一面令预备队廖泽旅派凌谏衔第九团到天全城增防。

袁国瑞旅残部，完全失去战斗力，不惟不到小高地增防，反于是夜潜行绕过天全，逃向雅安。

红军同当地老百姓关系很好，有熟悉地势的农民作向导，在当天半夜星月微明下，以一部由大岗山西南侧攀登岩壁，爬上大岗山，正当徐团第二营营长周曼生营部，守卫兵士并未发觉，还在两间大房子内烤火弄饭，遂被包围缴械，周曼生当场被俘。同时红军拿下官道上的阻塞地点和大桥，便陆续登上大岗山与徐团激战。红军另以一部跟随袁国瑞旅溃兵尾行，得到农民协助，竟于拂晓前，找到渡河点。潜涉雅河，攻占城南浮桥，以极猛勇的威力，向新城的模范师手枪营进攻，立毙连长王永显以下数十人，红军随即攻入旧城，占领模范师师部。郭勋祺对此仍不甘心，除本人率其手枪营残部，于六日八时左右退到天全东面五公里的梅埂山岗外；还一面命凌谏衔团恢复天全城；一面命唐明昭旅肃清大岗山红军。

凌谏衔团在九时左右达到天全城附近时，见周围工事皆被红军攻占，地险城高，乃配合唐明昭旅，向已占稳大岗山南端之红军仰攻。当时企图先消灭大岗山之红军，以孤天全之势，再以全力收复天全城。激战在大岗山顶展开，反复冲杀，伤亡累累。午前十一时郭勋祺正在梅埂调集廖泽旅全部企图收复天全城时，忽奉命放弃天全，郭即决心退飞仙关河东集结部队。一面电袁治旅退出灵关，经十八道水向飞仙关转进，一面令廖泽旅向飞仙关退却，同时令唐明昭旅坚守大岗山现阵地，掩护远达四十公里以外撤下之袁治旅，

通过十八道水，逐次向飞仙关引退。郭勋祺师部由梅埂经始阳退飞仙关，到这时天已人暮。

唐旅奉命坚持原有阵地，掩护凌团撤退，直到当天傍晚唐明昭一面派曹产伯营向红军侧面佯攻，一面令刘、徐两团逐次向飞仙关撤退，于当夜十二时后始全部撤离阵地，次（七）日午前十二时退过飞仙关浮桥，于当日十六时拆毁浮桥，截断了天全的交通。

（三）天、芦川车退却一片混乱

潘文华了解到芦山红军迫近城外，天全城已失，郭勋祺跑到梅埂山岗指挥时，当在电话上向刘湘陈述战况，经刘同意，把前线部队转移到夹门关、莲花山、五家垭口、蒙顶山、金鸡关之线，潘随即下达命令，飭各部向上述目标退却。

杨国桢师（十一月七日晚）师部同张竭诚、梁国华两个旅陆续撤退过河，即将铁索桥破坏，芦山战斗至此结束。

杨国桢战败的原因虽多，最主要的是：阵地编成的错误和战斗激烈的两天中一直让一个旅单独作战，其他两旅始终作壁上观，毫不协同所致。

1. 杨国桢开放正面退却，暴露了名山城。十一月七日深夜杨国桢由芦山城南岸率师部和张竭诚旅，不是退向夹门关以南的新阵地，而是经飞仙关向名山退走，这一来就开放了北正面，暴露了名山城，也放弃了锄把河。

已经是相当残破的李长烈团，七日晚奉杨国桢命令，由芦山南岸经五家垭口到二斗岩，找寻石照益旅，并掩护石旅的退却。李团沿途探寻石旅消息，约在九日午后行至二斗岩半山，突与红军遭遇，当以先头第一营夺取制高点，第二营向右逐次展开，加入战斗，立被红军各个击破，纷纷向东南逃走。当第一旅战斗不利时，李长烈即以第三营占领收容阵地，掩护该团撤退，可三营竟先逃走。李长烈最后仅掌握机枪两个排和三营一个连向南撤退，红军跟踪追击，该团以机枪扼险掩护，被英勇的红军夺去路易式机关枪两挺。李长烈退至莲花山，入夜天雨，山路崎岖，找不着通往名山的路径，只闻名山方向枪声甚密，循声摸索前进，饥疲交集，又怕碰上红军。不意行至距名山不远的徐家沟，已陷入红军在两侧高地构成的机枪火力封锁线，听到红军呐喊缴枪不杀，官兵慌做一团，有的把符号扯掉，有的甚至把武器甩了，回头四散奔窜。李长烈最后剩下数十人，约在十日拂晓前逃进名山城，于城内收集第一营残部二百余人，二、三两营残部已向百丈关方向逃去。

2. 郭勋祺只身逃洪雅，十一月七日晚，郭勋祺以一、三、二旅的顺序，利用夜行军向金鸡关前进，次（八）日十五时左右，第一旅到达金鸡关东侧停止；第二旅派往蒙顶山，已达山边的金凤寺；第三旅尚在行进中，准备在蒙顶山、金鸡关占领阵地。郭勋祺正拟下达命令，时已薄暮，突传芦山失陷，即仓皇失措，神智迷惘，草草下一命令，叫三旅离开公路，向东南的总岗山转进，自己率手枪兵一排、幕僚数人连夜逃往洪雅。

（四）“南总”转移大塘铺天、芦防御战告一段落

情况急转直下“南总”前线各师转移阵地的意图完全落空，部队失了控制，特别是五家垭口的开放，红军直向名山进逼。“南总”被迫不能不转移

位置，经过刘湘同意，大约在十一月十日上午向大塘铺转移。

潘文华在准备转移之前，调尧桥张竭诚旅到名山城北三道堰拒止五家垭口进逼的红军，和调蒙顶山之梁国华旅进驻名山城防守。在梁旅未到前暂由李长烈团第一营临时收容起来的流散官兵二百余人守备。

张竭诚旅约在十一月九日晚，奉命到三道堰，拂晓前以第二团第三营姚桂五为前卫，向三道堰前进，行至二道堰猝与红军遭遇，当以一个连占领右翼两个碉堡，激战二小时。红军以主力由左翼埂子包围，该旅后续第一团展开一个营向埂子的红军攻击，立被红军击溃。右翼碉堡旋被红军攻占，姚营亦被击溃。全放顿成惊弓之鸟，绕过名山城，纷纷向公路以南逃走。其最后一个连被红军截断去路，逃入名山城内为李长烈团之苏营收容。

梁国华旅约在十一月十日正午进驻名山城。潘文华总指挥部一转移，全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一个下午，城内忽然“扯地皮风”（惊呼讹传）说红军进了城，梁旅的守城官兵一度惊慌乱窜，直到弄清楚红军并未来，才安定下来。红军很快就包围了名山，在城内的梁旅想跑也不可能了。

天、芦失守，红军向邛崃推进，刘湘调援兵不及，适三路李家钰率四个混成旅就防西昌，途经百丈被阻。潘文华离开名山的当天上午在百丈同李碰头，以保卫李的家乡——蒲江为词，要求李部协同防守百丈至夹门关，以待增援。李进既不能，只好同意。潘当晚宿黑竹关。

模范师长郭勋祺被红军击溃跑到洪雅后，电话向邛崃刘湘报告经过，受到刘湘的申斥，叫他收集所部到蒲江敦厚场待命。郭的随行幕僚一致主张与其到后方听候查办，莫如收集部队到前方立功。郭迫随潘文华二十余年关系很深，一面派人到总岗山附近之马宗岭等处找寻部队，一面支身跑到黑竹关。同一天的傍晚，郭在黑竹关与潘文华见面，潘加慰勉，许把指挥阻击的任务交给郭勋祺。

一周来的天、芦防御战至此告一段落。“南总”所辖前线的两个师七个旅中，被红军不同程度歼灭的有三个旅：独立第二旅（三个团）全歼灭，伤亡、被俘约五千七百人，教导师第一旅（两个团）伤亡百分之七十以上，约二千八百人，模范师第二旅（两个团）伤亡、被俘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约一千八百人；共伤亡、被俘约一万零三百人。

第四、名、邛阻击战

约在川军二十一军天、芦战败的同时，红军有力之一部先后攻占了一路杨秀春师指挥六个旅防守的横山岗、大川、太平场各据点，迫使该师主力退守锄把河，刘乃铸旅转向夹门关东侧的王店占领阵地拒守。红军之另一部，围雅安，下荥经，攻汉源。特别是红军主力迅速击破模、教两师继续向东猛进，使“剿总”拒止红军于天、芦以西计划完全破产，声成所播，震撼了蒋介石、刘湘、四川各军阀和整个川西地主阶级，特别是威胁了刘湘的政治心脏——成都。刘湘给三台唐式遵电报有：“南路紧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可见刘湘当时判断红军势在指向成都平原，危急存亡，迫在眉睫。刘湘被迫亲临邛崃前线设立“行营”，集中优势兵力，与红军一“拚”，以换取蒋介石暂时支持，并号召其他各军阀“漏”舟共济，协力击走红军，以达到巩固己身的反动统治地位。同时赶紧飞符遣将，调动大军，首先尽量抽调可能抽调的刘家兵马企图对红军进行堵截，下面就是这些兵马的行动。

灌县第四师范绍增奉“剿总”电令，率三个旅星夜赶赴邛崃。该师除以独立旅留茂县外，以驻灌县第十旅，驻泣川、威州第十一旅，驻理番第十二旅同日梯次向邛崃兼程前进。

三台“四川‘剿匪’第五路总指挥”（以下简称五路）唐式遵，奉“剿总”电令：“速率所部星夜飞赴邛崃西路增援。”唐式遵先遣彭焕章第一旅星夜驰赴邛崃。其余在三台附近地区的第一师、第二师部队，向邛崃以西兼程前进。

电令川军二十一军边防第一路陈兰亭部到洪雅集结待命。

电令川军第二十三师第一旅熊玉璋所部到丹棱集结待命。

在其他各军中抽调“四川‘剿匪’第二路总指挥（以下简称二路）孙震所部五个旅由绵阳附近出发，到洪雅集结待命。加上一路前敌指挥杨秀春指挥六个旅、雅安以南的“边总”和最后到达战场的蒋家兵马的薛岳两个军，先后参加作战部队计两个军、四十六个旅及两个团（独立营等单位未计人）兵力二十余万。

另外刘湘以其亲信刘树成为首，把地主、土匪、袍哥武装组织成所谓“特组义勇队”，利用地头蛇偷袭红军和配合川军作战（附件二），同时组织“神兵”，动员一切封建恶势力参战。

第五、红军击走李家钰

李家钰在夹门关的防御配备是以第一混成旅旅长李青廷指挥该旅戴松如、李克元和属配的吴长林三个团。李青廷的配备是以戴松如团守备三角堰，李克元团守备夹门关，吴长林团为预备队。戴松如团的配备是以一个营守备天车坡，一个营守备三角堰，一个营为预备队。

大约在十一月十二日人夜以后，红军进攻三角堰，指向戴松如团的预备队营，迅速将该营击溃；红军的另一部歼灭了守备天车坡的一个营；戴团残部向南逃走。同时红军向守备夹门关的李克元团进攻，李团不支溃退；红军占领夹门关。李青廷即以预备队吴长林团占领收容阵地，掩护退却。次（十三）日拂晓，吴团撤退经王店刘乃铸旅阵地左侧向南退走，红军跟踪追击，受刘旅支援掩护，李旅始脱离敌踪。是役李旅伤亡。被俘约八百人左右。十三日观音场、百丈关阵地先后受红军攻击，激战入暮，李家钰为了保存实力，放弃百丈关以北刘湘布置的战略掩护阵地，率所部向蒲江方向逃走。

十一月十四日拂晓，模范师长郭勋祺在黑竹关命令第三旅长廖泽，率部反扑百丈关。廖旅提前早餐，以第八团为前卫，刚一出发，即与来攻的红军遭遇，该团在黑竹关西侧展开，激战至中午，阵亡营长张永贵，伤亡连长四人，排长十余人，士兵五百余人；红军伤亡也很大，但仍不顾牺牲，反复冲杀，终将第八团击溃。当第八团在动摇时，旅长廖泽指挥第九团向右展开侧击，红军后撤，形成双方后退，一时中止战斗。该旅长即以第九团独立营就地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十五日拂晓红军攻击鹤林场唐明昭旅的同时，再度以优势兵力攻击黑竹关的廖泽旅，激战至中午，两旅不支后退。廖泽旅第九团伤亡很大，击毙营长肖季良。在红军压力下，该师长郭勋祺、旅长廖泽勉强掌握败残部队，基本上还算没有溃散，沿公路逐步向治安场后退，但形势却极端紧急。

此时，大塘铺的“南总”很恐慌，以潘清洲独立营在大塘铺南侧小丘陵

地占领弧形阵地，直接警卫。前方败兵和行李、辎重、马匹涌向潘营阵地前面，非常混乱，途为之塞。潘文华亲率何鸾特务营，到潘营阵地前缘督战，伤令官兵返回前线。随即指示行李、辎重、马匹向公路两侧离开，让出驰援部队的进出路。经过极度紧张的半天，等到了第四师周绍轩旅先头部队，他们跑步通过大塘铺，十七时到达治安场，正值廖泽旅濒于崩溃的最后挣扎的时刻。周旅即在该场的西端迅速展开与红军接触，对峙彻夜，改变了紧张局面。已经在准备退往十里桥的“南总”才松了一口气而稳定下来。黑竹关之战，事后刘湘向“中央社”记者吹嘘：“我郭、范两师严阵以待，前仆后继……获得全胜。”

李家钰过早率部逃走，不仅一度造成“南总”有累卵之危，就是夹门关以北的形势也很下妙。刘湘先以王泽浚旅攻夹门关失败，继增加潘佐旅进攻又被红军击退。同时北正面之水口场、油榨沱、高家场已被红军占领，直接威胁了“剿总”所在地的邛崃城，甚至有切断桑园镇后方联络线的危险，刘湘采取紧急措施，飞调大邑之佟毅旅向余岩前进，抽出王泽浚旅转到水口场。电催行军中的第四师，径电廖敬安旅的电内有：“……前方已成混乱，该旅赶赴桑园镇布防”之语，可见刘湘此时的紧张心情。刘湘十分顾虑红军会丢开正面，由北翼直趋成都，特电召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到邛崃，面告邓说：“军事情况紧急，我手边部队已用光，你快回去组织力量守成都。”刘湘这一系列活动都表明他在那一阶段惶惶不安的心情。

十一月十五日中午周绍轩旅到达邛崃，刘湘以高额奖金，令该旅沿公路趋前作战。次（十六）日廖敬安旅一到邛崃去见刘湘，刘问：“你的队伍到齐了吗？”廖答：“到齐了。”刘说：“好！赶快到前方，子弹在南桥领，军需处去拿钱。”廖登时同他的参谋长、副官长三人，到军需处各抱一大抱钞票回部，即率部出发。

同日范绍增师部到达，刘湘为了鼓励范绍增卖气力。特别到南桥“郊迎”，并备酒宴为范“接风”，席间刘对范说“绍增，只要同心协力打走红军，今后的办法很多。”

第六、战略要点的争夺

（一）治安场至百丈关的争夺战

邛崃至名山公路沿线地形简介：公路以北五公里内（再北就进入山区）和公路以南基本上是小丘陵区，布满耕地，沟浍纵横，时当冬初，绝大多数是种上小春作物的旱地，仅有极少数的冬水田。治安场至百丈关一段，比较平坦，只有挖断山是横断公路的一座浅山。一般地形开阔，以第四师的装备有利于机炮火力的发扬和战斗队形的运动。

第四师依其历年与红军作战的经验，采取稳扎稳打、二线配备的轮番战术。即以一个旅任攻击，一个旅控制第二线占领阵地。胜利则交替前进；失败则第一线退回第二线阵地后方再占领阵地。

十一月十六拂晓，该师以第十旅攻击治安场西端约三公里的红军阵地，攻击目标指向百丈关，第十一旅为该师第二线部队，待第一线攻击前进后，即占领治安场西侧原十旅阵地，加强工事，同时电催行军途中的十二旅加快速度向百丈关前进。

第十旅以二十九团（缺两营）为右翼队；独立营长刘克用以独立营、二十九团罗松柏营、迫击炮连和师特科连为中央队，以公路为中心，保持重点在右；二十九团的一个营为左翼队。二十八团附重机枪连为预备队，在右翼队与中央队后跟进。

第十旅于十一月十六日拂晓向当面红军阵地攻击，激战至中午，周旅第一线在炽盛机，炮火力支援下，数度冲锋，红军伤亡颇大，向黑竹关退却；周旅第一线即推进到黑竹关东侧。此时中央队投入预备队两个连，向黑竹关红军猛扑，激战约二小时，红军复向百丈关方向撤退，周旅跟踪追击，接近挖断山，红军增援部队赶到，在挖断山高地向周旅猛烈攻击，周旅第一线不支后退，红军即转为追击。周旅以预备队机、炮火力占领阵地，同时投入一个步兵营，双方即在鳝鱼桥，挖断山之间展开激战，形成拉锯。红军续有增加，周旅亦投入全部兵力，夺取了挖断山。激战至十八时，红军撤回百丈关阵地。时已入夜，周旅连夜赶筑工事，与百丈关的红军阵地对峙彻夜。经过一天战斗，周旅由治安场推进到了挖断山，伤亡官兵四百余人，红军损失也大。这一天战斗，改变了从天、芦防御战以来，川军一直溃败的局面，助长了反革命气焰。

十七日晨五时许，第四师以第十旅守备挖断山阵地，以廖敬安第十一旅附中迫击炮一连为攻击部队，向百丈关红军阵地攻击；进出于万古场、新店子之线。

廖旅以二十一团团长沙浚率领该团附机炮为第一线。三十二团一个营为右侧掩护队，支援三十一团的战斗。三十二团（缺一个营）附独立营为预备队，随第一线后在公路右侧推进。

十七日拂晓，第一线开始向百丈关红军阵地攻击。百丈东侧桥头，红军筑有环形的堡垒群，阵地相当坚固。双方激战，自晨至午，谢团付出重大牺牲，战况毫无进展。谢浚采用金钱实命的办法，以二十元一人的代价，挑选敢死队一百余人；同时要求中迫击炮连和集中迫击炮及重机枪火力，摧毁和制压堡垒阵地；以敢死队冲破百丈关桥头堡垒线进入集镇。镇内红军与谢团挨户搏斗，手榴弹、刺刀搅在一起，浴血混战。红军数度由集镇北侧高地出击，企图切断谢团后方联络，均被廖旅右侧掩护队击退。镇内及其两侧，战斗至十五时谢团渐濒不支，适国民党空军飞临百丈上空助战，滥炸民房，盘旅扫射；廖旅以独立营投入第一线，增援谢团乘机反扑，红军伤亡过大，撤出百丈。谢团在镇内夺得红三十三军政治部红旗一面。谢浚的部队麇集镇内还没来得及追击，该团第一连连长亡命之徒土匪出身的王廷章，率领该连追出镇外半公里之陈家山，骤遇道路北侧碉堡内红军以自动火器集中扫射，该连长立即殒命，士兵伤亡很大，只剩下二、三十人，红军见谢团无后续部队，乘机反攻，夺回百丈镇。谢团官兵顿时慌乱起来，争向镇东桥头乱跑，谢浚站立桥头，持刀督战，士兵被逼回，再战者数次。但谢团至此伤亡过重，有的连跑散，只剩官兵十余人，谢浚持刀威胁，也不能阻止官兵逃跑，谢浚见此，竟以身体横躺地上，叫喊要与阵地共存亡，后退者杀无赦。正当谢浚要反革命死皮时。廖旅以三十二团主力增援，谢团官兵乃复转身战斗，时已入夜，即在集镇东部，横跨内外近迫彻夜。谢团一日战斗，伤亡半数以上，红军伤亡亦很大。

在双方近战胶着下，十八至十九两日红军处于守势，谢团数度攻击，伤亡枕藉，毫无进展。十九日午后孟浩然十二旅至达黑竹关。第四师准备明（二

十)日拂晓以第十旅超出十一旅攻击百丈关红军，以第十二旅占领挖断山阵地。

谢浚贼心不死，没有攻下百丈不甘心，竟于二十日拂晓前，灭绝人性，四面纵火，烧毁百丈镇内街房，并预为准备轻重机枪火力点，在火光烛天下、扫射救火的红军和居民。百丈关西部街房在红军英勇奋救下未得蔓延，东部则全化灰烬。事后反而造谣诬蔑是红军退却时放火焚烧的。

红军以集镇内部阵地遭焚毁受到破坏，日来伤亡较大，范绍增师主力增加，遂于二十日晨向新店子、万古场退却。第四师第十旅沿公路向新店追击、以三十二团向万古场追击。同日攻占万古场、新店子，红军续向五家垭口和名山以西退却。

第十一旅三十一团和独立营连日战斗，伤亡一千五百人以上，约占编制人数百分之六十左右。

第四师重新控制了百丈关，便利了左正面主力部队的进出。该师和十二旅进驻百丈关，刘湘很得意的向记者宣称：“百丈之胜为最关切要之主力战”。

(二) 攻战二道坪

邓锡侯所属之杨秀春部以林翼如、杨晒轩两旅(六个团)为第一线，黄绍猷旅(两个团)为预备队，十一月十六日由卧龙关，北川营强渡向卧龙岗进攻，占领二道坪。

(三) 占领冯家山和油榨沱东岸高地

王泽浚旅约在十一月二十日占领油榨沱东岸高地。二十三日经过激战，占领水口场对岸的冯家山。

(四) 余岩争夺战

约在十一月十八日佟毅旅以刘儒斋团为前卫在余岩高地与红军遭遇，展开激战，红军向高家场退去，佟旅占领余岩。

(五) 夹门关姑奴山的占领

潘佐旅屡攻夹门关都被红军击退。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袁治旅协力下，攻占附近碉堡，二十二日红军主动放弃夹门关，潘佐旅即进占夹门关。同日袁治旅进攻姑奴山，展开激战，得到潘佐旅的支援，红军退走，袁治旅占领姑奴山。

川军从十一月十六日开始战略要点争夺战，至二十三日止，先后占领上述各要点，为其主力进入战场，准备了条件。

第七、“剿总”总攻策划和实施

(一) 情况判断

由于战略要点得到控制，基本上堵住了红军的东进。十一月二十日前后刘家兵马陆续到达战场，而彭焕章旅于十八至二十二日接连攻占鹤林场、观音场，填塞了姑奴山与百丈间的空隙。周绍轩旅二十二日由新店子打通至名山的公路，名山城解围。“剿总”当时的情况判断，略知当面的红军是：红四、（红五）、红九、红三十、红三十一、红三十二等五（六）个军，兵力约三万余人。其阵地以横山岗、大川、蜂桶岩、天台山、五家垭口、二斗岩、蒙顶山为前缘，而以天台山、五家垭口为核心的纵深阵地。事实却摆得很明显，要攻下这一阵地是不简单的。

（二）“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到邛崃密商方略

十一月十七日顾祝同及其参谋长贺国光到邛崃与刘湘详商所谓“进剿方略”。在他们会晤后“中央社”发布的消息说：是对刘湘“面授机宜”，这自然是传达蒋介石的“锦囊妙计”。我们不知内容，也未见到“锦囊”，对“妙计”更是莫明其妙。但同时刘湘的机关报——“华西日报”——发表了一条专讯，给我们留下了一点线索：顾、贺与刘商定“务期于最短期内，将……‘匪’完全扑灭”。这原是蒋介石自江西五次“围剿”以来，每次妄图包围歼灭的“老方略”，而且还要在最短期内达到目的。特别是假手刘家兵马来围歼红军，更有双重意义。另外就是驻在四川的蒋家兵马，在这段时期名义上暂归刘湘统一指挥，和尔后蒋空军的频繁出动等，表示一种廉价的支持。

（三）刘湘到前线督师和召开将领会议

刘湘在十一月二十日到平落坝督师，召集将领训话，下令反攻，并发出手令，重申奖惩，痛下针砭。严厉规定凡在战场不用命的，上一级有权枪毙下一级，上而总指挥可以枪毙师长，下而连长可以枪毙排长以下。“有功从优奖叙”。

我们看刘湘要痛下针砭的积习是什么？

第一是下级不理睬上级：刘湘为了对付蒋介石挖墙脚造成的团长以上军官，除了听他的话以外，下级可以不服从上级，而且以下级监视上级，在蒋、刘斗争上收到一定效果。但在战场上却发生了致命的矛盾，为了眼前的需要，阴狠的刘湘，就以授权上一级能够杀下一级来克服这一矛盾。

第二是说了的话不算数和法令不行于亲信：刘湘为了表示他的规定兑现，在前一天还发布一道“奖惩令”：首先处分他的宠臣在芦山作战失职的师长杨国桢，其次是旅长石照益、张竭诚和宝兴南出马不利的旅长周重生。奖励在黑竹关出力的旅长廖泽，在芦山出力的旅长章安平和困守名山的旅长梁同华。表示他“言出法随”，在这回总攻中是要严格执行奖惩的。

第三是骗取士兵卖命：连口大肆宣传，诬蔑红军残杀俘虏和伤、病员，用以欺骗官兵，宁可战死，不可被俘。同时抓住募兵制的特点，派员携款到各部点放，收买士兵卖命。

以上都是他要“针砭”的，也就是他在训话中主要贯彻的内容。自然对他的某些心腹将领还要告知他的总攻计划和指导方针的。

（四）总攻计划、部署和指导方针

对“剿总”当时的内部计划不知。但从表现出来的师、旅展开态势：右翼从一路之二道坪起经冯家山、夹关，左翼仍以梁国华旅就名山城为依托。指挥关系的“律定”：右正面五路指挥第一线刘乃铸一个旅，第二师两个旅，第一师四个旅和预备队一个旅；左正面“南总”指挥第一线模范师五个旅，第四师三个旅，梁国华一个旅；以后加入陈兰亭五个团和预备队不完整的四个旅。攻击重点指向：五路当面集中在天台山；“南总”当面集中在五家垭口。尔后的进出线：大川、公议场、宝胜场、青龙场、芦山、飞仙关之线。看来刘湘并不照蒋介石的“方略”办事，以其行动表明，刘湘的方针是：既须硬打，才能把红军送走；又不围歼，才能保存实力。红军一日不走，则持久一日，并不强求所谓“最短期内”的速战速决。

（五）总攻开始和战斗经过

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始总攻，事实是展开主力，扎稳阵脚，并不齐头并进，只由各师派出一部份进攻。其战斗发展经过，逐日记录如下：

十一月二十四日，五路王泽浚旅占领天池沟附近的天池山。五纯一旅在蒋空军配合下，攻占油榨沱。潘佐旅攻占观音岩、蒙子岗。

“南总”袁治旅攻占中峰场、洪川店、甘溪沟。红军向朱家场、莲花山退去。

十一月二十五日，五路王纯一旅攻占高家场，郭昌明第二师师部推进至高场。

十一月二十六日，一路杨秀春部攻占卧龙岗。

十一月二十七日，五路饶国华第一师之一部向何场、沙坝场推进，该师部进驻银杏坪。

十二月二日正午，五路饶国华师之一部在蒋空军配合下，攻占沙坝场、铜河岗、天车坡、天鹅山等处。

十二月四日，五路张竭诚旅攻击四人沟岗（三角堰东侧），以第一团在右第二团在左为第一线，独立营为预备队，经过半日激战，第二团三营营长姚桂五负重伤，终于占领四人沟岗，红军退三角堰。

十二月五日，“南总”廖泽旅攻抓予山红军阵地：该师以第八团团长沙岱指挥该团、配属独立营和第九团一个营，计五个步兵营。又由陈基旅拨给两个机关枪连及模范师一个手枪连。从潘佐旅的左侧进攻，山势很陡，正面又窄，使用不了大的兵力。红军层层工事做得很坚固。攻了两天无进展。大约在八日上午，该团以一个营由陡坡虚张声势的仰攻，以优势的机炮火力从侧面高地制压，适蒋空军集中投弹猛炸抓子山红军阵地，该团乘机攻上抓子山。双方伤亡都大，红军退守代通庵高地。

十二月七日，五路张竭诚旅占领三角堰。

十二月八日，“南总”郭勋祺师、范绍增师之各一部在蒋空军配合下，攻占二斗岩、莲花山。

十二月七至九日，五路郭昌明师两个旅在蒋空军配合下，先后占领蜂桶岩、木梯老、九顶山、小胡椒顶、玉林山、天台山一带红军阵地。

十一月十日，一路杨秀春师占领横山岗。

十二月十一日，“南总”郭勋祺师之一部占领太和场，红军退守木老观音高地。该师廖泽旅向五家垭口推进。

十二月十二日，五路方面向天台山进攻。

十二月十六日，一路杨秀春师山横山岗向大川推进。

时当岁暮天寒，高山降雪，红军主力开始向西北山区转移；刘湘所部逼近天台山和五家垭口后，亦未积极进攻：双方形成冬眠的对峙状态。

名、邛战场以外的有关战况：

薛岳十二月十九日电刘湘说：汉源、荥经红军在该路进攻下，向天全方向开去，该路已占领荥经之新添站。

李抱冰十二月二十一日电刘湘说：该部李旅之李、莫、欧阳三个团出击，二十日晚李、欧阳两个团绕达乌泥岗及昂州附近，与红军之三十九团接战，将乌泥岗、昂州占领。

“捷报”频传声中，刘湘有把握似的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安闲回到成都度岁。

刘湘一度以二路所部之吕康旅拨归薛岳指挥，在雅安之紫石里附近维持雅安、汉源间的交通。（据吕康口述）

一九三六年春，川军的攻势再兴：在红军主动撤退的情况下，川军尔后的攻击进展较快。

二路孙震到达战场，吕康旅归还建制，计有吕康、马泽、张熙民、王志远、曾甦元（曾本人未到）五个旅。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孙震以吕康、马泽、张熙民三个旅为第一线，王志远、曾甦元两旅为预备队，联系右翼“南总”的边防一路陈兰亭部，攻占金鸡关、尧桥一线，向蒙顶山筑碉防守。

二月九日，五路饶国华师以周重生旅、张竭诚、潘佐旅各一部在蒋空军配合下，向天台山红军阵地进攻：周重生旅占领五显庙；张竭诚旅占领黑角楼、祠堂坪之线；潘佐旅占领天台山麓之尖山子和凉亭，

二月十一日，“南总”陈基旅攻占石碑岗。孟浩然旅在蒋空军配合下，攻占五家垭口。红军向宝兴退走。

二月十二日，“南总”边防一路攻占蒙顶山、罗家山、人字山之红军阵地，红军向宝兴退走。

二月十三日八时顷，五路张竭诚旅在蒋空军配合下，攻占天台山。红军向公议场退走。

二月十四日，“南总”之一部占领芦山岗。红军向宝兴退却。

二月十五日，薛岳所部先后占领始阳、飞仙关和天全城郊。

同日“南总”孟浩然旅之一部占领天全城。

二月十七日，一路杨秀春师占领大川和甘子山。五路王纯一旅之赵逸泉团占领公议场。王泽浚旅占领箭杆林、廖家岗、高山岗。佟毅旅进至新山附近。周重生旅占领正西山、中宝山、宝胜场。“南总”郭勋祺师之一部进占青龙场。陈基旅控制五家垭口。边防一路陈兰亭部进占三益场。至此红军全部撤离战场，向懋功方向引退。

从刘湘的攻击部署和历时三个月的战斗经过看来，充分说明了刘湘对红军不愿作决战性的对消；右翼一路杨秀春师以五个旅之众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已占领横山岗，一直呆到次年二月十七日在红军主动撤退下，杨部才占领大川和甘子山。左翼的二路孙震亦以五个旅之众，占领金鸡关尧桥一线后，既不向飞仙关、陆王山、芦山岗迂回，也不向蒙顶山红军的翼侧攻击，

反而转为防守。这正是刘湘以非本系的川军在红军两翼做着包围姿态，并不要求合围。而以本系的主力由正面进逼，不惜旷日持久，付出极少代价，将红军送走。刘湘的企图达成了，蒋介石叫顾祝同面授的“方略”落了空。

(六) “剿总”战略追击部署

“剿总”以饶国华第一师（缺第三旅）为战略追击部队，二月二十二日在小关子与红军殿后部队一度接触，二十三日正午进至宝兴，继续向红军追击。实际是尾随红军之后，把红军送走，一直送到三月中旬红军离开懋功为止。

附件一

一九三五年十月蒋介石在四川设置八个绥靖区

| 番号 | 姓名 | 司令部所在地 | 绥靖区域 |
|----------|-----|--------|--|
| 第一绥靖区司令官 | 李家钰 | 西昌 | 西昌、会理、盐源、盐边、昭觉、宁南区、冕宁、赵隼、峨边、峨眉 10 县。宝兴、懋功、松潘、茂县、理番、汶川、大邑、邛崃、彭山、蒲江、眉山、丹棱、洪雅、夹江、青神、崇庆、新津 17 县。 |
| 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 邓锡侯 | 崇庆 | 雷波、马边、屏山、宜宾、庆符、筠连、高县、珙县、长宁、兴文 11 县。 |
| 第三绥靖区司令官 | 杨森 | 宜宾 | 芦山、天全、名山、雅安、荥经、汉源 6 县。 |
| 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 刘文辉 | 雅安 | 绵阳、彰明、安县、罗江、绵竹、德阳、金堂、广汉、什邡、梓潼、剑阁、苍溪、阆中、昭化、广元、平武、江油、北川 18 县。 |
| 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 孙震 | 绵阳 | 南江、通江、巴中、万源、宣汉、开江、达县、果县、大竹、梁山、垫江、长寿、邻水、广安 14 县。 |
| 第六绥靖区司令官 | 唐式遵 | | 隆昌、富顺、泸县、合江、纳溪、江安、古宋、叙永、古蔺 9 县。 |
| 第七绥靖区司令官 | 潘文华 | | 忠县、丰都、涪陵、南川、石碛、彭水、黔江、酉阳、秀山 9 县。 |
| 第八绥靖区司令官 | 许绍宗 | | |

其职责为：

1. 清除“匪患”，修筑碉堡、兵工筑路，协助地方官吏安抚流亡，办理善后，督促民众的组织训练。
2. 区内省保安队及地方团队统受指挥。
3. 绥靖任务六个月完成，办竣即撤销。

附件二

刘湘组织地主袍哥土匪武装参战

刘湘以其亲信机关枪第一团团团长，袍哥头子刘树成为“邛崃”特组‘剿匪’义勇队指挥官”，以邛崃县长罗远敷为“副指挥官”，发动邛崃、大邑、天全、芦山、宝兴等县的地主、袍哥、土匪武装编成第一至第七区队，配合川军，对红军偷袭作战。其庞杂组织和罪恶活动如下：

（一）地主武装

以邛崃团长头子罗嘉荣为第一区队长兼任西路指挥，有十二个中队，共人枪一千左右，在水口场编组后，投入作战。虚报第一次占领龙马山，第二次占领石家山，第三次占领天池山，第四次占领金仙寺，第五次占领油场，第六次占领万金顶，“斩获颇多”。

邛崃团队另一头子邓子谦，任北路指挥，编为三个“铲共”大队。第一大队邓自兼，第二大队长赵子林，第三大队长李玉峰，共有人枪一千余。虚报第一次占领羊儿岗，第二次占领尖山子，第三次占领椒子坪，第四次偷袭双河场的红军，第五次越过横山岗偷袭大川。袭大川与大邑团队合作。

大邑团队头子王子华，指挥杨献廷、杨殿英两个营，担任横山岗、羊儿岗至邛崃的作战任务。

（二）袍哥舵把子武装

第三区队长廖尚武、太平场哥老舵把子。

第四区队长岳梧岗，天全哥老舵把子。

第五区队长曾朝清、（不详）

第六区队长彭德轩、宝兴哥老舵把子。

另外对灵关舵把子焦海珊、天全舵把子唐裴然、大川舵把子先惠全分别给以组织武装的名义。

（三）土匪武装

甲、第二区队长兼西路副指挥杨良材（绰号杨弯哥）所部人枪二百余。虚报占领何场后，十二月二日午后又占领沙坝场，向高场进攻。“攻下蜂桶岩、木梯老、王泽浚得奖五百元，刘树成以杨良材没有得到分润，很不满。”

第七区队长杨洪轩，邛崃人，一贯在天全作土匪。

乙、名、邛战争结束后，刘树成在高场大排筵宴三百多桌，犒劳团队和各路袍哥土匪。

丙、刘湘以岳梧岗反革命有功，为了“酬庸报功”，居然委这一舵把子作了懋功县长。

事后刘湘认为这批家伙反人民和对抗蒋介石都有用，在百花潭开办一个秘密训练班，招集西路舵把子、匪首、地主头儿百多人受训，由刘树成主办，汪如皋任教官。

以上情节，系由刘树成口述，及参证《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七日所载，结合整理而成。

拟笔人：杨续云

资料来源：根据当事人潘清洲、韩全朴、奉伯常、张熙民、吕康、向廷瑞等二十亲人提供

国民党军阻截红四方面军西进 甘孜与北上甘南的作战

重庆行营关于反共军事报告书（摘录）

四月中旬朱、徐股匪主力窜踞康北道孚、炉霍一带，其一部留踞丹巴及懋功附近，另一部窜据甘孜、瞻化，并于二十日陷雅江，其企图不外四出搜粮，并掩护主力暂在川康边区休养整顿，一面与肖、贺股匪遥相呼应，待肖、贺渡过金沙江时，则沿雅砻江或大金川两岸南下，与之会合，或待时机另图他窜。而肖、贺股匪当时在富民、楚雄之线，向西流窜，其企图当系统绕由金沙江上游抢渡北窜，冀与朱、徐股匪会合。当以防止该匪会合与各个击破之目的，期在金沙江以南地区将肖、贺股匪歼灭，万一不能，亦须在金沙江大渡河间地区歼灭之，同时并歼灭或封锁朱、徐股匪于康北地区，遂于四月二十一日规定部署如次：

甲、川康方面：

（一）唐式遵所部编足二十个团，首先巩固现阵地，继即派有力一部，经懋功向丹巴推进，并须严密巩固懋功、丹巴之线。

（二）邓锡侯所部派十个团，经达维先占领抚边、两河口，巩固懋功（不含）经抚边、两河口、大秋地之线，再向崇化，绥靖推进，并控置两团于大秋地为北地据点。

（三）刘文辉部派四团进驻金汤。

（四）以上各部到达目的地后，即沿大金川连接布防，邓部守绥靖、崇化之线，唐部守崇化（不含）、丹巴之线，刘部由金汤延守至丹巴之线。

（五）李韞珩部派两团进驻雅江扼匪南窜，并阻隔肖、贺与之会合，其泸定、瓦斯沟一带遗防，由36A派5D接替。

（六）松潘、迭溪，北川间，由孙震部三团扼守，并另派一团守平武。至迭溪、茂县及威州、理番、杂谷脑两段，由刘总司令各派两团分别扼守。

乙、川西方面：

（一）李家钰部十个团守备金沙江及西昌、会理两重点，并详为规定：子、须以四团以上兵力，守备上自门香村下至可河沿岸；丑、由西昌派兵两团，推进盐边、盐源，并扼守将军石、雅砻江沿岸；寅、两团守西昌，一困守会理，一团维护后方交通。

（二）杨森部遵前令速开宁南。巧家，接守本部盐场、洼乌一带江防，并守备宁南、巧家两重点。

（三）如肖、贺窜渡金沙江时，即须在金沙江、大渡河间地区歼灭之，其部署：子、李家钰部应不待命令，集结主力于西、会两城固守，并相机与友军夹击窜匪，其两盐部队如已进入，并须固守。丑、杨森部应不待命令，即由宁南向会理、西昌方面移动，寻匪，与友军夹击之。

（四）刘总司令派兵十个团，经荣经开赴汉源、大树堡、安顺场、松林口一带，准备策应。

丙、滇、康方面：

（一）追剿军孙渡、樊崧甫、李觉、郭汝栋等纵队，应穷匪急追，迫匪于金沙江右岸，与守兵夹击歼灭之。

(二) 如匪渡过金沙江，则郭、樊、李各部，仍渡江追剿，余部即沿金沙江右岸扼要布防，堵匪回窜。

由是川、康方面，五月六日李韞珩部克雅江；十五日唐式遵部克复崇化，十七日一部进至丹巴我岸，二十日克之，均颇有斩获。但朱、徐股匪一部，于十七日又乘虚陷理化，并窜距九龙约百里与木里交界地方，而滇、康方面，肖、贺股匪，因我金沙江永仁以下防堵严密，无法再循朱毛窜会理旧路，遂乘虚绕丽江，由其上游渡过，于四月三十日陷

中甸，更向西康之得荣、定乡窜去，至是南北两匪势将在康定会合。判断其会合后企图，仍将他窜，以图生存，即使为休息整顿计，暂时停止不动，亦当散布于甚广区域，以就粮食，其兵力既散，则消灭较易。而理化、巴安一带，当为匪必争之重要根据地，乃予以严密封锁之手段，使匪会合后不得再向南，或向东，或向北突窜，遂于五月一、四两日先后规定部署如次：

甲、滇、康方面：

(一) 樊崧甫部进驻盐边、盐源，并扼守雅砻江西岸各渡口，与李家钰部切实联络，互相策应，对于冕宁以南雅砻江两岸各渡口之防务，及其船只，均须分别负责管理，不可疏忽，如将来匪之主力仍由雅砻江西岸来犯，船只应尽量移交东岸李部管理，如其由冕宁南犯，则移西岸该部管理。若其由两岸分犯。则我军可予在两岸各渡口上下游十里附近赶筑碉堡，俾得双方策应。

(二) 郭汝栋部守华坪、永北之线，并扼守金沙江左岸，堵匪南窜。

(三) 孙渡部守丽江、石鼓、巨甸、维西之线，主力控置丽江，并派一部进驻阿墩子，历行坚壁清野。

(四) 李觉部应驻鹤庆、剑川一带策应。

乙、川西方面：

(一) 李家钰部分驻冕宁、泸沽、西昌、德昌、会理一带，并须确实扼守雅砻江东岸太平地，盐坝场、丕树湾、冲河关、集福场，及上游九冕通路之各渡河点，尤须注重冲河关至冕宁间江防，主力置于冕宁，左与樊崧甫部，右与越嵩部队，切取联络，务期拒匪不能渡过雅砻江。

(二) 刘总司令所部郭勋祺师，星夜驰赶大树堡与李家钰部切取联络，又增派十团，前后共二十团，准备出匪不意，向冕宁出击，并注意此部队发现，不可过早，必须匪主力进入冕宁以东与西昌附近时，再由越嵩南出击，方能生效。

(三) 杨森部酌留一部驻防宁南、巧家，主力向西昌推进。

迨五月中旬，除杨森、李家钰两部任务如前外，十二、十五两日又规定部署如次：

甲、川、康方面：

(一) 邓、唐、刘(文辉)三部，应遵前令规定兵力，占领大秋地及沿大金川左岸自绥靖经崇化、丹巴至金汤之线，确实封锁之。刘文辉并应负责守备泸定至安顺场均不含之线。

(二) 周浑元、李韞珩两部，仍固守康、泸、并构成康定、雅江封锁线。

(三) 潘文华率郭勋祺、范绍增两部、熊玉璋旅，进驻汉源、大树堡、越嵩至泸沽(不含)及安顺场以下大渡河一带，严密封锁之。

(四) 以上各部须扼要各集相当兵力于其封锁线后方，匪由何方进窜，即由何方迎头痛击之。

(五) 令驻巴安之 16A 参谋长沈风威，兼任巴安区警备司令，指挥巴安、

得荣、义敦、白玉、武城、德格，邓柯、石渠等八县防剿事宜，所有以上各县驻军、民兵分别动队，概归其统一指挥。

(六) 青甘边区，仍旧巩固原有之封锁线，但青海部队，应速出兵两团进驻德格固守，并策应巴安驻军。

乙、滇、康方面：

(一) 樊纵队仍守备盐源、盐边至雅砻江右岸；郭纵队接樊左翼，守备华坪、永北，至丽江东之金沙江左岸；孙纵队接郭左翼，守备丽江至维西之线，并派一部进驻阿墩子及中甸。

(二) 以上各部，须扼要各集相当兵力于其封锁线后方，匪由何方突窜，即由何方痛击之。

(三) 李纵队集结宾川一带策应。

当肖、贺股匪，自四月三十日陷中甸向康南进窜后，五月下旬窜到理化之中咱一带，与朱、徐在雅江被我李韞珩部击破之一股会合，遂于六月九日乘虚陷理化，其一部于三日起围攻巴安。我军则因交通、运输、给养困难关系，各部运动均不能迅速。川西方面，潘文华部迄未到达任务。青海方面，到德格之部队，只有两营。川康方面，六月一日邓锡侯部始到大秋地，四日周浑元部始到泸定、冷碛一带，致崇化、丹巴得而复失。至七月四日邓部始确实占领崇化，九日唐部始确实占领丹巴，三十一日邓部始克绥靖。巴安被围，无法应援，卒赖守城之一团兵力，沉着应战，匪部迭受巨创，至六月十五日始解围。匪攻巴安未逞，沿金沙江左岸北窜，于六月二十九日陷白玉，继围德格，其守城部队，又能以少击众，予匪以巨创，遂折而东北窜，企图窜入甘、青，但其不堪一击，可以概见，且因盘踞西康过久，不独粮食将罄，人亦死亡过半。据报七月下旬匪已窜到阿坝、包座、松潘一带，大金川左岸绥靖、道孚之线，及雅砻江上游右岸均已无匪，乃于七月二十九日规定阻匪入甘会合，计划纲要如次：

(一) 凭藉天然险要，及原有碉堡线，采取攻势防御，封锁该匪于川、康、青、甘边区草地内，阻其会合，并由川康抽兵分途追击，促其崩溃。

(二) 参照过去教训，利用碉堡线，处处设防，原期封锁严密；但因兵力分散，反使处处薄弱，仍难堵匪突围。前次毛匪窜甘，可为殷鉴。今后除严密封锁坚壁清野外，尤须结集兵力于重点，以备活用堵击，拳效必大。

(三) 封锁碉线：1. 甘境：甲、沿黄、洮两河经岷县，西至临潭，南至踏藏为第一线，以兰州、临洮、岷县、西固、南坪、文县为重点。乙、兰州至天水及以南为第二线，以定西、天水为重点。丙、上两线应由朱、于两总司令分段指派负责指挥官，派队扼守。

2. 青境：甲、沿黄河自甘边至贵德以西为第一线，以贵德、循化为重点。乙、沿西宁河自新城对岸至惶源为第二线，以西宁为重点。丙、上两线均由马司令分段指派负责指挥官，派队扼守。必要时再由朱总司令派兵协助。丁、果洛五大族及玉树二十五旅，亦由马司令转饬同仁、同德团队，酌情修碉固守，或率领迁徙。

3. 川境：甲、川西主要阵线，沿岷江经松、潘、樟腊至踏藏（不含）为第一线，暂照原规定，并调重兵控置于平武、江油、绵阳、北川、茂县、灌县。乙、沿涪江、平武、绵阳段，及茂县、北川、绵阳段为第二线。嘉陵江广元、阆中段及广元、宁羌段为第三线，应予为设防。丙、灌、理、懋，缓、丹、金、泸线，仍照旧防守，置重点于天全、雅安、邛崃、崇庆。丁、广碧

及广、昭、剑线，归沈久成师扼守，置重点于广元、昭化。戊、上列乙、丙两线暨各重点，统由刘总司令分派负责指挥官，派队扼守、并注意每一重点，须控置三团以上之兵力。

4. 康境：泸、康、雅、巴线，改由刘文辉部负责扼守，仍置重点于康定、泸定，李韞珩及杨步飞两部移调任务；另行规定。

5. 甘属之永靖、归夏、夏河、临潭，青属之循化、贵德、共和，应派队构筑碉堡群，兼施行坚壁清野之准备。

6. 沿黄、洮两河至岷县、松潘，再沿岷江各碉线，最为重要。其重要城镇间之空隙，概由民团协同固守，军队则集结重点活用。

7. 沿黄皮筏、船只及渡河材料，应由负责总司令部予派专员负责管理，必要时搜集我岸或烧毁之。

8. 凡主要碉线，应由负责总司令部派员分段督察指导培修与增筑。

9. 各地壮丁及番民，应设法组训，有枪者尤须注意利用。

(四) 追击路线：

1. 一路由邱地出马塘。

2. 二路由懋功出卓克基。

3. 三路由金汤出丹巴。

4. 四路由康定出泰宁。

5. 五路由德格绕玉树。

6. 前四路由刘总司令，五路由马司令，待匪全部退过大塘坝、绥靖、卓克基之线，即分别酌抽兵一旅以上编组追击队，指派指挥官，跟匪追击，并一面肃清散匪。

7. 各追击队应需粮秣，须预屯于灌县、懋功、康定等地，并预算所需运费，以便筹发。

七月三十日又规定部署如次：

(一) 孙总指挥所部于规定十二个团内，除已到樟腊、松潘、镇坪线之部队，仍旧多屯粮弹固守外，余可坚工扼守松潘、小河营、水晶堡、阔达堡、平武之线，置重兵于平武，其在后方部队，悉数控置绵阳、江油。

(二) 朱总司令应派有力部队，速向西固、文县、南坪之线推进，联络孙军相机夹击，并于文县、西固、岷县控置重兵。

(三) 刘总司令应派兵接守孙军所遗安县、北川及迭溪、镇坪（不含）线防务，并于安县、北川、茂县、灌县各约控置一师兵力。另照前令派兵出卓克基追击。

(四) 邓总指挥所部，除守现防外，应于崇庆、大邑各控置一师兵力并派兵一旅出马塘追击。

(五) 刘总指挥所部，除接防泸、康、雅、巴线外，应即先派一旅由金汤出丹巴追击。

当六月间，因康北匪情较前和缓；于二十九日撤销巴安区警备司令部巴安防务，交由 24A 特务大队督同民兵负责固守。同日又令李韞珩率 63D、61D 调回雅安；所遗泸定、康定、雅江、巴安一带防务，由刘文辉派队前往接替。

以上为自四月下旬起截至七月底止，剿办朱、徐及肖、贺合股之概况也。

第四十一军孙震部与红军在川北、川西、川南等地战斗详报（摘录）

松潘之役——黄胜关会战

（1）会战前匪我形势概要

一九三六年二月间匪在川南名，雅地区被我击破后，即向天、芦退去，并有回窜松、理、茂模样。本军奉命转移川西部署岷江防务。三月六日曾师陈旅进扼岷江安顺关至迭溪防务。六月十一日曾师马旅到松潘接替胡宗南师王旅防务。七月二日匪千余人窜到卓克基，主力亦到懋功、抚边附近，有突破岷江回窜通、南、巴企图。本军当以曾宪栋师马、陈两旅扼守松潘至迭溪之线；王铭章师张、童、王三旅扼守松潘至平武之线；孙震吕、曾、李三旅为总预备队，控置于江油、北川、安县各地。

（2）影响于战斗之天候气象及战斗之状态

岷江沿岸天候极冷，尤以松潘为甚，给养亦万分困难。官兵缺乏御寒之装备，且常间日始得一饱，作战倍感困难，对于更向酷寒地带深入追击之动作致缺活泼敏捷之动作。

（3）匪我交战之兵力及交战匪兵力番号及将帅之姓名

匪之交战兵力计有伪四军（伪军长王宏昆）、伪三十军（伪军长余天荣）、伪三十一军（伪军长孙玉清）；我军交战之兵力计有马泽旅、陈宗进旅及张熙民旅之杨特生团。

（4）各时间战斗经过及与关联之邻接部队之动作

七月二十七日伪第四军攻我镇江关，激战终日，幸我曾师陈旅防守得力，匪未逞，向芦花城方向退去。二十八日伪三十、三十一两军向我松潘进攻，一股取道黄胜关；一股取道柏木桥。当晚进止黄胜关之贝母山。我军当以马旅推进樟腊，张旅杨团进守松潘城。二十九日马旅与匪遭遇于黄胜关附近，战斗猛烈，匪我遂胶着于黄胜关、柏木桥一线。当夜马旅杨熙团向斩将台绕攻匪之侧背，匪遂动摇，我军正面与侧面一致猛攻，新获甚众，匪益溃乱，乃向贝母山退去。三十日晨黄胜关、柏木桥遂在我军确掌握中，马旅分兵追击截匪甚多，残匪更向上、下包座溃窜，与在该方面之伪第五、第三十二军及伪独立师会合，窜入甘肃岷县境内。此时匪虽北窜，但茂县、汶川、懋功之友军则仍在原地。

报载红四方面军西进甘孜经过

自去年赤匪二度窜扰彤巴以后，西康各地即纷纷告警，东道之金汤、孔玉，南道之雅江、九龙，北道之道孚、炉霍、甘孜、瞻化、德格、邓柯等县，先后告警。惟康定、泸定两县情形尚安。最近剿匪总指挥刘湘派唐式遵军向各匪推进，其余各县闻亦将同时进剿，情形如何，此时尚不可知。

康定第七区上下鱼通方面（该区系与金汤设治局行政区域毗连），自天全芦山之匪被迫后，即向本区退窜，惟窜此处之匪不多，虽不时有小接触，但当地民团防守甚严，尚不致有若何危险。后二十四军开有 团全团在彼驻扎，近闻二十四军尚有增加四团兵力，由此区前进，作集中丹巴之预备。第八区孔玉方面，最近匪有由丹巴进窜该地之势，时有小股匪队前来与民团接

触，幸该区李海庭区长督率团队，与敌抗战，故此时尚保安全。又，由孔玉八区方面探悉，绥靖、崇化、抚州三县地方，匪以其地物产较富，企图划为一区，更名为大金省，设伪省委；各县似驻有匪徒千余人，并设有医院，收容伤兵。但该三县的县城较远之乡村，人民不尚有集团与匪抗拒者，不时互有伤亡。康定第一区新店子方面，三月中中央军派兵两团收复丹巴，已进至大毛牛。困难在天全、芦山失败，全部退丹巴，兼之时值春雪封山，路断难行，粮运万分困难，乃放弃毛牛，退守新店子（距康定两站）。现为某某军之刘团驻扎于新店子至三道桥（距康定三十里），节节设防。匪方屡有游击队来犯，均被击退，时有斩获，并时有携枪械投诚我方者。康定第三区长坝春一带，匪约一团之众，民团及某军在水轿子前方（距康定仅五十里）择要布防。匪未来犯，就目前形势而言，康定现驻兵力雄厚，或无他虑。康定二区属地，自折多塘至东俄洛正道有中央军节节严密布防，右方为二区民团择要扼守。匪方时来游击队，向水轿子、荣官坝、安良坝、拔桑、白桑、塔寺那等处进扰，均被中央军痛剿，匪已敛迹。

当匪在北路窜瞻化之消息传出后，康定军政方面即飞令理雅两县，调集民兵防守要隘，实行坚壁清野，挖断主要路径，撤去各渡皮船。据理化方面探悉，匪自入瞻化，即窜至理瞻两县交界之五花，距理化仅三站，幸为巨大之雪山所阻，未得前进。此时理化县当急调毛丫兵五百守穹霞两场，旋在县城开会，决定以毛丫兵守穹霞，调英拉濯桑协同毛丫兵拒抗，再调乡稻二城民兵、喇嘛寺兵防守县城。四月十三日接理化方面消息，穹霞方向已到匪众千余，且与毛丫兵接触，瞻化方面之人民更踊跃抗敌。共匪以“不杀人”、“保护人民安全”为口号，然人民均极惧怕，全县顿呈惶惑之现象，希官方速派大队援救。自是以后，理化方面即无消息。同时雅江亦相继告警，南路情报因之不通。巴安团队四月二十九日，某团消息，谓安全，理化途中已布兵防守，巴安尚无危险。五月一日某团方面消息，谓乡城稻城两县长已被迫向理化方面逃走，现匪在剪子弯大筑工事（剪子弯在雅江至理化之中，至理化约一站半，为康南要地）。

雅江县治系于四月十九日告警、匪来时由甘瞻方面，沿雅砻江下至噶拉村河西渡河。该处现在有一军长，匪方时派军兵至高日寺山盘踞骚扰。雅江告警后，中央军李军长限以七日收复之令，派李清献旅长率全旅前进，向东俄方面压迫，前部已将高日寺山要隘占领，现在督兵猛进，预料不日康雅大道即可通畅无阻矣。

当匪窜雅江以后，于是派人四出煽惑，并嗾使瞻化降匪，各保正大喇嘛寺庙均接此项宣传品，并通函与白雅乡稻各县喇嘛寺庙各头保人民，谓匪当保护喇嘛寺，不违西康人民习惯。盖念之乡稻莠民，素不安分，又复提倡顺匪安得命保产说，乡城稻城等县之莠民顿形蠢动。素来恭顺官方之定乡民兵营长彭错大吉，稻城之民兵营长甲骨倾真，皆惶惑万分，闻民心大变，亟请县长赴理化会商防剿，并请兵来县。如无兵来，请县长不必回县，因见民心涣散，恶人群起思动，彭则谓伊一人之兵力，实负不起意外责任也。两县长被迫后之行址现尚不明，一说已到理化，尚未证实。

匪于三月二十九日即窜至道孚，同时分窜于炉霍交界之将军桥。西康宣慰使闻匪至将军桥，即向甘孜退走，故匪人道孚极易。因前县长为诺氏撤去，委符广荣为县长，未几又撤符委熊起为县长，熊在职未久，事务尚未上轨，故对于防匪毫无准备。匪甫至距道罕一日程途之龙布沟，熊则潜逃。以故匪

至县城，人民始觉。道孚告警后，炉霍相继频传，因县中与炉霍寿灵寺发生纠纷，毫无准备。缘该寺曾受诺使之意，坚持免差，三月二十日并将县署刑通事官父子杀害，更威迫县长吴文渊离此，诺那氏乃委西康建省委员会所派之瞻化县长王政和代理炉霍县长，调吴文渊为官署参赞。匪入陷道孚，诺那始发枪一百支弹若干发与寿灵寺，嘱其抗拒共匪。该寺先派喇嘛至将军桥前方防御，将溃退时，诺氏乃率民兵秦大队长及宣慰署全部人员住甘孜退避，匪以千余人之势，进逼炉霍县城，预备攻陷寿灵寺，该寺喇嘛拒抗一日，于夜间匪竟用强大兵力攻破该寺，双方伤亡极多。此徐匪获得步枪、机关枪及弹药甚多，财富什物粮储更富，盖匪破寺时，该寺大部物什均未携出也。

道孚及炉霍告陷后，匪即分路进袭瞻化，一自甲期孔窜瞻化，一自炉霍三关取道大盖窜瞻。四月四日抵瞻之河西，瞻人忙于逃亡，不及将大桥焚去，瞻化桥在县治前跨东西两岸，匪遂得窜入县城西。康宣慰署人员，均仓卒离去。当匪未至县城之时，官员及人民出瞻化之退路。系经传发村以至理化，其在县城者大抵皆临时或夤夜奔命逃避之人民，均被屠戮，自共匪入康以来之大屠杀，以此次为最惨酷，盖瞻民好战，激动匪方愤怒所致也。

继康北道孚、炉霍之后，匪乃进袭甘孜。中央军与甘孜马县长在朱倭与匪拒战（朱倭至甘孜一站），自三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朱倭喇嘛寺相继投匪，马县长、炉霍县长吴文渊及石渠、德格、邓柯、白玉诸县署人员，退至邓柯，军队则取道白玉至巴安之大沟村。当退去时，有德格之民兵数百人劫去机关枪二挺，迫击炮一尊，快枪百余支。据甘孜电告，甘孜系四月一日告警。自赤匪窜康北道、炉、甘、瞻后，即大肆提倡僧民合作，四出派人宣传“不杀人”，“不违康人习惯风俗”，“极力保护喇嘛寺”，并迫令甘孜孔撒土司德钦汪母、香根喇嘛，集合附近喇嘛、头人组卜巴临时政府，印发传单。“卜巴”教语谓即“乡村”之意。

自瞻化告警以后，康定军政方面以为瞻化、白玉居西藏之中路，若白玉有事，则南北二大于路即将完全隔绝，失其纵的联络。当时康定方面，乃电请邓柯马司令增加兵力。探闻最近白玉已由青海马司令增防，或不致发生危险也。

邓柯当青康联络之交通要地，青海方面奉命派兵协同防御康北各地，德格为康北之首县与金沙江左岸接近，康藏往来之冲，并与青海方面接近。该县长兼康藏交涉善后坐办，责任特别繁重，最近因该地发生某种情事，县长陈容光及邓柯县长张子愚在雀儿山遇害，遂致邓柯、德格、白玉、石渠四县成为无政府状态。西康建省委员会，以匪窜道孚、炉霍、甘孜后，北道方面截成三段，使能与德格、邓柯，石渠、白玉等四县直联络。该四县虽有青海军队代为驻防，然以县事无人主持，及电请驻邓柯青军马司令，暂行派人代理，以便协商防务。兹探闻马司令复电，以马 代理石渠县长，马虎臣代理邓柯县长，马国艰代理德格县长，白玉亦正觅人代理中云。

（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川边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在甘宁地区 堵截北上抗日红军战斗详报

第一、本师成立经过（略）

第二、由湘入甘

本师于九月九日成立，初奉命开湘阴训练。惟此时甘肃赤匪势甚猖獗，朱德、贺龙、肖克、徐向前辈，各率残部共二四万人，由川康边境窜入陇南，而陕北方面之伪第一方面军复由豫旺、海原南窜，遮断西兰公路，势甚危急，故本师旋于九月十一日奉到准备动员命令，遂于十四日向西北出动，用铁道运输，分由阳谿、岳州乘车北上、经粤汉、平汉、陇海各部于十九日全部到达陕西咸阳附近，复于二十五日沿西秦公路继续向甘肃清水秦安一带徒步前进。

第三、本师态势及匪情概况

十月七日本师各部队次第到达如下之位置：

1. 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工兵营留郑州训练，骑兵连归补充旅骑兵团指挥除外）龙山镇。
2. 第二三二旅集结莲花城附近，其一营在陇城镇。
3. 第二三四旅集结龙山镇附近。

截至十月七日止，所得知之情况概要如下：

1. 赤匪伪第一、第四方面军及朱德残部，约三万余人，经川康边境，窜犯陇南，围岷县、临洮，陷通渭，迫兰州；另一股约万余由贺龙指挥于九月十八日陷成、康两县，十九日复陷徽县、两当，一部围攻陕西凤县。陷成、康两县之匪，经我各方面军围剿，业已狼狈向武山附近逃窜。

2. 伪第一方面军由毛泽东统率自陕甘宁边区经豫旺、海原南下，窜据会宁，遮断西南公路，并分股盘踞清江驿、界石铺、平峰镇、单家集、兴隆镇等处，以策应伪二、四两方面军之北窜，企图于会宁、静宁中间地区会合。

第四、蔡家镇、青江驿间之追击

一、本师奉命截击北窜之赤匪，当区分三个梯团，向西北方向急进，于十月十六日分别到达五方河、李家店、范家大庄一带。

二、截至本（十月十六）日止，所得匪情之概况如下：

1. 陇南及岷、洮各地之匪分五路，经通渭北窜，匪大部已至通渭、马营、义岗川附近。
2. 碧玉镇有匪七八百，龙阳镇有匪大部，黄家窑有匪五百余，蔡家镇亦有匪七八百，该处之匪，一部于十五日向我前进，与我便衣队在新店子对抗。
3. 匪主力已集结通渭附近，声言以四万匪众与我军决战。

三、十月十七日奉军长胡十六日二十一时电令如下：

贵部暂以五方河、车刘家、川口镇一带为据点对界石铺、通渭、义岗川、段家岔警戒，可能时，即袭取蔡家镇、黄家窑以为进敢根据，但在日内不能引起大战

四、师长决心

占领川口、米家、中川、段家岔之线，构设阵地，严密警戒，以主力位置于川口镇、杨家店子之间，相机袭取黄家窑、蔡家镇。

五、处置

1. 师部及直属部队附第四六七团第三营进驻车刘家。
2. 令第二三二旅集结川口镇相机攻取黄家窑。
3. 令第二三四旅主力位置于杨家店子，其第四六八团主力位置来家中川并派兵一营占领段家岔，向西北警戒。

十九日各部均已到达指定位置。

六、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各部队战斗经过：

十九日

第四六四团于十九日于车刘家、川口镇前进，午前九时三十分先头行至牛家牛坡附近遇匪百余名向我前进，当由前兵连迎击，匪不敢应战向蔡家镇逃去。

二十日

1. 第四六四团于二十日拂晓派第三营由南岔梁向黄家窑攻击前进，于午前十时完全占领，残匪向人马墩逃窜，该营即在黄家窑固守。

2. 第四六三团由川口镇派兵一营向蔡家镇探进，见有少数残匪，当即驱逐而占领之。

二十一日

1. 午前十一时下达师作战命令其要旨如下：

一、匪主力已由通渭经义岗川等北窜，刻义岗川似有匪数千，何家岔、石庙现有匪盘踞。

二、第二三二旅即派步兵一团进驻华阳窰，并酌派一部向什字川、义岗川游击，其留置黄家窑之营仍暂不动，对西南方向严密警戒，确实掩护本师之左侧背。

三、第二三四旅（欠第四六八团）即进驻车刘家附近待命，其第四六八团（欠一营）即向文家川集结，派队在附近山沟搜索散匪，该团第二营应即占领四嘴镇。

四、师部拟即向蔡家镇附近推进。

2. 各部队战斗经过

一、第四六四团（缺第二营）由蔡家镇向华阳窰搜索前进，于午后五时行至刘磊子门下左翼高山发现匪四百余，当将其击溃，该匪为伪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系由人马墩经刘磊子门下北窜，因时近晚，不能追击。

二、第四六四团第二营由陈家大湾向文家川前进，于午后二时在大营堡与伪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六团遭遇，经过猛烈攻击，匪不支逃窜。

三、第四六八团第二营由段家岔进驻四嘴镇，午后三时即有匪大部约七八百人由西南窜来，该营即占领四嘴镇西南高地对窜犯之匪，迎头痛击，毙匪五六十名，我第五连亦阵亡士兵一名伤二名，激战至黄昏始停，该匪系第三十一军二七四团全部复乘黑夜向西北窜去。

二十二日

各部队就原阵地停止警戒，并加强工事。

二十三日

1. 各部队各就原住位置停止警戒，并各派队在附近搜索匪情。

2. 综合本日所得情况如下：

一、匪主力业已分股经四嘴镇、陇西川、义岗川窜过会宁、清江驿、界石铺以北。

二、伪第四方面军之第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于本月十七日晚分由通

渭、义岗川等处向会宁北窜，而以第三十一军担任掩护。

三、伪第二方面军亦于同日分由通渭以东地区及黄家窑、蔡家镇等处向清江驿北窜。

四、我第一师第二旅于十九日十七时占领通渭，击退之匪为第九十一师，已向义岗川狼狈窜去。

3. 匪情判断

一、匪第二、四各方面军之主力，已在会宁及清江驿之间会合，连日被我在通渭及黄家窑、刘磊子门下、四嘴镇等处击溃之匪掩护部队，刻其后尾已通过义岗川、陇西川附近。

二、匪主力会合后，以主力由会宁经过靖远渡黄河北窜宁夏，一部由静宁以北地区经海原窜扰陕北，以相呼应。

4. 师长决心

决定于明（二十四）日向清江驿、太平店附近追击前进。

5. 处置

一、师部及直属部队附第四六三团第二营于二十四日经蔡家镇推进，至上卢家宿营。

二、令第二三二旅（缺第四六三团第二营）于二十四日由蔡家镇附近进驻陇西川及其西北地区。

三、令第二三四旅（缺第四六八团团部及两营）于二十四日进至四嘴镇以北地区，其谢团（缺第二营）应进至上卢家东北侧宿营。

十月二十四日

1. 本师各部队遵照二十三日之部署，分别追击前进，均如预定到达指定位置，沿途已无残匪。

2. 本（二十四）晚下达之电令如下：

一、师部及直属部队，并第四六三团第二营二十五日向清江驿附近推进。

二、第二三二旅（缺第四六三团第二营）二十五日向太平店及其以北地区追击前进。

三、第二三四旅二十五日向清江驿及其东北地区追击前进。

十月二十五日

1. 本师各部遵照二十四晚电令均到达指定地区，山多匪狡，窜逃甚速沿途皆无残匪。

2. 本日午后十时奉军长胡二十五日十九时孔电令如下：

贵师在原地停止待命。

3. 师长处置

电令各部队二十六日各在原地停止待命，但应分派小部队向旧营、龙川堡一带游击侦察匪情。

第五、清江驿、海原间之追击

1. 综合连日所得情报如下：

赤匪第一、二、四方面军经我各方围剿追击，其精锐丧失殆尽，在赣、湘、川、黔、晋、陕等省裹胁之壮丁已残余无几。现当我中央大军进剿之际，为求生存计，将全国匪共在会宁附近大举会合，使用掩耳盗铃之诡计，以停止内战联合全国各党派一致抗日为号召，企图辟一新的根据地，再求发展。

赤匪依照上次策略，决先窜宁夏以伪第二方面军为右翼，归贺龙、肖克指挥，由兴龙镇、将台堡经海原北窜，企图在靖远、中卫之间渡河，刻其主力已窜至海原西南附近地区，其掩护部队尚在新营、红羊坊一带；以伪第一方面军为左翼，归朱、毛、彭、徐指挥，由会宁经乾沟驿、郭城驿，刻其主力已窜集靖远附近。其先头约六七千人业于本月二十五日由靖远西南渡过黄河，攻占中和堡各路赤匪均以宁夏为目标。

2.我第七师、第八师、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已向乾沟驿、郭城驿追击前进。我第一师、第四十三师、第九十七师由静宁以北分向将台堡、硝河城、新营追击。

3.十月二十七日本师奉命由清江驿经龙川堡、田家坪向乾盐池、打拉池追击，乃先令第四六四团第一营为先遣队，即日经龙川堡向大沟追击前进，搜索匪情。

二十八日我吴营进抵大沟与伪第一方面军之游击队二百余人遭遇，当被我前兵击溃，俘获书记、班长等五名，长短枪四支，土枪十余支，伪游击队队长路宗德当场击毙，余众向西北郭城驿逃窜。

4.十一月一日本师已次第进至袁家以北地区大沟，吴营亦已进至笠山寺，沿途均无残匪。

5.由靖远附近偷渡黄河之匪，为伪第四方面军之第五、第九、第三十等军主力。因我军跟踪追剿，压制甚紧，迫不及渡，业经打拉池、大鸿沟窜往同心城豫旺一带。另一股约三四千人由郭城驿窜经笠山寺、王家井至古西安州，复与由新营、红羊坊败退之匪及伪第二十二军会合，在海原西北地区，节节抵抗我军，以掩护其主力在王家团庄、同心城一带之集结。

6.本师正面已无匪踪，奉命向海原集结，于十一月六日全部到达海原及其附近。

第六、李旺堡、王家团庄、同心城附近之攻击

一、截至十一月十二日止所得情况如下：

1.匪主力尚在李旺堡、王家团庄、同心城一带，业已开始向环县及陕北逃窜。

2.残留于大小阴子山、北五当山、梨花子山一带之匪似均匪之掩护部队。

3.我第一师已攻占双河堡，第四十三师攻占何家堡，第九十七师攻占关桥堡，分向以东地区之匪警戒。

二、本日午后一时奉到军长胡之电令如下：

1.本军定于十三日向同心城巨高崖子以南之匪进攻。

2.孔（九十七）周（四十三）两师为左翼，在关桥堡、驼厂堡、杨家庄、石堂岭之线以北地区向红古城、同心城进攻。

3.李旅（第一师第一旅）应以一部向北五当山、上下于家庄之匪佯攻，以主力由北五当山以东向高崖子、王家团庄、草厂之匪进攻。

4.詹旅（第一师第二旅）在李旅右翼后跟进策应，到套脑堡、田子塘后，应派一部向李郭原进出警戒。

5.丁师（本师）为总预备队，掩护军右侧背。

三、各部队战斗经过

1.十一月十三日我军开始攻击，匪稍行抵抗，即行溃退，我第师进至王

家团庄东南地区，周师占领王家团庄及红古城，孔师占领同心城，残匪分向豫旺堡、豫旺县窜去，匪主力系于十二及十三两日，第二方面军经豫旺堡东窜，第一、第四方面军分由王家团庄，同心城一带向豫旺县窜去。

本日本师推进至马营迄双河堡之间，我第四六八团由走路川进驻九百户。

2.十一月十七日本师逐次推进至苏家圈、黄草掌、赵家要岷、西田家原等地区。

3.十一月十八日午前三时三十分奉到军长胡十七日二十三时孔电令如下：

一、我詹旅十七日十三时在萌城以西与匪伪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全部激战至晚犹在对峙中。

二、十八日孔周主力应迅向萌城增援夹击。

三、丁师十八日应迅向萌城、甜水堡之匪包围夹击，并对东南两方特别警戒。

四、如匪东窜或南窜，丁师应即尾追截击，如匪北窜，孔师应即尾追截击。

五、李旅十八日到大水坑附近堵击，詹旅在原地停止，但以必要部队与匪保持接触。

4.师长处置

一、令廖旅（第二三二旅）为右纵队，经赵家窑、张家沟向张铁堡搜索前进，截击由甜水堡逃窜之匪，并对东南方向严密警戒。

二、令本旅（第二三四旅）为左纵队，进至赵家要岷、周家山一带策应廖旅夹击逃匪。

5.本日我右纵队前哨营进至张家沟与拉他区之匪对峙，我左纵队谢团（第四六八团）攻占周家山，与在古城之匪对峙，均因天已入晚、不便进攻，而各地民众赤化过深，相率逃避，其地势、敌情，侦察均感困难，故不能一鼓而歼灭残匪也。

第七、十一月十九日张铁堡、小台子一带之追击战

天候 阴 西风微和

一、战斗前匪我形势之概要

1.本师有截击及尾追由甜水堡被我第一师第二旅击溃经古城堡、张铁堡向山城堡，洪德城逃窜匪伪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之任务。十一月十七日以来，沿车路沟、马家营、达家红湾东进，十八日以左纵队（二三四旅）进至赵家要岷、何家原同周家山、杨凹（周家山东之线），向甜水堡、古城堡警戒；右纵队（二三二旅缺两营）进至冯家庄、赵家掌、赵家窑、鲁家掌（即张家沟）一带；我鲁家掌之胡营，与盘踞拉他区（在鲁家掌东北约十里）约二千之匪相对峙，师司令部附步兵一营及直属部队，已于十七日十六时到达苏家圈宿营。

2.匪主力伪第一方面军，伪第二方面军全部，已向洪德城、环县窜去。其伪四方面军之伪第四军、伪第三十一军由张国焘指挥，于十七日在甜水堡、萌城以西，与我第一师第二旅激战，至晚犹在对峙中。十八日该匪已经古城堡向张铁堡、山城堡陆续逃窜。

3. 十八日二十时下达之追击电令：

一、甜水堡以北之匪，向东南山城堡方向逃窜中。我谢团已攻占周家山附近一带。

二、师拟明（十九）日急向山城堡、青岗峡之线追击前进。

三、廖旅于十九日六时前出发，以主力经保牛堡、小台子向山城堡追击，以一部附无线电进出任家新庄，向蔡家台截击，对大道南侧须派警戒。

四、李旅于十九日六时前以一部附无线电经张家新庄、何家口子，向任家新庄、青岗峡方向追击，其主力经古城堡、张铁堡，进至保牛堡。

五、师部及直属部队明（十九）日即向黄草掌、冯家庄、保牛堡前进。

4. 后方状况：

我行营后站派出所在海原，本师兵站派出所在平凉，本师海原之兵站部，已行结束。

5. 战区附近物资及地形：

由车路沟、马家湾、达家红湾至黄草掌及其以东地区，多系废墟，人烟稀少，粮食、柴草、饮水极为困难。而图上之位置又多与实地不符，相差甚远，断岸深沟，层出迭见，道路迂回，运动不易，但由甜水堡至山城堡系骡马大道，行军尚属便利。

6. 本师兵力：

师直属部队

骑兵连（在兰州未参加本战）

炮兵第二连（临时附属）

工兵营（在郑州未参加作战）

通信连

辎重连

特务连

第二三二旅

第四六三团（欠一营随军部行动）

第四六四团

第二三四旅

第四六七团

第四六八团

7. 匪军队号及兵力：

本日与我接触之匪为伪三十军及伪第四军之各一部，人数约在二千以上，枪支齐全，并有骑匪五六十名。

四、战斗经过

1. 我左纵队（二三四旅）以谢团为前卫，于十九日九时由周家山出发，十时进至古城堡，发现骑匪五十余名，向我急袭，当被我前卫第三连迎头击溃，向张铁堡方向逃窜。该团即行尾追，十二时许，进至张铁堡西约二千公尺处，发现张铁堡附近之匪二千余名，意图顽抗。此时我飞机两架，经连络允以两小时以上之时间，助该团与当面之匪决战，当即向匪猛烈轰击，激战二小时，匪死伤甚众，遂向保牛堡逃窜，复经空军轰炸，上下夹击，赤匪死伤狼籍，向东急窜。于十四时许，追至风台坡停止，适我右纵队（二三二旅）前卫徐团赶到，继续尾追，于十六时许，进至十八里铺西约四百米达处，有匪百余名占据该地，当即驱逐。十七时三十分，进至曹家阳台附近，该处之

匪为伪四军之一部约千余名，复经我飞机四架之轰炸及我军之夹击，全部向山城堡方向逃窜，即占领曹家阳台，此时该纵队主力亦已到达，遂停止构筑阵地，施行警戒，但本日廖旅全部在曹家阳台附近露营，无水无柴草，不能炊翼。

2. 师部附四六四团第二营及直属部队，于十六时三十分进至赵家窑及其附近。

第八、十一月二十日胡营在八里铺附近之遭遇战

天候晴和

一、昨（十九）日夜间之状况

昨（十九）日晚二十三时，廖旅组“敢死队”向潜伏于曹家阳台南侧山中之匪挺进，匪即逃去，另派步兵一排向山城堡威力侦察，并无匪踪，立即占领之。

二、三时以前所得情况如下：

1. 昨（十九）日经张铁堡向山城堡溃窜之匪，系伪四军、三十一军之残部，业已窜过山城堡以东，蔡家台约有匪百余人。

2. 经我谢团击退之匪伪十二师之一部约五六百人，尚有风台坡东南数里之山中。

3. 经黄家坝逃窜之匪约二千余人，昨（十九）日分途向雷家堡、山城堡逃窜。

三、师长基于上列情况，二十日五时下达电令如下：

1. 匪二千由黄家坝分途向雷家堡、山城堡逃窜。

2. 廖旅二十日到山城堡后，以一部进至十五里铺，侦察匪踪具报，主力在山城堡向北截击。

3. 李旅二十日主力进至小台子、风台坡，以一部进至十八里铺向北截击。

4. 师部进至保牛堡，由李旅留置一营归师直辖，廖旅陈营归还建制。

四、战区附近物资状况

由马营双河堡以东，久为匪区，居民逃避，十室九空，给养柴草，无处购买，而地区辽阔，人烟稀少，道路困难，后方兵站又不能追送，前方部队时虞断炊，实一严重问题也。

五、战斗经过

我廖旅（欠两营）于二十日八时全部进驻山城堡，集结警戒。十四时三十分，由徐团第1营胡营长文思率该营第一、三两连附重机枪两挺各八里铺一带侦察，该营长即以第三连之一排沿大道，以主力沿大路右侧高地向八里铺搜索前进；十五时三十分，进至八里铺东南高原，遇潜伏坡后之匪伪第四军大部约三四千人，以密集队向我反复冲击，激战二小时，匪愈来愈众，我损失大半，不能支持，因即向山城堡撤退；十八时三十分到达山城堡东南高地，由该团第二连掩护，方与匪脱离。

六、师主力本日态势

1. 师部及直属部队于十四时三十分到达武家新庄及其附近。

2. 廖旅陈营，已归还建制。

3. 李旅主力进至小台子、风台坡，谢团（欠三营）进至曹家阳台附近。

第九、十一月二十一日山城堡之混战

天候晴和

1. 昨日十八时三十分以后之状况

洪德城十五里铺、蔡家台等处之匪主力，向我山城堡左右迂回运动，有包袭之企图。保牛堡、小台子以北，下甘沟以南一带，有匪山没，小台子以南李家原有骑匪约三百余。我廖旅因山城堡阵地不佳，决心变换阵地于曹家阳台附近，即于十八时三十分开始移动，大部到达曹家阳台后，旋因晏团陈营、谢团陈营均已归还建制，仍复回至山城堡原阵地构筑工事，严密警戒，匪我均无动作。

2. 昨（二十）日十九时下达二十日十九时电令如下：

- 一、本师奉命停止追击，准备转进。
- 二、各旅除派必要之警戒部队外，其主力廖旅集结山城堡附近，李旅小台子、风台坡一带，停止待命。

3. 十时以前之状况

- 一、廖旅（缺徐团周营）在山城堡附近之阵地构筑工事，业已配备完善。
- 二、谢团（缺唐营）在曹家阳台附近之阵地。
- 三、二十日上午桑石堡有匪千余向我军左侧背移动，保牛堡南方三十里处，有匪骑数百出没，其大部尚潜伏于山坡堡左右之八里铺一带。
- 四、十三时许，我东北山阵地正东约七八里处高山发现匪约二千余，向我急进，至十四时三十分接近我晏团第二营、第一营及第七连阵地，旋向我反复猛扑，我官兵沉着应战，匪不得逞。同时匪一部约千余，向我徐团第二营阵地进犯，其为凶猛，激战两小时，匪伤亡甚众，复经炮火压制，即行停止攻击。另有一大部由正南向我晏团第三营阵地急进，并向我谢团马家掌子阵地移动，至十五时许，晏团第八连与匪接触激战。

五、猛攻我徐团第九连阵地之匪约千余，经该团一、二两连增援，匪未得逞。十五时五十分，有骑匪约二百名，由东南向我徐团第七连阵地冲进，当被击退。复有步匪千余，由正南向该团第八连阵地猛冲。此时我山城堡阵地，已全线与匪接战，甚为激烈，匪皆以密集部队，向我反复冲击，我火力浓密，各部均能固守原阵地。

4. 十三时以后，师长给予各旅团长之电令：

- 一、致廖旅长、李旅长、谢团长之二十一日十五时上允电：
 - （一）各旅团应即构筑阵地，侦察匪情，严密警戒。
 - （二）谢团（欠一营）暂归廖旅长指挥。
- 二、致廖旅长之二十一日十五时下允电：
 - （一）据谢团报称，匪大部有向山城堡北侧包袭模样。
 - （二）贵旅附谢团应即准备击破进犯之匪，由兄斟酌部署。
 - （三）阵地价值，工事程度及部署情形盼速复。
- 三、致廖旅长、谢团长之二十一日十九时上冠电：
 - （一）二十一日十七时上电悉，判断在此方之匪总数不过五千人，其与我接战者约在二三千，以贵旅及谢团兵力迎击之，必有胜算，请兄善为运用，可立奇功。
 - （二）李旅已准备策应勿虑。
 - （三）贵旅无线电须保持能随时通报为要。

四、致廖旅长、谢团长之二十一日十九时下冠电：

弟准明晨同李旅长率兵一团，向前方策应。贵部本晚作战情况，须随时电报，以便部署为要。

5. 十六时以后之状况：

一、十四时至十六时，我山城堡阵地全线与匪激战。匪以密集队反复向我各阵地猛扑，经我官兵沉着应战，猛烈射击，虽匪众愈来愈多，犹能固守阵地，毫未动摇。

二、此时廖旅长鉴于山城堡北侧高地为匪占据，全阵地受匪威胁，为避免在不利之形势下决战起见，决心变换阵地，将全部撤至曹家阳台附近固守。

三、廖旅长基于上述之决心，即于十七时开始撤退，全旅大小行李先向曹家阳台附近移动，晏团及徐团第一营相继撤退。大部之匪于我移动之际，乘隙冲占山城堡，各方之匪亦蜂拥而来，一面将我徐团第三营阵地包围，一面向我转进部队截击，节节猛击，遂入混战状态。

四、十七时三十分，大部之匪约五千余人，已迂回至马家掌子。明始向我戴营冲击，猛扑数次，均被击退，同时曹家阳台及其西北并通风台坡之大道，均已被匪侵入。至十九时三十分，晏团及徐团主力先后到达旧营谢团第二营阵地，廖旅长率旅部及晏团之一部已突围向风台坡退去。此时徐、晏两团，大部业已混乱，匪则重重包围，跟踪猛扑，遂由徐、晏、谢三团长协商，决定遵照廖旅长命令撤退，以谢团担任掩护，徐、晏两团先行突围。

五、二十时，徐、晏两团冲出重围后，匪遂节节围攻我马家掌子及旧营阵地。该团以第一连之一排、第二连之两排附重机枪两挺掩护戴营先撤退至旧营。此时曹家阳台附近隘路及诸山头均有匪大部占据。通风台坡之大道已被匪遮断，道路两旁筑有工事。该团以第一营在先，第二营继后，沿大道向断目要岬突围，经数次猛冲，方将包围之匪击溃，于二十四时以后，通过断目要岬，与匪脱离。

6. 师长之处置

一、二十时，师长在武家新庄以参谋二、副官二、译电员一、卫士一排组成战斗指挥所，准备明（二十二）晨五时率同许团向山城堡前进策应。

二、二十一时三十分，二三二旅旅部上尉参谋李承佑，衔廖旅长之命，匆匆到达师部，报告称：匪伪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约二三人，向山城堡、曹家阳台一带重重包围，我与匪混战，损失极重，不能支持，混乱不堪，请速布置收容等语。

三、师长根据上述报告、当即令李旅长率许团在风台坡一带阵地设法收容各部至保牛堡整理，并增强工事，准备固守，一面电军长请援。呈军长之二十一日二十三时电如下：

“廖旅及谢团在曹家阳台附近与匪大部混战，廖旅部及徐团一部并谢团全部撤出，晏团全部及徐团一部尚未撤退，经令李旅长率许团至风台坡一带阵地设法收容。请速派队增援，以维战局。”

四、二十三时，廖旅经收容后，已集结于保牛堡，谢团亦已突围撤至风台坡附近。各部与匪混战后，损失甚重，而匪乘我混乱之际，跟踪进犯，此时保牛堡、武家新庄之南侧及其北侧发现之火光，绵延不绝，匪之包围部队，似已到达我师部之两侧及其后方，并桑石堡方向之匪必已向古城堡、甜水堡方向活动，遮我后路，此时师部实已感受威胁。

五、师长基于上面情势，经慎重之审查，再三权衡，复因保牛堡一带阵

地不良，以本师现有之兵力，势难固守，且粮食柴草，更感困难，尤以甜水堡为我军必须占领之要点，以免为匪所占，遂决心于二十二日向甜水堡转进，一面部署，一面电呈军长，其二十一日二十三时下电如下：

（一）环县洪德城之匪伪第一、二、四方面军约三万余倾巢来犯。廖旅附谢团，在山城堡附近苦战一昼夜，众寡不敌，全部溃乱，二十一日二十三时已撤至保牛堡附近收容中。以现计约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据现势判断，匪必再倾全力来犯，与我死战，企图将本师完全击破。

（二）保牛堡附近阵地不良，本师现有兵力势难固守，且粮食已尽，尤难维持。请速派队增援，以维战局。

（三）师拟二十二日转进萌城甜水堡一带，固守待命。

7.本日与我混战之匪，系伪一方面军之一部，伪二方面军全部，伪四方面军之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全部及伪骑兵第一军之一部。

第十、十一月二十二日本师由保牛堡向甜水堡之转进

天候晴七时至十二时西北风甚急

1.二时用电话及军官传令，下达转进命令要旨如下：

一、各部队即刻准备移动，出发时间另候命令。

二、行军序列如下：二三二旅、四六八团（欠一营），师部及直属部队，四六八团第三营，二三四旅旅部，四六七团。

三、四六七团为后卫，担任掩护师之转进，在二三四旅旅部后方跟进。

2.三时三十分，师由保牛堡开始向甜水堡转进，骑匪百余，步匪二百余，曾跟踪进犯，当经我后卫许团将其击溃，至八时以后，师主力陆续到达古城堡，四六七团及四六八团第三营即在古城堡东南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此时我四十三师先头部队，亦到达古城堡一带，至十时三十分遂将古城堡防务交由该师接替后，师主力继续向甜水堡前进，于十二时令部到达甜水堡及其附近，至此，战斗遂告一段落。

3.本战役本师人马械弹消耗及卤获如附表。（略）

第十一、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后之概况

1.本师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奉军长胡电：令开赴韦州整理，即于二十三日开始移动，二十四日全部到达韦州及其附近。

2.十二月十二日本师奉命向惠安堡以北地区移动，十三日李旅已进至太阳山、海井子、黑嘴子一带，准备向盐池方向进击。十四日闻张杨之变，军攻击计划作罢，决心集结军主力于金积附近待机，而以本军位置于惠安堡及其附近掩护，并留置步兵一连固守书州，作为据点。十五日本师进驻惠安堡，我周、孔两师于本（十五）日晨已由甜水堡经惠安堡向石沟堡移动，我第一师第一旅亦准备由大水坑撤回。

3.十二月十九日我周、孔两师已到达金积，军部及第一师亦经韦州向同心城转进，留置本师于惠安堡担任掩护，而与进驻大水坑附近之伪二十八军及二十九军对峙。

4.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师移置重心于韦州，师部移驻韦州，而以第二三四旅占领韦州、豫旺、豫旺堡之线，掩护军主力之进展。

5.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主力已进至李旺堡、七营以南，本师主力奉命向黑城镇转进，留置第四六四团第四连固守韦州，第四六七团第三营同守豫旺堡。

6. 一九三七年元月四日，本师全部到达黑城镇以南地区，固守韦州之田连，固守豫旺堡之高营，于元月二十二日均令其撤回，归还建制，本师遂于二十三日奉命再向静宁转进，迨后历经庄浪、水洛城、龙山镇、陇县、汧阳等地于二月二十三日移驻凤翔西南之陈村镇，旋于三月十一日开抵武功，整理训练，本师始告复员。

第十二、山城堡战役所得之教训

一、初军主力在甜水堡附近，将伪第四军伪第三十一军全部击溃，本师奉命截击尾追，及进展至山城堡附近迄武家新庄一带时，接三十四师之通报，方知军主力已向北转进，同时旋本师亦奉命停止追击，准备向盐池转进之命，此际态势，军主力已进向甜水堡以北地区，仅本师单独应付当面之敌，孤军突出，予敌以各个击破之良机，此在战略上已处于不利之地位矣。

二、孙子云：“军无粮食则亡”，现代列强作战，军以上均设兵站机关，专司后方补给业务，此次本军作战，对于给养补充之组织，颇为缺乏，原秦陇边区，境域寥凋，人烟稀少，匪扰之后，居民逃亡，十室九空，即饮水柴草，亦甚缺乏，后方运送不及，临时采购维艰，且部队派出多数人员，四出搜集粮食，如被匪截获，对于本军行动，易致泄漏，本战役中，第二三二旅进占山城堡后，空腹作战者，一昼夜以上，甚至伙夫挑饮水一担，往返山顶与山沟，常有数十里之遥，其给养困难之程度，可想而知也。

三、阵中要务令总纲第六有云：不为与迟疑，乃指挥官所最忌者，盖二者之陷军队之危险，较错用方法者为最甚，本战役廖旅长迟疑于变换阵地与不变换阵地二种意念之间，不能早作坚确之决心，与适切之部署，追情况渐趋危迫，又未能沉着固守，事前无完善之计划与周密之布置，临时下令变换阵地，赤匪乘机向我猛袭，以致我部队混乱，陷于混乱之状态。

四、我军自入甘以来，匪望风披靡，从未交一大战，故官兵均生骄慢心理，因此有行军时搜索不周，宿营时警戒不密之事实焉。

五、匪常以强有力之部队担任掩护，视我追击部队较少，则乘机反袭，若我兵力雄厚，即落荒远扬，故我追击部队至少宜以团为单位，相距不能过十里，齐头并进，后续部队亦不能相隔半日以上之行程，前后左右互为声援，进可攻，退可守，各部队之大小行李，尤应集结，须在各该部队二千公尺之后方跟进，方无碍前方部队之行动。

六、深沟高垒，剿匪要诀，每日到达一地，不论有匪无匪，均应选择阵地，构筑工事，立住脚跟，而防偷袭，并远探密查，以策万全。

七、匪近来战术，除匿伏沟洞乘机偷袭外，恒以主力猛扑我阵地之一点，或袭击我侧背，侵扰我后方交通要道，故我阵地之兵力配备，以选择要点集结为宜，控制强大之预备队于适当地点，俟匪接近时，方进入第一线，合力痛击，一鼓歼灭之。

八、大敌当前，不宜轻动，应恢宏士气，以决死战，际此场合，战未必死，退则无幸免之理，与其不战（如撤退）而复没，不若抱必死之心，稳住不动，以御凶顽之寇，精诚所至，必可得最后之胜利，去岁昭广之保卫，松潘之夺取，是为实例。

九、夜间撤退，是予匪猛扑之良好机会，断不可取，不得已必须夜间撤退时，亦须事先妥善计划，周密部署为要。

十、在阵地中上下称呼应避免职名，与匪接近时，各级指挥官最好持用步枪，以避免敌火之选择及集中射击，如此我干部之伤亡必可减少，其称呼之例，如团长刘德健，营长张有成，连长李又明，均可以老刘，老张，老李，或某先生呼之。

十一、工作器具最为紧要，每兵应有小锹一把外，每连宜有大镐大锹共二十把，以长夫二名随军运送，责成官兵爱护，损坏勒令赔偿。

马步芳阻击北上抗日红军的始末（摘录）

陈秉渊

.....

甘孜成立康巴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红军一部进抵距四川松潘约二百里的马头镇。七日，西进部队克复仁达沟。十三日，克复西康的道孚、丹巴两县。四月一日，又先后克复甘孜、瞻化、白玉三县。十日又克复戎巴岔，向德格进军。五月五日，甘孜活佛德钦王母香根拥护红军，成立了康巴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六日夜马步芳令马騄驱使德格土司率民团迎击红军，即被红军击溃，死三百余骑，退守德格。

德格的战斗：马步芳以红军长驱直入，判断主力将由康北北行，经青海玉树，以进入新疆南部；并另有部分红军将经果洛越都兰，进入于新疆西部。青海地区，势将成为战斗焦点。当前迹象，玉树将为红军主力入新的孔道，德格不保，玉树必失。以邓柯为玉树至德格之间的重镇，必须全力控制。根据这些情况，急电马騄严令邓柯、石渠一带的民团拼死作战，并将玉树二十五族部分民团，在青、康边境设防。至此，西康邓柯和石渠等地的民团，在马騄威胁下即行出动。马步芳复令玉树民团跟进。惟玉树民团不愿远离，始由马騄呈准“玉树民团在五十里以内者守玉境，五十里以外与石渠相近者助守石境，与邓柯相近者助守邓境。五月十日夜，马騄严令德格民团袭击戎巴岔方面的红军、又被红军击溃，死伤三十余人。德格土司及活佛诺那，立即倾向红军，率属离德格向南转移。马步芳闻德格有变，急令马騄团第三营营长马扬武，于十一日进驻德格。十八日复派第二营营长牛古海，进驻德格，加强实力。二十一日马騄亦由玉树抵达四康邓柯。其时德格土司已解散所属民团，马步芳电令马騄设法笼络，马騄急派玉树布欣旅百户尕柳，驰往德格劝喻、但德格土司坚决拒绝，终未应命。马騄为进行补救，于六月六日令所属一、四两营，进驻邓柯一带。自是两个营守邓柯、石渠线，两个营守德格。在这一时的部队调动中，引起了西藏噶厦政府的误会，以为马步芳将有不利于己方的行动，即由康藏边境派出藏兵一团人马，抵青科寺布防，向马騄部队采取攻势。马騄以事出意外，特电马步芳请示，马步芳本欲乘机解决藏兵，截夺武器，但又恐藏兵与红军已有联络，难以制服，遂转电蒋介石，蒋急令：“极力与藏方避免冲突，以免有碍大计。”马步芳即转令马騄委曲求全，退出德格、邓柯。二十二日，红军由西康白玉北进，二十八日抵河波，情势紧张。马步芳令马騄急调玉树苏莽、安冲、囊谦、拉秀四个族分的部份民团四百二十骑，向朝同拉以南地区增援。二十八日，红军先头部队七百余入，进

抵德格。二十九日，马骝派出两个营进犯，红军牺牲了七十余人，马骝又集中所属四个营的兵力，胁迫民团助战，红军遂于七月一日，转移八邦寺。其后，又经过了不断的小接触，红军继续转移阵地，马骝团即将德格的八邦寺、河波、科洛洞，及下杂和、戎巴岔等地，乘机占据，并在戎巴岔俘获红军十五人。石渠、德格、邓柯一带，遂转危为安。红军旋沿巴泽彦哈拉山东进，与大部队会合。川北、康北地区的战斗，至此结束。计自一九三五年八月上旬起，至一九三六年七月中旬止，历时一年。

红军进军果洛，克复白玉寺：一九三六年七月中旬、红军主力由川北经向东南方前进。二十一日，红军前锋抵达川青边境的岔科尊苟、岔科朝欠、和日则于一带。二十二日，红军支队轻骑五千余人，插入青海果洛的康干，二十三日，红军支队继续推进，直入果洛内部，毁灭了马步芳一心指望红军不进入青南的迷梦。喇平福团急由同德拉加寺渡黄河驰往果洛、经官仓、拉路，再渡黄河，到达荷台寺一带。以白玉寺为果洛重镇和当地牧民信仰的中心，自率团直属骑兵连驻守。二十六日红军骑兵五百余人，克复牙尔塘。牙尔塘距白玉寺仪六十多里，喇平福派出一个排前往截堵，立被红军击溃，红军长驱直入，于三十日进抵白玉寺，喇平福的一个排又被歼灭，喇本人急率残部后退，红军克复了白玉寺，先头部队继续追击，直捣阿什姜河南岸，喇平福纠集残部逃至阿什姜，胁迫附近民团四百余骑，隔河防守，并令当地牧民向大武麦仓地区移动。八月八日，红军由阿什姜河南岸回师，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博得了群众的拥护。迄今白玉寺迄东大山岩石上，犹留有“响应北上抗日反蒋”的标语字迹。二十五日，进入果洛的红军，由白玉寺经康王撤返麦仓，与主力军会合，转向万音阿哇前进，喇平福侦悉后，始于二十六潜至白玉寺。惟恐红军复来进攻，遂在牙尔塘设卡了望，观察风色，本部人马，未敢远离白玉寺。及至月底进入川北、青南的全部红军，向甘南大进军。红军在麦仓前进中，又将反扑的杨俊扎细和唐隆古哇的民团击溃。原在西康北部德格一带的红军，早已与川甘集结的大部队会师，青南已无战斗。马步芳深恐红军由果洛深入青海腹地的隐忧，至此才松出了一口气，但他对幕僚们说：“红军在我省游牧区不能立足，是我早预定的。”青海南部地区的战斗，自一九三六年七月下旬起，至同年八月下旬止，历时仅一月余，至此结束。

马步芳进一步加紧了反共军政措施：一九三六年五月，马步芳为独揽全省军政大权，排挤其叔伪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离青，马步芳即于十四日代理马麟的遗职。马麟原兼任的伪第二防区司令，亦由张学良转请蒋介石于同日明令马步芳接替。第二防区防地，隶属为青海全省及甘肃河西和临夏地区。马步芳利用职权，通信全省军民加强戒备。旋由伪青海省保安处在各县举办大规模的军事训练，积极拔丁派款，提出所谓“军事民众化，民众军事化”的口号。并勒令全省各级学校，自本年度起停放暑假，加紧军训，企图达到全省皆兵，以充炮灰的阴谋。先后实施的各种军事训练，计有壮丁训练，公务员训练，警察训练，学生训练，童子军训练，医疗救护训练，喇嘛、尼姑、道士训练，阿訇、满拉训练八种之多。省垣市民被集中受壮丁训练的，第一批即达六千三百二十一人。各县同时举行，极度紧张，惟游牧地区由头人自行训练。相继又举办了“青海省保安处军官教育训练团”，及“青海省地方行政人员干部训练团”，逐期轮训所属伪军政人员，从多方面加强了基层骨干的整顿。还为了适应反共军事的要求，于二十日恢复了已停刊三年的青海省政府机关报《青海日报》，由省务会议任命新编第二军司令部参议陈秉渊

兼该社社长及总编辑，调基生兰、余人兼任核稿；水碧天、田生兰、宋守义为编辑；段书云、冯明善、黎善铭、张琮、杨允寿、刘承深、卢智、陈紫垣、陈世昌等分任总务、电务、及记者；并由谭克敏、李晓钟、陈显荣、石殿峰、王守均等十二人兼任评论委员会委员。即日开锣上场，匆匆复刊。它即是马步芳反动政权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以反共为重点任务，展开了一系列的罪恶宣传活动。六月十一日，马步芳派马丕烈赴宁夏银川，马荃臣赴吴忠堡，马良骏赴凉州，分头联络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采取一致行动，力求从外围上扩大反共的军事实力。这时青海全省已划分为十五个保安区，组成大批民团，马步芳利用壮丁，力求从内部充实了反共的军事阵线。

临潭的战斗：八月十日，红军向甘肃南部洮岷一带进军，由岷县南河滩大渴寨进抵野狐桥。十六日，红军向临潭挺进，鲁大昌所属伪新编第十四师旅长李和义起义，即于十九日克复临潭新城。九月七日，红军又克复了临潭旧城，分别成立了新旧城革命委员会。其时临潭西道堂马明仁组成的民团，望风披靡，以致和政、宁定一带，风场紧急，临夏已陷于危岌之中，马步芳惟恐根本动摇，不得不派出主力部队，以挽救危局，即令伪第一百师骑兵旅旅长马朴、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旅长马彪，急率所属部分部队，开赴甘、青边境的甘甲滩一带截堵。这时伪新编第二军司令部参谋长马德，正在编练甘肃临夏、和政、宁定各县的民团。马德利用民族宗教关系，凭籍军政势力，共编成二十六个团，十个独立营，分别调拨于老鸦、土门、新营、槐树关、三家坝等地方设防。三十一日，红军第二方面军进抵甘肃岷县、卓尼、陌务附近及康乐的景古城，声威大振。马彪旅所属的两个营，于九月七日始迟迟由甘甲滩八角城移驻哈家，马步芳严令继续前进。九日该两营又移驻完科日，与红军少数部队及起义的李和义部接触，即被击溃。其时另一部分红军，经黑错向北移动，马彪纠集所部由黑错进犯卓罗。马步芳以情况紧急，于十一日派出以十三人组成的政治宣传队一队，由青海省政府秘书处军事科科长王振纲为队长，经化隆、循化，驰赴甘肃南部一带，进行反动宣传。十三日马彪在卓罗与红军激战，红军迎击后继续东进。十四日双方在临潭旧城对峙，该城东北关一带的营垒，为红军的据点，马彪部营长马古成乘隙进犯了三个关卡，马彪向马步芳专电告“捷”，《青海日报》第一次印发了号外，以叫嚷“马占成三跳敌卡”。十五日马彪率部攻陷临潭旧城，在继续进犯临潭新城时，营长马秉忠受伤，马彪部不支，纷纷溃退。十八日红军部分部队及李和义部，由临潭新城展开攻势，马彪部营附韩占魁所率的两个连迭受重创，即于十九日退至麦务旧寺。马彪余部也恐红军继续追击，于二十一日又退出黑错，甘南出现了危机四伏的趋势。马步芳急派郭学礼、马腾云为代表，赴和日藏地方进行抚慰，笼络军心。二十三日马步芳为挽救危局，自西宁赴化隆甘部，电召马彪、马朴、马德、马元海等人赶抵甘都，于二十五日召开军事会议，令马彪旅马元样团配合旅直属部队为主力，由苏呼向黑错、临潭进犯；马朴旅马步銮团由同仁向夏河急进，策应马彪旅部队；马元样率河南亲王滚柯环党民团，防守色科、欧拉、齐克玛、作格尼玛段黄河河防；马德率领临夏区民团，作为机动部队；马无海驻大河家，征调民团，进援临夏线；马朴旅马忠义团，配属循化、湟源等县民团，集结甲吾、桑科一带。为总预备部队，并即令开始行动。二十六日马步芳对又抵循化查罕大寺工，怂恿撒拉族头人韩忠良效命。二十七日返回西宁途中，在青沙山会晤马佐，由马佐编成一个自备枪马的骑兵旅，驻守临夏韩家集、居家集，以保卫

马步芳家族的老巢。十月四日，马彪率部由黑错进犯临潭线，这时黑错红军继续东进。马彪历经卓洛、完科日的战斗，又受重创。马忠义由甘甲滩赴援，既至观音沟，风闻红军势不可当，未敢再进。马彪恐再受歼，亦逗留观望，旋以红平已转移阵地，即于六日乘隙进据临潭旧城及新城。七日，红军继续向东北方前进。但马步芳仍恐红军一旦绕道进入同仁地区，则临夏势将腹背受敌，正在继续调兵遣将之际，据悉红军大部队已折而东行，在岷县与鲁大昌部接触，马步芳至此又得到了喘息。《青海日报》即乘机宣传鲁部的败绩，从反面以陪衬马步芳的所谓“胜利”。那时马步芳的心思是惟恐鲁大昌师获胜，压倒已功，鲁在红军夹击下曾电马步芳呼吁夹击，马步芳始终按兵不动，未予策应。甘南地区的战斗，自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旬起，至十月上旬止，历时两月，至此结束。

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在川甘等地 追堵北上抗日红军诸役战斗详报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月)

甲、漳县附近及着阳铺东扎口三岔诸役

(一) 匪情

朱、徐、肖、贺股匪盘踞川康边区，因我军合围兜剿不能立足，乃由甘孜、道孚分三股向让口、阿坝、果洛北窜，企图与毛、徐会合，北窜蒙绥，打通国际路线。其窜甘部队为伪第二、第四两方面军。伪二方向平辖第二、第六、第三十二、三个军，贺龙为其长。伪四方面军辖第四、第五、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五个军，徐向前为其长，共约四万余人，枪三万余支，统归朱匪德指挥。该匪主力于七月三十日窜抵包座，八月一日进窜阿西茸，五日其伪光遣军陈(程)世才部及伪九军已窜抵甘境临潭属之那光寺、白水、拉子里等处，旋经宕昌大草滩进犯岷县。

(二) 本军兵力部署及战斗之经过

八月九日奉总司令朱青午戌电节开：(一)据鲁大昌佳电，今晨七时大草滩、漩涡一带有骑匪四五十名，发现尚有大部跟进等语；(二)该军陶师除以两团仍驻定西附近外，余四川迅速进驻陇西，李师速以一旅进驻三岔、东扎口、着阳铺之线，一旅分驻武山鸳鸯铺一带，该军部应克日进驻陇西；(三)已令东交司令部派骑兵两连至陇西，归李师长指挥待因，当饬第八师以四四、四六两团归该师二十二旅长史策率领，驻守定西、榆中一带、其余各团限十二日以前先后达到陇西集结待命；第二十四师七十旅旅长彭戡光率该旅全部克日推进三岔、东扎口、着阳铺之线，构筑据点，并派员至岷县与鲁师联络，侦察匪情具报；七二旅除以一部驻守陇西外，其主力分驻武山鸳鸯铺一带，维护陇天间交通。该师部及直属各部即日由秦安推进陇西，本部遵于十一日晨由秦安兼程移陇督剿。至十三日，本部及第八师、第二十四师各部均已先后到达指定地点，东交司令部骑兵两连亦已到达陇西。奉总司令朱文子电，饬本军速抽兵五团增援岷县等因，遵即部署如下：

1. 第八师长陶峙岳率所属二十四旅(缺四六团)及四五团于明(十四)日出发，达到三岔镇，应不失时机确实占领梅川镇、中寨集，再觅匪出击。
2. 第二十四师七十旅掩护陶师翼侧，并饬该旅东扎口部队即向大草滩轻装探进游击。

十五日晨，据报梅川镇、大草滩一带昨今两日到匪数百，有无后续部队尚未探明，但匪企图截援是其惯技。特饬东交司令部骑兵两连迅即开赴三岔，向梅川、大草滩方面侦察匪情具报。为统一指挥起见，当令七十旅旅长彭戡光及东交司令部各骑兵连统归陶师长指挥，并饬如梅川、大草滩之匪确无后续部队，应即派队驱逐，占领梅川、酒店子、大草滩之线，相机出击增援岷县。惟陇岷大道多系隘道，加以连日大雨山洪暴发，由东扎、酒店子到梅川、中寨均无法渡河，各部队不得不取纵深配备，相机推进并饬分途向大草滩、四族川、红崖里、申都里、石家台子一带威力侦察，匪情具报。迄十八日据各方报告，北沟寺有匪二三百，大草滩有匪约一团，酒店子有匪千余，木寨岭亦有匪盘踞。着阳铺我二十四师一三九团前哨部队，于午前九时与匪接触，刻仍相持中等语，为援岷容易起见，非先将大草滩附近之匪驱逐不能达到任

务，飞飨陶师长遵即部署如次。

1. 第八师二十四旅（缺四十六团）于明（十九）日拂晓出发、经东扎口进占寨子川，构筑据点，相机向大草滩之匪夹击。

2. 第二十四师七十旅长彭戡光率梁团主力留驻三岔，整理工事，对北沟寺方面严密警戒，其一部于明（十九）日拂晓出发，进接东扎口虢团防务，虢团则推进着阳铺，协同二十四旅向大草滩之匪攻击，并注意左侧之警戒。

3. 第八师四十五团以一部位置石关儿，与我三岔部队切取联络，确保后方交通，主力于明（十九）日拂晓出发进至东扎口、寨子川之间地区与二十四旅及七十旅各部切取联络。

4. 东交司令部骑兵连以四族川为据点，努力侦察匪情具报。

5. 第八师师部于明（十九）日推进东扎口督剿。

十九日，各部遵照前令到达指定地点后，一面构筑据点，一面威力侦察匪情，虢团于午后一时向盘踞着阳铺正面合家峡之匪攻击前进、我二十四旅亦同时向该匪侧击，匪即向我左翼移动，其小股利用两侧高地顽强抵抗，曾并以自动火器向我猛烈射击，激战至黄昏。适漳县被伪三十军攻陷，匪已扼我侧背，未便继续猛攻，特飨虢团及旅暂就原阵地停止，监视该敌。至明（二十）日午前四时，即一同撤回东扎、三岔之线集结待命。是役计伤毙匪百余，俘十余名，获枪三支。又本日我东交司令部骑兵连向四族川侦察匪情，在黄家山与匪数百遭遇，激战约一小时，以众寡悬殊，遂亦撤回三岔。至是本军遂决意将攻陷漳县之匪歼灭后，再节节向南扫荡前进援岷，于二十日下午下达攻取漳县之命令要旨如次：

1. 着陶师长飨李师彭旅扼守三岔、东扎之线，该师长率二十四旅（缺四六团）及四十五团于明（二十一）日拂晓出发，向漳县截击，将该股匪歼灭后，再节节向南扫荡前进援助。

2. 着李师长派一四四团长刘佐棠率兵一营于本（二十）日推进菜子河，并分兵一连位置四店儿，与我三岔部队联络，以维运道，该团梁团附仲苏率兵二连于明（二十一日）晨向药步山协剿。

我陶师长基于以上之命令要旨，其攻击准备部署如次：

1. 第二十四旅（缺四十六团）附师卫生队于明（二十一）日拂晓前一时出发，经康家湾向漳县搜索前进，应首先夺取漳县以北地山头一带高地。

2. 第七十旅派营长一员率兵两连（附团卫生队）及马骑兵连于明（二十一）日午前五时出发，经四崖头、方家沟、米家庄向漳县搜索前进，左与二十四旅切取联络。

3. 第七十旅（缺一营）应驻守三岔东扎原阵地，但对四族川及岷县方面匪情仍须严密侦察具报。

4. 第四五团为总预备队，于明（二十一）日拂晓随本部出发，进至康家湾以后随二十四旅后行进。

漳县南临小河，东南属平阳，西北倚高山，匪即利用北山高地碉堡及城垣作为坚固据点，并于西北小高山构成阵地，以为漳县之屏蔽（障），其主力则控置于盐井，成犄角之势。我二十四旅旅长曾致远率该旅（缺四六团）于二十一日午前二时，经康家湾取道裴家沟攻匪之侧背，午前七时三十分行抵红沟附近，其四八团已就攻击准备位置。该团第三营向匪右翼、第二营向匪左翼攻击前进，第一营为预备队，在第二营后跟进。午前十时开始接触，第二营一举突破匪阵地，匪纷向漳县溃窜，确实占领漳县西北之小高山地区，

同时第三营亦攻夺地山头之土堡两座，继续向匪碉进攻。匪据坚固碉堡顽抗。该团兼代团长唐石鳌亲率第一营及步炮连增加左翼炮攻，复以重机枪掩护，反复冲锋，该兼代团长督阵前进，弹中头部、立即阵亡。官兵痛愤攻击益猛，不料匪之援兵有加无已，抗战益强，此时我四七团第二营已与彭旅之一部切取联络，并以第四十七团第一营增加南元山，以为第四十八团第二营之应援，各在原阵地布置警戒。

当我第八师二十四旅（缺四六团）攻占漳县西北小高山及地山头碉堡与匪相持之际，有匪一股约三百余人由何家门方向进犯我二十四师七十旅一三九团东扎口左翼阵地，待战约三小时，毙匪二十余名，匪仍向何家门窜去。

二十二日午前二时，匪大部来攻我八师四八团昨占领之小高山阵地，同时殪虎桥方面发现匪踪，后路堪虞。我陶师长即一面令四五团长徐傅授率兵一营增加左翼，并指挥四十八团，一面电知三岔彭旅长，令东扎一三九团撤回三岔以固后防。旋匪乘虚分路猛袭，激战至天将明，匪大部向地山头左侧高地施行迂回运动，而我前线部队有一部被匪突破。拂晓，集合各部于王麓里南端正拟乘机反攻，适浓雾突起，匪后续部队增加无已，陶师长因陇西城防重要，乃令部逐次向陇西集结，并饬彭旅取道汪家衙折回陇西，曾旅及徐团亦逐次经四店子、菜子河撤至陇西。是役计毙伪连长以下百余名，获白郎林轻机枪一支，步枪十四支，连旗一面。

当我陶师撤退时，匪即抽派有力之一部指向三岔，协同东扎方面之匪夹攻我三岔彭旅。正接触时，该旅适奉到陶师长撤退命令，乃饬各部以猛烈火力制压，予匪打击后，即取梯次之行动，交相掩护，取道烟波里、马庙、汪家衙向陇西撤退，翌晨十时安全达到陇西。

以上各战役，我军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及虏获详情如附表第“七、四、一”。（表略）

（三）此役所得之教训

1. 我军沿陇岷大道前进援岷，沿途多系隘道，连日遇雨，山洪暴发，无法急进，匪潜伏主力企图截援，幸狡谋未逞。我军全师回陇，得与焊匪周旋月余，俾我进剿军主力得安全集结目的地。

2. 我军攻夺漳县未克奏功者，前线部队官兵警戒疏忽为其最大原因，故部队回陇后分别查明，撤职记过，以为警戒疏忽者戒。

乙、陇西武山附近诸役

（一）匪情

1. 据伪三十军八八师二六五团投诚兵周绍卿，刘义厚等供，在漳县三岔与我抗战之匪为伪三十军八八、八九两师及伪九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师，自我军撤退后，现已侵至陇城近郊一带。

2. 据二十四师一四四团长刘佐棠八月二十二日报告，当职率部由菜子河转进至卧牛山、磨子地之线，占领阵地掩护我陶师撤退完毕，匪即纷纷来犯，现与我相持中。

（二）本军固守陇西武山兵力之布署及各战役之经过

本军授岷各部自八月二十三日撤回陇西后，匪已纷纷来犯，本军以系留该匪于陇西附近地区聚歼之目的，特部署如左：

1. 第八师（缺四四团、四六团）以四三、四八两团担任陇西城防

（四三团任内城及石平山、东关外一带守备，四八团任外城及北门外通定西高地守备），四五、四七两团控置于外城内及西关附近待机出击。

2.第二十四师一四三团固守武山城防，一四四团鸳鸯铺被匪压迫时，相机撤回武山，其主力暂在卧牛山一带警戒，其七十旅全部控置于东关外春场里、七里店附近，待机协同出击。

又为清除内奸、振作士气起见，除详细拟订检查条例颁布施行外，并下达如下之命令要旨：

查赤匪率饥疲之众，弹乏粮竭，远道来犯，实我军歼灭残匪良机，荡平巨寇胥于此役卜之。凡我将士应仰体中央剿匪之决心，俯念本军已往之光荣历史，愷切告试严督所属，激励士气，效命疆场，建立殊勋，以固军誉而达到中央安内攘外之意志为要。

二十四日午后十二时，匪以千余之众猛攻我卧牛山一四四团阵地，经该团沉着应付，拼命冲杀，卒将该匪击溃，计毙匪六十余名，俘二十余名，夺获步枪十三支。嗣后伪三十军八八、八九两师连夜向我城东、南、西三面阵地环攻，均未得逞。遂以扰乱手段牵制我军，我亦令各团抽调精干士兵编组狙击队，乘匪不备四出狙击，颇有斩获。伪三十军之八八师其战斗力较强，夜袭动作尤为卓著，仍不断向我阵地夜摸。同时伪三十一军以所属之九十一师时进扰我武山一四三团阵地，以眩我耳目。本军为严密陇西防务及维护粮道起见，特于三十一日重新布置如下：

1.第八师四三团担任陇西内城及石平山、东门外、七里店之守备；第四十五团以一营控置在内城，以一营控置于东门外村庄，其附近之碉堡归该营派兵守兵之，以一营控置于西门外东岳庙附近，新筑之碉堡归该营派兵守备之；第四十七团以一营担任北门外各碉之守备及保护水磨外，其余两营担任外城（小西门至北门）之守备；第四十八团担任文昌阁、飞机场、家宫殿及外城（小东门至北门不含）之守备；该师工兵第二连担任城内各要口之警戒及非常处置。

2.第二十四师除仍以四三团及一四四团之一营固守武山城外，其余各部由该师长率领即日出发，占领通定西大道北十里铺至通安驿、马家河一带之碉堡，相机截击马营方面之匪，以维护本军粮道。

经以上布署后，匪知我阵地坚固，粮亦充足，无法攻夺我城，乃取围困方法，夜间极力向我阵前扰乱。我则仍饬各团逐日抽派机动部队一二连，协同狙击队远出二三十里外游击，兹将自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十五日其间最著之游击战役经过情形条述于次：

1.八月二十九日午，正我第八师四五团派第八连往卧牛山掩护该团狙击队袭击西十里铺、阳坡庄之匪，匪由三品石截其归路，我第八连长何洁吾率全连官兵援助，与匪激战，肉搏数次，毙伪连长胡国芬一员，军部政治员一员，匪兵四十五名，俘七名，夺获步枪八支，轻机枪一挺，驳壳及小手枪各一支，轻机枪弹二百六十发。我狙击队上等兵唐秉钧受伤不退，刃匪五名，刺刀为曲，又夺获步枪二支、手枪一支。

2.九月十八日，我第二十四师一四三团派第三营长许向荣率步兵三连附狙击队向乐善镇游击，遇伪五十一师二七三团侦察连及其第一营之一部，匪凭工事顽抗，相持约一小时，经我猛扑三次，施行肉搏，匪始不支，向河北狼狈逃窜。计毙匪连、排长各一，匪兵三十三名，俘匪十余名，获手枪七支，步马枪十支，子弹百余发，骡马二匹。

3.九月二十四日午后十一时，我第八师四三团派该团第一连长唐固率所部袭击占领张家坪山之匪，激战约一小时，当场毙伪营长一员，匪兵二十余

名，夺获伪三十军八九师二六七团二营营旗一面，步枪十一支，乘马一匹。

九月二十五日，据报我陇西当面之匪伪三十军部率伪八十八师向三岔、汪家衙方面移动，留伪八十九师于首阳镇、卧牛山、马家湾、东三十里铺之线牵制我军。二十六日，即饬第八师曾旅长率四七、四八两团，分向三岔、首阳镇追击，均有斩获。至二十七夜，伪八十九师亦有向西退窜模样。二十八日拂晓，即令第八师四三团第一营向郭家铺、漳县跟踪追击；四五团经菜子河追击；第二十四师一三九团向东二十里、三十里铺一带截剿，匪势不支，纷向西窜。计先后各役毙匪二百余名，俘伪连指导员以下百余名，收容投诚匪兵二百余名，夺获连旗一面，步马枪七十余支，手提机枪一挺，自来得手枪二支，启拉利轻机枪一挺，各种枪弹千余发，骡马十二匹。

十月二日，我第八师四八团第一营协同新十四师孟骑团并民团，向汪家衙之匪攻击，获匪方最近战役计划一分，得悉伪军委会率伪四方面军分六纵队，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北窜，企图与伪一方面军会合，借以苟延残喘。其伪军委纵队及伪九军、三十一军，均系取道申都里、新市镇、薛家门、鸳鸯铺等处，向通渭北窜。当饬各部分遣侦探向该各处侦察匪踪，至四日回报：匪大部确分股北窜，一经荔川镇、申都里、红崖里、滩歌镇北窜；一经三岔、漳县、鸳鸯铺北窜；一经渭源向马营北窜；土店子附近有匪之掩护队正在渡河中。即令李师率所属一三九团及第八师四五、四七两团，于五日拂晓前往截击。于午前九时，我李师长率部到达东三十里铺，适值匪大部由渭河东岸张家磨、包家门、刘门向洗麻沟进窜，即令四十五团及一三九团由右侧苟老湾、苟家沟攻击前进，四七团沿公路向洗麻沟口攻击前进。匪凭守苟家沟及东三十里铺右侧高地碉堡顽抗，以掩护其大部徒涉渭河。激战至午后三时，我四十五团徐团长傅授率部占领苟老湾、苟家沟附近碉堡，四七团团长刘朦率部夺取东三十里铺右侧高地碉堡，一部冲过渭河北岸，但因包家门、乔家门一带之匪有增无已，且据有利地形，我军虽以自动火器猛烈射击，掩护步兵反复冲锋未奏效，且时届黄昏，未便续攻，遂令各部暂行停止攻击，集结于三十里铺附近一带，坚守据点，至晚十时，仍饬李师长以一三九团魏团长率部向鸳鸯铺搜剿前进，四五团由洗麻沟向何家门跟踪追击，四十七团之一部留驻东三十里铺，其主力进至东四十里铺搜剿渭河两岸散匪，并掩护一二九团向鸳鸯铺前进，恢复陇、武交通。当一二九团及四七团之一部搜剿至四十里铺以东之郭家湾、许家沟等处，与匪约一营遭遇，经我击溃，匪向东南方逃窜。计毙匪四十余名，俘伪排长以下二十余名，夺获轻机枪一挺，手枪十余支。我四五团跟匪追击，其第三营附狙击队进至祁家岷，适遇匪总医院及其掩护队二百余人，当将该掩护队击散，毙匪数十，俘匪五十五名，获步枪数支，乘马三匹，西药一担。旋因天已黑暗，该团遂转移至乔家门附近宿营。是晚，据各方情报，鸳鸯铺有匪约两千，东五十里铺有匪骑兵发现。以情况判断，该匪明晨必经苏家岔北窜，当即派四十五团由乔家门经官家沟、许家湾、苏家岔截击，四十七团主力及一三九团由四十里铺经张家磨、余家门，向苏家岔追剿。七日拂晓，与匪接触，激战至十一时，匪不支，纷向剑军山、苏家岔东北逃窜。是役匪伤亡达二百余名，俘匪数名，获步马枪十余支，马骡二十五匹。又我第八师四三团向漳县追剿之一营，于十二日向盐井以北一带清剿，在王家坡遇匪百余，持战约一时，除当场击毙外，经我悉数解决。计俘获伪旅长刘耀堂以下八十八名，步马枪三十余支，手提机枪二支，手枪三支，乘马十六匹。以上各战役，我军人员伤亡、弹药

消耗及俘获，详情如附表第“八、五、二”（表略）。

（三）此役所得之教训

三十里铺附近之役，我军攻击精神极称旺盛，惟匪企图会合北窜，逐日以强有力之一部掩护，与我持战。未予以重大打击者，盖匪据有利地形，我缺乏炮兵及陆空联络未确实所致。

丙、追剿诸役之经过

（一）匪情

伪四方面军之三十军及三十一军，经我军在陇西、武山近郊及东三十里铺、祁家岷、苏家岔等处截击后，即纷向北窜。此时伪二方面军之二、六两军亦被我王军击溃，经礼辛镇北退。伪四方面以其伪五军全部盘踞于马营、七麻镇、什川镇及其附近之线，企图牵制本军，掩护其伪一、二、四方面军之主力在定、会间会合。但因我追剿各军分途追击，受挫殊深，该伪四方面军主力即经会宁、靖远大道北窜，在靖远中和堡、黄沙湾、五佛寺附近渡河，其一部随毛股东窜至同心城，豫旺堡附近，并有续向东南窜走之企图。

（二）我军追剿之部署及[此]役战斗之经过

十月十六日，奉总司令蒋、副司令张铣午夜一电节开：查近日情报，通渭、马营大股赤匪均向北窜，我军应积极追剿，予以痛击，希即妥为部署，开始行动具报为要等因。当因我第二十四师七十旅正在武山、乐善镇一带掩护王军曾师渡河，第八师四四、四六两团远驻兰州榆中，四三、四八两团各一部又在清剿陇西附近残匪中，东交司令部骑兵两连业已归还建制，除暂以第八师附四三团之一部于本（十六）日进驻吉家堡、藏家寨一带；第二十四师一三九团推进榆盘以北地区，对匪方严密警戒，随时派队远出游击，努（力）侦察通渭、马营匪情具报外，当饬各部迅速集结就地补充粮弹等项，准备进剿，同时电呈总司令朱，将第八师驻榆两团归还建制，俘增进剿实力。

当十七日我四十五团进至榜罗镇，四三团之一部进至潘家岔，一三九团进至八记岔，派队分途向通渭、马营一带侦察匪情之际，又饬第八师四七团第三营长成瑶，率所部附狙击队由北三十里铺向七麻镇搜剿。该营行抵曹家岔与伪五军三十九团之一部相遇，该匪凭曹家岔东端土寨及其高地之线顽抗。即令狙击队沿焦家湾东端山麓向曹家岔攻其侧背，并令第八连向正面攻击，其第七连沿山之右侧施行包围，与匪肉搏数次，将匪阵地突破、尾匪紧追。其盘踞曹家岔土寨之匪，因我进攻甚猛未克退出，该营长即率第八连及九连之一部猛力围攻土寨，未一漏网，其冲散之匪于曹家岔附近亦被我狙击队完全解决。是时，李家湾方面忽有匪约四百余人向我反攻，该营长率部竭力抵抗，匪不得逞，仍向李家湾方面逃窜。是役计毙匪连长一员，排长二员，匪兵七十余名，夺获步枪四十二支、手机枪二支，驳壳枪十五支，我亦伤亡士兵数名。

十八日，据本军各师探报，匪首朱德、徐向前与毛泽东等在会宁、会议，企图与伪一、二、四各方面军会合后向我胡军猛攻他窜。其伪五军董振堂所部兵力约五团，尚盘踞七麻镇、什川镇、张家坪一带，钳制本军截击。同时，奉总司令朱参字第二 七号训令随颁之剿匪计划纲要要旨如次：

1. 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之朱、徐等股匪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面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附近地区而歼灭之。

2. 第一军应即迅速招致九十七师使用，将军主力集结于静宁乱柴铺、庄

浪一带地区，以一部集结莲花镇、秦安之线，并随即准备攻击部署，向单家集、平峰镇、翟家所之线攻击，置重点于右翼，并向东北行梯次配备，协同各友军将匪歼灭于静宁、会宁、通渭附近地区。

3. 第三军（附关、沈两师）以一部守备西和、礼县、甘谷、天水各要点外，以主力限本月二十日前进至金城镇、白鹤镇、榜罗镇、四罗镇（不含）之线，即行攻击，准备保持重点于中央，向通渭、马营之线攻击，协同各友军将匪歼灭于静宁、通渭附近地区。

4. 第三十七军除以一部守备陇西、武山外，其主力集结于马家河、通安驿、四十里铺、二十里铺、四罗镇（含）一带地区，即行攻击部署，置重点于左翼，向会宁、西巩驿、个家岔之线攻击，协同各友军将匪歼灭于静宁、会宁、通渭附近地区。

5. 进剿各军应于本月二十日以前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并完毕攻击准备，于二十一日拂晓开始进剿，向各指定之攻击到达线攻击前进。

6. 各军战斗地境之区分如下：

第一、三军——秦安、金城镇、龙阳镇、义岗川、翟家所之线，线上属第一军；

第三、三十七军——四罗镇、华家岭、会宁之线，线上属三十七军；

本军基于上项计划纲要，决先期将盘踞七麻镇、什川镇、张家坪一带之伪五军团全部歼灭后，再协同友军向北追剿，特于本（十八）日午后二时于陇西下达攻击部署命令，要旨如下：

1. 匪情如贵官所知。

2. 我王军主力本[十八]日在甘谷及三十里铺渡河，向金城镇、白鹤镇、榜罗镇、四罗镇之线攻击前进中，胡主力已集结静宁、庄浪一带地区、一部集结莲花镇、秦安之线，并准备向单家集、平峰镇、翟家所之线攻击前进。

3. 本军以歼灭董匪全部为目的，除以一部固守陇西、武山各据点外，其主力分为左右两纵队，分途向七麻镇、什川镇之匪包围歼灭，其部署如下：

A、第八师长陶峙岳为左纵队指挥官，除以四十八团主力固守陇西并完成飞机场工作外，以四十七团及四八团之一部由曾旅长督率，由北三十里铺向曹家岔以东至七麻镇之匪攻击前进，其主力限明（十九）日到达集结吉家堡、吉家坪以北地区，向七麻镇之匪在二十一日拂晓前开始攻击。

B、第二十四师长李英为右纵队指挥官，除所属一四三团留兵一营固守武山及一四零团编为独立支队外，其主力取捷径限明（十九）日集结吉家堡以东地区，协同第八师向什川镇、七麻镇之匪攻击。该师驻通安驿一四零团，除以一营固守通安驿、马家河外，其主力编为独立支队，应经郭家岔、麻子湾向马营方面截击。

4. 各部队攻击七麻镇、什川镇奏效后，应以一部向马营挺进监视，主力协同将七麻镇西南地区之匪完全肃清，再继续向北搜剿。

十月二十日，我第八师二十四旅（缺四六团及四八团两营）达到断帆堡、郭家阳山，四十五团进占七麻镇，该师部率四三团达到黄鼠窠及其以北地区，二十四师主力进占什川镇、王家咀头之线。该伪五军团董振堂所部已于先夜向马营退去，并据报该匪大部有于今日向华家岭逃窜之说。乃饬第八师以有力之一部，于明（二十一）日经陈家坪吕日家坪搜索前进。但马营之匪如已北窜，即应进出牛英以北地区搜索华家岭方面匪情具报。第二十四师（缺一四零团及一四三团一营）向黑燕山、双井儿前进，协同第八师侧击马营之匪。

是时适我第八师史旅长率四四团由榆中奉命归还建制，经定西马家河到达通安驿，特饬该旅长率四四团及一四零团主力，向宁远堡、李家河、牛英之线截击。本部为督剿便利计，亦于是日向通安驿推进。迄二十一日，除我史旅长所率部队仅进抵马家湾、李家堡一带外，其余各部均已到达指定地点。适我第三军第七师由通渭方面已先我进占马家营，匪已纷向北窜，其主力窜踞华家岭大东梁一带，利用原有碉寨构筑强固工事，并以有力之一部于周家岔、华家岭西北地区占领碉寨，企图阻我北进。我第七师占领马营后，主力集结马营，以一部跟匪追击到达陈家渠、瓦房之线。同时据报，伪第四军第十师盘踞于宁远堡、红土窑一带。本军以聚歼华家岭、大东梁、宁远堡、红土窑一带股匪之目的，除电请第七师以有力之一部由马营进至大小牛沟、孟家窑、草芽沟之线努力活动外，特部署如下：

1. 第二十四师七十旅（缺一四零团附一四四团），于明（二十二）日午前五时、由上，下涧滩沿定、通公路向华家岭之匪正面攻击前进，保持重点于右翼，该师一四三团（缺一营）为预备队，于明（二十二）日午前五时二十分经马营、定西间之旧驿道进至华家岭西角地区，位置于七十旅左翼以策应之。

2. 第八师四五团于明（二十二）日午前五时由现地出发，任左翼扰袭，协同李师向华家岭之匪攻击前进，四三团为预备队跟进。该师曾旅长率所部二十四旅（缺四六团及四八团两营）于明（二十二）日拂晓，由白骨岔向宁远镇截击，史旅长率四四团及二十四师一四零团主力于明（二十二）日拂晓，向红上窑及其以北高山之匪攻击前进。

二十二日午前五时三十分，我七十旅一三九团前卫营，与司家岔匪之掩护队发生接触，匪利用原有民寨及市街民房加筑碉堡，构成强固工事顽抗。我李师长恐正面攻击难以奏效，特饬虢团于正面施行佯攻，利用华家岭东南深沟之隐蔽，派步兵两连包围截击。至七时攻击奏效，匪遂放弃所踞堡寨阵地，一股向宋家梁东北沟地，大部向大东梁山地溃窜。遂于午前七时三十分确占领华家岭。午前八时三十分，该师得空军通报“分途逃窜之匪狼狈不堪，责乘胜猛追，必可大获胜利”等语。该师彭旅长饬虢团以第三营沿大河道向大东梁追击，以第一营由右翼搜索前进，向匪迂回，沿途被我陆空军击毙匪尸甚多。该匪退至大东梁后，会集该地原有股匪共约三千余人，仓皇占领帽儿顶、阳湾之线，据碉凭险顽抗。我一三九团第三营附狙击队乘胜突击，反复冲锋，战斗极为激烈。该团第一营左进，被阻深沟，联络中断，正面攻击亦甚迟缓。匪趁势反攻，并渐次向我右侧包围，幸我官兵沉着应付，奋勇抵抗，以致阵亡一三九团三营长薛德辉、第七连长吴锡哲暨伤连长李淮义、毛成鸿以下官兵四十余名。相持至午前十一时，适我第八师四五团由左翼抄袭匪之侧背，已进展至王大峡西南端高地，并向匪阵地西北侧击中，该师长乃一面令七十旅步炮连进入阵地，向帽儿顶轰击，掩护一三九团向当面之匪猛攻，一面令一四四团第一营狙击队向右包围。至午后一时，全部包围形势逐渐完成，适值空军大队前来助战，士气大振，杀声震天，匪见局势已促，复狼狈溃窜。伪军长董振堂及伪政委等自帽儿顶退却，仅以身免。伪三十九团长被我军包围，迭次冲锋不逞、乃自杀，其手枪、大衣均被我军夺获。是役共俘匪官兵五百余。我第八师四三团、四五团获步枪百三十余支，轻机枪三挺，手机枪二支；第二十四师一三九团及一四四团获步马枪二百余支，重机枪脚架二座，团、营旗三面。其向会宁县城溃退之匪共约千余，经我二十四

师一三九团跟踪追击，沿途死伤枕藉、呻吟呼号惨不忍闻。千后五时该团第一营已逼近会宁县城，当以情况不明，深恐孤军深入为匪所乘，乃饬第七十旅全部暂在新王家川、郭家岔、许家川之线占领阵地，严密戒备，并多派干探向会宁方面侦察匪情具报。

同日拂晓，我第八师曾旅长率四七团及四八团卜营向宁远堡之匪攻击前进。匪亦顽抗，经我军猛烈攻击，匪不支，纷向西巩驿方面溃窜。又同日拂晓，我第八师史旅长率四四团及李师梁团主力，向红土窑及其以北高山之匪攻击，并掩护军之左翼。午刻遂将董家渠、甘家岔以南山上之各大堡确实占领。匪即向北退窜，我军跟进至王家山。该匪凭借土寨与我顽抗，并以有力之一部向梁团追击队逆袭。经我猛烈突击，卒将该匪击溃，亦向西巩驿窜去。以上两役共计毙匪百余，俘匪十九名，获步枪十一支，我亦伤亡连长以下官兵十一员名。

二十三日午前四时，据报昨二十二日退踞会宁股匪，其大部确于昨（二十二）晚向北宵遁，其警戒部队刻已退至会（宁）城附近。当令二十四师彭旅长率部向会（宁）城急进。午前七时，该旅一三九团先期第二营到达会宁城附近，与匪掩护队约五百余接触，激战约二小时，经猛烈冲击，并派队由翼侧迂回，拟聚歼该匪于会宁城内。该匪察知情况，由间道向北窜去。计毙匪六七十名，俘匪三十余名，缴获步枪二十余支，遂于午前九时确实占领会宁县城。该师长率一四三团亦于午刻到达该县，当令该师加筑会城各处碉堡，严密戒备，防匪回窜。并派队分途游击，肃清附近一带残匪。同时饬第八师及二十四师梁团，迅速将日、昨各处战场扫清后，集结宁远堡、红土窑之线待命。

二十四日，本部由通安驿推进至红土窑，适奉总座朱亥电：该军李师既占领会宁城，陶师应迅速肃清西巩驿之匪，与李师联络，尔后以陶、李两师侦匪之主力追剿等因。又据李师长转：据派赴张诚堡游击队报告，张诚堡附近发现伪三十一军大部向宝川岔、田家湾逃窜等语，当即部署如次：

1. 第八师曾旅长致远率四三、四五、四七团及四九团卜营刻即向西巩驿搜剿前进，该师长率四四团为预备队跟进。2. 第二十四师除以一四零团仍留兵一营驻通安驿、李家堡一带维护定、陇间交通，其主力随本部行进外，应抽派有力之一部迅向张诚堡截击。

本（二十四）日午后二时，我曾旅长率部进抵大坊坪附近，悉匪盘踞西巩驿北端及其东北高地，凭借土堡扼守。乃以四三团任左翼，四五团任右翼，四七团及四八团卜营为预备队，先将西巩驿以南之匪击退，乘势向北进攻，反复冲锋，激战至夜，即在阵地对峙。至翌日拂晓，复经我军猛烈进攻，匪不支，向新集儿溃退。我四三团跟追至瓦岔。计击毙伪四军独立师长殷少候（侯）一员及以下百余名，俘伪连长以下五十四名，获枪六十一支，轻机枪一挺，驳壳枪二支。我亦阵亡士兵十三名，伤连长二员、连附三员、士兵三十二名。

同日，我二十四师及派一四三团（缺一营）向张诚堡截击伪三十一军之匪。至午后五时，据该团长汤季楠报告，张诚堡之匪确系伪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九十三师，现正与九十三师匪部接触。据俘匪供，伪三十一军原拟由蔡家店、青家驿窜会宁，与踞会匪会合后向北退窜，至张诚堡附近适会诚已被我军克复，遂改由宝川岔、田家湾向郭城驿退窜，本团决向张诚堡攻击前进等语。该师长恐该团兵力单薄，难以聚歼该匪，随加派一四四团赶往协助。

当该团到达张诚堡附近，而匪之大部已窜抵田家湾一带。乃以一部协同汤团攻占张诚堡，主力即向田家湾截击，激战约一小时，匪不支，节节掩护向郭城驿方面逃窜。是时适我关师由青家驿方面到达张诚堡，第三军之沈、马两旅已到会宁，当以本军追进路线应移至会宁以西，乃饬该师停止追击，集结会宁县城待命。是役计毙伪二七六团长以下百余名，俘匪三十余名，获步枪二十余支，我亦伤亡官兵十余员名。

朱、徐、肖、贺股匪经我军在华家岭、大东梁、宁远堡、红土窑、西巩驿、张诚堡一带击溃后，其残余各部分向南岔口、朱门墩、郭城驿、鹿耳原北窜。本军以协同友军尾匪猛追而歼灭之目的，特饬第二十四师除留兵一营于会宁候三军接防外，主力应达到邵家川、河西波向金家坪、塔寺岔觅匪截击。该师梁团主力随本部进至西巩驿，遂取道田家岷归还建制。第八师主力由田家岷、新集儿向南岔、黄家川搜剿。

二十五日，我二十四师进至金家坪、河西波之线，第八师主力达到大小南沟、田家岷一带，本部随八师部进至新集儿。适奉总司令朱感亥命令，要旨如次：

1. 赤匪先头于靖远西南河岸渡过西岸者，已有五六千，正与我守兵激战中。其主力刻在陈家源、郭城驿、李家新庄附近地区集结，似有整備由靖远南北黄河各渡口渡河模样。

2. 本路军以迅速行动，将当面之匪压迫于靖远南北黄河东岸地区，一举歼灭之目的，其部署如下：

A、第一军以二师及军直属各部（欠补充旅）停止于静宁界石铺、青家驿、太平店、翟家所附近地区待命，而以二师兵力编为追击队由现地经红羊坊向打拉池猛力追击，主力置于左侧，该军补充旅（欠骑兵团）应即将全部开赴兰州，准备开赴黄河北岸协防。

B、第三军（附关、沈两师）以二师及军直属部队，除酌派一部进驻会宁华家岭外，其余仍在原地待命。而以二师兵力编成追击队，由现地经乾沟驿、郭城驿向靖远猛力追击。

C、第三十七军以全部任追击，由现地经马家堡向靖远营房滩之线猛力追击，主力置于左侧。

3. 新编第一军除以主力守备定西外，派有力一部攻击个家岔占领之，惟靖远之一团应确保该县城安全，待追击各军到达解围。

4. 第五十一军之牟师，应即派有力一部经平滩堡向营房滩截击。

5. 各部追击前进时，勿为匪后卫所牵制，以迟止我行动。如遇匪顽强之后卫时，应以一部行正面攻击，而以主力由翼侧猛追，勿使匪逃逸。

6. 各军之战斗地境如下区分：

第一军、第三军：翟家所——王家咀——孙家原——陈家原——贾家崖之线，线上属第一军。

第三军、第三十七军：会宁——乾沟——郭城驿——黑城子之线，线上属三军。

本军基于上令，基部署如下：

1. 第八师明（二十九）日以主力集结牛门墩、大泉湾、马家湾之线，以一部挺进至马家堡，侦察小吕堡方面匪（情）具报。

2. 第二十四师明（二十九）日主力集结牛家圈、董家岔、八眼泉，以一部经塔寺岔向湛家岔以北地区搜剿，并侦察马家堡方面匪情具报。该师驻武

山汤团之一营着调来前方归还建制。

3. 本部明（二十九）日午前六时随八师部推进至黄家川。

经上项部署后，本军各部沿途颇有斩获。三十日，奉总司令蒋勤有夜一电开：查朱、徐、肖、贺各股匪迭经我军痛剿，现大部向北窜，有由靖远南北地区偷渡黄河西岸之企图，我军应即跟踪追剿，以期聚歼该匪于黄河东岸。兹特规定追剿路及到达线如下：（一）王军长以哲以刘、熊两师由硝河城经夏寨、新营、窑儿岔、红井子、古西安州城之道向乾盐池追击前进，限于十一月支日到达，即在乾盐池、海原（不含）间地区扼要筑碉固守，掩护胡军之侧背并策应之；（二）胡军长宗南督率主力由青家驿经大山川、刘家岔、赵家原、屈家岔、王家下井、双堡子、打拉池之道向黄沙湾追击，限十一月麻日到达；（三）王军长即率该部由张城堡经道家岔、高家河、令家湾、韩家岔、白崖、展家岷、杨稍儿之道向靖远追击前进，限于十一月歌日到达；（四）毛军长炳文即督率主力由乾沟驿向北追击前进，到达郭城驿后即向靖远（上含）营房滩方向转进追剿，限于十一月冬日到达；（五）胡、毛、王（均）各军主力进剿，其原防应乎必要酌留一部扼守之；（六）以上各项仰互相连系，切实施行，依限达到，并将追剿情形随时具报为要等因，遵即部署如下：

1. 第二十四师全部明（三十一）日，应由现地向冯家堡以北地区按战备行军姿势达到二、三百户及其以东地区，向郭城驿方面之匪搜剿前进；

2. 第八师明（三十一）日，以有力之一团经鹿耳垣、泉坪、中堡向谷家新庄、受家原威力搜剿，警戒军之左侧。主力应达到水家窑、车家湾等处，向巩昌卫、大芦子等处之匪搜剿前进。

3. 军部随八师部于明（三十一）日午前六时，由现地推进至冯家堡。

三十一日，本部及陶、李两师到达指定地点，适我关师将踞郭城驿、大芦子一带之匪击溃，向东湾子、黄沙湾狂奔；营房滩方面亦经我牟师所部搜剿中。乃饬陶、李两师由现地分途向靖远东湾子一带追进，迄十一月三日本部及陶、李两师达到东湾子之线。据报原窜打拉池、东湾子之匪共约万余，其主力已于三十日向同心城、豫旺堡东窜，一部向大庙、索桥渡河，本军乃在现地稍加统制。适奉总司令朱冬西参远电令如下：

经我击溃之匪，有企图由五佛寺附近渡河模样。但如渡河失败，则判断其仍将东窜。本路军以先期歼灭河东岸赤匪之目的，各部队于三日正午应如下重新部署：

1. 马鸿宾师以一部留置海原并确保之，而以主力进出豫旺、李旺堡附近，掩护胡军右侧，并相机截击匪之东窜。

2. 胡军追击队[至]追击预定线后，即稍加统制，于海原（不含）、乾盐池之线向王家新庄、新宁安堡之线攻击前进，重点置于右侧，外翼须挺进，阻止匪之东窜。

3. 王军（缺沈师及唐师一旅）于乾盐污（不含）、打拉池之线稍加统制后，即向新宁安堡、中卫南岸之线攻击前进，主力保持于中央，但关师至中卫南岸后即停止待命。

4. 毛军于到达追击预定线后，即稍加统制，并以一部由东湾子沿河沟，经南沟台向南长滩搜索前进及封锁渡口，而以主力于打拉池（不含）、东湾子之线向中卫南长滩之线追击前进，重点置于左侧，并以外翼行迂回攻击，阻止匪向五佛寺附近渡河。

5. 战斗地境如下。

第一军、第三军——乾盐池——韩家水——新宁安堡之线，线上属第一军。

第三军、第三十七军——打拉池——若水沙河——中卫之线，线上属第三军。

6. 马步青师努（力）维持现有之态势，并以加强部队攻匪之侧后，应[严]密警戒五佛寺以北之河岸，与十五路[军]取联络。

7. 十五路军应确实保守金积、新宁安堡、中卫之线与马步青师联络，并以有力一部由金积向惠安堡、豫旺一带进出，协同胡军截击。

8. 五十一军之牟师负责担任由一条城至靖远（不含）黄河东岸之河防，对各渡口应切实占领之。

9. 上项计划各部队应努力实施，限本月六日前完成之。

本军基于上令，特部署如下：

1. 第二十四师为右纵队，于明（四）日达到大水头、响泉堡、罗家川、冯家园等处，应即派狙击队向红湾、半川、小红沟、罗圈湾侦察匪情具报。至五日晨，以一团为右侧卫，应达到罗圈湾、芦沟堡之线，与我第三军所部切取联络，主力应进至论古村、大红门地区，派狙击队向南长滩挺进，努力侦察匪情具报。

2. 第八师为左纵队，于明（四）日应达到水泉湾、黄沙湾、陡城堡之线，派狙击队沿河岸侦察匪情具报。至五日晨以有力之一团经石门

川、索桥、南沟堡向大庙挺进，主力到达石门川、沙流水地区，努力搜索匪情具报。

3. 本部明（四）日推进东湾子，尔后随八师部进至水泉。

当我各（部）达到指定地后，即飭分途向大庙、索桥、南、北长滩、芦沟堡、烟洞沟等处搜剿。数日以来，均未遇匪。十二日，奉总司令蒋真未谈一电节开：我马步育部已于佳午攻占镇虏堡附近之黄崖，除令进占镇虏堡截匪西窜外，希即飭属迅速渡河联络夹击，以收聚歼之效等因。当飭第八师二十二旅由现地经发裕堡渡河，集结五佛寺候命，二十四旅由现地经石门川、索桥渡河向大、小芦塘镇、罕堡渡河候命；第二十四师全部由东湾子渡河向发发水、永泰堡、红水集结候命，均限于十八日以前渡河完毕。本部随八师部十八日由索桥渡河。自渡河后，本军进抵大靖、土门子、干柴洼、乱圈台子之线，正拟与各方友军切取联络，将渡河之匪歼灭于永昌、古浪间地区，以除西陲之患。旋因情况转变，本军奉令转进，遂于二十九日分由三角城、中和堡渡河向靖远、打拉池之线集结候命。此本军追剿朱、徐、肖、贺股匪各战役经过之情形也。

以上各战役我军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及俘获详情如附表第“三、六、九”。（表略）

（三）此役所得之教训

1. 此次追剿，因无前敌总指挥专负其责，以致各军动作每每不能协同，坐失良机，殊为可惜。

2. 我军后方组织不全，给养运输极感困难，以致行进迟滞。

3. 大军追剿，对于整个救护伤亡之设置似欠周到，不仅被俘之伤病匪兵无力顾及，即我军每一战役伤亡人数较多，各团担架即不敷用、各师军医院救护力量亦极有限，受伤官兵横抛山野，呻吟呼号，坐以待亡，殊觉惨痛。

嗣后请设尖扩大各师、团担架组织，或由高级指挥机关于各战区统筹伤病及俘虏等之收容救护，以重人道而慰战士之心。

第一一八师增防临洮的战斗详报

(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朱、徐股匪北窜以来，八月间攻岷县、陷漳县、犯陇西，企图突破西兰公路，而与毛、徐股匪合股，逼取兰州，以为赤化西北根据，遂以一部先取临洮。原临洮有我百十三师第六三七团及本部重迫击炮连坚城固守。于九月九日，第六百三十七团出击城南之匪，以重炮连掩护，因匪势较优，遂加强工事联合壮丁据城固守。

匪口号“非攻下临洮不可”，匪兵力日渐增加，屡屡乘夜爬城，已有数度激战。

二、本师九月十二日奉令增防临洮，以解其围，当于十三日由皋兰出发，十五日抵临洮。

战地状态：临洮东西两侧皆山，洮河流经城西，城东山上碉堡林立，其岳麓山之姜维墩为临洮攻守之中心，兵家必争重地。除该墩有我守兵外，其余要点尽入匪手。

三、徐匪向前伪第九军约有三四千人围攻该城，在上、下木厂、烧瓦窑一带与我第六三七团对峙月余，构筑坑道准备破城。该伪军长孙玉清，有步枪、手枪、手提机关枪等武器。

四、师拟以步兵两团、骑兵一连将该匪一举而击破之，攻击部署如

以第六五二团由城西、第六五三团沿城东山根，分向当面之匪攻击，先将上、下木厂、西寺、烧瓦窑、东寺之线占领，以为尔后攻击之准备；

第六百三十七团仍守姜维墩；

骑兵连由城西沿洮河右岸向该匪左翼威胁；

重迫击炮连在城西南角占领阵地，掩护步兵攻击，并准备向上木厂、瓦房、李家射击；

其余为预备队，担任城防。并令第六百五十一团当夜由中堡兼程向临洮前进，十六日午前八时集合，第六五二、三团团团长口述攻击命令（使笔记）如下：

1. 临洮城南上、下木厂、西寺、烧瓦窑、东寺、瓦房、李家一带之匪约三四千人，数次攻城均不得逞；

2. 师拟乘势一举而击破之；

3. 骑兵连由城西沿桃河东岸向该匪左翼威胁；

第六五二团由城西向上、下木厂之匪攻击；

第六五三团由东山根向烧瓦窑、瓦房、李家之匪攻击；

4. 两团战斗地境为西寺西侧通店子街大道，线上属第六五三团；

5. 各团占领该线后准备尔后攻击；

6. 其余各部担任城防；

7. 攻击前进时，余随第六五三团。

五、战斗经过。

九月十六日午前八时三十分开始攻击，与匪接触。师长亲莅前方，官兵奋勇进攻，卒于十时许将瓦房、李家、烟房堡、上、下木厂之线完全克复，匪伤亡颇众，纷纷向店子街溃退，俘匪三名，我亦伤亡官兵数名。

十一时三十分，据骑兵报告，店子街刻续到匪约三千余。师长为防匪反噬固城防计，令各团就地积极构筑工事增加碉堡。

1. 第六五二团占领上、下木厂之线构筑工事；
2. 第六五三团占领东寺、烧瓦窑、西寺之线构筑工事，并派一部任城防；
3. 两团战斗境界为西寺西侧通店子街大道之线，线上属左翼团；
4. 骑兵连暂在白塔警戒，日暮退归城内；
5. 各团构筑工事，限十八日晚完成；

第六五一团于十七日接替第六三七团东山各碉及营房防务，并派一部驻八里铺。

当时临洮城附近十里内无匪踪，但匪惯技昼伏夜出，每乘寅夜扰乱，除严密戒备外并积极构筑工事。

九月十九日夜，匪约二三百名由小豆坪方向窜来，向我第六五一团姜维墩阵地袭击，又匪三四十名由瓦房、李家犯我周团一营阵地，多用手枪及手提机关枪射击，并发号音猛烈进攻。经我守兵还击，至夜半击退，毙匪数名就地掩埋。

九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匪每乘夜扰我阵地，终未得逞，嗣后按日抽派游击部队向店子街及各方游击，匪遂逐步撤退，集结官堡、渭源方面。

新编第十一旅刘宝堂部在甘肃会宁一带 截堵北上抗日红军各役战斗详报 (一九三六年十月)

一、据职旅驻会宁第二团第二营营附王初光(营长史钊城送住高教班,营务由该营附代理)电称:(一)本日(十月一日)下午五时,据探报会宁县城北老君坡(距会宁四十里)发现由张易堡窜来骑匪三百余名,有窜扰会宁之企图等语,职分派侦探四出侦察,并严密戒备。(二)又据探报,郭城驿、老君坡一带于本日傍晚续到匪部约五千余人,先头部已向会宁方向前进中,匪首徐向前亦在队中指挥,佯言利用会宁县名与毛泽东会合等语。窃职营仅住会宁六、七两连,兵力单薄,如何处置祈电示遵等情。(三)于十月×日下午一时,据驻西巩驿职旅第二团第一营营长贾中立电称:本日拂晓闻会宁县附近枪声甚浓,电话不通。职除派探前往侦察外,迫至本日上午八时,枪声未息,职拟率所部驰援,旋据侦探报告,驻会宁我第二营营附王初光率六、七连于本日拂晓在会宁县北城与匪接触,相持至上午十一时,匪续到部队甚多,四面被围。我王营附以寡众悬殊,令六连连长尚生耀掩护会宁公务人员及民众眷属向西沿山撤退,凭险固守;令七连连长袁镇潘固守北城,掩护尚连及公务人员撤退后,赓绪向西撤退,我王营附因七连北城守兵一排尚未撤退,复率六连向会宁北城进攻,北城兵安全退出,营附王初光、连长尚生耀几乎被俘,损失甚巨。该营已退至西沿山,会宁县城已被匪占,匪骑已向鸡儿咀进展等语。

二、此准前情,职随据电呈驻甘绥署及新一军军部。旋奉新一军长邓冬亥军参电:“刘旅长统密冬午西两电已转呈主任,奉令:(一)着该旅长即率相当兵力亲自赶赴西巩驿指挥,并派兵援应会宁;(二)对西巩驿如有遗失,即以军法从事;(三)明日派飞机前往助战,应与联络;(四)将战情随时由定西确实转报等因,仰即格遵办理具报为要”等因。

三、职遵于十月三日上午一时,率职旅第二团第三营全部及第二营五、八两连、新十旅第一团骑兵张连驰赴西巩驿(距定西东九十里)集结,驻西巩驿职旅第二团第一营及直属骑兵石连,于本日上午八时率全部向会宁挺进,于十一时在曹家河畔与匪骑三百余人接触,激战三小时,匪不支,退守鸡儿咀堡(距会宁二十里),午后三时。我占领麦家川及曹家河畔。此役匪伤亡二十余名,我伤兵一名,本晚我宿罗家堡一带阵地。

四、十月四日早八时,据探报,会宁县城之匪于昨晚由界石铺(距会宁县四十里)增加步骑千余名,鸡儿咀增加步骑三百余名等语,职将所部分为两路,令副旅长郭震台率石、张两骑兵连及职旅第一团第三营全部,向鸡儿咀挺进;令第二团中校团附张铭注率第二团一、二两营向西沿山前进,职进驻曹家河畔指挥。下午二时,我攻鸡儿咀及攻西沿山部同时与匪接触,我张团附由小道绕击匪之侧背,匪不支,全线向会宁城溃退。是役我获步枪七支,马数匹,毙匪甚多。我攻西沿山部队乘胜尾追至会宁城西河畔,匪以全力向我反攻,我官兵异常奋勇,匪向我猛扑四次终未逞,溃退城内。我军进占西河畔,我张团附与匪肉搏,匪集结射手环击,头部受伤殒命。是役阵亡中校团附张铭注一员,士兵二名,伤连附一员,毙匪七十余具。是晚宿营鸡儿咀、西沿山及会宁城西河畔一带阵地。

五、十月五日早七时，据探报，匪固守会宁县城及西南山碉堡，并电调华家岭、通渭、马营一带之匪，星夜驰援等语。职于本日早八晚（时）令第一团团长江国宾为前方指挥，率第一团全部（欠二、八两连）及第二团一、二两营（欠第七连）后防，以兵力四连分驻鸡儿咀、曹家河湾，以固后防，其余同时向会宁前进，职进驻西沿山指挥。我第一团少校团附孙竹林率步炮一门及重机枪一挺，进至西沿山掩护。我石骑兵连迂回至会宁西南山中梁支援陈团。下午三时，我王团附子庄率该团第二营及第三营九、十两连占领西南山两碉，匪溃集山腰碉堡抵抗，我继续猛攻，匪不支，固守山碉，被我包围。同时，我徐团附（二团）仲元率该团一、四、五、六、八五连已进占会宁北关。下午五时，我曹营长（一团一营）汉杰占领南关及西南山头。职正拟乘夜扑城，旋奉新一军军长邓电令，着职旅星夜撤回定西等语，又奉军长电令转驻甘绥靖主任朱电，据报马营之匪及陇西并郭城驿之匪约两万余人，经华家岭向会宁增援，仰即将部队撤至西巩驿固守待援等因。职遵即分令前方各部于今晚九时一律向西巩驿撤退，于十月六日上午四时全部撤至西巩驿。据探报，匪之大部已进至水家堡、王公桥一带，我奉令撤回定西待命。是役我阵亡连附一员，士兵六名，伤兵九名以上，作战三日，连同前驻会宁二团六、七两连失利，共消耗七九步弹一万五千二百九十七粒，杂色子弹七百零两粒，机枪弹五百粒，自来得一千六百四十一粒，手榴弹三百零四颗，八二迫炮弹三十三发，损失七九步枪六十七支，自来得手枪二支，阵亡官三员，兵二十三名，伤官一员，兵二十三名。

附：战斗详报表、阵地详图（略）**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在甘肃张城堡一带**

追击北上抗日红军诸役战斗详报

（一九三六年十月）

（一）张城堡之役

甲匪情

一、朱、徐股匪已于十月中旬，在会宁、靖远间，与毛、彭、徐各匪会合，并已开始以伪四方面军（徐匪部）由靖远附近之河包口、上、下的肚子、东湾子一带渡河，企图另觅新根据地，以打破国军围剿计划。

二、肖、贺、罗各股，亦由四门寨、乐善镇继续北窜，并以肖匪所属之伪三十一军为掩护部队，由通渭、义岗川等处节节占领阵地，以迟滞我军之进剿而掩护徐匪之渡河，十月三十日，已退据翟家所、张城堡之线，占领阵地。

乙我军兵力部署

本师于十月二十五日，由义岗川附近出发，区分以下二纵队，由翟家所、张城堡之线前进。师部特务连、第七十三旅、骑兵连（欠一排）、炮兵第七营二连、通信营（欠一排）、卫生队（欠三分之一）为右纵队，经当马家、王家山、梁家坪、高张家向翟家所搜索前进；第七十五旅（附骑兵一排、通信兵一排、卫生队三分之一）为左纵队，经骨头岔、司家河、小湾丹向张城堡搜索前进。

两纵队搜索警戒地境线如下：柳家川——大马家峡——砖井子——大湖湾连结之线，线上属右纵队。

丙战斗经过

第七十五旅于本（二十五）日午后一时许，前前（进）至白杨树西北高地，发现伪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之二七一团在张城堡以北红窑下两侧高地占领阵地，其伪主力更在以北高地，构筑工事，该旅长即令先头之一五团展开，将红窑下附近匪之警戒阵地攻占后，即继续向匪主阵地攻击。张城堡以北，山势险峻，攀登不易，匪凭其预筑工事，顽强抵抗，我虽数设进攻，均未能下。嗣后，该团以一部从正面佯攻，主力由两翼绕攻匪后。是时，该团攻击张城堡东北高地之第三连，动作颇为迅速，已将该高地攻占，当向匪之右翼猛烈侧击。全线当于下午三时发起冲锋，并赖我空军掩护，卒将该匪完全击溃。当跟踪追至田家湾，时已黄昏，战斗遂告结束（战斗经过见附图一）。是役俘匪颇多，我伤亡极微，均详附表中。（表略）

丁是役所得之教训

一、山地与匪作战，正面攻击如限于地形不易奏效，应以一部仅从正面牵制，以有力部队沿山脚包围匪后，因匪弹药缺乏，包围部队易于实施，奏效当颇易也。

二、战斗重要时期，空军协力至为有效，对于空军之使用方法，尤望能派多数飞机轮流更番飞前方助战，俾匪在全战斗经过中，随时受我空军之威胁。

（二）头北（百）户二原邀遇战及郭城驿红堡子大芦子追剿之役

甲匪情

一、伪三十一军经我在张城堡击溃后，逐次退据于头百户、二原、四百户、车家川一带，利用山沟，完全潜伏，企图乘我进出车家川以南谷地之际，施行奇袭。

二、伪四军团之独立师，亦由会宁方向，沿通靖远道退据于宋家河畔、蒋家大路一带，与二原附近之伪三十一军遥相呼应。

乙我军兵力部署

本师于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六时，由田家坪附近出发，区分以下两纵队向雷家庄、四百户之线追击前进。

第七十五旅（欠五团）附骑兵一班、通信兵一连为右纵队，经庙湾里、高家河、官家湾向雷家庄附近追击前进。

第七十三旅、师部特务连、骑兵连（欠一班）、炮兵第七营二连、通信兵连（欠一排）、五团、卫生队为左纵队，经掌湾里、深岷、赵家坡里、张家、车家川向二原、四百户一带追击前进。

丙战斗经过

一、头百户、二原一带战斗经过

是日（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六时，本师由田家坪附近出发，于午后六时左纵队前卫（一四五团）前进至车家川附近，与预伏该处以北高地之匪相遇，同时，宋家河畔之匪亦经发现，当由七十三旅派一营对宋家河畔方面，暂取守势，该旅主力对车家川以北之匪，攻击前进。时天近黄昏，相遇之下，战况至烈。匪以饱待饥，以逸待劳，以预伏待不意，向我一四五团反复冲锋，赖该旅长梁恺，沉着指挥，该团官兵奋勇用命及一四六团增加（援）迅速，卒将车家川北高地之匪击溃。匪退据于头百户、二原、四百户一带，与预伏该处之匪会合，以扼我之进展。该处地势成倾斜状，匪居高临下，死守不退。当令该旅主力展开于车家川以北高地，向二原、头百户一带之匪攻击，并以

一五 团控制于车家川附近，以防不意之事变，并迅速招致七十五旅主力，使向下官家附近集结准备，随情况进展，施行超越追击。午后八时，第七十三旅主力，即开始向二原、头百户一带攻击，反复冲锋肉搏，迄午后十一时，卒将头百户、二原、四百户完全攻占。匪横尸遍野，狼狈北退。时我官兵已行军一日，激战半夜，疲惫不堪。职见机不可失，当鼓励士气，令七十三旅一四六团之第一营迅速跟踪追剿，不使脱逃，另派七十五旅（欠一五 团）为右翼追击队经官家咀、二原、树儿王家、红堡子向黑城子追击前进，一五 团（附一四五团第一营即原使用于宋家河畔之一营）为左追击队，于驱逐宋家河畔之匪后，经郭城驿向黑城子追击前进。两追击队同时于是晚一时出动，职率七十三旅（欠一营）在右追击队后跟进。

二、郭城驿之役战斗经过

左追击队（一五 团附一四五团第一营）二十九日午前七时许，前进至郭城驿以南地区，发现由蒋家大路退却之匪，已占领郭城驿及其以东高地，阻我前进，该追击队即以一部向郭城驿以东高地，主力经大羊营向郭城驿包围攻击。匪恃优势地势及坚固城寨，顽强抵抗。经我奋勇攻击，于当日上午九时，即将郭城驿完全攻占，继续向黑城子追击。

三、红堡子之役战斗经过

右追击队（七五旅欠一五 团）于二十九日午前八时许，前进至树儿王家附近，[发现]由二原一带退却之匪，已占领红堡子及其东方高地，抵抗我之进展，在郭城驿通靖远道，亦有残匪向北溃窜，该追击队以时机不可失，当迅速展开于树儿王家以北地区，向该匪猛烈攻击，匪经昨（二十八）晚惨败，心胆俱寒，势如破竹，于上午十一时攻占红堡子，斩获极多。残匪分经以北大道及向西北山中溃窜。

当日正午十二时，职率七十三旅（欠一四五团第一营）亦推进至红堡子。是时，左追击队亦已到达该处附近，当稍为休息，于午后二时，续向黑城子追击前进。

四、大芦子之役战斗经过

二十九日下午三时许，我追击先头部队第七五旅进至井沟以南，接飞机通报：“离我先头部约二千公尺，有匪千人。我机携有炸弹数十支，在一小时三十分内，可掩护地上部队之攻击行动，请速前进”等情。该旅官兵自昨晨迄今，尚未用膳，该旅长张耀明，仍鼓励士气，即派先头之一四九团，迅速展开，先将井沟匪之警戒驱逐后，即向大芦子攻击前进。是处为匪最后掩护地线，誓死抵抗，其伪指挥官孙某亦在枪林弹雨之下，往来指挥。该团在我空军掩护下奋勇前进，先驱逐村外之匪，继则巷战，激战达一小时之久，卒将该匪大半歼灭，匪横尸塞道，俘获极多，于午后六时许，完全占领大芦子，全师即就该处附近宿营（由头百户、二原及大芦子之役战斗经过见附图二，俘获伤亡见附表）。（图表略）。

丁是役所得之教训

（一）本师自二十八日黄昏，与匪接战，经一日一夜之追剿，卒获大效，益信追击须不顾部队疲劳，迅速行动之原则为不爽矣！

（二）目前匪势已呈强弩之末，我进剿部队不宜过求稳当，致蹈不为与迟疑之弊。若将情况看准，应以“主动”、“果决”、“迅速”之要领，独断专行出敌意表，使匪被迫不得已而与我抗战，则消灭易矣！

（三）后方兵站补给最为重要，此次本师裹钱粮，连续作战二日一夜，

虽获胜利，而官兵已疲惫不堪，如对后方补给事宜能作整个筹备。则于剿匪前途，神益当不浅也。

（三）解靖远之围及封锁靖远附近各渡口之役

甲匪情

（一）徐（向前）匪所部，由靖远附近渡河者，已过万人，刻当在急渡中。

（二）伪三十一军及伪四军独立师，经我二八、二九两日猛烈追击，纷纷向北溃退，其大部均已逃散。

（三）伪四军之十一、十三两师，经上、下野米川向打拉池地方逃窜。

（四）伪一方面军主力，原在打拉池附近集结，企图由大庙附近渡河，刻以本师追剿过急，已于十月二十九日向打拉池以东移动。

乙我军兵力部署

本师于十月三十日拂晓，由大芦子附近出发，兵力部署如下：

第七十三旅（附骑兵一班、通信兵一排、卫生队三分之一）经上、下野米川前进。

第七五旅、师部、特务连、骑兵连（欠一班）、通信兵营（欠一排）、卫生队（欠三分之一）向靖远县城、河包口之线，追击前进。

丙进剿经过

残匪经连日痛剿，已溃散不堪，沿途解除武装，收容之散匪甚多。于午后五时，师部到达靖远，即派一部将靖远以北上、下虬子及东湾子等渡口封锁。派往河包口之一四九团，于当日下午八时，到达该处，将未渡河残匪数十完全俘获，在半渡被击毙没水者甚多。当焚毁船只，派一部封锁渡口外，该团主力即晚开达靖远。至此，匪之渡河点，完全被我封锁，而伪一、二方面军及伪四方面军大部尚未渡河，其整个计划已被我打破粉碎矣！

（四）小水里打拉池之役

甲匪情

伪四军之十一、十二两师，经我第七十三旅跟踪追击，已于十月三十一日上午超过展家岬，正向小水里、打拉池溃窜中。

乙我军兵力部署

一、第七三旅（附骑兵一班、通信兵一排、卫生队三分之一）于十月三十一日，由上、下野米川，继续经展家岬向小水里、打拉池追击前进。

二、师部、特务连、骑兵连（欠一班）、炮兵第七营第二连、通信兵营（欠一排）、七十五旅（除封锁靖远附近各渡口之兵力约一营）、卫生队（欠三分之一）于十月三十一日上午，由靖远出发沿通打拉池道迅速前进，截击该匪。

丙战斗经过

十月三十一日午后四时，于毛和洛附近，得便探报告，知伪十一、十二两师各一部，另附骑兵约百名，当在小水里一带停止。当令七五旅一五团主力，沿大道两侧，向小水里攻击前进，一部由左翼向红山以西高地佯攻，伸该团主力攻击容易；师控置一四九团为预备队，位置于小水里以西。于下午四时三十分，攻击开始，匪疲惫狼狈，如惊弓之鸟。于午后六时，攻占小水里，匪向打拉池溃退，即令一五团当夜跟踪追击，于晚十二时出匪意表，奇袭攻占打拉池（战斗经过见附图三，俘获伤亡见附表）。（图、表略）。

丁是役所得之教训

匪动作迅速，流窜无常。我剿匪部队，应本“独断专行”之要旨，“寻匪歼灭”之目的，迅速果敢，积极行动，则匪到处消损，流窜之技自穷矣！

新编第十一旅刘宝堂部在甘肃定西附近 截堵北上抗日红军诸役战斗详报 (一九三六年十月至十一月)

1. 据探报，西巩驿有匪大部，青岚山、包家湾匪筑有坚固工事，匪首是抗日红军南路军一师师长张某，属徐向前，约五千余人，迫炮二十余门，重机枪十余挺，掩护匪北窜渡河及监视我军行动之企图等语。又据驻岷口我第一团陈团长报称，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岷口南北两山均发现匪约二千余，定西西十八里铺驻有匪骑数十名，西兰电杆已被损坏，岷口四面环山，兵力单薄，形势险恶，祈增加兵力，以备傍晚匪向我攻击等语。

2.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六时，奉新一军军长邓令，着职率第二团一、二两营前赴青岚山（距定西四十里）一带游击。于本日早八时率所部由定西出发。于十一时，我前卫在东十五里铺与匪接触，激战一小时，匪不支，退守包家湾阵地。该处地形险要，匪筑有坚固工事，并绕山以电杆电线结构成网。我以全力猛攻，约战二小时，匪不支，向后山撤退。下午六时三十分，奉新一军军长令，着即撤退定西等因，职星夜返防。是役我受伤兵三名，消耗七九步弹二千四百余粒，自来得弹九十五粒，获马枪三支，毙匪五名。

据岷口陈团长报称，十月二十三日，葛家岔、黑音渠、黄牛湾一带，发现匪大部在该处一带构筑工事，似有监视我军之企图。定西西十八里之骑匪已向葛家岔退去。岷口南山已被我第一营占领，匪每晚四出发枪，希图牵制我军之意，职严饬，不发一枪，准备白刃相搏等语。

3.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时，又奉新一军军长邓令，着职仍率第二团一、二两营向青岚山一带游击等因，职于本日上午八时由定西出发，于十一时到达青岚山。匪大部于本日早十时向葛家岔撤退，青岚山附近仅留少数骑匪与我前卫骑兵石连接触，匪不支，向北逃窜。十二时，我全部到达青岚山，除派探侦察匪情并电示外，本晚宿营青岚山，是役无损伤。

4. 十月二十六日早八时，据探报，匪窜至葛家岔、黑音渠、黄牛湾一带，掠粮滋扰。职率所部由青岚山出发，向葛家岔游击。职随令驻岷口职旅第一团陈团长，除留一营驻守岷口外，其余由驻在地刻即出发，向丁家山侧进，牵制匪之行动。职即合第二团向黄牛湾挺进。本日早十时，我前卫在黄牛湾附近各山头与匪接触，我部奋勇进攻。我连夺获匪阵地三道，已与陈团及张骑兵营（新一军直属骑兵营）均取得联络后，继续向匪进攻，复夺获匪阵地二道，匪退守距葛家岔十余里各山头。该处匪筑有坚固碉堡及掩蔽工事。我猛攻数次，匪以全力死守。时已傍晚，职令暂停进攻，本晚宿营黄牛湾。是役我阵亡营长二员，士兵五名，伤兵十六名，毙匪三十余，俘匪二十余名，获步枪三支，消耗七九步弹九千三百七十三粒、手掷弹五十七颗，自来得弹五百二十八粒。

5. 十月二十七日早四时，据探报，匪仍在距葛家岔十里处各山头抵御。本日早五时，职率所部向匪猛攻，连得各山头，匪不支，向北溃窜。本日上午八时，我完全占领葛家岔，旋奉新一军军长邓电令，职部暂驻葛家岔待命，不要轻进等语。是役我获步枪五支，俘匪十名，自来得手枪二支。

十月三十日，奉三十七军毛军长通报，匪退窜铁木山、马家堡，该军已由新集镇向匪推进，职率部由葛家岔出发，进驻石峡湾，与毛军联络。三十

一日，职率所部进驻马家堡，以备侧应毛军。匪不支，向北溃退。

十一月一日职部进驻陈牟家，奉三十七军毛军长通报，着职向鹿耳源一带游击，搜剿零匪。

十一月三日，职由鹿耳源一带搜剿完毕，率部向靖远县推进。

十一月四日，奉新一军军长邓电令，着将职旅骑兵石连拨归三十七军指挥，余驻靖远县待命。以上在定西县属包家湾、青岚山、黑音渠、黄牛湾、葛家岔等处剿匪，共消耗七九步弹一万一千八百零三粒，自来得弹八百三十粒，迫炮弹四十三发，手掷弹九十一颗，阵亡官长二员，士兵五名，伤兵十九名，共获步枪十三支，俘匪十二名。附：战斗详报表三纸。（略）

阵地详图二纸。（略）

第一军胡宗南部在甘肃境内截堵 北上抗日红军诸役战斗详报 (一九三六年十月至十一月)

第一、通渭之役

(一) 战前态势

朱、徐、肖、贺等股匪，企图于我军未集中前，期与毛、徐（海东）等于西兰公路界石堡、会宁之线，会合渡河西窜，以求打通赤色国际路线，自九月下旬以来，分由岷县、陇西、武山间向通渭、马营、会宁前进。其伪三十一军军长肖克，率所部九十一、九十三两师，进驻通渭，以掩护其右侧之安全，并派九十一师之二七三团，占领碧玉镇、刘家埂能、本家窑一带之高山，向[王]家铺、金城镇、魏家店警戒，以阻止我军之进攻。

十七日，我第一旅主力集结于莲花附近，第二旅主力，集结于金城镇、魏家店之间，第七十八师二三二旅位于车刘家、川口镇附近，第二三四旅位于五方河附近，第四十三师位于庄浪附近，第九十七师正向平凉西进中，其一般态势如附图第一。（图略）

(二) 我军之部署

本军为乘机攻占通渭，使总军作战容易起见，当于十七日令第二旅向通渭攻击前进，该旅奉今后，于十八日晨，在魏家店给予所部命令如下：

1. 据报赤匪伪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刻尚盘踞本家窑、刘家埂能、碧玉镇一带，其大部在通渭城。

我七十八师二三二旅本（十八）日向黄家窑、蔡家镇之匪攻击。

我空军本（十八）日同来协力。

2. 旅（附炮兵一连）于本（十八）日先扫灭本家窑、刘家埂能、碧玉镇之匪，相机占领通渭城。

3. 第三团于本（十八）日派兵一营，向本家窑之匪攻击，占领该地后，即构筑工事，对西北方向警戒。

第三团主力，应于本（十八）日拂晓出发，经向刘家埂能、碧玉镇攻击前进，占领该地后，即以为据点，待机攻占通渭城。

4. 第四团应于本（十八）日，派兵一营，于午前八时三十分，接替第三团金城镇之警戒，其主力于午前九时随派部出发，到达徐家堡待命。

5. 炮兵连于本（十八）日，午前八时三十分出发，到达金城镇待命。

6. 各团应向徐家堡南端高地，构成通信网。

7. 攻击时，余在徐家堡南端高地。

(三) 战斗之经过

十八日正午，刘家埂能之匪，因左侧本家窑已失，正面被我猛烈攻击，向碧玉镇西北高山雷祖庙一带溃窜。第三团于午后三时，又将该处之匪击溃，占领碧玉镇。旅部又第四团，午后五时许推进至碧玉镇，是夜奉师长电令要旨如下：

贵旅主力在碧玉镇停止，以一部向通渭搜索匪情。

当时给予第三团之命令如下：

1. 通渭之匪大部北窜，城内现余少数。

2. 第三团于明（十九）日拂晓，先派兵一营，向通渭东北游击，其主力

即准其行进路线推进，向通渭之匪追击，占领县城。

3. 第四团应派兵一营，接替第三团碧玉镇各处之警戒。

4. 余在碧玉镇旅部。

十九日，第三团以一部沿汽车路向通渭攻击前进，主力由何家沟北登山进击。[这时]十八日退占丁家河、车家河之匪，彼时扼守城东北兔儿岷之匪，三百余人，即行出击。经第三团派一部在车家河西北高山迎头痛击，该匪见车家河已为我军占领，接战未及一时，向北溃窜。第三团当留一小部在该处警戒，大部则由兔儿岷大道折向城北北山大营咀之匪进击，同时，沿汽车路前进之一部已将通渭东各隘路口之匪迫入城中，激战一时，匪连失各据点，左右被我包围，无能抵抗，纷纷向马营方向溃窜。我第三团于午后三时，完全占领县城，并在城廓附近各要点构筑工事，为固守之准备，战斗遂告停止。其战斗经过如附图第二。（图略）

（四）所得之教训

1. 对正面坚固阵地之攻击时，必须先将其侧面之敌人击破，方无后顾之忧之忧。

2. 陆空协同适切，则地上部队攻击易于进展。

（五）死伤虏获及武器弹药消耗如附表第一、二、三。（表略）

第二、袁家河红羊坊之役

（一）战前之态势

我军于十月十九日攻克通渭后，即由莲花镇派出第一团第三营，向静宁以西地区游击，尔后赤匪主力北窜，其先头部队伪四方面军正于靖远附近，陆续渡河。贺龙率其所部第二军、第三十二军、第六军约三千余人，于十月二十七日由袁家河向红羊坊方向逃窜，企图合股渡河。我第三营自赤匪越西兰公路北窜后，即行超越追击，于二十七日由王青到达袁家河附近。此时我九十七师之先遣营，到达硝河城附近，四十三师到达将台堡附近，九十七师主力在兴隆镇附近，第一师主力在雷阳镇、四咀镇之间，七十八师在青家驿、太平店之间，其态势如附图第一。（图略）

（二）我军之部署及战斗经过

二十七日午，我第三营由龙毛坝得知匪情后，即向袁家河前进。第三十二军约二千余人正在袁家河进膳之际，闻我军到达，即派队登山，方达山腹，适我军飞机在天空盘旋，匪伏不敢动。该营即利用良机，将部队展开，以第七连沿大山向袁家河正面攻击，第八连沿道路向袁家河北侧截击。营长亲率第九连及大、小行李在第一线部队中央后跟进，到达袁家河西端一带山地，匪在寨中及山腹间与我激战。当知匪初展开尚未据点，即命第七连向袁家河寨猛攻；第八连及机枪连占领西山一带阵地赶筑工事，并由该连派兵一排向袁家河北侧攻击，如匪溃退，即行搜索各村庄内之残匪；第九连邓连长率兵四班，由右翼大山搜索，包围袁家河南侧，掩护我第七连攻击；营长亲率第九连五班，在第七连后跟进。殆我将近抵寨，匪即向东溃退，我乘机猛攻，将袁家河全部占领后，即将该寨交第八连固守，第七连及第九连向溃匪蹙追，节节与匪接战，追约二十里，我因被服未带，天又将黄昏，即撤回袁家寨宿营。其战斗经过如附图第二。（图略）

二十八日，该营及第二营由袁家河经新营向红羊坊前进，于二十九日到红羊坊附近时，适伪第六军约千五百人，由红羊坊北侧西进，以一部在红羊坊南端高地停止掩护，以主力西窜，并以先发制人之手段向我前兵第九连

猛烈射击。此时，该营长得知上列情况后，即作如下之部署：

一、命前兵第九连将红羊坊北端匪掩护队迅速驱逐，向匪行进路先头截击；命第七连向右翼深沟袭击匪之后卫，以收首尾夹击之效。营长亲率其余部队向红羊坊急进，即达红羊坊，而我第九连在红羊坊北高地，我第七连在下红羊坊北高地与匪大部激战。匪乘我第七、九连联络不确，向空隙中连占四座山头。即以第二营在红羊坊附近占领阵地，以第八连向七、九连中央之匪攻击，既而全线取得联络，第九连遵照原命急进，第七连由右翼、第八连向正面之匪猛扑。匪知北进有被截断之危，即向东溃退，我跟踪蹑追。天将黄昏，即撤回红羊坊集中。将达该集时，据报有匪大部由红羊坊西分两路向我袭击，而空军在该地轰炸甚烈。我即放弃红羊坊民房，全部入北山阵地，准备战斗。匪于夜半燃火向西逃窜，我仍在原地警戒。其战斗经过如附图第二。（图略）

（三）是役所得之教训

（1）出敌不意之袭击，收效最大。

（2）在遭遇战时，如能占先制之利，则可制胜。

（3）猛烈之追击与果敢之攻击精神，为战胜之要件，搜索与联络之周密，亦属要紧。

（四）死伤、虏获及武器弹药消耗如附表第一、二、三。（表略）

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在甘宁等地 堵截北上抗日红军诸役战斗详报

(一九三六年十月至十一月)

第一、本师成立经过(略)

第二、由湘入甘

本师于九月九日成立，初奉命开湘阴训练，惟此时甘肃赤匪势甚猖獗。朱德、贺龙、肖克、徐向前辈，各率残部共三四万人，由川康边境窜入陇南，而陕北方面之伪第一方面军复由豫旺、海原南窜，遮断西兰公路，势甚危急。故卒师旋于九月十一日奉到准备动员命令，遂于十四日向西北出动，用铁道运输，分由汭罗、岳州乘车北上，经粤汉、平汉，陇海各路，于十九日全部到达陕西咸阳附近，复于二十五日沿西秦公路继续向甘肃清水、秦安一带徒步前进。

第三、本师态势及匪情概况

十月七日本师各部队次第到达如下之位置：

1. 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工兵营留郑州训练，骑兵连归补充旅骑兵团指挥除外)[在]龙山镇。

2. 第二三二旅集结莲花城附近，其一营在陇城镇。

3. 第二三四旅集结龙山镇附近。

截至十月七日止，所得知之情况概要如下：

1. 赤匪伪第一、第四方面军及朱德残部、约三万余人，经川康边境，窜犯陇南，围岷县、临洮，陷通渭，迫兰州，另一股约万余由贺龙指挥于九月巧日陷成、康两县，皓日复陷徽县、两当，一部围攻陕西凤县。陷成、康两县之匪，经我各方面军围剿，业已狼狈向武山附近逃窜。

2. 伪第一方面军由毛泽东统率自陕甘宁边区经豫旺、海原南下，窜据会宁，遮断西兰公路，并分股窜踞青江驿、界石铺、平峰镇、单家集、兴隆镇等处，以策应伪二、四两方面军之北窜，企图于会宁、静宁中间地区会合。

第四、蔡家镇青江驿间之追击

一、本师奉命截击北窜之赤匪，当区分三个梯团，向西北方向急进，于十月十六日分别到达五方河、李家店、范家大庄一带。

二、截止本(十月十六)日止，所得匪情之概况如下：

1. 陇南及岷、洮各地之匪分五路，经通渭北窜，匪大部已至通渭、马营、义岗川附近。

2. 碧玉镇有匪七八百，龙阳镇有匪大部，黄家窑有匪五百余，蔡家镇亦有匪七八百，该处之匪，一部于删日向我前进，与我便衣队在新店子对抗。

3. 匪主力已集结通渭附近，声言以四万匪众与我军决战。

三、十月十七日奉军长胡锐戌电令如下：

贵部暂以五方河、车刘家、川口镇一带为据点，对界石铺、通渭、义岗川、段家岔警戒，可能时，即袭取蔡家镇、黄家窑以为进取根据，但在日内不能引起大战。

四、师长决心

占领川口、米家、中川、段家岔之线，构设阵地，严密警戒，以主力位置于川口镇、杨家店子之间，相机夺取黄家窑、蔡家镇。

五、处置

1. 师部及直属部队附第四六七团第三营进驻车刘家。
2. 令第二三二旅集结川口镇，相机攻取黄家窑。
3. 令第二三四旅主力位置于杨家店子，其第四六八团主力置米家、中川，并派其一营占领段家岔，向西北警戒。

十九日，各部队均已到达指定位置。

六、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各部队战斗经过：

十九日

第四六四团于十九日于车刘家、川口镇前进。午前九时三十分，先头行至牛家坡附近，遇匪百余名向我前进，当由前兵连迎击，匪不敢应战，向蔡家镇逃去。

二十日

1. 第四六四团于二十日拂晓，派第三营由南岔梁向黄家窑攻击前进，于午前十时完全占领，残匪向人马墩逃窜，该营即在黄家窑固守。

2. 第四六三团由川口镇派兵一营向蔡家镇探进，见有少数残匪，当即驱逐而占领之。

二十一日

1. 午前十一时下达师作战命令，其要旨如下：

（一）匪主力已由通渭经义岗川等北窜，刻义岗川似有匪数千，何家岔、石庙现有匪盘踞。

（二）第二三二旅即派步兵一团进驻华阳窰，并酌派一部向什字川、义岗川游击，其留置黄家窑之营仍暂不动，对西南方向严密警戒，确实掩护本师之左侧背。

（三）第三二四旅（欠第四六八团）即进驻车刘家附近待命，其第四六八团（欠一营）即向文家川集结，派队在附近山沟搜索散匪，该团第二营应即占领四嘴镇。

（四）师部拟即向蔡家镇附近推进。

2. 各部队战斗经过

（一）第四六四团（缺第二营）由蔡家镇向华阳窰搜索前进，于午后五时，行至刘磊子门下左翼（翼）高山，发现匪四百余，当将其击溃。该匪为伪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系由人马墩经刘磊子门下北窜。因时近晚，不能追击。

（二）第四六四团第二营由陈家大湾向文家川前进，于午后二时，在大营堡与伪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六团遭遇，经过猛烈攻击，匪不支逃窜。

（三）第四六八团第二营由段家岔进驻四嘴镇。午后三时，即有匪大部约七八百人由西南窜来，该营即占领四嘴镇西南高地对窜犯之匪，迎头痛击，毙匪五六十名。我第五连亦阵亡士兵一名，伤二名，激战至黄昏始停。该匪系第三十一军二七四团全部，复乘黑夜向西北窜去。

二十二日

各部队就原阵地停止警戒，并加强工事。

二十三日

1. 各部队各就原住位置停止，警戒，并各派队在附近搜索匪情。

2. 综合本日所得情况如下：

(一) 匪主力业已分股经四嘴镇、陇西川、义岗川窜过会宁清江驿、[静宁]界石铺以北。

(二) 伪第四方面军之第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于本月十七日晚，分由通渭义岗川等处向会宁北窜，而以第三十一军担任掩护。

(三) 伪第二方面军亦于同日分由通渭以东地区及黄家窑、蔡家镇等处向清江驿北窜。

(四) 我第一师第二旅于皓申占领通渭，击退之匪为第九十一师，现已向义岗川狼狈窜去。

3. 匪情判断

(一) 匪第二、四各方面军之主力，已在会宁及清江驿之间会合，逐日被我在通渭及黄家窑、刘磊子门下、四嘴镇等处击溃之匪掩护部队，刻其后尾已通过义岗川。陇西川附近。

(二) 匪主力会合后，以主力由会宁经过靖远渡黄河北窜宁夏，一部由静宁以北地区经海原窜扰陕北，以相呼应。

4. 师长决心

决定于明(二十四)日向清江驿、太平店附近追击前进。

5. 处置

(一) 师部及直属部队附第四六三团第二营于敬日经蔡家镇推进，至上卢家宿营。

(二) 令第二三二旅(缺第四六三团第二营)于敬日由蔡家镇附近进驻陇西川及其西北地区。

(三) 令第二三四旅(缺第四六八团团部及两营)于敬日进至四嘴镇以北地区，其谢团(缺第二营)应进至上卢家东北侧宿营。

十月二十四日

1. 本师各部队遵照二十三日之部署；分别追击前进，均如预定到达指定位置，沿途已无残匪。

2. 本(二十四)晚下达之电令如下：

(一) 师部及直属部队，并第四六三团第二营有日向清江驿附近推进。

(二) 第二三二旅(缺第四六三团第二营)有日向太平店及其以北地区追击前进。

(三) 第二三四旅有日向清江驿及其东北地区追击前进。

十月二十五日

1. 本师各部遵照敬晚电令均到达指定地区，山多匪狡，窜逃甚速，沿途皆无残匪。

2. 本日午后十时奉军长胡有酉孔电令如下：

贵师在原地停止待命。

3. 师长处置

电令各部队宥日各在原地停止待命，但应分派小部队向旧营、龙川堡一带游击侦察匪情。

第五、清江驿海原间之追击

1. 综合连日所得情报如下：

赤匪第一、二、四方面军经我各方围剿追击，其精锐丧失殆尽，在赣、湘、川、黔，晋、陕等省裹胁之壮丁已残余无几，现当我中央大军进剿之际，

为求生存计，将全国匪共在会宁附近大举会合，使用掩耳盗铃之诡计，以停止内战联合全国各党派一致抗日号召，企图辟一新的根据地，再求发展。亦匪依照上次策略，决先窜宁夏以伪第二方面军为右翼（翼），归贺龙、肖克指挥，由兴隆镇、将台堡经海原北窜，企图在靖远、中卫之间渡河。刻其主力已窜至海原西南附近地区，其掩护部队尚在新营、红羊坊一带。以伪第一方面军为左翼，归朱、毛、彭、徐指挥，由会宁经乾沟驿、郭城驿[北进]刻其主力已窜集靖远附近，其先头约六七千人业于本月二十五日由靖远西南渡过黄河，攻占中和堡。各路赤匪均以宁夏为目标。

2.我第七师、第八师、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已向乾沟驿、郭城驿追击前进。我第一师、第四十三师、第九十七师由静宁以北分向将台堡、硝河城、新营追击。

3.十月二十七日，本师奉命由清江驿经龙川堡、由家坪向干盐池、打拉池追击，乃先令第四六四团第一营为先遣队，即日经龙川堡向大沟追击并搜索匪情。

二十八日，我吴营进抵大沟与伪第一方面军之游击队二百余人遭遇，当被我前兵击溃，俘获书记、班长等五名，长、短枪四支、土枪十余支，伪游击队队长路宗德当场击毙，余众向西北郭城驿逃窜。

4.十一月一日，本师已次第进至袁家以北地区，大沟吴营亦已进至笠山寺，沿途均无残匪。

5.由靖远附近偷渡黄河之匪，为伪第二（四）方面军之第五、第九、第三十等军主力。因我军跟踪追剿，压制甚紧，迫不及渡，业经打拉池、大鸿沟窜往同心城、豫旺一带，另一股约三四千人由郭城驿窜经笠山寺、王家井至古西安州复与由新营、红羊坊败退之匪及伪第三十二军会合，在海原西北地区，节节抵抗我军，以掩护其主力在王家团庄、同心城一带之集结。

6.本师正面已无匪踪，奉命向海原集结，于十一月六日全部到达海原及其附近。

第六、李旺堡王家团庄同心城附近之攻击

一、截止十一月十二日止，所得情况如下

1.匪主力尚在李旺堡、王家团庄、同心城一带，业已开始向环县及陕北逃窜。

2.残留于大、小阴子山、北五当山、梨花子山一带之匪，似均匪之掩护部队。

3.我第一师已攻占双河堡，第四十三师攻占何家堡，第九十七师攻占关桥堡，分向以东地区之匪警戒。

二、本日午后一时奉到军长胡之电令如下

1.本军定于元日向同心城亘、高崖子以南之匪进攻。

2.孔（九十七）、周（四十三）两师为左翼，在关桥堡、驼厂堡、杨家庄、石堂岭之线以北地区向红古城、同心城进攻。

3.李旅（第一师第一旅）应以一部向北五当山、上、下于家庄之匪佯攻，以主力在北五当山以东向高崖子、王家团庄、草厂之匪进攻。

4.詹旅（第一师第二旅）在李旅右翼后跟进策应，到套脑堡、田子塘后，应派一部向李郭原进出警戒。

5.丁师（本师）为总预备队，掩护军右侧背。

三、各部队战斗经过

1.十一月十三日，我军开始攻击，匪稍行抵抗，即行溃退，我第一师进至王家团庄东南地区，周师占领王家团庄及红古城，孔师占领同心城，残匪分向豫旺堡、豫旺县窜去。匪主力系于十一及十二两日（第二方面军经豫旺堡东窜，第一、第四方面军分由王家团庄、同心城一带）向豫旺县窜去。

本日本师推进至马营迄双河堡之间，我第四六八团由走路川进驻九百户。2.十一月十七日，本师逐次推进至苏家圈、黄草掌、赵家要舰、西田家原等地区。

3.十一月十八日午前三时三十分奉到军长胡筱亥孔电令如下：

（一）我詹旅筱午在萌城以西与匪伪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全部激战至晚，犹在对峙中。

（二）巧日，孔、周主力应迅向萌城增援夹击。

（三）丁师巧日应迅向萌城、甜水堡之匪包围夹击，并对东、南两方特别警戒。

（四）如匪东窜或南窜，丁师应即尾追截击；如匪北窜，孔师应即尾追截击。

（五）李旅巧日到大水坑附近堵击，詹旅在原地停止，但以必要部队与匪保持接触。

4.师长处置

（一）令廖旅（第二三二旅）为右纵队经赵家窑、张家沟向张铁堡搜索前进，截击由甜水堡逃窜之匪，并对东南方向严密警戒。

（二）令李旅（第二三四旅）为左纵队进至赵家要岷、周家山一带，策应廖旅夹击逃匪。

5.本日，我右纵队前哨营进至张家沟与拉他区之匪对峙，我左纵队谢团（第四六八团）攻占周家山与在古城之匪对峙，均因天已入晚，不便进攻，而各地民众赤化过深，相率逃避，其地势、敌情，侦察均感困难，故不能一鼓而歼灭残匪也。

第七、十一月十九日张铁堡小台子一带之追击战

天候：阴，西风微和

一、战斗前匪、我形势之概要

1.本师有截击及尾追由甜水堡被我第一师第二旅击溃，经古城堡、张铁堡向山城堡、洪德城逃窜匪伪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之任务。十一月十七日以来，沿车路沟、马家营、达家红湾东进。十八日，以左纵队（二三四旅）进至张家要岷、何家原同周家山、杨凹（周家山东之线），向甜水堡、古城堡警戒；右纵队（二三二旅缺两营）进至冯家庄、赵家掌、赵家窑、鲁家掌（即张家沟）一带；我鲁家掌之胡营，与盘踞拉他区（在鲁家掌东北约十里）约二千之匪相对峙；师司令部附步兵一营及直属部队，已于十七日十六时到达苏家圈宿营。

2.匪主力伪第一方面军、伪第二方面军全部，已向洪德城、环县窜去，其伪四方面军之伪第四军、伪第三十一军由张国焘指挥，于十七日在甜水堡、萌城以西，与我第一师第二旅激战，至晚犹在对峙中。十八日该匪已经古城堡向张铁堡、山城堡陆续逃窜。

二、十八日二十时，下达之追击电令：

（一）甜水堡以北之匪，向东南山城堡方向逃窜中，我谢团已攻占周家山附近一带。

(二) 师拟明(十九)日急向山城堡、青岗峡之线追击前进。

(三) 廖旅于十九日六时前出发，以主力经保牛堡、小台子向山城堡追击，以一部附无线电进出任家新庄，向蔡家台截击，对大道南侧须派警戒。

(四) 李旅于十九日六时前，以一部附无线电经张家新庄、何家口子，向任家新庄、青岗峡方向追击，其主力经古城堡、张铁堡，进至保牛堡。

(五) 师部及直属部队明(十九)日即向黄草掌、冯家庄、保牛堡前进。

三、后方状况

我行营兵站派出所在海原，本师兵站派出所在平凉，本师海原之兵站部，已行结束。

四、战区附近物资及地形

由车路沟、马家湾、达家红湾至黄草掌及其以东地区，多系废墟，人烟稀少，粮食、柴草、饮水极为困难，而图上之位置又多与实地不符，相差甚远，断崖深沟，层出迭见，道路迂回，运动不易，但由甜水堡至山城堡系车马大道，行军尚属便利。

五、本师兵力

师直属部队：

骑兵连(在兰州未参加本战)

炮兵第二连(临时附属)

工兵营(在郑州未参加作战)

通信连

辎重连

特务连

第二三二旅：

第四六三团(欠一营，随军部行动)

第四六四团

第二三四旅：

第四六七团

第四六八团

六、匪军队号及兵力

本日与我接触之匪为伪三十军及伪第四军之各一部，人数约在二千以上，枪支齐全，并有骑匪五六十名。

七、战斗经过

1. 我左纵队(二三四旅)以谢团为前卫，于十九日九时由周家山出发，十时进至古城堡，发现骑匪五十余名，向我急袭，当被我前兵第三连迎头击溃，向张铁堡方向逃窜。该团即行尾追。十二时许，进至张铁堡西约二千公尺处，发现张铁堡附近之匪二千余名，意图顽抗。此时我飞机两架，经联络允以两小时以上之时间，助该团与当面之匪决战。当即向匪猛烈轰击，激战二小时，匪死伤甚众，遂向保牛堡逃窜，复经空军轰炸，上下夹击，赤匪死伤狼藉，向东急窜，于十四时许，追至风台坡停止。适我右纵队(二三二旅)前卫徐团赶到，继续尾追。于十六时许，进至十八里铺西约四百米达处，有匪百余名占据该地，当即驱逐。十七时三十分，进至曹家阳台附近，该处之匪为伪四军之一部约千余名，复经我飞机四架之轰炸及我军之夹击，全部向山城堡方向逃窜，即占领曹家阳台。此时，该纵队主力亦已到达，遂停止构筑阵地，施行警戒，但本日廖旅全部在曹家阳台附近露营，无水无柴草，不

能炊爨。

2. 师部附四六四团第二营及直属部队，于十六时三十分进至赵家窑及其附近。

第八、十一月二十日胡营在八里铺附近之遭遇战

天候：晴和

一、昨（十九）日夜间之状况

昨（十九）日晚二十三时，廖旅组“敢死队”向潜伏于曹家阳台南侧山中之匪挺进，匪即逃去，另派步兵一排向山城堡威力侦察，并无匪踪，立即占领之。二、三时以前所得情况如下

1. 昨（十九）日经张铁堡向山城堡溃窜之匪，系伪四军、三十一军之残部、业已窜过山城堡以东，蔡家台约有匪百余人。

2. 经我谢团击退之匪伪十二师之一部约五、六百人，尚在风台坡东南数里之山中。

3. 经黄家坝逃窜之匪约二千余人，昨（十九）日分途向雷家堡、山城堡逃窜。

三、师长基于上列情况，下达号寅下冠电令如下

1. 匪二千由黄家坝分途向雷家堡、山城堡逃窜。

2. 廖旅号日到山城堡后，以一部进至十五里铺，侦察匪踪具报，主力在山城堡向北截击。

3. 李旅号日主力进至小台子、风台坡，以一部进至十八里铺向北截击。

4. 师部进至保牛堡，由李旅留置一营归师直辖，廖旅陈营归还建制。

四、战区附近物资状况

由马营、双河堡以东，久为匪区，居民逃避，十室九空，给养柴草，尤处购买，而地区辽阔，人烟稀少，道路困难，后方兵站又不能追送，前方部队时虞断炊实以严重问题也。

五、战斗经过

我廖旅（欠两营）于二十日八时全部进驻山城堡，集结警戒。十四时三十分，由徐团第一营胡营长文思率该营第一、三两连附重机枪两挺向八里铺一带侦察，该营长即以第三连之一排沿大道，以主力沿大路右侧高地向八里铺搜索前进。十五时三十分，进至八里铺东南高原，遇潜伏坡后之匪伪第四军大部约三、四千人，以密集队向我反复冲击，激战二小时，匪愈来愈众，我损害大半，不能支持，因即向山城堡撤退。十八时三十分到达山城堡东南高地，由该团第二连掩护，方与匪脱离。

六、师主力本日态势

1. 师部及直属部队于十四时三十分，到达武家新庄及其附近。

2. 廖旅陈营，已归还建制。

3. 李旅主力进至小台子、风台坡，谢团（欠三营）进至曹家阳台附近。

第九、十一月二十一日山城堡之混战

天候：晴和

一、昨日十八时三十分以后之状况

洪德城、十五里铺、蔡家台等处之匪主力，向我山城堡左右迂回运动，有包袭之企图。保牛堡、小台子以北，下甘沟以南一带，有匪出没，小台子以南李家原有骑匪约三百余，我廖旅因山城堡阵地不佳，决心变换阵地于曹家阳台附近，即于十八时二十分开始移动，大部到达曹家阳台后，又因晏团

陈营、谢团陈营均已归还建制，仍复回至山城堡原阵地构筑工事，严密警戒，匪我均无动作。

二、昨（二十）日十九时下达号西电令如下

1. 本师奉命停止追击，准备转进。
2. 各旅除派必要之警戒部队外，其主力廖旅集结山城堡附近；李旅小台子、风台坡一带，停止待命。

三、十时以前之状况

1. 廖旅（缺徐团周营）在山城堡附近之阵地构筑工事，业已配备完善。
2. 谢团（缺唐营）在曹家阳台附近之阵地。
3. 号日（二十日）上午桑石堡有匪千余向我军左侧背移动，保牛堡南方三十里处，有匪骑数百出没，其大部尚潜伏于山城堡左右之八里铺一带。
4. 十三时许，我东北山阵地正东约七、八里处高山，发现匪约二千余，向我急进。至十四时三十分接近我晏团第二营，第一营及第七连阵地，旋向我反复猛扑。我官兵沉着应战，匪不得逞。同时，匪一部约千余，向我徐团第二营阵地进犯甚为凶猛，激战两小时，匪伤亡甚众。复经炮火压制，即行停止攻击。另有一部由正南向我晏团第三营阵地急进，并向我谢团马家掌子阵地移动，至十五时许，晏团第八连与匪接触激战。

5. 猛攻我徐团第九连阵地之匪约千余。经该团一、二两连增援，匪未得逞。十五时五十分，有骑匪约二百名，由东南向我徐团第七连阵地冲进，当被攻退；复有步匪千余，由正南向该团第八连阵地猛冲。此时，我山城堡阵地，已全线与匪接战，甚为激烈。匪皆以密集部队，向我反复冲击，我火力浓密，各部均能固守原阵地。

四、十三时以后，师长给予各旅、团长之电令

1. 致廖旅长、李旅长、谢团长之马未上允电：

- （一）各旅、团应即构筑阵地，侦察匪情，严密警戒。
- （二）谢团（欠一营）暂归廖旅长指挥。

2. 致廖旅长之马未下允电：

- （一）据谢团报称，匪大部有向山城堡北侧包围模样。
- （二）责旅附谢团应即准备击破进犯之匪，由兄斟酌部署。
- （三）阵地价值、工事程度及部署情形盼速复。

3. 致廖旅长、谢团长之马西上冠电：

（一）马申上电悉，判断在此方之匪总数不过五千人，其与我接战者约在二三千，以贵旅及谢团兵力迎击之，必有胜算，请兄善为运用，可立奇功。

（二）李旅已准备策应勿虑。

（三）贵旅无线电须保持能随时通报为要。

4. 致廖旅长、谢团长之马西下冠电：

弟准明晨同李旅长率兵一团，向前方策应，贵部本晚作战情况，须随时电报，以便部署为要。

五、十六时以后之状况

1. 十四时至十六时我山城堡阵地全线与匪激战，匪以密集队[形]反复向我各阵地猛扑。经我官兵沉着应战，猛烈射击，虽匪众愈来愈多，犹能固守阵地，毫未动摇。

2. 此时，廖旅长鉴于山城堡北侧高地为匪占据，全阵地受匪威胁，为避

免在不利之形势下决战起见，决心变换阵地，将全部撤至曹家阳台附近固守。

3. 廖旅长基于上述之决心，即于十七时开始撤退，全旅大小行李先行向曾家阳台附近移动，晏团及徐团第一营相继撤退，大部之匪于我移动之际、乘隙冲占山城堡，各方之匪亦蜂拥而来，一面将我徐团第三营阵地包围，一面向我转进部队截击，节节猛击，遂入混战状态。

4. 十七时三十分，大部之匪约五千余人，已迂回至马家掌子，明妮向我戴营冲击，猛扑数次，均被击退。同时，曹家阳台及其西北并通风台坡之大道，均已被匪侵入。至十九时三十分，晏团及徐团主力先后到达旧营谢团第二营阵地，廖旅长率旅部及晏团之一部已突围向风台坡退去。此时徐、晏两团，大部业已混乱，匪则重重包围，跟踪猛扑。遂由徐、晏、谢三团长协商，决定遵照廖旅长命令撤退，以谢团担任掩护，徐、晏两团施行突围。

5. 二十时，徐、晏两团冲出重围后，匪遂节节围攻我马家掌子及旧营阵地。该团以第一连之一排、第二连之两排附重机枪两挺掩护戴营先撤退至旧营。此时，曹家阳台附近隘路及诸山头均有匪大部占据，通风台坡之大道已被匪遮断，道路两旁筑有工事。该团以第一营在先，第二营继后，沿大道向断目岷突围。经数次猛冲，方将包围之匪击溃，于二十四时以后，通过断目岷，与匪脱离。

六、师长之处置

1. 二十时，师长在武家新庄以参谋二、副官二、译电员一、卫士一排组成战斗指挥所，准备明（二十二）日晨五时率同许团向山城堡前进策应。

2. 二十一时三十分，二三二旅旅部上尉参谋李承佑，衔廖旅长命，匆匆到达师部，报告称：匪伪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约二三人，向山城堡、曹家阳台一带重重包围，我与匪混战，损失极重，不能坚持，混乱不堪，请速布置收容等语。

3. 师长根据上述报告，当即令李旅长率许团在风台坡一带阵地收容各部，至保牛堡整理，并增强工事，准备固守，一面电军长请援。呈军长之马亥电如下：

“廖旅及谢团在曹家阳台附近与匪大部混战，廖旅部及徐团一部并谢团全部撤出，晏团全部及徐团一部尚未撤退。经令李旅长率许团至风台坡一带阵地设法收容，请速派队增援，以维战局。”

4. 二十三时，廖旅经收容后，已集结于保牛堡，谢团亦已突围撤至风台坡附近。各部与匪混战后，损失甚重，而匪乘我混乱之际，跟踪进犯，此时，保牛堡、武家新庄之南侧及其北侧发现之火光，绵延不绝。匪之包围部队业已到达我师部之两侧及其后方，并桑石堡方向之匪必已向古城堡、甜水堡方向增援，遮我后路。此时师部实已感受威胁。

5. 师之整个正面情势，经慎重之审查，再三权衡，复因保牛堡一带阵地不良，以本师现有之兵力，势难固守，且粮食柴草，更感困难，尤以甜水堡为我军必须占领之要点，以免为匪所占，遂决心于二十二日，向甜水堡转进，一面部署，一面电呈军长。其马亥下电如下：

（一）环县洪德城之匪伪第一、二、四方面军约三万余倾巢来犯，廖旅附谢团在山城堡附近苦战一昼夜，众寡不敌，全部溃乱，马亥已撤至保牛堡附近收容中，以现计约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据现势判断，匪必再倾全力来犯，与我死战，企图将本师完全击破。

(二) 保牛堡附近阵地不良，本师现有兵力势难固守，且粮食已尽，尤难维持，请速派队增援，以维战局。

(三) 师拟养日转进萌城、甜水堡一带，固守待命。

七、本日与我混战之匪，系伪一方面军之一部，伪二方面军全部，伪四方面军之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全部，及伪骑兵第一军之一部。

第十、十一月二十二日本师由保牛堡向甜水堡之转进。

天候：晴，七时至十二时西北风甚急

一、二时用电报及军官传令，下达转进命令要旨如下：

1. 各部队即刻准备移动，出发时间另候命令。
2. 行军序列如下：二三二旅，四六八团（欠一营），师部及直属部队，四六八团第三营，二三四旅旅部，四六七团。
3. 四六七团为后卫，担任掩护师之转进，在二三四旅旅部后方跟进。

二、三时三十分，师由保牛堡开始向甜水堡转进。骑匪百余，步匪二百余，曾跟踪进犯，当经我后许团将其击溃。至八时以后，师主力陆续到达古城堡。四六七团及四六八团第三营即在古城堡东南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此时，我四十三师先头部队，亦到达古城堡一带。至十时三十分遂将古城堡防务交由该师接替后，师主力继续向甜水堡前进，于十二时全部到达甜水堡及其附近。至此，战斗遂告一段落。

三、本战役本师人马械弹消耗及虏获如附表。（略）

第十一、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后之概况

一、本师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奉军长胡电：令开赴韦州整理。即于二十三日开始移动，二十四日全部到达韦州及其附近。

二、十二月十二日，本师奉命向惠安堡以北地区移动。十三日，李旅已进至太阳山、冻井子、黑嘴子一带，准备向盐池方面进击。十四闻张、杨之变，军攻击计划作罢，决心集结军主力于金积附近待机，而以本军位置于惠安堡及其附近掩护，并留置步兵一连固守韦州，作为据点。十五日，本师进驻惠安堡，我周、孔两师于本（十五）日晨已由甜水堡经惠安堡向石沟堡移动，我第一师第一旅亦准备由大水坑撤回。

三、十二月十九日，我周、孔两师已到达金积，军部及第一师亦经韦州向同心城转进，留置本师于惠安堡担任掩护，而与进驻大水坑附近之伪二十八军及二十九军对峙。

四、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师移置重心于韦州，师部移驻韦州，而以第二三四旅占领韦州、豫旺堡之线，掩护军主力之进展。

五、十二月三十一日，军主力已进至李旺堡、七营以南，本师主力奉命向黑城镇转进，留置第四六四团第四连固守韦州；第四六七团第三营固守豫旺堡。

六、二十六年元月四日，本师全部到达黑城镇以南地区。固守韦州之四连，固守豫旺堡之高营，于元月二十二日均令其撤回，归还建制。本师遂于二十三日奉命再向静宁转进，尔后历经庄浪、水洛城、龙山镇、陇县、汧阳等地，于二月二十三日移驻凤翔西南之陈村镇，旋于三月十一日开抵武功，整理训练，本师始告复员。

第十二、山城堡战役所得之教训

一、初，军主力在甜水堡附近，将伪第四军、伪第三十一军全部击溃。

本师奉命截击尾追，及进展至山城堡附近迄武家新庄一带时，接四十三师之通报，方知军主力已向北转进，同时旋本师亦奉停止追击，准备向盐池转进之命，此际态势，军主力已进向甜水堡以北地区，仅本师单独应付当面之敌，孤军突出，予敌以各个击破之良机，此在战略上已处于不利之地位矣！

二、孙子云：“军无粮食则亡。”现代列强作战，军以上均设兵站机关，专司后方补给业务。此次本军作战，对于给养补充之组织，颇为缺乏。原秦陇边区，境城寥调，人烟稀少。匪扰之后，居民逃亡，十室九空，即饮水柴草，亦甚缺乏。后方运送不及，临时采购维艰，且部队派出多数人员，四出搜集粮食，如被匪截获，对于本军行动，易致泄漏。本战役中，第二三二旅进占山城堡后，空腹作战者一昼夜以上，甚至伙夫挑饮水一担，往返山顶与山沟，常有数十里之遥，其给养困难之程度，可想而知也。

三、阵中要务令总纳第六有云：不为与迟疑，乃指挥官所最忌者。盖二者之陷军队之危险，较错用方法者为最甚。本战役廖旅长迟疑于变换阵地与不变换阵地二种意念之间，不能早作坚确之决心与适切之部署，适情况渐趋危迫，又未能沉着固守。事前无完善之计划与周密之布置，临时下令变换阵地，赤匪乘机向我猛袭，以致我部队混乱，陷于混乱之状态。

四、我军自入甘以来，匪望风披靡，从未交一大战，故官兵均生骄慢心理，因此有行军时搜索不周、宿营时警戒不密之事实焉。

五、匪常以强有力之部队担任掩护，视我追击部队较少，则乘机反袭，若我兵力雄厚，即落荒远扬，故我追击部队至少宜以团为单位，相距不能过十里，齐头并进；后续部队亦不能相隔半日以上之行程，前后左右互为声援，进可攻，退可守，各部队之大、小行李，尤应集结，须在各该部队二千公尺之后方跟进，方无碍前方部队之行动。

六、深沟高垒，剿匪要诀。每日到达一地，不论有匪无匪，均应选择阵地，构筑工事，立住脚跟，而防偷袭，并远探密查，以策万全。

七、匪近来战术，除匿伏沟涧乘机偷袭外，恒以主力猛扑我阵地之一点，威袭击我侧背，侵扰我后方交通要道，故我阵地之兵力配备，以选择要点集结为宜，控制强大之预备队于适当地点，俟匪接近时，方进入第一线，合力痛击，一鼓歼灭之。

八、大敌当前，不宜轻动，应恢宏士气，以决死战。际此场合，战未必死，退则无幸免之理。与其不战（如撤退）而复（覆）没，不若抱必死之心，稳住不动，以御凶顽之寇，精诚所至，必可得最后之胜利。去岁昭、广之保卫，松潘之夺取，是为实例。

九、夜间撤退，是予匪猛扑之良好机会，断不可取。不得已必须夜间撤退时，亦须事先妥善计划，周密部署为要。

十、在阵地中，上下称呼应避免职名；与匪接近时，各级指挥官最好持用步枪，以避免敌火之选择及集中射击，[不]如此，我干部之伤亡必不可减少，其称呼之例，如团长刘德健，营长张有成，连长李又明，均可以老刘，老张，老李，或某先生呼之。

十一、工作器具最为紧要。每兵应有小锹一把外，每连宜有大镐大锹共二十把，以长夫二名随军运送，责成官兵爱护，损坏勒令赔偿。

青海马步芳报告与北上抗日红军作战情形函

（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至十一月九日）

一、马步芳函（八月七日）

主席钧鉴：

南北迢递，久睽雾范，岁月不居，尔劳响往，只维泰履翔和，鼎祺纳祐为无量祝。

查共匪朱德残部，自去岁溃窜西康甘孜后，休养生息，积极扩张。近据前方报告，刻分五路窜扰青海：第一路由甘孜西北进攻石渠；第二路由甘孜北面进攻果洛；第三路由甘孜东北进攻上那哇；第四路进攻下那哇；第五路与川西之匪接连，循去岁流窜旧道向甘境进攻。其人数确有骑兵一万七八千人，穷途思逞，势甚猖獗。当即飭令部队严密布置，我方以石渠、德格、同德、苏呼、大河坝至黑错为第一道防线，以共和、贵德、循化至临夏为第二道防线，沿惶水流域作为后方预备防线。所有玉树方面防务由马司令负责防守。果洛防军喇团长平福部已与匪接触数次，近又派马旅长彪率部增防，藉厚兵力，上那哇由防军马旅长朴负责，下那哇由马团长元祥负责，业经布置就绪。

伏思：芳久戍岩疆，世蒙国恩，捍患卫边，义不后人。谨当格遵钧座坚壁清野，肃清匪患之方略，率领边疆健儿死力抵御，用尽守土之责，共维桑梓之安谧也！嗣后情形，自当随时报告。祈释。

廛系专肃奉禀。恭敬

钧安

马步芳谨肃

八·七·

二、马步芳函（十月八日）

主席钧鉴：

遥钦霁范，弥切依驰，金风乍厉，倍念起居，辰维景第崇隆禔躬康豫，允如臆祝。

窃查本省防剿共匪情形，迭经肃函奉呈，计邀垂^察。惟残匪自倾巢窜居洮、岷后，临夏地近咫尺，防务顿形严重。本部奉令防御，当经飭令本部参谋长马德指挥马继融旅，协同当地民团分布临夏、永靖、和政、宁定、槐树、土门等关各隘要地带，一面仍令马旅长彪率部游击，相机进展。顷据黑错防军本月六日申报，我军马彪旅东日由黑错出发，沿途游击，于冬日午四时抵临潭旧城、卓落地方，遇匪千余人，激战两小时，匪势下支，溃窜入城。我军当晚奋勇攻击，遂正式占领旧城。是役计毙匪百余名，俘获二十五名，获步枪四十七支，机枪一架。马旅长复于江日率部进展，十时到达新城，当遇匪二千余人，望风披靡，弃城逃逸。我军尾追射击，毙匪甚众。计俘获伪司书一名，兵五名，当日占领新城等情。除飭该旅长妥慎将事力求防范外，知关廛汪肃函奉闻。嗣后匪情，谨当继续报告。伏祈矩训频颁，俾资遵循，至所企祷。专肃敬敬

钧安

马步芳谨肃

十·八·

三、马步芳函（十月十五日）

主席钧鉴：

久违霁范，弥切钦迟，敬维泰履，笃祐鼎祺萃吉，允为臆祝。

查本省防剿共匪情形，前函肃呈，颠末计达座右。

顷据玉防警备司令马騷冬西电称：藏方来函，借口捉拿邦达仓渡河，并查有致河西稽卜代本函，内语出荒谬，意谓两粤发生异动，赤匪窜扰陕甘，宜乘机侵犯西康、河东；复据巴安苟力登抵德尔格声称，罔拖河沿藏兵业已出发两日，向我攻击。综揆其情，确有渡江企图。目下形势极为严重，请电示机宜，并祈转呈中央，严加制止，免起纠纷等情。复据虞电称：据马营长成汉报告，藏兵一千五百余人，已渡河挺进德格，职与县长安全离德，藏方有侵占甘孜情势。又据支电报告，青科寺方面近有藏兵五百余名挺进渡河，又蒸电报告，林葱我军于佳晨被藏兵包围，幸我官兵奋勇，当晚安全退至邓柯待命，查藏人玩黠异常，得寸进尺，祈速示方略等情。并奉委员长元电，以据交连部转陈：二里子河无线电台附近，日人装有大批军械停驻，必要时将强制接收，所有机件无法搬运，员工生命颇为可虑，飭即转令肃州防军，就近保护等因。窃念国步艰虞，边事荆棘，藏方既有所恃，日人更非突然，而本省防共御侮连年多事，即令夏海南、玉树、果洛及临夏、黑错诸役与匪迭次激战，最后纵获胜利，而我方械弹之消耗，人马之伤亡，损失甚巨，迄未

补充。日前临潭虽已克复，仍与匪随时接触。回顾四境，险象环生，如何应付，缓急皆非！除遵令一面转飭玉树驻军毋稍松懈，肃州驻军相机保护员二外，伏候速赐应付方策，俾资遵循妥协机宜。至所企禱。临颖迫切，不胜屏营待命之至！专肃敬候

钧安

马步芳谨肃
十·十五·

四、马步芳函（十一月九日）

主席钧鉴：

关于防藏剿匪情形，迭以航函报告，计邀垂览。藏兵进犯节节不已，我军以械弹不继，粮秣告罄，退守玉树。后屡经藏兵剧烈进攻，深赖我官兵奋力抗拒，终未得逞。激战月余，正相持中。查藏方阳奉阴违，诡诈多端，不顾大局，不明国难，至于此极。牺牲我部官兵不足惜，其如国防问题边疆大局何！切恳特加注意，赐筹长治久安之法，免致养痍成患，边务有滋棘手。芳谬膺疆寄难，安缄默用？敢具实奉陈，至祈垂^察。

共匪偷渡黄河，挺窜河西。骑五师奉令堵击，以防地辽阔，致匪渡河进扰。本军迭奉电令，抽调劲旅开赴一条山、景泰、大拉牌一带，协同骑五师防剿。军兴以来，时已半月，于急风大雪、飞沙广漠中，未分昼夜与匪激战！其间以官兵奋力，得以固守防地，迭有战获，兹于本月七日克复一条山全境。是役我指挥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在阵线指挥时中弹身亡。计前后毙匪三千余名，我方伤亡官兵五百余人。两周来械弹之消耗，苦力之撑支，可想而知。但赤匪之诡诈，今后之变化尚难逆料，虽本军之戮力周旋，惟恐无完善结果。赤匪之进窜不已，我军之堵剿方殷，充实军需即待预备。惟以青海财政之艰穷，本军械弹之缺乏，若不亟请补充，殊不足以应此关头，防藏歼匪。伏恳钧座体念边疆之危迫，本军之艰难，赐拨巨量械弹，济此燃眉，俾数万爱护国家、保卫桑梓健儿得以安心用命，不致有所顾虑，非仅芳一人所盼禱者。芳自任职迄今，向财产者无过分要求，对以事之听还不得不具实奉，恳切盼

赐予接济，青甘之幸！边疆之幸！临书不胜屏营待命之至！专肃恭请
钧安

马步芳谨肃
十一·九·

马步芳部编写的《剿匪概述》中篇（节选）

（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

马军长抵达苏呼布防

（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马军长抵达苏呼后，留驻一周。在此期内，为完成防御阵线严密封锁起见，决定防线三道：一、由青南玉树起，经过果洛及川北之麦仑、甘肃之夏河，迄至临潭为第一线；二、由大河坝沿黄河经过贵德、化隆、循化以迄新城为第二线；三、由惶源福海寺起，沿湟水经过西宁、互助、乐都、享堂以至黑嘴子为第三线。

朱德、徐向前进犯，蒋总司令电我军严防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犯康之匪为朱德、徐向前股，朱任伪军总指挥，徐任副指挥，主力各部集中道、卢。一股扰犯昭化，陷之，一股窜甘孜以西。我军以匪若再分股北窜，则邓石防务益将吃紧。因奉二十日重庆行营总司令蒋电示为：朱、徐股匪主力现盘踞川康边区，今后我军向匪进击，势必转向青甘边区逃窜，希对原有碉线赶速增强，严密防范等因。马军长奉电，瞻即遵照。属严加防备，并令随时侦察敌情。

委员长蒋电令马军长负临夏防区责任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委员长蒋以匪占临潭，临夏吃紧，为巩固防务起见，特电令马军长“所有临夏防区着由该部负完全责任”等因，敬谨遵办。除电复呈报朱主任及饬属知照外，特电临夏区保安马司令、行政督察陈专员等查照，并以国难日亟，匪患严重，保守桑梓，义难容辞，务望和衷共济，打成一片，一心一德，共策进行，以应时艰之义相策勉。

李和义、马良骏分踞新、旧城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祖古川股匪回窜石家嘴，击毙保长之父，沿途从事抢劫。李和义、马良骏匪部分踞临潭新、旧城，人数约八千余。尽量裹胁民众，扩大匪焰，有集中力量进窜卓尼、陌务企图。到处发布伪布告及宣传品，煽惑民众。李匪之子带匪约三百余名，携有机

枪进至康乐西南八十里之景古城，距宁远约一百余里。

岷县股匪进援临潭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发现岷县股匪由太平寨、草沙沟包围旧城两山我军。新城股匪由北山西米崖、卫自山来犯马彪旅后防，企图解旧城之围。我军侦明情况，沉着应战。早六时，匪五百余人冲入东南方我军第一道阵地，城中之匪见匪援逼近，亦向我出击。初，连陷我阵地三道，旋由我军完全恢复，并予痛击。匪不支向原线溃退。是役我阵亡连长一员，士兵负重伤数名。

时驻临夏马参谋长德即派骑兵四百，星夜兼程向西米崖、卫自山一带搜索前进，向临潭应援中。我军赴景古城阻击之骑兵以匪众我寡，被匪包围，

我士兵一名阵亡，二名负伤。我军闻讯，派马得彪营前往救援。尚未到达之先，我游击骑兵已突围而出，并毙匪十余人，俘匪一人。我军阵亡士兵一名，负伤四名。

马彪部放弃临潭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马彪旅放弃临潭，全师还驻黑错待命，马军长电奖智勇。

发现张国焘匪指挥之四千余众由野狐桥向临潭来援新城之匪，约步兵四千，骑兵三百余，分由东北山向我军西山包围，我马彪旅长虽处无险可凭，掩护不利之情况下，率部力击。

十九日晨，浓雾弥漫，匪援军八千之众加紧围攻我旧城各要隘阵地，复以六团之众约五千六百余人逼近我西山防线。西关我守备部队附近发现匪众二千，到处呈猛烈状态。时匪以密集队形蜂拥而来，至近距离双方以手榴弹轰击，继以短兵相接，匪我伤亡均重。我西关阵地工事全毁，随即失陷。马彪旅长仍令一团固守本阵地外，亲率两营兵士奋不顾身于弹雨枪林中往来驰驱，力却匪众，遂复西北阵地，即施猛攻。时西山之匪向下瞰制，各线烟尘弥天，血肉横飞，情况至为激烈。城中之匪见援匪渐形有利，乃由西门冲出，向我进攻。迫至正午，匪愈集愈重，约二万余人。我军被匪重重包围，陷于苦战之中，致枪弹渐为不继。至晚七时许，我军为避免无谓牺牲，计趁星光惨黯，天候黄昏，由马旅长率部冲围斩杀而出。计毙匪六百多人，伤一百余人，俘获一百多人，我阵亡官兵十七名，负伤者三十余名。匪以我军全师突破重围，虽放弃临潭旧城，反致匪部受极大之打击，至为惊愤，即令骑匪二百余、步匪千余向我卓罗军马元祥团猛击。我马团偕谭成祥、马占成两营还击，激战半小时许，毙匪二百三十余，伤一百余。匪见不支，遂即溃退。二十日晨，我部全师还抵麦务旧寺附近。二十一日移驻黑错水草肥美之处，候机进攻。

马彪旅进击临潭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马彪旅长率部进驻黑错，向临潭进击，并选派壮士七百名四出游击。

二日，匪四方面军由甘肃渭源西南窜向三岔番地，分数股前进：（一）攻击友军鲁大昌师；（二）诱击友军毛炳文部；（三）以临潭为根据地复河、临夏扑扰，扩大新匪区；（四）向青海猛窜，引我军回青，达到毛泽东、徐海东等安然渡河，窜扰陇西之企图。临洮东南约六十里之官堡，发现到达之匪四千余名，有枪者半数，趋下城、苟家滩等处渡河，声言将赴临潭。洪桃驿河口发现匪二千余正在渡河，观其举动，一方恐我军压迫临潭之匪，故相机应援；一方在临潭集中力量，向西进犯。

三日，发现临潭之匪已呈移动状态。苏古河口匪联络临潭匪部，在洪桃坪上游峡城搭造桥梁，预备向南行动。四日下午四时，马彪旅进抵完科日，向旧城游击。匪知我大军至，恐慌异常，一部运抬伤匪向峡城南窜。

……马彪旅四日由完科日向旧城前进途中，将盘踞卓罗之匪六千余予以攻溃。五日拂晓，我军各部即向匪总攻，各线匪部顽抗甚烈。……斯役毙匪

一千一百余名，俘获五百余人，得步枪四十七支，机关枪一挺，旧城全告克复，遂留一团兵力驻守。旅长马彪复率所部向新城进击，沿途与匪激战。下午十时，到达新城城郊，发动攻匪。匪虽新败，抗御甚烈，城中尚有匪三千之众。经五时全力冲击，匪无抵抗能力，新城全被我军克复，计毙匪九百余，俘虏二百余名，我军略有伤亡。

· 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部对西路军的堵截 ·

马步芳部编写的《剿匪纪实》（节录）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十月二十五日 我新二军全部奉令进援河西，马军长兼保安处长命令全省民团待命出发。任命马元海为剿匪总指挥，率部赴一条山增援。匪自渡河后，在一条山、五佛寺一带与我军激战颇烈。驻甘绥靖主任朱电令新二军全部进援河西，马军长遵令办理，陆续开拔。爱任马元海为剿匪总指挥，率部兼程赴一条山推进，并令全省民团准备待命出发。

十月三十日 马军长电令驻临泽一带我军陆续到河防集中。

十一月一日 马总指挥到达一条山部署竣事

十一月二日 匪向我一条山阵地第一道防线进攻，旋经我军击退。

徐向前股匪自渡河后，经我军在吴家堡、尾泉一带堵剿，匪即向一条山方向窜扰，向我一条山第一道阵线猛扑，经我防军用机枪瞄准扫射续以步枪冲锋颇有斩获，此时我马总指挥元海已由茨儿滩到达一条山，便指挥各部队向一条山之匪围剿，我马廷祥指挥由景泰方面活动，此时伪三十一师既骑匪两连由五佛寺向一条山增援，匪顽强抵抗，我军奋勇追剿，匪始稍退，同时一条山东南堡内有匪盘踞，经我军将其阵地破坏后，匪又窜入附近寺庙内。

军委会令，派马军长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辖属骑兵第五师及新二军属部，负责剿办河西赤匪，马军长奉命后规定战斗序列如次：

（一）设前防总指挥下属剿匪骑兵第一第二第三各路指挥及步兵第一路指挥。

（二）任马元海为总指挥。

（三）任马彪为骑兵第一路指挥，指挥部队为军属马忠义团，警备马元祥团、新二军陈嘉禾团、临夏乧藏民团、亶源民团之一二三各团。

（四）任马朴为骑兵第二路指挥，指挥部队为百师骑兵旅及西宁鲁沙尔上五庄民团、湟源县民团。

（五）任马禄为剿匪骑兵第三路指挥，指挥部队为骑五师马禄旅、韩起禄旅。

（六）任韩起功为剿匪步兵第一路指挥，指挥部队为一百师三百旅，百师手枪团，西宁市民团，甘州民团。

（七）马总指挥元海，直接指挥部队为警备第一旅及军属马步奎团，百师刘承德团，循化八工民团，西宁南川十三营民团。

（八）骑五师马呈祥等旅团、白师马步康、马全义等旅团及民和互助、乐都、贵德、同仁等县民团为预备部分，驻青海及河西永登、凉州、肃州等地待命出发。

十一月三日 我马宗林团应援马禄旅。

我马禄旅之一团被匪以优势困在距一条山二十里之索汉堡，当由我骑五师师长令马宗林团前往应援。

十一月四日 匪以优势团困我马进昌团，各官兵均能埋头苦斗，矢志不渝，终予匪以重创，惟马廷祥指挥最是奋不顾身，中弹殉职。

是日拂晓，由我马指挥元海督率各部队又向一条山之匪猛烈攻击，至八时许，匪又有两千之众，由五佛寺方面以最快跑步来援匪，势浩大，势难急切攻下，故扼要防守，防匪他窜，以期将匪压迫于一条山至五佛寺地区而歼灭之，此时马进昌团适被匪以优势团困五日，因水路不通，人马数日未得饮水，困顿异常，而我各个官兵均能埋头苦斗，矢志不渝，奋发精神，沉着应战，是以牺牲极重遂延至六日之久，兼之粮弹两缺，而犹努力支持，终未放弃阵地，其忠勇牺牲之精神，诚加人一等也，嗣后马指挥廷祥率队应援，击匪侧背胁制匪军，我马进昌团冲围而出，匪见我军到处追剿锐不可当，匪即退还原阵地，惟是役我马廷祥旅长奋不顾身，每战身先士卒，不幸中弹身亡，其舍生取义为国牺牲之壮烈，堪资矜式。

十一月【十】五日 打拉牌附近之遭遇战

匪见我军压迫甚紧，当经各匪首会议结果，徐向前在一条山指挥，朱德索汉堡指挥，距景泰以西五里之西滩堡为匪后方主力所在，伪各高级军官多聚于此，且匪之党政机关在索汉堡以北之荒草堡内，距西滩堡东北一里之双龙庙有匪约一团之兵力，景泰北面小山后之城北村有匪两千余人，索汉堡附近之三塘有匪千余人盘据，五佛寺、老龙湾为多数匪盘据之所，本部侦察明白，命令各部队作如下之攻击：

（一）警备第二旅向一条山正面攻击，并不时防匪逃窜。

（二）骑第一旅由景泰向一条山进展，绕匪左侧，以主力控制放一条山西街，胁制一条山东街之匪。

（三）马进昌团坚守堡垒，并不时派队向匪活动，以牵制匪之右翼。

（四）马长青团在后防扼要坚守，防匪西窜。

匪首徐向前、陈昌浩见我军向一条山节节进逼，亲赴前防指挥，一时上雾弥漫，战云紧张。同时，我马呈祥、马全义各团，在打拉牌与匪激战，恐为我军包围溃窜。我骑五师韩旅长骑兵两营往沙河井应援，行至打拉牌附近，适与增援打拉牌之匪相遇，我军竭力痛剿，毙匪百余。俘匪十余名。于是打拉牌被我占领，匪旋窜入附近堡内，复被我包围，困匪空堡中，至下午五时许，匪以优势又向我小寺阵地猛攻，我守军马志武团静伏壕内，沉着应战，匪枪击连续不断，情势渐趋严重，相持至晚十一时，我军始猛力扑出，与匪肉搏，终夜始将匪击溃，计是役毙匪六十余名，俘十余名。

十一月【十】六日 一条山之匪惨败溃退

是日匪对我总攻击，在猛烈枪声之下掩护冲锋，希图将我军一鼓击退，故其来势之猛烈为开战以来所仅见。幸经我军步哨觉察甚早，在坟山顶上用旗语通报匪情，我军即全体准备，俟匪将近我阵地，即由当前之军队静伏壕内，相势迎击，并由我马元海旅暨西宁民团马吉臣率领团队包抄其后，同时由左右翼突出向匪侧面攻击，即施以围攻，惟匪之来意颇存奢望，是以极力挣扎，作困兽之斗，战至最后短兵相接，完全肉搏，其后匪渐不支，二次又调集后方匪部加入作战，亡命攻击，双方混战肉搏十时后，我亦增援军出奇兵，加紧围剿，匪出其不意，死亡枕藉，匪阵线遂大摇动，我军见匪势已穷，

遂改守为攻，左右冲击，至下午一时，毙匪至三百余人，敌遂全部溃退。卒将一条山完全克复，即由我新二军二九九旅驻防一条山，办理善后，肃清附近残匪，维持交通。

十一月【十】七日 打拉牌之役

匪自经我军由一条山击溃后，纷向打拉牌方面窜扰，我进剿各部队跟踪尾追，亦向打拉牌方面进展，马军长即命令各部队部署如下：

- 一、马志武团在打拉牌正面攻击，并以一部向侧面佯攻，牵制匪之主力。
- 二、马呈祥、马全义团构筑防御工事，警戒左翼。
- 三、互助县团队、向匪之右翼进攻，防匪西窜。

未几匪由他处调来援军甚多，我即化成散兵线应战，迨后我马志武团亦由茨儿滩应援来此，而由一条山退却之匪亦整个加入打拉牌方面之战线，适我互助团队因作战经验太少，向后撤退，以致牵动我军阵地全线围剿失效，我马呈祥、马全义两团，亦於此时冲破重围，安全退出后，即协同我进剿各部队向溃匪追剿。

十一月【十】八日 我主力由正面截剿西窜股匪

匪由打拉牌分两股窜扰，一股绕道松山由我马志武团截剿、一股由秦王川绕永登过老虎沟时与当地防守团队激战猛烈，适此时因五佛寺、一条山、景泰各要点并东西方面之匪，已为截断，故匪分途窜扰，匪之企图，欲以镇虏堡，沙河井之股匪牵制我永登附近部队，而以主力由我侧翼松山向西逃窜，并以一部牵制我正面部队，而以主力由永登向西逃窜，本部因阻止该匪逃窜之目的，即以百师二九九旅在松山警备，第一旅在乎城堡、马呈祥、马全义团在永登附近各要点制止该匪逃窜，即由我马元海、马志武、马禄、韩起禄、马长青各部队在正面截击，并保持与匪接触主力。

十一月【二】十日 镇虏堡之役

十九日晚间，盘据沙河井之匪完全向镇虏堡麇集。二十日，兰州绥靖公署派来战斗机十二架，盘旋空际，向镇虏堡之匪轰炸。我马志武、马长青团乘机掩护向镇虏堡之匪进攻，我陆空军奋力攻炸，战场情况紧张万分，我后防援军用最速度跑步赶到前线参加作战，同时在两翼又出奇兵作包围计划。该匪又陷放进退两难之境地，天已黄昏，夜幕掩护我军迈进，手榴弹与刺刀效力甚大，伤损赤匪不少。放是匪之战线由镇虏堡附近各村庄缩短成镇虏堡内弹丸之地，是役毙匪六百余人，获马二十余匹。

十一月【二】十一日 盘据卯湟之匪惨败溃窜

十一月【二】十一日，盘据松山城十五里乾沟之伪三十军一股已窜到大靖附近，一股至乾柴洼。即由我祁旅长马福山旅前往堵剿，同时我马元海督剿卯湟之匪血战五小时，匪全线摇动，向窝子方面逃窜，毙匪二百余，俘二十余人，获枪三百余支。本可全部消灭，只因夜幕笼罩战场，我军遂收队预备再攻。

十一月【二】十三日乾柴洼之役

匪一股窜至大玉堡，我马彪部及马元海、马禄各部已进展至乱泉子，即由我马元海部星夜前进，绕匪侧面，向匪前头截堵，至下午，匪一股已窜至大靖东南三十里之花庄子，惟盘据沙河井并有其他股匪已于是日夜八时窜至乾柴洼赶筑防御工事，希图负隅顽抗，我骑五师长因欲将匪在乾柴洼聚歼即积极部署

一、马志武团向西北方面包剿匪之后路防匪西窜
二、马子涵旅以主力攻击正面之匪，并以一部向匪有翼活动，牵制匪之主力。

三、祁旅长、马福山部向匪左侧进攻

【二】十三日 晨七时许，我军大玉沟之阵地被匪一度冲破。未几，即被我军奋勇收回后。并用猛力进攻，匪死伤二百余人，残部向乾柴洼逃窜。匪在乾柴洼之要点设有强固之支撑点。我马志武团力夺匪阵地三道，再猛攻数次未易将匪消灭，双方互相冲锋，战事极为猛烈。至十二时二十分，匪复猛力反攻，我军阵线稳固，准备迎匪，坚守应战，至午后一时，匪下令猛力反攻，我军以手榴弹及手提机关枪射击抵抗，匪未能动我阵线。二时许，马志武团包剿其后，同时有我战斗机数架助战，向下纷掷炸弹，掩护我军前进，猛烈攻击，于是士气大振，军心激昂，三路并进，将匪重重包围。匪见势穷，以机枪支持掩护退却，我军乘胜冲斗，肉搏相争，直至四时许，匪援队左右两翼已觉疲乏，不能再持，渐次溃退。匪在此时又失援军之辅助阵线纷乱。我军即用机枪扫射，匪至是各自逃命。我军亦乘胜追击，马志武团又从后路抄进，即将匪众包围，相战最烈至夜深时，匪破重围窜红梁山。是役匪死伤千余，我军获战利品颇多。

十一月【二】十四日 红梁山之匪惨败逃窜我马进忠营长亦于是役殉职

匪自从在乾柴洼江湾失利受重创后，即夤夜向红梁山逃窜，即将战斗中心推移于红梁山之正面。同时我军指挥已察觉匪策略之所在，此时松山之匪亦向大靖、土门子一带逃窜，我军遂部署如下：

一、警备第一旅一团担任之第一线，守兵务求节约，最多不得超过一营。由马志武于适宜地区酌量部署，炮兵一连仍归马志武指挥之。

二、警备第二旅（欠第二团）住于酸子坝，以一部作为旅第一预备队，第一团在红梁山麓据点扼守，作为旅第二预备队。

三、马福山旅及马长青团位于匪之左侧，并适应匪情而活动之。

四、二九九旅控置主力于红梁山西麓，向匪西窜各要道须特别警戒，并时向进剿各部队确取连络，相机应援。

【二】十四日 晚十时，我军拟藉夤夜向红梁山之匪攻击，及至各部队准备妥当，匪已察觉，我即暂停止攻击，未便轻进，枕戈待旦。候至拂晓，各路军鼓起勇气，马呈样由匪左翼挺进，马步銮团由右翼挺进，马志武团独当正面，立陷匪数道阵线，匪又挣扎冲锋数十次，先后均经击退，匪之预备队全数用尽，甚形恐惶，有准备总退却模样。此时，我为达到一网打尽，聚而歼灭之目的，即从左右两翼包围抄袭之。马长青团迂回敌人侧背，同时我正面部队奋勇攻击，则合围之势既成，乃前后夹击之。是时始将匪击溃，匪死伤五百余人，俘四百，军需品遗弃满地，残部分头狼狈逃窜，仅留少数匪部期图负隅顽强抵抗，牵制我军，使我不便穷追。又有匪千余人向我马步銮团一营阵地猛扑，卒赖我将士肉搏血战，匪始溃退。我韩进忠营长亦放是役奋勇杀敌中弹身亡，为国捐躯，壮烈可风。

十一月【二】十五日 匪以优势胁迫我驻古浪少数部队，我军以众寡悬殊且地势不佳，为避免重大牺牲暂行放弃古浪，俟我进剿各部队集结后，再行协同进剿。

匪自经我军在红梁山击败后，分两路狼狈逃窜，一股窜大靖、土门子进

扰凉州，一股为伪九军军长孙玉清，伪二七师三团、伪九军政委陈海森率二十师三团及三十军之一团窜到古浪负隅顽抗，企图作最后之挣扎。当经马华荣团长及民团马峻部沉着应战，继之以肉搏，战事异常紧张。至下午四时，我军因众寡悬殊，粮弹缺乏，兼之古浪城池因前地震关系，城垣残破不整，且城在盆地地势不佳，实非少数部队所能防守，激战终日，旋因我马华荣团长臂部受重伤，为避免重大牺牲，故暂放弃古浪阵地，向安园镇撤退，计划俟我进剿各部队集结后再行协同进剿。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进剿各部队，由红梁山酸子坝一带集结於古浪城附近，准备总攻。

我马旅长彪、马指挥元海所部，以及马志武、马步銮、马呈祥、马全义、韩起禄各所部由红梁山以西酸子坝一带跟踪追匪，已於【二】十六日抵古浪城附近，准备总攻古浪城之匪。

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军克复古浪，并击毙伪二十五师师长师政治部主任伪九军参谋长。

盘据古浪之匪与由红梁山之匪会合约数万之众，散处於古浪县城暨城附近之长流堡一带，势甚猖獗，我进剿各部队，已放日前到达古浪城附近，即作进剿部署。

一、二九九旅由松山经过龙沟堡向古浪进展，并与马全义、马呈祥团确取联络，防匪西窜。

二、马全义、马呈祥团由永登经过龙沟堡向古浪推进，俟将古浪阵地恢复后，整理阵线相机出击，根本解决该匪再回原阵地固守之，放必要时向凉州之匪进攻，并与二九九旅确取联络。

三、韩起禄旅绕匪侧背，相机活动，牵制匪援，以便正面各部队专力进攻，务将匪压迫於古浪、凉州之线而歼灭之。

四、警备第一旅由古浪东南黄羊川一带，绕匪之右侧，正面攻击。

五、警备第二旅由古浪西南包剿匪之后路，防匪西窜。

六、马志武、马步銮团在古浪南山构筑阵地，居高临下向匪压迫。

【二】十七日 拂晓，我各部队奉命总攻，马元海指挥部队由古浪城东北方面进攻，马彪旅长指挥部队由西南侧面攻进，其余各部队均按照规定任务进行。匪已集中力量向我猛烈射击，匪骑兵则藉机枪掩护向我反攻，激战甚烈。我军利用民房掩护，节节进逼，一俟匪步兵接近则以手榴弹、步机枪迎头痛击，我后援部队即由东西城门一拥而入，继以冲锋肉搏，血战至正午时候，匪死伤枕藉，血流满城，匪即由城中退出。於是全城阵地被我占领，是役匪死伤二千余人，获步枪八百余支，机关枪二十架、迫击炮两门，并军用品颇多。伪二十五师师长、政治部主任、伪九军参谋长均死矣，惟我民团阵线摇动，匪复倾其全力续继反攻，意在复占，城中我为免其巨大牺牲暂退出城，整理阵线后再行攻击，我复倾其全力将城中之匪击溃，匪死伤过半，是时古浪复告克复

十一月【二】十八日 匪由古浪惨败溃窜我军迎头痛击

匪自古浪惨败后，因受重创溃不成军，化整为零，纷纷四散，我马无海指挥率韩起禄部并璽源团队，由古浪城北山超越匪前翼将窜凉州之匪截击之，适隅匪狼狈而逃，激战三小时，毙匪甚伙，同时我马彪旅亦击溃匪大获胜利，并俘女匪一班计十名。

十一月【二】十九日 匪攻凉州城未逞反受重创

匪由红梁山分途窜扰，伪九军等到古浪被我解决大半，残部化整为零，向各处逃逸，一股窜大靖、土门子，由我祁明山旅奋勇痛剿，激战颇烈，旋被击溃，窜到凉州附近，於【二】十八日夜间。以伪八十九师两团掩护，余随徐向前西窜，并以伪三十军军长陈世才为先驱，率伪八八师围攻凉州城，幸经我骑五师师长马子云率领所部及一百师二九八旅五九六团刘承德团，躬自严防，对城防早有相当准备，在旧城激战五小时，匪未得逞，反受重创，又向西逃逸，城东三十里铺之匪尚在河东堡、大河驿一带盘据。

十一月三【】十日 我对黄城俄博之线特别警戒防匪窜青，我右翼军在凉州西四十里铺一带与匪激战。

我军见匪化整为零，随处乱窜，恐匪窜青，防线辽阔，不易扑灭，即将黄城大马营滩、扁渡峡、俄博之线调遣部队，特别警戒防匪窜青。此时有匪一股又在凉州城西十里铺与我军激战，我骑五师师长即令马元海部协剿，并我各路军因尾追残匪过凉州时，即与骑五师师长乘便开军事会议，讨论进剿计划，颇周详，并决定派韩起禄旅为右路军，马炳臣旅为左路军，马元海旅为中路军，向西窜之匪追击，统归马元海指挥。此时匪大部已窜至西四十里铺，同时接待我右翼军之通告，见匪之密集队，约有三千余人，向我军阵地方面移动，并在各高地筑有坚固之防御工事，且东西调遣，甚为忙碌。当飭我阵地各官兵加紧修筑工事，增构交通壕，妥为戒备，严密搜索，以便迎头痛击。次日拂晓，先以大炮向匪阵地猛烈射击，毁其工事，并以重炮轰击使匪后防不得活动，继用步兵向匪阵地逼进，威胁匪阵。至十时许，匪以密集队形攻我阵地，前仆后继，节节向我进逼，我警戒阵地守兵不得已退回本阵地，以大炮掩护坚固防守，意於经过相当时间，匪力用尽，成疲乏之状时，我再用力攻击，收效较大。惟匪之来意，颇从奢望，是以猛力挣扎，作困虎之斗，继见其另一部向我右翼韩起禄旅阵地猛烈攻击，我军静伏壕内应战，俟匪精疲力竭，我军乃由壕内一声喊杀，冲入敌阵，战至最后短兵相接，完全肉搏，迨后匪渐不支，即调集后防匪部加入作战，亡命攻击，双方混战至十一时，我亦增援军出奇兵，加力围剿，匪则出其不意，死伤枕藉，我获枪一百余枝，并各种战利品颇多。於是西四十里铺以及附近各堡庄之匪完全又向永昌、山丹一带西窜。

十二月一日 我军截断永昌山丹间匪之交通

伪三十军及伪九军并总直属队盘据永昌，伪八八师伪八九师盘据丰乐堡八坝等地负隅顽抗，牵制我军，伪五军随即窜入山丹，但经永昌西四十里铺时，被我马彪旅长由侧面截击狼狈逃窜，此时匪并未发觉我有伏兵，俟匪近前我马志武团一跃而出，向匪冲锋，匪不支四散，匪伤亡四百余人，获步枪四十余支、重机枪三挺，同时伪五军参谋长负重伤，残部仍向山丹窜去。伪三十军军长陈世才率伪骑兵师并一团，经水泉子峡口扰山丹与盘据永昌之匪遥相呼应，我马指挥子涵指挥各部队围剿永昌之匪，即由马彪旅偕同马旅长朴，马团长志武，陈团长嘉禾，马团长得胜向山丹推进，牵制盘踞山丹之匪，嗣以伪九军在古浪受创最巨，於是重为编制陈世才率伪骑师亦转永昌，马指挥子涵率韩旅祁旅攻永昌附近丰乐堡八坝各处之匪，此时永昌城中及东二十里铺红庙墩一带，共有匪一万一千余人盘据永昌，并在四乡搜索火药制钱等物，积极制造炸弹，企图长期盘据永昌山丹作为新根据地，然后反攻凉州，掩护朱毛彭各股匪渡河再作广大之企图。同时我马子涵指挥亦率韩祁两旅及刘承德团，在徐家堡一带激战，连陷匪阵地，极为胜利，匪胆大寒，已成瓦

解之势。

十二月二日 我军攻击盘据永昌附近大小堡内之匪

我刘承德团所属三个营，由凉州向西追剿共匪至永昌县之东十里铺，进攻永昌城须由此地开始，进攻该处匪占有接官亭及最坚固之碉堡一座。本团奉令后即着手进攻该堡及接官亭，围攻两日将该堡始行攻克，我部伤亡三营营副一员、连长两员、排长三员及死伤士兵共计八十余名。匪死伤甚众，其僵尸未得搬回者计有八十余名，并击毙匪指挥官乘马三匹，未死受伤者一匹，夺获旗帜三面，余部窜入永昌城东关。我军获胜后即占据该堡，由此开始进攻匪所占城北之北海子及东水泉一带，自早五时起，我军分兵三路同时进攻，至十二时许匪失守溃退，我军即收复据点，复向东关之东端进攻，至下午四时匪不支放弃该处油房庄巢一处，我军继克继战计本日内，攻取匪占用磨三十余盘，并在山顶炮击城内徐向前之总部，至晚各部队各守所克地点，并重新加以布置，是夜据守东关西半面及城内之匪，复向我东水泉及油房以最凶猛之火力整夜进攻，并在油房庄案墙上搭过云梯七八次，在东水泉进攻两次。幸赖我部官兵死守奋勇，攻至天明终未攻破。我军阵亡连付二、士兵一十七，一营营长韩得明已身受俘（负）伤。毙匪官兵不计其数，匪遣云梯

十二三个，均鲜血淋漓，梯下死亡匪兵二十三四名及军帽四十余顶，其余皆抱头而逃，距我方百余步之地点。从此我军各部队即计划进攻永昌城。

我马子涵指挥率队以大炮掩护向匪盘据之堡墙根猛扑，适堡周围有匪之防御工事，并以树枝作成栅栏重重障碍，未得越入，即留马禄旅牵制该匪。马指挥率队又向永昌城进攻，至永昌城东三十里铺附近，该地匪盘踞在十余处大小堡内，适匪以女子欢迎队演剧欢迎匪军之际，我军乘其不备摸至猛攻，以密集队连克数堡，毙匪二百余人，俘虏五十余人，并俘获女匪十二名，获枪五十余枝，我军亦有伤亡。

十二月八日 拟将匪逼其西窜压迫放沙漠地带而歼灭之并宜示给赏抚匪办法

八日夜间据探报：匪在各堡放号火，熙熙攘攘似有东窜模样。当时天寒冰结，诚恐黄河以南之匪再渡河西窜，与徐匪取得连络，声势较大，清剿匪难，於是拟将永昌之匪攻溃逼其再向西窜，将匪压迫於肃州沙漠地带，则一片荒沙堡寨较少，再用全力跟踪尾追而歼灭之。此时适奉兰州朱总司令电转悬赏收抚赤匪办法五条，兹志原电如下：

奉令（一）凡我军民擒获匪首徐向前、陈昌浩二逆者，各赏洋十万元，其匪军官兵自行擒获来献者亦同。（二）凡我军民擒获伪军长陈世才、董振堂、孙玉清来献者亦同。（三）凡我军民擒获伪师长以下及各级政工人员者，照章给赏，各自有差，其匪军官兵自行来献者亦同样办法。（四）凡匪军官自行前来投诚者均一律优待，送归原籍或酌予工作，绝不杀害一人。（五）凡匪军官兵无论团体或个人携械来投诚者均优予奖金，并由军政各机关特别保护优待等因，希即转饬所属及各县政府，将以上五条各分书大字标语外张贴在城乡各处，以广宣传，务使我军民及匪方官兵一体周知，以资激劝，并希将遵照情形具极为要。

本部奉电后即转电前防备指挥旅团长，确实遵照办理，并重申九月二十五日马军长告诫部属，避免滥杀善待俘虏伤兵之前令，并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查，旋接兰州河西同乡会东电：

赤匪西窜大靖、永昌、山丹各城，均赖威力保全，感激万分，刻闻匪复盘据甘州城附近，伏祈督师围剿为禱。

覆兰州河西同乡会电：

东电奉悉、此次赤匪西窜，祸我西北，意图盘据河西为新据地，以打通国际路线。芳职责攸关，义无反顾，幸赖各官兵咸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努力兜剿刻下匪势已成强弩之末，实不难一鼓歼灭。

十二月九日 委员长蒋电奖马军长并示机宜

特急：西宁马军长子香、啸密朱主任面呈，所部作战经过至为嘉慰。现过河之匪既已消灭过半，应乘此声威，督率所部务放两星期内将其扑灭，所有赏格业经令由甘绥署转令知照，希广为晓谕为要。再民勤极关重要，仰转饬敏团长协同叶县长妥为布置，倘遇匪警务须死守待援。切嘱。蒋中正微午交参陕印。

西宁马军长前据甘绥署电，以马部伤兵待医，经饬派第九临时陆军医院由汉口开赴兰州，兹马司令请派医赴古浪，应俟该院到兰后再行核办。蒋中正江申医印。

十二月十二日 双十二事变发生，委座蒙难本部一面日夜加紧剿灭残匪速度一面迭向中央请纒声讨张杨并力劝张杨悬崖勒马速送委座回南京主持大计。

窜扰河西股匪号称十万之众，声势浩大，西北震惊，幸赖我前防将士喋血用命，努力痛剿，匪势已成强弩之末，至此仅余残部万余人，惟在黄河东岸固原、海源盐池一带尚有匪大股盘据，其余欲在黄河结冰以后与扰窜河西之匪取得联络，企图大举。本部有鉴放此，即严饬前防各部队，务将残匪於两周内根本肃清，以免牵制而便专力防止河东之匪渡河西窜，并拟与友军取得连络期将匪压迫放黄河沿岸而歼灭之。前防各部队奉令后，均能抖擞精神，昼夜围剿，以期早日歼灭而竟全功。正在团匪核心绝匪出路可望一鼓消灭之际，适不幸之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蒋委员长蒙难西安，中外震惊东北军之在陕甘者同时叛变，青海近接兰州，闻兰州叛军已与赤匪携手，东有猖狂之叛军，西有亡命之赤匪，本军防区已成四面楚歌状态。瞻念大局，陆危杞忧、易已马军长抱定为党为国牺牲之决心，一面督促河西前防部队日夜加紧剿匪速度，期放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一面迭电中央请纒声讨张杨，愿以全力营救，委座脱难，赴汤蹈火在所不顾，并力劝张杨悬崖勒马，速送委座回南京主持大计，人民幸甚，国家幸甚。河西之匪闻此消息后，益形狂獗，极力向凉州方面骚扰，并以西安事变情势恫吓我方，劝我罢兵携手东向，我军只知为主义尽忠，只知为委座效力，故攻击愈力未稍松懈，以早日聚歼匪众相勉许。

附录讨张杨各电於后（略）

十二月十四日 永昌十里铺之役

河西战事侧重於永昌十里铺，我马元海指挥各部队，向十里铺伪九军盘据之堡攻击，先用大炮向匪阵地猛力压迫，已将堡内外院占领，正向里院进攻之际，忽逢匪援两千之众扑到我伏兵线内，我军猛起即与之肉搏夜战，并诱匪出村外，采取大包围形势，匪冲击十余次，终未得逞，至正午毙匪五百余人，夺获枪械等战利品无算。我方阵亡营附连长各一员，伤亡兵士十余名。

十二月十八日 我军用兵神速为匪所折服

十八日我马步銮团之第四营第二营暨刘承德团第一营与匪相近咫尺，分

占两堡，其余部队距匪尚远。马指挥元海放是日晚间，密令远处部队乘黑夜之际，衔枚疾走，潜进在我驻军之两堡内。次早我军在此堡内各留一百余人，其余均由堡内退出，佯作全部移动模样。匪见我军他往，遂派侦探二人在堡之周围观察甚详，见堡门大开我军士兵化作民众模样在城头上诈云云。“军队已去远，你们再不要怕了”，匪侦探信以为真，至正午时来匪两连，欲占据此堡，我军俟其将近，即开枪射击，匪仓惶失措，不及抵抗，毙匪八十余人，毙伪连长一员，俘伪传士兵一名，获枪多支。从此，我军之用兵神速，为匪所折服。

十二月二十一日 我军占领永昌城外北海子并乘黑夜击退股匪

我军进攻永昌城北海子，匪在该地筑有坚固之防御工事，防备甚严，我骑兵用猛力冲进东关，并以大炮轰击，探其虚实，匪亦据险顽抗，并在我右翼警戒线前二百米突许，匪方机枪即扫射不已，但皆落於关外之田畴间，与我阵线毫无所损。我见匪伎俩已尽，于是遂纷纷以手榴弹还击，炸坏匪阵线一道，匪遂纷纷后退。我又以机枪扫射，匪应弹而倒，死亡枕藉，匪阵线大乱，遂崩溃不能复战，纷纷逃归，我军占领东关后，继续向北海子进攻，旋被我军占领，匪即掠夺耕牛六十余只，均被我夺获，我军无损失。是夜月升时，匪又向我东关阵地袭击，相持一夜，匪以云梯八架搭在堡之周围墙上，六七次均经我刘团沉着击退，旋登旋砍终未得逞，匪遂弃梯而逃，梯上血迹模糊，尸骸遍地，毙匪甚多。

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在北海子附近水磨内，夺获足供我前防部队十日给养之麦面。

北海子附近有水磨三十余盘，匪常在磨面，是日夜间被我军将匪击退，并夺获麦面甚伙，足我前防各部队十日之需。

十二月二十四日 匪被我攻击狼狈不堪，以匪尸作障碍，匪无心肝至於此极。

我马指挥炳臣，由山丹来永昌应援，抵水泉子突迂骑匪一团，占据堡寨六座，向我军扑进。我军以无险可守，遂向西南方面陈家庄集结，匪复三面来攻，令步兵三百余持手提机关枪冲锋，我军乃利用短墙以枪尖挑军帽突出墙外佯作后，到匪以为我军之警戒线内哨兵完全饮弹击中，於是放胆冲入，我军乃一跃出壕大掷手榴弹，并以机枪扫射，匪则纷纷应声而倒，匪阵线已乱，将其死尸抢还堆垒，权作为障碍，有如沙袋，匪步卒咸伏尸后，以机枪向我射击，掩护退却，计是役毙匪二百余，夺获各种枪一百余支。

十二月二十六日 永昌城西南匪据各堡，匪均自行焚毁，匪全部撤退，城中我军即将永昌城四面包围。

二十六日夜，永昌城西南匪据各堡被匪焚毁，於是匪尽撤退城中。我军即在所焚毁堡内设法搭架驻扎，是时永昌城四面堡内均为我军占领，将窜进城中之匪取大包围势，我军即预备云梯四十架，相机总攻。

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马志武团应援山丹道经南渠地方与匪发生遭迂战。

二十八日，我马志武团由山丹增援永昌，经过距永昌十里之南渠地方突遇匪千余，我军将匪诱出堡外，激战三小时，始以骑兵冲锋约两小时之久，匪即溃退。我获步枪六十七枝、机关枪三架、驳壳枪两枝。

十二月二十八日 我军克复永昌城

我各方应援部队，准于三十日集结于永昌城附近，各将领即日商讨克复

永昌之计，已确定部署如下：

一、马子涵旅在永昌城西南据点守碉，防匪西窜。

二、马长青团位于永昌城南大道附近，截断匪联络并与第一旅切取联络。

三、马禄旅亶源团队位于大坝川据点，抵扼守牵制匪之活动。

四、马吉成民团暨马步銮之炮兵营上五庄民团在永昌城东五里至二十里之线，与匪参错相持，牵制匪之活动。

五、韩起禄旅骑五师手枪团住于永昌西二十里铺，截断匪永昌与山丹之联络，是时盘据永昌之匪，因被我军包围水泄不通，似有他窜模样。即由马子涵指挥各部队总攻永昌城，马志武团攻北城，马元祥围攻西城，马占成攻南城，刘承德围攻东城。并选拔干队预备云梯四十架登城，又以骑兵数百作为预备队，在城周围尘土厚处往来驰驱，以作疑兵。匪果见我向城之四面一拥而进，人喊马嘶，震天动地，疑我援军大至，呈勉强抵抗状态。我刘团在四面枪声轰动之下，先由东城墙攀梯而登，一声喊杀，士气百倍，即将东城克复。于是我军即由四面城墙呼应而进，匪见大势已去，即由西城门冲围而出，向西窜去，被匪盘据经月之永昌城至是始告克复矣。惟是永昌城被匪盘据较久，破壞不堪，满目疮痍，遂由我军协助地方办理善后事宜，以期地方元气早日恢复，并向委员长、何部长、顾主任、朱主任报告经过。蒙何部长顾主任来电奖勉，有加全军感奋。

军政部何部长覆电：

扫荡凶锋，毙匪巨魁，指挥有方，殊堪嘉慰，蓬苻未靖，亲期淬厉，俾竟肤功。特覆何应钦漾务防印。

顾主任覆电：

西宁新编第二军长真辰暨删午警机电均悉，据报马元海部连日剿匪迭获胜利，俘斩甚众，殊堪嘉慰，该部出力官兵着传令嘉奖，以资激励。至伤亡官兵并希转饬照章分别造具书表，呈候转请核恤。特覆顾祝同巧中陕行一印。

十二月二十九日 克复山丹

连日匪受重创溃不成军，遂以伪九军残部为先头，伪三十军为后卫，总直属队居中，狼狽奔窜；缘祁连山根取道大马营滩扰民乐，因当地驻军警戒甚严，匪未得逞，此时盘据山丹之匪以伪五军政委黄超率领伪五军直属队及两团特务团接换，陈世才仍盘踞山丹，陈匪世才又率伪骑兵师与伪五军之两团进扰东乐，并以骑一二两团向甘州二十里铺骚扰，窥我甘州。适我驻防甘州部队韩旅长起功戒备甚严，即予匪以重创，于是陈匪世才仍转扰东乐。是时我马旅长彪与马旅长朴率队追至东乐，陈匪世才不支仍退山丹，于是东乐、甘州方面之匪均向山丹麇集，我马彪、马朴旅率队跟踪尾追，经大马营亦抵山丹十五里铺，设法克复山丹。遂由我军按照实际情形电令各部队如下：

一、警备第二旅位于山丹十五里铺据点扼守，并以主力控制于大路南首小堡内，对匪时予以不意之袭击。

二、骑五师骑兵旅距山丹东关五里赶筑坚固之防御工事，并以一部维持大道交通，及担任通讯任务。

三、马志武团位于山丹南关，独当匪之正面，并适应匪情而攻击之。

四、陈嘉科、马得胜两部民团位于山丹西关，相机攻破西城墙，占领城西街后，夜援各部队入城。

先是匪约有二千余人，乘夜向我马志团阵地猛攻，我军压定阵线，沉着夜战，匪连冲七八次，均被我正面部队击退，我预备队各持大刀从匪右翼冲

锋入匪阵地，只见我军到处，匪则东倒西倾，尸积如山，匪不支溃退，是役匪被我军击毙三百余人，夺获步枪二十余枝，俘虏亦甚伙。同时匪约千余又向我指挥部阵地攻击，我军静伏壕内应战，至三小时许，均由壕内跃出，反守为攻，均持大刀向匪阵线冲进，匪势不支，遂即溃退。我军乘胜追击，毙匪二百余人。同时我马朴旅向山丹城进攻，与匪千余在十里铺附近接触，互相激战至下午一时，我战斗机一架向匪阵地轰炸，掩护我军前进，乘胜追击，直至五里铺，匪已精疲力竭，似僵卧道傍，我军冲进即响以手榴弹，混战半小时即仍退入城中。是役夺获步枪三十余枝、毙匪百余人，并夺获匪骑兵旗两面。我马彪旅长指挥部队，向山丹城外匪盘据之各堡总攻击，并有战斗机一架，掩护我军前进，节节进逼，势如破竹，业将匪盘据之各堡垒占领七八处，直逼城下，本可一鼓攻进城中，亲因夜幕笼罩大地，我军只得返还原阵地，待机再攻，匪被我军击毙三百余人，俘虏十余名，并获战利品颇多。我军一部乘夜色仓茫之际，攻击山丹城西之匪，匪始犹顽抗，已而因我军以草束作成兵士模样，于夜里遍插匪阵地周围较远之处及我军最后并以百余骑兵往来驰驱作成疑兵，匪果以为我增援部队大至，遂放弃阵地全部退入城中，不敢再出。至是我军在山丹城附近与匪恶战数昼夜，匪无力应付，只得全部又退入城中，我军即将匪三面包围，只留西门，网开一面，预备将匪诱出城外，以期一鼓聚歼。于是我军在山丹城东佯作开拔他往模样，计划达到诱匪出城聚歼之目的，未几匪果以伪五军之三十七团三十九团由东门冲围而出，企图截我前进路线，全线向我猛烈攻击。我亦全线应付，迎弹正面推进。匪气大丧，继由城中又来匪援千余，向我阵线猛冲，匪气又振。我在东北方面之线民团，因作战经验太少，纷纷退出阵线，以致我全线大受影响。匪即乘势来攻，我军佯退，匪即赶来，及至将匪诱至城北大滩，我以重炮、机关枪猛烈扫射，同时并以手提机关枪、手榴弹、大刀正面冲锋杀入，匪阵线大乱，我骑兵即由匪左翼冲锋，将匪解决大半，残部均抱头鼠窜，仍逃入城中。是役获各种枪六百余枝，并毙伪三十七团团团长一员及团政委两员、伪营长四员、伪连长八员，适此时我军急欲根本消灭骚扰永昌境内零星散匪，遂由马彪旅长率马志武、马得胜、陈嘉科等团又向永昌推进，一俟永昌之匪完全肃清后，再向山丹进攻，只留马朴旅牵制山丹之匪。三十日晚十时，我马朴旅长督率各部队攻城，匪部犹顽强抵抗，继见我军四面围攻甚急，遂由西门冲围而出，向西乱窜，我各部队遂向甘州方向跟踪尾追，于是山丹城始告克复。分电委座等报告经过并请振济。

马军长电请行政院赐施振济难胞

南京行政院长蒋钧鉴，军政部长何赐鉴，窃查共匪窜据山丹永昌等处，时历数月，焚杀蹂躏，备极惨苦。职部奉令进剿，业将该地先后克复，所有详情均经电呈在案，惟劫后子遗颠沛流离，冰天雪地，无衣无食，哀哀生民竟度非人生活，刻值甘肃情形混乱，请赈实属无法，再四思维，惟有仰恳钧座，我公体念蚩蚩者氓遭此浩劫，惟堪怜悯，迅拨巨款，赐予救济，全活炎黎，安辑流氓，地方国家均深利赖临电，迫切不胜待命之至。陆军第一百师师长马步芳、陆军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青同叩巧印。

行政院覆电：

急陆军第一百师马师长、陆军骑兵第五师马师长均鉴：巧电悉，已交财政部及赈务委员会核办，特覆行政院马五印。

马军长电请军政部处置俘匪

甘局混乱电请军政部转请绥靖主任朱回甘主持特急。南京军政部长何钧鉴：查职部及骑五师自经克复永昌、山丹后，节节痛剿，未令稍憩。刻下匪已溃不成股，不难即日聚歼。惟此次永昌、山丹之役共俘虜男女赤匪将近两千人之数，当朱主任在兰时，所俘之匪均呈交绥署管理，刻朱公尚留在京，此项俘匪无处解送，如收集一处供养，则经费上无法为力，倘令遣散恐生他变，此项俘匪应如何处置，应请钧座指示者一也。兰州受此次西安事变影响混乱异常，人心惶恐，倘不于最短期间加以处置，则西北一片干净土将无宁日，应请钧座转请中央从速解决者二也。朱主任自离甘后，于剿匪前途大受影响，职意将绥署设于凉州或天水，请朱主任指挥兜剿，以期于最短期间将窜河西之匪歼灭之，此时应请钧座令朱主任从速返西北者三也，此三者实属目前最要之务。恳祈钧座予以采纳，则边疆幸甚，国家幸甚，肅电奉恳，恭请钧安。职马步芳叩鱼辰警机印。

何部长复电：

西宁、马师长子香兄鱼辰电悉，（一）兄与子云所部节节痛剿，匪势大杀，凯声传来至为嘉慰，所俘匪众老幼及切能悔改者可予遣散，少壮不驯者暂留管教，所需给养费准由本部发给，俟甘绥署恢复再送。（二）朱主任一民不日飞赴天水，蒋主任鼎文亦将飞往宁夏，指挥驻甘各部队。希洽何应钦处虞西参印。

西宁第一百师马师长、骑第五师马师长号已号申警机电均悉，扫荡凶锋，毙匪巨魁，指导有方，殊堪嘉慰，崔符未靖，亲期淬厉，倏竟肤功。特覆何应钦漾务印。

马少云主席覆电：

西宁，马主席子香世兄勋鉴号申电示高台役前后胜利情形无任钦佩，在此多难之秋益著忠贞之节，忠诚剿匪，爱护地方贤昆，仲功在西陲者永垂千秋，鸿逵迭将尊处情形转达中央，当道及各要人均深表示钦佩之忱，吾辈服务桑梓，深望于国家地方有利，自应极力以赴，当此风雨横江之际，实多同舟共济之感，生死与共义所应尔，以后愿共努力，奠西北于磐石之安，则即我等报国家报地方也。续情尚盼惠示为禱。马鸿逵养午总秘印。

顾主任覆电：

西宁马军长勋鉴，巧辰巧已巧戌三警机电均悉，据报马元海马彪两部屡摧残匪，斩获颇多，至为嘉慰，希饬所部，以绝根株，并竟全功为盼。顾祝同养已参战陕印。

二十六年元月上旬 甘州城西黑河渡口之战

徐匪向前以在永昌山丹一带顽抗，经月到处失利，受创最巨，诚恐迁延日久，伤亡殆尽，且永昌城已被我军克复，即电令盆踞山丹伪五军向临泽逃窜，徐向前亲率由永昌溃退之伪九军伪三十军并总直属队残部，亦向临泽、高台方面乱窜。伪五军冲围西窜，经甘州时，经我守甘州韩起功部以最灵敏手段设计截击，先后俘匪千余人，并获各种军用品颇多。先是伪五军于二十五年十二月下旬，先头绕过甘州城已过城西之黑河，我骑兵数百在黑河渡口堵击，将匪部隔断，即以机关枪扫射，将匪击落河中者甚伙，俘匪数百，并获车马骆驼亦多。旋由我步兵一营民团一团扼守河沿，防匪应援，并随时与我追击骑兵联络。匪因我军追击甚紧，逃窜不暇，即有一股约五六百人盘据黑河东岸之一小堡内。我军即率队渡河直向匪阵地猛烈攻击，匪则惊惶万状，自知无力抵御，复纷纷向西溃窜，阵线大乱。我军即冲锋追赶，获冲锋机关

枪一架。步枪二十余枝、骆驼四十只，俘男匪三百余人、女匪百余名，残部仍向西溃窜。我军因甘州城防空虚，并以我军总攻令未下，即以步兵复归原防，骑兵继续向西跟踪尾进，匪即向甘州城西南七十里之隆受堡窜扰。此时，我马彪部韩起禄部由永昌扰道追击至甘郡堡与匪接触激战，俘匪百余，获战利品颇多。

元月一日 马全义团进驻永昌县城，负城防责任，并收抚永昌城周围四十里五十里内之病匪、伤匪、残匪等。

元月三日 马全义团奉令追剿趋窜甘州之匪，所有永昌防务令由骑五师祁明山旅接办。

元月八日 我军黑夜追击匪之残部

我马指挥炳臣，乘匪黑夜乱窜之际，奋力追击，毙匪百余人，俘匪数十，并将俘匪解送甘州城中。

韩起功旅长率部堵击窜匪，所有甘州城防由马全义团负责，并办理治疗伤兵、接送伤兵、葬埋阵亡官兵及运输前方军需等事。

元月十三日 我军在黑河之线昼夜获捷，匪首徐向前椎胸痛哭，狼狈逃窜。

伪三十军残部绕甘州北窜甘郡堡，我马步銮团预先在甘郡堡附近掘壕设伏，在是晚月色苍茫中，让匪先头过境，我军出壕冲击，未及两小时，匪不支。毙匪百余名，获电台两架及各种文件甚多。此时徐向前甚形狼狈，惊恐万状，冲围而逃，匪部于是大乱，在黑夜之中乱撞，各自逃生，无线电及各种军用品狼藉满地，匪首徐向前、陈昌浩以及伪总参谋长李特、伪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四人及其随从均不暇相顾，四散分逃，均无下落。数日后徐向前始得集合匪众于沙河，徐匪椎胸痛哭，自恨窜扰河西之失计。匪集沙河，我军即重重包围之，血战多日，匪死伤殆尽，受创更巨。

元月十六日我军预先放弃高台、临泽，诱匪入城，以期将匪压迫于该城聚歼之。

匪自经我军分头追剿后，即纷纷乱窜，毫无计划，亦失目的，其流窜步骤均按照我军之压迫程度随时而定。我军亦以匪纷纷流窜尾击追剿，一时急难扑灭，我欲达到将匪分头聚歼之目的，是以乘匪西窜之际，将高台、临潭两县预先放弃，诱匪入城，并将此两县城中粮秣胥数运往远处山中，绝匪食用，所有民间牛、羊牲畜亦均令饬赶入远山中牧养，人民之稍足自给者亦均搬移他往，只留空城以期将匪压迫于临泽、高台两城中，而歼之。伪五军军长董振堂，果率伪二十四师三十一师并伪特务团遂将高台占据，我军即行跟踪追至。

元月十七日 匪势穷力竭，无计可施，即致函我军伪示屈服，以作缓兵之计，希图幸免。我军以自双十二事变发生后时局紧张，严词拒绝，以免影响剿匪整个计划，仍行继续进攻以期聚歼。

本日拂晓，我民团韩三成部向高台西门外匪盘据之大碉堡攻击，匪则据险顽抗，死伤过半，然犹坚守不退。我军即用火焚烧，将此堡内之匪完全烧毙，全部解决，匪自经山丹、永昌、黑河渡口大败后，本已精疲力竭不堪再战，至此时见我军压迫程度逐渐增高，即致函我军表示屈服，以作缓兵之计，希图幸免。我军以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时局混乱异常，正在要紧关头，此股匪消灭与否关系大局者至大，且巨是以严词拒绝，不为软化，诚恐有影响剿匪整个计划，仍行继续进攻以期聚歼。

元月十八日 李家堡之役

十日晚十一时，匪约有两团之众向我谭团阵地李家堡猛烈攻击，经过四小时之后，匪以云梯十四架搭上城墙，由堡外进至外院。我方见情势迫急，用火将外院焚烧，匪死于火者三十余人，烧毁枪枝三十余枝，我官兵在内院乘势隔门射击，毙匪三百余人，死亡枕藉，毙伪营长一员，获枪枝及各种战利品颇多。后因我子弹用尽不能出外院追击，是以堡外枪枝以及击毙之匪全被敌人拉回。适此时我马学良营由敌人左翼袭击，毙匪甚多，获机关枪一架、骡子一头，匪对谭团进犯失利，回头又向手枪团阵地猛攻，幸我官兵沉着应战，匪未得逞。是役我谭团阵亡士兵一名，负轻重伤十四名，谭团长右手亦受伤一处。

元月十九日 我军围剿临泽城附近之匪

我马子涵部攻击临泽之匪，旋将临泽城西北角一堡及南关均行克复，毙匪五十余人，获枪三十四枝。我部阵亡兵士二名，负伤者四名，并继续进攻临泽城东北角一堡，旋经克复，毙匪数十，其残部逃入东关。我军继续攻城已搭上云梯十余架，用大炮轰击掩护，毙匪甚多，匪情急迫用炸弹及石子乱掷，我军奋勇肉搏，将有攻进城中之势而炮弹告罄，失掩护之效，卒未攻入。同时我马朴旅长率队攻取西关及附近之碉堡，即由韩三成旅长及马兆瑞、马得胜两团长攻进西关，会同各团队进攻城附近碉堡，相持四小时，幸赖我官兵用命，将碉堡攻开，匪均死于火中，我各部队即商议攻城之计，忽侦报有匪步兵千余、骑兵约八九十人，自沙河来临泽增援。实由我各部队连日压迫临泽之匪过甚故也。本部接报后即电达甘州韩旅知照，并希随时与攻临泽各部队切取连络，并将残匪去向时宜注意，俟匪乱窜之际，努力痛剿以期歼灭。

元月二十日 克复高台，击毙匪首董振堂，伪政委杨克敏及伪二四师师长伪三一师师长师参谋长伪特务团长等多人，得空前胜利，捷声到处欢欣鼓舞。

我攻高台各部队，见匪在高台盘据多日，且其匪首如董振堂、杨克敏等均在城内，即作总攻准备。部署如下：

一、马志武、马得胜团位于高台城西关，据点扼守，相机攻西城。

二、韩起禄旅韩进禄团位于踞高台东北城五里之小堡内构筑阵地，严密防御，防匪北窜。

三、警备第一旅韩三成旅陈嘉禾团位于东南城外，赶筑最坚固之防御工事，准备攻城。

四、马朴旅位于高台西门外，赶造云梯数十架，准备攻城。

五、马兆瑞团率骑兵四百向临泽方面活动，以便牵制临泽之匪来援高台，并肃清城周围散匪。二十日拂晓，总攻击令下，马志武、马得胜团攻高台西城；韩起禄旅韩进禄团向东北城进攻；警备第一旅陈嘉禾团向东南城进攻；马旅长朴向西门进攻；以马兆瑞率骑兵四百作为预备队。马志武团攻三小时之久，始将高台西城门外匪之据点冲破，入城内与匪巷战颇烈，空气异常紧张，匪阵大乱，我各部队即继续由城四面登城攻进城内，士气百倍，人人均抱牺牲决心，同时动作以多数之手提机关枪队为先躯，我军在各处均向匪军阵冲击，喊杀之声振动远近。同时我大刀队滚进敌阵，刀光四射，血肉横飞，经过两小时之久，匪阵全溃，纷纷逃窜。而我军早在各城门派定守兵，是以俘获者甚多，伪五军军长董振堂、伪政委杨克敏以及伪二四师师长、伪三一师师长、师参谋长、伪特务团长均经我军当场击毙、解决匪众三千五百余人，

获枪二千余枝，并军用品颇多。军声大振，捷音到处，欢欣鼓舞，实我军自剿匪以来未有之胜利也。

军委会何部长、朱主任来电嘉勉。

(一) 军委会来电：

捷报频传至为喜慰，特覆军委会删已高印

(二) 军政部何部长来电：

该部剿匪得力至为嘉慰，希仍策励所部继续清剿，以竟全功，应钦遂戎参印

(三) 朱主任来电：

贵部迭获胜利，殊堪嘉慰，仍希继续努力，早日肃清为要。朱绍良灰京印

附上南京何部长电

此次在河西俘获匪兵二千名，遵照中央电令业经由前方完全送达西宁。关于匪兵衣食，前电呈奉钧座蒙准接济在案查，该兵每月每名必须食饭洋肆元，总计每月必须八千元，服装尚属在外，青省财政本属艰困，复值剿匪军需万分孔亟之秋，委实无法担负，切恳蒙准接济之款从速饬发，以顾急需至为盼祷。

元月二十一日 沙河告捷匪骑兵师叶师长等毙命伪三十军自从甘群堡被我马步銮团予以重创，战事失利后，残部盘据沙河不敢复动，且闻高台之第五军匪部全数被我解决，心胆益寒，遂在沙河鸭子渠一带占据堡寨，并筑有坚固之防御工事，固垒自守，数日来无活动消息。忽于二十一日拂晓盘据沙河鸭子渠之匪，向我鲁沙尔民团阵地猛烈攻击，同时又从西北方来骑匪数百，亦向鲁沙尔民团攻击。我马子涵即率领马步銮团骑兵五百往援，当与匪接触始各以步枪冲击，继以肉搏，我大刀队冲入匪阵，在日光之下，刀光四射，匪则迎刃而倒，死伤枕藉，且当场击毙伪骑师叶师长一名，将首级带回，虏俘团长两名，烧死匪百余名，毙匪马匹二百余匹，俘匪一百一十余名，获马一百余匹，获枪二百余枝。正在战胜后，忽由沙河又来匪援二千余人，向我取包围势。我沉着应战，相持一小时之久，我军子弹用尽不得已从容撤回原防，我亦颇有伤之。是晚七时半，我韩起功旅长以一营兵力向匪阵地投掷炸弹，攻击数小时，计划诱匪出堡，即以优势压迫解决，匪只以步枪还击，并不出战。是以斯夜无剧烈战斗。匪因食粮缺乏，往往四出觅粮，我韩起功旅曾派军法官率骑兵百余游击觅粮之匪，适于途次相逢，即发生遭遇战，毙匪甚多，获粮车十余辆，均行发还民间，获马三匹、盒子枪一枝、俘男女匪数名。

元月二十二日 克复临泽，击毙匪师长董俊彦一员，解决匪部近两师，军政部长、西安行营顾主任等来电奖勉。

先是伪五军在山丹失利后，残部冲围西窜经甘州时，被我驻军韩旅截击溃不成军，由伪五军政委黄超率领匪部弃韩直窜临泽城，并以一部在距临泽城二三里河北之一小堡内城南之一小堡内盘据，其城南之正面为沙滩，我军即作攻击部署：

一、马禄部即在临泽东侧高地构筑阵地，对河北方面应特别警戒，尤须注意靠近匪方大道左右翼，与马步銮团刘呈德团切取联络，并协力封锁东川口。

二、马步銮刘呈德团在临泽城东高地构筑阵地，对城南方面应特别警戒，

尤须注意唐家湾通匪大道左右翼，更须与马禄部确取联络，并协力封锁大路口。

三、马指挥元海部在临泽城附廓增构防御工事，更须以一部向城南堡内盘据之匪攻击，并策应各部队进剿。

四、各部队务须于本日完成任务，不得稍有松懈，有失剿匪计划。

二十二日，我指挥马元海率部攻击临泽河北并城南角各堡，适事先为盘据城内之匪所察觉，即以城中之匪于二十一日夜间，向城外各堡内增援，甚为忙碌，同时接得我左翼军之报告，在城南之了望哨亦见有匪之密集队约数百人，向河北之堡蠢动，我军即在大炮掩护之下，分头攻击，匪复倾其全力顽抗，经我军沉着瞄准，猛烈射击，弹不虚发，战斗渐趋激烈，匪伤亡百余人，彼仍前仆后继，节节向我冲击，反覆肉搏，混战至上午九时，卒以匪部伤亡营长两员，各级干部亦伤亡殆尽，力量更形薄弱，不能维持，残部狼狈复窜进东关。我军即将此两堡先后占领，即向南关扑进，遂将临泽城包围继续攻城，已将云梯数十架搭上南城墙，仍用大炮掩护，毙匪甚伙。匪复以死力抵抗，并用机关枪扫射，嗣经我军亦以猛力进攻，几至城破，匪穷无奈，继以石子乱掷，我军为暂避免最大牺牲，遂暂缓攻城，稍事休息。忽由沙河前来匪援，占据东南两关，准备牵制我军。我亦不予穷追，固守原防，以待匪之收拾残部，卷土重来，以便我军据点反攻，消灭此匪。迫至晚十时我军即在暮色苍茫中，乘风雪交作之际，率兵掩进，我军之举动非常神秘，先以数百草人作士卒打扮，矗立于东南田野间，并以骑兵数百在关外喊杀，诱匪认错目标转移主力，以便我军潜伏入城。我军四人为一组，共百余组，匍匐前进，毫无声息，直抵城根搭上云梯数十架，甫行攀援登城，已被匪之哨卒窥见，则狂呼失声，匪即转移目标向北城奔来。此时我军已登城数十，即将少数哨兵砍杀，但闻一声枪响，我军指挥下令总攻，我军无不咬定牙关，肉搏血拚，置生命于不顾，匪则猝不及防，我军乘胜追杀，解决大半。当匪败退时，有匪一小队四十余人乃避入城中大庙中，架起机关枪以谋截击。我军即追踪而至，匪乃开枪扫射，弹如雨下，我军不动声色插上刺刀，滚入匪阵肉搏血拚，匪不支，谨有三、四人幸免外，悉数被我解决。城中残匪自知无力抵抗，即由西南门奔窜，我军即继续亦由东南杀出，经我东门外预备队由侧面扫射，匪愈不支，狼狈向西溃窜。于是临泽城亦完全克复，解决伪五军步兵一团、伪三十师骑兵师一师，并击毙伪师长董俊彦，获枪六百余枝、电台三架及战利品颇多。本部即将克复临泽经过情形电呈中央。核矣。

何部长覆电：

西宁马军长子香兄，巧电养电均悉，该部连克名城，聚歼渠魁，闻捷甚慰，特覆何应钦俭务防印

顾主任覆电：

西宁新编二军马军长真辰暨删辰，警机一四电均悉，该部剿匪迭获胜利，俘斩甚众，殊堪嘉慰，该部出力官兵着传令嘉奖，以资激励。至伤亡官兵并希转饬照章分别造具书表呈侯转请核恤，特覆。顾祝同巧申陕行一印

西宁马军长勋鉴，巧辰巧已巧戌三警机电均悉，该部屡摧残匪，斩获颇多，至为嘉慰，希伤所部以绝根株，并竟全功为盼。顾祝同养已参战陕印

张掖山丹等五县党部来电：

西宁子香军长钧鉴，此次赤匪渡河西窜，我军奋勇追剿，前后百战均获胜利，非我公调度有方将士用命局能屡奏奇捷。目下残匪已被我军

包围，不难指日荡平，此不独我河西民众额手称颂，即中央亦被倚为干城，特此联衔奉贺，并祝钧安。张掖、山丹、民乐、临泽、高台五县县党部全叩印

覆张掖山丹等五县党部电：

甘州转张掖、山丹、高台、民乐、临泽县党部公鉴，来电敬悉，此次匪窜河西，敝部奉命剿除，分所应尔，幸托吾党德威并赖官兵用命，始得迭挫匪氛，稍抒民患，远承电贺愧感交索，专电复谢，敬颂党祺。马步芳叩养未警机印

元月二十七日 西墩堡战斗，马玉龙团二营营长阵亡，连长二员、连付三员、士兵数十名同时殉职。

伪五军暨三十军之两团，自临泽唐家湾一带屡遭惨败后，即与盘据沙河之伪三十军残部合股，又向东南方之米家营子甘群堡一带溃窜，渡过黑河经过西墩堡（在甘州西南五十里）龙首堡向甘州城南方面骚扰，希图占据甘州再作最后之挣扎。匪见我军防备甚严，且我各部队马朴、韩起功旅马步銮团跟踪追至，合力围剿，匪不支复渡黑河，以主力集结于西墩堡。我各部队即由大满堡推进，协力围剿。即定部署如下：

一、马玉龙团除固定原碉线外，仍以有力之一部继续肃清西墩堡周围之残匪。

二、西宁市民团续行原任，并努力维持碉路，俟马玉龙团行动时，须以全力向西墩堡附近之堡活动，策应其进剿，掩护其左侧背之安全。

三、韩起功部向西墩堡方面进剿，并协同进剿各部队并力西进，其余部队增筑碉路，逐步向匪区推进，屯集给养，准备维持各部队之后防交通。

二十七日我军马玉龙团攻击西墩堡，各官兵奋勇围攻，激战三小时之久，匪死伤三百余人，获枪三十七枝，匪阵线已乱。正在酣战之际，忽来匪援三千余人，即向我西宁市民团阵地冲破一点，又向我马玉龙团攻击，并取得包围势。我虽众寡悬殊，在匪喊杀震天之中，确异常沉着，肉搏血拚，激战至五时之久，我马玉龙团卒因后援不继而终于撤退，匪已伤亡多数。而我二营营长身先士卒、奋不顾身中流弹身亡，并亡连长二员、连付三员、士兵数十名。

我指挥部侦悉西墩堡余匪业将行李收拾齐备，有窜米家营子模样。

二月

马总指挥元海电告，匪已窜入米家营子，占据堡寨达十里之地，人数一万余人，确系主力，番号中有三十军、五军匪部。本军部署竣事东有上五庄亶源民团，西有马禄旅，北有马彪旅，南有韩起功、马元海旅，马步銮团、刘承德团、循化上四工民团与匪保杂驻，相机进剿。

二月一日 赤匪盘据米家营子诡计缓兵

赤匪到处流窜，极为狼狈，即向米家营子窜扰，该地堡寨林立，星罗棋布，匪即在该地盘据堡寨四十二处，为犄角之势，互为声息，以作最后挣扎。我军亦在东西三十里之内布置，亦占领堡寨四十余处，对匪取包围形势。本部即命令各部队，不得离守堡寨，须选有力部队分头向匪进击，牵制匪之活动，以期将匪压迫于斯段地区而歼灭之。徐向前环顾实力损失殆尽且身陷绝境，必无久存之可能，遂于二月一日下午函我军指挥称“本党已与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去电谓‘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全国庆辛！庆辛！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爱派代表与贵军商洽一切。”先此函面等语、盖此时匪至山穷水尽、诡计缓我攻击也。

二月二日 我军将匪三百余人隔绝归路，全数解决。

是日早八时，我马指挥元海指挥部队攻击匪堡，激战三小时之久，匪由堡内扑出数千人，战事渐趋紧张，匪冲锋六次，均被我军击退，最后我预备从数百人即从左翼剿出，匪阵线已乱，将匪三百余人隔绝归路，即被我军全数解决，先后共毙匪千余人，伤匪尤伙，获枪亦多。

二日马军长步芳电奖马全义、接应军需、治疗伤兵、肃清歼匪均协机宜。

二月十日 我军解决赤匪两连

匪自遭此次惨败后坚守不出，即在大道旁盘据堡寨，阻我交通。十日晚十二时，我谭团奋勇向碉堡攻击，激战方酣，匪由后防增援两千余人，来势凶猛，乘夜色苍茫之际继续猛扑。我军在壕内静伏不动，俟其将近，即以步枪、手榴弹冲出，滚入匪阵，匪伤亡过重，不支溃窜，而堡内两连之匪被我全数解决。

二月十四日 我指挥部侦悉，匪部窜据堡中避不应战，已无西上新疆能力，发现有东窜兰州模样，马军长步芳即分电委座及驻甘朱主任鉴核旋奉覆，据情报确有此企图，已分令防范矣。

二月十六日 匪坚守不出我军妥定对策相机续攻

是日拂晓，我谭团两营向匪堡正面攻击，其余各部均从左右翼掩进，同时并以大炮掩护，即将匪从三面取包围势，自朝至暮战斗迄未停止，战况极为猛烈。当激战至午后四时之际，他堡之匪两千余人增加匪之战线，堡内之匪见势涌出冲锋愈烈，但我士气益壮，阵线极为巩固，同时马步銮团阵地亦发生激烈战斗，经我军奋勇百倍，毙匪甚多，匪未得逞。马指挥乃令孟营增加马步銮团刘承德团以厚实力，此堡原来即日可下，只因一面受匪之牵制，遂成急切难下之势，匪数日坚守不出，我军即归原阵地妥定对策，相机续攻。

二月十八日 我军乘天雾弥漫之际攻击匪堡

我军遵照新定对策，乘是日拂晓天雾弥漫之际向匪攻击，以大炮掩护直扑进堡墙根。适匪将堡墙四周围以树枝做栅，作成两重坚固障碍，中是掘成交通沟一道，据险顽抗。因之急切难下，激战甚久，匪以伤亡过重，即弃堡潜逃，我毙匪四百余人，获枪二百余枝，我军阵亡二十余人。待至下午我军又进攻匪盘据之堡，约两小时之久，已将匪堡外阵地冲破一点，我谭团孟营全部攻入堡之外围，正向内线进攻之际，匪又以千人应援，猛烈冲进，均被我军击退，堡内之匪被我解决大半。残匪逃窜。

二月二十日 马指挥元海率部发动攻势达四昼夜，战况激烈，毙匪千余，我伤亡五百余名。

二月二十二日 我马学良马朝选两营长先后殉职

我骑第一路攻击匪堡，刘团向正面攻击连克匪堡九处，势如破竹，军威大振，我士卒勇气百倍，匪则闻风丧胆，消灭之事指顾可期。惟我一百师马学良、马朝选两营长于此役阵亡，为国捐躯壮烈可风。

二月二十三日 匪乘黑夜向我反攻两次均被击退我军对西方一大堡取包围形势，激战竟日，匪虽伤亡颇多，迄未退却，我马指挥仍令继续攻击。是晚匪反攻两次，势甚猛烈，我即以大队进攻，匪伤亡三百余人，不支溃窜，我马占成团长左手受伤。

二月二十七日 马指挥元海电告，循化上四工民团韩忠良司令、马团长亚子阵亡，警备旅马团长占成、马团长得胜负伤。

二月二十八日 我马朴旅长奋不顾身督促部队前进臀部受伤我军攻击

匪堡附近第一道阵线，甫行攻击匪不战而退。我马朴旅长临阵视察，知是匪计，只留我马步銮部八十余人守定此道阵线，亦不穷追，未几匪伏四起，我即暂撤回原防。及傍晚，匪得新到后援加入，会集残部约三千余人，向我猛力反攻。当经我马朴旅长身临前线指挥进剿，匪亦死力抵抗，双方肉搏血战，形势猛烈，我马朴旅长奋不顾身，督促部队勇往直前中臀部受伤。我各部队见旅长受伤，并不气馁，愈战愈勇，且得我援军由捷径直抄匪后，准备断其归路，匪则益觉不支，纷纷后退，我军尾追，匪自相践踏，死伤四百余人，狼狈极矣。查二十二日阵亡之营长马学良是马朴旅长之独子，是役也父伤子亡，其为党国为团体忠诚报效之精神堪资矜式。

二月二十八日 我军派马步銮团刘承德团向匪主力堡进击，各部在周围夹攻，遂达成摧毁中坚任务，我匪伤亡均重，匪遂大溃，我获大胜，已操胜利之券矣。

三月四日 凤凰山役毙匪营长一连排长一俘八十名获枪一百枝骡马四十头

匪自米家营子各堡被我军昼夜痛剿，已溃不成军，即向各处流窜，一股约有一营兵力向山丹县属之凤凰山逃窜，旋即盘据凤凰山尽量裹胁民众招置抢马，企图负隅顽抗。我电令马禄旅长迅即追剿北窜股匪，并与驻防山丹部队确取连络，斟酌情形，迅即奋勇围剿，毋使匪部远颺。

三月四日我马禄旅奉令后，即向凤凰山推进，旋将盘踞凤凰山之匪包围，匪犹架起机关枪拚命顽抗，经我军猛烈攻击，将该股匪完全解决，并击毙伪营长伪政治员、连、排长各一员，俘获八十余人，夺获步枪一百余枝，获骡马四十余匹。

三月十一日 梨园堡匪部大败，我军击毙伪三十军军长夜老虎陈世才，并俘伪团长两员，获枪两千余支。

匪自米家营子被我军击溃后，一股即北窜临泽县属之威狄堡，经我军追剿又窜倪家营，此时匪已粮尽援绝日，屡次失利，残部死亡几尽，其势已成触藩之叛斗困之兽，欲战不得、欲退不能，苟延残喘而已，即重行改编残部为三纵队，以三十军残部改编为第一纵队，以伪九军残部改编为第二纵队，以口十军残部改编为第三纵队，改编就绪后，见我军对彼压迫程度愈深，又向梨园堡逃窜，本部即电令各军如下：

一、马志武团刘呈德团限三月十日以前到达梨园堡附近，加强防线，防匪突窜，并相机攻击正面之匪。

二、韩起功旅限十日以前向匪区推进，肃清散匪，抽出有力部队控制于梨园口附近地区，策应全线防匪逃窜。

三月十一日 我军向盘踞梨园堡之匪攻击，即将匪第一道阵线冲破，毙匪数十名。又继续向匪猛攻，匪知无力抵抗，即弃阵地溃窜，我军追剿十五里，将匪三团完全解决。我韩旅继续攻破匪堡三处，俘匪三百余人，是役击毙伪三十军军长陈世才一员，查陈世才善夜战，故在匪部中绰号夜老虎，实此次窜扰河西匪部中之唯一健将也。并俘获伪团长两员，获枪两千余枝并战利品颇多。

三月十二日 我根本解决匪第二纵队，我马彪旅谭成祥、马占成两团长亦同时殉职。

时日晚八时，我军攻击溃匪，匪尚据险顽抗，我部队奋勇攻击，匪以机关枪扫射，弹如雨下，我军再接再厉，攻击益烈，我警备一旅马彪旅谭成祥

团长马占成团长及旅第一团团附等，均能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先后殉职。我军见谭马两团长阵亡对匪益加愤恨，继续攻匪堡两处，先使俘匪持函劝匪投诚，而匪态度强硬，即将持函俘匪击毙，我军即用大炮轰击掩护，并以步骑夹击，激战约三小时之久，堡内之匪被我悉数解决。至此匪之第二纵队被我先后根本解决矣。查谭、马二团长剿匪以来转战河西海南临潭等地，每次战役能得极大战果，此次转战河西效力更巨，赤匪未灭身先死，缅怀忠勇，不胜痛惜。

三月十三日伪七三、七五两团被我根本解决，并擒获伪师长一员，我马玉成营长韩忠良司令均先后殉职。

是日拂晓残匪向梨园沟逃窜，我马志武团追击至黄番寺峡中，匪则守定山头，企图顽抗，我马志武团长即以一部在山麓向匪正面攻击，又以一部兵力即从两山岭上分头进攻，匪即转回目标，应付我山岭上部队，我山麓下部队即乘势向山上匪之阵地攻击，东西夹击毙匪千余，死尸遍弃山谷，获枪八百余枝，又获伪政治部印一颗，生擒伪师长一员，即行枪决以快人心。我营长马玉成、民团司令韩忠良亦均先后殉职，并伤亡兵士数十名。同日我马彪部攻击匪堡，匪以死力抵抗，我用大炮掩护各官兵拚命力攻猛扑十余次，将匪堡攻破，伪七三、七五两团被我军完全解决矣。

十三日 电奉军委会行营电悼唁我阵亡官兵

西宁马代主席感午警机电悉，所称剿匪胜利至慰，惟民团伤亡官长士兵甚多，至堪哀悼耳。特复。军委会灰高一印

西宁，马军长蒸灰警机电敬悉，贵部击毁敌堡，斩获众多，实堪嘉奖。至谭团长等阵亡，至深痛悼，希妥为抚慰，并将是役俘获伤亡照章填报，以凭转请奖恤。再来电对于是役作战地境及匪之番号，人枪数日均不甚详，仍盼查照见覆。顾祝同删午参战陕印。

三月十四日 在黄番地方由匪阵跑出一大鹿被我军擒获

此后匪又分两路逃窜，一股窜入西柳沟，一股窜入黄番，适此时有一大鹿由赤匪所驻松林中跑出，直跑入我军阵地即被我军生擒，远近闻之咸谓生擒徐向前之先兆，军民恨匪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三月十五日 弥漫五阅月之河西赤焰在黄番地方几被我根本肃清，匪首徐向前负伤远遁，仅以身免。

我马指挥子涵率各部队向黄番推进，此时匪在康隆寺南面山上松林中盘踞，正与我马志武团相持，我军即作围剿部署：

一、马志武团刘承德团位于康隆寺附近，即在该地构筑防御工事，保持重点于左翼，并酌派一部维持后防交通。

二、韩起功旅刘承德团肃清散匪，并须抽出有力部队策应全线进剿。

十五日拂晓，我马子涵指挥令马步銮、马志武两团为右翼，韩起功部队为左翼，各官兵奋勇登山激战一小时，匪势不支溃退。韩旅之手枪团攻破匪阵地四道，马得胜营长及贾铸连长均单身跳入匪之阵地，相继剿匪，不意阵亡殉职。从此，残匪无几窜入祁连山黄番林中，我马成祥营长右手受伤，弹穿掌心，四营营长马世成左腿受伤。匪自唐隆寺深林中窜出后，我军搜出机关枪六十七架，步枪数百枝，并获烧毁电台两架。我军睹匪遗弃枪支、电台、印信等重要军用品，可见其狼狈之状。我军即向东南方面尾追二十五里，匪势穷极又窜入密林中，我军即包围搜剿解决殆尽，残部数百，三五成群，各处星散，自逃性命，经我军在各要路口陆续俘获，即有极小数漏网者，悉数

饥寒交迫死于山林中矣，徐匪向前亦负伤远遁，仅以身免。

三月十九日 马军长电令甘州马全义团长设治剿匪阵亡官兵坟园，竖石立碑，刻记官阶姓名及剿匪战功，并栽置松柏花木以资纪念而垂永久。

三月二十二日 甘州民团随军维护桑梓，厥功甚伟，马军长步芳特电马全义团长，优加犒奖，于二十二日解散归里，各务生业。

三月二十六日 剿匪胜利马军长步芳电马指挥元海率部回青。

剿匪胜利，马军长特电马总指挥率部回青，规定归程序列如次：

- 一、虬藏民团循化民团为第一批。
- 二、西宁上五庄鲁沙尔民团为第二批。
- 三、西宁南川十三营民团、西宁市民团为第三批。
- 四、亶源等民团为第四批。
- 五、新二军各部为第五批，由马指挥亲自率领。
- 六、限四月上旬前到齐。

剿匪余声

一、匪首一死一擒，据报匪众在黄番被我军痛剿后，残余数百人至安西、肃州等处逃窜都兰，祁连一带亦发现少数溃匪等情。马军长为根本肃清计，当经分别令饬马步銮旅之马团长正魁郭参谋长全率部负都兰一带追剿之责，李团长增荫率部负陶苏来向肃州一带追剿之责、刘团长承德、马指挥志武率部负安西一带追剿之责，各部切取联络，务期残匪全部肃清其结果。

一、伪政委李卓然被击毙

残匪数百人，由伪政委李卓然率领窜往安西，其时我刘团长承德率部已达安西，征鞍甫卸。约隔四小时之顷，匪部骤至实行反攻，经我刘团长努力清剿，匪势不支即行向白墩子西窜，刘团长跟踪追击至石峡地方，匪据险顽抗，刘团奋勇包剿，卒将其歼灭大半，伪政委李卓然亦被击毙。

二、伪军长孙玉清被擒

伪军长孙玉清逃至肃州南山，被我游击部队擒获，解交马团长志武转解来青。

大军奏凯

一、马志武、马正魁等部奉调返青

据马志武等转报，残匪窜至距都兰四五站之地方擒掠后，不知逃往何处等情，当由马军长电饬该指挥等严密侦察实际情况，旋据番民云并无匪踪。确系谣传，经查明属实，即调该部按站回宁。

二、李增荫部奉调返青

李团长星夜追击残匪，经陶苏来至安西，备尝艰苦，无何残匪次第肃清，该部奉调返青。

三、刘承德部奉调返肃

残匪逃窜红柳园以西后，除由该部团副马良善率部追击未几肃清外，敦煌已无匪踪，经马军长电饬刘团在安西留住一营驻守一月，其余步兵由刘团长率领先行返肃。

至此窜扰甘、青声势浩大弥漫五阅月之赤焰，始告根本肃清矣。

马元海说青海马军“伤亡一万五千余人”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

马总指挥元海代表全体凯旋将士惠词略谓各位父老各位兄弟姊妹今天开会欢迎实在愧不敢当为国剿匪为民除害是军人应尽的天职自去年共匪由洮岷惨败后偷渡黄河企图窜扰河西各县我军奉命即行追剿本中央安内攘外之方针本香公军长既定之战略努力清剿在一条山接触经七昼夜伤亡五六百名匪终未得逞其后大靖甘沟古浪以及凉州四十里铺永昌山丹西洞堡高台梨园堡沙河诸役幸赖香公军长之德威及各友军之协助将士裹创而奋斗民众输粮而襄从始得以歼敌微功稍尽军人卫国之大天职前蒙各界公推杨厅长李特派员到永登慰劳复在永昌由马院长郭特派员代表各界慰劳实觉感愧之至不过尚有一事须为各位告者元海此次奉命出征虽获空前之胜利回念去年出发之时带出去的官兵民团很多既今归来已伤亡一万五千余人统计全省每村均有阵亡之人每家均有负伤之兵虽在胜利之氛围中然念及伤亡不令人悲从中来尚望各界有以抚恤之以慰死者在天之灵令竟蒙各界举行盛会元海深觉不安谨代表各部队弟兄致深切之感谢云

（注：《剿匪概述》所载马元海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的“庆祝”反共“胜利”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马步青说甘北骑五师死了“七千有奇”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一日，骑兵第五师马步青致祭于剿赤阵亡将士之灵曰，赤匪肆虐十载于兹，既扰陇右，复窜河西，占我城堡，杀我群黎，焚烧掳掠，儿哭女涕，仰待援军望切云霓，后有团勇，前有百师，冲锋陷阵，力合心齐，拼命奋斗，履险若夷，人不解甲，马不停蹄，苦战半载，才剪鲸鯢，阵亡之数，七千有奇。呜呼为国尽忠，勒鼎铭碑，气壮山河，遐迩皆知，今逢追悼，谨具诔辞，忠魂烈魄，维希鉴之尚飨。（见《剿匪概述》马步青六月一日在“青海省各界追悼剿匪阵亡将士大会”上的祭文全文）。

马步芳说青海马军死亡三千余众

（一九三八年元旦）

剿匪以来，诸将士或陷阵殉难，或负伤前线，省内各界一本爱国爱乡之心，捐助慰劳款洋，医治伤亡，实多感激。慰劳款洋，除由慰劳会收到二十余万元，作为伤亡费用外，不足费用，均由本席捐助，阵亡将士，共三千余人，每人所给抚恤费，或千元，五百元，四百元不等，最低在五十元以上，平均一人一百元计算，约须三十余万元。各部队对各机关公务人员捐款慰劳，尤表感谢，盖因各公务人员，一人之后，养给家属七八口，非如为商为工者之有生产事业，可以补助，今竟捐二个月半的维持费，慰劳将士，譬如以己之食而食人，其爱护之忧，殊为可感。本月三日，又达发放时期，本席在财政困难中，经筹措两万元，定今日发放矣。

（注：这是马步芳一九三八年元旦讲话《代理省政之过去与现在》一文的中间一部分，承认在河西反共“阵亡将士，共三千余人。”）

马步芳阻击北上抗日红军的始末（节录）

陈秉渊

河西景泰黄河河防之役

红军强渡黄河，突破马步青防御线：当红军自岷县节节北上，驻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为加强黄河要津中卫、靖远段的防线，严令马步芳及驻防凉州的伪骑五师师长马步青，配合宁夏马鸿逵部，扼守河防。马步芳预料红军将由甘北进入朔北，与陕北红军会合；也有向河西进发，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可能。一旦将自己主力投入战斗，则恐被红军拖住，首尾难以兼顾，即以伪骑兵第五师接近景泰、中卫黄河河防，应即出兵，可是马步青观望不前，迟不应命，马步芳派马佐等前往怂恿，并供应所需军粮，马步青遂派所属第二旅韩起禄旅，由古浪移防景泰，分驻于黄河沿岸的五佛寺、北坑滩、寺塔、索桥、老龙湾、西番窟、三角城等处渡口，并派伪参谋长马廷祥为前敌总指挥，随带步兵旅和炮兵团的各一个营，设总指挥所于景泰。当时河防防线穹远，东自北坑滩起，西至三角城止，蜿蜒三百余里，渡口十余处，指挥困难，难以得心应手。马步芳、马步青也无信心，认为“若遇劲敌，绝难抵御”，但为安定军心，马步芳敦促马步青于八月一日，驰往景泰视察。并加强了五佛寺防御线，加派步兵旅一个团扼守，其时红军第一方面军陆续到达甘肃会宁，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十月五日蒋介石及兰州伪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电知红军第四方面军向北移动，提出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急令马步芳、马步青加紧扼守河防防务。十四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靖远与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所属独立第十旅李贵清部接触，李部撤入城内，闭门不出。十五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分路进抵东湾子、水泉堡、石门川、大庙，并在打拉池成立河口人民政府。二十日五佛寺、小芦塘、索桥、老龙湾等处的渡口趋于紧张，当夜在发裕堡南沙金坪河沿一带的红军，隔河炮击，主力分布于平滩泉、虎泉口、红嘴子、蒋家滩、马家滩、营房滩、活包口沿线。二十五日夜，红军第三十军先遣部队，在靖远中泉子强渡黄河。韩起禄旅驻守中和堡的第二团，即遭到红军过河部队的攻击，纷纷溃退，红军克复中和堡，由中和堡分两路出击。这时红军组成西征军的大部队第三十军、九军、五军相继过河，集结主力于大川度、北湾、中和堡、老龙湾。旋在吴家川、尾泉一带，发生了战斗，马步青部相继溃散，节节后退，沿河防御线，全部瓦解。十月三十一日，红军分路包围了锁儿堡，马禄部及一条山和五佛寺。并于深夜进军景泰，与马廷祥部发生了战斗。红军继由旋涡、黄家湾、三角城一带，向西挺进，主力结集于一条山，马廷祥所部首尾不能相顾，龟缩于一条山的附近，一筹莫展。马步青派出伪骑兵第五师手枪团马呈祥部，由永登出发增援；马步芳派出伪第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马全义部，及民和、乐都民团三千余骑，由青海民和享堂出发增援，向沙河井并进。

大拉排、一条山的战斗：朱绍良以河西地区战火弥漫，兰州陷于危反之中，急电马步芳调派主力部队，进援伪骑兵第五师，至此马步芳以唇亡齿寒，令马元海为指挥，督率伪第一百师独立骑兵旅第一团马步奎、第二团马忠义部、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旅长马彪部，及青海大通、门源、西宁、循化、化隆、互助、贵德等县民团骑兵，星夜赴援，即于十一月一日，到达一条山附近的茨儿滩。继之又派出伪第一百师师直属辎重营等部队跟

进。蒋介石令朱绍良亦指挥宁夏马鸿逵部出动，并派毛炳文军由靖远渡河西进，以免战火转向兰州，兼以坐收渔人之利。二日，蒋介石为进一步利用马步芳，明令马步芳兼任伪第二防区第五纵队司令官，指定直辖伪骑兵第五师、新编第二军、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这天中午，马全义团在大拉排与红军接触，即驱使民团死攻，在红军的炽烈炮火下，死伤达四百余人。随之马呈祥团加入战斗，亦死伤累累，当夜撤至沙河井，三日，红军支队撤除了锁儿堡之围。四日，马忠义率骑兵团及互助民团一千六百余骑，与一条山红军前哨部队接触，严令民团冲击中，死伤相继。这时一条山大部分地区，已被红军占领，马进昌团被围于一条山西街的一堡寨中。马元海以伪骑兵第五师第二旅旅长韩起禄，在黄河沿岸防御不力，节节溃退，要求马步青将韩正法，使马步青很为难，只得严令马禄守锁儿堡，韩起禄戴罪立功。马元海即指挥马步銮、马忠义团、马彪旅，督率青海各县民团，分左右中三路进犯一条山，一时烟火弥漫，死伤甚众。即与被围的马进昌团，取得联络。马廷祥自马元海到达后，即由景泰赶抵一条山，马禄旅亦驰至。这天中午，马元海与马廷祥在一条山马进昌团堡寨的一房顶上窥察并督战时，马廷祥即被对面红军当场击毙，使马步芳、马步青振惊不已。即时呈报蒋介石，电文中竟称“奋不顾身，身先士卒，不幸中弹阵亡”。这时马元海惊惶失措，无能为力，困守于一条山北面的干河滩。马步芳又严令马元海继续进犯，限时攻陷一条山，马元海遂调配部队民团，猛扑一条山，可是这些人马刚刚到达指定地点，即被红军一一击溃。马元海向马步芳连电增援，马步芳以巩固西宁为前提，又续派互助、大通、民和等县大批民团，源源投入前线。【十】五日，红军将集结在大拉排的民团包围，一时人马慌乱，民团在死伤惨重的情况下，始突围而出，溃不成军，红军占领了大拉排。

干柴洼之战斗；【十】六日，红军放弃一条山，占领干柴洼。马元海侦知后，进据一条山。旋纠合部队及民团，分两路西行，向干柴洼一带进犯。

【十】七日，马元海向大拉排红军激战，即被击溃。【二】十一日，又在卯湟接触，亦即败退。既至【二】十三日，马元海在干柴洼从东南北三面进犯，展开拉锯战，有战斗机三架助战，拼死搏斗，反复冲击五六次，战斗极其惨烈，红军坚守迎击，阵地迄未动摇。双方鏖战中，伪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司令部副官长苗雨青被击毙。龙次马忠义团强制互助民团为前驱，迫令他们“作战不退，无令不回”，即在红军炽烈的火力中，民团死伤枕藉，全线崩溃。伪骑五师马呈祥团和伪第一百师六百团马全义团，及其督率的民和民团，亦望风奔溃西逃，不堪收拾。即时传出“堵不住，打不过”的呼声。马步芳为安定军心，令马元海加强官兵“保家卫国”的观念，从政治思想上麻痹部队及民团。又不断派出青海大通等县民团，充当炮灰，继续增援，红军随之放弃了干

柴洼。镇虏堡、大靖、土门、红梁山一带的战斗：【十】八日，红军一部，分两路进军，一由松山绕道西进，一由秦王川绕永登过老虎沟。马元海率领所属部队民团，及伪骑兵第五师马禄、韩起禄旅等部，随之向西移动。【十】九日，红军一部自沙河井集结于镇虏堡，一部占领了红梁山。【二】十日，马元海令韩起禄、马忠义率部进犯镇虏堡，以红军已撤退，向西追击。

【二】十一日红军第三十军克复大靖、土门，伪骑兵第五师师直属工兵营全营复没。祁明山旅、马禄旅亦在镇虏堡附近受创。【二】十三日红军将马彪旅在乱泉子、及马元海在大玉堡的阵地突破后，继续向西挺进，适蒋介石又

先后派出飞机十二架凌空助战，马元海、马彪、马忠义、祁明山、马禄等复行纠合部队及民团，向大靖、土门的红军进犯，又相继攻陷。【二】十四日，战斗重心移至红梁山，当夜十时激战中，伪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第一团第二营营长韩进忠被击毙，该旅下级军官殒命的达三十余人，士兵伤亡六百余骑，民团死伤更大，是日午夜，马元海所率部队及民团，纷纷溃退，在红梁山谷口自相惊扰，回头乱窜，竟在急忙中踏死军马两匹，马元海狼狈不堪。红军于鏖战之后，又放弃红梁山，由红梁山、大靖、土门一带向河西走廊进军，一部分红军直插入凉州城北的下新寨。河西景泰黄河河防至一条山、大靖，土门一带的战斗，至此结束。计自一九三六年十月起，至同年十一月下【中】旬止，历时两个月。

河西走廊至安西之役

古浪争夺战：古浪为凉州的门户，地当要冲，势在必争，因之古浪争夺战，成为马步芳与红军关键性的一次大规模战斗，而蒋马内部的矛盾，也有了突出的表现。当一条山一带战斗急剧之时，朱绍良为保障兰州安全，在督促马步芳加紧阻击的同时，急调伪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守卫兰州，沿水埠河，哈家一带布防，并派该师杨德亮旅增援古浪，马步芳对此情绪抵触，但难以拒绝，杨部本想混水摸鱼，到达永登后，即隔岸观火。十一月十日红军第九军、三十军部队，由大靖、土门一带直趋古浪。古浪为马步芳派遣的伪第一百师二九八旅五九五团团团长马华荣和马峻率领的西宁民团东南川保安骑兵团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团的一千四百人防守。十一月【二】十五日晨，红军前锋先行进攻，大部队随之续进，激战自晨至午，红军包围了古浪。午后五时许，马华荣臂部中伤，西宁东南川保安骑兵团死亡甚重，相继溃退；向安园镇 逃窜，古浪即日为红军克复。其时马彪、马元海所率的部队和民团，尚在大靖、土门至古浪峡之间，马忠义、马步銮也在古浪山区被红军牵制，仅有伪第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团团长马全义随带的民和县民团，骑兵第五师手枪团团团长马呈祥部，约共三千二百余人，自永登经龙沟堡向古浪进犯，到达县城附近，以红军力量强大，畏缩不前。这时马元海进抵古浪峡口，始从溃兵口中探知古浪已为红军克复，既绕道古浪西山，占据距古浪县城约五六里的金家堡，战事趋于对峙状态。蒋介石所派空军第十五队的轰炸机三架，在侦察古浪城头红军后，目睹马步芳部队迟迟不进，掷下炸弹两枚，炸死士兵十余人，马三十多匹，以示告警。马步芳惟恐一再败绩，难免另出问题，严令马元海展开攻势。这时毛炳文部虽逗留兰州附近，而杨德亮旅已进入古浪峡，紧随于马步芳部队的尾后，形同督战。马步芳针对当时形势，又电令马元海在古浪东南部公路线布置部队，以隔断杨旅与前线的联络。同时马元海部署了三面进犯红军的计划：

1. 以伪骑兵第五师韩起禄旅及该师马呈祥团，向古浪城东北方进犯；
2. 马彪旅向古浪城西南侧面进犯；
3. 马全义团向古浪城东南正面进犯；
4. 马忠义团、马步銮团在古浪南山相机策应，均配备了大批民团。

【二】十六日拂晓，进行第一次进犯。这时红军集结于古浪城关的约有五千余人，进犯中即被红军迎头痛击，死亡相继。既至马全义督部靠近东南城隅的民房，红军手榴弹与机枪弹横飞。马全义受伤，士兵死一百余人，民

团死三百余人，遂即溃退。伪骑兵第五师手枪团在东北方攻城时，该团第二营营长马得良被击毙，士兵死百余人、民团二百余人。二十七日马元海又纠合部队民团，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第二次大进犯，多次搏斗，到处起义，死伤空前，红军始退入城内，中午时马彪旅乘隙从东西两门一拥而入，短刀相接，双方展开肉搏，红军于血战后退古浪，即将马元海部署于城周的民团冲散，红军复回师反击古浪县城，马彪部及所率民团，又被击毙六百余人，即于当日下午五时，从城关逃窜，红军二次又克复了古浪县城。其间马元海又抽出部分部队及民团进犯，发生巷战，又被击溃。【二】十八日午，马元海集中马彪、马忠义、马步銮等部队及民团，以优势兵力作第三次大进犯，不计死亡，全力扑城，蒋介石派出的轰炸机助战，以致坚守古浪的红军，损失将及一半，红军第九军司令部参谋长及二十五师师长牺牲，经过了极其惨烈的搏斗后，红军主要据点相继失陷，遂乘夜退出了古浪县城，结束了一次最大的攻防战。这时杨德亮旅在马元海所派部队层层牵制下，勉强进抵古浪县城附近时，古浪已为马元海、马彪指挥的部队和民团重重聚集，又踟蹰于古浪近郊一带，无能为力。马步芳以古浪已攻陷，即令《青海日报》发行号外，并专电各方。还派出伪党政军干部多人，分赴各县及甘州一带宣传，人事叫嚷。他当时更得意的是把杨德亮旅隔离于战火之外，使其未能喧夺己功，力避国民党中央军插手于战斗。

马步青困守凉州：马步芳的欢乐心情尚未消逝，红军第三十军、九军部队，直指马步青老巢的凉州。这时马步芳与马步青的心情是两个样子，马步芳沉迷于古浪的侥幸致胜，着眼于丑表功，而马步青以红军兵临城下，危在旦夕，本部人马散布于土门、大靖、古浪一带，无法调集，左右又无部队，可资调遣，遂即以仅有的师直属炮兵团扼守伪骑兵第五师司令部所在的凉州新城，急电马步芳求援，马步芳始电伪第一百师二九八旅五九六团团团长刘呈德，率领两个营，自嘉峪关外赶赴凉州填防，刘团乘汽车以三天三夜的急行军，抵达凉州旧城，马步青继将一个炮连和马进昌团残部拨给刘团，并征调商号壮丁日夜防守，晚间城垛灯笼齐明，恐惶万状。但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先头部队，于【二】十八日已越大河驿西上，主力于【二】十九日夜沿凉州城南源源前进，直向西行，未去攻凉州新旧城。当晚马步青向马步芳告急的电文，不下七八次，马步芳束手无策，最后竟电马步青谓：于“阿哥安全第一，可弃即弃，万勿因守城自己吃亏”。虽强作镇静，实际心内无主。当晚午夜，时而在伪省政府，时而赴军司令中，忐忑不宁，终夜彷徨，但闻他低头哀呼“呼大”之声，情绪的紧张，达到了沸点。三【二】十日清晨，马步青有急电到西宁说：“红军向凉州旧城仅放排枪一次，绕城而过”。马步芳自是才眼开眉舒，他说：“阿哥得免于难，不是‘呼大’相助，凉州失守，西宁也必守不住，那时我们脚步一乱，前途就很危险”。由《青海日报》编拟稿件，发表新闻说：“马步青率所部及刘呈德团坚守凉州，躬自严防，以城防早有严密准备，与红军在旧城激战五小时，红军未得逞，反受重创”。在捏造战况之后，严令马元海率所属速向凉州前进，又恐红军由凉州南山入皇城滩攻西宁，即把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附设高级中学的学生，编成一个团，配备武装，作为守护西宁的一支基本武力。

调整部署，马元海任伪步骑全军总指挥：自凉州冒险之后，马步芳、马步青感觉到前方已投入八九万人马，必须调整部署，统一指挥。但两马互不相下，马步青以兄长自居，想总揽指挥权，可是嫡系部队七零八落，自己

既不敢担任，部署中又无人选，但一时气势如牛，亟想总揽全军，可是马步芳以自己是伪第二防区兼第五纵队司令官，马步青虽为胞兄，应受节制，于是提出马元海为伪步骑全军总指挥，可是马步芳深知马元海桀骜不驯，处事专横，又虑将来尾大不掉，难以驾驭，遂采取了原则上信任，实际权力上予以限制。两马往返电商结果，取得了同意，马步芳即作出如下部署：

“（一）任马元海为步骑全军总指挥，直属部队为第一百师独立骑兵旅第一团马步奎部、二九八旅五九六团刘呈德部、骑兵第五师步兵祁明山旅、循化上四工保安团韩忠良旅、西宁鲁沙尔保安团马庆旅；

（二）任马彪为骑兵第一路指挥，直属部队为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第一百师独立骑兵旅第二团马忠义部、门源保安团骑兵第一、二、三团；

（三）任马朴为骑兵第二路指挥，直属部队为第一百师骑兵旅旅直属部队、青海省保安处训练团骑兵第一大队马得胜、第二大队陈嘉禾、第三大队韩进禄部；

（四）任马禄为骑兵第三路指挥，直属部队为自率的骑兵第五师一个旅及韩起禄旅；

（五）任韩起功为步兵第一路指挥，直属部队为第一百师三百旅、师直属手枪团、甘州保安团汤敬文团，白诗珠团、韩炳团（韩替毛鸿文）、张永杰团、王积福团、曹敏团；

（六）骑兵第五师直属手枪团团团长马呈祥、第一百师二九八旅五九五团等部，作为总预备队。”

马步芳即以上项部署电达凉州，怂恿马步青于十一月三十日，召集马元海、马彪、马朴、马禄、韩起禄五人，予以宣布。这时马元海名为伪步骑全军总指挥，实际只能统率拨属自己的部队，但攻坚犯难的任务，又落在他的身上。十二月二日，伪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由兰州飞抵凉州，与马步青会昭，面囑限期消灭河西红军，并令伪中央军第一师杨德亮旅抵凉州，归马步青指挥，又派伪空军第十五队亦驻凉州，由毛邦初指挥助战。马步芳即利用伪第五纵队司令部名义；把眼中钉的杨德亮旅，以步兵缓不济急的借口，令其扼守凉州各要道，使杨旅困留凉州，一筹莫展。马元海等出发后，竟电马步芳称：“韩起禄为右路军，马彪左为路军，自属中路军，向西追击”等语，可见前方的实际兵力及其指挥，并不尽如马步芳的部署，马步芳也不以为意，只希望他们卖命效死而已。

凉州西四十里铺的战斗：红军先头部队集结于凉州西四十里铺后，伪骑五师祁明山旅即行进犯，激战数小时，不支败退。该师马禄旅又在三十里铺攻击红军，韩起禄旅亦在凉州北永昌堡四坝河一带与红军相持。三十日伪步骑总指挥马元海令饬刘呈德团及祁明山旅，再度进犯西四十里铺的红军，又在红军密集部队三千余人的冲击下，纷纷溃退。韩起禄旅亦被另一红军部队攻击，阵地摧毁。当日十一时许，马元海复督促部队民团进犯，红军放弃西四十里铺及其附近各堡寨，即为马元海部所侵占，但已死伤士兵及民团共达八九百人。

红军克复永昌：十二月一日，红军西征军总部、直属部队、第三十军、九军、占领永昌，第五军占领山丹，第三十军的八八师、八九师布防于丰乐堡、八坝、水磨一带，严阵以待。马彪率属由侧方截击，令马忠义团由正面进犯，混战终日，以红军始终坚守阵地，无法攻陷。马元海遂率属绕道攻永

昌，由马彪及马朴率属攻山丹，红军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骑兵师等部队，经水泉子、峡口增援山丹，转战于新河一带。马元海会同伪骑兵第五师韩起禄旅、祁明山旅先向丰乐堡、八坝、水磨进犯，双方短兵相接，战事激烈，马元海虽督属死攻，很少进展，遂处在胶着状态。夜间一看到黑影移动，疑为红军，即以机枪大炮轰击，一夕数惊，自相践踏，甚至火并，情况极其混乱。时红军集结于永昌城内及东二十里铺、红庙墩一带的兵力，共约一万一千余人，积极以火药、制钱之类，制造大批炸弹，准备迎战。马元海以久攻无效，严令刘呈德团由徐家堡一带进行突击，刘团死战中所陷红军阵地，终为红军相继克复，多次拉锯战中，迭受重创，迄无成效。马元海即致电马步芳，深责刘呈德作战不力，马步芳阅电后深为愤恨。二日马元海又电称：“刘团在永昌东二十里铺进攻接官亭及附近最坚固的一座碉堡时，血战中死三营营副一、连长二、排长三、士兵一百四十余人，占据了东二十里铺一带。”马元海又于当日分三路进犯，相继攻陷了永昌城北的北海子、东水泉以及东关东端的油坊院一处，和附近磨坊三十余盘。是夜据守东关西半部及城内的红军，向东水泉及油坊院突击，激战终夜，进攻东水泉两次，油坊院墙上并搭过云梯七八次，刘呈德拚死硬守，所属第一营营长韩得明、营副马希仲受伤，死连附二、排长一，士兵死七人，伤十七人。天明时红军撤返，遗云梯十二三架，尸体二十余具、军帽四十余顶。四日马元海复纠合部署，以大炮掩护，向红军阵地猛冲，但红军防御工事坚固，并以树枝作成栏栅，重重障碍，迄未越入，狼狈撤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以马禄旅牵制红军兵力，派主力转攻永昌城东三十里铺，攻陷了几个庄堡。其间马步銮团将红军派出的歌舞团截击，获团员男女数十人。直至八日晚止，迄无大战。九日马元海电马步芳谓：“永昌附近各堡红军放出火号，熙熙攘攘，似有东返模样”。马步芳据报后以现已天寒结冰，如黄河以南红军渡河进援，结成一体，则声势浩大，前途堪虞，急电马元海速将永昌攻破，使红军进入于靠近肃州的沙漠地带，用全力歼灭。但马元海伎俩已尽，无能为力，永昌仍在红军坚守下屹立不动。九日，蒋介石自西安专电马步芳，以“过河的红军，既已消灭过半，应乘此声威。督率所部，务于两星期内将其扑灭”。又谓：“民勤极关重要，妥为布置，倘遇警报，务须死守待援，切嘱”。十日伪军事委员会又颁发《悬赏招抚‘赤匪’办法》五条，其中第四条有“自行前来投诚者，均一律优待，送归原籍，或酌予工作，决不杀害一人”，那时马步芳在前方滥杀战俘，已成普遍现象，伪军事委员会迫于社会舆论的严正谴责，同日又转电马步芳告诫，马步芳即于十一日假惺惺地电马元海谓：“可能范围内极力避免滥杀，对于战俘及伤兵，务要善为待遇”。并即呈报伪军事委员会，以掩饰自己的滔天罪行，其实马步芳嗜杀成性，发电后的当日，适前方一批伤兵转运至西宁，马步芳与他们闲谈中得悉马廷祥之兄马元祥，自一条山战斗开始，对所俘红军缚在桩上，随手开枪惨杀，声称为弟报仇，先后被害的战俘，不下百数十人。西宁民团鲁沙尔保安旅旅长马庆，也亲用手刀乱砍战俘，亦达十数人。马步芳竟然说：“马元祥是男子汉”。其阴险凶暴如此。还以骄纵的语气说：“中央命我两星期消灭红军，可是中央军打了多少年，为啥不能消灭红军？民勤地方边避。又有什么重要值得死守？”

西安发生事变，马步芳军心动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当日晚马步芳从伪中央广播电台发布的消息中才得悉，以事件突如其来，极为震惊，以自己处境陷于狼狈，莫知所措，彷徨终夜。十三日晨又

传来兰州东北军已与河西红军取得联系，共同携手。午间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委员蒋系张民权夫妇逃至西宁，马步芳心境更加惶乱。十三日至十四日的《青海日报》，只报导一般时事，不登载西安事变情况，反映了马步芳方寸无主，举棋不定的心思。十四日晚，始电马元海告知西安发生事变，并嘱转告马彪、马朴外，不得向任何人泄露。直至十八日，以情况较为澄清，始发出“讨伐”张杨的通电，并与驻凉州的国民党中央军杨德亮旅进行联络，但西安事变发生后，前方军心动摇，陷于混乱。十四日在永昌十里铺曾有小接触外，战事沉寂。马元海为整饬军心，始于十七日向永昌十里铺进犯，即攻陷堡外院落七八处，但红军第九军以奇兵进援，又迫使马元海部溃退。十八日马步銮团第四营、刘呈德团第二营，均困守于十里铺外围的两个庄堡，马元海当夜加派后援兵力，于十九日晨佯作撤退，并由士兵化装民众，在庄堡墙头上诈呼军队已撤出，以诱红军，正午时红军派出两个连前来探试，堡内伏兵即行突击，红军被迫撤回。马步芳接电后向众炫耀，并令《青海日报》作了重点报导。

永昌的战斗：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永昌城西南的各庄堡不断发生激战。二十六日夜，在永昌附近的红军，放弃四周各庄堡，集结于城内，马元海纠合部队及民团进行攻城，以马步銮团为主力，配西宁鲁沙尔民团马贵团、马兴泰团，从正面进犯永昌城西门。以刘呈德团为主力，配循化上四工保安旅韩忠良部，从侧面进犯永昌城东北角。以伪骑五师韩起禄旅为机动兵，截击突击的红军。即于二十七日战斗开始，驻凉州的伪空军第十五队，派出战斗机三架助战。但各路进犯的部队，均被守城红军迎头击溃，死伤共达六百余人，战斗机一架，亦被击伤。他们看到守城奋战的红军，其中有不少战士纷纷以石块阻击，奋不顾身的英勇斗志，为之震惊。迫使马元海变更策略，改攻为围。二十八日晨二时许，围守于永昌城东门外的刘团第一营，忽发现永昌城内沉寂，即派兵探视，始知红军转移阵地，已放弃永昌继续西进，遂即闯入城内，仅俘获红军后勤工匠及骆驼等。马元海即专电报称：“攻克永昌城”，马步芳转电伪军事委员会邀“功”，强调：“我军血战三日，攻克永昌”。并派出伪新编第二军司令部参谋长马德，随带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机要处科长朱长玉，前往慰劳。继又派出郭学礼、魏敷滋、马师融等人，以“青海省党政代表团”名义，驰赴永昌。二十九日马元海电称：红军“有进攻民乐模样”，马步芳以民乐靠近甘青交界的扁都沟，恐红军将进入青海北部，即令甘州伪第一百师三百旅旅长韩起功，急调民乐团于洪水河堵击，又派八宝二寺滩保安骑兵第五、第六团布哈公、南木卡部抵扁都口扼守。但红军主力，继续沿甘新公路挺进，马步芳以民乐线已无战事迹象，私心又为之窃喜。那时马步青为保全自己实力，将伪骑兵第五师祁明山旅撤回凉州，仅令马禄旅、韩起禄旅支持局面，马步芳心虽不满，实已无法制止。

山丹的战斗：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之间，马忠义、陈嘉禾、马得胜督率民团，先后进犯山丹十五里铺、十里铺、五里铺及山丹南郊、东郊、西郊、均被红军击溃，马朴部亦投入战斗，又被击退，死伤部队民团数百人。二十九日伪空军第十五队轰炸机两架，自凉州飞出轰炸，红军第五军遂集结于山丹城内，马彪、马朴严令部队民团进犯山丹，激战竟日，毫无进展，只得采取包围形势。三十日夜，红军第五军撤出山丹，突围中第二十三师三十七团团、政委及营长，连长四人牺牲，大部队向西进军。马彪、马朴乘机侵入山丹，向马步芳报称：“攻克山丹”，又转电伪军事委员会，竟说：“我

军冒险犯难，将红军劲旅击溃，克复山丹县城”。

这时马步芳以素与朱绍良勾结甚密，惟自西安事变后，迄未回驻兰州，眼着河西反共战斗日有起色，何应钦对己素无好感，自行向伪军事委员会表“功”，收效甚鲜，以朱在蒋介石与己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越来越加迫切，即借口“永昌、山丹之役，俘获将近两千人，无处解送，且甘局混乱，人心惶恐，朱主任（绍良）离甘后，军事前途，大受影响”，特电仇军事委员会，“速令朱主任从速返甘，主持军事”。元月十三日接伪军政部何应钦复电谓：“朱主任一民（朱绍良字）不日飞天水”。事实上朱仍留南京，并无返甘的决定，马步芳探悉后深愤何应钦的奚落，而对朱之未即返甘，颇为失望。

红军向甘州西南乡进军：十二月二日至二十五日之间，红军分布兵力于山丹附近各地区继续作战，红军第三十军九十师改编的骑兵师，及第五军二十四师的两个团，进攻甘州东南部，红军二十三师的两个团及骑兵进攻甘州二十里铺。马步芳鉴于凉州空城的冒险，令马元海、马朴、马彪分兵截击外，严饬伪第一百师三百旅旅长韩起功集中所部，死守甘州。马元海等部队民团，紧跟红军各路尾后骚扰，不断发生小战斗，红军进攻甘州二十里铺及东南部的部队，行动迅速，不可捉摸，使马元海部疲于奔命。二十九日夜，红军第五军先头部队，绕渡甘州城西的黑河，韩起功派甘州民团截击，仅有小接触，又恐甘州被围，即将民团撤回，协同部队守城，可是红军未向甘州城进攻，旋由甘州城西南七十里的龙首堡及甘郡堡、黑河一带，继续进军，向南乡倪家营子前进，韩起功以甘州城垣已无危险，分兵尾随红军，相持于南乡一带各村落。

高台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元月十三日，当红军西征军总部、第三十军在甘州甘郡堡时，马步銮团督率民团前往袭击，红军西征军总部即分散直属部队，旋又集结于沙河，韩起功旅即前往进犯。十四日红军第五军二十四师、二十三师等部队相继克复了高台、临泽。当时韩起功为集中兵力，扼守甘州，撤出高台、临泽的所部，既至马元海诘责，他为推卸责任，即电马步芳谓：“我军预先放弃高台、临泽，诱其入城，以期压迫于该两城中而聚歼之”。马步芳以韩为自己的心腹，不予追究，并电令马元海限期攻陷。十七日马元海令韩三成率民团向高台西门外的红军大碉堡阵地进犯，竟用火焚毁了该碉堡。十八日李家堡之役，韩起功旅谭呈祥团被围于堡内，红军奋勇进攻，谭团鉴于情况危急，竟将堡外各院落浇油燃着，得以幸存，谭呈祥受伤，被击毙士兵将近百人。十九日马朴率部队民团向临泽城西北角，东北角及南门、西门进犯，以红军援军骤至，溃往西北隅。二十日又分四路进犯高台，马忠义、马得胜团扑西城，伪骑兵第五师马禄旅、韩起禄旅，及韩进禄所率的民团扑东北城角，马朴旅扑西城，陈嘉禾率民团扑东南城角，由马兆瑞纠集其余民团，作为预备队。是日拂晓，马朴旅马忠义团由西门闯入城内，发生巷战，各路部队大都迫令民团为前驱，用大刀肉搏，死伤甚重。高台城于一九二九年地震倒塌，无险可守，红军血战于各街巷，战士牺牲三千五百余人，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二十四师师长、特务团长等英勇牺牲，高台失陷。马步芳据报，即分电蒋介石、何应钦、朱绍良邀“功”，并由《青海日报》于一天之内，连发号外三次，大事狂妄宣传。高台战斗结束，马步青又将所属伪骑兵第五师韩起禄旅撤返凉州。

临泽的战斗：二十一日坚守沙河地区的红军，由鸭子渠向附近麇集的西宁民团突击，节节胜利，旋马步銮团驰至进犯，红军第三十军骑兵师亦增援

激战，双方死伤均重，骑兵师叶师长在鏖战中壮烈牺牲。二十二日马元海以马步銮团、刘呈德团、骑兵第五师马禄旅为主力，先向临泽河北及城南各庄堡分头进犯，继由南郊猛扑南门，激战甚烈，已将云梯数十架搭于南城城墙，立被守城红军机枪击退，复行硬攻，爬上城头的又被红军击坠于城根。这时混战中红军多用石块拒击，势如雨发，有些女战士在战斗中英勇异常，不稍退让，尤为马元海所惊叹，明知守城红军弹药已缺乏，可是铁墙铜壁，可望而不可及。随之仍溃退原驻地。当夜十时许，风雪交加，马元海乘夜暗苍茫，又迫令部队民团攻城，城头仅放出一阵枪声，即行沉寂，得以又搭云梯披城。这时红军已由西南门撤出，临泽已成空城，遂落于马元海之手。城内大庙仅有红军一小队，即被惨杀。继之在城郊激战中，红军师长董俊彦英勇牺牲。二十七日红军第三十军在临泽唐家湾的两团部队，与沙河一带的第三十军会合，第五军、九军和三十军的主力，逐渐集中，马步芳深恐红军沿甘新公路西上入新，严令马元海“死力堵击于肃州沙窝地带，阻止西进和东下”。深恐红军直驱入新，或回师东下，将无以拒止，后患堪虞。随之马步青以固守凉州为词，将所属马禄部也撤回，伪骑兵第五师人马，已全部脱离了战斗。

倪家营子的战斗：红军在山丹、高台、临泽一带迭经血战中，逐渐集结于龙首堡、西墩堡一带村落，马朴旅、赶起功旅随之尾追。二十七日马元海令伪第一百师直属手枪团团团长马玉龙，督率该团及由西宁市民组成的青海省宪兵团合攻西墩堡，即被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迎击，驻龙首堡的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三千余人，亦进援猛攻，马玉龙率领的手枪团、宪兵团相继溃窜。红军冲锋中，宪兵团被歼，全团一千三百人中逃生的仅有三百余人。手枪团第二营营长韩顺昌被击毙，死伤连排长三十八人，死士兵一千一百余人，伤二百余人。当日夜，雷家屯储备的弹药被红军焚毁，整整延烧了一昼夜，守兵仅以身免。二十八日红军自西墩堡、龙首堡转入倪家营子，但马步芳尚难判断红军前进方向。二十九日马元海电告：“红军大部队离开甘新公路，进入离甘州南七十里的倪家营子，占堡寨四十三处，星罗棋布于周围三十里之地，总人数约有一万三千余人，确系主力，番号有第五军二十三师属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二十四师属四十三团、四十五团，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属二六五、二六六团，八十九师属二六七、二六八团，及其骑兵团等，但各部人数多寡不一。”至此才肯定红军已由公路线向祁连南山地区活动，马步芳又认为在肃州沙漠地带围困，收效尚难，今既转入山林，则道路崎岖，无处补给，气候剧寒，行动更加不便，红军陷入绝地，胜券已操，即在省政府纪念周上公开叫嚣“红军进入山林，不易久居，我以骑步兵分头夹击，最后胜利可期。”并说：“自接战以来，我军在历次城池庄堡作战中损

失很大，今情势已变，红军天天在被动中”。即令马元海围攻，将倪家营子东西两面各堡寨四十余处占据，以西宁上五庄、门源民团绕于东；马步銮团、刘呈德团、循化上四工民团绕于南；韩起功旅绕于西北；马彪旅、马朴旅绕于东北，将倪家营子各往堡红军层层包围，双方相持。二月一日午后，马元海接获倪家营子红军四征军总部函一件：“本党已与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去电谓：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全国庆幸，今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挥，爱派代表与贵军商洽一切，先此函闻”。马元海即转电马步芳，马即电复“红军此时已至山穷水尽，设此诡计，缓我进攻，仍即聚集重兵，勿稍放松，以免失机”。并将来往电文，在《青海日报》公布。马元海即自二日晨起，调集部队民团，

进犯六次，但伤亡甚重，十三日战斗沉寂。十四日马元海电告：倪家营子红军避不应战，已无西上新疆能力，发现有东返模样”。马步芳以红军行将东下，急电蒋介石请示，蒋于十五日复电：“据情报确有此企图，已分令防范”，即于当日电令马元海、马彪，马朴、韩起功，“协力四面急攻，不得任其东返”。十五日在王家大堡激战十一次。十六日起，马元海拼凑一切力量，开始总进犯。当时聚集倪家营子的部队和民团，共达七万三千余人。马元海以韩起功旅驻防甘州，养尊处优，怂恿担任正面攻击。十六日接触中，韩旅五九九团第一营高登瀛部攻一庄堡时，损失过半，马步銮、刘呈德团亦与红军发生激战。十七日不断接触，到处枪声紧急。十八日韩旅五九九团第二营孟全禄部进犯一庄堡时，亦受重创，该营不顾死亡，终于攻陷正面的庄堡一处。二十日起，四面昼夜围攻，战斗至为激烈，红军在各庄堡牺牲千余人，马元海、马朴、马彪、韩起功部的死亡，更大于红军数倍。二十二日，刘呈德团担任正面攻击，连陷庄堡数处，两侧及后面进犯的部队民团，亦在激战中各逞其凶，但红军主要阵地，迄未动摇。伪第一百师三百旅营长马学良、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营长马朝选被击毙，各部队民团连排长死三十余人，伤十余人，士兵及民团死伤四百八十余人。二十三日将红军西方的一大庄堡包围，并于当夜进犯两次，伪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团长马古成受伤，士兵及民团死伤八十余人。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双方在各阵地相持。二十七日循化上四工保安旅旅长韩忠良、团长马忠良被击毙。马得胜率大通民团投入战斗，亦被击伤。二十八日伪骑兵第二路指挥马朴臀部受伤。当晚马步銮团、刘呈德团，向红军主力庄堡进犯，各部队民团死力夹击，红军被优势兵力包围，分十路向南撤退，突围中又牺牲千余人，这次马元海等部队民团，亦死亡两千余人。红军即由倪家营子出击，分头血战，第二次红军又集结倪家营子，马元海在先后付出死伤七千余人的代价下，始于三十日攻陷倪家营子。马元海即电报马步芳，马接电后又分电报告蒋介石、何应钦、朱绍良。马元海在该电中曾说：“骑兵第二路指挥马旅长朴，二十八日在阵地侧方大便，被流弹击伤臂部”。马步芳转报时改为：“马朴身先士卒，血战中被伤”。令《青海日报》发表消息时，并加按语说：“马旅长朴身临前线指挥，双方肉搏，形势猛烈，终以奋不顾身，督促部队勇往直前中臂部受伤。查二十二日阵亡的营长马学良，为马旅长独子，是役父伤子亡，堪资矜式”。作了歪曲事实的报导。

当倪家营子激战中，马元海总指挥部，突于某夜失火，所积大批炮弹，被火爆炸，烟火弥漫，马元海与部属十数人只身跳出，急忙间藏身于地窖的官佐二人，终被烧死，火势之烈，可以想见。

凤凰山的战斗：三月四日，马元海派部进犯撤往凤凰山的红军，红军迎战中牺牲了三百余人。九日部分红军被围于临泽威狄堡，亦被马元海派出的部队民团摧残了过半，但在红军的猛击下，伪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一团团长谭应福、二团团团长马占成被击毙，士兵及民团死伤达五百余人。红军在凤凰山、威狄堡血战中，斗志仍极昂扬，继续进军，终与倪家营子突围的主力会师。

三流沟的战斗：红军自倪家营子突围，一部于三月八日至十日之间，集结于三流沟布防，三流沟系东西南三个沟的总称。这时马步銮、马忠义团，已改编为伪第一百师独立骑兵第一、第二两个旅，马忠义并兼任伪骑兵第二路指挥，尾随红军，在南流沟与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所部接触，双方激战甚烈。同时刘呈德团亦加入围攻，夜间在梨园堡北山根聚积大批柴草，连续

燃烧、封锁了红军联络线，监视突围。被困于南流沟的南北两端的红军，旋为避免重重包围，十一日晨从南流沟突围，激战中又牺牲了部分兵力。

梨园堡的战斗：十一日，红军主力转向梨园堡集结，重整部队。马元海电报说：“红军在梨园堡恢复过河西上时的编制，第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第九军为第二纵队，第五军为第三纵队，坚守梨园堡”。马步芳即令加紧围攻。十二日，马元海令马忠义旅、刘呈德团，从正面进犯，由韩起功旅控制梨园口地区，当日即攻陷红军防线，红军继续进入梨园堡的山脑，占领了东西两个山头，马忠义旅、马步奎旅从两山进犯，直闯红军阵地，以绝对的优势，硬攻东西山头，红军在寸土必争中展开极英勇顽强的战斗，反复冲杀，短兵相接，红军第九军政委陈海松在混战中壮烈牺牲，第三十军的八十八师及第九军的一个团遭受了重大损失。第三十军八十九师的二六三团，素以夜战著名。获得“夜老虎”的光荣称号，这次搏斗中尤为英勇，牺牲也惨重。十四日东西两山陷落，红军继续向祁连南山挺进。5日马忠义旅在祁连南山的草岭大坂，又与红军接触，马忠义旅营长马玉成被击毙，士兵死伤二百余人，那时天寒气厉，到处冰雪，红军只有消耗，毫无补给，且山岭崎岖，路途不熟，于是化整为零，分头西进。马忠义旅在搜索中发现红军砸毁的武器及电台很多，还有成堆烧毁的公文等件。冻僵在山沟的红军，手里还紧握着枪枝。十五日马忠义在祁连南山大山根的石崖边，突然又被红军射击，石崖靠近山沟，火力旺盛，马忠义以一个营的兵力冲上去，枪声才稀稀拉拉，发现只有红军二三十人，大多数已牺牲，俘获五六人，其中有师长一人，年约二十多岁，左臂早已打断，腿部又被伤，马忠义迫令投降，即遭到严厉斥责，马忠义竟残忍凶暴地搬动枪机，这位师长举起右手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其后从被俘战士口中，才探悉这是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将军。马忠义又在南山继续搜索中，红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将军不幸被俘。于五月上旬在西宁英勇就义。

祁连山区黄番的战斗：红军自三流沟、梨园沟一带分别突围后，一部分在黄番寺山峡把守山头，马元海于4日进犯，红军迎击后继续进入黄番寺黑河上游。其间在黄番松林对峙中，有一大鹿自红军阵地逸出，为马元海部所擒，专电驰报，正中马步芳宗教迷信的胸怀，认为“这是胜利的先兆”。立即令《青海日报》也发布了号外。当晚马元海向黄番继续进犯，由韩起功旅、马忠义旅、马步奎旅抽调骑兵，围攻康龙寺，韩旅营长马得胜、一连长贾铸被击死，营长马成祥、马世成等受伤，红军在康龙寺的阵地失陷，牺牲惨重。随之红军特务团在青龙寺及牦牛山一带激战，在四面包围下亦牺牲了百余人，赤脚冻坏的战士四百余人被俘，送往甘州途中，被惨杀了不少。在这一带的小战斗，不下数十次，循化民团大队长苏全忠、副大队长马成功被击毙。此后以红军主力已向西挺进，黄番战斗结束，部队和民团相继调回，马元海亦返甘州，由韩起功旅派部继续搜山，四月六日与红军支队司令马良骏十数人遭遇，参谋长董元被俘，马良骏受伤后仍率三四人进入松林游击。迄至四月月底，从寅番地区陆续寻获了红军焚毁或砸碎的大批机枪、步枪零件及器材后，韩部始撤出。

安西的战斗：三月十六日红军组成的左翼军沿祁连南山麓西进，马步芳又恐进入青海境，即于二十日由西宁派出骑兵马正魁团驰往都兰布防，李增荫团经陶苏来向肃州甘青交界线出发。四月一日，据报红军向昌马耳子前进，马步芳即令伪第一百师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派团长刘呈德自肃州率旅直

属手枪连、五九五团第二营马如良、第三营韩辅臣部，星夜驰赴安西截堵。又令马忠义率领一个团为后续部队，急速跟进。四月八日刘呈德率部到达安西时，当地机关负责人已逃散，即在城布置兵力，当夜夜间，红军已进抵安西。向东门、南门展开战斗，刘部阻击，红军转往五营村、王家围子，刘部出城进犯，混战多时，红军乘夜突围。其后又被困于白墩子以西至红柳园之间，连续接触，互有伤亡。十五日在红柳园激战中，红军牺牲于沙丘地带的又有百余人，伪五九五团二营营长马如良、连长马德庆被击毙，伤连排长十数人，死士兵五十余人。红军突围，继续西进，经历了四十多天的艰苦行军终于到达了甘新交界的猩猩峡。马步芳据电后，转电新疆伪哈密警备司令尧乐搏斯堵击，令刘呈德及跟进的马忠义团、李增荫团分别返防。二十日尧乐搏斯即派部在苦水布防，迫令红军缴械，即接战于哈密段公路沿线，尧部被击溃。红军虽剩了七百余人，终于与新疆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气壮山河的西征。河西古浪经走廊至安西一带的战斗，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至一九三七年四月止，历时五个多月，至此结束。

马步芳疯狂阻击北上抗日的红军，突出地暴露了反共、反人民的凶恶面貌。但中国工农红军一贯以高度的英勇不屈、顽强战斗的革命英雄气概，给马步芳匪军以沉重的打击，在甘青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丰功伟绩，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永垂不朽。

一九六三年八月

马步青部在甘肃河西景泰、古浪间阻击红军的战斗回忆

李惠民

（一）防御部署梗概

当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举世震惊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伟大史绩之际，红四方面军组织西路军，向甘肃靖远地区集结，计划远征新疆，建立河西根据地，以打通国际路线。

红军西征的行动开始后，蒋介石立即震恐，急调国民党嫡系部队胡宗南部、毛炳文部，及东北军于学忠部，布置于西兰公路一带；并令青海封建军阀马步芳和驻在甘肃武威（凉州的），马步青，派部在黄河西岸堵击，既以消灭红军，也藉此廓清马步芳兄弟盘据的河西走廊。

当时马步芳与马步青往返计议中，马步青以防线警远，坚决要马步芳出兵联防，实际是要挟马步芳供应粮秣，马步芳则以红军在甘南的威胁，尚未完全解除，甘肃河西地区第一线的防御，应由马步青率领的骑兵第五师担任，至所需粮秣，即由青海利用黄河运输。马步青如愿以偿，即令骑兵第五师部队向河西东端的黄河沿岸移动。并成立前方指挥所，由骑兵第五师司令部参谋长马廷祥任指挥，当时我任该师司令部参谋处参谋主任，被派到前方指挥所，担任参谋业务。

那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初步判断红军将先击破驻在黄河东岸靖远的邓宝珊部李贵清旅，及一条城附近的国民党嫡系部队，然后在靖远县城或北湾渡河；同时也认定红军一部可能在靖远一带进行牵制，以主力从景泰县属的五佛寺渡河，而且这一可能性较大。因此前方指挥所即作出了如下部署：

（一）北湾到三角城一带，实施间接防御；即第一线使用少数兵力，负责警戒，把主力集结于后方适当地点，作为第二线，一俟确实判明红军行动后，全力出击；

（二）有力部队配置于五佛寺，直接控制黄河河岸，以阻击红军渡河。

当时马步青的兵力，是骑兵第五师的两个骑步旅、一个步兵旅、两个直属团、一个工兵营和通讯大队。第一旅旅长马禄，所属第一团团团长魏珍、第二团团团长马福仓；第二旅旅长韩起禄，所属第一团团团长敏得魁，第二团团团长马长青；步兵旅旅长祁明山，所属第一团团团长马如麟，第二团团团长马进昌；直属的两个团是炮兵团和特务团，炮兵团团长韩荣福，手枪团团长马呈祥。全师步骑兵力，共约一万人。这时调抵前方的部队，有第二旅司令部及所属第一团的两个营和第二团；第一旅第二团团部及其一个营。依据部署，指挥所即命令上项部队，分别扼守如下防线：

北湾线为第一旅第二团团部和一个营；

中泉子线为一个营；

三角城线为第二旅司令部和两个营；

老龙湾、索桥、一条山线为一个营；

五佛寺线为第二旅第二团团部和一个营；

上下长滩、沙坡头线为一个营：

六月间，前方指挥所以红军已在靖远以东以南的地区，开展了活动，即调动步兵旅第二团第一营、炮兵团第三营，及约三十骑的卫士队，进驻景泰。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又调整了兵力；

1.老龙湾、素桥的防御任务，由步兵一个连接替；

2.距中泉子北八十公里的尾泉，系交通要点，派步兵旅第二团团部及其第三营扼守，九月上旬，又调步兵旅司令部及其所属第一团，由武威抵五佛寺接替防务，原驻守该地及上下长滩一带的部队，移防于景泰城西南约四十五公里的大拉排，归原旅直接指挥。原驻该地的第二团团部及其两个营，推进至尾泉西侧约四五公里的脑泉。于是在黄河靖远段西岸的沿河一带，形成了一条相互支援紧密联结的防御线，企图堵击红军的渡河西进。但是从黄河西岸皋兰县属的北湾起，顺河流经靖远县属的中泉子、三角城，和景泰县属的老龙湾、素桥、五佛寺、上下长滩，一直到宁夏中卫县属的沙坡头一带，蜿蜒四百余公里，两岸多系悬崖削壁，通行困难。这条防御线好像向东南和向南张开的两张弓，第一线部队守在弦上，前方指挥所远处于两张弓间的景泰县城，除三角城、五佛寺部队，用无线电指挥联系外，其余各线据点的部队，必须绕行于很远的弧线，才能得到联系和补给。马步青为了解决通信联络，命令星夜架设了由武威、土门子、大靖、茨尔滩到景泰，再由景泰利用原有的经一条山、大拉排到尾泉的有线电路，构成了临时的军用电话线。后来这条通讯设备，由于马禄到尾泉后怕指挥所下达新任务或受到指责，撤除了电话机，所以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既至红军占领尾泉，立即向马廷祥通话说：“我们已到了尾泉，过两天在景泰见面”。起初他还以为是自己的电话，后来听得语气不对，把耳机一甩，派出骑一个排，带着电工把附近的电话线，全部予以破坏。

沿河构筑的防御工事，有二至三条散兵壕，以坚固碉堡加强之。在尾泉、脑泉一带，构筑了第二线工事。并将景泰县城城墙修补加固，周围掘有深三丈、宽两丈的垫壕，还在城外构筑了相当数量的碉堡。

（二）战斗经过情况

十月中旬，红军先头部队，在靖远城南及以西的地区，与邓宝珊部李贵清旅接触，李旅即退入城内，闭门不出。

二十日发现红军大军到靖远城西一带，似有进攻靖远县城模样。先是李贵清曾与韩起禄有相互支援的协定，朱绍良亦派飞机向景泰前方指挥所投下通信筒，指明已派出部队，将于二十一日向靖远以东以南的大拉池、大芦子一带的红军，发动总攻，命令指挥所调动部队，相机防堵。

二十二日，马廷祥接第二旅旅长韩起禄电告，红军大军向黄河东岸北湾对面的一条城附近移动。

二十三日又接韩转来第一旅团长马福仓的报告，以红军将在北湾渡河，吁请增加兵力。

二十四日，马廷祥令一个骑兵营增援北湾，又自率一个步兵排，携土炮一门，驰往督战，即隔河向红军阵地发射了几十发炮弹。

二十五日夜，红军一部由中泉子强渡黄河，防守于中泉子附近的是韩起禄旅二团的马显图营，这个营实际执行战斗任务只有六七十人，防线又有几

里宽，红军在炮火掩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奋勇强渡，在河岸仅仅遇到了轻微的抵抗，随着红军扩大滩头阵地的急剧推进中，马显图营全部溃散，营长本人亦于当夜失踪，以后再未得到下落。

其时韩起禄旅司令部驻三角城，距中泉子只有十二三公里，轻骑驰援，一小时可达。当韩起禄接到马显图报告红军渡河的消息后，在一纸命令拼死抵抗的同时，勉强派出一个骑兵营，前往增援，可是这个骑兵营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迟迟到达中泉子以北六七公里的地区，碰到了逃回后方的马显图营的残部，听到红军势不可当，未敢再行前进一步。溃兵们还说：“红军大炮一响，吓的人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听不清了，究竟红军是啥样子，还没有看到。”使增援的这个骑兵营，更加畏缩不前。当时在那样紧迫的情况下，身为旅长的韩起禄，只是忙于收拾旅司令部的大车、帐篷、行军马槽、炊具，以及携带的粮秣等等，不顾前方战斗。他以往在三角城骑高头大马，或驾着摩托车，带着一长串鹰犬似的卫士，在防地往来兜风，今遇紧急关头，已手足失措，只顾自己。

二十六日晨，韩起禄才率领旅司令部，稀稀拉拉地到达中泉子以北十多公里的大道上。韩起禄旋在高地上用望远镜观察红军渡河情况时，大声喊道：“过来了，又一船过来了。”红军严整渡河的浩大声势，使这个平日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垂头丧气，无可奈何。他问怎么办？该旅的参谋人员以目前只有两个骑兵营，难以拒挡，最好向尾泉撤退，与马禄旅会合，集中兵力，再作处理，韩即于中午左右，向北转进，也在这一天的上午十时许，马廷祥在河北湾渡始接到红军在中泉子成功，震惊之余，立即乘汽车起行，拟仍返景泰，但甫行十几公里，汽车发生故障，无法修理，徒步急行，一气跑了二十多公里，心急口焦，碰水就喝，碰果园就吃，以致肚子拉稀。幸好途中逢到正向北湾增援的骑兵营，令其停止前进，即乘骑兵的副马，于当晚深夜，驰至尾泉马进昌团部，以电讯业经中断，用书面命令韩起禄坚决堵击，并令脑泉的马长青团立即赴援，马禄旅由一条山迅速前进。

二十七日，马廷祥才乘派去接他的小汽车，由尾泉返抵景泰。马廷祥离开北湾的当天，红军用迫击炮轰击马福仓团，团部中了两发炮弹，马福仓着了慌，即率团部逃跑，临行只给营长说：“马上撤退，向尾泉附近找我”。骑兵营即在两个小时内完全后退。这时北湾亦无阻力，红军一部，亦于当日午后在该处安全渡河，并即向吴家川截断了韩起禄旅的退路。午后，韩起禄率部到达距中泉子七十多公里的吴家川，与马禄旅会合，这两个旅司令部，及撤退的马福仓残部，和增援的马长青团与其它部队，兵力共有三个骑兵团以上，当夜露宿于吴家川。由于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且判断红军一时难以赶上来，下令喂马做饭，就地休息。入夜气温骤降，部队几乎以班为单位，燃起了篝火，吴家川到处是一片火光，红军不需要侦察，就可以了解宿营地的范围，判断出兵力的多少。

二十八日上午三时左右，红军先头部队进抵吴家川，立即展开包围，用机枪扫射。韩起禄和马禄坐围的火堆被击中，火星进了一身，他们立即惊跳起来，在卫士的协助下，上马北奔。随带的望远镜、皮大衣、手枪都丢了，连马鞭子也没来得及拿。官兵们有的喂马，有的做饭，有的睡着了，在突然震耳的机枪声中，引起了极度的惶乱，人叫马嘶，整个部队向北狂奔，大部分武器丢失了，电台、被服、给养、装具、车辆等等，全部遗弃。幸亏天冷，马鞍未卸，不然，马鞍也来不及备了。既至天明，才逃到尾泉、脑泉一带，

大体上恢复了原建制，在惊魂未定的气氛中，重新准备战斗。

尾泉当吴家川到景泰城大道的要冲、西北约五公里处就是脑泉，尾泉有两个大堡垒，马进昌因在尾泉构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韩起禄、马禄即至尾泉，会同决定马禄和马进昌团守尾泉，韩起禄旅守脑泉，以阻止红军北进。并约定相互支援，谁不支援，就不是穆民（意即回民）。马禄、马进昌还率班长以上的人员，视察阵地，作了具体布署。此时在夜战中已尝到了苦头，也约略摸到了一些红军夜战的规律。

二十九日夜十时，红军向尾泉攻击。马进昌团在前线的一营步兵，年龄大都是十几岁，构筑的工事是根据《筑城教范》中规定的成年人身长尺寸，他们身材小，战斗中枪口在工事射击口不能平伸出去，有的还不会放枪，胆大些的朝天乱放了几枪，就掉头向后逃，而马禄旅的骑兵，将马完全控制于阵地左右的村落里，混战中红军利用夜暗，很快地迫近阵地前沿，投掷手榴弹，爆炸声和火光惊脱了军马，骑兵们立即放弃阵地，纷纷追马，抓住就攀鞍上马，不顾一切地向后逃奔，阵地防御，全线崩溃了。驻在脑泉的韩起禄，听到尾泉发生战斗，即组织兵力赴援，途中碰到逃散的骑兵，他们为替自己遮掩，谎言战斗激烈，使韩起禄惊惶万分，这些援兵也一哄而逃，势不可当，连韩起禄这个本来跑得不算慢的旅长，也没赶上。韩起禄终于尽力地逃到了锁汉堡西南约十公里的一个山寨中。马禄旅也逃至锁汉堡。马进昌团更加狼狈，团长的乘马也丢了，部队逃散于山沟里。

三十日，马进昌收罗了残部二百余人，于中午奔抵景泰。这时马廷祥在三五天中没有得到部队在战斗中的任何消息，心境急燥，成天在前方指挥所打转转，一听到马进昌兵败到此，就拿他出气，不准进城，斥令立即到一条山防守，一条山守不住，定要砍头。马进昌请求补发、补充一些枪支弹药，都遭到严厉拒绝，马进昌只得率领所部，到一条山去了。

三十一日晚，红军分头进军，包围了锁汉堡，占领了一条山，把马进昌团也围在一个堡子里。当夜十二时以后，红军猛攻景泰县城。景泰县城原来是一个土堡，只有东西两个城门，城东南角到西南角的一段城墙，有两处因地震坍塌，虽已补修和新修了一些射击和交通设备，可是景泰县城的防御，主要依靠新构筑的外壕和周围的碉堡工事。几天来已派部队严密防守、查哨警戒。这天得到锁汉堡和马进昌团被围的消息后，判断红军一定要攻景泰县城，马廷祥加紧了严密戒备。既至将入夜半，平静无事，大家暗暗地松了一口气，马廷祥方回部休息，突然清脆的密集机枪声，震响起来，马廷祥又即奔至城西南角督战，城东南角则由炮兵团营长马腾指挥，双方展开了战斗。这时所有城外的防御工事，已被红军突破，并分两个梯队攻城，一个梯队在城西南端，一个梯队在城东南端，从射击孔伏视城下，月白风清中清楚地看到红军以英勇矫健的步伐，抬着用树杆扎成的云梯，开始登城，东南段已爬上城头的二十余人，即被击倒，激战至天快明时，红军才停止了攻城，这时在城西南段登城的红军，也牺牲了三十余人。当红军攻城时，城内慌成一团，狗吠人叫，混乱不堪，这些嘈杂声与枪声会合在一起，把整个景泰县城陷入于绝望中的挣扎气氛里。

红军在攻景泰县城的同时，还派出一个支队，包围了五佛寺的步兵祁明山旅司令部及其一个营。红军派人劝他合作，他既不复信，也不出兵，红军旋即撤往一条山。马步青也将祁明山旅调回武威。驻沙坡头的骑兵，也归还了原建制。景泰县城以东的防御线，至此完全撤除。

十一月一日，马步青以马廷祥连电求援，复电指示：“已由青海调动大批援军，在未达到前可派人向红军虚与讲和；如果红军转攻宁夏马鸿逵部，我们绝不出击”。马廷祥即根据指示，派遣骑兵第五师司令部上校兽医处处长张毅生（靖远人），前往一条山红军总部接洽。张原是马廷祥任旅长时的参谋长，因打牌喝酒，被调职师司令部，这次他自行呈准马步青，到前方指挥所服务，马廷祥对他更加不高兴，所以此去成功固然好，死亦不足惜。张对此也是有点感觉的。张毅生奉命后，即带着自己的一根棍子，前往一条山。临行交给我一张纸条，并嘱托说：“万一牺牲了，转交给我的妻子。”内容是叮咛她好好教养孩子，孩子们也要好好听话读书。我即送他出城，城门已在早几天以石块封闭，由守兵搬开一个小孔，把张推出城门，张面色苍白，有气无力地说了声再见，就掉头而去。当天马步青由青海派出的马全义团，及民和、乐都、互助三县民团，和马步青派出的马呈祥团，共约六千多人，分成两个梯队，马全义在前，马呈祥在后，以大拉排己为红军占领，沿着大道经沙河井向大拉排前进。十时左右，马全义团与红军接触。红军在占领的两个大堡寨周围高地上，筑有据点工事，各据点之间，以火力相互支援，据点周围的近距离内，巧妙地构成了浓密的火网防。守各个据点的人数，大概还不到一个排。马全义团以遭遇战的姿态投入战斗，即先驱民和、乐都两县的民团向红军阵地冲去，第一批进入火网的被消灭了，又迫令第二、第三批照样冲，慌乱中有些民团狂奔乱转，直被击倒为止，有些就地用尸体掩蔽自身，转眼间红军阵地前积尸成堆，不到两个小时，死亡四五百人。正在此时，马呈祥团赶到了，朱绍良也由兰州派出飞机三架助战。马呈祥即指示以连为单位的攻击目标，发动冲锋。马全义也随之又恢复了攻势，以惨酷的人海战术，不顾死亡的进犯，在下午五时左右，红军始放弃了大部分阵地，退入于互为犄角的两个大堡寨内。傍晚七时左右，全线战斗，才停止下来。马全义、马呈祥以战斗竟日，疲惫至极，只管撤退部队和民团，不顾尸丛血泊中呻吟呼号的伤兵，直到第二天，还是由红军派出医务人员，进行了救护。当晚正在附近村落做饭时，突然间到处烟火齐发，遂不顾一切地豕突狼奔，竟将由扇子网正在进援的预备队，也冲散了，逃到沙河井，才停止了下来。有些部队和民团，还直奔永登。部队的辎重和民团的刀矛、皮褂，丢了一干二净，使这两个贵族出身的少爷，在沙河井抱头大哭，相互埋怨。在收容残部时，不知谁放了一股风说：“红军到了镇虏堡”，又急向秦王川逃奔，以后又听说没有什么情况，又回到沙河井，整顿残部。

二日午间，张毅生回来了，笑容满面，带着红军三十军政委及军长的联名信，主要内容是：1.红军与马鸿逵已有协定，红军不攻宁夏，马鸿逵也不援助马步青；2.红军不侵占马步青的防地，只要战斗中将枪口抬高，以应付蒋介石追击红军的军令，红军决不认真还击；3.应由马廷祥写一封签名信，作为和谈凭证；4.希望命令一条山堡内的马进昌部，不要开枪射击红军。

三日，马廷祥以对红军的伪和，已有端倪，遂不惜费尽心机，继续设下圈套，又令张毅生赴一条山红军总部，针对来信主要内容，由张口头转达了如下意见：1.为防止蒋介石问罪，不敢写签名信；2.已命令马进昌停止射击红军；3.马禄部在锁汉堡被困已久，希望撤围。张在红军总部谈话时，马进昌团还是不断地放冷枪，红军总部驻地的盐局，与马进昌占据的堡子，只隔一条街，红军代表请张当面给马进昌传达马廷祥的命令，张即到街道铺檐下喊话，马进昌在堡墙射击孔看到张毅生，即由连长韩占春答话，张说明不要

开枪，韩问：“马指挥有信没有”？张答：“没有信，口头传达”。韩即说：“我去报告团长”。韩与马进昌商议后，即时将张击中毙命。事后查明，他们因疑惑张平时不实在，就开枪击死，尸体还是由红军备棺掩埋的。

当张毅生赴一条山后，马廷祥借与红军假和谈之机，乘青海援军未到之前，想集中马禄、韩起禄各部队，在一条山打一次象样的战斗，以遮掩多次惨败的局面，即于当日下午二时许，马廷祥带领指挥所的我等，及一个卫士排、一个骑兵连，共约骑兵八十余人，出景泰东门向北转进，企图绕个大湾子，避开红军阻击。刚越过景泰城北的小河滩，即被红军哨兵发现，既至我们驰上北原时，已有红军骑兵四五十人前来追击，我们很快地跑上坂坡，下马迎击，在炽烈火力的射击下，击倒了红军的几匹马，红军在几次冲锋之后撤退了。就在此时，我们又发现坂坡顶上的旷野里，约有红军骑兵二百余人，前来阻击，并且在我们的左侧约一公里处，也有红军步兵一百余人，向我们的后路急进，马廷祥眼看将陷于被包围，一面派人赴城调援，一面说声“走”，我们立即上马奔回北原，但红军已抄出后路，幸而景泰城内的步兵营营长马进忠，一听到城北出现激烈的枪声，立即率领一个连，出城应援，即与红军发生遭遇战，红军退据于一高地，双方交战了一个小时，副营长肩部受伤，死士兵一人，伤二人，拣回红军遗弃的伤马三匹，傍晚我们回到景泰城。

四日红军总部派代表抵景泰，马廷祥诡称有病，拒绝接见，仅将所接信件及宣传品，递上城来。红军在信中的大意是：1.拟改景泰为毅生县，以纪念张毅生之死；2.红军极愿真诚合作，反蒋抗日；3.锁汉堡已撤围，马禄临行急促，红军未及整队，只集合了司号员吹奏军乐，表示欢送；4.已给围困的马进昌团补给了粮食饮水，抱歉存粮不多，未能充分供给，如由景泰转供，红军不加阻挠。马廷祥即于当晚又派上尉书记官王吉生，缒城而出，会同红军代表赴一条山联络。当时又听到红军向马进昌补给粮秣时，这个毫无人性的凶犯，竟于得到补给后转手射击红军，以致牺牲了好几个人，但红军始终予以容忍，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难忘的深刻印象。

同时，马步芳派出的马忠义骑兵团，已先期到达一条山附近，与红军一部接触，即被迎头击死、击伤二十余人，当晚逃往距一条山约十五公里的茨尔滩。旋王吉生自一条山返景泰，他说：“红军合作的意愿是真诚的。”这时由青海派出的大批援兵，已源源不断而来，马廷祥以通过假和谈，已和缓了红军对景泰的攻势，他狰狞的面孔里带着杀人凶气说：“我们不谈了。”这时马步芳派出的指挥马无海，督率骑兵马步銮团、马忠义团，和马禄旅旅直属部队，及第二团、第一团的两个营，韩起禄旅的部分部队，西宁鲁沙尔民团保安骑兵旅的第一、二两个团等，麇集于一条山。马禄、韩起禄的部队，亦在一条山以南和西南的堡寨，所有由青海派出的骑兵，集中于一条山西北的干河滩。当夜马元海指挥马步銮团向一条山西北角的清真寺攻击，马忠义向一条山北侧一个据点攻击，虽然没有成功，但以为也可以打夜战了。

七日，继续进攻清真寺，迫使红军退出，打通了与被包围的马进昌团的联系。该团的一个骑兵排，即突围绕道至景泰，呈领了弹药后又返回一条山，马进昌团暂时得到了一些补充。

八日，马元海攻占了马进昌团被围的以南以北的几个小据点，红军的防线缩小了。

其时马廷祥带卫士一排，骑兵一连，由景泰前往一条山，与马元海聚会，决定向红军总部所在地的一条山盐局进攻。马廷祥即在马进昌团的堡子上用

两支步枪，由卫士装填子弹，自己轮换射击，大约半小时多没有移动位置，红军发现后对准马廷祥的射击孔，只一枪，马廷祥登时被击中毙命。

十七日，马元海拟再发动总攻一条山，经侦察后才发现红军已于十六日夜全部转移，不知去向，遂即命令四出侦察。韩起禄、马忠义率领所部，追至大拉排之西的镇虏堡，该堡距沙河井十五公里，是向西经松山滩、黄平川通往古浪的大道。马全义、马呈祥两团亦由沙河井向镇虏堡进攻，因为已吃了红军的许多苦头，把部队分成几个梯队，很小心地搜索前进。他们快到镇虏堡时，即听到密集的枪声，遂即展开部队，慢慢行进。原来这天上午七时，韩起禄与马忠义率部进犯镇虏堡时，据侦察报告：“堡门大开，门前有哨兵守卫，堡墙垛口上红军严阵以待”。即组织部队，猛力攻击，但对方并不还击，起初还以为是诱敌深入，一网歼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进攻，但无动静，既至冲到堡子墙根，才发现红军利用青海各县民团遗弃的军服，装饰成几个假人，安置在堡门和堡子上，使韩起禄等扑了个空。但他们为了邀“功”，俟马全义、马呈祥部到达，将计就计，竟诡称：“红军已被我们击退”。马全义、马呈祥以亦闻到激烈的枪声，信以为真。当日午后，马元海才侦悉红军已由一条山向西挺进。即督率部队、民团追击，即在干柴洼、红梁山一带，与红军发生了激烈战斗，红军分路且战且走，随之占领了古浪。

十九日，马呈祥团由永登到达距古浪二十公里的黑松驿时，恰恰碰到一大队人马，即在山沟里互打起来，经过一小时多的激战，双方伤亡了好些人，马呈祥才从叉子枪、马匹和服装上辨识，恐怕不是红军，即用号音联系，原来正是他的父亲马庆率领的西宁鲁沙尔民团保安骑兵旅。

马元海以红军聚集主力于古浪，即纠合当时在前方的步骑部队，围攻古浪。

在这一战斗中，马呈祥团的进犯部署是：

第一、二两营为第一线，先扫清北关红军据点，然后猛攻北城；

第三营为第二线，先进攻城西北山腰几个碉堡内的红军，占据碉堡后依情况支援第一线。

战斗开始后，进攻碉堡的第三营，从四面蜂涌而上，有些士兵利用红军火力的间歇及死角，一下子爬上碉堡顶盖，以未带手榴弹，只是用刺刀揭顶盖，红军沉着应战，先以火力击退四面的攻势，再按照顶盖的脚步声对准射击，一一击毙。这些碉堡原先是马步青部构筑的，本身设备并不坚固，加以马呈祥不顾一切的严令反复冲击，红军终于弹尽援绝，失陷了这些据点。

古浪县城早年因地震坍塌，红军利用马步青原设的一道散兵壕，临时修补和加强，没有掩盖，也没有来得及构成外壕障碍物、火力支援等等工事设备，仅在进入城内的车马孔道的两侧，构有坚固工事，布成袋形阵地。红军防御的主要手段是在近距离用手榴弹迎击。

马呈祥疯狂似的以密集队形继续攻北城，死亡甚重，有些小队爬上了颓废的城墙，搏斗中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陷入城内，亦无生还。在几次冲锋失败中，发现城根孔道口好像容易接近，红军火力也不那么炽烈，遂即重行区分部队，向孔道突击。既至好几个分队突入城内，即被两侧红军揽腰截住，瞬息消灭，后尾招架不住，只好退回。这样反复五次进攻中，都被红军口袋阵术所歼灭，战斗的激烈，可以说是空前的。整日激战，马呈祥团精疲力竭，死伤累累。一营营长韩得明左臂被打断，二营营长马得良被击毙，全团死伤失踪三百余人。终于撤退至城北五六公里的大沟内宿营。这天马元海所指挥

的步骑各部队、民团，从四面围攻的结果，也都遭到了失败。

二十八日马元海率领所属的步骑兵，又展开激战，红军主力乘夜进军武威，遂攻陷古浪县城。

十二月初，以战斗已进入于河西走廊，马步青撤回了景泰的指挥所人员。蒋介石派出的毛炳文等部，也先后返回兰州。

一九六四年四月

甘肃河西一条山至古浪阻击红军的战斗纪实

张时之

一、星夜驰赴一条山

公元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的西路军，于二十五日夜，由甘肃靖远县中泉子强渡黄河，向河西大进军，马步芳以拒守黄河河防的马步青部节节溃退、显然将触动自己在河西多年盘据的地盘，忧心忡忡，焦急万状。这时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以战事急转直下，危机四伏，迭令马步芳派队进援，马步芳以红军已进入河西，具有切肤之痛，立即任命马元海为指挥，督率青海部队和民团，星夜驰赴一条山。其时我任第一百师司令部参谋处参谋，马步芳命令我随军工作，即时成行。即至甘肃永登县，进入松山滩沙漠，一片荒凉，山陵起伏中有一绿洲，聚居着藏民四五十户。国民党军政部在此设有军牧场一处，早已逃避一空。我在未出发前，还不知道马元海究竟率有多少兵马，到松山滩集合后，才看到有马步銮、马忠义两个骑兵团；马庆率领的西宁鲁沙尔民团马兴泰、马贵、赵宝才、柳绳祖等团，及惶源民团李增荫团。另有先期和陆续到达的马全义团、马彪旅等部。这些部队和民团，大体上都是骑兵，共达一万余人。

二、一条山战斗

马元海率部由松山滩进入于茨尔滩后，从一条山传来的稀稀疏疏的枪声，时有所闻。这时据报马步青部马达昌团被围，马元海即决定如下部署：

1. 分三路总攻一条山，齐头并进，夺取红军阵地；
2. 右翼主力为马步銮团，从东侧进攻；
3. 左翼主力为马忠义团，从西侧进攻；
4. 中路以马彪旅为主力，从正南面进攻；
5. 所有民团，按原配备随各路主力并进；
6. 策应部队，各路自行布置。

十一月四日，开始进犯，不久枪声密集，各路先头部队，已与红军前哨接触，随之一条山烟火弥漫，战斗激烈，既至日落，各路进犯部队毫无进展、遂将主力部队和民团，撤退至一条山北部三四里的一道干河滩，之后红军发现我军主力所在，即于夜晚展开猛击，以我早有准备，即行撤回。马元海派出副官长贾屏藩率士兵数人，向一条山被围的马进昌团联络，中途即被红军击伤臂部。不久，马步青部马禄旅也赶抵一条山，配合马元海部各路兵力复行进犯，战事激烈，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既至十一月四日的中午，几个官兵抬着一付担架，由前线来至于河滩，才知道是马步青部指挥马廷祥被红军击毙的尸体。原来这一天马廷祥和马元海在马进昌占据的堡子上持枪射击中，从对面的红军阵地上，飞出一粒子弹，登时被击中头部身死。消息所传，全军为之震惊。这时又传来了马全义、马呈祥团，在大拉排地方被红军击溃的消息，加以聚集于干河滩的我方部队，历时已有七八日之久，交通线悉被红军切断，弹药粮草，无法补给，群情惶惶，愈益浮动。特别是饮水更成严重

问题，马嘶人渴，不可终日。其后马元海发动猛攻，又被红军迎头击溃。正在危发之中，忽报红军继续向西挺进，马元海即于十六日乘机占据了一条山，我们进入街衢时，但见满墙大都写着：“红军北上抗日”等标语，并书有“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先遣军政委陈昌浩司令员徐向前”的军衔，断垣残壁，弹痕历历，双方巷战遗迹，依然在目。一座堡院里，发现红军伤员十多人，还有已牺牲的战士尸体十多具。自马元海督率的部队和民团麇集于一条山后，秩序极其紊乱，马元海也以久战疲惫，迟迟不进，朱绍良派出的侦察机睹此情况，投下警告炸弹两枚，幸人马均未受伤，迫使马元海即时向西尾追，但仓卒移动中漫无次序，部队自由行动，举目四望，一片混乱，一到夜间，火把犹如满天星斗，人喊马嘶，莫辨路径。这次前方医院的许多医护人员，曾被红军所俘，不久又释放回来了。

我们沿着松山滩北边西行，在遥远的南边，发现大队人马亦向西移动，有人指说那是红军部队，大家心惶意乱，不能自主。究竟是红军还是自己的队伍，无从分辨。

三、干柴洼战斗

十一月十六日，红军放弃一条山，同日占领了干柴洼。马元海即纠合所属部队和民团进攻，死伤甚重。二十四日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朱绍良亦派出战斗机三架助战，并投下一份情报说：“干柴洼东北角系红军主力”。马元海遂指挥人马，并力进犯，顿时烟尘冲天，山川变色。但红军不断组织兵力，反复迎击，鏖战达五六次之多，马忠义迫令互助县民团死拼，伤亡枕藉，形成自黄河沿岸接触以来极其剧烈的拉锯战。当此紧急关头，马元海在紧靠东面的一座山顶上，戴着狐皮帽，身披大领皮袄，旁插一小红旗，指挥作战，我也在他身旁传达向各部队发布的命令，这时红军射出的子弹横飞，马元海不断严令各部队和民团，死力进犯。虽是经过了整天的战斗，部队和民团死伤累累，但红军坚守的干柴洼阵地，始终屹立不动，既至晚间，干柴洼仍是攻不下，马元海不得不将部队撤退至打鱼沟一带。这夜马步芳在西宁用报话机督令进兵，马元海又欲以人海战术猛扑，可是红军已放弃干柴洼，进军红梁山。我们随之进入干柴洼，但见大街小巷，红军都挖有战壕，家家户户，门墙板壁都是枪眼。有些地方熊熊大火，正在燃烧。街道两旁，遗有牺牲的红军尸体数具。从战地的实际观察中，红军防卫的严整，令人叹服。

四、红梁山战斗

红梁山雄峙于层峦叠嶂间，山色如火，气象万千。二十四日晚间的黄昏时分，马元海命令各部队和民团出动，准备夜攻红梁山，可是我们从未曾作过夜战，当地地形又极复杂，欲向马元海提出建议，收回成命，但马元海已先行出发，各部队和民团亦分别向红梁山进犯，我们也只得随军前进，当晚十时左右，投入于第一线的部队和民团，在红军的猛烈阻击下，纷纷溃散，一时情况紧张，先头部队和殿后部队，互相践踏，混乱不堪，山坡田野间到处是一片喊叫声，狼狈之状。难以形容，异口同声地在埋怨马元海冒险。我们系指挥部成员，这时亦与马元海失去了联络，不暇自顾，其后在一狭长的山谷里，才看到了马元海，他畏缩在乱石丛中，身边只有随从三五人，他感

慨地说：“‘呼大’呀！事情怎么来的不知道，我们的人马这样倒退下来，将来怎么打下去？”可以想见当时惶乱的情况，已达到了最高峰。时已深夜，寒气袭人，两腿冻麻，就在原地跺脚待旦。直到第二天，马元海又命令退至谷口的部队和民团，继续仍循原路向红梁山狭谷反扑，或三十成群，或五十为队，骑马曳枪，仍是紊乱不堪。在一狭隘要道中，发现溃退时被踏死的军马两匹，横梗路中。昨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险局面，由此可见。既至勉强靠近红梁山，始悉红军已离红梁山继续西进。这时河西走廊及青海一带，空气更形紧张，马步芳迭令马元海加紧追击红军，企图缓和危局。

马元海往返疲惫之下，又沿着羊肠鸟道，向西进的红军尾追，行抵黄羊川，我们饥饿不堪，觅得两个杂面馍，几个人分食之。与当地居民攀谈中，得悉红军前卫尖兵，已于两三天前，经此向古浪搜索前进，曾询问地形道路之后，即轻装而去。此外并未发现红军大部队的行踪。进军的神速，出乎想像之外了。

五、古浪战斗

由黄羊川前行，便是古浪峡，在龙沟堡忽逢浑身血污的我方伤兵三五人，始知古浪已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被红军前锋占领，马华荣、马峻等率领的西宁东南川民团十二大营，被红军击溃。古浪峡两山之间，红军布阵扼守。马元海多日不明红军动向，这时才知道了红军主力集中于古浪，于是决定在龙沟堡住宿，派人探索地形，以便进攻，同时又接获大靖、土门一带，亦有红军活动，我方在这些地区的部队，亦已溃不成军，更使我们惶惧万分。

马元海遂集中部队和民团，取道龙沟堡西南地区，向古浪冒险行进，以行动紧急，进入于乱山丛中，从山头上已望见古浪县城一片烽火，我们在乱山中面临悬崖绝壁，无路可寻，马元海号令直冲，人马纷纷从八九尺至一两丈高的山崖上，人牵马、马拉人地蜂涌而下，一时尘土蔽天，声震山野，不到两个小时，为数一两万众的人马，将经过的这些土山头，顿时踏开了几十道路口，随之到达了距古浪城西约十五里的金家堡一带。这时马元海和马彪旅、马全义团，及马呈祥团、韩起禄旅、马福仓团等及各民团，都会合于古浪县城附近，马元海衡度形势，决定三面围攻，发布了战斗部署：

1. 东北方由马步青所属韩起禄旅及手枪团和所属民团担任；
2. 西南方由马彪旅及所属民团担任；
3. 东南方由马全义团及所属民团担任；
4. 以马忠义团、马步奎团作为总预备队，听候临时调遣。

古浪会战的序幕，即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晨起揭开，这一天枪炮声始终未休，震耳欲聋，几次攻犯，都被红军迎头击溃，晚间始收集残兵，民团及部队受创甚重。二十七日又开展大战，朱绍良派出的轰炸机亦前来助战，形成了一片火海，由攻城战转而为街巷战，由逐户逐房战再转而为白刃战，坚守与硬攻，交炽在一起，彼退此进，在无数次大大小小地猛烈搏斗中，血肉横飞，死伤空前。午后五时许，我方终以不支，陆续被迫溃退，我等奔至金家堡时，已是黄昏时分，不见马元海，只有马彪整顿所部，他指责我们说：“你们与指挥脱节，究竟是来干什么事的？”我们只好哑口无语，任其奚落。当晚与马彪部下闲谈中，得知这天围攻红军的一个据点时，眼看快要攻陷了，红军从阵地摔下了很多银元，哗啦哗啦地撒满地面，我方部队见钱眼热，不

顾一切，抢取银元，红军即时密集扫射，当场被击毙击伤了很多了，自相混乱，红军的该处据点，得以转危为安。二十八日清晨，我们与马元海取得了联络，又聚在一处，这天又布置第三次大进攻，兵力配备，仍然采取了步骑混合，三面进犯。双方接触后展开肉搏，各路部队竟驱使民团陷入最前锋，死亡累累。马元海、马彪均在第一线督战，死力猛攻，但红军坚决迎击，不稍退步，一时血浆遍地，尸体横陈，各要冲火势腾空，令人难以举目，马元海死力硬攻，终将红军大部分据点攻陷，直战至夜，枪声渐息，这时红军已退出古浪，向武威推进，我方始占据古浪县城，城内烈火尚在燃烧，蔓延不绝。古浪城垣，早年因大地震时已坍塌，军事上易攻不易守，但红军步步设防，阵地密布，反而构成了易守不易攻的新形势，红军如继续迎击，胜负尚难定局。马元海、马彪急于搜查所遗红军，到处逞凶，不及撤退的红军和伤员，都被惨杀了。残破的城墙上遗有红军尸体数十具。由邮政局至东大街一带，沙土与血渍混合，如雨后泥浆一样。真是尸横遍地，不忍目睹。迄今回忆，犹令人心悸不已。

当战斗前，朱绍良派出的轰炸机低空盘旋，以我方部队迟迟不前，曾投弹两枚，迫令前进。战斗后我在城外路旁，曾见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震恐我方散兵的迫害，在沙田甲东奔西跑，不住地前后张望，惊恐之状，难以叙述。城内又有一个年青的姑娘，随着白发斑斑的老太婆，向我方散兵哀哭求饶，指挥部报务员詹某阻止无效，这位小姑娘遭遇的命运，可想而知。对红军被俘战士和伤员的惨杀，尤其是罪恶滔天，不可宽恕，我在这次血腥的战斗中，竟充当了帮凶，抚今追昔，无以自容。

红军在古浪血战后，即向河西走廊大进军。马元海也率领所属部队和民团，继续进行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一九六四年九月我在甘肃河西堵击红军的经历和见闻

刘呈德

马步芳在甘肃河西堵击红四方面军西征事件，由一九三六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三七年五月中旬结束，先后经过了七八个月之久。由于种种原因，红军牺牲重大，但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英勇坚强地进行了大小百余次的血战，充分表现了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英雄气概，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永垂不朽。

红军西征部队在靖远越渡黄河后，马步芳、马步青即从景泰、乾柴洼、一条山起，直至安西红柳园止，进行了疯狂的堵击，其时我任马步芳部第一百师二九八旅五九六团团团长，当古浪战役之际，即投入凉州城垣的防守，其后自凉州以西的四十里铺开始，经历了永昌、临泽、倪家营子、黎园堡以至安西战役，始终在第一线为马步芳卖命。那时我们在外线作战，补给便利，装备和人力源源不绝，以致红四方面军西征部队最后进入新疆时，仅剩了数百人，突出地显示了马步芳军事集团反共反人民的凶恶面貌。迄今回忆，我在这一血腥事件中，也确实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痛自反省，惶悚万分。

兹为积累史料，爰将记忆所及，追述如次，以供参考。

一、由河防至古浪的兵力配备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经过长征北上，进入甘肃的先头部队，从黄河中游的靖远强渡，一鼓突破了马步青所属骑五师韩起禄旅的河防部队，红军全部人马，浩浩荡荡越渡黄河，随之又击败了该师马禄旅的防御，即向河西走廊节节推进。

蒋介石为堵击红军西进，急电青海马步芳星夜调遣大军，配合骑五师迎头堵击，企图消灭红军。马步芳即从青海调遣了他的海南警备司令部骑兵部队马彪旅、马元海旅、第一百师骑兵马朴旅及马占成团、马宗林团、马秉臣团等，约一万三千余骑。又配备了第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等三千余人，共约步骑兵一万六千余人，任马元海为指挥。与此同时，马步青纠合所属骑五师韩起禄旅和马禄旅约三千余骑。还将骑五师步兵祁明山旅的马进昌团和马如麟团，及该师师直属手枪团等约四千五百余人，都结集在前线，马步青派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为前敌指挥。

二、一条山马廷祥毙命

红军渡河后，径向景泰县境推进，该县所属的乾柴洼、一条山、大拉排及附近的村镇，均被红军先后占领。这时由青海开拔的全部步骑兵和凉州（武威）的骑五师部队，向红军展开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在一条山下一个村庄的战斗中，前敌指挥马廷祥会同指挥马元海，在一高土房顶了望，窥察红军，红军阵地突然响起机枪，马廷祥应声倒毙在房顶之上。马步青得悉后、即时发出前防作战情报，大意是“红军节节西窜，我部奋勇杀敌，不幸少将参谋长马廷祥为国捐躯，各级军官和士兵伤亡亦在千人左右，值此生死关头，特令各旅、团、营长，慎于战事的艰巨，务须提高斗志，奋勇进击，以赴戎机。”消息传出后，不仅未能起到鼓励军心的作用，却使全军产生了恐惧情绪。

三、古浪攻守战

一九三六年十月底，古浪情况告急，马步青由凉州电告马步芳以前防吃紧，骑五师兵力单薄，不敷分配，速由青海遣派部队增援，马步芳即调惶中县民团十二大营，约有官兵一千几百人，由第一百师二九八旅五九五团团长沙华荣率领，星夜驰抵古浪。古浪城垣早于一九二九年地震时倒塌，残破不堪，红军第九军西进部队，即将古浪包围，并宣传“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枪口不要对内。”但马步青却通令各部队：“决不能上当，应坚决守城，并全力阻击。”在激战中，马华荣左臂重伤，以下官兵死亡枕籍，旋即由古浪撤退至凉州境的山区张掖堡，红军占领了古浪县城。古浪丢失后，马步芳、马步青立即又调遣了骑五师手枪团马呈祥部和第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马全义部，以及民和县民团等，共约三千余人，集中兵力，又将古浪包围反攻。从一条山等处陆续退来的骑兵韩起禄部，亦支援进攻，蒋介石也从兰州派出一小队三架轰炸机助战，围攻红军。经过猛烈战斗，遂将县城攻陷。战斗中虽然使红军受了重大损失，而马步芳与马步青的部队，也遭到了沉重打击。团长马全义受伤，伤亡士兵约六七百人。在飞机轰炸中骑兵的军马几十匹也被炸死。

四、防守凉州城

凉州为马步青骑五师司令部所在地，在战略上当时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两马主力，大半兵力尚被牵制于古浪以东的景泰县一带，凉州形成空城，红军先锋向西挺进后，马步青以危在旦夕，万分惶急。其时我团驻防嘉峪关外的玉门、敦煌两县，遂立即调我团夤夜填防守城，但所属第一营远在青海同仁县驻防，不及调遣，于是即率第二营和第三营及团部人员，兼程驰入凉州。我即按照马步青的命令，想尽一切办法，以达成拚命守城的目的。根据现有兵力，在北城和南城各布置了三个连，东西两面各布置一个连，以第二营营长马有魁防守西城，第三营营长马入林防守东城，团附祁海龙防守南城，我自己在北城总揽全局。还将骑五师所属的少数部队，以及在城内商号和居民中征拔的壮丁，混合配备于各连排之内，以加强兵力。在此期间，马步青打电话说：“红军先头部队已攻入古浪县城，我军大部队尚在前防，我和子香研究决定，命你坚守凉州城，由我驻守新城（新城即满城，是骑五师师部所在地），凉州是河西的重镇，必须日夜严加防守，决不能有丝毫疏忽。”这时古浪红军先头部队已由古浪西上，马步青看到凉州形势紧张，即由驻守新城的炮兵团中调拨一个炮兵连，携带山西造中型山炮两门、配备我团，以增强守城兵力。我即于日间严令各连队轮流守城，一到夜间，则将全部队伍集中于各城头。同时令壮丁等各持足够整夜照亮的油灯笼一只，携带刀矛等件，夹杂在部队之中，将灯笼照出垛口之外，御防红军的攻城。一时情况愈来愈紧，马步青又将从景泰一条山溃退的骑五师马进昌团的残部六百余人，调进凉州城，马步青给我打电话说：“马进昌部队协助守城，由你负总责。”还说：“这个团作战不力，官兵心理散涣，不能依靠他们，我已命令马进昌服从你的指挥，现在红军大部已向凉州移动，立即加紧坚守。”十一月下旬红军先头部队，进抵凉州城南五华里处，我紧闭城门防守，日夜未离城头，一时情绪紧张万分，旋在城头望见红军先锋绕道凉州城南，向永昌方向前进，随之大部队，日夜未停地行进，人数不知究有多少，使我不胜惶恐。有一晚间，红军曾向城头打出一排机枪，未来围城，也未进攻新城。那时马步青不断地在电话中向我询问情况，一再饬令“严密防守，不得有误。”他在通话中的声音语气，是极度慌乱的。那时红军如以全力攻击，凉州新旧城是很危险的。

五、重行配备兵力

红军第四方面军各部队自经凉州西上，声势浩荡，马元海等以我军形势危殆，愤恨韩起禄平时搜刮民财，为所欲为，今把守河防，形同儿戏，以致红军进入我军阵地，不堪收拾，纷纷叫嚷请将韩以军法严惩，马步青即从多方面进行抚慰，强调大敌当前，团结一致。马步芳为挽救危局，下定最大决心，与马步青联电会商，将全部人马，调于凉州郊区，作了三路围攻的部署。即由马步青就近召集两军的旅长，在新城举行紧急军事会议，重行配备了兵力，大体上有如下列：

- 1.分中、左、右三路进兵。任马元海为步骑总指挥，指挥全军，并直辖中路军，以第一百师骑兵马步奎团，二九八旅刘呈德团，及骑五师韩起禄旅的两个团、步兵旅祁明山的两个团为主力。还配备了循化县撒拉族民团韩忠良旅的马忠良团，及湟中县民团马庆团、马兴泰团、马贵团、马松龄团等，紧随红军，进行攻击。

2.任马彪为骑兵总指挥，担任左路，配骑兵马元祥团，马秉臣团、马忠义团、骑五师马禄旅的两个团等。由凉州至张掖公路左侧，阻击红军先头部队。

3.任马朴为骑兵副指挥，担任右路，配海南警备旅的马占成团、马宗林团、及民和、乐都、互助、大通、门源各县的骑兵民团陈嘉禾团、韩进录团等，从公路右侧，向永昌、山丹前进的红军绕道袭击。

六、马元海指挥作战的方式

我团是配备于中路的先头部队，自参加作战后，深深感觉到指挥部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战斗计划，每当战斗开始，总指挥马元海只派人传达口头命令说：“明日早饭后，你团以三成兵力扼守原据点，以七成兵力进攻，临时听候指挥。既至部队出动，在进行攻击前，马元海又把各团、营长传到指挥部，他乘骑引导，团、营长徒步随行，到达红军据点附近，约略视察，选定目标，然后当面指定某团以几成兵力配合某团，从某面夺取某点。某团以几成兵力，由某面配合某团攻取某点，随即命令开始行动。至于战斗失利，如何应付危局，如何收拾兵力，事先没有任何布置，听其各自行动。有时也命令暂时撤退，以便另选目标，再行攻击。这就是他在指挥作战中一贯运用的手法，混乱不堪，再也谈不到什么精密计划。马元海另外的一套办法是：也还在战斗开始前，派出总指挥部的传令队五十余骑，分头侦察，然后亲行乘骑，带领参谋人员进行视察，作出决定，即分别下达口头命令，某团某营夺取某点，某团某营支援，某团某营作为预备队。这些团营的兵力，大体上也是以三七成或四六成的比例配备，从来是不把整旅整团整营的兵力摆上去。这种作法的用意是，使基本部队的有生力量，在任何时机，都有一定的积蓄。即使失败受损，也能即刻原团原旅地迅速补充起来。

七、凉州西四十里铺的战斗

我团是在凉州以西的四十里铺一带开始投入战斗的。由于与红军初次交战，没有经验，两个营的部队，先后受到了两次损失，马元海即以我团作战不力，电告马步芳，不日接到马步芳的电报说：“你身为团长、率领一团人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临阵，畏缩不进，实难容忍，姑念平素尚能遵守纪律，暂免处分，以观后效”。同时马元海派来传令人员说：“刘团长，总指挥命令你今天要奋力当先，勇敢杀敌，只准前进，不准退后，倘再溃败，先把团长的头提到总指挥部来。”在这种情势下，使我深深警惕到自己是马步芳军事集团中仅有的一个汉族团长，所有全军团长级以上的军官，都与马步芳有同宗同族同教的血肉关系。而我却不具备这些条件，显然是很危险的。自黄河岸到一条山及凉州一带的历次战斗中，失利的各旅、团、营长都没有受到严厉的谴责，今天对我毫不放松，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死路，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前进或能取得侥幸，得以不死，后退必死无疑，自觉死于军法是不值得的，于是下定决心，千方百计地要在战斗中争取九死一生的出路。我就在这种主导思想的支配下，在战场上积极进行了反共的罪恶活动。

凉州西四十里铺，距永昌县约有一百五十华里，红军三十军的一部分兵力经过凉州后，即驻在四十里铺一带的村庄，马元海指挥中路军我团和祁明

山旅步兵团展开了围攻。前后在进攻两个堡寨和庄院时，采取了“牦牛阵”式的人海战术。马元海指定攻击目标后，先命山炮轰上几炮，即令部队前进，但红军据守于堡内和庄院中，我方看不见人影，只向庄院外围筑有的地堡工事进攻，红军以机枪扫射和炸弹阻击，我们死伤的官兵为数不少。据我们自己的估计，在四十里铺一带几次进攻中，死伤官兵就达八九百名之多，那时我的一团只有两个营，即重伤营长一名，下级军官伤亡十一人，士兵伤亡一百一十余人。

红军由凉州西四十里铺作战后，继续向永昌前进，仅留部分部队在永昌以东的公路沿线据守，我军大部分骑兵紧跟着红军推进，即以马步銮团为中路军的先头部队。某次在永昌四十里坝的一个庄院包围了红军的一个歌舞团，男女演员约有三十余人，还有些保卫人员，他们是前往四十里铺劳军的。当时除打伤打死外，将被俘的男女演员，即送抵总指挥部，马元海将男演员押往凉州，女演员当作了自己的玩弄品。其后又把大部分女演员分送给马步芳和马步青。

八、永昌一带的战斗

红军第三十军于十二月初进占永昌城后，分别扼守永昌东关和东十里铺一带的据点，我军中路部队，围绕于城东南的郊区一带，令我围攻永昌东十里铺的碉堡。其时我团的一营已由青海调抵前线，成为三个营的完整团，马元海限时命我攻取。为了完成任务，即和各营长议定如下布置：

第三营为主攻部队，全力由东北面直攻十里铺碉堡的正面。

第一营沿公路北向碉堡进攻，兼顾防永昌东四十里铺红军支队的袭击。

第二营向碉堡北侧佯攻，牵制红军兵力。

由各营连抽调精壮士兵一百二十人，编成机动队，由一精干的连长带领，担任临时突击。

展开进攻后，战斗至为激烈，正当得手时，永昌城关红军突击反攻，行见即将取得的战果，将被红军摧毁，我立即命令机动队投入战斗，以猛烈火力进攻，经过七次冲来打去的反复争夺，最后终于击退了红军的反攻部队。但是又在公路上发现了一支红军，一拥而来，向我主攻的第三营展开侧击，我顶伏在公路北边的第一营部队，立即出动，以猛烈火力截击急进的红军，双方激战两小时左右，红军伤亡甚重，加之马元海以强大的兵力，控制于周围，迫使红军撤退据点，放弃东十里铺碉堡。但我团在围攻中，死伤已达一百四十余名，其中有因重伤死亡的团副官一名，第三营三连连长亦被击毙。红军未及抬回遗弃于阵地的尸体，约有二十余具。第二天早晨马元海率领总指挥部人员，前来阵地视察，他勉励我说：“昨日的这一仗打得很好，你在布置方面，既有主攻兵力，又有后伏兵力，既能从正面攻击，又能从侧面插进去，这样灵活策应，始终是处于主动的地位。今后仍要继续运用，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他还摄取了阵亡红军尸体的照片，即向各部队说：“刘呈德团打仗还是坚强。”改变了以往对我的看法。那时大家看见阵亡的红军战士所穿着的衣服鞋袜很单薄，也不齐全，于是官兵们惊奇地说：“共产党的军队身上连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鞋袜都穿不上，可是打起仗来不怕死，到底是为了什么？”又在某一天的午后，马元海命令马步銮团派一个骑兵团，进

攻永昌东关东首油坊空地的一处据点，经过该营侦查后，以该油坊只有四面土墙，别无依靠，如永昌城内红军出动猛攻，骑兵人马无处躲藏。难以胜任，马元海遂转过来命令我团前往，这时我抱定唯命是从，以争取对我的印象更加好转，可是第一营营长韩得明情绪抵触，他说：“同是吃粮当兵的，难道我们比别人多吃着斤半面？别人不能去，我们就能去吗？”我当时回答说：“今天不是计较个人利害的时候，你既不愿出力，可以在后备队指挥，我自己带领第一营去作战。”因为这一营部队，是我早年任营长时亲行训练起来的，我自行统率，战斗可靠，有恃而无恐，使营长无话可说，只得一同执行任务。我立即采取了零星分散的队形，分头闯进，遂占据了油坊院。当晚十时左右，城关红军猛向我部进攻，彻夜枪声未停，火势枪声交炽一起，战斗激烈，红军几次搭上梯子攻进墙头，均被我军击退。这夜第一营营副马希仲受重伤，击毙排长一人，连、排长受伤三人，士兵死亡七人，受伤十七人。既至天明时，红军撤退。检查阵地，发现墙根梯子边遗弃军帽约七八顶，并有一些血迹落在地面上。

十二月下旬马元海召集中路军营长以上军官，举行会议，我去参加，会上决定了围攻永昌城的计划如下：

1. 以我团为主力，配属循化县民团，共约兵力一千五百余人，围攻永昌城东北面。

2. 以马步銮团为主力，配属湟中县民团马贵团、马兴泰团，从正面围攻永昌城西门，共约兵力一千三百余人，并分编云梯队，以便到达城根，搭梯上城。

3. 以韩起禄旅为机动兵，配属一个步兵营，埋伏在东关及东城附近，御防城内突出袭击的红军，还选拔一批精于射击的枪手，专向城头瞄准发射，以减轻城头红军封锁我军前进的密炽火力。在具体战斗方

面，决定了佯攻兵力，先在两侧展开攻击，以掩护主力，趁天未亮前，会合猛攻。即在一个早晨的六时出动，七时左右迫近城壕，城头红军发觉，立即丢出炸弹并以机枪扫射，由于红军在城头暗处，据高临下，乘势射击；同时白天测定城垛口的各个机枪眼，均已转移了位置，无法制止，又加以天已大明，我军目标暴露，行动上受到了极大威胁，因之在反复进攻冲击中，均被击退，死连长一人，排长四人，士兵死伤二百三十余人。随后改攻为围，十多天后，城内红军食粮缺乏，无力据守，在月底的一个深夜，遂即主动放弃永昌城垣。这时逼近东关油坊的我团部队，发觉东城门内忽然沉寂，派兵前往侦察，才发现红军已弃城西上，我团第一营营长韩得明遂率部涌进东门，鸣枪搜查，已无踪迹，黑夜中追至西郊时，仅有红军一个排在那里警戒，在远距离打了一阵，未再追击，自是占据了永昌，马元海乘此居功，谎报马步芳和马步青说：“攻克了永昌城，俘获和杀伤红军甚多。”马步芳并向蒋介石专电转报攻克永昌，竟得到蒋介石的通令嘉奖。当围攻永昌城时，蒋介石派出空军助战，曾向城头红军侦察和扫射，并向我军丢下沙包，内有红水笔写的字条说：“勇敢攻城，城头共军稀少”等语。但我军未敢深信。第二天从凉州传来消息说：“一架飞机在永昌城头低飞侦察中，被红军击伤”。我们听了十分惊慌。红军撤离永昌城垣后的第三天，马步芳由青海派出慰问团，由新编第二军参谋长马德、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郭学礼、青海高等法院院长马师融、青海省政府顾问魏敷滋等率领，携带一大批物品，到达永昌。马元海乘机大事渲染说：“如果我军不誓死奋战，永昌尚难攻下”。慰问团

随声附和，以讹传讹，“攻克永昌”的谎言，越来越加玄妙。在此期间，胡宗南师的杨德亮旅，从兰州开到凉州，想借以混水摸鱼，但两马从多方面予以拦阻，使该旅始终来得插手战役。

九、高台、临泽的对峙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红军第三十军，自永昌西进甘州，马元海指挥中路，配合左右翼部队尾追。在这一段长达三百余华里的行军期间，红军尽在夜间以快速步伐节节前进，但我军骑兵只能在大曙时追击，先后在山丹、大马营滩之间，及甘州甘郡堡、沙河镇一带，将红军行动迟缓的后尾部队，即予击溃。我中路部队，从永昌一直退到临泽附近时，始悉占领高台县城的是红军第五军和第九军的部分部队，占领临泽县城

的是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和所属各单位。红军第三十军大部分队伍，已集结于甘州南乡的倪家营子，马元海遂指挥马彪、马朴及马禄等旅并力进攻高台，在七八个昼夜的激烈战斗中，红军第五军第九军的主要领导人都牺牲了，战到最后阶段，高台红军伤亡殆尽，马彪、马朴和马禄的全部部队，攻入了高台县城。马元海立即发出通报说：“高台红军全部消灭，军长董振堂和政委陈某阵亡。”并向中路部队下达命令说“继续采取攻击永昌的方法，集中火力，进攻临泽城红军”。即于同月中旬，马元海亲行督促我团、马步銮团、马禄旅，及大批民团进攻临泽县城。临泽城虽小而整齐坚固，四周都是开阔地形，进攻极其不易，可是马元海说：“这样一座小小城池，怎么攻取不下呢，那怕花费十天半月的功夫，一定要攻破。”就在他的严令下，展开了攻势，利用两门山炮的轰击和周围部队的掩护，令我团和马步銮团分头猛攻，守城的红军以密集的枪弹和炸弹迎头阻击，以致涌进城根的我军部队死亡枕藉，虽经后继部队在炮火烟雾中三番五次地激烈攻城，终未得逞，死伤了不少官兵。其间旅长马禄曾对我说：“临泽城虽小，好似铁皮包扎一般我们部队已经死亡不少，真不容易攻取了。”马元海虽遭到了两次的惨败，仍不甘心，旋即改变方略，从西城角进攻，先用山炮轰开了城头的一处垛口，我方五六十人乘机爬上城头，亦被红军推倒云梯，以致多数人当场死伤，在这前后几次的攻城战中，我团营长韩得明、营副马希仲、团附官马成龙等都受了伤，连排长中受轻重伤的也有二十多人，士兵被击毙的约一百人左右，受伤的亦不下三百余人，其他各部队官兵的死伤，也为数不少。其后城

内的红军，在一个晚上，乘我军夜间不常进攻的空隙，退出了临泽城，直至当夜夜半，我方始行发觉，即将稀稀拉拉留作掩护的红军二十多人击溃，大部队随之入城，将未及走脱的一些工匠和伤病人员，以及骆驼

二百余峰俘获，解交马元海。他又向马步芳、马步青报捷说：“红军势穷力蹙，我军攻克临泽县城。”并令各骑兵团继续追击，即在城东南沙滩间，双方混战了一小时，大部红军冲出了包围圈，径往甘州南乡倪家营子，与第三十军会合。

十、围攻倪家营子

一九三七年二月，红军第三十军主力，第九军、第五军的部分队伍，集结于甘州南乡倪家营子一带的各庄堡，马元海即将全部兵力调遣

于倪家营子附近。并抽调驻防甘州城的第一百师三百旅韩起功部，连同甘州王姓和曹姓率领的两个民团，进攻倪家营子。马元海与韩起功会商后，将全部兵力分编为三个支队，运用猛攻和防御兼施的方法，投入战斗。即以韩起功旅谭呈祥团为主力，编为左翼支队，其他部队分别担任中、右翼支队，集中火力，轮番进攻。某次攻破了红军庄院的外围，但又无法进攻内圈，虽经反复冲击，激烈争夺，终不得手。在此一攻夺战中，红军伤亡不少，我军损失也大，仅谭呈祥团第一营高登瀛部，死伤即达三百余人之多。其中有两次正在围攻庄院即将攻入的时候，遭到了红军部队的策应反击。这一次左右中各路部队，自下午三时起，至七时止，五个小时里在红军密集炮火的猛击下，我方死伤惨重，死亡约占三路部队总人数十分之三，轻重伤约占十分之五。仅倪家营子一役，死伤即达七千余人。第三百旅营长马学良、马朝选被击毙，骑兵旅长马朴受伤，团、营长受伤四人，下级军官死伤三十多人。循化撒拉族民团旅长韩忠良、团长马忠良均被击毙，造成了在河西拒击红军战斗中挫败最大的一次。那时红军第三十军在黑夜中袭击过两次，声势很猛，因而一提到红军第三十军，我军心惊胆怕，叫作“夜老虎”。由于我军伤亡重大，官兵中纷纷议论“杀人一千、自损八百”。滋生了“打不过，堵不住”的厌战情绪。之后，马元海继续指挥部队，经过了前后几昼夜的激战，终于攻下了倪家营子的几处庄院。红军在遭受严重牺牲之后，放弃了倪家营子，转移于西洞堡和龙首堡的一带村落。

十一、龙首堡、西洞堡的败绩

由倪家营子突围的红军，又转移到龙首堡和西洞堡的各村落。在此期间，马步芳由西宁派出了手枪团一千五百多人，还配属了新编的一个青海省宪兵团，该团各级官长，即由手枪团官兵中派充，所有该团士兵一千三百余人，都是由西宁市居民中征拔的，入伍只有几个月，既没经过相当时间的训练，更谈不到作战能力。马元海即令手枪团团长马玉龙进攻西洞堡的某处庄院，该庄院南面靠山，东北面是荒滩，地形开阔，进攻困难。马玉龙即以宪兵团作为主力，督促前进，将抵庄院附近时，红军部队猛力出击，宪兵团官兵手忙脚乱，慌做一团，不到两三个小时，即被击败，全团逃生的仅有一百余人。马元海遂召集全军连长以上军官，当场申斥马玉龙说：“平时你在西宁风头不少，今天遇到作战，不如儿戏。”使马玉龙面红耳赤，惶愧得说不出话来。马元海遂调动各部队，继续围攻，红军即向梨园口西流沟移动，从此红军进入了荒僻的崎岖山路，时正冬今天寒，加之人烟稀少，给养无着，顿使红军走上绝境，更加陷于被动的地步。

十二、梨园堡一带的战斗

红军方进入梨园山口，我方凶猛尾追，红军一面反击，一面直入梨园堡各村庄，在山谷激战中，双方伤亡均重。马元海指挥全部队伍，将梨园堡三面包围，并将由河峡出口经往甘州的要道，派出两个骑兵团严密封锁。以中路部队配备的民团，分头围攻河西的五六处庄院。马元海认定红军的当前行动，似有进入草地的情势。我们在这很长的时期中，所以受到严重的损失，主要是在进攻庄堡对，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只要他们离开村落，走进山区草

地，最后“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即令我团和骑兵马元祥团，及所属民团，将西山根红军据守的庄院两处包围。时近黑夜，探知红军将向河道东北转移。我针对这一情况，为了阻击其突围，即将附近财主的碾场篷房拆下，还搜罗了一大批木料柴草，在其必经的东北道路上，堆成了几处火堆，立即燃烧起火光，照得明亮，这样整整围了一夜，阻止了红军的突围。天明后集中力量，用山炮轰开了庄院的围墙，即将两个庄院攻破，被俘红军一百四五十人。他们说：“我们是三十军的一个团，本来昨晚转移阵地，与大部红军集中，但你们在夜间燃起火光，目标很大，未得出动，今天战斗中绝大部分首长和战士都牺牲了。”这次在围攻两处庄院中，我团死伤亦有七十多人。所俘红军派人送往甘州去了。在第二天的夜间，驻在梨园堡及河东南一带的红军突围，进入于梨园峡谷山区，沿祁连山根西行。此地气候高寒，山路崎岖，行至康龙寺一带，又被骑兵追击，死伤和被俘的红军不少。马元海以红军渐入祁连深山，即将步兵部队从梨园堡撤回甘州一带整休，大部骑兵部队，随之由康龙寺、红湾寺等地进行搜索。其后令少部分部队仍行尾追，大部分先后调返甘州和凉州。

十三、安西拒击

一九三七年三月，马步芳通电话：“剩余红军约有一千四五百人，深入祁连山，经过陶苏勒地区，似将向嘉峪关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

疆。”即由西宁调派骑兵李增荫团追击，令骑兵马忠义团也取道嘉峪关，前往堵截，并以安西防务空虚，电令驻防肃州的第一百师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派出第五九五团的两个步兵营，配备旅直属骑兵手枪连，命我率领，星夜西进，据守安西县城。我即于同年四月间，从肃州起行，以三日夜的急行军，赶到了安西。这时县长尹尚谦和各机关的人员，都已弃城逃匿。旋据通讯排长报告：“红军从祁连山北进，已抵距安西城六七十华里的塔什桥子，即将到达安西。”我即将所属的部队分力两队，在城头轮守轮休。是夜晚十时左右，侦悉红军约有千余人，已距安西城十余里。当夜半之际，红军到达城边，即向城东南隅攻击，我部即击退了红军的进攻，迫使移往城西的五营村及王家围子的各庄院。天明后，我以少数兵力守城，大多数兵力调出城外，将红军包围了一整天。当夜十二时左右，红军突围而出，渡过疏勒河冰桥，直赴新疆的大道戈壁沙漠。突围中我部俘获红军警戒人员十余名。他们说“所剩人马不多，仅有七八百人赴新疆。我们原先探悉马家军在安西只有二十多个骑兵，计划占领安西，休息三五日，再入新疆，谁知那晚来攻城时，马家军援兵已占领了安西”等语。我命骑兵连从第二天晨七时出动，跟踪追击，步兵随之尾追，一直进抵八九十里的白墩子。骑兵连长报告说：“红军全部向红柳园西行，距此约有二十华里。”我即凑集骑兵数百人，紧紧尾追，步兵两营后随跟进，追至红柳园附近，天已渐晚，红军沿大路两侧的沙山向我部阻击，我将骑兵分成两股，绕袭红军的左右翼，步兵亦分为两个梯队，以第二营为第一梯队，由正面猛攻，第三营为第二梯队，从左翼攻击沙山山头的红军，其余作为预备队，接触后，激战三个多小时，红军力不能支，向西撤退，仅留少数人抵御，最后我部攻上山头，俘获红军百余人，当时夜深天寒，我遂率部返回白墩子。此役第五九五团二营营长马如良被红军击毙于沙山，该营二连连长亦被击毙亡伤连、排长十余人，死士兵二十多人，伤三十

余人。翌晨又派骑兵前往红柳园以西搜索，直至当晚九时左右，始返回白墩子。他们带回曾被红军叫去带路的农民二名，骑着两头毛驴。这两个农民说：“那夜红军作战不利，连夜直往星星峡去了。”我问：“红军还有多少人马？”他们说：“约有一百二三十人，骑着马和骡子，其中有些是受了伤的。”我即向肃州马步康电报请示，旋接到他的回电：“我命暂行返回安西，听候命令。”随之回驻安西，见到李增荫团到达安西，还有马忠义团，亦进抵距安西七十多华里的三道沟。不到几天，李增荫团和马忠义团先后调返青海。我所率领的第五九五团部队，在安西整体了一个多月，遵照命令，将旅直属骑兵手枪连留驻安西，其余带返肃州。

回忆红四方面军进入河西走廊，正值冬季严寒，沿途风沙很大，行军不到站口，饮水缺乏，一路村落稀少，地瘠民贫，无处补给，全军人员衣服单薄，塞外寒风刺骨，加之经过半年之久的浴血激战，弹药日在减少，只有伤亡，兵源亦无从弥补，作战力量，日日削弱，牺牲是很重大的。而当时马步芳集团所处的环境与红军恰恰相反，居于极其优势的地位，加之马步芳利用民族宗教关系，在“保卫家乡、保卫宗教”的幌子下，极力以军令威胁、或用利禄诱惑，促使官兵拼命。同时还由于红军初到河西，尚没有工作基础，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从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更由于马步芳处心积虑地以家族为主体，勾结地主官僚及民族宗教中的上层分子，构成了反革命的一条阵线，马步芳利用这些条件，在河西疯狂堵击红军中，极尽残忍凶狠的能事。

· 其 它 ·

盛世才为西路军留新疆官兵归队致蒋介石电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迪化

重庆蒋委员长钧鉴，台密俭已令一享电奉悉。遵查第八路军徐向前部官兵共三百六十人，自二十六年退入新省，经收容后历时一二月，该部即要求单独训练，经新省政府许可，遂成立新兵营，嗣由第八路军派来政治工作人员实施训练，所有教育事项亦均由该部官长自行负责教练，并非新省负责加以训练。至该部留新二载，新省方面仅供给服装给养，并未发给薪饷待遇。惟于年节时，酌发犒赏而已，且该部内有共产党党员占二百人以上，过去均曾充任该军官长。新省军校毕业之学生尚感人浮以之编入各部队尤属困难不便，重以新省军事政治教育向以六大政策为训练方针，而该部所施军训纯系遵照第八路军之政治方针。彼此教育方针既有区别，诚恐编入职省各部队，影响新省落后社会民族之思想，尤匪浅鲜。复查该部人员无多，若留新省，不但于事无补，且亦难于安置。现该部既要求遣送归队，参加抗战，自应设法送回，以赏其宿愿，又查该部官兵之亲友官长，均在内地，此次坚决要求归队，参加抗战，整装待发，归心似箭，尤未便过事挽留。职为抗战前途计，为顾及新省实际情形计，务恳钧座俯准遣送该部归队，并请电飭甘肃朱主席，俟职省派员护送至兰州或安西时，准予随时派大员带汽车接运，以利进行为禱。谨肃电呈，伏候电示祇遵。职盛世才叩戎艳厅印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何应钦为西路军留新疆官兵归队放行
给朱绍良、蒋鼎文电**
(一九四一年一月八日)

兰州朱长官长安蒋长官，密查第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留新官兵三百六十人，前据盛督办亥谏厅电，请由该省派员带车直接护送至延安，经委座核定，准如所拟办理，于上年十二月马午令一亨电复盛督办，并同时电请查照在案。兹又据盛督办微电呈委座，大意决计派员带车一次运送该部返防至该部沿途经过陕甘两省，职敢担负完全责任，不致发生意外事件。现车辆早已备妥，即将起程东下，务祈转饬朱蒋马主席，准予协助保护妥为招待等语，查该部既经准晋庸派员带车护送，似宜准予通过希查照。马午令一亨电迅即办理，并希与晋庸预先接洽为荷。弟何 齐辰令一亨印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八日

关于西路军留新疆官兵归队携带枪支、弹药数量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

据盛督办子真处电，派员遣送十八集团留新官兵三二九名，由朱光率领，另派本署参议丁宝珍带同大汽车三十辆，由迪化出发，其携带武器物品列下

| | |
|-----------|-----------|
| 朱光计带 | |
| 步枪三十枝 | 弹一万余粒 |
| 手枪二枝 | 弹二百粒 |
| 望远镜四架 | |
| 药箱两个 | |
| 食品糖烟干粮若干箱 | |
| 步马号三支 | |
| 参议丁宝珍携带 | |
| 卫士二名 | 随从一名 |
| 自来得手枪二枝 | 子弹二百粒 |
| 八音手枪一枝 | 子弹十粒 |
| 望远镜一架 | |
| 司机五十余名 | |
| 连珠枪三枝 | |
| 七九马枪二枝 | |
| | (子弹共九五〇粒) |

另外迭克铁里瓦式机枪四挺，每挺子弹三（一）万粒共四万粒，防毒捐款国币五万八千二百三十元零六角二分，钱大宝壹个重四一两四钱。

以上请饬陕甘青朱蒋马三主席准予随时保护，妥为招待，乞核示等语。

查盛督办谏电请求护送人员，仅带长枪二十枝手枪十枝，并酌配子弹若干，核与此次所报数目不符且子弹数目亦多，拟复枪枝应照马午电核准数目长枪二十枝手枪十枝每枝配子弹二十粒其余可不携带以免沿途驻军发生误会。

以上所拟是否有当敬祈。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十九日

**关于西路军留新疆养病官兵准予乘便机飞兰
转赴延安何应钦致盛世才电**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电

迪化盛督办晋庸兄 密奉交下丑寒厅电诵悉。并奉渝照准，除分电朱蒋两长官，伤属妥为保护外，特电查照，并转饬该员等不可携带武器为荷，弟何 养申渝令一亨印电

限即刻到。兰州朱长官，长安蒋长官、 容奉交下盛督办丑寒厅电壹件，内节称以十八集团军徐部留新官兵归队奉核准，原系三百六十人，除由朱光率领官兵三百二十九名，业以汽车遣送归队外，其余三十一名因患病留新，现查养病之官兵，李学文等三十一名，刻已痊愈，拟饬令分批搭乘伊运便机陆续飞兰，转赴延安。望随时填发护照以资证明恳请核准电饬陕甘朱蒋两主席，俟该员等通过甘陕境内，准予伤属妥为保护，协助等语。查所报人数相符，应予照准，除电复准照所请并饬该员等不得携带武器外，俟该员等抵兰后，务须伤属检查妥为保护，至由兰到陕应否派员护送，希酌量办理。除分电外，特电照办具复。弟何 养申令一亨印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关于西路军留新疆官兵归队
已抵延安陈诚致何应钦电**
(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

案据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乔巧电称：

“查新疆盛督办世才，前以徐向前部留新官兵三百六十人徒手归队，奉委座核准电陕甘省府照料，准其回延安归队。兹由盛督办派参议丁宝珍备车二十辆，迳送延安，计实到三百二十九名，由朱光率领，携带步枪三十枝，弹一万五千粒，手枪二枝，子弹二百粒，望远镜四架，弹药箱二个，步马枪三枝，又盛送朱彭迭文铁里瓦式机枪四挺，弹四万粒，于该部时经派员监视调查，一月三十日下午七时抵咸阳。兹据延安马元同志报告该队已于五日抵延安，延安各界并开会欢迎，已饬将此项官兵真相如何据职调查所知，此项官兵大部分系留俄之技术人员续查密报”

等情理合转报恭请

鉴核！

谨呈

总长何

政治部部长陈诚呈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五日

